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4326/05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一六七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瑞陽阿集十卷

〔明〕江東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東臺堂刻本

..... 一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八卷

〔明〕楊起元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楊凡暖等刻本

..... 一七五

松門稿八卷附錄一卷

〔明〕王庭漢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江學海刻本

..... 三九四

孟雲浦先生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孟化鯉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清康熙二年增刻本

..... 四九五

九芝集十四卷

〔明〕龍膺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九芝堂刻給隱全集本

..... 六二一

崇雅堂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鍾羽正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丁裕元刻本

..... 七〇〇



# 瑞陽阿集十卷

〔明〕江東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東臬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瑞陽阿集

十卷》提要

甚哉言之難也。當其事之難，當其時之難，當主心之難。當天下人心之難，夫是數者當矣。迺異議者懼其不利已也，從而媚嫉之，陽撻陰沮，使之不得有所爲。以去則又當乎異議者之難，政曰甚哉言之難也。嗟夫人臣際盛時，服言責，遇事可言，時得言，輒明目張膽，不憚以身爲正直，先要以盡吾心，共吾職，期於不負所學，以無貽天下萬世之公議。即主心之當否，有不敢知，而皇計乎異議者之當哉。顧直道斯民久矣，如旦卒之國，是定而異議者終以不勝，是以君子大居正也。余友大理江君行義，字鄉曲，忠諫聞天下，自大行立柱後，時當濁政，橫流權姦，竊柄邪黨，實繁天下，固岌岌然危也。君一疏而除君側之姦，再疏而抒直臣之憤，三疏而杜庶臣之橫，又疏而發邊臣之欺，其諸因事有陳，靡不中體要達時宜，於國於民之利甚溥。蓋自君疏首擊而後，言中瑞言柄竊言場，與種種摘發，聖天子轉圜弗拂，毅然舉諸蠹而盡去之。天下士無識不識，莫不仰大聖人之作爲，而頌諸臺諫之功，不衰然首事者則誠不易矣。主上既知君忠赤，銳志嚮君，將大任以天下之重，而君亦自以爲不世奇，遵益披瀝，陳見翼以報明主知遇萬一之隆。迺異議者輒譴然羣起而忌之，不勝則假名高以爲重。

而君遂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矣君既去位角巾野服相去黃山縣水之間絕口不言前事天下士無識不識又搢擊望君旦夕復出以作忠直之氣即素稱異議者亦不敢復置一詞則君之卒之者有素也君今者奉大理之命趨闕下帝心簡在異議悉屏可以大有爲之日矣夫忠義之士發之意氣者每遇挫而改節發之學識者恒百鍊而益精蓋意氣或有時而餒學問則無間可息其所本者異也君負剛大之氣而配之以道義山居八年德量益充吾知其必爲百鍊之精無疑已昔人有言士所當爲者不止此是疏謂足以盡君又豈君之

瑞陽集序

二

所以自盡者哉抑又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茲三者固不朽業哉然要之皆古人分內事非可持以矜門戶也頃見一二高賢稍投意氣輒自標伐至今迹是心非者亦託交其間此天下又以病吾徒之憎異已而務名高也君望重時流天下士想望風采而希片語之辱者匪朝夕故矣昔焉侃侃今焉休休昔焉諤諤今焉凡凡破藩籬廓胸與不着一毫往事意思於胸中以明大公無我之盛詎無厚望於今日乎噫嘻此龍德也夫龍能潛能見能纖能鉅伏巖谷而不爲狎薄日月而不爲駭撼山振海而不知其神水下土澤萬物而不

自有其功故曰大人者龍德而正中者也龍德正中斯正已物正邦其永孚於休矣是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余故因讀大疏而附識之簡末以爲卷石之益萬曆甲午陽月幾望友人直方居士余懋學行之父頓首書

瑞陽集序

三

維昔聖人仕魯三月稱大治予得念所江大夫論邊實  
歎諸條而纔然異之大夫初以名御史發大姦當上意  
既晉卿寺而以山陵議忤時相受謫謫居數年而以州  
大夫起家量移楚辰沅飭兵使者然後復陟南卿轉北  
廷尉計其駐辰沅時僅僅三月爾能使頹政一新逆苗  
嚮化何神也其竅妙在不邀功不市德以恤將領之心  
恤士卒以撫齊民之道撫苗夷究厥訐猷必使生苗盡  
歸編戶而後已噫使疆場任事之臣盡如江大夫何至  
釀成大釁如近日寧鎮之慘哉當大夫未任時予亦起  
銅濫膺斯命以不能將病毋辭歸然竊疑諸苗之仍可

瑞陽阿集序

四

以干羽格也則於大夫益信云先正有言天地之用皆  
我之用繼今有繩大夫而究其未竟者固不必功自己  
出也第予愧大夫則遠矣借升簡端以志予愧皆萬曆  
甲午秋九月重陽之旦古婁友人管志道識

自昔訓典辭令風行神變而民向化者詎曰文具中重  
亦唯是設誠而行之故不誠不動矧茲秦苗而欲希舞  
羽之格難矣余友長信君爲名御史時非謹論不陳非  
隱憂不發天子嘉之晉擢卿貳尋以山陵議格謝病歸  
休者八年君在野言野意甚愉快當路久而益信其忠  
朴靡宅起君刺史穰邑居有頃天子特除君楚臬備辰  
沅兵事按黔中古三苗地往往單恩徧武類無能裨奏  
君再乞骸骨不報遂裹藥而行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抵黔咨量延攬不遺壤滴已獨得控制長策於是土司  
之桀驁者有機生苗之梗化者有禁亡命之勾逆者有

瑞陽阿集序

五

誠部伍之冒濫者有懲吐庶之冥頑者有諭居亡何一  
時軍政肅清風度犁正諸苗相戒謂夫君不怯死以殉  
國者何有於我慎毋自取誅戮故君之言曰天生烝民  
豈獨無可化導而焉用殺爲之一日二日三令五印卒  
能收平戢之效如桴鼓也者何以故誠爲之質也余嘗  
語君吾儒分量甚宏作用甚密以君之進而盡忠退而  
補過居臺中而盡言居外臺而盡職不以艱難鹵莽不  
以去位弛擔訐猷碩畫尚未竟措施非誠以爲政胡能  
爾爾余也鄙昔承乏監司亦以守職不阿一朝解組去  
得與君相過從而今又並決起榆枋即遠在百舍何能

六更初改砥負時昔耳語那是編也君之屬吏再刻常  
武署中余得讀而評之末簡以見君誠心實政作用密  
而分量宏臣職友道兩無負矣萬曆甲午季秋九日年  
弟范涑書於嚴陵之釣雪臺

中丞公傳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首  
發馮保徐爵奸受知於帝會都御史王宗載嘗承張居  
正指與子應昌共陷劉臺東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  
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  
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  
走遂與應昌俱得罪東之出視畿輔屯政奏駙馬都尉  
侯拱宸從父豪奪民田寘於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  
租三之一獨不及皇莊及勛戚莊田東之爲言減免如  
制還朝擢光祿少卿改太僕坐爭壽宮事與李植羊可  
立皆貶東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鄧州進湖廣  
僉事三遷大理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州擊高峇叛苗斬首百餘級京察被劾免官後以遠  
指揮楊國柱討楊應龍敗績事黜爲民憤恨抵家卒東  
之官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闔門病疫死遺孤一歲人  
莫敢過其門東之經紀其喪提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  
後

明故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墓誌銘  
大中丞江公棄賓客之明年秋厥嗣爾松雪涕進余曰  
府君常自言生槐虞翻而有一人知已則繡水沈先生  
云今府君葬有日幸先生銘之庶府君不恨此言地下  
余悲塞久之乃能為答曰自定交長安酒壚下心相知  
且十六年於此非余知公而誰公知者敢復為不文辭  
乎誌曰公諱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其先浙之太末人  
宋有汝剛公倅歛遂土著歛之橙子培因名江村祖僅  
遜世不見知父汝梅邑諸生嘒嘒儒秀是為贈御史公  
公生而豐下湯耳側儻有大志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輒

瑞陽何集

九

高等甲子領鄉薦凡三困公車始得舉於春官尋以外  
艱廬居齒未嘗三年見也服闋以丁丑廷對賜同進士  
出身授行人久之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皇城時都  
尉侯拱宸自倚今上妹婿車騎闌入御道公叱出曰壽  
陽車且得棒破豎子敢爾都尉謝惶恐錦衣衛指揮徐  
爵為權閹保相居正兩人腹心一時公卿皆由關說居  
正既死保益熾灼爵往往入東安門誰何至不敢問公  
遂劾爵擅入禁闥及諸姦狀因以攝保上震怒收爵論  
死而保尋誅寬先是巡撫王宗載與御史于應昌等合  
謀竄殺直臣劉公臺以媚居正至是王方為左僉都公

乃露章乞以先朝楊路謀殺沈鍊抵罪例治之故事御  
史上書必以白堂官王指于于許公曰御史言何如者  
公曰言公殺人媚人耳王為失氣却走上乃成宗載應  
昌於邊正人為之吐氣已而奉璽書督屯收畿輔之間  
為公歛手會小阿卜戶率百餘人襲破黑峪關殺數十  
百人去邊臣周詠等懼失守當坐法因瘞滅諸屍詐以  
功上為按臣所劾上特命公撤屯務往勘而執政有詣  
公為邊臣地者公扣心辭曰奈此中徑寸不肯負上任  
使何耳公往嚴覈微得寢會顧未有以心服詠等乃間  
行關外見新蒔蔬畦疑之立命吏士發蔬深入得九屍

瑞陽何集

十

屍皆中創諸將皆膽落輸服公始報命而副將陳文治  
等皆坐死吏部尚書楊巍以丁御史此呂論居正時科  
目事與執政有嫌劾丁謫外公即劾巍曰名為曲庇故  
相以掩既寒之灰實則逢迎新相以助方燃之焰公論  
快之其若蠲恤屯牧近地九陵守戶凋減奏免銀力二  
差而禁私宮杜虛稅諸疏上咸嘉納蓋直聲滿天下而  
懷忌者亦多目攝之矣獨上以公盡忠言事擢為光祿  
少卿未幾進太僕於時張馮餘黨復熾批根我輩公發  
憤上疏曰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數臣忠  
義天植九死不移本無一肯而欲掩其大節其心誠不



可知然臣樂與之遊幸先罷臣由是齊世臣吳定等益交口贊公公力求去上遣中使至皇極門諭留實異數也亡何國家有事大略公議獨與執政迕因左遷職方員外出知霍州尋病免歸而有胡黨人之喪如喪贈公既葬併葬期功不能舉者十餘喪公田廬不能具饗餐蔽風雨而橐中祿食之羨悉以營度家廟置義田如干畝曰官故貧不可四時於寢祭且使弟從之親顧領向人也第築一室於瑞陽山阿以望邱墓自謂此吾菟裘庶幾老焉逍遙林澤足不入城市者八年歲癸巳爲趙選部南星所推上起公鄧州隨陞按察僉事備兵辰沅

瑞陽集

十二

控接谿峒寇攘四出公爲身按諸壘檄諭夷酋苗民相戒曰慎毋干江公三尺不三越月而晉南光祿少卿尋入丞大理累遷左少卿領大理卿事公讀爰書兀兀丙夜率求所以生之然又不敢纖髮借也獄有閹官枯殺親弟而刑曹故從末減公知此閹以弟妻當卧內惡其志駭還改議曹即讐于諸閹卒以原獄上上竟如公議曹卽坐臣大醫屬范洋選部蔣時馨幕客也范嘗爲選人曹上吉通賄於蔣得善地事發范繫獄蔣欲罷范滅口公以當過錢律不應死選部卿之會御史趙文炳劾蔣醫官削籍而部院權姦迫趙反復以謝時馨趙乃誣

稱誤受公指公疏辯乞免上洞知其姦屢旨留公而時馨之黨以公在不能殺范湔濯蔣遂以公爲右僉都出撫貴州蓋名推之而實放之耳黔故荒徼吏兵歲給咸仰川湖且漢視夷僅僅什一而夷之患莫安疆臣若也公始下車知安意圖貴竹遂首議建天柱銅仁二縣及發兵部尚書石星受金議復貴竹狀以奪其氣頃之安使有從輩上來公擒之盡得其所賄吏兵諸曹錢贖公列以上聞而疆臣益懼烏撒酋目阿備稱兵擁安効良求繼公以効良倫序固宜而要挾非法乃下片墩降縛阿備始議效良之繼高塞苗兩入新添剽劫嘯聚黃苗

瑞陽集

十二

山衆至千餘公檄衆議詹啟東僉事梁銓進兵誅之斬敵一百二十餘級諸酋從釋勿問上賜公等金幣有差於是諸酋被魄疆臣不復萌異志矣播酋楊應龍自招撫已還益大陸梁數遣部目盧阿凡仇殺五司五司轄黔部內公謂此門庭寇何可玩也疏聞奉旨防禦第公三百外宅兒不足支大敵乃命衆所推轂經歷潘汝資偕餉募兵營平越近境以折賊衝賊屢失利幾縛阿凡會夜大雨遁去我軍欲乘勝進拔五牌公慮爲所誘微令退保牛場賊果糾合生苗夜薄我軍官軍殊死戰殺傷相當黔人類能言之會公方以京察中護詔公致仕

而議者竟以失事坐公遂削公籍公既得代而當事大臣及諸將帥擁川湖廣諸士馬十餘萬宜下此朝食者顧默復陷城殺將士卒死者數萬江水爲赤則處前事難而後擊者如此處後事易而挫北者如彼誠不待權校而功能若眉列矣公撫黔三載政之大者如疏罷鑛稅黔獨晏然荒外而置賑租備荒稅增右文恤武田數千畝以贍寒生優戰士人無不公澤被者巾車既束苗漢攀號車枳不得發而行奇肱然案中惟圖書數卷而已次婉賊手足病不仁扶掖抵家咄咄以不能滅賊死牖下爲恨已復中風不語卒公天性孝忠力以身主名

瑞陽集

卷

教有古義烈之風其事胡孺人雖身都九列而子舍依依五十猶孺子慕也至於義關宗社人臣有無禮於君者則獨往猛赴不知有再計矣公少嘗買妾武林得一婁人婦公知之不責其銜立遣還之婁人得復爲夫婦刑部郎舒邦儒公同年友也閨門以疫死僅遺一歲孤公即抱歸乳之人咸戒公曰公年四十始得舉子不懼伯疆游厲邪公顧復適至舒竟賴之有後吏部侍郎某有時名顧時時趨和政地公薄之嘗過余邸遇公相揖某偃僕謝過已起視公則足已出果愚外矣歲乙未余與公以救丁參政此呂讒言譴起如受風刀莫不爲我

兩人危之公曰丁僅逐臣中之碩果耳彼復姦法快私忿吾獨無公論扶正氣非丈夫也且朋友道衰吾以身繫此一倫不尤重邪而顧乃危之也蓋其天定其燭理明故美好不足亂其守諛悅不容刺其目威厲振撼不能動其心也所著有臺中廷中撫黔奏疏數十篇行於世沈子曰嗟乎余讀汲長孺傳竊有慨於公而奇其志節遭逢之相似也公與黯性節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不合己者不忍見同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又同抵牾閹部要人願執鞭賜環諸子此即婦罵公孫弘張湯而善灌夫鄭莊劉蕡也太僕大理

瑞陽集

十四

出官霍鄧辰沅羅施鬼國此即以大中大夫內史出守東海淮陽也第今上之愛公有非漢武待黯可同日語耳公自爲御史以至開府書凡數十上上未嘗不轉圜而從寧有默然變色甚矣黯之懣今復妄發者乎即黔中之役稍爲忌者得志似不及黯之淮陽殊不知此上所以愛公而全之者至也上知公極忠無二黜方厄於播而兵食兩匱公強圍之臣惟知持六尺狗黔耳則罷公何如賊公於夷也且軍興法易文致使誣者更深於三至則公不可知矣是以一削公籍而忌者意塞公始得角巾東路王其邱首不猶賢於七年抑鬱老死淮陽

太守故銘曰去茲害馬無以卒問之庸也率彼曠野胡以底蒸之功也螟蠹相食嘉榮曷植吁嗟墳壚瘞此正直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侍經筵再奉予告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陝西督理軍務以太常寺少卿提督翰林院四夷館友人沈思孝撰

瑞陽何集

主

明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墓碑

予代江公念所中丞撫黔於茲十九年矣中丞墓木已拱長君爾松自新都扶服走青原介子友鄒爾瞻屬予墓碑予竊惟公鐵腸石心剛態毅狀出天性謹論大節英風雄畧在朝廷墓銘出沈中丞傳出爾瞻皆字內名賢即黔記公傳章亦稍稍爲公序遺愛以明召之榮并刻鄒傳以識公之大既庀矣爾瞻曰江長君意謂予二人皆役於黔也役黔言黔予言江公黔難在夷狄公言江公黔難在兵戈如問濮鎔於南人問祝栗於北人而易信耳予唯唯按傳公萬曆丁丑成進士授行人拜御

瑞陽何集

主

史首叱侯駙馬都尉拱辰於御道曰毒陽車且得棒破鼠子敢爾錦衣衛指揮徐爵倚關係出入禁闥奸痔兼車鳴驚吞腐公劾爵因以撼保并及梁太宰上怒誅爵逐保一時挾炭之子趨冶之門者氣奪王中丞某按豫章與于陳二御史合謀齊劉御史臺竄而殺之潯州劉御史卒日與張江陵公公劾王予以副白投王王曰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故劉御史媚閹巨耳王却走上竟成之邊公是時直聲震天下獄立冠人曹而側目者亦復不少亡何大峪議起公獨與執政忤出知霍州歸田起鄧州陞楚泉僉事備兵辰沅是時予備員楚藩右

丞始與公定交公尋召爲南光祿少卿遷大理丞左少卿室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戊戌之冬商賸喪內子子畏長子相期鐵佛庵守歲而公貴陽之書以除夕至大率言播事十八蹤梁土司助播十九狐兔欲爲一勞永逸計而兵餉兩訕未可以無米炊空奉掇也予二人相與咨嗟嘆息亡何公果揚麾誓衆伐節制兵矢不與賊俱生爲飛練之舉而夜雨如注王師少却飛語三至上不得已解公節級而以公麼無當如章者代之辟之扁鵲不能療篤病而繼之矯氏良驥駭王尚未及登坂而繼之鵲也予甚憇焉比與公代於沅子促膝前席請教

瑞陽南集

七

公曰虜不太強黔實太貧予憤友邦不時給濟濟搜括帑藏不下萬金而遂從事故垂成而蹶公今當力丐主上必令我庾如抵如京而后浴兵縶馬子敬諾再括通省僅六千金屢懇主上盈百萬而始誓師公教也公又言餉足不患無兵兵有三有衛戍有土司有召募衛戍饑則搖尾乞憐飽則坐食恣螫姑留城守而已土司匪疾匪棘乍叛乍臣終不得其死力惟召募在擇將將得人則爲警爲鶴如熊如嚴伸縮在我吾前日太恃衛所土司不及召募故不大得志予受事用衛所而不使挈用土司而不使陣用召募以先啟行趣土司爲輔車適

年而覆賊皆公教也公又言曰安氏吾已折其氣矣似可用也吾業且行留爲公用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吾以不用爲用公以用而不用庶幾飛鵲懷我好音故予之用安氏也示萬舉以萬全即九攻而九却今二安皆頽西南亡虞又皆公教也夫天下之事奮而成者十九奮而虧者十一因成論成易因虧論成難夫人之功已而就者十九人而就者十一因已論已易因已推人難夫是之謂不以成敗論英雄夫是之謂不以爾我論勳庸安史之亂唐室幾絕相州之甥誰能爲汾陽諱李武穆代之營壘士卒塵幟亡所更而一號令之氣色乃益

瑞陽南集

六

精明至今論唐室再造者必曰李郭則知汾陽之相州乃武穆之所因以爲功者也好水川之蹶誰能爲稚圭解明年范文正與韓公同開府涇州明號令拊士卒而西夏竟寧一韓一范之謠無所軒輊則知稚圭之好水乃文正之所因以爲功也子與念所先後黔陽跡頗類是子何敢希李范顧公未竟之功使予竟之未用之策使予用之公非子之汾陽稚圭耶公生幼歲月墳隴首趾及子孫蕃碩具載沈中丞誌子不具論論黔事之大者著之墓碑銘曰嗟嗟長信縣貴陽以前論爲汲之直爲史之魚人之信長信也在當寧縣貴陽以後論爲汾

陽之相州而子因之爲李爲稚圭之好水而子因之爲  
范人之信長信也在余匪余默撫誰知公之齟齬匪爾  
瞻都勾之謫誰爲公竹帛之書朋友道喪予二人者於  
公敢以成敗論毀譽沮耶紀之墓石彰公之劬百千萬  
年永爲型墓萬曆丁巳孟冬月吉賜進士出身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  
服前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貴州兼制  
楚蜀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詔歸養舊寅友弟泰和郭  
子章頓首撰

瑞陽阿集

九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魏禧撰

公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歛縣人也少爲諸生性剛  
有大志以澄清天下爲己任中萬曆丁丑進士初授行  
人司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皇城時駙馬都尉  
侯拱辰自倚帝婿驕驕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惶恐  
謝錦衣衛指揮徐爵者司禮監大監馮保倣子也與江  
陵爲腹心氣勢熏灼公卿皆由閹說爵奢乘驢擅出入  
東安門一日與公遇執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因以獄保  
疏曰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嘉靖間犯罪發遣潛逃在  
京竄緣武職又復倚勢張威竊弄朝政如王國光之欺  
侮陛下黜之爵乃揚言曰此我罪之馮司禮者也梁夢  
龍之謙謹陛下用之爵乃揚言曰此我薦之馮司禮者  
也天爵果能進言於馮保保果信任爵與否臣不敢知  
但爵身爲錦衣衛官未嘗一日至錦衣衛堂上臣嘗巡  
視皇城輒遇爵由東安門進守衛官軍不敢問其行跡  
不知爵奉何職役而出入禁門欲何謀議而常居直廡  
也且夢龍謝恩之日即往拜爵門舉酒款洽二鼓始返  
朝臣及市井細民無不知之夫馮保服役年久未聞干  
預外政爵指之以邀惠大臣是誤保不能求其終譽者  
爵也夢龍初掌銓衡未聞親爲不善爵誘之以交結近

瑞陽阿集

三



侍是誤夢龍不能正其始進者爵也雖然誤保與夢龍此猶小者陛下德追堯舜威服中外大小臣工奉法唯謹而爵以狎邪小人竊弄於下虛張聲勢肆無忌憚不殺之罪孰有大於爵哉伏乞聖明大奮乾剛將徐爵勅下法司道論原罪或不即加顯戮並行竄逐庶內臣無由格議特保其近侍之榮外臣無由夤緣可塞其官邪之徑將見官府肅清而威權不致下移矣疏入上震怒欲窮論死而保亦尋誅寘先是巡撫王宗載與御史于應昌等合謀竄殺直臣劉臺以媚江陵至是宗載為右僉都御史公露章劾之疏曰頃者陛下允臺臣請復建

瑞陽集

主

言之官天下臣民感激泣下以為主上如天之尊不難於候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唯是死者不可復生忠義之魂不得聞見陛下即重哀矜亦無可施此人心所以感戴聖恩益切而追恨邪臣益深也故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可謂無輔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拘權太專心太險媚已者立躋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詞嚴義正忠義之心不出趙世卿余懋學趙用賢鄒元標下也臺不克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

之心門生屬官承受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仇家代劄誣本道人伴送來京妄奏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同心孤媚逼脅司屬捏報虛賊宗載復囑江西巡按御史今故陳世寶曰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遠戍臺家產不足償贖十一乃省克軍該死人犯代為完贖以實其罪所以凌虐臺者萬狀臺至潯州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此長安故劄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是殺臺之慘主謀者宗載行兇者則于應昌陳世寶也世寶嘔血暴卒天實報之臣無論矣外參照得僉都御史王宗載甘為馮保義子自恃

瑞陽集

主

居正私人阿附權勢謀害忠良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賊以陷僚友枉法以媚要津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彊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人素厚豈敢為刻薄之行但二臣性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為所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況為死御史以論生御史臣獨何心伏乞陛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赦下吏部諒加卹典將王宗載于應昌亟賜革職劾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楷謝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臣東之不勝激切待命故事御史上疏必以副白堂上官公嚴

服捧疏升堂宗載迎謂公曰江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人婦人耳宗載失氣反走於是上大怒成宗載應昌於邊已公奉璽書督屯牧畿輔間豪貴斂手會小阿卜戶率百餘騎襲破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邊臣總督斬邊右副都御史周詠等懼失守當坐法因瘞減諸屍詐以功上為巡按御史李瓚所劾上素知公忠直至是朝議逮給事中一人往劾上曰非御史江東之不可特命撤也務往而執政有詣公為邊臣地者公以手指心曰東之亦欲仰承公命奈此中不肯負天子何公至廉得其情願未有以顯服詠等乃問行關外見新時蔬圃疑之

瑞陽阿集

圭

立命吏士發蔬溪入得九屍屍皆中創於是諸將騰落皆叩頭輸服公報命副將陳文治等坐死督撫以下降罰有差吏部尚書楊巍以御史丁此呂論江陵時科目事與首輔有嫌劾此呂謫外公即日疏劾巍言巍大臣晚節不終巧塞言路名為曲庇故相實則逢迎新輔乞賜罷斥以正人心定國是蓋首輔二子時皆中科名公疏直指其事又有請蠲恤屯牧近地九陵守戶凋殘奏免銀力二差禁私宮改正虛擢劾皇親佔產害民諸疏皆聞係大利害上悉嘉納是時公直聲震天下而小人亦因是側目上詔曰江東之盡忠言事摘發大奸有功

特擢光祿少卿未幾晉太僕卿時張馮餘黨復用事批根正人公發憤上疏曰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殛九死不移本無一肯而欲掩其大節臣不知言者何心也然臣樂與之游幸先罷臣由是齊世臣吳定等益交口齟齬公力求罷上遣中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朝廷有事大塔公議與執政迂因左遷兵部職方員外上疏論壽宮劾監正張邦垣欺罔罪誅外知霍州尋病免歸遭母喪治葬蛟葬期功不能舉者十餘喪築室瑞陽以望邱墓足不入城市者八年癸巳吏部尚書趙公南星言於上起公鄧州隨陞按察司僉

瑞陽阿集

圭

事備兵辰沅地控接溪峒寇攘四出公身按行諸壘檄諭苗苗民相戒曰自守法慎毋干江公三月晉南光祿少卿尋遷大理丞歷左少卿領大理卿事有閹官格殺親弟以弟妻當卧內刑部故從末減公駭還復議部郎畏諸閹率以原獄上上竟如公議部郎坐貶大醫監范洋嘗為文選蔣時馨通賄事覺繫獄時馨欲殺洋滅口公以當過錢律不應死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聞官削籍而權要大臣迫文炳反覆以謝時馨文炳乃誣稱誤受公指公疏辯乞免上屢旨慰留然時馨黨人以公在終不能殺洋遂以公為右僉都御史出撫貴州名為

推奉實效逐之公自知忠直不容於時平不悔將行復上備陳寬獄疏貴州故荒微安首疆臣尤為禁黜公始下車知安首意圖貴竹遂首議建天柱銅仁二縣及發兵部尚書石星受金議復貴竹狀以奪其氣有安使從輩上來者公擒之盡得其所賄吏部諸曹錢戚遂列以上聞而疆臣益懼焉撤首日阿備擁安効良求繼公以効良倫序相當而要挾非法下獄縛阿備始議繼於是高寒苗兩入新添剽劫嘯聚黃苗山眾至千餘公檄兵進討之斬馘一百二十餘級上賜金帛有差而人頗謂公執法過嚴致其變然自是諸酋奪魄疆臣不復萌異

瑞陽集

卷

志矣播首揚應龍自招撫後益陸梁數遣部目盧阿凡仇殺五司五司轄貴州部內公謂此門庭寇不可玩也疏聞奉旨防禦公乃命經歷潘汝資借餉募兵營于越近境以折賊衝賊屢失利幾縛阿凡會夜大雨遁去我軍欲乘勝進拔五牌公虞為所誘檄令退軍保午場賊果糾生苗夜薄我軍官軍殊死戰殺傷相當會公以京察中讒詔致仕而議者竟以失事坐之遂削籍公撫黔三年疏罷鑛稅置賑租增右文恤武田公歸行李蕭然苗漢慕號者以萬數車枳不得行次安慶病瘵至家中風卒天下莫不惜之初公為行人時有同榜刑部郎中

舒邦儒江西人也閩門病疫死遺孤一歲人不敵過其門公為經紀後事自著官服往抱其孤歸乳之人咸戒曰若四十始舉子不懼伯彊游厲耶舒氏卒有後吏部侍郎某負時名趨附政府嘗與遇太常少卿沈思孝所相揖其偃倭謝過已起視公則足出眾意外矣江西人為御史者感公義交章薦公為御史諸科臣又薦公當在六科上詢科道官東之何為具以舒邦儒事對上曰從江西請故公擢御史云

瑞陽集

卷

小人之際可畏矣哉公既死詔復原官禮科給事及南直隸巡撫御史為列章請諡不報所刻臺中草廷中草撫黔疏往往為人竄冒去公從孫九萬以公建白關國冢大事懼漸就湮沒無以傳信諸藩為立傳使後之作史者有所考焉

瑞陽阿集序

延陵吳綺撰

瑞陽阿者明僉都御史長信江公之文集也公生居德浦系本瑕邱誠意正心方童幼而名如曾子先愛後樂爲諸生而志比范公釋褐登朝霜厲彈冠之日單車受命風清負弩之塵鳥草陳艱獻謨言於端殿朱衣辟惡取弱卵於危巢於是清流咸許爲正人聖王尚嘉其直節參差露宿首簡烏臺凜冽霜條先過赤縣橫穿弱尾五色棒碎貴戚之車直叩螭頭三尺階借尚方之劍直聲震世本無意於沽名題語驚天習何心於忌器營陰鷲鳥鐵其翼而不患飛颺若剪神叢去其枝而無勞斤

瑞陽阿集

三

斧遂使大奸距脫密禁煬銷壯懷益矢於有爲毅色更嚴於無禮鐵冠捧贖劉整爲之心寒縮節行邊李愬因而膽落殆有過矣豈不偉哉既而法曜移星卿輝比月張堪之爲光祿白馬重來潘尼之領乘輿黃驥不爽而忠謀益奮雅志弗酬雖疏傳乞歸欲勉留於盛世而賈生不見終失意於貴臣於是息影巖阿逃踪煙市尊香野水思歸寧爲鱸魚樵拱寒阡助祭長來烏鳥鄉人罕觀其面土室獨閑者八年天子忽念其言銀信驚傳乎一日辰溪建幟秋清浮竹之波沅水褰帷春滿采菱之野爰由佐臬晉陟祥刑得定國而獄鮮冤民見有功而

囚無死法判終不改誠難顯奪其權官爲量移實則除鉗其口維時山危銅鼓伏莽潛滋地阻石門弄兵多有謀猷克壯於方叔威信兼用於武侯仗鉞渡瀘百足失乘墉之險揮戈入箐九頭息吐霧之妖乃任者之難不及乎議者之易而邪人之巧偏中於正人之疎大用不竟於朝廷長才遂終於道路趙清獻家惟琴鶴豈有餘財寇平仲地少樓臺空留正氣嗟乎時當萬曆運際六符廟謨方肅於委裘庶績咸熙於敷慰而公也當不諱之朝展無私之學攀裾高論折檻危言其抗奏於中臺也則牙遇邪而必觸其對揚於列署也則鳳覽德而長

瑞陽阿集

六

鳴其鑣外而陳言也則所至銘沉碑之德其居家而紀事也則隨時懷懇闕之忠蓋古栢長松不足以方其勁直驚雷疾電無足以寫其激揚雖蒙賜筋之知不救含沙之射既震伸而屢躓亦轉煉而轉瑩遂致遇似屈原滿巷是離騷之字才如賈誼一生皆痛哭之時直道難容於茲信矣讒夫可畏抑至是乎余本放臣適逢歸里述舊德而動崧高之仰覽遺書而興湘纍之悲爰草數言弁諸首簡噫嘻已矣久而始定難再問之斯人後必可傳尚有期於當代也

瑞陽阿集序

余家瑞金山麓山勢從龍魏特奔騰而來毓爲賢哲多  
嘉何負奇先世顯者往往以微僕忤時而伯父中丞長  
信先生尤最著云先生筮仕時江陵柄政與司禮馮保  
表裏作姦兩人以金吾徐爵爲轂勢焰張於燎野大司  
馬賂得轉冢宰朝紳無敢肱口先生發憤具疏列其罪  
狀上表怒收爵論死而論保論江陵逆黨者累牘接踵  
先生實一擊先之禍是歷官中外危言峻行天下震駭  
蓋直躬見點方正不容所從來矣先生以御史特擢光  
祿晉同卿而旋以霍州出後賜環田間備兵辰沅召入

瑞陽阿集

三

大理而又以撫黔出卒以黔事而養志以歿也嘗讀先  
生先後疏草以孤危犯衆忌以未殊汗檻衡處疏遠而  
議近臣已修潔而不能納汗藏垢卒至裏首匿茹人無  
不藉口黜廢偷安厝火而先生奮不顧身獨無再計蓋  
先生之所憂者社稷生靈而所持者朝綱國是古所稱  
社稷臣何多讓焉則先生之所不足者持疎於自謀而  
拙於借俗耳迺今上固知之矣嘗詔謂江某盡忠言事  
摘發大姦有功時邊臣掩敗爲功朝議遣振垣一人往  
勘上曰非御史江某不可於乞歸則遣使諭留於起廢  
則旋推旋補於持平則磨斷特乎即至衆口含沙而竟

不變其簡用之心惟是播州之役慈母不能不投杼於

三至迫播事蕩平論功行賞矢口何人說紀生耶而章  
恩有詔纂自外至凡以播事降黜者俱准優恤以昭浩  
蕩之恩而先生不及見矣悲夫方先生林居十餘年廬  
不蔽風雨田不供饘粥郡邑大夫不得一望顏色日惟  
寄傲陽阿之間漱流枕石泊如也先生之襟期固已遠  
矣憶昔長安舒比部閭門疫死親故交知無不望而知  
走先生顧往撫其孤歸而撫之人誠先生烈年方舉子  
獨奈何爲駭俗之行先生謂死生有命伯強胡能爲則  
先生業已達死生通徹性命况區區寵辱成虧且等

瑞陽阿集

三

之夢幻泡影曾何足以攖其靈哉要以瑞金鍾靈篤生  
正直於以濁聖明而勵頑風砥中流而迴既倒固如此  
不肖方待詔臺中典型具在後事可師因與弟爾松哀  
先生著作并遠近之所以頌述先生者僅得十之三爰  
付剞劂命曰瑞陽阿集聊以寄仰止之思且俟吾弟之  
繼述云萬曆辛亥春王正月賜進士文林郎知蘄水縣  
事考選雲南道御史從子世東頓首拜書



先人賁志以功垂一十餘年於茲子孫瑣尾無復光昭之望一二年來朝端又見齒及追維先人通籍廿年大半家食西臺兩載神廟許其盡忠海內曾無異議自廷尉召還始多噂沓迨撫黔時播酋跳梁兵餉兩竭先人不敢偷安旦夕當世賢豪固多諒其鞠躬盡瘁而向之噂沓者復以成敗論人沉沉長夜何時復旦雖然直道在人公論不混在廷之評眾正難之播州之役黔南頌烈論列具在直與神廟之褒忠卒相符契倘所稱日外論定者非耶爰取名宦鄉賢所刊傳略與崇祀易名諸疏稿都爲一編附公文集之後曰論定錄云不孝男爾

瑞陽集

三

松謹識

先中丞公瑞陽阿集共十卷而奏議居其半前後家食時僅有家居山居二卷若懷德紀別與論定諸錄則皆其附見者也公抱康濟之才含宏貞亮議論鑿鑿副名實其一生誠惻思欲扶掖善類屏斥宵壬於以定國是而收救寧故人所棘喉薄吻禁不敢發者公則慷慨論列如雷霆之狎至明與宰執相枝柱因所回忌然詞雖剴切而有敦大和平之風事即糾繩而多正直忠厚之氣至若詰戎備裕軍饒懲惡苗結蠻洞於備兵沅上開府黔江時尤多可書之績使得

瑞陽集

三

升庸在廷參預密勿其所建樹詎竟於此卒之正人仰爲斗杓者儉邪視爲質的蠱暉翹陸城弩蔽空心口交枳而去不旋踵矣若是者豈僅於公用世之未究爲可惜哉是集爲公從子侍御公洎嗣君所共輯付梓者時日既久率多漫滅比因宗祠鼎新家牒將次修補洪筆因取公集校讀而重錄之其前此類次之未協與字畫之訛舛者略爲正定而識其起訖之歲月以詔後人

乾隆癸亥年孟冬十月朔嗣孫 洪 允遲

允昇 晨 允暉 允昭 允暉 允暄 允  
昂 春 昉 沐 手 百 拜 敬 識

高陽司馬

三

瑞陽何集

總目

臺中疏草

廷中疏草

黔中疏草

鎮沅紀畧

撫黔紀畧

家居小適

山居小適

鎮沅懷德錄

瑞陽何集 總目

撫黔紀別錄

論定錄



瑞陽阿集卷一

臺中疏草

清朝政疏

雪冤以快公憤疏

全戚曉疏

廣聖恩疏

明公道以正國法疏

重陵廟疏

申禁私割疏

正虛糧疏

瑞陽阿集卷一

賜給莊田疏

正人心疏

全臣節疏

乞休致以安愚分疏

重吉禮以昭乾斷疏

清朝政疏

爲逃犯冒濫顯秩竊弄威權懇乞聖明亟賜正法以杜  
倖門以清朝政事臣查得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在嘉  
靖年間曾犯罪間發潛逃在京百計黃緣濫叨武職竊  
惟穿窬盜行既負重罪於先朝鑽刺冒功遂致通顯於  
今日不能改慮從善以掩其漏網之愆乃復倚勢張威  
以恣其彌天之惡如王國光之欺侮陛下黜之爵乃揚  
言於外曰是我言之於馮司禮者天子作威之柄假之  
爲己之威矣梁夢龍之謙謹陛下用之爵乃揚言於外  
曰是我薦之於馮司禮者天子作福之柄假之爲己之

瑞陽阿集卷一

德矣夫徐爵果能進言於馮保與否馮保果能信任徐  
爵與否皆非臣所能知不敢以風聞無據者仰瀆宸聽  
但爵身爲錦衣衛之官未嘗一日至錦衣衛之堂臣每  
巡視皇城輒遇徐爵由東安門進守衛官軍不敢問其  
行跡不知爵奉何職役而出入禁闥欲何謀議而常居  
直廬也且夢龍謝恩之日即往拜徐爵之門爵留夢龍  
款洽舉酒相歡二鼓而返舉朝臣工知之市井細民知  
之輿夫皂役知之此昭昭於人耳目夢龍無可辯飾者  
受命公朝拜恩私室清明之世豈容有此舉動乎秉鈞  
大臣交歡羣小暗昧之迹能保其不人非而巷議乎馮

保服勞年久未聞于預外政爵指之以微惠大臣是誤  
保不能永其終譽者爵也夢龍初掌銓衡未聞親為不  
善爵誘之以結交近侍是誤夢龍不能正其始進者爵  
也誤馮保與夢龍此猶其小者陛下聖德遠追堯舜明  
威鎮於華裔大小臣工欽戴惟謹薄海內外易有玩心  
爵以御邪小人竊伏於下敢爾虛張聲勢肆無忌憚不  
敬之罪孰有大於爵哉參照得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  
如鬼如蜮搖尾於駱貴之前欺天欺人假虎威於狐  
媚之後人心由之不正御氣漸以隳頹其為國家之害  
非渺漫也伏乞聖明大奮乾剛將徐爵勅下法司追論

瑞陽何集卷之一

士

原罪或以覃恩不加顯戮亟行竄逐庶幾內臣無由招  
議得保其近侍之榮外臣無由賞祿可塞其官邪之徑  
將見宮府肅清威權不致於下移紀綱振舉聖世益臻  
於上理矣

奉聖旨徐爵違旨先罪在逃乃敢潛匿竊職入禁  
地罪紀深重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看實打問來說

雪冤以快公憤疏

為邪臣殘忍太甚殺人媚人懇乞聖明嚴賜究治以雪  
冤魂以快公憤事臣聞治道去其太甚當權臣勢焰熾  
灼之時諸臣與之交往未為濟惡非太甚也臣不敢過  
求以傷國體至於殺人以媚之使死者含冤生者共憤  
上悖聖主天地好生之德下陷忠臣義士父母妻子伶  
仃之苦言之痛心聞之酸鼻臣所以久鬱不平竊懼下  
言煩瀆屢思中止而義不容己不敢不陳於君父之前  
頃者陛下允臺臣之請起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欽誦綸  
音有感激而泣下者以為主上有如天之尊不難於誤

瑞陽何集卷之一

三

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真有道仁聖之君也商  
之成湯漢之文帝不得擅其美矣陛下激發忠義之權  
示儆於前將以大用於其後諸臣忠君愛國之誠少挫  
於始猶得大展於其終唯死者不可以復生忠義之魂  
不及一見陛下即垂哀矜之念亦無所施人心所以感  
戴聖恩為益切而追恨邪臣為益深也故大學士張居  
正十年勤勞不可謂無輔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拘權  
太專心太險媚已者立躋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是以  
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御史劉臺  
論劾居正其辭嚴義正切中時弊固不出於趙世卿余

懋學之下也其忠肝義膽可方古人是亦施用賢鄒元標之流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門生屬官領其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仇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夫門生之與座主情有所昵屬官之奉上司勢有所畏臣不敢屑求其人以罪之至於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使不吐不如少盡憲臣之職臺亦不至於死也李何應昌心同狐媚有玷身冠挾制司屬威逼良善捏報虛賊寧欺罔朝廷不敢抗違居正其責本承差掌道御史問之輒鳴咽稟曰劉御史初建言被

瑞陽阿集卷之十

四

逮臺囊不足以充路費三司當時親見何曾有分毫之贓今爲干御史所誣遼東衆口稱冤如夾打鷹膳生員逼其招認送臺銀五百兩買贖生二百兩即可援例入監何用五百兩爲也誣臺之賊大都類此宗載復略江西巡按今故陳世寶曰了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遠戍臺之家產不足以償賊之什一乃肯死重該死人犯代爲完贖以實其罪勢臨利誘督通悍解以肆其虐凌辱百端苦楚萬狀臺至潯州府身死衣食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宗載殘忍流毒江西士民切齒其詰責劉

臺之語尤闔省寒心臺之父兄可審而証矣是殺臺之慘主謀者宗載行兇者則于應昌與陳世寶也世寶嘔血暴卒天實報之臣無論外參照得僉都御史王宗載甘爲馮保之義子自恃居正之私人阿附權勢倚邪黨爲泰山之安謀害忠良視人命如草菅之賤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賊以傾僚友忍於落井而下石枉法以媚要樞乘其烈火而加膏憲臣若此國家奚賴法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強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人素厚豈肯爲薄夫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惟知人爵之可

瑞陽阿集卷之十

五

要不知人心之先死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爲是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况爲死御史以論生御史臣心竊敢安之伏乞陛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勅下吏部諒加恤典將王宗載于應昌亟賜革職勅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楷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所憐者一命之冤所遷者將來無窮之殺所正者二臣之罪所愧者天下後世爲臣趨勢之心庶幾冤抑得伸神人之公憤以雪幽隱卑達聖德之明斷益彰矣

卷聖旨王宗載于應昌附權枉法殊爲殘忍違所奏着法司從公議擬奏議



全戚晚疏

為姦惡假挾皇親佔產害命懇乞聖明亟賜重治以全戚晚以安生靈事臣聞善植苗者必剔其蠹而後嘉穀滋善牧馬者必去其害而後良駒育是以自古聖明王培植羣生牧養萬姓未有不為之剔去其蠹害者伏觀皇上臨御以來減賦蠲租恤災賑乏憂勤宵旰加意元元無所不至即古聖明王之用心不過是矣臣以不才誤蒙聖恩擢為御史則博學宏強臣之職也又奉勅命兼督屯田則清理地土臣之分也至嘗考之會典及查列聖相傳舊規上自皇莊以至勸戚子粒俱令有

瑞陽阿集卷之二

六

司招佃徵解轉給不許自行收受使享有土田者得以免佃徵之煩而體統益尊為之僕從者無以肆谿壑之姦而罔聞不擾列聖之意甚善而其制甚嚴也奈何邇來多有克惡棍徒投充權要家人書吏在外毒害民命白佔土田身犯滔天之罪反行虐受之愆其主不知往往遙斷曲庇以致利歸羣姦怨叢各主戕民害眾不可勝言臣自受任以來晝夜兢兢期欲痛革此弊以仰副皇上愛民德意不意輦轂之下猶有橫行無忌如僕一誠者豈敢列其罪狀為我皇上陳之臣每見駙馬侯扶宸年方幼冲心渾赤子履規蹈矩被服恂恂兼有賢傳

明師訓之德義教之禮法非惟拱宸之身不敢越分踰閑即其親屬家人亦必不肯從姦讓惡臣益諒之矣但其叔侯一誠性本庸頑行多猾僞廣招少年亡命布為爪牙欺藐拱宸僞子玩弄股掌之間託其名爵假其文榜恐喝都邑強奪土田拱宸知之有所規諭一誠輒恃期親之尊恬不畏懼拱宸莫之誰何如創私園於朝陽關而掘居民之墳假牌坊於楊家園而截過客之貨私造糧店於張家灣擅置皇店於鴨鴻橋拱宸聞知業已為之毀其園碎其牌裂其偽示戢其私校臣無容別議矣近又統令姜廷齡劉倫倫劉佩石經石厚郝得受郝得

瑞陽阿集卷之二

七

貴李世隆等假充駙馬冠帶家人前往東安縣將居民馬大倉陳仲良王業等備邊地土要行強占詐寫認佃駙馬告示一道又詐寫紅票令趙龍韓相等充作校尉將馬大倉等捉拿來京監禁八口致死陳仲良陳宗仁二命臣訪知其事殊切痛恨以為皇上有如天好生之心而一誠顧狼吞虎噬為民蠹害若此豈可容於畿輔之間哉且一誠內欺拱宸之幼弱外假拱宸之威勢鄉民不知見為駙馬親叔抱忿忿莫敢聲言若不重加懲治恐非所以暴明駙馬之心跡保全駙馬之名位也臣即移文霸州道副使郭四維將姜廷齡等拿解到臣

覆舊情實依律問道但今侯一誠與趙龍等潛匿京師  
馮城依社吏不得而捕官不得而拿伏乞聖斷容臣將  
侯一誠拿問其餘惡黨陰差延齡石厚却得貴李世隆  
已問遣外趙龍韓相劉佩劉倫却得受石經等賂縱未  
到者勅下緝事衙門嚴捕或於侯一誠名下追拿務在  
得獲正罪庶使諸凡假冒權勢家人門僕豪橫鄉曲者  
聞風知儆改慮從善匪直部屋窮簷安享恒產之利抑  
且大家戚屬常保爵祿之榮而普天感戴聖恩幸士歌  
誦聖德矣

奉聖旨趙龍等賂縱事衙門訪拿務在得獲正罪庶使諸凡假冒權勢家人門僕豪橫鄉曲者聞風知儆改慮從善匪直部屋窮簷安享恒產之利抑且大家戚屬常保爵祿之榮而普天感戴聖恩幸士歌誦聖德矣

瑞陽集卷之一

八

勸戚之家多縱容下人舉校私債霸佔田土虛害小  
民在內者嚴懲并五城御史在外巡按御史嚴行訪  
拿奏聞究治不許徇  
私縱惡該衙門知道

廣聖恩疏

為皇嗣誕生欽奉明詔蠲恤軍民以宣德意以廣聖恩  
事臣恭逢皇親誕生伏觀恩詔一欵天下稅糧除萬曆  
八年九年十年照舊徵解及陝西河南山西等處災重  
地方撫按官作速勘明將本年錢糧奏請蠲恤外其萬  
曆十一年各項稅糧不分起運准免十分之三以蘇民  
困欽此詔下之日自知畿以至遐邇無不浸潤於溫潤  
之中自白叟以至黃童無不鼓舞於道途之盛喜益入  
堤歡騰九有聖主膏澤之施本重於山岳小民戴頌之  
語已盈於管絃臣以愚昧上欲為朝廷宣布德意下欲

瑞陽集卷之一

九

使閭閻沾被實惠即移文各道府州縣衛除對敕遵行  
外查得臣職屯牧有進宮子粒給爵子粒備邊備荒牧  
馬養課等項詔內未曾開列臣竊計之天下各項稅糧  
既蒙准免十分之三况臣所屬近在輦轂軍民歡戴之  
情既先倍於還方皇上一視之仁必首及於畿內備邊  
備荒牧馬養課等項即同屯額稅糧之列無容喙矣但  
解子粒以進宮非奉明旨豈敢輕議於減徵破常詞以  
惠民哉自宸衷計富不斯於微利至於給爵均係稅糧  
勸感之家若執常額以取盈恐非所以仰體陛下仁育  
之心共宣陛下惠鮮之澤也伏乞勅下戶部將臣所請

等項明開照天下後糧一例准免十分之三則開禁酒  
澤先自上行之近今靈氣均洽下究之恩臣見仁風  
翔於寰宇國祚永保苞桑之固慶雲覆於盛時天潢盛  
縣及蹏之休矣

中書省  
郭知道

瑞陽集卷之二

十

明公道以王國法疏

為督撫隱罪報功愚竊欺罔懇乞聖明特賜差官會勘  
以明公道以王國法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植題  
前事奉聖旨這事情已有旨覆勘了李植既這等說還  
著屯田御史江東之前去會同撫按務導前旨上緊勘  
明具奏兵部知道欽此臣惟朝廷以用人為急況重臣  
之禦邊豈宜輕於變置聖主以民命為重況邊民之最  
苦豈忍視其殘傷敵至而果成堵截之功臣仰體陛下  
用人之德意當以督撫之敘賞為是雖按臣何敢徇也  
敵人而果有殺戮之驗臣仰體陛下重民之仁心當以

瑞陽集卷之二

十一

按臣之執法為宜雖督撫何敢庇也分功罪以行賞罰  
上之有關於君德下之有係於邊防內為士庶之瞻仰  
外為四裔之觀望使驟之不得其實得之不上聞是  
欺罔之罪在臣臣滋懼矣故就道之日指天誓心唯計  
國事是非不計身之利害以求無負任使於萬一於是  
檄會剿州道副使費堯年昌平兵備僉事于達真及密  
雲管糧通判楊廷枏永保河三府推官宋伯華孫瑞項  
復弘等諭以今日之事相期勿欺於天子不必求悅於  
上官各宜虛心以奉公義至日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  
霍繡裳巡按御史李植舉目所視逐一查勘臣見黑谷

關山對峙如閨壁立千仞中聯一城甚為高峻得數十人守之雖數萬之衆不敢窺也小阿卜戶以百餘小寇扒牆進關殺掠人畜以歸當時齊鳴鶴之提調猶曰身踞於密雲縣之總理河道化之帶管猶曰力專於吉家莊之守信分守則有遊擊李尚賢居曹家寨與關相去密通協守則有副將陳文治專鎮西路此關最為要害尚賢於敵之來也高卧不起聞急不赴及抵關而敵已去矣文治明知本關失守疎商移文致功恣其豺狼之威能使士卒之忍隱逞其狐兎之狡自致軍門之盡感意以君之遠必可欺已之罪必可掩也今勘殺掠男

瑞陽集卷之二

三

婦如陳大剛張仲良甘自禮等或一家四名口或一家三名口臣查知名氏者共計三十餘名口一關之內居民幾何父子夫妻多不相保乃謂安堵如故者欺矣敵以三吏入關金子明等五名熟睡橫死鋒鏑審驗被傷人數李景秀等四名無傷鄭志得等六名俱小疵舊傷餘縣因被傷非對壘爭勝而謂之陣亡陣傷欺矣敵以六月二十五日初關副將徐從義以二十六日未時至坐營曹籃以二十七日辰時至乃謂指示追襲百里方回者欺矣勘其所獲雲梯鈎竿敵去必棄且登梯踰牆帽或其所失邊官年久器尤其家藏我民殺掠無算不

能得一敵人乃欲指此以為功耶牆甚高而謂扒墻之賊跳出地甚遠而謂奔臺之民鈎去非欺而何至於烽臺燒香等寨輒見聚集數十餘人稟稱歸併年久臣指而詰之曰此久廢之堡何為有新拆之慮舍何為有新植之陂蔬稟者辭塞吐稱陳副將李遊擊因黑谷關被敵恐小寨貽累傳令起逐不願者拆毀之其真偽未敢盡信即黑谷關之殺掠絕無人言臣之前後左右同聲隱蔽稟拘軍人劉海提調齊鳴鶴輒買刁軍假充臣一審叱去因消行密訪始知陳文治遣齊鳴鶴督守堡官方臣將屍移至口外深谷四散埋藏甚至燒化滅迹失

瑞陽集卷之二

三

守之罪幸爾可逃毀屍之惡鳴鶴為最且禁其親屬不得成服悲泣仍取他人頂補時時點閱以防稽查惟屍親不忍者偷埋近關山地臣於會勘之日親令帶去承差鋤掘連起九屍委係砍斃身死撫臣翟綱察方悔恨敘功之疏大為勘官張崇謙所誤諸將莫不膽落色變使非訪求屍證聞人競辨敵寇未入臣無由得其真情以報陛下矣且武弁之欺詞多出於理外文官之偏信亦隨其術中由古北口之搶掠未幾黑谷關之殺傷接至兩遭失事之辱深懷懼罪之心一聞殯敗之謀遂起貪功之念文治之狡詐得行崇謙之誇誕易入督撫二

臣欽陛下二臣所任者欺二臣也通宜分別叅處叅照得協守西路副總兵陳文治以舞文之戍卒叨握兵之重權占奪軍要後處至三十六人射剝軍賦家乘以百千萬計姦淫貪酷俱全往事死有餘辜機變詐迭出即今法難輕貸倘鎮總兵官楊四畏一廉自居百度俱廢王景福之烽火不傳軍中之號令安在李尚賢之信地不守閫外之節制何存報旣同欺焉得無罪密雲道兵備副使張崇謙胸中全乏甲兵外貌徒鼓唇舌保障無聞不能爲民而爲國講張有素竟以誤已而誤人心術傾邪不堪策勵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翟繡裳總督

7

蘇遠右副都御史周詠賄賂不行於邊境而防守則疎  
簡靜迥別於前官而用人則暗蔽再犯而損威本有自  
歎之情功已假而強辨無可奈何之策據法無解於欺  
君原情實由於誤聽大抵巧於張皇恣於欺罔不特蘇  
臣爲然又不特今時爲然也自昔嚴嵩專政居正擅權  
賄比將官威箝衆口以致城堡之灰燼未滅而將領之  
犒賞已頒原野之膏血未乾而督帥之封蔭已敘外醜  
窺笑起其覲邊編氓飲冤激其降敵往往有之方今陛  
下明旨達聰上追堯舜止輦轉圜遠邁漢文執政大臣  
咸聞誠布公度忠納善無復昔臣之爲故御史李植敢

以直言忤事諸臣遂至敗露若盡法以處之未免爲冤  
置之譴寬法以恕之何以懲守防之疎臣謂楊四畏之  
欺陳文治誤之也督撫二臣之欺張崇謙誤之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上請將張崇謙並行罷斥陳文治  
李尚賢齊鳴鶴先行革職仍行巡按御史提究如律楊  
四畏程緒張周詠三臣誤陷欺罔均有文過之愆或儲  
養訓治大推使過之義敗北之將今已有其既往吞敵  
之氣猶可激於將來未必非鼓舞人才之一道也仍乞  
天語丁寧戒飭全鎮將領責其效忠自贖將見功罪不  
淆天子明燭於萬里寬嚴並用王靈振疊於九邊四裔

瑞陽阿集卷七

主

自是畏威遠民從今樂業矣

奉聖旨殿探開泰既有顯跡該將領司道等官如河  
印報相地掩罪為功好生扶同欺罔陳文治被御史  
齊鳴鶴革了任并方臣廷道化衆崇謙不能預為防守  
提問具奏督撫應兵官統制全鎮險不能預為防守  
印文臣奏奉當重處念邊境有事姑從輕處  
畏弄一紙照舊管事周詠羅縑家姑且各罰俸半年  
着蒙臨任職  
兵部知道

宣祖德重慶廟疏

為仰體孝思敬陳民瘼懇乞聖明超格優恤以宣祖德以重慶廟事臣惟今之天下祖宗勤勞之天下也今之人民祖宗所愛養之人民也陛下躬行時祀以展敬祖之文宜歷察民艱以盡法祖之實自出都門之郊以抵昌平之境凡經瞻覽願留心焉臣請以昌平之地言之原額四千三百餘頃今撥去陵墳給爵備邊等項存者僅三千餘頃已虧其四分之一矣況膏壤盡被遷葬而所遺皆磽瘠不可耕者乎以昌平之人言之原籍一萬六千九百餘丁自北邊殘掠及勾補陵廟等戶存者僅

瑞陽集卷之二

去

三千餘丁已耗其六分之五矣况慶富盡屬隱占而所遺皆貧窮無告者乎地日虧丁日耗銀力二差則日增原數不過二千九百八十兩今則多至四千餘兩較之全勝之時反加三分之一矣民貧而不能聊生則轉為營軍軍逃而苦於勾補又轉為流移以故閭閻多愁歎之聲阡陌皆蕭條之景此昌平之可觀而知者至於陝西之荒父子相食鄖陽之水城府盡湮蘇松諸郡風潮蝗蝻相尋為災山西饑民嚙根饕餮尚恐不勝四川遭戶困窮淮泗饑烟稀少即昌平可想見之祖宗在天之靈必不忍元元之至此極矣臣莊誦太祖高皇帝之言

瑞陽集卷之二

去

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蓄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之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理也哉又莊誦成祖文皇帝之言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食無衣食君豈可以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盡其道爾至哉二祖之言所以逆天休而肇皇圖者端在於此陛下當裡祀之時奉二祖之明訓以體恤二祖之遺民居金塔玉祀而思吾民敝廬不足以蔽風雨享八珍九鼎而思吾民脫粟不足以供饘粥衣錦團繡簇而思吾民懸鵲不足以掩膚脂將戚然以悲毅然以斷不敢用私昵之臣恐其倚勢作威而虐吾祖宗所植之民命也不敢用聚斂之臣恐其苛求峻削而耗吾祖宗所厚之民財也請乞之私勿徇以民之脂膏易竭織造之繁必減以民之杼軸易空如罕珠貫玉之奇火樹銀花之翫悉從罷止皇上一節儉之間每所省奚啻數十萬以之寬天下之征徭何所不敷以之賑天下之饑寒何所不給且士庶於祖墓之鄰里必致歲饋以相親況帝王待護陵之編氓可不格外以加惠若徒分數之僅減無能救其積久之空虛苟止一歲之暫行非所以隆萬年之香火也伏乞勅下戶部將

昌平銀力二差恩賜優免以示殊與於解部數內酌議存留以資供應在萬乘之富減四千之額而不為損因祖宗之故厚昌平之民而不為私即今州縣之有王府者其稅糧多微而不解以供祿米是在子孫且然何至於祖宗而靳之由是推之鳳陽淮陽高皇帝之故鄉祖陵在焉其施惠當視昌平也運之窮鄉達井皆祖宗之赤子其災傷當大蠲賑也則重陵廟而為祖留恩百世頌孝思之不遺擇吉域而為民造福萬方祝聖壽之無疆明主遊豫直道夏后省耕省斂之芳國脈靈長將邁周家卜世卜年之盛矣

瑞陽南集卷之一

六

奉聖旨這本說的是該地方切近祖宗陵寢此陸苦煩允宜感格優恤戶部着議了來說

中禁私割疏

為目擊逐閭情狀可憫懇乞聖明申禁私割以重民生以光盛治事近該禮部奉旨選用淨身男子四方集者不下二萬餘人甚有斷乳之童尚在襁褓垂髫之子未能語言父挈而來兄攜而至或稱貸隣里以為費或典鬻衣物以為資禮部選用者二千五百名其餘不潔用者即驅出城各令回籍累疊踵踵載路盈郊父子相對而號兄弟相擁而泣愁慘之狀目不忍觀悲泣之聲耳不忍聽至於行道見之未嘗不惻然動念益此輩幼冲之時無所知識不幸而遇其愚癡父母無論材質之美惡狀貌之妍媸妄希顯榮驟行閹割及長成之日不堪入選陽氣已絕無復他圖飽繫株守所親覲者朝廷之選用耳一旦逐歸無所依倚衰邁者失終身之望少壯者憂再進之艱行囊盡空旅食不給強者則羣聚市井以橫索乎客商弱者則行乞道途以苟全於旦夕嗟乎此莫非人子也胡罪而至此極耶彼為父母者忍割無所解之至親徵求不可必之富貴卒陷其子至於困窮殊可痛恨無足深惜獨念聖明在御弘天地之大德追唐虞之上理一夫不獲時子之辜況此數萬者皆赤子也其可不思為之所乎殿陛之上使令者未嘗缺官府

瑞陽南集卷之一

九

也其可不思為之所乎殿陛之上使令者未嘗缺官府

之間掃除者未嘗乏即今始收二千益以五百臣已疑其爲冗役矣往雖不諫來猶可追竊惟陛下之選收常有定數民間之閭閻宜有定規若不嚴爲之禁則無知之民仍萌妄念私割之習樹成風得近至尊幸躬瑞之貴者百之二三散之四方爲溝壑之瘠者十常八九怨聲之積或足以上干天和而陰氣之濃未必其不爲災沴也臣查永樂三年琉球國遣闖者數人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詳之部臣對曰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物止其再進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有繼踵而

瑞陽商集卷之二

壬

來者天地以生物爲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至哉皇言真萬世聖子神孫之寶鑑也彼琉球異域我成祖文皇帝尚有不忍其闖者而況於編戶之民乎臣訪今之所遺者老者弱者甚少幼者壯者居多竊謂爲今之計莫若申明嚴禁五年之內無許私割庶少者已壯幼者已長足諸選用則今日之所遺者不至於終棄五年之外即有割者亦必年及五歲明報有司視其堪用然後聽其自割則後日之所選者不至於多遺伏望陛下仰體祖訓俯念民生勅下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並各該撫按衙門行令有司嚴行禁止敢有私割者重治如律併

坐隣佑之家追究閭閻之人五年之內有司考滿冊內明註未有驗割五年以後填註驗割幾名及至收還之時人數多者本處官以違制論庶人心知警此風漸息則戶口日增和氣遂禎祥之集民命以重國脉衍靈長之休矣

奉聖旨此本說得是自官某候該在會典兵部記時  
禁約自五年以後民間有五千以上者以一千五百  
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收抽次日選用如有  
則向照例重治傳估不衆的一條治軍不飲商衙門  
道知

瑞陽商集卷之一

壬



改正虛糧疏

為恪遵恩詔改正虛糧懇乞聖明溥賜申飭以昭嚴威以宣實惠以固萬年邦本事臣伏觀萬曆十年十月節蒙恩詔內一款除丈派均平軍民稱便者照今冊派徵外如有短縮弓步虛增田畝及將山坡湖蕩升則派糧貽害軍民者撫按官摘查改正欽此續該御史方萬山汪言臣各條陳民瘼該戶部覆奉聖旨各處清丈田地有虛增貽累的正許摘查改正不得後文勞擾遵奉恩詔行還移文與各處撫按官知道欽此臣惟貪酷之吏害民甚顯為一時剝膚之災清丈之謬害民甚隱為萬

瑞陽集卷之二

五

世刻心之苦故王法於貪酷懲之必嚴者所以驅一時之民害也恩詔於清丈容其改正者所以驅萬世之民害也臣自奉旨以來移文各屬宣揚聖主之仁恩必使閭閻之沾被民間相率赴臣投訴臣恐狡偽之徒駕誣規避復行各道許毀嚴查其中如李起揚仲等一十三戶俱係詐冒臣得其情而繩之以法矣至於王奉田珠等所訴及忠義中衛撫寧衛山海東勝等衛所呈通計虛糧不下數千石據密雲等道兵備副使等官郭四維成遜海廷璧于達其等查實或界鄰兩縣致丈量之重覆或短縮弓步致地畝之贏餘或以屋基墳墓起科或

以湖蕩沙灘取則撥之恩詔均當改正但國賦不可以輕減況軍儲所係使改正而稅丈之先見徵之額為有減也臣請於備荒銀內扣補以足原額之數邊軍不可以重困況詔旨嚴明使改正而視未丈之先見徵之額為有增也臣請於備邊銀內扣除以免額外之徵若必欲取盈不思遠慮臣查得宣府一鎮先年督臣吳昇尋復舊額以積荒之地增糧數萬石至徵納不前遂扣減軍糧以充之後來撫按難以措置僅以全鎮輕折上請而私寬此項哀哉邊軍命懸北境家無擔儲何能堪此也執加賦之虛名以釀實難之實禍雖有善者將如

瑞陽集卷之二

五

之何哉臣所以於屯軍乞憐之情不敢不陳於聖明之主也再照清丈之法澤國之東生西沒者為之釐正貧戶之產去稅存者為之開豁得其人以行之未必非救時之嘉猷矣奈何撫臣承望風旨而催完之令急於星火有司取悅上官而苛求之政猛如虎狼如江西之南豐知縣車大任稱丈出餘田賣銀三萬五千兩不知縣縣田地幾何國初法嚴丈密何遺漏至此車大任假之以博首荐南豐百姓由之困窮是之謂竭澤而漁者也即車大任而天下有司之不為大任者寡矣福建之興化縣以猾書陳達為總算手等則任其那移稅糧聽

其欺隱妄報羨餘大開騙局縉紳含怒多送隱糧以賂其口新冊未造輒焚舊冊以滅其迹迄今閭閻嗷嗷咸欲食達之內夫達本無賴而官府縱之是教條升木者也即一陵達而天下吏書之欲為陳達者衆矣臣因以徧訪天下之士民莫不疾首蹙額以為今之丈量所豁之虛糧甚少所增之虛地甚多原額一畝今則倍之為二為三原列下科今則陞之為中為上是分之各戶每見地糧之增官總之國賦有溢常數之外乃民徭加重而國賦如舊謂無吏書之乾沒豪猾之欺隱臣所未解也此等奸弊不及時振刷我皇明國祚萬年無疆虛胎

瑞陽阿集卷之一

書

之累亦累之萬年矣近聞在外按臣每欲摘查小民亟欲赴訴司府州縣各存護短之心遂用威挾之勢使民情不得上通臣竊思之遐邊僻壤匹夫匹婦皆陛下之赤子也恩詔所頒宜蠲宜改皆陛下之德澤也凡為人臣皆當宣揚陛下之德澤以愛養陛下之赤子若宜蠲豁而不蠲豁宜改正而不改正非唯癘視民患為過下之不仁尤阻革恩詔為事上之不敬伏願陛下體祖宗培植邦本之心佩仲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訓不以一芥之紛更為可省而以萬世之民隱為當恤不以一時處之均平為可喜而以萬方之多弊為當憂將臣所

奏勅下戶部查議如果與恩詔有合容臣造冊送部補豁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衙門申明前旨摘查改正或以撫按職任難兼惟復查照清軍事例別差御史四員分行天下俾其遵訪行事不得復議丈量勿偏聽有司勿輕信鄉官於里甲細民多方採訪丈後民宜者俱從其新不必泥於舊丈後多弊者竟從其舊不必拘於新平原沃野地利相若當從一則不必分其等平坡沙嶺地產迥殊當分其等不可定於一民間歌謠准其首發其有燒毀舊冊使無可查威挾小民使不得伸者從重察治庶幾事有專責完有定期上德必宣無所容

瑞陽阿集卷之一

書

其阻革之憂下情必達不致貽累之苦將見德澤與威令並行一人全體統之尊國祚與民命並久萬世仰生成之惠矣

本聖旨各處新增田地處糧已有該省摘查改正撫按官如何不著實奉行違所奏戶部看了來說車大幸了職為民

賜給莊田疏

為懇乞天恩賜給莊田以資養贍事。奉都察院勘為准。戶部咨該本部題稱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藩王胡錫奏討莊田奉聖旨著戶部查蓋王景王侯來看欽此。隨該查得莊王二次撥給地七百頃。景王地一千七百九十八頃。各緣由具題奉聖旨查嘉靖年間撥給裕府莊地來着欽此。該本部覆查得裕府莊地給有一千八百二頃十五畝。但節年荒蕪不一更換不常俱改進乾清宮辦納子粒相應題請在候命下移咨都察院劃行屯田御史簡查坐落地方見今有無更換拋

瑞陽南集卷之一

圭

荒應納錢糧是否盡數進宮如數目減少逐一補完造冊送部請旨撥給。潞王管業等因題奉聖旨是着撥給莊地二千頃。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奉此該臣分行霸州密雲薊州昌平四兵備道備查原撥裕府今改乾清宮坐落各州縣地土有無更換異否。見在如不足原數仍於備邊膏腴地內補足。又行薊州道另於備邊內地撥一百九十七頃八十五畝共足二千頃之數。各查照去後。今據霸州等道兵備副使郭四維等呈稱各查撥過莊田頃畝坐落地各四至并徵銀數目造冊及稱各州縣原地所徵銀數其中不足三分者或有三分以

上者近因清丈均攤故有多寡況地土厚薄不同若一縣派足三分恐失均攤惠民之意似應照舊徵納各具由呈報到臣。臣復查各道查撥莊田已如二千頃之數但裕府田地自先皇帝御極多改作乾清宮子粒見今有司徵收解部進宮撥給出自聖裁至於承管一節祖宗成法載在會典伏乞勅下戶部查照遵行將見率土臣民莫不欣誦陛下於親親之中益隆尊尊之體上不

失祖宗立法之意下不失體恤小民之仁矣

瑞陽南集卷之一

圭

正人心疏

為大臣晚節不終巧塞言路懇乞聖明顯斥讒佞以正人心以定國是事近該吏部題覆御史丁此呂本奉聖旨何洛文著以原職致仕嵇應科調外任陸徽政調別用沈慈孝戴光啟留著用言官論列須審議和正據實秉公豈可遲應這言誣善亂政卿等說得有伴國體丁此呂妨着調外任再查這等的你部裏查照前百不時議處以清言路為大臣的也要主持正論純心為國毋得畏阻依違欽此臣唯帝王之於直臣用其言而顯其身今此呂之建白言已行而身被黜陛下不過因吏

瑞陽集卷之二

无

部尚書楊巍之排陷姑黜之以全大臣之體耳臣請以祖宗之聖德為陛下陳之昔太祖高皇帝嘗厭言官之迂行臺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宋謙曰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言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之誅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謙幾不免誤罪言者今此呂之言可採居多楊巍之奏果慕宋謙而為忠臣耶抑亦阿意而為佞臣耶陛下承高皇帝之業體高皇帝之心魏之佞而非忠無能逃陛下之明見矣臣於故相張居正每疏不欲盡暴其惡存厚道也今為魏所激則不得

不盡言居正不奔父喪自撰御劄詔書類皆卑主而導臣令徐爵持付馮保矯聖旨而行之挾天子之威制百官之口當時侍郎

伏地而泣仰天而歎以為曹

操王莽復出諱之不能坐視不忍遂請告省親以身諫焉居正方洋洋出都門北向叩拜以謝馮保南向登輿以受迎送督臣梁夢龍總兵戚繼光遠離信地援申詩矛護衛千里所過州縣鋪墊道途搭蓋行館雖乘輿所之未有若此之盛也及歸父墓未完親於教場登壇閱武賞罰三軍臣聞之以為詭言問之荊州府推官魏允貞實親見之外議洵洵咸謂居正包藏禍心高啟愚一

瑞陽集卷之二

无

出舜禹禪位之題場中士子擊硯號呼以為試官從張氏反矣放愚有心無心雖屬曖昧士臣知與不知莫不駭異此當時之實事非此呂之造言也魏所謂正傳道統禪繼之說出何傳註上文有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則此命為禪位之特明矣豈年老智昏思不及此敢為謬言以欺陛下耶魏不能如宋謙僅如佞臣之向上意其罪尤為小者陛下採此呂之言而行之未嘗有怒魏乃妄引重典大肆傾排若非陛下英明仁恕此呂罪且不測臣知魏非阿陛下意也阿輔臣也輔臣申時行二子皆中科名豈樂此呂有此疏哉又豈樂陛下洞燭科場

之風雲而罪及同族之諸臣故是以強悍者皆為助  
庭故能以掩賊害之災實則逢逆新相以助方燃之燭  
觀尚書徐學諒始姻嚴高繼祖居正忠愛全無人品素  
旦魏於初入吏部則讓之於議覆推用則薦之不過曰  
學諒之行親高為榜以結其歡今日祭此呂之心  
即前日讓學諒之心也聖者責之純心為國魏當愧死  
無地矣既無純心安有正論如先任都御史陳珪彈劾  
嚴為家居二十載不進爵秩終身如一日止以祭論趙  
應元有干清議平生節堅盡皆為裂魏之祿職各行無  
能出陳珪之右其參丁此呂較之參趙應元情罪倍焉

瑞陽問集卷之一

辛

此呂之言行而身黜且得附於應元亦足幸也魏之始  
正而終邪尚有忝於陳珪不大可哀哉參照吏部尚書  
楊巍小廉曲謹大德踰別任家宰而附權門甘為培間  
之夫以賢者而變佞人自同河間之婦上負朝廷擢用  
之恩下失四海蒼生之望自今以往無望其能正心術  
以正百官矣伏乞陛下大奮乾剛作求祖德以高皇帝  
之罵阿意者罷楊巍乃勸輔弼大臣各以宋廉為法以  
佞臣為戒庶幾言路從此可開無所容其雍蔽之姦制  
科將來可清不敢復蹈帝恩之轍矣

全臣節疏

為逆黨驚與善類難容懇乞聖明放歸田里以全臣節  
事臣以草茅之微遂棄舜舜之主有所敷陳俱荷嘉納得  
效一得之愚忠實臣千載之奇遇雖粉身碎骨無能為  
報然狹度淺中也無所容以臣同邑之親居輔弼之重  
尚不能善事以得其驛况四海九州之人在六卿三事  
之位者乎是臣之外無援也臣自筮仕以來不敢以一  
字交於近侍自任御史以來近侍亦不敢以一字撓臣  
法或幸有數反身矣影無愧是臣之內無援也內外無援  
孤忠自勵每於忠臣義士願為鼎鼐往張居正不養父

瑞陽問集卷之一

辛

喪藉馮保之權符天下之口當時疏獻綱常奮不顧身  
者今副都御史張岳少卿沈思孝諭德吳中行洗馬趙  
用賢主事鄒元標也數臣忠義天植九死不移臣安為  
之黨而樂與之遊相規皆立身行己之要相期皆忠君  
愛國之心臣自信非比之匪人而居正之黨則舊謀甚  
深乘間而發去年排用賢今年排中行昨日排張岳今  
日排思孝本無一肯而欲掩其大節其心誠不可知矣  
至於居正沒後徐爵馮保賣官鬻爵勢燭滔天公卿將  
相奔走其門臣與李植發其姦當時已置死生於度外  
十年蒙蔽一旦清夷皆陛下之英斷社稷蒼生之福也

臣等何與焉使聲勢無可倚而排擠臣等猶為不能成人之美徒以忌人之成無足怪者今徐壽在獄馮保在南常語其黨曰由他由他我自報仇之日臣等方在多凶多懼之地也每朝夕焚香祝天曰願我聖天子萬壽無疆臣等得保餘生矣乃遽有造不根之辭以汚讎李植將使馮保聞之而快於心讎將與馮保同仇而為之謀歟不然必以李植與臣等得罪於當道而願為之役也若以與恩孝中行交背為罪則植猶未若臣之密臣之罪重於植矣他日之捏毀臣者豈下於植哉臣之所以不能一日安也方今天道亢陽陛下焦勞於上邪

瑞陽集卷之二

三

黨將乘機播弄於下臣豈敢效尤以賣天聽况臣與李植羊可立遭逢聖主均受非常之恩當同心協力以圖報萬分之一又豈忍言去以負陛下臣反復思之宋有王庭秀以鄭俠為妄言以陳東為鼓變今之為庭秀者不少欲加之罪不患無辭將列石碁於州府指余襲為若訥何以辯之此臣不得已之情不敢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也伏乞陛下憫念臣愚俯賜罷斥以消姦黨之怨杜讒邪之謀庶幾臣不能玉碎尚可瓦全陛下曲成微臣思同天地之高厚矣臣不勝戰慄祈禱待命之至

乞休致疏

先袞少卿臣江題為題直孤直自千眾怨再乞大恩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本月初六日該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等四川道御史吳定等論臣等不當申救太僕寺少卿李植奉聖旨知道了朕方憂旱焦勞各臣都要省躬修職再不許紛紛爭辯該衙門知道欽此夫君切雲漢之憂臣當受憂非之辱於此而不仰體聖衷紛紛爭辯非臣也臣不敢也顧臣愚性成叢怨日甚視顏就列圖報無絲不得不以下情仰干天聽竊以居正馮保內外合謀種種不法皆無人臣禮臣等日之為逆

瑞陽集卷之二

三

為姦當無異議吳定攻臣等者其言亦曰二孽雖敗餘黨尚存是居正馮保之黨吳定等既心知之又明言之何故比之為李膺諸賢而欲加臣等以不赦之罪耶臣不敢辯其真情自無能逃聖鑒矣往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直言被謫旋荷收錄齊世臣欲緣之以處臣等是於臣有餘榮也吳定言有事似君子而心非君子者有始為君子因激而不肯為君子者是又於臣有厚望也彼事不似君子始不為君子者何足算焉臣等事幸似君子矣因事而內省於心始幸為君子矣因始而益慎其終知臨深如履薄庶幾不若鄒應龍之收求為陛

下之忠臣齊世臣吳定爲臣之益友矣至於邪正之分較若黑白新言官不辯邪正專駁舊言官所言苟有秉正擊邪爲國家出死力恐爲新來者所魚肉將容容爾後福矣此阻塞言路之大者齊世臣吳定不此之尤惟臣等之尤其未之思乎臣唯知有陛下不知有他見有無禮於君者不覺義形於色情見於詞以致愛臣者寒心惡臣者側目臣亦自知火中矣但受知聖主不加砥礪以負今日之恩臣之所不敢也毀言日至身名俱辱以傷陛下之明臣之所大懼也伏乞陛下察臣不得已之情憐臣無所容之勢俯賜休致以保餘生從

瑞陽回集卷之一

書

茲得還措大之故我可作萬曆之全人大馬戀主之心遙寄猷猷謳歌之際矣

重吉禮以昭乾斷疏

兵部職方司員外臣江 適爲壽宮已移鑿石未上懇乞聖明及時查驗以重吉禮以昭乾斷事頃者臣以不識忌諱致謬言橫及荷陛下不加斧鑕薄示降級之感恩自天圖報無地顧今事與大於壽宮畢吳大於欺罔關係重大不在言禁之例臣請得而直言之夫氣以上行石山不可用雖行道之人亦知之士庶之家亦避之臣以一念朴忠陳大略山多石監正張邦垣不得已而具圖始稱西北隅微有石塊今尚書沈鯉之疏曰橫亘頗長不止一隅微有石塊此足証邦垣之欺而臣等之

瑞陽回集卷之一

書

言爲不妄矣及奉旨欲往前少那斯時明移之而明以告於陛下未爲不可也因臣等有云於本山別尋無石之所以爲一有那移即臣等之議見之施行矣故實則移之以石難鑿也僞稱不移以欺陛下如欺天何往歲暨表於山坡之上已經聖覽親定者即玄宮之中也觀沈鯉之疏有曰今復張邦垣暨表於玄宮極中之處是新暨之表非欽定之表而可以知玄宮之移矣山坡之高處皆石山麓之卑處皆土欲避石以就土不得不移高以就卑如玄宮不移與石原有丈餘之隔也則後址皆來脉所關豈宜傷損乃鑿之如鋸齒如峭壁復關諸

臣無不見之果何爲者耶既奉有親闕之旨凡既鑿之石跡宜一一存之以俟陛下開時裁定庶幾始爲歟而終不爲歟也乃盡挑新土掩築復開之爲實城之基而磷磷之狀不可復識矣陛下親開之時試於後址築基之下令人一敬而驗之其欺不可立見耶使玄宮已移而石可避臣可以無言也玄宮有石而能據實奏聞臣亦可以無言也今後址之石插入玄宮之正中橫闊五丈有餘以石二百人晝夜鑿之已幾一月之久而此石猶然未去其爲巨石而非微石也不可微乎玄宮既移之內尚爲有石則玄宮之後無往而非石也又不可微

瑞陽前集卷之二

美

乎土之當闕與夫石之當治者可以興作其玄宮之石當勅令勿鑿以俟聖覽若過此數日又將與後址之石同其掩築矣昔周文王以民力爲臺洛而戒之曰經始勿亟我世宗肅皇帝於驛陵之初啟土得堅石當時無敢有欺者復廣召術士集議而始定於十五年之後又歷十餘年而不以告成何謀之詳而工之緩也陛下愛恤民力無異文王萬壽無疆美意同符皇祖是工不必亟矣况有明育親闕是即皇祖詳慎之意也爲臣稍知敬畏尤不敢亟矣今則掩石裁松先爲不急之務夫役晝夜不得安息非欲共爲欺也何爲而若是其亟耶則

推勿亟之仁而勅令照常赴工集高術之士以備駕臨顧問者及是時而行之可也陛下聰明天縱一登高以臨下向所欽定之處必朗然於府覽之中則已移不能欺之爲未移矣玄宮之內即今時而止其鑿石之工駕臨而驗之於後址之下則有石不能欺之爲無石矣乘輿一出費用不貲致茲時出而舉羣臣亦安所逃罪使爲臣各知卜兆之義而以事親之心事君臣何樂於無故而取忤時之辱惟罪臣等以奇細者一切置君事於不問正未遑所謂視其君父曾鄉鄰親戚之不善者也向使臣等不言則鑿石不可以歲月計非惟大司龍脉

瑞陽前集卷之二

主

且將震動昭陵臣故不敢爲陛下惜小費而願陛下重大典矣且大臣一以推委爲便今又委於陛下之問也若不隨事核實此而可欺將何事不爲欺耶伏乞陛下將臣所奏逐一查驗如玄宮在欽定之處而今無石也臣甘受妄言之誅如玄宮非欽定之處而今有石也係何臣擅移何臣掩蔽請各正無君之罪庶主威不爲臣下所持而一人之明斷以昭古典不爲朋欺所眩而萬方之心志益肅矣至謂既鑿之石已掩玄宮之土爲多是在聖裁微臣前後無一字之欺亦可以剖報主之誠且未遑論壽宮不可詆之爲彌子瑕臣竊以自解若優



人入幕惟兩截人物當之臣則誓篤忠貞終始如一者也彼言在臣耳甘爲反覆志在趨勢橫出惡聲者祇足貽人之笑罵於臣何損哉

序江中丞廷中疏草

大中丞江公襄錄其廷中疏草既成不佞得索而讀之因喟然歎曰公大忠勁節固如此哉今世士一登諫垣其始率欣豔名高或激於意氣類能慷慨一時以圖報稱然稍一失權貴人旨則又依違觀望移易其初心比功見名立或涉華靡不曰士所當爲者止此則必不能違衆特立自行其是惟尊主庇民之爲兢兢而置毀譽得失於度外也者以視公生平其大忠勁節又孰有能踰之者哉雖然公之忠節載在諫書能與日月爭光而竟不免於多口者何也豈入朝見妬固古今皆然耶

吁難言矣公曩爲直指諸所糾正悉人所辟易不敢道事理而至其殄除君側巨姦則直以身批龍鱗觸虎牙尤獵獵有風霜氣天下以此重公而亦有以此憚公者矣斯時也即稍沉默豈爲療厥職而公當台省之攻建言諸君也則諫家臣之斥逐言官也則諫壽宮之鑿石也則諫夫業已負盛名被主知而猶面折廷諍一吐其忠憤之爲快乎安所免疑忌之不叢生而人言之不波及也天啟震衰微之田野之間環之日月之繁使公能委蛇自若又豈至違遠闕廷而借寇要荒哉時公持平廷中聞官執法而刑曹議減范洋過錢而遼部欲殺公

毅然平反而甘蒙誅厲儒所稱不為不義不殺不辜之  
貴意雖未幾而鎮撫黔筑之命下矣用公也實遠公也  
公即病行且意勃勃曰固知小夫得算然君命在所不  
以辱庭狗豕者有如日計公政績當必有可觀者矣要  
難保創言者之不議其後也此一役也結主知者在是  
而犯時諱者亦在是展一腔者在是而推百憂者亦在  
是要之天地鬼神與高廟神靈固自足以鑒公也書宋  
皇范希文朱晦菴歐六一往往與人不合卒為所害罵  
公之語甚多口也固其宜耳噫嘻讀廷中之疏者能  
作如是觀必有謂余言之非阿私者矣余故特書之

瑞陽阿集序

二

天下後世知公之克艱厥臣也有如是云萬曆戊戌夏  
五月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春坊庶子諭  
德翰林侍讀侍講纂脩正史記注起居經筵日講官友  
弟劉應秋撰

瑞陽阿集卷二

廷中疏草

乞休致疏

乞聖斷疏

乞休致疏

白寃疑疏

備陳寃獄疏

乞休致疏

瑞陽阿集

卷二

乞休疏

大理寺右少卿 題為執法持平尤取侮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銷讎怨事臣先年待罪卿貳徒以愚  
意忤時抱病屏居田間有年甘與草木同朽腐矣幸荷  
皇上賜環擇臣今職登夜復戴聖恩天高地厚自愧莫  
能仰報萬一獨思守法所以竭忠盡職所以報國讞獄  
持平臣之職矣臣於獄案輕重大小務在得情其或法  
不當死情有可疑臣與同列必詳加訊鞫博為咨訪惟  
恐一夫含冤足干天地之和而負我皇上好生欽恤至  
意七月初四日臣接刑部貴州司送到犯人范澤文卷

瑞陽閣集卷三

披閱再四以為罪不當死奈何斃之柳下及范洋家屬  
赴臣衙門投帖訴辯臣與同僚四人各受一紙據帖彼  
既有辭合當參駁臣時知有朝廷之法而不能徇同年  
之情將時聲由此恨臣疏中以街巷小兒罵鄰詬舍之  
語棄瀆君父至尊之前有同病狂發諸臣生平頗自砥  
礪時聲欲吹毛求之而不可得惟言與沈思孝交善思  
孝由縣令起家卿亞遇檢士而為忠臣處脂膏而稱廉  
吏臣雅重之臣昔疏陳與思孝等五人友相規皆立身  
行己之要相期皆忠君愛國之心言之於十年之前可  
復之於十年之後者也今時聲雖思孝而辱臣於臣名

節何損若劉應秋與臣經年不再見而文章行誼翰苑  
名流表表在人耳目李三才與臣十年不一面其品格  
高邁同年中所推轂者高桂不畏疆禦卓有操持臣實  
偉之則時聲之訕臣自取也而與諸臣同訕臣自幸矣  
今蒙皇上將時聲顯加褫斥貪墨既懲忠直吐氣誠大  
聖人之作為萬世之瞻仰臣何敢滋瀆但臣抱病耽疾  
蒲柳之質先衰好善嫉邪蓋桂之性不改此誠忤時疾  
俗之端招尤致怨之本臣固不敢苟容於世而世亦安  
能容臣哉伏望皇上恩加矜察放臣歸田俾臣平謔忌  
者之心釋莊耻者之忿則雖捐軀報國不能遂狗馬之

瑞陽閣集卷三

二

私而補過退修猶得彌風影之謗矣臣無任懇祈待命  
之至

駕誣黨貪懇乞聖斷疏

題爲大義不明駕誣黨貪懇乞聖斷勅問疏稿有無以明心迹賜臣骸骨還鄉以保孤危事臣竊謂舉廉銷食者帝王勵世之權持廉嫉貪者臣子視躬之義郎中蔣時馨之貪既經言官論劾奉有明旨處分御史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欲爲時馨報復當先求時馨貪否之實而後及指侵之人庶可以維世道而服人心矣諸臣皆置時馨之贓於勿問而專論趙文炳之論時馨也爲臣主使則皇之斥時馨也將謂誰使之今卒三才之辭已明強思之疏屬虛馮從吾乃謂親見臣之手筆詔以

瑞陽集卷之二

三

見在之高桂異可以動宸聰而惑衆聽此黃運泰所以繼從吾而起也且令人挾高桂以勢而啗之以官高桂唾而拒之乃貽臣以書臣不敢呈草以奏至尊謹撮其要有曰馮道長從吾者與強道長一路疏又誣賴文有疏稿在弟處此物奚宜至哉弟即有胸無心亦難以成其姦矣又曰弟生平無一事不可與天知與人言今日之言有謂有無謂無豈肯詭隨以實他人之說乎此高桂之手書在臣若臣有疏稿在高桂陛下試問之高桂必不爲臣諱矣大抵使人以論人臣必不屑爲而致人以媚人臣義不肯爲如刑部送審范洋寬帖內開曹

上吉願送蔣時馨銀五百兩送長班三十兩臣因詳詢博訪知范洋係食糧醫官爲時馨同鄉密友始知因賄得官不止一曹上吉潛通關節不止一范洋當事者欲即斃范洋爲時馨滅跡臣必欲攷審以求真情是以時馨恨臣爲最深黨時馨者攻臣爲最急獨不思皇上不怒貪官而顯斥非失德也從吾輩必欲指貪爲廉以抗皇上勸懲之權法司不徇貪官而詳讞非失理也從吾輩必欲誣正爲邪以奪法司持平之職則凡權勢之門賄賂可以公行而朝廷不可處臧跡可以掩覆而法司不敢究恐非國家之福矣且論貪官與護貪官人品孰

瑞陽集卷之二

四

優而孰劣忤吏部與媚吏部心術孰正而孰邪一庸人能辨之何思不及此也臣素志欲爲萬曆之全人以求無負於陛下之任使諸臣論臣不過恨臣執法指臣嫉貪以臣爲奇貨也臣由此而歸使天下後世指之曰臣以執法去也以嫉貪去也以不媚權去也是臣無失節歸有餘榮安知有毀於前者能無譽於後耶若更遲延彼必更端如疏稿故套以無爲有以虛爲實則謗書必將盈篋市虎不止三至臣不知所稅駕矣伏乞陛下憐臣多病放臣歸田以平未點用者之忿以快識時勢者之心庶臣下之紛爭以定朝廷之紀綱以肅全臣之名

恩尤深於用臣之身矣臣無任懇祈待命之至

乞休致疏

大理寺左少卿臣江題爲夙疾未除難圖報效懇乞聖恩即容休致以保生還事臣不佞原以請告屏伏田間八年矣前歲荷蒙皇上起臣鄧州尋陟辰沅兵備臣方病肺且病口曾具疏乞骸未蒙部覆臣因伏而歎曰國恩未報何以身爲遂與僮僕爰藥餌入楚於時冰雪間關水陸繼踰兩月始達沅州適生苗逆欸兵弱糧匱臣爲此懼竄出按行諸哨銳加振刷擬設機宜自冬徂春已歷三月後至黔陽地方忽得口眼歪斜之症時聞新命轉臣南京光祿少卿臣得抱病南還調治半年

漸見平復寵荷聖恩召還大理寺寺丞尋蒙簡拔本寺左少卿暫署印事臣感激皇上特達之知敢不靡身粉骨以效犬馬之力緣臣病根常存隨觸易發近因朝審旬日前細弱爰書從諸臣詆訕論報至今臣左目浮腫頰僂舌木服藥無驗精神委頓雖尚視息已漸不可支矣臣伏枕而思去國十年入都一歲夙夜憂惶未能報塞勿欺爲念惟期不愧影衾自篤已堅一任人呼牛馬且言者之心術昭然於毀譽之中即其自立之公案也臣何容置辯若使托疾求去自全易退之名以負陛下賜環之眷臣即死不敢爲奈何志雖壯而氣衰心欲前

而力憊杜門計籍則速於曠官救死不遑何能補於熙世臣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臣子之分義也矜憐老馬不盡其力者聖主之寬仁也至父母俱逝妻亦先亡弱子在籍臣獨與僮僕來京旅邸無期功之親病體抱難痊之勢言官舉臣之過可付後日之公論其舉臣之病實切今日之私情臣是以意念恐填溝壑夢魂常在家鄉不得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伏乞陛下憐臣實病放臣回籍就醫庶首邱之願得遂於孤臣即大造之恩不靳於寒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白寃疑以彰乾斷疏

題為言官輕引重律上誣聖德下蟻孤臣懇乞亟賜究實以白寃疑以彰乾斷事臣以四品單秩屢荷皇上勅留感與懼集不敢煩瀆非濡滯也暫出習儀隨接邸報該御史俞价論臣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又謂臣交結近侍實錄作弊其罪當斬引此重律是欲魚肉臣也臣不足惜獨念皇上方綜核庶政而价曰紊亂皇上方嚴屏諸姦而价曰黃絲徒欲中傷孤臣而不顧誣損聖德且其說非自价始也一人說說特以煽惑眾聽尚未露於彈章今幸得俞价而發明之臣敢述始末而直陳之裨因

沈思孝點用戎政有屢推不用者遂以怨望之心捏彌天之說謂陛下深居靜養漫不省覽章奏點與不點悉由近侍故以皇上所點用者為邪以未點用者為正大倡此言以傾思孝遇閣部大臣即與閣部大臣言之遇臺省諫臣即與臺省諫臣言之初未及臣也臣所以受今日之攻者有二端焉謊言初起時臣友王士性教臣以大禍將作惟緘口可免臣愚不能領略猶然謂思孝為忠臣為廉吏有此矯節之修必無汙義之行對人為之不平人遂以攻思孝者攻臣此臣招禍之一也蔣時馨巧弄威權銷磨正氣使公論既明而復晦人心既正

而復邪天下之忠臣義士陰被其挫折矣且有賣官之實貪斯有曹上吉買官之實證臣批范洋之寬帖曰范洋係食糧歸官原非白晝光棍博訪道路之言與詩辯合擬以說事過錢律方為得情若逼其証伏置之死地恐董楚之下有寬民廷尉之平安在也宜駁回再問此時共事之臣懼中奇相易之以行臣之駁語已傳播諸司臣又至愚輕信趙文炳議論依名節即舉以示之竊謂墮名之投揭尚可以濟天聽有名之贖迹獨不可以對人言乎人又以黨時繫者而攻臣此臣抱衲之二也文炳三疏叩閣豈聽臣役一旦轉換不過為強思輩所搖

瑞陽集卷之三

九

奪耳至於丁此呂先為御史首發張居正諸子科場之弊臣之舊疏俱在今為藉時繫所構舉朝公論甚明強思黃運泰等欲借此以求勝亦無足辨者但臣入官廿載去國十年足跡不入城府私書不抵京師薄田不足以供饘粥陋室不足以蔽弱子一生砥礪名節遭此汗穢不勝悲憤臣雖不才不敢以他途進以右寺丞而陞少卿者陛下恩也以四品之官而明古履留者尤陛下恩也臣荷非常之恩乃受非常之謗聖心之昭鑒如天孤臣之容身無地蓋由前有樊蠅以謊傳謊而邪疑遂起後成市虎愈留愈疑而虛謠蔓延無怪俞价之引此

重律猶惜引其端而未竟其實也伏乞陛下先將臣革職勒令俞价明言臣所結黨素亂者何政實錄作弊者何事交結近侍者何人據實指名奏奏無徒以結交二字掩孤臣生平之節無徒以賞錄二字蔽聖主簡拔之明使其一言有據即依律斬臣以為官邪之戒如以言官事屬風聞原無可指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陛下試問俞价此律何為而引此言何處得來俞价必有以對雖聖德寬仁不必求其人以罪之將使侮慢無君之臣粉知嚴懼謠言煽禍之風從此寧息庶正人不至於抱冤而節氣以培明日不至於阻陽而朝綱以肅非惟臣等

瑞陽集卷之三

十

之幸尤社稷無疆之福也若含糊不明使臣蒙誥以去臣死且不瞑矣

借陳寃獄疏

原任大理寺左少卿今陞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江 題爲敬循職掌備陳寃獄懇乞聖明嚴由正律以重民命以廣皇仁以召天和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御世昆蟲草木咸得其所矧人命至重豈可獨設故議獄緩死寧失不經我國家尤慎重之五年有熱減臨刑有覆奏頃者皇上允刑部之請令撫按諸司清理囹圄加恩於可矜可緩之刑不啻大舜之好生神禹之泣罪矣然獄有大弊有大寃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曾讀律至代寫移草

瑞陽集卷之二

士

增減情節之條未嘗不歎仰太祖高皇帝定律以防姦弊無所不至今天下有司率置此律於不行白紙通招情節盡出積猾之手無則增之以爲有以文其故入之害有則減之以爲無以逞其故出之私舞弄數字索賄數十金筆劍紙檣牢不可破雖有智慧不能得其真情治獄之弊莫大於此臣願陛下嚴勅所司以律治人無以官犯律舞文必遺以示奉律之謹恤刑之臣能詳審兩造不眩於成案者亟紀錄之庶幾弊可革也至若律定於皇祖爲萬世不易之經例行於列聖爲一時懲惡之權情重律輕者引例以懲之不必泥於正律之文情

瑞陽集卷之二

三

輕律合者依律以斷之不必拘於新例之引若一舉一例有重議而無寃科是亦行法之弊矣臣願陛下嚴勅治獄之臣悉遵正律而慎於引例庶幾法可平也夫書之當革引例之當慎此法內之弊也在已定者尚可解擬乃圍牆之中天日不照有法外之寃焉則已死者不可以復生至讀律至凌辱罪囚與淹禁獄囚剋減衣糧與不給醫藥催倩自殺與謀求殺害數條殺嚴照如日星未嘗不歎仰太祖高皇帝定律以矜獄囚無所不備今天下有司置此律於不講有任性之嫌而因微言之激怒有行己之汙而聽豪家之賄托於罪不至死之囚或用囊沙壓面不踰時而死或絕其飲食不三日而死片紙病狀一命立傾殺之無雙驗之無傷小民飲恨雖深情不能達聖世施恩雖廣法不能周臣每切齒於酷吏欲具奏而未能也今臣待罪大理同官商確每遇重囚必求其生不得而後死之一歲之內駁回數人未聞再問旋報病死其間固無謀買情弊或問官過於自信不欲人之駁已也高皇帝設大理之意謂何且在輦轂之下尚爾況四海九州之遠郡邑衛所之多軍民之罪不至死各官任意假病以殺之者不知幾百千萬矣是以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雖欽恤之



臣一歲十遭無能救於死亡其上干天和災沴頻仍於  
寓內下叢怨氣干戈竊發於邊陲未必非職此之由伏  
乞勅下刑部都察院申明治獄律例嚴飭各官通行在  
內督率十三司反除白罪毋風厲殺人每遇朝審熱審  
之期無論已結未結凡死獄中者開具名數奏聞以便  
於稽考在外通行十三省巡按御史滿查所屬郡邑衙  
所凡獄或遇天災流行罪不至死者許令保出其死者  
果以何病以何親人知証必具文申報如有隱匿或有  
他故及屍親首告者從重論降若以繁文可省徒流杖  
贖皆報上司何獨於人命不然也從此長吏恐法網之

瑞陽集卷三

三

觸狴犴無瘦死之多全一人之命即陛下之澤及一人  
也全千萬人之命即陛下之澤及千萬人也寒崖蟻穴  
隨在沐陽春之輝九垓八埏無適非恩波之被聖壽當  
萬年無疆國祚自與天罔極矣

俯賜休致疏

題爲新命方膺舊毀又起懇乞聖明俯賜休致以全臣  
節以安愚分事臣一介草茅遭逢聖主名還於十年之  
後無疑於三至之言使推嗣復振枯條再榮皆陛下如  
天之恩臣不能奮節顯義以報陛下非夫矣及聖令職  
奉嚴旨不敢瀆辭滋擾竊自慶曰貴州雜處五溪之蠻  
馬援所謂男兒當馬革裹屍以死邊陲此其故地也亦  
臣之夙志也敢不奮往撫綏以效犬馬之力繼而思之  
臣出而如臣者未出臣用而勝臣者未用恐邪正未分  
而玉石之俱擲也臣以爲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陛

瑞陽集卷三

十四

下明旨所惡非附權媚寵者乎故有色厲內廷行濁言  
清肆其雌黃傾排善類潛倚冰山媒通徑路者真媚寵  
也邪人也有忠肝義膽歷險不移勁節高風禦窮不變  
摘發大慙維持名教孤立寡援權姦最忌者非媚寵也  
正人也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陛下以  
媚寵二字分邪正兩途孰邪孰正無能逃於聖鑑之中  
當用當捨即可定於品隲之下臣方欲具疏請旨分別  
而人言指臣爲邪矣臣自服官以至今日二十餘年屢  
有忤權之失素無媚寵之行此臣之自信亦天下所共  
知也臣何辯焉人言不置暗謀益深由於范洋所犯經

年不問范洋引誘上書的重賄於蔣時聲有陳緯等之  
借索有劉文學等之賄買兵裔掠擄范洋家財一空諸  
証明確非若時聲之私揭害人百無一證也臣之審  
駁屢經奏明已荷陛下悉知矣聞堂官亦屢促之范洋  
一聞言問官輒令掌筆數十託以一人逃脫之故淹禁  
至八月之久知有私交而不知有王法是何正人之少  
而媚竈之多耶其意俟臣去後置范洋於死地爲蔣時  
聲滅跡使人持之爲臣短貴州去京師幾萬里縱有下  
情無由達達臣不足惜如屏君命何伏乞陛下收回成  
命容臣以原官致仕雖遙望五溪無能遂裹屍之志耳

瑞陽阿集卷三

五

棲一壑尚可免惡聲之加臣不辱身亦不至於辱國矣  
臣無任激切悚懼待命之至

黔中疏草序

余嘗讀江中丞公未焚諫草業已摯節壯其骨鯁改言  
再讀黔中諸疏益令人肝衛吐氣而繼之以長太息也  
中丞奏議故是爲名御史時風骨其論事似陸宣公而  
慷慨類治安策亡庸品騰姑以黔事言之夫黔余生長  
之地桑梓之區自昔西南酋長在蜀無若楊之放縱在  
黔無若安之驚驚顧黔爲專督蜀爲兼制事勢迥殊當  
中丞江公之下車也懸知屬地漢少夷多兵微餉寡惟  
是壹意撫摩務平戢而保障之諸所建白如安則欲復  
奪貴竹已改之縣而中丞屹然不可如揭則日豐殺五  
司援黔內地而中丞赫然驅逐此兩者於公皆不得已  
而應之蓋先是當事者大都務羈縻故智鯁鯁然以故  
黨用兵爲忌諱譬之養驕子然父母之於子也思免其  
啼號百計以適其欲及其驕縱之性已成將至於椎父  
刃母矣矧茲有苗尤生而狼戾者哉故一順一逆一張  
一弛從古帝王駕馭遠夷之長策而今何能違之是以  
公之鎮吾黔也亦惟嚴疆界使知中外之防杜要挾使  
知上下之分獎忠良以作効用之氣捕姦宄以寢跋扈  
之謀破高若以張戡定之威凡可以杜逆萌而消不軌  
者不遺餘力期奏輯寧之效以報主知亦既駸駸觀厥

瑞陽阿集序

成矣及公以夙疴陳乞天子其致政楊首遂爾蠢動  
侵掠我土地虔劉我人民有鎮撫之責者安得束手傍  
觀而不爲應敵之謀乎夫以去國之身爲籌邊之慮以  
一旅之師禦九服生苗之衆當此之時豈易爲力乎而  
奚以責謀者之不善也然猶幸公忠義素享人咸效死  
無不以一當百卒之楊首叛秦江城焚掠諸邑敢於犯  
蜀而不改再犯黔中斯亦足以見公之威被矣向使公  
亦復工於自謀乃爲規避優悠釀亂長此安窮肆令轉  
餉徵兵擣酋巢穴歸我版圖者聖天子一怒安民之功  
也實公爲之嚆矢也人有病癰者治之於早則患可潛

瑞陽尚集序

二

消已潰而圖猶可救藥若復諱疾忌醫苟延時日虛扁  
且望而却走此可以知公之遠猷想公之偉烈矣余嘗  
聞當日有說公者以公熱忤權貴誠勿任公曰事不避  
難臣之職也故名藩可辭荒徵不可辭吾何求哉吾惟  
致身以報國而已嗟乎惟公不薄吾黔而後有黔中之  
疏草有黔中之疏草而後見公之赤心是公雖死而有  
不死者在公不負黔而黔亦何足以辱公哉萬曆甲辰  
歲長至日賜進士刑科右給事中奉勅巡視京營光祿  
古雲陳尚象識

瑞陽尚集卷三

黔中疏草

賜名定縣疏

聖斷立後疏

清治本疏

重捕權以風用命疏

別功罪以示激勸疏

軍餉告急乞專責成疏

建改縣治乞銓官鑄印疏

塞邪徑疏

瑞陽尚集 卷三目

黔中疏草

賜名定縣疏

聖斷立後疏

清治本疏

重捕權以風用命疏

別功罪以示激勸疏

軍餉告急乞專責成疏

建改縣治乞銓官鑄印疏

塞邪徑疏

黔中疏草

賜名定縣疏

聖斷立後疏

清治本疏

重捕權以風用命疏

定縣名靖邊方疏

題為苗裔歸心已久多官查議甚詳懇乞乾斷賜名定縣以昭聖化并留賢吏以靖邊方事臣聞來則不拒去則不追者自古帝王禦外之長策如去而追之以潰中外之防來而拒之以阻向化之志非計之得也臣請以天竺所之夷情為皇上陳之萬曆二十一年臣任辰沅兵備僉事按行哨堡沿途告哀多稱父子兄弟夫妻離散由苗賊劫掠傳良苗為最劇臣竊憂之靖州知州彭學漢稟臣曰將有介子奇功獻者久之不報臣問會同知縣陸可行乃語臣曰棄并通苗為姦遇二官督責為

瑞陽商集卷之三

一

此言以相誑耳自萬曆十一年守備周弘謀奉檄征全處之亂令苗輸雞糧許遵舊議請建縣治一年之後盟渝法建苗因復叛惟建縣一事可使諸苗帖服刻殺潛消臣駁之以苗性犬羊何樂於縣官之拘繫也陸可行曰苗與洞民互相荼毒官軍收鵝蚌之利如苗殺我民官軍報復或伏路要殺或毀鎖索賄不問所報非所禁卒之利歸劇豪害遺苗類苗所以願建縣也會同縣洞民即苗之種與天柱所近而離縣遠不但苦苗刻殺輪納不敢往縣姦猾徵收每壹兩騙至四五兩洞民素不

瑞陽商集卷之三

二

甘心日望建縣更切於苗也銜有貪官縣有貪民建縣之說屢議屢止其故難言之矣臣因革去通苗千戶徐宏掌印而遷翟羽代之至今院道稱蠻洞為康吏陸可行有文武才足任其事但恐來忌者之以臣與之盟若盡心為國脫有利害願以臣官陪之於時臣荷聖恩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分守道蔡改陳性學代臣接管所見與臣同親臨該所以壯先聲陸可行率百戶孔尚文一人吏胥盡屏卑騎入傳良苗之寨諭以朝廷威德言論慷慨傳良苗叩頭請罪願納雞糧為諸苗先清水江等十八寨莫不輸款臣竊嘆用一陸可行賢於十萬師遠矣蔡改陳性學具詳申報撫按二臣以建縣原非細故作事貴於謀始檄諸司會議有欲移守備以坐鎮委邊糧以巡行及設會同主簿以分領添設會同縣丞以徵糧羣策畢舉慎始之道當然也苗皆不樂從遷延至今三年之間前兵備僉事孫守業今兵備副使徐榜分守副使兼參議鄭鏡分巡僉事陳惇臨仍許申建縣治加意撫綏三道以吏目朱梓之得苗而時加策勵朱梓因三道之交獎而益自好修諸苗寨之如慈母畏之如神君令之即行禁之即止雖有一二姦徒阻撓之謀愈巧百千苗裔歸附之誠愈堅聞臣復來相率迎於三百里

之外共稱保留賢官未梓湖北三道諸臣親歷該所以  
觀苗情誠偽臣許之遂走萬山崎嶇中近其郭弘潤坦  
夷四面如繡雖中土都會無能踰之所謂天開地運不  
終淪於夷域者也行其庭棟宇整飭美哉與命苗人  
運木赴工不日成之所謂不費官帑縣治聿新者也升  
其堂召夷二人衣巾漢制伏階羅拜懇臣代奏萬歲天  
子願為良民誠所謂不藉甲兵煙塵息警者也臣恐苗  
北諸臣北面稽首願言曰我皇上德化暨及三苗羣心  
自歸北以來所未有者臣何幸躬逢其盛因以花紅錦  
諸苗頭目貴治叛逆作劇者四人朱梓報陞海鹽縣主

瑞陽集卷之三

三

簿勉留在任俟會題請旨諸苗益鼓舞歡聲載道臣抵  
貴州湖北請建縣治之申文至矣臣意昔為專屬今為  
兼制姑置之俟湖廣撫按定議何敢越俎撫臣李得陽  
按臣趙文炳報臣書以建縣為久安至計臣復行湖北  
三道詳議明吳副使兼參議鄭鏡會同副使徐榜僉事  
陳澤臨檄辰州府知府吳維勉推官李從心及靖州知  
州張和中等反覆查勘備呈藩臣條議而悉剖之據其  
由文大約以苗民視武弁如狼虎望縣官如雲霓難服  
諸苗非建縣無以順其心欲建縣以撫苗非正官不能  
撫其權欲設正官以圖善後之策非朱梓諸苗將裨尾

而去且新縣新官兩不相信此輩雖為令易生他變  
恐撫之不可制之不可剿之又不可此時何可失此機  
也三道親歷其地徐觀其勢有萬不得已於心者乞臣  
速為題請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川湖貴筑之間每年養  
兵防苗所費何啻數十萬諸苗招之不來今天社所之  
苗惟建一縣治即麾之不去事當謹始而慮終時尤難  
得而易失苗欲受成於縣而縣不立苗欲聽令於官而  
官不設地方官屢許之而屢不上聞再失信於今無以  
控馭於後誠有如三道臣之所慮若人亦有言得原失  
信所亡滋多得信得苗誰曰不可且苗糧因建縣而納

瑞陽集卷之三

四

不建則不納以苗之糧供苗之用不但縣治一新雖文  
廟典史衙各皆領認是錢糧無不敷也洞鄉四里與  
口六口七士民詣臣投牒懇恩願附新縣推官李從心  
審得其情是地方無不利也有城郭不必改築有人民  
不必改聚設知縣裁會同之主簿設典史裁天柱之吏  
目設教諭移會同之訓導諸臣舊有成議是官事無不  
備也建縣之舉有利而無害酌事機之宜者何憚而不  
為再照建縣非難得人為難不得其人何論科目苟得  
其人何拘異途近日楊景羅一敬皆以吏員得陞知縣  
如朱梓之廉能何不展其長才使之為國家闢土地增

戶口救此生靈於鋒鏑中耶且陸可行之於傳良甫即張綱降廣陵之寇朱梓之得苗心有虞訓化朝歌之風陸可行以守制去他日之邊才可儲朱梓以陞任留今日之借寇尤急伏願陛下明燭萬里夷情俯念邊陲重地勅下該部酌議如果臣言有據欽賜命名定縣將湖廣撫按開報丁糧里數收入版圖并勅吏部將朱梓照楊果羅一敬例擢用則用一朱梓而已歸之苗益親設一天柱縣而未歸之苗咸化臣見七十三寨共為窮髮編戶之民一十三哨漸觀戢戈橐矢之盛矣

聖斷立後疏

題為逆犯投降國體既正懇乞聖明斷立後以靖夷方專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所解於心者父子之親無所逃於天地者君臣之義臣請以君臣之義責阿備之要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親責安紹慶之庇子以杜後日之亂願陛下俯垂察焉夫安雲龍為烏撒土知府祿墨之子安紹慶其親弟也安效良其親姪也倫序甚明詳見川雲撫臣疏中無俟臣贅咀舊一名安雲翔為安雲龍堂弟名位素卑諸目不服其父且自言之是咀舊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安雲龍其妻隴氏遂與安國正為夫婦勢必殺親子以媚姦夫真犬彘也使隴氏尚在國正有子難免篡逆之謀况遺腹未必真平是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咀舊不能立官保不當立繼雲龍而為之後者舍安效良將奚之為阿備者指隴氏之苟合發其以妻謀夫之罪舉安雲龍之親派正其以姪繼伯之倫明白申訴豈非義舉乃結聯露益州而擅興兵甲抱擁安效良而坐據鹽倉以防求為可倣以君命為可挾是臣之所不甘也人孰不欲其子之富貴謂紹慶獨無非人情矣乃謹然諾於雲南謀干戈於貴筑陰與阿備為一陽分父子為二六歲嬰孩非安紹

慶託之於阿備抑阿備竊之而逃乎是臣之所不解也臣於履任之初即行畢節道僉事方萬策微諭安紹慶縛獻阿備不蚤自爲計阿備所犯之罪與日皆安效良之罪奈何以身犯叛逆而欲要君命之榮也不數日四川撫臣譚希思移咨到臣亦責安紹慶縛獻阿備與臣不約而同矣臣微行責寧道參議來經濟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僉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淡章往烏撒地方查勘阿備等夷情今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日安效良率阿備并海濟等百餘人投見北面望闕行五叩頭禮畢三道責之以兩圍鎮城屢封官道阿備以爲

瑞陽集卷之三

七

讐口收誣責以初簞箕夾殺死醜亂等而遍地橫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枵腹阿備俯首無辭但稱從今洗心投降願完納錢糧輸辦館馬其安雲翺與效良爲叔姪撫院請立爲答應知府衆吏已立爲耆老管事男婦數百名口隨雲翺官屋居住效良不敢加害等語在卷據其投降情狀其心尚雄其言頗遜若重處阿備殺降爲不祥舍安效良而議國正之後長淫亂之風爲不義是以川雲撫臣請定效良之立致有今日阿備之降不動聲色而潛消亂萌二臣之有功於國家大矣臣因阿備之降而後議效良之繼僅能爲朝廷存體而非

因二臣於先臣將無以成之於後是則臣之罪也臣猶有懼心焉安紹慶有需益矣有鹽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甲兵日多土夷之賄交勢合者日益盛使阿備暫欲效於效良未繼之先益猖狂於效良既繼之後不但鎮雄之舊人無噍類且烏撒之軍民無寧期四州遠在二千里外誰能挽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雲南惟見安紹慶之恭順不見貴州之蹂躪直將誇笑視之不震於躬違恤震於其鄰故臣竊謂慈父之於幼子痛癢相關則安紹慶之於阿備肝膽相照阿備既爲安效良出死力安紹慶必能制阿備之死命以阿備之桀驁

瑞陽集卷之三

八

而前倨後恭無非爲安效良謀也則皆安紹慶意也嚴阿備之羈紲而慎終如始非孺子能也則尤安紹慶責也於阿備治之以不治出自陛下寄過之仁非臣所敢必於安效良繼其所當繼出自陛下繼絕之恩非臣所敢與臣區區一念之誠惟願陛下矜憐荒徼之殘民俯賜禁暴之嚴旨繼子既定罪有攸歸安效良十五歲以前阿備弄兵罪在安紹慶安效良十三歲以後阿備弄兵罪在安效良阿備能改而先以兵加之者罪在起釁之家阿備不悛而復以兵助之者罪在潛惡之人阿備得從末減首長敢有效尤或以念兵或以貪兵侵擾蒼

亦者不得援例治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請  
整削如以其祖功不可泯選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  
幾國有天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共知有君臣之義不敢  
一逞以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父子之親不致兩敗  
以傷恩軍民幸甚地方幸甚

清治本疏

題爲土司納賄樞要遂至蔑法無君懇乞聖明查究長  
惡原由以清治本以消亂謀事臣奉勅巡撫貴州未任  
之先已識貴州漢少吏多兵微餉寡土酋桀驁憲法陵  
夷其來久矣及臣到任宣慰安疆臣宋承恩來見臣詰  
問兩人向所奏事情其一係宋承恩與教官熊夢祥爭  
禮曾經提學道僉事沈思充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  
安疆臣聽茲撻置欲騙其洪邊莊田及巴香馬頭地故  
代爲申奏其一辯復貴竹司臣詰之曰貴竹司改新貴  
縣隆慶二年初議六年屬貴陽府往牒具在會典可證  
汝父安國亨不言於查議之初汝乃言於三十年制定  
之後何也安疆臣曰疆臣年幼不知諸宗目知之明日  
帶宗目百人跪於庭臣諭之曰汝輩敢謂貴竹司之改  
縣爲皇上變亂祖制也洪武年間止一宣慰司有布政  
使司自永樂十一年始汝將謂成祖皇帝爲變亂祖制  
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改府自成化七年始都勻邦水  
長官司之改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凱里安撫司之改屬  
衛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累朝皇帝皆變亂祖制乎  
貴省府衛并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孫爲流官各奉  
法無越志汝欲廢新貴縣將舉貴州而胥爲夷也安得



妄與此念諸宗目曰不敢惟稱安國貞當令上班臣曰此爾夷家事須靜聽處今無擅興兵甲諸宗目唯唯而退當初奏之時兵部尚書石星有敬君之心體國之念當折之曰前王所制即為律後王所行即為令新貴縣名今皇上所命貴州縣治不獨改一貴竹司明言一日之未下則新貴縣治一日之猶存新貴縣之人戶錢糧歸天子之版圖誰敢得而竊微之新貴縣之縣丞主簿為天子之命官誰敢得而更置之即可以落姦人之膽而寢其邪謀矣奈何石星之言曰該屬貴陽府者方屬貴陽府該還土司者還歸土司又曰考其創設之規及

瑞陽府集卷之三

十一

今日削弱之狀復疏止於六語無一字非為安疆臣計也是以諸宗自心服臣之言實則倚石星之勢陛下未嘗有棄新貴縣之心安疆臣已成其奪新貴縣之謀擇殺其人丁霸徵其差銀縣丞宋顯印隨居大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牌拜表而不出主簿韓國梁願效忠天朝安疆臣以為恨伏兵二千於省城之外欲伺其出而殺之舊年誘致九司而挾之以兵遂捏向承祖等申文以欺侮天聽且謂高皇帝為之震怒天地為之昏慘文移肆無忌憚不知有法不知有君近日據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僉事方萬策報稱安疆臣與兵數萬砍

折安邦父屍掘其居地三尺大掠一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寧二州殺傷良民焚燬官廨俱有實證臣遣官禁諭依前對臣之言曰疆臣年幼不知且身羈採木其狡獪閃爍如此非安疆臣之能皆陳恩教之也安疆臣所居橫亘數百里徭兵數十萬其祖宗自漢唐宋元以至今日所遺金銀堆積如山岳國家所未有之富圖省土司所未有之強海內皆知之石星憐其削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恩王嘉猷等初謀以為幼主安靜則彼享其富吾輩何利於是倡厥後之言以順適其欲彼將不惜結納之費而可以坐分其有如先時安國事結首相

瑞陽府集卷之三

十二

張居正得其書容供奉撫按莫不凜凜今石尚書有路可通因而得復十司從此可圖伯業安疆臣遂遣走京捷士多齎金銀未必盡輸石星之家所求於石星之復疏者已大憚安疆臣之願陳恩因此稱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韙之名夫砥礪名行者不以利汚義如土司楊廷賄僉事梁銓則揭之臣所以明志安疆臣賄副使林喬楠則揭於通衢以拒之石星曾二臣之不若乎臣之所不敢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慎自石星復本之後遂謂石尚書許我恢復大張惡端是以貴州萬口莫不指石星之復疏而唾罵之臣不能為石星解也

安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便欲棄新貴縣以徇之使鎮遠  
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也將盡棄一省以徇之乎陳恩  
不過假虎之狐狸安疆臣一當場之傀儡石星負節氣  
登樞筦乃陳恩之不若陳恩欲爲安疆臣開土地石星  
則欲陛下墜土地矣陳恩欲爲安疆臣增戶口石星欲  
爲陛下損戶口矣陳恩欲改流爲土石星不能改土爲  
流石星欲安疆臣之賄欲改易會典以增其一司之全  
不念皇朝一統之盛而自削版圖忍使有無縣之省由  
其謀不足以尊君而每至於辱君才不能以禦亂而常  
至於釀亂西南之苗從此多事臣不曰陳恩王嘉猷而

瑞陽南集卷之三

七

曰石星也大抵苗司之於流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  
懽則以激變挾之若臣彼不敢以賄至恐以爲激臣謂  
禦安疆臣無難事有三策焉初不法則念安疆臣之年  
幼許其自新即陳恩王嘉猷不遽加誅苟能改行從善  
唯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撥置之罪可也再不不法則照  
先年處安國亨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姦徒不得以  
死屍抵塞俟其懲創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廉  
其惡狀開具奏聞率三省之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  
義之兵以攻其內裂其土地而分之絕其世爵可也今  
安疆臣未奉明旨遽霸新貴縣臣欲審安疆臣又稱年

幼不知取其回文徒增陳恩一番誑詐行布按二司拘  
陳恩王嘉猷面審建縣始末以便題覆以完考成安疆  
臣藏匿不發先按臣及瓜安疆臣不服考察今不服臣  
查勘皆恃石星而爲之石星之誤國家豈眇鮮哉臣與  
石星素厚今日之事寧負石星不敢負陛下故據實陳  
之伏乞勅下兵部令石星有則痛加省改無則益篤忠  
貞察夷情之二端採愚臣之三策安疆臣雖係初犯憐  
惡異常當酌議停受上請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土  
苗之惡從此天子之餘威遠振疆臣之亂謀潛消庶幾  
哉石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再照藩封爲天潢之派

瑞陽南集卷之三

十四

來京之使尚不敢頻安疆臣恃其富強選一番捷士無  
月不走輦轂之下志將何爲更乞勅下五城御史并錦  
衣衛官校嚴行緝拿是亦塞官邪之實示康遠之尊矣

重捕從以風用命疏

題爲苗賊出劫無常捕官職司最要敢請聖明俯賜此  
例更調以重捕權并乞嚴定賞罰以風用命事竊惟貴  
州僻在西南徼外古稱鬼方之國種多繁猥之後不諭  
力之強弱以貪殘爲本性不論歲之豐歉以劫殺爲生  
涯居者有募戍之恤行者有逆掠之警衛所多於郡邑  
干戈伏於箐叢巡捕指揮一膺簡任敎處不寧既虞失  
事於東又恐竊發於西百計偵邏方得一夕之安起視  
四境而初報又至矣輸財買口捐軀當賊方得數級之  
賞曾不踰時而憲檄之交謫又臨矣守禦何如其勞職

瑞陽陶集卷之三

主

任何如其重也掌印指揮高縮銅符坐享世祿股削由  
其掌握雖黃出於唇吻衛官之名行率多不檢衛官之  
賢否最易失真如事涉影響而遽指實終身無昭雪之  
期人已懲艾而猶追求白首無更新之日由印官自爲  
身謀謂各官業已玷汙印可常保巧於自炫苛於責人  
各衛印官之通情也捕官有臨戎之警而不得握符之  
榮有奔馳之勞而不得享輕肥之逸是以平居偷情遇  
變支吾甚至有願爲渠備不願爲捕巡者以利害懸殊  
而苦樂不均也臣見江南各衛掌印官與運糧官交相  
更調故糧運早掣通關印官亦多稱職今捕官鋒鏑之

憂與運官風波之險尤大有間體念運官於江南者獨  
不可優恤捕官於黔南乎敢請推廣運例若掌印官與  
捕官均之不肖而憤事者不妨另推若二官各舉其職  
一年巡捕一年掌印撫按官隆之以禮貌假之以事權  
不煩之以兩院之奔走不間之以他官之媒孽職司一  
衛巡行四境衛軍有謀略勇健者不特爲印官之承順  
兼聽捕官之使令苗情之順逆得以偵探而預防之哨  
官之勤惰得以責治而申揭之以印調捕而有餘威以  
捕調印而有餘勸交相代則交相成捕官有異於掌印  
而盡力於地方印官亦以地方爲己之職分而不專於

瑞陽陶集卷之三

主

總印不但均其利害節其勞逸爲衛官謀也且先捕而  
蓄其銳臨捕而展其才尤所以爲夷方謀也凡遇薦舉  
不先印官而先捕官印官重捕官尤重捕官有脫穎之  
奇則境內享履孟之安若三年六年功業無聞薦刺不  
交可以革捕亦可以革印何至久誤蒼生而妨賢路耶  
再照賞罰不行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即今腹裏衛官  
優游屯印方以錢神貨帥坐獵聲華禦苗將士功罪不  
覈賞罰不加貪肆者得以藏姦有志者無由上進欲責  
之枕戈待敵援枹忘身其將能乎此撫按官均與有責  
亦不敢專委罪於樞臣也臣查得浙江防倭事宜將士

功罪皆不時舉劾自今貴州及湖北川東等衛哨司防禦等官臣督行巡邏之法率調之規無故不得妄起兵苗苗賊出劫有能出謀奮勇生擒苗賊十人以上及斬重賞賚或給冠帶以期後效如有坐視劫掠虛聲應援實爲退縮以致殺掠人口數多不論漢土官軍指名奏依律治罪仍從祖職遞降本軍月餉亦議減俟有功而後復之罰不違賈賞不論時如此而人心不奮勇氣不信理所無也伏乞皇上明見萬里之遠察臣一得之愚將臣所奏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凡當苗衛所印捕

瑞陽南集卷七

七

之調查照印運事例以重捕官之權激勵之典查照防倭事例以示公戰之利臣見擒英迭任從事無獨賢之咥信賞必罰望聽皆勇夫之奮矣

別功罪以示激勵疏

題爲強賊嘯聚劫城官軍剿捕獲功懇乞聖明分別功罪以示激勵以靖邊境事臣惟貴州夷藪俗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故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臣願以不治治之也黨羽糾結勢將猖熾如者牙巴香等處用兵數載而後底平則與其遺患於後不若撲滅於先臣又不敢以不治養之也臣甫任已將禦前事宜開款申飭通行衙所營哨加意設防且節損公費增置募兵官道劫徒稍覺斂戢至萬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等日據新鎮守巡二道及都清守備等官各報稱本月十九日

瑞陽南集卷之三

十六

更餘時分被苗賊一百餘人越進新添衛東城行劫致仕僉事姚允升家當有門軍傳報印捕指揮何鼎臣陳堯年馬鎮國巡城納級指揮王之將把門千戶傅應弼倉卒聞警督軍救護一時人集未齊賊衆勢兇難敵殺傷官軍砍門衝出各官軍夤夜跟踪追緝等因報臣隨批將失事官先行照例住俸勒限緝拿真正賊賊解報陸續據印捕官追擒強賊阿成阿耿斯復阿郎首級捉獲賊屬二名平越衛指揮郭維藩督哨總唐仲擎獲阿枉麻哈州知州蘇九河差兵擒獲阿戒喇喇明阿播阿羊阿銀斬獲阿毛阿構二級生擒賊屬一名守備陳

尚策差兵獲娘孟各連賊解到該道發都勻府准官李  
正審驗供招問復據二道報於二月十九日請眾復越  
新添南城劫奪獄中夥賊因見軍兵防護嚴備徑奔致  
仕司知趙時騰家撞破重門喊殺印捕等官率軍  
圍殺各賊抵敵放火焚燒房屋當時殺死數苗即被擒  
焚火內止斬阿浪首級一顆苗因火盛棄銳奔出殺死  
軍人五名殺傷二十七名等因又報到臣即批行嚴緝  
即據都清二道呈稱苗賊進城焚掠殺死官軍見今嘯  
聚水洞黃苗山肆放木刻猶欲復劫城堡取回被獲諸  
賊若不重加創懲將來士民何得安生該臣批行按察

瑞陽尚集卷之三

十九

使兼營監軍道速議回稱新添衛密邇會城正臨孔道  
乃二旬之中城內兩被焚劫漸不可長今二道詳議購  
剿麻喇等寨本道查得前賊尚聚山洞未歸本寨則多  
兵圍繞一鼓可擒臣恐不的又經差官探報相同臣敢  
相機征剿奉勅施行乃密檄行調都勻府獨山州土同  
知蒙天春男蒙詔平州司土官楊治安各土兵一二名  
并發臣標下坐營中軍官張樹帶領指揮楊大材把總  
邱富即武會千戶封進德所鎮撫葉定遠千戶王嘉言  
名色把總越其進督領省兵三百名前往聽候二道遣  
用及預令守備陳尚策千戶劉嘉爵王繼芳等各練兵

聽候臣隨遣官齎執令旗令牌給發二道收捧肅軍  
威切禁妄殺而舍人王道友因與同謀恐至敗露乃倡  
言軍營力請招撫往來軍中潛漏聲息該道訪得交通  
情節擒解軍門一面遣兵圍掩高寨賊已知風竄出迎  
誘指揮楊大材把總越其進等督兵力戰斬獲阿由阿  
移首級二顆餘賊遁入交峯山百里等官官兵懼有埋伏  
不敢前進收兵把截蘇知州差兵擒賊二名解道顯示  
至初六日蒙楊土兵齊集副使屠啟東僉事照銓親詣  
監督於初七日分兵四面並進楊兵攻其前蒙兵襲其  
後官兵隨處施放火器各苗負險拒敵矢石如雨自辰

瑞陽尚集卷之三

手

至午楊治安土兵始斬賊級一顆蒙詔土兵攻破其巢  
斬首一十二級賊眾驚潰散亂漢土官兵分路截殺千  
戶王嘉言名色把總越其進生擒二名千戶劉嘉爵百  
戶張守忠等督兵斬五級守備陳尚策督兵斬一級知  
州蘇九河差兵生擒三名斬一級哨官馬如麟生擒二  
名陳尚賢斬一級哨總楊一元斬二級都保王文斬一  
級生擒一名餘賊乘夜潛入深箐未經窮追各將功級  
俱解二道審驗隨查陣亡漢土軍兵八名陣傷六十四  
名各驗明訖紀先後斬獲首級共七十四顆賊屬三十  
六口共計一百一十名口各賊供二次行劫係舍人王

道友軍人張保子謝騰高同莊丁家人阿為招財等勾引越劫分贓情由具報到臣隨發火牌令二道傳諭附近隣寨苗民各安心生種辦納糧馬僅有惡苗許令自行擒獻及據解到擒斬功級并續獲賊犯發三司會同研審該布政司左布政使楊歸儒按察使曹司勳署都指揮僉事張雲興及監軍等道審問生俘強賊所供刑情無異覆報姓名相同委俱夥賊並無枉曲會招呈詳覆行按察司審確具招前來該臣看得都勻一帶所轄州縣土司盡屬苗民而麻喇等寨尤為負固且近江外眼閑狗場等寨自來無管生苗聚則相為應援散則逃

瑞陽阿集卷之三

三

奔深膏其桀驁有由也今加以衛所軍舍勾引何異開門揖盜若兩劫禁城之嫌尤設衛以來未有之變幸而逆黨不至於蔓延臨陣微得於斬馘姚趙二家之劫賊幾盡蔡仲各種之逃移招安羣苗漸革狼心實仗皇上於赫之威殘孽尚懷家室皆臣不職之罪也除將賊犯已悉三司會覈明白摘招另具題請擒斬功級用過錢糧聽按臣至日覆覈奏報其效事獲功臨陣死傷員役俱經照例獎賞優恤外所據各官禦侮捍患皆其封疆之職守而糾罪論功乃明朝延之紀律如新添衛署印指揮何鼎臣巡捕指揮陳堯年協捕指揮馬鎮國把門

千戶傅應弼巡城納級指揮王之將等職均城守事但承平始而劫掠公行於禁城難免縱賊之罪繼而人賊多獲於限內頗有擒賊之功都清守備陳尚策駐劄麻哈原非近在同城領兵高寨尤能身先士卒以上武臣所當容其以功贖罪責其緝拿餘賊者也都勻府推官李珏城池非職業之司追緝賴提調之力且計擒勾引之姦軍拔除地方之禍本麻哈州知州蘇九河督率鄉兵既多獲醜曉諭夷寨又有獻俘分守新鎮道副使葉泰議廣啟東老成持重勳中機宜分巡都清道僉事葉銓任事慷慨躬當矢石且查新添失事皆非駐劄之城

瑞陽阿集卷之三

三

稽其夾贊成功多由指示之略以上文職所當念其苦心錄其微勞量行紀敘者也標下中軍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張討志銳策功令嚴督陣指揮楊大材會舉千戶封進德千戶王嘉言劉嘉爵名色把總卽富郎越其進皆勇可先登力能屢戰應從優敘以備緩急之用再照貴省物力素拙凡遇驅策必先土司如獨山州土司同知應襲蒙詔平州六洞長官司副長官楊治安各經應調趨事勤敏督兵千名累糧效命首挫賊鋒終收全捷及查蒙詔父蒙天眷近年縛獻老省明及所樂禮生王華三戰三捷皆獲倡亂之渠魁今子蒙詔聽

調宣威斬級一十二顆尤見其忠貞之世爲楊治安今  
次斬賊雖少生平功甚多萬曆六年鄭仕麟以刺賊  
脫逃約法惑衆楊治安擒獻正法曾蒙聖旨追犯鄭  
仕麟者依律交還處死便決了傳首各上司衆示楊治  
安陞一級賞銀十兩彭永年再賞大紅獅子絳緞衣一  
襲彩段二表裏今後各上司官都督從禮守法奉職寧  
邊如有前項無藉姦徒聚黨遊談及左道妖術煽惑爲  
非的即使鄉紳送官照例陞賞敢有藏匿故縱的事發  
一體連坐重治不饒違通行曉諭他每知道其餘依擬  
欽此大哉皇言真明見萬里之夷情而切中上肖之發

瑞陽商集卷之三

三

數也如蒙天眷楊治安不立私交樂當公戰所當大破  
常格特加優異使知功懋而懋賞忠順者有所慕而益  
勸則論功必論罪跋扈者有所畏而改圖此臣一念之  
愚忠非敢有徇於土司也伏乞皇上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將何鼎臣等六員姑以功罪相準或仍量罰俸載罪  
緝賊屠敵東梁餘李珏蘇九河姑准紀錄張謝場大材  
封進德王嘉言劉嘉爵越其進等量行紀敘查土官例  
無陞職當此土酋縱橫之時亡命交張之日將蒙詔楊  
治安遵行前旨陞級優異庶內臣有所激勸而益修禦  
侮之職土司知所嚮風而共輸用命之誠矣

軍餉告急乞專責成以濟疆圉疏

題爲邊疆填通軍餉告急懇乞嚴旨以專責成以濟疆  
圉事切惟國之大事在戎軍之司命在食腹裏之軍尚  
不可失其額支之期况貴州遠在荒徼諸軍以身當苗  
胡可使之一日不再食也臣奉命於茲節據貴州布政  
使司并督糧道呈稱軍餉缺乏庫藏難支該臣批行立  
法督追本省及咨湖川二省撫臣嚴追積逋以濟持艱  
去後又經不次行催續據四川部解萬曆二十四年分  
繳漕等府州糧銀前來其烏撒烏蒙東川鎮雄越州所  
欠俱未完報又據湖廣回稱庫貯無銀難以遵旨那解

瑞陽商集卷之三

雷

而拖欠糧銀勢難卒追止據分守湖北道督解正徵僅  
完十之五六除行該司將解到銀兩接濟支放外查得  
貴州通省府衛州縣司所站堡營哨文武官把軍兵每  
年供億該糧二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八石零銀八萬  
八千四十兩零此分毫不可缺少者也今以本省有司  
軍衛應入屯科秋糧等項總計止有本色糧一十三萬  
四千八百石零折色銀三千三百九十兩零此外不足  
之數每年額於湖廣長衡郴三府州協濟三萬七百二  
十兩零先屬湖貴糧儲道今改屬湖北道督追四川重  
慶敘州瀘州等三府州協濟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四兩

零屬之下川南道督催烏撒烏蒙東川鎮雄四土府額  
濟本色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銀二千七百兩  
亦屬之川南道督催播州協濟銀三千一百六十四兩  
七錢零屬之上川東道督催以上皆制額之供以備歲  
出之請其不足之數則又於撫按衙門縣罰扣充軍餉  
及吏農事例銀內東添發給即使三省通完尚慮撙撙  
而况拖欠一至於此耶今查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  
四年止湖廣拖欠銀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兩四錢七  
分七釐零四川提督拖欠銀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七兩  
九錢烏撒府拖欠銀六萬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六斗銀

瑞陽集卷三

五

三百七十六兩七錢烏蒙府拖欠銀一萬五千五十四  
兩四錢東川府拖欠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兩鎮雄府  
拖欠銀三萬六千一百七十七石以上三省共拖欠糧一十  
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六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四  
十六兩四錢七分七釐勢已匱乏復加以征剿播苗及  
地方添置防伏計之所費又皆額外之出則何能使庫  
藏不竭故先撫臣葉夢熊彭富屢催不完特疏題請兩  
奏明旨令湖廣布政司將庫銀借解濟用候追各府州  
縣補還並意該司託言災傷毫無起解二十三年九月  
內又該撫臣林喬相題奏至十七年止欠銀二萬一千

四十七兩零該戶部覆開先據湖廣撫院咨稱除陸續  
解過外止欠四千七十七兩零於二十三年三月內差  
官邱舜卿等解赴辰州府交收轉解訖今稱前數未完  
或由該府轉解稽遲合行湖廣撫臣覈實奏報等因覆  
奉欽依備咨在卷今臣揭卷行查而該省布政司回稱  
前銀係完十九年以後之數緣各屬難從撫院改充考  
成十七年已前之銀在彼既不借解又不嚴追仍復以  
虛數遷延不幾於回廢明旨哉及查湖北道自專責以  
來近日完解正徵頗多蓋由兼督之法稍可行也至若  
四川四上府屬之川南道該道與貴州原無統轄是以

瑞陽集卷三

五

視土司之拖欠慢不經心縱有告急之文移玩如秦越  
貴寧道亦難以兼制之令行之矣若播州屬之上川東  
道臣奉勅督理屢行催納半年得一回文但依楊首巧  
文虛塞尤稱道路不通臣移文四川撫按切責楊首始  
認二十四年五年之額臣喜其來而誠信之將促其解  
而漸諭之也照得貴州漢少夷多不得不鎮以兵威之  
重田少山多不得不望於隣省之濟先因二省解運不  
前為之那借以待其追補今則追補不足年復一年積  
虛已極其在布政司庫者除採木銀兩外僅有五千餘  
兩各有支使項款十三省之司帑未有如貴州之誦者



貴州素稱瘠薄之省未有若此時之甚者計算軍餉將  
缺一年之額搜括庫藏再無那借之金不但變生肘腋  
不能驅餓夫以臨戎即使軍伍承平亦難枵腹以度歲  
此臣之所以苦心焦思而不得不預爲之憂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邊陲重地垂憐邊軍無食可虞亟勅該部再  
加查議上請將前項拖欠銀糧行令川湖二省於庫貯  
銀內借解接濟俟各道徵補運或將以後年分俱聽二  
省徵貯司庫照清邊事例依時解發及將川南川東比  
照湖北道專督事例責成催完楊商錢糧不納專責之  
川東道不得聽其飾詞之辭四土府錢糧拖欠專責之

瑞陽商集卷之三

五

川南道不得坐視隣封之急蓋楊苗之額納未解而通  
負甚多是以諸土府降罰所不及而觀望效尤者名順  
而實逆各土府同知通判等官吏方所不赴而職司督  
糧者名有而實無且專制於二千里之外受害則在貴  
域之中更乞天語叮嚀嚴令二省撫按一體催督司道  
等官仍前推委不聽約束容臣據實奏治庶官守知警  
無掣肘之累兵食有資不致脫巾之變矣

### 建改縣治疏

題爲俯順輿情建改縣治請乞乾斷銓官鑄印以光聖  
化事照得銅仁土官李永授襲職以來虐政殃民里老  
陳秀奇等於萬曆二年具狀告改縣至萬曆十四年內  
士民范軫等連名奏土官李永授犯賊十萬通苗劫殺  
貪酷異常亟賜剿除蒙准勅發雲南平夷衛充軍終  
身改縣之告民情孔亟乃二十年來宜行而久不行者  
蓋人心之有無反覆事體之可否經行建縣作何區畫  
賦役作何措處皆當永久之計不得不爲慎始之謀也  
及撫臣林喬相按臣薛繼茂各批行二司會勘詳議該

瑞陽商集卷之三

天

司隨委思南府知府趙恒本府知府張錫推官江騰鯨  
弔集里老洞民查審即據銅仁司鄉官舉監生員里民  
萬貢張翔漢饒從先陳賡產萬邦傑陳應麟楊通明張  
儒等議冊內開稱銅仁司李永授姦通苗盜蠹國殃民  
糾飲不經惡積盈貫每歲有五穀貢新之派生誕慶祝  
之派五節拜賀之派賓朋會宴之派巡鄉馬蹄之派襲  
職則派盤纏犯事則派貼罪出嫁則派裝奩婚娶則派  
姓幣死葬則派聘奠耕耘則派山工飲木植爲宮室奪  
子弟爲皂隸占妻女爲婢妾入學有印色錢出仕有開  
安禮遊商有過山錢船木有木面錢問事有過堂錢伏

月而取活魚雪天而取樵薪害民已極幸得生法充軍其始祖李淵襲土司不二世李述祖以漏洩軍情問發遠東鐵嶺衛永遠充軍朦朧承襲至永授又犯軍罪查其祖領節命勅書李永授子以謙稱遺失無存士民萬責等證其前犯重罪已蒙追奪是李氏一官而兩犯重罪已蒙從革襲揭黃之例况銅仁之民生當日縣文物日昌與中州相埒安忍使之日坐於湯火之中也且縣治設於附郭既無鑿泥築城之費輸助本乎人情又無多料加賦之擾其間一二未備勢不能不取之民暫勞而永佚之暫費而永寧之孰不舉手加額而鼓舞樂從也

瑞陽阿集卷之三

壬午

府官備述民望之殷總制之宜呈報到司通詳在卷及臣到任思石兵巡道副使張千首以銅仁建縣為請臣以為改土為流誠撫綏之至計時諛舉羣恐經制之勞民且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革事非細故談何容易已諮詢經年駁議再四查據布政司署印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郭廷良會同按察司署印提學僉事沈思充分巡思石撫苗道副使張斗分巡貴寧道僉事方萬策分巡新鎮道僉事梁銓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雲翱操捕署都指揮僉事楊國柱議照設流改土原為利國惠民設縣分州亦當因時乘勢土司李氏其父李永授遠

竄充軍久為喪家之狗其子李以謙狼心未泯不過翊翼之雛雖黨與間與異議勢難死灰復然使銅仁士民得見天日此尤千載一時也觀其建縣則捐貲額徵則出稅其情狀可見矣但土司之改縣無罪則當論情子孫猶得襲為佐貳有罪則當論法子孫遂編為齊民此貴州之已行歷歷可考若李以謙有罪者也酌於情法之中與以主簿之職給以夫馬不許管事加以法外之仁彼為踰涯之望矣伏乞題請救民於水火之厄措之於衽席之安等因并將建縣事宜開款申報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酌議改縣之舉不特於國

瑞陽阿集卷之三

壬午

家治體在所當行揆之地方民情必不容已如鎮遠府之鎮遠縣都勻府之清平縣思南府之印江縣皆改之即安人無反側惟貴陽府之新貴縣因石星賈惟翰二臣納賄許其恢復以致安疆臣乳臭小子陸梁無忌聖旨一定彼將帖尾服矣况李以謙無安疆臣之資又有總兵彈壓其地萬不必為深憂過計也二十年來士民之望建縣如赤子之望慈母臣不忍坐視生民塗炭聖天子在上中外一家豈可使銅仁之民不荷均霑王化哉臣敢冒昧上請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銅仁長官司改立一縣隸銅仁府管轄恭請聖

明欽定縣名鑄給印信特選才力廉幹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勒限前來任事士生李以謙改爲世襲土主簿不許任事一切建置事宜俱聽臣等遵照條列事欵施行庶邊省之郡邑大備可垂永世之良規政治之牧養得人可慰士民之瞻顧矣

塞邪徑疏

題爲上首用賄殺人汗及朝士懇乞聖恩賜嚴旨以救生靈以塞邪徑事照得安疆臣無君罪狀巡按御史應朝卿論劾奉聖旨是陳恩等著該撫按責令安疆臣解發勘結若再庇護來重治新貴久已設縣不必再勘餘依擬欽此臣與按臣定議安疆臣能遵行明白悔罪自新從此相安於無言矣今有三千生靈死在旦夕朝紳數輩受其點汙事難緩縱臣謹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敢爲皇上陳之先年安萬銓爲宣慰使恩撫安國亨父子國亨反殺安萬銓父子撫臣阮文中何起鳴按臣鄭國仕秦時吉二次題奉聖旨允行將其孫安國貞安插織金臥這地方設官坐鎮今國貞次子安定告安疆臣燒燬官廨劫擄家財臣將安定發按察司羈候處分安疆臣抗不服勘去年倭報緊急兵部咨行臣衙門調兵土司臣諭安疆臣自備衣糧遵行部文安疆臣本無行意忽於今年正月內集兵二萬剽掠於省城三里之外以聽調爲名實欲擒殺安定并殺新貴縣主簿甯國梁臣與按臣以靜鎮之且不逆其詐徵召安疆臣赴軍門親領犒賞即日發兵東行乃計窮氣阻遽爾解散安疆臣殺心未遂仍用陳恩謀令王嘉猷與

陳秋光等十數人歃血爲盟先付銀二百兩封起銀二千兩竟以白日刺死安定於通衢臣當差官拿獲陳秋光唐明一等發貴陽府供招在卷省城非弄兵之地羈保乃在官之人安疆臣不知已犯王法猶伏兵四境欲盡殺其部落三千人揚言於道路曰我進大木數十根再進銀數萬兩可以斬殺自由撫按其如我何欺侮朝廷如此臣聞之不勝憤恨適報安疆臣差羅景春等自京師來坐驛馬九匹臣委官拿解除皮包衣服登布政司遣回外接得夷目李元育陳敬聖各書一封內稱寄送張近泉衙門使用銀四十兩審之張近泉名張矮

瑞陽集卷之三

三

子住長巷一條衛衙安差來京久住皆其潛藏者也又毛國康寄夷目張問達書一封內云司主欽獎皆年又維持之功在京行事羅西田大才弟不過指引代勞而已審之毛國康即毛懋康係工部吏與安酋夷目結爲兄弟各衙門打點皆其指引者也又宋汝奇書一封內稱謝厚賜審之宋汝奇係數萬巨商住武功坊西大街與安酋父子相交凡打點銀有不敷從之那借者也同行承差張鯨麟揭首在京探得貴州應巡按奏革安疆臣冠帶毛懋康引見該司承行事章用吾先送銀二百兩轉尋監生鄭賓亭送員外某銀七百兩方得殺本免

革進大木毛國康引見鄭慎庫吏萬璚都水司吏蔡貴宇各送銀一百兩托送郎中某銀七百兩求得覆本內旌獎數語禮部國康引見吏盧榮惠送員外某銀一百兩求得題請宴賞又送車駕司某銀五十兩求勘合填飲賞字樣凡各部覆本承行吏俱竊稿與安酋差人先看有毛國康遞帖約期可憑安疆臣票仰在京氣脉云李元育所稟欠使用銀知道了汝放心銀後面帶來還不可擅用買辦衣服銀兩有親筆押字可證羅鳳坤等自云冬起身今年五月方回夷使在京之久甚非理法之宜即令恨張鯨麟等首告之真又遣司吏進獄中之

瑞陽集卷之三

三

毒大抵安疆臣金銀如邱山揮擲如瓦礫是以姦徒冒殺人之罪而甘爲之用安定三代舍冤神人共憤三千人命臣等不容立視其死懇乞勅下兵部查照先年安插安國貞事例將國貞長子安邦仍居織金卧這地方聽其上班安疆臣燒燬官廨責令重修依舊坐鎮次子安定已殺其妻雷氏子鳳鳴係孤兒寡婦安插看罷私莊王嘉臣等收充燭陽營以備征討無事聽其務農備及孤幼并救三千之命不加月餉能增一營之兵與安疆臣永不相聞如欲刻安鎮二州先令沙卒誣告安定以爲兵端欲廣將義寨先令文家莊虛稱被害以爲戎

首此猾賊故套不許沿襲折其逆謀以靖地方即皇上如天之仁枯骨復肉之恩也再照狎邪小人急於謀利士夫名節嚴於自閑或京棍聚徒競爲白撞朝士不知橫點青蠅因其吏以及其官而查覈不真恐致國體之傷惜其官并惜其吏而和實不塞尤爲國威之損更乞勅下五城御史及錦衣緝事衙門將張近泉毛國康宋汝奇嚴加究問并行各部將司吏章用吾萬瑞盧崇惠等依律查革被汗官屬令堂官覈實具奏使官無所染而誅其指騙則詐者正法官或容私而剪其過送刑貪者寒心自後每有安疆臣楊應龍奏使到京勒限發歸

瑞陽集卷之三

五

不許潛住城外庶幾拔本塞源狐鼠無所容其潛伏之穴治內威外豺狼不敢逞其搏噬之兇矣其新貴縣既奉嚴旨無容他議若陳恩王嘉猷仍前抗執容臣等將安疆臣罪狀另行據實奏請施行

黔陽邊臣疏

題爲邊臣順逆懸殊國法勸懲宜異懇乞聖明分別懲陟以風邊吏事臣惟四裔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叛則懲之服則舍之要在操縱並施恩威互用今彼俯焉惟吾所控馭自古及今未有以易者特此以施之黔南諸夷恩過半矣往歲安疆臣妄奏欲復貴竹司糧臣石星謬請行勘數年不決乃按臣應朝卿以爲新貴設縣成於皇上之獨斷何用勘爲遂具疏停勘荷蒙俞允是按臣謀國之忠皇上東日月之明也赫赫王命即大羊其何敢違近據畢節道取調舊民張良珠等安插執結到

瑞陽集卷之三

五

臣則復業輸差漸如舊矣獨陳恩王嘉猷二犯屢奉嚴旨提勘安疆臣猶占愆不解臣姑責其改圖再爲酌處不敢輕率外若新貴縣雖已復舊而一丞一簿順逆不同賞罰未彰臣不敢不亟爲皇上陳之萬曆十八年奉旨將貴竹司改爲新貴縣正長官宋顯印授以土縣丞副長官寧國梁授以土主簿欽遵已久乃安疆臣狂悖聽姦撥置妄奏謀奪其設心以爲誘去宋寧二人則土地爲我有矣故始以兵威相挾繼用金帛誘招又言不服者當刺殺之其勢焰熏灼可謂熾矣宋顯印陰懷異志潛歸大方降附聽臣凡遇聖壽元旦安疆臣三年不

行朝宋梁印亦不朝賀惟寧國梁赤心歸順不從招致四次謀害而心不回兵刃在前而氣不屈彼雖圖之益深國梁拒之彌篤臣以為安撫臣謀奪縣治已有明旨尚不發使恩王嘉猷聘結時輒聚兵恐赫勸官寧國梁能以身許國大節難奪當此不為勸德後來焉扶正氣隨行三司查議據布政司署印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都廷良按察司署印分巡貴寧道僉事方萬策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張雲翔議為得宋顯印寧國梁均司民牧理荷國恩宋顯印明懷二心共謀不軌佐縣之職數載不修朝賀之禮三年盡廢寧國梁趾附姦黨

瑞陽阿集卷之三

七

輸忠朝廷兢兢守職奉公屢遭強橫凌辱委應分別勦懲以昭順逆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議照人臣於一飯一食不敢忘君宋顯印為世祿世官述於從違有民社之寄而以逃夷數享爵祿之榮而不拜君父受命於安疆臣真同犬彘謀害於寧國梁有若豺狼匹夫之逆如此三尺之法何存宋顯印與寧國梁同一土官改流寧國梁迥別宋顯印真能變夷用夏風夜修奉公之職寒暑任佐理之勞安疆臣賄市棍李玲瓏以誣辱之遺姦細周奉同以密圖之非臣與按臣多方庇護以為安寔之刺矣且宋顯印既去

而不回縣丞職事亦不可有名而無職為忠者不加寵錫之榮則不忠者無以風其向義之念伏乞皇上採愚臣之言嚴勸懲之典勅下該部查議上請將宋顯印削去世職寧國梁改陞縣丞世襲仍督糧管巡捕事務縣丞員下柴薪馬夫門皂工食俱併於國梁支給主簿見有庭拱極不必增設再照土同知張鶴翔土官安文胤俱蒙封典國梁雖已改流秩卑原係六品長官發封二代應得同張鶴翔等例更乞推恩頒給下部查議施行使忠順不失者有所感而益奮負固猖狂者有所憚而不為則弭變於賞罰之間未必不勝於我武之場也

瑞陽阿集卷之三

八

恭謝天恩疏

題為恭謝天恩事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准兵部咨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題為強賊嘯聚劫城官軍剿捕獲功懇乞聖明分別功罪以示激勵以靖邊境事本部覆題奉聖旨江東之著賞銀二十兩詹啟東等各十兩李廷等各五兩內楊治安蒙詔仍各加服色一級其餘俱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本年九月二十四日據承差安時順齋捧欽賞銀兩到臣臣即率同貴州坐營中軍官張樹名色把總邱富即起其進千戶封進德王嘉言各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及查同賞原任

瑞陽閣集卷之三

手九

貴州分守新鎮道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叅議今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詹啟東分巡新鎮道僉事今陞本省布政司右叅議梁銓都勻府推官李廷等銀兩案行布政司查照發給各官祇領外臣竊惟高舉微有掛斬仰仗皇上威靈文武用命臣守在夷方既不能拮据綢繆以寒賊屨之膽又不能發縱指示以盡漏網之餘且豺狼之穴甚眾梟獍之性難馴縱使三戰三捷究致旋撲旋然是臣功無可紀罪猶莫贖蒙聖恩頒賞各官銀兩有差不惟榮及於臣而臣受賞獨厚拜命自天感恩無地惟有與黔中軍民共祝我皇上照臨有赫萬壽無

疆而已矣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感激屏營之至

瑞陽閣集卷之三

卑

防禦事宜疏

題爲播苗肆行劫擄阻塞驛路懇祈聖明亟調川屬廣臣破陋局以弭亂階并陳切要防禦事宜事臣竊見楊應龍自聽撫之後頓忘皇上不殺之恩益肆陰謀之慘不遵善後之議大張怙終之惡雖經四川按臣屢言之土司環視以爲莫如之何也是以湖廣有彭元錦貴州有安疆臣事以楊應龍爲法臣之職當先行於專制而後及於兼制者請以禮法約束安疆臣人便以爲不可不得不避喜事之嫌況今待罪乞休之日臣何敢言近日驛阻塞公文不能達僞官招苗禁諭不能施雖

瑞陽阿集卷之三

軍

有守備楊准中指揮李廷棟奉臣檄竭力防禦兵食俱寡不能爲無米之炊臣在位一日豈忍一日坐視敢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據實爲皇上陳之蓋播州雖屬川東其抵重慶尚有十日之程而與貴州石阡思南二府及興隆清平等衛則地相比隣其相隔僅一二日程耳草塘餘慶黃平白泥重安五司與思石興隆等處地方軍民犬牙相錯且黃平司與貴州黃平所同城重安司在興隆以西乃雲貴往來孔道故未有播害及五司而黔之軍民不樂受其荼毒者也臣自二十四年閏八月入境以後輒開楊應龍於諸臣勸處讓不一

遵行且宣言朝廷威力亦止如此是以愈加狂肆各路設險自固僞立統制巡行江內七牌則趙士登朱敬羅輝表守剛毛廸杜勝祖張漢武梁柱坐寨則楊太楊奇謝朝俸彭守隆楊明宋東羅金朝等江外四牌則杜廷珍余寬朱仲欽張雲敖等動輒用金鼓旗號大發火牌靡所不爲招集生苗數千圍住思石偏鎮地方挾取逃戶任意劫殺自去冬以來先後據思石道副使張斗呈報趙士登梁柱等統兵將餘慶土官毛守爵砍父三乘雲掘棺劈屍又於石阡大都壩等處燒劫花街不娶經歷家各分贓物不計其數隨將餘慶草堂二司燒毀劫

瑞陽阿集卷之三

聖

殺一空偏及興隆徧鎮都勻各街屯寨殺死軍人劉沐劉廷楠等無數又界連石阡府殺死生員趙時顯商人張春等并伊妻毛氏劈屍見心又殺死木夫王金廣等九命搶去官銀五十兩又將孕婦安氏剖腹於雷洞慘不忍言又將生員朱承化等劫擄占據難以盡述夏秋以來復大猖獗九月初五日據黃平所申爲急救圍城事八月二十八日被播兵萬餘前來將本所城池剽奪圍掩阻絕出入各處軍民驚惶逃竄等情又於十一月十一日據興隆衛呈爲緊急地方事被楊苗差夷目統苗二千餘人將重安司正長官張熹司治圍掩抄殺家



口居民因木官先聞風逃往都勻府地方去訖今各苗見嘯住彼處將本衛重安站堡軍舍客民一聚殘害逃竄碎重安江官渡阻梗官道乞差官解散急救地方等因臣聞之不勝駭愕蓋楊應龍目中無王法久矣自邢玠一行之後四事盡爲虛議殺人亦無虛日兵備副使某以撫功受賞之人爲縱賊自全之計臣以公文百責之而百不應哀如充耳人言川東有某楊酋有外護所宜亟爲更調者也顧今東事未結臣不敢言征剿亦不敢視其破壞決裂以至不可收拾爲今之計邊兵備爲要務在四川宜遣一將或都司或守備領兵六百名

瑞陽向集卷之三

聖

駐劄五司之要害以爲思石之藩蔽在貴州龍泉司見有守備楊惟中忠勇可用司道有惡其擒播賊者臣每諭以大義何得與楊應龍同讐但兵力寡弱勢甚孤懸則議增兵三百名以壯扼吭之軍威爲川將之犄角且黔餉甚乏臣查思南府可加徵銀六百兩石阡府可加徵銀三百兩臣衙門贖緩增額三百兩按臣衙門贖緩增額三百兩餘更隨時爲之酌處移緩就急極簡易無甚難行者但川之遣官增兵似宜行該省查議然官可以更番而遣無待專設黔甚瘠薄既可勉強增兵三百名川之土地錢糧不啻十倍之而不足辦此非理也伏

乞勅下兵部覆議如臣言可採徑請上裁行川貴遵照免行再議徒滋築室之談無救目前之急仍請勅下吏部急選風力執法之臣來代某懇賜嚴旨申飭兵備等官緝拿劫賊朱敬等正法楊應龍敢仍前廣招生苗以逞逆圖自積糧草而負公賦容撫按官從重參處庶彼有所畏而不爲我有備而無患矣若以么麼一州之地抗拒王師既經勘撫待以不死而猶敢違勅約貽害兩省罪在不赦則在廟議當有俟時而動者非臣所敢知也

瑞陽向集卷之三

聖

乞賜生還疏

題為撫職有愧舊疾增劇懇乞聖明亟賜骸骨以保生還事臣受命撫黔二年於今矣原以病骨勉強馳驅又以荒徽不敢規避入境視事即見上酋安疆臣聽陳恩王嘉猷撥置奏請改邑復司土地人民遭其霸占縣官已為虛設臣查得貴竹隸府定於先帝之戌辰新貴分縣成於皇上之辛卯載在會典曷敢移臣故轂然盟心欲為朝廷守此區區之邑於疆臣無深惡也新貴一日未得歸正臣即病且死不敢乞身及皇上允按臣應朝卿之請即賜免勘叛民風猾始投牒復業不歸安疆

瑞陽集卷之三

聖

臣而歸皇上矣臣與按臣稽首拜命私心自幸從此可得息肩即欲乞身又計以少卿一年并巡撫二年考滿儻得邀再命之榮於先臣亦人子之至情也考滿疏上正欲具疏乞骸即報見科臣論臣舉動可議臣感慶遠之知已也其言以臣不當汙及部臣某等不知當安酋刺人省城之際鎮遠府雖獲毛懋康等私書臣審得其實首揭據實上竊臣不識四臣何狀夷方夷役又何如其名而讐之疏願陛下聽堂官具奏以全國體嚴禁指騙以振國威臣在南陲方幸陛下用臣之言矣至為石星辯誣貴州一省皆係土司改流石星疏曰原係土司

者還歸土司致安酋不服明旨行劫執部覆為準兩朝欽定之邑石星以一言廢之受令三百兩銀三千兩張矮子石六兒送收臣不欲盡言之乃謂臣誣之乎酋向嘗賄臣弟於家弟斥之而臣奏之乃謂臣貞廉未若致小醜侮易則古之暮夜却金者皆謂之不貞乎是慶遠過望臣而臣不敢當也大抵聞者與見者不同情料事者與臨事者不同局侯慶遠還度安疆臣非侵叛之臣亦不見其橫耳近據有司由報安疆臣圍麻哈州以助王世隆之逆圍定番州以劫陳起樓之囚割營鎮寧州而拒殺哨兵以幼弟替隨胤之妻而謀占鎮雄府甚至

瑞陽集卷之三

聖

邀黃綽而書稱共謀鼎足皆陳恩王嘉猷導之啟疆而代之舞文挾詐言順而行逆小順而大逆嚴旨屢下疆臣信用二犯愈堅臣與按臣奉旨屢拘二犯播弄疆臣愈甚使侯慶遠臨之不疑上指否也臣因時訓每事寬假不過藉皇上之威靈以禁諭之責其改圖復以釀變為懼將同貓鼠之眠聽其結好縱其與兵而不之問乎是為身謀則得矣臣所不能也兼之楊應龍僞立入統制殺人如麻臣備東失西提襟露肘信乎德度不足以金藏權畧不足以傾倒威望不足以彈壓智計不足以羈絡侯慶遠之知臣勝於臣之自知臣之內愧甚於人之

愧臣反躬浹汗不能一日安於邊徼之上况臣自辰沅  
得疾於頭目至今未得痊愈當此瘴烟瘴雨之中益  
增胸胃之疾志切手戎而才不逮心懷報主而力不前  
伏乞陛下察臣不職憐臣多病容臣休致回籍勅下吏  
部別選幹濟之臣亟來交代使吏酋破膽而臣得生還  
地方幸也猶微臣之幸也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貴陽府宣慰司二學廩增附學生員楊州賢葉騰遠陸  
國興張雲龍等呈為懇乞奏留威望撫臣鎮邊方安黎  
庶以昭公道事竊聞宏仁普遍關士人景仰之心至德  
博施動亦子怙恃之念歷來撫貴先臣善政加民固多  
間有一二採錄勒石立祠俱未有及撫我全黔如巡撫  
江蒞任以來政教嚴明剛柔互濟撫幾三載百度維新  
滿服土酋之驚驚潛消盜賊之縱橫恃風紀以約諸司  
禁徵科以安萬姓興學校建文田以濟貧生撫軍民設  
賑田以備歉歲立藥局以療疾病黎庶獲生樹河堤以  
培地脈士民被澤設恤隱局以居孕育惠及無依置賑  
幽田以恤陣亡恩及枯骨至於移風易俗則仰體皇訓  
翻刻長言以教化人心興廢舉墜則正已率屬申嚴政  
令以保安邊氓威望隆仁明並著德政多端悉難枚  
舉口碑載道遐邇稱揚尤深入人心洽於骨髓者也正  
擬久道化成二天仰庇偶值微議毀出求全雖寸雲之  
薄翳難礙高明而全黔之人心如失父母目覩時事不  
得不披瀝以上呈者懇乞奏留庶日久政成民安物阜  
全黔仰覆載之恩萬世荷生成之德又不止今日之沾  
濡盛澤也人心幸甚地方幸甚

貴州布政使司貴陽府新貴縣南北西谷四里伍千名民劉保等呈為懇恩轉乞天恩垂憐萬里邊民俯留撫臣以綏生靈以安地方事萬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聞刑科候給事蔡稱撫臺江為新貴縣事大率與宣慰安羅臣不合兩勢相持恐生變故無非為地方惜為生民惜為國家以無事為福也然黔中情形未經目擊夷方事體未經當局豈知邊民受撫臺之賜悍夷畏撫臺之威貴州不可一日無江撫臺哉但貴鎮司原非宣慰司所屬止係隸名附衙四里百姓俱係流寓漢民與本土苗獠不同自祖以來夷法荼毒控訴無門隆慶二

瑞陽阿集卷之三

四

年蒙皇上垂念邊方移程番府入省改為貴陽府將本司改屬該府十九年將本司同平伐司共改為新貴縣至今三十餘年官與民始得欣欣受漢官之撫摩追恨夷法之苛刻如出覆盆仰戴天日詎意安疆臣承襲以後聽姦徒陳恩王嘉猷陶茂賢撥置吞占官民剪削國土捏故妄奏欲廢新貴縣為夷屬官民思蒙朝廷撫恤歸附縣治老幼得生民有依仰不從其願本首縱兵四野殺害擄掠妻子草菅民命棄家失業不得安生戚戚然如坐水火具告撫臺批行布按二司會同守巡各道勸議豈土苗玩弄國法恃倚草莽愈肆兇狠四外甲兵

無論軍民屯寨橫行殺擄驚民四散老者填壑少者失所赫赫然若有不軌之狀情慘天地復蒙撫臺矜憐受苦屢次差官禁戢本苗驚驚不遵約束東蒙兩院會聚奉旨提問撥置姦徒本苗抗違明旨庇護占據不發仍集兵二萬於省城郭外假助征倭之名實圖謀害安定仍警殺土主簿寧國梁并級等蒙撫臺燭破姦計方縱散兵斯謀不遂積忿撫臺無端欺玩復蒙撫臺題允將官民仍歸新貴縣供職復業當差安疆臣聽相機處置皇恩敷及遠人軍民欣戴土苗騰落安疆臣稍知收歛地方始得安息貴州童叟皆將為從此可無事矣詎意聞

瑞陽阿集卷之三

五

報愈肆暴橫縱漢把李甫叛民張良珠周國龍馬廷揚胡世國朱仲登陳嘉謨等統兵加派里民火煙御木扯手等項銀兩若有不從財畜盡掃擇殺縣民王洲冉雲洞劉學公差曾政周鏗等屍堆遍野人心油油境內惶懼况貴州軍民受撫臺之惠而頌之有曰甲兵數萬有曰文武全才如捐俸金公費置田穀以備賑設慈局以恤幼增學田以右文置藥局以救生令痊瘡以哀死剿強賊以除患嚴官吏以禁貪設縣治以變夷擇長言以化苗忠足以報國德足以覆民威足以攝夷智足以慮遠節足以勵風人方謂雄才如撫臺皇上可無西南之

慮矣今欲改易焉是撫臺本以制夷而反爲其所制繼  
不爲江撫臺之惜獨不爲後來撫臺掣肘之惜獨不爲  
彈苗抗命虐民之惜獨不爲西南百萬生靈之惜哉彼  
等慮恐尾大難拉全黔頭危不得不昧死直陳懇乞天  
臺將似等呈內原由轉奏皇上電鑑萬里民艱俯賜勅  
下該部查議如果似等所言有據將巡撫江加銜留任  
撫綏軍民彈壓土酋庶千萬民命得生而地方有賴矣

貴前二衛鄉約老人地方保長周應爵胡佩黃效禮謝  
鉅朱戟呂廷用等呈爲俯留仁政天臺以固邊疆以安  
民心事切懇貴州設居荒僻處四夷盜患頻生民多  
愁嘆幸蒙軍門老爺江自從履任百墜從新法施仁政  
之寬心存好生之典定建天柱銅仁二縣而內外胥寧  
獨奉築堤捍水而轉害爲利清屯務則歸侵田幾千畝  
備大役則買贖租幾千石贍寒生則右文有田優戰士  
則恤貧有田仁民患則惠藥有局孀嫠孕則恤隱有局  
化夷俗有撫輯之編異國兼有通志之纂節勞逸使印  
捕官歲相更代而武弁無偏枯之嘆通商旅則募巡兵  
各處防護而行旅無劫奪之嗟疏罷礦稅而士庶傾心  
撤摘逆苗而夷酋落膽誠然堯舜治世實荷載造洪庥  
今聞倚疾欲辭委屬邊方失仰伏惟俯念邊地多艱民  
情孔亟懇乞奏留庶萬里邊民永荷生成之德而殊方  
異類不萌反側之心矣

貴前二衛指揮千百戶蘇民從徐登階劉效記許敬所  
楊師震洛獻圖馬國恩邵崇義馬達樂等呈為公舉明  
廉以重國體以安地方事切昭貴州九夷雜處僻居萬  
山之中盜賊肆行夷性驚驚若威令不重則愈恃猖狂  
殆無寧日近撫院江按臨貴筑咨訪民瘼振揚風紀強  
厚欽述各以潛消敵之往昔大不相侔至於備賑田恤  
軍田在在當心惠華局應幼局人人戴德修頌學然河  
堤欽現士貴而民富刊布振鐸長言遍及熱夷五寨百  
廢俱興頌德滿立德治善政亦應枚舉今聞在告如失  
所天懇乞天恩賜給留借冠邊陽俾官軍士民安心

瑞陽阿集卷之三

五

樂業地方幸甚

鎮沅紀畧序

魯論記孔子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註疏者謂  
可為紀綱布耳吾夫子為魯司寇攝政三月國且大治  
矣紀綱之布何有寧須期月哉言期月而可者婉詞也  
中丞江公由寺卿以直言忤執政左遷歷辰沅兵備無  
何主上從銓臣議召之還任僅三朔月耳自宦遊者視  
之何異造次廼中丞公則素以安撫為已任者節鉞甫  
臨肇畫畫施休養捍禦之術靡不周悉如憲地方民苗  
趾錯習尚未移也先之以聖諭六言解又慮蠹爾苗吏  
難為化誨也重之以報應之說牛酒之罰慮土司之驕

瑞陽阿集序

一

橫難馴則預嚴誥誡之詞慮兵戎之急弛不振則首明  
賞罰之法以恤士卒則餽遺有禁科斂有禁以弭禍亂  
則賂苗有禁通苗有禁至如廣延訪以備搜羅申驛規  
以甦疲困草糧餉摘支之弊以防混淆除巡攔經紀之  
設以仁商賈立未備之哨堡建通道之津梁種種措注  
孰非安撫至計切中時務者乎不三月而犂然畢舉亦  
庶幾乎可已倘少假之歲月不通觀厥成哉吾夫子文  
言乾初九之辭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若中  
丞公非成德為行者耶微二酉五溪之靈越二載公復  
撫黔實兼制湖北雖駐節貴筑而精神志慮何嘗一日

不流貫周徹于辰常五靖之間繼下車而天柱之邑成  
文武將吏競競稟成令如揭諸日月敷載以來疆場鮮  
烽燧之警郊圻亡愁歎之聲者孰非公之績用成哉榜  
叨備辰沅幾三稔捧公之祭殯以爲前矛幸免落職然  
而無尺寸豎豈不能使之長乎嘗自歎曰中丞公備  
辰沅三月而已可榜率由公之舊章三年不能有成也  
媿矣夫萬曆戊戌冬穀旦整飭辰常黎靖等處兵備湖  
廣按察司副使宛陵徐榜頓首書

瑞陽阿集序

二

瑞陽阿集卷四

鎮沅紀畧

嚴軍令文告

安邊徵盡職守文告

蘇軍困文告

清苗糧牒文

嚴賞罰牒文

備器械牒文

集流民文告

禁宿娼文告

瑞陽阿集卷四目

禁扣剋文告

禁約文告

杜苗黨文告

石碑禁約

延訪文告

鎮沅紀畧跋

制苗事畧跋

嚴軍令文告

爲定賞罰以嚴軍令事照得本道整飭戎務保軍士如保赤子視其榜腹責之戰守本道必不忍若威令不行賞罰不信空糜百姓脂膏以養之譬之驕子不可用尤本道不爲且逆苗肆劫非有南倭北敵之強哨堡星羅炮傳雷震同心戮力當使隻苗不返何致全夥盡脫已往覆轍殊可痛恨自今與諸將士約一哨失事及隣哨救援不力者將官解道細打兵先退縮者割耳遊營仍計失事大小逗遛重輕二哨同罰將折銀或罰其半或罰三分之一俟有功之日補給臨陣得賊首一級賞銀

瑞陽阿集卷之四

一

四兩將官紀錄兵先奮勇者與首功同斬賊首三級以上一哨同賞即以失事之哨銀賞之貪功妄殺者抵罪陣傷者給藥調治陣亡者厚殮哨官親莫舉哀拜恤其家口建壇歲祀之爾將士守茲賞罰矢力宣威平時如家人父子恩義藹然有事如同舟遇風共期必濟毋相猜疑毋相忌妬本道與諸將士並受其福如視爲尋常泛語當參奏者參奏當鞫問者鞫問本道奉有天子之勅在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日

安邊徵盡職守文告

爲撫化諸夷以安邊徼以盡職守事照得自古兩階之格提於桴鼓歷代以還向背靡鏡明興神武開基除寇雪耻登三威五功德巍巍於是威加風動東漸西被南北暨迄蠻夷戎狄重譯請朝率土咸賓與天無極列聖相承二百餘年薄海內外欽惕靈爽皇上乾綱獨斷赫怒安民間者西賊祭驚東人跳梁天兵所向旋爾撲滅於以驗國運耶隆人心固結區區豺狼講張等於石火此往事之明驗將來之永鑒者也茲按辰沅黎靖地方爲九邊之扼塞三苗之穴居朝廷設爾宣慰長官司析

瑞陽阿集卷之四

二

符分爵比列冠裳擅有名位是豈濫恩市寵妄悅殊方爲爾能宣揚威命譬服羣醜令之必行禁之必止俾永肩厥志革面回心此朝廷設官至意亦爾退臣靖共之大節也有如曩時人懷私怨借苗修隙詎意教猷升木遂啟厲階只今鼠竊狗偷時爲民患豈曰箝束無方無乃見知故縱又者離通作姦反以苗爲寇駕禍糜糧恐嚇愚弱若此者名爲土官實爲漢賊蔑典負恩莫斯爲甚自今改絃易轍報國勤王其一二生苗務招撫順諭之禍福示之節制俾各安土俗毋爲戎首毋擾我蒼赤依歸向化者即爲申報使得比於編戶將男授耕女



授經賢達其有無損循其疾苦教訓其子弟寄之衛學  
服習既久等諸齊民嗟夫大塊之氣亭毒不偏乘除通  
變春秋吳楚風號南蠻即今聲名文物反在齊魯之上  
微獨限爾一苗哉宣慰招撫既勤苗猶梗化充位之羞  
爾將誰委使當面縛渠魁獻俘徇律此立功盛時光照  
千古烈丈夫事也夫明者暗未明昧者鑒已往賢人厚  
躬下士責人本道才非宏鉅性乏通融一念勿欺自信  
可煩神鬼昔也不負朝廷寧甘罪廢今也有利疆圉無  
愛髮膚特與宣慰諸司官舍人等約務各天心地敬  
共厥職檄到後居民安堵三月無擾者則有獎三獎之

瑞陽阿集卷之四

三

後烽火不驚則紀功具奏請命褒嘉晉顯秩於當時傳  
土地於孫子身名俱暢後祿無窮豈不休哉如因循負  
約縱苗如故將上告天子更立賢能聲罪除殘身名俱  
辱是為下愚資識者笑爾其甘之乎語曰禍福無門惟  
人所召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爾宣慰諸司其念諸

蘇軍用文告

為申明祖制奉行嚴旨以蘇軍困事照得平溪及五開  
等七衛祖宗朝設立於廣貴之交用以振揚威武懾服  
詞苗黃團等八驛每驛撥軍三十名馬止一匹專為偵  
探警息飛報軍情非供應扛擡也自有站軍之名遂兼  
徒配之苦忍枵腹而戴月披星摩血肩而踐冰暴日軍  
不堪命大半逃亡為士大夫者見此凋殘當加憫恤或  
有不及以情恕之乃命僕夫肆其捶楚近有使客押鎖  
百戶侯仲爵置之轎前非禮凌辱縱武弁可虐亦天子  
之命官軍雖無告皆朝廷之爪士用之過多已屬違制

瑞陽阿集卷之四

四

撓之流血彼罪伊何况嚴清驛傳屢奉明旨申飭儻一  
上聞未免罪謫豈不自損威重理合預行規戒為此示  
諭各驛堡官軍今後往來官使公差除應給夫役不許  
刁阻外如有仍前凌辱勒騙等弊許指實赴道陳告以  
憑奏施行

清苗糧牒文

爲查獎原倡勇敢以清苗糧事照得本道巡歷鎮單各哨逐名給餉而戒將官派債科歛不啻三令五申又念諸將官俸祿薄而責其廉軍所當恤官則何堪乃酌議親兵參將十六名守備十名哨官各六名兵不缺餉不加兼爲助廉之資又念本道巡歷自備供應此可律已不可律人一委官查軍餉雖嚴禁餉遺飲食吏書之需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將漸次爲之設處凡爲將官謀者皆爲軍士謀也意從此軍沾實惠矣及事竣還洞口哨指揮陳泰自敘查出空月銀兩本道叱之曰更有此

瑞陽商集卷之四

五

獎何不公言於方給之際豈得私查於既給之後也因加密訪分給諸餉仍總收各哨官查扣但言所得視往時較多已感恩矣令人痛恨此輩即此中之苗不可以理論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法禁向之丁噫審戒防檢森嚴皆虛文耳細究根由係住平哨官不思充實軍伍以圖禦苗之策專恃冠扣軍糧以爲買苗之用苗一出劫殺擄男婦下受被害之家挾制上恐所轄之官督責順苗從而播弄其間稱某苗願糧而不願賞因而私許苗糧求其放還人口在官謂許糧不出於已而以起釁爲懼在軍謂所扣非沒於官而以買苗爲宜甚至我軍通

苗而由分者有之官借苗名而多歛者有之私許之苗糧尤多於在冊之苗糧也即如順苗詭名在冊本道親臨唱名給領跪叩稱謝不異我軍隨即散去無資一路之防守空竭百姓之脂膏况此私許之糧剗我軍心頭之肉徒立法以示稽餉之密不能立威以遏出劫之苗私糧年增一年軍弱日甚一日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本道所以怒髮上指恨不得旗桌苗頭而渴飲苗血也敢忘忤世之身謬陳當世之慮議嚴賞罰以風用命謹備器械以壯軍威議還集流民以杜勾引各款移報以便裁酌施行苗出幸得一逞埋伏阻要擊其情歸我軍

瑞陽商集卷之四

六

必勝獲苗不返使之騰落心寒然後正冊革餉庶幾來威追千古雪耻酬三軍矣

嚴行賞罰牌文

為嚴行賞罰激勵將官以風用命事照得賞罰不行雖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況今禦苗諸將吏功罪不覈舉刺  
不加效有微功不過年終獎賞失機縱賊止於叅罰草  
哨蒙賞者不以為榮蒙罰者不以為辱縱有志向上無  
可進之階雖貪婪不肖無察斥之慮將士解體逆苗得  
肆此其由也即如腹裏各衛將官足不履行陣手不見  
戈矛優游屯印坐享輕肥尚得薦拔榮顯禦苗將官不  
得一與薦剡乃欲望其宿草眠霜枕戈待敵援炮忘身  
爭先報效其將能乎相應酌議通行鎮鎮等哨并清浪

瑞陽阿集卷之四

七

等衛督備領征等官當苗賊出劫之時有能出謀奮勇  
生擒逆苗十人以上斬獲苗首十級以上者聽本道會  
同守巡貳道通詳湖廣三院會屬報功將本官不次  
陞擢本軍從重賞賚仍加名色冠帶以期後効以勵將  
來凱播諸兵月餉未及六錢者因功議加若坐視苗賊  
出劫虛聲應援實為退縮以至殺擄人口數多將哨官  
與掌號頭目人等一併以軍法細打月餉原足六錢者  
因罪議減罰不避貴賞不踰時如是而人心不奮勇氣  
不增理所無也至於尋常功罪三年總敘而叅薦行焉  
有功者雖微必錄有罪者雖往必追諸將士不異苗賊

之悍而畏吾賞罰之明將見平居訓練可養投石拔距  
之材臨陣爭先速勝躍鐵散金之騎矣將士共勉之  
故牒

瑞陽阿集卷之四

八

世器械

爲備器械壯軍威以禦苗患事近該本道巡歷鎮寧邊哨查得各哨出沒生苗實同腹裏大夥強徒原非難禦之賊情見山川崎嶇可以用寡勝衆苗亦不能恃衆爲也不必深入以貪勝勦之功不必加餉以滋蒼赤之用俟其出封而截之一哨之兵足勝一夥之賊但由之畏我在大攻我之過而在勁弩衣甲不備既無防營之資火器不足又無攻苗之具此生苗所以猖獗順苗因之挾懼我軍由之退縮也本道帶有火器諸方有七星銃有大龍噴珠鎗有落月流星炮有石榴炭藥等炮取其

瑞陽阿集卷之四

九

切於攻苗者親督教造如方轉傳沅州衛應襲一十三人再加半月俱有成矣查得沅州衛局藏有舊甲壹百餘領皮布俱爲不堪鐵葉尚爲可用本道創造新式一領分作三領可得三百餘領因寨爲多足充各哨之分派易重爲輕又便山澗之馳驅括本道銀金行各屬買辦布疋紙張等項解沅州衛辰州衛常德衛三衛管局官照額式監造工食報完補給所費不繁所成甚速不出一月之內十三哨盡有甲矣由是遇有苗警責令各哨官互相機埋伏擇有謀勇膽畧者披甲持矛於前火器弓弩交發於後以吾堅甲烈燄之兵當持挺荷擔之

賊彼之勁弩不能施我之長技有足恃有不戰必降則逆苗有所畏而不敢來流民無所利而不能誘煽苗又何所持敢搗弄求糧以欺侮我軍也此一方安而全楚安矣

瑞陽阿集卷之四

十

招集流民文告

爲招集流民以塞盜源以靖地方事近該本道巡歷邊  
陲沿途告哀多稱父子兄弟夫妻離散本道聞之痛心  
酸鼻每一輿念竟夕不眠今甲兵火器本道躬自督造  
失事將官軍法網打倡勇敢懲玩愒皆爲民謀民乃不  
自爲謀則悖矣訪得苗匪劫掠必流民爲之勾引爲之  
嚮導如各鄉之貧苗山路之曲折不有苗外苗何能  
知之除通苗漢人陳二侯勝虎挈究外與諸父老約無  
論市井鄉落十戶一保立保長以司糾察內有戶丁流  
入苗巢者指還復業即爲良民有持舊過報舊讐者決

瑞陽尚書卷之四

七

不准理誘之維新復繩以法鬼神極之格之不來便當  
大義滅親首官緝捕本戶不首同保舉之者罪本戶同  
保不舉他保糾之者罪同保零星散住之民就近改聚  
一鄉於鄉之中處照北邊避敵樓式隨用磚石土坯築  
造高三丈級三層橫三丈深一丈四尺四面開窗寬有  
苗警先將妻女老幼送居樓上內藏石塊礦灰瓦礫等  
項用以擊賊既無內賊之勾引又有危樓之可依加之  
將官振揚威武朝夕巡邏苗將畏我滅此苗而後朝食  
無不可也嗣今骨肉相保共享太平之福民其願之乎  
如殷實之戶不肯爲造樓之倡無賴之戶隱匿有罪之

人同保同鄰見知故縱一有失事被制將官不思哨堡  
近或六七里遠或一二十里不自爲備專恃將官及援  
至而苗據男婦行矣定拘保長根究流丁責令本戶追  
還人口仍治以通苗重罪本道之法必非能行於將官  
而不能行於編民也民其自謀之故示

瑞陽尚書卷之四

七

嚴禁宿弊文告

爲嚴禁宿弊以肅軍因事照得各衛所武職每以賀儀節禮各項爲由科歛軍士扣剋月糧不獨楚中衛所即各省衛所皆然本道素所聞見深爲切恨茲任督理兵戎前項科剋弊端務必盡行禁絕用蘇軍因相應通行嚴諭爲此除已往不究外示仰各該衛所哨堡掌印管軍等官今後務須改過自新撫恤軍士敢有仍蹈前弊或指備賀儀下程及一應節禮爲名或指稱打點本道衙門人役之費歛派屯軍以一科十以十科百及乘機扣剋糧餉盡入私囊訪有實跡或被害首告得實者

瑞陽阿集卷之四

五

定計賊從重叅提究處決不姑恕如果撫馭有方科剋無聞軍士悅服本道自有耳目必註以上考優之獎薦各宜遵守毋得視爲泛常未便

嚴禁扣剋文告

爲嚴禁扣剋以足兵食事訪得鎮寧各哨獎積有年如新委哨官到任各兵則有叩見之禮如新召募兵一名則有接充之費或指送放糧委官下程酒席或假稱各衙門賀壽節儀悉皆取派兵士待放糧之期加數扣剋甚有將家人頂兵冒餉或通號甲虛名混糧殊爲可恨近據洞口哨指揮陳表條陳及北蓋見倚真獎確矣除已往不究并本道先禁儀節外新置分餉小封當堂親驗足色足數臨放將軍冊及身將小牌逐名查對年貌武藝相同方准給領油試之時有武藝優長勇力出眾者分別加餉如餉銀色數不足給餉查對不清責在委官年貌不對技藝不習責在將領給時能首虛冒者即以冒餉充賞給後仍行科歛者許諸兵赴告本道親巡覈究以上條禁專防不肖若廉能將官本道自有耳目別行優敘爲此刻約使各哨官兵同知須至示者

瑞陽阿集卷之四

十四

禁約文告

爲禁約事照得羅舊晃州并平清鎮偏四衛各站堡軍人專爲迎送雲貴往來使客扛擡輜輶絡繹不絕各軍之苦較之他衛哨堡防守操備者大不相同良爲可憫近訪有等跟隨從僕朦朧本官倚勢挾索稍有不從肆行鞭擊甚於應付正數之外另討人情夫役以致貧軍苦累不堪相應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各衛堡站軍知悉今後凡遇經過官使到彼止照原來勸令牌票內載定大數撥給不得分外阿奉多撥如有隨行從僕仍前挾索凌辱者各軍徑赴本官處稟究若容縱生事許赴本

瑞陽府集卷之四

十五

道陳告以憑查究不貸

申嚴禁約文告

爲申嚴禁約以杜苗粟事照得漢人深入苗地奉例禁遏甚嚴設有違犯輕則擬遣重則擬辟在我諸民自當安守祖業愛惜性命若素爲商賈者在在可以營利何必遠出况苗穴虎口因利喪身者率多盍不省悟近訪有等流徒或以買賣貨物或指歲荒易粟或假尋討戶丁錢糧或稱取討私債貨價朦朧蔽官府給批照以致公行深入通苗惹累勾引擄掠悉由此輩深可痛恨近據洞口哨指揮陳裘星稱苗人石老呆將銀二兩八錢去向寨苗石老柳家買牛撞遇麻陽漢民滕敬義輕言

瑞陽府集卷之四

十六

許允先索酒食及後牽牛成交却又多勒價錢致觸本苗生靈幸爾處息即此一事其餘可知除已往不究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各該哨堡巡司關隘把守官兵及地方保甲人等知悉今後但有漢人到彼經過務要嚴加盤許除官差齎執公文人役外其餘無分有無官給批照盡行驅逐各回原籍敢有恃刁強逼即係通苗之徒許各把隘官兵保甲擒拿解道究遣如各員役徇情容縱及把守疎怠不嚴盤許者訪出定以軍法從重究處決不輕貸

石碑禁約

一禁革巡欄經紀各行額稅不許增鄉民手賣紬貨不許稅違者官以貪論民拿究處白役詐稱條編未完扭騙鄉民者從重究遣  
一禁諭官軍俸糧除出征餽親故三項議處外有不俟覈証私相給領者衛官軍以求請諭州官吏以枉法論

延訪文告

爲延訪事照得本道性不和物才乏通方一念爲國爲民之誠鬼神可質况荷聖主殊恩捐糜不能爲報即今苟有利於生靈自無愛於膚髮爾各屬文武官僚及士耆吏庶人等歷茲既久聞見必真何事有益於軍民而當興何事有害於軍民而當革何人最苦而當恤雖卑賤勿遺何人設橫而當懲雖尊貴勿遜不妨明白教我本道核實舉行仍將條陳之人官註上考士庶重賞如或懷姦自便妄開事端假公報私排誣善類審出決不輕貸至於撫治蠻苗尤本道奉勅專掌我聖天子天生

神武威行宇內南倭北敵以次殲平蕞爾醜苗敢肆剽掠由奸民勾引我軍借資順苗攘利不出三者有深識苗情蘊機密告假以便宜出奇設間如賈誦之於朝歌介子之於樓蘭無論良善軍民即稱夙猾有過犯者咸與維新計功賞資奏請施行若有曉暢天文熟閱韜畧勵伏波覆尸之志抱孔明擒縱之才本道訪求雖山林逸民遠方遊寓當折節枉臨以上客禮之薦者受上賞仍候奏聞以展大用爲此出榜招諭各色人等務體本道虛懷毋致視爲顰語故示



鎮沅紀畧跋

是故稱荆蠻地軍輅吾伊固事爽飭湖北尤遐僻邊徼而沅又噤喉扼塞之地菁苗橫據承突狼奔率以為常號重鎮焉故苗靖則沅氓始安沅氓安而後湖北乃安當事者往往難之大都薰桂空柯無裨實用總之不以真誠格衆無怪法令滋章姦孽萌起治之不占所從來矣中丞公天子耳目之臣來按茲土忠肝義膽素徹宸旒下車延訪不逾月而規約井井遐邇嚮風業已布之有司勒之珉石茲固將吏之所不能効簿書之所不能辦司教之所不能悉惟長材揮霍設誠一展不動聲色

瑞陽集卷之四

五

而中外履盂可倖得哉比公以內召移銜撫黔道經沅水諸酋長擁道懽迎爭請茂功嘉蹟載在剗剗職雖不敏舊叨縣屬待罪司理頃以窺洞不戢漸次掃除媿不能奉揚威命咸與維新伏讀振鐸撫餘諸錄益用凜凜敬佩韋茲今又承之茲郡首詢公遺政罔非安撫至計緣彙為一集與諸錄互相發明竊嘆貞臣碩輔實心參贊至深且遠矣若津梁之建文塔之培巡撫經紀之革行戶稅權之省造士便民約已惠下自有沅民之口碑在不復敢多贅云時萬曆戊戌冬穀旦屬下吏沅州知州郭繼曾頓首百拜跋

制苗事畧跋

此中丞江公前臬楚辰沅時所為制苗畧也辰沅故楚爰菁地苗屬半之又苗性獷蠢不可治急之則竄鼠穴諱去稍緩又撓法格殺難長吏以為常此在黔蜀類是公至輒為條其利病數端剔蠹振肅法大伸則又奉聖天子德意宣諭六言繪圖刻款綴以禍福故事如影響梓而示諸苗曰與其為不善於咫尺之內而身與妻子無噍類也孰若為善於昭昭而獲報於冥冥於是諸苗瞿然謂江公活我顧安所得江公不以三尺繩我而煦噢我哉先是公嘗以御史首發大璫姦狀晉秩卿寺旋

瑞陽集卷之四

六

以忤上官謫去一日而直聲遍天下內外無論識不識無不知公名者故公一言而諸苗奉之若神明著蔡夫其先有畏心或格之也不然豈其獷蠢者乎胡遽化乃爾昔相司馬而南人不復叛漢有汲黯而邊烽以熄不亦大彰明較著耶天子乃終知公忠未幾即特簡昇節鉞鎮撫黔陽楚蜀各土司酋長大半受約束會播苗收伏而琦以臬事承乏下吏乃得捧公論而讀之嘆曰有是哉治之不以力而無不治者其治苗之勝算乎詎唯辰沅古稱三旬而有苗格其善師不陣之謂歟法曰攻心為上又曰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

今而自行手是編也吾得所以攻蒞之心矣因重梓以  
示海內知公名者且無不遵公論也則不佞琦受成樽  
俎與有榮施哉僭爲之言附之末簡時萬曆丁酉孟春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上川東道兼整飭兵備副  
使王士琦頓首拜謹書

瑞陽阿集卷五

三

瑞陽阿集卷五

撫黔紀畧

簡張公田銘 并序

賑穀流通議

右文田記

欽恤軍田頌 并序

惠藥田記

澤幽田序 并招詞

平越衛濬川田銘 并序

開河檄

瑞陽阿集 卷五

磬磯賦 并序

振鐸長言序

二十四善引

黔中五傳引

重修貴州通志序

貴陽府儒學記

募兵防守榜文

恤隱局諭

黔中手訓

去黔自題照子

聖賢紀畧引

引言得君行道化民成俗內修外攘首然爲萬世法  
爲萬世教文中子曰吾視千載而上未有若周公焉其  
道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噫人知周公多  
材藝制禮樂示周行泰和在宇宙間已噫知其愛君之  
心精微之訓夷左罔不賴焉作之外明良相遇千載一  
以德化民神而明之溢於制作之外明良相遇千載一  
符矣嘗撫中丞江公岷起獄所以文學名家召拜西臺  
忠肝義膽面折廷諍即古稱理輪使莫或過之今奏議  
海內垂傳爲之紙貴凜凜直氣與岷峨劍閣爭雄也以

瑞陽商集卷之五

故天子明聖特簡公精忠而超拜堂卿蓋異數云亡何  
楚江不馴用公秉憲而鎮之公至不大聲色格以至誠  
順苗俗宣歙約導之不三月而苗民愛之如父母從之  
如流水皇上廬內顧思重臣召入大理御筆賜環上依  
日月之光交泰相成良可慶矣方倚內修而西南夷裔  
之倖狡焉巨測廷議非公往撫毋以化誨警服制報可  
公遂以御史中丞節來撫黔諸苗惕於公宿望如親白  
日慨震霆相與喁喁向風慕義久之上下相信逮緣救  
寧公不自滿益振德以服之因性以牖之爰揭皇極六  
諭次蒐二十四善近擯五賢人傳圖繪箋釋旁引曲喻

因命之曰振鐸長言夫愛親敬長人之性情公是非  
人之好惡總之良心在人爲不戾耳振鐸一書若論黑  
白若數一二宜乎百姓之易以興也管子曰善治民者  
必知其疾而拊之以德公造福黔黎若備大侵優寒傷  
恤羸民疏堆壻憫沉冥種種善政悉難枚舉慈仁懇惻  
誠切於中又非徒以虛辭借也是蓋厚生與正德兼修  
善良與不率均賴道方有不蒸然顧化者乎都勻司理  
李君珏一日經省揖進而言曰貴竹八郡惟勾鎮多苗  
夷治理脈化郡什伯難兼者上司時持爭端盜賊日有  
擄掠江公之政重於諸郡而更重於勾屬者珏代庖奉

瑞陽商集卷之五

以周還今六閱月矣而士風淳民俗厚向所稱逆命苗  
首亦若回心警惕而盜是用希也願借麗言以鳴其盛  
華拜手贊曰美哉風化其有此乎古大臣之以才稱者  
率有其文至於忠愛精誠轉移默運有相度焉公文德  
蓋世內不設疑外不飾貌凝坐籌邊靡不慎重抱腹魚  
貫總括事宜目采四注摘藻周詳即有不軌莫不口禁  
而舌撝以敦禮尚節儉不可捐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  
可以對天可以格神以此感人宜其速肖叔向有言聖  
誥之上明警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於是乎可任使  
周公多材藝而實用在國我公秉靈緝學文爲世師經

緯範俗不獨稱於黔者可貴也指日進天廷贊機務論  
直契理北迹周召四海之內謳吟德化豈談者乎昔  
周公之化殷也若曩撫事以德爲訓而肅將祇歡穆穆  
近衛聖王天之命寧之禮以明理我公受上知特冠百  
僚蒞茲上也與化殷何異長言如懋昭之訓善政類周  
官之詳今之民即古之民周公之得君即公今日之見  
信於上也三錫之命將復陸而至矣司理羣髦請就之  
刻以升其首萬曆戊戌歲午月望日文林郎廣東道監  
察御史春勅巡按直隸河南貴陽治民李特華頓首謹

借賑公田銘并序

救荒之策古稱無奇黔故儲有賑金率倚辦於乞糴顧  
承委者數疲於賑而不願與無賑同余與直指應公各  
出餽餘益以公帑爲之割置膏腴諸父老詣庭鳴謝不  
曰爲黔興利而曰爲黔除害嗟夫發糴爲苛政余有味  
乎更老之言也大都官憂民之儀民恐官之擾匪糴斯  
然即田亦如之考之農政耕耘不時必加罰苗實踰等  
必加賞今備賑之田予亦依農政著爲令式農益田墾  
則吏受賞農損田荒則吏受罰寓儆官之法於勸農之  
中兩臺秉持之兩司督覈之郡邑奉行唯謹有備無患  
所謂黎民樂業降福孔皆者其在茲歟爰立石於阡陌  
之間而爲之銘銘曰沃壤如底清剛如隍旱潦弗恤  
我田之藏瘡否望蒲犁鋤不釋爾自逢年歉不過籍舊  
穀既沒新穀未登我發其陳市價不增前鑒維何青苗  
作厲不收子錢軍民受惠嚴令致期大信革弊斯爲善  
貸行之可繼農先其公官勸其勤耨登長聚荷鋪成雲  
五穀穰穰九扈欣欣所賑不用所備孔殷

賑穀流通議

余謂拯饑之政富鄭公在青州爲百世師倣其意而行  
之在後賢焉興賑田之利除賑糶之害今日事矣除害  
於今未必不害於後特舉其與諸大夫國人議之  
或曰黔之天時繁陰雨山溜瀝泉可資濯溉不若中原  
赤地千里之田也所賑者少所積者多粟紅嶺表自古  
歟之我取其陳以增其畝黎民尚有利哉余曰賑租二  
千斛清餘田損遠馬人釐革倉屯等費幾得三千斛特  
患谷不流通惠不沾浹所少者非田也又何增焉或曰  
黔中山多田少舟楫不通穀賤價湧歲之通惠此時平

瑞陽集卷之五

五

價以糶及秋成糶之無損於積倉有濟於艱食此兩利  
之政之余曰黔之富室多積穀待價官糶之使民食其  
平矣官不能自糶非委之賈儉則選之與博其害與糶  
賑等耳或曰黔軍多民少加恩與軍民陰受其賜價賤  
之時以穀與軍而扣其價穀賤之時以銀與軍而扣其  
穀官操其權軍從其願此可久之法也余曰歷年軍餉  
夏秋本色則給銀非軍之利冬春折色在倉無可扣之  
糧茲租也久貯之不可易價以貯之恐以資他窘而虛  
賑之名也又不可官糶之不能給之於軍而扣之於軍  
以無定之價變有定之額又不能無已限數以放之限

期以徵之乎或曰此青苗法爾余曰青苗貸母錢以取  
子錢民樂於貸之多不自慮於償之難官亦未嘗爲民  
慮也惟貸有限數民易於償官無牟利民樂於償匪直  
鑒劉公之弊即文公惠行浙東稱善貸猶然加一徵息  
今盡寬之或曰富民能償者不貸貧民願貸者無償余  
何余曰荒年議賑先貧民不及富民豐年議償聽富民  
先防貧民遊民無家者勿貸惰民無生業者勿貸武官  
與軍勿拒況中人十全之產比屋皆是七八月之間斗  
米而價倍之孰不樂於貸而勇於輸也以紓其難乃愆  
其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情感以法繩之欲負其將能

瑞陽集卷之五

六

乎或曰民可齊之以法矣青衿子負擔儲法何可加也  
余曰救荒之道先賑士而後賑民通負之法先齊民而  
後齊士余增置學田以優士令學官掌之收放行於有  
司士不得與其父兄子弟貸者不得借貸中無撓法之  
人官有必行之法且法之信而不易又非法之重而不  
堪行之三年六年而九年焉田不增而租歲積黔雖饑  
不害縱有兵興之繁士無餽糧之色黔其庶幾哉此爲  
省城言之若他境田多山少則常平之法可行也大抵  
有治人無治法所委不得其人民將怒於色譬如市余  
之竭心思也祇爲屬而已矣若謂法外無遺弊也則余

音啟

一放穀以六月初一日起完日止先期還坊里屯寨  
有身家德行者報名造冊人給一石不得過二石  
富民武弁貸者聽四月屯寨長貸穀種者聽收期  
有誤令報者拘人無人方責倍償本年不收下年  
補還次年再饑貸即作賑小有年軍民率眾刁告  
為首者以亂法從重論

一收穀以十一月初一日為始初十日止照數還倉  
穀不乾不淨者罰利穀二斗至初十日後遲一日  
罰穀一斗罰不過五斗至十五日不交官軍照貴

瑞陽集卷之五

七

價倍扣俸糧民間不應併借穀還完方准釋放寧  
家死亡者查實定奪

新穀納倉放穀還倉不許先時差催以滋煩擾及  
時隨到隨收不許久稽守候依較定官斗出入如  
放用小斗收用大斗暗折羨餘及臨淋尖陽斛拋  
撒等弊因而挾制細民數外私取升斗者許佃戶  
還戶口稟將衙門作弊之人枷號一月問罪革役  
有司縱容曲護并罪之

一荒年或隨地設粥以賑之或計口發穀以賑之富  
民有禁井市販夫有禁衙門吏役有禁諸色人等

假名冒賑者倍加罰治有司不察以不及論

瑞陽集卷之五

八

右文日記

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養食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者之事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非可繼也及考萬馮兩公常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爲之傳今計田且七十六分以應府州司三學之貧者二公於諸生有豐施矣顧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倉距省四百里而遙使貧士踰險度支所得差半故郡諸生之無田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價以輕隨價以解士無往來之煩殺收一倍之利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空言移粟人其謂我

瑞陽集卷之五

九

何固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烏當把路之田若干畝故征已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號沃疇歲收米三百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於藩司而大半肥佃者余以爲屑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以講武今以修文烏當之田昔瞻戎剛不若瞻文髦從今衡軻不馳而瑤華耀黉黉雖邊徼乎亦知左武矣與直指應公議割其田於庠復以三百金置腴田以附益之總命之爲右文云乃與督學沈君計曰亡之輪關無取成幼苦心者憫其窮而賑之困鹿俱虛婚喪不舉者急其情而周之博士赴講弟子升舍文物未備者因其陋而充之數者取之萬馮二公

瑞陽集卷之五

十

所遺而量入爲出裕如也大都士之重采者什二襍裂者什三什二無藉於資什三已得於助不中訾不外逼在羸拙之間者十五逼之則勢有不能遺之則惠有不溥烏當并新置之粟鍾而藏之每歲試少俟而拔其尤者數人脫以廩粟時時進而語之曰石儲非終歲之計且以代車胤之螢賞寧越之音也汝知治田之義乎士之進學如田之殖苗生意曰茂薦業致功必有豐殷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母爲宮牆玷顧黔中多認真氣爲節樂甚至凌轢上人以取困辱余懼其捨己之田芸人之田而荒於嬉也孔明化行於黔者誠子書曰愒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多士佩之母以家薄而志不壯毋以身貧而行不高弘道義以爲守無慾以作藩游竹素以爲圃耕桑順以爲田嗟夫柔順之田險躁之藥石也多士邁貴黎而化俗其無嗜美疾哉余有進於是者田以養士惟恐其不多士之自養無取於田之多兼賺之食何足紐也昔夏侯勝謂治經不明不如耕田矣張禹明經相業無聞買田於涇渭之旁資其澆灌多極膏腴至今士林羞稱多士異日以文起家得時而駕待諸博士弟子師萬馮二公即湯沐興思而爲學錫類也今雖未離南陽之耕隱然以孔明自期讀張禹傳則

曰夫夫穢儒也若將免已庶幾哉身貴而仁義附焉無負於右文之田天下人文孰能爲之右沈君曰善哉言乎遂次其錄而記之乃爲之銘曰原田撫撫昔以用武而今已安堵惟士無田胡以代其耕而有其賢取武之閒成文之美儲於豐宮以培桃李緯之經之公而匪私佇聽風雷起卧龍於茲

欽恤軍田頌并敘

間者朔方字賊勾致謀呼朝議調宣遠陝浙并苗兵合四萬坐困之遂擒斬俘獻上既首敘有功諸將吏且發帑金二萬優恤苗兵之陣亡者海內仰威德洪暢矣顧苗屬窮處等落名氏莫可詰詳於是散給者易與爲姦而患藏之陸沉者十之七余入境廉得之微有司迨出三千緡與直指應公議曰茲皆聖主餘澤吾儕不能宣揚德意罪與累等迺悉宣厥田上錯茂績其入仍備征剿賞恤之用勒之石曰欽恤軍田示不敢移資他君諱近顛末而爲之頌頌曰於煌帝澤磅礴周廣殺伐斯張功懋懋賞悼彼執戈捐軀委棄天子曰咨苗師獨惻惻號與居爰及內帑卹死哀殤以慰泉壤邇有貪夫行同廻飢狼噬鯨吞莫逃天網議緩厥誅其餘雖尊制行意上德是做春敷甫田露零戎幌三苗均沾寬然俯仰小臣作頌皇仁曠朗



惠藥田記

唐史載狄梁公兩疏活萬人余私心艷之及觀其緘法入神良相良醫公兼之矣殷中軍一劑活廝役之母乃焚經方是遵何德哉羅郡侯珣施於金斗殆仁者之心也黔俗尚鬼民間有病輒刑牲伐鼓以解讐求安不問鍼砭湯膏羅侯施藥能變金斗淫祀因還斷事術於都司移中軍署於督撫之旁以中軍廳改惠藥局不勞民而事集且在通莊定番州有上田五十畝余與直指應公益以百金之田其租令州官如學田易價定於六月解府給醫者備藥餌以爲常雖然吾兩人用心勤矣民

瑞陽南集卷之五

圭

不信醫而信巫恐弗從也余乃集諸父老於庭而語之曰無難無著無醫無藥蹟一世於仁壽非余所能昔炎皇御世嘗草以導民軒轅氏作復受岐雷詳著體診彼上古大聖人豈欺汝哉夫赤刀粵祝胡山操筆皆誕辭無當昭夜景之鑒演亡機之慈祇見虛無自相詭耳杜蘭香有云消麼自可愈疾淫祀何益斯言也若因黔之病而藥之三命皆有極參苓難成蹊余譬之於旱苗得一溉之益藁秦茂矣故陶貞白曰民生所以爲大患莫急於疾疹疾疹而不治猶濟火而不以水也汝等知水之濟火獨不知藥之已疾乎諸父老曰民愚聞教則悟

民貧需藥則不支余曰官主其施歲考其成醫不效者易之不廉者易之局之與田則不易也若諱疾忌醫養疾玩醫使俞附扁鵲望之而驚民自貽戚我其如民何諸父老稽首曰吾等小人得聞殷中軍精於醫而狹於量又聞羅侯去郡而金斗多病夫未若茲惠之弘且久也自今以往壽斯民命不知幾千萬億無豔梁公疏矣敢世世拜兩公明德余曰諸父老之言誇余何以堪之遂次其語記於局之堂以引黔民之勿藥者爲之銘曰官無厲民成聚生自衛民有疾官之劑以粟易祝爾田五穀藝民乃粒祝爾民五福備斯爲瑞無祈禱以永世

瑞陽南集卷之五

圭

無需藥余奚惠

澤陽印序并校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夏每建郡縣設有屬使幽明各得其理今上發帑金二萬遣官以優恤黔軍之沒於西夏者大哉皇仁無忝明德臣民稽首天子萬年嗟夫人之無良致虛恩費鬼之無依微獨遠在赫遠之墟也黔為古鬼方壯士志靖夷落每至捐軀及郊岐之隴懸圖靡之茹冤皆未招之魂余懼夜臺之多餒矣乃與直指應公共置百斛之田於青巖之場令寺僧世守每歲收其租以掩骼用其餘托孟蘭之會仰體皇上澤枯之心以廣國朝祀厲之典且蓋念無遠計齊民同之余亦曰

瑞陽集卷之五

主

獵較云爾爰擬招詞授之釋子詞曰緬昔三五開登兮繼天立極淳龐湧穆兮民罔天厲黃髮兒齒兮正命而斃時則科條不用兮干戈載戢銅焦不鳴兮夜戶不閉是謂大同兮不可見於叔世矧茲鬼區兮封狐雄虺之成羣壯士倚長劍兮氣凌雲將軍非大樹兮兵交刃接而洞腋露筋戎剛摧兮艱心如焚吁嗟從軍難兮八陣威風遠二晴雨雪零赤心白刃酬明君抑有循討然之踴慕程羅之富不憚嶮嶮兮拔榛覓路豺虎咆哮於中途兮藏舟無措鵲鵲之貪兮竟依枯池之鮒吁嗟行路難兮千金齎盜糧三危非安步鬼門生度憑誰訴又

瑞陽集卷之五

主

有迹隱昭憲身罹非災驄馬魏義兮蒼鷹逆河濯吾舟之是濕兮誰念竊飲之難倚覆盆無由照兮結蟄未聞雷吁嗟對獄難兮秦蟲冤重鄒書空栽棘林夜哭聲哀哀吁嗟傷哉兩等諸魂或殉義於戰場或殉利於嚴莊或因株送瘞死圍牆悲莫悲兮三屍俱枉慘莫慘兮四大分張化碧而羅青兮血誰與藏化鳥而思歸兮誰知吾之惻惻慈親念子兮倚閭空望閨中少婦兮九折迴腸杳杳冥冥兮魂歸何方年年歲歲兮白日無光余等奉命治黔兮無彼界此疆宣上德以賑生及死兮何存何亡惟李春之瘞骼兮歸爾黃壤舉中元之嘉薦兮酬爾黃梁燭炳兮幽閨照經爐爇兮卿霸翔蕙報蒸兮蘭藉桂酒奠兮椒漿漢方廣之大德兮振爾於非想之堂始終兮萬物之量生死兮人道之常錢鏐與殤兮曷云短長扶搖垂天與蓬麻委地兮同歸無何有之鄉鶴亭之鬼冤兮從今都忘若敖之鬼餒兮果然而律黎丘之鬼狂兮效抗回而勿為殃吁嗟魂歸來兮皇恩浩蕩聖天子為八靈主兮國祚永昌

平越衛清川田銘并序

余出撫三載，撫夷爲難，濟民爲急。沅州有龍津橋，有石羊橋，畢節有惠濟橋，思州有興聚橋，新添有靖難橋，余皆捐廩俸倡之。平越麻哈江山夾水，遠魚無從，鱗三建橋而三圯，復尋緩流興造，應直指與子捐助，不過百四十緡，特囑矢耳。余東歸，月前繕置田租三百八十秤，徵助登車，以資善果。知觀成之難，厚給舟子，使民無病涉，未必不堅久於石梁也。命其田曰：清川，并以銘之。銘曰：滔滔岷派，三爲巨川。兩山排闥，水激成淵。望洋空切，班馬遙連。利涉維何，舟子有田。不塞不崩，於萬斯年。

瑞陽尚書卷之五

二

開河檄

余奉勅撫黔，下車問民事，與革僉曰：城南有水，可達思南，與人徒以開濬通舟楫，爲黔萬世利。余曰：吾志在鄉山，安能久此鬱鬱？以俟河之洋洋也。願聞其大緒，紳先生有謂往歲黔饑，藩司發帑糴賑，爲民之厲，余曰：諾。敬爲黔除之。乃置賑田，直指應公以持斧至，式廩斯增一日。謂余曰：造福於黔，開河爲最。鉅公何不先羣策而舉之？余以底抱告，直指公曰：何爲？其然也。天下事不可讓之於人，亦不必限之於己。自我創之，安知無繼之者？余登然心折，乃檄遊擊將軍楊國柱任荒度之責，直指公

瑞陽尚書卷之五

六

喜曰：用得其人，事濟矣。相與搜鑲金甌之卜，仲冬望日，旅於河，若泥行乘橈，水行乘艇，遊擊不憚勤指，揮葉天培、張承襲、司幕楊尚偉馬一新分其任，皆選擇而使之。羣工翼翼，期於底績，客有謂黔之公帑既乏，民力亦單，與其圖成之難，莫先於慮始。余諭之曰：昔北山愚公欲移太行，王屋山之石於渤海之尾，其室人忤之，河曲智叟笑之，惟鄰之孀婦遺始，觀之子助之，卒之神負二山，屑於豫南，雍北以免。愚公之迂，城南之水大者，批巖衝壅，小者漫澗，實墜灑沈，靡定僅僅一衣帶間，以闢其維，以疏其潰，較之鑿龍門之險，尋金堤之故跡者，萬不侔一。

非若運太行而抵渤海也愚公力不能損魁父之邱堅  
任其難且謀之於室助之於鄰期之子若孫已之力有  
涯所需者無涯神之聽之蓋理之勝人之定天弗違矣  
河上之役能無需乎余不需其周於財需其周於德者  
財周則守在一象德周則見高一世夫往古來今豪達  
消竭吾身尚非吾有惟名為不朽是以金粟馬羊人重  
千鈞視若埃塵者達人之見也執分寸而固億度處提  
握而却寥廓愛惜財費如膏火煎熬生為世噬死為愚  
鬼此黔夫之迷也黔之士大夫多達者高樹標準而使  
影附之遠大振嘉聲而致響和之眾不過分宵燭之末

瑞陽集卷之五

元

光推葛禹之微潤足矣其營生輿博起家令史者數聲  
肩摩雖不產於黔乎例以并州之義皆為故鄉况利涉  
尤所先資宜其相觀為善而惑祛吝泯也譬之蔽牛之  
木如垂天之雲千百人呼辭辭伐而運之若馳焉甕臚  
繩樞之子萌隸遷徙之徒不斬刀錐之助或效胼胝之  
勞皆物有微而毗著事雖瑣而助洪即一簣之能加何  
細流之不納從此發擢歌張蜩螗仕者不歎於回車行  
者無心於願息郵因漸甦而患益戢可立待也日者形  
家告我以鹽利會逢其通語云山澤材鹽國家之寶二  
美並興千載一時余才愧管子不能興魚鹽以饒東海

黔之自饒將與蜀楚爭雄為海內冠冕而之桑梓休有  
烈光爾之子孫享有餘蔭其願之乎余愚公也聚室而  
謀矣母雜然忤也聞拓達者之心胸不為迷津所惑操  
蛇之神聞之將使河若效靈如夸娥氏二子之負山城  
南之南思南之北皆安流也孰謂大夫智也而婦婦弱  
子之不如哉直指公曰善是可訓矣遂書之為徇義者  
勸

瑞陽集卷之五

辛

鰲磯賦有敘

耽瑞子遊黔二輪偶一日從直指應公憩釣磯武侯祠見城南河水清漣與梁亘跨曰美哉水中不涉民無魚矣公曰隄津未備將澤吳縣障而防之亦其事也相與鳩工壘石擁階宛然鰲極臨流覽勝遂作斯賦其詞曰余承簡命言撫黔藩襟雙澤鎮滇垣包島納面龍番祥洞金筑簇綺攢旖旎乃命駕于基郭飲馬于流泉容與乎南明凝盼乎富川於以相厥攸宜卜築隄閭俯察仰觀上虹下案宛在水中水無漫與迺進三老而問之曰孰有當於止者乎河六瀾瀾寧能使逝者如斯三老對曰

瑞陽閣集卷之五

三

僕聞成梁不易防川則難測而定之有基無壞民其永賴然則君侯之所指也母亦務是乎願聞其槩余告之曰是其源也末窮其際來自夷菁達涪出定中漚貫城其漲也湯湯乎若洪濤之浮拍而怒號澎湃激其耗也消滄乎若清冷之赴次而潏潏淅瀝易盈易涸不涸不浮與汨俱沒與化俱流達而環之夏寥邈而綽約迫而封之見阻隘而博輞峻爲之防驟汜濫而虞決低爲之閘時淋漉而逐漉瞻彼涵潭就伊沙渚方廣得裏下高合寧弱水中邱南溟躡嶼嶺而能去散而還聚頽峰天表是曰署賓爲章雲漢旁阜城闔左巒架壑榜列貴人行

清塘之寒澈今挹犀馬之甘泉吸三寶之靈液今貫明珠以綴連綰北江之青柳擷西池之白蓮帶齊虹之腰至今極南浦之縈旋於是我臺抗控我抵綫紆介在涯岷安於覆盆飛聲岩峩作鎮鼎湖象文昌與武曲運經緯以昭憲斷鰲首以立極今卧長鯨之橫堰迴狂瀾於磔磔今厥琅玕之叠嶽浮海屋之龍宮今愕蜃樓之非幻步登瀛以出塵今共題名於塔雁左瞻右睇徒倚婆娑俯濯清纓反射紋波灘聲陵影晨夕烟蘿若吟興父忽起漁歌伊惟臨人激流枕石心遠地偏山青水碧濯木叢陰匿景逃籍希躡嚴陵垂綸自適維九鼎以一絲

瑞陽閣集卷之五

五

今客星隱而名高棹扁舟之去來今汎不繫而逍遙遺名利於烟水兮委直釣於釣鰲一水盈盈對瞻古廟錦官森嚴諸番並曜懷美人於三顧今鱗魚水之違奇余心悅其肅瘁兮鼎足成而運移誕天威以擒縱兮烏蠻震而靖夷儼遺容於尸祝今据最勝之江湄嗟卧龍之蟠淵雖百世其可師爲龍爲魚一潛一見出處倖時蟻屈虎變既葆真而閱秀斯人傑而地靈榮光塞河卿霽鬱蒸乘桃浪以遊翰海兮渭熊飛而干城挽天河以洗甲兵今騰八陣之遺英歇蘭若而奪琳珪今披二表於承明進可獻而退可懷兮憂則違而樂行山之高而水

之長兮登斯臺其含情匪入夫作賦勉爾榮名髦士壯懷之磊落惟先哲之是程

振鐸長言序

夫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古樂之不作久矣今之聲歌象舞猶有古意存焉是最入時眼里耳而易動人觀聽故董戒之外又勸之以歌即聖帝明王不廢也余昔備兵辰沅嘗謂天地間稟氣者靡不含靈迺順苗俗宣款約導之六三月而清江苗民相顧感喻相吻以生既余以召入而復來撫黔諸苗苗擁道歡迎若從余所好者喁喁然懷德附離而爭事天子蓋信苗人知吾人無二心也居黔亡何即有嘯聚之警不免修師餉之而後安堵多就縛者余求其生而不得閉閣思之均一苗也此獨遲違亦未嘗振德以導之而長吏之教不先耳故談兵飭戎即未敢忘民之不革繫我之縣惟是上揭皇祖六諭以闡揚其旨次蒐二十四善以尋繹其義近擬五傳以寄遐景非浮慕息馬論道之風緝疇昔之曼辭亦欲鋌險者砥礪而潛銷雄芒也客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完經何以爲此嗚咽也余思其居軍旅事也請以戰喻號令不申步伐何由而肅炮鼓不鳴勇氣何由而奮將耳提而命之援枹而鼓之敢謂遠下同之埏埴言教可已乎哉今授剗劂而并繫之以圖亦猶行古之意也坐客唯唯遂書而引之於策

二十四善引

太祖高皇帝六諭不越二十四言聲教成經與日月並懸即累千萬言未足以盡其解矣迺爲善陰陽一書又文皇帝命儒臣彙之御製序文以示勸率是即皇祖之意顧遐陬荒微安得家藏一帙人盡一窺惟是揭其稍切於地方者得二十四章並廣之梓俾善師者遇一事得一法思過半矣雖然善惡之所施迺禍福之爲階比之爲陰陽非得時而駕或隆施爲難則見善不及空爲臨淵之羨耳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自古記之惟培其善根不落妄境善矣若葛繁然修吾心之量以隨物之成自將相豪家以及胥靡臧獲皆可爲之斯善之善也封疆遠臣稽首頓首敷揚二祖之訓敢云燭火助曜乎哉

瑞陽集卷之五

五

默中五傳引

刻五傳者何志感也五傳已刻省志而茲猶附刻於聖言之末者何省志不概見而茲可人人觀也夫古之高誼奇行亦多矣曷以不傳而獨傳五事者何以故五事皆默屬也彼宦於斯與生於斯者其人皆可爲世則法故不厭頻煩表章之使後之宦於斯生於斯者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不佞傳五事與刻五傳之意也

瑞陽集卷之五

五

重修貴州通志序

國家建置列省以藩屏帝室即五等分封遺意而今列省之各有志即古列國之各有史其義一也黔雖介在徼外西南乎其幅員雖少稿乎而地輿形勝民風物產戶口財賦名賢職官履祥古蹟之屬載在全黔通志與制俱來則因時修輯以備參考而昭觀省者是亦不可以已也歲丙申余奉簡書來撫是都先是土酋舞文亂法欲改邑復司謹然而以事間詔下其議於兩臺之臣余思以定制折之乃亟取省志稽其建置由來而志自嘉靖癸丑以後闕焉未續尋得會典鏡正始精手以先

瑞陽集卷之五

五

一疏按志自中丞劉公侍御宿公增修方志迄今四十餘年而未有執簡從事者亦已疏矣余方有慨於中欲胥謀於直指應公而會鄉先生給諫陳君以請曰甲午之役不佞象實從一二鄉紳後敦警校事業副其墨於藩司儻及今犁而正之以授剗刷此爲時矣余都給諫此意即令有司擁鑒先駟開集雅之館復延疇昔所稱一二執簡者警校者而日趣駕焉事竣給諫謂余言曰省之大典在志與文君侯誼薄梁園聲高稷下豈其愛一言而不以褒吾黔耶余唯唯不既而藩臬大夫亦復申之輒思得吾友邵君爾瞻氏文之簡端而姑爲不

輿之辭以志歲月大都曰自結繩以往文明不著紀事

紀言厥有內史春秋橋乘博無隱虛尚矣後世文勝之敝史也奚辭太史公謂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若鄒魯尚文今且質吳越尚樸今且華是地氣之改而時變之遷也故函夏之地宜採以忠邊鄙之鄉宜採以儉是輔相之宜而裁成之術也今天下大一統以示無外即鬼方異域已進而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特於黔加額開科所謂以冠裳易獬介以俎豆息兵戎意在斯乎則八天文辨析於分野地理究極於輿圖士習民風兼採於夷夏田賦兵車與時盈縮固維新之一機也黔故有誌

瑞陽集卷之五

五

自諸葛武侯以至於新建王文成公上下千有餘年其間英聲駭烈播溢三危緊可睹矣嘉隆以來代不乏人或鐵石之表曜奇於禦侮或瑤華之藻展采於天庭亦有却金茹淡繼美關西之清選客碩儒講明洙泗之學是皆質之於前而有光俟之於後而可法昭昭在人見聞方真非乘歲時之近錄而紀之將事與時湮人隨世往典刑寥邈若存若亡藉令豪傑猶興尚友之謂何我國家有一統誌載天下山川名物如指諸掌若會典一書非時時著爲令甲則因革損益無繇而稽以斯知誌之有續猶國之有典彼石渠之上尋討纂修必有鴻筆



近臣約裁其事而後法守畫一不敢變易以千度者雖  
海外夷邦尚尊而信之今茲高世名賢操觚登壇又得  
督學沈君相與印正而潤色之凡例有綱有條爰分爰  
合各有攸當文不傷質麗而得體黜之衣冠禮樂彰而  
傳矣且也其事核其義正庶幾哉麟經遺意猶能翼國  
典而變調謀即晉楚之史亦何讓焉於是乎序

貴陽府儒學記

明興二百年來聲教丕隆蒸淪朔洽詎惟西華肇輓即  
窮荒荒服亦胥漸被蓋豢絃戶誦其陶淑匪朝夕矣黔  
中古西南徼地自高皇帝開乾寧造後遂得列爲藩服  
雖治雜漢苗乃百司庶政驟視兩都諸省有差無異而  
貴陽爲黔省首郡顧建學特後且規制未備近始就陽  
明書院改署明倫堂羣博士弟子員講業其中若聖廟  
賢廡所爲瞻禮陳樂也者則芻蕘宣勝而貴陽附焉夫  
使邑學隸府猶曰儉制豈其改郡改名而於弘風訓典  
之要地顧讓而未遑耶大都崇儒表正在朝廷作興倡

率在有司而盡制備物又自有時爲之耳癸巳冬前巡  
撫林公喬相巡按薛君繼茂提學副使徐君秉正始慨  
然興創勸議遂於會城門北得吉壤焉昔爲蜀行都司  
今割入黔僊武修文實相迭運固山川靈秀所鍾最勝  
之遺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於是鳩工庀材經始告成  
亦閱三年於茲會余被命撫黔下車首謁宣師瞥見廟  
貌鼎新丹楹刻桷雲構翼屹怪而問之乃知其昔也有  
待今始考焉時乎漸次奠或亟之余徘徊凝睇自公宮  
以至堂與若兩廡祠齋園橋亭閣悉中程度且也地不  
煩改闢用不傷公帑民不廢時務制不踰侈靡問誰贊

成則郡邑藩臬左布政王君來賢廉使應君存卓知府劉之龍同知馬宗孟推官龍時躍等問誰捐助則薦紳長者副使許一德御史李時華馬文卿等而費序之能事畢矣獨遷姓之石缺焉未立先時劉守帥諸生謁余於惟是學閨甘有餘歲而始一建前此兩臺諸公及瓜屢矣顧適觀厥成乃在今日信非偶也願先生一言記之余謝不敏居有頃會用師高碧監司詹君啟東梁君銓以捷奏於是督學沈君思充入而申之曰詩言既作類宮淮夷攸服先生什倍倍才蓋茲的魏不貳於淮獻之訊之行且懷好音也先生然無意乎余謂默即古羅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甸國鋒捍時起一萃聯鎮士之覽獲直入穀者與燕趙爭奇亡論已方今聖天子右文教諸藩於制科以加額請特於黔詔可豈以諸士異采嫻離綠飾儒術爲足多亦以夷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句修藝騰茂實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聖謨之託也士生斯際千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何以據所學而不負也耶矧諸士之先皆來自舊都所稱故家遺俗藉以遠實徵外原操用夏之權向之抵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館諸士服習已深即今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處爲孝悌出爲忠良胥自翺翔

書固問養之語云堅樹在始今之時也是謂卑之無甚高論若猥竊附於魯頌之末則余豈敢人亦有言夫子居夷浮海之思後先致慨而文莊公獨謂浮海之言千載始驗於瓊崖爾諸士審能誦法惟勤將與諸章縫相揖讓微獨聚燕趙趨材貴筑其鄒魯矣居夷之言旋復驗於黔服瓊崖云乎哉沈君拜手曰善遂謀之劉守而勒之於石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募兵防守榜文

照得貴州僻在西南徼外夷苗雜處山谷菁深道路巖  
嶮商旅斷實滇南之門戶行李之往來其間賊苗出  
劫非時往往殺傷禦貨身膏原野殊不忍聞總之無餉  
無軍無人防衛僻之制鼠亡猶徒費鼠之不竊安能也  
今以本院供應銀內取七百兩募兵百名以百戶一員  
統領行事其應募者註名冊籍每人每年給與工食七  
兩專主常川官路守望險隘處所但遇賊苗出劫商旅  
即便奮擊擒拿其斬獲真賊一名額外給賞銀三兩  
為此仰中軍官即將榜文揭示通衢曉諭軍民人等知  
悉如仍有被劫被傷者的係官軍疎虞懶惰不能救  
護許被害之人徑赴軍門首告定行捆打究罪不貸

瑞陽阿集卷之五

五

恤隱局諭

始余蒞黔即首詢民俗善敗諸所得於延訪者業亟為  
興而去之最後得薄惡兩事如僑寓之人未有家室而  
做主人之廬成婚者戒另托處姓婦做主人之廬婉身  
者亦戒另托處余以此兩者無當於法使遽為厲禁民  
將謂我重若彼而輕若此是未信而厲非善也夫川谷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先王齊政而不易俗者非不易俗  
也示之以大同所以易之也故因賢有司之請而以公  
罰之贏為之構數屢於城隅內外以便貧民之無依者  
當其時合登寄於斯寧育寄於斯名其坊曰嘉禮曰慈  
育統曰恤隱局仍於婉身之婦無能舉火者人給米三  
斗使彌月而後復其居嗟乎吾人並生於大塊托處於  
運廬皆寄也以彼生者成者曾何損於己而示人不廣  
使倉皇急迫之際比桑間之期冒露寢之苦亦大忍而  
大愚矣書觀風俗通云宅不西蓋俗遂謂西蓋宅者妨  
家尊也爾雅之言曰室西隅為奧尊長處也不西蓋者  
難動搖之耳審西蓋有損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昔田  
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嬰戒勿舉謂五月子長與戶齊  
將不利於父母其母竊舉之及長而見嬰嬰怒文頓首  
曰人生受命於天將受命於戶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

瑞陽阿集卷之五

五

如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卒之田文能大嬰之門而嬰用其言謚爲靖郭其亦足以明習俗之不經矣余既爲此局以不即禁民之泥俗者而復爲此諭夫亦曰上之便民不如民之自便繼自今有司或不能修其廢壞奈寧無望吾民之能易俗耶

黔中手訓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外清安你讀書以養性爲主凡事聽二叔教訓不可執拗今我是箇都撫名頭每年雖有二千兩銀子憑我使用別人或借送人使用暗差人送到家來此是衣冠盜賊我必不爲此項不取再無他項止有我新任相近撫按各行賀禮共計不上三百兩我既不要多的豈受此些微之利我將來都到貴州事上用了是以無一文帶來與你幸得你有好丈人家也不貧了你要讀書我當時毫釐也無也到今日况你好似我多了你可多在館少在家養身生子是一大事只此付知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貴州清安你考得下桂德見人務在謹慎謙恭非禮之地多不潔淨不可跟人行走以養身爲主二叔要同你行是愛你心你不可不仰體我是貪官全無官資你亦不可指望又者二叔要細栢到他家你可與黃娘說知細栢今吃那箇乳付信與我凡有人來你必親寫些信報平安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貴州清安不必掛念我不

能有銀以遺汝等我所為地方造石橋三處開河五百里買賑田穀二千石學田穀三百石惠藥田穀三百石每年濟孤田穀壹百秤貴州軍民無不感戴皆是為汝兄弟造福二叔纔故所有細指如何傷他到這般田地有了這驚在身上日後一毫傷不得一毫寒熱都受不得一毫嚇不得他母年小不顧諒不以這箇兒子介意是以立心害他若可調理你可用心調理他言不能盡只此付知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外清安不須掛意前信所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說讀書三事爾遵而行之必無不中之理言語不可輕薄衣服要布素舉動循禮節此又是養德養福養壽三事若輕薄狂誕外人譏議汝可戒之我昔做秀才時夢一神僊教我你不要他日做官說是你自家手段還是你祖父積來陰德我今做官無金銀積與汝只是要行陰德以遺汝汝平日存心亦要體我意思有方便人處便當些賣些以行陰德不要失吾祖父數代所行之意日後自有受用松蘿茶可買二三觔極真者搭來只此付知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於閏四月十三起身至沅州暫住不知何時得交代回家我俸祿俱為貴州做事無得帶回家中凡事儉約凡人家墳墓務堂局得本今雪塘園二叔墳墓明堂傾瀉到溪有左無右汝可托人勸三叔還為遷移可也只此

瑞陽阿集卷之五

天

親筆像讚

爾奸直胡爲招議爾奸義胡爲招疑一經起家數不爲  
奇三藩開府官不爲卑晨炊乞糶憐爾者稀忤時守拙  
誰解獨正之危惟爾丹心聖主之知惟彼黔黎佩爾之  
慈輕軒歸來惟天鑒之

萬曆戊戌冬余束裝請告檢點無長物不覺興趣灑然  
未可語人遂書於黔之燕喜堂以自慶云

先中丞詒厥錄

先中丞以遲暮舉子而兒松不肖莫能繼述常懼先烈  
之易湮也先中丞立朝大節前錄俱在而兩袖清風衾  
影不愧或未之詳又懼後世子孫不覩清白之詒謀而  
貿貿於勢位富厚也爰摭其遺墨而附梓之先中丞通  
籍念有餘年而林居十九浮沉中外獨黔淹三年又撫  
黔時而松始有知識故獨存黔中之遺而餘不可考矣  
天啟元年臘月初八日不孝男爾松謹述

家政小引

事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余所記瑞陽阿多上林子虛  
意余友汪潛夫簡令一章業已知其解矣若余所記家  
廟其所未傳者多與陽阿同所不可已者則與陽阿異  
蓋彼以逸老娛情今吾力猶能亦何所煩吾慮此以尊  
祖奉先即吾力不逮亦往往履諸懷是謂有可已有不  
可已者余將以可已者自適以不可已者自勉勉之不  
足則以望吾族若吾弟與子務如記之所云必觀厥成  
而後已敢採春華忘秋實爲潛夫所笑耶江東之書

瑞陽阿集

瑞陽阿集卷六

家居小適

欽州公祠堂記

江氏祠田記

附錄

齊成堂記 黎元樸

江氏義田傳 張應揚

江氏祠田序 龔文迪

江仲子祠田記 應獻卿

江氏祠田記 沈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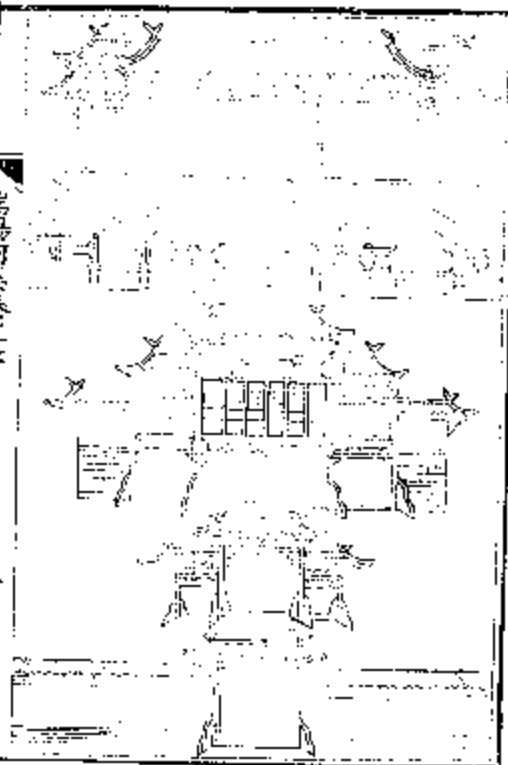
瑞陽阿集 卷六目

江氏義田傳 彭光珏

江氏義田傳 張應選

江氏義田賦 并序

祠田行 郭士吉 梅國樓



欽州公祠堂記

瑞陽附集卷之六

余先世由三衢來欽蓋自宋汝剛公官欽後遂家於欽之橙子培今余鄉猶稱橙里云里故有祠以時其祭自世遠人蕃又各立小宗而大宗祠則翬以修禘者余自晉寧獲予告卧病邱首將二三宗老命余曰禘祠湫隘以欲更詣曠衍而難其時是在吾子其亟圖之乎余唯唯退而相厥攸宜得川原環護之處北距余里可四百武西距欽州公墓道可三百武因聚族而謀闢其田若干畝以肇基焉基爲東向橫十丈縱一倍有奇環堵厚皆二尺余鄉僻在萬山無從得楹桷惟是棟幹皆合羣

瑞陽附集卷之六

二

木而成之兩楹爲石堅白亭亭極脊柱高四丈有六難乎木亦難乎石則以磚循牆支而砥之不則道旁築舍待河清耳中爲資成堂志申錫也濶五丈深六丈緣深與處築臺以設主高五尺爲五間外卷簾櫳中奉欽州公暨蘇氏夫人其旁列世祖以從其諸後死之有德有名者皆得以次而附主焉由堂左右分爲夾室各濶二丈五尺深如堂左爲齋曰孚先聚盥薦也右曰綏後薦福非也左室以內爲舍曰禮成以供祀也右以內曰義給以備荒也堂前爲露臺凡四丈橫十丈環以石欄中爲甬道由臺四丈而近爲樓榜曰誥勅承天寵也樓跨甬道之中凡十二柱各以磚圍之四面通疏不畏風雨下墁塲爲欄以夾輔之旁皆踞獅以犄角之樓之上窗櫺虛敞檼檼聲飛藻繪朱碧登臨四望如在雲間由樓四丈而近爲坊題曰古良臣昭世德也旁署則曰龍興獨對曰天寵褒嘉曰青雲接武曰節孝相依示旌異也由坊四丈而近爲門闊橫十丈內分遊廊爲八柱外墻方廣亘直不擬麗譙第平勒一石爲額曰濟陽家廟卜新築也門前因澗爲池設梁緒水荏葦披拂夾岸垂楊臨河凝盼秀峰隱約頗豁心目大都祠制不襲故常蓋量力儀圖斷雕爲模積小爲大以故初始慮難落成忻



易人清乎獨樓制更罕而華惟是九重之綸綍在焉累朝之寶墨藏焉曷敢從鄙野而忝名器是役也經始於丙戌之春迄今十有三年僅得觀其概余所筆記半屬烏有計損余族若富貴若貧力已共千有餘緡而余歲括囊後并故人篋僅親贈貽聲以益之余家無一卒之田依然乞糴而守先人敝廬有以也經營歲久祠宇未備尚可爲愚公乃兩倉有名無實謂虛望人腹何丁酉秋余仲弟不幸中道棄捐其生平好義有田百幾十畝以食族之貧者矢將沒世不渝而今始得以實祠廬上而修禮於袷祭之日下而平糴於升沒之秋不務博而務濟是亦善成仲志可藉手以復二三宗老矣故記之裔孫東之頓首拜記

瑞陽阿集卷之六

三

江氏祠田敘

余先大父有隱德急人之難掩人之短人沒齒不知之先侍御之老於諸生也相與穆然咨嗟竊自恕而蒿目宗枋之無告者大父舉丈夫子二則謂先侍御也才即屢困他日猶能克家於是以前田三畝挈而遺之使佐一經曰是吾受之大父也自食恒於斯推食恒於斯封侍御微諸既而諸從寔於生先侍御嘗以資之各稍自樹贖歸原田先侍御以數奇不售歲食貧從鄰人乞糴每不應晨炊乃歎曰使兒曹得志當效范希文時季弟東會在襁抱仲弟東昇方髫髻侍側遂問范公故事而心

瑞陽阿集卷之六

四

師之甲子不肖幸薦賢書又十年始叨一第先侍御即捐館舍徒齋風木之悲既不肖筮仕京師所得俸薪悉以原函將母封太孺人感晨炊不應輒思封侍御暮范之言泣數行下舉以付仲曰我無用此長物更置附郭以自食而推食可也仲益勤約自勵不背昔聞家秉少裕會戊子歲浸斗米百七十文比鄰嗷嗷遂以穀若干石給里族之貧者籍其田歲以爲常大中丞鑑塘朱公廉得之檄下郡邑云江東昇以中人之家敦不匱之義人情所難急宜建坊旌異如詔仲愧避不敢承丁酉余代置撫黔方具仲行誼上聞亡何仲訃爲之通夕不寐

杜門傷悼如喪子也蓋思先君子未見之施待不肖小  
展不自二十年來浮沈鄉國屢守三畝之業乞糴如故  
所賴以行余志而成先德者恃有仲爾今也不幸其生  
平善義一節有不隨死而亡者亦惟是惠賑之田在故  
使仲也生者則余可藉手以見先人於廟而仲已矣竟  
仲所爲即自尊父命非爲名高余不能昭而延之孝友  
之謂何適按其籍田一百六十畝計租五百石余倡族  
氏建欽州公祠十年不能觀成先以仲田爲祠田祠之  
夾室後置二倉一曰禮成倉貯租以供丞嘗一曰義給  
倉貯租以助族之婚喪不能舉者所餘猶過半不敢望

瑞陽南集卷之六

五

范希文就張乖崖所稱黃兼濟者倣其意而行之散之  
於艱食之時收之於登場之際升斗不加祠有儲粟以  
待歉歲田歸於祠統於一祖子姓食指甚繁分宗輪管  
上以紹父祖相遺之意下以盡兄弟龜勉之心則今日  
事也若田穀有限望無窮族中未必無義起者余且  
與季共圖之不肖東之敘

資成堂記

中丞長信江公撫黔時恩惠戎務中折簡於余曰東之  
身在黔南望家山輒爲頂涕蓋予江爲三衢人宋汝剛  
公宦欽遂爲欽人苗裔散處頗庶各爲小宗祠祀公祠  
去寒舍不數武湫隘甚不稱典制東之得罪柄臣謫晉  
寧歸家父老日過而議祠事東之思進之不能爲國家  
舉白惻誠退而使吾始祖丞嘗不稱不得比爲人於是  
捐俸餼及諸親友饋遺首倡而各家財者知者遂畢力  
襄祠之役祠之中爲資成堂前爲誥勅樓制極宏敞東  
之雖無一畝之室一勺之田吾甘心焉而祠故有備荒

瑞陽南集卷之六

六

助祭田名雖設猶然有待家仲弟以予生平所奉封母  
太恭人諸金置常稔田若干畝予不忍弟之沒也即以  
其田入祠以世世吾弟高誼不絕諸祀田業有記堂未  
有記子無讓元標念公年力方壯爲國家倚辦甚鉅老  
與公言祠事未晚不謂公未幾爲古人元標聞之輒傷  
心淚落不忍執筆蓋公之亡實憂播事云播去蜀半月  
而隣黔則朝發夕至日持干戈以戕我土地屠戮我人  
民爲撫臣者不得不應應而不勝則以力詘故議論之  
臣輒持文墨議其短長公一腔血誠無所控訴惟有嘔  
血死耳嗟哉所獲兵不多人而所安全者全黔之赤子

土地城池一無所損播酋不敢加一矢外疆者則以公爲之角不然岌岌乎即無恙吳楚亦騷動矣此元標爲公傷心淚落也向使公安受諸酋重賄則諸酋安諸酋雖安百萬生靈無所控訴播酋虎眚中原能動我聖天子提兵遣帥乎今播酋授首聖天子一怒安天下之民則公之力也公有功社稷矣元標感天日重輝特揭公心事而爲公記第不知公所以命名賡成意欲彰君賜耶亦有取於詩賡我思成不忘其先耶天下大義一人臣進則無之非君退則無之非親不忘君者即不忘親不忘親者而後能忠於君其義固各相發登斯堂者

瑞陽同集卷六

七

繹公命名之義可惕然思矣公爲御史爲名御史不減古埋輪風爲中丞爲名中丞惠澤幾子產遺愛予期公爲世津梁乃公已下世矣予執筆記之公九原有靈能監予言乎敬系之銘志予思銘曰新安之江夙稱名宗濟發長信皎皎孤忠惟何名著西臺排雲折檻張范風裁所遇益奇祀先特祠營業授之吾君所遺堂曰賡成顧義思名凡百子孫無忝所生惟木有根惟水有源勿剪勿涸其誼彌敦羽詞詔往億千萬春公神洋洋鑒此不泯萬曆甲辰歲孟秋月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前吏部員外郎奉詔起用特授吏科給事

中歸耕太平水田之麓吉水年弟鄒元標頓首拜撰

瑞陽同集卷六

八

江氏義田傳

余歎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何如文正公之義田至今存也六抵穴儒多達者如楊誠齋留俸給於司漕其子東山分俸奉母母羅夫人曰此長物也悉散之是以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代下戶輸租服母之訓紹父之清矣楊氏范氏兩家父子光曜宋史其世德懋哉余郡中丞江伯子善承父母之命仲子能佐伯子所不逮又今古罕觀云方封侍御之困於諸生也守先世三畝之田且鬻之以贖諸從語伯子曰吾與而母歲食貧靡念之者使兒曹得志當效范希文無隱君之賜每念人之

瑞陽南集卷之六

九

急吾願畢矣伯子中心銘之故其仕也由使署而桂後而卿貳獻替得展其忠耿介不諧於俗是以遷謫不免八年在告有司不得見其面雖業無兼辰不以滑中宦塵若蟬脫也先是官京師時恐以原函之俸將毋封公即世仲子當戶封孺人胡不樂而悲則出所函金授仲曰吾無用此長物無忘而父慕范之言無失而兄遠將之意昔楊誠齋居官以身教封公御窮以言教胡孺人奉遺言以督仲宛然羅夫人家法仲以父有其志無其時兄有其時無其力季方呻吟佔俸成父兄之志非我其誰於是綢繆拮据田成而歲大侵遂出穀賑饑明年

籍其田以為常或曰邑中高貴者子不敢望之且族與兄執親汝兄無儲粟此可為急乎仲曰吾先君意也吾兄國視家而我視族亦兄意也丁酉秋仲薄遊而返無疾而逝中丞遠在黔中方孽孽鎮撫為民興善去敗逞恤其家故居無爽塏也而叔祠宇建津梁築堤榭渝河流每致力焉炊猶乞糴也而恤軍而賑民而右文而惠藥澤幽各有田焉總之不為家計而以天下為家不為身謀而以萬物為體往與執政爭山陵注觀察貽伯子書曰若吾子其忠於謀國而拙於謀身者繇斯以譚不益信然哉頃悲仲之不祿有不朽者在則盡歸賑田

瑞陽南集卷之六

十

於祠走書於滇屬余傳之余觀伯子所自規畫大都修禮以達義不煦煦以求仁惠以時成我不貴而人自濟而家而國皆可傲行視仲所為宏且遠矣嗟乎伯子居家孝友立朝正直人人能言之今日之田蓋承封公疇昔之訓先國事而後家事卒之忠盡而孝亦盡惟仲不志疇昔之歎收中丞之餘祿而以與鄰里鄉黨成父之志即成兄之志故孝盡而悌亦盡微伯子不能拓先世之德微仲子不能代伯子之勞伯子之帥黔也留東山五羊之澤仲之置產也布希文百年之思二氏不得擅其美故不辭而為之傳使人知中丞家有世德父子兄弟

之間各行其志而竟以相成如此賜進士文林郎巡按  
雲南監察御史海陽賓廷張應揚撰

江氏祠田序

義田之說文正公而下寥寥數百載無聞彼好問舍求  
田者士大夫何紛紛第於族黨略不加恤此其病在私  
與薄耳新安懿族右江氏江伯子中丞從惠文時正氣  
挺然朝宁比稟鉞三藩建樹多掀揭即黠苗亦相戒以  
避大都平生所爲但開國闢民者慷慨擔當不辭彈竭  
一切家計澹然無營獨於道義倫常處則嘗致營耳先  
是封侍御守前人三畝業鬻以給貧諸從奮然有希文  
之想而未逮伯子亦思以繼封公之志而未逮若季子  
則奉遺訓不忘願得一當以尊父命如窮於力何伯子

官京時嘗以所得俸錢將母孺人孺人戚戚憶封侍御  
語而盡以與仲子經紀之仲復苦於營得置田若干畝  
歲收租若干石以給族里之告匱者無何仲未竟而逝  
矣伯子謂是田也可以思吾父母之德可以思吾弟之  
功吾向所竊有志者今始得寄之於是籍田歸祠祖貯  
二倉佐丞嘗供賑貸而宗黨中之貧者婚者葬者胥賴  
以助總之皆伯子分祿所致儼乎有范氏遺風且時在  
黔中究心博濟民飲於醇軍挾於續如淪河築堤創田  
諸政皆興千百世利澤以予地方即是若蜀均被其賜  
不啻惠族周里之施焉迺伯子家依然無食產即擔石

乏儲也固飴甘之耳其不爲家而爲國不爲身而爲人  
類若此而一體之公教睦之道鄉邦無間之行悠悠世  
情誠甚難之是舉也普君之賜成先之志弟廣兄之意  
兄拓弟之爲忠臣孝子義士仁人蓋悉備之一門世德  
洵可以風哉伯子瑋負當世望卓以古人自待他日晉  
而爵厚而祿必如漢蘇老之散祿而義田所置當不止  
此此固其倡先之政弘施之基也頃余代狩江左首採  
歙州月旦極服伯子家修之高又服仲子善成父兄之  
美且季子有女以死殉夫業爲奏揚以昭伯季教家之  
化惟是義田一事尚缺表章屬不聞耳故承伯子之命  
書

瑞陽集卷之六

三

而謬以序如此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治生龔文選頓首

江仲子祠田記

中丞江公撫黔者匝歲余適奉上命交按茲土輒爲余  
道其弟仲子麾却播金狀余義之爲咨嗟贊歎無何而  
仲子訃至公爲之扁門流涕余往唁之曰公無痛也如  
嚮所云不以千金傷兄名人云亡而聲猶競仲子可以  
不死矣公曰嗟乎余先大夫有范希文之志賴吾弟以  
不朽而今亡矣則又爲余道仲子捐金置田贍族狀余  
聞而益咨嗟贊歎宜有感也夫義利之際昔人比之爲  
執虎爲閭象爲陷石余竊以爲過及觀世士大夫居常  
高譚性命揮斥六合及遇幾微利輒周旋不含有不難

瑞陽集卷之六

四

以身爲壑者然後歎昔譚之非過也且身紆簪組家崇  
陵坻眠其宗族不啻秦越又從而號詫之以明得意者  
比比聞仲子之風亦可以愧矣夫惟不繼其身者爲能  
不私其身以仲子之嚮然不滓視不義長物寧啻糞土  
且曰吾藉先人之訓以稍稍積聚席其貲而墜其志謂  
死人何吾以數奇無能步吾兄於日月之際又以吾兄  
所遺公廩奉慈母者自私也又謂吾兄何雖歲時伏臘  
春稅代耕無大贏餘唯以是區區釜鍾數畝俾吾高曾  
以下或藉以舉火或藉以婚喪即無敢侈言先哲庶幾  
無慚先君且不令吾兄隱君之賜也吾願足矣嗟嗟仲

子蓋慕義無窮者耶於是益高其義曰仲子信可以不  
死也已公稍爲之解頤余曰此仲子所得爲者止是也  
以余所睹公撫黔無論卓犖大者即撫餘若賑荒若右  
文若惠藥若澤幽諸事處瘠陋之區與水賴之業憫憫  
焉爲士民生死疾病百世慮甚周悉真不啻其家事然  
是公之先德流行在黔世世無窮極也詩曰孝子不置  
永錫爾類公實有焉乃公之業又有進此者且暮入佐  
天子弘濟時艱方將以天下爲己任是仲子之義抑又  
希文之小者也言未畢公益慨然曰以余得遭時遇主  
待罪邊徼即無敢一念不在民猶斯夕拮据憂憂乎難

瑞陽集卷之六

五

之也且吾輒直不諳於俗久矣何敢言其他獨吾弟俊  
焉蓬蓽僅僅中人產穀然承先志以惠我族屬余固無  
奈天道何奈何令其事翳弗傳所以不惜蜚蜚爲君言  
之余曰余亦何足爲仲子重若仲子者誠可以訓矣遂  
書以爲記柱下史赤城應朝卿頓首拜書

江氏祠田記

中丞江公之撫黔也下車而襁負至而扶杖往者靡不  
期緩須臾死以見德化之灑然再歲而黔大穰黔之  
民靡不計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所爲綏勳之妙  
不可殫窺大要威稜所震用先強梁而湛穢所流不遺  
笑弱自備賑而右文而恤軍而惠藥而澤幽莫不有田  
雅與侍御應公暨二三大夫謹庚辛之節盡欽散之宜  
者又莫不較然明犂然當也議政之暇亟言弟仲好修  
狀如却黥酋黃白賂千金事在中丞疏中至其躬自勤  
約而藉田粟急里族之困事益奇聞者嘉歎不容口無

瑞陽集卷之六

六

何而仲計至中丞公泣然出涕曰天乎不欲恢我江氏  
宗乎何奪子仲之速也已而喟然曰嗟子仲不幸而亡  
亦幸有不亡者作江氏祠田敘其畧曰先封侍御故受  
先大父遺田畝三以益諸從寤故中廢居恒從鄰家乞  
糲不應則慨然興奮慕效范希文爲人仲從旁聽記且  
服膺久之余起家侍從以所受俸錢奉太孺人太孺人  
輒以授仲且以先志是屬仲益苦身力作治生人產廩  
庾稍益美會歲稔穀價騰踊仲乃出園中粟活族人之  
貧及其鄉而籍其田鄉族誦義事聞當道檄郡邑旌坊  
表其閭而仲獨遜避不受先是余倡族人以建歙州公

祠今仲不祿已矣而仲之田在余得接籍歸諸祠祠置  
二倉一曰禮成以供烝嘗一曰義給以贍族人婚喪而  
餘猶可大半約主者觀時歛散不與里民爭升斗之利  
而祠粟歲積以待歲歉而籍田如仲之初益入祠其不  
盡者易諸昆嗣其義自是秉鬯從事先人楹帖間九  
京可幸不朽敬再拜徽惠知已爲死者聞其微侍御應  
公既爲仲立傳充以固陋辭不獲謹序次中丞公語而  
記之嗚呼世之齷齪渙忍者無足數若困危而感忿睚  
眦思一逞即賢豪者不免焉而封侍御獨因危自恕以  
周急廣惠之義貽諸後稱父作者非耶太孺人既以子

瑞陽集卷之六

七

貴而不忘其志以成侍御賢哉母矣彼貴介子弟志在  
乘堅驅良恣欲自快而其號能立者守父兄業善自封  
殖已爾而仲獨以隱約自奮施及里族竟成父兄之德  
以彼所就談與中丞比量較施效功於當世不可同日  
而論要以惻怛慷慨忘人我形骸不爲惡聲要譽而趨  
於仁則父子兄弟間有隱顯無伯仲矣抑中丞公稱  
其先世景房公次吳越厚斂籍甌浙東西氓因則世德  
所從來彌遠庭槐方益茂未艾而宇內在在樹甘棠俎  
豆者亦何涯之與有則江氏祠田奚第滋世穰穰新都  
欽浦間也與哉充竊於黔窺其槩矣賜進士第奉勅提

督學校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構李沈思充頓首  
謹書

瑞陽集卷之六

大



江氏義田傳

新安稱甲族無慮數十家而江爲最著顧諸族子姓蕃殖支屬益疏其卒也邇若秦越有如范文正公義田以贍宗人而庇其本支豈惟新安鉅姓所未有即江以南希觀已蓋觀中丞江公伯仲善承先志置祠田其世德纔然可鏡焉封侍御公初在諸生時守一經受先業董董田三畝耳旋且鬻以贍王父昆弟其志固已遠矣居常召伯仲庭教之曰余數奇不警猶然乞糴無復念余之困者諸子勉之它日得志庶幾效范希文特季子方輟伯仲咸唯唯既伯子成進士起家使署歷中執法

瑞陽集卷之六

元

所得薪俸彙以原函將母母封孺人胡每思封侍御公之言不置輒以函授仲款款泣下謂而父志尚未竟吾不願以祿食自悅其公之族黨是猶而父之遺也仲亦復唯唯中丞公雖膺仕乎性抗直不避強禦憂世危明務引於正義說者謂其忠懇謀國而不知有家夫當與執政爭山陵時臨不測而批逆鱗且不知有身又遑於家之恤蓋自西臺而卿貳而在告直道而行二十年一轍也故家徒四壁其乞糴猶故廼仲子先是以封孺人所授者丁躬自勞鞅掌部署不數年而家用益饒矣又不數年而賑田成歲侵賑施全活者遍鄰里矣夫居官

者廉而正處家者儉而施及於人雖其出處異跡意尚殊軼要以守先人之訓均之不諱前聞也亡何仲子即世中丞公不勝悲泣始以仲惠賑之田入爲欽公祠田是舉也追遠反始聯世系窮周親敦睦合族慶弔婚葬咸於是乎需命以義夫仲子爲不亡矣夫人情貽燕是圖疇不欲長遺於其子而封侍御封孺人不然朝夕惟宗人焉是念人情拮据克阜厥家疇不欲一勞永逸以身享其成而仲不然朝夕惟厚施焉是念人情叨一命任一職疇不欲割榮於家令家席其庇而中丞公不然朝夕惟先德焉是念父有懿德子實成之兄有餘祿弟

瑞陽集卷之六

手

實廣之一門之中慈孝友恭具在蓋依然行葦之風葛藟本根之託者耶且中丞公落黜三載矣無論右文士飭戎兵疏河築堤建梁惠藥德政爛焉即其偕侍御應公捐餼金置賑田以備旱荒至悉也今觀屬郡郊原無不公田基布倉囤露積也者公勒之銘曰沃壤如底清眀如隍又曰藎莖長聚稽事孔嘉績用可觀已蓋中丞公握三命以蒞億兆其視國也大於家故國爲重則公田亟仲也優游閑里聚族而居故視族羈親而祠田亟公田施編氓其爲惠也周而溥祠田澤及宗枋其爲惠也驅而不偷此其榮施視文正不亦今古同符也夫貴

逞稽宣尼父氏迪其弟子憲與爾鄰里鄉黨俾以常祿爲之噫嘻旨淵哉厥後千百載徽之發源紫陽氏出得其心印體而行之貸粟賑饑崇安又三年以所貸赀社倉規畫詳盡鄉土居民賴之雖凶年不乏食又十年得請上頒行社倉之法於天下不啻范希文者然頃者封先侍御江公躬值乞糴不應炊事遂歎曰使吾子得志當效范希文大中丞公聞而慕慕而龜圖隨即起賢書大魁海內及仕由使署而卿貳悉以所獲俸薪原函將母封太孺人封太孺人感先侍御公言不樂此長物出示仲子曰爾兄所付宜竟爾父效希文志也仲忻忻勤懇心父兄心買附郭田計畝收租若干因建祠置禮成義給二倉備悉嘗外悉貸濟由族而親而疎無論歲之稔稔率以爲常其里族之貧者凍餒者婚喪之無力而醫藥之未能者咸仰給之喁喁誦義者不可更僕數而授者不爲名高不爲德色處之若亡也時中丞朱公廉得之具聞建坊旌異未幾而仲不祿其弟則未泯泯然也丁酉歲公撫黔惠政種種其最者賑田義倉之建視國猶家利濟士民章章如是異日者季弟將復踵其芳躅靡匪侍御公之所遺也先侍御公穆然愕然感激而

思不能必後之果伯仲希文也而仲也行於歛伯也行於歛復行於歛繼志述事孝莫大焉相提而論父子兄弟世德作求若公不獨光希文直接鄉先正紫陽氏之軌範然孔氏家法也者大棟宇之隆易撓泉布之富易耗惟田之息可以窵及無涯傳曰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節也伯仲以之非所謂惠不費養不窮垂不朽之業者耶夫公以先侍御公之未竟體之身而托之仲卒歸仲功而忘其功余則功仲之功而歸之公又總公與仲之功而歸之先侍御公敢載之傳如此云貴陽府推官張應選頓首拜書

江氏義田賦并序

夫學者載籍雖博尤考信於六經詩書雖缺而歷代之令聞懿行可覽而鏡也太史公作貨殖及列傳於陶朱荷頓之富桑弘羊孔僅之言利不少假借而獨於伯夷叔齊大夫晏子曰求仁得仁曰執鞭所忻慕焉則其意可槩見矣輒近世人私其身不遠前古亡論氓隸賈堅貨殖饒財止於自豐即縉紳先生高爵厚祿者亦止於潤屋養交貽其子孫而已千金之子操貧人富人之權苟匹夫匹婦得升斗可以自活轉而納之溝中不顧也即同宗共派孤苦無聊且掉臂其死亡若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然夫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况其親族一體而分者乎是一膜之外俱非已有情誼不貫而血脉不流矣新安江氏號稱江左義門今考家乘其先世積功累仁心不殺人之善口不言人之過謙謙德讓君子也有萬石君之風及中丞公起家爲直指精忠亮節海內想望其風采乃以直道不容退居林下幾十年與其弟仲氏季氏相聚一堂修天倫之樂敦睦族之義曰古人親親而仁民世未有薄其本根而厚其枝葉者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仲氏家無餘貲亦中人產耳然其素性好義樂施慕范希文之風置義田以贍宗族曰世人以

田園貽子孫子孫未必能守吾以義貽子孫所貽不已  
厚乎俄而中丞公撫黔不意仲且計至公悲慟如失左  
右手獨思仲平生好義置有義田義田不廢仲不死矣  
遺書與季共成仲義歲戊戌樓來黔中請得從事甫入  
辰沅而知公之仁風義舉洋溢楚蜀間始信君家兄弟  
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吾聞其語而吾見其人矣昔梁孝  
王授簡免園至今傳爲千載盛事漢書云登高能賦可  
爲大夫以子不敏所當避席而不教前者故如其田  
運并累陌比比而是如其義往古來今厯厯一二敬  
擗管而揮毫敢逡巡而避席豈謂雕蟲壯夫不爲乃賦

瑞陽集卷之六

五

義田情見乎詞詞曰繁宇宙之濛濛植羣羣於不齊素  
封狼藉貧窶難棲或口厭粱肉或樂歲啼饑或身厭純  
穀或煥暖號衣廢食不給兒女夜啼羗庭前之玉樹俱  
同氣而連枝乃頓忘乎根本竟煮豆而燃箕若乃癯瘠  
不恤曠旱不墾季倫自富萊蕪自貧彼珍炊而玉饌今  
萬錢日食此枵腹而待哺今竈釜生塵彼履絲而曳縞  
今千廂歲積此鹿裘而待哺今寒谷無春嗟盛衰之相  
倚今誰能保乎榮瘁迺義利之不辨今亦何殊乎越秦  
若乃東南佳麗虎踞龍盤鬱鬱蛟螭蟠萃乎新安曉江門  
之號秀迺世德之淵源自先世之翼翼迄慶澤之綿綿

孝友是敦仁義作法無語無驕惡揚善久困未舒食  
貧未展營伏于鈞金加百鍊千鈞必族百鍊始成實流  
芳而耀燦更首發於中丞伊仲氏之粹美鍾河東之薛  
鳳治李氏之英妙標海內之龍荀爾乃慕晏子之高風  
豔范公之逸軌奈志不逮者十年中心藏之而未已及  
對公車擢爲杜史白簡樹聲卓囊振起死顏叩乎九關  
直氣噴乎三閭雖國爾而忘家每樂施而好義計天爵  
之大資所入不償乎所需寧羸馬而敝車亦安敢隱君  
之賜於是仲承厥志不忘其初高田之義慕張之居欲  
推食而食族忍彈缺而歌魚值年歲之大歉實斗米而

瑞陽集卷之六

五

千錢痛待哺之嗷嗷嘗日食而萬緡流離賴之而舉火  
族黨因是以安全於是扶老挈幼日踵於門治糞滌  
釜不懈朝昏哀無歸之寡婦續木絕之餘魂免竊歎於  
仰屋奚憫哭於孤村連使野萊薪柴終不致於賣屋以  
故靡家靡室或可保於猶存爾乃捐資置田垂於桑梓  
以助婚嫁以濟死亡無豐無歉歲以爲常仁風藹藹義  
氣琅琅高雲天而可薄垂日月而增光山嶽聳峯魏魏  
我哉而並峙江河浩汗洋洋洗洗而流長於是鄭白之  
沃衣食之源提九井之疆場錯百畝之綺分溝塍阡陌  
而隴列原隰基布而龍鱗决渠沛然而降雨荷插油然

而成雲夢穗漸漸兮垂穎桑麻蔚蔚兮成陰人人享其  
樂歲處處慰其豐登孝先則祭祀以時蒸嘗不廢孟春  
孟秋以時而至酌酒燕毛少長咸集婚嫁則維標有梅  
迨其吉兮男及其冠女及其笄有室有家無怨無累採  
風觀俗方將上聞彼仲曰吁我居今世載稽典墳寧處  
其質安用其文寧韜尤而斂迹敢希世而紛紜宜彭簪  
之同永忽冉冉而乘雲慨升降之相襲兮嗟哲人而長  
逝慰瑤華之無徵兮恨朝霞之難挹悵暉靈之西顧兮  
惜望舒之不繫日月忽其不淹兮世闕人而爲世悲美  
人之遲暮兮紉芷蘭以爲芳乃弱草之棲塵兮竟落月

瑞陽阿集卷六

壬

其空梁信松茂而栢悅兮些斤斧之爲殃嗟芝焚而蕙  
歟兮虛翠屏之茫茫留義聲之流播於天地兮似滿濤  
澆激之泫泫餘仁風之永堅於金石兮若斯芳蘭凝之  
寵旋惟是中丞友愛督撫黔中痛鵲鶴之不返灑杜鵑  
以緘封曰我處其達仲處其窮家食既敦義而睦族官  
居益布德而觀風於是開府建牙硬榮賦職玉鉉金符  
殿組纓綺招呼八蠻鞭撻九夷凡牂牁越雋之地荆北  
蜀東之區蠟飛蠅動舍生戴髮之衆俱仰沫於仁義雕  
題卉服陸海水天之地成廣被於德滋置田阡陌儒流  
甲士既以需足年饑預備養生送死靡不周渥惠樂開

局則有木蘭棧桂杞櫛椅桐樓枋楔檣榎楠之隆棟落  
河澗水則有湛灤沸瀆灌漑滌滌淳滌滌滌之漫  
迤登蒼生納之壽域躋海宇指之雍熙惟是官視其家  
仁及其里歲澤汪恩創病皆起體父祖之素志憶慈訓  
於庭幃敦葛藟之厚念因棠棣之終遺按租五伯餘石  
籍田一百六十有奇悉蠲其入以散之於宗族使得終  
免於困苦流離緬想如天之克仁惟親睦乎九族勝思  
好生之周德祇篤厚乎本支視身外之田園爲長物敢  
責望陰德於報施蓋棟連雲者不過容膝棄屋洒雨  
者不過需衣鼯鼠之飲河不過滿腹鵲鶴之棲林不過

瑞陽阿集卷六

壬

一枝此外皆浮漚而泡影抑亦霧霰而烟霏苟於物而  
有濟何愛髮膚而不爲幸季氏之可托矢朝夕而提攜  
捐此負郭之常穩俾子孫世世其如茲嗟夫堯田多水  
愚湯田或旱時貨殖豈足富田園有盡期操方寸爲耕  
地種乎仁義復奚疑辭曰豐年穰穰多黍稌兮穡人成  
功社鼓樂兮嫌不餘箭暖風習兮粟不盈庾飽德飲令  
家家給令人自足元方難令季方續豈弟君子今受天  
百祿酌彼兕觥兮華封三祝賜進士第貴州布政使司  
左參議前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梅國樓撰

祠田行

中丞昔日力回天，凜凜風裁動八埏。白簡奮身爭執政，  
那知風雨敝廬前。中丞今建黔中節，曠日晴空何朗澈。  
窮簷却屋詎鄉鄰，胡能故里勞勞子。丈夫自是天資者，  
盛事相成自鄉社。封公始基仲也力，忍以奉餘委草野。  
萬山迢遞是新安，衆水重繁碎月灘。金谷有人俱自擅，  
富春無恙可盤桓。豪華方寧肯數獨，爾長提問誰補。  
試取疴癢照同胞，之饒號笑阿誰主。誰無緩急與饑寒，  
分得壺餐便自完。回憶舍旁不長者，封公曾爲發長嘆。  
趨庭登已聞芳躅，開府兼能寄廬錢。九族於時皆仰給，

瑞陽阿集卷之六

无

國中晨金半含烟，祠宇歸然初歛州。義田委積世相贈，  
終見太和凝義域。良圖便自足千秋，誼行舊數范希文。  
高名萬古楊芳芬，晴謂古今不相及。古也范相，今江君。  
明賜彰彰未敢私，主人猶自食貧時。諾父微時能不爽，  
生君豈忍貴相欺。即看黔蜀桑麻影，水邊綠樹燕差池。  
石洞渝江氛盡淨，田疇輿頌欲爲祠。台衡公望屬公身，  
公視蒼生一體親。霖雨即今思共濟，千門迎得四時春。  
四川布政司左叅議郭士吉撰

瑞陽阿集卷七

山居小適

瑞金山瑞陽阿記

附錄

瑞陽阿序

汪應蛟

瑞陽阿集 卷七目



瑞金山瑞陽阿記

始余山陵議格尋出知晉寧中道疾作不能前因乞骸骨歸自是烟霞之癖益痼居有頃不幸老母終堂病妻捐館我哭弔影忽已三年於是日涉壙莽之區遂得窺先侍御若二母若亡婦窀穸事并期功之在淺土者亦下歸藏十餘匱惟是聖明放逐之恩烏鳥之私情少慰矣列聖寇有言人不昏宦情欲失半有味哉其言之矣雖然身處江湖之上心懸魏闕之下者不忘君也身伏占次之下願依邱墓之旁者不忘親也往者不忍負吾君心事遠矣若余親視不孝家督也者即不能身募蟻

瑞陽阿集卷七

蟻尚可掃除墓道於歲時伏臘羞一滴於九土則思得近墓之所居之無勞涉岵岵而可以朝夕望飛雲連營草薈為終老計斯其無所解於心乎蓋余先自倅歙州公卜築澄陽之里世家練水之濱開門見山巖然踰絕扶輿磅礴為北鎮山曰飛布飛布一名主簿昔世亂有葛君顯者率人民保依山岩因以葛君之官名之一名瑞金歟故有七金山曰紫金曰大金曰靈金瑞金其一也世傳甘露如來轉身修行處今其上蓋有甘露洞云瑞金發源黃山遙開仙仗蜿蜒百里而來高者入青冥低者嵌培塿斷而復續者如削如綫走而忽飛者如鳳

如麟漸近十五里曰厚山一曰武山其高亞飛布巨半之志謂飛布去郭二十里而近而四封之內更無如此山雄鎮者昔賢往往留識謂山中有葆異閑靈處得之者將產名世大儒尚有成仙作佛於是凡心世眼脈然動遽然覺人人自為得鹿家家私詫探珠吁亦愚矣余謂自有此山以來其高可以望雲物察稂莠其下可以瞻泉水濯嘉穀其峻峻礧礧可望而不可攀者石也其為磊落落可坐而不可轉者亦石也其潤細如粉膩可以倚莫種藥移花時竹者土也其為玄為黃為赭為大亦為青皆可斂手足形懸棺而窆者亦土也何必索之

瑞陽阿集卷七

二

不可知之地窮之不可必之天哉自瑞金絕頂而上四望無際羣峰環向屹與天連山頭突起如鳥卵貫右則如蠶橫卧皆無嘉樹第豐草蒙茸而已凸平衍處猶堪著一小亭為陟顛者少憩避日恐不免為箕伯撼拔故卒無亭者背巖直下深約百餘丈俯而瞰令人股栗神聳西迤百武餘是為甘露洞洞深窈窕冥冥測底止洞口僅一人蛇而入更折而下丈許窾若斗室乃可容數人以下屈曲轉深不可駐足冬月白氣噴騰滴瀉自洞中蒸出著壁如雨珠欲滴夏月涼風吞吐與噫氣相呼應或曰別有地竅相通理或然與洞口近為左司馬伯

玉捐金鑿石梁跨之洞上即塑如來像示有因也而殷大農養實就於外構三楹如佛廬然可供遊客坐飲適曰江南第一洞天蓋司徒所營生壙近在瑞金之麓北向收練水之源人固有見也洞之西首多崔嵬怪石為懸空為倒插為合璧為綴旒色碧而黝古不可言其斷巖絕壑巖巖豁豁下臨深谷自非伯魯瞽人疇敢足抵外二分循西崖而下稍東折行三百步豁然夷曠方十數畝故有瑞金菴東向岷廢成虛近有老僧號鐵牛者主之比邱聽法談經來者亡慮千百藉十方菴粟刀布重新梵宇於故址之前為南向余頗其扁曰古瑞金菴

瑞陽阿集卷七

三

菴地形如欹釜短松修竹鬱鬱纂纂鐵牛示寂二沙彌守之居然一精舍也於是士庶之遊者禱者日益眾頃有道侶某山人依絕頂巉巖處築室燒丹余題贈曰最上居且約他日刀圭成幸無忘一七由山門三折而下盤紆第鬱狀如拖練其曰飛布有以也由南突起岡巒如威鳳欲舉曰右弼巖俗呼牛鼻絕不類誤矣巖為瑞金中出陽崖壁立橫黛峭倩屋半長松一株亭亭挺秀風時作老龍吟可聽環山前後左右松數萬本然無踰此松狀美而頡巖下土潤可掬其岐方廣盈畝取卧橫三丈石高尺許延袤四旁立石於後命曰瑞陽臺臺中



平土芳草離離第爲帳具方廣僅取覆臺以供酒友不更設几席班荆而坐匪直情襟開豁亦覺沙界空虛南行數十步有奇石杭塞如熊如羆如龜如虎如怒蛻如蟻各獻異形不可名狀其方平者可偃仰而卧可奕可琴可飲數人東有牛山招殿如旂自東望遠大鄧嵯峨霄漢其名山若從龍若站寶若紫芝萬羅以南曰玉屏曰飛來曰問政葱翠岑美與西來諸山連巘疊嶂西越飛岑形類石鼓自西望遠白嶽隱約雲端其名山若雲壇若黃羅若天馬石岫以南曰龍王曰五魁曰紫陽峭嶂崢嶸與東來諸山駢羅競秀其左方旋繞曰登水右

瑞陽兩集卷之七

四

方旋繞曰練水兩溪出瑞金兩腋交匯於南無觸濡飛沫勢成圓整又源出昉溪爲富資水出曹溪爲豐樂水自西而南與登水會又西環爲漸水經率溪會於歙浦入新安江中流狼石瀉青深潭澄碧摠之澄無渭濁百里懸灘數帆輕擢其烟波景也吾鄉稱山峭水清大都山脈水訕吾臺獨臨五溪之會若淫雨如注長波滾滾浮天無涯尋常水落波靜紫陽間政之聲漣漪紫抱吾臺更覺增媚臺後青碧千尋余勒之石曰萬壑雲屯五溪襟帶新安第一山水勝斯臺也如大將登壇編裨臚列羽隊高轟環設蘭綺此則瑞金山之一大奇觀也南

行數百步稍折而東頓起阿阜此余所開爲終老處山多浮石可據組基垣橫濶三丈有奇縱損一丈連成三洞中洞稍廣善丹青者欲於壁間虛白處用水墨作臺木羅戶衆山當窗圍以收陽阿之勝更欲寫寓內名山大川洞天福地今尚未遑兩洞相對爲壺門以通中洞各開南北圍察長夏納涼風冬可閤以凝溫煥題曰瑞陽洞洞上爲樓八窗虛敞無垠無礙類無梁宇命曰瑞陽樓樓上以石代瓦兩潭潛寶遶風欲翔短垣四面如欄趺坐可吞日月之光吸寥廓之蒸樓負山阪不若臺據崇岡樓中諸勝樂與臺同從倚流觀會心在遠連臺

瑞陽兩集卷之七

五

飛堞烟火萬家幕布於西烏聊七星夾輔百雉與吾家檜里如彈丸黑子高峰遠岫蒼顏秀色森羅几席平沙漫流風檣烟艇出沒爲屢間此則石樓之一大奇觀也樓宜風颭激曲櫓響來石室嫋嫋調調吹萬不同憑樓靜聽緒音律暢陋乎比竹宜月闌夜肅清皎皎雲崖戶入方輝室凝水鏡山川遠映列宿低垂坐據胡牀莞然獨嘯不啻乘槎漾銀河宜雨山色空濛漢聲不湧乎波漚泡點點可濯中夏淋漓累日瀑泉赴壑如決漕河此時靈蛟怪蜃澎湃而出余居上乘不使人有懷襄之虞宜暑洞門幽觀層阿凝寒赤日天行午亦不識手停羽

窮寄傲南疏好風時至亦復義皇上人宜霧嵐光埋沒  
坐失氛霾非烟非雨閭閻四合凡在平地者咫尺不辨  
須眉乃余山透露覺舉世淵池而我獨清宜雪藹藹浮  
浮長樹積素松駕玉龍竹樓瑤風時無風觸響有月通  
暉余方夢濯冰壺孰曉表臥凡此得高之力居多故皆  
各有所宜如瑞金巔高則高矣飄風雨雪不能著屐扶  
節即最上居甘露山房如蘭若雖可坐賞而皆有壅蔽  
不境極景入紫頭故猶有宜有不宜耳洞前因山之勢  
稍降一等爲雨夾室以居園丁中爲池方廣二丈深六  
尺種紅白蓮花庶幾哉有華峰十丈之意夾室而下又

瑞陽閣集卷之七

六

降一等掘一池池視上池加一倍以蓄水族臨池爲亭  
亭長而狹以觀遊魚從容庶幾哉有濠濮間想也四面  
垣墻輯以枳棘山花野卉點綴繽紛中植修篁數千幹  
或銀杏朱櫻紅檉安石榴大宛葡萄梨梨盧橘黃橙  
之類下池沿岸芙蓉菱芡荇葦叢出水面宛然小湖天  
也南行二百武又起岡巒故開兩勝塢曰高塘左山如  
雞冠右山如屏橫出一山如帶羣山前列如兒孫形家  
恒謂脉未停也從亂石中掘得膩土土具五色余撫心  
歎曰吾嘗執此以事君今得此以事親可矣遂營二塢  
樹六尺碑書先君封御史先母封太孺人墓此中通山

遠水三面交環向之形勝又無煩登樓可一覽而盡余  
之戀戀而不忍去者其在斯乎墓旁之西有巨石方廣  
丈餘下有泉甘冽可釀可烹勒其石曰瑞泉旁之東山  
腰扼出如懸磴結草亭於上命曰且止東西隱隱兩徑  
皆爲道紆迴余始除之人可筇輿而登陽阿從中陟者  
捷而阻也由墓而南數百武則爲吳處士墓聞其費數  
千緡山分兩翼其右派又出層巒可二里則爲故尚書  
潘公墓道翁仲淒涼石馬爲蔓令觀者起孟嘗之悲又  
西折從田行一里則今贈大學士許公墓墓道垣石周遺  
儀容煥采雖兩公墓有新故然皆在余樓目中獨計先

瑞陽閣集卷之七

七

君墓費何敢望二大夫萬一即準之吳處士當在馬首  
之拳毛通計余山不盈二十畝水田六七畝計買山築  
室之資不盈二伯緡余力已訖而余得此不啻鸞鳩之  
決榆枋儼魚之縱大壑喜可知矣陽阿之東除五畝種  
茗可充酪奴山之磽确尚可任樵蘇其肥衍處種桃李  
本芋栗千本大都其華可玩其實可餐其周遭接壤之  
界植桐無算春暮始華芬芳之氣在有無中杜其實焚  
其膏杵其煙又可裨大用山中處峻如平即雲如嶺在  
梁有雉出谷有鶯鳴山靜萬綠俱息或與玄樵居士  
托懷妙勝或與山樵野老量晴較雨課話桑麻客有戲

余曰深安不起如蒼生何余曰余性不和物蹈湯火者數矣得坐清涼界一水一石臣之樂也主之恩也使再辱畏途如北山之雲何吾居之中有靈香茶甕拂塵筆牀有列仙高士傳黃庭經傳燈錄素耽篇有蒲團數具瓢一如意一焦桐一主人不能琴聊識趣耳山澤之利足饒供客客至不迎客往不送飽飢山銀鐺饌野具饌而食渴而飲不分賓主不作僞僕不談時事願相忘於各適之適唐子西越文敏之言得之余以爲然因念昔賢隨地逍遙不著無有相故得也奚以喜不得也奚以悲惚之晝夜一時也寒暑一氣也進退一機也達人有

瑞陽阿集卷之七

八

真會無成心若輞川盤谷洛下愚溪則皆擅有邱壑可以達生不致累生奚至辱生若叔敖之廢邱獨得棄取長術李倫之金谷一轉盼等朝華久暫如彼別一道也他如李文饒之慮平泉則似達而反癡余深惜其不廣而世之名園往往以人力犯天工遂使假處逼真真處疑假奈何以有盡之年爲無窮之役徒耗精神以供耳目悖矣夫一切有爲如泡影山河大地皆幻法朗心內照者不貪外境佳麗亦以吾軀殼尚不能久有况區區禽魚花木色聲玩好而欲望子孫世守哉然則余之自貴邱園亦惟是先人之墓在將焉適且因天地自然之

巧盜大虛自然之利順其僥來聽其適往故所營邱壑樓臺不過隨地布形御土壘石斷雕爲樸力少功多有托於山水之真無假於花卉之異足境有盡而目境無盡山因爲主我固爲賓我可主人亦可主人可賓我亦可賓視世之名園雕鏤藻繪局爲已有者則撒柳瓶花醃雞并鮑而已余雖然亦著有無相楚固爲失齊亦未得也語曰形生識識生染染生相今欲頓去之不能則有漸滅之法少埃此法入手將掃空巢窠倒須彌游心於淡合氣於漠棲神沉默之鄉且視此山爲附贅縣疣矣又奚煩余記哉萬曆辛卯耽瑞山人江東之著

瑞陽阿集卷之七

九

瑞陽阿序

古人有言士不得志則山林得則朝市夫兆應世之迹而大易成德爲行周書孝友爲政其涉世之意乎不佞昔與耽瑞子登北山其上蓋有瑞陽阿云耽瑞子并自爲記寄余纔纔千言不藻而筆不雕而續何意瑞宮貝宇心竊疑之謂何物窮交忽然暴富兆發地帑則遇大還了一怪也余夜不成寐神遊夢想便欲飛身縮地及再過山向僅見茅屋兩間不蔽風雨余皆然掩口張然獨笑其哉吾子之善爲竅言也耽瑞子曰不然嘗諦觀世局絕類屢氣幻形唯自性一直累劫不可磨滅始吾

瑞陽阿集卷之七

十

進而修職則觸事認真今退而適意則隨境認假真邪假邪焉有焉無假邪真邪孰非孰是吾子識之余瞿然大悟喟然太息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夫耽瑞子唯虛已遊世則萬物皆備萬境皆通引而伸之寂與膏梁異而飽同布韋與文繡異而溫同觸類而長之則不火而熱不冰而寒不怒而感不悲而慘皆是物也自非玄覽超景之流未易辨此故智士仁人樂乎山水非山水足樂也濠梁觀魚魚樂矣非魚樂也故雍門之泣素系之悲應若响答而先有感應者存是可忘言而冥會矣嗟乎以迹觀耽瑞子窮矣無矣以意而觀則

謂之無窮無無也其誰曰不然故山林與朝市不異事父與事君不殊尼邱之子振百官之富唐虞之際等太空之雲耽瑞子已自記之余又何言吾姑以証子之故窮故無萬曆壬辰暮春之初友人汪應蛟書於瑞陽之阿

瑞陽阿集卷之七

十一

瑞陽阿集卷八

鎮沅懷德錄附

懷德紀序 舒應龍

懷德紀序 塗祥相

江公懷德碑記 三才翁

紀德詩

丁鑑宗

李春澄

姚廷臣

洪朝鳳

楊朝瑞

唐應麟

馬亨然

鄧文運

許應坤

蕭良貴

董元勳

魏宗胤

田應益

軍民耆老等

祠堂懷德詩

王有為  
馬尚選  
郭士元  
徐文炳  
曾文炳

瑞陽阿集 卷八目

一

艾叔文  
舒一佳  
李華  
楊正

瑞陽阿集 卷八目

二

懷德紀序

楚粵星分軫胃計潯溪八桂相距約五遞奇一有馳報  
可旦發而夕至荷天子神聖恩楚爲先皇湯沐地每於  
邊北簡英斷臣獨當一面者以宏敷歷故安撫之澤不  
獨救楚服而威懷遠及漸浸被於桑梓蓋得附鄰治之  
念所江公抱匡濟宏才以庭中司直來按辰沅彈丸之  
地而何縮於是且平臺煖閣之上詎容一日之糾繩之  
躬獨計抗疏奏與鑒鑒皆宣國鉅要不佞綏大司馬時  
每議論建白亦畧與相當未嘗不意氣之相孚也公嘗  
自矢以爲任匪實際祇以空言抹獎縱有學術夫亦安

瑞陽集卷之八

一

施項明詔甫及得請纓以從事當無論勢疎處遜而皆  
可以建勲樹奇此武侯之效馳驅伏波之示躡錄良有  
見哉沅固湖北重鎮嘉靖初諸苗竊發特設大臣彈壓  
以繩部落自是苗酋先後就擒而桴鼓不鳴轅門遂撤  
盡以邊防重務握之憲司積習以來法弛於因循兵燹  
於萎蒨豪梗靡所制艾而蟻窟未見塞蒞官則懸魚  
之節選聞任事則拔薤之風罕睹公以肅清端憲度首  
開延訪以悉邊情次條便宜以垂永久再懲賄托以杜  
窺伺它如閱士伍覈糧餉而又親歷諸哨以揆要害諭  
攻守之宜嚴賞罰之令又時嘗申飭捕吏分別真盜遇

有警即面縛頸繫而倖然不忍波及也甫逾月將吏祇  
承內安外輯干羽之地莫於覆孟會歲大侵公首咨繼  
被發儲粟若干石一日躬見獄過聖廟定議改遷慨以  
三月俸錢供戎器建橋費外罄素以倡經始且捐金助  
塔擬於層霄教民演說炳如星日凡諸庇沅政蹟業已  
摩畫告成未幾晉陟光祿卿衆博士弟子泣以請留狀  
控別駕徐君與轉之兩臺諸路徐君憮然曰不見大蜚  
之歷山澤立水行則涸草行則枯又不見震燬之徹茹  
屋乎情容者振巨測者思公負請劍折檻之忠必不狎  
於滋垢而涇渭儲胥竟垂杓鑿一切貪墨不待惠文詞

瑞陽集卷之八

二

之而望風解印肅於履冰况忌軋者忻奪邸報若去芒  
刺然蓋惟恐陟之不早肯以素所恃畏者而爲諸生留  
旦少乎勢不能也於是諸父老臥轅轅復寄情於留  
靴建碑而不能已余復慰之曰爾等母泥江公之行也  
今光祿最號賢近侍天子於文華崇政之殿遇可否則  
面折無少孫令庭議建儲尚在甲乙想高廟神靈藉以  
托重得公一言以定大本其於子惠沅民之意其在茲  
乎其在茲乎不佞家大人夙宦於沅猥自束髮時與沅  
士偕硯席講通家誼茲因家大人述多士之請故飛函  
及之昔萬曆甲午歲孟秋月吉旦賜進士第總理河道

管理軍務兼管漕運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中陽舒應龍撰

瑞陽阿集卷之八

三

懷德紀序

懷德紀者何紀兵憲江公德政感民之畧也公以明經登第身史起家除君側之姦直聲震中外主上嘉其赤鯁足以安邦定國於是起用特簡公爲辰沅兵備蓋在壬辰歲云夫辰沅爲楚西徼介在蠻峒而彈壓撫鎮非德望隆重者不可公下車獨持風裁肅濔紀除姦剔蠹與民休息不兩月而遐邇向風謳歌成路真千載一時哉公猶恐勢相益翳澤難適究虛懷延訪嘉與士大夫文武寮屬及漁樵工瞽山澤隱逸之輩進而采其末議可施者業已布之有司勒之珉石豎之通衢迄今舍和

瑞陽阿集卷之八

四

飲醇民荷咻噢已嘖嘖口碑矣無何宸眷孔殷內召即至以致沅之青衿黎庶遮留載道留之不得號呼震地恨不能叩帝闕而聲其情遂相與走兩臺監司皆不報可僉曰江公爲當代名卿天子倚之重即今修郊迎故事蒲輪數至誰敢泥其行者父老輩灑涕而歸復謀再往而計無所出因相與留靴勒石僉議建祠而俎豆之各輸緡錢操畚鍤人人競勸期於落成是役也始於甲午夏月竣於是歲之冬月乃茲堂階廊廡椽題均聖金匾碧聯之類燦然具備矣余自北歸過祠下拜公儀位恍如在交戟下得觀丰采與諸縫掖輩懽然道故迹公

所以蒞沅之狀與士民去思之情遂作而嘆曰越甘棠之樹者懷召公之德墮峴山之淚者悲叔子之仁古君子有遺愛而民有遐思類如此夫鼓桴園則花放鸛鳴埜則雨至感應之理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諸士不能抵江公之政余不能掩諸士子之情故畧而言之以識典型之左望若夫政績全紀自有當事者書之茲不具贊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北京光祿寺少卿前行人司行人治生塗時相頓首拜書

江公懷德碑記

兵憲江公諱東之號念所直之徽州歙邑人以明經登丁丑進士擢御史臺抗疏彈射不避貴近直聲震中外會上之廿有一年軫念邊徼惟楚之西密邇諸苗頃以邊防漸弛蠹弊日滋厘天子拊髀之思首勅公爲楚憲僉蒞辰沅兵備至日下令采撫條議凡鄉耆士庶有熟諳邊情指陳利害收其筭悉賓禮之不兩月功增萬緒四封之內安於堵壻公又親歷諸哨凡要害扼塞噤喉出沒之地無問山箐溪崗率諸材官子弟騎直入進酋長之通譯詞者諭以王法曉以利害犬羊孽服靡不崩角稽首仍勒款書一冊上列聖諭六言次載古今明鑒至於機祥報應之說罔不畢載津津數千言炳如星日迄於今夷獠窟穴謳吟佩誦馴於編戶自歆書以來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中外獲孟公化誨力也已乃時音義足兵餉諸郡漕輸不乏士卒無脫巾比歲饑穀價騰涌公首咨縫掖輩發儲粟如千石其價定以常平而影射自息民始無饑一日躬觀獄過聖廡創議改遷排羣說而授之勝槩議始無聚訟隨以歷過俸錢罄囊資之又捐俸助成文塔業增六級已又於西江一渡勑建復道計費不下鉅萬復捐柴馬若干金以倡經始業成十餘



硃約成功一歲許可告竣其不朽如此又平物稅並行戶裁冗費鑄石於孔道爲小民永賴而又懲餌筆之民鋤刁悍之衆告訐之風什減八九暇日題其額於廡門外曰金城鐵鍵曰運籌舞羽曰控制上游曰平臨北斗手翰常自在焉諸所肇畫未易更僕無何奉上命陞南京光祿卿戒行之日盡以常例所奉著爲籍詔代者毋費民財其挹損便民又如此是日裝囊不檢鍵鑄不嚴以令衆見而私所課行李准圖書數卷劍履一攜蕭然風味無纖毫塵滓在檐帷衣帶間其廉靜又如此余嘗讀公疏纔纔萬語日月爭先竊意仗鉞擔師宣威東憲

瑞陽阿集卷之八

七

必有績埽孽庭蒐姦城社然御苗撫衆期嚮化不決於批根子自新不追其既往養和厚於精明而不苛不散又沅民所軫結而不忍舍者是日諸父老士民遽泣不得去公亦泣下無已則以溫語諭之始得解脫去民於是爲留靴爲勒石以志不忘余辱焉癯叟拜公優庇之賜而茂繇報稱適沅署州事通判徐元則暨掌衛事指揮周大護率寅屬林奇材偕郡博士李應元周欽率諸生楊時翔龍衢唐應鯨等備進民狀而請於余曰吾儕以文武末屬匡濟乏猷惟我公滙蓄之邊報恬愉荏苒無警惟我公鎮定之文學弟子斌斌承德公率育之戴

髮舍齒莖蒸蒸樂生公長養之而諸所興除公酌行之公德於吾沅宏遠矣能無介於懷願相與志之余曰唯唯於是采吏民之言從於沅之父老誼頌庶幾不朽哉是爲記賜進士出身晉階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九十叟治生王有爲頓首拜撰

瑞陽阿集卷之八

八

紀德詩

虛懷延訪

丁繼宗

南溪知縣

玉節來沅芷，撫誠慰總章。芻蕘多采納，詩誼盡抽揚。爲念千家哭，何嫌隻語狂。抱籌滴者，魂莫效嚴廊。

嚴拒請託

李春登

宜良知縣

丹表乎曉日，清節凜秋霜。誰敢輕三尺，何緣售片章。只知崇大體，誓不易剛腸。簡靜安民社，公恩詎敢忘。

申嚴軍令

姚廷臣

什邡知縣

百萬貔貅擁節旌，誓新旗鼓倍增豪。陳師藉有青霜令，霄簡何曾返隻苗。

瑞陽同集卷之八

九

優恤軍士

馮應昊

戊子舉人

數載邊庭患脫巾，雲屯萬竈仰文茵。樵蘇已際春臺景，爲識投醪有主人。

撫化苗夷

滿朝薦

乙酉舉人

數年萬騎擁吳鉤，誰把王言曉箚旒。卉服易爲羣革士，叢筵堪架讀書樓。滿腔春意羣醜三，尺刑章悔衆首。從此威儀成漢俗，鐙音千古鎮旄頭。

均平國稅

楊時翔

生員

古設封椿今流風，何太苛憲臺初踞。節市井盡笙歌，騰隆輸金少舟車。藉福多年來瞻碣石，禁諭燦星河。

修成文塔

龍衢生員

古臺山上彩雲橫，突兀高峰漢外生。筆路久荒從此闢，天梯夙構自今成。扶輿淑氣傳青鳥，折桂先聲仰玉衡。爲問經營誰是力，江公割俸倍連城。

又

唐應鯨生員

誰將補天手，收此九功功。不惜捐阿堵，應知勒景鐘。與肩頻眺望，鼓掌慶龍蔥。才俊成鵠鸞，何能忘惠公。

勸建大橋

譚世勳生員

天塹曠能宏，濟涉慈航今已頌。江公捐金不惜傾，銀贖鞭石惟期渡。蟻蟻會見雲端橫，玉味已看水面現。蒼龍

瑞陽同集卷之八

十

康衢騰有遠音，在組豆千年報大功。

節省公費

馬章然生員

當年撤樂減騶從，幸接芳模有憲公。儲俸盡捐惟舊制，臨行曾不問囊空。

節省夫馬

鄧文運生員

楚漢使節頻來往，奉法蒼生多畏途。一自憲公釐影射，肩摩數擊盡龍蔥。

里田歸農

蔣宗周生員

萬里狼煙屬舊時，聞曾厓廟所憂。驅猛虎除苛政，先濟枯魚賜煦庥。東作不妨勤畚鍤，西成應擬聽歌謳。

萬家赤子紆眉宇恍在春臺班席遊

導興水利

許應坤生員

阡陌迢迢澍未霑難將杯水濟危沾若非憲意勤溝洫  
安得恩波到閭閻

節節高詞二首

蕭良貴生員

當代產伊周鎮湘流壯猶元老息蠻仇德威茂民隱詠  
貪墨糾偃武修文佐聖猷杏壇時雨喜重浮天地陶鎔  
誰可酬

又

董元勤生員

丹詔下端頭旌旆指北遊何計可淹留花駟驟赤子憂

瑞陽阿集卷之八

七

偃仰向誰求此去陽春遍九州

十三有功德歌碑

七旬千羽遠且格千載何人誓喬苗生平忠義天所賦  
批鱗蹈尾寒金貂黔楚何緣借斗杓風聞異類毛髮集  
旌旆遙指駕深入豺狼遠遁山之燒多軍一自接星軺  
振類剔樊檣鷹鷂明示言炳星日霜眠雪卧誰辭勞  
還荒何幸觀神標申威飭令山鬼馳督領親兵恩寵持  
朝政夕守爭提刀昔年猖獗疾如鷗邇來獻誠畏如鼯  
况復中天雷正吼深山焉敢作麼麼不作烽火消  
民始詩書民始樵道上口碑頻絡繹江翁不數霍嫖姚

馬牛風逸誰敢要聚屯雲密誰敢燒營中兒女私相慶  
此日江翁福澤饒召父杜母今滿朝邊情誰似撲原燎  
願公彤馬如西伯一掃狼烟賀聖堯萬曆二十四年四  
月望日督備箏子哨辰州衛指揮魏宗胤領征清浪千  
戶邊上將箏子司苗人長官田應藍全立

瑞陽阿集卷之八

七

祠堂懷德詩

治生王有為

何處陽和到楚城五溪都屋盡含生煙開萬井回春暖  
月朗中天徹夜明烽火絕無傳遠塞郢歌應得頌昇平  
金殿業已傳名姓遐思悠悠繞旆旌

又

馬尚選

使節去何速邊陲繫慕思三湘車達後萬姓淚沾時未  
測望天意先遷聖主知旌旗難挽駕留此表清祠

又

蔣士元

一解青鎖閣來沅樹千城騰落五溪蠻勳高銅柱名胃  
中富韓范令懸嚴甲兵豺狼俱遠逃雖天無夜驚香澤

瑞陽集卷之八

三

日下流綠野多春耕歡騰洽寰宇齊歌江漢清無何宸  
春隆丹詔來蓬瀛恩恩振羽翰翩翺入帝京邊圉失所

倚亦子難為情攀轅徒念切難挽欲去程再拜辭我公

為我進一觥願公鞏皇圖千秋佐聖明願公慶澤長世

為骨鯁臣

又

鄧文炳

何幸輪轅下九重楚天欣得際人龍邊塞早已紓帷幄  
官俸多餘及菲封宿蠹一朝被曉日沅陽三月足春農

棠陰多少芳規在戶祝年年聽鼓鍾

又

沈潤

經世文章彪宇宙立朝氣節重巖廊暫將妙算籌邊境  
未許仙蹤滯夜郎跨竹兒童俱下淚留靴父老幾回腸  
袞衣信宿無多日願拜祠前效舉觴

又

曾亨

都屋方歌有寇恂無何徵詔出楓宸和羹已試經綸業  
補袞難忘贊化春沿革津津垂碣石編民育育範陶鈞  
九重如履長城倚再翼瞻帷過芷濱

又

艾叔久

世路交夷藉典刑公來維節啟重高六言功令淪心髓  
萬古綱常揭日星比屋漸躋堯舜世荒夷都識魯鄒經

瑞陽集卷之八

四

一朝命駕歸台鼎景仰惟陳俎豆馨

又

舒一桂

天子履西顧沅湘來重臣塵煙天外掃干羽望中新暇  
日釐文教春風滿芷濱年來舞象者咸仰荷陶甄

又

李華

五溪越在天之涯民懷肺石最堪嗟天遣江公按茲土  
去其太甚民安家山巖水澤躬歷問長謠風俗資聰聽

一朝令甲不留行走者謳陰居者慶歲稔比屋多嗷嗷  
懸釜咸思擁憲旌不難矯詔甦民命至今含齒沐霖膏  
六言數布淪心髓犬羊向化昭同軌手挽天河洗甲兵

今人十二伊誰子君不見召夷公甘棠聽斷軫民窮去  
時曾繫棠人愛相誠勿翦留遺踪又不見周元老赤烏  
八八躬天討一朝雷雨故金滕袞衣猶念東山邁江公  
崛起千載後依然周召交左右甘棠九斿復重歌更有  
儀刑輝俎豆何時得叩九重闈勇排閭閻陳民情再獲  
江公蒞全是荒服何憂不太平

又

楊正莖

壬辰  
進士

一旦徵書傳鳳閣仙官飛駕入皇都楚天正慰商霖望  
薊北重歌甘雨蘇治象津津傳碣石聲名赫赫在宸樞  
等閑不盡攀轅意淚別江干濕冷蕪

瑞陽阿集卷之八

五

瑞陽阿集卷九

撫黔紀別錄附

遺愛碑記許一德

撫臺江公遺愛碑記王有為

江公堤碑記馬文輝

大中丞江公祖去思碑記李時華

送督撫耽翁江公祖榮歸序陳治安

贈耽翁江公祖致政序許一德

送殿中丞江老公祖致政還歛序李時華

送江老公祖致政序邱永賢

瑞陽阿集卷九目

贈江老師公祖詔還序胡仰極

送別詩

蔡日乾

許一德

陳治安

楊東銳

金待取

懷德詩

邱永賢

楊春芳

黃家吉

張慎吉

余鴻漸

吳光宇

趙時康

楊師孔

同前

泣恩詩

曹維藩

陳九功

薛老翁

憶遠詩

許崇憲

劉學禹

里巷民謠

瑞陽阿集 卷九目

二

撫黔別錄序

江中丞素性耿介雅不能隨世浮沉維極荷聖主殊恩而與時齟齬卒亦不能久於其位其奉命撫黔也黔地夷多漢少苗民雜處官斯土者以苗犬羊耳蠢不可誨悍不易馴直以羈縻治之而公不然人謂調停可以塞責公以振刷乃可弭姦故公所設施必以嚴法紀杜邪謀爲兢兢而民瘼時艱則又未嘗以纖細而升鑿之大都忠臣義士之設心地方之利害爲重身家之利害較輕故其謀身也容有拙而疎其爲地方謀也則無不審以密今觀公之去黔而黔士大夫之所以數揚明德而不忍一日忘者則公之所以謀黔者可知矣余與公同籍而臭味獨深雖不籍黔士大夫之頌述以知公之經濟而公之經濟有如此友人程有守書

瑞陽阿集卷之九

一

遺愛碑記

鄉宦舉監生員全立

夫國家根本惟元元是故古昔大臣有自邦國之氏出視侯甸者即阡陌且攸茨即荆棘且共剪不謂予業遊崑廊之上矣而曷以間閭細故爲則斯民亦相與顧化歸誠尸祝而致思依依若嬰孺此胡可以達道子乃東鉅則爾也噫賈生有云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匪大中丞江公祖其曷以與此哉竊惟黔筑故塵莫地肇自國初初置行省第所部非所產與諸藩迥異繫我皇祖灼見黔綠夷盤據叛服靡常詔以江南諸郡良家子量徙實邊又令各省商民隨煤附入職此

瑞陽集卷之九

一

成一都會扼控三藩絕無卉種落以故名雖編氓乎實則流寓其宅生之計不啻些微重以土裔雄長耽耽其視卒不得帖席而卧則其所拊循加視他省更亟蒞茲土者又多鄙夷而傳舍之民愈鮮攸賴矣惟公以九列崇階奉命鎮撫蒿目斯民特厘軫恤旋節初駐適新貴初設搖帆未安即召其長率曉譬禍福折以憲典遂輸款警服具復明旨而新邑以定鄰藹不謬稱戈啟蒙發我邊鄙乃疏其逆狀峙饌厲兵用張天討蓋以斤斧治醜醜極赤子於潢池之中振鐸有訓乃首釋聖謨增以文告至明至簡士及民咸若於訓而傳譯休備亦懷

然有語黔省通志久訂未成公開局校雙藉裁麟筆昭

垂南服之典刑黔筑山多田少穀價昂貴昔舉常平之法取糴勞民害甚於賑乃損俸捐帑凡數千緡益置膏腴歲入可萬斛以時斂散復爲豐表俾無侵匿若中衢而致尊然惠均且溥矣黔中寒峻往焉二公置有學田而施未廣公清屯餉得穀三百石復得三百緡易田益之命曰右文無論單寒即中產之士歲試而拔其尤厲以廩粟時時進戒俾知希孔明而羞穢儒養且教之矣郡黉鼎設公忻然丹腹之不斷鴻詞立石宮牆丕彰風勸城南有河可達川境即檄當事者荒度以通民利

瑞陽集卷之九

二

又觀南河襟帶少有停蓄乃搜餞金出公帑凡千緡伐石建堤巋然巨壑戴蓬山氣完脈厚澄映一碧行且葆奇毓秀鉅麓擅西南已黔氓疾疫罔事藥餌往往罹夭札特置惠藥局用定番上田五十畝增以百金之田收租易價以備藥餌田不改而樂無匱斯民可濟仁壽之域淹骼祀厲除國典外間有行者隨時設念無成格也公購田百秤付青巖震旦歲收租以掩骼用其饒托孟蘭之會以饗無祀澤及枯骨矣戒溺有文保嬰有錄鮮聞慮及誕禍者公設恤隱之園以舍之更鍾粟贍媼慮無弗周保護之恩尤在嬰赤未生之始種種善政未易

更僕夫公之惠愛我黔黎也威振殊俗既爲防其外侮而拊摩輿咻又綢繆其牖戶於凡拓疆增勝賑贖保就必欲鼎軸我薦紳渠祿我章板登我元元於春臺之上然又匪取具目前固不畢慮鄉精爲之深其根固其抵俾無動搖以開千百世之利意以郡邑甫期若混沌初開正宜當期奮勵益懋規恢方駕名都用裨我聖天子大一統之治登三歲五縣茲以增吁都哉甚盛心也先是戊戌歲抄偶有異議者期以中公公即疏疾以請賴天子聖明傳昇益黔人罔不舉手加額抃舞若更生不意言者未已竟俞公請而旌節且南指矣黔人更旁

瑞陽集卷之九

三

皇奔走焉然喪其樂生之心泣向愚曰公開千百世之利福我黔黎今恨不能叩額留而愛戴微悰曷惟其已願勒堅珉以志不朽一德辱部吐而又叨於粉梓厠年誼曷敢以不敏辭竊聞公蚤歲起制科輒以文名冠宇內比侍殿中抗顏一疏首清君側之姦嗣此忠言謹論披瀝殿廷流傳薄海公時奮不顧身遠恤其它惟此心耳丙申持斧鉞來撫是邦諸凡規畫皆人所不能爲不敢爲者而其湛恩渥澤博大而闊遠公時攻苦食淡純白無纖指身利物無人我相亦維此心益天寶奉吾皇以股肱名佐爲之揆度膺表於以弼內附外翊景運而

揚鴻麻書稱天純佑命商賈詩稱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其謂公矣不然何自立朝以迄開府率展采錯事蔚茂踔絕莫非俗吏所能爲者若此也夫我公上荷王知下孚有衆日豐年穰穰無讓畏壘業已與天爲徒矣乃竟爲異議者所格何以故蓋先民所謂侔於天而時於人者和要之唯天不容僞則國家社稷臣舍公奚屬而曲突徙薪之見終亦無能易已雖然我公方且以鴻濛爲柱寥廓爲宇尚羊瑞陽之阿固異日者矢音巷阿之胚胎也公亦何勤芥之有吾意其舍之元駁益於九垓八埏之間與今惠澤之在黔者相爲渾融淪浹而莫可底

瑞陽集卷之九

四

止吁此公之本來則然也汝輩蓋心公之心者愚敢究言之俾世知黔人愛公匪私愛云賜進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前陝西道監察御史許一德撰



撫臺江公遺愛碑記

天柱縣立

最不可泯者民心之神最不可掩者民心之公惟神故其靈不以情惜而亡惟公故其權衡不得毫忽而與撫臺江公自垂髫勃勃抱英氣趾爲凡伍迨掇巍科對公直拾第春官居諫臺骨鯁峻稱殿上虎諸時事人所遠畏畏縮不敢吐頰者公獨慷慨自負明目張膽章數十上即天子赫怒公尤喜批鱗甘碎首百挫不回天子嘉之倚任之益其精誠貫日月烈金石不作靡靡隨逐態其性根於天子然也癸巳歲分道正沅整飭邊鎮煥然燦然羣醜膽破亡何以寺卿陞秩湖北士民攀跼不

瑞陽集卷之九

五

忍釋去越數年公奉勅仗節鉞撫黔中黔楚中靡不喜公之重來而瞻依怙恃猶舊也是時天柱朱令爲幕之初年朱有條議撫化諸夷各各以建縣爲願顧君門遠萬里誰其扣而達之宸聽公曰左衽而冠裳休備而編戶刀劍而牛犢朱之賢能著於邊圉蓋錚錚已吾爲若請事下當道詳覆再四遂毅然上章且留朱陟令以觀厥成天子可其奏一如疏列而天柱成巖邑矣自是躬履卉服悉入版圖男熙於農女安於績刁斗不驚四民樂業挺戈警競之習積骸枕骨之冤目不再覩耳不復聞蓋共遊於光天化日之中非公之賜耶凡此有民安

瑞陽集卷之九

六

而思感而激祠祀之謂非朱邑長何以撫我有今日之安非江撫公何以代我爲九重之請公之遺愛山高水長生成厚賜膏壤曷踰以故臚列祀者指不勝僂而公其卓犖爲因是而益嘆民心之神而公者此其彰明較著夫官同此愛愛同此遺乃其心醉而亟稱者惟公公詎要之益人心之天機不容息惟天則神惟天則公神與公合有對之天地質之鬼神無不欽仰而悅服者矧敷髮含牙者耶祠成勒碑春秋秩祀爲之詞曰公抱直氣自鴻茫貫金破石鉄肺腸吐詞抗疏著巖廊重瞻精鑒赫有光丁特朝野無豺狼裂膚斷齒勁節揚桓桓

拜撰

江公堤碑記

嘗讀堪輿家言謂山川之融結在天而裁成在人夫裁成之道不過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迨至改天命奪神功斯謂盡其當然而不害其爲自然者矣自昔人之爲其子若孫計者靡不講求其理異以鍾靈啟後即稍稍小節之疵者亦必裁其過益其不及使適於中斯祖父無窮之心所由來長遠矣吾黔會城之南襟帶明河至卧龍岡而稍北又其勢傾瀉而少蓄蓄裁成之法自昔講之以役大費繁任之者難其人歲萬曆丙申白下江公來撫吾黔崇文飭武肅暴剝蠹靡不悉心籌畫暇則咨

瑞陽集卷之九

七

詢問閭閻利弊次第興除如置賑田以備歲祲而祛糴穀之害拓右文田以優寒士而免定番之支貧民疾苦者惠藥有局貧姪露產者恤隱有局冥沉無依者澤幽有田以至縣治之執持縣庠之創議國秉之筆削種種惠政所費不貲俱載遺愛坊記中茲不縷舉越三年形家告以築堤障水之法或惜其說之晚也公進父老面詢之僉以疇昔之說對即毅然任之曰天下事論其於民有益否耳奚論其難易也爰捐餼搜賸而財不取之公帑募工給貲而力不勞之軍夫甃石灌沃跨江擁堤堤之中壘臺作舊鰲狀題曰鰲頭磯周遺環以石壁外復

闌以柱礎臺上建閣中奉武曲文昌巍然一奇觀也公之惠不惟愛及吾民之身且愛及後世無涯矣秉鉞靈臣孜孜然若祖父之拊循其後人而與其駿駁盛於曩時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惟公以之惜未落成解組而去是役也費幾二千金公猶慮其無成而於鎮沅候代之日續發五百金貯府庫以終其事公之心愈殷殷矣奈何督役者不體其心於其行也侵漁怠玩苟且塞責而意見不同者或視爲不急之務遂爾口上上則濬漏下則潰決其勢將至於不可收拾感公者徒撫心長嘆耳鄉薦紳許君崇德劉君學易薛君彥卿倡議謂公

瑞陽集卷之九

八

違福吾黔不惜重費而興此大役功幾九仞矣吾儕倘斯一簣之覆是祖父爲其子孫深計遠慮殫力裨補而爲之子孫者坐視其傾圮而不爲之所毋乃不可乎諸大夫俞然是之即以其事屬之許君而輸錢補助工者爭先焉君理江公餘惠而佐以募金計費度材謂工竣役皇皇然如經營其家而不以爲勞此何心哉誠惜之也於未備者增之續石橋五洞宛如長虹駕漢矣於未妥者更之易樓閣三重聲披如華表捍門矣迴瀾諸澤束咽聚氣民其永賴乎告成之日薦紳相慶謂禮有功於民則祀公之功在黔者未可一二屈指矧茲尤其不

朽者宜祀請之當路奉公於名宦祠而尤專祀於堤閣志不忘也當是時公去黔蓋八年所矣豈有所要求迫勒而爲之者此可以觀民心乎昔蘇長公守杭築萬柳堤利賴無窮後人思之名曰蘇公堤今江公之惠吳讓於此黔人亦名曰江公堤其思同故其名亦同耳昔部院郭公直指全公樂觀厥成咸有恩施焉諸大夫屬予紀其事以詒來者遂次其辭而記之士民樂輸鄉約効勞者例得紀於碑陰云賜進士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郡人馬文卿撰

大中丞江公祖去思碑記

衛所全立

萬曆初主上冲齡御極極瑤竊柄時吉水鄒氏岳陽父氏吳沈諸君子輩相踵抗疏逆鱗以襄順治我耽翁公祖崛起於時矢揭忠肝以匡朝宁一疏而摘元宰之姦再疏而除掖庭之蠹三疏而彈疆場之弊種種章奏皆人所崇者公首發之一時中外凜然吐舌而驚偉節既而屢以鯁雁中間尋謫尋遷還回顯晦者間十餘年公履之泰如也公既卧瑞金山天子軫念舊弼特賜御筆召還大理會黔之節鉞主上思黔在遠徼土瘠民勞諸夷時警非忠侃懇誠之佐無以戢邊圉舒南顧簡於廷

中特以公往公至則寢食焦勞恩威竝赫百圍所以裨黔萬禩者任勸與剔以肥其瘠而歆其警焉嘗曰撫亂以治鎮擾以靜又曰戡暴以武俾逆節無萌而四境安於磐石是故揚經略則奏處烏撒而阿備之亂弭翕落麥新而高若之捷奏杜微漸則定新貴以後附邑而詞謀寢設天柱銅仁以控諸苗而統馭明歲損供應以募兵而葦荏之警靖釐屯戍則各衛所之餘糧清出者數千石善權政則客關津之賦賦清定者若干緡除雜害則置公田以備賑而出納有方優費序則置右文以贍士而婚養有藉仁疾病有惠藥之田字嬰姪有恤隱之

局末時體有澤幽之祀訓育胤有武庫之謀也若無通志以翼國乘而筆削必嚴造火陣以利攻刺而豫事有備編振鐸以廣善誘而六行八勸之教明鬻養機以開風氣而富水貴山之雄振僅僅不入都門俸餘悉為黔用縷縷異政未易殫析益公之忠誠孝友仁儉清正篤於天性故以實心躬當寧而累疏皆許謨以實心籌邊難而與餘皆至計誠國爾忘家者即令吾黔永得公以司印制則生聚訓練以為萬世治安計者當何如哉奈何諸者不規於時誠者不符於儒而侈侈者蠶我干城去也然更老黎赤何以叩閣而陳詞哉既借寇而莫絲

瑞陽集卷之九

士

亦攀轅而靡遂於是黔之士民相與遮卧於道周鼎之縉紳相與樹坊於南浦黔之衛所諸官相與伐石誦功以志遺愛而屬余徵詞焉余曰昔召公南循而甘棠致恩周公東征而袞衣志愛德澤在人莫能護也今公祖之實心實政裨我黔士若是則寧第產於茲者觀石而懷瞻依之念即宦於茲者亦覽石而興仰止之思矣遂撮其大都以付之貞珉者若此俾後之觀風者采焉碑在向明門復牆內有祚亭覆其上公名東之別號耽瑞直隸之儼人萬曆丁丑進士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巡按直隸河南廣東道監察御史李時華撰

送督撫耽翁江公祖老先生榮歸序

讀易繫詞有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體而行之難乎其入必其人有好生之心而後可以行之督撫耽瑞翁入境之初詢清鎮道中無寧日撤三把總巡行亭障省供應三之一募健兒百名提炮鼓偵防以故諸苗飲戒途人歌之一日請益於諸紳余舉生民所疾苦者貴州軍衛委官遇饑饉之年領官司賑濟之命得藩司銀兩與特糴買而委任未嘗不但不濫貧之生且促富之生矣焉用賑耽翁以好生之心即出家之所攜銀三百金并省餽儀銀五百餘金發藩司見使田買之收穀候饑賑

瑞陽集卷之九

主

人又查軍官隱匿糧田馬地等銀并發司府委員備賑不下三四千兩所收穀六月借陳十一月收新所積者多所濟者眾此非生之云乎建惠藥局發銀買藥又置房屋三十餘間取租備藥凡貧而不能醫者醫之惟恐其至於失命此又非生之云乎五城買房與孕婦無居者入而婉之給穀六斗銀三錢為膳終一月恐其風露傷和至於委命此又非生之云乎買右文田給儒學收穀遇生儒貧者濟之文行通省俱照省城之賑田學田藥局產房使處處皆全人之命此又非生之云乎又念貴土多瘠尋於南河長流處築一高堤以鎖水口使士

民皆有所利賴此又非生之云乎本此好生之心以撫  
黔民入而相國其德不亦同天地之大德乎夫天地之  
大德天下誰與及之遠邇人聞之因爲之歌曰官守如  
冰上視金生人濟眾是真心子孫繼世延千萬福澤綿  
綿江海深賜進士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治下生陳治  
安頓首拜撰

贈耽翁江公祖致政序

愚歸田久矣嘗見夫畫疇而均田者損鬱壘以就平苗  
其他農者聞而咻焉謂鬱壘者難損而苗也庸詎知鬱  
壘者苗而苗者益拓而苗乎不則傷我吟不則礙我佳  
禾又不則荆棘繁繁火耕流種爲農病不少也是可爲  
時事譚矣夫黔益接壤中閩漢者十七苗者十三顧今  
苗益浸浸非昔比也往不過左帶休倘顧瞻應化已耳  
茲且以不淑任遊俠詛譎方上勢跋扈而難舉也往往  
譚者任鴛鴦爲彈壓羈縻久而禁日成是羈縻固養  
衛也丙申歲冬歙州江公持斧鉞來撫吾黔黔人曰黔  
極稱民淳事簡較他藩最省而治難於他藩則諸苗強  
悍故也公雅望素著得藉吾黔黔苗可無慮矣益嚴嚴  
有何暮想焉至則撫其馴趣督其悍習昧勤渠靡休迷  
暇奚啻夫畫疇而均田也者居無何公欲疾而議者不  
密而揚公欲嚴而議者不嚴而疎公欲疾而議者不疾  
而緩圍鑿枘方了不相入語云偶王在望噫若公者其  
誰爲偶而置也然則公將何以哉內牽於議外牽於力  
勢見公形於聲歎者隱隱有山林思耳未幾詔致政公  
吁又奚異夫畫疇均田者其不諒於他農也公其遂而  
山林志哉愚因異夫諸苗者愚又不可彈壓不可僅僅

地雖廣以滋其不避若所養收暖而難為近又不可然則苗洵難治哉愚不自知竊以為治苗非難難於難公者耳雖則云然可以致公政而不可致公德也公釐此苗其勛不獨在今日焉漢與苗若邪與正不相為敵也漢日就而盛則苗日就而衰矣熟士往待周於萬馮雨公今復購田如右文而不但已也貧無居者葺舊社以貽爾安而尤有姻事不能自舉捐金以畢其端噫嘻今且彬彬禮義方殺矣則難備一饋往意非不肫肫淑而樂釋者以難故累其民是荒凶常不在歲而在言也為田以往其獎而名曰賑邱陵遺衍居恒寥寥鮮麥飯矣

瑞陽集卷之九

五

而為田曰澤幽已則疲癯殘疾者有藥餌貧姓露產者有隱局薄城富水捲簾為病就下流結石築隄以注其水哉我作奮發狀命曰鰲頭成於不日觀者鼓手而騰歡焉通志舊帙故多磨滅失次公著意手編即游夏不能增損至於翔縣序有議通河流有微事雖未竟而數畱美意未始不悠悠具也率茲數役費及幾千金而人不言費勞及幾千人而人不言勞此其故何也蓋額充開府費者五千金有奇例得收以佐輜重而公無纖毫不以資前數者費也尤佐以贖金則財匪罄出力綠催募其不怨而喜也有由也直今貧者瞻疾者起而市門

無珠米而桂薪矣將伯仲中原優優咸稱樂土由是兵強食足諸苗當望風俛首以奉至尊而分比惟命其厚貽非公而誰也方於濟邪百車蟹塚且禾渠農家者流將復為咻耶將頌權輿而稱賞耶此其功誠不獨在今日也是為序萬曆己亥孟夏朔吉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前陝西道監察御史治下生許一德頓首拜撰

瑞陽集卷之九

六

泰運大師相殿中丞江老公祖政選徽序

中丞江公祖以廷臣高等開府黔中幾四稔矣置田若干頃曰賑曰學曰藥局曰澤幽所費贖錢帑金以萬計又勸葺學宮數所又恤隱局數所築城南營城一所費金又數千計庶幾哉爲黔謀日不暇給矣黔之薦紳髦士吐燕之倫自今世永有賴於公之渥澤矣不謀同辭刻之貞珉以詔來商語具碑誌中不具論獨諸人士方戴公渥澤如赤子孺於慈母恐旦夕去又旦夕望公起握中樞持政柄以永惠我黔蒸黎殷殷跼蹐也居無何會黔蜀兩酋爲釁我公忠憤亟欲兵之以尊國體

瑞陽集卷之九

七

坐策之已在目中矣不知異議者終忌公名又忌功成從旁沮之以主上之篤知公既俞公所請而復漫應忌者之說也則何以故焉夫忘已量之所稱而謬爲訾議者妄也不諳任事者之猷而以旁窺爲確者不智也逞臆私以誤國無共濟之心非忠也動搖吾孔通父母族蒼赤向隅之泣不仁也獨主上篤知公之忠猷碩畫足倚辦西南事顧不終倚之乃別議來代之何哉酋以警境以內臨敵易重臣非便有如獨酋不畏天憲倉犯順嚴吾近郊如吾民何乃公何以遽去吾黔於是父老謀攀留留公公之大節岿然難進易退必非父老所能留

於是策之不得其要領乃反復思惟則知忠臣去國已

有碩畫善後矣何者兩酋敢狂逞稱亂者在昔宜與師問罪乃任事者多持首鼠事姑息後酋已嘗知其情以是無憚乃公憤小醜稍干國憲即裂眦指冠欲滅此而後朝食必往之壯已足號酋之魄兩酋恣陵倚角不悛者又揣之兵食不繼且乏驍將肩之乃公儲餉徵兵檢將之請業已俞允酋已在股掌間繼來者有所受成即破竹之形成矣非公所爲碩畫也與哉則黔父老可安枕而卧無事矣然主上所爲聽公去則有羣情所未識者是殆未知公亦要結主所爲聽公去者即欲亟召

瑞陽集卷之九

六

公也當公抗疏權倖貴戚疏清屯剔蠹悉摯然當上心亟驟擢公既權相側目主上亦聽公逕迴外吏者邇時然尋又賜環矣主上何嘗一日忘公之去今主上惠我黔土以公殿中丞開府於茲姑息養亂者公銳然勦討矜肘隱憂者公儲蓄不置俾主上明照萬里邊徼知酋長有必不可原之罪知邊徼有必不可已之費未師而皇威已震國體已伸視苟目前寢厝新者奚若此何負於中丞而遽聽公去也則已知公有全策不欲以戎馬煩公旋欲召公密勿樞軸可知矣然則吾父老終然邀我公握中樞持政柄以永惠我黔人士蓋在此時哉公

爲振鐸長言汲汲以拯人惠物爲訓且望之韋布一命之士乃其閭澤肫仁近滲畿輔遠瀝黔服而黔爲尤最此黔之尸祝公彌千况尚景曜也禹疏鑿控三巴到今祠祀尚相仍也公世世令黔人耕田而食即荒饑無作溝中瘠者此視禹功明德已遠黔之尸祝公豈僅比於先放哉將社稷之靈且陰陽公非久而皇上聞之適式重公併食單厚之報矣萬曆己亥歲閏四月吉文林郎奉勅巡按直隸河南廣東道監察御史治生李時華頓首拜撰

奉送耽翁江老公祖致政序

是歲京堂秩序報我耽瑞大中丞江公暫致政於凡縉紳士庶咸謂公勲華蓋天地吾民之獲庇實唯爾之靈是藉茲咄咄異事遵何說哉公惟時命如長鶴御風而不可留一時祖帳都門外其在司庫博士弟子員濡炙道澤尤不忍一日去公者以贈言使載筆於木實子爲公華其行不佞實以爲大臣之出制諸藩在安內攘外計安社稷而已我黔去京師萬里頃來西商請扈憑變大爲中國患彼安酋則弁髦天子之命而毀其制播酋則魚肉民命僞置官屬格殺蜀官軍近萬勘吏莫敢

誰何黔蜀人併苦之於是當寧簡命殿中丞采羣議皆才公以爲是嘗縮虎鬚而不忌曉暢邊防者以斯者舊哲賢往饒之矣遂勅賜大將軍威儀命嚴程開府黔都督制之惟是公以明甲科數歷中外理學實際慰河決策獨得真解甫至勦如雷霆燭如日星事舉其綱理得其腠創右文設公賑修省志捐運馬惠藥田開河道且也澤幽田置隱局革倉屯獎政印捕推餘未悉紀最其著也捐帑餼建繫礮肖文武大神於上而又副以石堤垂以雄賦以補山川未有之風氣以開西南再造之乾坤觀者偉之諸所注厝良以建萬世之長策博修乎內



爲攘外本不曰社稷計已乎而而首稔惡爲甚公不獲已走狀詣闕大率以爲公磨礱首謀爲不軌大索虜中秦送渠魁而酋長則盤水加劍如水不則出偏師討罪廓清迺已而兩酋怙終不悛煽養蠱惑牛場等寨競相盜弄公續得上命走尺牘立降萬虜餘寨平無何擣酋肆毒釜中倡五牌爲亂公命將提兵若雷電下擊而首黨愈肆猖獗天心厭亂計旦夕當車轍矣此又攘正外夷以爲內固不曰社稷計已乎夫內之修外之攘公也殫竭心力無少休廢此其勲華真能蓋天地不愧古社稷臣即冊功資賞酬之異數亦爲常典乃卒有此命

瑞陽集卷之九

三

社稷之謂何彼言者不顧社稷安危何足爲公病已昔周公元聖值時事艱難之會內修政務外攘四裔手口拮据又盡章章如是乃遭流言居東卒之人定天勝凡八還朝至今爲相業稱首初何損於姬旦也公今於百執庶府內外修攘事靡不兼舉無減於周公者之事顧重去吾黔巫有稅駕在野召入平章軍國吾黔平定偉烈將終賴之矣彼周公去東東人留之曰無使我公歸今不知公之去楚蜀人留之如黔人否黔人留之如東人否又不知公去時獨能忽然無周公之意否遂併及之於是博士弟子貢書此以送公之還於朝時萬曆

二十七年歲次己亥孟夏閏月穀旦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治生邱禾實頓首拜誤

瑞陽集卷之九

三

贈江老師公祖詔還序

天下公論不在廊廟而在輿情天下大患不在外虞而在中制常炎漢時大將軍七出驃騎六出率戈指風靡即賊越嶺嶺就靡莫之屬固不繫劄叩額稱庭天子晏如明先馬辰內事彼豈獨其富強徵積數世哉惟是中外矢心捐回釋貳以協勳威嚴之治故東戰西磔如左右手無難者國家制紀綜牽輓近雖聞益其豈昇羣咻難與慮始者嚙噬鯁者寡和警者潰腹者陸沉豈者捷捷練者落拓異者囁云救應震者覆曰擁陳彼以巧匿此以貞論難離兔爰往往而是則剛大果毅之

瑞陽阿集卷之九

五

氣不伸而個儻奇佻之才日絀朝廷需才將奚寓哉黔故隅在西南夷漢相半苗民嘯聚晝都搜刃兼以土裔盤錯練之則玩競之則夢又苦乏戎糗以佐緩急即衛霍都惟畫異產哉乃吾師江公以臺隸名剏垂直聲於海內數歷中外懇懇侃侃讀筆撥成瑤場弊等疏天下想望丰采迨備兵辰沅威靈澤澤望前紫微諸醜惡爾咏駢用夏諱夷不三月而清江苗民相格以化當是時黔已鄰彈壓矣此公以極諫卧瑞全上特詔賜環大理簡鎮黔服黔之人相賀曰於禱哉撫我者匪向彈江陵縛馮璫者手垂向鎮五溪邊順苗者乎其何有於吾土

是以北蜀以東驩聲雲矣既度沅輒趨銅江置天社邑以控諸苗入黔日哺不違一意保釐清屯則則歸侵田者幾千畝備大侵則置賑田者幾千石優寒畯則增右文者幾千頃廣聖訓則振鐸有編翼國乘則通志有纂仁疴瘍則惠藥有田憐字姪則恤隱有局闢風氣則謂地氣自北而南參奎煥耀乃驚驚蟻以擅厥勝麥新平月有警指麾定之比者么虜匪茹取擱然奏討天朝隨戎籌策一剿忽之以發舒華憂之氣時方枕戈待旦以奏膚公人曰新息重來武侯再出矣乃峭介抵時整於蒹葭致政以去則所云公論者果在廟廊耶所云大患

瑞陽阿集卷之九

五

者果在外虞耶夫春種而輟之耕緒就而收之柚是為不類者伸快而豪杰扼腕矣其哉公疏所云議事與當事殊局也然極聞吾師家居孝友修文正故事廣置義畝以贍宗黨故今撫貴治國如家蓋天性然者節鉞三載纖毫不入諸所經畫胥萬世利黔父老子弟胡以四聞而卧輒哉夫至人隱見變幻如龍吾師不以去留為重輕而天下以去留為欣戚周公至東而東喜周公去東而東悲公之篤業無二於周公而公之休休不殊于凡凡故今日都臺省明日謫郎署今日卧山林明日起大理世所賦者公履為常安知後日徵公綠墊不猶昔

之賜環晉秩耶九廟鑒之今上識之正人君子知之黃  
山縣水之閒不得以尚羊矣仰極伏在蘊藻高目已久  
門牆親炙固將師公之忠誠大節以弼朝宇而清四履  
者也則夫詞之體而不顯烏乎恤之萬曆二十七年龍  
集屠維大淵獻閏余月吉旦治下舉人門生胡仰極薰  
沐頓首百拜

黔中別錄

瑞陽阿集卷之九

圭

羣賢留別贈言

袁德諸篇并附於後

送別詩

許一德副使

驪歌一曲祖筵開萬里中丞擁蓋迴鶴馭久懷高隱志  
虹橋新有去思臺便黃菊陶公徑更戀清尊畢氏杯  
收得繞朝詩滿箬郡人休訝載珠來

陳治安主事

秉鉞曾提百萬師歸來松菊舊襟期尊浮綠蟻驗金羅  
社結青山采紫芝五畝久耽司馬樂一杆猶戀謝公棋

徜徉信有林泉在恐負蒼生社稷思

楊秉鉞副使

一疏殷勤達帝鄉承恩暫返瑞陽莊玉環舊賜光騰壁  
丹詔新開墨帶香事業幾人兼將相君臣千載際明良  
蒼生正爾思霖雨未許高眠舊草堂

金待取員外

燦燦長庚燭太清當朝耆舊久韜真百餘二十龍中鶴  
萬有六千海上椿堂下彩衣明畫錦天邊駟馬駕蒲輪  
熊羆渭水多經濟尚爲吾皇壽萬民

懷德詩

瑞陽阿集卷之九

美

貴竹清風

邱禾實主事

巖岫高連似首陽淇園分種得瀟湘欄衡擲管驚鸛鵲  
弄玉裁簫引鳳凰弱晉七賢資放達盛唐六逸倚猖狂  
清標勁節稱君子千古高風振廟廊

銅鼓遺愛

楊春芳舉人

玉鼓曾敲駕六龍却藏銅鼓最高峰相傳人獻南康郡  
漫擬泥丸東谷封禪子三過軒勇氣馮夷一擊驚妖烽  
武侯過化翁遺愛千載人猶識故踪

霞泉映月

黃裳吉舉人

貴竹招提起剎那神僧卓錫見纖阿銀床引脉通銀漢

玉虎牽絲散玉娥不問陰晴沉桂魄那看圓缺漾金波  
黔中往古如長夜故遣冰輪照耀多

聖水流雲

張慎言 舉人

富水何年得聖名臨流幾度漫推評涓涓細浪騰方沼  
滴滴回潮露片瑤應有山靈司吐納豈因月魄作虧盈  
吾翁已會其中趣坎止流行理自明

獅峰將臺

余鴻漸 教諭

大將征南豈鑿空獅峰營壘列西東風雲露氣迷三里  
筮木秋聲似八公鼓角變成山鳥弄旌旗留作野花紅  
荒臺寂莫渾閒事共說平蠻第一功

瑞陽阿集卷之九

鴉關使節

吳光宇 參將

遐荒萬里接衡山置國蠶叢去路艱漢服息蘭開鳥道  
唐封羅甸度鴉關時迎使節通三峽歲有天書下百蠻  
擊柝不聞雞夜唱共瞻紫氣水雲間

虹橋春漲

趙時雍 通判

宛宛長虹隨碧霄南明春夜雨瀟瀟龍撼雷鼓雲根裂  
挑擁鯨波雪片消擊楫中流歌浩浩乘槎銀漢水迢迢  
青鸞紅尾何心羨直欲投竿掣巨鰲

龍井秋陰

楊師孔 舉人

何年貴竹開籬省帝遣龍來奠此方木閣峰前通石鱗

賈城溪傍鴻璫聚居民昏夜爭餘瀝古木蕭疎透夕陽  
袖物豈能巖寶久終歸滄海潤疆湯

鳳綸起詔

黃桂華 舉人

秋風幾度憶鄉關海上恩歸放白鵬抗疏當年曾拆檻  
掛冠今日自投閑堂開綠野餘荒徑政洽蒼黎望峴山  
聖主中興思補衮蒲輪詔起五雲間

德政碑

黃桂華 舉人

風清萬里鎮邊陲鎖鑰三關肅漢儀一點赤心惟主識  
平生清節畏人知却金酋長膽先破卜築鰲磯去後思  
父老口碑猶載道萑苕蕩蕩護殘碑

瑞陽阿集卷之九

泣恩詩

白 采 知州

憶昔雙旌出隴郊攀轅臥轍祖前茅紆籌自壯饒經國  
尸祝毋庸欲代庖老去風塵看早厭悲來蒼赤動長號  
也知不朽人間世日晏誰占大耄交

曹維藩 同知

十年白簡重朝班黃鉞遙持到百蠻天意尚驕殘敵莽  
聖恩特勅道民閑蹉跎泣涕從戎事想像嶢嶢報主顏  
修短即論何所恨千秋疏草照人寰

陳九功 舉人

大星陡落暗長虹形骨全銷真氣融見謂邯鄲炊午夢

知從松柏下秋風遮須國主陳思在梵率宮居曰傳同  
六十年來傷短算祇緣靡莫被膚功

薛彥卿 知縣

梁木真同秋草萎承天八柱竟何之生前業彈黔民計  
死後讎慚國士悲佩有古花三尺鐵可無新擬四愁詩  
白冠絮酒澆長恨耿耿惟應地下知

西賊平憶江中丞公祖

許崇德 知縣

負固由來長蜀酋九重一怒肅如秋元戎肆伐黑貅壯  
窮壘蹂殘狐兔愁劍關烽煙行息壑夜郎砧杵坐銷憂  
獨嗟李廣無封骨囊矢先歸臥隴邱

瑞陽阿集卷之九

元

劉學易 知州

百戰功成士女休岷江從此定安流三藩誰是拔珠手  
六月今爲克壯猷鏡吹奏回千騎部甲兵洗淨五溪頭  
那知祖遜難先着綿上何人慰隱憂

里巷民謠

車轡驛公莫去可憐赤子身無主赤子無知憲公勞停  
車聽我歌民謠我歌一歌一展轉冰蘗聲華落天遠兒  
童竹馬去復來一聲高了一聲催天耶天耶胡遶驛白  
雲目斷何所依從今後收拾短句長篇勒口碑

又

青青草隨風偃德以服人恩不淺西水千門萬戶家焚  
香歌頌願留靴頌聲落谷江天曉憲公何事來不早來  
不早去何急白叟黃童相對泣四郊安枕睡方濃憲旄  
忽指五雲中可憐今夜月明候望長煙樹影寂莫倚西

瑞陽阿集卷之九

辛

樓君不見水東流有夢到神州沅州二十六里四坊軍  
民耆老客商人等叩首祝頌

瑞陽阿集卷十

論定錄附

黔記宦賢列傳

兼載蘇街錄

鄭元標

歙縣志節概列傳

張清

直隸巡按為易名重典等疏

署發曹

禮科給事中為易名兩局等疏

余

雲南道監察御史為黔省盜賊等疏

王壽德

歙縣儒學公舉結狀

姓宗徽等

公列江公行跡共二十二條

萬曆四十二年冬月

歙縣加勘

瑞陽阿集卷十

徽州府加勘

徽安道加勘

歙中公舉入名宦詞狀

癸丑年八月十六日

歙縣學公舉入鄉賢祠狀

俞文傳等

歙縣儒學加勘

歙縣加勘

徽州府覆勘

徽安道加勘

督學察院批發

准行府置主入祠

詩贊附



瑞陽阿集卷十

新安為海內名區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親記若吾友

江念所中丞者大節校校置諸古司直中不知雄雌乃

以用兵誅死予聞世之人不亮其初終猥流俗之毀譽

也作江中丞傳中丞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歙縣人

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衛來倅散遂寓歙長子孫其苗

裔汝楫為邑諸生封侍御者即公父有奇微而生中丞

登萬曆丁丑進士為人魁梧個儻初仕行人輶軒所至

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勃勃有埋輪志江陵柄

政與馮閣表裏為奸兩人以徐爵為穀江陵外言非爵

不入馮閣內言非爵不出爵又時以獨討令兩人交疑

交疑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

不敢訶問江陵死益橫無忌公默自計曰夫此么麼者

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為腹心病在腹心不治即盧

扁望之而走忿而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

悚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

矣公於是益感激恩遇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隔御

史劉臺事三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

笑曰柱史復何言公亦笑曰為死御史鳴冤王曰死御

史誰氏公曰劉臺王愕然曰誰尸之而誰冤之公曰即

乃公王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

人人目攝公矣。奉聖書督理屯牧畿輔。幾輔人聞江御  
吏名多咋舌。去會北邊蹂躪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  
骸以功。聞為按臣李植紀發上命。公報屯政。往重臣復  
有為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生平不敢負國欺君。  
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漸而退。至則諸掩飾詳密無  
所得。聞公伴出郭外。觀蘭蔬青映人立。命僕兒取畚鍤  
來。掘蔬下窖。死者枕相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始  
伏辜。公竟據實報坐。諸將死邊事大振。丁御史此呂參  
江陵科場諸作奸者。海豐楊家宰謂御史言過。誅求具  
疏。參御史外謫。公適自塞上歸。懷袂起曰。三來以賢

端陽阿集卷之十

二

書為奸數者。人知之。家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言有  
所為人不能堪。公言最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  
宮皆不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上無弗嘉納也。  
者有詔江東之盡。思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諫。晉光  
祿少卿。升太僕少卿。是時諸官臺榭下者。皆江陵舊人。  
多回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抑掄。諸少年不  
察。遂有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  
與不善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  
黨擊公。公力求去。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益異數云。亡  
何公又言大峪山事。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

知霍州。病免歸。而有胡夫人喪大事。既襄築室。瑞陽之  
阿曰。吾將老焉。上手詔起公。知鄧州。升僉事。備兵沅州。  
尋轉南光祿少卿。入承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  
甚多。會與銓曹異議。升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勞績多大。  
猷惠民有局。備荒恤武。右文有田。寢饋稅有疏。障下流  
有堤。皆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  
寨。苗俘獲百餘人。上聞賜金帛。有差。最苦心者。播酋雙  
五司。五司在黔門庭中。日苦殺戮。公以赤手梟腹。鼓舞  
數千兵士。即不支乃其心。在報國足錄。而諸臣未履疆  
場。乘公致仕。以文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死。嗟哉

端陽阿集卷之十

三

元標兩入朝。咸席未暖。去與公跡甚疎。心最偉公者。一  
不能及公者。二公艱子娶武林婦。偵其夫固在也。禮而  
歸之。此所偉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疫死。餘一子公入室  
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謫言蜂  
起。公獨以身冒眾猜。不計人間。故曰朋友道喪。吾將以  
身為鰥。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公九原而下拜公  
也。公子兩松痛先公沉鬱。即世數使使來索公傳。子折  
簡曰。異世必有董狐為子尊人。千秋者子即欲握管有  
懲于吻。不如無傳。兩松督之急。子謹撮其大概。觀室者  
觀其隅中之巍義可知也。兩松以為略世必有野史以

增吾大備者在矣論曰江公以言被上寵命數矣其被寵命也朝臣側目者曰此必有陰爲地者乃寵者獨不勝忌者之力一言而晉寧再言而歸三至而削籍有爲地者如是乎難以明聖如上亦不能不爲投杼乃知蓋臣孤立一意明君樂讜言旌謬謬也於今日良難哉言水鄒元標拜讓

客有習中丞者曰以中丞風猷稍利後德當自完璧惜不習兵用兵卒取困予曰子謂中丞困乎人臣事君在盡心力否耳中丞撫黔誓不與酋俱生天日爲將倘遺良愛爲顏之罵賊馬之虞革其所優爲不能

瑞陽集卷之十

四

以一級酬主者天也客曰中丞如蠅發何予曰奔蜂攫體子搏之乎曰然曰子奈何議中丞輕發耶首曰持干戈各苗蜂屯蟻聚川原厭人之肉流人之血若坐待其變無論不爲城池人民計即穴伺公所不計且辱國矣故議中丞輕發者是處與室未觀江潛風濤之惡而啓濟者之善溺也曰吾固知江公苦心但當者而應曰子以刃與挺較孰勝曰刃勝以一人與千百人較孰勝曰一人而敵千百人其數不勝曰子既知如是而復谷中丞不審而應乎曰古有以寡敵衆轉弱爲強者何術曰寡與衆弱與強非大相懸殊

之謂也黔與蜀貧富衆寡強弱何啻天淵總督大師未臨播兵一指綦江城破殺兩名將伏尸流江津重慶騷動黔有之乎夫以一彈丸地無兵無餉公徒以一腔血誠拮据搶攘中尉而爲將市傭爲兵死鋒鏑者自父母妻子咸無怨言非得素拊循士卒能然乎客曰然則中丞一無遺議與曰有曰何曰吾聞自古未有無居中調護而能成功於外者公自閭閻及要人皆與之齟齬一有機中時露白簡即功其孰與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以夷治夷從古已然安之與播蟻互糾結其來已久即罪當討孰爲後先不度力

瑞陽集卷之十

五

而廉安驅安而與播合陰以抗公頗行播固播也肘腋之播不可遏也是公不濡忍廉夷而過之深也公之意曰吾以朝職此小醜如泰山壓卵然不知泰山高不可遏即一播後來諸君子所以請兵請餉左羈右縻數年艱辛萬狀者何如矧公直兩播爲之阨哉九原而作公當以予爲知言雖然公清風愷澤適於黔人黔人聞公沒至樹棹樸思公吾友郭中丞相奎繼公後亦謂公遭時之艱極身無貳慮可念沒世不忘於公見之此豈可知力爲哉客曰不以成敗論人而中丞一腔真心得先生益明先生言公而核非先



生往後照留黔事不悉也請藉之異世當不謂先生  
阿所好者元標載書

敘志節異列傳

江東之字長信授行人擢御史都尉侯拱宸怙威睨勢  
車騎闖入御道東之叱之出錦衣徐爵張居正腹心驕  
縱莫敢誰何東之効其姦狀巡撫王宗戴謀殺直臣以  
媚權相東之露章指其殺人以媚人乞從先朝楊路謀  
殺沈鍊抵罪例治之尋出督屯牧會小阿卜戶率百餘  
虜襲破黑峪圍殺數百十人去邊臣周詠等瘞尸詐以  
功上爲按臣所劾東之受命往勘間行關外見新將藍  
哇疑之立命發掘深入得九屍皆中創陳文治等因坐  
死直聲大震累遷進太僕寺時張馮餘黨復熾構陷張

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臣東之發憤上疏  
請先自罷復以山陵事議與執政迕左遷職方員外出  
知霍州進爲大理少卿獄有閹官格殺親弟刑曹讐于  
閹故從末減東之以狀聞曹郎坐貶尋撫貴州時貴安  
璉臣駕放覬貴竹東之燭其姦首議建天柱銅仁二縣  
會播首楊應龍之事忌者中之削籍歸東之嘗買妾武  
林知爲妾人婦立遣還不責其鐵同門友舒邦儒閨門  
瘦死僅遺一歲孤東之抱歸乳之其性剛直仕氣節雖  
讒言譏起而持論不屈士議以此多之所著有臺中庭  
中撫黔奏疏行於世張濤曰江中丞忠謀直節讀所著

臺中庭中撫黔諸疏稿大抵天注剛鯨毀譽不爲動選  
武林姜鞠舒邦儒遺孤雖細行乃蹈仁澤義多類此抑  
威蛻侯拱辰法蘭黨徐爵暨核勘覆敗詐功之周詠陳  
文治皆切中露封章示院長王宗載登其端人般人之  
罪栢烏負霜雪齊輩寒榮發憤張岳沈思孝吳中行  
趙月賢鄒元標諸建言君子爲篇先生多遭之北議大  
峪山陵吳門柄政震恐欲死晚起田間撫鬼國亦猶放  
霍州之遺意耳哉史魚子瑕間之中丞之謂哉

直隸巡按駱

一本爲易名重典採訪宜周謹循例

覈實上聞以襄盛舉以光聖治事奉都察院勘劄准禮  
部咨爲公訪謚典事本部條陳內一欵謚典易名信今  
傳後況令甲五年一議來歲又當踵行望即速下前議  
令宇宙內人人共睹自是臣等從容繼續而行庶衆議  
踴躍大典光明伏乞聖裁奉聖旨這所奏有裨典禮依  
議行欽此欽遵又查得明旨謚典五年一議惟是宇宙  
遼闊咨訪宜周凡各省直接差當觀風問俗之餘豈無  
有事功崇隆節義彪炳理學淵深孝友篤摯得於耳聞  
目擊者乎往或拘於名位致令幽人貞士潛德埋光者

漏之網羅之外非所以闡幽光維風教也茲頒移文各  
省直巡按務將境內名賢覈實考訂勿拘久近勿分顯  
晦勿拘雷同如子孫妄乞知交濫獎須一切屏格不行  
耳必徵目聲必副情實致嚴於品題無取盈於額數等  
因移咨備劄前來巡按徐御史遵行在卷該職接管巡  
歷已周催據應天府經歷司呈蒙本府案驗據江寧縣  
申會同上元縣查將故官事實造冊申府案令該司呈  
送施行等因又據徽安兵備右布政使王三才呈據徽  
池太廣等府州呈據各該府州并歙績石等縣通學生  
員賈必選等教官毛調元等知縣陳宇等各結勘應謚

故官緣由又該二道各行復訪據實參詳允稱盛典等因各呈到職看得竊惟我皇上屬世磨鈍則易名之典重職等欲為我皇上挾微聞幽則易名之議重夫非其議之足重也議之而有當於其人且有當於天下後世之人故足述也職自采風江表輒就軍車所至擬行諸郡縣結其名垂竹帛向已列議謚訪冊中者若而人極數之已又結其論定蓋棺他日應為議謚入訪者若而人極數之既而道府諸臣各以所知對則職又惘然深思瞿然為掩卷而起也嗟乎忠臣義士其人與骨俱朽矣一旦撥遺芬於殘唾而搜剩馥於斷簡則尚論之難

瑞陽南集卷之十

十

有司或以其知希而逸之名公巨卿子孫日竊竊然幾幸其祖豆於賢人之間也一旦乞靈於諛墓而吠聲於保舉則中立之難有司或以其重譽而收之然是兩者皆非所以為巨典重也職是以稽之於志乘質之於鄉國祭之以結勒之品騰裁之以私衷之祈向遂得已訪應謚者數人未謚應訪者數人合之得十有三人焉其

瑞陽南集卷之十

十一

觀貴池人云云應謚原任遼府長史程通績溪人云云應謚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張瑄江浦人云云應謚原任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莊景江浦人云云應謚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顧璘上元人云云應謚贈上賓司卿何遜欽及監人云云應謚原任山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姜洪廣德州人云云應謚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殷邁江寧人云云應謚原任戶部尚書畢鏞石埭人云云應謚原任江西巡撫兵部右侍郎夏良心廣德州人云云應謚原任貴州巡撫右僉都御史江東之歙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授行人擢山東道御史巡視皇城時都尉侯拱宸自倚上妹婿車騎輒闖入御道叱之出都尉惶恐謝罪錦衣衛指揮徐爵為權閹保相居正兩人腹心居正死保益薰灼爵往往往闖入東安門莫敢誰何東之遂劾爵擅入禁闥及諸姦狀因以撼保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尋誅竄先是巡撫王宗載媚相居正與御史于應昌等謀殺劉御史臺時宗載掌院事東之乃露章乞以先朝楊路謀殺沈鍊抵罪例治之疏上以副封投宗載猶笑謂曰御史何言對曰言公殺人媚人耳載為氣奪却走上乃成宗載應昌於邊居亡何會吏部尚書楊巍以丁御史此呂論居正時科目事於執政

有嫌劾丁謫外東之即劾魏曰名為前庇故相以掩既寒之灰實則逢迎新相以張方燃之焰蓋實錄也上以東之盡忠言事擢為光祿少卿未幾進太僕會國家有事大峪山議與執政忤因左遷職方員外出知霍州尋病免歸久之起知鄧州陞按察司兵備僉事辰沅三越月晉南京光祿寺少卿入丞大理累遷左少卿署卿事遂以僉都御史出撫貴州蓋外之也黔故荒微吏兵歲仰給川湖無足恃而播楊應龍仇五司五司驚黔部內日苦殺掠不得已督兵數千急逐之會夜大雨失道師少舛議者竟坐以失事削籍歸歸而適病以死嗟乎使

瑞陽阿集卷之十

三

東之不死於病而先死於賊辱國殆有甚焉其心在報國足錄而況出師少失利黔固晏然無恙也不足以掩東之明矣東之為人耽耽者惟是在大理時與直臣沈思孝鄒元標等五人為臭味五人而忤太宰孫丕揚意指者丕揚以耄年出心失所持感於羣小一時以孤立蒙擯者王紹徽劉國縉喬應甲朱一桂秦聚奎等若而人公論惜之假令東之而在能不與奮臂力爭否且不知為丕揚者今日何以見東之於地下也應謚以上諸臣皆江以南產也或際風雲之會著大業於旂常或爭日月之光表孤忠於鏤鑠或以理學淵源司繼往開來

之責或以孝友篤摯操移風易俗之權職為一一而吹之民不家靈蛇而人隋壁也職試為錙銖而較之又千里而僅一士百世而僅數人也至如前按臣徐應登疏請應謚四人則有少卿周怡副都御史阮鶚戶部侍郎余懋學提學盛汝謙久歷御覽職無庸贅又有先後諸臣疏請謚謚入訪則有少卿馬從聘參議黃龍給事戴銑按察使余珊兵部右侍郎鮑象賢汪道昆南京戶部侍郎方弘靜政在勘詳姑以俟諸來者職孜孜惟遺珠是懼不敢不俱為臚列也除有司勘語自來以排偶相珍疊架取厭俱聽職另冊報部不敢賣塵磨覽外謹撫

瑞陽阿集卷之十

三

拾應謚諸臣生平大節特疏以聞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即為擬議上請施行其於屬世磨鈍關係非淺鮮矣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禮科給事中余一本為易名兩局未結遺賢尚多  
懇乞聖明亟彰宸斷以便續訪以重名教事職惟明主  
提爵賞以勵臣節於當年而復操銖鉞以昭勸懲於萬  
世則謚典為恭重焉蓋合天下之公論而稱天以誅即  
臣子不得私之君父豈君父而濫之臣子乎然而勸懲  
並寓美惡兼衡則所慎者尤在一字之間而緣爵以錫  
謚者不必過為靳也我國家草昧之初規制未備其時  
謚法止及勳臣而文臣多闕焉逮乎累朝漸以增所  
子者止於三品以上其爵愈高則其子稍寬而時時有  
中謚至四品以下非有殊尤卓絕不得破格易名而子

瑞陽商集卷之十

古

之者千百中不一見焉天下之知破格之難自不萌非  
分之望憚一字之貶亦各安順受之心而說者謂國家  
之名教有未備也於是五年一舉之議得旨奉行著為  
令甲而海內視五載之期亦若制科之有定限不可少  
渝矣向者已酉之冬初行會議所予伍文定等共二一  
九人業奉俞旨而兩字久懸是刻印之刻也自己酉至  
甲寅又五年矣其時公車交章閭閻擢芳搜舉更詳而  
訪單之發不能計日而集延至丙辰冬日禮臣集八年  
之議合通國之單會訂於廷四十四人以上而候旨經  
年未蒙批發是何議與已酉同而命與已酉異也豈謂

議之有未慎與則所據者科道之疏舉撫按之具題覆  
勘既詳發訪至再職不謂所予者能盡優於遺賢而大  
行小行必能無辱斯典者也將謂數之溢於昔與則已  
酉之載冊者僅數十人今日之載冊者已數百人以亡  
百五十年之英賢暫裁四十四人之定論不但數題者  
勢難於盡列即耳目所及尚有待於續舉者也此一役  
也臺省所分者一幅之單所圍者一人之見其合眾見  
而果之則公論固不容爽矣職切見初分二單與訪者  
二百四十餘人至復訪之單則二百人汰為六十三人  
矣就中慎而又慎議予者尚有五十人而當事者恐其

瑞陽商集卷之十

古

數多於昔也則以補郵未久姑為暫留以需後舉就職  
鄉之中如管南祭酒事太常寺卿屠希英其布範清節  
足風後來不煩再訪自希英而外前後按臣疏舉率皆  
名德偉烈至若僉都御史江東之直節正氣爭光日月  
與原任右都御史沈思孝聲名並峙近經按臣駱駁曾  
具疏稱定論焉而覆訪之際二臣姓名俱在六十三人  
之外遺珠與歎舉一鄉而四海可知矣至按臣冊開職  
鄉先哲已覆勘候題者則有戴銑方弘靜等七人候覆  
勘具題者沈懋學游應乾吳自新等十一人訪宜及時  
論當久定而現在尚未有入部冊者則今日之子信較

嚴於昔而非寬於昔也宋臣有言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人臣所慶賞而惡罰此庸衆人耳其賢豪自好者則慶賞之所不能勸刑罰之所不能威視身後一字之榮辱踰於髮斧故明借是以鼓舞斯世其不新榮衰於已沒之臣者正爲生臣也自己酉至今已逾八年轉盼未幾又將十載於五年一舉之期又相迫矣若不及今結未完之局而後來續訪當俟何時職非諸臣爭榮寵乃爲國家激揚大典爭爲明主磨勵大權爭伏乞允發前疏將四十四人議字以完盛典仍徐議續訪以授遺賢使天下皆知皇上不愛榮名以激勵舊臣而後死者不以忠

瑞陽商集卷之十

七

節自效則無肺腸者矣職備在禮垣循職上請不勝懇切待命之至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尊德一本爲黔省盜賊難制兵餉全無懇乞聖明垂憐邊方艱苦敕賜從實濟以保疆圉事切照職貴州山岡瘦瘠從民稀少大半皆苗仲之賊也二十年來縱橫更甚殺官民如刈草管此撫臣張鶴鳴所以不忍前仍推避而慨然征剿之是舉也今夷黨皆已肅服悅歎而不幸災疫頻興死亡過半彼逃竄餘賊衣食無措勢又必出而爲盜者且非獨旱歲然也後事無備即豐豫之時難保無虞故太宰趙煥稔知遠方疾苦於策遠之次即及於黔乃力破舊時之俗套與臨時之俗議精選才望撫臣相代老成謀國出乎尋常可

瑞陽商集卷之十

七

謂西南之大幸矣然欲制賊則必須兵欲繕兵則必需餉黔賊既無所出而川湖協濟又多通負不完無米懸炊巧婦實難職謂每年必得餉銀一二萬金定以爲選練精兵爲各要口戍守之費不得以他事那借而此項或自京運或於隣省額定每年解京某項降解貴州則有餉有兵可勘可撫虎豹在山賊情自然懾服此不過九牛一毛而以安全黔以保滇南孔道當事者何靳焉昨撫臣張鶴鳴請賑之疏幸已得旨而該部議於本處各衙門搜括無碍錢糧嗟乎貴州此時官吏呻吟庭衙閨寂養廉之具不足供朝夕之需據按臣沈洵之疏誰

不悼歎而謂有他經費之可搜哉然則邊方痛苦全不  
關當事之清矣今新撫舊撫臣交代之后定各有經久  
允賴之策為西南請命臣不敢贊而大要皆不出於餉  
者若猶是尋常套以書條充饒黔之腹誤撫臣誤地方  
誰當任其責者臣恐皇上之即為俞允而尤望該部之  
不可仍以虛文應也夫邊事急如拯溺臣何敢私及於  
黔然黔亦有黔之急是皆皇上之封疆也所係非小所  
當不多待其決裂而后圖則何及乎抑職尤有陳焉貴  
州之安危全係於撫臣而撫臣之勸懲尤係於賞罰往  
者前撫江東之自己捐俸為貴州買數萬金賑田一時

瑞陽阿集卷之十

十八

士民災沴克濟雖繼任者以之自利而美政至今人能  
言之者至於播州一事開罪開疆功實創者其去地方  
之詩曰空懷忠赤竟無成可憐見矣如此清貞勞瘁之  
臣當十世宥之而以潘經歷妄進失事使其無功有罪  
非公道也彼繼任者股民縱賊遺貴州不了之禍而坐  
倚播捷濫膺金吾延世之賞及於淫人何以服聽睹者  
之心乎邊方輿情久鬱未暢職不敢以公祖之分已故  
之臣而不為直言以稟後來任事者之心也職今雖陞  
歸而桑梓安危之慮實不能已臣謹再陳其梗槩如此  
耳惟冀聖明之軫念而別白焉邊方幸甚職愚幸甚萬

曆四十八年 月 日

瑞陽阿集卷之十

十九

儒學廉計公狀

直隸徽州府歙縣儒學廉增附生員姚宗衡謝嘉言汪秉德等爲出巡事生等遵奉謹會集府縣二學生員張大鼎許起敏程士賢等勘結得原任貴州巡撫江東之生平高風勁節直道古心糾劾忠言安攘實政已照原行部繳詳具在案今復查本官所刻瑞陽阿集其建白則有臺中廷中黔中諸疏其政事則有鎮沅撫黔紀畧其家居則有小訣小過等書其頌德則有辰沅貴筑之謳吟其墓誌則有秀水沈司馬公思孝之敘述郭中丞公子章代撫黔中目擊苦心而勒之省志張中丞公清

瑞陽阿集卷之十

辛

嘗爲歙令增修邑乘而刻之節槩鄒銓部公元標悲其信疑忠謗作資成堂記以發其孤憤聖天子嘗稱其盡忠有功着不次擢用以旌其懇直官雖未列台衡而簡在帝心迥超常格公道原在人心定論久而益著顯晦不分亟宜闡其幽光雷同不徇正當表其奇節與論會同易名允合今生等遵奉明文細加勘結開款列後不致扶同

其鑑

一本宦未遇時艱子娶妾武林知爲貧人婦遺還不責  
一授行人時京師大厲同年刑部主事舒邦儒閨門廢

死遺孤一歲本宦時年四十方舉一子自往抱歸撫如已子都人咸誦高誼

一錦衣指揮徐爵與相張居正司禮馮保表裏爲姦梁夢龍行賂得轉冢宰本宦列其罪狀徐爵論死居正馮保尋亦伏辜首發大姦朝野震動

一御史劉臺論宰相張居正爲巡撫王宗載巡按于應昌合謀竄殺本宦具疏白其寃時王宗載方爲堂官以副封進王失氣却走疏上王與于俱遣戍去

一今上妹壻侯拱宸親叔候一誠佔民田產本宦奏聞正罪貴戚斂手

瑞陽阿集卷之十

壬

一虜襲黑峪關殺掠甚衆督撫周咏訴以功上爲巡按所劾朝議遣兵科往勘欽諭非御史江東之不可命輟屯務暫往宰相申爲周關說本宦面却其請比至掩飾甚密本宦微行郭外見園蔬可疑立命發蔬盡得創屍遂據實奏將領陳文治等論死諸臣治罪有差

一吏部尚書楊巍以御史丁此呂參張居正科場諸弊與新相有嫌劾丁謫外本宦具疏奏楊并及新相舉朝稱快

一本宦請蠲恤軍民有疏請免徭役請禁私官請杜虛



糧有疏隨奏隨允不能盡紀在臺僅二載餘奏時首江東之盡忠言事摘發大森有功擢光祿少卿即轉太僕少卿

一科道有論賜環諸臣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等本宦具疏申救并乞骸歸田皇上特遣中使至皇極門宣留本宦

一本宦論壽宮多石及擅移欽定之處與相國申王議不合遷職方員外出知賓州太宦沒後刑科彭惟成嘗白其寃

一歸田十年築室瑞陽阿隻字不入公門足跡不履城

瑞陽阿集卷之十

至

市本府古知其貧而思爲之所本宦堅辭之田東云王太倉嘗矜家居不言公事不佞應以此士夫守己之常若赧然受公祖之賜是諱之於朝而驟之於家義之所不敢出也學院柯爲本宦門生以禮餽遺即送本學置田贍貧生

一本宦不治生產俸入所餘悉以營宗祠置義田親族不能葬者爲舉喪不能聘者爲完娶

一本宦起用辰沅僉事親行哨壘面諭夷酋備糧餉增巡兵蒞任止三月而政聲大著

一本宦以大理少卿署卿事有閹官殺弟奪妻刑部從

輕本宦駁還擬抵部懼諸閹勢仍從輕上上閱獄詞竟如本宦議遂降刑部

一太醫院吏目范洋爲選人曾上言求地方通賄於文選司郎中蔣時馨事發范繫獄蔣欲斃范以滅口本宦以過錢律不當死力生之蔣黨之在臺省者交攻本宦屢告勉留

一本宦巡撫貴州疏建天柱銅仁二縣用夏變夷而地方永賴

一烏撒首目阿備稱兵擁安効良挾繼土知府安雲龍之職本宦具疏以効良雖應繼而要挾非法遂擒縛

瑞陽阿集卷之十

至

阿備始定効良之繼

一高寨惡苗屯聚數千人兩入新添剿劫嘯聚黃苗山本宦檄令進兵誅之斬馘一百二十餘級諸苗從盡釋之勿問賜金帛有差

一貴竹司隆慶間改新貴縣土酋安疆臣謀復重賄兵部尚書石星陳瓏覆本本宦疏其受金賣國遂定新貴縣又安疆臣賄吏禮兵諸曹即謀爲不法爲還卒所獲本宦悉具疏奏之被衆諸臣不無側目而安酋自此畏服

一礦使四出黔有姦徒謀開礦穴本宦悉捕繫獄圖上

疏免黔開礦之擾

一本宦撫黔清屯剛則歸侵田幾千畝備大侵則置賑租幾千石優貧儒則右文有田廣聖諭則振鐸有編翼國乘則通志有纂貧病乏醫者則惠藥有局貧婦露產者則恤隱有局餒鬼乏祀者則澤幽有租指揮勞逸不均則令其印捕過相更代黔路來往苦劫則募兵防禦城南河水直下則築堤捍水每年公應俸薪悉以指辦前用歸時囊橐蕭然本年物故送死之需俱乏

瑞陽阿集卷之十

五

一本宦致仕侯代播酋楊應龍遣部目盧阿凡深入黔地仇殺五司本宦奉旨防禦貴州兵餉兩空本宦募兵借餉備極苦辛俘斬甚衆後以衆寡不敵未收全功比時兵科張秦旨參看疏其奮不顧身後來巡按宋奉旨查勘覆其忠於爲國建播事既平萬曆三十三年恩詔一欵云連年用兵累冒外作雲貴播州降黔者議處優恤以昭浩蕩之恩本宦久已物故遠近咸爲扼腕然名爵既復可慰忠魂惟覆載無私豈偏優恤

一本宦天性孝友父母遺命終身不忘嘗乞羅母云兒他日貴當效范文正公本宦所得俸薪即以原函奉

母買義曰贍族貧難年逾五十每祭必泣親友貽贈必均二弟分毫不入私室其孝友如此以上條數俱出見聞紀載不敢飾一詞虛一事伏乞電覽萬曆四十三年冬月

瑞陽阿集卷之十

五

歙縣夏加勸

貴州巡撫江東之勳節凌霄直聳震世結髮登朝風受知於聖主束身歸籍竟養志於明時至今讀其疏草如効徐爵効梁夢龍効王宗載于應昌皆江陵私人也効侯一誠効周詠効楊巍皆指斥權幸絕無避忌而請恤軍民請免徭役請禁私宮請覈虛糧俱切中時務深當上心也如申救沈思孝等即拂衣歸里正閭宦之罪畧無撓懼爭范洋之不應死誅阿備之扶繼寢安疆之邪謀治礦使之擾害魂行異蹟不可勝書而清屯田數千畝俘黃苗山賊千餘級功亦不可誣也獨以播酋披猖無兵無餉未收全功遂招異議其實生平大節多有過人者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公論久白伏候上裁

瑞陽阿集卷之十

五

徽州府劉加勸

原任貴州巡撫江東之勳節凌霄丹心映日追昔劉臺之死義士寒心雖殺者江陵承旨剗刃者則王宗載于應昌也本宦疏入而忠魂之冤頓雪徐爵馮保故相之私人也煽其餘焰表裏市權無改舊日之稔惡焉本宦疏入而君側之姦頓清矯矯直聲聖心陰識之矣故護內侍也則曰江某盡忠言事摘發大姦有功勘邊臣也則曰非御史江某不可保留言事諸臣自乞借罷也則中使傳旨溫諭勉留者再焉昭昭天鑒照臨不爽雖眾口含沙旋起旋罷而孤忠似鐵轉煉轉堅至今臺中寺中之奏議沅中黔中之經畧種種足述真如趙元鎮崛強猶昔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雖播酋之師少弼而鬼方之功尚多奈何思惜以深其文致乎鄒公元標人品海內無兩也猶自稱不及本宦者二事一還武林娶婦於原夫一撫同年舒比部之遺孤於瘞日則公之人品從鄉公傳而益信也應謚允宜

瑞陽阿集卷之十

五

徽安道王加勛

看得本官孤標自樹直節性生方其未遇而武林還妾不責其償及其筮仕而友人罹疫抱撫其子即此二事其大節高誼已爲人所難爲矣及入御史臺疏凡數十上批鱗立仗指斥權姦劾王宗載于應昌以雪忠魂之冤劾馮保徐爵以清君側之惡申救建言諸臣以堅賜環之旨其凜凜精忠聖心實照鑒之故其遺勛邊功也則曰非江御史不可其權居卿寺也特旨褒嘉稱其摘發大姦有功屢蒙簡命出撫黔中如疏論阿備以定烏撒之繼參論賄遺以寢安疆臣之謀計俘黃苗百餘級而高寨解兵清理侵田數千餘畝而大侵有備則經畧鬼方之勛又復爛焉即征播之師稍芻索癯之議突興而平生懿燄更僕難數未可以成敗論人也應謚允宜

瑞陽阿集卷之十

三

黔中公舉名宦狀

貴陽府宣尉司新貴縣廩增附生員胡守倫周國光陳大道等爲公舉名宦事切照欽定條約師生凡舉名宦須備開實跡查得前督撫江太宗師英風勁節淵識水操議論許謨忠義素孚於中外崇文飭武恩威並著於要荒任勞任怨孜孜剔蠹除姦實政實心倦倦興利革弊六行興而首長慕義八勸作而苗夷向風方新貴縣之搖奪於妄奏也抗疏大義折樞筦之姦而沮其鴆鵩之氣當銅仁縣之猶豫而未決也力陳便益拯閭閻之苦而措諸准席之安置備賑田以資款歲罹殺之患永

瑞陽阿集卷之十

三

除拓右文田以便貧儒塵甑之家有賴惠藥有局恤隱有局沉疴起而生娶完澤幽有田欽恤有田枯骨潤而忠烈勸築南堤以培風水科甲踵武生齒漸繁修國乘以備典刑文獻足徵後世攸賴贖緩稅羨盡賑士民康儼交儀悉捐補助空囊長往惟攜兩袖清風解組頓歸不存一毫芥蒂縉紳挽轍老稚含哀雖遺愛有坊徒放甘棠之咏縱堤閘有祀祇供焚獻之私須崇名宦之中庶愜輿情之願或以飛練之失議其防禦之疎然而蜀兵之多尚有綦江之敗未可以成敗利鈍論也懇乞垂覽名賢德政俯從公舉下情庶仁風與廟祀俱長令譽

垂齡說不朽矣癸丑年八月初六日准奉主入祠

瑞陽司集卷之十

辛

儒學請祀鄉賢公狀

直隸徽州府歙縣儒學廩增附生員俞文偉程瑞徵吳鼎和等爲公舉忠節名賢以光祖豆以勵風化事生等遵奉謹會集府縣貳學生員汪孟明許試奇程有本等勘結得故宦貴州巡撫江東之天挺人蒙古來名世忠肝義膽鐵面鯁衷當江陵擅權戀位之日正馮保作姦犯科之時日月晦冥綱常淪斃公發憤上書首誅徐爵肅清官府之陰邪遂正乾坤之定位其後論總憲王宗載巡按于應昌殺人媚相俱已遭戍特詔勘督撫周詠巡撫翟繡裳掩敗爲功分別論死一時朝端震動至今

瑞陽司集卷之十

壬

邊圉輸誠奏吏部尚書楊巍巧逢執政人所難言論大峪山多石及欽定擅移尤爲忠謹其簡在帝心也則曰御史盡忠言事摘發大姦有功天語煌煌蒙擢用誰不聞之其乞骸歸田也天子特遣中使至皇極門宣留玉音鵲謁蒙異數誰不榮之其在廷平也駁刑曹之曲庇閹宦而感動御批其慎用刑也發選郎之受賄賣官而亡辜免死乃若廩安苗於反覆不常之頃而不一少假顏色使微外諸夷警服於今滇黔之士論咸壯其軍容堵楊酋於兵食兩難之秋而愈加丕振威稜誠彼我衆寡不敵後來朝端之勝算實本其嚆矢破高岩之惡苗

而聚而實貴有加。擒阿僞之挾纒，擁兵而真，實不素定。貴於新貴，皆王土而罷，勸荷俞音，建天柱，創仁為兩縣。而變夷成華，夏與夫造福辰沅之地，留思苗鬼之方，居家孝友，孺慕終身。其他還人之婦，保人之孤，實神明之獨到。成人之婚，助人之葬，亦仁德之支流。即欲更僕，僕陳猶恐拔一漏五。總之論其大者，歷有明徵；畧其小者，洵無虛美。況曩承恩詔，復官近優，卹議謚，遐陬皆已尸祝。鄉賢詎可久虛生等，既蒙帖文再行查勘，謹據實申覆，不敢扶同。

儒學徐加勸

切照貴州巡撫江東之秉性忠貞，挺身梓白，常其奮請上方，祛巨姦，若振槁，賢豪吐氣，迨夫屢申尺籍，定善敗，如破的中，外安瀾，鋤暴洗冤，奚止廷平一事。宣威戡難，至今功在黔南，向令逆璫煽禍，身至九死，公亦甘心，惟是聖祚靈長，神護孤忠，謀復見效，若其胞肫孝友足規家修，況乃藹藹慈仁，總成矯節，真所謂氣作山河，身為保障者也。允宜崇祀學宮，風勵士類。

歙縣夏加勅

勅得貴州巡撫江東之貫日精忠凌霄勳節當江陵之  
借與馮保也內外夤結榮可蔽天公獨力除巨壻如鶴  
逐雀已稱舜功之廿一矣既而百折不回孤忠屢抗封  
事數萬言總問豺狼當道安邊十二策坐看鬼國通文  
皇上齊威受諫屢錫溫綸鄉人醇德興謨永言憲乞有  
難枚舉者今黔人既尸祝其功科臣亦廷議其謚公論  
愈明合光俎豆

瑞陽阿集卷之十

五

徽州府劉加勅

覆勘得故宦江東之勳節凌霄孤貞貫日當其在御史  
臺也叱都尉侯拱辰於御道橫威歛踪徐爵馮保爲  
與援巨壻竄跡雪劉臺之冤而殺人媚人者奪魄救丁  
此呂之誦而黨邪害正者破膽立朝大節凜凜可紀即  
播會之師少劬要之沅中黔中之經畧爲徽黃苗之安  
撫功尤多焉今科臣已議謚名鬼方又見尸祝矣豈令  
鄉賢反闕裡祀乎况張公濟之邑乘鄒公元標之行傳  
汗不阿好者所載居鄉事跡如還武林之妾撫舒比部  
之孤承母遺命則捐俸以置族田却門生問遺則留學  
以備士廩孔孟之微言再續朱程之舊里重光洵居鄉  
與立朝兩重也合祀鄉賢以光俎豆

瑞陽阿集卷之十

五

徽安道張加勳

看得已故中丞江公東之天祚忠肝生無媚骨埋輪止  
依力清當路之豺狼抗疏敢言世美高罔之梧鳳立朝  
則風裁凜若破富同之見而管饒勤宣在外則成望屹  
然振宿弱之餘而壯猶孱著其公員足以扶國其行誼  
足以維風范文正之義田婚喪必助楊嗣西之清白儲  
積無餘至細行之必矜卹吏僕尤難數所最著者當江  
受炙手可熱之時正舉朝擁臂倚附之日不獨叱都尉  
之驕橫發徐爵之姦詭仙直臣之沉寃剪敵璫之逆惡  
豈惟貴戚斂手而避驍抑且權相摧翼而落膽真國朝  
間世之孤忠而九重之屢示眷注不虛也秉箕人遠百  
年光耀昭徽垣珥筆風高幾處縹緲傳粹美即鬼方猶  
嚴尸祝而桑梓之俎豆猶懸况朝議已請易名而里社  
之崇祀尚缺此忠憤之所以約結而不伸閭郡之所以  
含辭而祈請也伏冀俯順輿情俾得與謝必朱元晦諸  
公揖讓於先聖之壇庶國是之公論益明而潛德之幽  
光丕著矣

瑞陽阿集卷之十

雲

督學察院徐批發

故宦江東之爲國丹忠室特偉業立朝則丰采凜凜直  
言屢斥權姦居鄉則孝友恂恂碩德宏孚疏戚宜行俎  
豆以作楷模准行府置主入祠

瑞陽阿集卷之十

三



寄江太僕時起家楚臬量移南光祿

抗疏回天爾獨先一麾亡恙復南遷遙瞻魏闕懷明主  
不向湘流弔昔賢

黃山獨往最蕭條那更淹留玩六朝主聖會應求舊劍  
到來紫氣滿雲霄

綠筆吟成恨已長賜環猶自隔鵷行西山片月明如畫  
肯爲離人照屋梁

送江長信開府貴陽

詔下爭看鵠印黃軍城斗大路偏長直聲自可驚羅鬼  
坐鎮何煩略夜郎雪後盤江生白瘴望中黔樹帶清霜

瑞陽阿集卷之十

壬

及瓜定載追鋒入法象還懸帝座傍

贈江爾松

玉立佳公子才華早絕倫人間傳孔雀天上識麒麟雪  
破青編夜花生綵筆春他年度關去應作葉鑰人

江長信先生像贊

有鍊者冠若將遠行有埋者輪於彼都亭其江先生耶  
然形可肖也心不可貌也其心伊何懷憂孔多虎之附  
翼善能折狼之盈口今莫奪赤舌燒城人網瀕絕雖日  
月令照臨奈浮雲兮虧闕此先生之憂歟若乃十年農  
畝萬里蠻烟則應之以形無損乎心之天而壽者均不

能紙筆見也脫曰廢心而形吾是之謂江先生

繡水沈思孝純甫著

瑞陽阿集卷之十

壬

瑞陽向集十卷

兩江總督  
孫建本

明江東之撰東之字長信歙縣人萬曆丁丑進士  
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事迹具明史本傳明  
別有洗馬江朝宗字曰東之或混爲一人非也東  
之嘗築室瑞金山中故以瑞陽阿名集其立朝頗  
著風節初劾馮保徐爵又劾王宗載于應昌及駙  
馬都尉侯拱宸繼以爭壽宮事與李槐楊可立均  
坐貶其詳見魏禧所爲傳中故集中奏議居多云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  
八卷

〔明〕楊起元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楊見輿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文懿集  
十二卷》提要

楊太史文集序

今海內重太史以道也而非  
以文章也乃茲集之傳太史  
也則以文章而不以道何也  
豈太史能以此道流洽三教  
淹貫百家翕然為天下儒宗  
而不能以其所自信者信之  
後死吾道非耶孔子曰文不  
在茲乎而漢之言曰文者貫  
道之器也不深於其道而有  
至焉者不也吾觀於天地之  
道而知文之至已天地無文

而不能不吐曜于日星點綴  
于河岳含輝於草木太史無  
文而不能不叩於虛中之鳴  
漚于蓄極之洩而激切於憲  
章祖述之思豈必有天意寓  
焉余竊慨于道術之異久矣

自閩洛傳訖以來岐分縷析  
不可勝紀我

明興操三重之權幸斯文之未  
喪其自立索墳謨逮龍宮法  
藏悉著為令甲載在秩宗謂  
其可以暗助皇綱弘宣道脉

無非為斯世求真儒作用涵  
養二百年始有江明主盟嶺  
海靜養端倪為道學首唱而  
後姚江關良知悟門應之倡  
和一時海內知有聖學矣嗣  
是以還豫章黃楚吳越間日

與劇切夫煽宗風非不欲闢  
程朱之藩入孔孟之室而不  
免於騫靡葺葺掠教剽門  
間或少補濂關之闕而名根  
未斷輒多一種蠹凌詬誶之  
習氣鋒刃所向有如五宗濫

觴之後拈一二清涼話頭以  
消縱解醒甚而訶罵從事耳  
太史邁跡羅浮邈江門正脉  
而得其槩當屈節嚴事盱江  
不啻游揚之於二程七十子  
之於孔子既讀中秘書手

四

御製文集獨窺

太祖暗助皇綱之精意慨然有

憲章思焉曰吾舍

昭代其何遠矣故其為學也不  
依傍人門戶持鉢向宿究乞  
餘唾只灑然一味見性為宗

體認大人赤子之心每尋聖  
蹟樂處而家法則顧學孔子  
而已而其為教也之不更立  
宗旨樹壇坫徒博箇中人一  
笑令其文具在也有目者可  
得而見有耳者可得而聞曾

五

有樹詭離畸好為不可方物  
以駕軼於功令外否曾有詆  
甲誅乙以氣加人襲捧喝套  
語否又曾有追鞭逐影向魔  
軍隊中度人賺人所謂鄉愿  
其心處否試讀之如甘露清

泉一酌清人骨齒消人礪塊  
沁入而不可知而要之則布  
帛菽粟又生民日用不可須  
臾離者大哉文至斯乎程伯  
子曰吾學固有所受而天理  
二字則自家體貼出來太史

六

之學豈無所受哉乃憲章一  
念又從其忠愛至性體認時  
出者故卓然於今日俗學中  
軒軒翔鸞矯矯不羣若其非  
譽喜謗顯晦升沉則斯文廢  
興固自有時正如造化消長

枯榮開落自有其時而吾道  
固自若也頃百粵志成例得  
屬諸人物操觚者大都束於  
程朱之見少太史以左袒竺  
乾相持久之嗟乎其亦不達  
于為下不信之義矣乃余猶

七

及覩記太史所為文種之不  
啻充棟而茲集僅如千首無  
二尚向中下人語第重市太  
史以名心而未便輕酬太史  
以道價耶不則文章性道其  
何以二視之子貢得聞文章

之後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茲刻也其以為文章乎性道乎太史固自有獨重者在矣

長水後學劉廷元譔



八

續刻楊復所太史家藏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初補經筵恭飭 聖學疏

請養母疏 自陳疏

乞終養疏 勅講 聖學疏

送母回籍疏 請冠昏疏

請補本部正卿疏

卷二

楊太史家藏文集

序

壽大司徒應翁陳六十序

壽大宗伯平泉陸翁九十序

壽誥封開溪黃翁七十序

壽許母任太夫人序

贈郡太守樊軒林公入 覲序 恭首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粵副憲序 恭首

邑宰朋麓晉侯入 覲序 恭首

賀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陳公祖壽序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郡大理虞我廖公名補司徒署序	賀制府如翁陳公祖榮膺錫祉詩序	麟石鄧父母考滿序	贈大司空愛所楮翁得請還里序	性學衍義序	送儀曹大夫鍾無徐君出守河南序	方文坡七十壽序	壽對育陳翁	卷三	楊木東家藏文集	序	仁孝訓序	送年三峰歸豐城序	壽李封君七十一序	壽徐母八十一序	賀司檄楊子擢中城兵馬序	壽劉子堂堂序	知好錄序	陰符經解序
					白沙先生全集序		壽對育陳翁					新鐫五經			壽	壽	壽	歷朝捷錄大成序	學孔編序
												真文序			壽	壽	壽		

題子庸言序	象山集要序	潘氏世德冊序	聖諭發明序	西遊紀詳序	題跋書卷記述	三先生詩題辭	張陽和壽冊題辭	題偶然草	題澹然冊	題爐山未暮詩	書止痛捷法	書扇送龐參吾	開元會簿題辭	龍莊徐公暨配李安人墓誌跋	題陳坪石冊	書俞貞女傳	一貫編序	送韓	福建鄉試錄序	明心法語序	衛諸重修序	白詩題辭	如愚劉子	題問伯時義	書盧居處手卷	題贈句南許君	送江生歸	題雙溪遺訓卷	題養蒙詩	海日樓初稿引	書胡文順卷
																	中安					書堂詩									



羅子祠堂記	見心堂記
重修北堤記	董公祠記
大崖祠堂記	敦仁精舍記
歸善學尊經閣記	貞孝自天述
卷五	
墓誌銘祭文	
勅贈永德郡雙產	文林郎故贈張銘
黎文塘墓誌銘	善士萬松泉墓誌銘
虞士儒人墓誌銘	雲岩安人墓誌銘
國學生黃浚池墓誌銘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誥封開漢黃公暨配陳恭人墓表	
湛義士墓表	贈運使李公墓表
好修堂銘	祭葉宮保文
同會祭孟我疆文	同會奠張陽和文
同志奠黃封昂文	祭同年曹冲宇文
祭黎文塘文	祭姑母文
祭郭姬母文	祭黃稼亭文

會祭葉太夫人	祭王太夫人	祭譚母文
奠曾健齋	奠羅先師	丁祀羅師
同鄉奠	祭弟文	
卷六		
書		
李友龍書	孫公祖書	耿老書
郭得吾書	郭秀才書	吳永了凡
典建昌同志	典楊環溪	典王門生
典析鶴峯	典楊洛源	典聶明吾
典朱往平	典傅廣居	典周柳師
典楊環溪	典黃潤家	典馬同年
典耿寶應	典周老師	盧台麓書
典黎文塘	典羅老師	典節心虞
典友人	典蕭師廷	典友人
復周柳師	典羅近師	典黎文塘
典友人	答劉鍾所	
雷益州中張書江	典吳安節	
東吳悟軒		

與吳惺初	與耿寶應	答黃二瞻
答曾君秀	與林開雲	與蘇英德
與蘇春元	與李友龍	與唐曙台
與范向卿	與侯生	與徐魯源
與羅代弟	與朱荏平	與朱了凡
答耿老	與盧台麓	與葉龍潭
與陳文溪	與王性宇	與周柳師
與郭得吾	與趙儕光	與孫欽爵
與盧諒泰	與駱子易	彭晦翁啓
與楊東涯	與張玉老	孟源四啓
卷七		
書		
與邑諸友	與畢心坡	與商高要
與王國棟	與管東溟	與宋玉璽
與龐丹徒	與周海門	與郭和州
與韓心虞	與李朱山	與俞定所
與蕭思默	與鄒南阜	與苑向卿
與羅近師	復耿伯老	與費以鶴

復許敬菴	與葉龍塘	與馮具區
與曾五齋	與管東溟	與朱荏平
與羅間野	答郭得吾	與陳年兄
復李斗野	答葉龍老	張書
與艾熙亭	與蘇斗墟	與王荆師
與李桐原	與周明所	與劉亮載
與黃得陽	與王典史	與朱修吾
與黃陽弦	與吳安節	與龐
與王鶴松	與李鳳陽	與楚省督憲
曾叔老書	與王泗洲	與周侍御
與王學正	與丁旴昭	與蔡見老
與沈東霍	與馬祀縣	與范廬州
與傅約所	與袁海門	與白夢山
與高通判	與王潤州	與張江都
與陳志雲	與管東溟	與許閔老
告同門	趙閣老書	大九卿書
朱虞封書	與管東溟	與孫蘇州
與楊湛如	與方玄宇	與王如水

與耿桐老	與侯門生	與劉西愚
與張弘軒	與葉玉田	與劉少庵
與羅羅山		
卷八		
詩		
四言五言七言		
初信學	再謬學	羊城示同志
題上官參軍所	題吳氏家賢冊	
寄曹魯川	簡書篇	
擬古	擬陶徵君飲酒	酒
丁祀師祠	瑩僕引	仙人篇
白馬篇	名都篇	雲館作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轉官志感	
山中植樹	送唐曙台	送顧廷陽
劉任謁廟	送友之建昌	送李南鎮
題貞節李氏墓	答王赤岡	寄弟
答李都運	偕文瑞過滕縣	
謁孟廟	滕縣	贈蕭蘭居之留都

送陳啓堂	送黃雲崖	石潭居
答孟雲浦	潞河道中	贈了凡
寄答鍾秀才	答侯長德	送沈觀瀾
送蕭鳳泉	送張見冲	與李汝弼
乙未八閏過羊城	別黃元質	
試操間端	哭夏鍾舒	贈大司馬
寄家泰及弟	送余雲衢	
楊太守致政	題瑞錦徐館丈雙壽冊	
鄭將軍行	發太湖題壁	
景州老興率行	寄吳李文軒	
贈汪生		
五言排律		
夏至齊宿	壽益府	
五言律		
謁閔子祠	芝佛寺	送楊脰山
題定遠	宿陶山	郊遊和韻
秦樹	渡江宿孔龍題壁	
過北峽閑題	舒城道中遇雨	

呈徐及春	別泗州學正	別蕭士
別泗州王守	別盱眙丁令	
別天長徐令	石角舖	郝園海棠
壽年伯楊封君		
七言律		
友人酌龍口號	戊子主閭試道宿	縣
懷長安同志	送張孟奇	送李宇慶
寄林間雲	自警	壽陳母
贈方文坡	贈李勿齋	寄賀某公
飛來寺	讀飛來誌	贈李克菴
曉訪慈山	辛卯試筆	人日寫懷
送檀經整公	南華寺	
奉命祭告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當下吟	寄謝范太守	
別鳳陽諸君寄懷	中都鼓樓寄懷	
壽甘棠亭太夫人	天關示諸生	
題東莞伯祠	與友人登海上文昌堂	
南步望虎門	登彈子崗	

答何親丈	柳師中秋寄詞	
比郭別友	曲江除夕	修郡志有作
過螺川	陪臺撫卷巡雷門	謝律覺
玉笥山人	豫章朱山李敬父	
還武陵賦贈慎思兄求作墓碑		
寄丁母張太夫人	武安廟會諸友	
送大塘	送范凝宇	贈王伯台
和姚西野	題狄梁公望雲思親	
寄懷共警諸友	贈楊州趙仁齋	
青張翁	至日寫懷	答唐曙台
山中和許尚南	和李正峰	
五言絕句		
小赤壁	松丘	耦耕谷
沙潭	漁岬	撰雪洞
柏塢		
題天命之謂性示兒		
七言絕句		
送李慶卿	何麗湯餞會	
答何麗會后惠詩	會饒別劉承所	四

煙山求慕	風雨駐太湖
寄謝劉令	送張與周
春日偶懷	問友病
	燈下吟

楊東家藏文集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一	明人趙厚	盧琦校閱	姪見昕訂正	男見峻發梓	奏疏	初補經筵恭勸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臣楊起元謹奏	為敬據愚悃恭望聖明崇聖志懋聖學	楊東家藏文集卷之十	以隆萬世經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聖恩自司業陞臣洗馬兼修撰充玉牒纂修官隨於今月初八日又蒙聖恩以臣充經筵講官臣伏自惟念經筵乃皇上論學作聖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聖德之官如臣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兢兢深以無能報稱為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克齊語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皇上
----------------	------	------	-------	-------	----	-----------	-------------------	-----------------	-----------	--

英資 天縱睿質風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思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  
 苛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  
 也夫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  
 學術而後可不觀之目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  
 必麗于中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下聰明  
 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天也非  
 講於學術即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  
 講於大學術亦非難也惟願 皇上下大厥志志  
 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于不倦通年  
 以來 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為虛巨愚  
 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也志  
 所不在而強為之即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  
 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  
 達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  
 朝群臣時親 講帷不惟不以為勞而且有心  
 廣體胖而益時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

此臣惶惶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  
 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者蓋  
 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是  
 以敷陳之際未常 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于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簡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  
 今進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  
 待而陳今見 講筵稱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  
 究極易簡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  
 楊太史集卷之二  
 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易泰之  
 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素聞  
 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之  
 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蠶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伏望 皇上晉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請養母疏 萬曆己未秋七月  
 原任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今陞國子監

祭酒臣楊起元謹 奏為感激 恩命母老不能就道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侍養事臣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由萬曆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歷陞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於萬曆二十年五月內以患病不能供職具 奏伏蒙 聖恩准臣回籍調理行至中途聞報臣父原任潮州府儒學訓導封翰林院編修臣傳芳身故臣徒跣奔回神氣俱絕幾無生理臣母封孺人郭氏朝夕顙天萬方調護獲延殘喘以終父制僅於舊年冬月服闋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楊起元陞國子監祭酒臣聞 命自 天措躬無地竊自惟念臣以一介寒儒叨荷 聖恩拔擢作養歷厠清班涓埃無補今又起之丘隴孤苦之餘處之師儒清望之地臣雖至愚亦知自慶其遭逢而圖報於萬一也獨念臣母年七十有餘矣臣有一弟先臣父而逝臣母類遭家難已不可堪後復為臣病過勞思慮

耗減神氣眩暈時作飲食損減性不服藥惟臣在側始得慰安在臣也別無兄弟之可托在臣母也不能一日而離臣且臣痛臣父之不祿得傍母稍可以自寬臣母痛臣弟之不存得見臣亦可以自解一母一子相依為命即出門一步迴翔嗚咽已不堪恐安能萬里臣入思之移親就祿 明例所許而自南至北程途萬里逾嶺浮江經寒涉暑復非臣母所能任也且今者戴君恩則葵藿之向 太陽顧母養則春暉之依寸草朝夕躊躇進退維谷伏查 大明會典一款官負父母年七十以上者許告侍養今臣於母正合此例恭惟 皇上孝治隆洽天下懷生之類咸遂其親親之願如臣母子相依之情最切安敢不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矧臣今所職實師儒之長教化之原孝者教之所由生也臣識絕裾而往是身先處於不孝而又欲以堂官教孝不可得也如此則不職矣又焉用之此臣所大懼也伏望 皇上憐臣母子之苦准臣侍

奏使得遂晨昏之情以少裨孝治之大微且幸甚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

自陳疏 丙申夏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因災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答 天譴事通者 乾清等宮火災致 宮闈震驚 聖衷驚惕臣聞不勝駭惻已循職掌合同大小九卿諸臣具奏恭慰闕闕惟臣之事君猶百體之事心也心以虛為體以靈為用虛則存者神靈則過者化

楊本史事集卷之一

其內有有疾而惡於志者皆百體為之也是故耳目引於物交四肢失於迷謬惟此以往莫不皆然恭惟 皇上遇災思警引咎責躬是心之反觀內照者尚不自然矣矧為百體者當如之何而臣職戴南禮豈非百體中之一哉臣伏自猶省素質多迂微軀多病屢叨 恩命未報泊埃乃者番都固根本之地禮曹允寅直之司以臣蘇才藹之維勉竭忠誠而終有愧於夙夜也矧臣履任方新於 皇上中和之極 國家吉

慶之典未及奉行一二而惟觀所皇皇然恐懼修省者如此臣懷之以為欲在肩且乘如臣者且是以深惟心體之義大畏天人之際伏乞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別簡忠賢以佐南禮蓋百體之中無一體之不得其職則虛者無失其為虛靈者無失其為靈 天君泰然而 天庥滋至矣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乞終養疏上 丙申冬十二月末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老病劇方寸已亂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終養事臣自去年聞 命起臣國子監祭酒已具疏母老不能遠離乞 恩侍養未蒙 俞允

楊本史事集卷之一

臣泣請臣母偕行母時卧病見臣迫切強勉扶病而行中途聞 命權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母隨臣任所迄今十月有餘未嘗一月無病蓋因臣母稟賦素弱生平多病又值臣弟臣父相繼亡逝臣時在任無人慰藉過於哀傷遂至枯槁及至南中暑雨頻仍水土不服視在家時病



特加倍見臣母如此未嘗一日自安臣母強  
為無病勉臣盡職勿以為念夫人臣精白一心  
盡職以事上忠也移觀統緒奉教以周旋孝也  
臣平生所學惟此而已其敢忘乎延至十一月  
大冬嚴雪之際而後臣母自度其不堪也臣為  
市重裘以衣不濕也又為置爐炭以炙不煖也  
原來臣母血氣久枯飲食鮮少血氣枯即無以  
充其榮衛飲食少即無以養其臟腑生長巔南  
無雪之地乍見皚皚之色亦加凜凜之驚於是

楊本忠公集

卷之

八

若病之狀不能掩臣於定省之間而臣盡職之  
心亦不能少安於病母之側矣臣母猶謂臣曰  
兒勉盡職吾老身自與諸孫歸也且聞之不覺  
氣絕南中到臣本縣為里四十中更長江彭蠡  
之險梅嶺之阻雖壯夫尚且難之況臣母老病  
臣能忍乎臣壯歲策名蒙 恩作養以至於今  
正使捐糜此身無以報 天地高厚之萬一矧  
今倭又在官百僚師師莫不矢志涓埃勉圖夙  
夜竄千載之一時也臣雖至愚亦何嘗無犬馬

之心茅茹之願我惟見臣母捨分固若捨分危  
迫臣獨甘好爵而不為安全之計可謂孝乎雖  
便不識字之人皆知其非孝也臣恐如此而求  
盡職將有陷於不忠而不自知者臣是用惕然  
內懼而不敢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臣查得  
原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鄧以讚以母老乞 恩  
終養隨蒙 皇上軫念 特賜俞允臣今母老  
相同而臣無兄弟伶仃孤苦又有甚者言至於  
此有淚如雨 天地鬼神實鑒臣心臣供事詞

楊本忠公集

卷之

九

林與以讚同是以敢援此例以 請伏乞 憐  
臣母待盡之年 憫臣萬不得已之志 准臣  
回籍侍養是即臣婦得其所之一端亦 皇上  
孝治中之一事臣歸鄉里即申明孝義於鄉約  
之中以少裨康衢擊壤之化於萬一敢曰報母  
之日昨報至之年我臣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恭勸講 聖學疏丁酉秋七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敬陳修  
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昔人有言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  
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虛而政實修其實  
者非適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  
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聖心亦  
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適者 宮殿頻災夷虜  
交警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  
不應以實哉修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 大禮  
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咸不可弛也而不  
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  
開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修者也然且以  
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虛 聖心未嘗  
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以致虛之說為 獻得  
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  
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不祗肅承惟  
聖母罔不齋慄卹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零早  
則不難 步禱如此 聖德雖使堯舜處此安  
能遠過是孰為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亦以

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指  
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時百姓機  
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于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  
子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  
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  
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  
且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  
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大書有限之  
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  
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倘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  
心是以無窮求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  
今 廷臣皆蒙 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 皇上懷有意於斯道且下必群起而  
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  
立進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

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願皇上時御便殿親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與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皇上一得此心而與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時萬世之福也此且陸陸願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壁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實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為之乃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真心乃為真寶而世上有形之寶乃屬實也堯舜得真寶而棄廣實何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明主恐懼於上群臣修省於下莫

不思以實應天而且獨以學問為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為迂臣雖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適聖人也天通也故應天之通要於此且聞昔有野人食芹而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為至忠夫芹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恩作養讀中秘書游歷清班迺晉御貳則其分加於野人且少受父訓壯習師傅惟此學問易知簡能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且敢以為獻矣伏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鑒臣朴忠而少加之意幸甚

請送母回籍疏 戊戌春正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奏為母病思歸日切子情不忍坐視懇乞天恩容令扶送回籍事臣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臣母素多病

臣未達時常夜祝天願母違祿養以慰慈諱及  
叨一第以史職事 陛下二十年臣母不能從  
臣而臣猶安心者以臣有弟存也及臣弟亡臣  
摧心成疾請告而歸臣父又背臣而逝當此之  
時臣不自顧惜自分必死臣母朝夕籲天以生  
之臣生而臣母蓋病臣父服闋葬土未乾伏蒙  
聖恩以祭酒起臣臣以病身守病母知不能遠  
離具疏從 皇上乞終養而微孝不足動 天  
未蒙 俞旨對母號泣不知所為且母見臣如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二  
此遂許與臣偕行臣既得事 君又得養親當  
何如其慶幸者及中途聞 命俾戴南禮風土  
相近母子相持自謂摘靡以圖報萬一亦甘之  
矣孰意且母鼓且供職外示無病而病實甚於  
在家之日竟一月不能食米二升竟一年不能  
離床三旬臣待罪南中二年矣日漸一日惟事  
藥餌禱祈以冀愈且母而病以日甚臣母亦遂  
不能慰勉臣而以首丘望臣臣一聞此言五內  
如割方寸顛亂難敘勉強盡職安可待也查得

南京吏部職掌內一款云凡南京各衙門官員  
有父母迎養在任因老病要乞扶送回籍者奏  
行定限放回仁哉 聖制所以教臣下孝也近  
例又許南京吏部勘實立限放回按季咨報者  
蓋慮老病之人如風中燭早一日則遂一日之  
情尤至仁也由此觀之臣得引例而行者也緣  
臣去冬十月內蒙 聖恩改任南京吏部右侍  
郎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部中原缺尚書  
臣行自管部事則勘實者無為臣勘放回者無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二  
為臣放且固不敢引例而輒行又安可貪位而  
忍母哉爰具迫切至情籲鳴於 君父之前伏  
乞 昊天明旦鑒臣萬不得已之情憐臣尚有  
可為之孝放臣扶母回籍則天下之為臣子者  
皆將感 皇上錫類之仁而思罔極之報矣奚  
有於微臣哉  
請 冠昏疏 戊戌歲二月公本  
南京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南京吏部右侍郎臣  
楊起元謹 奏為嘉禮過時義難緘默懇乞

聖慈承聽輿情以成大慶事恭惟 皇長子冠  
昏之禮在 廷諸臣若禮部若禮科若大小九  
列或一 請而再或再 請而三皆謂不但當  
其時抑且稍過其時矣臣等待罪 晉都獨無  
此心以責我而然無一言者謂此舉發自 聖  
志常弗籍于人言而贊自近臣亦無庸于多瀆  
且 晉都離 闕廷數千里郵報經旬始達驛  
際之駒既速屏營之慮每遲退思補過豈敢有  
忘進思盡忠恒恐不及是以今日慶典莫大於  
皇長子嘉禮臣等亦惟延頓舉跋遲望而逃聽  
也望之又望而歲復春矣聽之又聽而春復仲  
矣臣等思之曰此時此禮寧可復蹉跎耶及今  
而猶不一言即臣子之義安在記有之曰禮時  
為大詩亦有之曰嘯嘯鳴鴈旭日始旦夫以禮  
言之則不可違者時也以時言之則不可過者  
春也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聖人皆指  
是時理陰陽之和正室家之道故桃夭之詩曰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萬眾

之詩亦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二  
詩者皆周南正家之化也載觀桃夭之二章言  
桃之實三章言桃之葉桃至蓁蓁其葉森且暮  
矣亦尚可以行于歸之禮則仲月可不必拘也  
稽 祖宗時冠昏之禮年十二至十五皆得舉  
行今 皇長子年十有七禮不云乎合男女頒  
爵位必當年德臣等不勝大願願我 皇上深  
惟禮時之義晉意鳴鴈之詠聽萬眾之黃鳥觀  
桃夭之華實乘春時和發 德音下 明詔使  
及時選擇而以辰之正以月之令首行冠禮示  
天下成人之道幸甚臣等虛叨祿位無可補報  
即今陳說已為後時不勝愧汗不勝惶恐累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請補本部正卿職 戊戌春三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部卿久  
缺京察屆期懇乞 聖明軫念天工速 賜推  
補以重 祖宗根本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庶官猶不可

塘矧其正長手矧根本重地之首曹乎 皇上  
不以臣為不肖去年十月內改臣本部右侍郎  
十一月內到任筭事不習為吏親已成事臣前  
無正卿可視惟咨故實而行幸而部務類循襲  
故常無大舉動然臣每惴惴然惟不免於差謬  
咎愆是懼矧今兩京考察之期已近 番都百  
司淑慝攸關雖衡鑑至精者亦須彼此參驗見  
聞互質積日累時乃能無失以稱我 皇上陟  
明黜幽之至意如臣綿力真以蛟負山臣知簡  
在有時然遲以數月恐不及事古人有言家事  
任長至於國事何獨不然列卿所以責長者謂  
其資望重則具瞻肅也謂其閱歷多則謀猷審  
也又謂其事 上久則知德意也今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之職所繫最重南京工部南京都察  
院正長任皆亟輕一時并缺部多燕署雖莫不  
兢兢奉法惟謹然心分於兩用事難於專責見  
今又有當以齎捧行者有當以考滿行者大抵  
六月之後南中九列幾於無人方今東夷未靖

事變可虞南京去海不遠綢繆奈士責在祿園  
而空虛至此臣竊憂之臣正月內以母病乞歸  
已蒙 旨下吏部吏部謂臣署印未便 題覆  
臣今坐視病母度日如歲然一日居其職即一  
日業其官入則言孝出則言忠日子之大分也  
是以不敢不及時一言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  
早為本部推補正官無致臣不任情事至於南  
京兵工兩部尚書南京都察院掌院之缺并  
勅吏部速議推補庶天工無曠而我 皇上所  
以兢兢萬幾者斯無不至矣臣不勝激切屏營  
之至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二

門人趙厚編次

盧琦校閱

姪見所訂正

男見發梓

序

壽南大司徒應翁陳老先生六十序

應紅陳公督儲于南都三載矣九月之廿有四日為公懸孤之辰地官諸君知公豈弟和平油然可親也謀於是日歌松高之詩廣之以南山之章以稱觴于公其有言者曰古者有所獻也必有以先之其在今也稱壽者恒先之以言安可少哉乃遂相率以請言于不佞不佞非能言者也惟公嘗總督吾粵其規恢厝注之大者不佞時守先人在隴得聞其槩及是兩歲中叨從公後親炙德輝益有以知公之為人則於不佞言之中亦有能言者蓋嘗讀尚書君奭篇周公謂召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釋之者曰天無

楊東家藏文集

卷之二

序

私壽於人也惟至平過格于天者然後壽之旌

之諸臣有平格之德獲壽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由此觀之天之壽君子者所以壽國脉也然不言君子有他高節獨行之所難者而但以平言之何也昔者洪水泛濫民胥偾丘陵以居及禹治之然後降丘而宅土此明高山之不如平地也人之性平是故目有同視耳有同聽心有同然其同視也即天之明其同聽也即天之聰其同然也即天君之太然者也人一天

楊東家藏文集

卷之二

序

而已矣匪平也何以同匪同也何以人匪人也何以天故天之通亦平而已矣人而有不平者賢智之過也賢智之過過乎天也天道下濟故過乎天者不足以言格而格天之德恒歸於至平之人周公之學傳自文王周易首乾格知天命矣平之一言實其洩天之秘也予不佞以此而諦觀於公不亦有得於平之道哉公督吾粵時嘗壁畫諸經費不歛以清節掩前而寤後豈約務適其中又嘗經略香山澳諸夷不弛以縱

不援以驚數萬夷醜翕然盡為編戶此古人所謂非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也公之督儲南都也南軍所天在於儲果有司多玩不以時輸公首請于上嚴舉劾之格于是列郡奔趨之罔敢後公自是不動聲色而事集南都之儲壙崇柳比及不能容至於露積營司亟厥倉是修猶恐不及若此者皆公至平之實用也相此以往又焉往而不得其平則公之所以格天與天之所以壽公端在於此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二

公之所以保我國家與國家之所以度族周之隣者亦在於此予不佞所謂於不能言之中亦有能言者如此而已矣不識有當於諸君乎否也雖然愚尚有獻焉南中祖宗根本地枕江負海自昔稱為七綿力薄所恃以守者六軍之衆夫國無常強無常弱用法者強則國強用法者弱則國弱當高皇肇國于茲所用以迎擊陳友諒於獅子山者非此衆乎承平二百餘年矣邇者不靖命將徂征而狂逞未已

皇上念碩根本中鈐當事者謹防守焉斯必有講高皇之故蹟倡舊軍之銳氣者於斯時也所以給餉饋無遺乏之虞否耶吾知公籌之已熟也蓋崧高之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公今非南邦式耶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盡信乎公為邦家之基也已諸君愈以為然遂書之以佐勸

壽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叙

背而結耄而黃齒而靚皆九十之狀也太公之封於齊當子之為文王師衛武公之歲傲於國皆九十之人也其在我明太和元氣軼隆成周肆我大宗伯平泉翁巋然再瑞於今日猗歟休哉翁年三十餘方以文章魁天下五十餘然後生令器年幾七十然後以大宗伯致仕此三者所翁得之皆不為蚤然後生小子誦翁之文仰翁如太山北斗自兒童而皓首若何限而大行君既成進士徵寵于皇上歸侍翁養者十餘年連舉孫子七八人遠翁膝以為懼翁以毛



孫之暇緩步適園以觀手植花竹果木之類皆森森然修長茂密足以供琴奕之娛人之所以仰翁者翁固付之無心而此二者翁亦樂乎不也然則物之所以遲遲者乃後之所以綿綿者歟宋人之詩曰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曉翠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而翁之超然自得於大道之中者則迥出於世福之外愚特就衆人之見言之而要非所以論翁也翁嘗病夫勞者等之春父逐日臧穀求羊而曰至人以萬世為箕裘母辨以旦暮為大年推此意也漆園氏所謂於致福未數數然者也惟翁之未數數於致福此福之所以駢集於翁而不可辭也而或者謂如太公闡子武公皆有佐周之功而翁自登朝以來多退休飲歲未盡其用疑默用養生家惜精蓄神術者愚嘗讀翁論易逆數及坎離之旨見翁未嘗不遺其說然已得其上乘無為之道決非待居休處寂而後用之者又觀翁餘年紀幸之語一飯不忘君矣要翁所以輔世長民者自有

在也而世以近求之得乎漢世人主修袒割之禮隆三老五更之儀徒美觀聽曾何益於治而許由尊唐嚴光重漢安在其統列也故炎忠師世阿衡佐時異位而同聖非孟子孰持其衡有虞氏之治天下不及陶唐氏有虞氏動天下以風陶唐氏被天下以光也翁天壽平格前後膺皇上遣使存問歲給夫廩高節表寰宇清望灑六合聞之而躁心夷即之而艷心澹光我皇祚不既多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翁之謂也南中九列卿士某君輩等相率以稱觴于翁而屬言於起元者謂起元為翁詞林後進平日仰止翁獨深且已丑分校禮闈於翁令器大行君有佳士之得而翁猶于南大行中陽君以論學相友愛又至篤也起元未學疎淺雖不足以稱道翁萬分之一而竊喜平生所願慕者一旦得藉以姓名願諸君子之末而垂翁之中堂可不謂幸厚耶是以不讓而書之

誥封中憲大夫開溪黃翁七十壽序

常熟有隱君子曰開溪黃翁有子以甲科刑部  
郎出守吾惠五載擢副憲矣余惠人也副憲公  
守吾惠時能以精明運其仁愛為十邑圖永久  
之利時有所矯拂於上之人而不卹百姓除受  
其賜而不知者多於所可知者余從士夫後深  
為桑梓感公而公亦以意氣取余余自朝詩省  
于家者再公未嘗不下交盡驩也今年秋余奉  
命典閩試復得便道歸省公已鎮嶺西乃遣使  
來寧余遂命之曰老父幸生昇平之世屆明春  
之二月二十日則七十之會也子僅不肖一人  
適以升斗之故羈跡嶺海數千里外不遑盡于  
道于嗜前歎不悵懷不可得已昨夕私計惟得  
我公一言以錫難老之寵以揚蓬華之光則不肖  
庶得少慰萬一余誦已感嘆久之蓋不遑之念  
有相觸者而公懿親侍御顧襟宇君與余同年  
最厚數年前為余言封君開溪翁之盛德余不  
能具述猶恍惚識其一二為大畧言翁長者其

誥封中憲大夫開溪黃翁七十壽序

忠直慈仁蓋得之性云自幼讀書輒了大義不  
樂為舉子業頗事治生遇賦役棄不休且又  
以率直故屢被中傷中年家漸落然延師教子  
則不言費嘗急友難而免其父概于火有寄之  
金者默知其不義封識宛然還之遇後有大不  
便者寧身歷其艱而事竣必白之當道以脫後  
人累其尚義舉不事脂常若此以副憲公貴膺  
誥封大夫者再矣而衣不曳錦食不無味朴約  
自甘晏如也至於賑貧拯溺好義施仁較之布  
衣時益勤以聞侍御所稱翁祖父世德及開溪  
所自號旁及舅氏高多瑰瑋之行余不能記矣  
然要皆為植慶積善人也今公惟教我曰自不  
肖之登仕也十五年於此矣時勉不肖以寬  
馭民以誠報國嗟夫子能仕而教之忠非盛德  
君子其能然哉余嘗觀古者養老之禮有愚有  
乞言故養老者非以優老也以其有厚德然後  
獲福而壽故藉是養也法其德行而又記其言  
語而宣播之民間此五帝三王之世所以歛時

五福而數錫厥庶民也我朝習鄉養老其制即古所謂憲而不乞言者然相沿之久視為文具矣而士大夫家每以文稱壽詩以具載者碩朴茂之德古云禮失而求諸野今公失而求之家則猶有序史之遺意焉然德不稱言而虛事表暴則亦無益於風俗人心矣若聞溪翁者真所謂德之淳厚而可憲者也余方憾不得執通家子之禮拜翁於堂以私乞一言以淑吾行也願煩副憲公靳余言哉予幸能識翁一二之德今承副憲之命而得揚邇之以為風俗人心之助也則雖不文亦當竊附於古人序史之義矣

### 祝許母任太夫人壽序

周易首乾次坤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母固當次父然歸歲首坤又何以稱焉老子曰有名萬物之母而有以異於人而責食母也是歸歲之道也然其所以首坤者何也頌有之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母道隆也自古及今得母道以克昌厥胤紀之載籍何可枚舉至於孟子

揚本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九

並聖也而世孟母尹煒大儒也而世尹母吾庶若白沙先生亦真儒也而世陳母則母道之隆亦繁其子矣若予友句南許子之母任太夫人之有句南許子也太夫人之母道安得不隆哉為其位諫議貴顯歟則又有貴顯者矣為其交於當世賢豪致多頌美歟則入有多頌美者矣貴顯不足為母氏歡也良貴存焉頌美不足為母氏樂也仁者義在焉耳吾何以知許子之然哉許子以易魁多士時予適學易於先師羅子以乾為究竟以復為入門許子聞之不待其詞之畢也而精神煥發予抱無用之學而求友於四方不為不廣而許子獨予信予以是知許子之所存有以異於人也鳳凰之生固由丹穴是子足母豈偶然哉今月之十九日為太夫人諱悅辰先是許子以晨昏為念得告五載太夫人促之就道不敢不行涉暖而東訪予所以裝順事太夫人者而其門人張君先覺鄭君宗賜張君王佐又述其師夢有日存愛日之心時行匡

揚本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九

時之道語則君親一道神者告之矣又何疑哉  
雖有甚難者官以諫為職未信而諫夫何可  
諫析信後諫又安得信如此將遂驕我以保位  
乎屏親莫甚焉曰君至尊遠其心不二臣至卑  
也有尊者存焉吾不能遽信於君獨不可求信  
吾天君乎天君信雖不中不遠晝夜以思其信  
於天君者言其不信於天君者止則吾夫子所  
謂勿欺而犯之道不外是矣嗟夫又有難者今  
人之學心粗而氣浮心粗則不及思其理氣浮  
則遇事而易動詩曰小心翼之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翼之者鳥飛舉不停之狀也上帝不常者  
也無翼之小心即欲且隨之又安得福許子  
學已識心矣則信心而出小心而圖何難之有  
信心而出職舉而親榮小心而圖患去而親安  
孝者所以事君忠者所以事親豈不相須而並  
舉哉若夫上觴之儀中雁之奉則有淑配與賢  
嗣於太夫人之側又若封典之重冠帔之華則  
太夫人之樂不存焉子其知之審矣昔者孟子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三

學士

將應聘於梁齊而有憂色母曰吾守乎吾禮子  
行乎子義尹煒蓋應舉其師曰子有母在煒歸  
而告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  
二母之道各有攸常向子家食五載曾無出意  
而母安之則尹母也今可出矣而母促之則孟  
母也乃若白沙先生終身以尹母事其母者也  
安往而非時哉健乎此者之謂乾順乎此者之  
謂坤子之易於是乎至母之壽於是乎隆吾與  
子友所以責善之道於是乎在是以因三子者  
之請而序之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三

學士

贈郡太守燮軒林公入觀序

殷周以前尚矣漢初郡守多用名將如李北平  
魏雲中者屢立戰功然教化之事無聞焉至稱  
循吏則渤海最著史言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種藝畜牧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由此  
觀之教化賢於戰功也豈不遠哉或曰平世尚  
文遭遇右武此言其迹耳其實不然夫文者上  
經天下緯地而又奚有於武武亦文也故曰治

衆如治寡者分數明也明分數者如以五來彰  
施於五色物相雜曰文是故武得文而治武者  
文中之一事又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漢初非右  
武也文未著也其後非尚文也武無於文也  
高皇帝定天下郡縣守宰悉用文臣而于要害  
地錯置武衛士此其勢若文武並用然者然天  
下之治亂繫民生之休戚而休戚之大柄實守  
宰焉握之守宰得則民生安而天下常治三軍  
五兵無所用之迨有不虞然後武士用命夫守  
宰內郡縣而至於用武守宰之大辱也書曰若昔  
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故太上化之  
如時以足食柔遠能通重夷率服是也其次安  
之如所謂治亂繩不可急者是也其下勝之如  
任豪吏為爪牙縱使督盜賊聲為道不拾遺是  
也最下乃無可奈何持節虎符發兵興擊矣國  
家文治隆洽士之登進者大抵究文之用今  
上御宇二紀于茲方內敕守宰歲在辛卯閏熒軒  
林公奉命來守吾惠古龍川地也十邑之倍

剛柔異齊誠尉佗嘗用其民以王號為勁越蓋  
亦雄偉武健之國稽之往牒未嘗三十年而不  
用兵公名進士學有家承天性穎敏明於治亂  
清濁之原故其政委蛇變化因俗而理不為責  
一事務寬簡無繁興無亟役以妨農民以訟至  
公即得其情然不急繩也每縱使自釋則往往  
服罪輸情公輒喜喻之曰若等皆如是寧煩法  
以治乎其寓教化於刑罰之中如此利不損興  
弊不驟車大抵苟可以無靈乎治者公堅壁不  
為少動也苟可以基乎亂者公戒備不為少啟  
也嘉隆之亂附郭幾無民迄今生聚不足多曠  
土則下縣負來耜而至者謂之客夥而土著者  
謂之主姓客夥日衆且強主姓益寡弱矣見凌  
軋仇之勢必互隙識者憂焉曰是亂本然事造  
郡廷公取之各得其道則莫不曰安得借寇三  
十年吾惠平平無事矣迹公之治行蓋虞世十  
二牧之遺範而太上化之者也所謂制治未亂  
保邦未危者也漢循吏治繩之理且下風矣何

論其下者乎使天下為郡者皆公又使後來繼  
今者皆公雖有暴禁難治者且柔而馴之矧若  
吾惠者哉信乎三軍五兵可以束而不用蓋藏  
武於文寓險於順故也甲午冬為明歲親行而  
參戎侯公帥衛視篆高君杰等先期寓書曰  
公為國家固邊圉亦念桑梓今林公在惠四載  
吏民享安靖之福某等雖為國鷹虎臣然無所  
措搏噬日夕歛効爪牙於公而公遠我無由自  
進則嘿嘿而已然杰等之無所為實郡人之福

楊文忠公集

卷之二

七

也公寧得嘿嘿已耶予既以里中人未豫聞公  
所以治吾惠者今質以諸公之言益信乃瞿然  
曰安敢哉蓋予嘗幸公鄉邑讀蘭故記知公族  
為東南名家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彼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者何足  
言哉然公所治有家譜所不載者意深遠矣

郡公燮軒林公入 觀序

公守吾惠四載化行政成而民有歌者曰平原  
翼翼可耕可鑿浩浩江流可方可舟鴻鴈翩翩

連彼中田中田有稻與汝偕飽野無異鹿不遮  
溪無異魚不啣粒是史氏讀樂魁湖之上或以  
告曰民間新作此歌何為者也史氏曰蓋言其  
連也嗟夫此殆郡大夫之化也夫始者予屏跡  
讀禮罕接於大夫以與聞其政顧側聞於人人  
大夫仁者也不沾沾於小惠其導民也不拂其  
宜其齊民也不易其俗庶矣而未始割也明矣  
而未始察也引大體而舍細苛先教化而後刑  
罰其於吾也不以佐善賞其於惡也不以獨怒

楊文忠公集

卷之二

十六

罰哀艱察恤孤獨斷薄刑出輕繫獄無滯囚民  
無冤情非有不浹已不輕用民力役之不違其  
時慎於舉措重於興舉不驚民以樹的不賦世  
以取譽譬之烹鮮醢醢惟其宜譬之治絲紬繹  
惟其緒而不以已與焉虛而妄蛇與道合真夫  
萬物游於天地之宇而無所闕者不惟以虛耶  
宜無虛室則婦姑諄諄野虛而默走為淵虛而  
魚泳為心虛而萬物育焉甚矣虛之為道大也  
古者大道之世上無可名之功下無可書之績

官長之于其民若父母之于子時其饑飽適其  
寒煖除其疾痛極其痒病非不薰然慈也性之  
而已而無慈之名至於后世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於是爭為慈惠飾為仁恩以進之  
而性始漓矣故考績者匪以教偽而為偽之端  
賞功者匪以勸飾而為飾之漸世遂有偽增戶  
口以蒙顯賞者莫不惡之而不知其作始有原  
也藉令抱子食孩者以賞罰為慈否即孩之食  
有不時者吳唐虞之法其為中人設耶中人者  
揚太史公家藏全集卷之三  
可引而之上下者也上智之士率性而行夫豈  
以聲名權其念爵賞滑其中故常虛惟虛故明  
明則淨萬物之情已游於萬物之天也適萬物  
游於己之天也亦適夫平原固可耕鑿也江流  
固可方舟也中田固鴻鴈之所止而稻粱固其  
所借飽也還之以其固然而未或優之是飛走  
游泳之各遂其性也故是歟也民之自言其適  
也而不知其所以適者大夫實使之大夫非有  
意於使之也夫亦自適而已此所以為化昔者

民德其上則莫不形之詩歌史起令郭鴈園之  
謠與郭賀刺荆仁明之頌作蘆花以便民流聲  
於五襦峯熙以德化播譽於生麗然率指其事  
著其名指其事則不大也著其名則不忘也等  
而上之其甘棠乎然曰召伯所跋召伯所憩雖  
不能指其事矣而猶名之又等而上之則康衢  
之謠擊壤之歌至矣無事可指無名可名繼之  
者其惟此乎於是公以朝典入覲 聖天子鄉  
士夫為祖道供張郭門外而史氏與焉為諸士  
揚太史公家藏全集卷之三  
夫誦之舊毫州刺史平字劉先生為祭酒聞之  
而悅乃曰史氏之論甚善吾聞公之學本之其  
封翁尚實而羞名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不欲如  
世倂觀示耳目如畏壘之民歎俎豆虞舜楚  
自以為杓之民也者是封翁之所為心也往歲  
公嘗一觀矣還也封翁俱來察公之政大常厥  
指則惟甚為之加餐又為之徜徉於羅浮高詠  
而東茲便道歸省有如封翁聞公大得民民歆  
俎而豆之尸而祝之封翁識不樂以為感物非

其情也今民之歎不事指不名著而弟言其達而已不有史氏推言之莫有知吾民為公而歎者此果庶幾於康衢擊壤之聲而無愧也封翁聞之將謂吾兒能守吾教可偕之大道夫上以勅諭唐虞之化而述職以紓主上南顧忠也下以承權封翁孝也二德者均於公之此行乎舉之而又均於史氏之論乎發之請以外觸公而遂書之祖張納之從者史氏不能辭乃稍理其語以校之

揚太史家藏全集卷之二

字十九

太守燮軒林公入覲序

公蓋以司農郎出守吾惠公八閩冠冕族家傳毛詩政事皆有法程公允頤敏精通之居即署藉藉有才譽屬天心仁愛皇上歲示水旱加以藩封大典壽宮大役議錫賑用度一切倚辦大司農公劑量其出入盈縮緩急要以推廣聖恩無傷儉德條畫以贊大司農大司農如公畫咸當上意眷注大司農甚時共中積霖為災十室九罄國家潛東南粟兵居其大半京師

揚太史家藏全集卷之三

字升

斗食以上仰給焉故事歲遣郎一人暫其兄至是難其人大司農言之上則以公往公至派移滿目嘆曰吾少調鴻鴈無羊安知此乎念歎圖流民以上則請疏已旁午第痛自節約延訪勤恤司牧俾優其政別殿最為籍歸奏逸賦度闕入吳之篇歸一年所惠州無守推擇公前守區吳孫公仁人也惠人難其繼愛之及命下得公而後喜可知也曰是惡說蘇生負郭田者蓋公在吳時封翁來書勉以砥礪名檢公報以詩云惠僻在嶺之東本古循惠二州之地幅員廣而生齒稀地無物產民無蓋藏四方爭言越珠璣翡翠珊瑚玳瑁之貨無一有亦且不至十邑輻輳以事一郡體貌巍然尊重矣少府所奉乃僅僅無贏餘天子以公來真明萬里至神武東新橋巨舶十餘惠人以為市往者官買物多抑其買舶潛去十僅存二三公下車肯令從吏毋得抑買及需一切難游物如燕窩鰓殼餘舶人信之稍稍復來君子曰此與孟嘗去珠復還



何異哉第有經耳公仁恕耻為赫赫名正其身  
以為十邑表帥而耻見之言也未嘗為條教驅  
督亦不為詩舞以為此皆虛名無實徒使人  
投迹滋偽十邑長吏聞以事入郡城拜謁郡庭  
伺言色竟無所測其端及聞公每事約約內外  
肅然皆以為法式自檢十邑之政各自以其意  
舉措要歸於治而已十邑民來決平公雖聽斷  
以律而意重風化取其退讓自責近於茅弟禮  
義者亟稱賞獎進之使人告其邑令善視之然  
亦不款以為名也惠民皆感不肯盡地力公每  
稱種植之法為百姓言之然不欲巡行阡陌以  
勞三老力田弟示之意又于東郊迎春之所建  
亭扁曰勸農以其為百姓歲首聚觀屬目之地  
數約而及庸也博士弟子則躬為之勸課修舍  
宇飭厨饌給筆札品第其優劣用恤勞費弟子  
有為民誣訟者公怒曰吾以公等聖儒將躬孝  
弟禮讓為里人倡精術業効用當世何不自愛  
而至小民汝侮乎令朴訟者弟子跪自責若無

所容各罷去曲直無所問上下服公謂之得體  
公實厚諸弟子然無迹民莫之測故誣訟尚恒  
有之然公之意始終不易矣居郡四歲比歲皆  
大穰問一歲小旱公為出次旱服戒饕餮行露  
禱者數日大雨復穰郡治南有山其秀如華祭  
歲大北有光如流星郡人謂之驪珠其來已只  
今歲五月 夜忽見于學宮之魁壁光彩異常  
藉公好奇怪左右頌美修於神爵矣公乃周聞  
也嘗攷漢循吏傳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人主下詔  
褒美賜爵公在郡博邑民有弟讓田於其兄者  
柏舟之節乃出於公卿之門斯亦足以語化矣  
然公未嘗自以為潁公之政務實不務名器大  
當為國家肩鉅負重匪獨任一郡而已壬辰之  
覲也治行已著而在郡之日淺今茲再覲則政  
成而績底 主上神聖軼漢宣于吏治每不必  
親見門觀所跡而耳目明達乃旁燭無外萬有  
一焉垂意南越邊郡召公問治狀公必對臣所

治郡冬常煥日行南陸也主德如日恒出而照  
物物乃不惑引此類具言之可徒用王生教成  
第曰皆 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已耶公五馬  
北首且有日九邑令長以書抵歸善晉侯曰太  
守吾屬師帥也吾屬奉令承教乃幸無罪今親  
而吾屬或行或居且公積閱深恐以次補公卿  
缺不復歸郡不有言無以申吾情各自為言則  
人人殊無章足下盡祈諸史氏晉侯以告史氏  
曰諾因據其所知者序之雖未悉然寸莛可以  
知一畝之調矣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副學憲備兵海南序  
今上御宇二十有七載宵旰之勤未嘗暫已若  
北虜若西賊若東夷次第平定維粵東西遼處  
南土瀾安孟莫及是而亦有震動之虞則莫非  
天心仁愛之所寄也於是征黎之後興而我梁  
湖程公特承 簡在以惠守擢任副憲重其師  
公之為惠州也持大體不細苛張弛惟時不勦  
聲色而民安事集古稱可屬大事者其人歟惠

州去京師七千里而遠自非耳目 聖天子者  
至公無私而 聖天子亦以聰明寄之耳目之  
目而不自用焉能任公之當如此公之始至吾  
惠也歲在乙未而晉安鄧父母亦以是時來令  
我歸善其秋大旱奸民思亂率不得逞其明年  
大饑廣左右道殣不可勝數獨吾惠溝壑虛盈  
其禁暴戢亂預俗有方也是時按治劉公藩蔡  
公咸以救民為急虛心延訪而諸所條畫則公  
始之鄧父母終之或鄧父母始之而公又終之  
若律宣而呂助若肯擊而尾應用是登十邑之  
民於春臺壽域中豈非天哉公令十邑各興社  
倉遂以社學寓之師子弟之學於其中即履度  
之守也郡學之堂且圯師生以為言公即庀而  
新之又崇飾其尊經之閣訓誨諸弟子諸弟子  
有被訟者必直之未嘗敢放武備然倭一樓海  
豐界輒撲之壤接東莞盜賊時有然悉入于  
法無得脫者惠州之民三數年間日享太平之  
福而莫知其所為也竊譬之慈母之育嬰兒也

乳哺以時寒暄有節水火不逼蟻虫不螫其兒  
長日益而朝夕見者殊不知也有從遠行一載  
或二三載而歸始訝兒之非昔耳則不肖之謂  
也不肖趨闕時嘗及公之下車睹時事之如彼  
未嘗不隱憂也既三載以先慈棄養而返睹治  
效之如此又未嘗不輟憂也公則民之慈母矣  
有訝兒長以為公告者公未必不為之喜而豈  
自功之哉鄧父母謂公將乘六月之息而圖南  
且有日數載受成于公以幸無罪隨緣不能為  
情子盡為我言之不肖唯唯公蓋昔人所謂長  
者坦中而疎外闊步而泛應金和而玉節鳳舉  
而麟游世上一切利祿名譽之得失前却有滄  
然不著其胸次者而亦不以為為得也以故治  
郡之功日計之若不足月計之而有餘父母於  
公非有雅素之游也乃心行有絕相類者履任  
之期不先不後三載協心同底于理此亦千載  
奇事也今茲繼緒宜矣願予模倣不足以掄揚  
公之萬一適所謂訝兒長以為慈母告者念此

楊文忠公集卷之三

七

頗有日此其所以告也若乃審衆人之利害劑  
軍旅之舉止貽瓊海之永賴以舒主上南顧  
之憂吾知公處之裕如也嗣而告者其在瓊士  
也夫

賀郡主梁湖程公榮擢本省憲使序

宋大儒周子曰天下之衆本在一人言在上者  
下民所視倣也豈獨天下然哉有一郡者為一  
郡本有一邑者為一邑本其士與民莫不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或倣之以服官或引之以訓子  
曰子曰某公祖為人如此某父母為人如此近  
者五六十十年遠者百有餘年猶未已也蓋予自  
兒時諸前公祖父母之未及見者得先大人所  
稱道若目覩也迨泮遊所親接於公祖父母之  
行事則入仕以來時時比擬想像之子自慙而  
訪諸同案其庭訓其取則亦大予類予然後知  
居人上者之繫於教道不細也象論記子游以  
絃歌數武城見訖於孔子而子游以學道愛人  
易使對孔子是之少誦亦尋常耳更事後始知

楊文忠公集卷之三

八

聖賢扶翼世教其作用全在于此而孟子亦曰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是故雖有分食解衣  
之惠登奸摘伏之神興利除害之功禦侮匡時  
之畧其出之也不過吾之一身其受之也不過  
吾之所蒞而已矣與成就人才轉轉不竭者較  
豈可同年而語若今梁湖程公祖之守吾惠其  
大異于流俗而直追于古人者也儉營造而致  
美乎黻序戢橫暴而加意于青衿糧道禹石周  
公來視道務好與諸士談學公即欣然以身率  
之為之開堂于西湖之上會必與登眺必從微  
為南國人文總萃之區公傑然為之望以春秋  
受知太倉蘊藉淵博穎悟絕人守於藩臬不卑  
苟微有齟齬輒相引却而公獨曠焉若谷渾焉  
若濁謂怡怡乎其若狹也予在南中則聞公之  
若吳已而返鄉里居倚廬公又用諸生之請命  
之曰大孝不履謂其能錫類也今迎執事於湖  
山之間為諸生解或予辭不可得則兼經造公  
天泉公分席終講乃罷以予所考古今賢守若

文翁之化蜀以蜀物遺諸博士而選子弟之俊  
秀者造京師稟學焉又若韓昌黎之化潮陽也  
群潮士以教而命進士趙德為之師以公之事  
考之開堂之舉博士之遺也湖山之迎趙德之  
命也所不同者周公親漢博士勝之而予比  
趙德猶為不及耳而公之為文與韓也無愧且  
有過焉者矣何者文未親博士之講席而趙固  
師韓者也豈若公循循然稱屬吏於周而予亦  
傲然分席于公者哉然則教諸生者不在於所  
講之人而在公之身其謙冲之度慈勤之意匪  
怒伊教之範深入於肌膚決淪骨髓沒世而不  
忘者乃在此矣將來必有思公之度用公之  
道以長治雅化他郡國而彼郡國之士又將  
用此道以推之無窮若子將所稱學道愛人者  
誠不此為貴乎予明春秋而深慨夫信史之所  
務惟在刀筆筐篋之間無以使天下同心而嚮  
道嗟夫如公之所為使董子而在不知其如何  
讚嘆也公為人無城府然嚴重馭下吏無所假

借每以山水自怡悅而郡事細大畢舉事交于  
前一以順應而其籌畫必中机宜未始形於言  
不求其心之自也三載以其郡治及徵治狀無  
可名周稱大人漢稱長者公以之彼以一善沾  
沾自喜無其輶為議所慕胡足以及此鄉先生  
及諸子弟微予言以張之祖道予先已為邑侯  
鄧父母執筆頗述公之功茲特論其大者諸不  
贊

賀郡侯梁湖程公榮擢海南兵憲序

楊本堂集卷之三

人

惠僻處嶺海士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故其風  
朴茂然大人之儀容長者之言論罕聽觀也予  
壯歲始發憤聞金陵為四方講學萃止之地辭  
親而往處之三載乃幸有所發明蓋未始出於  
家庭之訓而玩之加味體之益切平日所讀孔  
孟之經書求其說而不得者至是遂迎刃而解  
也常恨其得之晚而亟欲與吾鄉曲子弟共之  
間有聞吾言而喜者矣然幸於舊習卒不能以  
無疑而予終不敢輟予實藉朋友之力以切磋

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我也今平春梁湖程公  
祖進兩學師生而語之曰子鄉有陳良得周公  
仲尼之道於中國是子之師也子往矣吾將為  
若寺其贊幣予以表經辭乃即湖山之閒而會  
焉於是多士雲集執經而問者無虛日予深愧  
有負於公而無益于諸士雖有遠遠不敢曠雖  
經盛暑不敢休彼我之相取正殷而我公之  
寵命聿至於是兩庠師生請所以為公別  
者予曰此吾輩真公祖也恩且用極盛虛文長  
說所能報其惟是則是微乎予嘗誦泮水之詩  
矣曰明明春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夫服淮夷何與於泮宮之作哉蓋惟魯侯務學  
以明其德至於兄文兄武也文之與武皆德所  
必具者而不學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信兄之  
為言信也自有之自信之而已矣茲者瓊海之  
南黎夷作難公受命徂征或曰我公方勸學右  
文而何躬以武事感公之心為孰知公之自信  
者有素而人亦以此信公者非一日推轂惟公

楊本堂集卷之三

人

簡在惟公夫豈偶然公即日有以報 聖天子  
之知無疑也若詩知公所以報主則知所以報  
公母亦力于學而克明其德是務吐之而有章  
則為文施之於有事則為武夫公之造而多士  
也豈以私德款才不匱以需上之用耳故其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廣公德心惟二三子抑  
予不肖亦藉手以無負公盛心異日者公入而  
佐 聖天子以二三子連茹而進稽首頓首曰  
此臣治惠州時所造士也退而引滿自勞二三  
子復酌大觥以壽而歌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若是者豈非千載一時哉多師多士食曰唯然  
之矣

邑宰朋麓晉侯入 觀序

不佞從士夫後既有言為晉侯祖大意言侯質  
誠可以事天而奚不可以事君至所以治吾邑  
者未及枚舉也邑丞簿尉廩縣卿寺斷予言予  
辭焉言華也昔人談吏治以惻惻無華為上晉  
侯實近之侯無華而公特願以華事之乎即不

佞言不文然多言奚為諸君感進曰不然昔韓  
子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而猶假之善鳴者以鳴之否則四時之氣有鬱  
而不宣者矣侯惟無華也故吾儕款鳴之而咸  
計以為善鳴者必太史公也故相率而請假焉  
予於是乎不得辭而謂諸君曰公等第言之不  
佞濡翰以從簿霖曰簿事侯幾莽見侯請約自  
持食一肉脫粟天性孝友然所奉事太史夫人  
惟節達無餘物介弟之喪殯事周身而已朝夕  
所需自一蔬而上悉出俸錢易之不以取諸民  
其他用度惟輕費是問不里甲煩也民有訟者  
兩造具而後聽不令人追呼之間自相和解者  
即置不問金矢所入僅如額而止奚麗餘之有  
簿以此服吾侯之廉尉卿曰尉事侯再莽矣侯  
於一邑事無鉅細周知之未嘗借耳目於左右  
也尉壹再之屬職或出之民間還無敢不以實  
告懼欺而見察也四境之內多黎民與土著之  
民不和故邑人時譸張其問侯若有所不聞不

見持其竅繫項之而自定尉以此服吾侯之能  
丞賓曰丞始入官事侯不能映句丞無以知侯  
之詳然徒於容貌詞氣之間窺之蓋豈弟君子  
抱淳德不事表暴者也三君之詞既畢予乃進  
而告之曰善乎諸君之稱厥長也簿君得其體  
尉君得其用丞君得其大矣當官之法定志莫  
如廉應變莫如能廉矣而自表其廉者非性廣  
也能矣而自暴其能者非全能也故又以不事  
表暴者為大也庶能具乃稱良吏矣表暴浪乃  
稱良士矣吏而不士焉倨也長於為吏而不倨  
免乎不知之矣侯其免夫久矣予之荒迷也侯  
之善若是而予不徒三君無所聞也抑其不事  
表暴所致耶是宜諸君之敬為之鳴也然豈侯  
之志哉侯之志歟使其所治之民悉得其所以  
已侯今行矣尉君偕惟二君在始勉嗣侯之廣  
能以佐視蒙大夫使吾邑民受其賜如侯在治  
時也是乃所以善事侯也而奚有於不倨之空  
言哉

楊東坡文集

卷之二

人部三

贈朋麓留邑侯入 觀序

孔子曰授之以政不達雖誦詩三百無以為也  
豈獨詩然哉六經同之矣孔門尚已至漢世所  
稱循吏及名公卿必本其所治某經事某師乃  
言其政事卓卓者蓋孔子意也不佞家傳尚書  
少推舉未明厥旨年三十求學於四方師事野  
江羅公始有得焉歸而稟正先君曰幾之矣次  
年受知莆田陳公成進士 主上命讀書中秘  
不親民事然每校士輒與焉首丙戌得士十有  
八人而今邑侯最優未幾出宰寧都大得其民  
諸公過寧都者譽侯至不容口乃得調長洲是  
為吳劇邑前後令以星出以星入尚不能治而  
侯屬有病歟卧治得乎乃調歸善按令甲郡國  
吏病當免而碩調者知侯因才也不佞既守史  
局無能効尺寸幸所舉士多受民社寄者得藉  
手矣乃侯又在吾父母邑邑自嘉隆間赭衣滿  
山戶口耗滅賴維維顧公平定迄今二十年生  
齒尚未繁嘗讀共越春秋言勾踐散生聚其民

楊東坡文集

卷之三

人部

其於民男女婚嫁及保嬰食孩各有法二十年  
遂以召吳吾邑惟不游句踐故若此遂使下縣  
外郡無藉之徒竄入邑恭布星列無之而非容  
夥客勝主遂無忌憚邑幅員最廣鄉聚遠城郭  
者二日始達所持以維持者獨鄉約而客夥不  
為約彼自連結成黨有所小不如意輒互援建  
白無嚴焉侯之治邑適當斯時蓋隱憂之又常  
抱微病比惟手足之疲益病侯在邑三載日日  
歆解印綬而上官不聽然侯自有學術其治未  
嘗必治要以無亂而已如龍泉太阿匣而藏之  
不輕用其光鉉而魑魅魍魎莫之敢干侯多病  
而治效已然矣非達於政其孰能譽於此漢唐  
霸治郡最著本於受夏侯勝尚書尚書與他經  
異其道專政事侯不可謂非尚書之效也先是  
博士弟子多執經事侯侯以政事之暇為諸弟  
子品藻經又人人自以為詩師有竊相語者曰  
藉令以侯經術勸誨人主之前何論祖崇哉乃  
屈首傳書樓為鳳於枳棘也其心服如此侯以

楊文舉集卷之二

八

觀行也博士秦君謨視君一桂符君一鶚登諸  
弟子劉惟選陳昌言等百餘人徵言于不佞以  
為祖道供張不佞因藉博士弟子為侯言學者  
之治經也如視日然其始也如視初出之日融  
融爾其久也如視方盱之日熙熙爾其終也如  
日之中于天乃無所不照夫書之為義也精且  
微矣二典三謨其至也三代之治於是乎取衷  
焉而未之至也如有能為二典三謨者唐虞之  
盛可立而躋不佞猶求之而未得其說何之學  
於盱江者若存若亡吾夙夜惕息焉今築室颺  
湖之上將志室家謝繁紛專精神壹思慮以攻  
之庶幾乎將食其實也侯且行矣數月而還邑  
尚能訪我於颺湖以驗不佞之所至不佞雖病  
然已成言敢不夙夜強學以待

楊文舉集卷之二

八

邑宰朋薦晉侯入 觀序

歲乙未天下藩臬郡縣淩當入覲敷奏以言聽  
功能車服之命于 天子恭惟 皇上御宇二  
十有三載舉典者八而吾邑晉侯更三始者以



寧都調長洲觀不行繼以又調歸善亦不行觀而行自今歲始人臣之事君猶事父也觀而得叩丹墀望清光中心良自慶幸豈必爵賞錫予然後愉快蓋天性固然耳矧侯更三觀而僅得一其慶幸尤當倍恒情者然士民近觀于侯若有蹙然不自安之色問以語所知曰我治歸善不若寧都遠寧都之民徙壯而曉事歸善則汶汶也有一善寧都之誦載道而歸善罔聞也有一不善寧都之謗亦載道而歸善弗知也吾逸於彼而惠澤更下逮名更彰勞於此而惠澤反不下逮譽及損吾人而見主上追惟向之所見旌者既愧不勝焉又計乎今之所報稱者不昔如也蓋愧與揣合吾無以自解也或以告予予曰然人臣見君其情固宜如此君天也君操賞罰二柄即天之禍福也其誰敢曰我有德克享天心天必我福無亦皆戰兢兢悚于難謀是謂敬天畏天人臣受百里之寄于君有匹夫匹婦不獲其所皆予辜也歸善為邑號四十

里山川糾結盤礴以幅輳計之殆數百里間見所未及化誨所未周者何限能一一得其所以安能滿于懷而茲者述職于君又安得慨然而已乎宜侯之蹙然不自安也是謂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有是敬畏之心存於中即侯之舉職也亦無有怠而不修弛而不振者矣侯予所舉士知其為人質誠如陶匏璽秉大羹玄酒朱紱越席雖不中世程而可以事天世所尚一切姸媚纖趨突梯脂韋之態絕無有焉政事稱是左右無風生之吏下里無犬吠之擾無察察之明而大小之獄必以情無沾沾之惠而行嚴之宜必以類夫赫赫聲世所尚也以侯之才宜無不能為而寧若是此其中必有不屑與時俗競榮名者人不得知而天必知之侯能事天矣而有不足以事君乎而猶蹙然不安於其行也吾故謂侯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也且人之欲生於自是而善成於不自足自以為不能其民必能其民矣自以為愧其君必不愧其君矣

巧於取名者多自謂能且無愧而乃無其實侯  
務實而丁茲覈實時侯奚病焉願行鄉士夫為  
祖道郭門外款予一言以舉觴于侯予與侯既  
有一日之雅義不當諛且不佞亦非能為諛者  
也但引人臣事君之義與吾人所以自治者告  
之

賀大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老公祖陳老  
先生大人壽誕序

壽之道大矣詩若書稱之而不期於誕泰漢而

楊東萊集

卷之三

中

下每當聚會輒舉觴相屬主稱千金壽賓奉萬  
年酬亦不必認也誕而壽自唐有之匪獨臣子  
藉是以致忠孝於君親卑幼藉是以致敬愛於  
長上亦君親長上所願以敷錫於臣子卑幼者  
也是故在下者舉之而不為諛在上者受之而  
不為驕禮有起於叔世而可以不廢者莫喻於  
此 御史大夫維揚陳公撫西粵之二載受  
命總督兩廣于時為東粵大將軍者黃君元鎮  
則西粵人也遣使來告史氏曰公益以六月之

某吉誕小子鎮將趨馳公庭稱觴為壽惟公

先太翁轄我西粵時嘗優給小子鎮受恩一公  
撫吾粵自小子鎮之家以暨姻友無不蒙安襲  
慶者受恩二公今總督兩粵小子鎮實執弓鼗  
鞭弭受節制于門下受恩三矣夫鎮也何敢以  
私恩為大君子報抑鎮也國之爪牙也惟公實  
為腹心譬之飲食實諸腹而後外體克焉譬之  
好惡動諸心而後百體從焉是以為人者莫不  
以其腹心之康寧壽考為願茲小子鎮也幸儻  
楊東萊集 卷之三 中  
瓜牙矣寧能無所稱願于腹心者矧又激于再  
世知己之恩故不容已然公之節類公儀休於  
物無所愛惟羅浮之桂酒芬馨清冽而先生亦  
羅浮人出言有章二者庶足以當公惟先生母  
新于言小子鎮將登言于錦賓酒于觴致三祝  
焉庶公之不我拒乎史氏固史也而野不能諛  
人先是公以滿前膺 寵錫藩臬諸大夫斬言  
史氏第依古詩之証以報不謂果聞于公而以  
書來言夙聞梁化竟內有羅浮山其山從海浮

來合乃霄壤間微獨物有合士亦有合即公此  
言予雖不自知足以仰合於公者謂何然決知  
公好古故不我咲也夫羅浮之來古矣吾鄉白  
沙先生嘗歎卜居稱洞邊黃髮不減巢由云其  
山無金碧瑰麗之觀故其人無諧媚華潤之習  
中州薦紳率私語羅浮虛得名耳莫之艷也予  
家山之麓蓋固焉而不覺今公首稱茲山以及  
於予非好古之樂歟然公之車轍且未及至羅  
浮而予病懶相成亦未能造謁予公未知公異  
時不謂羅浮虛得名異於中州薦紳者何如也  
而遂徇童將軍之請再以其不文之辭先桂酒  
之觴以潤公其可乎哉雖然此億說也古之君  
子蓋不必色相觀也言相聞也而風傳神接矣  
又奚疑予與公焉童將軍稱爪牙腹心其義甚  
大赫赫南海以大將軍之力為督府壽豈伊不  
能致合浦之珠璣豈伊不能來西澤之杼軸豈  
伊不能採越裳之翡翠豈伊不能聚烏夷之筐  
篚而桂於羅浮者酒焉人於羅浮者言焉童將

軍又非知公之有契於羅浮而故投之也無乃  
其明於大義故其喜好自與衆殊而與君子默  
合歟是足以稱壽于公矣書不云乎天壽平格  
言殷臣世萬忠貞昭格于天壽身且壽國也詩  
不云乎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周家得賢立太  
平之基人樂之而願其壽也二者公皆有焉童  
將軍所謂稱願于腹心者宜取此若乃先太翁  
嘗見子撫將軍公今巍然節制之無亦曰先公  
培養為今日之用頃者東夷不靖海波告揚雖  
款臣微福于先公實寵綏之以效爪牙國家若  
是者又非公之情乎予所謂壽也者早幼藉是  
以致愛敬於長上亦長上所願以數錫於早幼  
者此之謂也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惠潮稱太平無事十餘年於此矣而猶有號為  
良民而實負固梗化宕岑崗者蓋自正德間王  
文成公平剽頭諸巢為其阻險而酋長李鑑最  
黠又首效順故且撫焉以有待云地介惠虔之

間饒竹木魚稻李酋既擅其租賦則官府之行  
事往來時供其饋乏至於賈客挾貨出於其途  
時或陰令人間通剽取即有問者陽應以他盜  
而前是奉天子命臨鎮邊境者上下一以虛文  
相蒙莫敢控訴縣官懼激變獲罪隱忍莫敢發  
故李酋得逋天誅父子孫相繼其後復有江酋  
竊李之半相與盤據百年名為無動而實吾患  
潮不測之憂去歲客有貿絹者殺而奪之一人  
遠訴軍門下縣捕殺緝客者縣捕急江酋怒殺  
其左右二人守道其公初下車聞其事曰此不  
可縱也令縣具以實報軍門府下檄暴江酋罪  
狀諭其黨縛酋出者受上賞不者且加誅令至  
其黨喜愕江酋知不免就縛道中服斷腸草而  
死李酋與其眾反縣悉起鄉兵捕之諸巢內應  
賊遠出定南界公策其必走急發戍城兵乃自  
移鎮龍川以便調度於是官兵急追及賊戰於  
下拔飛礮擊其前行殺賊數十人賊敗衆之急  
擊殺二百餘人餘黨悉降其諸巢肺附岑崗者

咸自稱軍前歸命賴雖其險峻之各  
鄉與良民伍於是其中膏腴之壤令民得占為  
業蓋山谷之淪為窟穴幽昧百餘年而一旦日  
月照臨矣茲舉也賊効倒戈之義鄉有即戎之  
勇不費斗糧不傷一兵以三旬之功夷百年之  
寇匪公高明擬定文武為憲惡能動中機宜若  
此我始賊棄巢出而公之初散移鎮也外議懼  
功未必成且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然縣始捕  
賊何急之反耶予聞其言不覺憤切曰此後故  
以往年激變之詳繫縣官手足也如此則分符  
綰綬而來必低首下賊不敢出一氣乃可耶吾  
意公必不然嗟夫公果不然蓋公之所以成功  
者非獨方略奇亦大體得也予生長於亂能言  
往事惠之山寇初起其微蓋不過百數人而惠  
之各鄉堡丁壯甚殷完也以殷完之丁壯而驅  
初微之寇如群獵之於豕鹿不待年而盡矣彼  
肉食者畏寇猖獗則朴殺丁壯以悅之甘言遜  
詞招撫之惟恐其不肯為岑崗也招撫矣則吾  
民束手以待其來或與之敵則官府數汝何事

殺吾良民朴殺之如此幾二十年賊之所殺與  
官所自朴殺大抵相當然後丁壯盡矣十年之  
前患自一城之外悉為盜區此何等時哉今不  
同矣如殺一緇客則客得以訴於軍門縣捕賊  
賊反而縣官得率鄉兵以與賊從事至其所以  
收賊成功者鄉兵之力十居其七八矣向使十  
年之前其上下相通之情若此矣至盜賊橫行  
者二十年又使今日之計如十年前之計則江  
李二酋潰冒衝突不可收拾或要我以無厭之  
求挾我以難塞之請皆未可知也成敗之機間  
不容髮成也曹以為易敗也曹以為難非知計  
者也愚以為公之所以成功者其機在於使縣  
官得伸其氣以予所聞字縣之內以招撫為名  
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多有焉其縣官不  
低首下氣惴惴然恐以激變取罪者蓋無幾矣  
公指日建旆持節經營四方入為大司馬統六  
師一以此道施之可使天下如人一身血氣周  
流而無壅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

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保泰之極思而  
謀國之完計也嗟夫非公其誰與耶  
虛我廖公以郡大理召補司徒署序  
聖天子盛德日新君師之道日隆有意於丕變  
士習然推行有漸不弛不棘蓋嘉隆之末其習  
偷故始焉振之以明作已而習刻故繼焉和之  
以廣大已而習蕩而莫知所適以至於茲故宜  
飲之以淳實是以皇上兢兢日警于有位臯  
陶之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此之謂矣  
夫人主之心一動即兩間新合萬靈効職孰謂  
不生淳實之士以應其求而為之士者孰是不  
茂淳實之德以從其教者哉若我司理廖公蓋  
其人也萬曆壬辰 聖天子策士於廷取西蜀  
之士二十人而公預其選公固以治春秋高等  
受知 聖天子已而得惠之司理一以春秋之  
法聽斯民訟引大體不苛細雖與律比而恆以  
倫理教化為重素性狷介在郡六年永藥自持  
不少改世嘗謂廉者不免於刻予驗之良然獨

公未嘗刻何也則以公未嘗為庶也士方窮居  
草茅坐誦書史恒患不得一當人主之用藉使  
得當雖貧亦甘之誰無是心及微倖際會輒更  
其素志若夫有道而不變塞則士之常也而孔  
子稱其強悲謂士固當強耳豈當弱耶彼為庶  
而卒於刻者類皆弱植之夫聖門之慙人也夫  
公亦不愆其素而已矣夫不愆其素何為而不  
得孔子思有恒而重惜夫無而為有虛而為盈  
約而為泰者又云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無恒  
者不能為其小則有恒者能為其大可知矣  
聖天子所膏時思得實之士有以也若公者豈  
非天薦以應 聖天子之求而公亦茂修以從  
皇上之歆者耶雲龍風虎誠不偶然吾想一時  
並奮者多公其人而不患於同寅協恭之寡助  
也已公行且有日於是邑令某等當供張從公  
出祖北郭謂公雅好史氏史氏與諸生談經天  
泉公常臨聽之隨相俸若干以給諸弟子茲行  
也安可無史氏一言史氏既重公之為人不敢

以不文辭也是為序

賀大中丞兩廣制府如翁陳老先生榮膺  
錫社詩序

公受 命督我兩粵也寔自西樵蓋西人蒙澤  
二載矣公始以奉常授鄧鉞奉常秩得與大中  
丞通績於是以前報政 天子嘉之贈公先世  
至祖廕一子國子生自 新命督粵至是僅踰  
月而 寵錫駢蕃天休申集前此所未有也公  
之撫西粵也嘗以三事定要約謹斥悞禁妄戕  
為疆吏戒一墨不事事為有司戒二爭以得戢  
蔑法吾且兵之為諸土司戒三是以百職廩廩  
奉要約無敢廢事亦無敢生事駿惠迅馳滋澤  
旁流我東土聞之無不舉手加額計日以待公  
者比聞公來則人人喜慰而又聞 天子寵公  
恩數若是之厚且速也則人人懽呼忭舞曰往  
督府蓋有以平其盜收其地而蒙恩至廕子者  
而贈典慶與焉贈且廕惟藩有之然督府率不  
越二載輒內召絕無滿三載者即有之亦須三

載絕無得之于受命之功者也贈賡燕得于受  
命之功惟公為然於是藩集諸大夫以及聞帥  
聽來輿論而相謂曰誠若人之言夫慶集于上  
固吾民所共致其慶也而情隱于下亦吾人所  
當宣其情也故王帛所以將敬著作所以宣和  
公始承 新命遽膺異教蓋遭遇之隆屢絕千  
古謂宜光而揚之詩而歌之俾與金石相宅雅  
頌並流庶權溢人人聲稱世世豈不懿歟蓋謀  
諸舊史氏愈曰然乃緘簡而東以授不佞不佞  
受而深惟人臣之義必藉主寵靈然後能效功  
於社稷垂名於竹帛然君道蒙日臣道蒙日月  
近日則不得見其光遠日而光盛焉始能臨下  
土而萬物仰照矣公以近臣出鎮南粵去京師  
萬里而以滿最承寵渥光之盛也群下之懼忻  
快觀也不亦宜哉顧此猶未足以為公頌何者  
公世臣也於 朝家恩命世沐之矣豈與夫進  
門圭竇之士崛起一時而得失若驚者倫哉公  
尊大人常伯梧岡先生嘗參藩西粵後又為其

左轄多惠政西人之思梧岡先生猶甘棠之思  
召公也故公來西撫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以皆懋矣之遺也而公之游被恩數也則  
惟大雅江漢之詩所以稱召虎者足以擬之蓋  
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茲公所承新命非南海乎曰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則公家承尊大人  
是也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則公以滿最承寵  
渥是也乃公之政多樹摩煦育之仁無草薶禽  
獨之慘歟以布 聖天子好生之德養 國家  
元氣于億萬斯年又詩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者也不佞嘗誦是詩而有感於周家有道之  
長使世臣功名形之聲詩洋洋乎盛哉今以觀  
於公足以匹休而且過之彼祖孫相望而公則  
父子相踵也則我 國家氣運之隆軼成周矣  
夫鳴 國家基隆之運修世德作求之休達諸  
君子之所歌言宣萬民之所同樂于以仰維雅  
音俯待采拾不佞誠非其人也既辱命矣敢不

勉哉乃拜手而獻詩

鄧麟石父母考滿序

麟石鄧侯以青浦令治行高等徵入拜府署為  
忌者所中調令吾邑三載不遇迂於是以致滿報  
而兩臺使者謂侯能治縣善請無行以安民心  
邑士民方感於侯之行而忽焉乎侯之晉也有  
不知其蹈昔者兩庠博士某等進其弟子某  
數百人而語之曰詩經是第漢疏猶良豈以強  
教之弟以悅安之民性本良順民之性之謂循

楊氏家藏文集

卷二

序

以今觀之侯實有焉且侯於民無所不愛也而  
愛士尤厚士者民之秀若望也秀則其父兄嘉  
之望則其弟子從之一愛士而父兄子弟皆屬  
心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善用愛  
也多士日在造就中知之宜深刻太史讀禮居  
廬維侯率多士強起之談說經義門人有廢畧  
義者凡今之令重教化急先務莫有如侯者亦  
千載之一時也安可無言以紀其盛乎弟子咸  
唯唯謀請言於史氏造廬道庠師之言史氏聽

而改容曰多師何深知侯而述之臺臺若此噫  
殆有以也始侯之德無所不可知者故也蓋凡

深中隱厚之夫有所不可測而惟易直子諒之  
士無所不可知子嘗觀侯之為人襟期寥廓節  
目闊疎城府既夷藩籬亦撤不沾沾以自喜不  
斤斤以自矜是以其與人也必以誠其使人也  
不求俗察其所安非有意而為之其中視世之  
塵垢誠有所不屑者在也侯固名家子其尊人  
顯武科能詩名海內侯兄弟某某益拓類以意

楊氏家藏文集

卷二

序

氣凌厲千古非欽直與今世較失得者蒙莊氏  
所謂九萬之鵬與榆枋之鳩不同量者是已夫  
外重者內矜內矜者外縛外輕者內安內安者  
外解此侯之所以無所不可知也侯之善政予  
雖不能盡言之而侯之心予知之推此心也施  
之天下可也何有于一邑哉予拘儒也辱侯之  
交然常竊取侯以自廣而諸君陶鑄於侯之大  
爐冶已久將必視全人其脰肩肩頤謂予言能  
紀侯之盛而不知予之有愧於中也諸弟子以



復其師師謂知廣無若史氏固請次第其論

邑侯麟石鄧先生榮滿序

士有取仁於邑違心而行者矣可以要聞譽於一時然譬之果木之華朝榮夕萎故孔子不取焉而嘗寄慨於後凋之松栢蒙莊氏立論悠謬荒唐極論庶物大小修短之際芥大椿於朝菌齊櫟樹於散人然乃以松栢與韋並稱謂其冬夏青青得天獨正故學者常曰莊子發明孔子者也夫松栢何以獨正天之道誠而已矣凡物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三

卷之三

質則誠文則偽松栢之為物也文不足而質有餘有餘於質則誠誠則得天之道而獨正也夫韋吾不知其何如年五十慕其親猶如孺子其為文不足而質有餘斷可識也吾夫子祖述其道以教萬世後凋之嘆蓋以自况也則所謂誠者天道君子誠之為貴匪虛已子自師盱江以來講此頗有年矣求其人以資之未有得也孰意於吾邑侯鄧先生見之侯下車在乙未之冬子即乘未竣事輟而趨召命侯固請曰不佞先

將軍與命大將軍友也茲讀惠來命大將軍蒙

詔願執事者更其詞侯無多言而誠達於面目予心識之又上數子楹聯不遠而歸歸而逾春為侯誕辰予不得從賀客後則繪喬松之圖以表敬焉侯乃長箋以答曰此予先人志也先人生平學詩而好我於松栢之下因以寒松自號承執事者之惠張之署若侍先子之側予捧箋繼淫淚下不自知其無從既而思侯之為人何質誠若是又因思侯之先將軍好後凋之質至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三

卷之三

以寒松自命則家傳此學有不可誣者徐而察侯之政則賑荒有策課士有條勸農通商有政廢墜有興似無所為而實則事事為之予是以每對吾鄉父老子弟擊節道侯之治吾邑一粟於誠而父老子弟疊疊道侯之善以對至不容口然使侯與一時儼名之士並轡而爭先則不待較量而知其不及也侯初為青浦已徵入旋因而未歸善歸善三載不調又困然則侯善邑不善官其善邑者誠也而不善官者亦誠也世

之取舍侯者宜何擇哉二尹朱君三尹陳君皆以儒學家傳華於吾邑有侯焉以為之長而無掣肘之虞有二君焉以為之佐而無拔楊之慮可謂千載一時已二君折予言以頌侯之德予是以本之於誠以告著侯之德可以施之天下而二君嚮慕侯者可以繼侯而有所施也

贈大司空愛所緒老先生得 請還里序

古者學純而理明故不以窮約墮志不以榮達失守爵祿不能入其心事功不能易其好一舒

楊東萊先生集

卷之二

李

一卷而天地之元氣惟其幹旋也周初其隆矣至於宣王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而蒸民之誦作焉夫子刪詩列之大雅夫士君子一身閱天下之命脉今百工技藝操盈尺之矩即能出萬器以利民用而吾人不能以一身為天下矩豈所謂工我哉 國家道術隆於成周而人才可知也 高皇天挺聖神又日躋其學其道甚大 天惟純佑命士之秉德明恤者不可勝紀至我 皇上以冲霄祇肅承

之厥命孔固何論周宣自古未有有君無臣者以予所睹記款求仲山甫其人於今日則大司空緒公非其一耶公登朝三十餘年有綰銅墨至總漕臺中問或內或外或顯或處無不起山斗之仰流金石之聲而公皆未嘗有意於此以為吾隨其時即為其事處其地即素其履而已總漕之三載政績已成 主莽正駕而公以微疾求歸 天子不許而至於廢跡僅乃得之然猶懷懷望公之即出公年未懸車道則隨時出

楊東萊先生集

卷之二

李

不出在公而士林嘖嘖謂公完名全節於外舉也公今日緘然豈公心我愚謂公之所學有超於名節外者即名節無不在而亦未嘗區區求其完且全吾觀公宦轍所至質直不阿為吾心之所欽為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意詩所謂不茹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公實有之好豈區區求完且全者所能哉然則公之請實迫於疾頌迫於疾而能必請此公之以身為矩也予嘗誦蒸民之詩與公類者蓋有五焉其為柱下

史則諫諍効不諱不避是袞闕之補也一矣其  
督學南國則正學是崇士習以端是德輔之舉  
也二矣其撫治中州則批政悉釐流民復業是  
爰發之賦也三矣而提身如無瑕之玉不必和  
先同塵而人自不得置議焉是明哲之保也四  
矣并前所云不茹不吐而五子粵人也去趙萬  
里予筮仕則公已巍然大卿矣未嘗接杯酒慙  
慙之惟然能言公之樂者采諸天下士論非一  
日也茲者漕刑張君漕使白君書來屬文以張  
公之行祖予素不文而重彰屬者之謬故不敢  
不勉然但直述平日之所聞而終以山南式遠  
其歸者為獻見我 后憐憫森注不讓周宣而  
予才不能為清風之補亦於此見之也

性學衍義序

此休寧畢氏伯羽甫所著也伯羽在嘉靖間猶  
及王文成公與之荅問若鄒文莊公則其所遊  
衍性學者嘗文成公大開法席天下英才收攬  
殆盡惟伯羽未及門今觀伯羽之論自成一家

不倚傍良知口吻其云人稟天地之中是謂  
虛靈之性而為天地萬物之心

雖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實宰制乎天地  
萬物又曰由其一體之化生故凡一物不得其  
所猶一身之痛癢抑搔之不容緩此古人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天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味斯  
言也殆見獨體者也至論無欲極之於一元妙  
用生生化化不勞而成不言而信無為而治不  
有功不近名不求利不大其聲色尤深乎其言

楊本堂藏書

卷之二

之也其大本卓然似淮南王氏而見於其言渾  
深淨潔無圭角沾滯有過之者人謂淮南之學  
足以自立一宗而師文成為能下善成大故其  
後嗣徧海內如伯羽倘及門當與淮南分曹角  
立無疑也海內人士無知伯羽者孔子曰雖有  
貴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勢不便也故君子入  
則敦行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名伯羽之謂乎然  
伯羽亦有以自負者豈不能贏糧千里哉此其  
故雖不可知然伯羽之言具在後世必有能知

之者文莊公雖與往後而未有爽然許可語亦  
以未即正哲人而不敢輕信伯羽歟昔程本與  
孔子同時不及門孔子遇之途贈以束帛而于  
路不悅衛道者自不容不慎法應爾耳今則異  
是立言如伯羽而泯泯沒世無知者此殆虞周  
擊壤兔置之儔予太史也陳詩觀風安敢後伯  
羽南垣祝子無功甫以此冊示我乃伯羽嗣子  
武臣所藏而猶予武鑄構至留都者予反復把  
玩不忍釋手卒業而叙之無使其無傳焉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二

白沙先生全集序

我國家淳庸之化涵育百有餘年始有真儒  
出於南服是為白沙陳先生其學以自然為宗  
乃其靜中妙悟不由師傳云其言曰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自動自靜自闢自闢自舒自卷牛自  
為牛馬自為馬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鳴呼  
盡之矣至於進退辭受之際截然不苟綱常倫  
理之間藹然太和形與性合人與天俾無事拘  
檢之迹而名教以端不假事功之彰而風聲以

達非德幾於至誠其孰能與於此生平不事著  
述曰孔子之道至矣慎毋盡掩添足此集所載  
詩半之酬應之書又半之記序等作殆不數篇  
乃先生不得已而應之者聲出於無心乃為希  
聲言出於無意乃為至言故其詩若文不落蹊  
逕全讀之其味淡而不厭細而舉之其義無所  
不該嗟夫先生之學其至矣乎此集當與天壤  
共皦者也某自四十以前未足以窺先生藩籬  
不知是集所繫之重如此四十以後從近溪羅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二

先生學轉讀茲集乃稍窺一斑而字多糅蝕幸  
予友長蘆都運李君燾志新茲刻多方購求尋  
本屬涪州學正高君為表參互考訂徑復其舊  
而尚未盡李君轉廣右大參高君入國學為博  
士大參君謂博士曰君宜收此板入國學司業  
君在可相與再校完之板至凡四百二十五片  
由是發正二千餘字然尚有未盡者蓋是集之  
不行久矣甲申乙酉之間議先生從祀縉紳士  
大夫多不識先生之學謂何賴大中丞趙麟陽

先生携先生遺書在署速梓而出之觀者始心服而議遂定嗟夫道之興廢存亡豈不以人哉予於是重感予友李君能為斯道舉廢而修墜也世間文字為本之當者何限學者未知先生之學為何如則是集亦可以有無而李君之功奚有區區之意蓋歎我辟雍多士明孔孟之學脉識自己之真心則人人皆與先生為徒如是而以集為先生之存亡抑又末矣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六

予不佞叨貳南容臺蓋一載餘而上命儀曹大夫出為郡守者二實異數也邇年以來皇上重用人有如不得已之意百司庶尹至於郡守嚮虛席歲餘不得補鍾岳徐君自武曹郎轉儀部百有餘日而有出守河南之命豈不尤異與哉君宣城名士也溫雅其度敏練其才績密其心思而不擇劇易其事行予方賴君以佐予所不及而中州師帥之選簡在帝心予安能不悵悵於其別也諸條案玉階馬君應川徐君

楚磐劉君輩其繾綣之情亦有同予者故相率微予言以贈予惟河南天下之中成周之故都也周公君陳畢公前後治之其道風餘俗當有存者君今守其地觀其山川見其人民穆然有遐思焉易思乎思周家立國之仁厚歷年之悠長吾何以媲美之以為我國家深根固本計斯可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履聖賢之跡而無思齊之志者未之有也吾知君所以治河南者即以河南治之無快于他取矣時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六

切時宜非遠猷也予之所以為君贈者如斯而已矣君其何以處我

方文坡先生七十壽序

昔者子夏之在聖門篤信謹守無以異於鄉黨自好之夫故孔子進之以君子之儒其後教授西河使人疑之於夫子而其立言且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可以出入披其於君子之津涯殆必有見而大破其篤信謹守之藩籬矣然孔子大德教化小德川流豈可出入謂哉而子夏之言

楊本堂藏書

卷之二

如此謂之舍狃而就狂可也謂之裁狂而入於中行不可也是故究子夏之流弊而至於莊周無惑也然使子夏不大變其平日而硜硜為小人之儒又安知其流弊不為鄉愿也是故孔子之取人先中行其次狂最下狃極矣夫賢如子夏又親受教於聖人僅倖變其狃而之狂也矧後世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游神棲心於六經糟粕間恍然其有得是皆有過人之才古所謂豪傑士也而安能不涉於狂哉世又不以其狂

之難而取之而微拾其短以攻之惡知狂者必簡其短也乃簡也雖然簡且短又安能免夫人之攻此亦自信其不為鄉愿足矣敢自信為中行之君子乎乃狂者不惟自信為中行之君子而且將齊已於古之大聖人之列夫然後為真狂故不得聖人以裁之有不知其所終者由此觀之學之道豈不難哉予友青陽方文坡先生少負壁立之資不肯詭隨于世學於浙東王錢二先生而卓然有以自立迨其晚年聞吾師近溪羅子之遺言而翻然一變脫智故而直信現

楊本堂藏書

卷之二

前去支離而獨存真實前年踰嶺相訪而參藩四明周鼎石公講學天閨留之領袖諸生人獲其益此兩載予南中則時時來會大相助也先生無求於人而貞不絕倍終日陶陶自有真樂而又尺尺寸寸不改其初雖世所嗜好不入其心而絕無狂者忽略世故之態可謂知變化之道者矣年七十出入不用輿徒行步若飛類仙風道骨不食烟火者乃其服食起居未嘗異於

人此果天耶人耶池郡學者賴先生倡導而信  
聖賢之學者多矣求予言為先生壽予遂述之  
如此諸君張之先生之堂歌南山之詩酌酒以  
進盡懼而罷如此至于百年不亦樂乎勿謂嶺  
南先生不文也

贈對育陳老先生七十有一壽序

不佞以寒淺叨知遇果出於文章乎哉亦豈必  
不出於文章乎哉然而文章亦難言矣德性不  
精學問不廣則不文散為不茂閱歷不深則不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十一

字五

文信乎上達必始於成章學業與年而俱長者  
也余歲十三偕諸友受業公門幾兩載諸所指  
示俱得于先太史發明先太史嘗詔余曰吾道  
之行有陳生在也余公既于遇而余得時則駕  
公祠是愈養清高全身羈翰吏欲復西席而無  
繇惟詣門謁謝乃得公近課門人錄與詩賦歌  
行流覽三不釋手蓋言又抽河洛之秘蘭殊泗  
之傳不離風雅不落駢駢是又一陳夫子出者  
則公之德性學問當與羅公鴈行矣既而詢公

別後修為公隨示以例補義民當 皇路多艱  
間有所助曹蒙諸司獎歷歷用一十餘年是公  
小試其奇而效勞顧寵倍百官倘得大行則先  
太史之言不虛矣豈曰機線之材僅可縫裳已  
哉而公之猷為閱歷足占矣及與公談至入夜  
則公言論如壯飲食行止無不如壯時叩公年  
公示以年幾七一茲因訪得文因文得壽於是  
惜公之未遇慶公之有年遂悚然曰人間古稀  
不勝寥寥況分居師弟九宜不倫弟恐朝復于  
早不獲稱觴上壽敬不以時限乎今辰值中秋  
星明景籟人睽久曠意暢情怡恍若神授筆天  
授句姑為公有華封之祝云若夫文章則慚公  
萬矣矣荆德葉哉或云公家學則乃祖乃先之  
淵源遠矣迄今令嗣猶彬又慶序指日足旌揚  
公德於不表者其垂禧不已長乎此又其昭又  
人耳目者余何能罄其萬一耶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十一

字五



14223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三

門人趙原

盧琦校閱

姪見昕訂正

男見晚發梓

序

仁孝訓序

某聞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為子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為人以其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三

所以為子者為人是謂事天知事親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為人者為子是謂事親知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則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即可以為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雖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孝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其義始備得於孝而

不得於仁者蓋有之矣未有得於仁而不得於

孝者也得於孝者天資之近可祇得於仁者非

知學莫之與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

物以致其知夫惟物格而知至然後能不過乎

物能不過乎物然後為孝子為仁人而無忝所

生矣其不敏自壯歲讀中秘書時會近漢羅先

生入都因得請為弟子蓋聞先生之教如此先

生既而遺言在某抱而讀之其言仁言孝燦乎

若日月之明也某謹集之為孝經宗旨為識仁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三

編梓之燕即又數年家居讀先生之言益熟而

自覺夫向之所集者尚未善也乃手自抄錄補

其遺漏芟其重複所存者萬餘言分為兩卷上

卷曰孝訓下卷曰仁訓一以志傳習之省一以

公聲氣之同會叨新命貳南秩宗出而商之儀

曹路君祠曹汪君筆咸曰孝者仁之本也仁東

方盛德氣也其常為春是書也梓於春卿之署

固宜某改容謝曰然哉遂付剞劂氏

新鐫五經四書真文序



古者經籍竹以為簡丹漆以為書蝌蚪鳥跡以為文成之則艱難舉之則鄭重是以孔聖刪煩舉要以為世典今之六經是也後世易之以楮墨變之以真行則注疏傳註乘之以出古者自七歲學六書商雅說文而誦數以貢其好學者最艱千里以從師而口授大義自注疏傳註出蓋之以便蒙講說去聖人之旨愈遠而市肆所鬻競為簡便字畫承訛踵謬莫之辨也父師教其子弟以是為細故而習為謬語曰文以欺主

司取科第一第之後習狗之噫敝也久矣豐城

朱山李庭止氏少負奇氣夙契道真有六經註

我之趣無耳目支離之病會清江民部靖海宋

廷訓氏應同聲氣義此金蘭語次及經籍一壞

於後儒之講說再壞於字畫之謬訛學者不見

全經人心幾於晦蝕欲正人心先正經藉故去

傳說以存經考六書以正畫二者不可忽也倡

和之餘遂為定議一則厚拘其助一則身任其

勞聞金陵有如真李登氏者儒門導宿理學宗

盟道執蕪收古今并蓄諸聖人之堂與盡義盡之精微方校乾文隱千古判乃執而枉焉而慨然罔辭也乃盡釐正之功至殫夙夜之力書宗六義字正四聲大學附以石經周易叶其古韻至於正句讀考魯魚諸經一也時予叨忝容臺與觀其成浩嘆深羨得未曾有其文復古其字端莊其簡裝重大使學者對之而生敬即之而生愛讀其原文象其字義而恍若有得也則聖經之明於是利不有助哉 國家懸爵祿以待明經之士二百年餘矣乃士所明者世儒之經而非孔聖之經而莫之覺也近歲取士稍通融於泰度之外士始得以其天子之聰明而尋孔門之墜緒譬之披沙揀金雖未見金早已識沙之非金沙若盡時金體必露此近歲士習之可喜者也若是利者將沙顆粒推開將金盡盤托出故南中同志一時稱快推之海內當無弗然其必有捧誦是經而頓登道岸者矣道岸既登以觀於百家衆說何所不可如身在堂上以辨

堂下人曲直無一涸也又如神農嘗百草諸毒不能害且悉成丹藥萬世生民賴之也蓋始之著明終之變化化則沙即是金百家衆說即是孔子之說然而必自真自得於斯道始二三君子歎予為之序自揣淺陋不足以發聖經之蘊而揆諸素志尚足以抒悲慰之情善夫鄒爾瞻氏之言曰有形象者物也物則有成有壞惟性不壞貫六經流行萬古其惟性乎吾黨歆六經常明惟自明其性嗚呼此子所以不能有加於

楊文家藏文集

卷之三

五

爾瞻氏者也因綴拾以成文用申言於末簡

### 送甘三峰山人歸豐城序

聖人之道至易至簡不特夫婦可與知能即赤子無不全具然不講於學以明之雖有美質無由而入其精神散漫流浪影獨即欲有所成立或安頓於器局或廷就於伎倆於天之所與者不無負矣予嘗追憶壯歲以前身心蕩然如不繫之舟猶時時髮疎而汗浹也今雖未敢自謂知學然幸師提挈稍望水端似有停泊之日每

以已度人凡辱與不肖游者即多以講學勸之蓋以蕩然之患人未必不如我而停泊之幸我安可不公諸人戊戌秋遣大故過吉水而年友南臯鄒公以其所知甘山人見予予知不凡也因請偕行山人傳青鳥業乃其談論獨不於彼而於此山人好氣槩善談吐少所屈下予以上客禮之蓋月餘以學相取執弟子禮於予予性拙不能博物洽聞第專守信一學耳又當晨毀荒迷之餘安能有所傾倒以裨山人乃山人亦不求多於予故予得以番山人相處且半歲而兩相得也山人歸把袂言曰吾聞先生說中庸於是乎知天吾將舍吾地理之說而體認天理矣言雖雜諧然吾知其中津津乎有得也夫學患其無所得一有所得則其精神自歛可無虞於散漫源流亦必不肯以器局自安伎倆自虞而山人之生質蓋其美者或自是其可以無負矣蓋山人之所得於予及予之所知山人者如此若進之而至於聖人之道則當於吾友南

楊文家藏文集

卷之三

六

舉乎問之非予力所及也

### 李封君七十一壽序

同鄉之士僉新不佞文以為李封君壽豈謂壽冠諸福而七十古所稀耶此則李氏家慶耳愚足以及一鄉顧封君實有德於鄉焉不佞蓋不欲以文使人也久矣而不能斬於封君竊見封君非虛壽也封君有子曰燕今為都運君都運君前守衡州守衡州之前為駕部郎又前為金華郡丞又前為泉州司理蓋履職二十年其取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三

便省封君不過數四每省不及旬日封君輒促之行都運君報才才上道矣自都運君以戊辰成進士也封君年五十三今七十又一矣其以初度之辰子婦洗腆稱觴蓋未一過也而封君者翩翩有海鶴姿壁配夫人咸疆健善飯此二十年之中未嘗以纖芥小恙聞都運君都運君遣僮還家誠審伺有微不安乎果無有也而封君則每杖藜過東西家問聽閭閻所疾苦即夜不寐篝燈作書報都運君汝勿徒謂守職忘桑

梓念也某利某害吾自任之而達其意於當路大人邑父母則惟汝都運君則聽而達之得當封君輒喜而以身任其勞怨不恤如頃歲徙復邑城以備水患是也其他類此又時時詣里塾察里中子弟才可教者誘進之或令與已子弟同學則稱都運君少時精苦狀感勵之又時時察族隣之隱急婚葬之不舉輒賙之封君素饒然好行德不為怪而配夫人視婦族婦若已女視媵若已姊視所產若已生其慈愛異甚是以鄉黨宗戚皆稱封君夫人兩佛言菩薩再世觀音現也而都運君用是一心營我其所至輒為百姓除疾苦任勞怨都運君資性剛敏明慎端平雅潔不銜長護短不亢不隨應而不劇不靳通顯不立高名然幾於成德君子焉率是守典二十年其所濟物利生豈不博哉而封君夫人疆健善飯方且無異曩昔都運君位漫漫高矣益獲究其所施則所濟利又可勝道哉由此言之封君信非虛壽也何則封君壽則鄉人之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三

利病賴之封君壽則都運君所至之處賴之豈  
虛乎我夫惟不虛壽者故是壽也若曰七十古  
稀此自其子婦洗腆上堂怡然稱觴足矣侈則  
其族隣姻好素所將行者而已矣矣是以及一  
鄉而又焉用文之

壽徐母八十有一序

予家望白鶴峰半里而近里有徐姓者其相傳  
自宋而居於是蓋以詩禮儒術世其家焉其與  
予同年而生者二人則接坡君暨連城君自髫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亂同學相得者及予登第至于今二十年矣  
而二君尚困黌序可不謂命哉予兄弟今與二  
君實締姻好而接坡君尊慈壽八十有一蓋四  
十然後有接坡君而徐公見背時接坡君甚少  
有前母之兄母撫之一以慈持徐氏門戶靜而  
力以故徐氏產不改饒而接坡君以文學補博  
士弟子負英英有聲率于母是賴焉嗟歎賢矣  
少時予或過從接坡君則予揖母母飯予接坡  
或過從予則揖子若母若老母飯接坡君而接

坡君師予家君呼予老母為師母稍憚嚴蓋過

從予莫如予過從接坡君之數焉是以數得揖

母是時母蓋已五十餘慈惠端靜所養之屬供

事唯謹予時知母之能家也客至為其子具食

不為厭予時知母之能教也體貌凝重神氣專

一不聞惠勵之聲予時知母之必壽也自後不

見母今三十年而予以使事歸里門訪接坡君

升堂請復揖母母出見蓋八十一歲人矣而矍

健尚不減昔時獨面稍皺髮稍白為異耳嗟歎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母有福哉母視族中鴈行為徐母者有存者乎

微獨徐氏即與母同時為親戚隣里者有存者

乎或有之其子能治詩書不墮家聲諸孫表表

咸能誦讀志青雲乎產能豐腴足以供子孫交

遊不落莫乎此皆世人之所不可必得者而母

無之母有福哉而接坡君寔然僥容以不能及

母未老之年取青紫以為母榮雖亦人子之志

宜尔也然古人之孝不專在是蓋曾子奉觴指

之呼而拒晉楚之富溫生赴功名之會而絕慈

母之裾後世不以貧賤少曾不以富貴多溫藉  
今有操券語接坡君日汝離若老母吾與汝一  
第吾計接坡君不為也則輕重較然矣又藉令  
接坡君宦游千萬里外念母八十一壽敬承顏  
稱一觴而不可得而母亦欲吾子一見而亦不  
可得母子之苦又可勝道哉接坡君幸免此苦  
而若以子為甘子則嘗之熟者今諸親朋藉子  
言為母壽予不敢不具道之也

蓮湖蘇翁七十有一壽序

楊大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人之情莫不自重其生然觀詩書所載為君者  
為民立命而為民者願其君之壽考而不自為  
計何也此所以為唐虞三代之隆也秦皇漢武  
汲汲乎自求長生而視民命如草芥其所得竟  
何如哉甚矣愛民者所以自愛也善自愛者所  
以善愛親也是故得萬國之惟心以事其親者  
天子之孝也得百姓之惟心以事其親者卿大  
夫之孝也得一家之惟心以事其親者士庶人  
之孝也而三牲之奉五鼎之供文綺之服隆封

楊大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美號以誇耀世人之耳目抑未矣寧都有蓮湖  
蘇先生者實為我英德蘇侯之父侯為英德二  
載矣先生未嘗至英邑英邑之民未嘗識先生  
面也先生春秋七十有一而邑之民聞之祝先  
生壽上壽其情未已又屬予所知者造予家君  
以書來京師命予文以祝之何其情之殷而義  
之篤也蓋侯之所以得此於民者有自矣予聞  
侯初下車延見父老士民問其疾苦具得其情  
於是汰群役之不法者易里長之刁器者獄訟  
乃簡賦役乃均乃興教化群庠士而課督之選  
社師率子弟習禮歌詩邑人彬彬禮讓矣乃闢  
禮賢之館乃修舊邑之志考覽山川詠倍悉其  
利病興廢之故而以時規恢肇畫之於是四境  
之內如人一身血氣脉絡無不流通鰥寡孤獨  
疲癯殘疾顛連而無告者咸得以遂其情而滿  
其望民之父老皆曰吾縣自昔非乏賢令然仁  
厚者或受欺於群下而蔽明者至使民不敢親  
求其平易近民而下復不能欺以實流其愛民

之惠自吾耳目聞見以來未有若我蘇侯者  
五六月間雨澤未降侯竭誠露禱甘澍輒應百  
姓擁道驩呼以為蘇侯雨由此觀之侯之視民  
猶子也民之視侯其父母也而侯之父母即其  
大父母也以子孫而視其大父母其惟忻鼓舞  
非至情哉然予又聞蓮湖先生少游南雍受業  
甘泉翁之門後至邵陽歷署新寧湘鄉寧鄉來  
陽四邑皆以其學施之政權威桂陽直節不阿  
解綬而歸惟以嚴家範訓鄉里子弟為事今侯  
楊東溪先生集卷之三  
為先生長嗣而其次曰大成者已領鄉書而致  
致於學皆賢士也皆先生種德所徵也而侯今  
為賢令又莫非先生之教也英邑之民受先生  
之賜大矣雖懽忻鼓舞視先生上壽豈足以罄  
其報哉自侯言之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  
可以觀孝自先生言之能修其身以垂裕後昆  
可以觀慈甚哉慈者孝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  
上壽非英邑之民所能祝先生亦非侯之孝所  
能益先生乃先生所自為壽也而先生所以能

自為壽者學為之本也我英邑之民知頌父母  
之賢亦知歸大父母之德而未必知學之為本  
因其請遂表出之使皆喁喁以趨侯學遠愛人  
之教則所以壽先生者蓋無量矣  
賀司城楊子權任中城兵馬司指揮叙  
都城之設兵馬司者五長曰指揮貳曰副指揮  
按周禮修城郭溝渠則有掌固禁其閑闔譟亂  
出入相陵犯者則有司武掌夜禁禦晨行者則  
有司寤也國中宿五櫓者則有修閑今其事皆  
楊東溪先生集卷之三  
於兵馬司屬焉事權雖專而察之者甚眾都城  
內外勦賊中貴棋布而房號之征也恭禁之攝  
也動有所不得自由而狡胥猾徒每藉之以自  
潤居其成者外憚其難則內失其固巧者內交  
以借譽朴者委身而德賊不肖者染指而甘饒  
吾見兵馬司之難其人也楊子為程鄉望族少  
好學一旦憫親之老恐標之不逮養也援例補  
太學生萬曆丁亥需選于京師聞予講聖賢之  
學托友人介紹于予請業焉未幾補西城副兵

馬宜得易坊為有力者奪之反得劇坊以告予  
予試之曰子惡之乎曰無予無惡予聞之也事  
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宗先既奉先生之教矣肯  
以劇易動吾心乎予因謂之曰子能率是心也  
於舉成何有楊子用予言一意奉成凡力所能  
為者竭力而為之時四方歲大侵京城多飢民  
上命戶部出粟賑之西城設飯就食者皆飽其  
他事綜理頗密得人心稱是居數月來見予曰  
宗先之不才先生所知也今獨以誠實不欺受  
知於科若道科若道交獎宗先是先生之賜也  
予曰然未有誠而不動者也子勉矣居數月復  
來見予曰宗先始者惴惴恐獲戾也不意受知  
於科若道今科若道復薦宗先是先生之賜也  
予曰然子其慎哉子之受知也是惴惴恐獲戾  
之心成之也是惴惴之心存也人之知子未有  
已也是惴惴之心亡也人之知亦將替也楊子  
瞿然避席曰宗先之不才豈敢謂能存是心抑  
宗先有母在父雖殘矣抑皆欲微一命以為榮

朝夕豈敢有懈又重以先生之教其敢不惴惴  
以為吾親辱既逾年楊子以西城兵馬司副指  
揮擢中城兵馬司指揮同鄉之居京師者咸以  
為榮於是南司城袁君南京司城姚君製錦以  
賀而請言於予予因進諸君而謂之曰司城之  
職之難為也舊矣而楊子若無難焉敬慎不敗  
也其所以能敬慎者孝為之也所以堅其孝者  
學為之也請為諸君詳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  
者以為是父母之遺也此雖父母之遺哉然已  
屬之吾身矣而猶不敢毀傷矧名之美惡所以  
奉而歸諸親者也子能其官則親有令名子願  
厥職則親有惡名孝子者思貽親以令名者也  
而安得不敬慎也楊子始以敬養其母而祿仕  
繼以敬榮封其母表揚其既終之父而勉舉其  
職故曰其所以能敬慎者孝為之也雖然孝與  
自天夫人孰不有之然任職之士鮮能敬慎以  
成其孝者其性以外物移也貨賂足以回視聽  
意氣足以乘喜怒黷穢足以渝真誠佚樂足以

奮勤敏則孝心之存能與有幾若是者不學之故也楊子能知學之益而假子以為之師譬之刻木為神朝夕而拜之神為假而拜之者真也亦足以維持其孝矣事物之來得失順逆相感觸忽思所宗即本心凝然而在故曰所以堅其孝者學為之也能孝之謂知本能學之謂知務燕此兩者雖大官重祿且舉之優乎有餘也又奚有於司城也哉袁君姚君曰請先生書此言以贈楊子且以為吾儕勗

壽萱堂序

夫義婦順母慈子孝勤儉和睦教訓子孫此人之常行然通天地亘古今皆不可一日離者也其殊尤卓絕高節獨行蓋會逢其適亦世之所不能無然苟有意於為之謂之奇義隱怪反不足貴矣亦猶夫人必有四民之業士誦詩書農力田畝工作什器商通有無此亦通天地亘古今不可一日無者也其覲科臚仕高車駟馬顯名照寰宇光寵傾閭里亦會逢其適世皆有之

然必以是為重則務華絕根風俗日趨於偷薄將何所止耶愚本無高世之才濫廁通顯常記孟氏之訓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此決非良貴也一日罷去猶南海一布衣耳因以人之常分例人之常行亦取其常而罔取乎異焉吾廣宦於京師者常不多然其情義頗為視各郡無異同里然崇文門之外有頭條街鄉鄉人之以商至者輒處此常乘馬一入若入里門見隣里宗族也問之他者所未有何者彼顯達者多而

形迹之避忌者重也東莞劉生延齡從子遊一日為言其叔銳忠信好禮兄弟五人伯兄鉅尤重義而樂施他皆有士行云乃壽母鄧也生此五男子而夫背能勤儉嚴教俾有成立彬彬禮讓以私廩家諸孫羅列而將庠校者二今年七十有六矣鉅也率諸弟及孫登母於堂稱觴為壽因名其堂曰壽萱惟銳以高滯番京師思其母而不及爰製冊楮求名公之文若詩將侈盛以慰厥母劉生歷歷道之意蓋歎予請而未言



也予同年鍾太守礪山公至京往候之再往則所謂壽堂冊者在其案稍閱之則礪山公之作在矣因詢於公公乃其同邑人稱之與劉生異予領之又數日林君大懋以壽劉母文請大懋蓋銳姻予既得劉氏兄弟之為人於延齡又信之於礪山公今請予何愛於文予固喜人之率其常今劉氏母子兄弟祖孫咸不失其常在一則謂之齊家在一國則謂之治國在天下則謂之平天下道豈遠乎我事豈難乎哉但願劉氏兄弟安之而已安於商母以弗貴而親文繡安於義母以弗富而驚隴斷壽母甘旨足矣雖無冠帔之榮不為慚也教子誦讀足矣雖未即發科不為愧也心安則一家安家安則母益安安益壽壽則鉅也銳也兄弟之孝大矣脫有不然則焦焦於中驚驚於外皇皇如不足惟操如不定老者其能安乎如是母雖壽亦天壽乃母而非乃兄弟所能自壽其母也予與礪山公他日解簪紱謝世紛歸而徜徉於羅浮虎門之境

補宋史忠義文集卷之五

十一

以便造壽堂之堂母聞予有容倚杖背婦子治鷄黍溫白酒燃荆薪賓主交懽引滿一醉此所謂不失其常而可貴者也

### 穗溪盧翁八十有一壽序

翁方七十有一時予嘗為文以為翁壽蓋謂翁積善於鄉而有子若孫知學能以善養翁無所不樂其壽宜永即期頤不啻翁子蓋臣軸而獻之翁懽甚每有好客至則懸之堂見者或然或疑其然也謂人咸以百壽為期類由稟賦如翁修幹鶴立冲氣蔡息厥賦宜壽而翁又無以戕之期頤不啻豈虛祝哉其疑也謂自古言壽者多由熊經鳥伸寡歡節食戒殺施舍等事而知學不與焉今舍彼不談而獨修此得無與子虛大人為有先生者埒乎翁聞之曰其然斯文也非予之所敢知其疑斯文也實予之所自信也蓋臣以告予子以是知翁之果有大福德也

補宋史忠義文集卷之五

十一

今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七載則翁壽八十有一子問蓋臣翁筋力強健猶昔乎曰然視聽不

衰猶昔乎曰然善飯好客猶昔乎曰然與子孫  
熙怡談人倫名理性命真樂猶昔乎曰亦無以  
異也田宅視昔得無廣乎畜積視昔得無增乎  
曰未也嗟夫此翁之所以壽也人生百年亦轉  
瞬間耳矧自七造八僊十年所乎然血氣既衰  
得心始盛此十年之內宅畔有宅田外有田畜  
積上有畜積有不為此數事終日營營者鮮矣  
惟君子乃能戒得翁非其人乎而謂不由學問  
吾不信也而謂不由一家之中為之子若孫者  
楊文公集卷之三

以起吾鄉人人皆於翁乎信也信翁何為信翁  
所以信學也此實天意予殆不敢隱固非徒以  
修翁之美而已乃若學問之樂前章已具茲亦  
不敢贅俟翁後此而耄而期予將推此意而敬  
之

知好錄序

天之道人而已矣人之道中庸而已矣何也天  
下惟中人最多而其日用之者謂之庸故中人  
之日用即天命之不已也學而知此則心氣和  
平治而運此則天下均平故箕子稱天錫以告  
武王以蕩蕩平平為王道也孔門之旨惟此為  
大宗吾師學至七十然後得之老矣病矣猶賈  
勇遠適至金陵見今元輔徵翁趙老先生於  
南雍時會者無慮千人為說費隱章於憑虛閣  
蓋三晝夜而畢門人錄之成書嗟嗟吾師豈好  
勞哉天人命脉所繫誠何愛於髮膚予不敏嘗  
實持之凡採摘師語如識仁編仁孝訓之類皆  
不敢於此篇割裂一語盡存此完璧以待知而

好者奉為金經之羽翼耳今宣城洪子應春青  
年篤志於此有默會焉請而梓之首師真像繼  
師別言而後揭表此篇更不他及此其知之精  
而好之專者歟夫一可以盡大海卷石可以多  
盡泰山櫟土可以盡地昭昭可以盡天不在多  
也故學貴知要予於其刻也以知好錄名之而  
題其端以告夫吾黨

### 歷朝捷錄大成序

捷之為言疾速之謂也孔子曰聽遠聲者聞其

歷朝捷錄大成序

卷之三

三

響不聞其音望遠人者睹其貌不睹其形故剛  
書斷自唐虞春秋畧隱桓之際而二經之文大  
槩不越三萬言而世變具舉矣何其捷也嗟夫  
孔子之經信非後世所及也然得其捷法以綜  
史學則上下古今有要存焉此歷朝捷錄一書  
為有功於史也蓋自麟經絕筆十有餘年通治  
通亂各存諸其史簡策之繁汗牛充棟學者殫  
精疲神不能兼通是書也始周威烈終宋高代  
以篇列人以代著總千載之興亡可以一握而

舉分幾代之治亂可以一目而收雖人才治法  
須金史而後詳然巨要宏綱實數篇而畢備誠  
若遠聲雖混而響集耳恒遠形雖微而貌接眉  
際蓋化千年為影響而耳目不勞矣謂之捷錄  
不亦信乎嗟夫十七代之間君王將相務勝不  
止求實無已曾不足以供口耳於瞬息此千古  
之明鑒而捷錄之大致也至於摘辭採藻一慕  
舊文櫛其英華鉤其玄要鑄鑄以大冶鼓舞以  
神氣以為已出也則無一語不根古人以為襲  
古也則無一語不若已出可謂字內之絕技而  
迴瀾于得意之作也非夫博極群書淵停浩瀚  
其孰能與於此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迴瀾子之謂矣迴瀾子  
方且不自以為是而欲求其知之上者吾聞至  
人之知一息可以貫萬古是不疾而速也捷之  
至也迴瀾子好學終必得之吾今書此以頌

### 陰符經解序

陰符者殺機也殺機是吾聖人向上事庖犧氏

歷朝捷錄大成序

卷之三

三

以一畫象之陰符古傳以為黃帝之書予無以知其然所可知者知其表裏復卦復之為卦以陽之生者言之而陰符以陰之殺者言之合二書而亥子之間可測矣有復卦不可無陰符復逆卦也而不得謂符之說適成其為順而已矣後世之言復者有二焉專尚生機徇生執有降本源末靡所底止復之失也借用生機表顯性靈旋棄不用亦不言殺即以愛根化為純氣復之得也是故陰符之理聖人罕言之而末始不用之也德山棒臨濟喝則其粗者也雖然亦可以證明符之理矣自古解陰符者多矣予同志金陵翟秋潭氏得吾師近溪羅先生仁孝生生之學以作此解予亦無以知其然而秋潭氏必有以也讀者不得其所以解亦安能知其解不知其解則謂秋潭氏已為陰符作解吾不信也已

### 學孔編序

天下之水必宗於海水不能自知也海之體惟

虛無所不納故水皆歸焉夫海以形氣虛者猶足以為衆水之宗則聖人以道虛者乎必也苞舉群才該括萬善無纖弗攝罔鉅弗載而莫之能外焉者矣是故善識水者即水為海即海為水弗之疑也善學孔子者即孔子為諸子即諸子為孔子弗之別也今專孔子者必斥諸子曰此非學孔子者也是何異於指百川而斥之曰此非宗海者也夫海則既納之矣吾師柳塘周先生之願學孔子有年矣嘗曰孔子之學所謂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者也而學者多隘焉三代以上嘉言善行見之詩書秦漢以下賢人君子豪傑之士衆矣不及孔門然未嘗不被服孔子之遺教也可舉曰非其徒我脩玉通宋周敦頤倘與顏曾比肩而游未知其伯仲也奈何以耳食而雌黃之於是囊自秦漢迄於宋元凡燁然有光於簡策者頗列論次之參孔子世家衆論及諸書刪繁舉要以仁為宗以為首篇而以孔門弟子及孟子附離其下然後及於

餘子若孔子為大宗而餘子皆其子孫雲仍然  
題曰學孔編蓋言孔子必兼餘子而餘子必歸  
宗於孔子雖欲外焉而不可得也俾後之學孔  
子者將縱放其襟宇恢豁其眼界已之所長無  
一而不可人之所長無一而非我仕焉而不嫌  
於通德焉而不嫌於固百行萬善無所遺六通  
四辟無所闕則於道也其庶幾乎然而其采不  
滋其載不繁觀之者若登大山之巔而指顧中  
原可一覽而收也先生之用心精且勤矣某嶺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三

七

外迂生也奉領鄉薦受知於先生而誘之以聖  
賢之學以迄于今罔所顯發歲戊子以試事取  
道天臺拜先生於堂先生手是編以示且曰為  
我序之起元始讀之尚覺扞格以為孔子之道  
大矣自顏曾而外未敢望焉而綴以若而人也  
何居久之乃悟曰嗟夫此先生所以識孔子之  
大也乎且若而人也固有志于學孔子者矣即  
未必盡然也然吾以學孔之心觀之又焉往而  
非學孔者耶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

歎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蓋孔子之取善若大海之納細流也  
如此而奈何必以堂奧恨之且易之大畜不云  
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山之視天  
特專專一拳耳而猶得以畜之今前言往行亦  
大德中之一拳也天可以山畜則德可前言往  
行畜矣昭昭之天即天也奚必游廣漠而入無  
窮耶故予於先生是編而益知所以學孔子也  
是為序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三

七

### 耿子庸言序

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解之者曰德常庸  
是謂行言常庸是謂謹愚深取其有得於道不  
遠人之旨焉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庸則異夫  
目而視耳而聽手而持足而行是庸也是人之  
所以為人者也國而君臣家而父子兄弟內而  
夫婦外而師友是庸也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  
夏而葛冬而裘渴而飲饑而食是庸也是人之  
所以為人者也無聖凡無古今一也賢智遠人

以為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人然後安於庸  
德庸言體此於身心意知則為明德惟此於家  
國天下則為親民是謂至善而人極立矣非孔  
子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天臺楚侗耿先生之學  
以孔子為宗故其功在求仁仁者人也不仁不  
足以為人欲為人矣匪仁將安求乎欲求仁矣  
匪庸又將安求乎故其措諸躬發諸言上以告  
吾君中以語士大夫下以揭示門下從游之士  
無弗依乎中庸而不為新奇可喜之論蓋將以  
楊本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庸盡仁以仁盡人是耿先生平日所以學孔子  
者也然先生言甚富不盡於此此編者特先生  
門士所傳示泰州守講君而君慨然付梓者耳  
顧先生學術大旨粹然具在矣某末學先生因  
與近溪先師友善視某若在門牆者然每每不  
惜指教先生之學脉與先師同先師第取反經  
而先生闢異開邪乃不遺餘力予讀先生庸言  
中有執射執御之說極詳孔子隱然先生之  
意似合御而寧射之執也毋亦時使之然耶夫

時當執射射御亦御也射而亦御則雖執而亦  
無執也惟無執然後無我而寓諸庸予以譚泰  
之請備弁云云庶獲執先生而質之若夫是編  
之有切於身心有裨於理道善讀者當自得之  
茲不贊矣

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即所謂一日克  
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即所謂良知良能  
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願請事之曹唯之而  
楊本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孟私淑之其穎悟如子貢且不得而聞焉後世  
儒者或獨契於絕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之餘  
綜之莫有如我高皇帝揭六論以佐君師而  
吾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為生民命脉者  
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  
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  
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為天命  
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為孝弟慈通其骨  
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佐家

國天下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  
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故愚嘗為之  
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行矣吾  
師其仁者與中庸之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  
而接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陰簡而知阻約  
而達微而彰罕譬而喻其言也朴而有章淡而  
不厭潔淨精微而疏通知遠溫柔敦厚而廣博  
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  
德者希孰識其責哉南康熊子儼少奉父兄之  
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歿而熊子之學始有得  
也喟然歎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即  
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  
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以予觀之安在其  
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  
後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前四書五經為綱  
以羅子會語為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  
曰吾師會語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  
名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

又曰儼之於吾師也夢寐之中接其音容不一  
而足儼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  
之全書而後己是編也儼節衣食以充梓費雖  
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  
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綱  
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  
得已也是為序

象山先生集要序

人者天地之心也故天地之性人為貴誠者天  
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君子誠之為貴不  
能識其心則不能明乎善不能明乎善則不能  
誠其身不能誠其身則失其所以為人失其所  
以為人則失其所以為貴矣由此觀之欲自貴  
於天地者必得其所以為人者也得其所以為  
人必誠其身者也誠其身者必明其善者也明  
其善者必識其心者也識其心者孟子所謂立  
乎其大者也夫大者立則人從之以大矣大者不  
立則人從之以小矣大小之分貴賤之判也學

者可不察乎天地之道皆誠也獨以天道言者  
天包地地亦天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  
也天地不二即人之不二也天地不測即人之  
不測也學也者求明其不二之體而已吾人一  
身寓於宇宙之間喜怒哀樂也愛惡也千態  
萬狀生生而不已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測其所以  
然即皆不二之所為也明乎不二之體其不測  
猶是也未嘗有所加也昧乎不二之體其不測  
亦猶是也未嘗有所損也然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必明者能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然後命之曰大人而昧者不能也則不過專一  
七尺之軀蠢蠢然與肖親之類同視息草木之  
類同春秋而其人斯小矣此學問之所自來也  
故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言由問學之  
功以尊其德性也若夫學問思辨行之所用不  
以求明乎不二之體而逐逐以追尋乎不測之  
用如稚子惜落花之繽紛欲拾而綴諸枝如孺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三

世

猴憐潭月之清朗欲取而懸諸樹是昧夫花月  
之所從出者也謂之問學可乎學之宗傳孟氏  
而後中絕乃佛氏之徒明之河汾濂洛實取諸  
彼以歸於此至象山陸氏益大光顯之以直接  
乎孟氏可謂豪傑之士矣惟時有朱子者其學  
教人讀書窮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亦  
聖門所不廢然為惟無本即未免分其心於不  
測之地朱子蓋懲夫禪之道棄事物而不敢及  
於明心不知心自吾心與禪無與吾心自不可  
不明猶寒不可不水饑不可不食豈可以水食  
與禪同而併棄之哉但既謂之明心則朱子就  
事就物之教節節俱不遺失乃為真耳彼猖狂  
自恣適已自便之徒亦以此自托以容其不肖  
視之暮夜白日漏室康莊者薰蕕冰炭豈足為  
喻哉予結髮從事朱學而隨聲謗陸者久之心  
地無所發明因多衡困幾喪其生幸吾師近溪  
羅先生示予以明明德之說豁然有省於平日  
所講習所行持種種輕便而無難為者乃知吾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三

世



身之有至寶如此而奈何汨沒之也從此以讀陽明之書知其解也又進而讀象山之書又知其解也掩卷而歎曰道在是矣雖有他書吾不暇讀矣然二先生書簡藁重大予嘗手剛之取其明白可誦者以便來學然高苦於掛漏通金谿尹朱君書來以邑人鼎念初公所編象山集要函示求序發而讀之卑然有當於予心也蓋念初公見世之學者未能卒業金書間有纂編又如予所云掛漏故於是集惟酬應寒溫與前編本史家集卷之三

後五見者輒為刪削其關於學術政體者皆無所遺其他雜著未甚切者存其槩而已欲使學者收欽精華之益無龐雜失次之患得象山先生之心矣先生嘗為荆門令其政精明敦大民愛而畏之蓋政教兼修者今朱君為金谿景仰先生吾知其不愧矣矧又得鄉士夫若念初公者以時咨訪乎夫象山先生接孟氏之脉以待後學念初公理象山之緒以醒後人而邑令係

欲人心不明不可得也予未學何足以序先生之集抑將以誌正於念初諸公也於是乎書

送韓雲陸先生守安慶序

國初士習以名節為重矜而蘄蘄而忿戾而流於偽中世士大夫耻之而貴自得其本心是故不取而不以為蘄也不阿而不至於戾也則幾乎誠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變之者誰乎則餘姚王文成公之力也一再傳為吾師吁江近溪羅子益造平實之地獨揭大學之孝弟慈為踐履之準入以和其家出以効之官無二道也嘗治郡寧國群青矜之士而教之無異其子弟平一郡之民情無有壅隔而不得自達者乎屬邑令長巽入之而不驟也蓋三年而政成郡無疵民焉當是時也稱寧國之治者比之於唐虞三代至於今猶頌其遺休不衰從羅子之道施之天下可也奚獨一郡哉蓋大學之教必始於格致以誠其意人之意最誠者無如孩提之愛親稍長之從兄與慈母之保其子故此三者推之四海而皆準施之萬世而無朝夕遂此三者則謂之養提此三者則謂之教不可以他求也惟

在於識之要而行之力耳雲陸韓子以南儀剖  
大夫出守安慶韓子吾惠之博羅名士也族大  
而多賢其聞見甚博行義甚高予不佞忝同寅  
而長此學賴以切磋者匪矣方悵悵於為別而  
諸君子致予一言以組則誠有不容默者夫學  
不以其學相與言至其於今猶有二言乎韓子  
之才明敏而不肯慈愛而能斷而其於學亦多  
所自得予子達所稱引頗皆韓子之所能予蓋  
自其所能者中之而非謂其所能而益之也  
且安慶為邑曰太湖者則吾師雖子氣佳邑也  
是以稱引而詳言之望韓子藉以興起諸屬也

潘氏世德冊序

楊本東家藏文集卷之三

大道為公有志未逮孔子感之無乃風會之源  
不可挽耶江之出於岷山也不能使之不趨於  
海然兩岸之上有曲折島中流之下有砥石焉  
是以洄狀亭涵可以終萬古而不竭世道亦若  
是已其始猶親親子也繼之惟身是便而親  
與子亦不暇顧然猶且愛身也極之惟妄見是  
殉而身亦不暇顧當此之時有能知愛身者乎  
人有能知親親子者乎又有能知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者乎其為曲折也砥石也可勝言哉

然而世未嘗無之何也天能為水謀而折之而  
砥之則亦能為人謀而生之善人以耳目之古  
之善度地居民者視水大折大砥之處必亟贊  
其美矣夫善人之行之為世道折砥也大矣亦  
有意世道者之所亟稱也蓋晉江潘公宗氏之  
大父真叟若父南浦翁實世濟其美也真叟平  
生篤行長者嘗挾貲遊閩越居三山洪塘市中  
拾商人遺金百餘持歸踪跡亡金者數日得之  
還其金其人驚異請以半謝叟拒之無所受南  
浦翁天性孝弟人有訟其兄者奮身代白得  
解兄嘗病藥不可愈翁乃割股肉和粥以進嗟  
夫世人不餘力以謀財苟可以得貨雖顯越人  
有不計者孰有遺金之拾而還之其人者乎故  
聞還金之風而貪賸之夫沮世人以尺布斗粟  
之小兄弟閭閻至有借寇於外以申其恨者孰  
有求兄之活而寧傷其身者乎故聞割股之風  
而殘賊之徒革彼之貪賸起於一念之好利而  
殘賊起於一念之自私蓋不知利如蛇蝎之毒

楊本東家藏文集卷之三

不可好而好，陷阱之險不可就，夫不可好而好，不可就而就，乃妄見也。舉世皆妄見，混混乎如水之趨下，晝夜不舍也。而時有善人者，以少沮之，革之，是曲折砥石之力也。水賴折砥以萬古不竭，世道賴善人以萬古不息，是故天之於善人也，福之。君子之於善人也，揚之。天不福善，不足以示勸；君子不揚善，不足以合天。孔子作春秋，以褒善貶惡。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即天之道也。如二翁者，世濟其美，生之賢也。

楊本之東坡文集卷之三

子金紫斯皇又生之賢，孫科名赫奕天之錫福。示勸於是乎在其一時，搢紳名士與其子若孫遊者，或為之序述，或為之詩歌，使人喜讀而樂道之。又非君子奉若天道之意哉？予有意為善久矣，年既衰而力不逮，惴惴乎惟日之不足，是懼，是以隨此身之所至，接引有志之士而發明夫善之可為之理，庶不肖之身所不及為者，得與人為之，亦猶吾自為之也。故其說不敢過高，惟主於愛人以愛其身而已，以自愛其身為吾

人真性之不可易者。吾既如此，則天下之人亦如此，故必強恕而行，然後可以仁其身。蓋自愛者必本於愛人，而愛人者乃所以自愛也。引此類具言之，已二十年所矣。至於近而益初，公宗氏冢嗣曰洙者，予戊子校士于閩，褒然有舉連捷上第，官銓曹而公宗氏尚循循為儒生，就試南畿，聞予談學而有契于心也。出是冊示予，予讀二翁之事，予則愧矣。何者？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行之，而不言者上也。二翁之謂歟！行而言之者次也，不行而言之者下也。予固居一於此矣，嗟夫，翁行之美，予若孫能繼之，世之聞風者又從而興起之，則存乎茲冊，公宗氏請序於予，雖無請，予猶將揚調之以信予言也。

福建鄉試錄序

萬曆戊子天下復當大比，士如乙酉以京秩典厥事，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某屆期以請上命修撰臣某偕主事臣某往，臣竊自惟念始

以經術進無寸補而或禮闈分校猶濫竽絃雖  
論鄉秀頓獨受事始自懼然殫精力期得真  
才以圖報塞實正之額也臣乃惟彘習舉子業  
時守恭度不敢錯半語以觀近士之文畫蕩先  
輩法式然天下英士皆趨于是其勢不得不收  
今幸 皇上允禮臣議預頒舉業正式於天下  
不啻三令五申天下士有仍其舊習而不變者  
亦鮮矣臣得安意以平生所學擇士是又臣之  
所大幸也臣又惟天下俗文勝而實淪士之學  
也質在明理而以競治文辭淪主司之校文也  
質在得士而以代飾羔雉淪文之趨靡所底止  
國家熙運方隆宜醞釀其精華含蓄其光彩  
以與 天地無極不宜使文有枝葉明甚臣本  
不文又奉 明詔從事願先質以為閤士倡凡  
此皆自盟於心此至則監臨御史已肅蕪內外  
諸執事而臣亦與盟之期以同心共濟乃綜提  
學副使臣某攝提學事僉事臣某所選士三試  
之泮九十八人錄其文之合式者二十篇以 獻

臣復思之士今所為文徒以應舉云耳自應舉  
之外一無所用而大臣倦倦以為言至屢 屢  
旨切責必欲如式而止何也蓋文者心術之所  
形也今士雖以文取實以心用文不如式猶可  
言也心不如式其將若何凡人心受中以生莫  
不各有自然之則而先民有佐尤后世所為楷  
也近而一身遠而家國天下大而倫屬細而至  
于一藝一技莫不有古人之成法而能不自用  
以格遵古人之成法者乃吾人受中以來之真  
心然淳氣驕習每足以勝之我 朝以文取士  
也其式至嚴若曰 國家倚士以為用而听其  
習氣之所成凡何不敗乃事故設制義教天下  
士抑心僥志而涵養于其中夫心熟於法式之  
中而他日効用有橫逸于紀律之外者亦鮮矣  
以故二百年來科目得人為盛習久而敝亦勢  
所必至而大臣猶得援式以救之夫救也非以  
救文所以救多士之心也心不可寧故特于文  
之一端救為多士文如式即心如式心如式即

將無所不如式其立身也必能服先生之法服  
言先生之法言行先生之法行其為天下國家  
也必能不干所訓不犯所告不佞聰明以亂舊  
章不用側言以改厥度由是三揖而進一辭而  
退以明節也由是而軍旅不辭難朝廷不辭賤  
以明守也由是而可貴可賤可貧可富可生可  
殺而不可使亂以明志也不肯以直尋而枉尺  
不甘以獲禽而詭遇所守之正信如四時堅如  
金石不易如性命曰法應如是也則皆自今日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三  
如式始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  
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且孔子大聖人也位  
大學一書歷引古人以為法式而歸之潔矩至  
于七十從心之境亦惟不踰矩耳嘗疾夫破觚  
而為負者曰觚不觚哉蓋其家法如此今士  
雖誦法孔子而得之者或淺往往觀諸子百家  
言輒欣然喜妄意天下別有一種通融無礙之  
理若足以附于孔子之時中者薄宋儒為不達  
反嘗觀宋史記朱熹入朝或要之路曰正心誠

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此孔子家法也今士謂  
熹何如哉且既祇奉 德意一以式求士有少  
不如式者不敢濫其知者以為所求于士者大  
而不知者以為所求于士者小也士見臣之日  
臣以是語士庶凡正其始進之心臣不敢飭亦  
不敢隱

### 聖諭發明序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肇修人紀以六諭教萬  
民當時大治迄今二百餘年真儒輩出爰及先  
師盱江近溪先生承積善餘慶家學淵源天性  
孝友參學勤苦遂徹三才之至理透千聖之根  
宗謂學必宗孔孟宗孔孟必由孝弟慈而欲以  
此自學以此教人必憲章 高皇六諭是以居  
鄉則行於鄉而義揮不厭其煩居官則行於官  
而宣說不遺餘力常對門弟子嘆曰奇哉自古  
嘗言善治徒真儒而出今日真儒實從善治出  
也先生平生講學學友徒足所至同志畢集隨

所徵詰報舉六諭昌言之或訛之曰將為木鐸  
老人即先生曰道至矣雖歎不為木鐸老人其  
可得哉不肖某受業於門二十餘年初如蠟  
耳久之如錫入口甘矣轉尚覺其酸也至於今  
則如谷食之療飢不可一日廢也彙其語為聖  
諭發明方思所以孝養吾親以無負 君師之  
教木歎靜而風不止矣雖倚吾生何可追補抱  
此簡編欲何之乎會守道公祖朱存敬先生至  
才下車首舉行鄉約且下教曰予自塾仕訖今  
處處舉行今嶺東雖民淳俗朴然不情之訟不  
檢之過時時有之此尚教之不先所致予此法  
修不可緩不肖某一聞斯言失喜加額為素經  
之人不得從縉紳後以頓首於 聖諭之前則  
竊听鄉先生道公至誠懇惻環而觀听老幼以  
千百數無不感動者嗟夫人之良心天下萬世  
一也烏有誠而不動者哉亦烏有不誠而能動  
者哉鄉約所在舉行有視為文具者寡矣至誠  
如我公者豈可多得是吾惠人之幸也亦予之

幸也予不幸不逮養而值幸惠人皆知及時以  
養其親也嗟嗟人生百年光陰有幾孝未盡而  
親已終弟未能而兄已謝鄉里之間朝存暮逝  
酒食之呼未至而鬼伯之迫已行如此者多矣  
爭相歡愛尚恐為日之無多互相怨仇一何為  
計之不審殺人之父兄者人亦殺其父兄愛人  
之子弟者人亦愛其子弟一感一應事固昭然  
今生後生理亦如此所孝所敬者親長也能孝  
能敬者吾身也太上兩及其存而盡之其次則  
所孝所敬者雖不存猶可及能孝敬者之存而  
盡之存而終於不能盡則死有餘辜深可惜矣  
其他倫屬皆可類推 高皇之諭約而精發明  
之言曲而暢吾知是編必不見棄於公也邑父  
母鄧侯亦謂於公之舉有裨焉子曰唯唯是以  
錄而就正焉因序其意如此

明心法語序

吾儒之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自明其明德  
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佛學明心見性亦

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由此觀之我 高皇謂聖人無兩心詎不信哉  
後世學儒者徒求治天下國家而不知求明厥  
德學佛者徒求明心自了生死而不知大事因  
緣得失之矣較而論之心者天下之大本既得  
本何愁末則佛氏宗徒尚為近之且心無聲臭  
影象可求昔人壁之千重鐵壁若果千重鐵壁  
亦有可透之理誰夫言語道斷心行處絕是以  
無求路耳佛氏宗徒俱從萬死一生乃得相應  
如二和立雲截臂六祖腰石春來如是忘軀為  
法者不可勝數所以傳佛心印轉轉不錯吾儒  
曹爾否王文成公詩云莫怪若僧木石居吾儕  
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  
餘可謂盡之又云結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  
及陶漁此孔子思齊之旨也某因觸類為之採  
摘二祖信心銘六祖壇經須偈蘇學士公據中  
峯和尚廣錄皮袋子擊策背歌凡數千言皆有  
益於身心者號之曰明心法語與同志共之以

楊太史東坡文集

卷之三

經

附文成公取善及陶漁之教嗟夫信心銘尚矣  
壇經諸頌偈發見過知非之義不一而足尤於  
吾儒為切其後禪者罕明之中峯之學欲以文  
藝義無吾儒然已事儘透惟言了生死亦或時  
節因緣偶爾未可少也蘇學士則吾儒參學樣  
子故錄之嗚呼為吾儒者僅能發歎明德於  
天下之大願而求明其德不得諸六經師友而  
後於是乎取資焉忽然天光煥發地雷轟復則  
其施之天下國家豈但三代以下功德哉  
洪惟 聖祖龍飛以大明建國號志理學之大  
明也大明云者明其大者也吾孔子之學在漢  
唐間明其訓詁至宋又明其義理而皆非其大  
也大安在心而已矣孟子所謂從其大體先立  
乎其大者是也 聖祖志明其大其精神默運  
於兩間而倫制顯行於萬彙真儒從善治而出  
自江門姚江而後在所彬彬然地至窮鄉下邑  
人至賈坐商行莫不知學以齊家善俗不可得

楊太史東坡文集

卷之三

經

### 西遊記譯序

而殫述也嗚呼盛矣予生嶺表其郡在嶺之東  
最僻而生又最後傳江門之賦者有增城已遊  
迨壯而遊金陵乃與南城黎子遇因得執轡車  
羅先生平生少跡嘗無暇涉遠遊故睹記者  
寡然有所適輒得其人焉及守官金陵乃又得  
新都程休倩甫諱希周其人乃學者所稱斗宿  
先生者也其所為西遊紀譚者取而讀之其學  
之所得蔚有次第自謂結髮慕孔子之道苦其  
難復遇羅先生守宜州一見會心勃興起得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不退轉隨遇耿先生有所守而不能恒也乃願  
之友人潘去華祝無功二公大加激發遂深思  
之極至於有觸而悟其後坦然無疑以觀於聖  
賢之訓若代我言而其所未言若番我言者由  
此觀之休倩甫之學得其大矣休倩甫歿數年  
矣吾徒閱其遺書然無異於棲其形貌而承其  
啓歟也故予又以為幸抑不特此休倩甫師事  
覺山洪先生洪先生乃增城高第弟子予無從  
見之而其講學盛推尊增城亦賴休倩甫手錄

而復知其詳則予得休倩甫而又得其師覺山  
先生而予之夙願酬矣予少時嘗讀卷之二遊  
紀而見念菴先生勤勤懇懇於學問之志休倩  
甫之西遊可以續而三之矣其書尚未出天下  
學者何從而見之予又以笑予步跡嘗隘無由  
徧交於海內賢人君子而讀其所著之書如休  
倩甫者以至於湮滅不傳也雖然帝堯治天下  
七十載不知天下之何如也乃之康衢而聞謠  
又聞擊壤之歌史遂流傳之至今顧當其時比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三  
屋可封其合於道者何限寧止一歌一謠而已  
蓋大明之世人人皆明其偶傳於世者足以為  
盛時之一驗雖多奚為休倩甫之季子學智從  
予遊將梓其先人之書而問序於予予故述予  
感慨慶幸之懷而書之  
衛譜重修序  
春仲達寶安之茶園見其齒之繁而竊有感於  
孔聖庶幾之嘆既而章紱二生懷刺入謁曰最  
曰三益辭曰予衛氏子也予先兄寅與先生為



與同年不肖兄弟將家譜是修願得先生一言以冠之則世世藉榮焉予受而讀之衛氏自南宋由大名府而來歷三百餘年而十世孫守正始譜之則邑人通政使陳公序於宣德四年吉水侍讀尹公邑人都御史羅公序於正統六年又五世孫崧合番禺瀝滘之譜而彙成之則邑人戶部郎中黃公序於正德之辛未增城湛文簡公序於正德之癸酉其後復修於嘉靖庚戌則序之者南海武選倫公也由庚戌而迄于今四十六年矣重修不亦宜乎按衛氏祖大名寧遠府君有子叔弘季衍來居茶園仲達來居瀝滘二族子姓日以蕃盛詩禮彬彬如也衣冠濟濟如也稱望族矣昔人有言曰子孫才族將大愚謂族大者子孫亦必才也水深而蛟龍生山崇而雲霧出人者和氣之所產也讀麟趾齋斯之詩而知子孫蕃盛之非偶矣衛氏自一人之身而今至千百人予又安得不有感於嘆庶耶孔聖之嘆蓋嘆衛也衛氏譜固以為康叔之後

意者其不誣歟雖然譜之修也將以明本也將使子孫千百人知其初皆出於一人也夫然後能敦睦以相親天下有大本焉翰林總總之象于焉立命而譜之於經書苟有能修而明之將能身四海家六合而無乎不觀也衛氏于其有意否耶康誥曰克明德又曰作新民此康叔所以庶其國人又庶其後嗣之大本也衛氏子倘有得焉則其為修譜也大矣而予有言以續於諸先哲之後者為不贅矣

續刻楊後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四

門人趙厚編次

盧琦校閱

姪見昕訂正

男見駿發梓

題跋書卷記述

三先生詩題辭

得道者自不累於物足已者無所待於外凡貴富也功名也文章也事業也皆物之在外者也

楊東萊家藏文集卷之四

所性不存焉然在我者有所未克則未有不假於外以自貴者孟子論天民大人之德學者可深長思矣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也秦漢而下迄于今茲豈無庶幾乎是者若晉之陶淵明宋之邵堯夫我明之陳公甫皆其人也或曰陶特放達中之最耳豈知道乎予嘗讀其詩止酒篇知所止矣陶源篇自任於五百年之傳矣及觀其不入述公蓮社一事又卓然特孔孟之門戶者世謂宋以前無理學者不信也顧三先生之學

亦各有所入所至之異其有得於道則同也誦

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環溪楊子學道者也乃採

三先生之詩萃為一編示于予深喜焉蓋世皆

知邵陳二公之為道學而未有許陶公者抑未

免耳食之論若楊子者可謂深於尚友古人者

也孟子又不云乎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楊子之志又可知其有

在矣

白詩題辭

楊東萊家藏文集卷之四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世蓋有其人焉不必有得於道而亦可以輕名寵解外膠其中輕安故其言亦清冷冷足以澹濃艷而濯炎熱蓋白樂天氏壯年出仕至於七十而懸車平步宦途四十年隨其所至輒以為休歇而終焉之計未嘗有一毫希望之心而形之篇什皆達生之言安分無營之旨謂之得道則不敢妄許而謂非天資之美不可也或曰樂天常從事於釋氏之學而有得者也意者其然乎環溪楊子手錄三先

生之外復予是編曰可以廣義而警悟嗟夫世有不知止足者讀此猶嚼蠟也乃若有志於道者又懼旨於其味詩有之矣不恆不求何用不臧子曰此道也何足以臧楊子不躋之於三先生而別編也意亦有在於斯乎

張陽和先生壽誕冊小序

十月之有十八日為先生懸弧之辰於卦為坤於數用六象以大終言陽生於陰之極也先迷復得坤之道也得者衍乎陽也吾人一身形色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四

皆坤惟天性屬乾學者能於坤中識乾則坤而復矣坤十月卦而後十一月卦此氣機之所必至而存乎人者非學不足以體之邵子謂之弄九陸象山先生謂得一陽以為之主皆是學也先生潛心聖學終日乾乾蓋已會卻漆之全而體乾坤之撰矣雖自強不息所致然其純坤之月即已兆來復之機應川六之辰又已具永貞之體將亦天之所篤然耶衡嶽之間有曾君金簡者受學於先生緣製冊徧示同志為先生

祝蓋道脉之壽與世倍異矣爰効鄙律而序之

書如愚劉子萱堂壽冊

吉安劉子守恭學於楊子而歸曰恭也母八袞矣藉先生一言以先壽冊楊子題以身親兩大諸其義楊子曰事親為大守身為大非孟夫子之訓乎然學者徒知事親之為大而莫知所以大吾親徒知守身之為大而莫知所以大吾身則亦僅庸衆人之事守耳非吾人之事守也吾人之守必大吾身以守之吾身既大則吾親亦從而大矣蓋孟夫子亦言之矣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此其守身為大之本義歟子之生於子之親者不過七尺之軀而已子能以身希賢乎即可賢又能以身希聖乎即可聖又能以身希天乎即可天其大也奚啻不限於七尺如是而凡出於吾身者莫不大也況為吾身之所自出者尚有限量哉是故能以無所限量事吾親者然後為孝于是故不敢不學以大其身世蓋有從事於學者矣然求其為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四

大身之學吾未之見也吾子之學津津然自信得其大矣蓋必不仆於離索不昧於靡楚不問於暴寒然後其大者立子之素所嚴事者塘南王先生立其大者也子歸幸質正焉以教我

題偶然草

國朝欽天下學者一宗孔子之術六藝之科故舉業代宣聖言聖言如天人各特見故一之於朱說朱說之去聖言未遠也至於講章則稍遠矣又至於時義則益遠矣則業舉者之能不侮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四

五

聖人之言者鮮矣第以文詞與時逐高下耳逐之而得信乎偶然雖然偶者有對之名也吾之文與時之好適相對故曰是偶而然若夫道豈有對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謂獨往獨來無與對矣魯君彥父久困膠庠故得以醞釀其所學而連舉於有司遂目其燈窓之草曰偶然蓋不歸於已之藝之工而以為適有合也然君彥之文實非能合時好者予昔有取於君彥是見君彥之獨也嗟夫既已見君彥之獨矣安得謂

非偶哉君彥今而後舍其所偶造其所獨雖義畫猶粗迹也奚有於文則見君彥之獨者必矣

題同伯時義

孔子之教從天性中建立一切經世法故其言出神入化未易窺測世儒益之以傳註後學贅之以講章近士蒙之以時義雖中天之體原無晦昧而舉世輩輩殊可憐憫有識之士未嘗深思以求其至反厭薄舉業而別求之古文嘯夫焉無得於道欲求一言之幾不可得奈何以文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四

六

辨古今哉予性極拙少業是頗苦心登第時尚莽莽瞶瞶至今始似畧有所窺者而奮於應務弗獲為每歎歸山中屏絕紛慮肆力於是以致其所至而未能得今年春太倉王同伯氏示余所為稿試觀其中絕不隨世俗見解愈能道其中之所歆言如中和位育及成己成物朝聞夕死諸篇尤為絕到家承乎天性予子閱文雖不憚然據所接來有若同伯者也如同伯之見及其才力而極其所至大非予之所敢望也然同

伯烏乎止哉雖然同伯亦求得於道而已矣焉  
有得於道無往而非至也予豈真以文見道者  
予亦歎咨道於同伯是以引而言之

題澹然冊

海陽程生利往挾其冊曰澹然而請予言予惟  
澹者水之無味者也是水之本體也而之以狀  
心實心之本體也水之本體一著之以味即不  
澹矣心之本體一著之以言與著味於水何殊  
哉雖然水可以澹言心不可以澹言水有形心

楊本史家藏文集

卷之四

七

無形也有形則有味雖澹亦味也心何形何味  
而強名之以澹既已有澹之名則已落言詮矣  
引類而言之又可勝數哉故中庸曰淡曰簡曰  
溫如此其不一而足也顧皆強而名之耳孰是  
以求心奚啻千里善學者惟自識其真心而不  
番一言予自識予心不能與程生言程生亦惟  
識其心而已矣事於予言我故弟推予所以不  
言之意而書之冊

書盧居虛手卷

盧生詣關上言兵事既而見楊子勉之學遂學  
于楊子楊子與之論明明德之學蓋三日而豁  
然自信焉未幾奉命就試督府而求一言以別  
余何言我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吾人之德本  
自至虛本自至靈本自不可拘蔽而人自不識  
耳一識之即自動自靜自舒自卷無往非明德  
之流行豈容纖毫人力親民其實也止至善其  
歸也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  
佐樂以此威天下可以用兵可以維往聖可以  
開來學而況其餘哉予以用行舍藏與顏有是  
蓋謂是也于路未有是也行三軍莫之與也于  
於此既自信矣余何言我幸與同志共之且毋  
為異說壞

楊本史家藏文集

卷之四

八

題廬山永慕詩冊

山脈循衡嶽而南折而東為廬山水縈風蔽為  
劉大夫考妣佳城大夫封墓畢泣然嘆曰男子  
固有事于四方矧承先志出而事君東西南北  
唯命吾親在茲山之下安得歲時與吾弟至此

號慕以慰如存之思乃求名筆繪爐山之圖圖  
成爲之冊而裝之復求名筆題其端曰爐山永  
慕大夫官轍所至則此冊隨大夫所與游多海  
內名士各爲詩章以詠歌其孝思之情洋洋乎  
盈冊矣復索題於予而予於大夫匪徒以職相  
序實亦以道相孚者也因覽圖而思之古之君  
子莫不有慕親之誠而所以寄其慕者不同有  
因跡而感愴者若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沒  
而不能飲母之枯棧是也有因跡而春悲者若  
望雲而徘徊不能去是也斯圖也大夫固自托  
於望雲之思矣雖然雲有時而散也圖有時而  
藏也慕親之誠又將安所寄耶吾知大夫之孝  
有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  
母者特於圖焉發之耳如狄梁公之在唐始而  
繫望雲之思者孝也終而建取日之績者亦孝  
也今大夫出貳大郡上佐太守下倡屬邑民生  
士習胥有責焉果能誠意交孚而道行於一郡  
則其爲孝也大矣而其爲慕也亦永矣豈在區

區一圖哉雖然要必以此圖爲本天下悅之不  
足以解憂者舜也王天下而不與於天性之樂  
者孟子也汲汲於行道又孰若區區於一圖大  
夫從事於學而知本者當自得於吾言之外矣  
因繫以詩

書與句南許子

學者篤行期於厚倫惟軀殼之念重而倫理薄  
矣甚矣天之陰陽下民也篤生聖人以司其教  
儒以名教也爲陳其理佛以空教也爲釋其念  
老以虛教也爲柔其氣凡得其一必兼其兩而  
三者並陳於世天之愛民也蓋詳蓋使資之近  
於是者由乎是也人惟見其一而自專於是者  
排斥攻擊之過而爲其道者或不知其相爲用  
也泥於名迹者昧存神過化之妙沉於空寂者  
遺人倫物理之常失聖人立教之初意矣句南  
君儒者也近稍綜內典孔子不云乎博學之是  
故通老聃而問禮焉如佛者孔子未之見也見  
亦將學而問之矣吾人幸其書之存學之矣疑

吾見旬南君自是益厚於倫又將使同類者之  
皆厚於倫也爰書而詒之

書止痛捷法與駱常虞丈

夫痛有真有妄真痛不可卒除若其妄痛可頃  
刻立愈也導指之痛實為妄痛何以明之若是  
真痛指不待刺原自有痛如何木刺未着之前  
此指曾無纖毫之痛是痛非指實在本刺締觀  
木刺非在痛物現前木類若大若細大者為薪  
細者為刺手手拔執未嘗在痛如何痛楚偏在

楊文東藏文集

卷之四

五

吾指然則此痛非指非木竟從何來為是指木  
和合而有假使以木刺入屍指何不知痛然則  
此痛非和合有覺知為然既由覺知方生此痛  
今當尋覓覺知根原藏匿在何處如人失寶明知  
賊欲要當知賊藏匿所在方可捕捉今此覺知  
定非在本為復在指為復在心若云在心如何  
其痛止在此指若云在指指未痛時此知何在  
痛自是痛何待知成知自是知何待痛出由此  
觀之離知無痛痛是妄痛離痛無知知是妄知

賊與寶主同歸於妄以妄逐妄徒自苦楚而致  
真心非妄者是聽吾偈曰

知本無知 知因痛有 痛本無痛

痛因知有 有待俱有 無待俱無

無則成聖 有則凡夫

送汪生歸績溪

汪子奎光學於予而歸欲求一言為持循之要  
子曰其惟謙乎汪子曰心體本虛似不可着一  
謙字子曰何為其然也蓋贊禹曰謙受益論招

楊文東藏文集

卷之四

五

損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是二三大聖人豈不  
識心體而若此兢兢也夫人心火之屬也炎上  
下然非真心真心即天也天字從二從人  
其下濟而光明是人之真心也學而識真心者  
寡矣故多任其炎上者以為心幾何不自焚哉  
子必謙焉然後真心可見

書扇送龐參吾

孔孟之學大學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其用

力在格致其得力在意誠而身心家國一以貫之其道至大至精亦至易至簡而可悅可樂焉此之謂廣居正位大道不論窮達不尚技能不藉聲譽毅然為宇宙之大丈夫此學吾鄉白沙先生得之矣生於其鄉者苟有一念之明孰無向往之志乎古人有言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由此觀之吾人非不學特好之弗篤而用志分也嗟夫此吾所晝夜而自警也吾鄉好學惟參吾先生敢書此以請益

楊東萊文集

卷之四

三

題雙溪先生遺訓卷

言之達天者天下之至言也誠者天之道也親之愛子也無不誠故其教子之言無不達諸天雖常人猶然而矧於賢者乎賢者明於理故其誠益至而達天也蓋切碩其子之體驗之何如耳體驗之道繁乎學術所學而庸衆人也其親之言與之庸衆所學而賢人也其親之言與之賢所學而聖人也其親之言亦與之聖矣子年

友南銓部海門周君尊府君雙溪先生為潮東名士以明經司靜海訓有子三人海門君其季也伯兄諱汝強實為家嗣先生以為家督自離里門沿途次抵官手書詔伯氏者一及在靜海踰年又手書者一蓋於修己治家等六事條列而申飭焉先生官可一年所而解組歸未幾而卒是時海門君年僅十四先生手澤多佚惟二書無恙海門君葆持之為周宗亦刀大訓一日與予論學莫達于心遂出而示予曰先大人未嘗標道學之名然平生踐履不愧衿影此其手札誨我伯兄者不肖雖從事學問有年矣力行之終不能至念之常自愧也予受而讀之再四嘆曰此所謂達天之言也陳理則切事語學則反身酬物則近情敷訓則崇實家人父子之意無剗襲無緣飾其言至矣海門君自見終不能至不亦宜乎吾師近溪先生常曰吾平生勵志于學今老矣乃僅能從事吾先大人膝下之教海門君亦云然哉夫人莫不為子其少而孤不

楊東萊文集

卷之四

四



聞其親之教者大不幸者也其幸而聞之或童  
穉或弱冠或壯有室或叢以老至不齊矣夫孰  
非出於至誠達天者能不遺忘乎能不忽畧乎  
遺忘者不求其至者也是謂棄天忽畧者自謂  
無不至者也是謂棄天是故同歸於不孝若吾  
師老而讚歎膝下之教及吾友愧力行之不至  
者庶乎免矣子也匪曰能之幸師友提撕不昧  
亦耿耿于先人之訓未嘗一日忘也讀是書也  
安能以無感乎或曰子言達天固也而云學有  
庸眾賢聖之異即其親之言亦因之無乃謬乎  
予曰子七尺之軀耳目聰明手足利便受之于  
之親乎曰然曰子之為庸眾人者此身也為賢  
聖人者亦此身也豈二身乎學之在于者天淵  
懸絕即身之受於親者亦隨而變况親之言哉  
予請以是徵于言之不謬因書之卷以質諸海  
門君

開元會簿題辭

寧國為南都首輔郡先師嘗守之以孝弟慈之

學教其士民彬彬興起矣先師去郡其學者出  
而服官其有為鄉里子弟倡而講習之道廢蓋  
三十年于茲建功立業各底于成相次以返其  
初服其子弟亦皆成長可教乃追繹前休復興  
講會是舉也則吾友戚汝容氏為之倡吾年友  
蔡應期氏翼之而諸君子翕然以應始事于萬  
曆丁酉之十月以迄于茲每月一會不輟始會  
僅十餘人今漸至三十餘人矣擠數休我嘗觀  
人情於可喜可好之事不踴躍而千百之衆立  
聚惟學之一事其味甚淡惟君子嗜之然耻獨  
為則引其類共嘗之嘗之而得其味然後傳相  
報告而其類漸以廣彼之濃艷者倏忽衰竭而  
此之淡者久而更不厭也彼以人合而此以天  
合故也願學之所以淡者何也以其不出於孝  
弟慈也孝者孩提之所知弟者稍長之所能慈  
者不待學而自中未嘗致纖毫之力如水之不  
看味也舍乎此則慮而知學而能而智愚賢不  
肖紛然出矣蓋五味雖可口而有嗜有不嗜若

水之為味天下孰能一日廢哉天下不能廢則  
可大一日不能廢則可久故孝弟慈之學可大  
可久之學也可大以其易知可久以其簡能也  
既易既簡又大又久此所為學之至也此吾師  
之所以為學吾師之所以為教實憲章 高皇  
之六諭而上接乎孔子之學庸者也茲會也亦  
相期於大且久而已故自一月以引之一年百  
年千萬年而不輟則久矣自十人以廣之百人  
千人萬人而不外則大矣以久大之會講久大  
之學以久大之學良久大之會使一郡之中老  
安友信少懷斯無愧于首輔郡而風行于列郡  
以暨于天下以永我 高皇道化於無疆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藏汝容氏持會籍請予言予以  
此請正于吾年友及諸君子

題養蒙詩

孔子曰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予頃至  
南城莫我明德夫子作詩一章同門友百餘人  
相與歌之蓋洋洋如也先師善化人而南城有

人焉禮樂能弗興乎萬子宰平陽養而教之創  
鄉塾連社師群各鄉之子弟而讀書習禮於其  
中未幾采古詩曰養蒙云俾群兒誦之於是絃  
歌之聲溢於四境誰謂茲平陽也非今日之武  
城哉萬子學先師之道而施愛人之政無愧于  
游矣惜我夫子不及聞而為之一莞爾也夫仁  
愛者禮樂之本而道之實也故君子之政以愛  
人為大能愛人然後有人能有人而後能興仁  
能興仁而後能興禮樂是豈可以矯舉而偽為  
哉予知萬子之學有本也故首述師門之美而  
後及平陽之政庶采風者又將以此風有位使  
皆知學道以愛人云

龍莊徐公暨配安人李墓銘跋

先德懿美必托諸立言者以垂不朽可謂孝矣  
予讀龍莊徐公暨配李安人兩墓銘竊有感焉  
銘公者誰則見雖序先生其為安人銘者則曙  
臺唐先生也李之文方嚴峻潔務與龍莊公之  
為人稱唐之文溫惠和肅亦稱母李之德托斯

文而儀部君之二尊人可以不朽矣儀部君師  
李而友唐其與唐為友也則李先生之教也其  
師李也則龍莊公及母李之命也李先生倡學  
及門雖衆而篤信者首儀部非家庭詩切之命  
何以及此張夫南宮敬叔能以父命從師公又  
文伯不誅以毋命從長者史各載其父母之言  
以為美談蓋當時先王之教尚存而人知重道  
也如此後世蓋難之矣乃儀部君得此於其親  
則所以國不朽者豈直誦述文字之間而已哉

題陳坪石冊

浮梁士多工畫坪石陳君以畫至吾惠惠人重  
焉所與游者悉膠庠耆髦也乃佐詩歌以道其  
楊本東家藏文集卷之四

賢夫盡一藝耳而足重於吾黨何也繪事後素  
孔子稱之矣商也因之悟禮是故藝莫非道而  
最足以明道者莫如畫然世之學者第悅丹青  
之妍美評品格之高下而已未必以追觀也吾  
聞坪石陳君少業儒無成後乃弄而工畫有年  
矣庖丁解牛自謂進于技今安知君不爾耶則  
吾黨與之游又從而詩歌之端有出於畫之外  
者夫志於道然後可以游於藝先本而後末也  
由藝以會道沿末以求本則難雖然尚未忘本

也尚焉於藝焉無為貴之矣是以君子之學無  
往不務本也余故為吾黨告故序

海日樓初稿引

蓋吳中董太史與余暑意不可一世獨才葉君  
推穀春官第一因識所為制舉言不覺舌舉矣  
無何握符令郡之海豐豐大穰民所不足者實  
則穀其虛而實之士所不足者文則藻其質而  
文之公餘漫興樂與山谷應響蓋自得令君而  
余郡東南羅浮諸名勝在在落驂人襟袂中助  
楊本東家藏文集卷之四

詞場鼓吹也余讀其詩若文不敢謂黃初以後  
人而觀其貌恂恂儒者夫文章果閑世運乎柳  
閑自性靈乎文無古今安有時代仲尼孟軻棄  
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降于夏商而顧出  
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  
聖則其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且聖  
則其文說鈴斗何乃罪代降哉今君宏中而肆  
外一日過余相與譚要眇之學初而瞿然繼而  
憬然又已而喏然不自知膝之前席也嗟夫令

君進于文矣海暨瑄蛙庸有量乎夫譚性命者  
卑詩文攻詩文者迂性命一以為屠龍之手一  
以為雕虫之技兩家相目壘若敵國而今君燕  
有之夫令君則所謂通才者矣

書俞貞女傳後

梅大夫某之傳貞女也豈不偉哉按貞女蕪湖  
之移風鄉人姓俞年十二字潘氏于既而潘死  
貞女歆往哭而父以禮止之遂矢志為潘氏守  
節終其身云貞女有弟曰洽昔遊太學時與子  
同舍為子言貞女之居也率禮不愆諸兄弟婦  
嚴事之若母姑然乃貞女亦以諸兄弟婦事自  
任攻苦茹荼輯睦其不協而調劑其不均俾大  
小各適宜而內外無異言若是者蓋四十餘年  
焉嗟夫難哉舍識之類無不重生故必欲有其  
伉儷與其嗣息以為不虧生也豈知形骸為寄  
宅百年為瞬息一旦去之即軀幹非我有而况  
其外焉者乎非我有而欲有之故貪生畏死就  
利規害無所不至徒為瞬息之寄宅計然未必

得完而失所以生之本矣若貞女者字而未嫁  
不謂未嘗有夫故能終結心於夫氏而貞德成  
焉亦不謂未嘗有子故能終勤身於父後而女  
道至焉殆能遺其生者也世之營營以重生者  
究之必死此無以生為者亦死等死而下協倫  
紀上耀日月且宇宙而長存則有不死者矣洽  
也稱貞女將卒之日以平生所服用分諸婦戚  
曰勿以為鬼物也人死如燈滅何鬼之有可謂  
至言此其所以無以生為也第推繼戚之義則  
貞女之行惡在傳不傳哉吾獨悲夫名為丈夫  
而以重生之故喪其神志敗其檢樞者故志而  
著之

書胡文順卷

胡公宥休寧人以御史按治廣西隨二蒼頭曰  
文順文學未及一載轉食雲南憲撫喪染瘴病  
亟文順焚香割股以進公服之良愈又半月有  
同寺之命忽驚鬱鬱不樂病復作勢不可起文學  
拜天以身禱遂自刎然公竟亦以是日逝嗟夫

茲二士者求之於古罕見其儔矧今之人耶嘗  
讀東漢書載李善存撫孤兒彼一蒼頭與獨行  
之君子并列范氏其能史也然當時瑕丘令鍾  
離意上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太子舍人遷至日  
南太守能以惠愛為政懷來異俗則范史非能  
傳蒼頭也今二士之慕過於李善而上書之舉  
孰為鍾離日南之譽不宜獨行之傳其可必乎  
嗟夫吾不能不有所感也聊書其卷以堅文順  
之善於將來

明德羅子祠堂記

吾師明德羅子豫章南城人也而祠於金陵也  
何居蓋吾師之學修於南城而行於金陵金陵  
之士有傳其學者故也吾師未嘗官金陵而學  
行於金陵者何也吾師當嘉靖末年嘗守寧國  
而其友天臺耿公以侍御督學于南畿以造士  
佐人為己任即清涼梵剎為講所聚名士論道  
其中則期吾師至以上下其議論因命多士執  
弟子禮吾師與公故忘形交於多士雖不以師

席自居乃未嘗不以師道自任所以誘進警發  
不遺餘力南畿列郡之士一經指示多所信解  
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晉其後二  
十年當今上之十有四年則吾師懸車七十矣  
人世之念已忘傳付之情獨重言念舊都諸賢  
慨然歆敦夙好乃泛一葉之扁舟狎長江之巨  
浪偕二上之良友憇白門而盤桓于時則今政  
府趙瀝老首率國子諸生聚講憑虛者數日既  
而舊游頗集新知亦進時有若李如真邑宰焦

弱侯殿撰張華宇民部程德孚茂才等朝夕商  
訂剖洗舊見如金之在鎔色未足則火力不休  
如玉之在雕琢未澤則磨工不歇此一時也吾  
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深後是二載歲在戊子  
而哲人斯萎又九載為萬曆丙申而起元以貳  
南容臺至師門之友前後來會則姑蘇曹魯川  
文慨然與歎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舊京固宗  
周也吾師收拾千年學脈蔚為儒學之大宗而  
發揮於此此中不組豈吾師使學者罔所萃止

缺也時在坐者十餘人共然之而祠議遂興予聞之以商於少司空擴輿董公公曰吾師德澤入人固不繫於祠然人心所欲興亦不可以沮已而曹丈還姑蘇未有成事又一年所復來則友人陸欽甫得祠之屋於旗手衛後所蓋府君右衛指揮陳宅卜之曰吉輿情胥悅乃晉曹丈飭新其宇而祠焉其屋南向門於翼方門之內夾道有槐四株復為二門入而西折復有一門乃階而升堂堂之後為寢室主所奠也寢室左右及後皆有室堂之後有軒其左尚虛則構為佛閣以居守僧如桂其規制尚未甚備然大率若此於是至者顧徘徊歎息曰此巋然祠制也豈天番之以有待耶起元不敏愧惟吾師之學不出於平常而準四海施萬世率是以繼往開來有動其一生之精力未嘗少懈者常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中庸之精髓大人正已而物正者大學之規模故合中庸大學而一之吾師之學之所以為全也學者知中庸而不知

大學則徒襲平常之迹而亂其百度甘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覺知大學而不知中庸則好為人師而儼然任矜莊之色至於畔道而莫知此則不敏所自俱也而思與師門諸友共商之以求其合一者也此祠成而講習有所矣吾黨興祠之本意蓋在於此不然而徒曰金陵之士感吾師之恩報之而已耳師恩豈俎豆所能報者耶不敏是用推諸友之意而為之記

見心堂記

惟國家以官職會治天子之卿一人督漕務曰漕臺命司寇之屬一人佐厥理焉曰漕刑厥惟治典頃以徵文議革革二年而漕務多弗庀大卿請復天子曰然遽於司寇之屬得羅子直氏以來振舊文咨故實毋任聰明縱詭隨廢者修墜者舉犁然有當於漕臺王公之心焉治維新署維舊燕居有堂厥名陽春實惟前政仰承好生之德以敬慎漕刑之意歲在乙酉楊子北上適馬羅子觴諸堂謂楊子曰云堂也不為茲界

有日矣今而始復者也予達其始復也欲易茲  
名以識之于其為予易諸楊子謙不敏乃從而  
言曰復我復我有無名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其心一也方春  
時和草木茂植蟄虫昭蘇羽者振伏毛者孕育  
百姓皆曰固然惟至於冰壯地圻羣物剝極陰  
凝之後一陽始生然後天地生物之心可見也  
而聖人之心亦矣以異於是洪惟濬國之大命  
也粟數百萬石舟數萬艘役數十萬卒經途數  
千仰天政俯地險平人情鉅卿體隆郡邑職分  
是乎濬刑以聯之至於河渠之蓄洩淮海之  
間之不逞多役多虞凡經理於濬臺者亦於是  
乎受事其要在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歷年  
滋久事輯民和孰知其所由然哉此其議卑也  
上歆有所為而下昧厥嚮不可以提耳也下歆  
有所言而上邈不可以造膝也於是乎在上者  
若身之廢其支體在下者若使之失其詔相與  
靡率旅又若乳稚之失其慈母也翁翁言不便

楊東萊先生集

卷之四

五

矣天子乃發德音下明詔俞濬臺之請復濬刑  
之官於是乎上下俱歡懽然交欣為之舉手加  
額曰天子至仁也是不曰復其見聖人之心哉  
夫刑秋官也而堂為春厥有旨矣春者三之日  
而復者一之日也三中之息為由一以之三也亦  
在乎見心而已矣忠臣之事君猶仁人之事天  
也事天者見天地之心而養之事君者見聖人  
之心而宣布之不行商旅不省方所以養微陽  
也今吾子流離不繼則能杜其悔之在外者是  
謂外者不入其象為商旅不行聰明不佐則能  
謹其用之自內者是謂內者不出其象為后不  
省方吾子當復之初用是道也舉而措之可矣  
非真有見於天地聖人之心者其孰能之請易  
茲堂曰見心羅子舉觴屬楊子曰善哉子其為  
我記之

楊東萊先生集

卷之四

五

### 重修拱北堤記

庾嶺東折並海而南復西折逆流盤礴群山如  
簇伏為湖濬為府治東南之水襟其左而湖漚

其右是以環惠皆水也湖高水注江若建瓴惟  
恃三堤蓄焉南堤石骨自固前人所致力者惟  
此堤鐘樓故無堤水從此洩中離薛先生嘗言  
宜甃之長水三尺許潮勝乃完前守潤寰黃公  
施其策果長其水三尺然此堤自是寢壞萬曆  
辛卯後潦連圯之大守樊軒林公屢捐俸金委  
官築塞不得固甲午春雨水大尋丈漂石決土  
勢且及橋迨秋雨希水涸湖中之地曠莽極目  
昔人所稱萬衆可屯者此矣邦人大懼公更欲  
自舉于時鄉士夫葉司訓某劉刺史某梁藩授  
某姚居士某李將軍某皆老成練於事者也劉  
孝廉某張邑宰某潘生某徐生某司生某葉生  
某李生某皆直義優於謀斷者也議曰未可以  
再勞我公且委官逐年勸衆貧民與怨今堤潰  
甚工費浩大郡公捐發俸錢若干緒有差我輩  
倡者亦合得百金可且舉事而徐議所以續之  
又議曰經費當度必有心計者為之請衆幸金  
吾某勞來勸相必精敏者為之請衆司舍人某

石舍人某徐陰陽某支收錢穀則徐李二生屬  
烏督課工匠調度夫役須臾而能者莫如甲子  
所吏目吳某請郡委之議以克合則卜日經營  
於是郡公縣侯咸親行視郡者二守丘公視縣  
者四守察公式臨祭告神悅人和風柔日暄石  
土之工併力偕作首治厥基相彼缺口土甌且  
淖用松作榱入土數尺密比如榔松榱既平上  
乃施石石去礪何砌縫無罅三十餘丈隱如城  
墉屹峙水涯內乃實土用牛蹂躪土細光膩鐵  
板試之堅不可入篩蕪之法亦不是過度鐘樓  
堤僅高一尺當中為渠濫則洩之凡用石之直  
若干石工之直若干土工之直若干先是十三  
方各處題簿求助於衆及是收之術窮於化慳  
助資於好義故僅得若干金惟是牛力取之近  
鄉其餘竹木悉給價直共費若干金始甲午冬  
某日訖乙未夏某日為日若干諸公在事者悉  
而往暮而返親立畚鍤風日之間耳目手足以  
及唇舌莫不為用諸長者分日更番追陪閱視



肴酒勞苦小子某亦竊與焉於是源泉湑富波  
瀾溫漾魚蝦產育菱芡布葉煙雲合散鳬鷺沉  
浮舟艇網罟雜還歷亂橋梁亭榭縹緲飛動兩  
降水溢循渠而出清激可悅傍可列坐時絃漲  
潦漫而過之土石一如毫不虧損上擬布石用  
匱而止是固有待惠不在近驚城萬雉半入鑑  
光漁歌樵唱朝夕相聞杭穎之匹誠亦無愧是  
衆也郡公未嘗責吾民而吾屬自以義應之始  
者蓋亦落落難合矣而竟成之者中有長者一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四

七

二馬持其議也及其翕然從之也則莫不視衆  
人之休戚若在己任衆人之勞怨而甘之供給  
無所受榮名無所微潮利無所取孔子所謂貨  
惡其棄於地不必有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  
必為己者何以加此擴而充焉轉而做焉吾鄉  
為三代之英矣此可書之火者豈特金城池之  
險完風氣之美已哉故記而以助金姓氏列之  
碑陰其題在簿而不出金者隱其姓名而書若  
千人簿到而不題者書某約以示義之不可後

董公祠記

東莞令董公之有生祠也自公被徵時也祠之  
有記也自予之遊莞也莞之為邑與吾惠接壤  
川原萃止人物殷繁財賦埒於番禺要害扼乎  
全粵舟車走於遠裔險健甚於淵谷決決乎大  
國之風戡治之甚難前後令斯邑者率以嚴明  
勝之赫赫有聲數公矣乃以寬仁教化得民者  
惟漳浦楊公樂安董公而已而董公為尤難蓋  
值上初裁江陵輔政頗尚操切守內吏治遇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四

七

於承望以蒼鷹乳虎為能小民重足而立莫必  
其命而公於是時恬然不為動一以惠愛施之  
是以其得民尤深莞人士之稱公曰公非獨仁  
而已殆智且勇焉其緩催科草耗例謹權量省  
刑罰諸所惠側仁也當是時兵革之后流移者  
衆諸事紛紛民無所措公至一一更新施為有  
序於是疲瘁者以起困者以甦流移者以復非公  
之智歟莞民健訟實倚公史以為奸鬼賊成風  
低昂在手民間冤抑解有仲者公燭茲弊片言

折獄不憚平反務得其情入非公之勇敢又曰  
公有德之大者二而後事莫之踵行如立保甲  
以絕寇源設義倉以備歲歉是也今見其害思  
其利當公在邑民已秋相率生祠公而公弗許  
及後人為侍御史而民之祠乃成又十餘年為  
萬曆乙未予以遊學至莞見公有祠翼然予入  
而揖公像莞人士聚而觀焉遂為予道公之政  
如此其中父老有泣下者明日相率詣其鄉之  
喜士而與予遊好最篤曰譚山人清海者介紹  
楊太史東藏文集卷之四  
以請記于予予與公同師江近溪羅先生羅  
先生嘗令太湖去邑二十年民再獲見如見父  
母公事先生最久東莞之政厥有本矣學者或  
議江之學無用然前後來聽凡經先生薰陶  
者受民社寄多以至誠仁愛得之其表著雖不  
盡如公而要之無愧則何可以無用之學譚江  
也惟予最無用然亦未試之治民不得遂為  
江江累也公今撫治鄒陽沭飢民以百萬計將  
來樹立有澤天下賴萬世若先顯師門實公乎

望而予之記安敢以不文辭  
大庾先生祠堂記  
古人以學道為急故不遠千里而從師于游長  
人也而學於東陳良楚人也而北學於中國若  
此者難望於後世矣後世以訓詁辭章為學其  
於聖人之道莫不自以為知之也又美以師友  
為我先生幼抱異質長雄於文一領鄉荐遂絕  
意仕進從嘉應友新會以學於白沙先生此果  
何所見而為之耶蓋先生稟天地剛明之氣故  
其神識拔出于流俗之表一切功名富貴不足  
以為之動人之嗜好不在彼則在此理固然也  
地之相去也豈止有千餘里而已至白沙者凡  
三其始也居七越月其繼也居一歲又其繼也  
幾二歲矣當是時也師弟子相與登高山望遠  
海追雲逐月飲酒賦詩以為樂至於何物而為  
道何物而為學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  
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自得之也此其聲應  
氣投高風遠韻萬世之下豈不令人有餘思哉

今之知先生者皆以瑰琦之文及不仕之節而已至於依依于白沙而不忍舍者未重也是棄先生之所重者以重先生也先生未遊白沙時已有文名今觀集之所存者皆在白沙時作及游白沙後所作也則先生之所自重者可知矣白沙先生嘗序交為先生別意義最為微奧大抵言有適而後有交嗟夫交義之不明於世久矣如先生之於白沙乃所謂交也交義立然後友之倫不廢友之倫不廢然後彞倫常叙矣然

楊文忠公集

卷之四

五

則吾人與天下後世所當重先生者誠在此先生歿八十餘年嘉魚令蔣公始倡率士民構堂而祠先生又捐俸置田若干畝以奉祀事蓋先生之德久而彌彰亦蔣公之志行有曠世相感者乃孫榛致蔣公命記於予予廣人也嘗讀白沙書稍知先生始末不敢辭故特著之以示務學者知求師而事師若先生者可也蔣公名時馨福建漳平人同子舉丁丑進士今耀南京大理寺評事

### 敦仁精舍記

郡城東門外東新橋南人家濱江而居里名招魁不知所始邇其地脉自烏禽嶂而下東西二江夾之蜿蜒數百里至白鶴峯東坡故居又遙遷二里至此而盡西江之水環遶而北與東江會郡城循江迴合東新之橋鐫焉江流若帶人家既面江多南西北向日之出乃在其背其間有地畝許而東迎日豁如也歲丙戌予奉命封崇歸而病目思得山林僻處以自贖養子

楊文忠公集

卷之四

五

徙先貞運為言此地予不覺躍然或止予曰此兩江之下流大雨二日水深五尺大雨五日人居無眷無雨十日水無一滴道傍之蒼李人之所共棄也子聞而解之曰予不聞乎山木以不材而壽寢丘以瘠惡而久使此地非人所棄也者予惡得而取之乃出錢二萬買之鳩工堤其下流為費頗巨其中乃積水蕩漾而成湖名之魁湖而此地宛在水中央若扁舟之浮於煙波也戊子閏試竣事便道歸省則子弟貞勝為予

堪植漸成林藪壬辰惟先君之變一身不自惜  
何暇身外物撤廬之後無栖止地乃謀屋魁湖  
其木則移取其易而工省也其直若九則陶  
取其能水也凡為屋二楹前堂二楹為翼室二  
後為樓四楹外為大門堂以奉先師明德先生  
主門則扁曰敦仁精舍吾患人命水中地曰墩  
而東向仁方也故以敦仁名之其前有軒即謂  
之能愛軒當軒百里而遙有五峰焉狀若五老  
登樓可俯而招也江西之流若匹練直懸簾際  
楊文公集卷之四  
河南水東煙樹眉列左顧象嶺右睇馬岫迴眺  
其西則所謂瀕江而居者此盛偉之而皆隔以  
積水山色湖光隣春漁唱四時之景無不可悅  
予性好靜而年來復多病得此屋居之甚遠朋  
友自遠至者帶之常經旬逾月而後去其近者  
朝夕度逐相狎凡相與游衍者無間久近談笑  
真率禮數疎簡予食為之加殮寢為之晏起病  
而為之灑然以逾也夫仁之為道其大古之儒  
者傳道全夷尚不敢以仁自處予何人斯而敢

云敦仁然以其居之而安也竊自擬于易之所  
云安土者或不過此因安土而得敦仁之號因  
敦仁而得能愛之號遂以扁之庶乎參前倚衡  
而毋以安於今者不安於後也友人或問予言  
而笑曰子欲常安於此乎獨不聞安安能遷之  
義乎夫有所安者必有所不安者也惟無所安  
然後無所不安予乃起而謝曰偉哉此言殆非  
予之所及也遂併書之以為記  
歸善縣學尊經閣記  
楊文公集卷之四  
學所以明倫也經所以教人明倫之法也倫不  
可以不明則人不可以不學於是設為庠序學  
校以教之學不能外乎教則經不可以不尊於  
是作為深宇崇棟以尊之經尊然後人知所敬  
知所敬然後經可明經明然後倫明倫明然後  
修其身而身修措之家國而家國齊治推之天  
下而天下均平明德親民止至善而大學成矣  
上自國學下達州縣制有崇卑儀有繁簡然其  
所謂尊經之閣則皆得倣而為之吾歸善學未

備斯制豈非二百餘年闢典哉邑弟子負何黎  
曾劉等相率以告邑博士先生博士先生祝君  
某符君某蔡君某遂率諸生以告縣大尹留君  
因復率博士諸生告太守林公一守丘公三守  
陳公唐公四守廖公僉曰斯舉誠不可以已為  
之請於督學陳公報可林公留侯觀行丘公視  
郡廖公視邑廖公曰邑庠吾責也於是度其地  
則在明倫堂後舊為大姓侵其左畔嚴州司訓  
華某為諸生時率諸友力而復之深廣方正若  
有待焉經其費則在位者自太守林公而下各  
捐俸以助為錢凡若干縑鄉士夫自大司馬葉  
公而下各捐貲以助為錢凡若干縑諸生捐廩  
或捐貲稱其家為錢亦若干縑董役推列職之  
能者則吏目吳某推諸生父兄之能者則陳某  
何某乃命形家相基定方乃命日者課期策吉  
乃命陶人厚泥其墻乃命梓人擇選堅材經始  
於萬曆甲午冬十一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  
落成真得詩人勿亟之義矣高若干尺廣若干

尺縱若干尺四周垣墉欵堅久也上啟交疏欵  
通明也布廣其下正櫺而坐遠如也梯而登之  
四里豁如也蓋閣之雄壯如此可以尊經矣嗟  
夫茅茨土墼之世為觀此閣我匪惟未觀此閣  
亦未睹此經也然其時至於百姓昭明黎民於  
夷時雍其明倫之化有後世所不能及者何我  
孟子言先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且曰勞之來  
之匡之直之輔之篋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故其時經雖未備而教則大行者勞來之力  
也夫萬邦之廣亦豈契一身能徧為之勞來哉  
吾想契有知人之明必且舉賢人於朝受命以  
分教於萬邦而使皆心契之心一一如其所勞  
來故能成也世漸降文漸繁孔子生周末蓋苦  
其患而剛之乃有六經于是乎上之所以教下  
之所以學盡徵於經上之人曰吾有經與汝吾  
何事教焉而漸失其勞來之術下之人曰吾有  
經在吾何事求焉而不知有勞來之益迨于漢  
唐之訓詁宋之集傳出則幼學小生皆可以哆

口而談經妄謂斯道如日中天而不復求師矣  
故後世之人心士習漸不古若者起於不師人  
而師經不任勞來之術而任訓詁集傳之文道  
似明而實晦人才似多而實寡也昔人訖學校  
之廢云博士倚席不講今至升其席而無之有  
司不以問也里塾之師舉業之習已為不古今  
至不衣冠而處桃連博奕相與為之可痛已失  
於後生小子不遵嚴師之義而為師者亦樂為  
簡便而不自嚴也由今之道無復今之悟而設

楊文東集卷之四

聖

云尊經經其可得尊哉雖然勞來至矣而經也  
者亦繼勞來之所不及者也學者惟患其未知  
尊經也苟知所以尊經則必求所以明經求所  
以明經則必求其明此經者嚴事而聽之又奚  
患乎悟之難變也則此閣之建使人觸目以警  
心顧名而思義其功豈不大乎習之故時為之  
也不獨在吾邑閣之建足以起敝維風者則吾  
邑得之異時經術修明人才輩出繼伯契之素  
以弼成陶唐之治未必不基乎此邑師生謂予

職經局而樂觀斯閣之成宜有記予既辭不獲  
乃推其感慨屬望之意而備書之

### 貞孝自天述

婦而堅從一之義若古有之矣堅於未及于歸  
者未之前聞而今間有之女能挺身急父之難  
者漢之緹縈是也而貞未聞也貞而孝如熙亭  
父公所著胡氏事實豈不偉歟胡蓋少字張之  
子也張死胡僅十餘歲耳已能失心之死靡他  
竟使其父母諒之斯已難矣亡何失恃父龍微

楊文東集卷之四

聖

若豪使自喜不問家人生事女乃勤女紅督家  
政以梧其父父與長者遊則天下所稱海忠介  
公者館校國朝奏疏未幾忠介公歿而從者  
中之禍且不測女乃截髮毀容徒步上書當道  
誓死必脫父厄四方賢豪長者憐其志共明其  
父竟脫之此緹縈之所得於漢者也抑非獨如  
此而已張之翁老且困女竭力孝養所居與翁  
家相去半百里歲時伏牀不曠定省此又其所  
以孝也或曰貞且孝則然矣而何以言自天也

楊子曰斯則有一義焉方其未婚之死而失心  
靡他也孰為之盡莫之為而為也及其閨父之  
難翁之貧而赴之忘其身事之忘其勞也孰為  
之亦莫之為而為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  
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女其有焉猶木也兩髦  
之逝無所可為而夫婦之綱竟賴之以不泯者  
高可亨也至於克家以終其父含生以急父之  
難則男子事也有夫而事翁可祗如事翁而不  
以其夫不可能也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  
於其翁天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為則男也天不  
得而女之矣故曰自天其所以自天也其自為天  
也合是二義而女之貞孝始備矣武進儒學諸  
生某等若干人詣鄒縣呈胡女之實是閨於風  
化之大者也其未及表也蓋有待也

說

續刻楊後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五

門人趙原

盧琦校閱

姪見昕訂正

男見收等發梓

墓誌銘

明勅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

雙崖鄉公墓誌銘

雙崖鄉公諱某字某江西吉水人也于元

今上以直諫著聞守南京刑部員外郎秩

疾在告數載上命以即中起之會丁母艱乃

感激陳情臣事皇上廿餘年僅得一滿宜赴

部徵一命為親榮違狗馬病不能今天恩不

棄新命式臨臣始有母今則已矣傾葵何日

捧檄徒悲竊惟臣雖奉職無狀然臣父臣母所

以教臣者實備且至伏望聖明垂念給與應

得勅命以旌先臣之功死且不朽嚙結以之

詔曰可於是公得贈如子官母贈孺人實異數

也初標舉鄉書而公平已葬公於祖龍之偏後十五年改葬白沙又十三年為今年已亥再遷其麓距始葬廿有八年矣而未有銘走价予屬予不文徒以講學信吾年友因得以質書按狀公蓋異稟幼凝重若成人父采夫公奇之使從琴山先生學琴山先生故耆儒不可一世士獨器許公不去口試郡縣為給諫汪春渠公賞拔曰此千里駒也及試督學陞弗利公下帷發憤容血不廢母歐陽夫人止之曰豈學之故乎不獨史氏家藏文集卷之五

累月不入其威嚴強毅如此教諸子尤肅或儀觀不飭輒戒曰羅先生遇子弟不馴謹者不見兒得無為羅先生所斥乎嘗有事于宗祠工人私致二果公不受標尚幼方讀不聞公言將取啖之公呵曰若不辨可否而果是甘耶朴之不啖及標博學有文名公戒之曰讀書猶之泛海寧以一勺盡水綴文猶之調鼎寧以一醬盡味思存見少莫以自多及標隸博士籍又戒之曰子弟不患不才患才逾器識耳器識不足若王楊盧駱寧足多乎及標領鄉書則又戒之曰子弟不患不達患達而不執于先訓耳夫令名弗彰而直以一第自雄非所望也公之教可謂得豫之道矣公平生孝友敦睦嚴事伯兄待二弟極憐愛遇諸子怪無異已子得嗜物必先之伯兄幾遺女未字嫁之如所生宗族或有饑寒解衣推食不遺餘力曰誰非祖宗遺體吾能獨溫飽乎歐陽外族于宦于外公守視其先隴歲時致酒脯之奠其辱如此屬纊之際猶慄慄以



忠孝二字為後嗣勉其精一無二者歟 天子  
褒公之詞曰經為人師行為士楷雖弗施於有  
政而能範下而家公之替德闡於是矣標立朝  
謬謬章前後十餘上而首論江陵奔喪實與羅  
文毅公綱常一疏爭先有此氣節已是八九分  
人物而猶不自足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而歆  
於聖人之域斯二者實公之教也聞歐陽夫人  
腹公時族人百計擠墮公竟無所損公之飲於  
虔也虔媼伺公敬肅之容卜公後嗣必貴由此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五

觀之積善餘慶不虛已公生平年月世系于姓  
如狀不具論銘曰明親至善止必知大要身修  
首家齊閑于有家政克施人有良貴人弗思思  
之人可此屋封 絲綸照耀馬鬣崇豈惟鄉里  
習其風聲聞具達自我公太史直書閭幽宮有  
虹其氣騰豐隆

贈文林郎汝瀨張公墓誌銘

公諱均劬字世思姓張氏開封襄城人也隱德  
不耀于時至行有孚于里世居汝水之上里之

人重厥名德以汝瀨號之純篤朴茂根乎天性  
之植孝恭友愛卓乎人倫之表家世澹泊惟可  
耕之田一頃歲盡力其中以仰事俯育餘以爲  
子師館穀費平生心無它惟力田教子二事  
其務也兄弟五人修短不齊公任序四之職守  
相猶之戒有兄之嗣而貧曰於我乎養不以累  
厥弟有嫂死不克塋曰於我乎殯不以累厥姪  
里人噴噴相聚歎以汝瀨公為難至於惡少恭  
桀子弟方有所爭忿不可解者一聞公至輒自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五

平和憚以息公亦絕勸諭以好言其與人  
發氣滿容披衷赤露情素絕無町畦可疑之意  
以故里中無老幼賢愚皆親信之惟其言是聽  
家雖寡積見人困阨輒出所有賙之不為憐惜  
有旅人阻積雪饑且寒倚神葉而號彼富室子  
皆相戒閉戶弗為顧公過之輒解所衣揭覆其  
體歸趣炊爨往活之其仁如此又有輸長抵舍  
而醉遺所輸金公自外入得之不知誰所遺守  
視良久輸長捕途而號吾無以輸縣吾死矣公

聞起還之其義如此古所謂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廣者公之謂耶年逾六旬會朝廷覃恩賜天下高年爵一級里人上其善於縣官得冠帶以耄壽終有子三人仲子寧以壬辰進士知江都治行高等考績贈公文林郎如仲子官伯安守庠生伯仲配孺人常出季繼配孺人韓出也女一適里中孫氏子某公仲子寧子所取士以書來請銘銘曰

周重孝德謂之古人漢之取士孝弟力田皇

楊太史家藏之集

卷之五

其我明多士振振既布列位亦洽德淪於維汝叟厥德何厚惟睦惟卹惟孝惟友教不出家傲哉南畝德積開先功著身後聲基皇祖教民六言孰是備美惟汝有賢綸綍煌煌賁于重泉太史書之萬古弗湮

文塘黎先生墓誌銘

黎先生建昌南城人也平生以學為命脉弱冠補邑博士弟子業舉過勞得中虛病因棄去本羅氏甥周旋近師講席有年敦孝友罕過舉一

日遇熊先生者呵之曰汝後天理遂憤激深思之廢食不寢夜半恍悟通身汗浹天明詣近師大哭述狀近師喜甚撫慰之自是學日篤聯同志日切後遊武夷有碧眼翁凡坐招提中竊異之四顧無人掩戶長跪請教翁呵之曰汝近溪弟子耶門面心腸不足教也先生驚伏不敢起頓首堅請教言久之命起為說中庸天命章自是始脫言詮故先生之說中庸多近師所未語者有所本群居未嘗自異諸同學咸心醉之年

楊太史家藏之集

卷之五

五十遊金陵頗出宗旨接引後學歲兩成侍近師再至會憑虛閣時主會者太宗師趙公故諸生無不至紳衿之士外及緇黃下逮僕從殆萬人師為說中庸費隱及大學明明德之義皆自愛親敬兄慈幼平等處發之無不聽悅先生學益進時不肖持節封崇歸省先生徑造焉則告鄉之士數十人被教言稱弟子不肖述其論說作來粵記近師印可曰極利初學為評而梓之其後南北往還先生多與偕不肖領益不可勝

紀先生及物益廣而其詣亦以益遠不肖承乏南部二載有餘先生一再訪年七十又一矢尚強健不肖竊喜道脉可壽不肖家多難以來日夜望先生再至慰誨我孰知先生亦長逝矣哀哉先生道貌修削清和出言徐緩而其氣浩然非外物所能撓常曰位天地育萬物道在則然不以顯晦在京師有欲薦之朝者先生堅止之曰公肯見信何必薦我不肖自先生初遊金陵邂逅領教踪跡漸密前後二十餘年未嘗聞先生言人之過近師嘗曰老實人也天堂耿公目為羅門頗于其學究極天人之際可一言而盡也臨終病劇講學不輟眷屬哭泣于側而不動其大壽不惑者歟先生名允儒師命也字成之號文塘生嘉靖戊子閏十月初八日亥時卒萬曆戊戌十月十一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一前配毛氏無出繼配李氏養子奕先娶毛氏生于奕科郡庠生娶陶氏女三長適余承次適黃徙龍次適鄭之辭孫男三繼祖純祖欽祖孫女二

茲矣科遠來請銘不肖未敢任知先生然亦未敢河先生謹存其實如右以待後學而銘曰吁江之傳赤子是師於惟先生具體而微紹宗翼教人動天行純純實實忘迹忘名茲為伊何是黎先生

善士松泉萬公墓誌銘

吁江萬貢父紋圖所不朽為弟賓守几筵自走二千餘里造史楊子道病歷三時始達楊子以其嘗學于明德夫子也又悲其志之孝且誠也無所辭按狀公諱國正字君表別號松泉姓萬氏蓋畢萬之後云五代時徙進賢至世顯公徙南城世顯公傳大受公皆仕宋尊顯入明有斗祥公舉永樂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後四世至古軒公為益藩奉祀生雙橋公仕為黃崗令起復補興山令是為公父自徙南城至公十二世矣時顯時晦然率東禮為町著姓焉公幼而嗜學弱冠補郡博士弟子自苦學病劇棄去而攝生體乃壯奮曰家可為政也奚仕為故公多

孝友之行如其志父雙橋公貢京師游太學公  
任家督奉母丘儒人饒甘旨給家人衣食不乏  
雙橋公歸四方多來就學公為調度俾無內顧  
以養志及雙橋公兩仕為令也皆劇邑難治公  
從內悉忘助助雙橋公得能聲藉甚嘗公力雙  
橋公病不拂沐不解帶以養比校居喪有聞二  
弟督教之有成任仲家政及析箸以田廬器物  
腴美者歸焉曰仲勞幹也仲率撫其遺孤恤其  
孀季將貢幾續父業而夫公勸甚撫恤亦如仲  
楊太東家藏文集卷之五

分按治邵公陞亦旌公云朴素有古人之風安  
貞協幽人之吉是三君子若皆卓然人倫之範  
豈虛美哉丘儒人卒營葬地八年乃得之心勞  
力瘁竟以是病遂篤顧道遙閑暇端坐而逝生  
乙酉年正月廿有八日卒癸巳年某月某日享  
年六十有九配李氏十都名補男二長貢娶憲  
伯厚山丘公女次賓娶文學某女女四孫男六  
人貢所生士陽賓生士金娶蔡氏士鍾娶黃氏  
士欽聘吳氏士鍾士鍾俱幼孫女五人內有聘  
楊太東家藏文集卷之五

慳其所有而恒心乎恤人夫不慳其所有即其  
量已無衆人矣於法不宜富乎恒心乎卹人即  
其德已處衆人之上矣於法不宜貴乎蓋有身  
遂享之者矣即不然亦必在其子孫子嘗見富  
貴之家而詢其先世未有不輕財樂施好明人  
之急者也而竹庄公亦云公平生慨慷有大節  
不事家人生產位業家雖寒且貧乎然見人有  
急輒舉所有濟之或有饑年自給即斗粟亦推  
與鄰里共食此何如其為心也公少時好開雞  
枥彈為豪俠浪遊公配某孺人攻苦如淡躬績  
紡以助公之不給且涕泣以導公中年乃折節  
訓子孫孺人蓋有力焉然公之意遠矣譬之作  
室公厚為之基而孺人其垣墉既茨之者耶世  
間年少浪遊何可勝數然竟落莫無所立公有  
子文且武世其家又有孫振巍科登臚仕為時  
名卿所得良厚矣則其所存者天淵異也茫又  
悟物豈得見淮陰背水軍而撫掌耶公諱鳳宇  
朝鳴別號竹庄祖廬陵人有諱遺者洪武間以

水軍衛千戶調南海遂世為南海人三世祖諱  
讚者生公公生於成化某年某月日終於正德  
某年某月日享齡七十有六孺人某氏生於某  
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享齡若干合塋于  
越王臺之席帽山未有銘孫節于年友也請予  
銘銘曰惟大度無所取惟深仁有所予惟未食  
待來許史氏書千萬古

明泰府典寶卿飲賓雲岩閣公偕配李安  
人墓誌銘

維楊閣立吾甫為南廷評以論學予交乃手厥  
祖狀示予曰不肖選起家戴氏禮也實始先大  
父雲岩公不肖嘗稱禮於先生而先生不以為  
昨爰敢弓大筆為先大父銘庶吾後嗣敬念不  
忘乎予辭不文立吾甫再拜固請不獲辭按狀  
雲岩公諱金字體礪世為陝西綏德州人四世  
以下俱隱德弗耀至父踪公以貢仕為合肥縣  
主簿九載清謹一節嚴官貧不能歸而占籍於  
揚娶於田生三子而公季公少與仲諸書嘗讀

戴氏禮口誦心惟而躬行之合肥公質甚公齊  
然曰禮稱事父養老謂何吾安能坐視吾父困  
乎乃棄佔卑隨婦翁李公治鹽筴參畫中機宜  
諸賢家嘆異何年少而明習驍務乃爾皆托心  
齊家是用饒極孝養以安合肥公合肥公卒哀  
毀骨立治喪葬如禮除服而仲第公傷合肥公  
之不及見也色養田孺人兄弟交相友愛食必  
同凡水必同繼移伯兄之墳以塋於楊迎長姊  
之家以養於楊揚人翕然稱義焉公五子皆以  
楊太史集卷之五

通泰逼揚郡守石發丁壯登陴見倭皆披靡守  
計無所出公獵纓與秦晉賈言曰諸君產塞上  
習見鋒鏑且居常自負射命中恨不得一當虜  
今倭視虜怯甚願我揚人無敢發一矢者以故  
倭氣驕目迄今諸君亦坐困城中與其俟城破  
以匹夫勇獨全孰若登城救此一方生靈且諸  
君亦恃城自救也時秦晉賈居城中者不下數  
百人一呼響應公盡出其家藏烹羊擊鮮持巨  
觥拜之諸賈攘臂先登時倭蟻附城下將躡董  
相坊以上諸賈中有卽姓者故參戎子執方矢  
連殲數倭迺稍稍引去揚人始有固志呼聲大  
振守備益尉馳而登城曰是誰為之倡乎已詢  
知為公執公手曰君義士恨知君晚公家因進  
言曰諸賈皆千金子無稅畝於揚中多使酒任  
俠者以容禮動之其氣當尚奮倘民度之則沮  
喪不前矣守唯唯日持牛酒謂公當以已意餉  
之諸賈酒酣狂彩服露刃光彩曜日城城上大  
罵其聲無不塞上語者聞發矢中倭斃之倭抽

矢驚駭曰此巨弩助矢非南人有安所得逸兵至也為解去而城守得全時城中人無不德公者守款上聞公遜謝已賓致鄉飲亦諱守不排已自為置粟請得次補秦府典寶曰君秦人也當為秦輔公勉勉受之然冠帶竟不一御次當補終不往後相繼為揚守者咸造廬以大賓請堅辭不赴也公好行其德秦晉人有疾不能養喪不能歸負不能償者取於公不厭嘗焚千金之券其少者不可勝數暮年產益罄怡然不以楊太史東隱文集卷之五

為意仰梅墩公校治至維揚知公宴曰故人何不一見乎終不往亡何而立吾甫弟進士立吾甫之弟士聰亦領鄉荐二人者第四子之子也公於是喜可知也勉就社服優游里中蒼顏鶴髮里人望之若仙迨逝之日若未嘗病者配李安人父李公諱傑與合肥同里相友善因以安人歸公時年十四即偕詣合肥值田安人病不任家政盡推付安人凡所指畫無不當田安人嘗奉田安人三十年間衣煥寒疾痛癢瘳瘳

抑而敬扶持之歲時率諸婦迭跪稱觴盡懽諸姑有為田安人特愛者分已衣食遺之莫得惟心焉子姓既蕃臧獲亦衆而安人約以共爨閭城之內禮度森然諸婦無以貨私者或終日侍立不少示懈容蓋真有古人內則之風矣其禮厚塾師也朝夕視供具遇課業必設醴慰之方公之餉諸費守城也安人脫簪珥解衣襦佐經費不惜即公振貸周乏任所出入亦無吝色常語人曰人家貴子孫賢財猶糞土耳何足貴乎年八十亦無病而卒公生正德癸亥四月十三日巳時卒萬曆丙戌七月二十三日申時安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戌時卒乙酉三月二十

公歆興禮經之業延禮諸名公及結秦晉賈隴皆傾貲其在凡倍孰不笑公好為大者及有急而全城乃費人力也立吾甫之說禮將尼父肯肯非獨以經事駐蘭省科名赫赫而已今科其子汝梅又荐於鄉閭氏之專門於禮且軼大小

戴而上之非公親賢好士之所貽哉顧相公者  
李安人力也可謂天佐之合已銘曰 一種一  
穫者麥耶一種百穫者德耶修禮以耕講學耨  
耶夫耕於前婦耘後耶汝問世業大且臚耶聿  
修厥德念爾祖耶

國學生浚池黃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也卒三載矣冢祠春雷以郡博士  
譚公姻所為狀丐銘曰吾父與叔父同遊明德  
夫子之門吾父平生所友罕若叔父者必得叔  
楊木東齋文集卷之五

父銘庶慰吾父于九泉于手狀益愴然淚下者  
久之憶昔丁亥之春予北上便道候師見無謀  
所謀諸同門相與徘徊於鳳崗之麓食曰此地  
宜堂時惟先生與後崗勳色相慶力以堂講為  
已任未幾有堂翼然布師講席諸友濟濟指掌  
其間四方至者館焉蓋一年所而師逝然師門  
講會不輟且日以盛者以此堂也每督學使者  
至必登斯堂考問諸子德業為增科額屢應賢  
書不乏今又即堂置師像春秋奉祀詩歌洋洋

而牲醴之需飲食之費莫不有田皆先生后崗  
三人之力自先生卒同門之友咸慟哭涕泗若  
失所依嗚呼有功於民者死而民思之類若先  
生有功於道者耶先生姓黃氏諱承宣字某別  
號浚池建武之有黃氏自我 皇明二百餘年  
以明經起家為郡望族高祖壽由鄉薦授壽州  
知州曾大父濟以詩經領鄉貢大父惟德以郡  
彥為益藩輔父節齋翁禮為南雍學生母蕭氏  
以嘉靖丁未五月初四日生先生先生少穎敏  
端重不類群兒未成立而孤即哀毀如禮忌必  
泣奉母孝謹羅夫子倡學軒上先生弱冠謁顧  
統弟子列羅夫子甚嘉之為指授書義未幾補  
郡弟子負文有名矣一再舉不第慨然有求友  
四方之志聞南都多才入賢為南園于生時暇  
元焦先生為孝廉先生賢之納交焉時不佞  
亦寓白門柳樹灣先生亦物色而與之游其他  
所與盡一時名士而先生之學益進嗣是就試  
京闈者四然竟不第翻然曰與其求在外而無



益於得孰若求在我哉潛心性命之學涵泳介語而深思之時自喜其有得先生為人孝友坦夷無城府好善樂施人有急拯之惟恐或後資乏而求助者再三應之無吝色居常笑語怡怡接人恭而和未嘗有盛氣樂與人為善不喜聞人過有過者乃侃侃規正不秦越視也有犯不校雖臧獲亦不忍加笞箠積而不究久而能敬見善若渴受逆若攻使臣如借此先生之行也卒之日語不及私惟曰天命之謂性一章此時尤覺大明遂暎時歲癸巳二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七配羅氏羅文肅公之四世孫女也子二人長即春雷娶范氏次春榜聘王氏女二人長適先師孫羅某次適某孫男一人孫女一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塋于某山之原銘曰天壤有窮道不息人生其剛罕至百嗟先生乎托於通無古無今永無極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乃遷君子惠江公之配其子曰萼有行有

文司訓于嚴孺人吳氏世昭勇將軍指揮使孺人自武適儒見惠江公服帶褰博玩誦圖史稱古昔之高誼于生產佐業澹如也悅而歆遂其志常自任勞佐之惠江公所友名士常留信宿或逾月殆歲無虛日為孺人自治醢醢調糖肴豐且調弗數弗怠惠江公孝孺人承舅若姑善用情於其所愛敬者即有靈藥終無間言比襄大事賓務業委井井咸理惠江公戚而已惠江公負奇弗試志常歎經濟天下嘉靖間詣關上十八策友人止之弗果上然歷覽四方常以年歲孺人獨撫幼穉務縮奉以給費不言有無人意孺人將厭惠江公所為孺人更壯惠江公令兒子效之母里井經觀為也是以子萼有父風於廣師獨唐龐先生於湖師中繼薛先生往就先生則孺人為具糧衣遣之月寄餽脯醢醬現陳新食先後宜一一封識戒諸力先生來館先生則旦暮滌盥器潔鷄黍中櫛盤盂御僮惟謹萼交遊不減惠江公孺人惟其所款視賢者

致洗映焉每奉自詣家廟上香朔望隨惠江公  
禮家廟已禮惠江公遇親上觴稱壽益相敬如  
賓焉翁之姊二胥無所歸孺人遂而事之仲之  
遺女二前室之遺女一孺人遺之無異已出婦  
象司訓之遺孤也童而撫箚而配篤於恩而辨  
於禮焉其諸調憐卹使臣如借勞於女紅而  
不宛積愛於絲粟而樂施予可以為賢矣孺人  
生於弘治壬子年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嘉靖癸  
丑年八月十九日子男一即司訓壽女二長適  
劉某次適駱某俱邑諸生孫男四長正學邑諸  
生次正問正思正奕孫女一適監生張某子某  
嘉靖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于博羅縣治  
藍山自孺人之卒也壽之友往哭無不慟者至  
今垂二十年望其壘木嘗不流涕也歲庚辰予  
得告道嚴華持杖泣曰楊葉世講也吾母未銘  
良待足下銘曰婦在中饋酒食議琴瑟好則  
維佩相夫德成子行志伯雍之後有姬氏作合  
式夫子高商藍山之原庶百世

誥封中憲大夫開溪黃公暨配陳恭人表墓  
嗚呼此常熟隱君子開溪黃公之墓其經綸不  
顯於厥躬而後嗣述其餘緒猶足以建名世之  
績其行義不著於當時而鄉邦欽其餘風猶足  
以興頑懦之夫公父守溪公諱璽祖溪隱公諱  
欽溪隱公鞠自兩孀至孝行於割股義堅博施  
信誓表於壁盤與同里陳公思聞賈而相得乃  
以愛女贅公是為陳恭人夫洽陽渭 所以昭  
萬生之自也茲非公諱之所由昌者歟公少諷  
典方九齡溪隱公卒墓未幾被豪室樊其墓公  
道經此僅于樊外一揖不肯入其樊中嗟嗟頭  
角雖未露而難馴之性見矣長就甥館思聞公  
以賈為業公計不得屈首受書治博士家言則  
遂習有無化居之說運其精思於奇蟲取子問  
無不中厥機宜者於是伯兄既歿守溪公家日  
落公奉所藏羨其甘旨以養嗟嗟古今稱虞聖  
之孝亦純時於負夏有焉者若是公之謂與公  
幹局治辦每每出人意表邑長恒咨諏所務其

大者如築城而度丈尺以給工權益而排輕重以定稅上無繁動下有同悅其信敏類如此嗟人情即天物理即性非外鑠也公蓋能盡其才者乎公友有父喪在殯忽遭回祿公聞夜起率強有力者奔救之昇觀而出又嘗與一友同席其人忽中風噤穢狼藉衆避走公獨扶持安全之有故人暮夜寄公一囊曰子弟暴亡此其需也公為歲數月歸之封識宛然思聞公嘗遠出有歆公以其厚藏可盡得者公曰是何言歟

楊東家藏本

人之豐約自有定數非可得所能富借使窮果有蓄我家當衛之奈何乘之以為利嗟嗟急難扶危仁也見得不歆義也公所以能盡其才者其本此歟公嘗曰吾黃徙自江夏由山谷太史公而來率晦德弗耀吾幸有子故當教之遠績先業不則吾之過也於是為化之擇師豐其館穀既又為化之延友潔其酒漿化之學成而連檄上第嗟嗟公承累世之德而厚積之所謂持左券交手相付者耶於是受 天子之寵命一

封公承務郎刑部主事再封公中憲大夫惠州府知府 恩綸狎至閩里赫矣公未嘗有貴倨態外則詒書教忠內則持身以恭絕迹公府雖一赴賓筵亦遜謝絕或有誚公太朴非中道者公曰朴吾性也豈可改哉化之在郡時以正持三尺有巨室兒坐重辟自粵走吳莫以賄免公毅然正色曰吾教子以正君何為者耶彼逡巡而退嗟嗟呂錦湮而封君修請寄為奸利自潤子以買歡笑治田宅至死不厭鄉里病之呪詛

楊東家藏本

載道者為不少矣中流砥柱孰有如公者耶公平生非公正不發憤至於所當發者雖貴育弗能回也故宦其後嗣孱弱營完祖塋將遂塋焉為族豪所格公往送而覺之即斥其人代訴當道襄其事而竣某友祖墓多豫章 然林立其族之不才子鬻之貴家將尋斧斤矣公聞挺身阻之反覆開諭得不伐某子甲坐成而寬公庶知其情白令脫之閩邑神明令不知由公某子甲亦不知也公見義必行常置吉凶禍福於度

外人皆信之然亦得神助公弱冠時嘗歎入贊  
為邑祿純治鎔金金紋擢起公疑而卜之卜者  
曰祿非君所居金華開敷將為上大夫又公時  
有鼠牙之殃役累之苦叩於神卜所稅駕先詣  
城隍祠夜方半門未啟門板忽墮入公繼詣五  
顯祠祠燈熒熒出一僧相慰曰若勿皇遽異日  
自有佳境公歸語陳恭人具晨餐飯前僧比詣  
祠祠殊無僧獨土偶西向坐宛然夜所見也座  
曰勸善大師公嘆異而歸夫神者聰明正直而  
一考也其所憑依將在德矣非公明潔忠信而  
莫以獲此恭人有孝德事翁守溪公絮布修腴  
罔缺有順德事公惟義是承公於財有所不取  
恭人曰是固不可取也所有予恭人曰是故當  
予也若修許忠且祠若修其橋其道皆巨費一  
惟恭人給之及為子之師若友所欲食供奉无  
能先公意治具不之少覲見化之成進士以卒  
一贈孺人再贈恭人黃氏後世子孫言族所由  
昌自恭人始嗟嗟所謂天佐之合非耶恭人下

壽便遺祿養公幾上壽亦僭冥漠其所不朽者  
均已化之向守音惠地此蜀都沐文翁之化人  
愧徐孺勿陳蕃之遇既而擢副粵臺恭湊省得  
請還里視饌數載易簪終天合塋興福新汁命  
子金凌請予鳴表嗚呼撫有道之碑信無慙筆  
錢不文之貽莫足掄揚且論雖定于蓋棺愛未  
窮于褒典姑劬前茅之義以族如祿之筆

湛義士墓表

嗚呼此為增城湛義士之墓其義也奈何曰當  
元之末真主未興四方鼎沸閭井之民不寧有  
生義士念生為男子孤矢是志災切剥牀胡不  
擇禦遙受帥號權濟時艱此其義之始也既有  
其旅威德迭用而常主於德部有盜卒獲而誨  
之鄰有罪因請而釋之遂使四境之內翕然悅  
服不罰而化此其義之通也既而 皇明啟運  
載戡干戈同為編戶乃有叛寇曰蘇友乾敢行  
稱亂大將出師致討喪威義士奮然率死士五  
百為官兵援卒誅劇寇汕然而退不見其功此

其義之遠也方賊勢熾他境居民稽首乞命其後追輪悉遣戍所惟公之鄉曰甘泉都以從義士故超然獲免此其義之成也始以義通以義遂以義成以義故曰湛義士士之義者也義士之義天下之達義也寧止于一鄉鄉人之相之也鄉人私德之也厥後覽山洪氏以直指至聞之而以其祀事屬之邑長則公之也義者天下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又可私之一鄉乎雖然義者又萬世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

士者歷年且二百乃遇史氏表之若有待者義士之義藉予文以顯予之文亦藉義士之義以重蓋交相藉矣惟此鄉之人母以無牧及茲蕞永受其靈而並受其福固茲鄉人之厚亦或有感於斯文

贈轉運司運使李公墓表

令德之士必產於厚積之家昌後之賢必裕夫貽謀之哲河源吾惠望邑自國朝以來甲科名家者不過一再見焉李氏祖父子孫世沐國榮光梅前休則自厥祖景星公暨配潘淑人所番也豈偶然哉李氏後自傳羅四傳而得公公生而考妣俱委喪祖母陸孺人撫育之一目携公過族人家與為族人所喜矣賴陸孺人覺急携出走避入城遂卜居城中所居隣潘氏潘氏女賢孺人納來娶為公婦是為潘淑人者也公一日徧祖居曾田江流泛漲海寇十餘人伺劫公過船去妻以千金贖為塞耳朦眼之具苦公公曰千金易得耳公背獨不知吾孤耶我族人正

歆絕我聞者我幸我旦夕死耳千金無來期矣  
冠然之更以好待乃潘徽人者聞公所在急辦  
金銀又急馳使告惠州衛石千戶領軍三十餘  
人匿廣州之魚腥欄家僮至冠所密以意語公  
公入告冠曰千金至矣明日往魚腥欄治魚膾  
謝公昔耳冠曰諾次早往食魚膾皆為軍伴所  
縛送海道治之公不忍冠楚痛為之乞宥海道  
曰爾仁人也他日後必昌顯者自有法耳公請  
以金若錢悉賞捕者又一日公卧廳事北閣一  
人到廳前問曰景星在家否公怪其聲恐有變  
令蒼頭應曰外出矣其人嘿讓良久將一病篤  
人置廳事中擊破椅卓而去公潛出白縣縣拘  
病人至乃言嘿讓者異縣軍藉款以同姓奉公  
不遂則將毆而以人命累公也一出則其計行  
矣隣人陳德寧嗜酒亡金公命家人連珊藏之  
以待其醒不得金呼天大泣公切責以嗜酒自  
取嘉何怒天今宜改過令廷珊還之德寧謝曰  
內百四十金願以半為公壽公曰勿復言又請

楊本東家集

卷之五

五

以數金謝珊珊亦却不受百戶張鏗者先以舍  
人貧甚僅有屋一區自立券牘數十金為入京  
費公還其券而助之金卒釐祖戚以還蓋公之  
重義周人之意類如此公先世以來皆力農不  
知儒自陸攜人還公於城乃得五男子皆以儒  
業訓之課督甚嚴日令就外傳夜則列燈東西  
各面壁中置果餅刺條書聲明朗者食以果餅  
不則以刺條從後擊之以故五子皆以儒顯服  
用檢朴寡有以近市地售者公曰市中所見無  
非可玩可嗜之物吾悞子孫見異物而遷也於  
是定居湖背公年四十卒滿淑人治家勤儉教  
諸子不為姑息自公歿後益敦家範嚴於公在  
時視諸子中有交游稍廣者必危言以訪其漸  
及諸孫長各知向學時時烹鮮擊肥以勞動者  
曹田族人產益落戒子孫善視之或以為言則  
曰速先君子入城長子孫習儒業皆天也夫何  
怨側室有女撫之若已出每分子獨厚曰被娶  
而貧也卒年七十有九明年為戊辰孫燕舉進

楊本東家集

卷之五

五

士又二十一年為萬曆戊子燕以三品考滿得  
贈公為中憲大夫長蘆都轉運使滿贈淑人男  
五人長學孔庠生次學顏歲今封中憲大夫如  
公官次學曾例貢次學思歲貢韶州學訓次學  
孟庠生女三長適庠生江鏌次即庶出者適廖  
希賢次適庠生劉寬孫二十五人某某中為弟  
子負者八人燕為第六孫曾孫三十一人某舉  
戊子鄉試玄孫十五人後益繩繩未艾矣李氏  
自博羅遷曾田四世皆才立自景星公遂有五  
男子傳四世而宗枝大盛大參公官至贈祖人  
臣極榮天下難之非獨吾惠而已子復舉於鄉  
今封君好施子子孫循循力學皆本之景星公  
然則景星公豈淑人天生之以開李氏一門之  
盛果非偶然也語曰百年之計樹人蓋天下未  
有不澆其根而食其實者也公一一生心惟在  
教子滿淑人亦然子孫歆其賢其可得乎天地  
間同為人而不能足祖褐儲億石者有被章服  
食肉組者何福祿懸殊若是則先德之厚薄造

之也觀公請賓群冠及還金助費等事則子孫  
安得不有今日乎此皆所謂盛德事可以為鄉  
邦觀法宜表之以告來者

好修堂銘有序

性本無物其有物者習也習而有物必修之然  
後可以優於無沉潛者修之以副高明者修之  
以柔剛柔者修之以正直推此以往無乎弗修  
顏夫人述於所習而知有修者鮮矣矧其好乎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莫不有好而未

必好修好而非修其好也辟修而非好其修也  
粗好而修修而好斯所以銘有物之習以迄無  
物之初乎修吾子學於如真李先生而以好修  
名其堂予嘉之而為之銘曰好而修其好休休  
修而好其修端端蒼蠅點白壁片雲掩穹昊綜  
之非實體一修跡如掃造悟真實諦無修亦無  
好是名真好修堂堂歸大道

祭葉宮保文

嗚呼以儒束公無功用以為全以臣求公安社

稷以無悅當西夏迷時之變趙代以西秦晉以東人心動搖天下岌岌公巡撫甘肅風牛馬不相及乃憤心切齒萬里馳奏以身任之 朝命一下遂勉日以成功夫世之不能無亂猶人之不能無病去病者良醫之技撥亂者君子之事故舜能風動四方而抑洪水者必資伯禹武能永清四海而蕪夷狄者必賴旦 今上致治平如方中之日而時賊為翳霧捲霾收使天下止知有治不知有亂者公之力也乃者東夷未靖天下方望公一出奈何天不憖遺無病而化耶嗚呼吾人必有大樹立於宇宙之間然後無愧為男子然大樹立必其有大涵養也公之平生矯矯自負而能自鑄以聖賢之學以故公之氣浩然可以塞天地公之德嶢然可以光日月公之量恢然可以納百川公之識淵然可以度風雲是以當大事而不動其心卷而懷之而不可得而羈束也事業在旂常聲實存士論而垂汗簡予通家子也學識謫陋安足以名公之萬一

楊東萊先生集

卷之五

四

我弟寫其傾軋之誠以將天涯之絮酒耳惟公  
有知尚饗

同會祭孟我疆先生文

嗚呼先生荏乎人也荏乎東魯地也魯自孔孟而東二千載而先生與宏山張先生師弟繼起尋其緒而紹開之豈非我明氣運之盛而然哉於惟先生契自然之理信良知之旨洞燭夫無善無惡之根源用疑于天聰天明之實體有不改其樂之節而嗜貧若甘有不取一介之操而棄利若履其宰昌黎也不惟善養而且燕夫善教不獨文事而且兼夫武備其管山海也譏察以時而身徇行旅之急請托不行而力抗貴倨之勢勞伸輒屈而不為之沮既仆復興而不為之喜屹卓若太山喬嶽平淡若太羹玄醴醇善類而切琢則志氣不遠憂民生之艱難則飢溺猶已其行也有方則人以為得古人之清而其學也無方識者以為實具微之體同志斯乎休閑弘懿君相方且有意大用先生而先生遂以

楊東萊先生集

卷之五

四



不起豈非天耶嗚呼我輩遭遇明時會令  
良友邇有律冠之虞迺有金蘭之方期以廣  
延益替共成悠久桑之何勝事難常派光易速  
去歲此時共哭陽和先生而今復為先生哭機  
時而感事安得不傷心而驚骨為非朝聞而夕  
可矣以立念而休復此固悲道脉之合離迥異  
于感修短於時偕先生其有知耶尚饗

同會吳張陽和先生文

嗚呼吾輩於先生以道相友者也天壽不貳朝

楊東萊文集卷之五

夕之事而獨為之摧心下泪此豈散以世俗

之見事先生即惟先生一身所關於世道者甚  
大國家治安二百餘年所恃者祖宗德澤法度  
耳先生謂天下非人心皆正不可以長治人心  
非學術大明不可以悉正故先生再出也力以  
倡明道學興起人心為己任聯屬同志每月一  
會為之約必易簡而可久且盟曰一念既興萬  
年不易庶幾我人與己交相長也其誠心之所  
貫徹實意之所薰蒸又有不啻若自其口出者

陽明先生為先生鄉先哲先生私淑其良知之  
學守之最嚴蓋自陽明沒天下談良知者率以  
物交而引為本體放恣不檢為天真認賊作子  
不可忍言先生獨力排之曰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近談者非  
是先生非惟排之亦允蹈之其欲與同志商榷  
切礪拳拳以開邪存誠廷善改過為戒勉皆以  
此翰林故規嚴於先輩在隅恒屏息不出一語  
以為恭先生曰此豈制我此殆厚自藩籬藉令

楊東萊文集卷之五

事長當然將何以事君吾恐古人登對直言之  
風不可復望也且翰林者所職文學文所以載  
道而學所以明之也今百司庶府各有所事惟  
翰林無事而學可以相資又以藩籬自隔越良  
可嘆也故先生於其後輩尤惓惓接引不倦多  
與起者先生大魁寺未而卒未士之賢有守所  
在歷官卓然者先生盡能識之或談及必縷縷  
詳其所以若指之囊中坐間有知其人者咸取  
其當其他非與先生同舉者尚聞其善亦悉札

記之其好善樂取之懷有如此天下士皆以吐哺握髮之事信先生而不意天奪先生之速也嗚呼痛哉蓋先生之學洞見本體而所嚴者義利之辨先生之行忠孝大節而所急者學問之功先生之心萬物一體而所注意者海內之賢人君子先生之年五十有一而所樹立者則不愧不怍不移不屈真可以一念而萬年矣嗚呼先生逝矣感歎以為不復有如先生者此豈溫夷哉昔孔子於顏淵之死而哭之慟孔子非不達也道義之情甚於骨肉也吾輩於先生雖欲弗哭烏得而弗哭嗚呼先生逝矣有未嘗逝者存焉吾輩為先生輟會所以表先生之逝也而此會終不敢輟又所以存先生之未嘗逝者也先生聞之其所以有慰耶尚饗

同志黃真封君文

嗚呼天下有骨肉之愛有道義之交骨肉之愛以情道義之交以神骨肉之愛得道義而其情始為道義之交不藉骨肉而其神自通某等四

海九州人也於翁之存也未有慙慙之歎於翁之歿也乃有酸辛之感竊以今嗣中書君志希賢聖行懋孝恭其等藉朝夕以切儆若金蘭之合契道同故形骸為外心一故志氣不遠今嗣哀亦哀今嗣哭亦哭誠不自知其情之所至與涕之所從也所謂道義之交無藉於骨肉者非耶嗚呼父子朋友本屬五倫幽冥殊途情狀一致某等未及知翁則視翁令嗣翁未知今嗣之所至則視其友所友為文章也者則令嗣為文章士也所友為學問也者則令嗣為學問士也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翁宜何取耶某等為翁致奠詞不以饒翁靈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祭同年曹冲字文

嗚呼四大幻化孰能有之二儀錯運孰能究之世謂之短乃其久焉世謂之修乃非壽焉自古及今周鼎爾焉未有達觀能不疑焉若其同樹何愛於死若其有樹何惡於死嗚呼曹君爾其死耶其母非耶遂存耶傳者疑耶靜靜然

惟爾德耶仁者恒壽胡反側耶人言百至爾死  
果矣遲之又久復作巨矣相視長息零淚墮矣  
黯檢生平令善夥矣爾有樹矣爾死可矣嗚呼  
曹君金蘭之彥溫其如玉圭璋瑚璉器識淵沉  
疏通知遠韜光審彩絕不矜炫年齡未壯冠義  
惠文老成長厚不激不狃厥恩深哉言如春溫  
類知學道匪夷所倫天意一麾出守江介東南  
咽喉舟車驛溢公私征行好惡異態藩蔽舊京  
根本重大地狹民勞休息美賴君惟簡靜去奢  
去太貞廉玄嘿卧治三載嗚呼曹君非緩乞身  
惟疾之憂以慰二人亦既抽簪及入里門依依  
于舍始歸其真淮陽十年竟以不起君恩賜環  
優於汲氏賴于大賢三十有二而君之年又如  
其四柱下之陳可以不朽江郢之政可以為壽  
君其逝矣無所感矣為河海為箕為尾為霖  
之甘為日之瑞翔翔溟津放浪清紫毋念濁界  
以保定爾以俟爾友以與爾為侶嗚呼尚饗

祭蔡文愴文

父母生身師友成仁惟仁克成不負此身何以  
曰仁天地之心匪凡心等乃真精神何以曰成  
成本自成惟弗著察遂遠于人此著此察此精  
此神非力之由非識之因必資先覺示之涯津  
忽爾中通頓復其真周旋良友保任慇懃以切  
以琢華落實存粒舍九有芽長千春事天事帝  
育物養民其久無期其大無垠藐然中處巍乎  
大人嗟予壯歲頗負文名徒資口耳役役駢馳  
無慚無愧幾枉一生偶爾遠遊屈于金陵邂逅  
夫子穆如風清灑我塵襟教我中病豈有長語  
惟示春聲泉遶山下雷奮重冥透體昭蘇始識  
所生自索不獲何以語人痛痒自知冷暖自明  
直至于今成無所成賦性太拙欲進不能多賴  
夫子輔我如兄左提右挈前叮後嚀引我師門  
俾獲證盟玉事靡盬萬里無程予不憚勞寒暑  
衡星三入惠陽放我後生譬彼成鳳翱翔青冥  
族類從之瞻仰儀刑出言有章咸悅以聽小子  
有造者父欣欣若出幽谷并之仁凌胡為其然

惟夫子仁既仁斯智物我一成師門首座聖世  
天民赤身宇宙無可成增嗟子難化每後純庵  
吾黨其誰並轡而奔彼陋者子安破疑團貴在  
知希匪老氏言嗚呼夫子生順沒寧荷薪有子  
伐木無音夫子何恨我生不辰中失怙恃師友  
亦淪始戍終成歲星迴屯於子何有念在生民  
悠悠蒼天孰知我辛澹陳苦辭將于來歆

祭姑母文

萬曆二十有五年歲次丁酉冬十一月某朔內  
楊木史家藏文集卷之五  
姪南京禮部右侍郎楊起元聞姑母卒而無計  
不詳月日至是始遣家人走舍度俗牲醴庶羞  
之儀致祭于姑母之靈嗚呼姑母與吾父同出  
吾祖侯孤於童卯之年備嘗艱苦吾母克相吾  
父吾姑克相吾母提携保抱予身予四歲而姑  
適南土吾楊遠自泊頭因亂而失家譜姑性明  
敏談往事如指數壬辰而吾父龍騰丁酉而吾  
姑鳳翥予方藉姑以修吾家牒奈何相繼而云  
阻嗚呼痛哉雖姑考終閨吾門祚我太夫人遠

在宦邸亦嗚咽而不能語萬里檄詞祈鑒丹府  
尚饗

祭郭妣母嚴孺人

嗚呼妣母出自令族歸于喬木於惟郭門御火  
嫺續庶史之後不富而穀妣之初來歸我舅氏  
鸛鳴一枝內雍外朝米來蘋蘩以共祭祀龜勉  
有無以洽宗友恩廣樛木德樹萬葉宗枋有托  
慈範無虧親濟交愛閨閤隨舅父既喪終吉  
不哀痛惟吾母謂妣從嫂早失同氣倍愈常好  
姪之愛我越有襁褓見予成立佐母以笑乙未  
之冬板輿戒行母顧妣氏淚目以盈若訣若祝  
載丁載寧予禍于母大命先傾廣柳還里妣哭  
曷已居之幾何病亦不起相距期月並遊泉世  
嗚呼哀哉人生如寄七十七古稀旁觀者省情戚  
者悲道無生死一之以時吾母與妣相見以姑  
歡如平生鑒我陳詞

祭黃豫亭文

豫亭黃先生之靈而言曰萬品流形動者拔萃

衆庶憑生賢者出類同人者表異倍者內正  
石中竟爲國瑞於堯先生產千晦瑞海爲巨物  
鍾美萬賢甲科之設二百餘年惟先生與李  
後先方其未過也塞國泥自信不回任折其百  
欽東風雲名重京國 帝命司儲授篆千機一  
縱一橫製折其能轉餉朔方大車彭彭士飽而  
歌將佐獻饌油然歸闕燕及友朋遂奏簡書主  
計上谷滿滿步水以櫛以沐力瘳心勞大病以  
篤 天子賜告暫返初服荏苒三載爰重厥生

楊本堂文集卷之五

集

朝陽暮低鳥仲熊經燕其却疾以展葵誠吳天  
弗而隆喪以傾嗚呼哀哉誰問吳天既豐其過  
何壽其年 主恩未報齊力未愆艾而服政遽  
滿上仙天實無心數不可止古來賢聖孰能不  
死先生有名乃亦有子年從靡天似無憾矣靈  
氣脫體何所不之上倚 帝門下窺天池騰彼  
故鄉局促胡卑逍遙而遊樂不可支維予不佞  
共此桑梓康也同經士也同里先生長予而自  
爲齒每有狂談胡盧以喜鍾期逝矣誰能知音

伯牙徒在豈復鼓琴悠悠白雲爰托我心命韻  
布辭恍惚其臨

### 會祭葉太保暨夫人廖氏文

嗚呼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  
江漢諸姬有棠有芩于孫衆多播在嶺表於惟  
龍翁慶有祖妣貞節不渝武昌厥世兩奉先生  
佐牧百里廉仁澤物傳經后嗣翁也承之大纘  
厥緒崇學天山倫魁甲第嗣服福清民仰麟趾  
於涉曹即望祖妣史簪遶一疏忤時以蹟公望

楊本堂文集卷之五

集

日彰勲名漸起南曹出守郡稱神明赫其積氣  
築我邑城以憂離處尚運長纓繁彼遺好以致  
闕廷載守皖郡備兵東海戎車益精神氣愈厲  
盧龍貴竹閑浹是徙虎旅千人存命萬里載徙  
甘肅叛寇內放發憤封章身當其事 帝命專  
征錫以劔履率被虎旅賊彼群醜遼政以饒威  
震北庭火南部落嚙指系聲公歸而休彼更報  
成 帝加公伐龍命是膺虛席以待慈遠不寧  
中台遽折南極隕星於惟夫人鍾于宦族為光

之操以佐翁讀靜比閨惟仁遠膠水以克多于  
內知外肅是夫是婦天作之偶翁去年所夫人  
亦後士喪法程女夫闕導我我羅浮佐命而微  
寔始生翁與夫人偕作蕩蕩豐湖漫育為城寔  
終藏翁與夫人偕寧宗伯請于 帝備錫卹典  
太史承之 綠綸赫綯司空度工夕即視封郡  
縣有司監竊致肅山川改色邑里熙春胡寧不  
戚亦祇以榮其等上下其齒恭預昔遊陪翁笑  
語思心悠悠越在幼壯亦忝接引領翁誨教中  
楊東坡文集卷之五

竭者耶

### 孟太夫人祭文

嗚呼自古賢母多矣而率以孟母為稱首蓋因  
七篇之言以邇三遠之教于如非軻母雖賢不  
為仲尼之徒所道哉母其孟母耶不然而子經  
胡仁義是由而問學道是耶或云母之所遭有

過於孟母者二孟母少寡而母則君子偕老孟  
母居戰國紛爭之時子不能無離憂而母則遭  
盛朝子為天官即日就祿養于京師嗚呼此二  
者信非孟母之所有而亦非孟母之所難母所  
難者實難在子鯉之知學也某等生非盡同鄉  
出非盡同年仕非盡同官而敬母而哀母則有  
出於同鄉同年同官之外者以學同志也夫學  
同志者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感通也今  
子鯉誠蓋進其所學無愧於軻則將來以母比  
孟母者不永有辭哉嗚呼尚饗

### 祭譚母 氏孺人文

詞曰玄黃判象人各有偶其偶伊何如彼耕耨  
是士是女相信相友冀子並榮龐公偕壽豈惟  
昔人於今則有於惟淑靈匪夷伊婦鍾德名族  
子歸德門矯矯譚君厥德不群永褐懷王三度  
叫開目營四海詞通三墳額外一夫名重九所  
維則成名曠其家政代彼展昏北堂承慶居然  
有子拮据求定何有何無也勉惟整知子之來

雖佩以贈歟予三四突而矣步禮度優閑文采  
陸離亦有快晴青雲之姿我也太史惜才咨咨  
為子延譽庶其見知登為國器以光令儀奈何  
譚宗運祚猶賽譬彼登山厥路迴遠淑人告隕  
西王命逆譬彼廣庭罔終厭宴鳳失其凰鵠  
悲鳴感厲掩涕朋友撫膺矧予又要能不傷情  
生栢之繇豐隆是成贈不及尸氣與愧并嗚呼  
哀哉悲風西來草木搖落鴻鴈徘徊爰有青鳥  
卜其夜臺無然草草尚慎旃哉執紼或愆致茲  
楊東萊集卷之五

絮語嗚呼尚饗

莫魯健齋年兄文

嗚呼生之附公驥也雖為同年生之事公也無  
異先輩公之資稟穎異絕人公之學問精義入  
神其言呐然若不出口而聽之者以為勝悲河  
之辨其身退然若不勝衣而望之者以為雄百  
萬之軍博學無方或擬以西來之旨淵源有自  
實出於文恭之門嗚呼人之有生惟患不聞道  
朝而有聞夕死猶可矧若公之造詣諒精神之

不墮是謂全而歸之同乎大化彼缺陷之世界  
曾福澤之幾何無之何足為公少存之何足為  
公多予素佩服乎散愛逸聞之忽涕泗其滂沱  
嘆哲人之凋謝悲鈍頑之切嗟遠陳詞而罔飭  
真一束之生勢嗚呼尚享

莫羅先師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戊子冬月某朔越某日某門  
生翰林院修撰楊某謹以劉鬣柔毛庶幾之儀  
致奠于先師羅夫子之靈嗚呼天乎胡不為吾  
楊東萊集卷之五

徒少番耶夫子逝矣何其可適從耶某自閏中  
九月初一日得師手語遂兼程而來孰意啟絨  
之日即師陟遐之期某何弗福耶嗚呼惟  
師之學渾涵元善保合大和直捷洙泗之源升  
擅生民之盛一身而建立三才一息而金收萬  
古後有作者當尋其緒吾徒第當入孝出弟敦  
遵遺矩以待來許以期無負師其鑒之耶嗚呼  
尚饗

又丁祀羅夫子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丁酉某月某朔越某日某門  
人某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吾師明德先生  
羅子恭惟吾師祖述孔聖憲章 高皇躬率平  
常以待後學微儒等均沾兩化永慕光儀屆茲  
仲秋式陳明薦惟師鑒之尚享

同鄉奠海老先生文

嗚呼三才參兩維何可當賴此浩然至大至剛  
上匡 君德下濟群氓危時仗節平世建明非  
高非深赤子本心習非狗慾競為浮沉 上帝

賜宋史文獻集卷之五

愍世降此憐人舉世望之山岳欽崇 世皇御

極偉人在職慷慨憂時叩墀慷慨直不恤其身批

鱗之逆萬死一生不問其德逮事 穆皇亦以

直方撫定南國遏惡推強惠此執獨黎民以康

既以罷歸蕭然空囊 帝曰我有直臣遺久萬

幾千里乃善之首昇服大僚清靈濯垢凡百有

位視此黃耆聞 命若驚不駕而行始至舊畿

萬姓懽升群工咸良是則是程清風遠播爰及

帝京寒暑三周屢疏乞休 帝嘉乃德戀執其

番天不慈遺棄即于幽 帝情震悼朝列懷愛

嗚呼人傑倒而不折匪為名高性之為烈槩以

中庸或云未協廉頑立懦伯夷之節執於公鳥

匪必其全或上或六可以為賢致君澤民終罔

後艱以之淑身身其罔愆乃若公者可謂絕德

匪身匪家心如鉄石奸邪摧心魑魅屏息如芥

之嚴如繩之直匪世之人海嶽之神世福援援

不足為陳所不朽者非名非身瞻仰昊天必為

星辰某等鄉之後學景行惟格忽聞訃音涕淚

賜宋史文獻集卷之五

零落人之云三山川慘薄思慕如何勉企先賢

嗚呼尚饗

祭弟文

萬曆十九年七月廿九日接得老父手書云我

弟於四月十五日一病長往矣汝兄執書倒地

悶絕良久方起辨骨濕淚五內慟裂吾父吾母

止生我兄弟二人我離家而事君汝居家而事

親君親一理而各為忠孝異任而同盡如左右

手共成一體汝既長逝誰為事親如失一手何



以成身豈不痛我我自丁丑登第至今始得補  
一經筵講官平生竟得君民之志正思乘時以  
效萬一此非專心致志一念不分未足以臻於  
至誠感動之道也今我弟長逝二親高年數水  
之歡欣定省之事缺我身雖滯京華我心安得  
不馳於親側也款求專心致志一念不分其可  
得耶則我之在此實同煉礪我之歸計決矣且  
老父理素明命素安尚能割哀抑情以順變老  
母多病之人何以堪處汝惟有男四人女一人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五

形骸魂氣無所不之亦能來至我所而鑒我表  
否耶我與汝為兄弟自母親懷抱中至於今日  
四十有二年矣轉想為兒嬉戲時特瞬息間耳  
我讀書白下者三年宦游不相見者十年此外  
皆共侍親側飲食游處之日也此亦不下三十  
年古者以三十年為一世以今觀之即一世何  
嘗久也一世未嘗久則由此引之至于兩世三  
世至于千萬世亦不過一瞬息間耳吾人在瞬  
息間強分壽夭亦惑矣我所以為汝慟者非以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五

不達天不足以為身口如此雖住世百年何益  
 耳目手口渾然一天雖夕死可矣此事未知汝  
 能透否汝遂先我而去汝若未透而去我為痛  
 也汝若透而去我又為我痛也何者汝既去誰  
 與我共此志也能不痛哉能不痛哉嗚呼汝雖  
 去矣所遺棄者形骸耳汝之所以為汝者固在  
 也汝之所固在者其是汝耶其非汝耶以為非  
 汝則隨汝動念而生世之緣未嘗不歷然可憶  
 以為是汝則離此生世之緣汝念何存汝若識  
 此則亦可以一笑於天堂之上矣學問之道原  
 不以幽冥異也我不得與汝共明於生前又安  
 得不求共明於汝之身後我既不得與歸向汝  
 靈一語又安得不寄之紙上以達之冥冥哉我  
 年四十有五加汝三歲年來髮髮稍白病亦稍  
 多熱精神尚強且壯也一聞講學即勇氣百倍  
 日夕匪懈明年來歸就就汝讀書處合集同志  
 提携子姪翕聚一副精神整頓千年絕學以此  
 報君親以此答天地我弟於冥冥之中尚有以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五

五

然助我耶命男老蘭懷具鵠黍以及果酒泣而  
 奠之以我誠告尚享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五

五

續刻後所楊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六

門人趙厚編次

盧琦校閱

姓見所訂正

男見腹等發梓

書

李友龍同年

足下受尊城之寄為吏民之本古今所重惟太守又况畿輔之地聖祖龍飛之鄉其專且重

楊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六

尤非他郡所敢望者乎而足下得之凡我兄弟孰不注目於是足下下磊落矯亢不肯與時偃浮沉人也行當任國家大事矧中都一大府足以難其為哉雖然我兄弟所願者則古二千石耳古二千石所重者農桑教化而徵訟後焉所急者正己率屬而摶擊緩急又中都為祖宗根本地當以祖宗之德澤宣之而莫善於聖諭之六言今之以六言教民者多矣而竟成文具者精誠不實也肯漢高過沛伍大風之歌則新

豐子弟舞蹈而從之矧六言精蘊根於生民之命脉而倡之此地有不翕然成化者我願足下以此精誠率屬為國家深根固本則吾道幸甚夫太守天下美官也人生不再位願足下重圖之

孫公祖

群生寓內均得天地之性而有通不通者則係其福祿之厚薄焉吾惠憐在海陬以百里而受職者十雖巍然稱名郡矣然山谿阻深土鮮衍沃生齒稀寡民不見德而勿為亂惟得仁明威

楊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六

廢之主誰之即可以怡然而無復患矣惟我太公祖毓秀名區遊心至道真世之大人君子宜處之通域大都而藪爾惠也幸而得之豈非我民自其祖父累世修德獲緣而子孫宜受其福於今日我生每一思之輒手舞足蹈而不容已或對人談及又輒神形俱暢而不自覺也使歎歸來倡率閭里順帝則於不知安住息於何有助善教以無拂翼仁聲而迅飛太公祖其許我

耶茲因鴻便肅布雀歡仰惟百順駢臻台祉休  
暢是禱

### 耿老先生

蒙手諭惓惓垂念我師欲徵謨公所表明道先  
生者以俾我明德先生斯言也天地神明實歆  
老先生之心耿我起也墜彼諸孫諸徒豈敢私  
老先生之大德伏惟道至易簡而極學至中庸  
而止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彛常之外更無可加  
老先生為吾師彰顯法程實為萬世標揭道脉  
楊東萊家藏本集卷之六

### 郭得吾

正當孜孜向學之時不意承乏教職殊甚慚愧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彼自能為師者言  
也今未能為師而輒據師席其將若何所賴知  
已時賜鞭策耳使旋謹謝盛情此通甚平易只  
在目前無了無不了也今即來書甚好不意紙  
寫信至此當為我得吾賀不贅

### 郭秀才

承手札隨專翁書而至竟讀具悉真見篤信甚  
是難得道不可須臾離一語了徹為古學脉於

此洞然無疑即聖賢經書俱迎刃而解何難之  
有何莫由斯道正合如此解昔明道先生嘗有  
是說而足下更為明白也知之非艱二句重在  
王忱不艱句耳從古來都說知易而行難故傳  
說亦依着衆人且說一說而急以王忱不艱促  
之此忱字乃知之真而信之篤也若泛常口耳  
之知何難之有足下試自思于今這樣誠信果

楊東萊家藏本集卷之六

見得艱否便可知矣凡看古人言語便須之吾  
身操之此學即機關使轉更無煩難之累矣無  
任馳神伏惟珍重

### 與袁了凡

官名司業本以教為職朝夕惴惴恒恐無所發  
明以為故人辱以故前後服我了几九教俱未  
敢回復三月以來矢心砥礪與本監師生共相  
切磋又幸黎文老誨我所求至助我所未周友  
朋津津咸向于學其中信得及者遂有數人此

皆我了九催勉之力也今乃敢位書以復我了  
九矣每憶了九向在靈濟宮會中同志談及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了九徐庶之曰且說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生時一聞此語真欲  
鏤腐刻骨九吾人之學所以不到實際不及古  
人小而不能大近而不能久者正坐欠此一着  
若欠此一着雖有超脫妙悟不過添知識增機  
智而已黎文老平日少所許可至我了九則每  
云吾無憂矣吾無憂矣蓋正於厚德處觀之也  
楊本其家藏文集卷之六

我師近溪先生一生為人真有截筆掀河海  
之德非獨知處透徹而已也孔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非我了九何足以稱此語  
哉誰當負之夜念此使人不能為  
懷文塘歸矣眼前相知故友又復皆不及門迹  
遙心過尚幸我了九可以教我懇切懇切

### 建昌同志

昔者孔子之門人築室三年之後乃以有若似  
孔子歎以所事孔子事之其不可者獨曾子一

人而已若此乎道之難明也今觀肝上諸賢皆  
矯矯不惑者也豈非我國家際斯道大明之運  
而我師值英才輩出之時而然我嗟嗟難矣可  
幸矣即以學而論吾師終始大成之學也以德  
而論吾師乾坤相合之德也自孔子而來例翻  
載籍豈有兩哉故夫舉同類而咸服之又將舉  
同類而咸疑之其服之者築室三年之見也其  
疑之者有若可事之見也服與疑而交致此所  
以為德之至也嗟我友朋可不珍重文塘文還  
楊本其家藏文集卷之六

敬托致意心文兄丈暨教所兄丈於列丈不及  
啟并此致意

楊環溪

承札教兼惠觀多謝多謝此學知足下益融通  
無礙矣當官處事須善自輕妙出脫莫將自己  
與事物相對要知一切感應俱妄細玩孔子告  
子張及樊遲辨惑二条便見不可執着也羅先  
生德述有別言一紙先生在時見來粵記喜甚  
以為極利初學不可不刻今刻之及閣中試錄  
共三件寄覽惟併精神於學問是禱文塘先生

今偕來在京并報

懷慶王門生

奉別不覺四改歲矣承翰教具見番心學問之  
切真子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耶優之為言裕  
也書曰德裕乃身又曰乃由裕民又曰裕乃以  
民寧言其廣上下左右人之際寬乎綽乎無  
繻繻拘急之態而優乎其有餘裕也仕而優矣  
非學而何彼未仕而學必學至於優裕之境而  
後可仕焉耳孔門自顏曾而外子夏學問最為

透徹此語亦其一驗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吁畫之矣足下從事於  
此久矣不佞第述所聞而足下正之近溪羅先  
生者不佞師也其學直接孔孟其語錄尚多今  
僅以續會語二冊寄覽然先師之書非頓舍舊  
見不落言詮者未易入也知足下有大力量故  
特寄覽若有入處幸以書示

祈鶴峯

向在郡下得侍清言及奉役汝南復厚承散愛  
迄茲三易寒暑雖未獲一申問候而高風遠韻  
時在心目恭惟門下標格出塵丰神絕俗茫茫  
宦海安足久羈息駕而樂琴書林卧以觀無始  
方宅寸田便是三山之景片時半刻可當千劫  
之緣此天之所厚而非入之所能為也生風塵  
中人也悠悠素餐種又罪過安足為門下道哉  
茲因令郎歸省之便肅此申候伏惟起居萬福  
不盡

楊洛源侍御

恭惟門下鍾靈岐岳出瑞明時五采翮又為世  
所景仰矧生得托於班行之舊者哉門下待繡  
斧直指萬里惟是西南之邦華夷之界文武並  
用威惠兼施豈不難哉非才猷素祿識微見遠  
若門下天固不以其難者授之也夫夷食欲不  
同言語不通而其愛父母敬兄弟慈妻子其性  
固不殊也用夏變夷之機在於因明而通蔽仁  
可過義不可過先德化而後刑罰右循良而左  
武猛生雖愚然竊諒門下之智必出於此承大  
翰例願無以報德謹具語如右惟台鑒幸甚  
聶明吾

恭聞講堂塑先師大像甚莊嚴而諸友每月舉  
會甚精進足下自山移歸講堂又甚密邇生雖  
在數千里外然聞此甚喜慰也事之舉廢在人  
人之渙萃在學今日所以續老師之命脈於無  
疆者豈不在諸丈哉茲因萬鳳老榮任之便謹  
附區又於足下更煩足下叱鄙意於諸丈冗奪  
不及一一專啟也均乞亮幸甚

朱荏平

菲才謬叨重任朝夕思所稱塞而無能焉又辱  
故人遠念感愧；夫民生係乎吏治吏治關於  
士習士習之不端起於聖學之不明而趨向之  
無路也明聖學以開趨向之路正士習以清吏  
治之源不佞志也矧又當其責哉然助我亦賴  
足下策二三君子耳荏平之政以樽節厚生以  
教訓正德可謂得其大矣即人不知猶當自信  
也况復受知於當道哉子路問政夫子終之以  
無倦不佞竊附斯義亦以此二字為勸承諭及  
歛集孟我老遺文甚善；外具小刻三種公暇  
可以一目不為無益云

傳廣居年丈

昔年過吳門承老丈飲食教誨多領玄旨及入  
為柱下史時反不獲聞一言之益則弟不好學  
之過也今老丈家居得以致力學問一日千里  
奚足為喻內典所得果是若何見世上被老和  
尚謾者甚多老丈聰明想必免矣而何以教弟

我此事只須言下相應若差瞬許便千生百劫也何如之不悉

### 周柳師

前月曾寄學孔編小坡稿想徹台覽美近讀李氏焚書益覺此老是真休歇漢世上難覓此人我老師能與之相朝夕豈非大眼界大緣分哉起獨無緣得與善知識相近所幸一念之明尚知向往不然只得少為足求名而已耳何足齒也起聞之大開眼人一款一嘆皆是神解乃至所居一莖一塊皆是丹頭今老師倘有所聞於此老願不惜指示幸甚外近日國學考題作論一首附呈乞覽正之

### 楊環溪

聞尊人溘然遠養昔日至樂轉為憂苦甚為執事哀惻未能專人走吊何以為情遙想執事知其無可奈何變也而思順承也而知節事如其生則孝得其大矣古者居喪三年不為禮樂固也而又曰居喪則讀喪禮蓋禮樂之文則可以

因喪而歌禮樂之本則實與居喪者俱存不可得而歌也故古之君子三年不為禮樂而未嘗三年不為學學之為言孝也雖學是離孝也孝可離乎願執事勉之外吳來粵記一冊庭訓紀一冊文塘先生講說一紙附上

### 黃閩泉

恭誦翰教念及世通人心而望不佞以轉移化誨凡一時知愛所教不佞者皆莫有如門下之教若是其大而切也幸甚謝之不佞誠非其人然實當其責矣居常深念人心世道本無不美而斯人斯世不能自知其美而自專之大率皆自疑其不美而自肯之不佞年來實又見此機括日與諸生言惟使之自知其本美而毋自疑其不美而已未審於我老公祖轉移化誨之教合平否也承厚愛不覺贅述惟台慈亮之

### 馬同年

正在困不足之中忽睹大札惠教誦之令人爽然云何蓋札中有喚醒良知挽回直道二語至



的確果乃第一生所蓄積是以誦之至此則心開而目朗也夫良易直也知之出於易而直者謂之良知人之生莫不直故人之知莫不良惟不能自知如在夢中必待人之喚醒一醒之後則其直與良固自在矣然則兄丈之教實為至教弟敢不永有一心以奉之無數耶兄丈以此教治八閩彼中當受福無量矣

耿寶應

屢目薦剡及耳談者之口知足下政聲甚美蓋歷練老成所致不獨資稟之高而已生辱道義之愛安得不自喜慰但古人有過人之才者必汲於學江河之水非不大也而必歸於海者海然後能蓄之也夫學亦衆才之海也已黎文塘先生今過貴治幸撥冗與之一坐必有益也諸不具悉小草一冊附覽正之

周老師

季夏末旬接得老師寄黃省祭來手書及浙南徽詩章畢誦之餘若奉顏色書中有云以虛而

不執為性幸甚：寧獨老師為然即不肯起亦然又寧獨不肯起為然普宇宙種又色又化又生又亦何獨不然一大世界總在虛而不執之中可以止又勿說矣從吾大魁斯道有賴誠如老師所言渠亦常念我師也前月兩度寄上短札想此時俱微覽不具悉

盧台麓

昔陸象山先生云濂洛諸公此學尚未大段光明今日吾儕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甚事吾廣之學自江門以來至於今日似亦當大段光明時也叨貳成均惟此一事吾廣在監者四五人一時翕然相信此曠古所難之事人力豈能至此殆天為之也前三數年得賢橋梓今復有此數友可謂不孤但顧時發難遭之想常生立達之心時又聚會務使大段光明勿辜天意為禱

黎文塘

兄丈歸後會中諸友懷念不已或咎生不能晉一賢者且時又問何得再來然則德之繫乎人

心如此然未歸時諸友未必急又以此見吾輩  
一去一番均有益於人忠世道不可偏見此是  
而彼昨乃若修諸身者則無去住一也老師道  
體康否講堂想已落成可喜兄丈到家情況若  
何令即學業大進乎許甸南信通極篤今得海  
剛峰祭墓之差意歎入肝只恐道不便耳餘惟  
珍重為道自愛不多及

羅老師

恭惟道體為福講堂落成弟子間又英才濟又  
楊本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歲非入於室室無外望於宮牆師之樂何如起  
亦惟此為賀外敢求老師平日所著述者或文  
或詩或尺牘片言隻字幸悉檢付來京起將輯  
成一書歲之名山以俟百世天將有意於斯文  
起每思之中夜起舞惟師慈亮幸甚

復張陽和先生示朱子悟後詩

先生此編實與文成公意緒相承有功於道脉  
甚大非特朱子賴以表章而已感興詩真雄偉  
特達今在選者遠道不遠獨飄飄學侶西方論

綠葉二篇立義未精似可刪也酬南軒篇云惟  
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  
源是徹底透悟歲寒軒一篇亦有意未云明朝  
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可謂坐脫七言  
律未見到家而和陸子壽者正屬影響所謂入  
門未得時也似亦宜刪去七言絕古鏡重磨篇  
先生批云後儒以并州為先生故鄉誤矣此語  
正繼性開來手段妙甚昨日主牆一首亦未見  
性剛之可也通塞明暗往來之狀乃人自見得  
恍惚有此其實非心也若見心者即此便是心  
何通塞明暗往來之有此毫釐之辨不能無疑  
者謹此復教惟尊裁以為何如

鄧心虞春元

過矣容與足下連日傾論覺有契合未審別後  
此意若何此意本自不離只患吾人見得未真  
切反將易簡視為繁難枉自休歇將去孤負義  
賁踉蹌過時光殊可嘆也知足下決不如此然闊  
別之久亦有不忌于懷者幸亮之許甸南大行

吾鄉真切於學問者也可以一晤共訂此盟餘不贊

### 與友人

近溪先生之門有終年講學而不肯承當者或詰之應曰吾所謂沽酒而不應招牌者也先生嘆曰狂狷與鄉愿之辨正繫一招牌耳子以不懸為賢乎今足下蘇刻懸招牌之道也雖然子之不懸也是吾愛也而子之懸也亦吾愛也不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乎衣錦尚絀惡其文也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七

### 蕭師庭

國之安危係乎民之休戚係乎令天下有賢令則善政行而民生安民心悅而天意得天心無一刻而不在吾民故長民者不可不慎也天下之驚於虛文也久矣非吾師庭天資近道安能聽此言哉善守官者以數年為千載其不善者及身而已敬之哉客歲度南聚首見師庭於

談論間有磨又相向之意茲承使翰遠臨敢以此復蓋萬里一札不款以寒暄了事也師庭當能亮之

### 與友人

承示大學格物之說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即知本也甚善雖然近日名公理會及此者亦數人矣然求其真實知本者尚未見也此學須要實悟實修豈但見解而已耶足下之見信高論信確然未審所謂知本者何如也有可以教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七

不佞吾手至於大學次第有古本有石經有明道大學有伊川大學各不同今章句大學又係朱子所定與伊川不同者也要之皆有可通難必其孰是而孰非也又格物之說陽明與晦翁異今之說者又與陽明異然其歸亦未嘗異也前筆似難輕議足下高明以為何如

### 復周柳塘先生

二月初八日辰時接師教札讀罷喜不自勝向札再拜仍雀躍數刻方定蓋甚哉道之難見也

有其人無其見不足喜也有其見非其人不足喜也心術如吾師氣魄如吾師而學又見道萬世斯文之福也起元敢不喜乎何於來札有念之不動為性一言起即仰窺其微但未承面命恐未的確乃故為款與見之辨以引吾師之真言竊比於孔門丘竊到底之間耳茲承諭云云即已豁然矣此後尚何事詞說乎第未審師於有得之後曾大快活一場大跳躍一場將紙前意見如金如玉寶重愛惜者俱當故舊棄否

楊東家藏文集

卷之六

廿

又曾將見前意見如泉如焰奇特神妙者亦當風烟散釋否果爾豈不快哉起乃竊有願焉此學忌不見此又景忌見此而起見若是真正孔門的脉湏是以修身為本却只做得修身兩字又丟了為本兩字一面要修身又一面起人我分別之見不知分別得人我時已離了本也離了本便是不曾修也若是個真修的人方一念要分別時便與修去豈容此念更生此便是從根本上修一似種樹者將橫枝傍藥修去獨正

幹數榮方用着修身為本四字不遺了他一字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正是這個工夫到此地位方曉得舜之隱惡而揚善若決江河沛然至於成聚成邑成都四方風動的心髓此是吾儒篤恭天下平的真實下手工夫若只當分別人的是非却是自家心中先不平了如何到得天下平的地位也起不敢欺于今只是如此用功但管從前習氣深慣又其資質稟來鈍做不前耳願吾師時賜鞭策不贊

楊東家藏文集

卷之六

廿三

### 羅近師

開歲以來台候萬福起元於前後會語每讀一過便生發一番輟嘆孔孟一生精神命脉盡付我師然發揮揚揚亦湏如許氣魄此宇宙精英醞釀千餘年而出者也起元每一思及真不知手舞而足蹈也前曾附書求老師平日著述或詩或文或書札片言隻字欲得彙而輯之以惠無窮蓋有通者一聲一歎皆為真實未審老師許可否京師同志相會如常惟楊晉菴近景相

信有書奉問寄上因略附郵東不能悉

### 黎文塘

自足下歸後都下同志時又懷思不輟觀此則在貴鄉尤可知也弟拙劣每讀老師會語一過即長一拾恨不得一日誦一過惜力不及耳只能一月一誦此殆宇宙間神物哉若能熟誦之不歇即可以一天人躋神聖非但小補而已足下以為何如楊晉菴相信之深有書奉老師弟未見其中所云也足下可得一觀又弟之意謂老師傳孔孟心印一言半句無非道妙款盡得平生手筆錄之以垂無窮然亦足下及二三丈事也幸相與圖之不贅

### 與友人

足下之所求者舉業之文而已乎抑猶有進於文者也若舉業之文而已則世之精於業舉者為不少矣今詳足下之書乃勤又懇又於拙者足下之志必有進於文者可知也夫文者載道之器也世之學者咸知求工於文而不知求工

於道樞所以載珠也顧舍珠而買樞惑之甚也文誠工其所得者不過科第舍曰文而惟道之求則其所得豈直科第而已哉且未有工於道而不工於文者也足下勉之矣至道難聞光陰易邁拙者顛毛種又雖悔可追焉知來者之如今也可不畏哉夫自古豪傑未有不奮發其大有為之志而能有成者也萬里馳神心照為幸

### 答劉鍾所

國家造士幾多年方得一賢士夫人家積德幾多代方生一賢子弟學者讀書幾多省發方做得一件好事故吾輩不可不自愛惜亦不可不愛惜他人也但高明之士以學問為急則其精神命脉有所棲止不然意氣有時而衰識見有時而奪為山九仞或不免於一簣之虧古人孜孜進德修業良有以也而豈以為名哉易曰龍蛇之蟄以藏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足下請告杜門之意其在斯乎生本傾蓋之交感如故之義爰不敢自外因謝翰教而貢其謬說惟高

明倫彙編

雷益州守張書江卿文

執事抱奇氣出守遠州人將謂執事有所弗樂乎其地讀執事入須稿若秦金石而鳴鳳凰由此觀之殆不知宇宙之為廓死生之為變也需益萬里安在其為遠哉夫治遠之道無他能勿擾之而已遠人之良心固不離之朴吾無以擾之則其天全而性得然欲無擾於其外當先無擾於其中非有所寄焉不可故琴瑟歌咏有道者所以寄其心以與天地萬物相安之術也倚歟休哉執事可謂善事其心亦可謂善治其民也已使旋肅謝伏惟珍重

河東巡鹽吳安節年兄

執事報代使入京如例通友人書而僕亦濫與焉僕則安能有所復於執事哉惟是新春陽泰萬物咸亨君子進修之益當與時而俱長而有生之類亦當有以自樂是前一言者執事與僕所當共勉而後一言者似執事所當自任執事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六

七

東吳悟齋

居其二而僕自處一焉有用之與無用分固殊也豈敢苟於自恕哉河東聖賢地三代而下惟王仲淹薛文清二公薛之讀書錄今大行矣而王氏獨中說存耳其他續註十二策之類不可得見意者造物者秘之名山亦待其人而出乎此龍門人也願執事留意幸甚不宣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六

七

昨承佳刻惠教誦之不釋手竟夜乃卒案於老先生致知格物之訓莫逆於心雖鈍且陋不過窺班嘗鸞未得其大全然頗覺其中之莫禦也起至愚然幸有一點致又向學之明者十年之前亦從格致一語悟入故此條路遂尋走頗熟今見尊教發明得完全精妙於鄙衷頓豁益無可疑者陽明先生訓格為正未若此之直捷然亦常云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又上則亦此意然乃其後說以錢王二公若果於師說透徹即聞老先生之說當不待其詞之畢而相許矣何致逼之轉一語而竟不肯轉耶凡後世之學悟而不

修者皆其悟之不真也未有真悟而不修者也  
吾性之中一物不容而萬善具足既悟其若是  
矣而肯不修耶且雖欲不修惡得而不修哉君  
子之立言也惟恐其偏而壞人故良工心獨苦  
於證道編見之矣敢為斯道慶外會語續錄二  
冊家師亦如是悟亦如是修祈門下批評以示  
愚昧幸甚

山東巡按兵糧物

歲比不登首閼陝河洛延及齊魯國氣數適然  
而上天愛民之仁則已默定於生君子之日矣  
恭惟門下躬仁義之德抱經濟之才直指東土  
按行郡國實上帝摯東人之命寄之門下也乃  
始至於境以賑請者累以劫傷抵罪者十牒  
而九既憫然于溝洫之孱復昧然于饑饉之萌  
此如久病之人既虛羸矣又苦狂亂治之之藥  
攻補雜投亦必無幸門下所謂大回其元氣而  
一切刷理之非覈實有司不可任矣此誠醫國  
之倉公而救時之扁鵲也率是道也於化歟為

聖化乃為賴今齊魯一變而至於道亦奚有哉  
不佞謂上天愛民之仁默定於生君子之日者  
此也不佞歲拙有年纖埃無補伏承包荒罔揮  
例惠筆札謹此肅謝不宣

耿寶應

今在所災傷民不聊生長民者若無保赤子之  
誠竊恐天意未可回也高竇衝疲區也尤天下  
咽喉要地執事居此尤宜專心壹意以結民心  
為務寧可失上官與過客之權而不可使匹夫  
匹婦有棄我莫顧之怨此地近水而轉輸所經  
百姓萬不致絕粒不過價貴耳所虞者江淮之  
間剽輕之習易為不逞若心身而民信政清而  
務簡本固而備豫雖有卒然可以不患矣無名  
之費不急之徵固請上官一切罷去此所謂以  
官庇民之道也大槩如此惟執事隨宜而酌之  
可也承翰以疎慢為言此屬僭套蓋無物即不  
通書世情有之非生與執事及諸公相處之至  
意也是後但欲以一字相聞即毋以物誠心古

道豈不為相敬之大者哉

答黃二瞻

承示浙省游饑木商不至權額不盈第能躬厲清白折伏奸蠹而已嗟夫足下丁民之艱即如是可矣豈復計其他哉此所謂不離當下者也夫使理民者亦若足下之理閭則不藉口於足國以迂其足民之念民心悅而天意得可以消水旱之災致豐年之樂今天災頻仍不已者靡獨氣數或恐人事亦有以召之也是下以為然

楊本東齋文集卷之六

廿九

答曾君彥

承詢及鄙論今以一冊奉覽此道好之者蓋寡君彥實質近是吾亦欲與語惜未得常相見耳然肯舍去舊見以鄙論多覽百十迴必且躍然有得於意言之外矣世倍悠々之談誤人不淺惟君彥圖之

林開雲先生

足下清修雅操生嘗得之談者之口而其卓見

猶詣則生益以意得之非談者所能悉也客歲東還專念奉訪不意賤病大發寸步為艱然友人黎文塘復接輝光能言其槩泰初又奉長篇遠寄則生於足下豈必日擊然後適存哉嗟夫先生若與願幸強餐自愛吾固知先生不規規於鄉人之知已也所淵源遠矣萬里神友贊語奚補聊以見意

蘇英總

承示課諸生技其優者立會校文因講以身心之學又念象養貴端通先之社學選師率弟子歌詩習禮此移風易俗之道類非倍吏所能為也足下既能之矣願遂專心一志而為之勿惑以流俗之論蓋毀譽顯晦原有定數士君子得百里之地而居之能舉厥職亦可以無負此止矣此外更何求哉非足下相信之深難與道此

蘇春元

秀才領鄉薦即驚然以先生長者自視豈復能屈首就問於人而足下尤貴書有年矣乃謬推



僕以一日之長何也此非生君子之鄉佩家慶之訓以學問為大性命為重而為豪傑之士者其能然哉嗟夫學者所以學為人學之不講而人之難成也久矣雖以僕之不材亦年至四十而後幸有聞焉其未之聞也種又作為皆自以為人也及其既聞之也乃知向之種又作為皆非人也此僕所以自喜自悲而不敢不為人喜不為人悲也是下今既有取於僕矣願推此心以成已成物甚勿孤修則於成人之道一日千里不啻也足下幸自為進修僕安能有益於足下哉勉矣令兄明府以古教化治英邑世道之幸足下在此中千萬贊成之

李友龍年文

春初托陳掌教一書大都秀才套語耳辱輪教許以心交晚近殊不多得愧之又中都苦饑聖天子發帑以賑賢郡守焦心而商無非所以默回天意而深結民心也術自有窮心乃無盡水旱之來竟湯不能使之去兵食之去孔子不能

使之晉惟是上下一心攀結而不可解者乃聖人之佐用也承云改折一節最為喫緊便當積誠以白撫按既騰奏牘縱使大司徒不行然太守之心足以白於一郡矣若遂料其不行而不為上達是有失民心也故曰凡事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亦秀才套語也豈足以言策我門下以為何如

唐曙堂

客冬過貴郡下教移漏刻庄生病不獲趨謝遂春又而別今忽一週天矣鄙下同志計日望足下至然亦知足下雙白在堂不肯遠離也白汝先生每不惜人此一着今生亦日夕冀此一着豈敢勸足下駕我獨有講學一事白汝先生不曾厲禁今聞足下自禁之則區又願勸足下一聞耳不誨人猶可不自學奈何自學者豈杜門稽古行義不失已哉誨人固所以自學也何者相長之益古人所取也生近覺此有益恐不足為足下深造自得者言也然意實忠誠如芹曝

之獻焉萬里馳神只此不贊

范向卿

承寄憂旱諸大篇古意古詞駸々乎升作者之堂矣知足下游心文藝專精如此吾道幸甚但此中尚有根本不知我何卿亦曾一番意否若得其根本則將來製作俱不朽盛事也古來文章家何啻萬々而傳者甚不多以得其根本者鮮也此意當與坤儀細商之幸勿當面錯過轉瞬間不可復得

楊太史東齋文集卷之六

侯生泰和

承翰燁然華蔚而拙韻又辱高調屬和捧誦之間珠綺紛錯然皆非拙者所敢當且亦不欲以此為賢望也賢所治乃省會衝衢百務填委當崇簡修實惜精舍神事求可繼古人有目覩公移耳聽辨訟口行稟付手答牒書者雖云縉紫給足終是為才所使知賢必不為也意以特為拙者致敬耳尤非所敢當書至即欲來報因習儀遂阻兩日益拙者之鈍如此足下又何以教

之

徐鼎源公祖

今月許大行入京以劍南縣稿見惠始得於其間窺先生之一班耳然深歎為學問之大全求聖之正軌也未敢遽引始以答祝于世祿一章言之有曰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希聖即所以盡心斯言也外若平々而天人之道古今之

楊太史東齋文集卷之六

術統是矣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後學不知其故而漫信習心以為便是聖人亦過矣且先生之言不屬比擬不傍影響獨得之妙可以意會惜未由奉晤一聆之為快也然即使晤言先生豈能有加於是而某之莫逆於心亦豈異是哉但願先生領納天和鼓舞神氣大為海邦人士造斯文之命播至仁之種將來有興起於海濱者先生德也萬里馳

神伏祈台鑒

羅氏兄弟

師母太夫人辭世長孫公復不幸感愴奈何惟  
令昆玉善自寬以保天和於一氣幸甚清時泰  
交天衢大亨賢俊附以成名群龍可以競奮慎  
勿優悠玩愒使哲人之後不顯臨楮涕零幸亮  
狂瞽

朱往平

佐令當衝疲之色自古難之大要以恤民為本  
務厨傳非所急也弟不可任意為慢耳觀來翰  
具悉苦心但願視此為勸思之助而勿存冰炭  
之懷則德日進而福亦無量矣吾人當以聖言  
為去孟子言三自反而歸之於如舜而已矣以  
此自處尚何難之有使翰之至遠賤恙日在藥  
餌中奉懷不敢多及惟心照幸甚

袁子凡

寶紙銀魚上供為累止素聞之足下寓書某處  
得俸止真大力輩也至云此物亦遂不生何也

意者此動彼隨此止彼息皆靈機默運自然之  
理歟識此則四方可以從歟四靈可以為畜矣  
此生淺之見也足下必深究其理便中希希  
書稿見教幸々

答耿老先生

起不獲久事近師惟老先生乃吾師莫逆友也  
領老先生之教猶領吾師教也是以苟有所見  
輒直陳之以就正伏承札示云信手拈來成妙  
果隨足到處盡康衢某淺學莫足以語此然至  
教也敢不勉而至是哉伏惟老先生一出一處  
與時消息世道盡在老先生一身何適而不可  
外柳師書一封附上希轉致

盧台麓

天地於物無不散其生至於物所自取天地竟  
無如之何而未嘗因之廢其生物之仁也吾人  
之學好仁惡不仁所以取法於天地豈有他哉  
願足下任仁勿怠迂居一節生自於力豈既不  
足以辨時日又不暇以為前地退還君家但願

諸公成之異日煙火相望鷄犬相聞青紫濟  
絃誦泮又謝事歸而策杖來遊今日東鄰明日  
西舍經年醉飲其間何者非吾廬也

葉龍澤

開府之位於碩德重望得之已為遜然自惠陽  
觀之乃數百年而僅見者山川聚精會神鍾洩  
於是安得不為吾惠稱慶哉辱札數扣內頤之  
情急報主之義遂自省徑趨貴竹幸甚盡旌麾  
榮到一日則彼中蜚聲一日之福聖主亦登封

楊東家藏文集

卷之六

三

一日西南碩之憂門下勉之矣高識遠養才合  
其誠蓋無疏而不可也但做事忌於着意白以  
先生云桓文與周公同扶王室然桓文用意而  
周公用心又曰詩不必作不必不仕道故如是  
也凡此者亦願門下之番意也淺識無當惟裁  
察幸甚

陳文漢

同志之友十載一晤又別經年忽奉德音喜慰  
無量途次漫記再三揀誦知此事已被文觀破

格物致知大學第一重鍊關也古今多少英雄

效之不過其說道理者皆邪說其做工夫者皆

亂做耳大令幸過此關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

痛飲矣未幾記文云閱之喜色上滿大宅不其

然乎然謂其間微有可商榷者固無害也大抵

此理精微圖妙一着言語文字便成滯礙雖古

之善立言者尚且難之而况詞又者我叨貳成

均他無所事學徒百餘隨機指示賴以自熟其

仁生原不能有益於彼而彼亦無事於生之益

之也張孟二公遽然長逝友朋中似失倚仗然

有志者觀之哀吾生之須臾念朝聞之莫及當

速其開悟而急其進修所謂無非教也吾輩豈

以形骸存亡為欣戚執惠昭不敢不領使旋肅

謝惟幸嗣音真率切礪共教古人友誼是願是

禱

又

今弟入國學生得一良友幸甚我疆之逝同

志者莫不勝之然已久矣文之情用之遺文可

也傳誌未有以見屬者如有屬生決當為之不  
辭也尊記中多絕到語如云此心靈又烟又生  
生活又何嘗不具足只為習心蒙倒遂隔幾千  
萬里古人謂塗人皆可為禹於今始信百姓第  
日川而不知耳是也然習心蒙倒四字未審尊  
旨若何靈烟生活之心與習心一乎二乎奈何  
有千萬里之隔也又或問禮在視聽言動乎心  
乎文詰曰予以視為目乎曰然丈利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等語以證禮之在心此章都覺未坐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王性字年兄

附驥以來僅得兩歲於唐洞源寓中一承謬效  
然老丈之曠懷遠調弟得之聽聞者多矣大非  
塵世中漏又者比老丈使轍所向一一皆要亦  
寧了西方大意未耶丈未了誰當了之以弟度

之必已了也若已了寧當自了而已耶初登第  
時同是壯年弟今已顛毛種又想丈亦不殊也  
此一大事豈可更容徐又耶弟聞我丈嘗有意  
于此故敢以為請倘蒙不鄙惠以德音尤為至  
望不盡

周柳師

伏惟二老以道緣深相結內自有龍湖以來至  
此始通其會二老皆人龍也繼自今龍湖之名  
始不虛也而二老所以為人龍者何哉二老之  
學皆乾又之學也故稱龍焉雖然龍何學之有  
湖之上山阜林木為獸湖之下湖泉魚鱉往來  
於湖之間章縫緇黃賓客僕徒一切皆龍也有  
非龍安在二老之為龍故知二老以無弗龍而  
成龍夫無弗龍而成龍謂之有學也可乎有學  
則有弗龍者矣故知二老非有學也謂之學而  
已矣非乾又也謂之乾又而已矣非學非乾又  
則舉宇宙之內無非緣之相結而矣二老之有  
我吾想茲湖花發於山鱗躍於淵朝旭暎夕

月朗耀二老並坐磐石上下豁潤唱之以康衢之謠和之以擊壤之歌焉知唐虞之為古而今目之為近也視被塵世繼羈絆之何物而談性說命指空論色以清疑其六腑焦竭其五臟者亦奚取焉此起元之所以得書三復辭耀而不自知也一切葛藤徒今已斷更不提也

郭得吾

國博樂先生至得接尊翰寄到粵遊紀三十冊俱領悉矣茲復寄回四冊具見足下愛人之周

楊東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聖

而為道之廣幸甚、但過費不能無不安之意願從此止勿寄矣今即寄示文字數篇儘有佳筆但未是順理成章一氣呵成之作蓋少年作文隨時變態讀秦漢便類秦漢讀歐蘇便類歐蘇無足怪者知虫食葉食蒼則蒼食黃則黃若欲利場屋莫若多讀蘇文常想行雲流水之勢筆下自不同矣又須胸中灑灑勿以得失動念始得只此寄聲

趙濟老

弟所受教於海內豪傑有年矣親啟特達坦夷和粹若我丈者未易得也非丈能教弟其誰能教弟哉茲主上賜以優暇之日上天助以肆力之時易不云乎進德修業歟及時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謂正當我丈今日事非即將來以大學術建大事功潔心矩相皇極以成唐虞之治實在茲矣丈豈肯以小小了事者哉

孫欽齋

向許秋天再入白下不勝盼望茲接翰教乃知

楊東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聖

有後約也辱示虛之一字誠千聖真脉秋間曾具短疏以達宸聽亦反復以虛為獻前與老丈晤語時原以此虛相契耳然其中微有救正者為虛不可說也又為虛尚有說也虛不可說者為著於虛即不虛虛尚有說者虛湏悟入非人所不能為也然僅能如此說至於真虛終不可說聖人因聰明睿達天德故經綸立本知化育此虛不可說終不可說乃為真虛也若夫知人用人不過虛中小又影像致虛之學不為此事

而設也門下以爲何如兄次位答不及曲折詳諒之

### 與盧亮泰

學問得手則心開目明德業道藝一以貫之天地與福萬世與名匪虛也足下於此學已見端倪所貴者直達其機而已機萌稍過無以配天行健而成生物之功坤雖生物畢竟有待有待非聖學也萬年道脉可不深念之哉萬里行矣區又不忘忘者唯此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區又生平惟學問一事非是無以立身亦無以事君也茲有萬里之行深望諸公有以助我煩約前後在會之友大會于閩祠以次月二日爲期

科場逼人幸勿爲意勿爲意乃所以得之也古之名將對大敵如不歡戰然後意氣安閑戰必克矣

學問不歇脚向前自有佳境若一歇下便生退縮不止不進而已足下覺近詣若何毋謂此是

不增不減之物有何可進古人曰宜日嚴孔子平地爲山俱是欲人進貴須猛志精進勿得悠悠

千古學脉在此以此處收拾天地萬物更無一點滲漏做成時與天下同事無事之福如信不友世界自此多事耳慎之

### 與駱子易

數日專心先隴遠轍會事賴諸友不自輟也且道在是學亦在是雖欲輟之其將能乎會語壁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近稿具此于其評之亦與諸友共評之

適檢藏籍有禪公案四家語錄二種送覽若論吾儒性宗之學直造古聖日新又新地位須是如此始得後儒以異端目之近於不識寶矣足下覽竟之後將相與細論之

陳白沙先生云文字費精神百九可以止且絕塵地捉得定千門萬戶自在即不徒可也幸自珍重

### 彭晦翁啟

伏蒙金諾令次媛脫僕室之吹男見腹謹具儀  
納來者伏以禮從周道二姓締百世之姻義取  
義文再索協坎離之配序值三陽之泰儀修六  
禮之初實有天儀敬憑月老恭惟尊親家人  
錢鐘仙翁南海名家早振巍科望實始基之日  
世餘積慶無蛇逆叶之殷惟茲珊瑚不鈞於虹  
蜺是以驚驚許歸於丹穴事實同於繫足喜遂  
動於揚眉尚愧無葭有玷玉樹幸為蘿之有托  
爰謹隨之是將好永擬于朱陳盟不渝于山海  
總煩冰語奉噴台聰伏願輩振滄容鑒忱于物  
外則感同岳戴忻忭于字中元無任榮耀天悚  
之至

楊震淮

恭惟門下達尊無三碩德無二風采凝於朝著  
聲名播於華夷乃者主春方隆懸車頓切欽神  
功於不辜付事業于后昆見神于焉而福謙士  
類因之而砥節所謂殷家之平格周室之恭先  
者乎生也壯歲入朝曾識儀容于鵷列爰齡服

政盜瞻執範於璇題方恨聲歎之難承豈意奇  
塵之榮及見梓鱗之角欲賦振又拜綺筵之頒  
旋增愧又豈有瓊瑤之報敢當桃李之技特明  
素心敬恭尊者伏願順時耆寶度世延綿兄方  
朔於金門不數千年花寶弟蒙莊於漆吏寧誇  
五百春秋生謹祝謹啟

張玉老

恭惟門下發祥揚豫紹服程朱向從廣廈細旃  
之閒惟進正心誠意之論仰符山斗望切昂鉉

楊木東家藏文集卷之六

詎意比坦輒移南極暫徘徊於閒著遂海歷於  
成均惟茲鷄鳴群雍實乃龍飛豐邑壽考佐人  
之化奕世如存舊邦新命之司非賢不昇於惟  
重望始愜群情既立為國育才之功復燕以入  
事君之義凡在門牆之佳士孰非玉所之居州  
何毀非成無往不獲舊學之甘盤豈容久廢前  
席之誼會見不虛生也顧海迂儒章句末學念  
切朝昏但自畏其落植薄循甲乙亦遂使之佐  
簪深有愧于前休得無慚于來翰矧承華錫尤



覺觀顏對使拜嘉何異百朋之重因投思報獨  
存一縷之誠伏冀泮渙優游晉意卷阿之什飲  
食宴樂玩心雲六之辭寔切至懷統希台鑒

益世子仙源回啟

敬惟殿下朱邱鍾靈銀潢挺秀游嬉翰墨清新  
鄴下之詩吟唾珠璣麗則孔門之賦凌視千古  
高居上游鴻寶之方自奇錦囊之譽無價不徒  
文章辭作者之精髓加以問學有聖賢之工夫  
衛社稷莫若朱虛尊朝廷孰逾李勉文昭武穆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允矣周室之宗盟麟趾鳳毛灼然劉氏之祭酒  
元夙承昭睇游辱褒揚深慚實直之惟清何有  
肅雍之秉德方悵遠願之既久冀丹慚以良深  
遽蒙染翰以相先規鴻私之曲被伏願康寧介  
祉元吉考祥壽而咸昌而熾丕迎有美之麻川  
方至日方升昭受維城之眷末由旅觀過沐謙  
施玉案無酬徒一日三秋之佩丹梯歆俄崇兩  
鄉千里而遙未既敷宣聊陳感佩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十

門人趙

盧琦校

姪見所訂正

男見暖等發梓

書

與邑中諸友

曩者朝夕過從領益不細別來再易寒暑轉憶  
舊遊有如夢寐年光如逝川何者是真何者是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常靜言思之令人震駭老丈亦念此否也當其  
聚首之時正好商量無柰不肖道力淺薄無所  
發明今雖悔之亦復何補但願兄丈舍悠悠之  
談求慙慙之實不致虛度此生時出德言為鄉  
鄰倡導成就大丈夫事為禱拙稿一部寄上覽  
教不多及

具心坡

老丈倡學江南生久延佇不意惠然肯來聲氣  
遂應古人有言目擊道存寧俟馳詞而聘言

超然一別兩無掛繫彼此任運無不舒今忽辱  
翰教乃示至情所云漸覺專一又云當下長安  
更何等待誠非對塔相輪之見也生嶺外迂夫  
聞見寡陋安敢云知學我以老丈漸專一何等  
待兩言反而觀之亦頗有同然者耳自今以後  
但願大家不放不歇知止得止使專一者益專  
一無待者真無待不作聖凡見亦不任偏全見  
不任醒睡見亦不任人我見縱浪大化之中安  
享太平之福豈不樂哉寄意同心好共努力不

商高要

足下下車我鄰邑時生正以赴命就道既而道  
中南轉忽更歲華足下遺我翰教然後知宰高  
要也登仕者惟宰為難任亦惟宰為難遇其得  
宰之任者其與百姓有緣者也他官雖華安能  
及宰之實哉諒惟足下卓見乎此故敢道之高  
要附郡然與都會無異硯席蕉布民之饒即民  
之病也民風猶淳惟足下安之毋事旦視暮撫  
焉也大要在於視民猶已子懽忻常交通即靡

然不當矣來意良厚謹謝此布不盡

王國棟

正念足下使翰遂至然讀之云四十二篇者乃  
烏有先生也蓋吾家孝廉未曾至白下也足下  
自許落筆洒然是必洒然也豈待讀四十二篇  
乃信其然哉文章小技耳生亦戲筆為之願足  
下毋廣我而造大足下多故之料熟計之勸猶  
是宿習未除乃有如許念慮自杞國人憂天崩  
到今數千年天何嘗崩生不如是任念亦只憂

楊文家藏文集卷之七

自已崩壞而已矣足下試自料目下自已崩壞  
未何故作無明之想崩也壞也壞也我且  
自顧我不敢多及

管東溟

近日理會得宇宙間一件大事此道之統自堯  
舜湯文孔子而來幾二千年至我  
高皇直接之無纖毫不滿之遺憾  
飛龍御天位用人所知也至其成就淵微處人  
未之知也其在文集還經示僧篇又諭僧篇又

道惠篇試取三製讀之可以測其精微之蘊矣  
弟之愚拙自謂此舉庶乎少裨於世近摘數篇  
稍為詮釋刻之本部以示同志須風行之後表  
其全書無不妙者也刻尚未脫板容寄上方生  
行先此寄音及冬日記一冊內有送孫欽齋先  
生序具之敢祈覽教

宋五雲

此道大意曉了方可看古人經典以印正之至  
於宗門語最為直捷尤當熟看此係大學止至  
善之捷法宋世人不識目為異端深可惜也止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七

至善之學不離當下宗門之學亦不離當下也  
離當下而言學是失止也是失宗也識止知宗  
者一髮可以引千鈞一滴可以盡大海一芥可  
以納須彌一刻可以貫萬古得此橋樑入手何  
尺之身不參天地哉予今見此大意便當直  
信不疑珍重珍重

龐丹徒

吾人處世自有大者絕不在小節日上求也

此下所以用情拙者可謂鎮密尚何闊畧之嫌  
足下虛心取善傾心於了凡此却是足下大處  
昔人有言治性者當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  
不足今了凡之所有餘者乃足下之所不足也  
足下能取之不惟自成亦兼成了凡也何者了  
凡亦將取足下之所有餘以自補其不足耳一  
舉而人已兼成足下之取大矣如是尚何小節  
足計乎伏願足下直往直前及時努力歲月固  
不待人也小刻二種附覽宋印正之不備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七

周海門

別來寡偶惟取

高皇御製文集手自謄釋乃見于百年道統集  
於

高皇其前後諸儒種種論說皆難為言矣今不  
自量其力之小篇摘而章分之佐明一經刻  
之散署脫稿十篇劉剛倩携而東南以奉報門  
下也入粵之行當在何時早勸老伯母板與度  
嶺一觀粵中風景有可樂者丹荔如霞碧圓似

王無論其他矣。剛倩近詣不讓吳生來。測此風又當興起。可為大快。南中閭立吾陸中陽諸丈。皆弟所請教者。昇報不一。

### 郭和州

李白詩云。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無欺皆自然。曾開歲之幾何。而今復憂至。一陰生矣。智者觀之。安得不順理安行。佐大鵬逍遙遊也。是下佐州諸務。填委尚能念及故人。仕優可知。能優即能逍遙矣。豈獨自逍遙。又將使一州之民無不逍遙也。其樂豈有涯哉。附上冬日記一冊。證道書義一部。奉充清覽。不盡。

### 鄧心虞

平生無他長止。有講學一事。近日更覺端的。無纖芥疑慮。南中無事。輒將此道。借時義發揮之。生何敢擬前哲。但此事有不容退避者。竊自謂生之時義。有似於白沙先生之詩。非苟作者也。今寄一帙於門下。幸於公餘披覽。以為然否。倘有未盡處。亦望駁示。何如。

### 李朱山

不佞鄙說。譬之油甕。較缸道之污染也。老丈淨蓮花。因柰何覽之。雖不受汚染。然不佞不可以再陳。若再奉陳。即為不識進退矣。一嘆芙蓉寺記。特為俞定老及老丈而作。不佞時尚卧病。未嘗見此僧也。此文到寺。亦是當不佞訪老丈一番矣。何如。

### 俞定所

恭惟老丈志已弟同。各居分化。理固宜然。離相思而合。忘言亦理之宜然者也。承諭與朱所文山中信宿。無異與弟神交。則亦可以托契於無言矣。辱委寺碑。使不文之夫呈拙於盛文之處。誠自揣縮手。然有訪我丈及朱山之心。而形迹拘繫。則托之文以往。亦神交之道也。故奮病而揮之。文成即寄。尚未出見此僧也。

### 萬思默先生

報恩招提一會。有以識先生之心。易原易說。則因而信之。耳實有不言而信者存也。別後吳下。

友人傳先生語云學人意地擾又不能收功於方寸間假饒說得極微終成戲論斯語也為勝口說者戒歟雖然極微者徹于極者也徹于極者通于無者也通于無則無意地亦無擾人無方寸亦無能收及不能收何者為極微故如此亦無終成戲論及不終成戲論假饒以方寸為意地欲收功於擾又此如行路之人目則炯又長安足則竭又塵途其於邦畿至止者尚遠也如此而遇都人士為我陳說王畿所以為四方之極者吾安能以戲論視之乎何者為未至長安故生報友人謂先生語當如此者乃為安當茲乘鱗便錄寄請正附各日記一冊中有易原易說題辭一篇乞并正之千里馳情統惟白璧

鄒南阜年丈

正舉念時乃無便得便又因循遂至兩年不寄一字顧吾筆原不以書問為慙慙者耳海內同憲如吳下管東溟才識無雙南中精詣者周海門年丈今借重吾廣矣尚有馮年丈具區間廷

評立吾陳車駕景湖陸大行中陽及孟銀臺連誅先生此或在會或不在會皆弟所嘗領教者也老丈所歎聞故具述之近蒙曾見老寄示龍谿先生語要一冊弟覽竟嗟嘆世人無知此老者此老乃實修之士其修也過於其所悟而世以遺行議之益成此老之真修矣何者真修之人豈畏人知人有不知正樞修者之願到今日為弟識破亦此老餘憾然此老力量不能到得終古識不破地位也何故其悟門尚非正也老丈以弟之評為何如幸便中教之外小刻二種奉寄覽正

宛向卿

自與向卿相處時知我向卿必為君子而必不為不善者也及聞被毀不勝駭愕然知必出於忌者疑者之口也近詢之人益知其然嗟夫此累於我向卿有纖芥之損乎哉稼穡者非生而有也物之倘來寄也終必還之名賢晚也生之所無用也惟有與生俱生俱盡者存焉仰不愧

俯不恤即浩然於天地之間而毀譽得喪若寒暑晝夜之相待矣故曰未嘗有纖芥之損也

### 羅近溪

張吾老至得接老師手教已心領矣茲再承教札見惠暨示文塘兄者并得領蓋仰見老師盛心謹當服膺勿失不敏深知此學胸中已自了了舍却小心去通天下之志便更無工夫可做凡不敏之與同志論學少不相入只責自己心蘆少不相孚只責自己蘆浮少不相領只責自己

楊本堂藏文集卷之七

已詞之未修鞭又着已更不去人身上生意見生分別乃至一人未信一人未徹只責自己性分尚虧其信我愛我者又只不見我有是處原是此友自通達故凡此皆非作意如是原是性體然耳惟老師時賜鞭策幸甚

### 復耿侗老

朝來再誦默識章講義字又句又俱瀝心髓不厭非勉不倦非循以不厭証學以不倦証識即人即我即人而歸之於識真我真我無我俱一

字一金本體工夫盡此矣妙悟修証備此矣下學上達率此矣當與明道先生識仁書并傳者也仲子所云贊天地之化育者乃稱道此真我之妙用而焦子所云以無情契之者又稱道此識真我之景雖皆從默識過來決不屬孟浪然老先生實際矣老先生之學既如此惟起也所聞於近師者亦如此謹此暫復尚容面悉不

### 費似宦

楊本堂藏文集卷之七

丹別忽復兩載寒暑晝夜事不足為文陳但弟近來狂態更甚以為學不為聖人昨夫也文前歲笑我時我亦自笑今乃頑然居之不自笑矣又歎為文獻蓋此係大丈夫事就使功業格天文章耀世總不如處討個分曉人生世間如騾駒之過隙何得茫又被造化小兒驅使乎友道之不講久矣我丈乍聞狂言得毋逆耳乎

### 復許敬菴

獲奉教感佩弗忘九載于茲實切想仰忽承

札惠神爽飛越聞誠讀之獎訓殷繁既以敝鄉  
先達為勉後以近崇二氏為防仁人長者其道  
固然某雖樸蕘敢不拜教之辱夫計方便以入  
二氏某也聞為決非所係但聞二氏之學亦非  
方便所能計也嘗伏觀我

太祖高皇帝至神極聖所以開運祚而顯謨烈  
者曷嘗不法帝王師孔孟哉至老子之道則曰  
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實與仲尼之  
意齊及論佛也則曰釋迦為道不言而化不治

楊本東家藏書

卷之七

七

而不亂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  
故能善世如此蓋尊二氏至矣某也莊誦  
聖謨實於二氏敬若天帝畏如神明不敢少萌  
方便之書本欲以憲章

高皇對越天地而非敢故與儒先異也門下以  
為何如哉泰道方興長者實應茅茹之會斯文  
引領同志俾冠伏惟懋明大德贊佑  
皇極以答時望無任懽人

葉龍塘先生

古人制衡夷狄不至於甚煩極勞今詩書所稱  
可睹大抵車制精妙無異故云今人不獨制車  
兼以火器成極其精可謂擅中國之長技而備  
古人所未有以此制虜何可當也即夫運思若  
是其勤任事若是其勇勞苦遠塞捍固疆圉夫  
何求哉一誠之所運也不佞輩目不睹耳不聞  
吹食大官弄柔翰所恃以答

朝家恩厚及天下賢豪才智之精神以為無負  
者獨有此方寸地耳詩不云乎或燕或居息或  
楊本東家藏書

卷之七

七

盡瘁事國或不知叫號或慘又劬勞每誦此言  
愧汗無已若夫懷人我心與忌嫉念不能盡人  
之長畢忠智之願不佞竊謂茲人乎無天者也  
不佞內自愧於心而漫為此論蓋將以自策也  
而因文為不佞叨轉致賀故遂述其不敢常之  
意如此與老丈一笑不盡

馮興區

夜半姑蘇一別倏忽又歷三載兄滿四十弟乃  
過之古人聞道大率以此為期兄志趣甚高氣

相夫第未窮曾過人否也弟素暗考承不歸  
時辱教愛不敢自棄大抵此事非自己見解意  
氣所能測度所能承當的有真實消息必須遇  
人而傳又恐所遇非其人或遇其人而當面嗟  
過此事到手須如金丹一粒頑鉄立地成金乃  
真法也若頃刻少待俱屬邪魔兄能信弟言不  
妄否倘已得之不惜相示願白弟兄若不說實  
言更待何時哉白永蒼狗惚屬幻境弟知兄無  
纖芥入於靈府不用申慰奉又獨此一大事而  
楊本東齋文集卷之七

已外小侄一册奉令即君一覽不備

曾直齋年兄

老丈侍太夫人終可謂大事無憾矣所謂大事  
非獨衣衾棺槨之美宅兆之吉葬埋之固而已  
也蓋有說焉惟老丈素知之而弟素信之者故  
敢曰無憾也而世之營又以為其親唯恐一事  
之不周且完也問之輒曰大事所當盡心果大  
事乎祇見其細務之急而已而被亦焉知所憾  
與所無憾者耶老丈謂弟言何如

管東溪

曾川曾丈至得接華翰獎訓無至所獎者非生  
所及所訓者實生所願默會而請事者也中云  
孟發之遲周收之早孔子之門人三千七十近  
師之門人過於其數若此之類皆門下有為而  
言之也生所得於道者無幾方且隨在求學而  
未敢及於教人乃其不肖之軀實多病憊不能  
訪友而友至多謝去不能接見今在南中照例  
杜門終日則雖求學亦尚有志而未逮也安能

楊本東齋文集卷之七

教人門下無虞生矣雖然孔子曰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以吾  
之所與既不能離人以人之所求又不能離我  
當此之時雖門下善用潛其又將何以潛也然  
則生之杜門謝客亦非一定不移之道也使生  
學果足以教人而又無疾病於其身則我之不  
能離人與人之不能離我者自在也而又奚疑  
於我近師我近師平生從足所至便集百十人  
多至數百人絕未嘗有意於約戒號召之而莫



知其所以然也生即儘力學近師恐亦無此大  
緣列生之所學於近師者亦不在此古今聖賢  
不必同亦不必異所異者迹而所同道也今使  
伯夷與柳下惠謀必不相入矣然百世而下皆  
稱聖師則不同何病焉今門下亦何必與述師  
同也若夫克已復禮之訓此自有說大抵聖人  
立言如鼓答桴在釋家謂之針芥相投斷又乎  
不與者顏子之問又為仁也仁者天地之生德  
以生德問即當以生德答而奈何以克敵之克  
橋大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答之則桴鼓而針芥左矣此決知其不然也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皆能  
自復禮為仁之証也惟左傳有楚靈王不能自  
克以及於難之事而引孔子曰古志有之克已  
復禮仁也一句此則左氏援引之說而未必為  
孔子之說也且其叙子華云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吁是何言也克于華之言則雖為獨  
拳兵諫何難也惟其來歷如此故訓克已為克  
敵之克乃相應也今問仁而亦訓克敵之克不

相應矣古語固有字同而義異者何妨兩訓哉  
且吾近師自求之學問之中無克去已私之事  
又求之孔子雅教亦無克去已私之言惟原憲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止許其難不許其仁以  
故極力主張能自復禮之說今謂吾師喜以新  
說動眾此或不然一時之眾可動百世下大有  
人在安可欺也百世之人心即一時之人心百  
世不可欺即一時亦何可欺也且夫學聖人之  
道者豈徒以其言而已哉言也者聖人所以順  
橋大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世人之知識而酬焉者也道無聲臭而一落言  
詮便有方所孔子嘗歆無言矣其中亦知道非  
言所能盡也吾師平生好學力行門下所知也  
未可盡求以言說之間矧其言本無病哉惟門  
下不以先師接引之廣為可故亦不肯其能自  
復禮之說惟不肯其能自復禮之說故亦終不  
以其接引之廣為可也孔子以有朋自遠方來  
為樂而又稱曰吾得顏回而門人日親觀此則  
孔顏為仁之宗旨亦有可想見者矣我

朝學問自白沙陽明二先生而來至於先師始  
覺會合要皆取法孔顏而以明德親民為至善  
今日此不可學則又將何學哉雖然門下之教  
類告伯牙鼓琴高山流水不在聲音之間而在  
其志者也生故曰願默會而請事然不得不據  
所見直之庶幾萬有一分之補益也生於門下  
所謂外遠而內合者也惟門下亮之

荅平朱大尹

聞執事足馬入荅平首巡隴畝躬問疾苦安車

楊東家藏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蒲輪迎色之賢者辟堂以舍虛心訪問治道由  
是政行而民皆便之此子賤所以治單父而衆  
悅者也聖人之所大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况魯國乎生也聞之亦敢竊比於不寐之喜  
雖然此所謂善也然以此自信則有諸已矣有  
諸已則能止於至善大學之道也仕與學豈有  
二乎哉承遠念翰貺周至使旋惟崇護明德以  
介休祉是所不盡

羅聞野

亦惟明公穎敏特拔之材養之以深沉果毅之  
德向者借重五指不吐不茹不動聲色而厝崩  
海於不崩不波之地明公天下才也茲者建旄  
持節擁衛畿輔所以固基圖而遏天庥樹立施  
設富有千萬於往昔者豈非社稷生靈之福歟  
今宇內北旱南水人民相食天道好生之意焦  
然矣所幸盜賊不敢發邊境未嘗動智者猶可  
反焉然竊見四方任地方之責者拘泥常套付  
之無可奈何其所經畫似與軻書不相符豈聖  
賢之言與經世之道原係背而馳者哉僕書生  
誠不識所謂也明公重鎮猶未甚飢腹心之地  
元氣為急時儲蓄以備不虞修戎以備不虞以  
鎮靜為國家定根本以精誠為天地回氣運知  
明公已籌之熟矣嗟夫非磊落如明公亦誰望  
耶伏承報代使入京例頒翰札祇領叩謝因叙  
述其所懷蕪瑣乞亮

荅郭得吾

辱惠書云認定一個知字只得從實做去讀至

此不覺暢快此知字乃天地人物生身立命的根本只要立得定便是知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是也若不知止則時情世態一切動搖安能行其所知乎昔人以稱譏毀譽利害苦樂謂之八風若立得定者不為彼搖足下養深積厚當不難於此矣

巡鹽陳年兄

伏承筆札例及不佞閑緘雖讀至述艦政之艱字不盈半百而江淮財力困絀之狀瞭然在目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七

復竟讀之勃然有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之意蓋仁惻之心存於中則其形之文詞自不可掩抑不佞感於詞旨之間輒不敢以常套復竊惟財者國儲民者國本輕重較然矣可以盈而盈之所以為國也不可以盈而不盈亦所以為國也矧江淮之間災沴頻仍民生日艱尤當加意之時乎御史之職代天而行非有司此權輕重條利害在我而已知足下有成盡然以等教之不可虛辱也謹述迂謬之談以應毋哂為幸

復李斗野

弟處數下二十年矣文之為君子也得於見封君之德之盛也得於聞然安能及知令祖之德哉弟今而後知河源李氏種德之深遠也而後知天道之報應善人如影響也而後知國家褒揚臣下之祖父之應於天道也蓋弟之承乏代言也竊獲進其所學於是見仁人孝子之情焉於是見當世賢人君子之德焉於是見微必顯之道焉於是見即顯彰微之理焉於是見先王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七

以孝治天下之經焉於是見父子祖孫通為一體之真焉於是見無始無終之運焉於是見明禮樂幽鬼神之政焉於是乎可以進學可以復古可以重人道可以明宗合族可以興禮樂可以佑鬼神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可以致四靈而無所不格嗟乎非文之通朗孰能信斯言之不誣哉禮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承命來令祖墓安敢以不能為辭朕儀本不敢當知弗受不足以及備文之志也夫辭物是辭表也辭表是辭

孝也則孝安可辭哉敬拜登矣謹此肅謝

### 葉龍老

伏承手教謂生所奉答字又皆玄解且有粹養之許讀之令人慚愧汗下蓋因稟賦愚拙於時事都不通曉困衡四十餘年近始理會得一箇藏拙道理以為天下之事自當有天下之才濟之而吾但虛其心可也自此之後將平日希高慕遠要無人要上人之心一齊放下此處見得果有一二分受用是以遇事遇物輒以此道應之每承老丈教我違事我寔不曉故不敢強為之說只答以吾心之所明者而已若夫玄解粹養之許寔所媿也不敢當也近因舍弟之變不忍老親傷心只在年盡春初告歸且得優游西湖羅浮之間以益進其所學老丈經綸世務綽綽有餘今當此重任幸專心一意以盡國家之安生雖處林下要有足以無愧於老丈者非敢求獨善也

### 張可卷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大賢一出士類爭觀以為快嶺南小生獨抱拘拘之病不得從豈非命耶兩辱軒車下臨無任感媿爰敢以書謝伏枕間每閱邸報西事孔棘而廟謨所以應之者甚整暇有序此社稷生靈之福也治亂安危之機惟在所用今用甘肅葉巡撫足為邊境得人慶矣生與葉居同里間知之最真其在贛州時除黃鄉百年逋寇不費寸糧不役一卒而事集及黠酋逸出者此公時在制中僅用一豎子珥而致之蓋其巧在一心發必萬全也如此今共事寧夏魏能虛心听其所為則叛卒不足除雖以之收復河套可也夫河套之不復亦國之耻也然重於舉者恐任事者非其人也若葉之才蓋無所不可生非敢太早計欲深明此公之能不負門下所舉也夫門下既以知而用之矣生復喋喋者何蓋生知之則不敢不一言義固然也而又抱病不得一面言故托之謝牘耳且款門下深信其可用則將用之不疑彼從外條其利害此從中听其便宜內外

一心事庶可濟書曰則克宅之克綏繹之此之謂也此亦區又一縷之血誠也惟門下亮之

### 艾熙亭

古之君子德立道光位隆望重則以推賢進善為務而後世不然汲汲乎惟恐其身之不淑也身淑矣又汲汲乎惟恐其名之不彰也名彰矣又汲汲乎惟恐其名之不終也日夜惟務自持以斯乎人之我賢斯已矣奚心乎天下之人才哉此後世之所謂賢者也而以觀於門下乃若

楊本東家藏文集

卷之七

七

有超出乎是者以道德求門下則德已立而道已光矣以位望求門下則位已隆而望已重矣而所汲汲者乃獨以推賢進善為務其志豈在一身者哉生嘗嘆服真古君子也而亦願門下崇薦此義有加而勿替也今撫治西蜀在屬之賢才有幾其卓然已成者薦之其可者誨育之其不及者變化之無非為天下得人之術也某府某官某何在同學頗知其賢者也諒所素知然亦生所知也生既以推賢進善信門下今

亦答之便得不以所知為言哉惟台亮幸甚

### 蘇斗墟

日來賤病增極不獲求晤足下行矣學問之道當下即是本心更無餘法能無出位之思即無穿鑿之事求心求氣兩得之矣蓋生三折肱而思醫者故為知己道之萬里炎天百九珍重

### 王剝師

伏承札教知太夫人慈顏懽慰老師承惟之下心適體安萬福駢集吾道幸甚吾師具異質乘

楊本東家藏文集

卷之七

七

高識天下之士莫不望風遠邇退却自知其不及遠甚者多矣刻區又愚拙若某者我故不敢以遊說之談取戾然至於迂闊之論則亦有之蓋今天下士大夫莫不知老師無後出之意甚明夫一身之出處雖聖人不能自必而老師能自必我以老師所不能自必者而天下士大夫先必之誠以老師所素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昔之君子嘗歆有為於天下矣惟天下不之信是以為之而終於無成豫計其終於無成

故寧執手而不為如是者多矣惟伊尹能取信於天下尹自知之出而為之而果有成也享其名無窮其次惟諸葛孔明而其時不足為也又其次惟王荊公而其為不度也皆可惜矣若夫取信於天下而終不為之者古未之有也今天下士大夫之信老師甚明也雖有一二浮說皆知其妄且亦老師之所不欲為之意有以激之也老師之出處可以無疑於天下士大夫之心愚以為當毅然以天下自任以答天下士大夫之望今天下之事始之以寬大而隨之以廢弛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程子曰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聖賢之為天下未有循之而不變者也後世因金陵之變法之至於壞天下也不欲其不善變而徒咎其變遂欲以循又為之不知天下非循又之所無為也天下神器也不鼓舞不足以盡神而奈何欲以循又為之執要在精於變之又術而已有場師二人焉其一之務植也其灌溉壅護未嘗異其法也

而樹不達其一往觀之謂之曰子之灌溉壅護者未嘗非也而樹不達者其根之入土者失其理也子為子改植之改植已其灌溉壅護者不加法而樹達矣蓋天下之事猶樹也有根本焉有枝葉焉今之所謂廢弛者乃其枝葉之不榮且達而不可為也又不可不為也則請之根本而已矣主上一心天下之根本也古者三公論道師導之教誨傳又其德義保又其身體三孤佐之然後六卿分職焉若以政事論之則六卿所職為天下已無餘事矣矣必置公孤于其上親方公若道分明知人主一心為天下之根本於此亦正則天下萬事無可為者也故公孤之職不與六卿共事而惟以道輔弼人主今之為說者曰事即道也道即事也此似是而非之論也儒者或之遠以為天下但事而已矣事得其當即謂之道於是乎但理其事而置道於不言則古人論道二字豈虛設之詞哉惟其如是故輔養之力微而感格之道淺非獨絀且淺也且

不問其所輔養者何物而感格者何事也夫既不能正人主之一心則所謂事者不過依違其間既恐拂人主之欲又恐失左右之心既恐失左右之心又恐犯天下之議當為者既有所顧忌而不敢為而既為者復有所扞格而不得遂則所謂事即道通即事者其說窮於此矣而可不深惟其故哉今之為說者又曰經筵日講皆論道之事也嗟夫此安足以論道哉此不過訓解文義而加之以諛詞隱諷相雜以成章耳且其任輕矣古之論道者乃公孤也豈今之講官哉講官之我既輕而不得伸其詞說公孤之位又尊而不肯吐其言詞而謂論道之事止於經筵日講之間亦過矣皇上謂選稀閑無足怪者人之於飲食也其嗜之而不厭者必其有所甘也苟非有所甘於其間而徒見若鳥必吐之矣矣道者人之甘物也然宿構而誦端拱而听其言甚苦今所論者未嘗至於甘而所事者惟見其苦而又求之上之不厭此不亦責難之過甚

矣乎愚以為欲求主上之不厭當先進之以甘而甘又非小臣之所能遽進也則在大臣居公孤之位平日為主上所信任者一決常格而多方以感動之此非老師其誰與望耶故愚願老師無為自潔之計衆主上眷注之虛懷天下士大夫耳目重新之會一出惠力以薦之不以六卿分賤之事分吾心而專心致志于論道之一事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今之議論者紛又皆不務樹之根本而求其枝葉者也惟聖智然後能見人之所不見而為人之所不為老師誠一出而南之則天下士夫所素信於老師者可以釋然無復纖芥之疑矣舍老師亦非他人所能當也千載一時可不念哉某愚拙無與此者然此中耿耿恒恨其納於言辭不能自達茲以書對伏惟俯察其誠而納其迂闊之論不勝幸甚無任悚息

與李桐原

徐得吾丈以九月初旬抵寒舍獲奉教札知仰

顏色知台履爲福喜慰何如謂弟能開明學以  
匪所敢承若夫求友切磋則有之矣承教云實  
修一非吾儒緊要功夫願與弟同相印正允見  
吾丈近來造詣華落實存不然未易出此語也  
弟正苦實修之難凡吾人所修者未必不出於  
意見凡意見皆虛又不知以何爲實明於虛實  
之說則於道思過半矣兄於此必有真見便中  
幸以相示何如得吾丈還亦甚勿又懷不甚悉  
乞亮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七

與周明所

獲領德音濠又教百言皆微詞與義而歸重於  
師道之立偉哉偉哉真大丈夫之言也昔者嘗  
侍近師席某稱師道立則善人多語近師點頭  
曰師之道立則善人自多近師語氣重道字又  
重自字某因會其意元來師不在位而在道也  
人性皆善又人何嘗不多吾未得師之道則不  
達性而徒以我爲人師同人于宗者道也善人  
安得而多乎昔者文王化行南國鳧巢野人江

漢遊女皆有至行貞操故其詩曰文王壽考遐  
不作人又曰古之人無敬譽髦斯士善人多之  
謂也豈不本於文王師道之立哉師道立矣位  
君可也位臣亦可也有位可也無位亦可也門  
下云漁溪補予與之不足者意亦若是歟今且  
有一言請教于門下如尊喻敬尊師道偉矣乃  
得吾丈又領爲驚家弟子者其同異優劣何如  
也惟門下嗣音以示幸甚

劉亮載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七

厚惠書仰見爲情眷又迂拙非所敢當迂拙之  
夫無長足當時彥獨講學一事近又自覺亦是  
空言未敢標奇以先賢智即友人下意相取亦  
無從出而與也高雅如足下又自了凡之所而  
米減此厚意更復何愛然而其處也不久其言  
也不深同聲而道存影見而千里蓋其難哉詩  
曰覺莫助之生之謂也而其先曰仲山甫舉之  
是在足下若乃他人不索生於學而索之以文  
辭則求魚於木也其不得之何惑焉近作學解



數篇幸賜覽閱而兼正之不宣

黃得陽

足下恨不為今豈非欲得民行所學哉然治中  
別駕之任古人所以展驥足者也今可以行之  
下而上焉或阻守可以行之上而下焉或隔其  
可以宣通上下之情而俾無阻隔之患者必居  
其中者也驥足之展不亦宜乎足下但思為驥  
無慮展足無地矣不佞拙性病軀無所可用徒  
竊顯秩方以無補自慚尚賴同志相知如是下  
者肆力鋪張此學以畢明德先師無窮之願則  
亦不必不佞自為之不佞有可以助足下者又  
何愛乎足下勉之矣

王典史

承使翰隨令表黎文老至因得來復典史小官  
也而以人之大者為之則大人之大者非好高  
自倣之謂也競其取業潔白其操守以期不  
辱其身而已矣見士人則隆其禮或有犯則忍  
之無忿疾于視無見人之過耐勞忍辱小官之

道也君其勉之

朱修吾

辱翰教近於內典諸刻有怡入處幸甚幸甚  
高皇有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雖持  
身榮儉之不同其濟世之理一世入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大哉 皇言統一聖真定萬世之  
極矣吾儒之學以盡性為極則然盡性必先知  
性自戰國以迄於秦知性之傳中絕六經四書  
之中性又寓其微言而莫不可傳者終與其人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七

俱往則所存者果糟粕耳迨西方偉人與其奧  
典東來然後性學續有宋大儒乃取諸彼以歸  
於此惜其得之尚淺病在見小款速而蔽於私  
也千古不決之疑待我 高皇而定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而猶有可惜者當是時宋儒之毒淪  
於治體盡成龔賢天佑下民佐之君師亦不能  
復之昭明故皇極之敷言隱晦二百餘年不得  
其六經四子列於學官則敎運諸臣不無餘責  
夫學術之繁於世道大矣弟非其人也亦云志

而已矣故因 來教而盡之易曰同心之言其  
其如蘭當不見斥也

### 黃陽弦

久不聞問思子為勞遠屢使翰良用喜慰願辭  
之費而觀之腴則何煩也所諭自信不欺無所  
借譽於上官而惟見信於百姓父老此謂平易  
近民民必親之吾人樂道窮居欲見之行事之  
實如此更復何求亦足以自勸自勞矣由今以  
上尊官厚祿則有之總不如作縣之德也足下

楊本史集卷之七

卷之七

當

以為何如採金之後上所命也為臣子者不可  
不敬第簡於節目而察於心思毋致為民擾而  
生細實斯可矣凡足下政在得民則此無難者  
何容贊哉生多病薄劣不知叨冒至此尸素負  
衆日夜漸愧思所以勉之者而不可得足下何  
以教之南望仙島臨楮神往

### 吳安節年丈

恭聞我 丈兀坐蒲團致虛守靜視營營生事  
者絕雲泥矣又且不墮金丹黃白術中何幸

世之談玄者多矣搬運也爐火也採取也三

逆類而逃進莫不互試而齊誤而一切不染大

哥德地聰明哉雖然以三教源頭繫於一蒲團

之中則第未敢輕諾蓋以坐蒲團而虛靜必以

離蒲團而不虛靜如此則是有意於虛靜也安

得云無意哉即周子之主靜立人極程子之動

亦定靜亦定似不如是胡孔子乎願若丈之察

之也來論述士以圓明空妙之見察其意無忘

憚之行究且人人人生疑而學術遂為斯世盡此

楊本史集卷之七

卷之七

當

曾子曰日省聞一貫所以千古真儒未可以頭

巾語忽之也誠然誠然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秉習而生種種

各殊有教則無類安能盡得若曾子者固有失

之恣肆者矣此資質之不美者也若遂矣而不

教其為害又可勝言哉大抵質美如曾子者固

不易得而質之不美如恣肆者亦不盡然惟中

人為最多故教人者恒中道而立耳來論云性

體資圓教法貴方此自學教人之學的文可謂

此之審矣然似尚有才事者夫規矩方負之至也性體即人之規矩而方負之所自出也教者以人治人還之以自有之規矩而已豈有二哉若曰吾契其負者以利吾用而出其方者以使

人遵守是二之也老丈以為何如夫性命之學吾人日用食息起居不可離者然至明白易曉無許多煩難老丈與定老相朝夕之必有獨詣非弟之愚所能條答惟亮之幸甚 御製文集寄覽

楊東家書卷之七

雁丹徒

質直一念吾人居身之所珍也寧獨居官已哉質直之人多蒙神力慈衛彼位惡者安能如何但願足下惓惓進德而已前云款延了仁資相切琢此直諒多聞之益也未審果否天下誠實朋友難得若其得之不可失也當官之人常被八風所動得良友相處是憐憫而垣墉我也我乃安然安則日加明耳加聰食加甘寢加甜歲月易過不然外強而中乾言不出口而苦於其

心矣白沙先生謂著些利害不免開口告人為丈夫之淺者固然即不開口告人亦難許其不淺也吾人為己之學自須有下落豈以形迹可觀為高品哉足下以為何如

王鶴松

不為者有為足下質誠追讓誠大受器別來數年聞更刑名錢穀之任無所不取士於齊魯之邦大得民譽已而割符出守政聲籍籍二年矣可不謂才哉平涼大府也賦重民貧宗驕後繁邊餉轉運訖無寧時則神形俱悴誠有如尊諭者然如此即奉法循理取足以為治而已惟簡之而不得者勿簡焉可得簡簡之可也惟於官民之際要當驩欣交通而無鬱悒之態不惟養民乃亦養身此雖不佞億度之言亦或有時可用也何如

李鳳陽

生此郡者非遊我近師之門必聞近師之風者也矧若門下撤藩籬於形迹等聲聞於雅素而

過存乎不侵心期宏遠矣鳳陽根本地得明宰  
美不可慶哉方今四海大安而東夷肆逞有民  
社於淮海之間者不可忘備門下其亦講於內  
政以寄軍令焉治真愛於辟黎申孝弟於學校  
外若無事而內實可以應率此真邑宰事也惟  
高明圖之諸不及贊

楚省督學

恭惟有道門下聖範楚材風化南紀不侵嚮往  
久矣不特有鄉場庠師故黃州太守丁公諱有

楊本史家藏文集

卷之七

文

周者常德府武陵縣人也其人性孝友行嫺睦  
任職以廉能稱最居鄉以仁厚得人鄉鄰孺嬾  
無不知者聞亦為膠庠師儒舉呈懿美以俟表  
明獨其清白子孫卑貧委靡遂至于令長者之  
風鬱而未暢不特竊惻之伏望門下赫然下明  
古賁文教登之俎豆之曰擇其子孫文理通者  
衣冠之以昭示楚國則為善者其有勸矣事聞  
盛典敢避未同輒此進言伏惟台鑒

曾植老

老丈慷慨接引不知弟日夕在左右也頃承翰  
教云身本也心大本也知止知本諸修身也知  
止孰知之知本孰知之心也不空此心心住所  
迷當下不知矣此所以修身在正心也如丈所  
見是本之外有大本身之外有心孔孟二夫子  
固未嘗如此說孔子止說自天乎以至於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亦止說家之本在身  
並未嘗說心非遺心也心不在身外亦不在身  
內渾身皆知即渾身皆心其含藏於胸膈之中  
乃意而非心也心則本空不待空之而後空意  
則本不空雖散空之而不可得矣心本無迷亦  
無所任惟意或有之而非真意也真意如日視  
耳聽無住亦無迷也老丈之所謂心者果安所  
指乎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嗟夫真心豈易  
識哉弟非學佛者也因其書然後稍窺心體曰  
視儒先所論如隔靴搥痒入海較砂深為可惜  
是以披肝露膽以為我兄丈勸詩不云乎呦呦  
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尚初以呼群共食弟

楊本史家藏文集

卷之七

文

何獨不如鹿乎丈勿謂心之易識而孔子之旨  
之易解也又勿謂弟分心於佛學而不併力於  
孔宗也今有人能汲汲乎求明其心求之於六  
經而不得也又求之諸子百家又求之釋典惟  
主以明其心而已是真併力於孔宗也而素何  
少之即如佛說楞嚴一經其微心者亦良苦矣  
其仁後世者亦可謂至矣學以求心者安可置  
之漫然不省耶此弟所以有勸於兄丈也試取  
葛羌之言賜三五日之青眊於是而無所益則  
弟受妄言之罪可也吾輩皆老矣非談名理矜  
伎倆之時要得貼貼地受用結果從此發生得  
幾人不枉來世間一番而已亮之不盡

玉洲

承寄來會語三十部捧讀李太守公序文其言  
藹如也此公真仁義之人哉使人玩之不厭第  
不佞當之有餘愧耳恭聞門下以此學施之政  
一以教化移風易俗不惟躬行之又令屬縣而  
行之遂使一州一邑雙璧相映何可易得此殆

聖祖在天之靈默佑吾民而二公之精誠式受  
昭鑒故也以此深根固本萬年不可拔矣區區  
醜夷何能擾我願門下篤行勿輟世道幸甚

周侍御年丈

不肖弟不奉大教十餘年矣時事多艱何敢以  
寒暄套叙惟泗州祖宗根本地第春初有事于  
祖陵憇止三五日有陳迹焉歎聞於丈也弟當  
是時愧廢地方供饋乃賈勇合其有司師儒而  
講之以孩提愛敬之真性本願少酬供饋耳不  
意州守邑令忠信而篤行也夫倍流失世敗壞  
恬不知怪賈生歎之今泗州盱眙獨能以移風  
易俗為務此我丈激揚之力而聖祖在天之  
靈默佑而然也弟之空言適達其會耳願實深  
根固本之第一義而不知者視為迂闊夫使人  
人知愛親敬長則堅革利兵制挺可撻而何憂  
於醜夷我丈念此熟矣弟亦一言之不為贅也  
乞亮

王學正

以童子一呼而應證一貫妙哉我及曰駭不  
能應者尋求之心隨聲而應者當體之心則剖  
析太分明矣以不加一字說止至善尤為大了  
手引范女之說以判出入無時公案兄當發怒  
而行云強乃仁體及辨物動動物之義俱當大  
要此紙既既實落句句合徹了此然後言行相  
顧為篤實君子更無無而為有虛而為盈之病  
矣不依前贈公詩云與子平分粵詞場角兩雄  
記否是事了得乃稱平分兩雄也春官任取上  
楊東家藏文集卷之七

再求丁盱眙

學也者學乎道也道者天之命也命於何立立  
於時刻之間而已此處毫髮不容踰越故又謂  
之法孟子所謂行法以俟命是也蓋自其嚴之  
在我也謂之法自其主之在天也謂之命吾人  
步步行法俟命乃為聖學若一毫混帳更無學  
矣夫孝豈在人壽之榮哉奉天命以事吾親榮  
莫大焉彼區區入爵乃倍情耳生待足下以聖

贊而順以倍情可乎願更進此一着將來不有  
受用便中患我德音是望

蔡見老

奉違台教忽爾組秋每擬心神以化凡質會有  
賁泰之便獲申起居之私恭惟門下伊周之學  
伊周之位位與學符望由賁著紅日一輪可以  
照大千世界真陽一點可以回大地春光歎連  
則有不達之虞周果後有復艱之患酌斯二者  
惟在一心惟公既執心樞自然靡發不當素在  
楊東家藏文集卷之七

教愛之下者第拭目以觀其成而已贊語讀聰  
無任悚息

沈東霍

讀翰教有憂世無當之云如丈尚無當又孰有  
當罰中數十年來無三吳之水無充豫之旱無  
荆揚之疾疫近以大工採木亦困矣又有三微  
之災雖此採取又可勝言耶第竊謂此固氣數  
不可逃而挽回之機實在吾輩如吾丈仁人君  
子為此方司牧民雖困亦不至甚病此上天所

以有意於生民也文其無以弟言為倭耶梁生  
荷德栽培弱植自傾於丈則如天矣弟當心感  
謹此附使以謝

馬杞縣

客歲劉布衣至辱惠德音其迂也不敢不布腹  
心諒在照管嶺海朽生學識寡陋祇隨分家常  
茶飯而已賢者謬以虛名存之何以報也到今  
念之尚有餘愧但願朗擴冲襟保合太和誼萬  
品於秦融發天光於海印世道幸甚外小稿一  
稿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部奉求正之

范廬州

客歲道貴治沐教愛多多叨竊南中雖去光範  
不遠然而未克修問于門下則因循之過也忽  
辱垂念有翰貺之錫拜承之下始自覺疎慵罪  
莫遑矣伏讀翰教所云易簡即是精微中庸不  
離日用謂是鄙說向呈於門下者生不記矣門  
下猶能記之即家珍也何庸辭讓哉大抵民之  
瘼矣日用飲食無非順帝之則學者識得此處

誠無疑方能想施於民令各得其所孟子謂  
蔽粟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一言以蔽之竊謂  
門下所以行之一郡者皆是道也若不佞者徒  
能言之耳何益於事哉不佞年來自知慙愧而  
門下欲求鄙語令人增報雖然淘洗未淨則舊  
業猶存不能不示友人而又安敢隱於知己爰  
具數種呈覽教之餘情不盡

傳約所

國家無事而為有備之坊賢才衆多闌入武選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武其貌而文其質今日皆籍明日擁麾矣息馬  
論道橫槊賦詩文士綰銅墨方宛宛然束縛於  
禮法之中由此觀之殆不如一夫長也而足下  
終歎然若不足者何也度江南雄鎮天下精兵  
處也東連閩粵西接荆楚山谷深阻人民險健  
長技鉅矛毒弩鉤棘鋼刀藤牌大旗之屬夷醜  
弗能當也自棟練以來肩重超距之本林五月  
餉一金士飽氣盛人人思一當勁敵而無所用  
夫東夷今受戕貢矣海波不揚固也萬有一焉

肆其跳梁之患不南徇閩廣即北倚吳浙此四  
處之兵吾度之皆不度若也度之卒常廢於無  
事而使之策應於所患之處必且有餘力以制  
其敵下度之卒於四處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為帥者坐觀四方之變以收全勝之功豈非所  
謂吉祥善事哉然而足下尚不肯安處於此而  
願徙他鎮是下殆不知他鎮之苦耳他鎮兵不  
如度餉不如度事權不如度不受寇不如度其  
他不如度者殆難以徧舉也之他鎮更思用趙  
楊本東家藏文集卷之七

袁海門

開歲幾何倏然兩月人世百年真如電光石火  
老杜却云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頭象觀火倚待細推也亦可謂不曉事矣行  
樂之法各各不同而總不如講學之妙講學之  
樂惟孔顏有之孔顏之後蘇軾此高者亦鮮今

以說於大將軍之前用博一笑耳實不如耳後  
生風鼻尖出火之樂也吳廣文先生往觀廣陵  
之濤因寄聲

白年丈夢山

恭惟老丈厚抱弘施才譽籍籍有年矣方今天  
下北不患虜東不患夷惟漕河之可患耳民歲  
受其凶德而力後不怠在事者類皆一時名德  
竭力殫慮而未有長策此亦智勇俱困之秋也  
諸公安得不排教我丈哉而丈將何以圖之弟  
楊本東家藏文集卷之七

書生也抱咫尺之義忝竊清僚乃足自愧耳如  
丈者敝歷中外建立殊勛出則方叔召虎入則  
張仲吉甫無所不可者復何謙讓之有焉承云  
藉人以為視听弟以為不熟文倘不以一己之  
耳目為耳目而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耳目則人  
之視听莫非我丈之視听耳既無我之可分更  
何人之曾藉是所謂書生之義也老丈以為何  
如我附往一笑

高通判泰崑



書至開藏讀之恍若接清輝於龍興福地聆高  
論於第一山前時也恨不縮地促膝往復傾倒  
鼓掌大快人生樂在相知心耳何必富貴我蘇  
坡老上梅直講書可盡其際矣生亦不可羈縻  
人也自填賦性和柔不能與世人適人共知其  
無用但尚未有厭棄之迹無因發意謝簪紱然  
分亦有極以老母年高多病暑雨新寒俱不相  
宜必遂敝廬乃得相安然則世不棄我我亦當  
自退耳承批教有義關之說故云然大抵我輩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七

四

世味淡薄不難退步却以肯退步為難而難亦  
非聖人所貴也時行時止乃合大中耳此際亦  
不由人安排得第一要學問不錯了路頭學問  
不錯即縱橫曲直無不可者足下以為何如生  
托處海濱郡之東郭有地一區水潦必經聚之  
所棄生獨取之為之堤其下流潄水成池中有  
高阜偕然廣數十武構精舍其中有堂以奉先  
師近溪羅子遺像後有高閣可以眺遠山迎遠  
流環舍皆水也用小舟以渡故客罕至宜岸攝

此迂夫菟裘也友人題十景一曰五老來賓以  
前有五峯儼然可望也二曰三台應宿以門前  
平地墳起者三若台然也三曰翠微鶴舞以前  
左白鶴峯峙焉蘇東坡先生安置吾惠時故居  
也四曰碧水龜呈以湖中有阜若龜也五曰江  
抱錦練六曰林削青玕七曰雲飲娥媚八曰煙  
浮仙縷皆指其所所有者也九曰東旭先輝以此  
屋面東昧爽登閣見日出景色異常十曰西濤  
洪響則郡之西湖水穿城出瀉于江其聲甚壯

楊太史東坡文集卷之七

五

以為山川生色惟無客為幸

### 王閬州玉汝

胡友愷蓋門下知厚云近過生具道明公有  
意於聖人之學世人所繩集者視之不屑意也  
惟以不得聞道為歎嗟夫此世道之幸也生兩  
奉翰教已識明公之心今聞胡友之言直識明  
公之面矣試一進其狂言夫人之於天地謂之  
三才是人之大也亦猶天地之大也而儒夫曰

吾安能與天地比大也豈知與天地比大猶其  
小者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心者人之主也  
今命人為天地之心則是以人為天地之主也  
與天地比大而己退讓為不能矣矧曰天地之  
主夫天也能不回面却步而反走乎豈知人為  
天地之主非謬為大言以動世俗觀所實事之  
理也詩曰是實是圖蓋其然乎夫夫也聞之才  
比大之說則不免於小疑聞為天地主之說則  
不免於大疑者是不究不圖之故也或曰如此  
則誠大矣不幾於窮大而失其居乎曰人之所  
居者孰切於此身而吾之所以為天地主者何  
嘗出於此身之外既不出於此身之外又何至  
於失其居而予以是之憂可謂智乎是故由前  
之疑謂之不勇由後之惑謂之不智不智不勇  
同歸於不仁故曰智仁勇闕一不可也今錄以  
資之門下以為何如各以職守無由會晤特假  
此以發往後之端惟照亮是幸

張江都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七

平

聞榮滿可賀未敢為人恐滋擾耳水有心不投  
時之論則竊有一說兼復夫時者三才至理也  
即吾人之真心也人本無心以時為心時未及  
而先之則為前念前念非心也時已過而後之  
則為後念後念亦非心也惟當其時者為心然  
時不可止則心亦不可番執之即亦前念耳時  
即是心心即是時而曰心不投時猶云心不投  
心也豈理也哉足下之所謂心者蓋意念而非  
心也惜不依緣淺無由促膝細論之也惟幸足  
下詳覽而審思之田中壁得出治其父喪感足  
下仁心矣仁心隨觸輒應即真心也孟子所謂  
見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也可生者生之不可生  
則已矣雖造物不過如此顧足下自知自信不  
厭蕪蔓為幸

陳志家

辱顯使頒教誥讀如對仰見門下治郡能以閑  
雅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條約事宜二編規  
模定於初政矣孔子所謂暮月而可者也迄于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七

至

今則事觀厥成豈不美哉夫微劇郡也簿書旁  
午部使接跡為郡者第循襲故常猶不免勞苦  
之嘆乃門下於吏事之外加意人心風俗若此  
而不言勞何也誠於愛民故也愛之所至精必  
至焉精之所至神必至焉神之所至雖赴水火  
而不知趨百千里而不倦故鷄之覆卵也終日  
忘疲不食而不飢不飲而不渴此鷄之神也而  
矧於人之神與天地並何所不至神生於至精  
精生於至愛今以驗於新安之政益信矣而門  
下亦安事他求哉承諭等志堅確勇猛不徹不  
休不歇焉口耳虛文必求真透此過量入語也  
生之所鍊然而起敬者也詩有之矣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夫民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毛者失在於既  
舉而不自覺也如既騎驢又歎覓驢豈可復得  
仲山甫之所以能舉者惟其無所舉而已矣無  
所舉而舉仲山甫自知之耳孰得而助之哉然  
則門下之舉輶德如仲山甫可也則異日者不

楊文忠公集

卷之七

三

賞不怨不顯而致平皆所自為也雖使質於生  
者莫敢助也矧若生之不肖哉感厚意不覺傾  
倒惟心亮幸甚

管東溟

客歲屢辱手教僕俱心領而緒屢奉報不肯遽  
爾諾者以道無所執不欲以水濟水也門下  
幸毋以生中拒而遂棄之度外可也今朋友道  
絕誰為開口見心者幸而有一人焉其識與生  
不遠至如門下塵垢糠粃猶足陶鑄千百不佞  
獨患不肯垂接耳肯垂接矣而又不知領略即  
當面挫過又歎遭遇於百刻千生其可得耶吾  
鄉過去佛六祖有云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  
便是福田不佞始衰矣忽覺近之倘可比師曠  
炳燭之談乎門下性宗之微者也何以教之夫  
佛者魔之反魔者佛之似也是佛無魔非佛即  
魔間不容髮生甚慄之非門下善知識無與印  
證也慙企甚殷緣便奉訊青陽方泰君子道長  
恭惟萬福不佞

楊文忠公集

卷之七

三

許閣老

嘗聞聖賢之學以行道濟時為仁以功成身退為智仁不足則道末智不足則失本仁智合一本末兼該非聖賢不能也恭惟閣下道德發於文章學術施於事業贊佑皇極履露蒼生遂爾具止足之懷稅寵利之駕為鴻之冥為鳳之舉使宇宙血氣之倫懷仰戀慕而不可及一何仁且智歟蓋閣下之所得於學問者深矣起嶺海迂生知識淺陋然平日實奉以為師資焉古人云君子居治朝則德日進生雖不敢當日進之盛顧閣下治朝之典刑也乃者先儀既遠矩範猶存正想仰問忽辱品翰下及捧誦之餘又若對清嚴於几席矣使旋爾此言謝外附寄先師近溪先生遺集一部奉 尊覽無任悚息

告同門

明德先師仕無祿入悉以待四方來學其交際所餘悉以賜鄰里鄉黨惟其財不究積是以喪而速貧鬻田而飲 寤安而莖諸孫有甚憂者此

吾黨所共見聞也先師之志固不在我然講堂

為敬業樂群之地先師之風化存焉故學者之方來未已也而無以供給之可乎粵稽寰宇之內為士君子講習之地者若豫之百原楚之岳麓豫章之白鹿洞類皆有田以供祀事以給學徒今先師鳳凰崗講堂豈可沒又而已乎事無舉廢存乎其人人無異同存乎其倡先師門士分散四方念及此者蓋不知其幾矣第不倡不和既日惕月事之安靡率多坐此吾輩聚首都門可倡而不倡復奚待哉是用敬告同門諸老丈為師門延一綫之脉計在聚人為學徒推一體之仁道存足食春秋之榮盛於是乎出堂宇之修葺於是乎存蓋財無寡而必施則事有累而易舉矣

趙閣老

恭惟閣下以聖賢大學之道輔弼 明主當國家多事之時東西跳梁以次底定天下靜于安瀾亦足以見大儒之效矣 明主倚畀日殷春

注目爲將來建基垂問尚有千萬此者天下萬世之福也 主上春秋鼎盛聰明天縱邇來朝講久廢上下間絕夫家人父子之間久不相見尚生猜疑况君臣乎災異之來天心仁愛似宜乘此機會請復朝講朝講一復百度自貞固不必煩又陳疇爲也昔周公陳立政于成王合廷臣而咸告故能成緝熙之至而公佐周恭先此真閣下今日事也釋此不圖將來至憂亦有千萬此者嶺外腐儒所見如此惟閣下亮之憂病

楊太史東坡文集

卷之七

五

之軀無能爲後今奉母居南中母氏年高多病日惟鄉土之思見茶具疏自陳便覺欣暢倘因此得遂放歸田里 明主之賜也亦閣下之德也母子項戴沒齒敢忘哉某無任惶懼之至

又

去歲陳情嘗以蕪詞噴覽方悞獲戾豈期見答道義之論傳誦海隅包養之度位則千古謹貫佩如珠璣珥襲如珪璧矣竊惟遐陬未學幸荷栽培庶草之微亦知傾日故自奉命承教即思

努力酬知遵途從陸胃雲衝泥頓此八千之程自須三月之久正叱馭于斯坂忽被 命于半途茲蓋閣下以中河之德長育菁莪以大匠之精無收搏櫟不然疎踪弱植焉能自奮乎大造無私于萬物萬物亦相忘於大造生誦此義久矣敢一言及于私德以忝大君子哉謹已竊秩番都叨錄母養遂爲鳥之私則易而效犬馬之力實難蓋拙病不可以強勉尸素不可以久安也疎遠隱衷諒在洞燭某不勝惶懼悚息之至

楊太史東坡文集

卷之七

五

大九卿

顧表迂儒素無寸補年來憂苦病癯學植荒落自分奉老母菽水守先人丘隴已矣豈意溝中之斷碩取而青黃之提挈之感固深負衆之愧尤切蓋番都固首善之地禮曹尤風化攸關大非疎慵若某者所堪陪貳也寧得無自揣悲哉恭惟門下中朝碩德人倫師來無亦念是疎踪錫之教詔俾得奉以周旋庶幾無負越乎雖不敢猶將請事焉傾仰有素茲因報任之便輒此

布襟端首台階曷任虔切

朱虞封

陶孝廉五月至白下以登堂不獲奉覲清光為  
歎然動定進修之樂頗餘言之足以為慰乃者  
辱為翰裁卷開緘盟讀恍然兩心之相照也吾  
人一身在世道中如寄槁於巨航之上風波安  
危共之而舟中之人所任懸殊有把舵者有守  
帆者有搭載者搭載者徒存憂喜之情而不能  
與其力守帆者能致求安之力而不能明其幾

楊本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五

審於安危之幾而立於不敗之地者必把舵者  
也夫世道亦有舵焉身是也而把之有法以其  
身為強學之身是也此弟之夙昔所聞於父師  
之教信之雖篤而行之竟未逮也謹因大教而  
述以就正且以為老父祝嘗攷洪範之訓曰無  
偏無陂遵先王之義無黨無偏王道蕩又故學  
得乎蕩又之道而置其身為蕩又之身以涉於  
無津之海何不濟哉此正老父力量之優為弟  
雖非其質然不敢不加勗以副盛心耳伏承扇

頭雅製二章及序云 謂易仁也仁一太極也  
不為有無不落方體俱極佳極安語此外更有  
向上事諒非可楮墨聲韻窮者惜未由促膝傾  
頤餘緒也

管東溟

辱札教欲進生於川流敦化之域生安所托業  
以及於此生夙夜強學人耳雖師嚴子實未足  
以盡羅子之道譬之丁蘭刻木為母想念雖殷  
而血脉終不貫也祇今日用持循僅做得本身

楊本史家藏文集卷之七

五

分上事則要看便者不要看便不看耳要便听  
不要听便不听此外更看一字視之如斤担子  
惟恐其去之不速况川流敦化許大名目乎然  
則非惟不修及抑且不敢妄意希企也六龍之  
義門下位解滿泄殆盡雖然學患不成龍耳不  
患其不六也雖乘六十四龍又乘三百八十四  
龍皆可也蓋聞蛇修易成龍或動一念殘物之  
念則轉而為蟒夫一念之微而形性變易如此  
是以君子慎之未敢及於為人而必先自為龍

確然龍矣尚不自恕如禹戒舜無若丹朱傲是也舜也而龍丹朱也而蟒間不容髮此龍之成者也猶若是廩廩也矧若其未成者哉若生者方自有意於修焉修尚未逮安敢輒有所犯若門下所稱引仲尼如來以及周程諸聖儒普度利生立人達人全機大用收放翕闔之妙此則龍之事而修龍去之尚遠不敢遽議也郵書者趣答甚急屬有匆冗不及細布姑叙其大意惟門下亮察

楊文之集卷之七

又

日者遣後走候無可為敵反滋擾耳歎又辱札責生追換之語落第二念令人爽然自失然門下大智慧必照破追換非真也承叙憶昔與先師近老同榻都城又同舟責郡然後蒲籬盡撤心耳莫逆今於不佞徒以副墨傳聖人之道終是對塔說相輪又蒙許都說具証學編者於高見十合八九異日可以相琢磨於聖人之道生讀之輒生愧竦蓋未敢以見許者自安而深以

對塔之說八九之合自省耳雖然生於門下自有無對無不合者在也副墨往來聊取游戲而已承論會期有待檢首延佇懸知思量縈繞千般事到得相逢一句卡也生旬日以來病體不堪又仇國故聚訟若又所謂奇男子吳生者未暇相接持服署宿植人便草又布表不倫

孫蘇州

弟不天幽憂數載自分與世長辭矣不意晉視息天地間今春至南中會馬具區年丈始知我

楊文之集卷之七

大撫有求吳即欲作一字奉詢動履顧災異頻仍修省不暇其有少暇之隙江魚不東遂蹉跎至今也乃者敬問左右治吳游必有餘亦常自喜猶悍虎丘姑臺吊古伯之遺跡懷名宿之玄風蟬蛻於繁會之邦得游於塵埃之外爭弟願與聞焉管東溟先生著天下莫不聞然率知其才之高而莫知其心之苦自古聖賢無不苦心者惟苦心故知之者鮮惟知之者鮮故其心愈苦也或謂吾見坦坦何如耳何苦之有弟曰東

溪惟坦坦自如此東溪之所以若也惟子見東  
溪之坦坦自如此又東溪之所以若也雖然知  
東溪者百不如我丈之知一夫知者當務為急  
惠觀賢也弟又敢謂門下知東吳者萬不如於  
此乎一也我丈其詳之否乎饒舌練息不盡

楊湛如

數載不聞問矣劉布衣至得接尊翰良慰辱念  
賤軀多感賤軀年來多病然尚舊視息者良以  
前未了之願耳學問一大事因緣如何了得如

楊丈之集

卷之七

賢米翰尚有火候多關豈能成丹之論賢既未  
了而拙者又何時了也承云耳不習听口不習  
講身不依道日與俗人居日與俗人馳真識雖  
在而習氣沉重為其墮落嗟夫賢何為出此言  
也賢耳自聰目自明口自快身自輕居者馳者  
識者習者何莫由斯道也何常墮落而云云蓋  
亦迷矣碩亦何迷之有拙者為賢思之隱然于  
衷地不可縮身不能奮晤對何期搔首長嘆

與方玄宇

恭惟門下際休明之時奮雲風之會黎獻進為

帝臣天地萬物且莫不新合齊慶制其在素知  
而閑情者哉不佞南中雖未得稽首稱賀然此  
心則無間也先儒程子嘗言吾見人應舉及第  
甚喜要知此意為公不為私今不佞亦云然也  
知幼學壯行之懷於此乎一慰堯舜君民之念  
於此乎更薦矣夫位天地育萬物其事雖大而  
其機實在我而無難試觀中庸之論中和只在  
吾喜怒哀樂之間求之耳或謂喜怒哀樂中節

楊丈之集

卷之七

卷之七

豈不難哉竊謂亦不為難但能常以天地萬物  
為心則節不期其中而自中也迂闊之談敢當  
一斧之獻儻家來納亦必有時而不迂闊也何  
如何如素好之夫屬望良切伏乞台鑒外具近  
溪先生識仁編一部奉塵清覽幸有以教之

與王如水公祖

蒙索擬題以為令器助幸甚顧生於舉子業素  
疎於擬議雖願披瀝以應然漸無有也奈何然  
有一迂闊之言可以獻大抵舉業貴明理明理



貴講學貴鄉乃學問之淵藪也何所求而不得而待外索哉若此云者乃生所以願為令器助者也非明公之素嘗從事者其孰能信之

耿侗老

奉違 台教曾幾何時而寒暑已一週矣恭喜獻歲方新福履增勝為慰起羅駕之質屢藉提獎得不退轉每一思惟未嘗不于教愛感切也先師羅夫子平生交誼在門下深逾肉骨而其一生辛辛問學勇往直前一付繼往開來心腸

楊文忠公集

卷之七

辛酉

一段擔當綱常精力惟門下能知之今雖長逝而所恃以不朽者實賴門下去歲入南城羅氏諸孫款裏墓事甚急墓銘之托起也率爾許之亦率爾成之自愧疎淺不任表章第地下之文足具大槩而已若夫立傳垂世非知已名筆不可也為此仰干門下不吝鴻製垂貴幽壤則先師死且不朽而我二三子亦有所藉以依歸門下大造斯文之恩寧有紀極耶悵悵憑悵伏惟

台鑒

侯門生泰和

足下自治健為有軍興之勞而民不告病官不告匱是才有餘也今陽曲視健為十倍而無其難其於治也何有雖然其獎在心而不在時勢有競業之心則難者易矣不有競業之心則易者未見其不難也陽曲之難不獨在民而在於上下相與之際謙以居之信以成之不炫有能不處有功則亦焉往而不得我使旋附謝并附此語以當切磋亮之不贊

楊文忠公集

卷之七

辛酉

隆昌尹劉西愚

今足下縮銅章應列宿為天子牧民於西甸大率不引詩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既為民之父母矣又何言乎顧足下遂盡父母之道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一分之賜勿謂小惠而不為一鞭之刑勿謂無傷而可濫不期而不可不期民之尸祝也不慕虛名而不可不慕古之仁聲也則隆昌之治庶幾乎承翰貺遠及附謝并

致區區

張弘軒督府

嚮者魯辱門下翰教感載未嘗不在今春避迤  
令即祠部君蓋廩廩德讓君子焉茲翩翩為國  
學之游者乃次君也生于是蓋知門下重道尊  
德如古人而大與時倍異也今士之舉於鄉者  
未有肯依依於負牆言益之列者也蓋有之矣  
必其計給資者也次君抱詩禮之燕聞擅執林  
之風譽可以致身青雲之上其不假此以資給  
也明矣且使不離度牒不出戶牖以博其所習

楊本史家文集卷之七

李

而精其所業宜無不足者而乃不遠千里負笈  
而來涉足於橋門而交臂於群彥此豈直以舉  
業為意者哉諒門下平日所以訓諸郎者惟道  
惟德道德者不窮之門也故不自以為足而復  
於國學焉求之宮牆之內宗廟百官富美具在  
惟次君之所取而已此門下意也然而門下之  
所注意者皆時倍之所不顧者也不求合於時  
倍而求合於古之人生於門下實加敬畏而豈  
敢叨大惠以重為門下費使旋肅謝伏乞鑒原

葉玉田

袁了凡近日書來云足下政聲甚著可喜可喜  
夫保民如保赤子固出於天性然仁聲足以入  
人乃聖賢所貴若古人稱所居無赫赫名者又  
別是一道理非常理也子曰吾為善而人譽我  
是我之為善有勸也然則足下有勸矣幸益勉  
之生叨秩清條一字無補無足吹尊者使旋謹  
謝盛情言不能悉

與劉少虛

楊本史家文集卷之七

李

日者辱吊先慈存歿均感閱月來病甚未克踵  
謝良歎良歎適辱札教知若伯念我深也所示  
修養之方果為易簡但不肖自學道以來志不  
在軀殼有旦暮死生之意恐一有存生之念即  
生貪戀貪戀一生即落淪迴故只要灑灑然無  
掛無礙聽其自來自去自住耳茲奉大教實切  
銘感客卜日面請其詳暫此謝不盡

與羅都昌羅山

客歲辱舍遠存誠深感鑒吾邑仕途落落如晨

星欲待彼此相問何容易也生在南中為苦母  
 多病園歸者耳而不獲如顧然神已游於水簾  
 雲頂上矣丈正強仕之時千萬努力期以賢聲  
 光邑里可也為令之事固多端而大要在愛民  
 但能常以民之父母四字在心目之間必有過  
 人者至於江湖隱區不可忘備而備不必多事  
 只將民壯看實操練務有實用則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自足以折亂萌萬一有警靖之不難  
 此事只可自有方便法門稍涉虛張即招忌嫉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七  
 至於處僚友只以謙厚誠實為主一語不可欺  
 誑一事不可占便宜也待師生尤須加意寧可  
 自己罪惡不可失師生之奉生何為叠叠如此  
 蓋同井相關之義出於至誠文雖知之而生言  
 之亦不為過也茲因胡醫官南還之便奉此奉  
 聞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八

門人趙厚編次

盧琦校閱

姪見昕訂正

男見收等發梓

詩

四言

初信學題 丙子年

一是百是一非百非行遠自通登高自卑通却

楊本家藏文集卷之八

無漸卑却無梯聖九陽處一悟一迷口訣無多

格物致知

再謄學改題 丙戌年

何者曰是何者曰非無遠胡通無高胡卑是謂

無漸是謂無梯無九無聖無悟無迷口訣從今

無物無知

羊城示同志

陸、嶺海秀毓文明光天帝德暨我蒼生將無

往哲佐我儀刑 往哲伊誰遺編可稽由來太

音其聲孔希按譜撫絃聽者以疑 嗟予亦  
幼誦古文日邁月征四十無聞諸子我從慈報  
何云 予雖寡陋尚幸師友誨我道真信吾固  
有願言與于是圖是究 物備諸身道不遠人  
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一塵 惟  
盡乃心始知乃性齒齕裂惟學之病甘為夷  
裨豈口無競

題上官參軍冊

悵天藉地枕琴蔭樸厥形倂仰厥心僣倭有命  
自天封章賜予益恭益虔備靖若懼同氣之親  
火待而衆縹緲飄蕩名士所與好善若渴孰厭  
其取混跡在朝超神在野誰為肖之意覺適  
其後寢昌視此題句

題夏氏來賢圖

於惟夏氏爰自伯禹子其子孫播越南土暨入  
皇明文儒純武 赫々荆門經明道尊克勤內  
行孝友是敦愛日遺榮我風如春 翼々漳川  
克翼克來舉皮弁設談易不休白下耆英邈然

寡儔 瞿々寧海其德靡晦禮學庭趨秩任即  
貴選閑不出傷祿不連 爰自曹孫規衿矩裾  
衙門棲遲樂彼琴書訓厥後昆佐為此圖 予  
交曹孫廿載以往嘉汝世儒欽此遺象為佐此  
詩以告來繼

寄曹舉川

往夏徂秋君惠未游足我平生其樂綢繆招々  
舟子曾不我番 往秋徂冬兩雪濛々搔首延  
佇有鱗有鴻善保歲來如何弗表 自冬徂春  
萬乘車新樂只君子返不顯仁袖絲若爾敷葩  
如神 春徂茲夏示我藻火折簡絕韋大過而  
可願言努力吁江則那

簡書爰董毋謝媛之德也謝媛秉德貞文  
以相君子實生司寇為時名卿 綸綍再  
褒後 命未艾史氏歌傳其懿以為世訓  
而佐此詩

簡書煌々芳服有宜於平不顯式貢其儀 其  
儀伊何赫々贈御史亦既有文乃亦有子天佐

淑媛為贈君之儷 維彼淑媛誕有謝宗維此  
 君子玉帛既同于歸有斯待屬之離 二姓爭  
 其間如各速于獄競墮姻盟尋于荼毒父兄  
 多設我宗族 東隣方告割西隣亦報絕惟新  
 是固匪舊之肩展如淑媛獨抱姁姁 謂大義  
 既虧我生何為絕粒不殊赴身清池覓彼諸母  
 疾呼救之 聞者縮息見者悲悔怒庶過沮  
 庶適已噉之 之徒尚會之誅 此顧彼慮未  
 敢有行士女垂喚諱言其與誑女也謂士不稱  
 楊本史家變集卷之八  
 誑士也謂女不令乃心如一稊天之定 群祥  
 既集百兩既陳惡火流言扼之梅津淑媛侯之  
 三尺其縈我命在我勿問披展 君子乘渠來  
 迎有光遂造門基升堂及房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 教矣新婚豈敢燕爾陳圖及史以勸  
 謂婦習女紅古訓猶理君子不學人見薄鄙偶  
 鄰而生實不如死謂言不信伊縉是視 爰始  
 發憤潛心典墳焚膏繼晷機杼齊動指彼銀者  
 以勗晨昏 肇學聲偶習其句讀工苦踰月矣

資駿發日記千言有佐必傑歸寧與俱諸謝吐  
 舌 謂大器晚成大道乃不器惟勤克家抱藝  
 不試道岸是登為儒之軌 相彼鳴鳥止于高  
 岡其雄為鳳其雌為凰離齊又文明之祥乃  
 有司冠出佐我 皇 皇念膚功載錫之命登  
 其幽光賁于玄扃駢蕃嗣茲宜無不聲 誰  
 佐此詩曰舊史氏凡有家室鑒其純懿佑我邦  
 家施于爾孫子  
 五言古  
 楊本史家變集卷之八  
 擬古詩二十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不暫離豈憚道理遠相隨到  
 天涯此地常晦冥會面安可知安得白日光為  
 君照容輝君行日以遠君心日以緩寒門隔幾  
 曜游子不顧返勞 征途問看 歲月晚棄捐  
 勿復道生世同此患  
 范 巨瀛海蒼 藐姑射盈 神人居不欲亦  
 不食淖 處于姿皎 水雪格恍惚晴光彩轉  
 面不可識徒勞空山中何處尋遺跡

天大槿中萼翻又竹下簾我行實永久今朝返  
故宅宅中足珍寶聊厚不為薄千金置鞍劍萬  
金結俠客暮出游崑崙朝出游碧落群生塞天  
地應手施金錯揮騰化人居解佩奉纓絡寶藏  
固無盡意何所迫

今日一樽酒聚此平生親  
其真樂飲過三爵狂言為君申人生無堅質飄  
若風中塵獨有一物存不滯亦不磷何不索巨  
筏與君渡迷津無為逐世態擾長苦辛

楊東家集卷之八

泰之八

六

海上三神山虛無切太清黃金莊宮闕白玉三  
重城非絲綬非竹音響何冷又誰能為此曲無  
乃安期生鳳凰舒羽儀玄鶴集雲亭身世在何  
許耳目殊音形長聽謝仙翁下界俱含情何當  
三萬里隨風送天聲

登山安飛雲旋動拾瑤草欲以遺所思忽聞鶴  
聲噪歸人千里至開顏共歡笑永誓無別離同  
居以終老

星火當南為義叔研炎節玉衡倏西指涼飈散

餘熱由茲徂冬春巨輪無停轍少壯哀以老遙  
逝向還戚肌膚非我有親故寧不別榮名誰復  
矜厚奉為誰設大夢一以醒慙汗對冥牒聖人  
貴寸陰舍此使人切

丹青蓮花結根太華巔峭壁斷金鏤彌望不  
得前愛此進化鮮自惜無羽翰仙翁授刀圭竦  
身駕輕煙稽首謝仙翁此花何由妍遙來復何  
術致我玉井邊三問三不語彩雲垂兩肩我願  
從茲遠覽彼無窮原

楊東家集卷之八

泰之八

七

南海有珠樹顯又日月光攀條采其珠盛以雲  
錦囊散滿天地間何況同一鄉此物取不竭後  
宜久韜藏

穆又天帝居赫又臨下土眺又走日月漸又換  
寒暑百靈序星辰萬龍降雲雨混沌迄于茲從  
今復何許肅又終節前默又不用語

西出長安門悠又長安道鳴佩何珊珊又朝下日  
猶早同心各相招稽古共探討小儒不足為大  
儒非意料買續還其珠燕石以為寶白日升東

方萬象始分曉

世人懷往古古道今不足我於世界中皇虞滿  
吾目先醉弟便扶夫死妻仍哭為飛魚自沉花  
紅柳還綠終古有常然人情自反覆

絕世一佳人容華美如玉青樓結綺疏簾下理  
清曲使君停車騎沉吟聊躑躅彩鳳何時來精  
誠苦相屬携手凌紫霄雙修離劫濁

仙人跨鶴還紫霄感丘墓人民非昔時城郭尚  
如故賢愚同一盡貴賤無復數擾々塵世中長

揚太史公集卷之八

驅不回顧一夢過一生後來仍不寤幻身竟無  
常有來必有去自匪大還丹一真焉可固誰云  
古聖人萬世不能度予今如有聞一息即千古  
但恐非真訣迷惑蒼輿素

絕學向千載殊泗源日分糟粕非真傳空有典  
與墳燭火當耀日杯水救車薪龍德如正中利  
見一大人但恐江水深歎從道無因

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可傳誰如舜甘與鄉  
人傳點缺成黃金千年返元質誤人千年後仙

翁長太息常能興茲懷得匪合仙術

禦々歲云莫興言觀群書大哉洪範篇帝訓孰  
故渝縱橫收七雄法律蕩秦區經術賣西京節  
義傾東都魏才晉清談唐詩宋名儒究々欄柵  
中逐々名譽驅聖代闢乾坤默與三皇符相業  
急濟時學術羞含珠歷年過二百風俗還皇虞  
平康用正直賢智慎其趨

清夜朝上玄哉志恂以慄猛神紛侍衛群真儼  
羅列衆生克下界形聲無不徹一感斯一應微

揚太史公集卷之八

塵不分別古人事上帝後儒疑假設學不通天  
人難以語明哲上帝日汝臨敢不自芳潔  
友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盟手開素書々中一  
字無疊書置枕邊夢寐若告予予欲識于心予  
心本空虛于能除于心我來同子居

明月何皎々當軒照我懷中夜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精神候飛越上々從姑臺臺上一月懸與  
此同光輝欽襟下簾櫳流光暗相隨

擬陶徵君飲酒二十首

歲世實大夢何事更齊之蝴蝶莊周寧似翩  
翩時榮悴緣識轉真性不如茲所以覺者心任  
運匪復疑我有莫逆交對酒權相持

古人順天命採薇登西山善惡疑報施史氏輕

立言不患節不高患不見吾天求仁而得仁聖

訓誰其傳

異端塞吾道人喪其情有酒雖肯飲亦取遠

士名復有不飲者拘勞我生真飲真不飲罷

辱何所驚與君結懽好各依真飲成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八

黃鳥音載好常春不歇飛偶然失群侶嚶聲

轉悲眇睠若不定上下何依精神感同氣滿

友遙來歸性悅遂閑止此意何時氣我伯請天

帝使彼永無違

竟日披群籍不為衆說喧問君何能爾得一斯

無偏開卷見吾心開門見青山良友時復來由

然相往還奇字吾不識相對常無言

聖道千萬塗誰知非與是相是更相非見界永

不毀醴酒入我唇甘味却顛爾何不自見又高

文徒為綺

茉莉來南國玉蕊發其英馨香隨風揚感我故

園情况復月色佳尊酒權與傾義御漸委鬱堦

下虫微鳴不覺歌式微慨然懷友生

松栢經嚴冬卓霜雪姿孤根異群植宜在葉

與枝凡物秉正性默立不為奇春融萬象佐牙

牙空爾為思我湖上山何日稅塵羈

我登從姑山天門劃然開恍惚覩仙翁世界如

無懷仙翁為我言聖學久已乖江河亂其流鳥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八

飲失其栖灼青蓮花嬌出其泥別見損至

精金石焉得諧稽首謝仙翁學子從前迷我今

得一見此見永不回

我有明月珠得之南海隅持以詫時俗此珠滿

塵塗暴殄不愛惜後隨所驅慚愧遼東甌不

知世有餘置之懷袖間默且自居

自從孟氏來執可與吾道往存微言禁余口

柳老縱飲非放達雖貧不枯稿我愛止酒篇字

字無不好珍珠雜魚目詎能識其實再玩桃花



源恍然解意表

仲淹生隋世麟出非其時上策不見收由然與  
世辭講學河汾間斯文其在茲知命故不憂  
性合何疑大我中說書周公豈我欺詎譏傷予  
心賴從子所之

有七同學道趣舍邈異境一士學長睡一夫學  
長醒一睡還相識誰能會其領睡者非我適醒  
者非我韻睡一與醒一學人此當炳

孔門言為仁欲仁一即至譬彼中山酒一飲千  
楊太史家文集卷之八

日醉乘墜俱不知寧復論造次海上逐臭夫汲  
汲求富貴於我如浮雲蘊水有真味

天地俱無窮無窮為一宅形運能不疲神行乃  
無跡大年十二會小年止於百有形無不壞有  
髮無不白若不悟其真此生良可惜

少年何所事屯勉事六經行一何不惑恍惚猶  
無成不如且置之待我問五更睡起理中柳舒  
徐步前庭茉莉花正開好鳥時一鳴此外未或  
知聊以達吾情

首陽與柳下百世與其風君子胡不由咄口譁  
時中吾門惡鄉愿無為徒尚通學步失邯鄲學  
其斯良方

肩又當世士墮井聊自得不讀秋水篇胡由祛  
所惑吾人有神理而乃自煙寒誰青舍雙睫一  
觀化人國始覺吾喪我隱几但默又

金門可以不隱碧山可以仕所樂非窮通為仁摠  
由已不待曾點言始覺三子耻然舍瑟處便  
是唐虞理人生大妄中妄又胡可紀不復夢周

楊太史家文集卷之八  
公仲尼所以止捫蝨談時務雄豪焉足恃

陶公天民秀慨世少復真吾真既不復彌縫焉  
得淳大哉衆中叟日月萬古新六經羅章句灰  
滅甚狂秦所賴故來物耿又絕纖塵耳目各聰

明四體俱能動如何不自識浪子忘其親賴君  
有巨筏與我渡迷津歌被飲酒詩脫我頭上巾  
一醉自如又永為羲皇人

丁祀師祠恭紀

依止周豐鎬俎豆我哲人莫此驚又堂奉我同

氣親祀事修春秋講會泱靈辰所期敦孝慈共  
於雍黎民

明又維我 祖皇極何平又憲章者誰氏實惟  
盱江賢歟悟歟而成與時會人天無人更無我  
忘義且忘年

嗟予何弗類掃門自壯歲忽又強以衰何能無  
罪悔時又聚天倫加額謝明誨但存平等心可  
以陶萬類

有客問師祠又門實易知對彼淇竹園內有雙  
棲宋史家集卷之六

雙槐後倚橋門水左有祇樹枝多謝千里朋到  
此請勿疑

荳篲引

今序還遜勝良友追歡遊層臺見遠岫垂楊並  
清流越見何婉孌吳唱和且柔曲縣將進酒好  
鳥如名謳壺漿各殊釀雖姐仍異羞徒倚但取  
適勝酌無勸酬舞雩非燕朋索居義所允再中  
伐木章德又何所求清言戲中局芝蘭開林幽  
托身承明廬庶務素非適良時共欣賞何必升

丹丘光陰如逝川相樂其志憂

仙人篇

仙人攬六藉降止太山隅神娥擎香露五老列  
庭除蒼龍蹕彩霞祥麟叩玉書北極脫樞紐九  
州安所如駕言適西周驅彼南宮車徘徊岐豐  
側精神游六虛鳳凰來何時徒聞歌接輿迴駕  
觀群龍與帝合靈符義文告父象河洛獻瑞圖  
東璧竊榮光文昌掌開樞秦火編麗縣日月光  
如又爾來三千載晦飲由蟾蜍正宜大明世黃  
道開天衢巨靈挽天河又漢流為盱稽首盱上  
翁與爾長相須

白馬篇

白馬公孫兒辨才四國馳一遇談天衍屏息無  
所施小巫見大巫神氣能不微穴中兩鼠聞馬  
如是與非河伯遠東海何若乃自嘆鳴搏九萬  
里鸞鳩安可期東父居扶桑西母處咸池列仙  
如嬰孩往來恒嬉又更有太乙翁呼吸糟二儀  
三儀真灰燼不能損毫絲操舟趙士慄語水夏

出疑肉眼本無觀應心焉可知載籍增障翳空  
虛成頑癡君子慎所從自古無常師

名都篇

名都四方極神翁無窮年閭閻生嗟峨雙闕造  
青天甲弟連雲起劍履何翩翩王帛來萬國九  
州棲才賢歌舞燕趙遷美酒斗十千季主開卜  
肆長房掛壺天雕虫標文苑吐氣如雲煙謀士  
鄙肉食借筋公卿前車馬撫維昔人物紛喧填  
程庭可羅雀田門可市廛日入各掉臂朝來更  
傳史家變集卷之八

閒雲館為張洪若作

從君起版築論學聖人前四海仰高風亮又二  
十年一念慰慈顏屢疏辭細旃孝勗皇時多  
子徒晉連浩又江漢派蒼又匡廬削行又望城  
關修又歸園田慈親在高堂推子遠勝邊已悟  
靜者心不復窺陳編室中地不掃壁上琴無絃  
請問唐虞理淨雲同漠然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新堤二三月春水滿四澤舍弟有書至基址固  
如昔一線障波濤幾家安枕席伺雀吾親志度  
蟻吾弟德述九暨洪所經理各有功而我但稱  
心村常嘆竟夕何必償目前功深久為得

轉官志感

端居咏伐檀囊粟非所安狗馬初病力竭告歸  
就閒存莽忽五載飽馳趙劉班未幾使河洛叩  
命猶未還轉官出望外驚魂慙我頗此職不以  
勞儲養義理問不能行也即使我羞素餐何以  
報高深任道庶無患

山中植樹

我本野鹿性十年強衣冠款報君親恩一念耿  
如丹薄軀常負病夢寐思湖山又間有田疇草  
屋八九間四嶺植松竹亦足怡心顏繫身不獲  
圖我弟思其艱山上多種松潤多種蘭寒梅  
如許樹修竹百千竿春至閱農功采蕨供菽餐  
我歸有虞所感汝貽我安把袂日造茲弟兄共

盤桓奚覺天地廣吾道自為寬十年計樹木光陰如奔瀾

送唐曙臺

我昔未知學而子為我悲今我稍有知而子為我疑此悲與此疑何慮更何思我番黃金臺子還南海湄初謂展燕婉中更成乖離矯雙龍鉅會合自有時何以酬子心別後時相思願言各努力億載以為期

送顧注陽

楊東家集卷之八

丹穴雙鸞翔鳴聲何其寡側耳更結心可望不可招歎此靈瑞德固當應虞韶宣尼豈復嗟吾道重光昭時振千仞端萬羽同道遙至德諒不孤何當共扶搖為君採竹實飛不辭勞臨歧多苦調相勗以神交

到任謁廟丁夫子

忝竊玉堂署樞趨謁宣聖精誠儼如在稽首承面命吾道存六經一字是橋柄淵復浩終古難究竟失之萬里達得之咫尺頃恍惚若

有覺肅穆中自鏡我亦一丈夫負荷豈不勝永矢願學心陟降將帝境宇宙同得一於以了吾性

送友之建昌

邂逅東山卜別來僅瞬息顧我雙髮斑眉子頭盡白焉知滄海外桑田幾變易感歎誰能平聞道庶不惑于今造麻姑瑞詳問消息鳴鹿得野草呼朋與共食得訣子勿忘丹暗相與悉

送李南鎮丞南雄

楊東家集卷之八

羸氏不師古十月為歲首顛倒每如茲吾道復何有本末誰能陳榛蕪亦已久先達良慙慙衆星仰樞紐明又惟我祖道與義壘偶達士二百年稽古庶不謬子今領青衿勉矣弘薪樞

題貞節李氏卷

氏節世所艱撫孤非已出雖云州官後寒苦不可述牙身持門戶皓又水霜質漫又如長夜何時見天日望一孤長漸又孫芽茁一紹儒家風樹立始宏達奉世謂之艱要以常理說天常

及此義惟此不泯或假使當其時失足陷世輟  
歷世三十載繁華會消歇誰能欺形管為汝揚  
綈節世隙如白駒敢告丈夫傑

答友人王赤岡

王君無劇務隨意玩篇什忽傳雙鯉至我友遙  
相憶我友在何許迢又楚之澤問我十年來故  
心還不易對書怛怛甚展轉深自惕耳常聆宮  
商日夜辨白黑我心胡不能情態多迂適近來  
頗見心心如赤子赤與君同師門知君久能識  
楊太史家集卷之八  
此心苟同然何交不金石

寄弟

我年四十一亦知四十非雙親家萬里夢寐常  
依又尚幸我弟賢夙夜侍庭幃我無補袞功祇  
以竊操違自從七月來三命清切司首展經筵  
書再纂曹工題復令知制誥代草明光扉倫負  
立鵷鸞何異立仗騎天子本聖明忠臣要防  
微秦隴早為雪東南滌氏饑委非親民職內計  
誠無奇肉食每自媿樂欲抽簪歸尚抱獻納心

終歎有所施不然望舊山歸來慰嚴慈春初種  
松竹想已含綠滋未種應為種勿過青春時

李都運惠菊酒梨膏

離親臨歲晚百慮正紛然賴有良朋適頗將尺  
牘傳此來驚贈送不獨叙寒暄膏酒分珍味牲  
肴斥俸錢厚施因令節叨受列庭進拂箸梨膏  
妙持杯菊色妍興起雲物外心見伏羲前翰院  
冰為署滄洲吏是仙交漸吾報後道擬子登先  
既醉倘又意因成十韵篇

楊太史家集卷之八

偕黎文塘兄過滕縣

與子聯轡行行又入滕里勞又吾何思偉哉鄒  
孟子夫人於堯舜性善一而已指畫滕封疆歆  
登擊壤理難離瞑眩同道實折枝比惜我悠又  
談為仁弗由已甘受齊楚欺深失千古會七篇  
炳如丹百世真可俟履地興吾懷緬然發斯紀

謁孟廟

廟貌若又象還依母氏蘭因知至聖德原是三  
遷孩再澄江漢流重揭秋陽輝彼我同丈夫吾

何疑畏哉況今大明時元氣合大同行役不能  
云仰止殷徘徊

### 勝縣

瞻昔之京國荒涼見茲縣今我復斯東南田惡  
為佃頗聞長官仁招集得民便吏秀匠四野牛  
罕勿履踐但願風雨時民獲飽梁楚前日江淮  
行稍聞趙代句連年苦旱魃黔首盡離散不覺  
枝上節豈復顧廚饌哉土景物舒舉目皆可忤  
天人本相待有俗故無恙彼皇無父母夫何罹  
楊東家集卷之八  
此變無乃期會繁反令慈惠珍征夫徒號又憂  
喜付聞見

### 贈蔣蘭居年兄之番都

爍々異珠寶靈蛇據其光君從何所得懷袖登  
我堂望見不待言翰未非尋常避席下再拜賀  
君輻休轉君今有此寶照耀無邊方  
事業世所尚名譽衆所欽道尊德之貴魏又太  
山岑問君何取舍直下見吾心鉄圍不易破陷  
併非難況我今無所畏賴子為新金

翼，帝鴻戮神聖啟茲土皇極叙九疇大明照  
千古賜也知仲尼學本於文武乾坤十二會于  
今正當午群賢慎周旋幸無忘矣祖

繁畫典慢畫後蛇得其祿誰使爾先成又從為  
之足十日塑鬼身五日裝鬼目忽然落鬼鼻半  
月空勞碌二事子偶聞一嘆寄茲牘

### 送年友陳啟堂泉州司訓

庠序綢繆宇師儒滿官牆三年不相識一去如  
參商君懷瓊海奇振鐸泉山尚模範慎其襟令  
德播芬香鶴鳴知子和川媚識珠藏此地風多  
才行矣幸自強

### 送年友黃雲崖宿州掌教

前月乘輜車經過睢陽驛慨然思古人入城訪  
遺跡西去二百里張許今廟食衆彞在人心誰  
不好懿德君今涉淮流傳經聚達掖文藝何足  
云忠孝為標的國家根本地士風景當植丈夫  
萬世名勉之在一息

石潭告 為周石潭先生作

神龜化為石奇崛造物初環以驚波濤封以疊  
嶺嶂空谷罕人跡山靈俟閒放果愜靜者心于  
鳥喜相傍結茅旋栽竹咲傲烟霞上儼若三神  
山石骨何能離予亦山水癖聞之心神暢所願  
未獲酬每自譙讓

孟雲浦河西務招飲示杜年贈我告歸之  
作奉答

契闊歡再會乃在河西隅延我醴與殮贈我明  
月明珠中有錦字一々如丹書于其騶孟後氣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八

格與裴殊且家河洛間程門近其居淵源良有  
自愛我推所餘鹿鳴知野草呼朋以為娛善哉  
予有心媿我柴也愚 聖真方統一盛典崇先  
儒學士慶所遭勉矣游康衢駕質不足陳高足  
範其驅感于木瓜義歎報無瓊琚

潞河道中

莫嗟八千里悠々半載行但此百里途已為五  
日程矯首望雙闕霄漢承金莖蹇蹇號噫氣零  
落塵 皇誠五年別金馬咫尺泥餘軫安此淺

臨途以抑躁進情但願桑林澤及時濟然  
贈袁了凡

自從曉事來知于海內傑敢以文字知屈在弟  
子列茅茹本同根泰族自連結皇々惟我祖  
關天東全哲聖道漸休明中天行日月會使鄒  
魯傳大樽唐虞轍精衛海可填愚公山可缺如  
柯悠且久萬物不成故知于抱茲獨我亦不自  
潔然々中情乎且喜未孤才縮符雖近縣何由  
策蹇芳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八

寄答鍾別洞秀才

松栢苦蘿蔓霜標黯然全蹇予寡和調時亦混  
悟誼行至漢武涯乃遇鍾期賢遂事賈隣願徘徊  
山水間韶石何嶙峋韶音幾千年似欲招鳳  
凰從此來翔々一亂江湖心遂成魏闕懸夢斷  
知音人魂飛水運前

中秋積雨歇碧天月皓々故人傳尺素開緘見  
儀親書中亦何言謂我近樞要我本迂儒生通  
顯非夙抱故人騏驎足宜驂千里道五十新狀

頭君年尚為少豈為富貴期所期在遠到長歌  
對明月同明何相照

侯長德書至答之以詩

有人晉中來云子徒自蜀是人知蜀事咨嗟子  
勞鹿二年令徒為強半在山谷勤師征徭方勞  
民事勞累以身為募敵豈得顧皮肉事定赤子  
還方對長官哭忽傳功賞及相與歡不足從今  
賢父母使我兒女育豈意天書下更調之陽曲  
百姓徒拔轅安能緩其轂驅又萬里途不得避

楊東史家藏文集卷之八

看海故為都會邑車馬日馳逐鷄鳴出迎謁日  
入對案牘忙又何為者自笑問所歎我聞魏閒  
遠嘆子賢勞獨天意在軻書勤悉仁可熱遇錯  
必利器歷塊微騏驎懷此頗久知何由道衷腹  
昨日寄書至開緘不可讀

送沈觀瀛先生之湖州

夫子剖符出湖隄勢雄豁今乘五馬車昨乘三  
人法久聞西曹參出守必超越信道況有餘利  
用必不枯州人苦瘠墊機杼未休歇貢賦五十

萬竊除那能活復恐寬政施驕縱生轆轤仲尼  
見行事春秋書正月于今牧名州千里不擁閑  
堪憐絕學後儒效久疎閑誦詩三百篇授政無  
不達道術江湖寬無為句以沫賴子餘光輝吾  
將謝朝謁

送同門聶鳳泉還南城

君到菊未開君歸楓已丹羲御無停轍風霜非  
昔顏錦繡登高堂慈雲滿鍾山瑤池在何許玉  
母安可攀從姑有真言服之勝大還夕替吾母

楊東史家藏文集卷之八

膳朝潔家應飡擬足慎出口庶無憂恙于與君  
酌美酒談笑舒肺肝君抱風水恨我傷靈樑殘  
念此更愛日馬用富琅玕長江浩無際歸帆渺  
衡爽珍重為吾道事功非所難

送張見冲年兄參藩河陽

柳色滿郊原行又逗華軒極目邯鄲道之于出  
名藩結髮事明主義重若李昆鵲難起丹穴  
千仞各飛翻分袂即河陽何時奉清言贈履情  
非繁行藏道是教遙聞望嶽樓嵩少蒼外蹲吟



眺意何極相思同夢魂

李汝獨

此心直萬古此學通久湮豈乏先覺告其如已  
識堅雌鷄空刺啄雛鴨自廣緣十日駐京國五  
度親寒袍義子載道器及茲英妙年歸塗遵大  
路適即大路然况有師門在龍湖清且漣願子  
勇向往勿被悠々事

乙未冬杪赴 關過羊城同志集送咸以

此學相期于感而述一時贈虞之意

楊本東東隱文集卷之八

驅車出北門冠蓋何濟々驪駒委僕夫壺榼傾  
肴醴群公各稱頌勉事 聖天子躋世成唐虞  
生光照閭里聞言內自忸安能與斯理無已則  
有之長途跬步始孤寡何由鳴聚奎雷可擬願  
言各努力敢以修諸已無憚悠々成無厭冲澹  
皆常布可佐皇內食及足鄙平生無寸長結髮  
守聖軌棲嗟白滿頭始覺玄尚未多謝誠殷勤  
何以報桃李

送別黃元質

所病耘人田所患為人師畏此病與患予維日  
孜孜正切枵腹慕久廢蓼莪詩之子來何所乃  
自江之湄百舍固未歇重研亦不辭問子何所  
欲為欲求先知我實無所知多謝虛子來為我  
且安坐粗糲姑隨時朱明忽已邁金風動涼颼  
懷居告別去無以贈臨岐珮々送帆風搖々風  
中旗行矣幸有愛何須問所之

南吏部署冬季試榘聞鳩

距春尚七日春鳩已和鳴而我塞吏事聞之怡

楊本東東隱文集卷之八

吾情頗表迂書生通籍事 聖明已逾二十載  
無補虛時名真有如鳩拙何能卜陰晴願吾方  
默坐汝何為巧聲先春非汝智論我宜丁寧

哭喪鍾舒先生

歲往方驚髮翁歸益愴神兒聞如夢寐涕泗濕  
水中憶昔來京國居亭與法鄰詩書知世澤行  
誼識清貧把臂牛山頂分携泗水濱剝磨無不  
涉今古盡同論吊々三更歲飄々一第春誰能  
忘故舊翻使白頭新佐禮重來日遲迴二十年

登堂數舊几坐我率天真妻于多亡在孫枝  
始一人淒涼感生世談笑問悲辛每誦尋文句  
朝聞夕可篇并欣神辨什誰謂便宜然一  
盡無多處千年不復親柳條自榮悴竹色倍傷  
神對酒思同酌當歌無故人生涯知有枉世量  
渺無津舟航須疾位無使更因循

贈南大司馬周衛老

金陵根本地所守惟舊賢坦又此君子愛知實

總綿非無微病積南國仰尊先連章未肯允量

楊本東漢文集卷之八

後許皆嚴嚴勅耳目臣以時報公痊病又初泰  
日浩又春江遶款又却錢送依又因流連舉動  
自典則老成固無怒灼又桃李花成蹊本何言  
九河盛豪傑黃髮參人天東北兵未息中原且  
多艱公自愛宗社無為媚林泉不得杯酒別衆  
情何由宣稟度於群秀興言寄斯篇

寄家嚴及弟

十世孔宣聖七世王文中根深實乃茂源盛流  
斯豈此道自余祖默成隨汚隆余父承家學發

聽聞無窮過庭日詩禮大儒誨余宗敢不自惕  
鴈門階尚無從影響雖有見在輟原非工行又  
向不惑我友來嶺東十年重聚首所說非昔同  
兩月其間益困之麻姑峰托病謝人事專參近  
師翁日峰道已存五目心融又絲毫無所縛四  
體如乘風生機潯然出左右原自逢始信學貴  
傳匪傳錯施功立德苟不孤響應如洪鍾用行  
舍則歲何事輕王公友于倘同志吾土迴淳風

送余雲衢冊封周藩

楊本東漢文集卷之八

在昔皇華使周爰慎咨諏與于共夙夜親見周  
宣憂輔軒遠河洛敢誇弩矢謀知于抱至性疾  
惡如仇難試問牧民者不如羊與牛長河亘南  
北吹我無泛舟帳此對厨傳屢見也箸投歸來  
過里門蘆苗深兩眸依又問桑梓溫又相慰休  
到縣捐縣官叱馭遵道周時事難具陳且遠友  
生求

七言古

寄答熊文學 韓思孝

熊君有文我所聞寶劍斗牛橫紫氛示我一書  
號兵祖讓王說劍徒紛々方今聖明大無外此  
書合出吾儒輩曾記羅公夜坐吟殺機自有生  
機在

楊太宰致政

紛々車馬出都門共道虞廷儀鳳今孤寡大臣  
一身善終始青史百世垂宰孫古人行道借名  
位實似浮雲非我貴四時代謝理自然那得功  
成不身退猗歟楊公今得之 主恩繾綣不可

楊太史東萊文集卷之八

慶七年正色掌邦治十疏乞骸歸海濱惟公令  
德原孝友厥德如淵福如阜一心要回世界還  
淳風道率平常令可久救世之利那有全雖云  
中正等是偏世界即如推屋壁東倒西推仍倒  
邊只有天公善張主陰陽不得長寒暑太皞竣  
事祝融來玄冥繼政導收去公知此道復能行  
疎身霄漢何冥々豈承三接君恩重年老一朝  
臣義明愛身便是愛社稷天下本身以為則宇  
宙何人不愛身善與不善存乎識倚歟公全三

達尊此舉可為萬世式國子先生無馬騎不能  
出門望行麾憶公高談壯公舉後筆紀事遂成  
詩

題端銘徐館丈雙壽冊

古稱孝子必愛日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豈謂  
溫清及定省裘葛輕細進修養用力用勞俱有  
窮小孝中孝寧知古人愛日之深衷立身行道  
為大矣此豈悠々能致功君家雙壽表東海積  
慶生兒似元凱五載需君白玉堂夙夜有懷詠

楊太史東萊文集卷之八

南陔君不見言公渡江造孔庭學道絃歌教武  
城吳中賢豪先後雖相望到今只數文學名况  
君承明禮著位百僚師々焉不學養志曾參吾  
守身奚在斑衣始為樂吾親雙白亦還離與君  
不遑同一思長歌祝君且自祝俱享眉壽無窮  
祺

鄧將軍行

邑侯鄧仲神仙姿授我乃翁之所遺乃翁乃文  
兼乃武將種拔起象海滔六經三畧總貫徹詞

人劉客同襟期揖讓之間中百步倚馬之頃成  
千辭八閭選武居第一橫行海上誅鯨鯢氣吞  
夷虜自草檄身對賓筵師破圍合佐校戈講藝  
主取彼橫槊賦詩兇燕領虎頭人所忌白日青  
天世共知歸來腰鑲刈藿葵時復倚檣吟吾伊  
有子已能興父業一文一武輪並馳仲子連膺  
寄命托季子重編籌海書將軍為將不審殺亂  
嗣會報俱得時扼彼注茲天所厚立言不朽已  
所為將軍久乘白雲去太史今識寒松詩合當  
楊本東坡文集卷之八

采入世廟功臣傳東南名將孰踰之

### 發太湖題壁

一日滄海避風雨二日滄海置布絮布絮風雨  
裏三日驟馳直北去多謝縣簿誠慙慙願言惟  
惠及窮民更願天公憐赤子不將風雪勝陽春

### 景州老輿卒行

北方苦雨泥土濶肩輿欲渡行人愁左支右吾  
相拄撐鐵腳七日方景州到傳便覈傳舍長途  
率多用丁壯僦一率聞之極口笑疾走壁後低

其頭我亦不問乘車出數里穩貼如乘舟他日  
欲睡輒驚醒到此軒又憐展昨涉水衝泥俱不  
覺上坡下坡良優游久之見是笑者半鬚髮皓  
白皮皺皺摩肩意氣獨酣暢呵叱前後如驅牛  
我乃奇之問其齒云是花甲餘春秋無妻無子  
一身健衣食只與肩為謀平生無病不知苦度  
日如此死即休我升問之不復答使我感慨生  
餘羞古之老耆不負戴口食梁肉身衣綢緞尚  
復笑賜爵級率使負重走道周顧役之法方有

楊本東坡文集卷之八

四

此大造不齊吾何尤前日齊豫人相食凶荒瘡  
札填路溝此率最贏能自給於天所得良已優  
乎原門下失毛遂信陵上客夷門侯從來不敢  
皮相士以力尚失况德求於嗟乎以力尚失况  
德求

### 寄笑苑馬寺文軒先生

歲次在卯閏月中夜靜庭樹飄寒風花將零落  
忽值此點然傷懷淚難已古來仙人多姓李一  
請惠陽將五紀來時海嶠看人龍去日士林摧

杞梓生平意氣不可羈萬里之翼千里蹄早攀  
南斗戲碧落晚倚北辰司是非塞淵抱獨何人  
何人纖轂達論交四海知 廟廊有意推梁棟  
蒼昊那肯長番用主馬濟渭 明主恩作記玉  
樓天上臺東西兩水今茫 羅浮半白成輝光  
雍門歎息堪氣短李白文章空談長不必負舟  
鷺有力人生自是駒驟際一息之間成古今古  
今常然無變易嗟君方死亦方生何用有情淚  
沾臆

贈汪生

國家養士二百年不獨文武風雲相後先亦有  
賢才委山澤或然挾術遊幽燕如君自是七澤  
賢遠談世務高談天或時握手稱太素或時抵  
掌豁鎗鋒幹廣額垂虬髯置不宜食肉乘錦羈  
奈何折節公卿前方今才智皆駢肩雖欲奮袂  
無資緣丈夫自食既有策但得俯仰無違適病  
夫擁塞數十日喜君造我常流連君術但言隔  
月與隔年豈知吾道在目前吾知吾道在目前

不厭君言隔月與隔年憶君談罷與君笑君歌  
何之便出門我獨有領叩蒼天願將此身為南  
田畫給天下賢士無寒煙

五言排律

夏至齋宿五言十四韻奉呈膳部楊君儀

部駱君

聖矣我 后土至哉物資生儀陽惟靜德配健  
協時行赤道輪初迓金輝魄始生一陰從此長  
萬彙馴茲寂肅穆欽元祀端居助 聖明北郊

楊君東萊集卷之八

遺錫列南禮或宗卿夜宿清魂夢朝君異雨晴  
禽聲增寂景樹色露空生列宿分星象含香進  
偶英微言窮始復惕志勵寅清月窟為難探天  
根豈易升古人胎教義大易履霜情惕 觀無  
始無 識有生心齋如一得永不墮疑城

壽 益府殿下二十韻

運運年齡啟曙初五福駢本支周幹鉅磐石漢  
宗綿殿旭旌旂動宮霞彩翠驛地分南嶽近親  
比後星偏藻翰鄭枚從璣璣對衆衛肩裾曹當日

更體復幾時延孤矢逢花甲貂蟬侍綺筵小山  
詞客幸大樂異人傳玉牒丹青上銀潢紫氣邊  
香隨龍節滿雲逴鳳笙旋素養聊觀妙希微即  
蒙先青精裁佐膳鴻寶續稱緇道合神明極心  
南造化全典情元翁若善頌喜徒然孝友聞於  
國緣輪美自天剪圭非共戲絃鳥或俱仙鰥鵠  
曾餘事莊椿直小年三光憐並朗五岳與齊堅  
謬忝場苗押長懷苑樹前金膏如已就為我寄  
真詮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八

五言律

謁閔子祠

古屋臨官道先賢閔子祠草荒封蠶塚苔剝麗  
牲碑尚想虛衣泣無懷賁宰辭征途拜遺像千  
載亦吾師  
季氏三桓盛當年替子孫如何一介士廟食到  
今存孝德人無間高風自可尊有司修祀事百  
姓走荒村  
是佛寺為石潭先生作

探奇開勝蹟傍屋結精廬芝現三身佛龜啣綠  
字書不隨僧入定常怕友來疎忽契無言處虛  
空那得如

送楊臚山之維揚

清時才不盡離政用吾儒驛路相逢處青燈引  
話餘故人知官仲吾道只軻書煮海非君事安  
民是國儲

過定遠

兩辱輶軒使重過定遠城侍童迎舊客花卉問  
楊東萊先生集卷之八

新亭的以知陳迹微又覺有情本來無繫縛明

發信前旌

宿陶冲

鄉亭存野意秋後日猶炎山好既堪愛程寬不  
用燕玄蟬鳴外樹白鳥過低簷引話偏無極同  
心覺未嫌

郊遊和韻

剩有三春色市從陸丈招晴原低綠樹耕野近  
華鱖水沾蒲爭長花繁鳥欲驕不將棋酒至風

日太無聊

素樹

樹下陰如屋香枝匝地垂吾濟携酒處爾素放  
花時有實兒童摘無材匠石知成谿若桃李雜  
以並幽姿

渡江宿孔壠題壁

孔道通南北頻過豈利名君親千古重夷險一  
身輕依破潯陽閣車驅楚甸平願言賦歸日無  
媿柳條青

過北峽閑題

何異梅關路惟殊未有梅提封三楚限職貢八  
藩談天險連雲鏤時平帶月閒不知關上吏望  
氣見誰來

舒城道中遇雨

嘖曲千山過微茫四望低雲連舒于國柳暗令  
公曉谷泛桃花水驕嘶錦障泥無嗟行役苦堪  
喜是春華

呈徐及春大尹

邑宰迎賓出因乏為省耕一犂歡雨足百室俟  
秋茲妹于漸無袖緇衣空復情陽春如可擬流  
韻滿舒城

別泗州學正王鄉文

與子平分學詞場屬兩雄撤臯真子厚講易愧  
純公泗水淮原會江流漢亦宗地鄉正春色不  
厭夜深從

別蕭生

文明當盛世何他不英才岳瀆分群望貞元作  
合來萬金非貴重一諾絕安排老我思狂簡焉  
知所以裁

別泗州王守

不見黃州鶴今從帝里飛古來稱惻惻何可論  
黃驪會見文翁化宰專于產慈請看移信日全  
在簿書期

別盱眙丁令

草創無城郭崎嶇萬壑中人民移舊縣鶴犬識  
新豐小試牛刀割長驅虎穴空知君意高遠不

何眼前情

別天長徐令

城郭何完美人民自大風天長三楚盡地關五陵通入境聞絃誦何年可即或因君問于靜如會測之求

石角鋪

漢路已熟未覺往來頻稚子知迎我青山歌識人石橋臨斷岸茅屋結疎隣馬首從茲適無勞更問津

楊本宋集卷之八

却園海棠

尋春何處是春在海棠枝色與開尊麗香於入座宜有情供妙賞不語勸深危共道芬菲正相將來後時

楊年伯太封君壽六十

命服輝潛德幽人自吉貞報君歡有子王倍樂無名愛日已中遠瞻雲額上清焉知較饒渴憫勝九霞觥

七言律

論學四首

知人為學學為人學為人莫遠人耳目聰明今現在言談抵對更何真此時豈為修為加當處無勞說夢頻識得便從如此去康衢擊壤傲堯民

感慨千年絕學未扶將影響自疑猜思妙悟翻成寐更說真修轉為萬里只從跬步去六經都把現前談平是法無九聖直向羲皇未盡間

楊本宋集卷之八

無聖無凡無不同希賢希聖錯施功身心肯處從茲起夢覺紛紜何處通雲物浮游山自定江流盪漾月還空半生學道吾何有只是當年未發蒙

一樣風光處又同誰因彼此自分封既知飛躍皆吾性部謂愚柔有別功氣質標題原宋語誠明色目自中庸中庸宋語都推部半夜聲來何處鍾

壽張陽和先生



竹盡方收梅未開  
群陰盡處見陽回  
兩間竅地誰先覺  
千古真詮屬聖才  
刪後我漸已里唱盡  
前君見伏羲來慙慙  
最有衡陽客門人  
齊乃先生

友人酌聚口號

一掃寒雨擁寒襟  
笑語今知契分深  
千古孰論無畏志  
萬金難博不疑心  
空煩鞍馬歸泥滑  
獨眺暮鴉下晚林  
嗣後可能念真率  
不妨乘興抱瑶琴

楊東坡文集卷之六

戊子主閣試道宿雄縣

朝辭丹陛出幽燕  
幕宿天雄易水前  
明主千金求駿馬  
詞臣四牡向炎天  
盈疇禾黍忻迎節  
滿目漁移喜受廛  
但得仁賢濟饑溺  
不妨霖潦泥鞍韉

懷長安同志呈同考如野劉考功

馳驅本為求賢出  
况有英賢共寧行  
六月不知炎暑重  
一身真覺羽翰輕  
親聞遠後惟嗟意  
友在長安離索情  
但仗同心得相濟  
肯教疎淡負

皇明

送張孟奇下第歸羅浮

萬仞羅浮海上山  
飛雲香霧有無間  
陸沉湧自金門曙  
雙起看君玉笋班  
二石樓前雲氣滿  
四賢祠畔月華殷  
年來欲試丹砂訣  
遲我移舟海石灣

送李宇度年丈之南平掌教

渾中雄氣斗間橫  
此日天教劍浦行  
抱負肯輸周造士  
衣冠聊對魯諸生  
九峰郭外光風碧  
百

楊東坡文集卷之六

四十五

角樓頭霽月明  
絕學正憐君姓李  
好將吾道沂廷平

寄林開雲道學

閒說閒雲好是閒  
一毫名利不相關  
聲希默瑟誰同調  
樂寄回瓢老未閑  
濯足懸流迴鳳水  
振衣千仞落韓山  
乾坤隻眼還千古  
白管尋常破笑顏

自警八首

猛省吾憂那可寬  
僅從彌月對君慙  
沉疴始蓄

三年艾萌藥猶尋十日寒朱火熾然秋頓改玄  
冥暫爾歲將殘與言歡藉同心力一擬揮戈日  
未聞  
天地生人果有初眼前無欠亦無餘六經本是  
吾家舊大學原非北氏書莫把陳編求影響須  
從感應契為魚此鞭不着應難到珍重良朋念  
日居  
顧學由來的有傳吾今安敢負前賢為山只合  
無虧等棄井多因未及泉利欲久排遺倍累身  
楊本史家義集卷之八  
心真畏愧蒼天試看列國柄者豈得凝神便  
晏然  
宇宙群生各有成何須思慮苦繁又性通形色  
原無外誠合天人為有明滂笑玄宗稱絕學休  
排禪教說無情請君試把中肅會何事篤恭天  
下平  
克復為仁不易哉真機渾似施中霄幽陰魑魅  
即時盡端正乾坤一旦開好把圖書看論語莫  
將原憲佐顏回天根月窟緣何事可是堯夫亦

到來  
為學休將奇特觀夜須眠睡晝須餐但圖會裏  
訂盟約不要門前豎剎竿蕩又平又皇極理明  
明白又善心端盡蛇只恐仍添脚前輩應須盡  
手看  
天道惟誠不用疑却須人通始誠之欲由人通  
歸天道應使先知覺後知赤子良知原不慮聖  
人中通即仰思此機日用人又認得真時更  
是誰  
楊本史家義集卷之八  
識得真心不用澄習心封固却多層求方誰誤  
醫無妄知過吾憂寡未能眼裏容金玉屑心  
頭難掛是非藤請君內照時又省若也方人是  
病癥  
壽陳母八十  
君家兄弟各委蛇壽母茲晨獻壽卮樂並墳麓  
承緣服恩隆金紫照瑤池堂前稚子將雛戲塔  
下繁花簇杖移定愛園林多種竹年來頗看長  
孫枝

贈方文坡還青陽

野鶴孤雲何所耽，桑弧蓬矢是兒男。有身本自聯家國，無位何嘗缺贊參。浩氣風塵來冀北，飄身世遠江南應。知門下多咨決，為道真傳不在談。

贈李勿齋之任丹徒掌教

昔年道路曾傾蓋，今日過逢是故知。身在病中君屢枉，道從肝上我何疑。天機浩氣言難盡，行色匆匆興未移。此去應知桃李滿，春風京口已離披。

離披

虜叛寇邊大搶掠，昌臨北官軍不能制。

上命貴州巡撫葉公移鎮陝西寄

賀

一自和我患虜驕，曾將封事奏

前朝廿年士論歸先識，此日

皇俞下九霄。周家撥亂侵方錫，漢世匈奴犯渭

橋。

聖主只今隆上策，佇看銳吹入虞韶。

飛來寺

峽中真境鬱岩薨，帝子何年駐鶴輶。萬里風雲飛梵剎，九關虎豹護神標。玉關猿逐晉中宿，金鎖屏沉控海潮。便欲訪求方外客，相携結屋住山椒。

湏流南下越王臺，連峽風煙望不開。下界舟航依石轉，上方鐘磬出雲來。龍叅靜法來磨角，魚悟慈恩去暴鰐。興度經過憐勝境，人間何必訪蓮萊。

蓮萊

煙霞四壁斷人寰，獨綰通津此一灣。閱世長川千古碧，催人短髮廿年斑。本心非有何湏定，大藥原無不用還。是事傷奇聊一笑，輕舟已出萬

重山。

讀飛來寺誌

當年卜築曲江頭，幾傍禪關繫去舟。藤蘿外接諸天近，氣色遙連百粵浮。掬水旋供雙鶴髮，登臺擬看一羊裘。自遙魏闕慚無補，獨擘圖經憶舊遊。

神峽嵯峨樓大荒百雲呵護自虞黃南盡海門  
浮日月北回天闕下鸞鳳祥光綵繞神仙窟虹  
氣曠溫寶玉藏何日登高還欲賦金門倚進乞  
歸章

贈李克菴楚中開府

聖主垂情四海窮特命京兆鎮荆中當年蘭蕙  
三邦罕近日流離七澤同江漢西懸流浩又山  
陵南望氣蔥又須更上籌邊策自古安民是  
禦戎

楊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晚入龍華訪慈山上人不遇

聞說慈公到寶林朝來乘興一相尋田間雪積  
平如掌寺裏鐘稀寂似心爐焚梅檀香細又圍  
開祇樹宇沉又由來此法應無住不見空歸義  
更深

辛卯試筆

為憐病目拋殘簡并歇狂心羅遠人腸月已隨  
寒律盡春風應拂柳條新客來歇問無奇字酒  
至當呼有比憐也十五年如一夢尚堪速復不

求與

人日駕懷燕送族兄南歸

歸計蹉跎未乞身皇都新歲又逢人病存馬骨  
惡離主老共鷄雛恩傍親剴北雲開雙闕曙嶺  
南花發故園春那堪心緒無聊極更送將歸益  
愴神

送聖慈公戲揭呈覽博一笑

未須更坐白牛車歎息曹溪道路賒處又圓又  
如意寶心又朵又妙蓮花康衢擊壤無千古舜

楊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日堯天正一家為問牢山老衣鉢但應如是住

煙霞

南華寺

來到師門漫說禪寶林今始識西天蒼又古木  
清因地必又春流帶福田錫水潛通香積泉孟  
龍長護法堂前千經一句渾無用使我真慚學  
盡編

奉命祭告泗州祖陵感思高皇功

德之大恭賦

明又我祖邁義軒聖德神功豈有前天地

不知高厚極圖書重典洛河詮顯謨已入諸

司掌精蘊還須識大賢典禮微臣何以頌惟勤

稽首祝堯年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聖賢道術千年在豐邑人文二雅存無說敢當

花雨讚何能不愧雪深門辰居北望真無極泗

水東流亦不言珍重諸賢還久立莫離當處覓

乾坤

楊本東萊文集卷之八

當下吟二首示諸兒

學惟當下是真心當下真心不用尋一掬元和

隨物布三更夜氣此時深頓靜聖位通明德不

受人間汚染侵此法是誰相付與端從義畫到

于今

當下真心是謂良不由聞見不思量千層習氣

須更盡萬卷經書片語長蛇可御風起條忽清

如臨水濯滄浪也無奇特無增長只是孩提愛

恋常

中站地名店址在寄謝范太守

蕩云提封壯郡哉句宜今伏出群才胸藏萬甲

知氣息民憶無橋恨暮來經費素從清德節華

進偏為故人開慚平薄劣無何補空負承簪不

易哉

鳳陽別駕高君文學梁君華壁諸生會龍

興寺者再別後寄懷

步上高臺望帝陵鬱鬱佳氣護龍興山川不

改風雲色疆邑猶傳玉帛靈佐賦大夫頌式燕

楊本東萊文集卷之八

稱詩諸子頌皇燕愧子無以酬嘉貺握手慙

熟詠鶴鳴

中都鼓樓赴儲司彭晦虛親丈之席別後

寄懷

第一山前第一樓當年締造協神謀萬家閭閻

如麟合四野風煙似海浮桐栢東來思禹績星

辰北望見皇州何須更在登樓賦已為司徒

半月留

甘紫亭侍御奉命按三吳便道歸壽太

夫人六十有一

驄馬驅馳雲正飛，歸去觀慈憐堂前萱草。  
重花甲郭外南山映繡衣，四楚已看雷雨澤東。  
吳行且借霜威白華之養，何如此獨愧能詩東。  
廣微

天閔講學示諸生

南域精華回嶺海，白雲晴色照仙城。烘花日暖  
鶯微麗，掠燕風生楊柳輕。定坐已忘塵俗念，永  
歌猶洩冠童情。十年遠範瞻光哲，萬古斯文畏  
後生。  
楊東萊文集卷之八

題東莞伯祠

開國勲臣近有祠，當年忠順鬼神知。消埃自匪  
歸河岳，桑梓誰能保亂離。碧甲潮來堪灑淚，黃  
旗峰起想行師。珠簾高棟藏題主，亦有鄰翁走  
歲時。

與友人登海上文昌臺

萬頃滄浪看此臺，金銀樓閣望中開。交疏盡向  
虛無結，登眺都驚妙有裁。文武古今新重地，郭

蕭前後濟時才無窮，事業看諸子今日同遊笑。  
舉杯

南步望虎門

堯封南盡滄溟闊，極目連山有一門。天設邊關  
成虎豹，我尋奇甸到山村。近傳消息東夷款，遠  
馭機權上策存。濠鏡南頭俱重鎮，華夷一統

帝王尊

登埤子崗石碁父老送酒  
春風拂袖上高崗，一望南天正渺茫。蒼海有隨

胸次遠，白鷗都與世間忘。天開几席星千箇，地  
走龍蛇木百章。父老壺觴堪一醉，蓬萊何必問  
滄桑。

次韻奉答何觀文見賀得子

生辰得子笑顏開，驚動高親好句來。秋脫枯楊  
還發柿，月明老蚌果成胎。椿萱萬里南瞻斗，弓  
櫛三旬疊報祺。是日慈歡紫湯餅，酒擎一醉共  
恢台。

柳師中秋壽誕

龜石潭頭一草堂中秋明月照滄浪仰瞻  
何寥廓權輿群英共霽光老去詩懷多浩  
來花甲倍尋常門生敬為先生祝封寄南山第  
五章

越城北郭別友人

自覺迂慵忝昔賢諸公無補負勤倦梅花路上  
占春信栢葉樽前送勝年萬里不須愁白髮千  
秋端為惜青編古來賢聖皆吾黨何待歸歟嘆  
斐然

楊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曲江除夕呈友人雲樓友人劉肖一

瞬息時光又一年幾何青鬢已皤然無窮宇宙  
來流逝太極陰陽逐磨旋伯玉非從今夕改宣  
尼易向詰朝編丈人小子俱安坐聽我狂歌楚  
水前

修郡志有佐

官署蕭條坐夜闌目窮陳迹費新刊充封禹服  
原千古風氣人文又一番南海此身同是聖東  
吳當日獨非蠻道人不動江山色領取皇風灑

字案

過螺川有感

天涯孤客重來日淚下螺川不可揮意氣百年  
龍劍去淒涼十載馬封顏文晉琬琰餘能幾愛  
在桐鄉記者誰強向風前支病骨更堪傷感年  
年衰

倍董橫簾沈雷門携酒酌徐覺齋之洗心亭

都情替合歡言分耐暑過從共細論天為池亭  
開世界雨隨談笑列巖樽遠欄葭菼菲又舞薄

楊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暮雲霞故又筆何物是心還用洗只今相視已

忘言

玉筍山人聶道亨自淞渡江遺予丹藥予

形骸元不繫念感其意勉服賦此以志傾

蓋之美

仙子飄何處采金丹滿把彩霞開病軀何補

人間世玄牝徒勞柱下才天上碧桃君有種杯

中綠酒我無猜了知四大都歸幻為汝狂歌嘯

鳳臺

豫章朱山平敬父早得悟于明德夫子之  
門今六十餘矣出游金陵鄒還舊隱湯溪  
芙蓉山山為麗公參禪處云

聖代山林有此儒不由文字契詩書早參龍象  
向誰並晚入芙蓉獨自居慧眼雙開金不着詞  
腸一付鉄難如他年肯此麗居士祇有榛陰八  
里餘

萬曆丁酉孟秋思林丁老師次公子慎思  
兄求予所任墓碑還武陵賦贈

佛來史家藏文集卷之八

五十一

令威仙去幾何年弟子無知為表汗道在清時  
收合清碑同明月載江船一帆西上風烟闊千  
里人歸史筆傳悵望桃園不可見送君惟有淚  
潺湲

丁母張夫人七十壽

海鶴孤鶩竟不來將雛空母立山隈蒼松百尺  
風霜老月桂三秋雨露栽地作瑤池開壽域人  
同王母照霞杯悠々閱世無窮數南嶽雲烟首  
重迴

武安廟會諸友

仰止英祠大大大諸君濟々亦文儒羅浮佐命  
自今古白鶴遊仙空有無會有梅花供逸興那  
無茅木助狂吟他年吾黨皆高遠敢謂迂庸聞  
聖途

送黎文塘

送君西上發歸舟三度金陵此勝遊人物舊京  
元講肆風霜晚歲念南州師門首座誰堪並藥  
累刀圭自可投前是同心閣去住都來吾道只

佛來史家藏文集卷之八

五十一

澹洲

送范凝宇太史冊封

渺々金城待漢臣翻々玉節展周親長卿才大  
傾梁苑小范名高靖塞塵旆轉皋蘭辭薄暮車  
迴已驚度清晨莫言家慶無多戀叱馭猶堪過  
早春

贈王伯台還晉江

朝濟南溟暮秦頭晉安才子不凡流遠遊豈容  
雲霄步高視寧論荊楚丘杖履千山隨雨度古



今雙眼與雲萍交情正洽分携易粵水關山意  
共悠

和姚西野七十有一韻

驚城關自春秋閱世如翁幾白頭洛下耆英  
姚姓舊清時著蔡定人謀家傳柱史聲名舊業  
紹郎君麟鳳洲料得但憐同輩在春山無伴可  
相求

題狄梁公望雲思親

求忠於孝古難全此道梁公率所天雲謁華微  
楊東坡集卷之八

親在望日昇湖海國重延立身行道忠之本將  
順匡扶孝是原莫笑先生宋儒語唐虞世界只  
如然

諸友信現前之學恨其不能深造寄懷  
學道先須信現前現前之外更何言就處體仁  
惟活潑於中觀禮便凝堅設揚講章談道錄休  
標維記顯仁編知幾必自全終始君子存心只  
爾然

贈楊州趙仁齋先生

淮海雄樓一偉人霜髯碧眼照青春心猶赤子  
還誰識道付滄洲祇自真儘把帝編供歲月時  
看匣劍擬心神莊又宇宙無窮事傾蓋相看白  
髮新

壽張翁七十

少日康衢誦古詩到今擊壤屬靡眉息機自得  
神形聚為善能教日月遲千朵榴花迎上客一  
簾燕語勸深卮思量誰賜平康福教子慇懃春  
盛時

楊東坡集卷之八

至日寫懷

萬國朝天賀履長自慚多病後鷄行敢圖初服  
焚魚佩未擬前賢製易囊樂餌幾經瘖瘕症  
關遙隔嶺梅香 皇仁自識憐烏鳥惟待題絃  
達建章

唐曙臺惠集杜書懷之作來答

經句正爾憐同病一札俄驚惠士行佳句未忘  
原命杜新篇一出却成唐雕鏤足技何嫌巧游  
戲如君不可當也知製錦從高手五色還期補

衣裳

山中和許同南

思君常在海西頭，幾度裁城淚欲流。  
車馬遠來仍寂寞，蓬蒿深處拜荒丘。  
門生相禮人如舊，筆子題詩筆欲浮。  
世道須公勤補袞，故人林壑暫優悠。

山中和李正舉

丘壑雲蒸龍竅開，瀟瀟風木思悠悠。  
君指點眠牛地，羨爾趁群騎馬才。  
陰德祿真天上去，陽和還自地中回。  
從來積善生機率，不與浮塵混劫灰。

五言絕句

小赤壁 以下八首為同石潭先生作

寰宇未嘗大赤壁，那獨小都在吾目中。  
吾更在自表。

松丘

杖藜過橋西，高丘松色碧。  
一路登陟倦，暫憩松下石。

耦耕谷

牽牛入谷口，雲迷不知處。  
放牛牛自行，隨牛行處去。

環竹蓬

淺蓬深隱竹，竹影隨日側。  
曠日午來，算影不可得。

沙潭

沙際明月上，光彩如朝微。  
良朋適不至，獨立無與論。

漁岬

魚樂吾亦樂，其如網罟煩。  
淵深餌不取，百尺虛垂綸。

撥雲洞

渡水西岸去，小洞僅容膝。  
仰視天上雲，片片洞中出。

柏塢

遙想柏樹下，結茅已成宇。  
定有素心人，歲晚此相聚。

題天命之謂性示諸兒

欲識天何處虛空極是天欲知天命理只是自然

七言絕句

送李臺卿還杭州 諱長房

仙李人間亦武林朱明白下故來心實來虛返  
誰知得寄語蓮池共賞音蓮池神者見修其西亦姓李于聞其名而木之識而故寄聲焉

何雁二先生以湯餅之會路遠預約登臨

不知予之下榻也詩以答之云

當年下榻為徐穉今日高賢更倍之寄謝侍兒  
休預畏暗塵不逐駿蹄飛

何午臺龐參吾會湯餅後復惠以詩奉答

誕彌厥月寢之牀引得明珠滿室光莫是此兒  
來處與前生曾得侍文昌

會餞別刻承所出或重慶

祗怪諸君會事頻傳經人要出親民請看晴處  
皆真意莫道今人非古人

十月長安雪不飛彤雲黯又悵人離寧知我輩  
皆同調化佐陽春滿帝畿

謾將仕學論其優壺榼相將是勝遊未解此時

渾放下應知眼底盡金牛

聖涯無隔不須航百姓無瘡不可傷此別丁寧

唯一語直將杯酒贊黃堂

爐山永慕

篋裡爐山夢裡親白雲長覆護國中應知涕下  
對防後便是東西南北人

風雨駐太湖佐茶池亭記又詩四絕

三春過一尚征途風雨番人宿太湖亭記茶池  
謝仙今前令王君一為黃岡人千年棠樹指碑

跋

芭蕉幾樹菱堦檻已遇深春寒未生却喜噓枯  
有時雨不妨征憶暫停行

紫極遙從直北望板輿勞後楚天長八千里路

平分裏不為君親有底忙

昨日臨江走瑞州半途風雪半途休與人凍痺

慈親念謹視陰晴定去留

寄謝劉令

合肥赤子合君肥爭怪猶淹柳士師劉以蔡未判政津州我忝近臣能荐否空慚十載與君知

送趙與周劉川

踏遍芒鞋未肯休為誰尋得卧牛丘秦皇不廢司空職公等甘為術者流

戊戌春日寫懷

佳麗皇州又早春鍾山佳氣曉氤氳金陵六代

空塵跡聖祖三才是首君

幾度南州閱歲華和叶吾生回首亦堪嗟叶鏡中

舊日紅顏改頭上新年白髮多

冬白春紅此處無皆音粵酒名一般有酒對屠蘇獨

問友人病

病日一齊都放下好來依舊又憶又若依認取

病中景便是超凡入聖功

氣系心弱力全微此際綿又祗一知萬慮千思

何所看真心原只是嬰兒

燈下吟四首

平生怙恃是吾天棄我先今只七年蓬萊連根

飛不穴雨來空有淚潸潸

不毀今來五十猶森又梧梓與山長慈親大事

如襄畢只好晉身禮法王

五十年來赤子身不知何假又何真滄溟一葉

飄又去直上天門見二親

承又父母我劬勞羞樂雙慈色若焦愧爾懷間

真赤子或時嘻咲或時嗔

楊文懿集十二卷

浙江楚樵  
孫遜公

明楊起元撰起元有識仁編已著錄是集爲其孫  
廷春所刊据目錄作二十卷而自十一卷至十八  
卷皆註云嗣刻其有錄有書者僅十二卷蓋哀輯  
未竟之本也

松門稿八卷附錄一卷

〔明〕王庭譔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汪學

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松門稿八

卷》提要

松門稿序

松門稿者蓮塘王先生遺集也先生幼負異稟寓目簡編輒妙契譬其歲年甫十七舉于鄉秦人士無不前茅推先生者庚辰奉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三人一日而

松門稿

序

名聞天下天下士無不前茅推先生者先生雅嗜誦讀既直石渠天祿典著作供奉益務博綜自六籍注疏歷代傳紀以暨諸子家語蹟探五車與窮二酉其稿而為辭洋洋纒纒風樞霧縠莫可涯涘然色恬節和步莊致

雅未嘗不古是儀的而未嘗或  
古是剽掠漸腴潤于縹緗標而  
亟之而不必孕其縛範型局于  
往模鍛而滌之而不必躡其踪  
居常稱述崔文敏公之論文曰  
義精則言簡蹈實則旨遠昧者  
反是怪以亂精鄙以淆雅淺以  
混明艱以迷奧蓋近世操觚者  
引繩先秦西京句沿字襲彷彿  
其語一二輒沾沾自詫于今古  
然踈盤飢餓廢終不能勝真反  
姍前哲之瑜以自掩其瑕曰古  
辭之法曠蕪千載迨于今而後  
振也夫已陳毛膚剝之如畫餅

饅脂之無當試取與前哲之集  
並觀且當反走詎曰却步而顧  
欲以此凌厲之也惟先生族祖  
槐野先生神明古法自攄天機  
即躋之漢唐諸君子而無忤何  
者彼其生色神氣誠足挹也先  
生謝去虛僞靡曼之習標響性  
中構真象外直追槐野先生  
俱馳希聲于藝苑矣嗟夫文為  
心聲有是神情斯有是色澤詎  
可襲飾彼其邈廓之黯索皆中  
局之不足也先生庸心世務  
固是廟謨民風吏治古今得失詳  
究而精研之夫是以溢之于詞

充盈斐亶奧而不艱明而不淺  
雅而不鄙精而不怪厥有元本  
所謂蹈實則旨自遠者非邪人  
皆以先生懷奇蘊畧早世未展  
為遺憾然是集行即先生在濟  
之槩亦可因以見者先生兩子  
茂才伯仲久思繡梓願輟于無  
資頃侍御畢公持斧按秦既已  
徧舉時猷更遡名卿碩人之產  
于斯域者而彰範焉得是集檄  
咸林郡守汪君付剞劂汪君經  
術吏治高冠時流于是笥珍笈  
秘燧然布之宇內夫是集垂三  
十年而得畢公汪君以流播畢

公汪君之塵軫所治罔有遐遺  
固然抑垂三十年之久而名公  
詞伯亟務廣宣則斯集之必傳  
豈不益昭弘跡先生夙所稱引  
者以求其槩知其必傳者實在  
此乃弁言簡端以復茂才伯仲  
亦因以質之于畢公與汪君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後學關門盛  
以弘頓首題

後學郭宗振書





附刻三太史詩序

北海馮琦用韞撰

余與太倉顧實甫讀書中秘三年而未嘗有所撓抗也實甫有雋手法、自喜高準深目驟見落、難合不可得親踈也時以要住酒耳實甫

松陽稿

四世

予告歸五年而復會於長安始與余談詩指摘瑕瑜瑩若嚴傳而余始有意乎其為人無何以憂去又五年入長安相視而笑莫達也語連晝夜多複者蓋余與實甫淡而益親久乃盡所不盡而實甫復以病去則出其平生

所為詩子餘章使余定之余取其十之三錄其副藏笥中再逾年而實甫死五穀鄉耆閭中人以進士及第官詞林磊落丈夫也與人語直吐肺腑肝無飾詞無隱情居與余相近時偕蕭以占間步而過余所為文若詩必以示余、視教鄉如同年兄弟行也敬卿病且死邀余至榻前為訣別以誌屬以占以墓表屬余蓋敬卿歿四年而時、入吾夢焉葛仲明與余同舉於鄉又同官詞林其在詞林以先輩禮事余其齒於鄉則弟畜之歡甚無

松陽稿

合序

二

間以文章行誼相質余意所不  
可報歛容而清敬易之其人溫  
溫長者類有後福而卒以病死  
死之日余視含歛余同年康士  
遇檢遺文亂帙中皆余所評陽  
手跡在焉蓋余自束髮登

朝從士大夫游大畧文字之交為

松門稿

附序

三

多其摘余文無所不盡者實甫  
也余摘其文無所不盡而多所  
不納者敬仰仲明也余方愧未  
有以蓋實甫又不能求蓋於敬  
仰仲明而三君乃去我而死文  
人喜相軋高者漸自有餘其次  
不欲示人不足吾誰使之而

誰使聽之實甫詩靚雅高秀五  
言似孟七言似錢郎諸體皆  
有妙境敬仰詩法出杜有沉鬱  
邁往之氣大畧似其家槐野先  
生而久以質掩仲明學初唐典  
重穠麗七言古律中有絕勝者  
而情以詞掩向使假以數年以  
彼精心獨詣取善無厭皆可以  
冠冕詞人為

松門稿

附序

四

國光華乃竟中道天開以死悲哉  
當三君初逝余欲綜其遺文使  
行於世為訖寡日之未果既得  
諸假歸乃始序而刻之死者後生  
生者不愧余於三君已愧宿諾

矣

後學郭宗昌胤伯士



松門稿

附序

五

松門稿目錄

卷之一

序十一首

送理齋徐公參藩河南序

代

送弘海孫大夫入觀序

送郡侯可齋張公遷貳鞏昌序

其一

送郡侯可齋張公遷貳鞏昌序

其二

贈黃君顯之海鹽令序

贈河間令連城趙侯考績榮膺錫典序

松門稿

目錄

乙

賀中丞鶴洲梅公生子序

壽少司馬傅川曹公七十序

壽林方渠先生九十序

壽顧庵張公八十序

壽吳母劉太孺人七十序

引一首

匪懈稿引

卷之二

墓誌八首

戶部郎中敬庵陳公墓誌銘

崇藩左長史進階三品南嵐劉公暨配封

宜人李氏合葬墓誌銘代

寶坻縣主簿潭谷趙公暨配劉氏合葬墓

誌銘

建始司訓西華張公墓誌銘

王母党孺人墓誌銘

王母郭孺人墓誌銘

兵部職方主事南君配王氏墓誌銘

松門稿

輿目錄

二

亡第室人焦氏壙誌

卷之三

雜著四首

懷慶府通判鍾源南君墓表

亡第命卿行狀

題禹城令焦公神道碑辭

雷氏保孤議

卷之四

祭文十一首

同年合祭鳳磐張相國文

祭雷幕庵侍御文

祭孟侍即文代

祭劉封君文

告先考文

寄祭亡弟小祥文

祭亡弟大祥文

祭亡弟禫除文

告亡弟文

松門稿

輿目錄

三

遷主告亡弟文

祭亡弟妻焦氏文

卷之五

書二十四首

與溫亦齋中丞

答塗揆字同季

入京寄里中親故

與趙少栢孝廉

與李統華侍御

答趙穀陽祭酒	與孫慰洁同奉	與雷慕庵同奉	與張斗樞同奉	答南弦圖同奉	與秦道吾進士	答郭鹿坪副憲	與石肖東舊郡守	與馮琢吾殿講	與蕭漢冲同奉	上趙溟南座師	與傅鳳崙民部	與朱任齋同奉	答孫蘭石給諫	答辛龍門同奉	答余漢城學憲	答房吉軒大叅	與趙少栢進士
--------	--------	--------	--------	--------	--------	--------	---------	--------	--------	--------	--------	--------	--------	--------	--------	--------	--------

與趙寧宇中丞	卷之六	書十六首	與孫立亭大中丞	與李蒼門明府	與秦道吾比部	與孫弘海郡守	答傅鳳崙民部	與東南翁老舅	與焦任庵明府	與趙少栢進士	與張弘軒總督	答趙寧宇中丞	與孫弘海郡守	答劉衡野詹事	答劉仰岡明府	答余曉吾中丞	與孫弘海郡守
--------	-----	------	---------	--------	--------	--------	--------	--------	--------	--------	--------	--------	--------	--------	--------	--------	--------

與魏見泉光祿

小東十四首

與雷慕庵同率

又與雷慕庵同率

與魏雲門比部

與蕭漢冲同率

與雷慕庵同率

與蕭漢冲同率

與馮琢吾宮諭

與趙少栢進士

報雷慕庵同率

與孫蘭石給事

答周右華司理

與雷秀才

答郭鹿坪參伯

答東憲明秀才

卷之七

五言古一首

過椒山墓

七言古四首

憶昔行上安陽郭相公

送鄒大澤將母南歸

沈公畫竹引

送鄭少保經略西邊

五言律七十四首

恭題 御藏玄兔卷

春日得舍弟命卿書却寄

送莊梅谷太史 使 韓 慶二藩便道

省親

秋日有懷家兄會有家書至自曹賦此述

懷

懷命卿弟

辛巳生子爲書以報高堂並齊泰兄弟

秋日雨中遊濯纓亭

冬日病目述懷

得石宮東書有感

贈別兩山李使君赴河南

憶漢陽故人

夏日李毓華見過夜坐

秋日送郭鹿坪轉餉雲中

廣昌道中遇雨

宿岫嶺

晚度桑乾

過南關驛

過代州聞馬市

松門稿

卷四

八

晨起訪侯徵君渭上

酬寄李毓華侍御三首

書堂飲既待月

約日往候慕庵丈阻雨不果悵然有作

過雷慕庵村居夜話

秋日遊移山潭

中秋不月

秋日遊西莊同家兄舍弟紀興

郊園秋望

元夕

秋日早過驪山次大復壁間韻

華清宮

灊陵懷古

中秋寓九龍池憶命卿亡弟

曉霽望華嶽

譙李梧岡宅卽席有贈

之京別老母

之京憶亡弟傷而賦此

松門稿

卷四

九

之京雷慕庵奉丈就別華陰承示贈篇作

此酬之

良鄉阻雪愁坐書懷

乙酉之京次良鄉夜夢亡弟覺來悵然傷

懷感而賦此

元日與家兄小酌憶亡弟

十四夜同家兄小酌

中秋有懷家兄

九日病中述懷

九日得家兄山東書

九日憶亡弟

元夕病中

春日病中書懷呈馮琢吾太史

過眞定示陳令芸窓

過安陽示仰岡劉令

脩武道中憂旱

過河內贈黃明府

入里門志感

病歸述懷

邀漢冲季丈過東園次韻

別文少白季丈

寄李毓華侍御

東董巢雄儀部憶亡弟二首

夏日山亭避暑二首

村莊蚤歸遇雨

譙東氏園卽席戲呈高敬庵

九日新移書齋與季弟小酌

立秋日同家兄過果郊草堂時家兄將有

湖湘之行

西莊閑居

秋原薄暮

秋夜山莊獨坐

哭雷慕庵季丈二首

呈許後崖兄弟

九日病中書懷

除夕書懷

卷之八

七言律五十八首

送沈太史使齊藩便道省親

寄贈新鄉令移官上元代

送張青徠大行奉使雲中便歸省親

重陽憶舍弟命卿

壬午立春

送郭鹿坪轉餉雲中

出京別二三友人



贈郭總戎

弔王別駕

春日南樓宴劉華石侍御便索佳句

送劉華石侍御還朝

遊西莊志感有引

九日登高阻雨同家兄舍弟小酌

秋雨

秋日宴東家亭子卽席有贈二首

立春前一日迎春東墅同家兄舍弟小酌

松門稿

卷四

五

禪後見父執李廣文志感

雨中宿瀾陵

新豐過留侯舞陽侯祠

秋日長安行憶亡弟悵然有作

雨中重遊香城寺見舊舍依然追憶亡弟

志感

九日雨中別蒲城趙少栢諸友席上共傷

亡弟感而賦此

秋日雨中同家兄過亡弟故莊追憶往事

悵然有懷

秋日雨中過蓮花潭追憶亡弟

乙酉之京別家兄偶值風雨暫宿因憶亡

弟悵然有作

華陰劉明府招飲玉泉院同雷慕庵奉丈

過靈寶訪許後谷

靈寶王松石明府招飲許氏園亭

過魏野草堂

過淇上憶舊有引

松門稿

卷四

五

過汲縣夜譙趙麟崗明府共悲亡弟悵然

有作

冬日徐輿浦工部見招卽席偶成呈蕭漢

冲

春日李祥宇侍御見招城西別業卽席偶

成

李毓華侍御遠惠書問無示理章却寄

送楊太史奉冊崇藩便將父南還

初秋送魏見泉使秦中兼呈雷慕庵

至日病中述懷

抱病兩月老母自家山遣使來問悲喜交

集情見乎辭

立春日 賜百官春餅有述

丁亥元日

寄贈董李村中丞終養家居

再過靈寶呈許後谷

重陽雨中集南園

秋日得漢冲書問詩以報之

松門稿

自錄

至日有懷馮琢吾太史

戊子立春懷馮琢吾太史

示季弟正卿

秋日重經亡弟故莊志感

卽事

經槐翁叔祖讀書舊業亡弟命卿曾留題

其處感而賦此

柬陳五嶽方伯遊華嶽

郊亭送家兄之湖南

之京登涉羅坪

華陰別季弟正卿

途次苦風

次河內遇禱雨志感

贈桃源孫主簿蘭石

五言排律四首

大開應 制

靈寶同王松石許後谷遊松臯相公園亭

秋日同馮莊二太史遊城西蓮花溪

松門稿

自錄

先君忌日

七言絕句八首

恭題 御藏牧牛圖詩應 制二首

權店驛次范洛先生壁間韻

小寓花開柬馮琢吾太史

書懷

柬陳五嶽 代家兄作

秋日雨中聞季弟疾

清明日邯鄲道中大風

附六言律一首

季夏南樓雨望

松門稿

目錄

共

松門稿目錄

松門稿卷之一

西京王庭諤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序

送理齋徐公叅藩河南序

徐大夫之擢河南少叅伯也以陝西按察僉事

其爲僉事也以給事中出補給事中故嘗爲扶

風令云夫關中古稱三輔而扶風則其右輔也

當其令扶風時視關輔諸郡邑有如觀火故今

茲以爲扶風者課郡邑諸吏而三輔盡扶風矣

君子曰談不如見億不如歷其大夫之謂乎今

且往河南諸辱在大夫者相率而祖之郊徐公

曰某不佞微諸大夫之靈豈其有是顧藩臬異

秩也關輔中原異地也又前所居者在長安今

所居者在懷州其衆獨異勢也諸大夫儻於某

無退心乎何以贈我於是某等舉觴觴徐公再

拜而前曰官取其有當於體何秩之異事取其

有便於民何地之異體是執民是便又何必衆

之同而獨之異且公不嘗令扶風耶令可以移於臬臬獨不可移於藩扶風可以移於三秦三秦獨不可以移於中原和惟是階逾崇則去民逾遠去民逾遠則分隔而澤難下究大夫行矣官從是日崇矣願無忘扶風之心雖然我曹竊在下風所賴左右實弘多矣且今捨我而去何以處我於是徐公再拜而應曰諸大夫之戮力同心協恭相濟某所朝夕而祇承者也可何以益惟念三輔之地號爲陸海無奈天灾流行連歲

松陽稿

卷之二

三

不登貧富兩空公私俱困惡觀所謂陸海者乎諸大夫職思其居非藩非臬非閫邪藩主錢穀臬主刑獄閫主戎兵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凶歲子弟多暴則刑罰安所從省而錢穀戎兵又安所取足和是諸大夫今日之憂也竊聞河內凶亦然此其憂又獨在不佞矣爲之賦板板某等更舉一觴酌徐公曰敢不拜德爲之賦甘棠

送弘海孫大夫入 觀序

今天子銳意太平屢申 明詔主與循吏以惠養元元於是縣官奉宣 德意以敕天下群有司惓惓焉惟循吏是求然而常苦不得循吏以應間亦有稍知先實後名者其聲稱多出能吏下能吏巧於粉飾彈取上官實喜其能也而稱之曰循即能吏亦退然自附於奉職循理之名跡其行事所由殆於循吏遠矣則循吏之不多見也何異雖然余又怪夫今之循吏之多也敬皇帝朝中興更治於斯爲盛歲在壬戌考覈

松陽稿

卷之二

三

事竣冢宰馬端肅公特舉循良之最者二人曰知府韓福知縣胡獻當其時豈更無韓胡之儔乎惟恐一不得其真則無以示勸而且啓之俾矣誠慎之也往歲亦嘗舉 廷最之典矣而多者乃至三四十人於乎是何 敬皇之所不能得者而盡得之於今日也亦可以深長思矣郡侯孫公其器識疑以遠其操執廉以平人瞰瞰也而我勿辨人懂懂也而我恬靜不爲逢迎以媚上不爲僂捷以要名不吐剛而茹柔不勤始

而息終一惟便民者行妨民者罷其他不問也  
蓋廩廩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有如 聖天子復  
脩 敬皇帝故事而司計者亦如馬端肅公之  
慎重也則華其首乎大夫逡巡而謝曰某何敢  
當行且述所職以待天官考華之事其何者為  
最重諸君子其為某壽之二三長老進而前曰  
大夫之刺吾華也甫一載所事事脩舉其何所  
事不穀等言惟是 聖天子加意愛民倘其眷  
然西顧而賜之問曰比歲不登關輔告饑今者  
之曰歲亦亡恙乎民亦亡恙乎則大夫其何以  
對大夫曰即如承問謹對曰臣之初履華也以  
三季大饑民不堪命幸今歲春稼秋禾稍稍告  
成間閭愁苦小得蘇息辟如積病之人纔有起  
色非休養滋息經歷歲時其元氣卒難復也臣  
唯緩其催科省其浮費填其窟窿抑其貪暴以  
扶持而安全之庶幾哉凋瘵之餘物其有瘳乎  
持此以對當不二三長老又進而前再拜而謝  
曰述職之事亦多矣而殷武之詩有曰歲事不

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重民命也自吏之急於  
收其官效而緩視民命必將侈言其豐豫之狀  
緣飾之政以悅 上意而張已伐矣大夫之言  
若是是詩人重本之思也我萬井更生之福  
也古所稱循吏何以加焉史王生譔與公同率  
舉知公最深時以 請告在里中又親觀公之  
治績有成而受命於諸長老先生故次第其說  
以贈

送郡侯可齋張公遷貳華昌序 其一  
嘗聞之楊子曰為政有幾曰思教何謂思教召  
伯述職蔽帝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  
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教矣夫嗚呼召伯何以思  
桓公何以教從政者亦審其思教而已矣詩云  
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子之於父母也在膝下則  
愛之慕之在他方則陟岵陟屺瞻望而思見之  
為民父母者藉令所居無以得其愛且慕安之  
日又安所得思焉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張公之  
為吾華也廉平不苛溫恭有禮視百姓吾赤子

不使其畏而不愛視大夫士吾一體不使其離而不屬蓋廩庶幾君子德讓之遺風矣且敦本節蓄爲閭閻休養生息毫釐不敢有所擾吾郡在關中當午道之衝冠蓋絡繹不絕所司爲之除館具徒入材積薪致饗獻醢陳芻展車殆無虛日傳食與從之指蓋多於市肆矣供應稍弗暇輒得罪公乃蹙然不懌曰奈何竭民之脂膏以爲逢迎之具乎爲條其計於臺使者盡捐其浮費定爲畫一所省固什伯於嚆昔云會又

松門稿

卷之二

六

天灾流行歲恙頻仍饑殍相望枵腹而待哺者不可勝數吾郡倉庫故無積不得所處公乃捐俸易米以爲里中父老子弟倡隨其所輸糲粥活民顧饑者衆而輸者不周公乃長慮曰借賑所以勸之也若窮索百姓以所不欲則貧者未必贍而富者先動撻矣非策也公又條其計於臺使者曰人情無不樂便已者亡所利而強之使出雖一毛猶有難色使其有所損而還自益卽百金可得請自今其令有力之家願以例輸

粟爲吏者卽上入郡倉中以備賑救將無官民兩便乎臺使者亟從之亡何而倉庾之粟且二千石矣華去商洛二百里所商洛故有礦洞設防守之役乃其餉假之華歲費倉粟五百蓋十率往也非是則華當有五千粟矣豈憂亡歲哉公又條其議於臺使者以其餉專責之洛而歸我久假不復取華從是始復歲有五百粟矣此兩利者不直佐燃眉之急蓋百率所永賴也夫平居養之以和平饒之以清淨一遇凶歲所爲

松門稿

卷之二

七

多方軫卹之者有如已饑雖詩所稱豈第君子何以加焉吾以是必華之父老子弟所爲思念公不忘者蓋不俟異日見甘棠而後知也奚其敦奚其敦張公行王子之鄉大夫士設祖帳於郊門之外俾王子叙其言以別張公別而西然其首未嘗不重囬於蓮峯下矣

送郡侯可齋張公遷貳鞏昌序

其二

郡侯張公守吾郡三季擢爲鞏昌府同知且行矣一日司教趙君輩相率而過余曰司牧之所

有事也愛民造士豈不稱並重哉自俗吏急於須臾之效惟簿書期會訟獄錢穀逢迎奔走是營至興學作人之化則謙讓未遑云若其視學官輩則有紛紛厭梁肉一任其飯不足已耳其誰肯以斗升之水相啗沫乎公也一體視我曹降禮相從無愛於貌推心相與無愛於情分財相贈無愛於惠以故我曹忘其爲寂寥之官也者而安之學宮自此有顏色矣其訓迪諸生也拳拳然惟敦行脩文是先以爲木受繩則直金

松門稿

卷之二

八

天之賢者卽不問其所受若何皆爲誘進之卽有所請而借公行法者公第持理從容謝絕無惠色忿辭士感公遇人人意益舒甚得也已又相誠曰大夫待我等厚卽不能有所器於公奈何使其面而不心乎勉旃其無有所撓以成我大夫之德公之所以遇我學官博士弟子者若此今且行報之無以願得子一言以贈於是王子喟然嘆曰夫廣文官冷士多口多口則安能一一中其心官冷則誰能使之有餘於適而令德我不置乎今卽廣文先生若諸士之所爲倦倦念公者則公之爲政可知已言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易蜀地僻陋而興之文雅吳公爲河南守治平第一史不書其他奇節異行獨以其能識拔賈生公興禮敦讓崇文好士豈孫二公第不知諸生英銳有能通達治體如洛陽少季者乎不腆敝邑與巴蜀壤地相接亦能各各明經飭行使文翁不得嬗美於前乎詩曰豈第君子遐不作人張公以之又曰肆成人有德

松門稿

卷之二

九

小子有造竊於諸生有望焉

贈黃君顥之海鹽令序

豫章黃君顥萬才也以經術出余門高第尋謁選受浙之海鹽令輜車且發二三子往餞於郊爲請所以治海鹽者余觀孔門七十子之徒各以材藝出宰諸侯之邑獨宓子賤之令單父爲最著隨其行必瑋異瓊奇乃傳記所載則惟鳴琴一事爲千季以來絕調何哉彼其平易近民而養一邑安靜和平之福故其治計日不足計

卷之二

卷之二

十

月有餘而流風餘韻猶令人景慕不忘晚近徒騁武健以趨焦赫譬之人身神采雖煥而元氣蕩然庸醫見謂亡恙長桑君望而靡展矣奚貴哉今上夙夜憂勤計安元元每覽四方水旱盜賊連篇而至輒慨然拊髀庶幾於古循良旦暮士也感會雲龍而專城行志要在宣主德脩民和詩云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爲治何必威嚴詳哉其言之也且不觀今天下之勢哉西北天灾流行千里無半

菽民將靡有孑遺東南瀕歲大浸賦役繁興財力竭已彼海鹽附萬樵李綰帶武林故東南大都會也其俗君子秉禮義嫻文辭固斌斌著天下而小人苦瘠薄輕剝易動雖多魚鹽水澤之饒以爲利而颶風水駛數害田作邇季來亦翫然多故矣余故謂君顥茲往不在簿書期會剔垢任奇而在察閭閻之疾苦不在奔走逢迎要容賈譽而在恤獻畝之咨嗟不在操切紛更厲衆駭俗以靳快而在權輕重任緩急與民休息於悶悶汶汶之中務令元氣先神采而固所謂治於未病脩於不見跡者彼騁武健而趨焦赫者自難同季而語也請以漢事徵焉昔潁川黃霸脩德緩刑無所事事第日從民間課農桑而已視嚴延季之於河南也恣睢殺戮鉤距中人儼若神鬼者政不似拙邪然卒能銷戾導和屢舉豐季黃金璽書不之河南而之潁川之上則利害亦懸殊矣君顥誦法孔門其鳴琴而治當與單父相後先區區漢事無足道者倘能有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一



味余言而令異日東南有循吏當 天子拊髀  
之恩而霽然下 璽書於浙之海鹽令余得而  
慶曰是嘗以經術出吾門高第者也不藉有光  
龍哉遂以復二三子

贈河間令連城趙侯考績榮膺 錫典序

夫人子之於親生則思以榮被庭階沒則思以  
光施丘壠凡求無忝於所生也 聖王以孝治  
天下故敷恩錫寵存沒俱逮益恤其私而佐之  
忠也夫天下者一邑之積人主所與易海內而

松門稿

卷之二

三

子元元者莫急於守令守令為民父母所以體  
察其饑寒而周悉其微隱者如痛癢相關然故  
澤民者莫親於守令三載奏績非列薦牘至再  
三者不得與錫典顧薦牘之登率起於名譽務  
實不近名往往得民易而獲上難故考最者莫  
難於守令趙侯以進士高第初試為獻縣令有  
善狀再移為河間令河間眎獻縣繁劇數倍矣  
又有善狀臺使者察其賢薦之不啻再三以故  
及於滿輒得考考輒稱最 天子賜勅褒異授

之階贈父諸生如其官母李為孺人云侯乃北  
向而拜乎曰某以一介草茅何幸得邀 主上  
湛恩以光我二人於地下又西向而拜乎曰某  
自失怙恃以來何嘗以一日不顯揚為念今  
三釜為悅雖則不免於及親之恨乎庶幾藉  
綸綍之華以無貽我父母羞父老子弟相與  
造侯而賀曰微大夫孰與于我衆庶微贈君孺  
人孰與于我大夫大夫有慶即吾情之慶也願  
以羔羊春酒為大夫壽侯謝不敏邑倅焦君蒙  
松門稿

卷之二

三

擢余所親也走一介至京師述其次第以語王  
生曰侯他皆謝不受願乞予一言以章其美余  
嘉侯之治有成請為侯進夫人情靡不有初迨  
至宦成則志滿志滿則意勸意勸則業墮業墮  
則忠替忠替則孝衰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趙侯勉乎哉

賀大中丞鶴洲梅公生子序

萬曆戊子春二月大中丞梅公以三季績奏  
上嘉中丞填撫延州功最乃晉為右副都御史

云一時間闔行伍之衆咸訢訢然舉手加額爲公頌曰延州孤塞從和戎到今雖則免於鋒鏑之苦乎然狡酋悍虜往往爲無厭之求以要我且率數大禮公私俱匱士無宿糧馬無積芻微令公威信素服戎心而多方以救恤凋瘵之餘物則我曹其何賴焉今茲天子葵之加公爵使長撫榆中吾儕庇覆其末有利賴哉敢不賀夫令公事業滿邊陲勲名在麟閣卽三公萬鍾固令公所自有耳惟是令公予我曹以生願令

松門編 卷之三 古

公多壽令公愛我曹如子願令公多男子公乃起勞士辛父老曰吾何能賴主上神聖將士協心百執事奉職惟謹以徵今日寵光吾甚懼又何敢當若等願以重不堪顧我已稱半百人矣而尚無冀土之息旦暮私人將就館倘以若等萬口之願而得舉曰男也卽脫屣榮祿以其餘易之亦所甘心未幾轅門之上忽報懸弧舉延州之士辛父老懷聲載道相與詣備兵王大夫杜大將軍暨督諸使者張君曰令公果有子

英吾儕之始願及此願我諸公舉一鴈代我曹願令公三大夫曰唯唯遂走使千里以其事語王生徵言爲賀讓曰夫人之爲道自厥初生民以屬於我自我以屬於未未不絕非子其焉託然則子之重於人與夫人之重於子也夫誰不知顧子者當自得者也非所求也有禱祠弓觸以求之者有寤寐寤寐以求之者有一精神輔醫藥以求之者夫使子而必專之乎此也則世無不子之人矣所謂自得之者蓋得之乎行履功德之間者也語曰樹木者茂樹德者昌豈虛語哉以今觀於中丞梅公卽其立功絕域而見德於三軍萬姓者若此所謂能自得子者非邪他日有稱梅氏有子者必是子也遂以言復三大夫而且爲梅氏左券

松門編 卷之三 五

壽少司馬傅川曹公七十序

今上御極之幸詔少司寇曹公以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陝西公固嘗長關長藩方長關時豪猾歛跡墨吏屏息其長藩也閭閻疾苦郡邑利

弊無有不朝施而夕受賜者迨於再撫陝以西也三秦父老扶杖延頸驢極提携新訢焉如黍苗之仰膏雨焉蓋積澤所由來矣亡何公忽稱病上書乞骸骨詔從公請仍諭所司疾間亟聞以需大用是時上方在中齡而荊州執政荊州故與新鄭不相能而公與新鄭生同里又舊姻之家當楚鄭交惡時公正爲少司寇兩怨相構兩家黨與爭相勝其機如陷穽而其勢如炙火公獨挺然孤植自奉公敬事之外門無私私門無公

歲何知世之所謂榮華是非哉今年丁亥之六月二十四日公壽七十公三子謀壽公乃走使千里至華下索余頌章謨公門下士也卽汗何敢阿私所好竊知公貌安而辭詳才鉅而量宏知人而好士假令位宰衡官人材則其所吐握招延以佐國家綦隆之治者可勝道哉君子曰曹公者益不獲盡用其所未足者也方今天子厲精圖治加意嚴穴耆舊之臣有如一旦以束帛蒲輪強起公坐而策事乎則公不得稱老矣公其專精神加餐飯以求遐期使太平之世歲歲嘉賴老成人倚與庶哉謨雖不敏請歲歲爲之賦南山

壽林方渠先生九十序

世之人所最願者孰不曰壽其所與壽偕願者又孰不曰貴富子孫若謂非富則壽弗厚非貴則壽弗華非子孫則壽弗樂然願心競起於是敝敝焉封於已擢於人責報於天至老白首無厭期而自覲其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身吁

亦大愚哉譬之備兵者以備寇也不戰而以自  
焚養性者以衛生也徇養而以自煎世寧有以  
戕之道養之者而能長有其身也邪卽有之  
其趣舍消心失得喪真晚晚然在繆繆之中而  
自以爲得是罔之生也惡足以言壽余友於同  
率林君益夫而因悉其尊人方渠先生先生閩  
之莆田人也以嘉靖己丑成進士仕爲樂清令  
良於職已擢爲司寇卽稱丈無害會 肅皇帝  
治張侯鶴齡獄太急先生意在調和 兩宮竟  
忤 上旨杖之 闕下謫貳太倉尋轉貳肇慶  
復入爲興鳩氏脩其官如故已拜爲楚衡守慨  
然有慕乎渤海潁川之治耻爲一切浮沈慙以  
故於當路有所不合乃喟然歎曰士君子之涉  
世也當官立官不得於官立身獨奈何戀戀一  
官以苟合於時卽三公萬戶亦足羞也遂拂衣  
歸歸而杜門懸車絕蹟公府相羊乎壺山蘭水  
之區有酒盈樽圖書四壁友于花鳥洗滌自恣  
晷恒督課諸兒力學脩道以自監用是益夫暨

其兄某交相砥礪若於庭訓歲甲戌庚辰相繼  
舉進士歷今同時爲南北司徒後先輝映彬彬  
盛矣往先生之返初服也捐二千石秩如脫敝  
屣何知願人世貴富之榮亦何知逆願今日子  
孫之樂乃茲父子兄弟並爲世顯人而先生行  
率九十視聽食飲不減生平卽百歲何啻也詩  
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其是之謂乎噫嘻  
先生之始願豈及此哉惟其一無所願也而後  
世之所忻然共願者來求矣唯是兩司徒君居  
官昕夕念先生不置今者益夫奉 命而南將  
取道家園爲先生壽而兩榜季家子遂共圖所  
以壽先生不佞爲之次第其說如此云

壽頤庵張公八十序

頤庵張公者新喻人也伯子工部君爾操甫與  
余同學進士舉又同門茲又同宦最同意氣工  
部君每過余論述家世語甚縷辨以故余知公  
獨詳今歲冬公率耳八十高矣諸與工部君同  
門舉者將綴文爲公壽而以屬余余則胡能壽

公然工部君曩所稱述於余者余猶竊識之公家世寒素又蚤失怙恃閑然思所以恢先人之志業嘗學書不成棄去商於荆湘秦蜀間以爲男子生天地四方皆所有事安能兀兀株守專屋狹廬爲兒女子累乎遂挾貲遠游冀收什一之利以周生事顧性慕義好施不欲困人以所窘過貧不能償者輒折券所至有急難者又輒解囊中裝以賑植之以故遨遊六載竟徒手而歸族黨共迂之公殊坦然曰世之所少者獨財也乎哉吾且倦遊矣幸吾兒長可教矣遂設館課工部君學雖家計益蕭然而意常有以自得者工部君蚤夜孜孜惟恐不克若公願竟成進士旣以工部君官行人得封公如其官族黨共艷之公乃瞿然曰世之所榮者獨官也乎哉吾家世微老夫德涼兒子驟貴吾甚懼使吾兒能其官無負國恩是吾家之華也老夫之願也脫或不然所以厚其咎而重之憂耳工部君用是益廩廩然砥厲好脩夙夜匪懈惟恐職

業弗共名譽弗章以爲公羞嗟嗟所使工部君力學能仕以自豎於時者皆公教也夫中原采菽雅義炯然重式穀也乃世涼於積而求警於子勤其子以求警於官一遂登庸居然奇貨日營營焉逐錐刀之利縱溪壑之欲恣情於田宅輿馬之奉以自豪於鄉井熟黨之間嗟嗟是官而商者也若公益卓然有古達人節士之風矣夫水之性本清而濁者汨之人生本壽而欲者汨之公於世之所謂欲者一切不以汨其心則神安所弗王情安所弗暢而又安所弗壽於是諸君咸端纓歛色起謝余曰善哉子之言壽余因忘其不斐遂書以爲張公壽

壽吳母劉太孺人七十序

安慶有吳生者與余同年舉進士仕爲鳳陽舍人余貌其人循循似有道者間與之語每每爲如有所思而意常不自得也問之謂余曰自先君子之卽世也於今十季矣惟獨老母在堂又鮮兄弟某顧可以旦夕離膝下乎今者叨成一

第備直紫薇固母三遷之願哉有如歲時寒溫依然垂憐於不肖乎則某其何以子也已而走一使請之北堂曰倘有意乎賦東征也亦庶幾古所謂祿養之榮者與母也春秋烹其又何敢以千里一官爲吾親累願上書歸養太夫人聞之說曰兒何歸兒何歸吳氏自而高大父起家都諫而父接跡爲尚書戶部郎而今又幸爲天子侍從臣受國恩三世矣此正而捐軀圖報時也獨奈何以老婦故遽言歸乎且誠之曰使孝而可以膝下畢也則捧檄不義絕裾不仁矣又何重乎及親而仕所爲及親者不直三釜爲悅而已謂其榮名之及見於所生也若能上之効錐刀之用立毛髮之功以酬明主之恩下之光我門閭以無墮先祖父之令聞老婦其充充乎日有餘快矣何論千里與膝下爲吳生於是不敢言歸戒其婦若子吾不得侍於母之側若安得違吾母而吾之侍也歷二年餘獨以其身寄之官蕭然客舍而生固怡然以自適也

明年春仲值太夫人七十謀爲歸壽計會上有荆藩之命生得以次行卽喜謂王生曰今者吾得所以壽吾母矣願介子之一言以往王生曰孝哉幼鍾乎何其遺之奇也吳生曰吾何有子第言何以爲吾母壽王生曰太夫人賢者也其所以爲壽備矣吾何益無已則請申太夫人之意以爲吾子進今歸而稱觴上壽也太夫人必忻然而舉曰吾鄉者不令子歸也豈不爾思思子以私念忘公義耳乃今得遂我母子之權矣吾爲子整一觴觴已必憮然太息曰自吾爲而家婦適遭中葉歷艱難辛楚以佐先君子幸成進士甫一再仕而不得竟其所未足天其或者挹彼而注之茲乎勉旃先君可念也其母徒以甘旨爲老婦壽嗟乎生而誠有味乎斯言也其砥行脩名有不益進於昭融高朗者乎昭朗矣而有不令終者乎若是則子之所以壽太夫人者安有極已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太夫人以之又曰孝子不匱末繆爾類吳生以之

引

匪懈稿引

此先大司成槐野公典試順天所爲錄也稿曰  
匪懈則其所自名者云錄至今且三十餘年而  
人之所傳而尚焉者如新也顧錄弗可遍傳其  
序若策附在存筭稿中經書義九首表一首則  
未之載也至 聖壽策一道 肅皇帝曾覽而  
亟賞之特降 御札問出何人手會先太史公  
卽世不敢以亡臣應而假之同事者故集中不  
以傳其事甚秘人莫或知之家兄宦遊梁園一  
日寓書讓曰先太史公匪懈稿一帙吾且圖壽  
之梓人矣若可引其端讓曰錄者錄士之文也  
而主司代爲之者懼其弗中於軌而示之程也  
假令錄出而先自不可以訓則士將何以程以  
今觀先司成公所爲文也其發揮理道揚權古  
今崇論宏議浩氣偉辭江河不足以喻其決雲  
霞不足以擬其變讀之令人躍然喜融然嘗爽  
然自失也而卒不見其有炫焉自費者意人

之態則以其醞藉深而不爲文藻所驅使耳今  
之習博士家者不務多讀書厚涵養而徒剽竊  
古人緒餘甚且擬拾二氏咳唾以競奇釣詭於  
字句之間而遂驚翫然曰我能勝人矣於乎此  
文之所由敝而士俗之所由壞也是錄也可以  
訓矣是烏可以無傳

松門稿

卷之一

三五

松門稿卷之一

不肖男承祚校

松門稿卷之二

西京王庭譔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墓誌

戶部郎中敬庵陳公墓誌銘

萬曆十六年秦大饑而榆塞尤甚 天子念邊  
士苦糈幣金二十五萬餉之於是陳公奉命  
往會天大暑疫盛行公日夜征行不少息懼  
上澤之不及夕下軍中也遂生是病以六月之

松門稿

卷之二

墓誌

初三日沒於米脂道中嗚呼可傷也已公少警  
敏有大志負笈百里外從富平斛山先生學斛  
山先生甚器之不獨以其藝也讀書潛心聖賢  
意指一言不得即歷十餘日不過爲文自布機  
軸寧拙毋巧寧遲毋速不道時人一語雖連不  
得志於有司終不易故手歲甲戌舉進士第初  
仕內江令內江在蜀最號劇邑難治人率爲公  
難之公曰吾嘗見今之爲吏者不愛民而責民  
之不我德不禮大夫士而欲大夫士之我服則

其有所不得也我實求之又何難焉治內江七  
年其遇民也不剛不柔其遇大夫士也不茹不  
吐卽人心如面亦任之而已以故小人德其惠  
君子服其誠爲西蜀良吏之最於是晉爲尚書  
戶部郎領度支事出納惟允三年考部尚書賢  
之選使主大同邊餉供輸惟正不愆於素三軍  
之士人有宿糈歷三年復署上攷公居官事事  
求實濟耻獵虛聲故在所有善狀生平質直慕  
義恂恂謹謹意常有以自下者絕不談人過又  
好急人之難會妻死喪多所賑拯故鄉里人翕  
然有陳君之頌焉公諱諫字直卿世爲華陰人  
祖曰朝邑庠生父曰邦祐南和縣尉以公考主  
事績得 贈如官母師氏贈安人配石氏封安  
人子男四繼虞宗虞續虞嗣虞俱邑庠生皆娶  
名族女爲妻女三一適華州儒生王栻一適國  
子生馮種舜一適朝邑知府段朝宗子國子生  
果公生於嘉靖壬辰十二月三十日距沒之季  
得五十有七繼虞等卜以是年嘉平之廿三日



葬公於城西新阡請余爲銘 銘曰人矯矯也而公恂恂人囂囂也而公泯泯行不虛美官不虛貴天之祚公宜其無既今已於斯豈留其餘乃多男子能讀父書自古及今人誰無死勤於王事可以死矣

崇藩左長史進階三品南嶺劉公暨配封

宜人李氏合葬墓誌銘代

高陵劉公相 崇藩事 莊王及今兩世先後

三十五季歷金緋鏤紫季八十三卒官 王曰

松門稿

卷之二

三

於平安得愛君愛國如先生者既遠官奠賻護其喪歸又爲建祠汝上 王若曰先生有勲勞於予家中外是賴又爲予定儲蓄力也以身殉國歿無餘資予爲之歛爲之葬卽所樂游置祠祠春秋令其家往來視祠人曰崇左史劉公祠以示予睠睠餘意爲王官未有如公之久優禮傳相至歿不衰亦未有如 崇藩之厚者可謂君臣相得始終兩全矣公諱遷字子喬號南嶺其子運使君自化乙丑同余舉進士而孫武選

郎復初余癸未春所舉士也以故知公公天性坦夷恬靜隨遇有以自安長沙膠東世所厭薄也公曰苟稱職何官不可且吾不當令武鄉判保定乎率危苦不利又何如散局之適也宦遊人至老白首則桑榆念重公曰苟稱心何地非家且吾自筮仕高平以及今去故鄉五十餘季同時親故幾人在居汝南三十季來吾兒長於斯吾孫生於斯交游朋好如膠漆而骨肉者聚於斯孰謂他鄉非故土乎且 王待我厚愛恩最深未忍以老故便捨去也往 莊王性行嚴急前此者多不合獨敬重公賜鞍馬文綺甚厚公嘗進三劄一曰邁種德二曰式古訓三曰杜社鼠悉見嘉納軍校擾民者立收付有司民以安堵 今王中季嗣立公又條上勸躬純學崇德數事所以嚴事之者一如 莊王久之王感心疾居宮中不視事事事倚毗公公一切任之中外無間言公數告老 王輒勉留宮中聞之皆泣嘗一假歸則以中人伴行惟恐其不來也

王之子泰和王封世子薨其子又殤而次子南陽王應立乃中齟齬公爲多方調劑竟得請於上公曰國儲大事乃今得所以報王矣公爲左史六舉王奏請加四品服俸十九季加三品服王官之得階三品蓋異數也公以嘉靖丁酉舉於鄉明季試春官不第遂選爲高平教諭待士有恩義甚得士心擢武鄉令時虜犯山西公至數日而虜殘武鄉於是使者察狀劾罷諸邑令公與焉奏上肅皇帝怒虜殘破地方其大吏皆安在乃徒以令塞責遂逮諸大吏及廢祭使者置令不問公感上恩殫心奉職當凋殘後一意拊循務與民休息邑土城迫河易圯公易以石至今賴之甲辰大計尚以前故改教南陽教南陽逾七季擢保定通判管紫荆關事癸丑虜犯浮圖峪佐巡關使者綜理戎馬經七晝夜虜望見軍容跳去會援兵至擊敗之捷聞上論功賞而公得賞金若干未幾有左史之遷人爲公不平公怡然安之迄以壽考令

終身見其子若孫顯仕然則向之逸公而不盡其用者豈非欲留其有餘以遺後邪此詩人所爲賦洞酌也李宜人從公汝陽先七季卒季七十五以公秩封宜人啟元覃恩復以運使君官戶部郎加封宜人初宜人適公時舅氏亡逮事姑未幾亦亡而家甚窘宜人執勤禦窮嚴事家婦如其姑佐南嵐公學公少貧代兄警夜令鄧君夢白虎臥鍾下求之得公勸令敏學公從市肆借書手鈔且炊且讀每夕宜人爲向鄰家乞餘光照讀且紡績伴之又嘗剪所衣布未爲履履公迨南嵐公仕及運使君父子同爲三品官而宜人居家所操作不異曩時公以祿不及親每衣錦食肉輒西向而悲予兄第二人皆親所遺吾安忍獨豐則迎兄選暨其子若孫養之官舍叔彥章夫婦老而孫子事之終其身宜人亦父母事其父孟釗母墨媼諸女甥十餘人生養婚嫁皆在任中他篤舊睦親推心賑乏率與公同心不爲煩費也公生正德二季十一月廿

三日卒萬曆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宜人人生正德  
三年十月二日卒萬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宜  
人先葬高陵於是運使君奉公之喪歸焉公之  
先河南衛輝人有仕於關中者因占籍高陵世  
力農善良曾祖清祖繼本父彥成母王氏以公  
貴贈父如其官母宜人子一卽運使君自化娶  
還氏處士希禮女封宜人又從子封淑人女三  
長適舉詔次適吳三省季適郝曜皆名門孫男  
二長卽武選郎復初娶蕭氏叙州府知府自脩  
女故贈安人繼娶胡氏南京操江都御史嘉謨  
女亦故繼娶喬氏兵部員外郎因羽女湖廣提  
學世寧孫也封安人次復祖娶文氏冀州學正  
運開女孫女一適萊蕪縣知縣宋完子一韓運  
使君將以十九年正月五日啓宜人與公合葬  
乃以文選員外郎趙南星之狀授余曰自化不  
德無以報父母敢徵銘於相公以圖不朽 銘  
曰國有大畫秩視陪卿歷相 二王躬秉 國  
成盡瘁留餘貽爾子孫爰及厥配婉美同藏丘

首高陵廟食汝陽祥發千秋神遊兩鄉

寶坻縣主簿潭谷趙公暨配劉氏合葬墓

誌銘

莊子曰莫壽於殤子也而彭祖爲夭吾始甚異  
其言以今觀於主簿公之死乃喟然嘆曰莊生  
豈欺予哉公卒於萬曆十七年二月之十四日  
於是春秋七十有八矣可不謂壽而其子惟精  
公之家督也甚有力焉乃以歲貢生除蓬州別  
駕未仕而歿公坐是痛著於心不可解遂不起  
夫季之脩短何常哉而不遂其生者卽曰夭此  
莊生之所以爲達也公諱大族字子才由國子  
生初仕爲寶坻主簿再仕榆社公父曰輔貧無  
以自理顧刻厲讀書以正德丙子舉於鄉爲扶  
溝令廉幹有奇節遷廣平府通判沒於官顧謂  
主簿曰吾生平耻以封殖自點安得不貧無以  
適若獨遺若清白耳主簿恪遵考訓其於官也  
清謹自持兩仕俱稱無害居家率以儉勤爲寶  
蕭然自適不以賓朋徵逐爲歡種雜花一塢小

祭三楹鎮日時脩兀坐其中于于如也卽有里社招邀之會數觥而後則瞿瞿然曰無已太康庶幾哉其猶有古蟋蟀之遺風乎而恬靜自好不喜爲游詞詭行亦其天性然也配劉氏操作并曰相公五十餘年相敬如賓先公卒年七十有一子男三長卽惟精次惟一亦先公卒次惟聰女二一適華陰舉人貢一元子儒生某一適某孫男四文明惟精出聘余女而惟精季女妻我家兄左布政使長子庠生承祐公之母李氏

松間稿

卷之三

九

又我王氏所自出也余於公有世姻故知其行履矜其子惟聰卽以是年臘之廿四日啓劉夫人窆與公合葬而請余爲銘銘曰多壽多男古以爲福奈何公也職此爲憾萬事淒涼於何俯育公之逝矣所不瞑目萬分之一君子有穀挹而注之倘亦可卽

建始司訓西華張公墓誌銘

萬曆十五年五月初六日司訓張公卒十七年正月十三日其子志坤等奉公卽寔不忍公之

名湮滅而無傳也請余爲誌其墓公故嘗受學於我先大司成槐野公與我先大夫封公同業焉余故知公先大司成自爲諸生時卽博極群書治經爲文非古人之言不習非獨徧之語不出卒以文章鳴世乃後士習日偷不知窮經博古專事剽竊而敝舌焦唇以拾人咳唾卽科名率由此獵取而真儒罕見矣先司成公每與門下諸生語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時流也乃與他人語輒不解惟司訓公語之輒了然讀書必探聖賢意指所歸析理甚微爲文艱思苦心寧使吃力生割而必不肯附和他人口吻顧屢試有司竟不第公坦然不爲戚曰我所學固是我數固奇固不悔以嘉靖甲子貢入太學後領司教得蜀之建始建始在夔峽中最高最鄙陋公爲脫脫化誨士稍稍知有文物之教矣建始公家山四千餘里比歸囊篋蕭然不足佐行李之費而蜀道崎嶇備嘗辛楚公亦坦然不爲戚曰我數之奇則我固已知之矣又何怨歸益茹苦自甘

松間稿

卷之三

十

讀書理詠以自樂課諸子及里中少俊可與言者益復堅申舊說不變也顧後生沉溺時見知者不能伯一而公數十季來所冥契者良工心術苦矣公父縉弘治甲子舉人仕河南新鄭縣知縣厥配魏氏光化知縣傑之女我王氏之自出也即先司成公之外妹云有婦德善操井臼以故司訓公得一志績學於是沒且三十季所矣志坤等乃易故封與公合葬焉繼配孫氏亦先公卒子六志坦附學生志垣志坤廩膳生志增增廣生讀父書志堤俱魏出志場孫出女一嫁儒生東璠亦魏出孫男六孫女五公諱熙字明卿西華其別號云公生於正德八年十月月初二日距沒之季得七十有五葬於州東十里之馬村余誌而系之以銘 銘曰公學則篤公命則遠讀書談道忘老忘饑六翮倦矣而不高蜚五陵衣馬任其輕肥

王母党孺人墓誌銘

往余在京邸與御史王子結交甚善其弟檢討

君圖時以舉人讀書御史邸舍御史迎党孺人至京師兩君者朝夕奉孺人起居融融然偕樂也已孺人偶病痢兩君為延醫和藥爇瘳形於色余每歎曰孝哉王家兄弟其憂樂無弗同矣而不知其母異也問之則圖母蚤逝孺人育之如御史以故圖之慕孺人也亦如御史余於是始知党孺人之賢云歲丁亥御史遷四川按察司副使便道過里門會孺人在恙副使遂具疏請罷官侍母 詔許之無何孺人竟以疾卒是為戊子之正月十六日也副使以其書與狀徵余銘余素知孺人賢其何敢辭按狀副使父某萊州府通判元配雷氏繼左氏而孺人則其副也雷無子蚤卒遺二女左有子二其一圖舉人其一即檢討君圖又有二女俱十齡左右而失母孺人撫二母所遺子女恩勤備至其衣食次第必使副使君為之後曰吾兒吾愛之二母之愛其兒女也豈殊我乎吾不忍以存亡二其心也孺人當雷之後左之前雖離與偕甚驩也

卽繼二母專內政猶時時悼往有遐思焉副使  
以丁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已卯授御史會  
主上覃冊兩宮恩雷與左俱贈孺人而  
賞得封爲孺人孺人喜曰不圖今日以吾兒  
貴及二母而吾乃親被光華以託於二母之後  
也及圖舉進士又選爲庶吉士孺人又復喜已  
且泣曰傷哉左母其子如吾子乃不及見其子  
知吾子也傷哉兩孺人所遺四女俱嫁爲名門  
妻嫁時奩具皆孺人躬爲營辦卽二母而在無  
以加諸今歸而見兩孺人於地下也兩孺人有  
不舉觴勞孺人生成濡翼之恩勤者乎孺人生  
副使國一人副使娶辛氏封孺人孫男七淑景  
聘張知縣爵之孫女淑棠聘生貴任復亨女淑  
度淑卓淑琦覺昇覺通孫女四長字知縣楊淳  
子周後次字生貴左史子佩璋二尚幼孺人生  
於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歿之日得年五  
十又七副使君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於  
牛村之東岡檢討君疏請以歸會葬孺人明

其報也史王生謨爲之銘銘曰孝於姑嫜事  
夫而良孺人有焉猶曰婦常誰無慈母誰無愛  
子孺人視之如心而已宜有令嗣用章厥賢美  
此銘詩後有述焉  
王母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朝邑縣人處士相女高邑令鴈峯  
公之妻四川按察僉事嗣美之母也嗣美之大  
父爲彰德保定知府曾大父爲按察司僉事益  
世所稱甲乙第云孺人歸高邑公時年十七隨  
侍彰德公暨郝宜人官邸郝宜人性嚴急而衣  
食好脩潔孺人以新婦事之率當其意指甫八  
月而宜人棄養孺人喪之甚哀後以偏纂事彰  
德公彰德公宜之亦如郝宜人云高邑公自彰  
德公再守保定時業已舉於鄉矣性嗜學尤嗜  
政詩凡六上春官不第孺人勸之仕曰丈夫立  
官以行其志何必皆進士耶及仕高邑甫一季  
餘輒不利孺人勸之歸曰由我者吾不我者天  
君歸而裴篋蕭然也可以無羞我先大夫清白

之風矣又何怨居恒教諸子曰兒曹勉旃而父勤劬書史三十季竟不遂所志所須以償其志者非若曹邪勉旃諸子咸感奮力學而嗣蕃嗣美相繼舉於鄉後嗣美舉庚辰進士爲太原府推官三載考績得封高邑公如其官郭爲孺人云孺人喜謂高邑公曰君之歸自高邑也始願豈及此天其或者鑒世德之有餘續君身之未足故有今茲和可弗益務好脩庶幾其所以堪之孺人天性質素又善持家自歸高邑公五十餘季夜夜夙興事事躬親衣必重澣食不重味雖裕不忘儉雖老不忘勤每戒子若婦曰吾逮事先公及先姑先公兩爲二千石其居約亦如寒素先姑嘗兩被恩命矣其操作恂恂然如荆布老婦至今不敢忘若等識之光昭先人之令德可不務乎嗟乎婦德無儀且於有家孺人爲婦孝婦爲妻令妻爲母賢母懿哉孺人可以訓矣孺人生於正德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卒於萬曆戊子五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又一長

高邑公一歲子男五人長嗣初生負次嗣中禮部儒士次嗣蕃癸酉舉人次嗣美卽僉事君次嗣盛生負女二以妻同朝恩劉士端孫男六人子豐于鎬于京于廷于陞于岐孫女四人高邑公卜以今季十二月十二日葬孺人於塋左新阡命僉事君走華下持其狀請余銘銘曰猗與孺人內美紛備相夫毓子施仁訓義稷躬儉素秉德慈貞爰命自天以示之旌福壽孔皆既多受祉尚亦未艾施於孫子

兵部職方主事南君配王氏墓誌銘

王氏者華州人也司徒尚書卽堯弼之孫國子生畿之女嫁渭南南氏爲兵部職方君企仲妻職方君大父瑞泉公卒紹興太守有二子俱蚤亡其季者卽職方君父也沒之後七月而始生職方君南氏益不絕如綫云當是時職方君大母范母武烝然鞠職方君甚苦也及職方君既長當室矣爲娶富平李氏女未幾卒范夫人難宜家昌後婦以配厥孫外內親僉曰華州王氏

舊門也而繼之配東氏又爲望族其子承家訓  
有自爲慈孫擇婦宜無先王氏者卜筮告祥於  
是王十六年矣適職方君朝夕事王姑及姑惟  
謹范夫人喜人言王氏女宜持室果然居恒謂  
職方君曰自妾爲而家婦君不躬耕妾不自織  
怡然飽煖而不憂生事者皆先人餘蔭也獨念  
兩寡母備嘗辛楚育女於成君不及今努力致  
身我祖母之幸不待矣職方君學既成弱冠舉  
於鄉連舉進士以李令伯故事陳之天子得  
松門編 卷之二 七  
請歸無何范夫人疾作職方君手藥餌王氏  
手餽粥望見夫人輒爲飲泣乃夫人竟不起職  
方君哀毀不自持王亦如之入曰紹興公積行  
累仁范夫人茹痛歷艱故天祚之孝孫順婦其  
然哉終喪南君起家扶侍母武如京王隨焉南  
君於是拜職方主事一季所乃母武有女兒嫁  
在里中日夜思歸一見又不肯令職方君知然  
意常於邑不自得也獨王揣母意知之聞私語  
職方君曰母氏思歸甚君知之乎妾知君非戀

應一官者奈何以榮親而顯繁親志乎可急圖  
歸職方君遂假干晉之役將母而還既至家數  
時王程且迫而母武猶不肯賦東征也是時  
王適在恙乃趣職方君曰王事不可稽君行無  
以妾爲念顧妾病不能事吾母兒子幼又不當  
累吾母君其蚤竣役事而歸乎妾待汝職方君  
既行畢事得 予告未至里門二日而王已沒  
矣沒之日乃泣告其母氏曰婦不幸不能終事  
吾母且妾夫旦莫至而竟不能待一訣也可勝  
松門編 卷之二 十六  
悲恨嗚呼王一季婦耳其所爲事重閭相夫子  
者率諳大道卽死生之際不亂焉非尋常閭閻  
者流矣生二子長居業聘耀州學生左珮瑾女  
次居仁咸總角稱英器云夫匹配之際自古難  
之職方君之妻王也既驪合矣又能成子姓矣  
而弗獲偕老豈非命哉王生於嘉靖三十五年  
八月廿二日卒於萬曆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得  
年三十有一職方君以今年某月某日葬於某  
以某狀來問銘於史王子譔譔乃銘曰靈爽之



求他不足錄無違夫子終焉有假宜家昌後如其始卜雖則蚤世不云無祿

亡第室人焦氏殯誌

嗟乎吾弟命薄之沒也甫三季所矣而其室人焦氏又亡天乎其所以禍吾弟者豈猶未厭和傷哉傷哉焦以十七歸余弟是季第季亦十七業已舉於鄉一季矣戚黨咸爲焦賀曰爾未嘗操井臼供燧火一日而夫已成名矣是福所鍾也越二季庚辰舉進士戚黨又咸爲焦賀曰而

松門稿

卷之二

十九

夫弱冠遂相以成名福之所嚮用者隆哉時先大夫春秋七十高矣弟不勝孺慕疏請依親且莫焦手調甘旨佐夫子稱觴膝下甚懼也甫踰季而先大夫棄養弟不勝毀瘠甫三季而卽世焦爲之一痛而絕已復蘇母氏泣謂之曰婦幸有身矣倘其男也爾夫其不死乎奈何欲自絕以絕爾夫乃舉一女焦曰今已矣無所以報吾夫矣其以死殉母氏又泣謂之曰女兒雖無濟獨非爾夫一枝之遺乎若死安所置此自是

欲生實不忍於其夫欲死又不忍於其女強自和淚而食啼血而飲三季不出閨壺一步雖舊親故媼希得相見間有以寬慰之言相勸勉第洒淚謝之而已卒至於病余妻東孺人數對余言余且閔且憐令余妻曰爲言解之曰叔氏已不幸矣若在其室盛尚有人卽歲時烝嘗猶無乏祀又手提幼女而語之曰是兒也生已不見其父併其母又失之奴亦安忍焦曰吾自分當死久矣祇緣此一塊肉誤我至今自今以往其日固長也吾不能待門戶烝嘗之事其何所事未亡人惟是先君已矣竟無三尺之孤以續其後若節春秋遂不食之餒鬼邪吾兄有三男敢請其最少者以後吾夫吾將持是以報之地下余妻曰老母在何敢專焦以其說白母氏母氏以其語語余余不覺泣數行下曰微焦氏言吾豈忍吾弟無後第伯兄在大梁兒何敢專母氏曰死者在旦夕忍使其不瞑目以歸邪吾以爲可汝兄當無不可者余應之曰諾焦乃伏枕上

松門稿

卷之二

三

垂涕而向母氏暨余妻曰是可以報吾夫於地  
下矣其死之前數日呼其焦家母曰吾夫向以  
貧不能之官曾貸吾父百金迄今三季不忍手  
其物欲須以歸吾父耳今者父在官裡不能待  
母其好貯此物以還之已又取衣裳簪珥之類  
手自分擇其自親故諸媼以及左右侍婢咸推  
予之其餘囊篋蕭然無所存也惟有弟冠帶未  
履並其嫁時舊具數種曰留此以待女兒長成  
時眎之見此物如見其父若母云越數日而卒  
是為萬曆戊子六月之六日也焦生於嘉靖辛  
酉七月二十九日得年二十有八父蒙選四川  
安縣知縣母姚氏嗣子承禪遺女名服識其父  
也嗟乎安縣公與先大夫為莫逆交當其以季  
女字吾弟也甫三歲耳及歸吾弟事舅姑惟謹  
處妯娌之間油油然偕也相夫子九季琴瑟調  
和又時能相規以正宜其繼且昌也而權敗零  
落乃至於此即向之所謂忻然相賀者亡不戚  
戚相吊矣嗟乎吾弟其何所負於天而令至此

松門稿

卷之二

三

極邪亡弟葬於萬曆乙酉七月二十八日今以  
是季之八月初三日啓其窆而以焦合為禮也

松門稿

卷之二

三

松門稿卷之二

不肖男永祚校

松門稿卷之三

西京王庭諤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雜著

懷慶府通判鍾源南君墓表

南君諱學仲字子尚別號鍾源子仕爲懷慶府通判以三季考赴吏部卒於京師是爲萬曆甲申正月十九日也歸葬故阡三季所矣其弟孝廉君師仲一日造余曰亡兄伯氏其生平所負

松門稿

卷之三

一

豈後人哉顧力制於命竟阨一第勉就一官非其志矣乃又無祿蚤世且斬然無嗣也其何所託以光昭於來許不佞瀟心圖之惟言不朽間者得朝邑王大夫言已誌諸幽矣願子有以表其墓王子曰君伯子與我伯兄同季舉而君又與吾家叔子同季舉余與君家仲子同年舉比於兄弟之義不休戚與共和知君家者宜莫如不佞矣敢不惟命南氏於關中最高著姓通判君父曰軒以吏部文選郎後爲山東叅議祖曰

逢吉雲南提學副使伯祖曰大吉紹興知府紹

興督學二公之舉於鄉也名皆在第四通判之

舉也亦第四最後紹興公有孫曰企仲於通判

爲從弟亦舉第四人言南氏三世四魁名所云

家學不誣矣南氏自紹興公而後舉進士者凡

五未有以舉人謁吏部者通判君其才又不舉

人止乃六上春官不第志猶未歇也會仲子棗

強君沒於官叅議公痛之甚謂伯子曰兒必須

進士始官邪吾季不待矣苟能其官卽於家聲

松門稿

卷之三

二

無隕何必進士於是通判君始拜茲官夫通判官難在懷慶尤難通判厭於長吏凡事不得有所自見而懷慶當午道之衝地瘠民罷通判職專督餉往官是者數數困南君至謂父老曰吾聞懷州諸郡邑善通判然其地豈盡不獲而其民豈盡無良邪其有能奉供輸惟謹者吾能旌異之有實不能辦者吾不貴吾官以賤民命無良者吾盡吾法由是人人不忍負通判無有故爲通判者矣往課中有羨醵所司率自私之通

判悉其數以報之公家若將浼焉又聽斷明決境內及他邑訟者莫不願詣南通判諸上司有難事大獄輒令南通判治之輒當上官意以故前後中丞御史疏薦通判者凡六賢聲藉甚兩河矣其所至可量哉而竟齎志以沒悲夫往少叅公驅馳中外諸子隨侍惟獨留君侍王父督學公晨昏事一如少叅公在膝下及督學公以天季終君執喪無不如少叅公自盡者叅強君蚤亡爲視其孤兒居益卽如已出故今少叅公暨裴安人日夜哭曰旣失吾仲子又喪吾家嗣如失左右手孝廉君哭曰仲氏旣沒所與我朝夕共事二人者賴我家督今又已矣踴躍何依卽叅強君孤兒以十歲背父事伯父如其父并其伯父失矣思之亦如其父嗟乎叅強君其蚤世雖與通判君同而猶有令子他日者可續其所未足矣而通判竟無子也其爲言不又什伯於叅強君哉余家薄備不自意與君家兄弟聯世講稱同慶乃吾弟論蚤成進士遠大是期

在門稿

卷之三

三

亦夫而不嗣豈天道忌完偏在吾兩家邪余於表君之墓輒爲愴然動念焉君初娶田氏邑人季三十有三先君卒田克執婦道逮事大父督學公自大父而下無不人人當意者生四子俱不育遺女一曰巽芽在室繼華陰張氏無出繼張而後而門內諸親日念田不置則田之賢益可知已君生於嘉靖己亥七月十六日卒之日才四十六年耳其逸世細行詳在誌中不具論

亡弟命卿行狀

在門稿

卷之三

四

萬曆乙酉五月初九日吾弟命卿旣卒卜以是季七月二十八日葬於先塋之右伯兄揮涕而命余曰以吾命卿弟之識量才品使天假之率得竟所至當大有勲名見於世乃不幸短命死矣雄心壯圖頓於促路齎志啣恨長懷無已是以安可使之湮沒而無聞哉汝其強爲狀之特徵惠於立言君子以傳不朽嗟乎余尚忍狀余弟哉口嗚咽以失聲淚橫迸而如雨思纏綿以替亂心摧傷以愴惻食事都廢身世如遺耳傾想

於疇昔目彷彿乎平素神魂與共寤寐與俱如  
夢如醒若亡若在以此思哀哀可知矣余尚忍  
狀余弟哉然終不忍以酸楚故滅其令懿遂和  
淚而爲之狀曰余弟名庭諭字命卿別號蓮泉  
子陝西西安府華州人也姓王氏父曰平橋先  
生歲貢生選授教諭封臚部員外郎母楊氏封  
宜人皆以伯兄貴云配焦氏知縣蒙選女諭生  
於嘉靖辛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而穎異聰慧  
絕倫三歲知句讀四歲能誦毛詩五歲知解小  
學九歲而通羣子業十二而以奇童爲弟子員  
時寧鄉西坡劉公視關中學讀其文且驚且喜  
特置是等不伍諸入泮者由是論大有聲於三  
輔之間矣十六爲萬曆丙子舉於鄉二十爲萬  
曆庚辰與譔同舉進士時同舉三百人獨諭最  
少風度惘然人皆屬目以多吾季而季殊抑畏  
不自多識者咸謂予之既視政銀臺三月餘需  
次天官當領邑行則謂余曰人子及親而仕榮  
親固以悅親耳顧念高堂垂白吾三子皆遠膝

下若節春秋稱觴獻壽孰與承權兩兄皆當仕  
有官職不得遽言歸獨諭未拜一官易爲進退  
而我翁割裾之囑意亦未嘗不夙夜嗟予季也  
遂疏請 予告以歸友人魏常博爲詩祖其  
行曰有兄能事 主客弟且依親一時士人傳  
誦以爲美談云諭以違予二人久得歸甚喜而  
與余分手都門則又不勝情甚也別而省伯兄  
於曹南官舍爲十日之飲策馭而西則又不勝  
情甚也行次儀封道中詩寄兩兄曰三峯華嶽  
晴中色兩地池塘臺裡人其孝友篤至才情高  
邁固如此比至里門我翁出待於郊諭望見卽  
下車長跪百拜曰兒今幸成名願長侍大人几  
杖翁懼極涕下執其手命之起曰季子好男兒  
老夫以五十二歲生汝今年七十有一猶及見  
汝爲進士且老夫尚健而正當及時効用奈何  
遽以老夫故言歸兒真可謂薄宦而急親者矣  
歸來自晨昏問寢視膳外杜門謝客閉戶研精  
間以其暇遨遊山水間放爲歌詠篇什以自娛

更不作一切里社浮沉態如是者幾二季所壬午五月翁忽疾作論護事焦勞形神俱瘁至七月翁疾勢頗劇則日夜旁皇靡所如爲文顯裔願以身代翁微知之而索其草則焚之不以見懼傷其志是時伯兄當以之官假道省觀而適未至也顧翁思伯兄甚又不欲聞其恙論密令人白伯兄於道伯兄乃馳至翁見而喜其爲之加一餐自是翁病少愈然日夕念余不訖而亦不欲聞其恙也論又密爲書稍聞余余遂亟圖歸比至家則猶能侍翁顏色十五日奉末訣免終天之恨矣向微論在親側豈直翁起居無所賴卽吾二人遠在千里何以能後先應期見我翁乎翁卒論三日夜哭不絕聲比殮幾至絕母氏抱之泣曰兒欲隨而父去邪獨不念而母乎已稍蘇是日下血數升毀瘠骨立及奉我翁卽寔晝夜悲號寢食俱廢氣體羸萎矣余竊與伯兄慮之而讀禮之暇猶與余同几榻共筆研居恒以河清難俟百季兄弟恐不及竟茲大業

爲恨卽藥果關心而詩書不廢居二載病不爲減然亦時作時止弗甚苦甲申冬月疾大作泊乙酉之春而病病矣浸尋至五月初九日遂卒卒之日吾母子兄弟環而哭之論哽咽涕洟以不得長事伯兄爲恨目焦氏曰誤汝誤汝問其後事則泣曰兒尚無冀土之息旦莫焦氏當就蓐庶幸生男則以爲母兄之累言訖奄然而沒距其生纔二十五歲云嗟乎天實不吊旣奪之年猶幸不絕如綫有遺腹可望乃沒之二十三

視諸從子油然摩頂擁樹撫愛惟勤至生平修潔自好交遊嚙笑介然一無所苟絕不汙好鄉人之不善者而鄉人之善者雅好吾弟比死之日而哀死者人無間於父母昆弟嗚乎是可以知吾弟矣惟是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夫豈不知所爲悞抑憤惋哀鬱而無聊者絕憐其文章經濟各位光華未有尺寸表見遽藏於區區之木翳乎叢爾之土自古皆有死獨飲恨而吞聲如彼干將未試而折如彼驂騑未駕而絕如彼春蘭含芳而萎如彼荆璞韞耀而毀惜哉惜哉當余與弟同第時榜中有南樂魏氏漳浦劉氏并不佞兄弟皆以三兄弟顯於時而叔子於魏懋權劉國徵爲莫逆交乃今季漳浦劉郎殞於家南樂魏二沒於吏部吾家叔子亦無祿蚤世凶咎一季俱矣豈有泉壤之交期邪嗚乎痛哉誤不佞無能爲我愛弟圖所以不沒者且論求一日仕無他治行可紀徒說實道有序述不佞父子兄弟生來情事與其

遺行次第如右其家世歷履具在先翁墓誌中惟仁人長者惠然矜愍不愛金玉而賜之銘作王生考以傳來世則亡弟庭諭雖死之日猶生之季矣

### 題禹城令焦公神道碑辭

公諱禮字宗禮以洪武三十季進士仕爲長葛禹城令於是沒且二百餘季矣其六代孫安縣令蒙選率第歲貢生家擢造余曰先禹城公寔我焦氏衣冠之始而吾華進士舉亦惟我禹城公始其世行可令之埋塲而無傳乎惟是時既遠其誌在重泉者不可考自四尺孤墳而外乃闕焉無方寸之表追遠謂何且吾年七十近矣失今弗爲後嗣何觀選礮石墓道敢請君一言以題碑陰先公死且不朽余雖不敏其何敢辭公中洪武丙子鄉試明季丁丑會試者多中南人陳郊等事覺上命覆試遂中韓克忠等六十一人而公乃舉高第制科之分南北卷也自此始余嘗考長葛誌云焦公廢勤自勵吏民感

德 高皇帝時重以纆繩群吏以亡害稱者伯  
一耳而誌若此可以知公矣後以憂歸求樂中  
再令禹城在禹城十有八率以平賊有方畧禹  
城人不誰舍第益俸不調 國初官不棘政人  
不棘官有如是哉公生七子次子偉舉正統戊  
午鄉試官孝義縣教諭偉生五子次子文振歲  
貢生爲良鄉縣丞文振生四子叔子雲鳳爲郡  
庠生雲鳳生三子長芬實生安縣令兄弟史王  
子曰生民之道匪先昌啓匪後昌傳禹城公以  
二百餘年之身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至安縣而  
後封樹重光奕葉載新則後之於人顧不重哉  
吾華自禹城而後以進士起家者十七人於今  
矣其間家世隆替子孫賢不肖弗可殫述卽如  
吾宗大司成槐野公豈不以文章氣節高一世  
而厥後斬焉第從白楊蕭蕭牧童樵豐蹕蹕之  
處識其故丘若節春秋其誰丞管之供而松楸  
是問乎余每登先壠則輒徘徊瞻顧慷慨歎欷  
不能自己以斯益嘆禹城公有後哉而安縣報

本反始之孝於是乎加人一等矣是烏可以弗  
表

### 雷氏保孤議

侍御慕庵雷君世稱其醇行君子也乃天奪善  
人使天其率於是遺孤雷壯甫三歲耳內無主  
母惟側室王氏實生是子朝夕拮据米鹽之事  
不能及門以外外惟一二童僕僅僅守舍而已  
不敢問門以內若非得親而達事理者經紀其  
家則是藐諸孤安所寄託以幾其成立邪譏等  
辱與雷君爲莫逆之交肺腑之親敢不休戚是  
共而善後是圖乎於是會議曰君有從子雷生  
揚性行純良雅服季父之訓有日矣其令移居  
相就代理家政保護孤兒一切門內外之事皆  
以委之僉曰可乃進雷生而語之曰今日之事  
要在盡心相爲無分彼己以義自檢無間公私  
門戶啓閉有時勿以毫釐自恣錢穀出入有記  
勿以錙銖自縱任既專則責甚重卽爾家父兄  
之命亦有所不得受侍御君生平以勤儉爲寶



以清貧自好爾惟謹守舊業恪遵往訓勿致廢  
檢勿求增祿以待孤兒成立後兩手付之誤等  
所責望於生者如是而已語曰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雷生其熱念之於是誤等又相與議曰侍  
御君視雷生如子雷生視侍御君如父雖萬萬  
無求報之心顧可無所以酬其勞乎惟是侍御  
君業甚薄有田三百畝而可常稔者僅二百畝  
有宅二區一條先人所遺一係侍御君自創有  
新成布店一所計一歲所入僅可供公家賦稅  
之需持何爲勞僉曰固也必有是而後責可專  
事可久其與之田若干畝空莊一所地若干以  
示之報天祚德人厥後必昌其所食報於他日  
者尚未艾也脫或不然而近小是利孤寡是欺  
以負爾委父於九原也誤等義不敢忍死者而  
忍君矣昔陽明先生沒之日其子幼曾托其猶  
子護視之曰此兒成厚以家貲勞汝此兒即不  
成所遺盡與族黨共分之汝不得與其慮遠其  
意深矣侍御君一夕暴卒不及以托孤爲命誤

等敢竊取此義以爲他日左券

松門稿卷之三

不肖男永祚校

松門稿卷之四

西京王庭謨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祭文

同奉合祭鳳翥張相國文

休矣虞都佳氣葱蔥爲生哲人爲時名公喬嶽  
儀刑汪洋德宇草木陽春山川霖雨遭逢 聖  
主夢卜求賢簡在綸扉爰歷八季左右承弼忠  
貞自許精白一心 天子所予時逢奸宄適履

松門稿

卷之四

危機辟情洵洵禍伏隱微公也處之赤烏凡几  
不動聲色獨持綱紀幹旋默運曾不崇朝儉壬  
既黜釁孽全消人曰張公回天之力勞心焦思  
以匡王國更化善治除煩去苛平康正直不僻  
不頗望重元老不自振矜恩深 特眷朝退無  
憑虞絃殷鬲倚重方切椿樹萱階交焉推折五  
十而慕三公如遺泣血歸來一白成絲先王之  
制援琴甫釋一朝疾作忽焉就梓訃聞於 朝  
天子曰咨附驥蹏寡我耆龜隆卹有加特

從殊典崇謚增秩忠猷丕顯鳳沼流芳麟閣勒  
功完名全節善始令終某等令子同升義關休  
戚緬惟丰範能不增感英魂何在於彼首陽薦  
馨爲悽千里傍徨

祭雷慕庵侍御文

維君之才左宜右有欽之若無莫知其厚維君  
之德式玉式金探之愈遠莫測其深書開萬卷  
非聖不讀研精駢道惟以自淑文綜百家無益  
不爲明經用世惟是之思筮仕奉常博求掌故

松門稿

卷之四

禮明樂備於今爲度朝拜御史夕奏 封章旋  
乾轉坤日月增光抗疏揚眉功名遂薄拂衣歸  
來有以自樂蚤歲埋輪終年著書設帳談經灌  
田種蔬世趨榮華有如奔馬君也勇退等之飄  
瓦世貪嗜欲有如饑鳥君也簞食安於朽株考  
槃自娛菟裘將老不求聞達不恨枯槁 朝野  
推轂名上薦賢旦莫煩之以弼仔肩如何不弔  
溘焉卽世茂德天幸山川雪涕况乎藐孤弱息  
怙恃無存誰爲婚嫁誰問寒溫囊無遺金家無

儲粟室人交徧其時何告天乎無知偏奪善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譏辱與君交久存膠漆一  
朝死別皇皇如失考德無從有過不聞追往悼  
今中心如焚嗟乎已矣何以報汝願言不忘門  
戶兒女生芻一束醴酒一觴於以奠之裂肝斷  
腸

祭孟侍郎文代

渭於關輔故多臚仕崇躋卿貳實自公始剔歷  
中外所至有聲精勤敏達績用乃成爰自叅藩  
駮登開府城彼朔方揚威耀武繼填中原載撫  
畿南西北上游鼎足而三勞勩久著晉居樞筦  
司典禁兵才與位滿功成名遂身退者希人  
亦有言謂公宜歸明主賜還懸車渭上田園  
寄傲桑麻恣賞意所嚮往隨其所之五湖歲月  
浪說鴟夷食飲起居老當益壯七十三季從知  
亡恙謂應駐算不啻期頤云胡一旦厭世而辭  
其也筮仕中山獲侍於公謬承識拔有假令終  
以迄於今敢忘所自公之云亡其將安事里門

相望瞻憶非遙匍匐往弔我心惓惓展轉思維  
舊德未報願言不忘以酬公造

祭劉封君文

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邪非邪於公之身  
公始業儒蚤已有譽謂當致身翩翩軒翥迨於  
令子即歌鹿鳴公季甫強厭棄儒生天也眷公  
駿發歟子南宮甲第西臺御史及公未耆兩拜  
封章維橋與梓身錦煌煌赫視閭門光華照  
耀公也鎮日開口而笑賓朋滿座聲樂滿前卜  
畫卜夜以永天季公曰足矣他何所慮亦憐少  
子古有是語老夫耄矣誰汝之持買山種樹思  
以遠之實獲乃心靡不如意既廣且胖期頤可  
致云胡未老溘焉首丘豐其福祚不茂春秋嗟  
嗟死生晝夜誰其可免死而無憾人世實鮮伯  
也象賢龐鵬耒艾光於邦家維公遺訓仲若季  
也不賦留田伊誰之德家督有焉公之沒也於  
心何情長嘯九原誰不公羨謬等無似辱在末  
姻敢陳薄奠以送窆窆

告先考文

考之棄孤也兒論不勝孺子之慕甫終喪而從考於地下其妻焦又不勝夫子之痛亦甫終喪而從夫於地下愛子蚤零婆婦再亡可不謂慘然子也死孝婦也死節死亦何憾顧論之沒也無三尺之能以嗣其後度吾父之心安忍使之斬然而已乎比者上尊母兄之命以男之第三子承嗣後吾弟事屬繼絕之重敢不昭告靈其保佑以綏後祿

寄祭亡弟小祥文

嗟乎吾弟汝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即同我眠食稍長即共我講讀自是燈火雞鳴風雲鴈影蓋無一日不與俱者一從同第之後汝遂歸奉高堂我乃陸沉金馬中間相離兩載如饑如渴同朝之願恨不旦夕不謂昊天不弔奪我先君三季讀禮血淚艱辛相依相慰勉圖不死以報先君於地下豈期汝之竟舍我而死邪耳目手足如失其半神情興緒沮喪無餘乃獨以生事

寂寥強顏苟祿每出入承明回思往事昔並馬也而今踽踽獨行昔同舍也而今塊然獨處見聞當世之務安所評騭坐臥古人之書安所論說向所謂饑渴於兩載之間者而今終身不可復得矣自奉朝請之暇日惟隱几蕭條掩關愁歎沉痛自知哀憤兩集此景此情汝其能無飲恨吞聲於重泉也邪日月不居節序如流奄忽之間汝亡周歲却憶去年此日汝執吾手吾抱汝身眼如懸河不能相視汝有言而不能出吾有言而不能聞汝欲留而無計吾欲從而無路鬼伯相促不火踟躕令我同心同氣永隔幽明此生休矣再世爲盟即今墓草芊芊孤鳥嚶嚶鑽燧改火祥事告成我乃覲然以一官羈絆不得持一觴登一豆酹汝於墓側哭汝於主前徒留老母在堂擊地而泣愛子孀婦在室呼天而慟良人幼女在抱不知若翁爲何等面目竟無一尺孤兒以爲汝主嗟乎嗟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我也涕淚身邊有聲嗚咽英魂洋洋尚

其假思

祭亡弟大祥文

萬曆十有五季歲次丁亥五月初九日丁酉仲子譔以 請告歸里十日餘矣適逢亡弟命卿大祥之期乃爲文以哭之曰嗟嗟日月不居歲序如流君之逝矣倏焉二周痛結於心與時俱積爲恨終身何物可釋自失吾弟萬事淒涼強顏就祿朝朝斷腸古人有言維憂用老我之感矣怒焉如禱無心供奉有病沉綿安能鬱鬱久

松門稿

卷之四

七

戀殫聯上書乞身 主恩予告解組還山窮約自好昔余歸里君住茂陵候我郊門玉樹光騰曾未幾何遽遭偏釁血淚艱危與君同歎今我來思庭戶寂寥君其何往高墳崔嵬幾年新故憑誰告語萬種苦辛寸心自許汝書在壁汝衣在堂遺女在抱知喚爺孃見汝無從呼余仲父擁樹傷心五內俱腐几上簪紳京國之遺携來歸汝而汝不知樽前東帛故人之贈寓來弔汝而汝不應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愁病相尋

不能自裁所可盡者死生無異九原可作見汝不愧

祭亡弟禳除文

嗟乎吾弟自汝之卽世也三季於此矣彷彿乎金玉之容依稀乎珠璣之吐杳杳冥冥竟不可覩魂夢相隨肝腸相問淒淒涼涼終朝獨憤三季如一日也自余 請告歸來棲身無所勉營小策以避風雨不忍汝之名湮滅而無聞又不忍汝之妻零丁而無處也乃剖我十丈之址

松門稿

卷之四

八

並列而居堂寢皆具門戶相如汝何不一履其庭而入其廬和吾郡連歲不登米珠薪桂余之此歸適遭其際焦勞萬種謀生無計汝何不共思其艱而圖其易邪老母在堂強飯如常家督晉秩總憲大梁季第下帷學且成章汝何不共承其懽而偕之慶邪惟是汝之孀妻傷心慘慘執汝之喪於今始禳三季積痛裂肝斷腸鬱而爲疾深入膏肓遺女在抱知喚爺孃呼爺不應惟孃是慈今其若此又將恃誰汝何不告之司

命扶其顛而持其危邪我之有心惟汝是知汝雖死矣我生無疑所不能盡告者汝其知之否和

### 告亡弟文

汝之妻焦竟不勝夫子之痛貞心以死是吾弟德先之化所遺而天以完節付令妻也戚黨交遊共哀而賢之死而若是死亦何憾厥明將啓汝窆而合葬焉吾業已誌諸壙以昭來許矣敢告

告

松門稿

九

### 遷主告亡弟文

嗟乎以吾弟之賢而無後天道真不可問矣今汝妻臨終有言欲以吾季子承禩後汝業已得請於母兄矣吾子不肖何足以敬承繼弟之後惟是歲時丞嘗禩也脩之環堵室廬禩也守之四尺孤墳禩也主之以是報吾弟耳追憶弟屬纊之時所飲泣吞聲數日而卒未言者意者有在於斯乎然吾弟有心他人不知汝妻知之是以我諸孤待汝妻有言而後嗣汝也則吾甚

愧吾弟矣今者遷祔廟之主安於新祠是卽汝妻所自營之居未及落成而遽哭於斯者百歲千秋魂魄其常棲此中也乎敢告

### 祭亡弟妻焦氏文

自汝夫之卽世也汝何嘗一日不祈死乃甫終三年之喪而竟以死殉貞哉貞哉汝之死可稱不死矣所不甘心瞑目者非以如泡之幼女乎吾之與吾弟汝之與吾妻其肝膽肺腑汝所知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汝何慮况乎吾有季子竟以汝臨終之言母氏可之伯兄俞之以後汝夫汝之歸報地下也可與吾弟稱觴相慶矣嗟嗟汝之生也悽楚酸辛人不堪其苦汝之死也慷慨從容汝自以爲樂汝夫婦之生也人共賢之其相繼而亡也人共哀之若是則脩不果壽而短不果天生豈足貪而死亦何憾厥明將舉汝之柩啓汝夫之窆而合葬焉千秋萬禩琴瑟相從其白眼以觀世上偷生之人乎汝往矣好詩是說以語吾弟當無恨於蚤世矣

松門稿

卷之四

松門稿卷之四

松門稿

卷之四

不肖男永祚校

七

松門稿卷之五

西京王庭謨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書

與溫亦齋中丞

歲首拜瑤翰之辱勿勿附數行爲報祇以南北  
各天末由嗣展企願如何今奉四方水旱之災  
頻送九重獨越國風雨和調民物安阜豈非  
填撫良而誅於寡之明效也乎又獨關中被旱

松門稿

卷之五

一

雲爲甚而蓋然問俗者迄不以聞徵率尤祿還  
朝一疏則故園荼毒之狀幾不入聖慮矣  
三秦如燬恨不得江天餘潤以波及之耳唯是  
皇路清夷吉人彙進而里中者碩偏自寒  
少宰掌銓南土司空數乞東山若非富平起自  
田間寧免於秦無人之謂乎鄉里衣冠所日夜  
冀與端毅公齊芳並耀者是惟明公百辟卿士  
所推數端揆以提衡懸鑑者亦惟明公謨樸拙  
秋毫無可表見獨有一寸仰止高山之心甚拳

拳耳因風肅此起居台履伏惟崇照不宣

答塗撥字同年

客歲車駕過山城屬賤子猶然衰經之中曾不能具一束場苗以維白駒如此情何別後於歲首勉終先制涼德之家天不厭禍甫三閱月而無祿叔子蚤時卽世流光荏苒忽焉逾歲坏土已乾墓草且生而江天故人猶復以出山之期爲問一展瑤函不知涕淚之濡銀鈎也卽今孤踪寂寞萬事淒涼生平興緒蕭然欲盡而尚爾強顏苟祿浪跡金門非其志矣翔回附數行爲報不盡感愴

入京寄里中親故

年來伏在里門備遭父子兄弟之變向微爾高義慰周全則不堪多難之身幾填溝壑矣緬惟華山之別離緒黯黯回思往事萬種悲涼骨肉情親誰不爲我色惆悵乎別來晁勉從事藉大官之廩糈可自給兒女子伏庶無恙唯是老母在堂今昔異感而天涯遊子涕淚身逢每

一念及輒欲投簪而往耳都下風霾作厲早魃爲害景色甚惡不審故園麥秋何若俯仰所需能不幸念風便附此言候倍有依依

與趙少栢孝廉

不佞辱交於足下蓋十季所矣義結金蘭情深膠漆自謂生平無兩也日者如天之福偕以蕪護上攀玉樹足下惠顧前好慨許嘉盟遂使二人同心復合兩姓之懽而一朝然諾未定百季之雅其自老母以下誰不訢戴明德別來於何日抵家山自晨昏定省之暇願言努力毋以高敏自恃毋以滯淹自沮蘭陵有云道雖通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願三復乎斯篇睽離非遠瞻憶良深北風時順幸惠好音

與李毓華侍御

長安一別忽忽四載矣足下攬轡黔陽隔在萬里中間消息兩地茫然百季曾幾何而間關乃有爾弟自先君棄旅以來溝壑餘生勉焉苟活



不謂薄祚之家天不悔禍令我無祿愛弟蚤時  
卽世夫以三季之內而慈父友弟交焉彫喪血  
淚流離殆無虛日顛毛種種不死爲幸只今追  
惟往事淒涼萬狀卽堅守故山而永與松桂老  
也實所甘心祇以寂寥生事苟祿清時官况如  
水客心如火而又知心天遠懷抱誰聞隱几蕭  
條掩關慙戚祇萬一故人憐耳李侯有佳句無  
忘持示以破牢愁不一

答趙激陽祭酒

本門稿

卷之五

四

讓秦之豎儒也如天之福得從大君子之後而  
步趨焉其所爲開我寡昧祛我鄙悵者寸心自  
知矣頃主上念南雍重地非明公不可故特  
隆簡畀先身教也彼中襲六代風流文藻非  
乏其所少者獨質直耳將一洗澆漓故習而歸  
之大雅在今日矣使來拜翰貺之辱深感記存  
肅此申謝不盡瞻依

與孫慰沽同年

自別仙鳬倏易年華言念美人可勝縣結客歲

徵書之下滿擬必酬私願不謂是舉也不五季  
不與遂使九重耳目之地不得亟受獻替之  
益而留吁黃白因得番借寇君數時權兩者而  
計之殿中柱後且虛席以待卽稍稽何妨如  
頃者天雷流行凶歲無賴向微明公念切已饑  
百爾賑救則屯留之民不知多少溝壑多少流  
亡誰能拯之水火之中而納之衽席之上和若  
是卽令明公立登華廡一歲三遷知必不以易  
此矣弟陸沉金馬秋毫無補於清時比來多病  
牽纏官况蕭然其何足爲故人道偶因風便附  
候起居不盡依依

本門稿

卷之五

五

與雷慕庵同年

春去秋來寒風蕭瑟却憶往歲華陰山中與吾  
丈別也正在此時流光荏苒天各一方言念美  
人中心如結別後無日不戀戀熊羆之信一日  
於馬上逢徐鴻臚報吾丈於六月中舉一子意  
闌飛動其喜欲狂吾丈十年以來時時種玉爲  
心夜夜生蘭是夢終年獨宿四十秦官都綠牀

舉天祚德躬果昌賢胤序在同心有如同慶敢  
不賀比來弟因積熱積勞下血數斗形容銷滅  
大非故吾朝請賓客書史筆研皆從廢閣閉  
關伏枕遙憶故人倍增悵悵近得李一吾夫滇  
中信謂還朝之日當取道大華以恣登覽玉  
女峯頭仙人掌上定應與吾丈共之安得飛來  
騎二茅龍柱九節杖躡仙踪之後乎耿耿愛子  
初生鄉心正樂且不敢問出山事鴻去聊附縷  
縷北風時順幸惠好音

與張斗樞同奉

不謂午秋一別乃有此翻雲覆雨之事令人駭  
嘆豈盛衰循環自有定數而禍福倚伏故不可  
爲常邪此上蔡空有黃大之嘆淮陰終成高鳥  
之悲而駕扁舟從赤松者非直爲薄富貴而已  
也嗟嗟往事東流夫復何言獨今所爲夫惜者  
非以其因逆空乏之難堪邪語曰素患難行乎  
患難又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此正古人脩  
德進學知命守身切要處况有湖上餘田可以

糊口江頭故宅可以容膝主恩不可不知矣  
唯是晦跡平心虛舟世故則焉往而不自得哉  
賤子別來遭先君子之變甫終喪無祿我愛弟  
短命三季之間荼毒艱辛腐心鑠骨苟活至今  
者亦萬死之餘也竊不自量祇以斗粟相牽強  
顏再仕元無固志邇來又加以狗馬之病沉綿  
經時官况益復蕭然甚矣魚鴻阻脩久不聞問  
會漢中丈以使事南還乃附致區區若此力疾  
草率不盡欲陳

答南弦園同年

不佞誤以未堪多難之身強顏苟祿一病沉綿  
經歷冬春官况益復蕭然遂爾乞身歸依子舍  
使老母寬唯疾之憂而賤子恆承懼之願雖三  
公不易矣頃入里門從親故首訊茂陵消息始  
知有德宮之感驚悼良久使來坐問知老伯母  
起居甚適自仁人無方之孝所致乎小人之母  
逝子歸來夙昔惡懷頓從寬域翻悔草頭之露  
羈帶人何爲也病子初還未皇聞問儼然拜翰

脫之辱謹力疾附言申謝病體稍蘇更圖端候  
不一

與秦道吾進士

潯暑中移主過我嚮邇德字夙疾如却顧足下  
執喪雖謹不欲奪純孝以所弗甘百爾踈節何  
以塞情別來眠食如常唯是棲息無所勉營小  
築以博一枝之安約榘未固風雨飄搖容膝未  
就宇宙爲隘益信居室之難也歲序如流奄焉  
告祥讀禮多暇道德潤身經綸需用具在今茲  
矣雖寡昧亡助竊願與足下共圖之

松門稿

卷之五

八

答郭鹿坪副憲

賤子不勝狗馬之病乞身歸里採藥山中二豎  
似稍從却避第無奈歲恙類仍謀生無賴其若  
之何聞朔方一帶頗稱有秋足食足兵自是疆  
場首事而明公仗鉞登壇氣當益倍矣唯是暮  
府勲名常思躍馬漢家官序休問積薪是所以  
紆九重北顧之憂而憇萬里長城之績也願言  
殫力辱寄從軍諸什卽興緒翩翩而壯猷可知

已比於譏窮年蠹魚而尺寸無所發明者可同  
日道哉語云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非虛矣  
使旋卒卒爲報塞上嚴寒惟厚自愛

與石肖東舊郡守

不見明公於今八年中間消息兩地茫然願言  
思公使我心痲何以驪之庶幾憂霖明公賢聲  
嘉政所至驚人自參軍才晉之別駕別駕才復  
故物魑魅經過險阻備嘗而異采榮名益用卓  
燦則疇昔桑榆之失得今日東隅之收信是不

松門稿

卷之五

九

意矣薄祚之家歲壬午仲冬無祿我先公卽世  
甫終喪我愛弟命卿短命於乎吾弟自髫年以  
至成人沐明公知遇之奇誓欲努力明時以無  
負生我知我而一旦身先朝露無論壯志雄圖  
飲恨而沒卽知已舊德亦含之於不報矣鄉閭  
公家小謝亦脩文地下杜工部云去去才難得  
蒼蒼理又玄其惠連與吾弟之謂乎賤子自失  
愛弟後如哀鴻獨叫連理半枯浮雲世事蕭然  
滋味多難之身又益之以多病遂厭承明之廬

乞身歸里伏在林莽旦晚唯幸承顏老母以供  
菽水差用自適竊計瀘州借寇已久如天之福  
倘使旌節再臨我土則甘棠之鄉其誰不引領  
以待偶因風便敢佈腹心

與馮琢吾殿謚

謚謚劣哉無寸長足知於人不自意明公忘  
其非薄而謬取其樸拙諸所推引游揚無乎不  
至雖明公念在與進自非誰譽顧謚實不敏能  
無累其有所試之明乎唯是一片不敢自棄之

松門稿

卷之五

十

心日用兢兢耳流光迅邁一別倏成兩載春明  
門外記得明公謂我言猶在耳豈敢忘心惟是  
宿痾不稱良已不克肆力於問學且也俗緣俗  
客紛相溷撓欲求一日如問字子雲之時何可  
得乎翻知浮沉里社不如避世金馬門矣頃得  
楚錄一讀見士習文風人情世故端本溯源補  
偏救弊其所關繫於天下國家者盡在是書矣  
豈直以文藻驅一世而已哉謚竊怪今之文所  
由敝而士習所由壞者其責不獨在白屋郎如

程式士子之儀的其虛空而鄙倍者無論乃號  
稱文人大家類皆以辨博奇詭相高而神情蕭  
索識趣淺陋間有感時陳事者又皆闕闕緣飾  
諱言不敢盡嗟嗟敝也

病免之暇亦嘗

累覽當世作者自空同老翁而後獨服膺崔後  
渠先生為當代立言君子蓋生平治經為古文  
力去近代之鄙以追先進即其論文之辭有曰  
文以適用用以弘道義精則言俞簡踏實則旨  
自達昧者反是怪以亂夫精鄙以庸其雅淺以  
混於明艱以迷乎與於乎盡之矣此後渠先生  
之所以度越一世者也敢以是質之明公幸以  
示我久關聞問中情抑塞偶因鴻便敢佈腹心  
倘藉寵靈不填溝壑則承風問道其日固在也  
不宣

松門稿

卷之五

十一

與蕭漢冲同奉

蓮華峰下一別美人倏成兩載各天懷戀天我  
自知矣去秋丈在僊里曾寓書斗城信使以及  
弟今夏在長安又從劉高陵所得拜問遺之辱

知丈不使王生一日不在念也先是苦不得丈  
還 朝消息此後又知丈以典試越中行矣遂  
無從寄數行爲報悵望抑塞以迄於今弟自病  
免家居恰逢歲惡環堵蕭然稍喜今年春稼秋  
禾俱穡無恙鷄鼠鵲於願足矣唯是賤體宿  
痼向以專攻內熱過服涼藥轉傷脾胃淺淫至  
今色澤榮華不復故吾堂唯省事寡營以往外  
極葆精蓄欲以固內完檢身省過以禱於神祇  
而自遠於罪悔庶幾哉仗藉寵靈得免溝壑其

松陽稿

卷之五

七

無負故人百季之好乎兩浙文數丈以宗匠臨  
蒞之其得人之盛不問可知旬日間始得貴省  
錄一閱其學識論議神情符采可謂近時希覩  
矣日置之几上待越中錄至作聯璧以光照我  
蓬室耳即君王樹何以不第甚爲屈之老年伯  
春秋七十高矣珥欄稱壽春色滿堂神情嚙遂  
駐顏益算不須卅砂耳小人有母願甘菽水長  
豚次豚粗知句讀三豚能覓梨栗以火骨肉情  
親統此附聞以寬相憶弟出山之期待來歲更

圖而告焉不宣

上趙滇南座師

吾師以鳳池碩彥出守外藩士論已爲不平乃  
在外者謬猜內指而擠排之在內者又浮取舊  
事而追抑之老師一身何得負衆議於中外若  
此邪援繫得人則百青荷容孤踪自立則求全  
受戕世道人情大都然矣吾師溫夷醇粹毀譽  
升沉都不在念今茲解脫塵網高臥雲林回首  
風波之世能無鎮日開口而笑乎謬宿恙使庇  
粗平竊不敢不百爾節番以若老師猶子之愛  
倘藉寵靈不填溝壑則圖報 君師其日固在  
也側身北望不盡翹企

松陽稿

卷之五

七

與傅鳳崙民部

足下榮領泉刀之司唯是職思其居出納權等  
雖則恒事無得以其近也而忽之 國計民生  
利弊何在亦無得以其遠也而後之使異日  
漢廷平準魏居高第則不佞與有寵光多矣鄙  
人養病山棲舊恙粗平而嬾心迂性偏與後鶴

相馴出山之期尚未有日風便草此附候不盡  
遐思

與朱任齋同年

以丈之忠直何不令出入禁閤乃令朱雲就  
外服持風紀毋亦折檻嶙峋爲時所憚故以觀  
察行遊之任陰解其忌邪然今更治民生在所  
賴殘誠令鄉部豺狼屏息而閭閻之雞犬安休  
也則回視條上九閭而下之八垠中間隔閼  
壅淤不知其什伯千萬矣第抱病三季山中習  
靜露葵朝權松桂茅茨可自怡悅無可稱述足  
下前風便聊爲起居之候不宣

答孫蘭石給諫

春初一奉顏色匆匆告別別來又復半載餘矣  
相距五十里而近亦成間闊可勝瞻憶亡弟無  
祿蚤世而其寡妻忍痛三年甫終喪而竟以死  
殉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賤子質非木石何以堪  
此丈也篤延陵之高義特枉東帛以光被亡者  
而又閔閔焉慰藉賤子有如肉骨生死交情賤

兄弟又何以當此唯是亡弟有女弟也女之小  
人有子吾弟子之日夕方皇皇焉唯保護弗周  
而繼承之不類是懼何敢辱來諭亡弟而有知  
也倘其過信仁人之言乎或當以阿兄爲不負  
矣謹對使裁謝不盡感感

答辛龍門同年

春來拜問遺之辱旋知丈於首夏遽天行之疾  
竟以天相旋卽勿藥甚慰弟宿痾雖稱小康但  
榮華色澤不復如舊今且日以藥餌扶吾耳伶  
仃之子強就栖息一枝未固而風雨漂搖經旬  
不已言念拮据能不益深况瘁乎稍喜秋稼既  
登數季凋瘵之民迄可少蘇而山棲之子亦遂  
維賢之願矣聞中州之穡事亦然吾丈軫念民  
瘼至於貌瘦今也得無欣悅而忽肥乎翔回肅  
此裁答不盡依依

答余漢城督學

往歲上元時候曾枉裁答之辱服膺到今斗城  
咫尺夫豈不欲時奉新聞開我蓬心第以幽棲

之人而數恩急府也何敢門下之化誨三秦也  
且踰歲矣其臨文也如鑑空門下所自信秦人  
所共知其執法也如山立門下所自知秦人所  
共信唯是秦人推魯秦文相直此秦之疾也使  
推魯者而皆務好脩即不敏可以入道相直者  
而皆務窮理即不工可以成章無奈推魯者轉  
而學緣飾相直者轉而學剽竊並其本來之疾  
而亡之矣若是則雖有所不知不信於門下也  
何異惟門下無盡薄秦人無盡鄙秦文六郡子

松門稿

卷之五

十六

答房吉軒大參

譔也養病下里得以高枕田廬而鷄犬無驚者  
伊誰之賜乎雖明公溥施膏澤不可使知在賤  
子沾沾洪庥敢忘所自乃又不愛與翰豐儀儼

然臨况焉涼薄如譔其何以仰承存記若是乎  
主臣主臣唯是關輔之間正屬大稜之後凋瘵  
遺物餘困未蘇往季穀之貴也如珠玉及到於  
今且賤如糞土矣三年大饑一歲小入其貴賤  
何得縣絕若此彼一時也穀貴則金賤金非浮  
於穀此一時也金貴則穀賤穀又豈浮於金總  
是眼瘡心肉在所疾苦見徂目前誰念疇昔明  
公撫字心勞多方調劑寧緩催科之令而不忍  
傷積困之民此里中父老子弟所日夜舉手而  
加額者也猶然不羞下問而借聽於弊賸焉仁  
人之言其利溥哉即今山田上下青盈麥穰奄  
觀耄艾歲事可卜敢述所見以寬如傷之念附  
使陳謝併佈腹心不宣

松門稿

卷之五

十七

與趙少相進士

吾丈百夫之杰千夫之英不佞之所畏而事焉  
者非一日矣即足下沉晦雖久何嘗一日不自  
負誠信所具也乃今始以一第見後矣一第何  
足為足下賀唯是朝家籲俊之途獨右制科

士生斯時雖抱伊管之才舍是亡繇自振矣令  
他人得此榮止此耳足下高駁不羈僕常恐以  
輶駒受累今日者正昂昂千里之時也夫國  
家得士甚難而士之遇時亦不易道德維身經  
濟康時文章適用世所均賴而亦君子之所求  
知也乃世之談者豈少然且以爲博名媒進之  
階身且置之豈其自維謨驚甚卽不敢自棄度  
所至竟何能爲足下高亮有奇謨而藻思翩翩  
願深致意於斯三者焉雅知足下平生志不在  
溫飽故不專以賀而以規西風時順幸有以教  
我不宣

答趙寧字中丞

竊惟明德遠猷爲世儀型車轍所至惠澤旁皇  
幾季高臥東山寰海人士其誰不願一日而首  
沾霖雨乎關塞荒涼何足以辱大中丞之節唯  
是窮陬比歲不登凋瘵餘物如在倒懸天子眷  
然西顧特起家明公而委重焉三秦黃白莫不  
舉手加額而頌如天之福矣其在於謨下邑之

豎儒耳方與田父野老轉相稱賀幾圖所以脩  
慶於憲府也則又不敢引咸喜以明私幸而畫  
熊初到問俗良殷若謂鄉里有衣冠倘可備綴  
莛之末議乎則雖損高言大覲及於小夫又何  
愛顧謬實不佞養拙山中僵臥自安仰受于旌  
之高義殊惴惴焉不自持矣獨惟開誠布公以  
惠念我粉榆也將八郡生靈敢不拜德

松門稿

卷之五

十九

松門稿卷之五

不肖男承祚校



松門稿卷之六

書

西京王庭譚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與孫立亭中丞

自「下」番起東山依光日月海內端人正士其誰不幾時公一日而秉樞要乃耆舊滿朝登延以次推較幾年一敦鎮靜今茲爰從北斗掌憲南臺秩崇任鉅衆賀得人 留都諸卿於長安

松門稿

卷之六

爲清遠獨御史大夫無軒輊以其主持風紀彈壓百僚有同重也今日南北兩臺紛議盈庭莫執其是識者憂之明公正直忠厚開誠布公愛道不任情爲國不植黨賢者薰德而後志壬人望風而屏息物情 國是從此當定於一矣則明公今日之南也既非諸卿可比其任又非疇昔可比其時願言珍重以酬輿望以竟生平頃之 天子念在股肱知南土衮衣之思且在瞻聞矣

與李蒼門明府

竊計丈之再仕錦城也曾未幾何乃又以奔訃而歸何二人厭世之早而遽令大孝抱終天之痛抑幸節哀順變無過毀瘠本擬登堂爲唁乃新有三夫子之變惡懷鬱積愁病無聊是兒也卽所承二三兄弟不忍終絕亡弟之命而爲之後者也今又已矣其何以報吾弟不肖兄弟卽薄德彼者亦太忍矣坐是不能奉身遠出謹專一介行李賞不腆束帛獻之旌下幸命司祝者登告之不勝切担

松門稿

卷之六

與秦道吾比部

竊聞足下策拜爽鳩之秩是曹風稱清苦而足下又以三季艱後得之良難唯是 漢廷三尺以秋官爲提衡士人初離詩書不講刑名之學能文無害是虞乎足下蒞仕而卽領是秩其所留心於矜恤明允執法祥刑之故者一一皆職思其居矣且也官閒事簡填日坐白雲署中上下古今勤思物事其所得力處不但法家語一

節而已惟足下厚圖之

與孫弘海郡守

賤子謝病山棲如天之福得大夫辱臨我土其所爲席芘甘棠之蔭而飽承瓊露之麻者蓋可由而不可知矣且也鄙性疎愚寒門菲薄其何能隱於燭照之餘乎不自意海天空闊盡忘王生之過而納之千頃之陂謬加禮遇枉沐周存使多病馬卿得藉臨邛長以色澤於茂陵者敢不知德乎比者牽於斗粟舍我碧山再趨金馬

松門稿

卷六

三

而老母過憐少子竟不肯賦東征割裾已來夢魂益無日不在三峯下也瞻依孔邇有如慈懷側身西望能不與北堂萱樹同之乎所幸績秦漢廷賢聲籍籍不腆敝邑其何能久借寇君旦莫除目且下喜擁篲春明門外不得爲粉榆父老私有明公矣竚望竚望伏寵靈已於春季十有七日拜 闕庭復舊班矣唯是病骨懶心積習既久益不任世路徵逐之後回首北山猿鶴祇深慙悔耳初至京洛人事如蜩偶因使者

言旋草此附報不盡底裏萬一

答傅鳳庵民部

往在山中辱遠念恨不旦夕相依以慰縣結今茲再返承明足下又在一方雖則伊邇猶以爲遠乃辱存記特勤使者以維珮壺餐爲問念我何其殷也敬謝竊見奉職思憂懼自畏以此任事其何不濟唯是急不病人寬不失已劑量而措之是在足下初至京洛人事蜩集便旋草此附報詞不宣心

松門稿

卷六

四

與東南翁老舅

譚養病山居踈懶自全孤植無與獨幸依倚明德病於身不病於心病於我不病於人以無還門閤之羞者不敢不知所自矣比及歌驪駒而東也乃寵之以綺筵申之以嘉贈載觴列豆祖我於三十里之外臨岐分袂黯然魂銷別後狗馬之軀粗無恙惟是久耽放逸初就樊籠既非所宜而京洛風塵素衣爲縞又非所好亦惟飽食安步以仕代農耳他非所敢覲也丈人率高

德邵心曠神怡日惟古書萬卷脩竹千竿酒熟  
陶家甘成獨醉園開蔣逕耻結俗緣白眼看他  
世上何物可入睚中以此駐顏益算不須採藥  
餐霞矣羨之羨之風便聊附起居萬福側身西  
望不任依依

與焦任庵明府

不佞年來浮沉里社多病侵尋序長者念在相  
關慰存焉至時爲忘年忘形之遊不啻七啓七  
發之好矣別後於春莫抵都門久處雲林乍入  
朝市僕僕風塵觸目非好明公宦成身退骨健  
神怡堂構新成田疇坐闕投壺散帙伐鼓彈棊  
日有餘清矣慎勿有林居闕寐之念恐使已往  
塵緣濁此清福耳女姪前恙粗平附此奉報以  
寬遠念

與趙少栢進士

春初辱車從過山家以行子臨發匆匆簡去爲  
歉別後誠輔北征於季春之望日入都門矣久  
客還朝人事如蜩病骨懶心頗生憎厭回首青

山能無悵快吾丈畫錦瑯欄稱觴膝下樂且曷  
極小人有身竟以憐愛季子不肯賦東征薄宦  
羈棲每一西望雲山則不勝陟屺之思矣惟吾  
丈初登皇路事業向新幸蚤命駕以及時自樹  
無久戀子舍爲也因風寄訊不及伯一

與張弘軒總督

謨關輔暨儒文質無所底幾率臥病林臯養拙  
偷安益復不聞於世路今茲荷橐載直承明頗  
躬內省奉職自循殊惴惴乎重弗堪之懼矣門  
下誼篤世講翰貺儼臨敢不拜琅玕之明德方  
今四夷款塞息烽臥鼓者幾二十季而獨遠左  
時有出入小警因是將不敢憑和而弛備士猶  
知奮勇而圖功此劇邇之所以獨先於諸塞也  
惟是承平既久沿襲成風自大將以及偏裨求  
名急於求實養客過於養士貪功甚於畏罪謀  
身重於憂國苟幸目前之計不爲善後之圖敝  
所從來遠矣獨賴方叔壯猷築壇求將挾纘恒  
軍天子取肘腋之重鎮而專寄焉無勞東顧

爲憂矣書生非諳軍旅之事以令公身係安危望隆中外乃敢越俎而談若此唯明公留意焉

### 答趙寧宇中丞

二月之吉賤子北征未敢以尺一告憲府懼枉裁答之辱耳乃明公念薄宦遠遊特頒豐贍以資行李載德而來銘心何極今茲重荷記存遠貽嘉問且拜方書之賜是刻也母亦以蔡人貴小兒故特廣秦越人之禁方以示慈惠邪而因有以識門下之意念深遠矣康誥曰如保赤子

松門稿

卷之六

七

言貴誠也明公自照臨敝土以來念念求民之莫時時惟疾之憂積奸盡革猶虞狐鼠潛藏冗費悉裁尚恐脂膏漸竭傳所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乃今於明公益信惟是宇下稍蘇而邊陲孔棘羯胡事主已稱無賴而漢將憑和猶守初盟得非以兵食俱匱戰守無資寧甘畏尾不作禍首邪然虜勢至此已不可爲今不改圖尚欲何待往所謂和而市之利者元欲借此以養威而畜銳練兵而厚積耳今之兵果練邪積

果厚邪其威已單而其銳不可挫邪徒令三軍之士力罷於脩築而虜乃長驅如坦途財竭於供輸而虜乃坐食如外府過此以往兵何時可強而食何時可足邪卽今虜衆殘害地方毒不可言人心共憤不一鼓其氣而用其力乃使之俛首就戮膏血原野荼毒生靈消磨士氣尚何所持以制虜邪書生不學軍旅祇以憂切粉榆事關廟社輒敢矢口浪談若此然亦恃營平持老成之慮富方略之才而後敢効一得之愚

松門稿

卷之六

八

耳惟明公與疆場諸大夫熟計而必行之將宗社生靈俱拜安懷之賜矣豈惟區區秦塞臨楮悚慄

### 與孫弘海郡守

違離德宇修易三時言念慈懷可勝依戀賤子自入承明以來日溷俗塵內省身心毫無一得而支離踈懶之性涉世實難回首養拙蓬茅潛居水竹以洗洋自恣也則又悔別青山憶舊溪矣且狗馬之病與日俱新不爲衰止藥餌扶吾

強自支持能無益重鄉山之念乎初別明公而北也只謂遷喬在旦莫耳不期抵今尚滯丰城雖萬井人家滿紆借寇之私而十率太守難免積薪之嘆夫舉世皆先名也而明公之治行獨尚恂實衆人皆尚巧也而明公之操履獨守太玄則其官序之不前於今日也又何足爲明公嘆小人有母在堂遊子羈於簿宦無從定省得藉覆露以免內顧之憂敢不含戴家弟孤植寡陋無所恃獨賴孫陽知遇之奇以堅意邁往惟

松門稿

卷之六

九

答劉衡野詹事

門下眷戀南陔載 疏陳情大願誠遂其如物望之縣注何雖然世之慕君者滿朝至子舍生伊威而甘就菽水者幾何門下暫解宮衣日服萊綵以嬉遊於錦堂之上此樂何極若蒲輪簡命補袞高勲其日固在也使來拜瑤翰之辱

謹附言奉候起居併佈腹心不宣

答劉仰岡明府

嚴寒承遠使存問且過損盤餐之贈殊感僕本病脾逢秋爲薄寒所中作祟殊甚子之所慎不敢不勉二豎苦戀我不肯去豈其所自禱者固有闕和居常銘之座右曰省咎寡營斷欲節食竊以此自藥而已安陽之政冠絕中原僕藉茂幸光華得附於古人以人事君之義僕願足矣何知其他期回附謝倍有依依

松門稿

卷之六

十

答余曉吾中丞

伏惟明公謫畧素閑威名久著西事孔棘正借開府論兵以懾種衆之膽乃朝議忽在紛紜人情滋多疑信此樂羊所以被中山之謬而甘茂所以請息壤之盟也夫君子進退各有時明公且暫息東山疆場之事需人正急恐 聖主終不能釋拊解之思也遠辱嘉問翔回草草附言申報不盡瞻依

與孫弘海郡守

玄冬已極青陽載逼芳草生兮王孫謂何應知  
故國甘棠乘春蔚發能不重遊人依慕之懷乎  
比得家弟報書謂大夫親舉玉趾辱臨蓬戶表  
其虛而加之幣以爲王生光寵何可當何可當  
惟是明公稱啓沃之義以勗賤子俯躬內省殊  
愧許身雖然此人臣事君第一事雖則未能敢  
不并命不腆敝邑借寇又復經年附去春服一  
縷知大夫未赦矣敢竊比先民改爲之私耳匪  
問也幸辱存之不宜

與魏見泉光祿

不佞謬叨在世講之末得辱交於大君子容與  
千頃鄒恠坐消即今德宇在心德音在耳踪跡  
參差宵焉各天如之何令人勿思也往在山中  
聞令器高擢魏科大振家聲世德所鍾其祥長  
發門下可謂有子矣敢不賀頃從楊廣文所始  
聞公家再有季公之變殊驚悼不自持夫仲氏  
脩文海內故人至今雪涕而季氏又復爾友于  
如丈其胡以堪之敢不弔語云慶者在堂弔者

在閭是何慶弔之相隨也然君子卽是可以明  
乘除之天道矣蓋山川精華之氣不能盡洩而  
爲三挹彼不足豈非欲獨注其有餘於長公邪  
雅有洞酌其可以觀願明公抑情自愛以承篤  
誥讓也本薄祚之家不自意偶與君家同慶乃  
輒牽叔子而去情事景光凄涼到今而不佞弟  
狗馬之軀時時善病皮骨爲空夫福從其薄德  
從其厚日夕省躬寡過未能而苟祿隨時深藏  
未遂豈所語於順天自全之道邪蓋不勝屢水  
之懼矣退攝有時還朝何日偶因風便附候  
輿居不宜

小柬

與雷慕庵同率

羅敷之別又復兩月握落悲秋沉淫積雨言念  
美人在水一方此風人所爲賦蕪葭也何當下  
南州之榻剪西窓之燭却話此情乎弄璋嘉慶  
定已呈祥敬專一介特請麟兒誕育之辰倘得  
報曰仲公門戶有懸弧在喜而後可知也兩山

丈榮擢晉中其建牙似是奇嵐第取風流儒雅之客而使在孤嶺鴈門卽曰不器然非其質矣左氏辭時正在力攻唯是每至於族不可奏刀處便想庖丁不得輒爲之四顧躊躇近假得孔氏註疏一覽深有裨於元凱亦頗抄畧一番須其成當併以近所疑似者謁大巫也適得敝同牽蕭漢冲遠書有寄吾丈啓事故附諸侍史

又

後來拜瑤翰之屏慰我以先君之思送往事居松門嶺  
願言不忘春來熊羆之憂若何丈嘗厭承明之廬又不欲分琴心之好以圖廣種蘭因乃今茂陵休暇麗人左右且三季所而其效未睹似不得以獬豸冠悞人爲解而堅守白頭之吟矣何如何如

與魏雲門比部

崑溟丈以振世之才而蚤伴淵商九原不可作矣向來書札贈詩次第檢尋卽隻字畢辭皆在珍收顧獨不得其全帙爲恨丈處所積遺稿請

得而縱觀焉今茲日爲改歲往事依然君家仲氏吾家季子安在乎此我兩家兄弟所爲終身恨不平者也

與蕭漢冲同率

高館張燈綠酒相親夜鍾殘月愁心增劇此情此恨丈我獨知耳別後漏下欲四目未交曉僕夫整駕載之而往回首知心惟有斷腸倘其邀福於太華山靈得在使星一幸秦封乎願與丈爲山中十日之飲道中狂風竟日薄暮抵良鄉益重離愁萬倍矣今晨力疾將往涿鹿送後旋勿勿附謝不悉

與雷基庵同年

今夏毒熱異常在所火谷賤子素稱耐暑乃不勝其雷焔而益之病矣吾丈畏熱如虎無恙乎亡弟寡妻竟以夙疾不起獨留小弱女呱呱然依弟婦母之每聞啼泣之聲輒爲斷腸天之所以禍亡弟者不遺餘力矣近奉老母家兄之命以弟第三子承繼叔氏之後益誠不忍其零落

而無依也以丈情關休戚知所欲聞附此奉告  
頃華后丈持名公狀索銘於不佞弟弟也何能  
任是伏讀狀文直而核詳而有體或竊其緒餘  
可以自潤但恐小巫盡於大巫竟作續貂耳前  
所携來舊稿三冊長夏北牕之下從而卒業其  
大者如文序誌銘之類皆直抒胸臆軌於理道  
絕無游辭設語如世俗文章家所謂模擬浮沉  
者自是昌黎正脉其至者卽及今不可易然近  
作更深遠矣學之不可已也如是天原帳不敢  
亂加點定已命書記錄有副本在中小有瑕瑜  
不相掩處頗效一得待異日問字雲亭時面相  
質証焉

與蕭漢冲同奉

小介歸拜瑤翰之辱於是始得領越書而讀之  
具見醇粹典雅高爽冲夷一洗近時險僻之習  
而澤於理道中於機宜自非膺古駭象之輩可  
同日語矣至榜首卽得自周郎手豈非孫陽一  
顧馬群蓋空而麾下亦得藉以賈其鑒裁之譽

設若轉而謬以尹公之佗及弟也則弟爽然自  
失矣賤體比於疇昔漸覺平復至來歲春和時  
候亦欲強勉出山正以就吾丈爲幸別論中奈  
何有弟來則丈又去之說乎若是則弟當堅守  
故山矣聞尚平婚嫁事已畢大足快心而郎君  
王樹英英照人恐尚家兒不及也唯是雙姬之  
御如何一旦俱化而爲異物乎金屋非偶玉環  
有待想更當有佳妙者來也家兄寓都門重承  
高愛敬附謝

與馮琢吾宮諭

小介歸拜裁答之辱具悉門下高愛春來賤體  
覺差勝疇昔謂非德人之莼不可敬取高言日  
日三復以爲座右銘耳讀書中慶裡之吟其指  
遠其憂深其言憤切而有獨往之思弟仁賢係  
國虛實恐明公不得獨愛身矣賤子愚劣無比  
數自分當長爲山中人卽欲強顏再出全以得  
就有道爲幸審如是賤子山棲之興不當益牢  
和外俚言一章呈教西風時順母靳好音



與趙少柏進士

吾丈高第且半載所矣而不一行書於左右  
匪敢自外也三月初得泥金信三月中罹少子  
之殤沉痛悲酸五內俱腐入夏來脾瀉兩月不  
止本是半殘之軀加以災沴相仍形神枯寂益  
非故吾所不填溝壑者幸耳嗟乎殤兒已矣奈  
亡弟何豈此兒生來福薄不堪後吾弟又不任  
爲君家倚玉郎和萬事淒涼有懷如焚坐是才  
欲提筆作問趙侯書輒淚下不可收輒罷之屢  
松門稿 卷之六 十七

報雷慕庵同奉

昨華后丈歸得奉報音丈之所以慰弟者肫肫  
矣乃辱使者持溫諭再及以強自寬釋開第而  
重以失後爲亡弟弔也纔一過目涕泗橫流不  
能竟讀西河哭子之過第豈不知以今方於第

之所遭西河子殆不如也拜佳賜之辱卽令蒼  
頭持去沽斗酒進之其堂不敢以痛子故傷母  
氏意也先此復謝容圖嗣致不一

與孫蘭石給事

相去僅五十里而經年不得面連聞問亦間聞  
焉肝膽之謂何而楚越若比第年來本病脾未  
甚也春來坐殤子之痛半殘之軀幾無以自勝  
實非關書癖所中也而愛我者一見弟庭羸之  
狀輒咎弟耽書史之過於足令竹素含冤而靈  
魚竊笑矣乃丈亦從傳者之口以是爲弟勉益  
增主臣耳秋來仗苾粗平壹味習靜蓄精學爲  
上士必不敢自厭餘生以負知己吾丈膏車何  
日乎想積望如丈而又以急親受譴非久當有  
賜環之召矣使者旋取報甚劇草此復謝不盡  
欲言

答周右華司理

江南地遠司理官貧何至重損常祿而貽之不  
佞乎過矣過矣唯是三率隔絕忽拜瑩函則深

用爲慰耳目者敝同輩陳岷麓過山家謂向在  
德清與公朝夕甚久極口湖州之政當爲吳中  
稱最僕聞之喜而不寐頃接來諭讀現山雪水  
隱隱莫測之論曲盡彼中情事先覺是賢慎終  
如始願足下懋圖之

與雷秀才

初擬渡渭躬奠令叔柩下乃行色甚匆遽苦無  
晷刻之暇聊與吳君荒誅與華石丈共薦之几  
下羊曇一物異日更向龍頭揮灑也

松門稿

卷之六

五

答郭農坪參伯

使來拜貂值之惠過腴條水苦寒猶在京華塞  
上嚴寒正聖主解貂推賜之時乃損惠以相  
及邪頃者胡虜二十萬乘秋而下朝議甚危  
之旋聞其垂鞭出境幸無侵犯有以識令公防  
胡之豫矣唯是西事孔棘能不抱杞人之慮夫  
東虜惟不議和故時時告警而迄不爲害西北  
之虜惟其狃於和而故二十季無恙而一發輒  
不可支此無他有備與無備之故也卽此可以

明和不和之効而漢廷猶自愚和不解也非  
所敢知矣絕塞孤羈眠食何似側身東望不盡  
依依

答東憲明秀才

山棲數載時得足下起予我卒未有以相長也  
甚愧家僮至手書存記甚感節序如流別來儻  
踰春夏回首青山可勝悵快對時撫景惟夏木  
黃鸝似故山耳邇來問學何似足下賦才甚異  
吾家季子雅可攻玉幸相與共圖大業以副慊

慊

松門稿

卷之六

五

松門稿卷之六

不肖男永祚校

松門稿卷之七

西京王庭謨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五言古詩

過椒山墓

路傍塚墓堯云是椒山墓生氣凜如在孤忠天  
所賦一言忤時奸身首各異處烈士爲飲血天  
地爲震怒公也當其時譚笑而歸去吁嗟當路  
人殺人以自固人故不懼死奈何以死懼公死  
不須與天心旋開竊向來死公者閨門死無路  
世事亦何常翻覆如雲霧榮名終不沒富貴草  
頭露

七言古詩

憶昔行上安陽郭相公

憶昔 肅皇聖天子鵠鵠吉人維所使公也日  
充供奉班宮草離離承琳委海內人知郭令公  
中國司馬四夷喜鼎湖一日乘龍去憑几之言  
猶在耳送往事居耦無猜鞠躬盡瘁而後已

先帝殊遇不可忘無奈桑榆逼北堂五十而慕

三公薄願乞骸骨歸故鄉歸來饌鯉清漳濱母

子相依兩相親門外雀羅他自設閑居日日但

垂綸古來盛滿不可道富貴功名誰自保東門

黃犬空嘆息當奉稅駕苦不早何如漢代張留

侯功成便擬赤松遊千金三致鴟夷子五湖一

棹老扁舟

送鄒大澤將母南歸

交遊海內知多少江漢風流君矯矯當年詞賦

早驚人一時意氣凌物表題才名譽日光輝忽

厭承明賦曰歸手轉藩輿向雲憂不戀朝衣戀

綵衣澤有蘭兮江有鯉更於何處求甘旨朝薦

霞觴暮讀書俗塵不入山公耳我亦有親在止

堂倚門陟岵長相望陸沉金馬有何意送子南

征空斷腸

沈公畫竹引

栢溪先生雲林叟萬事由來不掛口此身之外  
無所求季季歲歲一壺酒平生幽意向誰傳往

往書畫相周旋醉來草聖疑張旭酒後丹青失  
鄭虔先生愛畫偏愛竹苦心知是良工獨意勢  
縹緲入雲霄直幹亭亭凌萬木墨跡淋漓大有  
神虬蟠鳳舞盡天真雷雨垂垂風颭颭瀟湘洞  
庭若爲隣何日化龍還葛水元氣森森叢篁裏  
披圖見竹如見公清風高節誰堪擬於乎先生  
匠意深不止畫形實畫心于今竹在心亦在傳  
家節操長不改公家尚書勳名完禮樂明備天  
地官正色立朝人所美何以比之青琅玕

松門稿

卷之七

三

送鄭少保經畧西邊

一從和議罷征戰二十年來不備胡金城不鎖  
金繒出塞馬常驕塞草枯戰士苦沈金僕姑臧  
據終日盛文儒都道匈奴不負吾息壤在彼他  
何圖一旦胡兒不賴盟名王西牧受降城駕言  
假道以伐虢公然入我內地行去率寇我西寧  
部殺人盈城効可觀我軍俛首聽其爲延之如  
賓畏如虎今率擁衆向燉煌所過無有不殘傷  
甘州涼州行人斷曾無一夫敢相當直至泥州

不顧後目中全無張掖守黃金賂盡白骨橫將  
軍一出殲其首羽書馳報甘泉宮 天子赫然  
憤和戎聽朝不怡食不甘親語傳宣召宰公西  
事方急卿等在何以運籌帷幄中轡上棘門兒  
戲耳漢庭公卿誰可使曳屣我識鄭尚書九塞  
安危付之爾尚書拜 命北闕下茲行無踰老  
臣者世受 國恩無以酬致身報 主心絕假  
三晉先聲舊築壇單于羅拜漢衣冠談笑却敵  
不用戰公之能事不足羨羯胡無賴難預謀全  
出全入禍未休行矣慎爲百季計無使 至尊

松門稿

卷之七

四

空自憂

五言律詩

恭題 御藏玄兔卷

兔自星精降玄牝水色呈由來符盛德持以薦  
麻禰墨霏烟護緇毫孕月生太平今有象宜  
野盡干城

春日得舍弟命卿書却寄

正憶山中弟俄傳雲鴈書頓令春草思飛傍嶽

蓮居水竹堪乘興園亭幾駐車歲時還念我常  
肯惠雙魚

送莊梅谷太史使韓慶二藩便道

省觀

百二重關道莊生此壯遊詞人持漢節僊旆繞  
秦樓歸路依蘭浦遙天到鶴洲懸知晨省日春  
色滿江頭

懷  
秋日有懷家兄會有家書至自曹賦此述

本簡稿

卷之七

五

月明獨客夜聯榻憶吾兄曲檻晴嵐色遙天一  
鴈聲日臨滄海近雲傍紫薇平愁絕悲秋意因  
知離別情

懷命卿弟

幾辛憐共披此日嘆孤踪風雨西窓燭琴書半  
夜鍾關河千里隔雲樹萬山重極目南來鴈相  
思意轉濃

辛巳生子爲書以報高堂并膺泰兄弟

知有徵蘭憂懸孤果此辰鴈鴻千里至白髮喜

生春頗滌還堪寄詩書不當貧黜名諸父在碌  
碌愧吾身

秋日雨中遊濯纓亭

繫馬垂楊道濯纓溪水頭雲林千樹淨煙雨一  
舟浮浴鷺依沙浦遊魚入釣鉤平生耽野趣卽  
此是滄洲

冬日病目述懷

病眼經時久三冬心事遠天涯誰共語坐臥一  
寒幃畏客具成懶全身好息機秦關何處是鄉  
思轉依依

本簡稿

卷之七

六

得石肖東書有感

何處雲中鴈傳來尺素書一官憐寂寞萬里嘆  
蕭疎治郡空高第全身付索居時聞前處在應  
爲賈生虛

贈別兩山李使君赴河南

文章周柱史丰度漢龍門平準元高第分符自  
主恩三川形勝足千騎刻信尊石父風流在時  
名安足論

憶漢陽故人

江漢故人遠天涯遊子悽書從雲外覓路向秦  
中迷文藻班揚並交情管鮑齊長安握手處何  
日更招携

夏日李毓華見過夜坐

披衣從懶慢倒屣獨迎君清話驅煩暑論文到  
夜分賢人聊共醉世事亦浮雲暇日頻相過中  
厨足野芹

秋日送郭鹿坪轉餉雲中

秋風

卷之七

五

單車行出塞秋色動驪珂十道軍儲使三關候  
吏多戎王憑魏絳漢主憶蕭頗天下供輸盡邊  
城近若何

廣昌道中遇雨

行役向邊州蕭蕭朔氣秋亂雲迷道路客雨暗  
山丘已作衝泥怯兼之傍險愁昏鴉棲欲滿遊  
子未曾休

宿岫嶺

木葉蕭蕭下荒亭客思迷有身經塞北無夢不

關西萬壑秋聲急千岩落日低中宵寐寢處况  
復野猿啼

晚度桑乾

昨夜秋風起蕭蕭木葉殘朔雲連大漠落日度  
桑乾砂磧人行少羆熊鴈陣寒故園何處是明  
月共誰看

過南關驛

故園望不極原隰苦相尋危磴巖巖起溪流處  
處深牛羊依澗草禾黍半山陰日暮西風急悠  
悠見客心

秋風

卷之七

八

過代州聞馬市

馬市今何日息戈已十季月明笳吹夜風淨鼓  
鼙天漢將多驃騎胡兒幾控弦好憑桑土計未  
許薄燕然

晨起訪侯徵君渭上

晨起高齋裏蕭然靜客心稀星分曙色落月掛  
空林彈鋏看長劍呼兒問素琴侯嬴何處是特  
地訪知音

酬寄李毓華侍御

鴻鴈來天上生，芻自故人一哀吾。出涕千里爾  
情親，莽莽乾坤眼，榮榮溝壑身。欲知愁裏態，白  
髮已初新。

其二

世路風塵裡，交情氣槩中。論文惟李白，問字有  
楊雄。歲月迷秦樹，乾坤長漢宮。祇應千里道，夜  
夜夢相通。

其三

得汝明光奏，真堪社稷臣。直詞逢聖主，危論激  
時人。白筆風霜舊，青雲事業新。豺狼行欲盡，不  
必問埋輪。

書堂飲既待月

月華纔欲吐，虛牖已分明。白向晴嵐動，光從碧  
落生。停盃吾一問，倚杖到三更。可是殘尊在，還  
須醉後傾。

約日往候慕庵丈阻雨不果悵然有作

何幸別惠子，此日問虞卿。作意偏朝雨，無端滯

征臨岐，吾悵望解榻爾。懸情愁絕山陰道，相  
思一水盈。

過富慕庵村居夜話

爲問楊雄宅，山村獨掩扉。故人忽相見，把酒淚  
霑衣。未幾斷悲椿樹間，關泣蕙幃愁心與別緒。此  
夜共依依。

秋日遊移山潭

偶來鷺渚上，蕩漾有餘清。水樹千重合，湖天一  
片明。波光搖島嶼，秋色混渟泓。何處尋方外，修  
然絕世情。

中秋不月

積雨連三五，濃陰不肯晴。嬋娟空在望，秋色未  
分明。倚杖中宵意，浮雲萬古情。相看迷玉兔，何  
處問長生。

秋日遊西莊同家兄舍弟紀興

今日連枝會，人稱鬪足遊。桑麻綠似岸，鴈鴈滿  
汀洲。百道泉聲咽，千巖嵐氣浮。此來此處第  
勸與兄酬。

郊園秋望

積雨朝來歇陰晴一半分  
遠山啣暮景高樹澹微雲  
沃野田千畝遙天鴈幾群  
更憐極目處落葉正紛紛

元夕

佳節逢今夕高城樂事攢  
星河天外落火樹月中看  
雪映春燈白煙消夜色寒  
金壺偏引浪王漏莫教殘

秋日早過驪山次大復壁間韻

坐對驪山下岩堯倚太華  
路連西漢時跡是舊唐  
家旭日啣高樹秋風捲落  
花傷心千古地萬事總雲霞

華清宮

山擁金城固池通王液流  
當時歌舞地盡日翠華遊  
古殿生秋草離宮沒故丘  
空餘波上月夜夜爲誰浮

灞陵懷古

長安望不遠灞漣曲相連  
漢苑秋風裏秦宮落

照邊東流思往事王氣憶當  
年欲作西征賦抽毫愧昔賢

中秋寓九龍池憶命卿亡第

高城寂寞處此夜是中秋  
夢斷池塘草魂銷華萼樓  
有杯難強進無月倍添愁  
孤負當年事何如秉燭遊

曉登望華嶽

秋風正涼冷昨夜雨初晴  
曙色三峯滿流雲萬壑平  
望移仙掌近興繞洞巖清  
白帝真源在飄飄愧此生

飄愧此生

譙李梧岡宅即席有贈

早已折腰懶青門學種瓜  
浮雲從世事濁酒任年華  
愛客招邀屢論文意興賒  
清狂或不厭常此問陶家

之京別老母

猶是三年淚那堪千里行  
豈無逐子意不得賦東征  
捧檄翻多恨倚門空復情  
幾回腸欲斷何用此浮名



之京憶亡弟傷而賦此

三季讀禮日血淚底愁辛一自援琴後翻成厭  
世人高墳埋玉樹孤劍老風塵流恨何時極乾  
坤共此身

之京雷暴庵率丈就別華陰承示贈篇作

此酌之

袞職憑誰補從君見直臣先憂曾抗疏蚤歲欲  
埋輪按劍交情薄奕棋世事新今宵離別意握  
手不能論

松門稿

卷之七

三

良鄉阻雪愁坐書懷

世路亦知薄如何又出山寒雲屯古樹飛雪滿  
燕關萬事酸辛裏孤城寂寞間祇緣明主意  
不敢厭塵寰

乙酉之京次良鄉夜夢亡弟覺來慘然傷

懷感而賦此

零落悲吾弟蕭然入夢來豈其隨鴈影猶欲問  
龍媒斷志歸泉壤遊魂遶帝臺空餘萬行淚  
愁恨不能裁

元日與家兄小酌憶亡弟

去年元日會兄弟共柴荆往事依然在歲華空  
復情椒盤徒有頌春草夢無成淚逐壺觴落終  
身恨未平

十四夜同家兄小酌

燈火上薰天風光帝里偏故園何處是薄宦兩  
蕭然世事浮雲裏客心芳草邊陸沉無不可把  
酒共流連

中秋有懷家兄

悲秋遊子意佳節倍凄然聞闕山東信蕭條莫  
北天酒因獨夜斷月自兩鄉圓何日柴門下酣  
歌話此年

九日病中述懷

重九今朝是菊花開未開歡娛遺伏枕寂寞罷  
登臺鄉念因之切客愁不自裁從今新止酒休  
問白衣來

九日得家兄山東書

佳節兼多病兀然閉戶深忽傳尺素紙不啻萬

黃金薄宦成何事羈縻見此心天邊有征鴈爲  
附鶴鶴吟

九日憶亡弟

猶憶庚辰歲今朝送汝回豈知從此去生死不  
同來妻斷連枝恨飄零一鴈哀傷心又重九酒  
淚向泉臺

元夕病中

多病隨時轉沉吟直至今况逢新令節倍有故  
鄉心藥裹供良夜風光憶舊林一官具附瘡萬

松門稿  
卷之七  
事合抽簪

春日病中書懷呈馮琢吾太史

鄉心原自切多病復摧顏拙宦終何事浮生好  
是閒携書歸舊業採藥向春山借問東方朔何  
如金馬間

過真定示陳令芸窓

謾余寡所識之子偶同升從政才何有匡時病  
未能終南堪隱約冀北好飛騰吾道憑君在歸  
與可自矜

過安陽示仰崗劉令

銅章初綰綬河朔正無季之子新爲政斯民解  
倒懸救荒今日事撫字古人賢別後寬相憶知  
君令譽偏

脩武道中憂旱

草木鎡鋸裡乾坤鼎沸中眼穿雲作雨心槁日  
蕪風倉廩卒來竭閭閻是處空憂特徒自切無  
力訴蒼穹

過河內贈黃明府

松門稿  
卷之七  
諸郡皆枯旱康季獨此邦冠恂名絕異河內政  
無雙麥秀明花縣溪流勝錦江早知田野闢風  
俗自淳龐

入里門志感

憶昔常親日一時勝事繁仙翁白髮在愛弟綵  
衣存零落俱千古淒涼自九原今來庭戶裡腸  
斷爲誰言

病歸述懷

觀世頗知足全身隨所宜山中拾橡栗城下結

茅茨偃鼠惟滿腹鵲鵲但一枝人生行樂耳富貴須何時

邀漢冲季丈過東園次韻

未覺風流盡還來到習池菱荷香細細竹樹影離離特枉山陰駕真慙鮑叔知平原曾有約痛飲莫深辭

別文少白季丈

當代稱才子容臺舊逐臣文章偏落莫世事足風塵前路誰知己荒城別故人

松門稿

卷之七

七

慎勿厭沉淪

寄李毓華侍御

李生吾畏友日日嘆離群驄馬江南使青山渭北雲到來重把酒臨別細論文昨夜松廳月何時更對君

柬董巢雄儀部憶亡弟

名家出東海意氣何雄哉禮樂容臺彦文章童子才一官曾抗疏萬事等浮埃衮職須君補吾應卧草萊

其二

弟也歸何處故人今在茲金蘭誰可擬肝膽最相知燕市當年別秦關此日悲唯將季子劍掛向龍頭枝

夏日山亭避暑

何處堪避暑幽居此地偏青山入戶內綠水到床邊隣果能相送園蔬不用錢科頭南郭外坦腹北窓眠

其二

松門稿

卷之七

六

南郭草堂靜北窓午夢長醒來携穉子散步味滄浪松下驅炎暑池邊納晚涼此時何所似吾擬到羲皇

村莊蚤歸遇雨

曉自西莊發濛濛帶雨歸雲山紛合沓煙霧亂霏微原隰黃牛下汀洲白鷺飛衝泥吾未怯喚取舊蓑衣

譙東氏園卽席戲呈高敬庵

勝會憐今夕招攜興不孤乾坤飛王鏡身世在

水壺方朔元僊侶高陽舊酒徒比來吾量減慙愧獨醒夫

九日新發書齋與李第小酌

卑棲成小築佳節會移居座對重陽酒齋陳萬卷書吳山當戶牖烏雀擾堦除不是楊雄宅傍人錯比予

立秋日同家兄過東郊草堂時家兄將有湖湘之行

喜遇新秋節聯鑣過草堂一丘林樹合滿院菱荷香山色含朝雨蟬聲送夕陽祇憐同樂地明日又瀟湘

西莊閒居  
爲厭塵囂苦飄然就此村青山環草舍碧水繞柴門地僻人稀到林幽鳥故喧菟裘吾欲老不必問桃源

秋原薄暮  
村居原避俗秋色况分明秔稻來香氣林泉送遠聲新涼宜病體暮野稱閒情倦飛歸鳥過吾

亦掩柴荆  
秋夜山莊獨坐  
獨坐茅齋裡兀然到夜分俗塵都欲淨清韻自餘芬寒杵家家急秋聲樹樹聞不眠食與氣白露已紛紛

哭雷墓庵率丈  
豈意中秋會翻成永別離時時吾等病念念爾憂之謂我言猶在哭君已不知人生渾似寄偶欲何爲

其二  
抗疏功名薄官抽御史簪一貧甘自守萬事付長吟書有三千卷囊無二十金生來不稱意苦死到如今

呈許後崖兄弟  
衡嶽二千石霍山五馬車羨君都不愛偏戀水雲居陶令樽中酒鄴侯架上書蕭然人世何物可相如

九日病中書懷

正是重陽節蕭然獨閉門比年頻臥病此日更  
消魂無復雲霄志空餘皮骨存祇應賦歸去猶  
自戀 君恩

除夕書懷

旅館逢今夕寒燈獨對時青陽看又遍綠髮漸  
成絲世事浮雲過客心芳草知惟餘樂事在終  
日苦相隨

松門稿

卷之七

七

松門稿卷之七

不肖男承祚校

松門稿卷之八

七言律詩

西京王庭謨敬卿著  
古宛汪學海進甫編

送沈太史 使 齊藩便道省親

金門使者卿 冊詔十二東齊壯觀開魯國連  
城宗子計漢庭題柱長卿才仙槎直泛蓬萊月  
紫氣遙臨青鳥臺延首白雲頻入望暫將綵服  
倚南陔

松門稿

卷之八

乙

寄贈新鄉令移官上元 代

漢庭循吏承 新詔河內空思借寇君幾樹甘  
棠環衛水一雙飛鳥渡江濱遙瞻仙旆浮佳氣  
何處春風送白雲不是 主恩偏上國應知到  
處有殊勲

送張青孫大行奉 使雲中便歸省親

漢庭博望自名流忽報乘槎侈壯遊塞上俄驚  
紫氣動天邊遙識使星浮鴈門不盡關山月鶴  
臺先飛渝水樓想到高堂稱壽日盈盈春色滿

江頭

重陽憶舍弟命卿

去年重九送君迴重九重來君未來故國風光  
何所似天涯懷抱向誰開尊前對菊遙相憶醉  
裏題詩漫自裁試問茂陵何日起幾回還把舊  
時杯

壬午立春

斗轉天回此復春東風一日便曛人卽看樓外  
青山麗已自塔前芳草新綵勝恩波知忝竊采  
盤殊俗亦相親故園楊柳柴門下月色還堪照  
碧筠

送郭鹿坪轉餉雲中

泉刀幾載漢仙卽忽報乘槎向朔方轉餉自知  
憂國計論兵久已動遐荒秋臨關塞寒應早月  
照邊城夜正長若到祖生起舞處擬將雄劍淨  
胡霜

出京別二三友人

相逢忽漫驪歌發正是秋容蕭瑟時無那故人

天上別祇應歸夢客心知清朝努力憑公等白  
髮承顏慰我思何日更同燕市裡與君重和谷  
風詩

贈郭總戎

何率拜將此遐方七十功名滿漢疆經畧祇憑  
充國在風流元紹令公香幕前雲物妖氛淨塞  
北關山日月光麟閣只今誰並駕玉門莫憶舊  
家鄉

弔王別駕

向來得汝雲中信悵望三秋見面稀豈謂王孫  
竟逝水空餘芳草映春暉幾率辛酉和戎計此  
日悲涼旅櫓歸城郭人民依舊否故園心事已  
多違

春日南樓宴劉華石侍御便索佳句

看處繁華照眼明乘驄此日問柴荆竹光遠映  
山光碧柳色遙連水色清春事卽今忽已半芳  
樽何惜未同傾知君定有登高賦月滿南樓無  
限情

送劉華石侍御還朝

多病年來滯馬卿，登車此度向神京。  
驪駒唱徹關城曉，繡斧光搖日月明。  
何處秋高鵬鷲影，到時春滿鳳凰城。  
中朝擬薦雄文似，知爾長楊賦已成。

遊西莊志感有引

戊寅之秋，從先君偕家弟遊西莊。今秋同家兄家弟重過此地，距前已歷七載。舊事依然，而先君往矣，惻然有感情見。

宋開禧

余之八

四

乎辭步家兄韻

秋草茫茫舊此遊，卽今時節又逢秋。  
臨風惆悵非前事，野水潺湲自昔流。  
鴻鴈驚心堪涕淚，白雲愁色罷登樓。  
空餘華表千季思，獨結孤墳萬古秋。

九日登高阻雨同家兄舍弟小酌

野菊紛紛何處尋，佳辰強飲罷登臨。  
沉冥積雨藏昏曉，荏苒流光變古今。  
落日孤城寒杵急，暮雲秋草閉門深。  
連枝且共東樓會，把酒牽牽獨

此心

秋雨

何事秋霖不肯晴，朝朝暮暮若爲情。  
那分樹色連雲色，半是砧聲和雨聲。  
萬頃野田衰草沒，千家茅屋亂雲橫。  
始知天漏終難補，環堵蕭蕭嘆此生。

秋日宴東家亭子卽席有贈

悠悠何處絕塵氛，曲巷幽人意出群。  
世上浮名非實傳，山中熟酒是陶君。  
霜前白日明秋色，雨

宋開禧

余之六

五

後晴嵐點暮雲，良夜更憐孤月在。  
可能相對不成醺。

其二

田園誰道欲荒蕪，桂樹淹留可自娛。  
滿地白雲掃不去，半輪明月照還孤。  
但知卜築開三逕，那用扁舟問五湖。  
世事夾棋何足道，一床書帙老潛夫。

立春前一日迎春東墅同家兄舍弟小酌

歌鼓紛紛車馬塵，太平時節競芳辰。  
歸鴻度雪

初知暖弱柳含烟始報春麗日風光行處好韶  
年雲物望中新東園况是連枝會綠酒千鍾莫  
厭頻

禪後見父執李廣文志感

追思少小趨庭日記得明公共我翁生死交情  
誰獨契始終意氣與君同解懸隔世塵猶在掛  
劒今朝恨未窮那忍從容問往事唯餘雙淚泣  
春風

雨中宿瀟陵

松門集 卷之八 六  
泥汙經旬且未乾那堪風雨又闌珊暮雲深樹  
千家暗秋水長天一色看牛馬去來不復辨魚  
龍出沒未全安蕭蕭野館供愁寂信是人間行  
路難

新豐過留侯舞陽侯祠

新豐樹裡問行人碧殿蒼荒古漢臣灞上誰分  
劉項業鴻門始識帝王真運籌一定渾無事擁  
盾寧知更有身白日精忠元不沒千秋遺像總  
如新

秋日長安行憶亡弟悵然有作

西征欲賦難成調中路躊躇有所思常愛阿戎  
好共語更憐小陸最能詩金風新折還今日玉  
樹蕭蕭異昔時回首孤墳何處是斜陽秋草不  
勝悲

雨中重遊香城寺見舊舍依然追憶亡弟志感

追思共爾依僧舍往苒流光已十秋此日山川  
如宿昔當時意氣小王侯不成避世棲金馬翻  
作脩文倚玉樓重到舊遊腸欲斷暮雲寒雨倍  
添愁

九日雨中別蒲城趙少栢諸友席上共傷亡弟感而賦此

佳節蕭條感慨多相離無奈故人何蒲城風雨  
供愁思浪跡乾坤任嘯歌籬外黃花那對眼尊  
中綠酒不成酩暹將一掬羊曇淚寄向東流渭  
水波

秋日雨中同家兄過亡弟故莊追憶往事



惻然有懷

向來鼎足同遊處舊事依然滿戶庭他日雲林  
空有約早時朝露已先零荒山落葉皆成恨哀  
壑秋聲不可聽灑淚鵲原腸欲斷那堪暮雨又  
沉冥

秋日雨中過蓮花潭追憶亡弟

澄潭十里花如錦佳氣遙通玉井蓮忽度秋風  
吹古道况逢暮雨過前川同遊小陸今安在欲  
醉高陽祇自憐腸斷幾回非往事更尋佳句是

何季

乙酉之京別家兄偶值風雨暫宿因憶亡  
弟惻然有作

連枝日日會東樓無奈忽為千里遊前路笙簫  
催別恨滿天風雨送離愁比季共被何由得半  
夜開尊且暫留最是令人腸斷處白眉蚤已向  
松楸

華陰劉明府招飲王泉院同雷慕庵季文  
仙館幽然非世情過高步屨有餘清三峯倚杖

看雲際萬壑開尊對月明秋色冥冥連野色泉  
聲颯颯間松聲他時擬共名山老莫向風塵誤  
此生

過靈寶訪許後谷

才名誰繼漆園吏奕葉元承莊敏公累世勲庸  
麟閣裏早時歲月鹿門中高齋花澹翠書色深  
院鶴眠松桂風羨爾柴荆終日掩故從河上訪  
仙翁

靈寶王松石明府招飲許氏園亭

累朝甲第冠中州別業城邊事事幽間道迢連  
函谷起池臺高倚大河流飛花自是羅含宅乘  
月還登庾亮樓東道况逢關令尹可能對酒不  
淹留

過魏野草堂

秋風古道白雲橫遺蹟人傳魏野名巢許而來  
惟此老草堂之外不關情寒臯猶帶煙霞色虛  
谷如聞鶴唳聲多少路傍名利客飄飄空自愧  
浮生

過淇上憶舊

乙酉季秋過淇上追憶已卯之冬余與  
叔子偕計北上家兄領曹濮之命便  
道歸省相值於此今茲余再過此中而  
叔子已爲泉下人矣惻然傷懷情見乎  
辭

淇上相逢幾度秋  
姜家兄弟此同稠  
那堪岐路千行淚  
故作離亭三日留  
綠竹依然長好在  
清泉不改向時流  
蕭蕭滿目俱愁寂  
腸斷朝歌是舊遊

舊遊

卷之八

十

過汲縣夜譙趙麟崗明府共悲亡弟惻然  
有作

無奈兩情相憶切  
何緣千里晤心知  
連城聲價由來重  
淇澳風流今在茲  
尊酒盤桓懷舊事  
悲歌慷慨覓新詩  
九原零落憐吾弟  
朋好百季負所期

冬日徐興浦工部見招卽席偶成呈蕭漢  
冲

幾率千里夢相思  
此日情親如舊時  
可道南州頻下榻  
從知工部最能詩  
西山殘雪連銀燭  
寒夜清談共酒卮  
况復蕭郎多道氣  
偏令王子滯還期

春日李祥宇侍御見招城西別業卽席偶  
成

繡衣清興亟招尋  
佳醞携來芳樹林  
籬外名花爭日麗  
枝頭好鳥報春深  
流光荏苒悲人事  
薄宦羈棲見客心  
縱酒不成今夜醉  
更於何處一開襟

開襟

卷之八

七

李毓華侍御遠東書問兼示瑤章却寄  
別來幾載夢相牽  
可奈勞勞憶遠天  
錦字遙從萬里至  
新詩應任故人傳  
風流李白元無敵  
芳草王孫祇自憐  
何日更同燕市裏  
與君促膝話當年

送楊太史奉冊崇藩便將父南還

爲卿冊詔下名藩  
楊子風流世所尊  
獻賦總能誇羽獵  
草玄獨自信乾坤  
思從桐葉分中

土路向梅花入故園莫戀庭闈多勝事鳳池日  
日憶詞源

初秋送魏見泉 使秦中兼呈雷慕庵  
忽驚一葉已知秋送別逢秋重客愁家在長安  
空北望心隨大火共西流獨看博望仙槎遠誰  
識關門紫氣浮倘過山中雷仲子王孫早晚問  
前詩

至日病中述懷

伏枕經時歲欲闌忽驚春又到長安纔添弱線  
愁隨長且履清尊強自寬多病終然慚大藥無  
才不放戀微官歸與莫問生涯事賸有商山芝  
可餐

抱病兩月老母自家山遣使來問悲喜交

集情見乎辭

比來一病經時久客思蕭條不可任伏枕孤兒  
頻拭淚倚門慈母倍驚心忽傳童僕來千里始  
信家書抵萬金爲報高堂消息好從今兩地總  
開襟

立春日 賜百官春餅有述

一從 世廟開春宴六十季來際此春 聖祖  
神孫同異數金盤玉筋樂佳辰承 恩欲奏  
甘泉賦飽食空慚報 主身安得普天深雨露  
桑麻到處不憂貧

丁亥元日

三十三年吾已過那禁歲月易蹉跎行藏自覺  
如心少勲業空知浪跡多物色依然還碧草更  
情終是憶滄波只今清渭水應泮春雨時時好  
荷蓑

奇贈董李村中丞終養家居

纔起東山事業新陳情終念倚門親三朝耆舊  
三公望八座夫人八十春老去榮華惟戲綵聞  
來歲月好垂綸洛陽咫尺承懽地笑殺東西南  
北人

再過靈寶呈許後谷

向來特訪山翁宅痛飲高陽一和歌傾蓋白雲  
依舊否映門碧柳近如何甕頭春酒誰同醉篋

裏新詩應更多稍待秋風吾病減還來策蹇問  
烟蘿

重陽雨中集南園

九秋之雨無時無常苦衝泥遠興孤此日看花  
逢令節何妨策杖問前途開尊但使能成醉落  
帽從他不用扶三逕歸來今未晚莫令松菊更  
荒蕪

秋日得漢冲丈書問詩以報之

蓮花峯下一爲別填日蕭條賦索居望望思君

松明稿

卷之八

古

湘浦鴈迢迢寄我武昌魚無營學種門前柳多  
病慵看絮上書况復山田逢歲惡生涯空自問  
園蔬

至日有懷馮琢吾太史

去歲長安逢此日今率此日憶長安大官傳宴  
宜春殿武帝親郊太乙壇自是楊雄能作賦  
堪爲貢禹一彈冠祇因多病遠公侶獨閉柴門  
雪正寒

戊子立春懷馮琢吾太史

芙蓉闕下千官會栢葉尊前萬象春正想往時  
逢此日曾傳法膳到微臣茅簷炙背思天子  
綵筆乘陽憶故人自分迂儒成底事唯應猿鶴  
伴閒身

永季弟正卿

八代冠簪傳已遠一經舊業到如今文章自是  
吾家事名譽須防薄世心白雪陽春元絕調高  
山流水幾知音汝兄碌碌休相擬看爾翩翩振  
藻林

松明稿

卷之八

五

秋日重經亡弟故莊志感

當年意氣爲誰雄往事依然似夢中三逕榛蕪  
迷故道孤村寂寞對秋風垂頭舊犬亦知恨過  
眼繁華總是空薄莫東臯正無賴一聲何處送  
哀鴻

卽事

幾年臥病解朝衣聞道長安事事違白日晶光  
元晶晶浮雲交亂故霏霏世情自古多翻覆直  
道於今有是非已分乾坤無力正不如早息漢

陰機

經槐翁叔祖讀書舊業亡第命卿曾留題  
其處感而賦此

吾家太史讀書堂愛弟曾留翰墨香蚤歲才名  
驚小陸當朝詞賦屬長楊空餘製作人間世俱  
是脩文地下即舊業蕭條何所有古城枯樹帶  
斜陽

東陳五嶽方伯遊華嶽

聞君四嶽已周遊不到三峯願未休郢曲由來

松門稿

卷之八

七

歌白雪函關昨夜報青牛雨中秀裏仙人掌天  
半雲飛王女頭欲問真源白帝在何須方外訪  
丹丘

郊亭送家兄之湖南

十里郊亭征馬嘶一尊酒盡又成離傷心南浦  
逢秋色回首東風入夢思歲月故催青鬢改行  
藏應付白雲知湘江七澤頻相憶華嶽三峯獨  
對時

之京登莎蘿坪

二十年前曾此遊如今春半又相求躋攀始覺  
吾非故歲月催人不自好鳥新來啼翠壁孤  
松依舊漱寒流萋萋芳草王孫意未別青山已  
倦游

華陰別季弟正卿

幾幸高臥碧山應得爾時能一起予閉戶不知  
塵世事分更共讀古人書鵲原秋月登臨處荆  
樹春花爛熳餘愁劇又爲千里別離群征馬亦  
躊躇

松門稿

卷之八

七

途次苦風

客子登途已十日終風無地不黃埃乾坤黯黯  
晝相失草樹蒙籠寒未開節候忽驚春欲暮桑  
麻又恐早爲災空憐搔首斜陽外帶殺雲鳩喚  
雨來

次河內遇禱雨志感

前季建節經過處萬里中原苦薦饑此日此鄉  
吾再過移民移粟又相隨聖明屢下蠲租詔  
天意能無悔禍時安得一犁春雨足普天處處

頌雍熙

贈桃源孫主簿蘭石

爲問武陵何所有萬山洞口碧桃花唯應古木  
知率代未許東風管歲華自是生來元道骨縱  
然謫去亦仙家主恩前後知非薄回首春明  
莫怨嗟

五言排律

大閱應制

禹甸承平世周都講武時列營環虎豹校射集

在門稿

卷之八

九

熊熊細柳鑾輿駐長楊羽騎馳日華明組練春  
色滿旌麾氛掃關山靜風清海宇熙干戈思載  
戢延首頌無爲

靈寶同王松石許後谷遊松臯相公園亭

相國當朝傑名園據上游松筠緣岸園樓閣倚  
岑丘萬壑秋聲滿層軒嵐氣浮飛泉紛洒落怪  
石鬱網繆何謝遊三島依稀到十洲地靈初下  
榻仙侶復同舟蕭瑟驚高鳥笙歌狎近鷗中干  
餘勝地小樹更清幽繫纜斜陽外傳觴曲水頭

許渾多道氣王粲足風流夜雪堪乘興習池可

散愁登臨懷往跡次第問前脩綠野盤桓久鶴

原樂事稠東山常寄傲南極共承休物色憐今

夕淒涼憶故侯乾坤元逆旅身世總蜉蝣莫道

揮戈懶還須秉燭遊平原曾有約十日豈淹留

秋日同馮莊二太史遊城西蓮花溪

繫馬河橋外翩翩野趣長鳴蟬急薄暮過鳥亂

橫塘綠樹千重合紅蕖一水香波光餘蕩漾山

色遠蒼茫天地秋風裡煙霞落日旁清磬紛入

在門稿

卷之八

九

坐粉堞鬱相望夾岸窺水鏡臨流飛羽觴論交

惟鮑叔問道得蒙莊藉草乘幽興披衣納晚涼

狂歌迷歲月浪跡信行藏白首終何事滄洲意

不忘

先君忌日

未思逢此日失怙憶當年節物經時換憂端與

歲連吞聲悲自語遺恨向誰傳卜築寧容膝忘

饑豈用田生涯從汨沒多病復纏牽愁絕連枝

痛妻涼萬事捐惟餘舊荆樹手澤尚依然

七言絕句

恭題 御藏牧牛圖詩應 制

悠悠牧野長無事  
盡日謳歌草樹邊  
借問樓邊牛背上  
亦知身世在堯天

其二

牧罷歸來雨滿空  
行披策笠對寒風  
田家景色知多少  
都入長林風雨中

權店驛次苑洛先生壁間韻

萬壑千山度九秋  
荒亭孤月倍離愁  
王孫何處

松門稿

卷之八

三

尋歸路魂夢先飛故國樓

小寓花開東馬塢  
吾太史

臥病經春節物催  
桃花開罷李花開  
看花我有一壺酒  
可問高人來未來

書懷

眼看秋去又春還  
客舍蕭蕭總閉關  
此意惟應芳草解  
王孫早晚欲歸山

東陳五嶽

代家兄作

有約同登太華山  
無端風雨限追攀  
向平合是

仙遊客莫怪王猷興盡還

秋日雨中聞李弟疾

與君聯榻饒清興  
燒燭三更共讀書  
何事西牕獨寂寞  
多因秋雨病相如

清明日邯鄲道中大風

蕭蕭班馬呼風鳴  
日暮邯鄲道上行  
唯見黃砂四面合  
那知今日是清明

六言律附

季夏南樓雨望

松門稿

卷之八

五

鳴雨初來郭外松  
風已滿樓頭回望  
雲天漠漠遠看山  
色悠悠陌上兩行  
煙樹溪邊幾箇沙  
鷗何處蟬聲暮急  
蕭蕭欲度清秋

松門稿卷之八

不肖男永祥校

松門稿附錄

明故承務郎翰林院修撰蓮塘王公墓誌

銘

賜進士及第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

監司業事漢陽蕭良有撰

嗟乎余何忍銘吾敬卿也雖然余又何忍

無銘吾敬卿也敬卿居恒言曰吾二人同

心所殊者姓耳比其前卒之四日執余手

謂曰已矣惟墓中石之一言將以累子言

松門稿

附錄

乙

已相對泣不能收是時余猶日夕籲禱觀

敬卿無死亡何敬卿死訣言在耳何敢忘

惟是搦管摧心輒復罷去今逡巡且五月

而敬卿伯兄方伯公以書介余門人程安

世來促者再不獲已含淚隱隱乃爲志志

曰敬卿之先本昌平州人祖伯牙者舉進

士官按察副使遷華州稅課局因家焉七

傳至膳部翁由貢選遷授學博用伯子貴

得封是爲敬卿父膳部翁始娶于楊宜人

舉四子伯庭詩即今楚左布政使叔庭諭

與敬卿同舉進士李庭諫庠生敬卿其仲

也敬卿自少時少所嗜好獨嗜學歲庚午

年甫十七舉于鄉又十年庚辰舉南宮比

廷對擢一甲第三人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天下于是日知

有敬卿而敬卿自視敬然常有以自下偕

余同年同館乃復同志切磨道德商榷文

藝無隻日不晤晤輒移晷刻以爲常明年

松門稿

附錄

二

直史館又明年

元子生敬卿奉

御書

詔諸藩國使道歸省是時膳部翁業已病甫決

旬捐館敬卿慟甚曰天乎胡使我幸而及

舍歛顧不幸不及侍醫藥旬月則安用子

爲哀毀不勝體爲病既襄事構一室華山

之麓與叔弟讀書其間弟又尋卒而敬卿

慟可知也自是體益病服闕火間歲乙酉



入京復除原官丙戌分校禮闈敬卿故詳  
慎至品騰人才之際尤悉心焉連數夜無  
交睫遂嬰血症日數升勉強竣事雖所得  
多知名士氣體則萎爾矣是年

主上方急

大明會典敬卿預修不敢輒言去丁亥春書成  
晉修撰

賜金幣而敬卿病益甚至不能

廷謝疏

松門稿

卷附錄

三

四

請歸敬卿歸三載病不爲減堅不欲出以重違

楊宜人意庚寅春始趨且北上敬卿且至  
余逆諸春明門外視敬卿貌愕甚不覺涕  
出相慰勞良久始定即諸縉紳間望見敬  
卿顏色無不竊爲之慮而敬卿一切交際  
十七省矣即素常大飲亦盡罷獨好讀書  
如故居久之理

誥勅編纂章奏已復推擇爲

經筵講官皆務探討故實不少休宮諭馮先生

用韞雅善敬卿數爲余言曰奈何王君能  
止飲酒不能止讀書安所望已疾乎吾兩  
人連驟諫敬卿謝唯唯然嗜書自天性不  
能盡罷雖藥裝牀第側未嘗不秦漢指帖  
在也辛卯元日策馬趨閣中拜謁

先師疾大作甫兩月遂卒卒之日無一語及

秘第謂東孺人曰生不能報

國死不能見老母予罪也夫有聞止東孺人  
勿哭曰汝善爲我事老母鞠兩弱子用瞑

松門稿

卷附錄

四

我地下弗是之念而奚泣爲不佞亟趨視  
敬卿瞑矣檢其篋才足治殮具其同邑劉  
侍御門人秦比部等暨不佞二三兄弟視  
其終嗟乎疇謂敬卿遽至此也敬卿天性  
孝友膳部翁既卒事楊宜人曲得其權叔  
第無子以已子子之携所遺女來京師育  
焉季弟爲庠生有聲而博士家言稍尚卓  
詭日索宮諭及不佞批評竣輒械致惟恐  
時刻後至其好善如不及聞人製作有當

於心手鈔備錄日夕把玩不啻自己出資  
謂余曰其何術而可哀集

國朝典故時務要領斌斌成一家言庶幾風  
願乎即未成此足以考志已敬卿雖世族  
也而貧然砥礪廉隅毫髮不爲苟得計偕  
至入仕有所貸於人率未能償而

請告家居時會大侵死殍相枕藉則捐穀若干  
石爲賑又置席繩以葬死者曰吾力有限  
聊以盡吾心耳疏爽宏廓不爲纖細其與

松門稿

附錄

五

人必盡誠惻無飾詞若其交不佞且一紀  
所斷金如蘭未嘗一言逆也當敬卿在  
告不佞冊封

秦藩道華下握手劇談構尊眺遠相與論曰  
茲孰與范張鷟秦樂哉各成詩凡數十百  
首乃別敬卿爲詩法杜少陵文法司馬子  
長及其族祖槐野先生不中程不止嗜藉  
令天假以年經世事業必有可觀即不然  
詩章及古文詞亦必浸浸作者蓋其志甚

銳其用意甚勤且密生才之意天且謂何  
而遽止此其可慟寧獨在區區交誼間也  
敬卿名庭讓別號蓮塘生嘉靖甲寅二月  
二十九日卒萬曆辛卯二月二十六日壽  
僅三十有八娶東氏以

覃恩受孺人封男子二長永祚聘戶部郎中  
李君元吉女次永祐聘進士趙君國俊女  
女子二長字判官趙君惟精子文明次字  
舉人高君位子棟皆孺人出墓在城南少

松門稿

附錄

六

華山之下余聞之敬卿其初蓋名興詩云  
膳部翁一夕夢華山之神告曰而仲子當  
以庭讓名翁寤而易之敬卿既長髯而豐  
下軀幹挺卓其爲人亦稱是里中大夫士  
益加敬信謂大夫也神實授之名所就何  
量余哀敬卿甚竊取而億之竟敬卿官才  
翰撰止耳神所示名邪母乃以其官邪疇  
豐之而又疇畫之邪狀敬卿行者寧夏李  
侍御表之者即宮諭皆臨革時治命其遺

稿若干宮諭又爲遲而傳之使後世知有敬卿於乎敬卿不朽已銘曰

如玉焉方瑋如珠焉方瑩吁嗟兮敬卿疇異爾精疇歛爾英有涯者生不朽者名吾銘之未恬於九京

明故承務郎翰林院脩撰蓮塘王公墓表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北海馮琦撰

太史王公臥病京邸不佞數過訊之輒謝

在門稿

附錄

七

不見一日使使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前相勞苦如平生則謂余曰向不敢以褻見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今見公止于此矣敢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應公曰病甚不復多語公必許我無困我遂泣下喉咯略有聲余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則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萬曆辛卯二月廿六也嗟乎當其時一諾不忍出於口今安忍執筆爲此文乎

度終不可以已則取李侍御所爲狀稍論

次之公名庭諱字敬卿別號蓮塘陝西華

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伯牙者官觀察

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七世而至封

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詩任湖

廣布政使仲即公叔庭諭與公同舉進士

季庭諫爲諸生名甚著關西衣冠之盛一

時無與儔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

封如其官母楊爲宜人云公生而敦敏火如

在門稿

附錄

八

成人一切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

代書好先秦兩漢之言弱冠舉於鄉惠辰

成進士以

廷對第三人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開闢下帷大畧

如諸生時明年更直史館時奉

詔有撰述多爾雅之文壬午以

元子生被

勅命授階文林郎奉

御書論

諸侯王便道省觀歸子舍十五日而膳部翁  
歿公踊而哭曰安用子爲以三年別而見  
止十五日乎哀毀過禮杖而後起既奠搆  
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居焉讀禮之暇  
盡發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而庭諭亦  
卒公既哭其父不勝瘠已復哭其弟體駸  
駸病矣乙酉服闋復授原官丙戌分校禮  
闈所賞識多知名士即所置亦評隲其瑕

松岡稿

與附錄

瑜而次第之是年與修

大明會典丁亥以書成陞修撰

賜金幣病不能

廷謝

予告以歸庚寅還

闕下尋見推擇爲

經筵講官公髯而豐下修幹闊步儀觀甚偉火

能飲酒不復問升斗自丁亥病遂止不復

飲而體日益癯血不華色所知皆望而憂

之而公讀書理誅自如余嘗規之曰公所  
由病讀書飲酒兩端能止酒不能無讀書  
病何由愈公謝曰固也性不能廢書廢書  
則亦病病等耳無寧讀書辛卯元日病大  
作暴下如注臥榻兩月病垂絕歎曰生不  
能報

明主死不能見老母予罪也夫其配東孺人泣

于榻下而禪絕公張目曰汝善自愛吾以

老母兩弱子爲託汝豈以一痛易沒身之

本附稿

與附錄

十

託哉遂瞑時年三十八矣公有至性奉母

孝事兄如嚴師弟死而無子以其子子之

子復死携所遺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焉

請告時會大旱流民死者枕藉於路公盡散先

世所積穀以周之而出俸金掩其鬻曰吾

力不能給若棺始無使爲鴟爲食耳生平

操行修潔慷慨有大志與人處坦夷真致

不爲嫌趨小文率心所安而語無匿心亦

無溢詞其爲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杜少陵

規撫似槐野先生而于前輩中所服膺者  
無如洹上崔公以爲士要以意識爲主筆  
輒雖工無益也留意當世之務人物臧否  
以及邊防國計井井有條貫校

累朝

訓錄見沿革利弊先臣所建今可施行者

輒手自記籍之雖未及施用然可謂有其  
意矣余向與公同直史館居又相近始終  
十餘年未嘗見其妄語每相對使人懷抱  
傾竭卒之日詞林諸君子皆爲太息流涕

松門稿

附錄

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諒哉今天下遊道日  
廣煦嫗取下相爲引重而真意幾如也惻  
欵惻但如公者而竟無年乎斯道也將亾  
矣余之私痛不惟公乃次第其行事爲表  
曰是唯故太史王公之墓家世子女具蕭  
太史所爲誌中故不載

松門稿附錄

不肖男承祚校

松門稿後叙

嗟乎此吾師故太史王先生遺稿  
也乃輯遺稿而圖壽之梓求叙述  
於不佞者先生季弟庭諫文學暨  
胤子承祚永祚兩茂才也先生歿  
今且十五年所而集始克傳余安  
忍沒先生之名不傳也先生之文  
傳不俟叙言乃先生之人非所觀  
識者安知之先生生有至性仁孝  
明恕意豁如也自異於以及薦紳  
大夫士苟遇先生者靡不飲其醇  
而振拂于春風人人得其意以去  
乃先生意念常有以自下雅志非  
苟以徇人善乎馮宗伯之表先生

松門稿

後序

也坦夷真致不為纖趨小文率心  
所安而語無匿心亦無溢詞恨士  
大夫今不及見王先生耳當時及  
見先生者始見其文如後見其人  
今不及見先生者欲知其人讀其  
文如見之矣蓋先生學本經術而  
出之以真致識力弘明而恥趨乎  
纖靡余于先生之人習之今取其  
文譯之謦欬色笑面貌神情無不  
言言符合者誠欲使寓內不沒其  
人是安可沒其文不傳也惜乎先  
生弘遠之識淹明之學天不使竟  
方先生在史局留意當世之務博  
綜條畫意念甚深遠今所遺集獨

不見所籍經世之業者蓋且賣志  
未成耳而況于施行見之當世乎  
惜哉余于先生少時相望鉅細無  
不畢知逮丙戌邀一日之知于先  
生方終事先生以自型範而先生  
遽不可作矣余獨傷夫如是之哲  
人而天不憖之竟所施即所著作  
假以數年不如韓如歐以傳于永  
永不沒哉然即所傳識者亦足以  
概先生矣  
賜進士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  
門人渭上秦靜晉頓首撰



門人東文多頓首敬書



松門稿

後序

四

松門集跋

王敬卿先生庚辰

廷對第三人一日科名赫奕所著文章成一家言是不朽論者謂關西風氣蟾蜍所產文人才士多雄沉篤摯質幹不裊自壯地處吉先生聞其述歷後王氏之先允寧先生者振其響為文濫史還為詩法杜少陵學者宗仰與二寧爭穉增敬卿先生為允寧先生族孫然其詩若文固祖補而嫡胤矣先生橐具在辟之膏燹夏故位置几案不必磨礪脩飭令人把翫有深情彼編珠貫玉錯金纈綵初六豔目一遇

此物不免習態撩人可厭也先生  
 物介弟信卿器君爾鑒甫申立其  
 家學手校先生集櫝藏車箱箭括  
 之間未遑鐫布垂二十年新都畢  
 侍御先生按閩西博古蒐幽購先  
 生集大為嘉賞屬華守汪公梓傳  
 學者獲之如寶吉光鳳羽矣信卿  
 暨阿咸甚善余梓成首示願得數  
 言因率綴之稿末托先生以不  
 朽既而有感於畢先生也畢先生  
 按池易屬余無似任賦一首直蟬  
 噪幾鳴耳不圖亟相許可推轂以  
 不至嗣得余詩一帙又貽賫梓之  
 夫梓王先生集甚當余無似奚得

予濫竽畢先生亦同嗜艾嗜昌組  
 者耶嗟乎遠表先達近掖後進好  
 黃鍾而不遺谷音畢先生不可測  
 已余北面畢先生曷能一日忘而  
 王先生之弟若子其不忘畢先生  
 知與余同也回附著於此  
 萬曆癸丑嘉平月池易後學來臨

馭仲甫題並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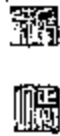
述松門稿後

嗟乎亡仲兄敬卿蚤在以歲之辛卯今刻所遺稿以歲之癸丑年癸相距已周二十二星而先生稿始克行於世後死者愧矣稿稱松門云者先生自構草堂居先君子憂時與亡弟兄命卿三年讀禮其中淒然父子兄弟之誼終身不忘也而仲卿兩兄歿亡者皆以松門三年居也平生志力不免自單於著作之林者三年喪者四年喪弟血淚深離酸辛以歿蓋積恨與天壤俱者城南宿草之原也稿議刺於歲丙午先生門下亡蔡汝睦業為之題辭今汝睦歿又五季所而

直指畢公

郡伯江公始求遺稿以傳焉大雅斯存九京可作余痛先生科名冠冕陝右三百季居先生第者三人胡先生季不滿四十位不踰郎官遽歿歿也文運龐鴻於人外瘁撫令悼往蓋不知淨沙之無從矣時萬曆癸丑歲仲秋三日季弟庭諫

拜手謹識



松門稿八卷

浙江慈德  
保進本

明王庭謨撰庭謨字敬卿華州人萬曆庚辰進士  
官至翰林院修撰年未四十而歿故詩文皆未成  
就馮琦序其詩稱其有沉鬱遒往之氣而文以質  
掩蓋道其質云

孟雲浦先生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孟化鯉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清康熙二年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孟雲浦集八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提要

刻孟雲浦先生集敘

余鄉孟雲浦先生潛心理學君子也非髮師西川尤公性靈超悟一稟王文成良知之指及成進士擢天曹以用人忤

當宁遂投劾歸里愉愉片毡譚說聖真鑪鐸後學四方負笈累糧每輕千里戶外屨常滿居無何歿焉捐館舍哲人萎矣豈天之

將喪斯文耶余匍匐哭木前檢先生書篋得其集以質關內馮仲好氏馮孟夙稱英逆已詒余書曰雲浦平生苦心盡是矣盡傳諸余因命副墨用公同志嗚呼志士固自有合耳余與雲浦自入洛遊梁已來肩從齒序氣味相洽歷三十餘禩如一日也向從燕邸促席請益以吾輩誠心學道只

重力行而奚以空言為雲浦願輒解曰昔  
文成謂惟精是惟一工夫譬之治米春簸  
篩揀以到純然潔白無二說也嗟嗟雲浦  
進矣言猶泠泠耳根也掌湧精一二字自  
虞廷始伊尹演為克一仲尼闡為一貫至  
宋周子開關塔鑰惟曰聖可學乎一為要  
即伊洛諸儒所以上接孔門命脉者只是  
道爾余載卒業雲浦著述其言詳畧淺深  
不同直證本心為力行根柢悉從文成良  
知冥會推衍到此洵由精以進於一者集  
中藝文並勦雖其一斑我亦皆意寄神行  
而非於道術無當也奈何輒近以良知為  
嚆矢認本體為工夫遂謂一切現成無須  
磨汰獨不思文成之居夷處困至蓋棺畢

念者何物不冥力於精冒謂吾之已一此  
良知之學所以裂而去道為愈遠也矣且  
不能逆識者柳榆詎可令雲浦知邪雲浦  
一生尺步繩趨擇言毅行未嘗矜神解略  
躬修真得文成心印而為西川之遠肖者  
假令後死表豎中外道盛業隆曷可涯涘  
乃踰艾而藏舟於壑惜哉雖然猶幸有教  
者在焉凡慕雲浦者不獲親其眉宇儻手  
其遺編以自淑艾亦庶幾我不至沉芬埋  
影如所謂人琴兩亡者雲浦夜臺有知其  
以余言為然否  
萬曆丁酉嘉平月年友弟汝上張維新頓  
首書



重刻雲浦先生集序

先曾祖銓部公嘗受業於姚江之高弟曰龍溪先生則與雲浦公蓋在師友淵源之列者也而其家孫孝廉君出其全集見示余為之卒業而嘆曰公誠善學姚江者也蓋姚江之學足以上接洙泗而下衍濂洛之傳世儒徒見致良知三字疑其標指之獨殊而不溯其心源之至一遂歎以異學而議之嗟夫姚江之學本自無過而或流于異學者則皆學姚江之學而過焉者也如今人習紫陽諸書而僅為帖括先賢者豈亦紫陽之過乎公生平持論以明理為宗以躬行實踐為要而未嘗馳心于玄虛空寂之表使姚江之學不致再傳而失其

真公誠善學姚江者也公官天官尚書郎以失當世意拂衣歸卧聚徒講學歎聲環瀝洛間至今誦其語錄及荅問諸書猶磬咳如接令人有不得同時之慨余生也晚于斯道茫乎不知其畔岸然幼嘗閱先銓部公遺集見其于致良知之說多所發明迨乙未寇焚以後而微言緒論俱委之烟燼所存者止選君傳及秉銓時觸政府告歸所作丈夫歌數則而已今年春家大人命重梓之鄭署甫竣事而孝廉之刻斯集適成且欲乞言為序余末學言何足以序公哉獨念先曾祖與雲浦公得統于姚江同官銓曹而忤時以歸同及歿之數十年而余與孝廉君梓其遺文又不謀而先後

皆同斯豈偶然之事歟但孝廉君能彙其  
全集行世而余不能掇拾一二于煙爐之  
餘未嘗不捲卷雪涕也雖然聖賢之學無  
不同而況出于一先生之言其為淵源尤  
為無異則余惟日沐浴于雲浦公之書而  
先曾祖之微言緒論委之煙爐而不傳者  
亦將聲咳如接也余末學又滋慰矣

康熙癸卯仲春嚴江後學毛際可拜書



孟雲浦先生集目錄

卷一

尊聞錄

卷二

書

與孟我疆 七首

上西川尤老師 四首

與王幻真 十五首

與李對泉

答耿寶應

與張仲素

答張陽和二首

答楊晉菴 三首

答秦春暉

答李其

答丘汝芹

答黃兩川

與沈樂菴

與趙瀚臣

答趙德炎

答張養初郭勉學

與丘南谿

答趙南淵

答李修吾

答諸敬陽

答鄒大澤

答王叔善

答魏見泉

答石楚陽 二首

答李月峯

答楊德潤

與李伯興	答朱藩室
與孟生昆玉	
卷三	
書	
答許敬菴	答馬子厚
答呂新吾二首	答顧涇陽
與彭魯軒	報姜仲文二首
報吳中淮	答陳願菴
答蕭漢穎	答趙濟鶴
與李育吾先生	答劉天虞
答張弘所定字	答陳連山二首
答李少尹	答譚子陳
答姜肖鳳	答朱勝部二首
答梁勝陽	答白龍源
答張汝行	與徐仲雲
答黃慎軒	答張岐東五首
答馮少墟二首	答徐仁宇
與劉西塘	與友人

卷四	
序記說議	
月川錄粹序	擬學小記續錄序
秦關要語序	孟我疆集序
硤已名言序	興學會約序
立方山實紀序	川上會簿序
澠池正學會約序	三子紀過簿序
翟家莊義塾書苗記	新安條鞭法記
沔池月川祠記	
雞鳴為善說	成章說
青善說上下二首	趙瀚臣永澈名字說
郭君易名字說	王生字幼真說
四郭字說	郭克實字說
上官子字體良說	
倣盤號議	
卷五	
傳行狀誌銘墓表贊祭文跋	
我疆孟先生傳	四子傳

驚新者傳

西川尤先生行狀

方山丘公墓誌銘 王烈婦郭氏墓誌銘

樂吾劉先生墓表 布衣周靜涯墓表

王節婦趙氏墓表

方山丘先生贊 西川先生像贊

祭尤師母文 祭西川先生文

祭我疆先生文 合真丘公文

合真應賓揚翁文

尤孟二先生直筆卷跋

西川要語跋 跋陽明書中天閣語

卷六

雜著

計曹私紀 題卷贈許敬菴

述言勉趙德高 勉郭克實取友

述魯孟語勉翟子 示姪一謙

函谷別言 書王名輔柬

書孝經後贈梅山 書安良師卷

書陽明默齋說 書周伯子藏衡山卷

書徐仲雲壽母卷 書徐仲雲便面

書鄒南阜卷 書謝盤谷卷

卷七

雜著

答陳實夫 又

答曹克統 答安良弼

答李惟醇 答徐仲雲

答弟化鯨 讀參元三語臆言

閱近溪集臆言 已千錄

卷八

賦 吟詩

擬大祀山陵賦

心吟贈我疆先生

懷幼真 題楊復所卷

贈董集雄謫官 題節婦葉母卷

別空谷趙先生 同我疆觀海

次我疆韻言別 耕藉田



送姜仲文	送崑山李年伯
題松菴逸叟卷	別徐友
和高環漳	壽許太翁太母
題彭年丈梅畫	勉一鶚姪
送陳蓮幕解官歸	勉永寧吉生
送吉生用前韻	元宵遇馬長卿
城北小園	偕萬汝仁安良弼步
出北門坐小園	次韻答水寧陳汝時
同楊德潤遊嵩少	贈夏縣王克允
癸中習靜	柯記附
傳贊附	誌銘附
孟雲浦先生集目錄終	

刻孟雲浦先生集姓氏	
長安	馮從吾 仲好 編次
汝上	張維新 憲周
西蜀	黃輝 昭素
聊城	遯中立 與權
西安	周傳誦 淑遠
吉水	鄒元標 南阜
虞城	楊東明 晉庵
鍾化民	文陸
關中	王國 校梓
門人	王以悟 省所 陝州
	崔儒秀 景祐 陝州
	張信民 抱初 汧池
	張孔訓 見室 洛陽
	呂維祺 介孺 新安
	李日宣 緝敬 吉水
	王鐸 覺斯 孟津
屠象美	浙西

男二歲斗微

孫 曾孫 元孫 四世孫

金昆 爾爾爾澄

瑛比玉文伯貞甫銑金先 爾爾爾澄

金參 爾爾爾澄

璘如玉文鼎實甫 爾爾爾澄

卜世侯有執

瑒瑒文乾長甫 爾爾爾澄

同人

孟雲浦集 八 姓氏

琛辰玉文泰來甫錦金帛

珪孕玉

文威感甫 念思 克聖 忠思 近聖 信聖

璵佩玉

文觀顯甫 憲思 章聖 過繼老三門 從思 基聖 常 信

奉祀生名

孟雲浦先生集卷一

尊聞錄 嘉靖乙丑八洛 錄西川先生語



先生謂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說無節次却有節次說有節次實無節次譬之瓜本一物其瓣不一方物本一其稜不一然瓣雖多總是一瓜稜雖不一總是一箇方物分析不得學者用功只是一事初無節次

化鯉問知與物對則知是虛靈屬內物是感應屬外然亦只分別知與物耳實無內外也先生曰是

化鯉問單言物則身與家國天下總是物知意心亦物也故致誠正修齊治平總是格物先生曰是

化鯉問堯能孔能即許顏能矣不必自能此付之以心也付九官十二牧則事事有能即舜之能矣至於宗子家相皆我之所付宗子家相之能皆我能也皆無我也覺有我非一體覺無我亦非無我觀諸淳問之世可知也學者只是隨分

盡心而仁者隨分盡心則孔顏之學堯舜之事業也堯舜事業孔顏之學也故曰易地則皆然先生曰是

化鯉問隨分盡心無一毫欺偽則物格知至意誠不問窮達皆位育事業先生曰是

化鯉問好惡不逐物雖應感不失虛靈之體是否先生曰應感即虛靈之有事也何失之有

化鯉問良知是習知之合則習知是良知之偏向否先生曰合則則不為習偏向則不為良知蓋

千里習知是習染之知其來遠矣

化鯉問夜氣就常人說謂晝間耳目精神都逐在外面至夕猶未放下到得中夜良心必有萌動者特不肯常翕聚耳故孟子又有操存養長之說先生曰日亦有息存乎其人平旦之氣本體也日夜之所息也養此存此而已又曰知學則知息又曰孟子是就氣說不立意見又曰知是氣之靈處

化鯉問精一先生曰精之所以一之也

經舉大學與仁與讓語先生嘆曰果然能讓則天下平消說甚麼

仁讓字亦相承說仁即能讓讓即是仁未有仁而不讓者

大學一書終於理財人能讓則不爭這讓字在財上又要緊觀下文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字恰好對這讓字

化鯉問據禮記所載三代皆有小學以養老先生曰養老是學中一事教則備五倫

化鯉問志仁即仁原不限于才力若曰才力有能否則則性其外鑠我乎人患無志耳先生曰是才力自不齊故不取必

化鯉問才不副志才是力否先生曰能幹事者才力也

化鯉問志仁無惡此是理欲分闕處所謂幾也其幾如此學者可以警勵若要諸久則安仁矣今日小子志仁之幾或亦有之但不能久耳近齋云非要于久也是指孔子立論說非與學者言

也先生曰亦是警勵學者固念作狂克念作聖  
化鯉問顏子請事斯語欲仁即仁矣是否先生曰  
是

化鯉問近齋謂陽明先生為知幾又謂孔子知及  
之章為知幾何如先生曰幾者動之微聖人心  
存故常知幾諸語皆然不但知及一章若不知  
幾是義外也非孔門之旨矣

孔門若參之魯敢望賜之穎悟然卒得其傳只是  
他朴實頭做去到是實學

孟子集注卷一

四

先生謂鯉曰看書俱當活看只在道理可通

先生與鯉言并答問鯉又質小記中意義先生嘆  
曰真箇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化鯉問義理之怒不可無先生曰纔動氣便逐物  
化鯉問點檢已過是為已實功恐于友朋切磋處  
放過先生曰忠告善道亦是為已

化鯉問與人切磋當先虛已先生曰虛已就是學  
問工夫

先生嘗語門人曰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升

得堂輕得名便入得室

凡人用智巧者還是不知命

嚴者有條理之謂今人家所謂嚴多是暴

化鯉問平日未嘗有事是未託始如何先生曰未  
曾發軔安問程途

只名利心輕則道心純一

化鯉問心中多未能靜且如瞑目坐時便有許多

思想却又不能禁止如何先生曰人心不能無

思若思得皆是天理即是學但我們念頭私意

孟集注卷一

五

較多須是學

人須淡得世情方可言學世情榮美人多欣羨離  
來講學猶有這一念放不下除此病須是靜坐

一切好樂方能丟下前輩俱用過此功我昔在

北雍時亦畧靜坐真箇凡事不愛世間無可好

者今日亦得當時靜坐力自愧未能究竟耳

先生因舉夢寐即白晝語謂鯉曰人夢寐果如白

晝所為此心方是真實方為廓清若白晝如此

說如此行夢寐却不如此還未真實猶有世情

意須是靜坐他日鯉復舉似先生曰隨宜用功靜坐亦一法也

靜坐只為紛擾今人多紛擾靜坐恰好是對症之藥陽明先生云覺紛擾則且靜坐觀覺字且字可見

又曰還須責志方是動靜皆有事

心之所安曰義即平心之所安是曰集義集義之功無分行住坐卧此真靜坐也踟躕而坐特一法耳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一

六

化鯉問陽明先生答原靜云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又曰須在事上磨竊謂已私多於應酬時見之隨事隨覺隨治若靜時有念即動也覺是私即遏之使不發亦事上磨也先生曰是

化鯉問王汝止董蘿石謂滿街都是聖人陽明先生答之不同何也先生曰愚夫愚婦共知共行原是聖人但有機心耳此亦自責不見人非者乃有此見王有道相董見奇特故陽明先生因

病藥之

夏廷記嘗以龍溪之言為正緒山語亦要嘗看以意會之可也念菴似尚錯會然其指談學之弊可為藥石竊觀陽明先生之學一再傳便失真君子所以貴親炙也

先生曰獨居亦要自在不可太拘大拘則不能又如曰居處恭只是不放肆執事敬只是不苟此道元是庸行的人于飲食男女間皆不苟就是學問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一

七

人多愁尤心不得于人則尤人有不遂則曰命令如此亦是怨天惟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人多有忿忿不是忿便是怨易以忿忿窒慾為損說得最好至益則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一則在形氣上有制一則在德性上興起

先生謂化鯉曰昨翟應揚有問答以不可有夾帶心蓋毋自欺一句處處使著也

新安會友雲集先生曰聞諸友興起皆子學力所到足以驗此學之不差矣但須包荒乃可蓋吾

人學問人皆我師非我為人師也故嘗自見已過此實理非自謙也

化鯉錄小記先生曰鄙語只作草稿義理無窮先覺阻遠不得已與諸友商確為自省之作鄙見亦時有異同亦足見義理之無窮也敢執著乎先生曰賈太傅痛哭流涕等緣是不忍心切乃有此說話後儒不識他一點真心反說他少年輕率殊未然

謂李伯生今日講學只要辯這一點心如何

章學淵集卷一

八

先生教人只要盡見在職分嘗曰九天之上天也眼前亦天也九地之下地也脚下亦地也如今只管眼前脚下實實行去不論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然眼前之天脚下之地即九天之天九地之地也

又曰譬之水與潭之下水也水面上亦水也汲水者只從水面上決無入寒潭下汲之之理然面上水與寒潭水一也

夜與近山同寢醒時近山問曰夜間如何便睡着

又如何便醒了鯉無以應近山曰此箇道理也要理會睡時神歸于肝潛得淺少頃便醒歸于腎潛得深便會久睡鯉以質于先生先生曰只當為而為不當為而不為便是學問至于睡耶醒耶任他去不須理會

睡時胡思亂想便與除去此是睡時的工夫若說有箇睡的法子也不須用他

先生謂化鯉曰今人言延年口訣多說是老子所傳然孔子親見老子苟有可以延年者何不傳

章學淵集卷一

九

之豈孔子不可傳乎顏子在孔門是第一箇弟子乃三十二而卒孔子但曰不幸短命死矣至于伯牛有疾亦止嘆曰亡之命矣夫今養生者舍當為不為乃務為孔子所不為此是異學先生在潯墅轄長二縣長洲知縣趙姓者欲抗禮先生不少假亦不與校後蔣虹泉宗魯來代問吳中守令誰賢先生首稱長洲蔣曰匪抗君者耶先生曰彼固抗我然吳郡多官清謹獨此人耳吾輩當為天下惜才

先生往在宦途曾有故人送一星士索先生年庚  
欲推之先生曰君說我好起我妄心說我不好  
起我疑心且人所以推算者求先知也吾不欲  
先知耳其人嘆謝

訥谿周先生怕說諸君子相繼淪落海宇幾空先  
生云海宇幾空先生之感深矣然予不敢以此  
必天下士也宋屏山劉先生有言韓子謂軻死  
不得其傳言何峻哉華門圭竇密契聖心嘿相  
授受正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

圭雲甫集卷一

十

韓子之言哉予于是重有感矣

太守黃公焯送官地十七畝民地四十六畝給帖  
二張先生辭之曰不肖自省不敢承當者數端  
一者身病垂半家無丁壯能知農事二者小孫  
俱少欲令讀書一營南畝旋即廢學三者祖業  
百畝近城可耕蕪治遠地况經爭奪垂老無爭  
聞之愧慄四者國有閑田優賢逸老自顧何人  
敢于叨此誠恐官地廢耕鞠為茂草民地廢耕  
稅糧脫欠謹將原給下帖二張完璧伏願收回

成命別付相應人員隨宜管領庶使情法兩得  
公私俱便原出深愛願賜萬全完名晚節林守  
待終諒愛人以德之懷保始終曲成之惠自當  
感刻于無窮矣

或詢先生生平先生曰少多過老知悔是僕之平  
生安淡泊守規矩是僕之願學

契陽明之意則薛胡之言可識矣

論人詳治已便疎在須臾間不可影過

李春野曰至善乃繼之者善之善未落氣質未判

圭雲甫集卷一

十

人物真性本原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先生曰此  
意先識得乎後悟得乎莫成意見曰明親乃成  
之者後事至善乃未落于氣質之時輕清渾淪  
之際物我從出之原須要先識得先生曰此是  
說光景自一陰一陽以下細細分節莫取成次  
否與不識不知之味不同又道理不當說起處  
若說起處便說從何處起便生玄虛意見且何  
以能先識得舍却是在職分只管推原道理起  
處此晚宋談學之弊也或先識得或後悟得總

爲意見却是放心

春野曰工夫本自易簡日用本自活潑但不可輕輕放過常在師友發明先生曰不輕放過如何用功且如何發明

春野曰惻隱等時時見但不可使差過就是工夫提醒本來就是發明工夫先生曰不使差過只空空懸想乎抑須有事實乎某昔年亦有提省本原之說亦云一丁百當後覺玄虛故從今說春野曰良知本無所知有心求知便非良先生曰無知亦是藥

春野曰講學本以求損以爲學益將何所益先生曰將何所損有無損益只是對症之藥且聰明人多能所能所最妨學曰損其多以歸于易簡還其本體耳先生曰還其本體非益乎

春野曰元近來愈厭勞擾止求無知便覺身心有益與陰衛涯書亦是不得已先生曰愈厭勞擾厭煩即非無知欲求無知須是耐煩前云惻隱時見此云與衛涯書是不得已若是惻隱真切

却是自不容已切念人物失所只因人心陷溺

只因以學不明有衛涯者肯來出頭講求遠遠致書通問若是惻隱真切自當應答如響乃云不得已乎豈以輕清渾淪繫其意見而於世界冷無交涉乎此是學術差別處慎思之明辨之昔年在東寺春野曾寓數條只泛泛昨者見教尚雜取春秋戰國人議論今此數節方才着已又却落在自私窠臼確乎自信閉關據隘無間可入只有厭勞擾三字是頂門一竅不曾透開試下耐煩一針若受此針通身汗下諸竅盡開不勝慶幸其老矣病矣衰極矣率爾相正亦不容已之心也春野念之念之

楊遜菴云此箇道理要識得識得了須放下亦要悟得悟得了須放下斯不成意見矣先生曰如何能識得如何能悟得如何能放下

遜菴云不思損之將欲益之乎此白沙之言謂聰明多能所者言也損之又損外家之言謂多嗜欲者言也是故黜聰去智爲對症之藥也今云



講學本以求損不知損箇甚麼先生曰只作對症之藥則損益更不着迹

遜菴云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邵子云一陽初動處所謂復所謂動即起處也天人不殊察見此理隨動隨靜隨事隨時無少間隔即是見在職分即不落玄虛矣先生曰此理如何察見金屑雖貫入眼成翳其曰不落玄虛恐成意見耳

遜菴講顏子不遷怒云如原有一分其發見止有一分再無一釐增益是能制其自起之怒止於是而不遷也先生曰原有便是病根如何定他分數且制怒是原思之所謂難非顏子之不違仁也

遜菴云顏子之過是不覺其非幾之念怒是不覺其非公之情如何先生曰易復初爻云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已復矣故曰無祇悔曰元吉又繫辭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復行矣尚有非幾之念非公之情乎安在其不違仁也以此疑顏恐非精義

### 附錄九條

周訥谿謂晴川先生子年云西川先生以泰山喬嶽鬱起中都為海內宗師人咸稱為亢子

朱近齋謂趙麟陽云天地真機周孔心竅是先師一口發露諦觀及門之士最久而最親者莫不挾帶攬和以為妙用固如此吾誰欺乎不肖極目長天以為世之豪傑惟執事與洛陽亢西川吉水羅念菴可繼先師之志三兄之外豈謂遂無其人但不肖未之見耳

輝縣鄉進士郭野號樸菴目已盲獨心慕先生一得小記命其子讀而聽之而悅之

查毅齋鐸謂化鯉云西川先師語錄條條皆從實體中來皆于日用有關係真人事皆天則也安福鄭聚所德涵謂化鯉云過洛後面先生見其惻然仁體藹然虛懷非小記所能盡載因脉脉自齋矣

訥谿與先生書云癸丑夏秋雨兩侍道範誠心辟容不俟言論而默淑吾大矣即有言也罔非德言

有所論也。罔非道論。動靜語默。皆我師也。吾安能忘也。以此告念菴諸君子。念菴恨不即縮地取晤。今齋恨歿矣。

近齋與先生書略云。兩接手翰。益感誠愛。出千肺腑。日新之勇。直取心君。不作三代以下措數故。爾實疑實悟。非聞見所能滯也。

臨川羅近溪來書云。某思親炙德輝者二十年。于此矣。機緣不偶。竟負夙心。昨獲讀新刻講學諸書。平實中正。潤益身心。大不易言。盡其時馳戀。

鄙忱似稍稍浣慰于萬一也。

查毅齋馳先生書云。仰先生盛名。山斗積懷已久。頃蒙領教。今年候補。寓京得接高函。從孟君見其徒。已知其師。及讀擬學小記與續錄。乃知先生之學。蓋得文成公正脉。且精凝神定。心虛氣和。凡答問。屢不費辭。而微意自透。凡酬應。屢不修詞。而真誠自見。深造自得之學。溢于言外。讀之真令人興起。

孟雲浦先生集卷一

孟雲浦先生集卷二

與孟我疆

側聞門下在貴鄉。無相從者。雖家居。自修自證。不假於人。然不免形影相吊。尼父倡道於洙泗之上。海內士從者固多。如顏曾大賢。率在密邇之邦。其有教無類。即互鄉闕黨童子。亦不遺於所受。奈何貴鎮獨無人也。豈其道高而人不就。就邪。抑亦有所擇而後與邪。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斯聖人之所以為大也。且吾人一生居鄉時。多宦遊。日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貴鎮非十室比。顧獨無可進之資乎。所願加意接引。不但成物。正所以成己。不但善吾鄉。正可以驗吾學。高明以為何如。

又

陽和逝而會漸鮮。則前此來會。豈真向學哉。今之鮮也。又何足怪乎。道駕寓京。同志無不依歸。今復所弘陽二公。以公事出邸中。當益落莫。想所與當

往來者晉菴丈耳晉菴志氣真切任道之資也即學術未透然大端已好隨時相機誘掖接引俾之蹊駁明乎大道在文自有轉移良法豈孤所能測識若不量其深淺不問其虛實不視其信否而遽欲棄舊見而從吾說吾恐求之愈篤執之愈固非所以為善誘也如何

又

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心即性也若以其言心而遂目大學非盡性之書可乎中庸言性不言性非遺性也性即心也若以其言性而遂目中庸非傳心之書可乎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并言詞有攸當理非一致由是觀之心性之一彰彰矣夫何疑

又

經翼之重刻也視初選甚精大有裨于斯道大學古本皆自明也下明公釋云自明不已即所以為親民不已二字似支離若曰此皆自明而親民在其中矣便無病蓋明明德于天下然後謂之自明

離却親民將何所明明德是禪定之學非吾儒之學也後而問知止條此止不由言詮詮字誤作銓字宜更正張秋講義論為仁之功心性之旨明透無復可疑獨盡心三節分知仁勇似欠精一以意逆之未為不通但不若不分三者之為渾然也原冊偕加圈點更綴數字于行間并尾末是否祈詳教之

又

細閱近稿直透道脈第言詞稍繁中間亦有與前稿大同慶不若盡脫舊語斬絕葛藤因人誘掖各中其宜變化無端言簡理透令讀者入眼豁然更長一格之為尤佳也蓋道理元無二致而所見所言未可執一堯言執中舜云精一禹湯文所言亦各不同孔云一貫曾曰忠恕孔云求仁孟子曰集義周曰無欲明道却說定性程曰識仁體陽明却說致良知不獨此也孔子答門弟子問仁無慮十數章其言皆不相襲又樊遲一人也三答問而語三變夫仁豈其有如是之多端哉良以因人因病因

病因藥因藥因時不得不然而道實未嘗有異向使再答十數章定亦未必雷同而其為仁則一此聖人之學無方體無窮盡所以為大乎若今日如此說明日亦如此說今年如此說明年亦如此說遇上智如此說遇初學亦如此說則只可纂一篇觀于人足矣何以嘵嘵為是否惟裁教

又

羅近翁集大要以孔門求仁為宗旨以聯屬天地萬物為體段以不學不慮赤子之心為根源以孝弟慈為日用貫串古今心開目明見宏而識透蓋近世學者未之或先獨意氣稍類粗豪言詞不無播弄豈其道廣宜如斯耶中間有數處可商量者俱筆原冊行間幸惟教之

又

衡齊一書發揮道理甚透第有一二可商量者不遷怒是無怒蓋怒而未嘗怒也非猶有小怒也志仁即無惡不貳過即無過若曰猶有小蔽猶小未盡善是猶有過有惡孔子何以稱為好學何以曰

不違仁顏子之學不如是也小蔽即全蔽小未盡善即全未善又可以小大論邪獨即知知即獨說獨更不須加知若獨必加知而後全是孔言為歇後矣性之欲也之欲即從心不踰之欲非私欲也欲而曰性又何疑哉有物有則不誠無物若謂在物為理為非而曰理不在物不亦二之邪博辯篇是博談言篇遂言大都六經論語其言簡實其氣和平深沉不文之文不以文稱此書沈洋閃爍不免文人氣質習犬謂之何

上西川尤老師

昨蒙批教鯉披讀悅心始具稿時自謂舊聞涓涓或未能便達及得教為近是緣是潛思益見道本至近至易而義理無窮又不敢以所見自止也乘此感動知其是即奮然力行知其非是即截然以止斯合則而毋自欺之功乎如何乞賜教

又

近得兩程先生書乃是摘取分類如性理天文地理心性等例楊遜翁曾託校讐但未憚鯉意遜翁

亦言編次大當然却欲以性命類列於前尚不出新刻之見鯉欲將定性識仁等篇及切於學問者作上冊餘為下冊遜翁首肯之伏望口授江趙二生大意庶開卷即見學要於後學不無裨益而此刻始不徒矣敬俟教

又

慎獨之功不論動靜真心自運隨感隨應無一毫夾雜無一息間斷只此而已何慎如之是否乞賜教

又

未發之中已發之和聖賢言語不得不如此其實非二也人有此心便無有未發時雖寐亦未嘗不發發而中節就是未發之中蓋物未順應廓然太公本體毫無所馳逐故也故曰中節者中也是謂發猶未發如此看是否乞賜教

與王幼真

舉業固在多讀多作然此心養得渾淨月圓自有活潑潑地義理因此入圍信筆掃去却與口耳剽

竊徒逞浮詞者星淵必有具隻眼者正不徒在區區呻吟佔畢操筆伸紙間也只此心得養是其要耳朱丈言仁里先師祠址高而規闕且得一道人守之又言里中閑靜實無闕聲二三同志雍雍和敬咸曰斯幼真子之化乎今而後君之心得養可知也然孤相信也又亦安俟今日顧更勉旃以後往來書半束可也如無多字即單裁更好

又

諦觀近日来書孜孜舉業而鬱伊頗深似與夙昔所學稍異明道謂受學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夫王天下非小事也且與存況其它乎今之孜孜於孔顏孟所樂同乎否乎試一友觀而鬱伊有不割然解者否也而後可以不失吾夙昔之學

又

學問工夫無頃刻可離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道原是日用常行即愚夫愚

婦所知能但彼日用而不知耳學者須是常知常覺自作主宰不肯少違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語學不然悠悠度日作輟相乘其不枉過一生也者幾希

又

先師云古之聖賢勤學好問故舜好問察終稱大智孔學不厭卒成至聖吾人視舜孔如何其學不學勤不勤問不問好不好皆可自鏡也切真躬行興起者多既已出頭承當人皆仰之所貴緝熙毋令間斷耳緝熙如何勤學好問而已曩見勉令姪輩文甚佳意念勤渠是後數年未見製作亦未嘗有一言疑問豈製作有害於學而胸中不了了不待疑難乎幸熟思之

又

眼前葛藤何日是了昔人云以不了了之此最可為存心省事之方昨年七月初真家間有不了事

適督學取入書院雖盤桓累旬然終不往亦可以以往可以無往也設使當是時即科舉進場之期吾知雖有不了事決亦往矣

又

吾人學問患在間斷今惟時時省察果無間斷乎抑間斷乎落第歸來加以失耦此中曾間斷否當此迫切時曾用工否有得力處否便中筆示

又

日用感觸能無妙契處亦能無疑惑處此等處筆記否有之幸見示如其無也須自今以往隨時筆之夫人雖至愚未始無妙契雖甚上智亦未始無疑惑蓋極其至聖人有所不知而理義悅心人所同也故小疑小進大疑大進不疑則不進而退孔子韋編三絕刪述六經尚矣其次若隨所妙契中夜燃燭以書而其書亦到今與通書定性並顯左太冲之賦三都也枕席藩溷率置筆研此雖文士無足多然彼其所以用工之方則有可愧吾儕者噫世有悠悠而能成德業者乎吾儕期共此

學十餘年矣君已逾壯而愚年亦忽忽介彊艾之間語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與君並圖焉

又

吾輩往時相許終身切磋以成德今各有家務即十年之約不能踐不知何時得暇緬想孔孟周流歷聘獨無家務耶胡不顧家也大率人之志真切慊焉則一切外物自輕巨商大賈經年在外彼其心固欲以營利積富也則積學可知也夫苟為學之意少怠祇見家務為重且能立許多議論足以自解而自誑此恒情也當以為戒吾輩斯時縱不能相聚然音耗亦須常通庶此中警惕不至大類敗耳君有三郎長者當入大學之時人生萬事以何者為足此雖俗論可以解縛

又

陽明先生集常目在之否其中精微可得而指示之乎抑有未盡善處可商量者乎讀先師小記止入其門乎抑入堂奧乎亦方在宮牆之望乎可自考也賤體常病邇日思見切真甚切倘肯撥冗東

學真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讀之感激不覺泣下從此後欲再聞此言得乎恨不得與切真從席一譚之家事稍有端緒即當束裝而東無謂我言為迂斯七年之地也

學

看每日能昧爽即興否此最可驗精神亦賢愚壽夭所關也母作不緊要漫浪過去

人常言人事不當卻此言最慎入

孟子集注卷二

主

孔子周流四方韋編三絕如此好學所以為萬世斯文宗主

又

學須遠塵累謝冗務日夜存養此心證諸六經方有端緒若擾擾悠悠作輟園養而欲希辦此事是猶蒙釜而望天也且此時既不得不陪奉鄉隣將來又不得不陪奉仕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六經決不能參究此心決不能融徹其為虛度不亦審乎慎思哉慎思哉

易曰繫小子失丈夫予每玩此爻便惕然有省  
凡人志興起時便有令名榮親及稍怠則多用親  
為辭是貽親以不令名也

精神須打併歸一則心專而德業脩蓋二三其德  
凡人皆知其不可學奕小技亦非一心鴻鵠者  
所得得書有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兌出茲在茲

又

田使回得手書極慰從古有志之士弗虛于成者  
心不歸一弗請于中庸淡簡之道也來書云歸一  
者一之也且根究其害曰名利色而深取於淡  
而不厭之一言豈非旨于道耶蓋君子為己莫先  
於淡是入德之基也吾人淡不下忽不覺入于醜  
艷只緣名利色三者為祟非三者之能為祟人自  
作祟耳誠使內省無疚屋漏無愧真見己之所以  
為己者何在一切日用懽心而行不貳不間惟德  
不顯是之謂淡是之謂歸一是故非一則不能以  
淡非淡則不能以一天下之大木也淡天下之

達道也以平天下以通天載而何名利色之足為  
崇哉此為己之真切入德之至要至要者也讀來  
書亟為吾道慶勉成斯志以副群情

又

吾人學問全在益友不求益友不遠損友而能成  
就者否矣昨僕所論記得幼真云先生恐我變轉  
斯言也蓋自度不受變于人雖見損友聞非僻言  
亦自無害此是柳士師以上事在幼真所持未為  
不可然愚意且學魯男子也乘便再此一言萬萬  
勿忽

五雲浦集卷二

古

又

別後念吾幼真甚切以僕庸愚須藉溫恭之友而  
幼真寡伴又僕所惓惓也頃友人戲譚意蓋成人  
之惡僕見幼真損友之戒大書袖上非至勇不及  
此竊念吾人為學只在自肯自肯一念果切任他  
邪魔鬼怪觸之而碎况能于之乎而又何慮乎浮  
言舊習也袖上字可濯去無令人見恐大駭人如  
何



與李對泉

前經肥城至徐方一帶饑民扶老携幼驅車挑担  
在在而是問之不曰堂邑則曰夏津至于在博高  
聊為尤多皆流移就食於它方則是東昌饑饉視  
它郡更甚第不知足所未至者何狀也憶昨諭春  
初駕臨東昌計此時各郡邑皆散賑若東昌者不  
宜尤加意乎煮粥事不可不一舉門下自有石畫  
非愚所能測識也淮陽應賑止十五州縣饑民二  
十八萬有奇新正三日開賑生三二日內將歷揚  
鳳仍返淮陰竣事竣即候命矣

答耿寶應

得書見足下愛民心切灾黎可恃以無虞顧維揚  
賑金尚未遣官來領又此中米價翔貴民難聊生  
連日方具疏留漕糧平糶坐是不能即去且貴治  
有足下在就使饑民汹汹諒自有妙用坐令安輯  
寧需區區賑銀至日東鄉灾重者作一等極貧須  
二錢以上次貧者須一錢五分西鄉輕者作一等  
極貧一錢五分次貧一錢繼不能恰好亦須哀給

無得以厘稱令吏胥為奸也山陽君甚留心雪天  
寒夜沿鄉給散頗為得法民嘖嘖頌之足下自妥  
當聊此相告耳

與張仲素茂才名兆芳山陽人

日辱遠送燒燭論文幾忘去路遽渡河漏下報三  
鼓矣可笑也清浦樓前分岐數語當無忘知己之  
屬計良晤在丑歲耳鄉錄奉五先生語足下重之  
情見乎辭此中長得精思力踐德業自有可觀均  
惟努力吾輩讀古人書常有生不同時不得一見  
之憾貴郡若梁勝陽丘震岡二先生今之古人也  
足下且與之同里安可放過僕宿司五鎮一雙陳  
惻未既所云冀足下亮之

答張陽和

祝南山入都得拜手書公之望鯉厚矣衡承聞發  
尤先生潛德見者知慕尤先生業祀郡庠門弟子  
并遠邇聞風者翕然共建專祀而分守王中宇公  
特樹真儒坊與起益衆尤先生之學大振陝洛洋  
溢寰宇微雄文表章未必遽能若是感佩蓋不獨

鯉也黃雨川獨行樂善沒且三年墓有宿草矣且不可泯泯別具行畧倘亦可備收齒乎我疆兄起家乘鳩今往來切磋不絕獨未卜與公面質在何日耳新刻二十冊附覽

又

承翰教燕拜腆儀感佩可勝曩叨役河西勉遵夙誨時值我疆大道關諸所釐革俱經商確獨遠門下未及就正入都以來聯會觀摩舊與惟我疆往來最密此兄造益精絕才可經濟非直廉謹之

韋廉補集

卷二

七

士第年長矣而在下察然歸念亦淳淳興也不審當軸者何以處之貴鄉有文成公倡於前我公繼之諸青衿且鼓舞其間而絀虛談務實踐又今日國本回生要劑也斯文之興不在茲乎聞之感動屬朱雲校人便度此奉復不宜

答楊晉菴

承諭學問要立定脚跟德念深矣敢不勉佩既自頓悟超識不由階級之說興而世依馮虛見為實際忽於躬行多矣甚者大戾典刑使天下目聖學

為贅疣此豈聖學使然良由其人原無真為聖人之志直假以濟其私爾晨禽履寒女聖者如是魯男子閉門君子則予其善學此希聖者之律令也學者正不宜藉口圓融以干有道之誅只宜隨吾職之所及分之所在利害死生以之如此然後謂之立得脚跟定昔者孔子自叙為學十五而立志三十而始立而四十五十六十又各有所進而後至於從心不踰其示學者則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

韋廉補集

卷二

六

論聖神雖非有加於善信然亦必由善信而美大而後馴至於化而至於不可知其序如此豈如今尚無真志尚未可立尚未實有諸已乃遽把聖人權來做一蹴就到從心聖神境界夷攷其行乃有名節掃地不足齒數者此鄙夫之尤宜尼所不與事君也可謂之學問哉江門不云乎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存者語若分析正今日對症之藥雖然始學便演學聖人方不歇脚於一隅而不酌重輕何以應事權亦不獨聖人始用

顧學者立志如何乃又可因嗜廢食安於一善成名耶如此見解不審於大旨符否便中幸飛一字以示

又

承示心論大要指腔子中血肉塊然具靈明者關諸公心者神也神無不在之言具執凝菴說為左券年兄於此思之審矣第何所言然嘗思之敢以就正夫心豈易言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嗣是成湯制

孟雲甫集

卷二

九

心以禮文王翼翼小心孔尚操存孟言擴充古聖賢率重工夫不言心之所在如此豈智不若吾曹哉必有道矣易論天地只曰大生廣生論天地之心只曰復蓋天地大德曰生後即生也言生言復而心見矣若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天地之心之寓何方所未之言也吾人職分自有見在日可用力之地釋此而懸空揣摩就使逼真亦屬知識意見無裨日用祇開玄虛之寶啓世之玩弄而芻狗之也故曰所惡于智者為其鑒也不然彼聖賢

但言工夫夫豈無見而云然心安在腔子裏非兄取以為證者乎然明道之言即孟氏所謂求放心言用工也孔子言仁多矣言性命天道者亦有之記者則謂罕言命與仁而子貢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嘆何也蓋聖人只言工夫未嘗輕談道體致諸論語不曰孝弟則曰忠信不曰謹言慎行則曰忠君愛民何莫非仁何莫非性命天道亦何莫非心乎固未嘗曰心何形寓何方所也若心無不在却嘗言之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曰神無

孟雲甫集

卷二

十

足以宜鄙心惟兄教之

又

頃得邸報知年丈禁拜諫垣夫以年兄忠厚正直而又懇懇勤勤從事于學卓犖大議關繫定不尋常昔人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端在今茲知不徒照耀勾陳豹尾間也審如是昌黎可不論諱臣范司諫無因得永叔書矣年兄其將以弟為不知言乎容春之莫歲非龍蛇而我疆奄有易簣之虞同志方與宗盟遽隕此其痛不獨知已一人之私也弟抱病廬處忽忽兩年追憶二親音容邈不可即而第年亦將望遠大夫之知非俯仰憂悲深非它人所可同知年兄必不忍聞聞之為我酸鼻無疑也流光難再德業宜修年來杜門惟學問一事在念里間亦有向上士可與共此舟者中心恍惚似有一隙之明視曩昔稍切且頗知道又此學全要師友自然不扶而挺否則欲免東倒西歪難矣幸年兄教之

答秦春卿

再荷手書辨晰周程論性慷慨下詢豈古問不能與寡之懷乎夫性善闡諸孔孟而吉之先見易大傳則當言幾矣幾即性之動也語微也離幾言性非性之用無惡言幾非幾之體蓋性有善無惡則幾亦有善無惡而惡不可不謂之性與天下善惡皆天理之言委非孔孟宗指或者如來論世儒假托惑世之教乎不然則後人相傳譌也不然則當時門人筆記失真者也不然豈有直接千五百餘年道脉大儒出斯語乎來論可謂曠見此語明則我疆兄所謂程子善惡論性為受之濂溪可無辨已夫茂叔圖書闡學脉矣幾善惡一言似與大易精旨相戾蓋感動作用皆本然之性非本然之性則感動與性相齟齬何以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不然本然之性祇可靜而不能通諸動一動便有惡是性果不可以言善矣若以動有善惡無與于性則性自性動自動性為內動為外是岐而二之也若以人動有善惡是執常情以擬聖學不可謂論性之精也且吾學有所受非伯淳語乎濂洛相

傳焉可誣夫學須虛心切已務求精一固不得作異立論玄奇亦不得苟同隨人悲笑如二錄一覽則本性畢呈自當了然此係道脉要關而又出自大儒口吻轉相皇惑敢茲請正

答李

辱教陽明先生四段析義甚精受益多矣鄙見敢具以請輪迴變現為答歐陽崇一妄人禽獸悖逆淫浪正是從史學子其仍輪迴云云猶孟子謂伊尹以免舜之道要湯也夫尹何嘗有心用免舜之道要湯哉借萬章氏要子以反蓋水中月耳至如

孟雲浦集卷二

重

妄人禽獸等云亦非過論蓋吾良知一時昏昧真真落到此地真可悲省不為他日輪迴張本歟弄精神以釋氏用怖令懼人於善意非不美第不若孔孟之言平正切實實為世垂憲也易言何思何慮即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旨當時周道通原舉上蔡伊川何思何慮故以此答之假令舉不識不知為言寧不援詩為證耶擾擾夢周未及陋巷惺惺之句鄙意謂先生秋夜獨坐胸中光潔灑灑

無物此時見得本體澄湛光徹遂發此言豈謂孔夢為真擾擾而顏子顛過之耶此似當索諸言詞之表求之與致之妙始為得之妄心亦照當時原靜已有在妄心可謂之照則在照心亦可謂之妄矣之間而先生答曰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其中但有所動耳即如今人一切用智自私雖不免為妄然何嘗無照其本心亦何嘗息得只是所見者私非天理也易言繼明照又云久照詩書皆言照臨先覺後覺見于論

孟雲浦集卷二

重

孟則覺照豈得獨讓之空門輩耶大凡看古人語要在虛心求益虛心則凡有所言皆為我設不論橫說豎說皆可通達無礙皆足取益自然言言警動而氣質且因以變化會是不免牽制文義正恐落入見聞言詮窠臼中矣先生老成見道常有精旨敢此奉復惟慨然嘉惠而教之

答丘汝芹

學問不外求仁求書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已聖人所以能如是者無欲也學不厭也吾

人所以不如是者多欲也多欲皆緣不學歎羨怨  
尤蠱心損氣去聖益遠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悅乎悅者心之本體七情皆悅也來書云歸家心  
悅視身外事若輕蓋心體呈露仁也固悅也又云  
有時感傷酸鼻不自知其何心蓋惻隱之心仁也  
亦悅也何則得其心之本然也故忘食忘憂聖人  
所以為悅無所不悅顏子所以亞聖學則悅悅則  
學不學不悅不悅不可以為學且感傷必有所因  
非因既壯始學則因既往觸心只此便是天地萬  
物一體根基所云學問要立根基在此也不然學  
無頭腦東生西感欲求聖人之道奚繇哉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無欲也寡字蓋用功之詞  
味來書尚似以寡為寡少審如是心體猶在多欲  
豈善養心者乎明道云凡人緣學便須知着力處  
既學便須知得力處伊川云言學便以道為志言  
人便以聖為志願相與勉之

### 答黃兩川

承示我疆文為都門同志依歸脫非文挽留諒亦

不能久居燕山也可以仰見為道之懷矣來諭云  
日愧一日愈覺此志未定學力未勤胸中不如我  
疆光潔此非誠立志者不能為此言非誠有學力  
者不肯為此言即此一愧一覺便是志定便是勤  
學何幸得與聞此耶吾丈有勇力者願更驅馳第  
當趨步

### 與沈樂菴

樂菴淵默沉重從師問學雖酷暑不憚視世俗庸  
瑣之見奚啻千里僕竊敬焉頃與幼真論遠損友  
勇改過尤惓惓真之一字蓋問學不進只緣少一  
真耳曾書古人語數句有云學要鞭辟近裏着已  
毋友不如己者勿求同俗而求同理衆方置然我  
獨淵然為此數句僕每讀驚動因書與幼真相勸  
未審曾見否僕僭幼真將時燕趙遠遠別矣敬書  
請正

### 與趙瀚臣

學以虛心受善為先而善無定在凡有裨於我皆  
善也凡責備於我皆善也至於人之志量有謹守

者有濶大者濶大者未必盡掩其言謹守者未必能宏其度要之我能虛心則不必較長較短皆是取益故學者必有此心而後可以入門若見人有志或規正我而輒拒焉疾之若無所容焉此豈能病人乎直自塞其遷善之塗耳吾讀論孟賢哉子路之樂善也夫貧富相形鮮不忤求矣車馬輕裘借而敝敝而不憾幾人哉有過則文責過則怒恒情也誰則聞而喜而子路於斯三者皆超出常情此孔子稱為升堂孟子繼諸舜禹而程子與其

卷二

毛

為百世師歟瀚臣有志於學切實而不浮頃見其教兄愛姪顧禮丘嫂問疾求藥皇皇汲汲此其敦篤倫常不徒講矣余既敬之而尤望之以虛心期之以樂善然則瀚臣肯以今所已能自足乎其進於善也孰禦乎

### 答趙德炎

讀所書三條為之心動夫欲為聖賢不為俗人夫忻慕善言善行夫思制性氣且知其難而日夕兢兢不自安眼前朋友孰有若汝之真切者今欲心

之安也先須發真心以必不肯做俗人厲其志此志一興義理油然而不容遏而又時親良師友以資夾持日磨月化彊勉無息言行不期善性氣不期平庶幾日進乎聖賢之域不然欲免俗人得乎不為聖賢必是俗人中間豈有安脚處

### 答張養初郭勉學

聞二君試畢入監皆得賢師切真舊會想自不寒又來書云一意靜坐協力進脩昔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善學易贊天德進脩二字其最要者且二君

卷二

天

協力是為之而又有翼之者即有難為之事且無弗成矧易簡學乎山中諸友日有進益恨不及與二君共之雖然倚為荀儔即覲面徒形交耳誠交相淬礪無愧獨知謂之千里同室可矣古云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切磋之提撕之毋令頽墮斯兩地當共勉也諸惟亮之

### 與丘南谿

令弟汝芹鯉素以兄事而讓德者昨一旦率汝義橋梓及令器子典柱從情詞慄慄不許鯉辭讓而

強拜焉雖子弟為尸無妨于尊者之敬事而非劣如鯉其不敢代庖也審矣昔呂原明與伊川友乃師事伊川近代董蘿石齒長于王文成乃執弟子禮是固今昔美談傳為盛事者汝芹欲為原明為蘿石無所不可如鯉不肖何兄老成見道必有確論豈以鯉言為非是邪虔此請教

### 答越南淵

門下以其伊鬱未信之懿付冲虛丈而冲虛又以長袖善舞續之理衝疲之已建議多方無非愛國

雲浦集卷二

年

澤民即格于當路而民且受賜闕矣宋儒有言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路可格其議而吾蒸蒸愛濟之心昕夕勤渠得為而為之者可能格乎此亦必門下與冲虛可自信者也某君謙抑胸中不蓄鱗甲者想局於予告例則有之斷無它意鯉鹿鹿宅憂樞期在即以念存漫及之附謝不盡

### 答李修吾

鯉曩從計部得習門下風猷私願登龍如饑如渴誠不自意獲叨治教之下可慙夙願而却以榮疚

聞之徒抱咫尺念爾讀門下書見門下心高賢識度故自脫俗三復周環益增其念河洛斯文之源濬自兩程子又五百年而得先師尤先生溯其流先生故貧乃孫貧愈甚前年撫臺洪溪衷公廉得其狀憐之曰是大賢之裔也今洛陽給之官田願乃孫書生不會耕芸除公賦及租戶所獲猶不足具餐粥鯉又力不足以賑之每誦崔立之內子之言是用皇恐承門下委囑且荷凝菴先生遠存與前裏翁三公者同一道義殷隆是渠得免于枯魚之索之秋也而興起斯文亦以此焉繁願門下留意焉尤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不審曾微覽否今其書與其孫見在洛中門下試一垂問可得也鯉愁痛蓬鬱無所請益辱問敢以奉復

### 答諸敬陽

曩燕市幸獲荆班而方晤遽別江山阻絕流想可知已門下物望隆重起家消陽彼都人士何緣得炙人師匪適軌經稟學有指南也先輩論學多言安分盡心是腳踏實地工夫諦觀來柬如云不敢



湯謂散冗又云欲求適于中庸之途此望道虛懷而安分盡心之實學豈與妄者挈眼前過人一事便向塵土人面揚揚意滿畧無省究者同乎同志之幸也願益崇明德以副群仰

答鄒大澤

別久不克時謁德願也徒抱咫尺心耳忽得教言仰見乾乾一念如錙如銖頃刻不肯放手如云虛度光陰了無長益又云他日視今猶今視昔而歉然愧悚之意更溢詞表此君子不自滿足望道

未見之虛襟也長益孰大焉躬行君子宜尼自謂

未得又云我未能一蓋指道四道三若此者果聖

人所不能即何以為孔子也夫惟不以為能所以無不能而天下後世卒無及之者海之所以為百谷王也彼談地論天遠稽近譬若自謂能矣其於學如何哉則益服文之虛心與矣多者不可同日論矣第本愚鈍習陋又深錄錄度日真無長益吾丈意亦示鞭影乎諸敬陽故自有意氣非從人悲笑者年來磨礱想更精微同志悠濶今昔共憾不

知何日合併也念之惘然

答王叔善

一向抱病杜門於吾友甚覺契濶靜中愈見得人生只有此學會是皆為煩惱先師辛亥上晴川書可玩也吾人元氣宜養不宜耗時義當然君子且有斟酌若其它技能嗜好聲色貨利之間棘芒稍透元氣全奔而況不止于棘芒乎瑜璞散于五圭之雕混沌漓于七竅之鑿甚且相忘于煩惱場中迷而莫覺殊為可惜古人獵心或萌于十載矜字未祛于一年蓋心之不可不存而又未易以存若此吾儕可不省乎敝邑安良弼弘農王幼真日處寒廬切磋進修愈非昔比復有數友志向不凡此學不謂無人敢告吾友應為一快序臨登轍千萬勉旃

答魏見泉

承示賢不肖極者深感注意至見諭虛望實勞之辨及諮訪宜求大槩尤為切務忻嵐數郡邑頃推陸業稍稍就中擇優者補之未審異時各官能稱

任使否竊嘗因是妄有臆見謂君子當以成就人才安養生民為心於屬官隨時隨事誨諭之俾知自新斯百姓始得安業常見上司知其屬有過也包容之不一言戒諭惟俟其既著方行劾斥此於不肖當其辜然如地方日受其殃何知鄙見與門下符也敢以請正

答石楚陽

見教世路清夷勉我嗜學喻及鍊心鍊火德念深矣竊謂學要安分盡心心誠安分即搬柴運水莫非實學況錢穀乎其不者即從事講習非玄虛則

去書清集卷之

七

龔鄙況錢穀乎宜尼所以與點易象所以戒出位也文閣材遽抱即事即學弟嘗適行署即不能朝夕請益一切迷盪可馳刺而奉石畫儻不金玉爾音則厚幸矣邇俗益奢靡挽而復之古也責在賢者來教云云於我心有豁然焉世道賴丈鉅矣然寧獨此也新補西曹我疆孟文深于學者也春仲北上道天津幸細叩之

又

丈清標挺樹負適時流海內莫不知聞雖司藉重尊以憲秩而又異時躡陟業有成議廟堂於丈不薄矣委吏秉田尼父不鄙今縱不如吾意視尼父所遇何如而來論辭氣若大有不平弟竊惑之弟與丈夙所期許靳於盡職不論乎官不論乎衙門亦不論乎人之所以處我若何今若此惡乎不惑且弟見世之負官者多矣官固未始負人見人之為官重者多矣官不足為人重也斯語似未體悉然要之事理自是如此來論不敢不盡愚心然弟切願於丈者尤在前所云云析丈超然遠覽素位而行令天下後世知官不足累人而或者又謂官從此起此亦事理必然然鄙意則亦惟聽其所至而至聽其所止而止而我無心焉官之起不起不論也丈謂之何若曰爾處順我處逆則弟不敢知之矣惟高明財擇

答李月峰

辱手教嗜學勤倦讀之感奮竊念世之學者陷溺因循日遠聖賢之域者皆由未知從事於學其弗

從事豈以此學之為非良亦無其志耳大質且高  
明志又若此其進庸可量乎此志一立即謂之持  
守定非立志外又有所謂持守也吾患吾志之不  
立而何憂乎持守又何畏乎紛華之見弟庸愚無  
足此數獨一隙之明稍知向學然全藉師友近與  
良弼處受益更多良弼亦且日異而月不同誠如  
丈言良弼常稱服吾丈而丈又謙虛推讓即丈之  
進修可想已抵此附後願各勉旃

答楊德潤

李雲甫集卷上

七

書來知弘宇丈動定為慰且聞兩尊人菴中福履  
及獲上下芳聲又慰其尤足慰則更在君聯社攻  
莠就正弘宇彬彬興起也僕嘗深惟進修之事鄒  
魯濂洛時士之學係於人何則親師取友陶鑄薰  
染自足上達而氣稟崇薄不能為之累鄒魯濂洛  
後士之學係於天何則自是自賢遠遜息棄不免  
下達而人品制行緣乎氣質鮮能透脫而挺拔迨  
於今時日益衰頹即舉業一節亦多待命于天而  
人事未之殫矣來書及此可知進修之厲然愚猶

有望於前所云云也惟不以為妄而槩置之則幸  
甚

與李伯興

伯興行後聞其僑寓廬邑南村耳章汝志來始知  
寓義昌得賢東又有子弟相從且聞伯興志意甚  
厲進修有賴良慰然伯興此時所處亦不可不謂  
患難其所自勵渾比家居百倍其功人方敬重而  
自己學問始有進益凡世俗所云博奕之類必須  
深惡痛絕其東道井鎮中一切酒燕必不肯與如  
此功夫始有端緒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不可不熟思也乘便附此惟勿  
忽

答朱藩室

我疆先生昭代大儒也不幸捐館朝野悲傷非獨  
知己之痛矣此繫貴治仁賢哲人謂鄉先生沒而  
可祀于社宜莫如我疆讀來諭先得我心此老耆  
述甚多生嚮在京邸曾與鄒南阜大相謀餒梓時  
值南阜得告而生亦有東土淮南之役既遂于京

未幾復有老母之變因循至今茲寫完方欲付梓  
得諭敬附門下幸擇良工以鐫計門下重道非私  
一人生亦不敢為私感外銀二兩少充工費書儀  
希致之孟公子公子三人賢者之後尤祈垂盼焉  
與孟生昆玉

算翁當代大儒也識者以存沒卜氣運盛衰不獨  
一人一家之勸聞其沒在三月五日以四月十二  
日出京還里恩與算翁二十年道誼之交聞之曷  
已失聲端陽日是其誕辰曾為位哭奠獨戰疚不  
克即走去憑棺一哭且以觀成禮為歎此時計已  
抵家薄奠托貴邑朱公轉達諒文容續寄鄉賢并  
刊稿二事已懔囑此公想能留心矣三位賢者之  
後所樹立當百倍勉強毋貽先公憂其第一要緊  
尤在孝事尊堂也恃道誼不覺直情更惟節抑以  
襄大事

孟雲浦先生集卷二終

孟雲浦先生集卷三  
書

答許敬菴先生

曩幸即溫聽屬雖言念型範無頃刻不延佇然竿  
牘請益闕如矣門下學印正宗才優名世海內誰  
不傾跂陪京暫借階耳聖明側席鈞軸待資政恐  
京兆之席弗得煖也書來知已抵金陵視事夫留  
都素稱講學奧區今得門下為主盟吾道中興不  
在斯乎鯉濫竽新調端焉主臣夫銓司門下過化  
所也發其覆而督策之俾不致大鑒周行竊有厚望  
焉承惠嘉藻捧讀感激大學宗旨解者紛紛得  
教庶幾有定論哉至如諸作隨事聞道經誠愚下  
讀之覺無逆于心感發蒙之德不淺也虔此謝教  
答馬子厚

鄉所訂兩先生稱謂位次泊會約引尋過許且問  
及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竊意子厚  
必以天地間如許其廣大也人於其中藐乎小耳  
胡能便以是氣塞之然此理易簡實無可疑夫人

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則即浩然之氣浩然云者  
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  
愛親敬長達之天下休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  
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  
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于必有  
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學不  
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即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  
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  
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為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寒  
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  
夫豈無是理而孟子故為是強合而後論哉子思  
作中庸論配天配地不外至誠論盡性必曰與天  
地參以至孔子翼易所云廣大配天地與夫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之言  
皆是物也其它千經萬典無非此意孟子受業于  
思而願學孔子者也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之  
論正與易翼中庸之指相發明乃或者知氣塞天

地而不求諸心知求諸心而不本諸集義心非真  
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上官體良言旋  
敬此奉復是否惟筆示

### 答呂新吾

敬菴丈還得拜翰教及佳刻種種讀二圖礙我育  
盲感泣欲奮鄉甲緯畫詳明此法行不獨善三晉  
矣門下兩河淑氣一代真儒鯉嘗幸聆教韵悅服  
寔深廼先德巋然典刑在望又從新書見之然後  
知仲晦之有帝齋伯淳之有大中發祥濬源良不  
無自哉鯉猥荷命提且期以遠大自非草木能不  
知與然蒿樊之駕洵谷之蠅其胡以搏扶搖陵滄  
海恐卒不免貽長者憂我驪陽和二先生相繼淪  
化斯文斯世之傷可言盡乎吾道故在門下細想  
齊晉兩地即政即學即言即訓流傳下邑風草可  
知退食之暇著述當更富也何時得盡讀之開我  
蒙蔽耶虔茲布謝

又

鯉得草樓愛讀書而不能記亦有友朋相與譚

學門外事不敢聞忽有吾兄偕至獲拜翰貺真如  
巨廬之瀑從天而下所聲引響又如斥鴳驚樓威  
鳳搏風過之假之以好音知咸知奮瓊瑤之報尚  
關也門下大展孔孟之學懋建皇業之業鯉也陸  
伏田野歌吹太平有厚幸矣晉菴兄建明大副群  
仰符卿潘雪松者涵養甚深且負人倫鑒門下諒  
知其人敢及之

### 答顧涇陽

見教欲根難除客氣易動此丈之謙德也然吾輩  
學未得力此等病痛要自難免不得力亦緣為學  
之念太切耳今人好高只不安分如佳製愧軒  
記中所引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語是學問日  
可見在之功聖賢出處妙訣而安分之旨也中又  
有云歸而求之又云輒復自念凡皆近裡密證豈  
往日大疏所指自反之說乎丈於此可謂愷切即  
有欲根斷亦盡拔客氣亦何緣而動將由定山而  
上之柳州眉山且不敢望藩籬區區泌陽何足煩  
齒頰而又何慮出處之難篇中寓盡性真非適文

詞工也第受教多矣諸故陽丈佳會綰帶燕山其  
意氣久為第所傾重丈云質慙洵為確論以教言  
敢不勉相淬礪江山悠瀾合併何時願各努力

### 與彭魯軒

相睽幾載無日不思癸巳冬來音郵遂絕惟老年  
丈之按全浙也繡斧所指吏畏氓懷天下莫不仰  
真御史而奈何以貪鄙者自作之孽累及代天子  
之惠文至且徵詣英鳩至且暫還泉石天下又莫  
不憤惜溢脫何况鯉第夫混俗者易直道者難此  
一返初服也門下之所以為九鼎大呂也連觀齊  
物可以警然灑然夫况河清有待乎固始官人便  
此候不宜

### 報姜仲文

淮上幸晤教歸途於廣川道中值令嶽景素年兄  
接手書偕來復拜瑣劄之辱詞深篤舊念切裁成  
所以獎提誨植者真萬之平恒格今夫寰內所亟  
稱者非文章節義乎丈以卓冠人群之資於斯二  
者稱擅場焉然又汲汲皇皇折節於嗜學樹德如

我疆其人則文之事業將必德性流溢非如世所  
云文章節義者可增益詰益深愈求愈精以伯仲  
古名賢以幸吾黨是則數千里外所舉奉者第濫  
竿新調荷教知萬非其分然敢不勉圖教其不足  
而更其不逮尤有望於丈焉勅命俟得文用寶後  
敬當為文致之我疆兄尚未入都向議刻稿以渠  
言暫止容刻成寄覽三肅勒報臨牋依依

又

客歲見文榮轉則甚喜無何聞伯父易贊則甚怛  
同門休戚誼固若斯緬惟讀禮扮榆孝思良苦政  
欲覓鴻脩唁而幸值盛伴附致生芻祈命使者代  
布諸几筵更願丈尊生自愛弟往者畢整裏多而  
所得褓翻在推賢於臣子心有大不安者歸來草  
樓甚適稟性忽枉手札宛若從天舊念既深新章  
復爛周環把讀不離于手以弟譴劣文多溢詞豈  
其有蒲歐芹俎之嗜乎第嘗妄謂王文成講學吾  
道為之一快甫再傳遂失真至今嫉學者借為譏  
柄如敝鄉亢丘兩先生見道既真力踐且篤深有

功於文成而陝洛歸心專祠俎豆斯固實際之效  
人心公道所不容泯者嚮於燕市敬俚一言以文  
文章家赤幟德義為世推較業辱金諾祠中貞珉  
鑿亦久矣倘不我終拒占授記室俾得鼎僕恭領  
非獨兩賢大振於時而斯文未墜且可獵襟而下  
此第所為蒲伏函谷關口馳望於二千里外京峴  
龍目間延頸喁喁也景素令獄一函轉致之尤荷

報吳中淮

西川先生鯉所親受業者真志實修粹養妙詣大  
都載在擬學小記第其中或有與前賢語不同正  
其苦心極力體認所得求不悖於道耳側聞門下  
將付梓人且以雄作冠之諒有所以發學要而尤  
先生之書益顯斯文之幸詎徒門人小子知感佩  
哉曩門下於晉陽刻四先生要語今者復刻此書  
蓋大有裨於士習鯉陋陋能贊一詞乎

答陳順菴

先師西川先生入祀元庠且鑲要語以傳彰往訓  
來意至渥也非足下之力而誰乎所委序文誼不

可辭獨筑戟在夜不即如命奈何申呈中有嘉靖  
元年蒞任句然先師謁選寔在十一年非元年也  
且先師歷官戶部非南部均宜更正又書目宜明  
標出尤西川先生言行錄為要若止曰理學儒臣  
似欠明白其不者止照原刻要語目下加志銘附  
三字其字視目字差小而旁註之亦可也統惟裁  
處

### 答蕭漢韻

往歲奉答誤讀約章所謂郢書燕說者也殊非書  
貴之體然言雖大當而因此得聞大教不其幸乎  
兩河人士未知講學間有與之講者渠亦緘口詰  
之則云舌澀自非門下登壇說法大啓聾瞶則士  
子終不知有學問之期又豈非中州斯文之一大  
幸乎今蒸蒸日上變在在言學延及縉紳氓庶亦皆  
興起大異曩時景象夫然後知誠能動物賢者作  
人之効自與俗吏燕粵也奈何諸生勃勃向學而  
門下竟引疾歸攝矣無能挽留徒有悵悵因便故  
附八行遙遙數千里不知何時得上奏記臨楮可

勝馳慕祈惟珍重以慰東海之仰

### 答趙儕鶴

近世學者門戶頗多上知者莫不闖入釋氏程純  
公所謂入人因其高明者也鯉曩遊西川尤先生  
門先生教之只在六經論孟其次濂洛諸儒姚江  
則先生所私淑者亦嘗令讀其書鯉也只墨守師  
說耳無所得也自昔聖賢之學欲明明德于天下  
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惻隱之心不容已者米教  
云慈悲日多非是心乎慈痛達鬱之人聞之心動  
門下望道真切定有精旨無惜明言發我蒙鄙是  
所懽焉

### 與李育吾先生

我疆先生一代真儒見道明而操履定忽捐館舍  
令熙朝失一大賢同志失所瞻仰不獨知己之痛  
也所幸諸老躬親含飲助金具棺且為之圖勘合  
又為之置祭田又為之謀養其室家雖年僅逾六  
旬官不過五品然有諸賢經紀後事亦既榮且哀  
矣不足以報此老乎既又思之我疆生平不愧不



作存順沒寧從此蓋棺事定信大丈夫一死事也  
後死者不可猛省耶近日正圖為刊其稿聞訃後  
即招梓人計事矣

### 答劉天虞

月辱枉顧而僕以入山既深悵不獲一領警教再  
承使命之辱展誦理劉感歎愈不可言親民之職  
昔人嘗恨不得為以得行吾志也且賢豪意氣多  
高不屑瑣屑可矣而每有矣於素位之旨僕竊疑  
焉故敢以前說願門下努力以後說請教僅不玉  
音無窮之感也若士大書拜賜報書俟另圖不既  
答張弘所定字是仲

自貴邑立會講學而兩賢昆之名聞于陝洛矣散  
里會友靡不企欽而鯉懸懸尤切忽辱華劄不惟  
謙光之德令人淳然思興而吾道大端業已拈出  
殆盡把讀數四深用欣欣鯉何言哉亦惟誠諸其  
身一言吾儕今日要劑也幸勉旃吾道已在公家  
矣兩程夫子得專美于前乎辱見招少俟微涼趨  
教先此謝不盡

### 答陳蓮山

頃者原擬晤言祗緣不便入城坐失機會翻辱翰  
教而吾丈言動不苟又幸得之與人之誦此心不  
可欺凡事求一箇是兩言當年請正日久不甚記  
憶跡今思之亦不謬論及循理人怨徇情違理足  
知吾丈用功密切致志於理欲之辨其嚴如此以  
此為學持身應世之善物也聞之感奮夫所謂理  
者天理也天理者何也物情之謂也除却物情別  
無天理欲盡天理湏通物情大學格物所以為明  
德親民止至善之道故循物無違自足取信奚其  
怨然所謂無怨亦取必吾心而已若在外之怨不  
怨即聖人亦曷能取必夫以唐虞之世不免其咨  
而隕問如文見溫如孔豈堯舜文王孔子處世獨  
遠于人情耶況又今之所謂人情多流俗污習徇  
之未有不違平理者就使得人不怨失已多矣吾  
儕將何以為學乎是否惟裁教譚吉二友甚有志  
亦深信吾丈此學久涇良友難得惟吾丈其從史  
之

又

貴邑立會講學吾道之幸人心邑俗丕變之一大機括也風聲一播遠邇景從關繫政自不少揆厥所由寔仗丈力而丈公善虛襟尤欲招之參訂畫堅久之計此其德澤又洽百世非見理明而公物之心宏何以有此感激之餘即思走去念餘暑猶酷賤體甚孱稍待天涼自當領教奉復且謝惟照亮

又

伏辱璠函蕙惠肩帟且得與聞鐫誨知感知重夫聖賢之學大學也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準則故成已必至於成物物成而成已之分量始完足而無歉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非意之也孔子自少至老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只是辨此一事會是無學矣雖人情有三洵如來教要惟盡其在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肯以不能理感難以理諭遂置之度外乎譚吉二君知近裡着已而譚且有動心忍性兩事為丈推重是丈與人

為善之大學而人情之非終難理感也可窺已是否幸終教之

答李少尹

追憶班荆汝洛間倏忽二紀陳駒雪鴻能不感念鯉憂病相仍杜門藥裹一切門外事不敢問廬屨之夫或者只宜如此門下遂養藉重襄陵利器盤根新硯聊試當金寧歟具眼乎何得不刮目也厚儀附璧即以為謝若別諭云云似不可越俎而譚諸不觀悉

答譚千陳

貴邑賴吾友立會講學又得章尹作興於上庠諸學博翼贊之薦紳章帶之士鼓舞踴躍於其中風草之機不誣武城續響幸會規諸刻誠心切劇宜人人感動可以驗此學之不謬惟是會名誤令鄙人竊附先師何以當何以當見招往會心實願之顧時方有舅氏之變弗能偕梅山異巖遠去知能亮我也所云人多漸雜欲加擇取殆於不可吾儕此舉元欲人人答其良心借之大道即閭邑胥米

猶曰止一鄉耳正不必擇且會講謂何若擇而與之彼不善者不終棄乎蓋此學是蕙善之學非獨善之學招招舟子且弗容已而吳以擇為况當俗頽學絕之餘世皆汨沒於利欲糾纏於套習有志之士拯救之之不暇其何可擇但在我當躬行以率之至誠以感之盡心委曲以携持之優將涵泳薰磨以漸化之不宜徒事曉曉或粧點門面致失會講本義儻於中誠得幾人為斯道光吾方厚幸揀擇何施又況立會非徒為人全在反求諸己能及諸已則無論善不善皆我師實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吾將感激不皇尚忍言擇蟠龍東中句句有味真吾儕藥石也願共勉旃王少筠頃入敝里未能一晤亦未知其何為第所主者令人未免有瘠環之疑然不敢問也日者風雪甚寒西歸良苦尋聞泥潭陰黯更致塗迷且歷嶮巖可謂苦甚然畢竟到家則以欲到家者其心也世之迷於心者亦肯不辭艱苦求歸而居吾之安宅矣乎又聞怡然道上嘯咏不休所得所樂可以想見此意當當

念之世重友情可照千古又令人興起書不盡言

### 答姜有鳳

昔人謂山居須得高人益友來往以暢中襟貴郡多賢所與往還為誰竊願有聞僕鄙陋全靠師友而里中幸有篤論老朋友曰黃道曰郭士慈黃年六十八一貧如洗而取與不苟襟期融融若有真樂和粹之氣望之令人鄙吝頓消郭則聰慧過人而又杜戶讀書唯日不足貧亞于黃年亦少黃十歲兩人皆布衣夙志聖學而有味者此外更有士人數輩時與切劘求寡過僕亦頗愛讀書竊欲效古人所謂不求記不求解也者而子第三二人亦時與之改課講題甚者正其句讀庶幾學究門下聞之能不為僕胡盧耶

### 答朱膳部

門下博洽之學康乂之猷鯉自辛卯秋數相過從未嘗不歎衽心服至道義之愛溢于恒格鯉何人斯可以徵寵感切肺腸心誠踧踖蓋屏伏山樊以宋閉門掃軌與縷衣都不聞問雖生平知己如門

下亦且竿牘罕通此門下所諒也忽拜瑤函兼辱  
珍貺知感知重念鯉學漸聞道才謝通方木茹山  
樓糜心甚適所願門下努力伊周之業不造宗社  
之禧俾鯉為太平民終其身從來相之後即屬厚  
幸司馬云云豈所敢聞肅謝并候不次

又

草野人不敢延見貴倨理有固然何云義高哉而  
敢當濫譽乎長安中公餘退食非得良友夾持則  
須潛心靜養此自立功課而名世事業基本也至  
朝家典故海寓才賢則門下夙所注意豈鄙人可  
能蠱測且時事亦豈鄙人可敢與聞惟是敝地為  
古函谷關口乃秦晉隴蜀冠蓋所必繇也儻榮差  
西度獲望紫雲浮來一遂瞻言是又生平大愉快  
事也

### 答梁勝陽

士君子事惟是仕處兩端仕有仕之功課處有處  
之功課迹雖異致道實同歸揔之安分盡心耳已  
不佞木茹草樓斯夕與同志數輩商確求寡過以

報知己所願吾丈敷道淑人用抒夙抱無論教化  
大行即得一二人以獻明庭於斯世斯民斷有裨  
益別諭諸賢具見留心草野人非所敢聞徒有企  
慕耳

### 答白龍源

燕京還任草野人不及奉訊返辱注存感蒙可知  
門下治邑熟路輕車而猶拳拳遠問不佞何足以  
知之再讀來教所謂勿使遺臭寧邑云云第低回  
以思今仕宦盈天下誰有此心持此心以運量而  
又恒念靡不有初則事業馳譽八紘流芳百世矣  
非吾儕出世間一大事乎而前所云云可無慮已  
書不盡言願言努力

### 答張汝行

細觀來書此中覺有毫釐不肯放下及今日之病  
在昏昧等疑并後四條具見留心問學用工審切  
作我憤懣多矣然學問關要尚有商量孔子曰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知也者天地神  
明之竅日用靈覺之真微內微外微始微終微上

徹下徹生死徹古今皆此為之素蘊也於此不透  
無論暴棄難望此學藩閼即慨然力行自謂確有  
執持者恐亦不免于冥行偏枯之弊乃君已知矣  
而猶不肯自任果謙虛耶抑以知為迷耶夫覺塵  
塵不肯放下者知也病在昏昧者亦知也何也覺  
固知也謂今日之病在昏昧者誰也亦知也又云  
細察之又無所在似是以知為迷蓋細察即是在  
不然誰為之細察耶已在而猶云無所在何也  
豈亦謂之在者別有所指乎且覺與細察即非槁  
木死灰即是默默惺惺而却又欲求默默惺惺不  
為槁木死灰亦似以知為迷至於澄源之功是矣  
是矣然主意在澄源即思索亦是慎思省察亦是  
克明學問不可少者安可直謂之憧憧况心常見  
得私欲即是制私而私欲既萌亦非所以真澄源  
矣且又何以能當見得也非上所云省察思索乎  
又非上所云覺與細察乎蓋學問非覺察之患患  
不覺察耳反覆全書不免蹈昔人騎驢覓驢之說  
豈以君之穎特乃為是語乎此或是功効心不

則是不由中心求益漫浪應答乎初意不欲作答  
俟君自悟昨辱見復故此相證此是學問肯綮處  
此處透一切工夫方有端緒幸細思之不惜詳辨  
是吾儕求益之道也是孔門求知之道也

與徐仲雲

頃承枉顧遠近興起僕亦多所受益即仲雲之精  
進可想矣仲雲豪傑之資既已出頭承當自難退  
避況此學元是正景事非分外者仁為己任曾子  
吾師哉願共勉之俚句更數字另寫一紙其壽老  
金壽淵集卷三

九

夫人文以誠心相示且不以文章賤徑相責望勉  
為之殊不足觀然却是一段真情幅上係拙蹟未  
倩人寫亦以見委不可虛耳如欲作軸須是大加  
筆削仍求善書者方可會中三條亦備著數語是  
否便中見示竊念仲雲與幼真志同道同斯夕劇  
切坐見追修之益獨僕不得膝席與聞隨事精察  
工夫為歉耳

答黃慎軒

鯉鄙吝久矣誠願見龍光印所懸解乃辱枉顧重

之以珠璣信風雨自驚辭離生色矣而鯉草棲石  
隱却未及倒屣以迎不錯過乎念自客冬得舉未  
嘗動心今心動於丈之不逢累月不能化不為無  
所住者笑乎然迄今但有感佩抑詩所謂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者歟丈能無更示我以鞭影乎佳句  
不能和每焚香高歌琅然金玉便令心骨透徹恍  
在蓬瀛非即時時坐丈側聆警效乎謹謝

答張岐東

頃者紫氣浮函谷獲領塵譚汚水璵函注存允淫  
惟是委叙畀刻一節鯉也鄙胡可加糞佛頭雖然

圭華集卷三

手

草野人得藉附蠅亦屬厚幸矧又重違台命也少  
却敬當具藁以請郢斤第願寬限焉伏思罪罪格  
酒間以及兩度翰誨并讀空峒雄文仰見玄詣獨  
深有非初入叢林者所敢闕其藩牆鯉拜指南多  
矣能有一得可裨高明乎祠分二十兩容即轉致  
洛中然損金太多所謂大布施也功德寧可量耶  
占復并謝千祈珍重臨封但有瞻駭

又

弟抱病山樊然西望有高標在未嘗不數數也忽  
拜命使之辱重以璵札讀之宛見色矣所賦種種  
皆關中珍品心病身病並承良砭感佩可知鄉者  
叙名言一稿深惟羔集之懼蓋台下誠心遇我即  
不文胡敢自外附塵乙覽肯點鐵成金庸濶佳編  
末簡唯命不然者其擲之以覆瓿詭亦惟命後宮  
麟祥不一而足此自德慶之徵如弟消息且香以  
何者仰副陰情更望教我以作德也附使申謝併  
候萬福書刻上覽臨牋曷盡跋仰之至

圭華集卷三

主

又

曠睽日久馳慕為勞忽盛辱逕臨獲拜璵函洎嘉  
繙十部至展覽後先見俚言在鈇不覺惶汗決踵  
緣鯉素不文祇以重違台命出茲醜態而未蒙臺  
下點化昔人謂加糞佛頭今併佛足糞泥矣若之  
何不惶且汗至靈靈踵決也謹附仵稱謝兼道跋  
踏之狀如此弟鯉不善養生主術以致脾虛水溢  
腹脹足腫今杜門抱病近三月矣醫藥罔効前聞  
解州有明醫李生邱齋者不知其名係貢元欽請

不肯來其人頗自重須上司督促而後出門刻下猶欲具函浼平陽守道孫湛老一促倘臺下有便不知可煩一言預達湛老否萬一人人以疾辭滿坂亦有明醫楊德煌者方術與李稱伯仲此人正在治教之下臨期求李不得即求楊亦可也特在道義夙雅敢佈腹心伏惟鑒亮不備

又

楊醫官至診脈證謂是肺病繫肝經投藥輒効且謂病初時假令用此藥只一二服便愈乃嚮來

延醫藥用藥頗多幾為庸醫所誤非仗內力焉

重

得回生妙劑是弟自今以往之日皆台丈再生之年也叩結不足報矣顧楊君不肯久居決意西還愚兄弟洎戚黨百計留之不可得因顧與夫專送渠許以來歲二月間全愈彼時再來一晤爾謹此奉復兼將謝悃伏枕搦筆言無倫次更祈鑒宥幸甚

又

盛伴持瑤函送王醫官至感臺下所以垂念不肖

鯉者甚渥蓋骨肉不啻云第于獻歲三日移榻靜室鷄犬人聲了不相聞一切應酬賓戚俱不相晤嗒然獨處且得善攝生高姓者對榻只以習靜穀食為主藥暴亦為謝絕以聽自然若與來諭令外祖老先生大教符合此或不肖弟一點薄福可獲生機也王醫官敬留一日俾得領其精旨暫送還秦即盛伴亦覽遲以便與之俱西然盛德厚誼業鏤心難謾矣伏枕草草殊為不恭亦不盡所欲陳于析台亮幸甚

五言集卷三

重

答馮少墟

細讀大教仰見作聖之志真切惓惓深非近世學者可闕其藩牆中間字字句句鞭辟着已讀之周環不忍離手其最為鯉弟醉心者曰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曰做聖人易論人之本來真愛曰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而語識取則須自念頭初動處其學者大病在不肯把一生精力拚命去做彼門下一口道破至讀十則真足自警而怕人責備輕是非人實學在讀一句行一句學聖者在悟尤忌

輕談舞劍與夫性非玄虛勘破世情不受盡言又不肯盡言尤中學子膏肓危證山中寡陋不知何緣得承鐫誨如斯慶幸之極無逆於秉惟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乃聖學大關鍵敢以請正中字自堯舜拈出即孔門一貫所謂道心也通天地該古今徹晝夜生死無二界無兩時子思得家學真傳乃曰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此非有二境也動靜者所感之時也發也而本然之體無分於動靜故雖聞然熟睡亦謂之發以有夢也即無夢亦不得謂之發以此心活心也活則常發而却曰未發語本體也本體常發而惟中節則不識不知物各付物門下所謂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者是也蓋本體元不曾發也周元公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此一貫之肯綮近以來之真傳也詳玩來教曰雖是曰幾與曰一般猶似兩境然者定有精旨幸率賜之教

又

夜來再尋枉教并挑燈讀佳稿大抵皆體驗所得

益幸聞所未聞而謙冲雅度屢出風塵更令人心折其天錫我良師手感激無量佳卷僭筆數語即賤子時侍左右紉繆淺膚析惟批教疑思錄倉卒未及註片語請正併手卷附璧異日肯惠副快俾卒業當有以請也為學在仕途視山中工夫為難弟嘗驗過門下學已得力當不慮此然長安道上容易混過幸珍重馬弟資最慵惰無可奉命容圖之尤先生誌上覽再承惠先傳教言謹謝書不盡言

答徐仁

嶽望鴻材寰中推重旦夕還闕自有竹素助歡煖烟無窮如鯉弟甘心丘樊日惟灌園藝木與林花野鳥相夷猶戶外事都不聞問間有一二同志過從談及身心嗒然忘懷蓋不知日月之于邁也年丈便中幸有以督策之弟往歲闕於事機罪廢宜然何當大疏且驛驢始矯首於伯樂干將方炫采於風胡弟則何人哉此過誤之知感激固宜其非常矣



與劉西塘

曹先生祠祀本有關係而識短筆劣殊不能發昨  
所云儻不中用示下另稿非貌言也又沔邑狀獨  
舉按臺豈此事未由司府乎何為其遺之也此番  
創始且當周道之左往來所必見者鄙意欲渠於  
司府仍一照驗碑中亦書銜名似便未知可否育  
吾表兄兩舉委未安致茲多口昨馳一函勸其不  
必深辯亦無過求深頭只決志乞歸為得表兄值  
簾雙貝錦之憂鄙哀如刺而鯉學矣多端彈文猶  
金華集卷三 庚  
以借容形主多從末減幸也且本是以弟累兄而  
今返謂累弟風聞之不實如此我太翁亦以支連  
見慰鯉能安於心乎然以愚兄第上塵尊念感知  
如何九月中欲帶同田丈其時諒得追隨日承示  
及又感有賜教者祈付見室處至悵

與友人

向奉告馮驩事未辱見答心竊疑之豈尚難斷此  
蠅頭耶雖然淡而不厭已答我矣不然此中蟬聯  
蝸縮或又以親為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君子之

學莫大乎與人為善池李惟醇篤信好學士也

意氣精神專一不二三旬中峭語道上且六往返  
酷暑徒步不憚動苦眼前朋友固多未見有真切  
勤拳如斯人者余志意頗厲雖以良弼曉夕相觀  
然得於斯人夾持者更多頃曾奉告亦未辱半言  
及之何也世間無志者衆得一人焉不以告人不  
惟人人不得為善之益即彼有志之士所賴我獎  
掖鼓舞之方亦太疎矣是果與人為善之學耶來  
書動云羈於家兄夫吾人百凡應感無非此道固

金華集卷三

庚

不得謂之冗而學急先務又不可以冗奪也今為  
諸生且云兄矣設建牙幕府百萬材官武士皆我  
指麾而敵兵亦百萬在前警報時至呼吸之間風  
雨陰晴莫可端倪又設蒞職要衝社稷人民甲兵  
錢穀與夫訟獄案牘一一當前且過客如織應接  
不暇而又上官突至查臨於斯時也冗乎不冗乎  
何以應之將諉之乎冗置之不足理耶亦濟濟蕩  
蕩隨吾所答不顧其勝敗治亂耶抑亦審其何者  
緩何者急斷之於心而致行之耶當必有道矣或

曰今直未有其事直當其事自有善應之策審然者則是今日且打賒帳非正務矣脫終無其事此際不虛度乎以上三言不免過直亦特賢者能受盡言故也不知以為何如

月川曹先生錄粹序

蓋宋濂洛諸儒明鄒魯之學入我朝得白沙姚江而大明然先白沙姚江以此學鳴天下有兩先生焉河東薛文清河南曹月川也月川先生生洪武永宣之際嗜古篤行明道淑人當世翕然宗仰若山斗彭少保幸菴謂我朝道學之傳斷自先生始誠為確論先生科第仕宦生卒皆先文清文清嘗稱先生自少讀書即有求道之志遂由關洛以遊濂溪且曰理明心定有德有言蓋學同行同而尤推重如此乃今文清得請從祀而先生闕然祀與否於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矣或曰先生篤行君子也所著書羽翼朱傳舉業爾昔程子作字甚敬曰即此是學先生學以一敬為主舉業即德業也且訓經曰傳翼傳即所以翼經而況先生學本六經又非專為舉業者乎今夫躬行君子聖人以為難可少哉又况國初志學者鮮而先生獨

以斯道為己任其言精融閎透雖稍遜白沙姚江  
然篤行初無二轍今距先生幾二百年其孫子及  
里中後進數十人猶相與恪遵遺訓聯會觀摩究  
明此學啟佑之功又大先生著述甚多纂宛平李  
尹蔭欲重刻不果又數年馬子行坤輩與先生七  
世孫繼儒來新安論學鯉輒忘其愚陋敬摘先生  
言之粹者編次綴梓但論世者知先生之學不詭  
于鄭魯濂洛而併序其從祀之後于文清無亦竊  
附彭少保之意歟少保向者云云蓋寓書河南撫  
臺裕山李公表章先生者也

擬學小記續錄序

西川先生擬學編嘉靖乙丑鯉初謁即請而手抄  
之是後凡切嗟于朋友授受于門人隨得隨錄藏  
在私篋又矣隆慶庚午洛中諸君子遵先生約作  
會城南質問間得觀此續錄手抄之不及也相與  
刻梓為卷凡八表兄李伯生氏取所刻本另為編  
次梁君可氏復刻諸關中今所傳六卷是也據鯉  
所藏先生訓言總若干卷茲刻才什之五六往欲

併入表兄編次先生不可且曰舊刻亦多毋更入  
鯉唯唯而退君嘗誦誦開我茅塞破我沉痾中心  
感發勃不可遏真若一一為鯉設者無論長篇即  
三二言讀之成聲自覺如洪鐘之鏗鎗閱遠震撞  
我心也則長篇感動可知已蓋先生一體之念懇  
切有觸而發皆懇切語鯉所以讀之如洪鐘震撞  
然者懇切之所感也適者檢閱未刻卷條深懼簡  
表散逸乃做舊刻篇名別為一編經疑餘言雜著  
紀聞各一卷質疑二卷劉伯舉氏及鯉私錄一卷  
附于末共七卷借題曰續錄用別開洛兩刻云

秦關先生要語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篤志力行追古人而上之其學  
亦既有所見矣然猶恨取友之未廣也乃於是游  
梁衛歷燕趙謁鄒魯凡三閱歲始歸欣欣若有所  
得不能以語人也志愈篤篤行愈力謙虛愈下殆所  
謂好學君子歟先生冢嗣伯敬客冬持所選先生  
要語屬予序今年復介使者來皇皇焉恐終不能  
廣其傳隆先生之業是懼予觀先生開洛京途有

集家學有教闕里有紀學類學曾學孟有錄著述  
不為不富而所選僅百餘條於乎要矣予不辭固  
陋樂為之序者誠以先生志行予所欽服其立言  
又多本之躬行不說于聖賢之旨規徒驚玄虛考  
諸躬行無當者選庭矣吁可傳哉或曰關中故有  
橫渠先生而呂正字伯仲為先生鄉人先生之學  
亦自有本也

孟我疆先生集序

今蒙內稱譚學真切明著則我疆先生其表表云

孟雲浦集

卷四

四

曩愚與辰訪先生得讀其稿於山海關客歲先生  
起官過河西愚復得讀治平安邊諸策比入京又  
得讀里居稿已復盡取先生生平之作讀之其曰  
理學辨疑益懼鄙魯微言寢解寢遠而直指宗旨  
也其曰政事要畧益閱蒼赤重困因病立方而力  
拯末流也至答人請東及所為曰詩曰文皆發揮  
道要焉吾真機而匪以文也愚因為訂次之喟然  
曰茲不可傳乎適鄒君爾瞻氏謂先生一代醇儒  
其言可傳約愚其為錄梓愚觀先生以其醇而朗

之資專意聖人之學體驗日久操存日熟履踐日  
篤性靈日徹其問學淵源論議通透與清介之操  
經綸之豫鄒君之序備矣請得以聞其心蓋昔者  
孔孟思以斯道易天下顧獨不得一遇而濟世拯  
民之心皇皇汲汲一日不忘先生學務真修志切  
拯世斯民疲苦盡然疲衷人心陷溺惵然攫念接  
人則必掖以學而又同事覈者無稽之談嘗述立  
人達人九經王道之論以謂學者必如是而後為  
實學苟不然而視民困苦漠不關心恐也有所得  
孟雲浦集

卷四

五

默默不以語人私也此其心不庶幾哉皇皇汲汲  
矣乎以故諸所著作率是心流注脉世儒譚本體  
而玄虛枯寂竟渺升堂語經濟而土羹木飯卒難  
充飽者奚啻南北懸墜慶已已晤先生迄今十有  
七年其相與也審其知之也真故樂與同志共梓  
其稿而併闡之如此

砥己名言序

予年友張憲周鼎陝副過予山房縱言及砥己名  
言曰人不學道之謂病吾病吾多枝言也有言砥

病吾多類行也有行從病吾之心吾不克暫攝也  
有心從背稽往哲銓前言將希病病不病以庶幾  
學道也者孟子曰子觀三砭而易之復道可知已  
夫人心以率之言行以樞機之然不能保其無病  
砭之斯復之矣是故危微詩切養長操存非過也  
蓋且責斧斤靡匪心病不砭之胡以復得其職金  
口三臧易心後語非過也蓋傷易與繁靡非言病  
不砭之胡以復中其倫職封折旋鷄鳴待旦非過  
也蓋諭惰恣睢靡匪行病不砭之胡以復冀其成  
也

孟子集注

卷四

六

故病者予之砭者也砭者脫乎病者也病欲廖而  
罔砭譬忌醫革即神農良方徒設耳名言輯而不  
以砭病譬註本草即岐伯領首將焉用之是故砭  
必緣病病必嬰砭自病自砭自瘳昔孔子稱  
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  
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是故善言砭者莫如易善用  
砭者莫如顏蓋堯舜周孔以來學道之正脈也故  
夫心也言也行也砭之斯復于無病病去砭亦無  
所事事故曰子觀三砭而易之復道可知已抑易

不又云乎復其見天地之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  
心復則言行皆得不然臧東生西顏復非休復也  
甚且迷矣學道云乎哉然則三砭一砭也讀名言  
者自得之

### 興學會約序

予新安舊無會嘉靖乙丑予獲謁西川先生歸始  
創立以講學然有約所罔所發明萬曆丙申夏年  
友虞城洛昧楊君以天垣都諫遷官道函谷登壇  
說法與會者七十餘人皆色喜而君復出其邑會

孟子集注

卷四

七

約觀予予歸覽之意慷慨肯綮詞平道大無論遠養  
者首肯即初學讀之恍若撒都星還逆旅欣欣睹  
天日而樂天倫也約殆稱良哉予聞虞城舊亦無  
會其師士咸以洛昧講此學相率稟承故會立而  
風動於平唐虞三代時則有學而無講之名講學  
自孔子而始彰由孟子迄兩程時則有講而無會  
之名會講自朱陸而始著追於今在在有會會會  
有約然稱提明也予尤取乎虞城典刑大備條示  
臚列予尤取乎立志一語蓋今之人無異于堯舜

以來之人而得與斯道者最是非學不講凡以志弗立爾乍與乍仆一暴十寒精舍蠅毛聖賢麟角厥有繇哉是故立志乃扼吭語而易規者必非致道之儔友人其將重刻以傳馳書問序予念新安有約而不能發揚約可愛而不知傳殊愧二君儻同志者信古今無二性以聖人為可學奕不奪鴻齊毋昧楚此志誠立此學自純庶幾唐虞相傳道脉常明而茲約為不徒云

鄉賢丘方山先生實紀序

朱雲浦集卷四

茲紀也吾新安庠生丘江東輯諸家所為乃祖方山先生誌銘表贊傳跋文移皆實錄而冠以鄉賢著德也今制鄉祀惟論德以求海寓稱與否吾不敢知若先生者誠無愧已先生自束髮至闔梓簡重孝友樂道安貧雖發跡異途而砥行立德真有鳳翔千仞氣象吾師洛陽西川尤先生當世大儒也嘗訪先生山中膝席論學不忍去稱曰古人至推遜以為弗及向非先生成德則不泛交不輕許可莫如吾師胡獨取于先生昔尼父門牆嘗三千

矣語成德者不越安貧之類孝友之魯閔簡重之冉數子而止宅日記列從遊陳蔡諸賢必躋德行于言語政學之上夫言語政事文學今昔所謂難能而可貴者孔門何以次德行也道有本末學有先後譬諸木德其根而言語類則枝葉也譬諸水德其源而言語類則流派也根深者枝葉茂源遠者流派長孔明論人必先德行以此今制蓋與孔門意同而立德如先生庶幾聖人之徒可為俎豆增輝寧獨無愧吾故因先生家孫諸僭叙簡端蓋不徒嘉其表章先德抑使學者監于先生從事根源達諸枝葉流派而毋戾聖學先後本末之序也

川上會簿序

朱雲浦集卷四

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萬世講學之法程也吾黨每月會川上凡三日可謂知講學矣試時一反觀不善果盡改乎聞義果即徙乎德果修乎如是而講方謂之真講如是而學方謂之真學如是而會方謂之真會將親戚鄉黨善之不但可以成己亦可以

成物若徒陽粉會辭之名而陰實恃之梗中飾外事棄其誠其者右利崇爭無異市販之機穽豈但貧却嘉會亦且取嗤戚黨已不免為小人而又沮人向善之心其得謂之可乎自今各務真修飭躬勵行過相規而德相勸心相下而情相親會不可虛亦不可間庶幾仰體孔子之憂不辱川上而講會亦尚有益哉吾黨勉之

澠池正學會約序

澠池馬子厚楊子要鄭元晦上官體良張有孚既

幸會澠池

十

誦習孔孟之訓斌斌稱學士矣又相與過新安而商學余乃述所聞先師尤先生教言莫非孔孟求仁集義之學欲其擴充良心常有天命之性以母令意見口耳技好俗情所移賦諸君聞之亦既喜見于面欣欣欲從事矣已又念此學不可一日無友然非訂會觀摩則久而意歇氣勦因以饋情者有之於是聯友為會以月川先生為邑前哲而又得私淑吾先師廼設兩先生位于會所示儀刑也亦既得所師資矣然兩先生皆正學以故甫會而

馬嶺千秋之士靡不願入延及布水雲擁川至可以見人心之同而正風俗美教化於此焉繫所關亦既非渺少矣它日馬子僧諸君來述其事且請書數語引會約夫諸君之欲從事此學如此其真也師資如此其正也感孚如此其速也以是觀摩足矣余復何言余惟學者不患論議少而患躬行之不至不患切磋寡而患志意之不親志意親則視人猶已不論語默皆是相益而不致于相整躬行至則推己及人不論親疎皆是相成而不致于相睽然又必以純潔為洗心之極以淡泊為養性之基愈會愈學愈學愈正良心日著性命日切將意見口耳無所著技好俗情無所入庶幾乎孔孟求仁集義以無忝居兩先生之鄉其或徇外務名黨同伐異面折情貴善之譽玄談落異學之窠諸君諒不爾爾而亦豈諸君所以訂會務學哉哉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余更願諸君之終之也

三子紀過簿序

人之言曰惟聖人能無過信斯言也諸稱不吝語  
幸人知湯孔不足為聖與是知過亦聖人所不能  
無第與學者之過不同總之改之為貴耳吾人習  
染既深知而改改而不免再犯三犯循環弗已也  
不求所以必改之方可乎於是三子有紀過簿之  
設焉紀之者將以求改也蓋曰吾有過吾紀之庶  
幾睹斯簿也休日惕心殷顏汗背將有言也將有  
為也監於覆轍不致復犯乎斯亦昔人分豆識念  
之遺意已或曰學湏真知真改真假于簿不然過

聖賢集卷四

主

小則紀隱微與重大則未必紀薄亦奚為余喟然  
曰亦顧其志耳古之人亦有犯大不韙為今初學  
所諱昭昭簡冊不能掩人耳目而不害其為聖賢  
也者要亦其有必為聖人之志終能有成過卒不  
為累耳又惡知三子之志之不若斯也吾慨聖人  
不得見又慨習染未易祛而改過之士寥寥也於  
紀過簿有取焉書之以俟

記

程家莊義塾塾田記

余友洛陽金文中個偉嗜義嘗置祭田族田聲烈  
溢兩河矣乃者建義塾一區又置田百畝供塾師  
既竣事詣新安語余曰黃唐以前尚矣虞夏商周  
之世庠校編黨區即窮鄉莫不有社有師是以陶  
鑄醞染多明經操行樸茂敦倫之士而風俗醇治  
化美迨後功利日興明經者化為記誦操行者飾  
為名高樸茂敦倫之士雖未嘗無然環鄉井不多  
睹邁無他庠校雖設社師盡亡故也不揣管欲建  
塾延師群鄉族子弟教導之蓋有志未能者數歲

聖賢集卷四

主

適始諧焉然慮涉私創且虞見塾後人亦既請于  
按臺徐公檄縣給帖矣顧于一言余攷傳記義塾  
與田之名不多見竊惟古今士大夫象矣當其得  
志時邸廬麗阡陌縱橫且猶不免為里中忌況  
敢望出所有以及人間嘗讀宋錢公輔朱考亭所  
撰義田學記慨然慕希文德華之為人彼其或位  
都卿相或百里為郎而皆有祿可施然兩者猶未  
能盡如文中縣臬掾以潔廉著廼能併創塾田令  
鄉族樂有師學且不苦供具藉海內聞風而起



師相望助庠校所未及治化安得不美風俗安得不醇明經燥行樸茂惇倫之士亦安得不興且多余故表之庸告後來使知是塾與田匪直關一族一鄉修守勿鬻而文中高義燁然與劉范並傳竊又懷當時為詭麗縱橫者未嘗不與其人俱沒孰若蘇州玉山至今有榮聞夫然後知文中之見遠且大也打師事王文憲踐履誠篤著述以淑後進非仁山先生歟文中固其雲仍也余仰止仁山不可見見其裔嗜義已可與言又况從師知慕聖人

孟雲甫集卷四

十四

之學乎余師西川尤先生聞聖學為昭代大儒而文中篤信服從然則余深嘉樂為記者獨塾田之建已哉居于茲者必以此學相濯磨一前功利還于虞夏商周庶無負文中之義文中名廷試有子曰學古郡諸生嘗從余游與其父同志例得併書云

### 新安縣條鞭法記

海內行條鞭法者多矣吾新安則自我侯曾公始侯自甲申來宰邑事約已愛民凡蒞官行政載在

令甲者犁然具舉已迺洞燭吾邑征輸竭起訖無畫一之法徵納曰大戶歲用百千十餘家供億曰里甲歲費不貲其役黠則倚以為好獎孔百出而閭閻者却見給于積猾郡庫庾級尤為民蠹公家之賦役者一而它費倍之坐是徧累蕩產者什九民視數役不超猛虎毒蛇侯嚶然曰吾既為民父母坐視不為之所是重困吾民也遂議行條鞭法悉心緯畫臚列條分兩稅及驛傳拋荒諸項歲訂銀一萬一千九百六兩有奇而領解耗費皆在焉

孟雲甫集卷四

十五

均徭及一切酬費歲訂銀五千八百九十三兩有奇而應解諸費皆在焉一邑賦役之額盡是矣其徵折也兩稅等取諸糧石均徭等取諸丁糧邑之糧自學田武場泊界村大張處租五十一石二斗二升二合八勺外實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二石四斗八升三合六勺七抄三撮石徵銀八錢五厘有奇此徵折兩稅等法也吾邑山多地瘠民故不冒商賈舊鈔上三則戶僅以中下六則供輸自優免外實七千二百五丁中上則每丁徵銀七錢四分

二厘有奇下下則每一錢一分有奇餘四則視  
中上遞減一錢三分有奇合之得二千一百七十  
四金有奇糧自免外實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一石  
四斗七升石徵銀二錢三分三厘有奇而賣莊石  
加五分合之得三千五百二十金有奇此徵折均  
徑等法也曩昔蠲征括為一條而病民若大戶若  
里甲若郵庫吏級之類一切罷免俾百姓曉然知  
丁租之數惟此賦役之數惟此然又人給印牒歲  
兩征輸置櫃公庭民自封投銀有定期民惟按牒  
輸之其亡鮮納諸費毫無所擾議既定白于撫院  
臧公按院劉公守道先王公今李公巡道鄭公郡  
守韓公咸報曰可行既其年邑之人譙然稱便相  
率詣于當道勒石以垂永久懼紛更也亦報曰可  
於是邑庠生邵獎朱時用等耆民邵逢春等謀諸  
學博張君永清邑幕陶君西遠使持狀詣都下索  
余記余惟君子為政非徒悅民斲於善治非徒更  
化斲於安民行條鞭者或釐弊未盡或經畫未妥  
終致變更者有之侯之訂是法也殫力勞心鉅細

具備上不廢公下不病民百年敝政一旦嘉與民  
姓更新田野喁喁若解倒懸而置之推席易謂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  
是謂乎宋儒有言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法歲  
不過一萬七千九百餘金而視曩昔殆省三之一  
民之受賜普矣固宜欣欣鳴于當道祈垂永久也  
夫為民父母宜司欲惡審趨避乃民之欲趨在此  
獨奈何違其所趨惡其所欲耶繼侯者觀是石諒  
必有同心矣異日丁有消長事有增損亦惟因時  
調停潤色之爾其法固未可輕變也余樂侯有是  
政而又樂邑之人有是舉於是乎記侯名唯丁卯  
鄉進士四川富順人

沔池月川先生祠記

川曹先生倡聖學於未宜之際沔池其故里也  
而祠僅一楹石侯顧瞻嘆曰湫隘若斯非有司者  
責乎會按臺侍御陳公移檄拓大於是卜地東郊  
創祠三楹左右有室落開有門春秋有俎豆牲帛  
以祭規畫既備矣廼借學博諸生過新文以狀焉

愚為記愚惟先生之生也家邦膏化心悅誠服於  
霍蒲人士方嶽大臣之禮敬之也不敢過以屬察  
其歿也或曰百代真儒或曰本朝理學冠冕迄今  
三百年君子淑其緒小人頌其休而疏請從祀爭  
刻遺書廣其傳者踵相望也豈先生有求於天下  
後世之人天下後世有私於先生哉蓋先生崛起  
兵戈擾攘之餘首取六經八子書深繹而實踐之  
而聖學賴之以倡夫學惟實也故愈久愈光愈久  
愈光故實學愈重於天下而世之推尊先生也愈  
重矣

孟雲浦集卷四

遠而愈益盛且斯祠之作凡登降堂階者能無有  
感而興起乎此又侯與侍御風厲後學意也寧獨  
以崇前賢而愚因是竊有慨者三孔孟演虞夏之  
傳又千餘年而周程續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  
貫集義之學之宗者此義不明即終身從事恐不  
免於義襲冥行愚觀先生以太極為立本而求至  
乎聖人之道以參天地惟此心而謂心非血氣兩  
言者濂洛遺旨也乃或但稱實學而不察其宗徒  
援門人諸纂為臨評而不究聖門之所以評人物

亦論聖門四科必首德行類不  
尚矣其次若閑若冉孝敬自足取信至伯牛獨以  
疾見惜而齊魯論語六經舉無片言隻行可攷乃  
儼然廟庭七十子且多讓而坐下此何以說也先  
生念念安理孝敬尤人欽服令得聖人而事之當  
居德行之科又况敷政作人博貫編削視無可攷  
見者稍殊如謂彼為夫子所取則先生天下深服  
篤信誠非阿私所好者而從祀尚格其請吾又慨  
議禮家審對盈庭國是卒無從定也叔季道微即  
一節義一孝廉之褒表每視豐約為幽明不則亦  
必藉有氣力者為之推挽先生祀典坐此濡邊棄  
愚序綴粹謂是於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  
能無慨乎愚也重感政學之衰深嘉侯與侍御斯  
舉又幸先生久而益彰而後之有感而興者宜益  
信此學之必貴務實也特為記之且以俟議者  
攷焉侍御名登雲唐山人丁丑進士侯名允珍同  
州人已卯進士學博於中越應捷慶西幸也

孟雲浦集卷四

說

鷄鳴為善說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夫善者性也心之本體也不孳孳為之則心不在矣所謂為善非如世所云行一善事之謂也行一善事亦謂為善但鷄鳴孳孳工夫更精微耳此心生機時時不息雖睡夢中亦是善况鷄鳴而起乎故念念不離本體是謂為善世之或夢或醒思慮營營擾擾者固無足言即心體未透而模擬想像執持把捉亦於孳孳為善之宗旨尚遠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通晝夜其孳孳為善哉

成章說

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夫道即戴記所謂大學之道是聖人之致也人惟立志不大則局於近小不能充實光輝安可以語成章安可以語達道天下有大志者不肯以一善自足其胸襟光潔無一私芥蒂其識量闊瑩無一私障隔其力行斯道實有諸身無一處欠缺美在其中暢行

四支發于事業夫是之謂成章蓋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之地位也到此地位道斯達矣達則大而化之之謂聖更無工夫更不須裁乃若狂簡之成章尚不免偏于質習不裁不足以入道裁然後可達也斯則其小異者然其要歸于立志之如何故志不可不蚤辨也辨不蚤則以小而害大以賤而害貴何怪乎達聖道者之寥寥也

責善說上

化鯉賦資愚下蓋嘗望吾黨箴砭以漸進修顧德業進難而退易友朋諛易而規難獨居深念隱隱若有從傍譏讓之者因悟邇日勸戒泯然心甚懼焉古德云士有爭友又云切切偲偲故願吾黨無棄我也作責善說

學問之道在為善切磋之益在朋友朋友而不以善相責則相率日趨于非而莫覺矣何以學為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是義也始非不諄諄吾黨乃比來非漫譚則溢譽卒忘其所謂責善者夫士無教友則失聽諸君之不吾責是無教也予將安

聽者意予于學淳慕寡遠善之實聞言之聽受之誠乎何終日群居不相關也今夫善也者天之命人之性吾心之本體固不以友朋責否為存亡然芝蘭從化蒼黃由染則夫法語異言提撕之使不急謂非朋友可乎昔田晝取士所當為責志完之自滿修史史官職也人禍天刑昌黎之謬是以見貶于柳州季路好勇顏淵諷以盡悞吳公閔顯孫意氣過高歎曰未仁卜子罪天忘自罪也子與怒而數之而難索之慨深以長彼二子三賢豈故招其友之過為名高要不忍見同袍未善是故翦拂之覺呼之用致責望之意假令當時亦若吾黨詎不稱緘默慎重然所貴為人友者安可如是鯉也上之不敢擬聖門之彥次之不能同文章節義之流固不足齒收然吾黨則有顏曾言游田柳之任乃今久矣不聞切磋德日益陳愆日益積問學日益荒墜人之視予也謂諸君為何如人語云不知其地觀其草木予之不德是亦地之耻也吾黨鑒之哉

責善說下

夫所貴為學非求過之寡乎吾欲寡過而獲責善之友將遂廢麻中不期其直所謂已失之友得之也今也吾黨不以規而以譽夫此以譽譽彼彼亦以譽譽此是崇虛諛而辭實學欲善之進也不猶覆水求燠設免置以捕麋乎且吾黨之不吾責毋亦告我以過而面或赧然赤扣輒有輟轉之說與吾試思之殆有不俟人之規之而有可汗顏竦息而悔改不遑者今夫交接拜揖或近於淺慢毀善揚惡或遠乎忠厚或急難而罔救或許諾而食言徑徑執小信之守悻悻憤自是之見功名急於趨玩好急於得財利急於取聲色急於好甚則逆億者飾人者嫌者怪者惡者恨者嗔者皆憤者諛依求客者心迹之不明白者凡若此類不可名數皆吾過之不須人言昭灼我心而吾未嘗憤然悔截然改而猶傲然自負為知則又何必曰責善貴善乎哉由今以往惟從吾真心自訟自艾庶乎其廖也孔子不云乎忠告而善道之審如是而不

聽聽而不改然後可以無相責儻未至是而嘿嘿是善柔也吾學吳賴焉

### 趙瀚臣永澈名字說

水自沼沚澗溪上至湖濱率可澄以澈然最大莫如瀚海涌之欲濁而不得澄之不清而常清靡物不儲靡奇不有是知汪洋浩蕩其量乎是吾心之用也澄湛瑩澈其質乎是吾心之體也君子之學莫急于養心心而澈也可以昭德心而大也可以體物徒大而弗澈私智小慧為汙濁焉爾矣徒澈而弗大狹度淺衷為沼沚澗溪焉爾矣君子者將積小以大澄濁求清也而顧若斯為吾邑趙瀚臣從愚遊愚曩為擬名曰永澈適始字之蓋既欲其澄心又以大其心望焉趙瀚臣問名字之義因著其說或曰瀚北冥也比冥有魚化而為鯢鯢若垂天之雲從而南搏扶搖者九萬里息也以六月是亦瀚海所宜儲而有也子之字趙義渠遺此乎愚曰養心之學未深即近小且泥况遠大乎苟得其養若瀚海之歸萬水宗百川而弗涸則或化而息

焉則或化而搏焉愚安得而測諸

### 郭君易名字說

吾鄉郭君幼未知學隆慶壬申來會垣脫舊習畢意聖賢之塗頃謂余曰鄙人名士傑近得族譜吾始祖自石橋來者名廷傑又吾字亦族中父輩名也蹊然不安者久之顧命自先君易之不背先君命乎余曰古之人敬其人則思避其名行輩且然況為人孫子不避其名字乎假令君先人見族譜亦必易此名斯蓋善遵其命也又得以背命為嫌哉郭君躍然喜曰是也子盍為我易之余因以憇憇二字語郭君郭君曰伺之義吾誠愛之第延平先生諱也吾聞憇者誠實之謂吾懼或流于不實也以是名我其可哉余曰何以字君曰是在吾子余惟孔子有言士慈然後求智蓋為世之不務慈謹從事術智者發也夫有慈則精神內蓄義理整然其智也為德慧為誠明蘭陵氏所謂端慈生通者也是天下之大智也彼徒以智而已者機械變詐浸入于心勞目拙而猶自謂曰予智是小人者

流君子耻之君以志學為本以孝睦為行以改過遷善為實功固肫肫乎懇士也斯其智賢于世之恣伎倆萬萬矣字君曰子智無乃不可乎因撫其言為之說

### 王生字幼真說

王生以悟陝州人也所居之里曰張茅去新安六舍遠矣生慨然介僮僕具資糧負笈米學其言曰以悟甫十齡先君子見背終鮮兄弟伶仃孤苦獨心誠慕先生講洛中之學不忘也積懷有年矣來

王生字幼真說

王

之日母氏悅戚黨友朋懼送食曰庸王之成也在斯行歟先生其許我乎余於是館生于廬之旁舍昕夕相與切劘既詢其字曰希賜余曰何謂也曰取穎悟庶幾端木子之義余瞿然曰可乎曰斯友朋之相贈也我未之能易也余曰其然乎其然乎尊子之名而名先賢其母乃不可乎王生踧然避席曰願賜之教夫世之人惟不知悟也是以溺於酒淫於色顯於貨利修飾於服履汨沒羈縻於聲華詞章之習役役焉終其身其後千仞濶迷不知

返斯誠可悲矣乃生也冲年卓立不逐流俗不顧非姍惟以聖賢之學是志此豈獨今時豪傑即書傳所稱古人何以加焉是蓋蟬蛻于塵淖氛埃之表而自悟其真心者乎遂字生曰幼真從而申之曰吾有真心宜時覺悟以擴充之也其不悟則其真也斷矣悟不真則其悟也妄矣妄與斷君子不由也子既得其真心矣其尚益勵擴充之學哉王生再拜曰以悟敢不夙夜戰兢求悟其真勉自擴充以祇承先生之命

王生字幼真說

王

### 四郭字說

四郭昆弟為梅山先生猶子濟濟然咸具明慧之資而梅山先生又以躬行率之蚤夜同處於精舍用期共學可謂不出家庭自得師友矣四君青年向未有字梅山先生以為請余不獲辭則一一問其名而一一字之既得其名曰天榮曰天瑞曰天然曰天命於天榮字以孺木蓋木多華榮匪由人為字曰孺木其有培植灌溉之望乎自昔論祥瑞必推其本源曰心和氣和天惟心和氣和是以陰

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諸福可致之物畢臻而瑞應至乎天瑞曰孺和端本澄源之學也上古氣淳天然自善何待於矯後世學龐俗靈而人之氣質亦因以變化一切匪癸之即及若順利而實非吾性之自然不矯之何以變化氣質而復吾性故以孺矯字天然所謂善反之者歟至於天命則以孺侯為字孟子云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即天也然非有外于心性存之養之絕告于義外之弊而又無以宋人握苗為已病夫是之謂修身以俟命斯立矣孺侯孺侯敬修可容已乎余既字四君而梅山先生復索余說為顧名思義之媒遂書以為說

郭克實字說克實名有聲

天地萬物惟一實學亦務實足矣而奚尚乎聲雖然聲者實之著實大則聲必宏鮮厥聲是鮮實也今大雷之震也風之賴也洪鐘之鏗鎬與鶴之鳴九臯而聞于天也皆非有意求聲而聲達焉實也有聲亦何傷傳曰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吾與子方

從事天地萬物一體之學第兢兢慮實之不至之可耻而不必憂聲聞之有無

上官子字體良說

易之象良者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蓋余嘗學易而體言之矣位也者吾心不動不見之地孟子所謂天下之正位是也心體寂然未嘗不思感而遂通而寂體自如千變萬化總之隨所在而不出乎其位是內者固而外不能入故曰內外敵應不相與也是良之體也然此直自無山一卦言之耳六

集卷之四

五

十四卦中或有以良為貞者或有以良為悔者若蒙不察物謙不自滿盛之勤勵剝之脫化貴之藏用大畜之蓄善頤之節慎咸之虛受蹇之不敢居蹇之不輕舉損之去智漸之不躁旅之從人小過之自歛皆心體寂然未嘗不思感而遂通而寂體自如千變萬化總之隨所在而不出乎其位是千聖之歸藏萬物之所成終成始盛德大業之所自生也故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艮之體也學者果能體此令吾



心不動不見之地常寂常感常得所止不為一切  
言詮所縛不為一切意氣所激不為一切世情所  
移內者不出外者不入心體嚴密學術凝定德由  
此進業由此修即易中六十四卦莫非我體即書  
陳安止詩歌敬止孔言知止孟子可止莫非我體  
寧直十四卦又寧直蕪山象哉其不然者應不順  
則性不定存不神則過不化無論往來憧憧朋從  
爾思就使增益故作欲追躡千聖而學非真止徒  
曰我體良也其究不免分寂感析內外始勤終怠  
而後出位之思多矣可謂之善體良乎河岸上官子  
從余游曰位究心吾邑月川曹先生之學先生本  
朝理學冠冕世知之未能盡知也嘗作讀明先生  
之大者可謂仰止高山觀良之義矣然又以義所  
致敬名者近于不止也問字于余余為字之曰體  
良蓋望以欽止而求孟子立天下正位之學而子  
又託梅山郭君索余說夫既已字之又復說焉是  
輔與言之象豈不出其位之思乎梅山曰銘座書  
紳古人不廢況言有序即良其輔莫非止也且程

子不如觀一良卦之云豈遂思有所出耶余曰若  
是亦體良之學也於是為著其說

議

### 微盤號議

洪邑秦先生嘗入業于衛涯陰翁聞良知之說退  
而修於洪水之上余往來茲邑承川寶丈止宿皆  
得晤先生先生嘗擬號微盤向余議可否余曰昔  
者湯大聖人也然且藉盤寓微一則曰日新二則  
曰日新良以吾心生機與天運同日日而新也顧  
幸與秦先生同姓  
設明命無從匪憂慄慄危懼墮于深淵常新常微  
常微常新洗濯滌雪若盤之沐而去其垢也微斯  
至矣湯所以承天休而躋聖敬也先生其有意于  
是乎以是為號夫誰曰不可

孟雲浦先生集卷四終

傳

我疆正先生傳

我明隆萬間有真儒曰我疆先生名秋字子成姓孟氏山東茌平安平鎮人仕而高朗貞介專意聖學嘉靖乙巳年二十一聞其邑宏山張先生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乃於是執弟子禮隆慶己巳膺恩選是時督學為安成鄒頴泉善而太平周訥谿怡亦僉憲東土兩公講學會城先生雖諸生多識其簡錄

所問辨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不凡既入太學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講天仙菴嘗試心及未發之中二論館師奇之是年經亦游太學一見先生遂契合而先生學日益進嘗曰道須卓悟學貴真修明年庚午奉順天鄉薦先是春月蒙素番鑒或餽之金或餽之粟皆謝不受獨不拒鯉曰我與君契合不足我且向君索之取予不苟亦可樂見辛未登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甫經寇大創瘡痍未起適亡且聘先生極力拊摩還定安

集諸所條布如里甲傳置釐為條鞭又置快鎗火藥埧砲架教民防寇瘡痍漸瘳而適民胡聚良劉進老等千三百餘家各携妻子還皆為慶業嘗行部見育者廢疾無依者惻然收而養之隣封皆至則寓書其尹為之養有謂迂者先生曰我非渠父母耶六載焦勞未嘗廢講閭閻且知歌咏庶幾哉武城遺風乎萬曆丁丑轉大理評事蓋先生政務實不求人知而又不阿事上官以故僅得相調故事入京率有書帕先生獨無且前此兩入觀皆無於是峻郛謁遺惟留情平反暇則集所知談學靈濟宮雖以是見嫉于八然名亦以是丕著己卯調兵部職方主事管山海關山海迫邊且令甲戌遼者不得竄入又高麗諸國入貢咽喉寔重地云時關法久頽秉政者欲簡才守者往且奏給特勅蓋前此未有也先生總察有法關政肅然先是關民出入不識用夾帶浦成為利藪至是輒造飛語又先管關某嘗取遼商輸限列贖錢充私蒙先生不然某時為職方郎中銜其形已也間謁政府

進冷語曰山海須得一郎中往主事難鎮壓也政  
府笑曰在人豈在官有如郎中語窳縮胸奚殊主  
事乎雖未是其言然巧詆之矣及辛巳京察卒以  
詆嘗外調衆譁然不平先生不為芥蒂或諷之揭  
白政府先生曰吾不逢人以弭謗亦不申揭以白  
心聽其所止而休焉其不可乎候代七閱月關政  
肅然識者歎服是年遂乞致仕既還里關覽古今  
探聖賢蘊奧對時題詠其樂灑然有曾瑟頽琴意  
趣詳具里居稿理學辯疑及村居雜詠先生道益  
明名日益著四方賢士大夫道安平莫不求一見  
為快甚至依依數日不忍去甲申撫按交薦其冬  
起刑部主事乙酉如京刑部號閒曹而先生又不  
為一切徵逐杯酒殷勤之歡日惟健戶力學有同  
志來驩然相與講究京師故有會然多作輟得先  
生人人興起亦人人願交先生先生亦以斯道自  
任接引倦倦先生官不逾六品百寮仰若斗山雖  
無政事可觀而嘿淑上下裨風化者不淺人咸謂  
東魯復有孟子焉丙戌轉員外郎九月改尚寶丞

越明年丁亥三月奉命祭衡府便道入里撫  
臺李公戴訪先生安平對談白宿寺凡三日且請  
訂正明儒經翼先生嘗謂是書蹟駁因錄其善者  
附以已見李公特梓以傳戊子還京先生年已六  
十有四矣精神如壯不少衰時時取孔孟書讀之  
多妙契隨契隨筆名曰讀書管見生平好學一息  
不懈其言曰自古聖人朝乾夕惕寧肯間過斯其  
所自體驗乎明年己丑轉本司少卿春三月五日  
卒先生自弱冠從師問友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  
斯道若饑之於食寒之於衣期於精詣自得其仕  
也舉世尚同獨出手眼非有過世不見是而無悶  
之德欲以聲音笑貌為之能乎以故歷官十九年  
蕭然寒士其與人游也河流為澹衡度為平不令  
人嫉亦不令人譽譽之不加喜嫉之則反脣而無  
愠其貌魁梧舉動端肅見者起敬當昌黎入觀  
同衆尹見楚個耿公公獨揖先生留曰君何氣象  
之出群乎扣其學因與定交其為詩文闡釋心得  
不事錢雕顰悅凡所著述必有發明其論心也曰

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  
內為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論未發  
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不感  
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  
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  
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  
論聖學正脉只在志仁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  
也初何嘗以改過為入門正路克已復禮自宋大  
儒皆以去欲還理為解先生曰若是則原子克伐  
怨欲孔子何以又不于其仁耶蓋孔顏合下便在  
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故曰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嘗答人論學書云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  
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  
力洗滌不過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  
間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  
天理之說悞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  
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不知何  
日是清淨寧壹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

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  
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求  
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  
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來書又云必有生  
人方可逐賊此可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  
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  
也吾且高枕而卧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  
防既未則逐之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  
證也其論造多近世儒者所未及鯉交先生二十  
年先生言行皆鯉親所睹記於乎世之知先生亦  
多矣然未之深知也著其論心論未發論聖學正  
脉微見其槩俾後之君子以覽觀焉或曰山東自  
孔顏諸大聖賢沒且二千年傳經砥節代不乏人  
若乃真修卓悟直透學脉如宣尼所謂聞道者其  
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

#### 四子傳

四子者趙永澄張騰霄王爾超鄧州牧也余偶出  
城南顧瞻川野心忽悽然泫然出涕不覺喟然歎

曰良朋何悠遊乎昔陶陽陽思友而賦停雲百世而下有餘慨焉余品格不及元亮而感慨畧同緬想四子善人也且皆耽學余所不逮徒以一日長皆謬師余昔也相與游處今不越半載相繼淪落嗚呼風燭萬事並露九原罕虎逝而國產心慘惠施亡而漆園說寢斯亦古今之同軌乎余悲焉余思焉余懼若人之泯泯也作四子傳趙永澄字則映余新安人也性忱直與人處披肝示情忘形骸非其友不友在里中則親周靜涯昆弟善萬汝仁江汝復陳仁甫適弘農則交王幼真張希龍友有過若已之過規切峻厲人莫不憚嚴友其害于德顧性剛好使氣衆不敢言則映獨正色規之曰君不嘗偕我洛下北面先師乎又不嘗偕我講學川上乎何近事乖刺也語極峻直其友怒譴詈之人所不堪則映不為變友卒悟及如孝繼母待異母弟友愛有加尤為里黨傾服居亡何忽一疾沒幼真歸其喪新安葬焉先是食貧携家讀書張茅張某幼真所居里也則映祭掃東還至破石忽聞陳

仁甫死驚嘆野哭聲振山水行道之人嗟異自是悲連日不能解生平義利甚嚴臨終屬幼真曰昨補廩實數金君為我償之得諾乃瞑是時周靜涯已謝世汝仁汝復聞則映死哭之曰邑中失一善人自此不復聞直言矣張騰霄即希龍體幹脩癯器宇逸爽望之知為有道人性坦無它腸果于為善幼真稱其有單刀直入之勇見人學喜動顏色且勉翼不懈幼真十歲喪父子立執戟里閭間誰肯告以善希龍雖居郡城中而嘗有意從與之他日幼真負笈來新安遭希龍子道問何之幼真具言其事希龍曰善哉終身事業自此定矣君前驅我將率吾弟冲霄趨步曩弘農士祗攻舉業自幼真東來濟濟務學俗尚丕變本希龍從與之力也希龍沒家甚貧遺一子幼真鞠而教焉王爾恕幼真從姪字一之三歲失怙稍長竝立如成人茹苦務學嘗曰我母從二十歲孀居撫我我不克激昂砥礪就德業稱母氏志是天地間盡人也間御鹽辣叱曰嗜此倘害子目何以讀書母孀居撫

我謂何遂絕不食強為善不怠鋒鋒在同志間後其母貞節趙氏卒余為表其墓鄧州牧字信斯亦希龍同郡人質訥精神內翕視其貌若無所知識而含英懷藻思慮通明篤信向善遠非義如汚濁其學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幸未立年與一之遭瀾俱沒孟生曰近世朋友道絕勢利交則有道義否生前交則有死則否有如歸殯則映鞠訓孤兒雖幼真好行其道然觀希龍勉幼真及則映屬言則三子固視幼真如已生死交情惟道是重若一之

孟與清集卷五

七

厲志信斯木訥均所謂善人非邪此余所為懷然泫然喟然而思也余不知潯陽所感亦若四子其人乎否

### 鬻薪者傳

愚聞之師曰山中貧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咸賴斯人以養欲耕無田欲賈無貲不得已入山拾薪趨市鬻之得錢易米歸而炊食奉母及妻子以為常嗟夫人至鬻薪苦且拙矣然心之全德亦不外是彼其不忍一家枵腹而饑思所以養之可不謂

仁乎知薪足易米也而鬻之可不謂智乎食先奉母事理宜然可不謂義乎奉母必讓非禮乎其鬻其養皆非偽習非信乎斯人也未嘗讀書學問而鬻薪一事心德具在蓋天機自然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獨彼由之而不知之耳學者請聖賢畫且著於斯道而反以學問為長物曰我不能吁豈真不可能哉吾於鬻薪貧民有感焉

### 行狀

#### 河南西川允先生行狀

孟與清集卷五

十

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姓允氏其先蘇之長洲人高祖文亮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承德郎戶部浙江司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王氏蓋生母云先生生而穎敏年十六遊郡校即有聲嘉靖壬午中河南鄉試明年癸未見王文成公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壬辰除署元氏學事所諭士大都端趨向重躬行在闡姚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為課甲午丁外艱服闋復除章丘其諭章丘士亦如諭元氏士也兩地士心悅誠

服多所興起庚子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時  
為祭酒特重之每令六館師生以先生為導壬寅  
年四十矣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語曰我今道  
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  
顛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晴川劉  
先生晴川文成高第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  
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于心泊一切見聞悟入  
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  
時從狂狷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

金鑑卷五

七

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谿諸君子申辰陞戶  
部浙江司主事管澹野鈔關所推僅僅足 國課  
纖毫不以自污至奉已澹泊人所弗堪先生處之  
怡如也丁未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三十  
餘年明道修德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華布素  
常至空乏郡守有遺官地者竟謝不受居常獨坐  
小齋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墮  
墮氣其言曰士不講學又夫人苟不隨流俗肯來  
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即是同志但當虛心切

已共求精一耳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  
問如何入門者則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少間曰  
只在此心問自己病在何處且求採藥者則曰問  
病便是知病不言而喻有欲向靜處收放心者則  
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却恐或  
為外道所攝問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  
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  
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  
之病身體不知痛痒必有癢痺之病人心不知好

金鑑卷五

七

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  
便成天下之臺臺矣其為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  
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嚮往不容自己晚年  
有慨于傳文成之學失其真至謂良知上還有一  
層者則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外內安得更有  
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  
道無淺深職分固道體之實地也且夫孔門以孝  
弟為為仁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  
曰其恕乎非文成宗旨而後學所宜遵耶此其立

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為實際可謂有功夫成至造詣純全德器溫粹不言而飲人以和如春溫發物莫知其所自然又非言語所可況也陝洛間仰其德斌斌服從至百數十人而四方士大夫道洛下者恒以得睹一面為快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衍行于世於平河南自兩程夫子沒繼此學者鮮矣先生崛起五百餘年後以聖學為己任蓋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透中堂左龕設文成位每晨焚拜來學者率令展謁尊信如此而其精微洞徹成已成物學修而道明德立而行尊褒然為一代真儒蓋尤有深造自得者兩程以來一人而已卒於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癸亥夏六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八配鮮氏先卒于洙府學生亦先卒女二一適訓導李柔一適學正李根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居厚居默俱府學生曾孫學頤學魯學思是年冬十一月十八日葬先生於洛西澗之陽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家貧一切喪具悉出洛經

紳在門下者而四方門人環哭送葬者踵至化經從學久受教最深乃羈京國弗克奉遺訓慟恨曷勝居厚嘗私紀先生履歷因諸扣之先生為述一二事已而見其換年月扣之不置也則駭曰若欲何為耶自是絕口不復言矣蓋先生之學得諸心不求知于世至如臨終所自為誌亦僅紀世系歲月而已以故嘉蹟懿行不少傳述然而念念歸根動合道體神凝氣定貌莊色溫自壯至老時刻不離此學殆所謂無行不與者耶化鯉謬以所聞敬勒狀如右深懼庸劣無以窺先生之大也

誌銘

明徵仕郎南京龍驤衛經歷方山丘公墓誌銘

隆慶辛未冬十月六日方山丘公卒先是化鯉造請公坐談終日登山歌嘯且期我師西川尤先生于洛西商數年所得無恙也曾幾何時而訃至於虛哲人已矣鄉邦失耆舊同志失法程傷哉公諱鳳字鳴岐其先山西翼城人元末諱仲德者徙河



南之新安仲德生聚聚生貴貴生志興志興四子  
公其仲氏也公世業農弱冠為憲司吏聞天台陳  
先生風毅然以效法古人為志衛指揮其罪常落  
職賂公求解公峻色以却當途重之名震河洛嘉  
靖戊戌謁選丁外艱既服闋以母老不欲出且十  
載值尤先生乞養歸造廬相訪促膝論道月餘而  
後返慨然曰古人也自歎不及因贈言勸之出而  
公母氏亦卒公乃以庚戌拜獻縣丞敬上愛下事  
雖至瑣罔不恪恭持已嚴毫無所染即古劉伯榮

畫像

卷五

五

具慶然之庶何如焉鄉大夫劉公其贈以詩有門  
掩有花一舊貧之句少司徒王泉陳公瓚時為侍  
御每稱于人曰丘丞吾師表也誠重之矣馬院徐  
公按河間欲得屬吏最廉者風郡邑以問陳推府  
麟且令母拘資格陳素重公遂以公對而見吾陳  
公大賓為郡守尤重公屢薦之天辰轉南京龍驤  
衛經歷見吾公致臚縣令為設供具皆固辭去之  
日一馬一僕衣笥圖書而已在金陵無案牘勞得  
肆力古聖賢典藉故於學庸論孟禮記諸書盡諷

夜思深有味乎其旨且悔學之晚也遇大祀必齋  
沐出宿官衙衛官以是日閒暇設宴召公公不御  
酒肉其酬衛官菜菓茶餅外無它焉已未秩滿贈  
父如公官毋路配劉俱孺人越明年庚申致仕渡  
江謬劫於盜發舊衍無所有驚曰繁清官也鞠輓  
而去歸四十餘年讀書談道怡然自適足未嘗履  
城市邑大夫屢請賓鄉飲辭謝之曰此朝廷鉅  
典鳳何人而敢與乎居常每晨謁先祠婚喪悉如  
禮制訓子姓以道化及族里靡弗質朴雅飭初公

畫像

卷五

六

養母時嘗親耕稼孺人亦躬為饒有雁鹿門風公  
治田精常多獲第欲以田易公田公欣從焉後治  
易田復精復多獲弟又欲易孺人有難色公思有  
以誨之值燕會佯令孺人往孺人曰聞有丈夫燕  
婦人可與乎曰婦人主家非丈夫耶孺人悟卒從  
其易聞者嘆服宛陵周公怡涇陽李公世達皆馳  
書候訊而吁江朱公大器督學中州特檄表其間  
中丞孟津李公稔識公曰方山今之古人也嘗為  
二贊寄之其辭曰今也清官昔也清吏秉一寸心

對越天地昔也清吏今也清官玄風雅度媿我儒  
酸是時中丞官徐方而公在獻邑後二十餘年尤  
先生讀而跋云方山翁知道者也廉特翁衆美之  
一節耳邑中無貴賤長少咸知尊仰於卒也莫不  
悲傷尤先生聞而哭深以城西約不能踐為恨嗟  
乎公胡令人景慕若此哉公孝友貞介樂道安貧  
人但見為清吏為清官謂公廉士至事事以古人  
自期待中心融融若有真樂外物毫莫能誘則未  
之深知也吾河南自程邵諸賢後公庶幾踵其芳

益陽縣志卷五

七

嗣已公生弘治六年三月朔壽七十有九孺人壯  
齡先逝公鰥居歷三十二年綽有子與王駿之操  
子男二長岳邑庠生先卒娶劉氏次陵娶李氏繼  
賈氏女三長適儒官張先生科次適李登劉道孫  
男三泮娶喬氏浩娶李氏岳出泮娶馬氏陵出泮  
淳俱邑庠生女十一適人者六餘在室曾孫男一  
女二泮等卜以十二月八日葬公方山祖兆請銘  
於尤先生先生以命化鯉化鯉敢以不文辭銘曰  
嗟嗟丘公秉心真淳生今之世寔古之人幻居深

山竭力鋤鉅長遊息司託身刀筆雖則刀筆乃筆  
聖功踐履篤實蔚為時宗為吏為官清風兩袖乞  
歸渡江拜於舟楫既返於家蕭蕭敝廬左圖右史  
澹泊自如一行一言為鄉人式秉義揭仁邦之司  
直聞者興起立懦廉頑無論長少僉曰方山念念  
好學老而不厭今也云亡伊誰型範於平公之德  
玉粹金精公之志孔思周情公之操嶢然不緇公  
之面溫然可噓公之力中流砥柱巍巍乎師表百

世

益陽縣志卷五

大

王烈婦郭氏墓誌銘

烈婦者新安庠生郭時安之孟女也其生而貞靜  
端莊嫁而勤朴孝謹余不暇詳獨誓死殉夫為烈  
婦之大者余聞之歔歔然不能止蓋痛節義之  
不易云烈婦年十七歸王萃秀僅年半而萃秀病  
傷寒累數目不汗烈婦晝夜侍萃秀食乃食萃秀  
不食亦不食萃秀病革連三日不食烈婦亦三日  
不食亡何萃秀死烈婦籲天而哭誓以死殉聲出  
而氣絕仆地少頃乃甦甦而又哭氣又絕又甦如

是者再四舅姑知其志請諸姑姊妯娌共勸之多  
方慰諭志不少回不食者七日姬黨劉某謂烈婦  
曰若哭尔夫乎然胡自苦如此肯自寬解安知再  
適不更愈萃秀乎烈婦不應且視且哭又郭某者  
烈婦叔父也亦謂之曰汝哭誓死為萃秀也萃秀  
死抑為誰乎汝胡自苦如此且汝祖汝父兄妹俱  
在汝安忍舍之烈婦亦不應且視且哭舅姑知其  
志請諸姑姊妯娌勸之食且晝夜防守惟謹得不  
死迨萃秀葬前二日烈婦有喜色奉姑飲食亦自  
飲食復謂姑姊妯娌曰未亡人必不欲生第此時  
未肯死俟葬我良人歸寧我祖我父既當求一死  
矣姑及家人信以為然又見烈婦飲食也是晚防  
守少疎烈婦遂走後園樹引繩就斃姑及家人忽  
尋烈婦不見即皇皇視其寢室亦不見及至園樹  
抱號解下烈婦已氣絕不可甦蓋萬曆五年四月  
二十六日也年僅得十九嗚呼傷哉方萃秀之死  
也情激心裂慷慨一死猶或易也至于遲之數日  
父母戚屬之繾綣姑姊妯娌之慰諭曾不能一移

其初心從容就死如此雖古哲人達生委命何加  
焉烈婦蓋非獨能死也計聞之朝人人痛惜邑侯  
沔陽張公擊節嘆賞即日躬臨其喪且題之曰妙  
年貞烈而邑人士方具呈申請乞秦旌表雖于烈  
婦無所加亦可以見人心同然而脂韋之士懷二  
心之臣聞烈婦風當愧死萬萬矣詎直為女流輩  
龜鑑哉烈婦母董氏生烈婦于嘉靖三十八年五  
月十六日卜是年五月四日同萃秀合葬邑城東  
文峯陰銘曰於赫烈婦知有夫不有躬烈烈轟轟  
青年殉夫不愛生獨愛節轟轟烈烈人曰生為愈  
不應人曰死無益不應汝嘿嘿顧天竟引繩而得  
正始也誓死飲食不御人皆謂烈婦當必死既也  
色喜飲食忽御人皆謂烈婦當不死吁嗟家人勸  
諭殷殷孰知烈婦之為心繫芳名之赫赫震宇宙  
而光日月彼二心者道烈婦之墓傍宜茹烈婦之  
風霜

### 墓表

樂吾劉先生墓表

是為樂吾劉先生之墓先生自幼以守禮聞其至親也朝夕在侍居母喪三年非弔唁不輕出門小祥後遇善繪者告以母容寫再三不類翼自盥焚自寫鄰姬見之曰劉母也蓋稱孝子云督學水陽亢公嘉其行誼晉廬賓而齋峯王侯扁其門曰慈孝當是時化鯉即知向慕且後受學于西川先生每述以相勗先生一聞輒契遂之洛親受業焉歸而忻然曰何幸得聞至教乎先生諱鉞字伯舉初號玉鉉自謂師而歸也往來益密切磋益至一日過予予出陽明先生集觀焉先生每觀一遍忻然曰此即吾師訓也何幸得聞至教乎及觀從吾道人記則忻然笑躍然起曰壯哉蘿石先得我心方吾之聞師教也年已五十矣吾謂天下之樂莫大于學將終其身樂而忘倦也以為深幸乃不謂有年踰耳順忽棄舊習友人招之不返而從吾所好以學于聖賢如蘿石者斯不亦大過人哉遂易其號曰樂吾蓋自附于蘿石之後云世之人溺于利欲蚤夜攢眉曾不見所謂樂間有自謂為樂者又

往往縱欲肆志是亦長戚戚類也何也彼其樂非吾之所謂樂也吾之樂處善循理不惟怡然自得者為樂即戰兢惕厲亦謂之樂何也心無所累故也先生蓋庶幾樂吾之樂而為吾黨所共仰者乎吾邑立會講洛陽之學且十年始講于寶雲寺再講于城南精舍又再講于陳仁甫書屋月三舉未嘗輟衆方賴先生夾持以求繹師訓先生胡為遽疾而沒耶方病革也予與二三同志往視先生先生顧謂予曰老師教詔履載之恩也恨未能常侍側耳不及他語於羣觀臨終斯言則先生所樂不可槩觀哉先生沒再逾年矣予始表其墓蓋先生之行未易縷舉舉先生所樂者表而出之以示來裔先生得無忻然矣乎

布衣周靜涯墓表

布衣沒宿草幾青矣余與布衣師事西川亢先生布衣年長我以倍余嚴事之布衣亦忘年交我兩人相得最靡嘗矢之曰吾兩人必以古人相淬礪德必相龜過必相繩切布衣但見余喜次于面余

但見布衣亦輒喜余曰我見先生不待先生教語  
生意油然而布衣曰吾亦云云則又笑之曰吾兩人  
每自不論有事無事少一面亦不論盛與暮有言  
與無言也嗚呼余於布衣能一日不企思耶布衣  
名玩易字尚時其父洛陽人姓周氏徙居新安布  
衣生平尚友古人事親孝待弟友愛治家嚴肅樂  
與人為善其父純直翁質朴忠信見重先師既沒  
而先師私謚之曰純直布衣事之能先意翁喜置  
器用布衣嘗預以錢進翁翁得適意將盡必後預  
進以為常每市新奉翁必多其數置餅餌甘熟亦  
然知翁必適予諸孫也家無多田間嘗營什一之  
利走汝南郊頽及園中出輒亟歸或問之布衣曰  
父年九十餘若風燭然我雖在它邦夢想未嘗不  
親側也迫純直卒茹素廬三年不入內既服闋  
家居鼓道或問之布衣曰嚮為老父甘毳計今父  
沒即澹泊正欲見古人明志何能復走它邦乎我  
豈陶朱也哉君子謂布衣往日非徒營利也至如  
友愛尤非常情可及嘗純直存時已抱七孫每飯

三世十餘人必依倫次同食內外服食等悉布衣調  
度與二弟玩書庸禮雅雅同樂無異言綽有古紫  
荆風鄉人高其義居家效古嚴內外不但巫覡輩  
不得入即嫗娼婦女亦少往來庭戶肅然有備者  
曹事布衣語人曰周宅官府行事蓋異之也邑中  
故未知講學自方山丘先生交先師令二子岳陵  
從之游嗣是布衣兄弟亦執弟子禮講格物之學  
布衣始亦獨惟自修未敢以告人人視其舉止莫  
不訕笑布衣不顧也及余從先師交驢布衣而布  
衣愈益淬礪逢人必誘以學肯綮章帶之士及賢  
士大夫多推重焉在洛如梁北峯劉西塘李春野  
陳仁泉諸公咸引為同志友皆欽枉禮貌而布衣  
尤樂與人為善見人有善稱不絕口屢走汝南關  
中所至咨訪仁賢歸必以語余是時里中黃君道  
貧而行義邑侯嘗令部軍儲赴輸小難先是部儲  
者頗墨歛衆金以自肥黃君即衆人循例自與亦  
毫無所染其諸卻謁不一而又不令人知獨布衣  
知之特詳它如郭君士慈之貞達趙君永澄之直

諒以及陝西嗜學嚮志之士多布衣所深嘉而故  
引陳村張亨夫婦賢布衣每稱說其事津津有味  
其樂善亦不減古人矣余聞布衣墓道嘗有人焚  
拜不令布衣子弟知向微學古篤行胡能感人若  
是至廼世系生卒別有家乘故不及孟化鯉曰學  
者不可無師余觀百工其技藝至淺猶知求師成  
藝況君子德成而上師顧可廢哉布衣惻惻胞胞  
謁先師而學之挺身漂德家庭雍睦遠近嚮學者  
皆推以為前驅曩今春秋邵日刮月磨則古人毫  
年儼戒當斐然在布衣衣帶間矣余故表而出之  
豈徒抒我企思抑以明學必有模範云

王節婦趙氏墓表

余嘗悼世之士貳行也於貞烈婦女每慨歎欽  
之夫士也猶有師友之講明詩書之啓悟彼婦女  
者不尤難乎若陝州張茅鎮王母趙氏可謂貞矣  
趙之夫曰以恬年二十五而即世時趙年甫二十  
一歲翁姑無所養二子幼呱呱未立茹哀飲血學  
孝惟保養老幼是厲其父母謂趙年尚少數以

誠之冀奪其志則號泣仰天曰我非死之難獨老  
幼無托之患必欲強我嫁是速我死也父母不復  
敢言居常躬紡織勤若是其終翁姑之身訓二子  
學二十長曰爾恕州學生次曰爾慈皆成立烝烝  
嚮學里黨數服當道聞而賢之奉 恩詔扁其門

曰貞節逮辛巳年卒吾友王君以悟迷趙苦節請  
余表其墓余因是又有慨焉吾師西川尤先生講  
文成致良知之學余與王君叔姪俱從游世每議  
良知不足盡道余請以趙之貞徵之當夫亡之後  
父母奪志之時從違決于一念智也勤苦二十年  
其守不爽仁也不背夫義也養翁姑孝也訓二子  
成立慈也一事而五善備焉藉非節則無以成此  
善又可以見道無二致而不假講明不資啓悟儻  
所謂不慮不學天性之良非耶此余所以深信良  
知之學之不誣也此余所以深悼士行之貳而擊  
節于貞婦也昔孟子與氏先喪父其為亞聖蓋得  
之母教萬世下誦孟母之賢而不及其貞豈以貞  
順婦道之正而教子賢聖為更難耶嗟乎王母之

貞業已旌矣務其學成其身追躡乎前賢俾王氏之問與三遷並耀是不在爾恕輩耶余故因表其母而併致願于子云

贊

方山丘先生贊

先生嘗為吏為官人皆仰其廉矣逮鯉從師尤先生又知先生為師莫逆交而師甚重先生嘗歎以為不可及鯉又聞先生蚤歲聞天台陳先生風毅然以尚友為志終七十九年力行不倦

金溪遺集卷五

卒稱其志云

蚤慕天台義利判決胸次皦然冰清玉潔其知道乎廉一節耳卓彼方山千古仰止

西川先生像贊

鳴喙此西川先生像也先生弱冠有悟終身修德明道以聖學為己任接人則和粹之容可掬而心體澄淨一滓不染擬學小記足發孔孟之精微從遊者百數十人鯉愚下誠莫窺其涯涘然竊謂程子以來一人而已乃者瞻像進思敬

擬短贊非敢云足以榮先生也

嵩河間氣鄒魯的傳道德純備規矩方員秋月水壺春風時雨趙宋伯淳儼然其位

祭文

祭尤師母解夫人文

河南自兩程子後迄今餘五百禩矣我師西川先生寔接其傳乃若以德配德駢芳埒美如秦匹晉如圭和璋者我師母也近談學者衆矣天真而下漸失其真每每論道體議性命豈不謂精微哉然

金溪遺集卷五

天

孔門論學自孝弟忠信飲食日用外未嘗空談道體何耶豈非以道無淺深庸行皆性命而性命徒談則易流于玄虛意見乎是政先生之教吾黨一則曰孝弟一則曰忠信一則曰飲食男女而尤拳拳于恕之一字外是無說焉夫道一而已矣職分即道體也譬汲水然未聞汲水者舍面而上而從事淵底也面上水與淵底非兩也先生之學所為稱平實易簡由姚江而上接伊洛之派乎此洙泗正脉也其等類家稍知疆于為善是固先生循循之

教而師母寔與有助焉今也天相先生為斯道宗  
盟年雖逾平從心而精神猶欲康泰我師母不翅  
贊道化以成吾黨願遂還太虛何也臨楮一奠誄  
以俚言師母有靈其尚鑒此情懷乎

祭西川尤先生文

維萬曆八年庚辰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庚申門生  
孟化鯉涕泗稽首謹致詞先師西川尤先生之神  
曰於乎先生已矣泰山頽梁木壞矣化鯉小子失  
所瞻依矣化鯉受先生教育恩非筆楮可既乃以

孟化鯉

通

望仕羈在京國不克奉遺教視舍殮聞日月有期  
將安厝蒿邱瀝穀間佳城矣又不克從二三子後  
築塋塚上一篇此心之哀終天抱恨復何言復何  
言追憶嘉靖甲子化鯉候試洛城時未知向學先  
生與二三子坐講化鯉漫將塔下花竹間先生憫  
之曰噫恁好資性顧不知事學耶化鯉竊聞之脉  
脉心動茲教育之始也越明年乙丑夏因夜卧不  
得寐輾轉床席偶念及此學以謂人生決無隨俗  
泯過可以為人之理亦無有罔所師承此念可入

孟化鯉

字

而弗渝者賴表兄李伯生氏先容晉謁先生北面  
受學焉十六年於此矣十六年間雖未嘗時時侍  
函丈然侍之矣或二三日或五六日或十餘日聆  
真切之教發蒙撤鄣未易縷數也化鯉每告歸拜  
別先生必囑之曰子歸而有疑難處感契處不訪  
筆出相證化鯉因條書請批駁求是正今昭昭簡  
冊手澤尚新未易縷數也先生未嘗漫為應酬文  
字會意直書率關道要即不得已應酬莫非闡揚  
此學每以示化鯉受讀卒業必手錄焉蕪有多表  
矣未易縷數也蓋先生之學化鯉雖未窺其涯渙  
然沉渾純粹理道洞徹大要以孔門求仁為宗而  
私淑於近世王文成致良知之訓所著擬學小記  
真足以接姚江派瀛洛探洙泗而開斯人之蒙  
是以居邑濟濟景從心悅誠服延及衛北洹南亦  
有負笈來學者詎直化鯉親炙之已哉始化鯉謁  
先生先生語之曰學問無他在毋自欺他日曰陽  
明先生說致良知最盡頃年有慨於世之學者動  
輒談及玄虛要眇之鄉以為入微而考其躬行則



不逮故憊倦勉以職分見在處用工而曰孔門不輕言性命但說職分攷諸論語可知也蓋為道懇切成已成物因時立方揀藥我人心獨苦矣化鯉荷教育深矣至矣先生之恩殆罔極之恩而化鯉不得為慎終之報抑將何以為情耶昨家君遣僕來京化鯉尚問先生安否忽得詩音末知所措已為位哭負載遺家僮孟在賁諫語代叩靈几遙選千里祭猶未祭於私秉實不盡千百之一也先生其鑒化鯉之誠哉

王集

卷五

王

祭我疆先生文

於乎道在今古待人而明而賢聖相繼則常有絕而後興慨洙泗漁洛號遠世之學士遂失其宗趨步者近迂訓詁者多俗而妙饒者又闖入於佛乘人是其見誰能默契肯綮而得不傳之精於惟先生間氣攸鍾宏志卓識陳意瑋行學深鄙乎獨善道必期於大成書非正學不覽言非正論不騰禮不妄有所及人不泛與之朋苟有可觀即問巷所不棄苟無可取雖貴要其弗稱處綏冕若固有值

扼抑其無悔遺穢汚而不辨當溷濁而同壁立萬仞百折愈劬一介不苟千駟弗驚仕宦十有九載蕭然其若寒生望之喬嶽者氣象端凝也即之冬日者顏色粹充也議治道鑿鑿有據福宗杜而澤黎昨談名理壺臺不倦闡千聖而肇群蒙論心則嗤血肉非是論未發則曰中節為中謂志仁無惡乃作聖之準繩謂克己復禮豈去欲之憧憧若後儒之為說詎孔顏之嫡宗著述甚富闡繹殊闕匪迂匪俗妙解胥貞契聖學之心印陋末世之說

王集

卷五

王

鈴不知者謂先生為唐之景倩為漢之祖榮擬澹泊於閔道羨風流於淵明其知者謂先生匹孔門之狷翁舞雩之風遠可方夫廣川近足媲美乎石翁抑豈知先生之未易及者孜孜矻矻終身斯道更有在乎道脉之正昔者孔子之學獨傳文約禮秩陽江漢為入其宮若孟氏之集義實無忝于顏曾無欲定性宋有周程既絕復讀曰惟陽明及如洛陽西川先師與先生之師宏山張翁雖皆私淑新建而寔各得斯道於遺經論先生之所造由師授

而愈融繫力踐與卓悟誕道岸之先登非阿私其所好洵千載之公評化鯉不敏燕市班荆廿載道義相與有成雖聚散不一而規屬時通一真自信先生無爽二孟喧頌鯉忝並稱將期木鐸大振寧意泰山忽傾而今而後箴砭誰憑於乎往之山猶嶙峋其上峙乎而先生胡以獨隕其形河之水猶泓濟其北注乎而先生胡以遽秘其靈傳先生行狀先生遺稿以覺後學于無已肯使之一旦其露零欲往一哭孰敢在躬臨風寄奠寫我哀衷言不盡意先生有靈

孟書集

卷五

墓

### 合真丘公文

我聞性不閑者機實敏而精操志不遠者習奢熟而神訓求壽考于若人或永焉或不焉吾未知其然否公也徜徉方山之野木石與居而鹿豕之與耦足不市井心無城府紫萼綠葵秋菰春韭含哺鼓腹帝力何有洗耳拭目蓋嘗峻卻冠服于亭長奉詔公舉之日被裘負薪又竊聆西川先師緒論于巖洞之口優哉游哉散放剗畝豈郝參軍所指

處則遠志許刺史所稱無機性閑乎何神完精固享年若斯之久也彼羈縻祿位桎梏貨利志齟齬而性擾擾者相去奚啻霄壤而公真盛世閑人太平之黃耆衆方斲公以香山元爽為後進著蔡為鄉邦模範胡為乎步健視明遽無疾而容與逍遙陟降上帝之左右嗚呼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古之人不憂身之死而憂多咎之在躬身苟多咎縱跼齡錢壽祇足為斯世之樓槍公呼孫子談笑着衣坐而仙化髮髯古之自知死期編告同官令子第市棺具之遺風九十四歲壽考今終無亦比宋儒者所謂存之順而沒寧吾儕慚性志之未定恨機習之牢籠精神悵其走漏慨隙駒與雪鴻睹老成之彫謝相與奔走彷徨而悲零惟靈爽之不昧其尚歆黃 而鑒赤衷也哉

### 合真應賓楊翁文

嗟嗟公遽厭人間世辭鱣堂耶蓋所貴乎人者不在于身之顯而在于性行之臧否不臧而顯乎雖顯非顯其或提身而臧乎生有裨于俗化死見哀于閭

聞即不顯予且以顯歸之曰此論行也而不在區區爵秩之焜煌惟公惻惻朴茂坦夷溫良治家有法應物以方至御賢者更為之虛襟謙受人頌盛德之光一團和氣曹無幾微微乎顏面厲聲赤色即臧獲亦見其未嘗兩即君翩翩然振爾家業而猶養奉教以一經督之百畝曰業勤則精嬉則荒澹於勢利惟性喜飲不擇酒酒必飲滿醉則喟喟絕倒蓋亦自有其樂不在乎酒而豈若劉阮之猖狂其中舒舒不著纖甲其貌愉愉不貯青白其事之得也失也但見一笑爾矣而欣戚於是焉兩忘吾邑自方山先生沒并二三嗜修味道君子亦皆相繼淪落風俗且隨之以奢黃相彈以勢相援以利相距以機智今後輩爭效虛誇轉眼風雲莫知所底麗談古人則見謂迂闊不適于用有志者亦且不免于惑皇如公性行樂易質直藹然古道之望假令生平弓旌幣聘之世肯形枚卜食公其誰乃今王公大人既不能藉譽聞位公以雲霄日月之際而吾黨復不免嗟嗟涕洟徒睹公飄飄

金溪浦集

卷五

三

金溪浦集

卷五

三

騎箕以彷徨嗟乎世之死者非一彼冠裳楚無得而稱即顯也試與公校之孰短孰長然則吾黨恒化不已從而追思又從而誅之詎直為一人一家悲以愴也哉雖然天地者群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常惟耿耿之不滅雖黃壤其吾室而吾黨又何歎歎于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藏清酒一箇生芻一束公之魂誠無乎不之也金三雲霞之間必有憑而縹緲吾觴者矣

跋

尤孟二先生真筆卷跋

聖人之學格物之學也格物之學為己之學也故學以求諸己而實通乎天地萬物雖則通乎天地萬物而我實為之主孔孟所以繼堯舜以來道統而下開程氏之傳者不越乎此明興理學彬彬而王文成之闡明大著致良知一語直接道脉即以愚夫一提無不領略其工夫則雖聖人有終身用之不能窮者蓋為己之學格物之旨也而海內多宗之乃真切為己有功夫文成則河南吾師西川

先生與山東我疆孟公焉孟公得之其邑張宏山後覺宏山得之豫章徐波石樾尤先生得之齊和劉晴川魁晴川波石得之文成源厥源流亦自有本而所得于體驗者為多以故南北學者舉未能或之先稱我疆者鄒南阜而張陽和則謂尤先生善學文成而採其末流之弊為二程後一人兩公者蓋世人家而所稱謂若此豈溢詞哉則以二先生格物之學不詭於孔孟耳觀其漫筆固非為已覽斯卷者儻亦尚論其世乎若育吾先生之襲藏學可知已

孟雲浦集卷五

序

### 西川尤先生要語跋

西川先生終養居洛涵養體認垂四十年所著有擬學小記蓋非攷索然哉其書始刻于洛下再刻于關中迺化鯉所藏先生藁尚多彼兩刻者才十之三四爾曩請彙作全書先生固止之謂宜臧不宜增茲抄其要語為冊雖我疆孟君商訂然固先生意也至若先生造詣醇全見道闊澈足繼伊洛之脉在讀先生書者其世者自有公評曷敢贅

### 跋陽明先生書中六闢語

淇邑承川小川實先生敬禮秦先生皆篤實君子也其學皆有淵源化鯉竊慕效舊矣乃者處懷下問欲立會為切劘資且命化鯉為訂其約夫居肆成事百工猶然況學乎化鯉深感三君子之有此舉也於是檢文成公書中天閣語樂為之筆淇澳多君子當有彬彬興起者矣

孟雲浦集卷五

序

孟雲浦先生集卷五終

孟雲浦先生集卷六

雜著

計曹私紀戊戌夏六月二日時  
為戶部貴州司主事

萬曆甲申 上命刑部侍郎丘橈吏科給事中楊

廷相同太監張誠藉故相張居正家少司馬石星

寓書丘曰內操事可從與張司禮令還京言於

上丘從之迨乙酉歲夏月 上燕居問誠曰汝湖

廣往還何所聞對曰聞諸道路皆言內操不便蓋

謂禍機伏也自是內操遂廢丙戌夏五月 上又

謂誠曰朕嘗志于古聖帝明王汝知之乎誠叩首

曰臣知之 上曰汝謂如何對曰 陛下第一須

保養聖躬聖躬聖明之本也曰如何保養是時

上方喜觴政好女德更有少年闊俊十輩甚見寵

誠因言臣嘗讀魯論君子三戒戒色為首又酒雖

嗜和氣血然傷胃損德亦不細兩者有節保養聖

躬之要也 上曰都誠長跪更有欲言不敢言之

狀 上曰第言之無怖誠叩首慨然曰官家事何

者不壞於奴婢輩然亦 朝廷寵遇致之 上曰

何也且曩者天下謂 武皇帝有八黨然則今亦

有謂朕者乎對曰外間都說 陛下有十俊 上

赧然而赤誠遂巡而退未二日筭兩人幾死斥去

不復近左右兩人者一 張守義幼俊首一不知名

餘八人漸斥去論曰昔人云中人不可假以威權

跡前二事縉紳皆謂美談愚獨不可蓋古之明君

必與大臣商確於嚴廊而為大臣者亦皆明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區區刑餘止令汎掃此虞夏

商周之治所由盛也今也不議之殿上而議之宮

中不謀之大臣而謀之內宦大臣又不以道徒詭

幻結納以為玄策致令朝家大政諫者屢撓而反

以消萌遏亂歸之閹寺之手彼其人知道者有幾

能不漸肆其播弄威權之奸毒禍國家犯昔人戒

乎安在其為美也易象履霜詩歌維霰蓋其慎哉

題卷贈許敬菴先生

敬菴許先生拜建昌守同志者各以言贈繼曩伏

函谷每聞先生于我疆文竊知嚮慕頃如京獲晤

先生時開緒論慨夙願焉惟先生見道分明充養

和粹而接引後學尤為慤切凡有志者罔不新觀  
溫儼忻聆聲歎有請質隨問隨答罔不各啓其  
良祛其惑而先生歌聲清朗如出金石間一吟咏  
以暢志懷又罔不醉心鼓舞虛往實歸以為常今  
纔繼皆弗忍舍也非先生誘掖包蒙以感發之而  
有是耶茲且之建昌矣建昌風土人情愚未識何  
次第知先生能大有造於此邦耳先生痛痒心切  
即政即學將必使五封之令同心一德以休養斯  
民而彼五封之士若氓有不沾被其仁者否矣是  
故建昌之政愚於先生之學卜之而同志之不忍  
舍先生又因以想見建昌之民之感化也

述言勉趙德高

化鯉讀王文成公書至別三子序言自程朱諸大  
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不覺廢卷而嘆曰嗟乎程  
朱而後豈遂無師友哉蓋慨夫非古之所謂師友  
矣又讀答儲柴墟書論王寅之師劉景素事意異  
哉寅之胡能於同列一旦執弟子禮講舉業顧不  
能易此心求師為聖賢之學耶蓋昔者橫渠先生

撒鼻比而使弟子從講于二程是固振古豪傑所  
謂天下之大勇也今世士馳騁詞章以博聲利風  
靡已甚求真見性分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  
任從而求師者殆寥落如晨星乎乃今見吾德高  
德高吾同門友也剛毅高明之資子特遜之往歲  
執弟子禮于予予輒受弗辭非予傲然好為人師  
也母亦文成所謂姑欲假三千為之證三子亦姑  
欲假子而存師友之餽羊之意乎蓋德高之見幾  
於撒皮而識趣超卓又有出於寅之上矣儻所  
謂豪傑士非耶周元公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  
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夫道義有於身然後得尊貴有師友然後道義有  
於身故不求師友不徒有道義於身者也不欲有  
道義於身安於卑賤者也有師友矣不知隨處省  
察以期深造道義終無由進雖得師友奚益哉噫  
嘻德高子其有味於斯言乎慎毋令師友之道遂  
廢後世也

勉郭克實取友

人生最不可無友然最不可不交勝已之友昔郭林宗所至擇交適陳留則友符儔明游太學則尊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善黃叔度非其人不友以故德立行成人皆慕重迄今有道之稱不衰彼一節之士猶然況學聖人而可忽於友乎克實勉之

述曾孟語勉翟君謨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弗怨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斯言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事親不若此不得謂之孝待弟不若此不得謂之仁不可語仁孝則不可以語人今指人而曰汝不得為人未有不慙然怒而顧自趨于不孝不仁其亦弗思之甚哉且吾輩童而受讀長而講貫寧直以資詞說乎必貴有以身之也清宵惺枕偶有味於斯言反覆吟咏此心油然而起盥焚嘗之與君謨共勗焉君謨子其無忘于斯言乎

示姪一謙

學貴緝熙間斷則無所成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乎四海大水之流也不息斯成大川人之學也不已必成大聖是故顏淵亞聖欲罷不能曾與大賢死而後已

函谷別言

關中少壚馮丈如京道新安以所著漫言一編示孟子孟子生一一讀之不逆薄暮後過我譚學更出疑思錄二冊蓋就孔曾思孟語闡繹心得而其友蕭輝之編次成書者孟子生亦一一讀之不逆將別手一卷命綴數語噫丈於此學直扶肩鑿矣復何言無已即以丈冊中最要一言請正之可乎丈曰做聖人易斯言也秦漢以來儒者不敢道惟宋儒曾及之識得此其餘問學始可得而講矣宋儒有言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之云未至云者非謂聖人本不可學姑為是願望之辭誠見孔孟以後功利入人已極安于一善者有之誰復知聖人當學故為此言而寧之云未至云又以見義理無窮不敢要其所至此瀟洛大儒直接

道脉屬今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則  
生生者人之心也故聖人與天地合德吾人與聖  
人同類類同則心無不同其卒不同者非心之罪  
人自喪之爾人孰無心乎心孰非生機乎今執金  
之人而曰無心吾不敢誣執塗之人凡有心者皆  
命之曰聖吾亦不敢誣蓋必其心如乾之大生如  
坤之廣生盎然出之順遂不可遏渾是惻隱之心  
而後謂之真心心真則聖矣故曰心之精神謂之  
聖故夫胡粵膜外斯斯世昏放顛仆不一惻然動  
念者固不得謂之人則然動念矣而內交要譽意  
必固我之私萌蘖于其中令生機壅隔而不暢遂  
亦痿痺頽耳其得為全人乎大學明明德直至天  
下平而後謂之修身中庸盡民物之性至參贊天  
地而始謂之盡己之性非故張大之也心本如是  
人本如是耳謂聖為不可學而至者真自暴自棄  
者也夫實見得此宜語錄發明胥作聖賢關語非  
泛泛著述者等埒也目再過函谷山中當更有新  
得示我敬書以俟

書王名輔柬

王名輔居新安兩月將歸省特東索孝弟語嗟嘆  
予非孝弟人也何足知此義顧此二字便是盡人  
道的要緊處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只此而已今人  
說箇學聖賢則必瞪目相視駭不放當人有一二  
似聖賢事者便闕然指斥為怪物曰立異且毛搜  
其疵以排姍之至謂彼不孝不弟又艱然不肯當  
不亦大惑也哉今昔稱聖人有過于堯舜乎孟子  
論堯舜之道曰孝弟至語用功則曰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此何與于孝弟哉蓋孝子之為  
孝也不但下之服勞奉養上之承顏順志即一出  
言一舉足一服飾間少有放心即屬忘親非孝也  
可忽也與哉名輔既有志于斯矣將進于是也孰  
禦之而又奚俟于予言

書孝經後贈郭海山先生

孝經者何聖人作以教天下孝也讀孝經者何味  
其言以興孝也孩提愛親出乎天性何假于經自  
人愛緣物遷也則資之經以開蒙蔽又不容已第



讀是經者豈少哉孝者幾人化鯉蓋嘗嘆爲梅山先生以是教子問予以訓詁且曰匪直小見我將莊誦又言每讀求章痛甚化鯉躍然作而言曰是足以興孝矣是足以讀是經矣

書安良弼卷

安良弼從事此學有年矣躬行孝弟兄弟法朋友信一鄉皆化而爲善矣然不以是自足慨然曰學不聞道總屬義襲况衆人不以我爲非是也而皆信之而我猶抱潦雕未信之憂夫以未信者語人

法要論集

卷六

九

是謂誤人以誤人者自信是謂誤已夙志之謂何而可爾乎熱心汗背坐不寧卧不貼席者三日矢志努力直欲法天之健畢力此學而後已且誦程子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既又思之學齊語而不文置莊獄之閒語終不可齊也聽奕秋而又思鴻鵠之至矣終不可秋也我雖疆勉行道入雖謹然信我其如不免于弓繳楚咻之雜何吾將裹糧就師日夜講明此學證六經之言稽先師之訓手抄而質正之靜專而體認之

或者庶幾聞道而不終于不信也往以請于母母曰吾志也子即無請吾固欲言之子行矣子之兄泊子之弟尚五人在膝下而吾又僕不棄子行矣無慮我於是良弼欣然來日夜講明此學功勤而志懈見正而心宏手不停抄乎正學之書口不停誦乎正學之言字必問疑必質時有開發而日有精進同志聞之莫不興起此與弘農王幼真志頗相同幼真有大志居新安二年講明此學東西南北惟余是從今德行成立遠近信之及門之士甚衆晉中嵯商宋某悅之竟棄其業從之游而幼真猶裹糧就學新安如昔志愈大而功愈勤正與良弼無異嗟乎世之人蔑視此學且嘲笑之久矣求一念相信已不易得而况所志如此其進於道庸可量也昔孟子就學而歸聽母嚴言還終其學數年不返卒能明聖道稱亞聖夫以孟子命世之才猶必專心致力然後大有所成况吾人乎良弼勉之哉學孟子之學信漆雕之信體天行之健脫義襲之非慕學語學奕之失祛一善成名之見以斬

法要論集

十

聞道以愜夙志以終免于誤已誤人之慮俾天下知良師有好學之美而稱其母為孟母善誨又不但如今日兄弟足法見信鄉人而已良弼勉之哉吾與幼真當因之益勉矣書之以為它日左券

書陽明先生默齋說答郭梅山先生

梅山先生悔其言之多也遂欲默焉而不言且命經為易一號以自儆噫先生於學可謂篤矣先生之必能慎言不假區區一號也我信之矣方先生之未知學也嘗沉于麴藥一旦悔其為父母憂也

王陽明先生集卷六

士

遂絕飲酒今且六七年豈嘗有一號為之儆戒哉來東所謂存心是已夫悔則心存心存則自不行其所悔吾是以知先生之不復多言也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先生其識之若夫默而不言其不可則有陽明默齋說在

書周伯子藏衡山墨蹟卷

文衡山書重海內舊矣余聞衡山食味最淡即藟酸亦不多御以是雖耄年日光如電猶能書細字夫淡本體也詎直為書哉中庸不云乎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蓋學至平淡則本體見本體見舉宇宙醞釀可飲艷者皆視為本體蠹也胡足以動其中而又安足好哉將天下甚事不可為獨書也乎周伯子余窓友後涯先生家器也其藏衡山墨蹟或亦此意也夫

書徐仲雲壽母卷

羅山徐仲雲母氏壽七袞首正十有七日則其設悅辰云曩仲雲讀書論齊景夷齊事慨人生惟道德為不朽也遂企慕聖賢之學逢人輒訓嗜學者

王陽明先生集卷六

法

得則務求為師友道里風雨所不恤也歲戊子雨中迂道手王幼真書先容過新安時方在疚雖未及相與商挖然竊壯之今年夏秒復介僕齋楷自炊爨居十數日然後歸予更壯之蓋世方汨沒利欲而獨不遠千里不避暑雨顯顯此學竊意其人雖雅志道德識趣高明乎亦豈無有從史之者迫歸之日果得其出于母命而仲雲且索予言為母氏壽予嘗考書史所載姜嫄尚矣嗣是得魯文伯母於春秋得鄒子車母於戰國漢以後又得范

功曹孟博呂榮陽原明陳康肅嘉謨諸母以嚴訓  
子所從來矣予不能知徐母然竊聞其少事先處  
士處士盛年捐館母獨能以貞肅儉勤督三子學  
三子先後卒業鳴同響而仲雲復翩翩向學為  
人稱翺仲雲之言曰母氏家政嚴諄諄教三子無  
若世俗離析騰兄弟事之不敢嬉以怠而母責望  
甚鉅嗟乎先處士早失怙家豐饒睥睨四起復嗟  
之以宗人處士沒而世業如帶微母氏挺身捍家  
三子何以能振家聲矯首厲行如是且夫大易家  
人稱嚴君曰父母母未嘗不可嚴也而慈母敗子  
人恒道之以今觀徐母誰謂不可與文伯以下諸  
母相等埒耶誰謂母獨能養之不能教誨之耶又  
誰謂不可飲旨酒錫難老耶予故於仲雲卜昆季  
能遵母訓於三子卜母氏聖善子殆將前為牖而  
拜手祝也若乃琴瑟壙簫其於親順立身行道其  
於親顯是又仲雲兄弟所以壽母不徒區區在稱  
觴旋舞戲月期頤間者仲雲勉乎哉母氏壽更在  
道德不朽中矣

書徐仲雲便面

學莫鞭辟近裏者已此寂是緊關語

五經論孟之訓莫非真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  
止人所不見處日用云為何者非獨此是為學  
要緊工夫此處忽無學矣

以見聞用工者終類蠹魚以豪傑自命者多成畫  
虎

狂者進取斐然成章自有一種實事可觀若如後  
人所解則是大言不慚的人宣尼何以苦苦思  
他

孟集卷六

學者須是卓然自立若怕人說作異向人做面情  
恐其流卒至於鄉原

特立者多忤世混世者必失已與其失已也寧忤  
世

學問元是易簡的人自有知識後便染習壞了為

仁由已及求即得畏難者安斷非有志之士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學者體認此兩章當有精進處  
抑戒宿違之詩吾人不可不書諸座右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予  
每誦此語輒惕然有省

以上十條願與仲雲勗之

### 書鄒南阜卷

南阜先生請告還吉水二三同志謀贈行李我  
疆先生為題卷首曰洗心藏密曰斯南阜子之

孟子集注卷六

五

學乎孟各闡斯義余受卷爰述所聞一二質之  
夫心也虛靈明覺至大而密至顯而藏潔潔淨淨  
孟子所謂赤子之心者也知誘物化私欲障之  
如身之有垢故須洗翼翼兢兢日新時習順無  
歉羨逆無怨尤所以洗也洗則復矣復則藏密  
藏密則神智煥而化光

寡欲之謂洗之謂藏密而非內也通天下之志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之謂洗之謂藏密而非  
外也何也寡欲則一一則微動微靜微上微下

微古微今無所不貫是謂真洗心藏密洗非藏  
取藏非枯寂

易言洗心不但曰藏密而曰退藏退字極有味即  
書之遜志詩之抑抑孔之默識中庸之篤恭於  
學至喫緊一切世味一切知見退得下惟精惟  
一密執如之夫專一翕聚天地猶然況人乎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是聖人之洗心日知其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賢人之洗心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是學者之洗心安勉不同其歸一也

孟子集注卷六

五

或曰釋子無外內皆空老氏真人潛深淵無亦洗  
心藏密乎曰渠空則皆空矣渠潛則一於潛矣  
吾儒不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變化氣質可謂洗心乎曰沉潛不肯剛克高明不  
肯柔克即是心粗即屬放心非洗非藏非密也  
然則變化氣質殆善洗心與

### 書謝盤谷憤樂相尋卷

盤谷先生三遊京華余始其志於歸也書以贈

之

孔子稱回不改其樂且自謂樂在其中至好學終身不厭回與同之夫學即憤也樂即學也即憤即樂是謂孔顏之學

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耶不然安得無悶潛龍之學宜如此

孔之周流孟之歷聘是學不厭蓋慶慶求益也遊而非此不可以語道

孔云聞道是學問緊關語何謂道如何方謂之聞

孟子集注卷六

七

後世勵節敦行之士儘有可觀先正却不以聞道許之何也

書鄒大澤卷

大澤年兄篤志嗜修舊矣乃者請告南還猶懇懇向一二同志商心學之要鯉也安所知識請述所聞以就正

定者心之體動應即定也蓋變化云為非於心體有所加無加于心體何定如之政程純公以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為性定

孔門罕言心其言孝言仁言信言政學言天地萬物莫非心也是學問日可見之術也時時學問即此心時時流行

心無起無落若強把此心要捉得定是執血肉之具為心而未窺此心之真也宜尼只論好學而戴記論正心修身必到格物始盡夫格物者定心之實地也

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夫學須顧位實心盡分絕一切歆羨怨尤之私斯謂之心定

孟子集注卷六

七

學者誠好學則必能改過遷善惟日不足不然非真從事于學也或曰心常定常應常應常定何至于過蓋人生而有氣質之偏有習染之累安得無過顧心體之明未嘗盡泯好學則自然知過自然知改如是而後謂之真好學

論道理一言可盡論工夫終身用之不能窮然以立志為先志欲何為須要辨別

實心為學自然虛心求益故親師友以講習摹古訓以持循皆是培植灌溉此心不可缺乃若講

習者待循者知講習持循之不可而從違之者誰乎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氏亦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真種子却在自家

自求見本體之說興而忠信篤敬之功緩或且視之為瑣屑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竊藉以為口實

右所述漫無次第魏非心得幸值躬行君子必有以誨我者敬俟教

### 初學每日用法

孟憲清集卷六

元

初學言動大率以敬謹安詳不欺為主須時時刻刻省察有不敬謹不安詳或自欺處覺則即吹毋得容忍將就過去

蚤飯後將昨夜工夫舉出商量其睡時果安定否抑縱情放膽否曾有夢景否夢中有舊習否有惰欲否有警省否蚤起盥漱以後曾有過思過動處知否一一省察舉出商量每得自欺

午後取聖賢書教之言誦玩一二條仍歌詩一首以暢滌襟懷

日間雖有職業不無逐境任情改頭換面時至夜

不可便睡趁此衆務皆息須安心靜坐或半更或一更將此日功夫不論好歹細細檢點有過必痛自悔責期無再犯如師友同處便舉出商量且自激昂振厲曰古昔聖賢亦人耳乃能立德成身終不然似我今日優游度日乎顏淵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若是之言便可朗誦

凡坐時須知在此坐起身行動須知起知行接應

孟憲清集卷六

辛

賓客須知接應一切細微淨穢事務須知作務便各內省是致是肆是納交要譽否中間有無欲速怠緩又或有所厭煩增惡與夫褻狎喜幸意否有則猛與以除

凡吃飯舉筋須知是舉止須知是止食入口須知味中間有無貪饕嫌惡或要增減滋味或曾飲羨他處烹調上食時亦有浮遊亂想否一不加察即是縱欲逐物慕外喪德之愆所關不小須當下照破洗滌不容罣子留戀方是終身不違仁的課程

凡接朋輩須察能切磋相成否仍蹈舊習否此最要緊不可忽

凡遇不如意處多是私意須細察之如不脫然歌詩一二首或求正師友務求融釋不可放過

凡議論須領內省務使虛心樂受欲有辨問須待話畢然後平心易氣次第商量仍須檢察有自是好勝否有牽合傳會否又省此一講究是求自謙否是在言語上校短長否抑是自修不容已不得不辨否總之在求切已

以上諸條多先正語皆切初學日用吾曹果能敬遵無失可望有成然第一則尤在不目欺顧相勉之

孟雲浦先生集卷六終

孟雲浦先生集卷七

雜著

答陳實夫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是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反身而誠仁體全具國華無疑又曰真我得非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者乎請發明之以聞其勝

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無我是無物是反身而誠仁體全具則即真我矣知萬物皆備于我是真我則亦即仁體全具反身而誠無物無我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蓋無我而後謂之真我真我必無我又何俟區區之發明中庸論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必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與天地參非無我乎非真我乎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真我乎非無我乎大學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者我也天下國家皆我也知性之所在必欲明明德于天下而不以一膜外分胡越真我也蓋真我者性也非軀殼之

謂言我則必通天地萬物而後其體備舍天地萬物不足以為我非我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彼徒以一身一家為我者多見其有我也多見其不知真我也已

問前見教靜虛動直只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國華心中殊覺省快然靜虛何以明明何以通動直何以公公何以溥請詳教之

周元公論聖學以無欲為要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是知明通公

溥者靜虛動直也靜虛動直者無欲也一而已矣無前後無內外無階級之可言也今既已知靜虛動直為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心中省快則明通公溥一以貫之而却復作疑豈于靜虛動直尚未了了乎夫心體本虛人性上元不可加一物也有不虛者欲塞之耳故曰無欲則靜虛虛即明何也無私欲以蔽其體也明即通何也無私欲以滯其用也豈曰虛而後明明而後通乎人之生也直生機元無邪曲有不直者欲揉之耳故曰無欲則動直

直即公何也私欲盡不生于中也公即溥何也私欲盡不染于外也豈曰直而後公公而後溥乎且靜虛則動自直動直則靜愈虛非有兩時非有兩事非有界限總之無欲一言盡之矣吾懼吾之多欲而不慮明通公溥之不了了也

問非禮既已視矣何以曰勿視得非未視心無將既事心無留之謂乎請教

未視無將既視無留於非禮勿視已得其槩矣然而端本知要之學則尚有可商量者孔子曰知幾

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介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公孫丑曰不動心有道乎孟子曰有學者皆知幾為聖學之精而不知秉心堅確專精一志非外物可誘如介石者之貞吉皆知不動心為聖學之要而不知顧學孔子知吾言以養吾氣非本體見成如告子者之強制以故操之無要引之即去如無柁之舟雖有榜人中流而遇風波聽其漂蕩覆沒莫可誰何矣是知介石者知幾之本養氣者不動心



之道知幾則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心恒弗動也不動心則於一切經目真如浮雲曾不足以當一瞬而何嘗毫忽擾念知幾之神也如此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內外忘而心常定是介石貞吉知言養氣之學也目之所視又焉有非禮者哉然則吾人為學亦務得其本焉耳矣

問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然亦不可長留在心胸為悔是乎非乎請教

學者不免諱疾忌醫知病即藥亦正難事雖然獨

孟子集注

四

不愛生乎第既藥矣病已即已若夫留滯胸中不又因藥生病乎故悔過之念不可無留滯之私不可有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惟存神則所過自化又焉有留滯之足憂

又

問老師云人多有怨尤心不得于人則尤人有不遂者則曰命令如此亦是怨天然則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亦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亦形之于言謂孔

孟為怨天可乎看來如項羽之引天亡我是耶非耶

此疑其善此處不可無此一問蓋世人所云命令如此元是怨詞若孔云命孟曰天正是知命知天之學安得謂之怨至項羽引天又欺天罔人之甚也何足言哉

問學問不可不潛心孔之憲章顏之步趨是潛心處否

心而曰潛學問之深功也必如孔之默識忘食忘

孟子集注

五

憂忘年顏之心齋不遷不貳不校始得憲章步趨正是潛心學問只有此一路若處處非潛心便不是聖學

問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然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不如無友則朋友之倫可廢與

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何可廢哉孟子尚友一章宜細玩

問程子見人靜坐如何便嘆其善其工亦分開忙否

學子實用工者少不免紛擾故見靜坐而善之靜坐須是撥開若忙如何來得且學者焉得只忙忙箇甚麼

問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果何所分別

程子是謂無妄為自然其實無分別學問最怕牽制文義

問獨處不拘不慢可也見尊長忽起敬貌或以為作而致其情不知有悖道義否

朱子集注

卷七

見尊長而忽起敬此正乍見皆有之心正是道義安得謂之作情安得謂之悖道義試省之果不出於忽起而有所作耶

問學者須識得大頭腦則于一切視聽言動自不離了根請指示

不肯做俗人必求為聖賢此志一立即是大頭腦既有此志則念念處處必非俗人之見安得離了根

問乍喜乍怒之人不可與共學

自家先須平其情

問對境最驗學之法

須要我作得主不然恐隨境轉也

問昨一友始呼字既呼名終呼幼名國華雖不應然有怒意是不知懲忿之學也必須如顏子之不為怒所遷方可

懲忿最是然尤須自友何以來此友之三呼也

問昨友戲再三國華終不應友曰再不相戲始信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為不虛而愧

朱子集注

卷七

已往之過俗又懼將來之不能緝熙也

以此用工可謂有志可語自守矣若更實心相成正言勸勉安知其友不憐然遷善肯終為匪人乎學欲緝熙須是時時立志

答曹克純

問矯偏之道亦不嫌于為名實對症藥也

以真心變化氣質方是矯偏大抵學問要潔淨稍帶名心終難入道若以之恕人則不妨

問世人視此學方聖人視此學圓世人有滯礙

聖人無滯礙

聖人渾是天理絕無有我之私故無滯礙圓處則其純熟曲當亦非有外于方也觀孔子自言亦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已

答安良翁

問度量要寬和識趣要遠大立身要廉靖處事要公平能是四者庶可言學不然亦猶之平鄉人非希聖希賢之道也輔邦日日省察有志未逮願詳教

四者賢聖之基脫乎鄉人矣然所以幾此者豈件件而刻厲之哉件件刻厲操之無要將有時寬和有時不寬和而度量難乎恒擴矣有時遠大有時不遠大而識趣難乎恒克矣有時廉靖公平有時不然而立身處事難乎有定衡矣觀其言曰能是四者庶可言學不然亦猶之平鄉人非希聖希賢之道也味此語則四者信有要矣蓋人不好學不免為鄉人學而不希聖賢之道亦豈所謂大學纖事事求寬和求遠大不廉靖公平亦猶無根之木

無源之水其如發生流行何所謂義襲而取行仁義者也能一一合聖賢之道又能終其身無間斷乎惟天下有大志者不欲混於鄉人必欲學且必欲學聖賢之道譬諸花木根本既培時至自然開發與剪綵為花者真天淵矣時時念念學的是聖賢則時時念念在聖賢道理中亦時時念念是聖賢心腸度量識趣立身處事又安有不各得其宜者哉昔孔子十五即志學終身志食志憂只做得此一箇學字故其自信自名亦曰好學吾儕誠知為學之要劈頭便自聖賢之道上做工夫此志一立斷不以近小凡鄙自居斯日日省察之功斯求能此四者之方而庶幾可逮也矣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如何是道體如何是工夫輔邦近來覺不怨天處可學而能不尤人似難學此或心體未透徹歟請教  
學者不能上進全是怨尤為害蓋怨尤起於心所不遂根於有我知有我則怨尤多若見得天地萬物何者非我何者為我自然愛人惟欲人人得所

而其心始快足而無歉和氣藹然全無芥蒂一切  
應感及求諸已怨尤亦何自而興此是下學工夫  
上達即在其中日新而不知也工夫在是道體即  
在是今只下學工夫不怨尤可矣且人只是一箇  
心怨尤亦無兩樣能不怨天即不尤人蓋人即天  
之人也正蒙云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可謂精切懔到矣

問先天後天之說昨教誨即終食不違仁輔邦  
似覺有醒然心中尚不甚明快請詳示之

先天後天只是一箇天昨因用飯遂以終食為言  
蓋天隨時而在元無方所遇飲食便知味遇父母  
便孝遇乍見便惻隱以至凡事莫不皆然而毫無  
私智是之謂終食不違仁此是可做工夫的故曰  
後天後天奉時人之不違天也然性命本體自無  
所違先天即在其中天之不違人也吾儕只是要  
真心做奉天時的工夫時時不可放過先天而天  
弗違是主意後天而奉天時是工夫奉天時即詩

所謂順帝之則也

問終日終夜何時無思易傳謂何思何慮聖人  
不思而得輔邦果將何如用工

思者心之職不思則除是槁木死灰洪範曰思曰  
睿通書曰思者聖功之本乃易傳則曰何思何慮  
豈真槁木乎蓋思皆天理於心體毫無增損孔子  
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也是謂何思何慮聖人不思而得者也如今用工  
只要時時刻刻在天理上看有甚思慮人只是多  
了閑思妄想不知事皆天定何待我脚忙手亂

問昨聞生生之謂易與一陰一陽之謂道歸在  
人身上果何所發明

易者乾坤而已乾大生坤廣生天地之所以為大  
德也故曰生生之謂易其在人也則謂之仁天地  
不仁不能生萬物人心不仁不能成萬化故乾象  
曰體仁坤象曰厚德有此仁心自然生惡可已遇  
親而孝遇長而敬遇宗廟而歆遇孺子入井而怵  
惕惻隱生生不息曾何時刻有停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易其至矣乎孔子晚而喜易讀之至於鐵摘三折漆書三滅然猶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者宜如何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誠如是生生之易庶幾乎

答李惟醇

問光儒一向苦於多病或謂天定使然自覺純是人事所致前教云知病豈可晏然便須服藥又云莫成心病日復一日不能體認得出請詳示之以鍼砭其愚

既云多病純是人事所致則自病自知明醫診視不精于此其鍼砭亦須自審又云日復一日不能體認得出夫天下事理患不體認未有體認而不能者第恐漫浪應答未肯實體耳先正謂覺紛擾則且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皆因病而藥變化氣質之方子勤勵常坐常看書者也此方宜無可用姑舉二三請自擇子貢兄原憲曰夫子病乎憲

曰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此體羸色饑之病也子夏入見聖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交戰而懼此識趣靡定之病也宋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兩府移疾不出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云只消一服清涼散蓋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云此急要得功名之病也往年雍林許怡雲曾言一士人苦攻舉業成腹病屢醫不効中式而病始瘳此科第未遂之病也弦常之佩子誰適從程純公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吾獨慮子不能由自家吾何憂子病哉抑人亦有言聖人不病蓋聖人專心好學無妄知外馳二三其德之病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自無有能為病者子果欲不病舍專心好學奚以哉

答徐仲雲

問鄙性粗直向謂天性固然率性倘無甚害近見師門抑抑真是三代威儀今欲變化氣質不至做作格式從何而入又云騰胃味負後來遊

似有上進之志適聞師公魯肅再見呂蒙使謂  
非復吳下阿蒙意謂士志學從師及遊諸名勝  
後另作一番人物方有進念勝生四十餘歲志  
學二十年亦曾謁師公看來還是舊時人敢  
問作何工夫方見有益

學以變化氣質為急凡見謂好而却自疑沮不即  
從之者還是無真心還是怠惰若中心真以為好  
未有不即變化而肯安於舊習之不好者格式從  
入隨人立志今云欲變化氣質則即此欲變化

念就是格式就是從入循此一念焉有不變化之  
理且凡不由真心出于假意為之者名曰做作若  
果真心求變化正所謂沉潛剛克高明素克者也  
可得以做作目之蓋古之戰兢惕厲至有特立獨  
行舉世非之不顧者于今但仰其為聖賢誰謂為  
做作乎又況此等做作本非不好物事即謂之做  
作何害且吾人習染已深即不做作只可謂之隨  
俗求免鄉人之議而已安在其為率性也後條所  
云另作一番人物亦即此變化之謂舍此別無求

益之方矣

問向因讀論語齊景公伯夷叔齊章悟得人生  
一世功名富貴過去無存惟道德垂世不朽遂  
妄意聖賢之學昨舉似師云有志但發心在為  
名似非吾人性體不容自己之真第理境精微  
性天渺漠探之一時難入敢問只在躬行着力  
亦可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否

三代以上人物只是躬行後世遠讓三代者正坐  
不躬行而徒言之弊今云只在躬行着力審如是

是真聖賢學術也又何憂理境性天之難入乎且  
理吾心之理性天吾心之性天吾誠肥肥懇懇明  
明白白專務躬行不以一毫世俗名利雜之則肥  
懇明白之理即理之精微肥懇明白之性天即性  
天之渺漠時時如此時時精渺而乃云探之難入  
豈欲求諸玄虛之鄉乎吾慮躬行不着力之不暇  
暇慮精微渺漠哉

答第化鯨

問蔡虛齋謂用私用術終無人不識終無人不

知此二句若出於為人固非君子學以為己之意弟以為初學不可無此工夫必有畏人知之意自不致行私行術久久自化即孟子所謂強恕而行何如

學問論生熟則可若起頭便須真真為己方是實學不然只是假如何算得

問虛齋云律身嚴與人忠素行孚校童弟以為學問必素行孚校童為得然其功必於良知無一念自欺無一事不實而校童乎否可以驗良知之實否何如

良知合內外通人已原無欺原無不實致之則學問之功畢矣然亦只求自慊而已外面孚不孚無論也

問虛齋云樂莫樂于日休憂莫憂于多求日休與多求相反去此多求自然日休人之所以不得為聖為賢病痛全在多求上何如

見得分明如此何憂吾弟之不聖賢哉勉之勉之誠諸其身斯可矣

問虛齋云心氣常順有病自遜弟以為養身即養德身養得十分德亦進十分何如

看得是虛齋正指養德言蓋學問原只以養德為主養身在其中矣非二事

問虛齋云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弟以為心術不正大舉動不光明者正以其用私行術也

正大光明之功即莫用半點私字點術何如只照良知不自欺用工看光明正大不大抵吾人為學只求諸心一條是正路少馳于外便有為名為利之病細體之自見于嘗妄意此學粗知向方

每愧吾弟不肯留心於此今此數條所見即不甚遠予甚慊然義理無窮躬行為是願共勉之無負此生

問歷覽所誨數條大意只是良知不自欺暨看老師小記至道理只是日用常行條弟遂忻然自任以為道理不難可學而至及用工與夫反觀實難方用工不自欺而念頭行事又不覺蹈于自欺不惟念頭雖行過事自反已非自欺及

一二日後自反還是自欺何也敢問不自欺之  
工何如

只肯用工反觀就是不欺知蹈于自欺即是不欺  
久則熟而純矣大都學問元是日進的元是日有  
所見的只如此學去即是不自欺之工不須又求  
一方是騎驢覓驢也

問老師云耻說仁義只是勝心流為無志前日  
弟自會中來有友以道學名之者弟不敢任及  
看此段可見還是無志夫子當時恥狂者亦是  
如

恥其志而已必有狂者之志然後可與入聖何  
如

最是最是最要立志學問只是覺得是就為覺得  
不是就不為若過求却是功效心

問老師云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弟以為必須  
收放心使此心常存應事接物審察理欲內外  
交養靜亦靜動亦靜物自不能撓亂而心始能  
舒暢歡悅何如

大意俱是只常常的存心自然舒暢歡悅盖心無邪

私靡然怡然何舒暢歡悅如之然與世俗舒暢歡  
悅異又不可不辨此三條比前較精切足見吾弟  
用心勉之不患不到佳處

讀泰元三語臆言

心一而已故云獨萬物皆備于我故云獨兢兢業  
業無忘無助是之謂慎

飲食入口便知味知行合一也

于聖傳心之要只是一箇微字今用功不起意見  
不落有我不知不識不知何微如之是謂道心

此心味處多是私意搜尋私意良心自見

動靜者時也良心無動靜也

今多過動昧其真心能節其過何失之有故曰以  
約失之者鮮矣

天理人欲甚精微今放過影過混過多矣宜猛省  
發皆中節心體原未發也是真樂也

私欲無有不自知者但知而不致昧其本體多矣  
以不了了之可為經營過慮者藥石

作守令之道只要以愛民為主



古人琴瑟簡編莫非是學校樂魚鹽莫非作聖之地只是存心如歌詩心地光淨一聲歌出只是此一聲何等自懷若別有思慮便不舒暢便聲音亦拘緩即此便可驗之

今只要立定此念一定在此儘已力量自反自修遇人講論時虛心平氣

以善服人尚不可況未善而責人乎

凡事必有宗盟事乃有濟且如會日衆所推遜者未至則此日友朋只成聚訟便無整肅雅飭意

聖賢集卷七

干

此近翁所以有耻于門人事有若之事也

着書及聞師友言就要反到自己身上柔齒對證依方修服方是實學

人之一心真誠惻怛為仁此是本體即是全體凡發念應感處不論大小輕重即此全體發見蓋一端即統體也

聞陳司敗議其黨嘗以為幸此是孔子好學處氣象心術何等平易何等真實何等廣大如今被人規過便求解脫且不論其過只解脫便是最

惡的念頭便不是真切好學與孔子氣象心術奚啻萬里

不由真心之端而別為功利之緒此真異端也

學者終說習氣終說稟賦便是無志至於橫逆報施終說有激終說相稱便是欺心此但可以恕人自修者宜痛省猛克也此正今日切要之功夫見人講論定要出已見說向前一步此是粗心浮氣若反到自身上尋證修服方是為學

天地不息於誠故浮雲不為礙過化矣今未能乾乾不息于誠則所存不神便有許多私意憧憧

干

戚戚如何得過化如何得與天地同流

今日用只取善是真工夫是全吾乍見良心其有與吾心相背馳者亦要體悉人情不可作惡自作勞擾以生鄙吝

只儘力負擔起不肯延捱方成學問若坐守閑說不着肩何云躬行何以謂之學

閱近溪集臆言

孔子言學即是大學明明德于天下之學謂為達

已達人非謬觀下文朋來之樂不知不愠可知  
已曰時習者學無間斷之謂如湯之日新又新  
乾之自強不息所謂渙更不可離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者而生生之易隨時變易順通于所感正  
所謂學也如必曰時即聖時之時時習謂習乎  
聖時則當云學時而習之矣得無亦好奇之過  
乎

獨即是知元與虞庭惟一孔子一貫之一同但謂  
學與樂

慎獨與致知不同工夫有先後則不敢從耳

性只一性知性則知天尚非盡耶豈容分得先後  
中者性也人皆有之何論福分不厭不倦人皆可  
為何論福分

不貳過正是好學非是既好學了然後能過不貳  
審如是則所好者何學耶

孔子之學其初就在仁合下只是一貫非特積久  
而始一而始叫出仁字來也

孔門學問只是求仁志便是志此仁仕便是達此

仁洋洋富貴處一化齊終身無頃刻肯違這個  
故明明德于天下而謂之大學

善緣功德報答等皆釋氏之流弊也可稱述乎

呼吸一氣有往來而無差殊復垢亦若是也

近溪說出啞啼一聲不若孟子赤子之心之言為  
雅

分析支離矣心也精也神也聖也一而已矣

通章分析支離齊治均平就是格致誠正非有二  
心非有兩事而曰自某出之則是二之也久精

一矣

說箇時字就是天命之性說箇性字就是時字不

俟湊泊幫助而始全故五十知天命非少時也

天命即時也動靜不失其時非遺性命也時即

性命也

知愛知敬是知愛敬就是能天下豈有既愛親敬

長了而不謂之能乎亦豈有止曉得愛敬而遂

可謂之知乎

形色天性謂形色即天性也非謂有箇天性又有

一箇形色為之生化呈露也呼吸往來視聽起  
居莫非形色莫非天性也

既云赤子之心渾乎其天是有善無不善矣却乃  
云無善無不善而實無不善不亦自相矛盾耶  
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若是混耶

天命原只是善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即是心心即是仁非有二  
也程子云義禮智信皆仁也隨出異名總是一  
仁仁則只是此心而曰心視仁義等宏且深不  
亦繁乎

本來面目先正借以明良知面目即良知也若近  
溪云云則良知又有箇面目矣似失之鑿且何  
必究論此等處况四字又出釋子語乎此葛藤  
何時是斷絕期耶

孔子開口便只說謹言慎行孟子開口便只說孝  
弟忠信此非當下耶只在當下亦釋氏語  
目視耳聽天明天聰形色天性原無二致只有所  
使之則是天性使耳目矣有是理乎審如是孟

子何以不曰形色本乎天性下句又何不言盡  
性而只云踐形耶

心耳目一體而有小大耳非截然可分為兩件也  
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默識心通四句是  
近溪指示出知性工夫來若上智的人自知性  
為本體性即知知即工夫矣

二乘不足深辨然謂坐入靜定一念不起亦是惑  
人程子所謂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彼靜  
定者持身靜耳念豈能無

靈妙即是心心本生生也而曰心本不生曰以靈  
妙而生則心為死物靈又是靈心又是心矣有  
是理哉

我也身也誠也恕也仁也皆心也萬物皆心也故  
孟子首句說我不說身次說身不說我其說誠  
說恕說仁又各不相湊搭而皆不言心則莫非  
心也况口耳目乎可以識一貫之學矣  
身自備萬物萬物皆是身生來本如此無初既之  
別

反身就是達天蓋誠者天之道也反身誠之者也  
非外反身而又有達天之功也

乾乾即是本體不然做工夫者誰平性性即是工  
夫不然體段或幾乎息矣乾乾性性豈有異耶

已千錄

人須有舍生取義的志氣方能作聖乞人且能之  
况君子乎

夜氣即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仁義即是好惡奸  
惡即是情即是才

孟子集注卷七

美

觀孔子沒一節子貢游夏輩視曾子江漢秋陽之  
論孰為得可見學人者只在本源澄澈不在言  
語氣象上摹倣

夫子無可無不可便是無意必固我此意必固我  
乃道理上有執著所謂理障如夷之清惠之和  
者是也豈常人所可語哉

色取仁而行違者色取仁而行違道干譽之事與  
曾直好義正相反鄉原之學也

不遷不貳正是好學非由好學而後能不遷不貳

之謂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又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義命  
信道皆生人之性也一也不生而存不死而亡  
壽不得加天不得損者也聞道則生可也死亦  
可也壽可也夭亦可也生與道俱沒與道游故  
食不足以易信生不足以奪義無它見之定故  
耳苟不聞道則窮通得喪毀譽榮辱且有不勝  
其疑懼者況死生乎故學不聞道生亦罔生死  
亦徒死焉能為有無耶

孟子集注卷七

美

吾道只是一箇端異乎此端者便謂之異端

夫子說道之不行而曰智愚正見知就是行說道  
之不明而曰賢不肖正見行就是知

夭壽一般原非二樣譬之晝夜然天如夏之夜冬  
之日短者奚以損奚以悲壽如冬之夜夏之日  
長者奚以加奚以喜是謂夭壽不貳特人看做  
二樣耳

有感無感皆是感有應無應皆是應以性體之無息也君子無時不學學即本體也

萬物皆我之用知我為主均是用矣無二無萬不知為不知是知指明處不指照處

問此心之靜有不易者曰即此知不易靜之一知即本靜之神即此欲靜之一欲即不靜之故

心無出入如何收如何放須實體乃見論事引古法語之言也人多易從

學不求諸心開口便是病

孟子集注卷三

孟子

上古無機變之習無多欲之慕亦無所謂知饑食渴飲憊率其所覺而為之即今赤子之知可驗也子曰無知文曰不識不知是已虛靈之體不分知行

吾身親見仕即學不願膏梁文繡學即仕但母自欺則誠者固有者也

幼子常示無知便是教以聖人事古有胎教養聖胎也

此心此性此學與天地萬物一體何大如之故曰

### 從大體

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曰物致誠正修齊治平曰事即感而言曰物即應而言曰事有物必有事有事必有物亦一時見

感必有物應則為事

推其末以原其本則曰先後究用功實地則曰在事非不行也但不知只是實行故曰道其不行矣夫君子之學只是知命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在我者不失已也窮通順逆奉天隨遇是已

孟子集注卷七

孟子

人常言事不如意云云不如意以有意也苟無欲以起將迎之意又何如不如之可言哉應天下之務成天下之章臺與入大家同做譬百骸各効其能共成一身之用也

言語必信是由仁義行正行便是行仁義矣哭死而哀是由仁義行為生者便是行仁義矣由仁義行是集義行仁義是義襲此王霸之辨學術差別之大關口非細故也

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

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於乎暗室屋漏上帝  
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為善謀將不為  
禍恐邪一息尚存戒之戒之

源頭既濬沉出自清指南定向道國坦途

所知所行自始至終曰窮用功也行無不足曰盡  
功足也已造其極曰至復舊也其實一而非三  
而又三而不混

事物之來遊塵過目無非我之所在而無一塵之  
可我

領惡全好率吾身之惡歸于善率不善之人盡歸

于善非彰善癉惡之謂也

聖不可知謂我不可加知非人不能知也

反身而誠行無不懌于心

修己即是行道不可分修己行道為二途而以行  
道為出仕也

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鳥飛寥空何迹可涉因叩  
而鳴該括無遺如風吹萬竅何瑕何摘

人以遷善自棄不能勵朝聞道夕死之志如衛武

之求警于國豈不深可患邪

不計功不謀利只在心性上用功即是聖學

我者吾之形吾者我之神予則我之應詞已則吾  
之真機已兼形骸而指其機機脫形骸而指其  
念幾則動而未形已則動而成象者也

凡人做一事做到足色處便謂之聖

隨它風浪大我只不開船可以為遭侮受激者之  
藥

來多去多惹夢風波來少去少省夢煩惱可以為

困乏無求者之慰

操心謝俗之法有志者當隨事自得

世徒見聖人無不知能遂安心以為不可幾及豈

知皆自好問中得來是故好察好問者大舜也

三吐三握者周公也尼父每事必問顏淵問寡

不能書不云乎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古人之學日聞所未聞不見已有勝人處終身只

求盡所未盡不見已有可取處是故聞猶龍鄉

裏畏私則必師居深山河濱雷澤則必取善言

善行故尼父一則曰無知一則曰未之有得而古今贊舜惟曰舍己從人吾人視舜孔如何可自滿乎

人要常把古人相較量使知激昂若只觀着眼前鄉人自謂不已若便是無志便自小了

凡終日混混營營不思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謂何只是空過了一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欲可深省

既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閑躲閃門

孟子集注卷七

七

人苟有志于學便要明白從一條路不必畏人指摘且可藉以遷善只恁靈兩家船不得

孟子言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此最是為學切要處於此肯充方可言學

學在自慊然必須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意所便安處為善者質先覺味古訓求明頭腦之要訣也然須立志志須要真

宗族鄉黨之間可以驗學孔子大聖人也恂恂似不能言引伸觸類義理不可勝用此處稍忽所

學安在

學必心一而無雜功專而無間然後成章而始有立德之基否則難乎有成矣

人心元是謙悅和樂的若厭煩憂苦全是私欲為崇故必掃除廓清復吾心體使之常常謙悅和樂而後可

每日時時檢察吾心果在否務令常在不致放逸而後於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者為無忝

今日始學須要操心謝俗或近師友日日觀摩或

孟子集注卷七

七

親經籍時時體貼或靜坐以凝慮或遠游以洗心方便多端試請自擇若僅僅傍戶倚門泛泛隨流逐浪飄飄捕風捉影悠悠一暴十寒則陳駒易過玄珠難得空願何補竟虛此生矣

陳實夫一日意欲出門因書尔出幹甚緊要事七字於門頂是後睹之自無出門之意念此豪傑之士便有這等見識便有這等方法似此用功決無有不上進者愚三復其言為之歎狂吾人須是朴實頭做的去始是實學若覺的是如

此只管講說却不躬行豈不落在空言窠臼當以為戒

安分工夫近益體得是為學要法中庸謂素其位而行孟子謂禹稷顏子魯子子思易地皆然正以此也蓋尋常說為學說工夫無所爬攀惟拈起箇分字來便無論大小貴賤皆有見在可做的工夫學問始不涉玄虛此心寬平廣大無可歎羨怨尤自然而日游于太和熙皞之天柰世之學者視此兩字為常談俚語置而不講固宜其希高慕外擾擾憧憧不見心體之真境而學者翬起聖者麟出也

學者皆謂富貴安逸是福貧賤拂逆便不是福殊未盡福字精旨記曰知福者順也蓋心地順遂無懼無憂之謂貧賤拂逆富貴安逸只是所遇如寒暑晝夜交代乎前吾性元不以是有如損是故富貴不淫是富貴者福貧賤不移是貧賤者福在昔舜禹身為天子有而不與孔顏單蹠疏水樂在其中而富貴貧賤患難中庸舉

謂之自得如此方是人各享其福

有慨終年為學不見長進者余曰須是真精神透露是見聞上度與一切愛護難割者通放下否則終其身恐只如此奚翅終年且種種不欲與世情違乃求長進乎

非大開心目者不足以語此學

昨一謙姪自述有病徒飲食為無所用功余曰學問之功無時可間養病有養病之功飲食有飲食之功隨宜調治不起怨尤此養病功也入口

知味畧無揀擇此飲食功也何者非學而云無所用功乎

昨得二友書看來亦與謙姪所見同孟子必有事焉一句不可不細玩不然未有不待四停八穩而後學者審如是終身不成片段矣書以自警陳瓚家貧年逾九十猶勤筆研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嗟乎瓚以忘貧勤學為時所重假令專心聖學不更自得乎



昨見譙姪讀孟子欲惡有甚于生死等句因思吾人須辨得此處明白方可言學乃今外物之可欲有輕于生者尚戀戀難割可惡有輕於死者且悠悠難斷此等襟期學何緣進

吾今日肯把心之存否視若軀命之死生乎則志向有不真德業有不成者否矣

須常養得愛人之心隨在活潑始得若口說能愛心曲猶不免有揀擇在非真能愛人者也

不用功時我雖陷在大惡中亦不肯自惡才學足

入會便於人之小過亦不肯恕甚者令人都要絕他使無所容此非吾師家法也語不云乎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嘉靖甲子歲曾夢與友人書扇自為七言律詩一首當時未習為詩既寤尚能全誦夢中句心頗異之迨旦止記首句云翠竹麒麟錦馬敲又三年為丙寅西川先生側偶述請正意先生必有妙解先生但曰夢也音旨嚴重鯉於言下有悟蓋心體未明晝已屬夢而又夢中說夢且欲求

鮮於不可知之鄉宜先生之不我與也自後有夢亦不復識

學問有得氣象自別昔象山先生一接傳志辟深訝面目殊常扣之果夜來有悟于仁體蓋我疆見道分明往知昌黎縣入覲從衆見楚侗耿公公於稠衆中獨抗手揖我驢留曰君何氣象之超群乎因叩其學大稱賞遂與定交

曹克統問惟在我有所欲斯人得以欲誘若無欲則無間可入而俯仰屈伸無不自如矣曰是

又問聖人之心只是與人為善若見人有機穽之入而不為之指津避險是為不仁故曰教人為善是自己為善曰是

孟雲淵先生集卷七終

孟雲浦先生集卷八

賦

擬大祀 山陵賦

惟 皇帝御極于茲八年南郊東措大禮並舉物  
阜民安百嘉應遂乃履兩露興休惕爰 詔禮臣  
議制宗祝諷日 躬祀 山陵神人允輯臣以  
聖天子至仁達孝半幽格遐所以宣示元元垂教  
萬世不可無述也 聖皇受命配天光宅靈圖誕  
膺洪算永錫圖承熾昌之候運逢熙洽之葉物和  
時豐八年一日而又至性天成穆然玄默頤養育  
神澄心清魄祇若葵藿視膳無斁秉虔于郊體勤  
于籍萬國騰懽八荒允協乃瞻 九陵就馬休惕  
於是歷吉日協靈辰奉 兩宮驅萬乘張鳳葆設  
蜺旌鳴鑾大輅步輦乘茵耆齔素虬霧集而雲合  
翠蓋綃紈燭電而流星辭閭闔歷城闔王車臨夫  
高衍金根俯乎敬歆動朱輪則纖埃絕飄輕輿則  
微風生迤麗昌平之坂駐蹕拱華之城離宮相屬  
別殿錯營王戶金鋪蕙帳蘭楹肅乎太乙齋平陽

靈瞻 九陵之如在痛風殞乎靈根篤孝忠于罔  
極事追承平宗枋精禋兮泰格盛服兮齊明真祀  
卑兮泔泔薦薦五犧兮三牲燔燔炭兮特椒膏盛玉  
帛兮泔泔薦薦禮始兮觀盟樂陳兮歌笙黍稷兮既  
潔明德兮惟繫觀天顏兮憐怛瞻 慈容兮凄愛  
后妃恭兮懿穆嬪御濟兮環珮森相辟公兮旅獻  
列奉璋兮執駿奔禮文兮威秩孝享兮功成於是  
旭日辨色祥宇廓清全緯猶凝雲載星 皇帝  
乃降璇席陟平丘拾玉輅泳方舟渺渺兮撝撝綿  
綿兮紆紆桂櫂兮千鵲蘭橈兮萬艘駕電電兮瀛  
海驅龍晏兮安流當斯時也宇宙澄寂八風不揚  
疊宸容與化日舒長居靡都市人無賤良長幼側  
肩而躡蹕士女雜還而相將候歸軀于春渚忻忭  
舞乎八方載歌載誦于衢于康謂尊養媿隆於真  
帝而繼述追躋于周王遐哉邈乎盛德大業不可  
及矣敢作頌曰粵天壽之嶠嶠兮峙燕冀而獨崇  
左太行而右滄海兮蓋王氣其所鍾昔 文皇定  
鼎于茲土兮並金陵以為隆更 長 獻而 永

昭兮威理王乎其中闕十葉之延梓兮流休光  
而垂鴻賢登三而咸五兮願西時與東封獨瞻依  
夫丘寢兮乃悽愴千神衷廟心源於今與兮俾垂  
裕于永終肆 聖皇之大孝兮標九幾而隆提治  
軍恩于四海兮彌寰宇其春融餘波沉于四裔兮  
盡萬國而攸同歷億萬斯其年世兮歌壽考其無  
窮

吟

心吟贈我疆先生有引

五

曩隆慶己巳晤先生於太學先生見道分明其  
論心也曰無方無體凡耳目祝聽一切應感皆  
心也指腔子內為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妙之  
天君矣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其言  
曰動靜者所感之時也發也而本然之體無分  
於動靜也是故睹而不落于睹不睹也是謂真  
睹聞而不落于聞不聞也是謂真聞真聞真睹  
是謂發而中節之和而中節不聞非所謂未發之  
中天下之大本平未發之中即心之本體也凡

所論說莫不通透迨庚午辛未聯第用此學治  
昌黎迄今有聲別後數數寄會書相勉以學客  
歲余計皆北上謂先生官廷評可聚首印心也  
而先生業轉兵部尚書郎 特勅駐山海矣余  
因借陝州王幼真造訪相與劇談旬餘先生熟  
視我心行見病狹小也則謂之曰學貴大成要  
以孔孟為範區區謹守豈鄉魯家法邪宜聖不  
得中行則取狂狷而不及謹厚之士何也復以  
詩贈有天與良知元妙用人因執着碍圓明之  
句蓋段余也余時次韻而別別甫半載大道有  
吟氣志有說兩端有解以至鎖鑰攻守之喻不  
一而足俛仰宇宙孰有愛我之深望我之切如  
先生者乎鄉中無事感今憶昔敬摭次教語為  
心吟用識相與之雅云

吾人一心妙通萬類至虛至靈無方無位目視耳  
聽各有職司心如元氣流貫四時感而遂通睹聞  
不落真睹真聞本體自若是中節和即未發中萬  
象皆有太虛常空戒懼存存時謂慎獨致乃中和

謁鵲位育詎云論効祇完此心橋柄由我大地黃金在肯已已陪君太學我寔後進君為先覺此心之體未發之中諄諄向我期我融通數載而來或聚或散散則馳書聚則志倦比於關海再荷班荆慨我狹小而示大成回首譽和別又數月喻解說吟時勤開發俯仰宇內生我者親君今成我二義實均感而作歌勉充吾隘求不負君月征日邁

詩

懷切真

憶別與君約七日抵吾廬如何七日過不見西來車慈聞應戀汝六日暫留居即令七日發遇雨當趁起不審果行邁今猶難絕裾嗟我悠悠子夾持全賴渠茲方十日別真若三秋餘夜夢游洛下逆旅同居諸問君幾日至君曰今到且笑語宛平日

題楊太史復所請告還惠州卷

楊雄富文翰妙譽馳九區藻思麗金縷玄袖握明珠矯翮起南溟扶搖漸天衢虎親儲群彥鷹揚爾

獨殊芳風振流響大雅還淳初羅浮忽入夢飄爾戒征車盡臣心魏闕戀慈恩江胡古來台鼎器勲業屬鴻儒卓哉江門叟心源溯魯洙美君同梓里焚燭儼振趨勿以有鉅難真性諒不渝勿以萬里遙康莊逞名駒夙昔推公輔遭際正黃虞勗哉凌霄羽一舉弘曠圖

贈董渠雄同年以諫言謫官

總是憂危意誰分獻替臣祇慚隨馬仗寧憚逆龍

吾身

四海謳歌日九重汗馬勞孤臣懷震集雅志願弓張不作玉階碎還聞疆項褒竿頭猶百尺東望首頻搔

題節婦葉母卷

葉氏有賢母孀閨三十春奉姑曹令女課子孟芳鄰越月隨機杼熊丸共夕晨貞心凌素雪苦節照蒼旻堪慰良人死獨全為婦倫豈徒明壺則還可教忠臣千古欽高義女中識鳳麟

別空谷趙先生

帳仰高踪亦許時春風遼海共天涯魯陽應有揮  
戈日衛武還瞻味竹詩半世探珠曾巨浪十年索  
玉見名岐那知後會論心地把手相看月上遲

職方我疆先生奉命駐海關余往訪之留  
談旬餘暇日觀海月陽明先生韻

茫茫欲問海東津一駐山關便浹旬擬汎星槎同  
漢使翻憐秦世開僊人登樓不盡天邊與彼岸還  
尋箇裏真吾與亭前生意滿歸來吟咏舞雩春  
五言集卷八  
署後園有吾與亭

海門一望接天津山甫欽承帝命旬坐使波清

澄石甲閑聽潮響泣絃入天連島嶼俱堪盡露聚  
樓臺總似真聖代北門無一事萊公到處有陽

春

次我疆先生韻首別

松月亭前憶舊盟時聞關上鳥聲清九重軫念河  
山險四海論交兄弟情我以偏枯成障礙君從渾  
雅出精明臨岐不盡殷勤意悵望郊原綠草生

耕藉田

春鵲膏原農事催煌煌鑾輅撫玄臺從知萬姓終  
千畝共羨三推動九垓翠幙瑞迎羲日近青壇祥  
並舜雲迴小臣媿乏安仁賦長願君王念草萊  
送姜仲文同年使金陵

春風冉冉拂行旌送爾星輶下石城五色文章歸  
雋望百年道誼結新盟趨庭但喜王程便題柱那  
因畫錦榮此去懸知詩禮問薛王心印更須傾  
蚤從粉署通仙籍乘興南遊賦兩都萬里鄉心瞻

五言集卷八  
奉人

北固三春詩景及東吳真憐離鳳歸丹穴共羨搏  
鵬起壯圖想像秋風飄桂日相隨整珮逐晨趨

送崑山李年伯

因尋桃李來天上却為松筠憶故山驛路鶯花迎  
祖帳清朝簪綬映斑斕鄴侯名在神仙籍令伯  
心存孝友間嘯傲五湖烟月裏何妨鐘鼎寄身閑

題松蘿逸叟卷

疊山相對一茆堂門外高松百尺長石澗寒流江  
管暮林陰垂萬午雲涼陶弘未擬空音響孫綽終

看且棟梁秦代柳何足論清風一枕見羲皇

別徐友

鄧縣英豪徐仲雲屬簪千里度伊瀆昨來暑雨光  
陳榻此去秋風扇楚氛函谷兩投何所見青箱盈  
衰詎無聞向平玄晏非君志握手相期共惜分

東去鵬程萬里雲馬蹄飛過大河瀆趨關第欲拔

親喜題柱那容綴世氛得所以然成主宰到無忘

慶寬真聞它年再弄關山月應笑人閒爾我分

芳郊逸興共秋雲一闌離歌響澗瀆州色鳴臺盈

綠蟻曦光折柳爛秋氛人生百機渾如寄斯道幾

希貴有聞吾輩誰同鄉季者臨岐可嘆苦弦分

秦謳忽漫止流雲送爾文輶下汝濱敢許一真捐

影射寧誇五色闥塵氛世儒奴辨非吾事古聖的

傳可執聞明日函關臺上望青雲落日馬頭分

同年高環漳詩來相慰和以復之

當年壁水共風流別袂于今二十秋經濟我慙長

袖舞圖書君喜一囊收幾從劍氣尋真侶還對月

明傍舊洲世事浮沉看過鳥好乘雪夜放王舟

尚河歸卧曉雲流千里琅函碧樹秋豈有壁車天

子星可堪雕玉露囊收竹山已關羊裘徑鏡水還

尋鷗鷺洲交職藁龍廊廟在江湖自古任漁舟

附環漳詩 魯近徵頓第一流錦囊縱與碧山

秋爽扶日月先臣在涕哭乾坤我輩收四海有

韓開 廟社千年香道 蜀滄洲懸知奈職 須山

前登曉 天迴江漢舟

壽許太翁太母

耦耕投老鹿門遊近水香飄杜若洲並蒂紫芝開

玉圓聯翩玄鶴下丹丘霞杯色映江雲濕島樹烟

隨海月浮青瑤僊郎擁傳日黃綸綵服對添籌

題大蜀彭年丈梅畫

羨爾丹砂質常能傲雪開欣然題短句誰作杏花

猜紅梅

素練繁誰掃一枝玉雪骨衆芳搖落盡東閣見孤

發白梅

勉一誘姪

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然過還成半世

人

學海終歸海為充即是充試看幽谷鳥翩翩喜遷

喬

送陳蓮幕解官歸登州

曲澗飛雲映晚暉東垣仙尉掛冠歸懸魚三載成  
何事千里清風捲葛衣

祖帳郊門感慨歌蕭蕭行李出關河得歸共道身  
多病海嶠猶堪採菊莎

棄官歸去卧之采洛水幽雲六月秋相送其憐清

吏苦齊東海上有閑鷗之界登州山名

使君東去一身輕萬姓關前淚若傾苦別不愁相

重集清集卷八

士

繼者只愁相繼使君清

夏日永寧吉生來學詩以勉之

負笈踰躡暑行函關誰復漢劉生試看洛水澄

新月還悟當年瓦竹聲

兩句內吉生來而去去而復來又復去也用

前韻

南去北來竟路行却教岐處泣楊生只今肯信長

安道何地清陰不友聲

淮南元宵遇馬長卿節推

雪滿江淮燈滿城逢君意氣便為領那知娓娓通  
宵話不似人間賞玩情

燕月同遊又八年抵今相見更相憐丈夫事業掀  
天地莫負山陽一夜筵

城北小園

蘿洞陰陰綠樹繁傍崖圓轉十三門此中桃李桑

麻遍誰信郊垌有武淵

山外柳柳登黛屏柳堤堤下水冷冷况蕪北望橫

雲嶠便欲從今結草亭

重集清集卷八

三

偕萬汝仁安良弼步出北門坐余小圃

三畝荒園五柳牆北枝山鵲噪斜陽因逢好友臨

金水共座蘆花嘆卜商汝仁有子夏入見出見之

樹底交流隔翠微偶同郊外扣柴扉層陰久坐陪

清話但見閑雲帶日飛

永寧新立講學會懷汝時詩以招之次韻却

答

二十餘年別洛下何期此日鴈書裁論心况復與

多士吾道逢君已漸開

弱冠韋弦已愛佩抵今猶自不知裁秋深縱渡嶠  
陵水却愧無是待鎖關

附汝時詩 吾黨幾多狂簡士懸懸端望我君  
裁孔車不阻崎嶇路沿水金山笑口開

同楊德潤遊嵩少

三月三花暎紫谷我來逢雨少林宿攜囊遙遞衝  
雲去踏遍高峰三十六

嵩嶽巍我靈秀繁兩程申甫照乾坤如今二室仍  
相望獨有秦槐漢栢尊

面壁人還此地鳴嶺松蒼上亂雲生箇中不悟西  
華嚴集卷八

來竟真是磨驪望鏡成

石室挿天鎮兩河白驢閑跨任高歌吾儒自有明  
心訣誰更禪門浪問魔

塵巖瀑布掛春風路入嵩陽嶽廟東無那探奇輪

二客崎嶇陰雨晚山中

孤寺深巖萬木叢飛泉瀝瀝響天風可憐今夜眠  
珠幾不是三緣了未空

次日平明出疊峰晴天晚逗馬從容道人未解食  
光景徒有洗心意正濃

雨霽登臨眼更開大行遙望抱金臺西天渺渺蒼  
烟裏伊洛搖光日下來

夏縣王克允幼出家濟源遷河明岐黃術又  
十餘年而慕聖人之學為賦四絕

河池竟得昆明傳魯到濟源浪學僊今日柴門邊  
雪立與君共誦說書篇

月橫河上印前川汾水涑溪一派懸君欲求之伊  
洛際蒼茫本自靜涓涓

聖學之功要識仁一圓靈藥九區春也知異業元  
華嚴集卷八

同道切脉何如乍見真

半月依依頗認真俗儒門面笑多人西歸試向吾  
徒說絲點安排總未仁

病中習靜

靜室焚香理病身翠書手卷目相親胸中自覺無  
他物但聽啼禽報蚤春

養德從來即養身如今二豎苦相親操存未到和  
平地漫說官中六六春

流雲洲先生集卷八終



理學雲浦孟先生傳

先生蓋伊維間真儒篤學好修者卒二十七年海內如吉水西安虞城諸君子爲詩爲賦爲贊爲誌銘爲墓碑是不一人而獨無傳呂子乃爲之曰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其先秦人也洪武初有好奇者始家新安焉好古生真真生聰聰生倫倫生秋是爲贈南戶部主事雙臺公配衛太安人夢有光如日大於斗遂誕先生蓋嘉靖二十有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有四日也先生幼而警敏長而端

孟雲浦集

傳

學其度修而美髯其性巖巖識者知其非常人爲兒時嗜讀小學八歲讀孝經論語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及左國秦漢比爲文自構一格不傍人籬下十七補諸生便慨然以古道自任館於盟津一日謂其外兄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即安豈沾沾舉于業哉於是聞西川尤先生質直力行倡道淑人遂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雒真傳具在於茲凡西川先生所言手自繕記成帙會督學試所部拔其文行皆第一尋應 恩詔首

貢肄業成均試第二有友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而我疆尤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癸酉中河南鄉試第九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凡先生初貴及偕計有司以故事徵驛遞路費先生皆峻却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先生爲重終不往謁尋服雙臺公喪起補戶部主事免銀庫痛革宿弊出權河西務口不言錢惟與子衿耆老講 聖諭六語發明正學行

孟雲浦集

傳

二

之曰士民肖像祀江干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先生奉 命往賑哀益稽核全活無算尤厚養善士是年改驗封主事會衛太安人卒先生兩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制一准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蓋先生天性孝事兩尊人無間或愠則率婦長跪請過雙臺公易簪先生之留都任在途以兩叔父視含飲比喪事每朔必稽顙曰見兩叔父即見吾父母也起復補稽勲歷文選郎先生私念用人本朝廷公典而或干以

私豈不上負君下負所學故一意孤立雖大貴人  
氣煩薰灼不少徇徃例銓法多先自政府然後補  
牘先生不爲動中璫請託毫不假借勅守關勿通  
一刺凡諸雜文吏所得自行其意者搜剔殆盡於  
是內外率側目視先生矣張可菴棟以都諫建言  
國本論時論題之弗敢用也先生蹶起之上業  
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遂忤 上調外尋以  
中外力救削先生籍先生神色自若猶風夜治文  
書付所司始跨蹇歸歸之日簪紳絡繹出租於却  
孟雲甫集

於道益精進所發明益開朗澄澈非獨據良知之  
緒卽上溯洙泗中衍伊雒當亦非先生莫屬也先  
生所至人化之在權則清貪墨之風在銓則抑奔  
謁之途在里則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故其里不  
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嘉宴不用鼓吹  
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雖窮鄉幽谷之  
人無不稱曰孟師孟師先生精神強毅每漏下五  
鼓卽起課諸子弟夜分伊唔不倦亡何疾革弟化  
鯨侍藥猶孳孳勉以爲學又口占四詩有聞道未  
足之意遂瞑門人相視失聲城爲罷市渥有老鑒  
婦聞而悲之曰天下無福耶其感人之深如此海  
內君子過其墓多泣然淚下凡吊先生者不曰畢  
憂稷契則曰濂雒關閩不曰精心卓詣千古有賴  
則曰嗟吾道之墜地慨斯文之喪天嗚乎痛哉大  
抵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專以孝弟忠  
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玄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  
至簡至純至粹有門人王泰君以悟者自總外師  
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

欲知言哉先生丁酉正月二十六日卒葬城東函  
谷之阜明年祀鄉賢大中丞鍾公復以輿論請建  
祠春秋特祀壬戌奉 詔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子  
一誠孫瑛璘瑒瑤瑤一誠皆能繼先生志所著  
有尊聞錄讀易癡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  
名賢卓行條焚黃葬冠儀注文集八卷行於世先  
生號雲浦學者稱雲浦先生呂子曰嗟乎道學不  
明世日趨於墨衰喬詐脂膏嗚嗚而不可砥也相  
習而常惟言學則非而相笑之以爲怪窺厥所由  
豈以世有一種偽學口而弗躬不然則迂執而弗  
裨於用今觀先生力行孝弟古道淑人且理財用  
人齊家化俗隨誠而効故凡口而弗躬迂執而弗  
裨於用皆學之似而非也非學之尤也先生當世  
趨波靡之日靡而不淫炎而不競遜而不悔此之  
擔當於道豈顧人妍笑豈向人面孔生活真吾道  
之一砥柱而惜不假之年天也邇淵源者伊維爲  
殊泗嫡派而先生崛起上接月川之鉢近振西川  
之鐸程邵以後一人而已近先生之居如此其甚

東雲齋集

五

讀其書尚論其人夫亦愈知學矣

門人呂維祺頓首撰

東雲齋集

六

理學雲浦孟先生像贊

儼然其容挺幹修竹湛然其神江濯秋曝氣其冲  
矣布帛菽粟行其純矣精金美玉仕以達道學本  
無欲伊洛淵源千載其屬

門人王以悟頓首題

川上書院像贊

嗚呼登其堂入其室夫有儼然在上可望而不可  
即者繫何人哉厥貌何秩秩也度何嶷嶷也浩然  
之氣何屹屹也我思厥心何緝緝也嗚呼澗之水  
雲浦集

逝不歇澗之流伊洛合澗之源洙泗一嗚呼繫何  
人哉其泰山嶽巖之遺裔乎

門人呂維祺頓首題

孟雲浦先生集附錄

明理學雲浦孟公墓誌銘 盧城楊東明撰

余年友雲浦孟公卒遺孤一誠走使弟化鯨具行  
略楊甥王潤具行狀屬余為誌公名世大賢一旦  
棄人間世此乾坤氣運所關匪細故也余方擗踊  
慟悼之不暇何能捫管抽思為誌哉獨念余辱附  
同心公之隱德有家人弟子未及知而余獨知者  
又安忍禁瓦缶之鳴不令盛德光昭於永永哉按  
狀公諱化鯨字叔龍別號雲浦家世陝西郃陽人  
洪武初祖諱好古者偕從兄好義好德好然徙新  
安家焉高祖真生聰聰生倫倫生三子曰秋曰夏  
曰仲秋即公父贈南戶部主事配衛氏封太安人  
以嘉靖二十四年閏正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有  
異質讀書一目輒不忘少為邑庠弟子員居嘗默  
然循省謂舉子業不足盡人也乙丑始拜西川先  
生門下讀其擬學小記諸書欣然有當于心凡先  
生片言隻字罔不籍記佩服久之幡然解悟吟弄  
而歸創文峯會講興起斯文遠近趨門墻受業者

甚衆西川先生曰吾道大明于西方蓋喜公之能  
承其志也已已膺 恩選癸酉領鄉薦庚辰成進  
士同年友有連名呈請坊價者公曰優士厚典而  
求得之可乎不列名識者已知公非常品矣辛巳  
除授南戶部主事尋丁外艱遵禮守制酌古準俗  
皆可為後人法癸未建兩賢祠設西川方山二先  
生位率諸生展拜日講學其中尋以服闋北上復  
除戶部主事領河西鈔關已而直隸山東饑公以  
望奉 命往賑之全活以百萬計公自是譽望日  
隆廟堂推重尋轉吏部主事歷官選司郎中公堂  
選裁奔競拔淹滯胥吏積弊搜剔殆盡往者遷除  
方面重臣先關白政府公以用人取自  
上裁遇缺輒具名疏請不為白政府以公大賢亦  
不以往例束之舊凡大選中貴巨璫輒請託罔利  
率為常事公毫無所徇於是中貴人側目視公日  
欲伺間隙中之矣前諫臣可養張公棟以建言奪  
爵時論譴之而弗敢用也公曰薦賢為國利害何  
計疏上遂大忤

上意聞司被譴公意氣自若徐理素履付典守葛  
中野服飄然跨蹇歸去山居習靜即大貴人可仰  
而不可得即聯屬舊同志日講學二賢祠中陝西  
水廬汝濱光羅間翕然風動有及至者數百人公  
為僦民間舍居之日與討論刮剝無少倦丙申余  
遊關中道新安拜二賢祠坐諸士下風而座中若  
長若少若儒紳韋布士濟濟然和秩秩然序德德  
然質疑問難少頃歌韻洋洋響徹洛澗之濱倚與  
盛我有友揭中行章為問余曰中行非絕德也日  
用間一點良知恰當處即是矣人自中行論甚狂  
宿公曰然哉堯舜執中用中亦只些子伎倆更無  
別法信得及便知人皆可為堯舜只是成就自家  
物事無俟遠求余復設難曰堯舜大聖人也吾儕  
當下及觀用何抵當而復云可為不亦過乎公曰  
我以無堯舜者抵堯舜夫良知無知也無知乃無  
不知存此是為未發之中措之即為中行之士此  
人心虛體萬化根源學者須宜理會一時友朋聞  
之多有省云此余關中還後請公寓請益公出所

著易訓示余大都以心體立說與程朱訓異余讀而訝之公曰易萬古心學之源也而觀象玩占淺執甚焉故謬歸諸心俾學道者知所原本云余乃益嘆公精心卓詣非淺淺可窺千古絕學方有深賴乃一疾竟不起焉豈天之將喪斯文歟何奪公之速也公制行謹嚴取予尤慎自 恩選鄉舉輒辭常例不受迨署銀庫權鈔關典銓衡靡匪利藪而所至輒有廉聲家食數年力絕餽遺有以苦節病之者曰第見世儒利心不下吾不敢蹈之耳公學有深解至其教人則一以孝弟忠信為本不為玄杳高深之談歲時享祀祠堂必誠必信子弟輩有不閑禮度者輒嚴督不少假貸修身教家踐履篤實視大空譚盛而實行疎者未可同日語矣高卧東山望隆朝野兩臺交章力薦動以臯夔稷契濂洛關閩目之則公之所養所負可知矣卒之日哀動遠邇行道之人無不隕涕著有遵聞錄讀易稟言理學功臣言行條名賢言行條焚黃葬冠諸儀注摘句通鑑增減性理音釋四書五經纂輯諸

儒要錄門弟子皆手錄家藏以需刊布享年五十有三萬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卒配龔氏封安人男一誠邑庠生娶龔氏女二長適孟津錄事梁能子生員允濟次適邑庠生王誥子生員親賢十月十三日葬於邑東函谷之北原虞城楊子東明為之灑泣銘曰嵩嶽降神洛瀍毓粹誕育名賢出類拔萃學務躬行志存錫類著書立言發矇呼寐篤實輝光丰神益晬溯流伊洛窮源洙泗養晦東山乾坤倚庇天喪哲人勲猷未遂我為勒銘潛焉墮淚函谷之原百世永禧

雲浦孟先生祠碑記

吾道三千年來淵源所漸譬之水洙泗豈審也子  
與昌黎周程張朱龍門積石也薛吳姚江白沙諸  
公溟渤尾閭也今河洛爲中原文獻二程邵夫子  
倡明性教之地小子辰知讀書便聞月川西川及  
雲浦孟先生稱鼎峙戊戌過月川之里則固已拜  
之西川祠墓在洛之西澗望而神悚趨新安則孟  
先生祠在焉展拜瞻視起敬起肅堂廡門楹特踞  
存求所爲碑載繇行履者無之但聞二孫已舉孝

孟雲浦集

一

蘇明經時信宿去未識也越二年再過其所如玉  
氏方觀光尹玉氏則振鐸武安辰得與共事者耳  
周旋人出其文錄以示揭良知之指切實平易直  
接文成無疑先生爲兒時嘗小學八歲過幸經論  
語十三寔易及子史諸大書十七補諸生即師事  
西川親炙其學負笈從游風雨寒暑靡間所言手  
自籍記無何入成均與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諸  
名賢商酌性命而學益薦發函舉于鄉庚辰成進  
士授計曹補南北天部清以律已正以肅人到處

坐卓比發明正道以汲引後生爲務然所最難者  
忤執政不畏廣朝白發不怯投劾而神色自若策  
蹇携囊至僮僕肩擔自隨其廉節如此歸構兩賢  
祠宗賢樓四方學者甚衆立雪帷燈誦誦不輟視  
了翁築室白崖山楊惟中引名士于河朔尤覺淵  
廣乃天不假以年麟見筆絕即于其力振微言之  
日噫嘻惜哉明神宗朝豫撫軍鍾襄惠請理學從  
祀特勅有司立崇祠以時致祭廟貌崇飾當孔道  
往來秦晉豫蜀者無不止車騎瞻禮蓋先生在朝

孟雲浦集

二

廷則重朝廷釐弊倖以清皇路疏用諫直以進舍  
顯發果活人執政嚴重欲致先生終不一見在黨  
里則重里黨布衣瓦器將終身不爲子孫計戚屬  
有構闢者不敢令先生知更孺咸化疾革之日發  
婦有啼嗟曰天下其無福耶持兩尊人喪一準文  
公禮婚娶不輟用聲樂士女不曳純綺至今其鄉  
有模戔風所著有尊聞錄讀易錄言諸儒要錄理  
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黃葬冠儀注文集  
八卷上遵鄉禮遠接四氏近體文成及西川月川

學本于致良知而歸指于提省人心功夫做向平實切近處齋居謹于郊廟廢寮場于晝醒修踐先乎文命一語一默一動一靜期于可守此天下宗之後世宗之如水之溯崑崙山之臻太嶽也余小子與其孫尹玉公瑁日親體貌如親先生焉跡其平日行事隱德教人用人者如北面問難焉不得同時如其師事西川而猶幸與其哲胤追擬味嘆挹先生之光澤而領先生之道範則亦幾于其師承之矣祠故壯切於兵燹

孟雲浦集

卷一

新朝初年得監司于公倡修尊嚴堂一龕凡講所庖廡欄楯之屬稱小倚尹王伯仲以銘狀誌傳頌有而祠內缺焉少記載且麗牲無碑不可命小子為之辰郵學末秩何敢榜揭祠以勉發心之守先待後及景行弘淑之意云爾

文林郎知武安縣事西湖後學陳之辰頓首拜記

孟雲浦集八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河南巡撫探進本

明孟化鯉撰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新安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持正不阿後以奏起給事中張棟先事削籍歸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化鯉少從尤時熙遊講良知之學以無欲為宗以慎獨為本其集初刻於萬厯間此本則康熙癸卯其後人所重刊也據其原目卷一為尊聞錄皆所聞於時熙之語卷二至卷五為文卷六卷七為雜著卷八為詩首冠以年譜其門人王以悟所編附刻論議像贊諸作則其後人所續輯



# 九芝集十四卷

〔明〕龍膺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九

芝堂刻繪隱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芝集選

十二卷》提要

重刊繪隱詩集卷一

九芝集

武陵龍膺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緒編輯

東吳俞安期定

姪雲翼孫濟校

七言古選

御選贈馮定庵大參分藩衡永長句四十韻

男兒生不逢辰安有澤淵流皮相苦受迫寸幾難容橫海驍

冥飛甘鐵漢暫翻單醉入湖城屈辱守元世賴昭陽自畏景

鳳鳴歲月新塵情波遙茫坤室寶雲青願踐良胡泣璞從渠

猶鼠腊已分千旌避吾門更曉鳴前下跡畏兄寧爲嚴父

繪隱詩集

卷一

逸思心迴與市朝隔菱荷橋就東緋袍竹簪裁將拋墨蹟坐

擁圖書抵百城友依洞壑投三益拓落餘生祇自憐摧殘此

運憑誰惜何期持節大鴻君生平愛士貞成癖朋朋騷雅傾

蘭臺矯矯神仙下桐柏兩朝藥酒獨昂歲入極蒼茫恣揮斥

共如災沴咨瘠饑宛切痛瘵視由諸星急爰書手抹批雲蒸

春鋪躬經畫永慎陂渠頌白公于播蘭土歌中伯每矜苦海

作津梁鳳應癩鄉姑冰蘂四方貧及無乃繁日答百函亦何

到高義傾囊急友生虛懷倒屣迎逢掖折簡親輝孔圍文題

封廣置鄭莊驛垂彙惟餘寶賦誠驅問命登山履蹇勤物

色到烟霞幸奉儀型侍朝少寸札飛來擢吉光片辭吐出滋

丹液請許常停劉尹車見歡教改幼與席不厭談樹齒頰  
最憐慷慨披肝腸柳浪過詞繡佛塵花村載款漁仙樹嘯詠  
風迴萬壑清軒渠日射千山碧試拂珠巖讀斷碑聊參玉版  
炊香積穆穆情知舊隱宜悠悠心與天游適來拜謁魚鱗主  
盟去愁猿鶴長離索忽聞新命紫微堂恰羨仍通事下第探  
奇好訪愚公谿乘暇還尋漫郎宅寂推方朔著紫眉冠彈貝  
西喜加額拭目文章過斗南題首卿雲去天尺間府樓閣若  
箇登平津閣許何時圖從懷杜母語不休飲借處君歡無笑  
祖儀惟對井井泉聲船後贈青溪石言將汗漫遊朱陵公馬  
地主子散客直欲過學七十二笑皆開因煩呼巨靈摩月白  
繪繡詩集 卷之一 七古

登明堂

昔人曾向蘇門隱高臺何望何睜睜五帝三皇不足問一  
空山鷓鴣鳴中原陸沉歎獨往卜居避世謀攝生太行環抱  
百泉駛白月寒帶松杉聲一絃瑤琴一編易四野無人采杜  
蘅葆光聊語稽叔夜半山聞者阮步兵此心寂寂見天地身  
世悠悠忘市城千載百門人已往臺上長留隱者名翻繡  
履乘秋興天籟蕭然吹八絃冷冷澄波潑潑瑤草皎皎青天橫  
玉衡落日低回未飽去寂寞青山亂雲聚

洪上夢朱汝修

夜來夢君倚修竹月白紛紛照華星忽然見月不見君但挹  
清光不盈掬中夜徘徊月轉明披衣欹枕歌淇澳淇水悠悠  
東北流寸心明月應相逐

甲申七月廿三日重過伏城驛

去年七月伏城驛驅車直上長安陌今年七月長安來入門  
驛歎感今昔今昔說光恰一年往來信宿偏茲夕依稀殘月  
向人明鵲橋兩度銀河隔嫺嫺涼風落葉鳴悵悵寒雲滿天  
碧從來驚客不堪悲底事三秋長作客人生百年幾幾何風  
塵強半驛行役天涯道路無盡期日逐馬蹄竟何益離離  
是我輩人得意有時須自適故人愛客連斗酒爲爾狂歌狂  
繪繡詩集 卷之一 七古

大白馬歌 今夕不盡歡轉眼明朝又陳跡

劉生有志乘長風直吹江海驅蛟龍雄心不學千人敵寸舌  
能遊萬里封豕知落著數不偶心事聊將託杯酒愛愛肝膽  
照吳鉤鳴鳴耳熱歌奏告企鵝南軒腹紫芝垢面倒著白接  
離吐納風流論今古能令聽者忘其疲座上有客復爽爽不  
減人中何子朗朗跡那嫌屠釣中放神高出雲霞上襟襟仍  
富卓氏壘臨池愛築石軍書飲從荷鋌死亦得宜青瑯缺歌  
無魚丈夫擁書萬卷貧亦足何暇南面百城割符授玉丹其  
輩但狎海鷗可息機縱亡塞馬庸非福笑殺世上見騎天路

地空覺覺君且醉我且歌  
龍龜蛇定若何君不見廣文先生龍君著關入字

### 再醉劉生歌

廣文先生事無往復嗜飲無錢沽眼前雖饑無知已但造劉生生倒屣劉生謂我且是愁呼兒爲典鵝爲我換來美酒且浮白世事何須挂齒賴任他呼生亦應生那知夢蝶還非蝶君不見翡翠之羽鵲之舌豹之文分狙之捷高材於足胡爲哉富貴愚人乃復瞋我愛劉生飲醉如泥卻笑世上醒者更如迷白日朱繩繫不駐東流海何耐我且歌歌益放情阮以還無達人此人乃在令人上

### 觀大龍湫醉中放歌

昔聞鵞宕勝今爲鵞宕游鵞宕大池不可見池流天際飛雲湫始入花谿轉千壑祥雲霧爲笑若削手摘芙蓉梯白雲洗風漸與青冥薄欲忽俯甯擁碧空倒流直接銀河通玉女洗頭跡白日雙鸞涵影凌長虹快意當筵振簫鼓狂呼動地蛟龍怒閃燦珠璣電光噴薄風雷任吞吐有時天飛生羽輪有時尺蠖爲屈蟠縱橫變化自真宰誰能冥悟窮其端神物於吾故放類爲潛爲見吾何意自知龍性未可馴但言噴噴復噴醉安得有酒如茲泉醉來一卧三千年何須蜿蜒參翺飛九天飛九天嗒吁乎何須蜿蜒參翺飛九天

### 望石門嶺南漳知歌

風雨出西谷山山煙霧迷谿壑深洞夕流駛披條距石門其勢舉危中天樹華閣開闢千尋時雙鶴排空豈假五丁開其礎定是翠蘿宮當門勢如凌波雙龍可啓關其礎礎房殿室還難即龍潭直與銀河通崑阿雲水氣參錯澤水遙從天際落不勝溪浪日夜流常驚潑潑風濤作龍石麟駭若千車盤旋應響如奔雷弄珠神女凌波立潛髮仙翁跨鶴對巖關謝客披雲臥高歌千載誰能知石門龍處主今疑狂子過蹟

石門自一括清其水品爲龍和之歸至今其龍焉能時此處最爲清之其如千石門乃極其清也

則由之幸不幸因并誌之

### 春江泛雲歌同汪司馬賦

春江平春草綠木蘭正艤江之曲嬌嬌黃楊夾岸垂雙雙戲鳥渡波浴江城一夜遍春風白雲紛飛玉樹叢潮落錢塘雲浩浩天低灤灤煙濛濛泛泛春江置春酒官宿春盤薦春韭謝庭作賦遲遲侯梁園受簡備枚叟倚舟慢作越江吟春雪霏霏春水深此夜歌春翻郭曲何時裁雪更山陰

### 憶昔行長句贈別何无咎還永嘉

憶昔別甯江之清牽衣把酒淚如雨期爾乘春遊帝京與衣沾酒與爾傾日落荒臺懷郭曉風寒易水弔荆卿懸子拓洛



說他年作使君路逢探桑不相識

贈別吳允兆歸隱天目長句

我聞吳澤西時天目翠倒插天際青芙蓉四時雲霧幻朝夕  
半嶺風傳萬壑松蒼溪碧水走其下七潭潭底潛蛟龍吳昔  
蕭蕭出塵想下築山阿成獨行孤山品泉漱齒牙半點朝霞  
皓手掌何處不倚千秋名悠悠長作五湖長倘然歸隱辭故  
山千里伏劍游燕關長安貴人暇識面布衣清到公卿間幾  
迴落日西山醉臥馬黃雲動京邑門八月悲風伴歸艇木  
葉紛紛落前階東海渺渺望支那北山翠嶺隱蒼苔  
復聞把酒勸君君不樂自當別何足惜中原隔日今何時  
繪澤詩集 卷之十一 七古 九

乾坤終合腐鴻泥江湖別鳥背青鳥長安良會可再不楚水  
與山天一涯恨不從君隱天目洗耳清流飲孫嶺長使霞標  
映醉顏忍教愁路塵塵歸倦枕殘編看白雲山頭笑鼓便便  
腹欲歸未得還君歸離愁思前沾衣強持斗酒共君飲世  
上如君知我稀嚴板沉沉夜靜城月西流河漢微但恐天  
明策馬去片帆雲際孤鴻飛

顧朗哉自泰山至奉京自衡山至梅泰符自盤無關至

並集齋中命酒長句

平居何所思風有向平志杖策青藜冠竹皮汗漫游踪隔天  
地摩碑獨掃白雲封飛鶴數池丹泉醉那知鸞鶴老風塵清

山過限逐車輪匹馬長嘶楊柳陌局局空憶桃花津無論蓬  
壺渺海國瓊臺縣園遯難即我朱陵七十二芙蓉幾回欲  
登登未得忽然不遇三人來兩腋烟雲匝酒杯散盡猶是遠  
遊服朕僊俱稱作賦才於宗已落願生手神女九分尉後  
金牀玉几爲君留漢柏秦松爲子壽洛陽少年奉少游足踰  
石齒凌峻嶒最羨梅生氣慷慨擊劍橫戈歌出塞黑雲一片  
懸無間勒銘直欲追前代共言我輩會名山乍從屠狗入燕  
關對子呼酒頻大叫恍若御風臨高發長嘯三子拉子天門  
顛千巖萬岫羅胸前須臾爛醉復何何以笑殺乾坤有諸子何  
獨一官能繫人醒來騎馬長安市  
繪澤詩集 卷之十一 七古 九

酬宋忠甫以鐵如意見惠

春風獨往西山岑芳樹依依傷我心西園揮手雙銀鐙美人  
贈我鐵如意何以報之綠綸琴爲君一鼓陽春曲山水悠悠  
千載音世人往往交黃金黃金易盡交不深爲君再鼓白頭  
吟淒淒風雨悲雲林寒君別腸欲絕願此心如鐵

始建明州賦此爲別

有家於越余家楚南門春暮發南湖棹東如錢柳絮飛古道  
連鑣曾如祖過踏名山學向平直入桃花間漁父稱詩把酒  
夜未央耿耿攤書日亭午但言相賞莫相違不知誰客復誰

主孤屬驚迴海國雲千楓忽散滿湘雨君今渡其思故鄉于  
亦迴同戀吾土天際扁舟去不畱江上離歌聲獨苦努力長  
楊賦已成傷心小阜知何補放跡猶期到五湖承顏況自甘  
三釜寄語烟霞霞六橋漫教猿鶴悲天姥他日班荆道故歡  
君爲越歌子楚舞

湖上醉歌送汪立伯比部還新柳

昔子少作新安吏松庭無人查無事黃山白岳多異人枕簟  
錦霞風霜宇結社狎主千秋盟太函先生司馬氏君也同姓  
稱白眉生復同時住同里里巷同歸縣驛車爲獨城名絕  
初嫌情自比晉兩阮供具人賢漢二疏伊子時就習德飲豈  
繪繡壽集 卷之一 七古 十

獨過式段干闥人生嘉會那可久東留忽如路傍柳傷心桃  
李彫朱顏轉眼星霜成皓首十年重越中遊山水含情倍  
客愁散後時進類蓬蒿何知怨造來羊求君也關關遠遊復  
豪華木蘭並載越婦女春城古渡聽黃鸝子夜新聲翻白紵  
孤山橫笛落梅花六橋把酒悲風雨逢子感慨意不平問子  
何事辭承明歷茲宦路自通塞別恨交游半死生只今方外  
哭司馬誰復江東轡步兵我幸君衣對君酌強君盡醉頻大  
醉升沉離合等浮雲人壽幾何胡不樂身後無須萬歲名杯  
中自是千齡藥君去越我入吳盈盈衣帶隔蘇臺千里愁心  
寄何處春雲片片飛天都布帆歸且挂嚴灘斗口客星明白

稀白榆斗口遙相望好爲山林間無恙他年攬結還共君青  
桂爲輸兮綠玉杖濯足足於溫泉兮唏子髮於雲門之上

功德母齋中對月同何无符小酌

齋居寂然禮法王鏡靜無聲聞妙香眼空大地慧日遍掌提  
摩尼明月光少脫塵根即等種誰言欲海無慈航撥眉蓮社  
君知否醍醐酌杯中酒一酌冷如甘肅微翻從此際證三  
乘持來半偈如明鏡照作恆河無盡燈

大千居士飲自壽兼答无符孝孺

居士家居綠蘿窟白雲片片桃花水衣袈裟自防秦時歲月  
那能知漢紀往往履食多神仙直將堯舜等雜稅善卷釣臺  
繪繡壽集 卷之一 七古 十一

今尚有葛洪丹井何曾見伊子臨嶺架茅屋濯纓濯足滄浪  
曲深山大澤隱龍蛇長林豐草健鹿鹿誰教登覽向風塵偏  
然飢離連流俗未能爾海希仲連聊爾逃名學梅福齋居時  
復禮金仙戒定還應參四禪宰官身現菩提樹舍利先生法  
座蓮華顯顯橫證上果乃知放逐排筌筌供養豈唯曾風世  
飯依昔且將窮年紛紛應跡總不二渺渺微塵亦大千大千  
世界微塵土淨名不落聲聞悟長生即了無生緣出世何妨  
經世務空色人天有漏因委形宇宙即浮寓懷居豈必桃花  
津開士經行大地春轉信十德稱外道已從四諦覺前身法  
演無須論甲子業除守精守庚申解脫塵根永無絃那向模

門乞真訣知見常開妙香元寶世廣長壽說倘何當還  
大千合心聊以語神悅

送羅振之還滬陽

美人家在瀟湘東雲定永相安溪相連淮海傾心似使酒  
賦詩招八公忽打馬帆自歸心一片隨歸鴻此時欲歸  
心欲折江區落盡繁霜雲雨建雲人百長澄水橫煙莽相  
接送君人楚我人秦南北風烟偏情神手把芙蓉點仙掌望  
君不見桃花津

感遇篇為陸履素都運賦

知己良獨難感恩復何若靈蛇擺尾向隨後隨車驥首希伯

繪像詩集

卷之一

七古

十二

樂 曾丁一 點數有西寸明珠報寧壽古來報命等鴻毛直  
將慈寧後同生為知己死為知己客試觀管輅此道  
何其齊神運人心漸不古如狐狸悍如虎昨日殺獸今日  
非轉誤相猜而相許才士每為世所衝清流最與俗人忤七  
尺浮沉意不下千秋激烈欲如狂予自是憐詩人身名那  
分風塵東家曾為大部理重老論交司馬氏南州懸榻愧  
陳蕃北海忘年造元禮斗口城頭結白榆一時雲集東南美  
條忽波濤陸海翻扁舟歸卧桃花源問字誰過楊子宅張羅  
卻比翟公門有美乘來丁台鶴衡茅鎮日停車軒 謬許  
文章歸阿士須勞脫果進王孫三十復過蒼龍精博士說經

坐車席客詩典始為郎草堂移女謝通客潦倒欲乞步履

廚招延思重鄭莊驛驛牽終合累我貧寒從果嘲尚自流  
言概被少年名百蠅滿目何蒼蒼自是買生遭絆難不緣  
助賦承明小阜一醉東山野泊波理寸西湖盟最受烟霞了  
公事祇愁貴賤殊交情何知真宰有深意混跡魚鹽稱傲吏  
憐才賴有陸長公立諸肺腑出相不挽衣冠若平生親折節  
能收級所來吏散提壺退比隣公餘載勸遊山寺梅茲識也  
晚能令判亦貴美醜何須太舉丞平倖豈如懷陽尉長公世  
系古華亭時論歸之如景星步武擬雲樞文藝頗行遜抗足  
儀刑蔚起并聲滿江海爭傳高義傳青冥伊子幸從大夫後

繪像詩集

卷之一

七古

十三

疎拙於人寡諸偶世怪情康絕交人譏季布舊使西獨有  
東海居長卿謂公此若殊古公言一兄勝百聞昔與青山  
共白首繩繩初拜王貢氣殷勤更結蕭朱綬人非鹿豕羣  
聚詎能久湖山黯淡別相將秋水盈盈一葦航乍離銀漢悲  
牛女直指金陵上鳳皇肅肅孤鴻避遠清蕭蕭落木安繁霜  
始擬觀清賦杖乘空懷載雲過于台仰過聊從方外遊投荒  
忽奉關中命天末風煙倍客愁美人遙隔越江頭此時此別  
空相戀何地何年復相見守期執王遠朝天龍蟠壑盤條  
翻面谷與人占紫氣漢津使青動星躔把手那禁悲齊集飲  
語不語相對泣簪燈呼酒飲盡鴈為問湖山但於已信宿淹

聞不忍辭追陪交學各嫌詩如廣亮能乘興更有因循者  
時願暫傳人疑京北風流地此竹葉池公脫寶刀投荆  
子綢繆孤贈將離贈贈上長安道神根南惟草草眼  
交難贈銷魂浮雲北望令人老僕人掩涕促公行願壯  
指帝城帝城紫禁春風吹滿明堂歌湛露六轡車轡何  
榆萬國縷將謂紫禁春風吹滿明堂歌湛露六轡車轡何  
君若日憂悲春春漸晚知已如君世所無何以報之空嘆吁  
空嘆吁後後氏之竟東終儒之編報報恩惟此舉

春日侯卿之揭曾通訪謂將入長安爲予開帶喜而賦

贈因懷祖中諸子時陸無從歸治北裝程康伯辭楚

繪隱詩集 卷之一 七古 十四

黃州先翁吳興甫吳康處潛稱恭並以客遊初返

王康成後至

古人已代謝誰復嗣風雅把臂得羣賢結社橫山下窮途不  
泣阮步兵風流自比白司馬翩翩託乘盡應劉爽爽操履得  
風買限底千秋我輩人孰謂陽春和者寡陸更窮經名未成  
蹙蹙將爲京洛行可憐欲乞休儒才可憐不遺蕭輪迴程生  
一棹瀟湘水雪滿寒空坐蓬底雙重宛轉歌聲起黃生就浪  
懷秦淮江樓玉樹空相憶扁舟與盡應復來後彥祠錄有酒  
岳當年金谷何寥落觀樂歸來樂事繁仲氏吹簫伯吹簫梅  
花片片吹欲落春雪華負梁王園夷門監者古豪俠每每愛

真名士接續開鎖張玳瑁題雲物含輝恣登臨有時醉雪看  
南山有時臨水弄晴綸不必車設蓋公情不必杖挂阮宣  
雪中行酒如流泉坐上客醉當酣眠下筆新詩思如綸  
雲雲揮灑滿紙賞心得意頻大呼不屑臨隔向人耳候生行且  
待爾金馬門獨獨脫生行且止况復載雪來王帽高談雄視  
古名流片言莫逆心相許賈酒微歌醉江省爲言聚散如浮  
雲安知陽驚長爲羣二月桃花千萬樹春風留客客猶佳請  
君儲酒且無去

狂士歌憶房子淑正

古來狂士多縱酒不肯低眉向人後舉車相浮了一生猶正

繪隱詩集 卷之一 七古 十五

雖半可人半可事方離浪跡舍人步兵醉眠傍那婦四子狂名  
傳至今眼前爲子庶其偶五十年真鬢已晴驛然見之如老  
更醒時刺刺爲仙談世事難黃不挂口少酌便覺心騰騰陶  
然天地復何有有時嬉笑如風生有時叱咤如雷吼其胸有  
人曰是猶好座坐客數被肘仆地嗔汀丞相商仰天歌揚王  
孫告子憐附貧髮爾狂依子楚越周旋久客歲過除始別歸  
寂寞令子封紅友江南江北水盈盈雪裡春風變新柳爾家  
甚蘆無酒錢頗復還中聖人否

諸集王康成梅花館卽事

江南江北可憐春雪花應亂梅花新霰壓瓊枝嬌粉折英含



玉液香更烈阿誰東閣賦初成欲掃揚州水部名王郎愛客  
開高館色香青  
詩中滿倒插疎枝綠玉瓶橫復輕展遠曲  
橋美人纖弱如東素挽帶顧影翻相妬  
手持花石寒鴉四  
坐誰呼夜未史請勿吹羌笛吹落江城空寂思請勿彈秦箏  
彈飛隨雪多悲聲悲何以兮悲遠別勞君折贈心如結願有  
吳郎墨妙奇滿毫點染冰霜姿梅花含笑託知已年年歲歲  
春風裏不逐殘霏委路傍冰結芳盟待君子

繪齋詩集

卷之一

七古

十六

重刊繪齋詩集卷二

九芝集

武陵龍 廟誓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緒  
編輯

東吳俞安期定

姪雲翼孫濟  
校

七言古選

俞義長撰文太史山水圖二幅見還輒賦長句

國初以來畫山水妙絕時人文太史鐵歌落穆古名流胸中  
邱壑紛如綺昔予素擅東海隅弇州尺素遺明珠調索霜柑  
三百額贈我山水清音圖披圖乃知太史晚年筆滿精風煙  
隱樵峽上有餘翁之玉岑下有健翁之碧潯悄然生我芳樹

繪齋詩集

卷之二

七古

林谿流石磴鳴素琴太史行年八十八重閱茲圖紀歲月銀  
鈎點染秋毫末子每對之神揚揚攝之萬里來窮荒創然秋  
色移蕭湘只愁真宰訴上帝一旦淋漓失元氣何知神物食  
有時煙霞泉石偏予私溪門仙子浮湘客與予父子兄弟稱  
莫逆西謁崑崙驂燭龍探得驪珠御子論謂予白是山澤人  
胡爲鯁鯁長風塵還爾丹青豁爾日翠滴水綃怡雙轡遙山  
宿樹鬱蒼茫春滿江南一草堂森如煙波三月臨橫塘別有  
歸舟下倚瀨雨中春樹氣氣驚又如江鄉忽憶鱸魚膾白雲  
一片青山帶黛然不覺融心神遙關臂到武陵春卻願微波  
葉下便欲因之尋舊津太史丹青爲誰設伊子得之成三

絕世嗟一代偉人安在哉梁木摧矣弁山頽白松無光喪司  
馬只今誰是賞心者滌汨干戈莽欲愁餘然吾意在滄洲故  
愛俞郎雅同好醉揮彩毫揮七曜況復元暉語驚人相期  
名隱屠釣爲言武陵谿上山水佳歸遲但恐桃花笑

時與長興謝少連同  
有讀書武陵之盟

### 金川道中

朔風颯颯吹我裳黃沙白日天蒼茫草枯平川千騎疾烟泊  
還樹孤禽翔數聲驚策策斷復續能令雙鬢沾繁霜爲問蕭湘  
幾千里愁心較之誰短長

### 大中丞田公初度歌

有引

卷之二

七古

二

公建身分陝再犁庭初度之期遠與行會爰探閩巷之

### 歌以先酌者

逸虜過崑邱元圃建列仙乍賦出車詠再歌天保篇至人濟  
世出何處扶桑之東瀛海邊近接蓬萊幄員闕方靈具瞻還  
相連赤城霞起華標迢迢射冰凝玉貌鮮潔凜凜西臺森列斧  
盈盈北府奉先鞭竭來河右交馳轍盡爾何奴敢冠逸天子  
推轡勞前驅我公秉鉞臨居延一麾仁見澄肯傳三簡何論  
定酒泉刃溫風兮築京觀封居胥兮銘燕然露布朝飛長樂  
更懸書夕下未央前分芳矩地尊彝一赫奕彤弓城矢千  
金魚帶腰閒佩黃金鶴印肘後懸已信虎頭扶漢鼎那須熊

卜持周敗腸絕金莖酌湛露名高汗簡圖凌烟接覽初度武  
陸雲龍赤松比度兮朱草爭新白鹿拔穀芬丹鶴銜箋東海  
不鳴兮南山不察我公之壽與社稷咸兮億萬斯年

### 秦萬年從孫中過訪塞上離別歌以贈之

富亦大何須賈亦夫何須男兒抱此七尺軀莽莽乾坤從所  
如逸逸龍生一文士撫書日撫書日撫書日撫書日撫書日  
屬囊疑空鞭却曾從都護山陰山關氏喋血馬蹄殷賄命豈  
博財後印歸心但視刀頭環檄書徒釣魯連矢發體空殘休  
簡米素生秦生儒者流衰衣襤褸長安市時游狗屠藏姓名  
閉門編浦華華研府中爭議三齋據坐上能致五侯爵忽乘

續續詩集

卷之二

七古

三

秋風度沙磧七月千山雪花白把衣盡是蒲蒲觀連牀况有  
文章伯秋登魚海無高尊摩生寶篋雙吳器具業經綉傳千  
幅葡萄船無傾千鍾客爲吳歌音楚舞笑殺西平一坏土挽  
迴日御魯陽戈鞭扑山祗下靈符昔曹會合如有神操檄那  
復輕酒船眼前離別苦計息黃河赤嶺非吾郭但言西去涉  
蒲類天竺崑邱關張翼安得縮地費長房與爾方駕凌風翔  
金仙酌我甘露漿玉女襲我素霓裳椅椅恒河秋柱樂如  
何其樂未央吁嗟富貴儻來耶可必方外神州亦空迷與爾  
諸子有鳳盟桃花自是神仙宅我猶未歸爾且行烟霞預數  
北山靈草堂物色謾眞宰選品初心服上乘語爾拋卻班超

華熱然石上差勘銘

天山歌贈涼州魯都護

天山嶽嶽高入天天垂山際生紫烟半壁倒挂星斗懸八井  
並撐日月懸萬仞嶙峋天凡五地軸迴盤障天府西天宮  
主王母東接崑崙崑崙父漢家天子遙招維上帝敕此成龍  
荒螺姚仗鐵馳元氣定遠得戈斷白狼駿烈鴻機張千載茲  
山與之同久長代興御有魯都護白首麒麟一儒素手探軒  
舉赤城霞顯氣清英仙掌露輕綬緩帶閒且都論文說劍傾  
層蘇龍蛇莽走銀不律鷹華飛鳴金僕姑手提芙蓉出大漠  
天山冰花碎鑄錫組練三千飛若雲馬蹄撲數賢王綽屢看  
綸壽集 卷之二 七古 四

露布入明光會下天書列麟閣衣賜宮中白玉麟印懸肘後  
黃金滿帶河由漢代開千秋萬歲垂榮名願言致命報明  
主孤矢無負此生追君卿爲君壽如岡如陵君知否涼州  
一曲歌天山臨酒葡萄南斗

借宗篇爲萬壽黃憲伯公壽兼報魯都護

昔不見岱宗神秀表東土鴻濛初開天孫主類繼神州九點  
烟蒼然一帶青齊魯有蹤黃河左蓬萊蜃閣散宮氣吞吐星  
斗錯落擁義輪寬庭霞綵紛爲鳳山雲廣寸出雲關六極崇  
朝過霖雨又不見帝輯五瑞禮六宗七十二峯望秩同振兵  
釋旅傳漢降金泥玉檢告成功德星昭衍壽星出珠庭咫尺

神人通岱宗之下凡邱里千載元黃淵無始憲公闢起聖爲  
徒周然光岳生名世南巡响嶺西崢嶸名山半賜神甘履文

武如公世罕儲建牙吹角舊涼州倚馬檄文揮盾身臨戎封  
扇落旄頭自屬靈鍵清渭野直擊玉柱凌崑邱都護賜賜爲  
公壽欲鴻運壺作春酒我歌一曲歌伊涼天風百習吹霓裳  
黃石公赤松子誰其後身公也是天生令德竭中興帝倚長  
城介繁祉岱宗且屬安期生有父情遊衛叔卿侯公功成錫  
帶彌長與茲山仰主盟日觀峯頭望湯谷陽光初射天雞鳴  
同張憲使西嶽樓望太華愜長句

我聞太華神靈感清都願顯白帝居岩巖削成五千仞崇標  
綸壽集 卷之二 七古 五

峻立千紫虛鴻濛一闢上靈宇片方芙蓉滋寥朗三條布列  
削其中二曜隔輝隱其上鸞飛絡屬蛟蟠蒼龍星宿蟠雲  
霄雲封渺黃河之如帶鬱神林以叢龍太一醴泉注以三葉  
之朱沫璇璣璽璽室擬以五粒之虬松駢列眞兮御木羽奏廣  
梁兮鳴石鼓叱白石兮化爲羊植黃精兮調使虎伊予夙心  
如向平省方怡喜臨咸京函谷義難見羣岫直欲登巖壁三  
秀關尹招我天路遊朱闌十二凌神樓臺垂紫蓋簾際出泉  
挂白虹杯底浮虞巡漢禪遊難過寶錄金書復何如天風飄  
飄聞鸞笙風氣騰騰辨珠樹中有霧谷潛張超時驛龍翔飛  
層霄出爲霖雨潤方澤金城千里烽烟銷上帝勅作名山主

力與金雞控天府君酌我以九醞我報君以五雜俎子  
登歌浮邱學樹若士軒車迎風而舞西遊賦爲君舉朝  
發子嗣於華陰兮撰子傳於元圃高隱見寄倚天村古鳥  
東飛寄昌語

恩芳行爲西塞陳參知賦

天山萬嶺冰花飛殘枝惡府生寒威古戍蒼蒼沙皓皓如原  
末綠王孫草驛使梅花隴水長傳道春風下建章楊柳如煙  
垂紫陌驚花二月接河陽河陽才子甘泉客高歌吹落陰山  
雪調然幽谷回陽春移得名花通天末丹青阿誰妙心手幻  
出恩芳現與玖化工藝鬱鬱毫端尺幅依然成晚秋種種芬  
繪雜詩集 卷之二 七古 六

其間麗姿九華帳裏列瑤姬淡掃素娥凝粉黛紅燭洗  
燕支曉梅吐出春光早步回明月翻相惜清心徹底映冰壺  
秀色相輝輝玉蕊何物凌波賦水仙黃冠羅襪臨風前舞得  
陣思風浴川大國香生湘水畔幽芳不採羞自薦續粉雜佩  
相輝三花清絕玉玲瓏中有瓊華嬌且紅綠彩朱顏如翹  
風花開綺綺挺修竹誕節疎枝周碧玉隱几翛然清案牘  
君共結歲寒盟爭道名花是長卿披圖索笑春盈盈誰復  
海石猷猷以離立能令朱顏拜不待初平叱煙雲花石何紛  
紛傾路風流屬使君仰瞻崑崙俯弱水珠樹瓊花烟如綺願  
言乘春攬華獻天子不問當年博望沙臨陌綺綺入樊

家獨有漁郎跡夢斷青雞千樹君梅花他日山中遙折贈春  
鷗片片餐流霞

聽水雲道士彈琴歌

隔林雨歇暗鳴鳩結伴探春遲幽桃花欲開柳黃未變  
好鳥呼其儔誰採綠綺來相殺華山道士師復邱調絃拂  
何伊優緝商緩羽時沉浮倚蘭素雪亮且道愛如元圃鳴  
珠促節激楚風颺颺若萬壑松濤流洞庭三月烟雲秋四  
座聽之起相酬酌以元醴羅瓊羞道士白晝橫方眸自稱  
籍居十洲笙鶴縹緲白玉樓雲裝霞後賜與猶采真物外夫  
何求益令聽者思悠悠和歌醉擊珊瑚鉤恨不相從赤松遊  
繪雜詩集 卷之二 七古 七

就中心賞誰其尤翹開公子西門侯

曉渡穀城

玄馬隔江望山色山山歷亂含晴燦曉渡江南泊山下斷雲  
孤嶺旌旗長虹飲水不盈尺新月挂山纔半弦悠悠自是  
江漢客對此心目俱清豁明日入山間真隱雲際歸來還放  
船

舊京篇期居緯真儀部過訪時庚子春仲

六朝佳麗地二月臨陽天長千花似雨廣陌柳如煙億載符  
珪啓昭代萬方玉帛國王會定鼎周家重鑄京提戈漢業隆  
豐沛皇居複道嚴長安帝時甘泉列紫壇西望石城雄虎踞

東環鐘阜鬱龍蟠金華仙掌承雙闕玉轡宸儀御八變祀  
靜宮摧丹碧雕甍繡柱藻椒蘭別有臨春閣遙對青山郭太  
室彤雲拂羽旗周匝春月兩魚鑰離立層樓指鳳凰飛高  
觀連鵲鵲三山倒影擬蓬萊二水分流頻伊洛覽旒日月  
清都劍履星辰切上樞槐街蹕蹕馳馬拍府飛樓朱博鳥  
東第王侯盛冠蓋南都賓從紛竿竿珠簾輝映三千戶紺  
塵迷十二衢翠幌平臨大道曲羅衣照耀奉惟綠飄如拾羽  
下青鸞受省含商歌碧玉傾國傾城傾莫傾爲雨爲雲歡未  
足夜合花前但欲雙朝飛絃上極嗟獨出郭穿林百寶車隋  
隄翠綠萬人家黛抹千巖亂蒼倚香分雙樹散雲華古剎上

續集

卷之二

七古

入

方遮鐘磬空街靈符應瓦瓦燕磯曉射槍江口牛首時飛石  
寫霞城南城北紫桃李春日春風爛熳綺最勝迤邐桐樹隱  
雲深冉冉桃花水更道橋頭孫楚樓仍尋遊館相伊里陵谷  
滄桑世變遷異物客華倏變相落星甘露今存否赤鳥朱雀  
復何有草林轉爲茂草場白柳空摩新歲斗何代潘妃芳樂  
迷何年張緒雲和柳接連日部老舍香西帶陪都舊建章夢  
華驛中殘彩色紙官署裏之銀光浪誇酒庫司農領安符衣  
舞侍女將竹格琳宮憶仁祖桃根畫樓思王郎素練遺傳四  
明客茅龍仙訪千年跡白玉珂鳴白板橋青絲竿繫青絲橋  
角巾居士鄰烏衣方丈維摩休香積謝元賸聖可圍棋郭奕

舊臺倍乘展鳳凰儘不負煙霞異士應知在山澤山澤重君  
名鶯花遲帝城操觚才比張衡麗輝輝神如衛玠清久已聲  
華動南國可無詞賦到東京

送丹芝房計部北上

我眉玉壘晴雲浮錦江江水日夜流川融岳峙時時元氣殊  
玉秀生神州少年射策先多士起草明光耀文綺萬里橋迴  
駟馬車六朝花發長千里艱難此日度友臣手捧程書上紫  
宸津亭柳色江南雨雨驛路鶯聲冀北春一尊鍾阜驪歌關  
首燕臺思離別君王前席召仙郎爲道司農財力竭

歸棹歌爲汪母九十壽

續集

卷之二

七古

九

天都主人舜如戰自稱阿母年九十開筵迎客花底揖誰薦  
金桃出瑤室綺筵排芙蓉芬芬蕊殿再三千華始賀主人持獻  
親母膝阿母嘗之君瓊液仙姿綽約藐姑射霞觴半醉朱顏  
益綵雲冉冉笙歌富青衣傳語催勸客阿母萬壽客無出客  
稱舊列仙籍三仙笑被瑤池謫重來爲授長生術更拾神  
芝光煜煜九轉丹砂駐顏色陸沉金馬誰能識能識自是雲  
中宅千樹桃花春未歇采真會處周王轍袖中猶有崑崙核

送歐陽宜諸比部守昭潭

才子爲郎美無度器比南金貌冠玉翩翩鳴佩白雲司行行  
露冕丹霞麓平樂之富川垂楊柳蓋出蒼龍芳草朱輪映元

鹿橋山峯列七十二，新浦灘迴三百六。畫歌舞吹簫笙，  
女衣衫襖筋竹風，候不與中土殊。江鄉況接清湘曲，從來  
理稱簡清更遠微，求免茶苛弊餘繁。落花滿階凡有柳，  
無願會見重舊愛，鳳凰重看刀劍發。牛犢五馬專城復，少年  
努力勳名起良牧。

之役

長句送劉斗城水部守貴陽兼呈中丞郭公時有征播  
君不見文園才子漢相如，六傳飛馳驅馬車。論蜀親題尺一  
書，冉駹珣珤歸比閭。又不見牂牁太守漢陳立，贈賂威名震  
殊城。夜郎斷手且亭側，卧漏鉤町悉股栗。詔賜黃金爵九級，  
瘴癘詩集 卷之二 七古 十

曉載夷險開清塞，罷兵誰識公孫宏。邇年黔蜀急邊烽，播  
豕突時西東。天子震怒與師戎，四方徵調儲胥空。計餉實衣  
思郡將，入治軍書出治餉。庭臣名藉劉郎上，劉郎越草青綠  
帳。慷慨稷稷樹風，望判敵誠兵何敢。饒虎頭況是封侯相，一  
麾萬里分虎符。羽蓋熊幡出帝都，東方千騎西南趨。候吏負  
臂爭先驅，懸知到郡聲名大。談笑偏師如竹破，雷奔雲掃平  
通播。理繆應巖海，課閑閣運同淮陽。卧尊酒與君別，牛渚  
長干二月花如雨。語君幸勿薄蠻府，出身努力酬明主。彼中  
肝膽誰相許，昭代麒麟郭忠武。

王四周計部以博奕賭具見貽知歌爲謝

朝朝無事退委蛇，三春悠悠何所爲。美哉丈夫心相知，暗我  
博陸與圍棋。鄧林瑤木命班爾，滑村柔荑平昔砥。色芬素  
列魚鱗界，表元黃鉅象猶猶。晉自昔稱宣尼，國器何須昂。佐  
史宿布星羅，戰關場龍蟠。蛟屈智謀藏，方外手談連支遁。居  
家坐隱傳中郎，江左風流何不有。處樓閣落吾手，勝算應  
多。肥水師專精足博，宣城守賈禪神閑。倘可人積薪藝絕，聞  
仙母黃都陸沉金馬門。暇日拍浮步兵酒，入門對壘倚教鞭。  
六著分曹爭象鼻，半隔窗往復。真羌輪窺豹，誇從子敬遊空輪。  
橘裏紫綃被不香，花前紫翠裝勝。固欣然敗可喜，此道誰微  
秘。元理諸君放浪天地中，長安世局亦如此。何以報君綠綺  
輸瀉詩集 卷之二 七古 十一

琴一曲高山與流水

送吳允兆還吳興 名夢陽

昔年別君長安道，黃金臺上樓秋草。今年逢君石頭城，秦淮  
渡口春水平。幾年浪跡阻南北，朗月清風憶顏色。記昔爛醉  
借高陽，楚舞吳歌子夜長。君今斷飲避方外，持齋不啖郎官  
膾。骨立依然山澤癯，興來那惜川路迂。木蘭雙槳白來往，脩  
簡兩袖浮雲俱。忽然與盡挂帆去，銷魂江舍難爲賦。琵琶一  
曲奏離鴻，片片晴霞散江樹。

瘴園歌爲王念叟待御從兄賦

我聞太行之西山，水奇雲屏臨萬壑。清漪夏屋天池鬱相望，

長松喬木如蟠螭我愛王家好兄弟家世太原古草莽羣從  
烏衣名不殊御史青箱美相濟墨妙會傳神水國風流並數  
蘭亭親別業城隅字嶺固喬然市廛無塵喧星漢凌雲桂著  
壁芝蘭習習環樞軒片月芙蓉翠律南高孤秀突如華洗  
頭玉女露半溥脂髮丈人月初出瀑布晴飛白道泉復現別  
澗流澗磯倒垂牛渚銀河水上接鸞嶺蔚藍天蜿蜒長虹滴  
鍾乳翻騰雙鶴來花塢劍戟噴噴刺紫雲銅柳隋削凌天柱  
蒼檜龍鱗萬壑濤綠筠風蕭千竿兩瑤草琪葩紫翠房桃紅  
李白春風揚石洞參差傲臺榭身鐵壓亂惟縹緲何如太乙  
燃藜閣更有康公夢草塘丹嶂橫開恣遊目狎馴白鹿摩元

繪隱詩集

卷之二

七古

十三

倘恍驚風由瀟湘翠九嶷又得雲霞渡海移羣玉茲園主人  
神仙流輝耀五城十二樓恬淡全窺杜下旨道遠兼比漆園  
遊玄挹瓊漿酌天姥右掖寶笈招浮邱摘策凌虛望寥廓羣  
落胸中足邱壑豈知宗少文隔斷朱絃響鳳山又豈如向子  
平聲道也對遊古岳有時憶弟看青雲寄言努力圖華勳閣  
上麒麟猶列齒山中猿鶴休移文試問陶嘯七十一峰時南  
極元夷金檢千年色誰氏之子嗣元黑省方使者一停車爲  
訪朱陵洞吏郭侯居洞門一片飛來石玲瓏疑是巨靈掌移  
置桃花谿上漁郎家看竹曾過子猷客因憶潛園花萼樓五  
台月擁千山白

適通軒長短句爲君粹兄題

男兒居不必列鼎食出不必驅馬車但願生逢聖世如黃庚  
放身天地無所拘胸中漠然同太虛日月爲我鏡雲霞爲我  
塵昭華爲我師屈宋爲我徒賓主歡呼一杯酒開來坐卧一  
脉香掩室逃神入摩竭擁衣敝枕遊華胥百年三萬六千日  
快心樂事無日無間銅龍金馬隨朝客載星宿露夫何如子  
也浪漫風塵二十載肝腸恆與俗人疎人也非我安知我我  
也非魚樂乃魚最是我兄藏甘意翻令吾愛吾兄居吾兄居  
成一環堵蓬蒿乍闢城西隅命予名之曰適通愛爾能詩爾  
賦諸酌我以酒率我之裾曰憂豈不足彼屹笑有餘鳳皇巢  
繪隱詩集

卷之二

七古

十三

題拾禾教子附別龍雲王母也

母課兒耕兒言微提筐拾禾不忙朝炊兒乃下帷閣不窮率威  
大驚駭母慈兒幸登斯本階隨更復傳經課孫子婢聯甲第  
青雲起掌下班衣曳金紫祖孫相望高門閭萬里橋南乘駟  
車誰其關關誦母德數言不朽邊尚書 適廷實先生有詩  
贈別支上人遊白下  
舍後來尋避世人無言默喻東來指三心點破翠山岑一口

暇遊西江水爾來復欲行行更何止  
雨花飛墮石頭城  
舟一竿過楊子

題趙文敏畫馬卷

吾聞病驥志千里繫之維之欲何以  
誰憐猛氣思戰場肯令  
空骨登燕市奚官授藥伺其傍欲鳴不鳴心飛揚世人皮相  
幾見棄幸有知己如孫陽不救病骨老伏櫪四蹄猶似飛鳥  
疾奔電能空玉塞塵追風欲絕諸池蹕趙公龍種筆有神驪  
黃之外得其真千載悠悠孰心賞披圖索驥嗟世人

繪畫詩集

卷之二

七古

十四

重刊繪畫詩集卷三

九芝集

武陵龍 廣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 邦編輯

東吳俞安期定

經雲翼孫濟 邦編輯

五言古選

傲古

廣坐且莫譁願觀流水辭請說龍門桐陽柯斯孫枝微以荆  
山玉粒以野齒絲彤琢各異製隱約諧所宜誰能奏妙指師  
洞與鍾儼危柱迴激楚綬節旆陸離風促高張廣坐廣  
容正聲哀以康志立不可移改讀淮南青土風騷子思

繪畫詩集

卷之三

五古

信宿黃山軒轅宮

黃帝悟道真鍊石飛九天赤城標特室裝教山鬱盤上池煥  
如春下瀨流且溫爾肱何最肅松檜紛蒼翠玉女凝青質白  
龍潛碧淵躡屣從諸子翩翩學游仙挽衣臨雲門冷風扶翮  
颺泛灝灝醉石長嘯揮鳴絃陰谷拾瓊花仙白漱飛泉天都  
不可陟一望飛紫煙奄忽日云暮風雨來層巒隨焉想琳宮  
極度不成眠候忽驚寐開迢遞陵三山解連雙玉童授我霞  
陽丹雲髮容與永享龜鶴年愚茲遺物應宜為停名率  
登白猿絕頂

白嶽何鬱律層巒極巖屨策步凌陰峰振衣眺陽崖仰拂青



冥上俯囑絳氣手烟樹擁蒼苔宮闈低參差深谷杳無底懸  
壁千仞危巖嶂故蹤滅塵泥新術試側足或徑復攀林因相  
隨迴顧覆片石岑崑崙安風鈴飛飛英雲門隱半規息貝  
曠應覽瞻目西南馳崢嶸陟元圃容言拾瓊芝儼抱浮邱公  
永與千載期暗茲窮登頻其然不知疲

悼亡詩三首

皎皎彼姝子灼灼揚清芳同心結嘉耦眷比翼與鸞百年誓  
相守歡娛殊未央行役悵離別淹留寄他方良緣遽不續之  
子忽云亡迴車且暮馳涕血霑衣裳入廬不相見清塵委蘭  
房展時伏履恭芳翰瞻容光佩積猶在荷衾簾覆空牀仰視

繪事詩集

卷之三

五古

二

牛與女久矣限河梁彼會尚有期此別悠且長窮泉永不續  
宛變何時忘感茲歲歲欲暮孤鴈翔南翔悲鳴失偶匹斷絕我  
中腸苦哉飲莫舒掩泣訴穹蒼

生男莫生女生女何悲登車憶瞻鏡高堂雙淚垂曳袂申  
慇懃願言歸寧期從子官邸返各在天一涯相別日已遠相  
見會有時流光忽如駛天命安可知變故在旦夕歎與人世  
辭白日捐朱顏朝霜委妍姿小言報閨怨雙親驚且疑仰天  
哭幾絕但願存孤兒孤兒不復存撫哉靡有適造物胡不仁  
奪我子與妻怨懣折此目悲風摧瓊枝前緣固云薄獨存亦  
何爲

冉冉慈蘭花含英何鮮妍深林宿凝候忽暮若指陰陽過  
冥運四節逝代遷年命但朝夕憂樂無其端念子秉昭質粹  
若璵與璠千里遠結婚委禽遶軒軒揚帆下彭蠡並駕隔新  
安相子殯夙夜聚順怡親顏琴瑟肅云淪婉婉同心歡邂逅  
忽異世去日不復延孤魂渺異國靈輅歸仙源昔子來與俱  
今子死獨還昔共枕與席今乃隔重泉人事竟如此天道胡  
其然哀哉不復見鬱鬱摧心肝

登南山過李白訪許宣平故址

策杖南山巔天風吹我襟巖穴結茅宇夕陽澹素林白雲亂  
翠綃落木悲蕭森上有丹液池微鱗時得沉云是許仙居好

繪事詩集

卷之三

五古

三

道隱數畝供本樸素累簪簪暮春雨穿振袖拂赤霞攀柯觸碧  
蘿恍仰山水問松蘿良賞音段谷已代變直氣藏古今應拒  
成千秋先民子所欽誰能日暮遇爲我露蓬心

同社某汪司馬公太函

嘉招畢翠房方軌屋西園倚冠嶺間越匹練貫吳門長離奮  
翼翮翩翩與昆曠彼魁父邱開館鄰仙源縱橫列豐膳漬  
龍盤金尊飛賓集林薄勁爽迴撫軒宿莽寒秀梅耐含霜  
痕四座發清談翁若虎與狼辨論涉海若蹴蹴移崑崙乘獨  
淹深夜極娛復何言知已良不易平生誼在敦援筆申茲章  
明德矢弗諼

北行寒雨

予發荆楚南行渡黃河北乾坤白日昏原野人煙絕早驚成  
爲災田工久不即不復保朝耕那能事稼穡道路滴流離行  
徒盡菜色所食當與草木厭充極糠粃乾糲自給率論往時  
直死者填溝壑生者忍而食食人甘如飴骨肉忍相賊更聞  
崔蒲開往往囑通應天風吹入冥陰雲霧四塞肯而俄浮濟  
麗麥小蘇息三農庶不妨荷杖鋤耨地况屢詔蠲租賑嘆忘  
帝力皇仁誰有誰天心未可測誰挽長河流倒瀾瀾六極

知白齋新成

函谷贈紫氣道德關至人爰發知白旨守黑乃其真曰爲天

續壽詩集

卷之三

五古

四

下式迥與新谷倫太朴何足辯紫莊悟元冥惠子關斗室借  
言錫茲名知希我乃貴和尤同厥摩不大故成太外身以存  
身常德庶不忒慎修矢日新惟直銘座右將以普諸紳

言志集選

昔年十四五卓犖聲名動冠裳多上謁帝承明應世網嬰  
我身嘗然坐自拘豈能開黑白風波阻中途東方就旅逸長  
駒遂成都東轡勿復陳朋友日夜疎逐臣尙何有希世無高  
符虛情猶所好屢空常晏如閒居玩萬物大地爲我籠四時  
更代謝壯齒不恆居不如飲美酒太平多歡娛伊予秉微尚  
不願爲世儒

初秋同靜父天特夜集山中

天高木葉下白日馳西流眾星燦以繁陰雲滃若浮志士營  
功名咄咄非良謀狂上滯窮髮良朋從我游列席中山阿斗  
酒聊相酬一飲各盡觴味薄無集著涼風潯煩暑高樹鳴鳳  
麗微露猶前輝蒼蠅環方邸酣歌激清韻陶然銷自憂胡爲  
賦蘭臺搖落悲茲秋齊物發高論吾聞其莊周天地豈不廣  
日月亦已遠美酒快行樂富貴夫何求

夢內子有序

七夕夢陳內子言笑如生前見所製金碧環列五雲狀甚  
奇異似非人間物也夢中詰之何以數年相別內子默然

續壽詩集

卷之三

五古

五

雙而悲傷援筆記之

茲夕復何夕烏鵲填銀河牛女雙相親離愛可奈何雲鬢  
圓景迴風吹屏阿展轉不能寐撫枕空悲嘆悲嘆亦何思有  
美湘江娥娟媚羅帶朝日灼灼青龍昔結一年歡春比絲與  
羅竟怨棄人世日月空改此金石猶可易此心何時移反側  
夢見之聲歸啼客華握手以綢繆慈心清且嘉瑤瑤結璣佩  
寶書紛雲霞恍如遠別歸驚喜不啻過晴言曉俱往佛淚沾  
滂沱嗚咽不能言援筆發商歌

齊中讀書

愛讀古人書掩扉思歷歷古人今何存千秋發遐想遺泊心

自怡照勝神遊王繁花日已散芳蘭日已長脫棄豈不尤斗  
室亦云廣處恭從所如浮牛任南琴

屠緯真期以七夕詩子武林後三日始到時子將有

澤宮之夜贈別四首

我來越水西君居越水東盈盈若河漢形影難離近欲併豈  
無梁宴宴誰與從君若嚴河拍我若曠野蓬行止各異勢會  
晤何時同陳詞託元鳥雙飛入雲中

雙鳥東方來尺素忽我遺上言長相憶愁焉如割憐下言願

相隨七夕以爲期神前感明義微慙難自持仰祝銀河流靈

鶴何遙遙爲隔一以沒空復嘆睽離

睽離傷我心中庭日從倚徙倚日暮三車馬忽報止所思來

繪齋詩集

卷之三

五古

六

何遜倒衣奉玉趾嬌如神仙人音容耀夜綺入門問所視軒  
然盤日宮盤星出中廟有酒嘉且旨明月照前屏涼風一吹  
凡解佩結同心緒紛紛寄

舊世一以結離尊良獨難子將事行役君復遊言旋飛鳥赴

喬木河上發故山飄飄商飈來時鳴鳴寒蟬揮下一爲別鳴

咽不佳子貴大道俯仰接太元采真俠愛慕操精怡玉

顏願假凌霄翼招要游列仙胡爲臨路岐涕淚空沈瀾

懷晦目漫述

妙住無所住塵空猶如何元關闢入正覺路引三摩仰觀壯

嚴相俯攝煩惱魔月曜恍舍利雨花疑受陀乾焰起火極狂

繡排愛河卽此證宗要微妙諒匪他

贈完公明公東還

冲想幼眇罔煩情坐索紫大火流廣漠黃雲匝高城肅肅迴  
神翰翩翩邇東征時化有憑偶參遊迤邐來經合後越富洛振  
揚幽興并誠志信休復迴跡齊元冥朝涉積石波夜息靈岩  
扇爾也妙無住吾將證無生誰謂昭昭湛寂契通神明委照  
仁澄暉逆屢企深馨

寄投黃曲社悅公義公

牛嶺蟠扶輿巖嶙布重岫黃曲啓慧塗欽若勝鍾磬流鸞  
舉松蘭泉滴芳瀟益益鬱嶽階召召互雲構中有導引師解

繪齋詩集

卷之三

五古

七

鶴息空國寶覺鏡諸緣智果證無漏神火傳翹新繩素欣相  
投慢鼓起沉淪情音振顛覆元同羅萬殊淺深喻三獸子也  
積迷因弱喪誤狂走景師野馬馳凌兢穴鼠圖願發精進心  
師其迦蒙皆飲我甘露漿提我頭光咒

詠史七首

予于役途中昌昌或事因拙往贖質於篇

嫺姚信壯士致生膽氣殊治兵貴方略安事孫與吳汗馬越

烏驚嘶戈涉弓肅胡風擊沙磧漢虜相紛拏輕騎絕大難壯

騎擁格目一鼓斬懸腰再戰俘草果銳俾誅全甲金入敗休

屠降王三十二集服十萬餘開郡因故俗演戲使積儲功成

禪姑銜登封狼屠宵爵賞臨長平賜第通宸居梁肉載餘榮  
飄飄恆自如猥云有天幸奇功安可輕威稜蕩無外至今稱  
雄圖

屬國秉純懿忠義良獨完持節使匈奴身爲募士先危機將  
降虜遺患豺虎開丁靈召受辭佩刀引自殘舉劍復追驅敵  
烈志同邊幽置大害中卧番雪與旃牧羊北海上掘鼠充朝  
餐右校置高齋辯詰心悲酸自分已死久請畢今日飲湯饒  
信甘之願勿復再青越歷十九載性命亦展捐帛書繫屬足  
幸獲仗節還白髮報天子太平禍陵園拜秩二千石賜予百  
萬錢金帛贖盾子令終身有德麟閣形已發芳閭垂億年

繪聲詩集

卷之三

五古

八

都尉亦國士負漢非始情獨勝五千卒徒步從北征引士列  
前後縱止聞鼓鉦弩發應弦倒飛矢如流星率旗斬泉帥追  
奔越龍城虜憤復與師強臨十萬兵扶創率轉關故道循南  
行矢窮振臂呼徒首爭先登士死氣逸厲天地爲震驚路絕  
援不至天明鼓不鳴吁嗟坐愛縛志屈身名何尚懷齊大恥  
庶幾曹柯盟漢誤公孫育收族母妻并已矣復何顧惟結髮  
胡纓循髮謝少公置酒辭子卿歌罷更起舞舞胡風揚長聲陵  
也亦有言刺心以自明不死非壯士嗚咽胡爲生  
營平何赴赴垂老事戎行金鼓上方略料敵如探囊乘夜遣  
三枝銜枚渡河堤先零驚無道夜焉侵西疆引兵誅不義窮

完走且降斬兩千餘酋戰士不離傷界开感威德故地歸所  
志釋甲固死守及解虜與羌馳兵而屯田設軍治津梁乘空  
飭關具列障通相望便宜十一事惜切陳未央天子下草議  
食謂謀謀賊用是克西戎叛叛承寵光胡爲酒泉守矜功急  
漁陽軍書命山塞詭辭陳中郎起難固匪舊保軀豈云良圖  
外忌中制資者計久長露重忠誠言可以悟明王功成乞骸  
骨勳伐垂旂常

桓桓陳子公謀策何英奇沉勇有大慮絕域討不輯矯制發  
諸校所向驅胡兒分行入赤谷揭旌涉關地飲盟諭別部直  
指屠康居鉦鼓聲動地吏士爭前馳縱火五重城軍候斬邪

繪聲詩集

卷之三

五古

九

支合騎虜名王深謀悍勇其傳首懸樓街遠示蠻夷知曾不  
煩一旅敵報爲我資陳血爲里歸反爲賊省費雖崇聖主整  
髮非數兒疑奪傳復斥建義士空嗟咨嘆哉念大馬乃棄荒  
與帷衛顯赫緝緝長歸千秋昭  
定遠一布衣絕域宣漢威挺身使節善徵察禮意衰激吏三  
十六母爲文俗稍夜奔北虜營縱火白刃揮還示虜使皆一  
國驚且疑建節鎮疏勒遣士解光題所至望風靡敵實固敢  
獨顧効谷吉命上書伐龜茲良朋蒸有戎帶錫假曉麾魂夫  
綏段威故歡寧去降勒兵壓莎車難鳴始前馳倒戈眾奔潰  
群寇悉嶺西今日降溫宿明日降月氏姑墨盡臣服懷柔惟

為者親撫諸國兵申罪討危須來迎釋左將更立俘尉黎屬  
國五十餘異俗樂相親出塞三十載首邱禁中懷酒泉非斯  
望玉門願生歸轍車赴帝闕萬里揚光輝丈夫有建路筆研  
徒何為

學拳馬奉高智勇無與倫先戎沒疆吏上廬西顧憂掛牌思  
虎臣離其通源州奮身督賊賊自任陳良謀奉命乃出守所  
志報國難請募力士俱簡試拔距尤能行渡溫水孤兵驍探  
驟勇伏十萬眾乘險進道周戎車按八陣廣隨隨所投犀渠  
曜白日鳴鎗如雲流騰騰若神迅發不暫留轉戰千里餘  
斬賊積山邱長驅入武威征旆何悠悠所向悉瓦解賴歸

繪圖詩集

卷之三

五古

十

重刊繪圖詩集卷四

九芝集

武陵龍 唐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邦編輯

東吳俞安期定

姪雲翼孫濟濟校

五言古選

詠庭桂詩方成忽誦白玉蟾先生西湖大醉篇有桂花

落金蟾之句因大奇之復紀四韻

我愛白玉蟾詠此黃金蟾秋月凝冰垂天風吹桂子朗吟西

湖篇坐想南郭几笙鶴何時來就君乞刀匕

白下送張比部還大梁

繪圖詩集

卷之四

五古

一

我往君尚南我來君復往何當別離時陽春正駘蕩高臺散  
雨花方郎盤龍弄纓纓六代遺惟君足心賞起草有餘閒詠  
歌發清響君幸何洛思翩然命歸轅樓樓嗟何為當歌動還  
想君為九州伯我為五湖長試問箕與顧巢由亦台黨

兒樂城營宮前石甚奇漫詠十四韻

北渡黃河北行行日沙磧風來車馬傍觀茲一片石乃峙千  
仞牆巖巖如斷壁風雨濕其根雲霞吐其隙特立骨稜稜霜  
高迤邐碧蛤蚌中若虛罪罪歎元液彷彿巨靈掌近從西華  
尊復疑神人輓遙臨東海斥縱覽以徘徊意與日俱適憶我  
芝草堂亭亭古雙柏中有石嵒嵒左右列如戟微尚與世殊

河壘老而益壯生心願假長風驅寄語旅人介如夢

周易

題劉觀察一帶傳家冊  
我聞奇川西卯金肇華裔古昭昭地靈雲漢橫漢麗萬生中  
惠公榜節服節德德覽千仞輝世固九舉曠往者武宗朝逆  
孫悲狼顧索賂過外藩維公獨流屬轡轅棄若遺摩霄快高  
邁聖代際中興明堂不微幣永惠吳碧難若生仗宏濟公復  
不可圖角巾遽還節有道黃先三句宣託深契不翅縞紵交  
犀昆解相悲尺一舉猶新先醫美風制維公垂囊歸會無長  
物贅惟茲一箱存願之貽世世愛及子若孫詞場有根柢銘

綸齋詩集

卷之四

五古

二

謝王司馬若行組聯曳詎直守華經抗容折權勢祖德揚後  
昆名將大塚最奇也附青雲照好金有緯一如黃輿公同籍  
稱昆弟門閥庶依種郎潛款泥帶帶帶榮施伸兩愧精藝  
欣臨難具陳願言備輿誠

三先生詠

三先生者何一爲新都汪司馬公一爲吳郡王司寇公子  
竝荷知遇而汪爲最深且久一爲河上陳廷尉公則則增  
也而公實子之三先生皆一代作者曾不數年相繼棄人  
世凡原不作有誰與歸各著於篇用志感悼云爾

汪司馬伯玉先生

貞宰閩天都太爾執神異微言關具焚冥搜經嚴簡左攬  
國松石結龍門馴齊肅主白榆連城儼儼仲季吐納傾軼遇  
子以國士解脫證三乘娛年憺遊戲駕言西極歸俯仰空天  
地

王司寇元美先生

七子騁中原奔州最卓犖元氣割鴻業名百市邱索楊雲視  
其奇張華視其博折節勤吐哺時誦謝先覺謂子十日歡騰  
言比荆璞慨仰帥至人齊心息恬漠迨從王子喬翺翔駕元  
鶴

陳廷尉玉叔先生

綸齋詩集

卷之四

五古

三

五岳鎮神州維公表南紀總典修西陽金檢授若水左徒洵  
前茅蘭臺可方軌高義敦先民延納歸如市子也父視翁公  
亦增而子玉潤抱深慚尚山切仰止巖巖石歸然雲霞散芳  
芷

栖梧二首

栖梧長安客去歲數千里端拱厭萬幾詔除暫中止客亦何  
所爲盤踞延城市塵沙白日昏動地驚颺起時或赴召進  
近事華綺海陸若列珍有酒清且旨青衣羅妓童裝飲飲  
尚酒罷客獨歸坐擁烏皮几形影翻自憐役役胡爲爾緬快  
毋與兄兼復念妻子骨肉天一涯雲山渺南紀中夜不成眠

挽宋從翁

請客且自慰賤子陳一辭丈夫志四方名貴及時東復開  
通籍中歲懷棲遲悵極出建禮世路何峻嶮開從天司馬還  
虜背海隅短綽跼笑石乘障如健兒功成數語賞一官乃南  
移楊雄洵尙自李廣賦數奇今幸謁明光豈無用世資中外  
惟斯任匡濟良在茲先世有洪緒努力殫厥施上以報天子  
下以慰若慈爾胡戀一邱悠悠兒女私客也謝不敏願肯從  
事斯

題蘭竹卷贈程司勳

春露湛芳膏春風披蘭芷勁節與清英持以贈君子難言並  
繪總詩集 卷之四 五古 四

芬芳鳳毛殊纓纓從此施高標願言本芳軌

題孝廉沈順貞先生冊

先生爲松蘿  
廣惠學人

孝廉敦大倫矜節恆好修特弁故名聞志業貽其幾歲歲侍  
西園起居襟廟肅退乃日下帷細吟悉窮接緯鑑慈母中  
夜乖罔休西園抱沉痾斷大血道流鬼神爲感動垂白病遂  
瘳聲名振南國負笈咸從遊賢書既獲薦公事數暗投已復  
聞兵戎亟爲歸寧謀鍾筆懼不逮日於懷腹憂母氏忽登遐  
哀毀悲松楸維時費黃門時時相詣諫勸買擔禍難片言釋  
其歸聊以振人急千金夫何求感德不敢言供具伺傳郵嗟  
天不憖遺館舍捐幽州義歲未可錄含殮何綢繆近護旅視

還良臣劉貴嗣天進補善人茲理卒悠悠鴻禧嗣象賢

賢哉德士論歸禽無爾爾滿門祥鸞組豆芳閨垂千秋

紀夢

丙午歲端午展夢夢居一坊舍與生公鄰號而過之見生  
公卧綬節 杜澤知識幾事於掌子臨嶂叩之因事請師  
問二字義孰大有答者曰與貴乎大生公曰生此事大子  
因贊歎之生公曰彼持詰難或當論論則我子曰一言道  
著加以數語便是荷蛇添足朕衣面還羣知識合聲是子  
言已遂覺因紀一詩

生公古異虎虎邱卓飛錫聚徒祈名言猶碑點頭石云胡猶  
繪總詩集 卷之四 五古 五

寐聞彷彿一眸隔殷勤如風交音容儼瞻昔往復生死再逢  
心湛元波悟此事最大精進永無致不盡空中華何如鹿前  
相至道生滅無多言亦何益益然幽夢醒精摩過冰釋

星災

五月望夜火星逆行介心房一舍餘人氏宿度占者主災  
兼主宋地登難漫紀

苦昔聞哲王一言退憂恐舉酒勸長星郭祚修參滅舉緯亦  
何常休咎徵騷騷云何天聽高謠音事元默心齊既弗完耳  
目亦已塞義難嗟萬幾壞委曠羣職災沴胡頻仍禍亂良匪  
測梁鴻歌五噫賈誼長太息願言啓宸聰史拉易前轍明詔

下輪臺皇宮佑有德長爲太平民躬耕樂何極

離合詩二首戲爲友人鄭三岳題

贈軒下雙關車馬去如駛天末逢故人一別萬餘里阻傷悲  
關河且行復月止

玉門一轉酒一夜砂未火兵燹肅大漠八月鴈南翔高梁還  
雲際商賈思故鄉上二句三  
四句同

秋夜懷述

出堂多籌書入舍苦筆札亭午不遑餐日昃殊未息寒柳尙  
如帷秋葵漸餘菱惜問此何時朔庭振林樾青海胡馬肥奔  
如飛烏疾射獵陰山面縱橫勢凌突傳檄急備邊嚴霜覆厚

繪齋詩集

卷之四

五古

六

甲指塵大漠空坐嘯黃塵沒深慚子墨流詎謂司馬法步歷  
一登樓滿筋度明月

源息

先民稱廉樓吾將營源息決滌陸海淪汨沒愛河溺甘等甘  
露門舍後吳摩竭清涼綠我屋阿耨羅我恩臺昂摧芙蓉林  
香苑層閣湖月澈衣珠山霞縱飛錫游戲三昧場婆娑八功  
德願此息吾心身與名俱閑睡彼嚴灘人浮雲尙物色洗耳  
願承源實爲我矜式

乾調

曉發涇水陽暮宿高陵里陰風颯颯寒原沙泥車軋孤館悵

德惟馨至薦輒七霜撫臆且號憂心盡局已闕鳴枯樹頽明

嗣復繼繼能令居者歎轉益悲遊子乃知客感情役役變悲  
喜妙明如大虛空華自塵滓逝將返敝廬忘心豈止水良樂  
夫何常重棄先民軌將以奉周旋繼微載周禮在昔亦有言  
君子勉所履

藝茶

山閒幾樹茶旅生傍箇鐸上爲棘茨榮往往竄狐兔朝陽食  
未晡安望常漢露擾擾同所施構蘇往不顧亦有紫筍茸百  
年猶童孺子始命園丁梓鋤刈蕩茶風葉久蕭殘霜枝漸布  
覆更難甫成行遠得飽甘澍造化爲栽培此物良有遇春時

繪齋詩集

卷之四

五古

七

雀舌香可以供採薪俯拾汲清流烹之足厭飫坐對博山爐  
悠然襟塵塵山中有清味吾亦復何慕

移桂

峇拔桂樹靈乃爲故老植委棄倚積垣蕭條懸橡棘草堂不  
復存蓬門亦已塞秋時自問謝繁枝空疑疑移栽安穩園雙  
株並軒特紅者藉如丹白者英如雪低垂倚蒼苔含滋弄華  
色鬱鬱慈慈積委亭亭傲霜雪與爾盟歲寒聊以展貞德

題海月僧卷

浮杯下洞庭飛錫辭神鼎法海歸萬川寶月涵孤影回首白  
龍潭悠然發深省



述古

食雞乃得蛇庖宰法當誅廢法感不立法行懼非辜楚思有  
仁心吞蛇問自虞腹病不能食幾以腹厥驅入惟德足輔合  
尹言豈輕是少蛇竟出心腹積者臨官然病良已願爲善者  
符

出敵報前徒大蛇橫中路毒氣高皆提從政諸御晉文命  
運車天戒失行故夢懲則修政改強張可憐孤也備多愆上  
帝實我怒退而懲其五逆道急本意三日感大蛇蛇已爛且  
蠶兒妖迎以彼冥冥默所祐

宋城翁生國史占業必大康王急霸圖滅滕志猶陰國老諫  
龜龜詩集 卷之四 五古 八

輒屬射管覆與載朝涉斯其脛僂僂剖其背一旦召齊師民  
散城亦潰迭死卿侯館身與國俱敗賴祥安足恃凶德良可  
戒

鶴供耳目玩何至乘軒車靡然飾文繡朝夕陳玉除左右側  
優笑龍貴紛環璫翟寇挾城墜是乞民閭君有優與鶴赴  
敵當前驅我儕棄人耳肯欲無寧居衛懿卒奔喪社稷成邱

墟胡爲過仁賢曾不飛鳥如行野遶其馬嗟哉宰次且  
嬰兒出遊還朝食不下咽母也問其故泣而對所見路逢蛇  
兩頭現當懼死雖吾見亦已矣應爲他人患乃即殺且埋始  
合後見斷母曰汝無憂陰德天所容福以報長生茲言如執

券仁設孫叔敖掩卷發深讀

行次舍猶得袁小修書問兼贈墨戲堂近詩賦各代東  
展前山里所路逢孝廉使時遲隔歲歡駭動數行字一字一  
含情寒暄了不繁問子湖北征延首以相迎未即登君堂我  
心已如醉展讀新詩烟霞滴入骨千山風雨其盡吐淋漓  
氣振云腕有神惜以墨戲戲瞻焉亦何懷心知仰與季驅車  
直欲飛衝泥行弗駛頃當攬君衣親談別來事憮然北山靈  
祇令連客愧

宿趙州

入秋伏飲但蒸得猶煩炎輕颼吹微幃臥受殘陽迫睡睡何  
龜龜詩集 卷之四 五古 九

能堪汗雨彫如刺此夜不停爪轉側詎寧席中夜起彷徨胡  
爲長旅遊復聞楮堵間政肢以脉脉呼亟急籌燈乃知是蛭  
蟬驅蟬將騰吞畏人窺齋陳南北風土殊皇皇懶幸慈差勝  
無查宜樸寢罔施布徒倚腹前軒連處非我宅雞鳴星漸稀  
適空低澄碧戰車命僕夫葬葬長安陌

重刊繪詩集卷五

九芝集

武陵龍 膺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緒編輯

東吳俞安期定

姪雲翼孫濟

四言古選

九芝

懷我西郭燈煌九芝朱柯蘭臺既茂且滋增羅若蓋流英耀  
奉應泉源液潤彼重維一歲三秀歲獻四移醉家萬里綿綿  
我思耿于微尚浮榮若境音采其質形神乃怡

于費

繪詩集

卷之五

四言

一

于後南北五載來歸置酒高堂瞻念依依念當復別涕淚霑  
衣道路阻脩雨雪霏微流波東逝義御西飛百年幾何堪此  
橋際三益匪薄醫折胡爲言旋何日晨昏問進酌彼春酒以  
介期願

述廟十二章

於赫我祖爰自虞夏納言言命遠人來賓歷御有夏丕顯靈  
承作望於楚融融武陵  
有開必先肅矣中憲肅淵洪源深流爲漢婉婉羣龍足躍是  
見樂只司徒邦家之翰  
我侍我怙既嚴且慈出入告戒惠斯幼斯友于無猶如項與

箴誦法先王庶其企而

伊予小子蚤嬰簪紱直道事人展也三黜得喪若遺恨彼魯  
兀投畀窮荒跡幽道射

總彼甘陳奮戈龍堆喋血瀚海懸首繫街勁王授命子亦有  
懷願避高冠以垂方來

念此遼闊我思則漠乘西結廬捨而翳弱鳳皇于飛集彼南  
岳歸兮歸兮采衡采芳

我思維何楮古有獲樹德務學也如殖藝彼南畝羣羣  
力雖有豐年罔庭固碩

維楚有材吾將安傲左徒先鳴蘭臺蘭響取則匪遠以蒸以  
繪詩集

卷之五

四言

二

軍母然誠裂母結國芽

言運厥斤言斯厥輪彼亡其質而應以心吁嗟末伎遊形存  
神大道無爲虛緣歸與

太元闢明太初闢蒙寂感一致瞻啓其宗應如幽谷而比洪  
鐘法潤滂流慈融光融

孰繫爾珠孰隨爾委舍從從之朗昏振溺棲神毗邪息言摩  
竭子復何思優游樂國

金受厥福木從厥繩至人有作貽我法程以觀以學教我良  
朋勉旃華學永崇令聲

從戎勸戒詩

勤王事戎策此函土懷綏則文梓繁則武凡爾千城赴若  
虎勢協厥恭共圖吾國勞也無尸闕焉足補畢力效謀莫敢  
違處言折其衝不越樽俎如舟之楫如車之輔藩屏皇家永  
作心膂

出師七章 美西行也

於殊方叔昔輔周宣臨視師服其車三千載其旅伐鼓鼙  
黠率止南國威被期登中興之猶元老足殫  
後先相率爰我劉公繼其壯猶宣力四方奮厥武威以樹鴻  
功戡亂西服綏諸戎相彼前哲令聞則同  
往往醜虜毀我外圍篤食屬羌四海之師接焉內江敢肆其  
輪輶特集 卷之五 四言 三

悔既戢我將亦殲我族蓋爾元惡毒如窠窟  
我公親止憤辱王國大邦之歸天討是取雄視而虎士厲其  
力海氣匪澄伊誰之責厥應克周厥備則集  
師出在南其旅曜曜我馬既閑我弧既絳馳矢載馳環集彼  
魑魅在其習孰莫不殲爰奉其觴其觴且千  
師出在西其旅任任我馬駉駉旆旄馳驅烈火載舉無堅不  
靡旌彼烏巢三殲其魁道遠既遠京觀崇而  
單書既奏天子式錫金罍錫鎗錫斧好爵是賚斯爾斯  
紀欽哉永承對揚帝祉載銘厥功鼎彝千祀  
爲崔正寶司勳題 蔡生四章章四句

蔡生北蕃言衛厥足麗日後影履綏萬福  
登樹北堂爰采以佩母壽且康千有百歲  
相彼葵矣爲王蓋臣精白一心以媚一人  
相彼萱矣天錫卑厚酌茲春酒以介眉壽

浩登十二章 美李大夫也

爾彼浩登有濟其深靡朝靡夕衛此西寧流之東矣三峽如  
門濶之轉矣二曜若驚  
浩登滔滔西國之紀之紀之網惟大夫是以大夫清兮載激  
辭壯大夫烈兮旁及千里  
南山有兔北山有豎盡葬以事彼告則饒要斯載錫祝我如  
輪輶特集 卷之五 四言 四

取貝錦既成鳳我如毛  
亦有皇華爾愛咨度言之諄諄聽之藐藐亦有具瞻嚮命主  
爵執之仇仇用之否否  
龍振大車青骨子粉離視羣衣望望子民壽爾種夷仰觀吳  
旻顧以河外惜我神君  
陳谷之芽爰采爲若買用而售大夫爲乘今茲去矣歸平其  
準心之憂矣涕淚其隕  
斥學之幽爰煮爲鹽買用而售大夫爲監今茲去矣歸允其  
銓心之憂矣涕淚如澍  
我有田疇大夫易之我有子弟大夫示之從事獨賢莫知其

勛庶曰式賦覆用爲式

斯民直道三代之遺誨歌載路好是秉彝樂只君子茂德攸

綏嘉福介祐邦家之基

明明我后眷言西顧嘉惠元元惟便是顯況彼遐荒俯瞻爾

嫺樂只君子以永終譽

錫言于邁四牡騤騤鳴騶振路鴻漸于陸嗟我懷人曷云其

來君子所思小人所依

咨爾西土無往不復相彼大天天祚方穀來只結歌去只口

祝百穀是遺永膺多福

三教逸史詩爲杜日章

輪迴詩集

卷之五

四言

五

因權設教胡爾且參一向應捨何曾有三萬藤蔓應分別供

纖茶何苦苦節何苦甘具曰予聖妄稱彼賢紛紛紜紜是名

爲惑至人大概殆不其然試詢逸史三以一西面亦無西子

復何言

檢點釣徒詩爲杜日章

石有磐楡有陰投爾竿垂爾綸非龍非鼈非鯢非鯢得彼元

璜爲侯王貞庶幾尙父嚴光之倫

題戚不磷小像

予思于思土木形骸緋衣絳袂黃帽青鞋身幾十人相連九

骸胸堆邱壘腕渥琪瑛爲三吳彥員八斗才磨而不磷如其

人哉歸兮歸兮分姑蘇之壘

輪迴詩集

卷之五

四言

六

重刊續詩集卷六

九芝集

武陵龍 膺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先

東坡俞安期定

煙雲異孫濟

樂府

名都信

名都信聞地員關何曉曉前雲陸廣陌登觀羅星辰太微啓  
問園周衛環勾陳朝會輯圭璧簪佩相糾紛九衢驟寶馬夾  
巷交朱輪納駟列東第聯延宴平津歌鐘日暮伶羅綺飛埃  
塵洵美稱天邑脫國利用賓華落恆苦晏顏故難重新零露

輪繚詩集

卷之六

樂府

一

菱華芳願及桃李春遙茲昌明期查台終鈞繚被禍戀魏關  
預鼎辭有莘乘時効微軀席以齊先民

結客少年場行

長鍊珊瑚釣寶駒青絲絡挾彈獵平原驟長安郭舉命等  
鴻毛意氣矜相託七首報醒賦寸心重然諾此吟白日昏縱  
橫電光機邊書急徵兵從戎涉沙漠一去萬里餘歷事衡輿  
霍伏馬越莎車名王遂生縛功成乃歸來長揖不受爵日暮  
入新豐沽酒恣行樂三五鼓盈盈二八嬌灼灼一笑百萬償  
一擲千金博日月疾以馳華滋恐銷鑠將從漢門遊願乞不  
死藥今我手皁編日賦與君

君子行

名實易爲眩素履良獨難投杆惑慈母拾塵猶大賢況彼疎  
且愚寧辨艾與莠物理信倚伏忌爲禍福先新浴必振衣新  
沐必彈冠堅白無磷猶磨涅非所患

怨歌行

煌煌芳春華濯濯倚瓊樹愛人立中庭徘徊日云暮諷郁  
離畔輕顰暗飄度纓帶曳長裾纖腰若束素下階拾落英香  
塵動微步皎月輝西馳傳薄兒零露含悽用孤影君豈不我  
顧花落還重新人新歡成故感時懷所私願比金石固屏營  
第偶流悲吟惻如想

輪繚詩集

卷之六

樂府

二

善哉行

鄒鼎在廟龍賂是彰以象百官其何龍職解忠哉吏黠置尸  
北堂子瑕縉紳伯玉是登解齊臺甫成役民以鍾敏哀爲樂  
晏曰匪祥三坐彼龍席衣彼狐裘宛春是誠寒民以休四隨  
珠璣目羅衣從風不有叔敷衛幾覆傾解五日不耕百日啼  
飢戊午扣馬肅侯下車解者鍾伐鼓左揚右成相彼蘇縱刺  
國是德解孫思累棋厥危弗危誰復危此九層之臺解八良藥  
利病忠君利行宮室寶馬飾不續秦解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馬鼎抗言警彼衡荒解十吁嗟義士鼎鏤若鮑龍廷比干身亡  
國隨解胡爲風人執厥白駒編蓬掃殺壽命自憐解十一

出自北門行

萬夷震朝鮮烽火照大軍傳檄救朔州馳騎屯玉京羣醜狡  
且悍白刃何縱橫驚駭敵我軍研削如雷寇師老困深人土  
卒多剽輕惟皇震赫怒遣使復奇兵元戎授斧鉞金鼓鳴鉦  
鉦霜月照繁聯相搖抗華將天威肅無外曾長要我盟樹傾  
乞封號單首拜謁廷大羊信風調羈縻諒匪輕甘陳奏輪制  
終軍請交纓致驅驅報漢主直欲擊王庭何當十萬眾異域恣  
橫行倒挽入渠流一洗鋒鏑腥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入門驚且呼問從何方來獨言發帝鄉念君久

論詩集

卷之六

樂府

三

棄置滯跡東海隅驢驘伏阜榜陽春遂已愈彈彼千仞雀輕  
擲隨侯珠請君敦俗尚駁折爲良圖予笑不復言客目予爲  
迂借問交遊閒但言日夜疎貴者勝天衢賤者淪泥塗邈也  
聞廟謀羣策集驅胡徵兵備遼海揚旌威鬼區又聞啓銅龍  
綬辭輯彥儒行竹勳青史丹鉛緝金書儻令薦楚珩倚相若  
其徒予也謝不敏蹙然撫微軀鳳皇巢阿閣鸞鳩拾枋榆物  
亦各有適吁嗟夫何須

吳楚歌

宓有妃兮漢有女采采明珠兮隔江渚驂鸞和兮鄉望舒蘭  
爲帶兮瓊爲裾東光昇兮西景駛思綿綿兮誰爲理

三悲操

一悲兮奚頭龍馬不出鳳皇不鳴吁嗟黃河之水何時清彼  
賢者兮耦而耕  
再悲兮奚觸猛虎而翼長蛇而足吁嗟白日入市映人肉彼  
弱者兮將無族  
三悲兮奚極翡翠其羽鸚鵡其舌吁嗟娛人耳目身爲賊彼  
巧者兮自作孽

九芝操

數九芝兮于閭陵于何修兮以休徵介眉壽兮百第臻羣皇  
仁兮昌以寧

論詩集

卷之六

樂府

四

入塞

朝發青海曲暮宿黃河灣行行連沙磧風霜日夜馳不惜功  
名薄所幸辭艱危驅車望鄉井歡喜不自持入門見父母下  
堂視妻兒執手歔慕露牽衣雙淚啼高堂預教飯兒應念我  
衰萬里之音耗倚門多苦思生還良足樂是別夫何爲百年  
願相守慎勿輕睽離

東居牽牛歌

東居牽牛西織女上帝命之限河清風波日夜流澎湃恨不  
飛作雙鸞齊翼家美女別館居桂宮相親組緝舒灼燦容顏  
耀初日如鸞如蘭葩芳蕊三五二八年幾芳願侍盤悅及春

陽

出東門行

出東門將遠征別高堂多苦聲江漢水東流迢迢見旛幟景西  
乘一擔登出門去父母牽衣雙淚零他家但願富貴我有薄  
田兒歸耕解一兒歸耕上用滄浪天故下爲垂白二親今時承  
平難策功勳兒復自愛勿希榮解三今時承平難策功勳兒復  
自愛勿希榮僕夫在門去難爲情願及春陽來歸寧解四

烏生八九子

朝朝城上烏乃生八九雛張翼蔽能毛朝暮啼相呼解一一年

復一年小者羽翮盛大者不自食小者反相哺解二一子好連

拾遺詩集

卷之六

樂府

五

遊飛飛集帶都五里一回顧十里一躊躇解三帝都豈不美歎

息形影孤飲啄無儔但銜網多艱虞解四顧想願復思還隔天

一隅吁嗟骨肉親離令日夜疎翻戢運解五林棲息同歡娛飢

當飼稻梁寒當施毛衣微物亦如此遊子胡不歸歸來樂相

樂延年壽期願解六

東光

東光平西蜀何不平四方急徵歛倉廩無軍糧諸軍稱販兒

應募稅大黃

大黃野名

上陵

臣權首謁孝陵佳哉氣鬱鬱青互蟠蟠時陵嶺瑞龜出鼎龍

升象天淵叶神冷奠八極恩百靈光日月鍾聖神欽祖度式  
如金欽祖謨式如綸欽祖法式如衡佩無數孝且仁億萬歲  
昌以寧

苦思行

桃花夾流水素波湛湛液中有列真人乘鸞振風翻我心何  
依依思攀雙玉鳥臨臨朱陵阿石廩參差綠蘿雲際遙遙  
一老叟黃髮而番番遺我寶笈書教我恆嘯歌

當牆欲商行

六鶴欲飛須乘風仕非汲引時能通五穀克稟靈叔是庸王  
陽在位直也賈公譽言日至左右爲客曉曉時俗巧且工中

拾遺詩集

卷之六

樂府

六

路而迷歌歌于卑處窮

佳人期

朝與佳人期日夕俄相離對酒不樂慙焉如飢寄書飛鳥告  
予所思冉冉芳蕙煙煙紫芝道遠莫致采之何爲從爾何所  
之乃在漢水濱路彼神女解佩是遺企子引領以遺以嬈佳  
人不惜我心傷悲

上畱田

居世一何不齊上畱田貧者懷金紆朱上畱田賤者屠羊牧  
猪上畱田富貴亦何需上畱田四時代謝如馳上畱田五侯  
七貴今安在諸上畱田

怨詩行

明月照華屋流輝入綺疏中有愁思婦佇立而嗟吁  
何所嗟自云湘水珠歡錦復遠別賤妾常獨居  
絕盼君眼欲枯反側不能寐淚下沾衣裾  
仰空躊躇上有雙棲禽下有比目魚  
與參但願君相念白首期一心君心未可期妾心恆自持  
免絲與父羅所託終不移  
易樹謝歲月嗟如馳  
守悲莫悲別離

豫章行

豫章行

卷之六

樂府

七

屈信洵倚伏窮達亦何常呂尚釣渭濱乃獲佐命璜矣也七  
一餘千主鬻五羊相如賦未達滌器備酒漿願不逢武皓  
首猶爲郎諸葛非三顧高卧終南陽

其二

桃李自芬芳不如松柏貞鼎鑄足貴軀飲無所擇善卷遂  
枉潛石戶棲海瀛披裘而負薪誰謂姓與名悠悠千載後嘉  
遂稱嚴陵

長相思

效江梅體

長相思去鄉國春歸鴻雁無消息湘水西流北燕燕日漸  
長蘭閣懷以惻思逐雲中翔恨無晨風翼

長相思在吳鄉春風吹花入苑牆暗窺玉鏡情年芳拾英沾  
清露豈淚漬素裳及花時歸含羞持示郎

飼雞莫驅雞

飼雞莫驅雞雞雛飛何難雞雛何難與蜀相依母子情  
爲命朝暮恆追隨棲息一同時飲啄率共儼深荷養恩延  
當衛明發比言可喻大勿謂毛羽微聖王隆孝治萬壽福如  
天

芳樹

芳樹塞上賦鼓吹曲名遺興東園也  
林園亦已秋華滋殊未歇葳蕤生暮煙參差照涼月沼樹拂  
長條軒窗隱隱清槐掩玉塞寒瓊芳尚遲物

當對酒

卷之六

樂府

八

有酒旨且嘉良朋持共酌玉露沾蘭生金波漾桑落對此發  
浩歌解衣恣盤礴一飲希百觴何須泥三爵

臨高臺

明月照祁連管臺望西極不聞刁斗鳴幸見烽烟息天漢大  
火流關河增秋色故鄉渺何處鴻書寄相憶

有所思

我亦何所思所思在湘澤寒華濯蕊洲香秔錯綺陌揚波漁  
父樵尋山謝公屐胡爲梓徽名采薇苦行役

陽春曲

又賦遊曲名懷江國也



初陽啓芳候淑景照江城

交交鳴林路繁

丹秀路風滿朱英紫陸一延仙綺羅多麗情

淶水曲

方塘柳初綠前谿花競妍春風吹管竹春水流纖纖潏潏沙  
寒機詠歌滄浪篇采蘩歸被春回景落潏潏

採菱曲

朝地應蘭浦輕艇吹羅衣理棹嬌玉腕照波揚蛾眉花情清  
寶合珠修澗水肥采采不盈匊招呼隨月歸

秋竹詞

嫵媚琅玕姿嫵媚澗曲帶露拂窗青垂蔭過鄰綠紫簾護

輪韻詩集

卷之六

秦府

九

翫龍練實咏鸞鶴西征訪樂池白雲猶在颺

白雪曲

朔雲驟降陰霄夜飛且積霜封瓊枝修蘭凝玉液獨往刻  
上翁長謫郢中客何當應寒水橫戈向沙磧

重刊輪韻詩集卷七

九芝集

武陵龍 廣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九那編輯

東吳俞安期定

姓雲翼孫齊校

賦

九芝賦 井序

始予同幸豫見讀書龍田池亭逸產芝一苗歲終已予卜  
梁西郭列阜如藏五色神芝可結綰帶想九本色象  
各殊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才經援神契曰善養  
老則芝茂又聞神仙食之與天地相極坤輿通神明則

輪韻詩集

卷之七

賦

一

芝壽徵也家大夫方拙簪請老棲心道元聖善與偕既康  
且樂天錫眉壽爰卜無疆以此符瑞瑞莫大矣語曰物以  
賦顯事以頌宣竊參其事而章之乃作賦曰

惟瞻德之昭格始嘉瑞之降顧矧元光之神草揭翹異以表  
名紀國美於圖騰貽來葉而有徵神農著論具闡厥精商皓  
被歌言振其英甘泉呈秀而漢德煥習陽曜質而維道亨伊  
菌蟲之燭煜應王者之慈仁蓋其生也陶之以陰陽蒸之以  
日月畛之以名山濛之以青澤含雲雨之烟煴含瑰璋之寶  
宅乘四運之亭毒苞五辰之醞醇是以瑞光綽映天官敷易  
復胞產之楚蕭庭植之箕英平露之顯人官賓迎之昭繼迺

朱草之辨風通理之齊一亦曰休徵曾不足以備區況夫  
穫巨勝艱棘垂珠天精百草植實純應鄭益聰而節之  
得而較諸粵惟納言肇先虞室作望武陵世社昌微公  
徒重熙累洽爰闢龍田以爲藝授韋氏之一籍方早  
靈沼草亭陰翹於中林淵湧漚以承宇霞滌澗以翼  
三秀以作光二韓失度而敷榮田于友于之終物命  
之所歸建于蒙誦皇遊歸寧多暇顧焉怡然依東末  
陳情循墨路臨青林披元露金策既表振鐫是淵沿  
秀蛟騰復同而暗頤於時蒼靈告沸建寶紀律除木  
卉不斃樹樹森其家詠歌芳觀以蓬勃遇有羣芝  
崔穎單光

簾崇岐之魄魄羅幽岫之輝輝暮會阿之斐斐鋪阪曲之煌煌  
電欲絕以燐亂風翕習以激芳既捷獵而駢次又櫛比以  
橫立神翰煥煥技藝赫奕鏤鏤鏤鏤紛紛嗟嗟瓊函以堆  
錯駢豎莫與瓊葩爾其爲狀也灼如旭日之初升烈如明星  
之總述挺如鶴企屈如螭蟠頂如鸞雛載羽以宛宛元鳥奇  
邪以朗朗或御著仰綴又如火齊之在懸如車如馬如然如  
盤羌鴻紛而異製惟變幻之無端離朱目眩而莫詰公唯心  
悸而擲然若乃色無恆彩象各以形白如截肪赤如汗脂黃  
若翠羽黃若紫金黑則澤漆堂則堅水山元水蒼玉膏晃耀  
獻黃異柯琳琅之音復乃問以朱綠燦以碧丹斑素雜香媚

論璿璣繫考其名則有月精雲母龍御木果樊桃石柱元液  
 百符又有七明萬年獨橋五德咸喜參成建木飛節竒拔  
 萃冠以龍仙一林是服宸俾有千載稽厥數鴻鉅是歸象天  
 九陽法地九邱體乾元之用衍大範之暗勒神靈之鼎標寬  
 庭之遊苞虞鳳以來儀鸞義龜以興謀故轉丹砂於元圃移  
 運品於閭浮采形器之曼絕適煥華而寶珠破中黃而德延  
 英喬昌華金闕飾寧陵何陽書不絕於史乘而孰若斯之高  
 祥咨聖仁之廣被何嘉瑞之獨鍾天非爵考之通乎神明敢  
 曰奧符之叶於子朝釐天緯之純韻開坤維之豐融元醴溢  
 騰於方鼎甘露灑灑而上蒙豈惟茲采以麗觀實乃廷爵而  
 輪經時集

卷之七  
 三

伊子慶帝德之決草木而榮二人之膏肓也乃作頌曰大君  
慈仁神草普滋思樂郊甸蔣采九芝庭闈是獻以還明昭慶  
延祥增瑞應昭茲燁燁百福永錫如茨

還廬賦

有序

予理新都報政赴國承恩還郡道過洪門省親二人奉  
旬月稱觴多暇讀書還廬嘉樹當軒雲鳥俱適令人仙仙  
有塵外之想山林之思焉漫爲之賦時甲申秋九月也軒  
名還廬因以言賦

時家大大理爲器

予卜世兮武終采杜蘅兮枉階隨平梯兮力田爾典墳兮蘇  
園應彼弓旌錄茲簪組竊果天都具文綴輔而屏蒙兮眇眇

論詩集

卷之七

風

四

客獨行兮踽踽矧明刑兮維艱于民幾兮美補若乃耆庸太  
室承恩建章馳榮聖晉命遷精標皇皇元造赫赫離光三秋  
梓樞兮還南園匹馬迴旌兮指太行望百門兮拔我臨衡水  
兮潯陽衡水兮爰渡趙庭兮在中路秦阿之莊實賈河陽之  
興式御初慶俞臨百順昌報宜尼有言載喜載懼慨南北之  
各履軫軒寬之如錮須富貴兮何爲惜承惟兮朝暮介眉壽  
兮無疆華千齡兮方備况還廬以名軒樂景竹兮淇園徑匪  
假於蔣祠樹匪下於陳蕃馬增膠葛基墟垣相懸兮今  
廣鄉人境兮不喧羌假目兮容遠梅景物兮無言枕琴書以  
半凡局烟雨以重閣對赤霞於松柏拔玉露於蘭桂陽鳥鼓

迴而翻翻寒禽產氈而翻翻候驚忘乎晦朔况自佚于乾坤  
者不逃而隱身不外而存青槐在庭白雲在舍枝無衡石實  
絕牽訝湧漢陰以爲祥兮拂葉龍而爲藉朝吸沆瀣于落英  
兮夕漱流霞于風樹乃若九秋獻節三五揚輝輪光覽戶融

晚照離離元冕兮在腹踰素娥兮如珪薦鳴琴兮問問藏華  
獨兮依依載元規南樓之興抽仲宣東鄰之思酌桂醕舞絳  
衣期望舒與共永祿帝祐之弗違爾乃事與景諧形隨還逸  
悅若三春時維九日零樹紅飛蕙烟暮結仰蒼昊而舒瞻啓  
元華以容膝佩長房之黃泛陶令之菊追山簡于風爐之陰  
想孟嘉于龍山之曲尙前良之風流兮惆悵後辰而閉門咄咄

論詩集

卷之七

風

五

貴之回通兮若秋霜之暑折繫于流盼平隱蟋蟀在房蟬  
時以寒吟屬屬以飲養林麗葉兮朝墜屬邊清兮南翔歎  
梧楸之已零懿幽蘭之獨芳蕪竹林之寂寂歎淇澳之洋洋  
齊令名以不朽夫孰聖而孰狂聆子懷而弗寐立中夜以辟  
惻惻歲時之易邁渺故園之在憶顧投絃以歸來耕東皋以  
食力奉半菽之盤脣二人之色起舞爲娛笑歎自憐沉疴朋  
水之西夷屬耆梁之北登善卷之臺鼓漁父之槌曾不知爲  
陶唐氏之遺民兮抑亦龐參之遺逸哉宇宙若還廬兮奚其  
以七尺爲人役獨虞庭于軒墀兮絳驥驥于槽枥孰與飄浮  
雲於廣漠兮飲清流於芳澤龍婉婉兮鳴能溪鴻冥冥兮

能弋吾安適兮適者適歸休乎樂何極

騷

騷知 并序

左司馬任伯玉先生以癸巳年四月卒於家子方被誦出  
長安不及聞也已歸武陵驛聞公訃痛榮木之已隕悲知  
我之永訣爲位而哭涕泗交縱擬入於越取道大鄣實公  
廕門之外而職事填委彭城限之計今且歲週矣敬馳一  
介交難絮酒而往陳焉時甲午四月清楚人也因賦騷以  
相之其辭曰

夫何南顧之靈壽兮離憂陰陰而不開義和頓首於懷記兮

綸辭詩集

卷之七

騷

六

六難宛被延駐合噫氣之橫流兮叩單枕其若哀雷憑憑以  
震盪兮折雲門之崔嵬龍蛇之次歲兮資賢人之爲災招  
巫陽以導卜兮胡緩舞而不來嗚予心之莫將兮託元鳥而  
陳辭繫美人之降靈兮裂鳥羽之真氣祥煙隨其盼盪兮勇  
商雲之輝麗騎箕踵以挺生兮維越國之苗裔夢靈鸞以徵  
奇兮表絳麟而旌異邁魯跡之逸軌兮煉蛟蜃而含惠祖月  
馴之驥驥兮映流俗而高世幼婦節而內美兮乃獨好修以  
傷常纏結綠與懸紫兮豈惟佩夫齊光至酷烈以中發兮芳  
刻刻其彌彰繁華道以端操兮汎辭海之汪洋釋神靈之鴻  
貽兮辨五父之元音決勿移於眉睫兮麾埃凡於毫芒朝師

髮於咸池兮少息駕乎莽質之鄉乘神燕以追集兮顯肝衡

於八荒渺歸墟之轉空兮亡閭風以徇羊倚閭閻而體側兮

皇帝居而迴翔縹緲之絲絃兮奏清廟之琳瑯暫龍虎之

育文兮粹錦黻於元黃街皇命以蒞慶邑兮委聖綬之若若

青閭需其滌滌兮鼓春陽於桑籥既含雞舌以入直兮帶龍

淵之陸離丁皇綱之蕩蕩兮詠羔羊之委蛇追結玉塵以出

守兮遵楚疆而問俗懷美理以自韜兮重修能以明淑奏膚

公於明堂兮惟帝命曰良牧克災區之氛祲兮駭齒齒之長

陳天吳九首以靈龜兮土伯九約而搏猱鬱鬱霧之漚漚兮

評洪濤若而震驚草席肅以無人兮見鳥雀之空城閱黔首

綸辭詩集

卷之七

騷

七

青鋒矯兮哀陸危以伶俜帝靈憂以瞻顧兮授黃鉞俾南征  
師糾糾以雷音兮廓羣鴟兮載清錫彤弓之嘉命兮拓疆圉  
兮牧羣協驛桃以戮力兮棟銅柱以勒銘荷帝心之簡在兮  
展荆湘之舊都違鄂渚而擊汰兮睇南紀而踟躕抽蘭臺之  
秘思兮探二西之羣書瑤臺而總轡兮訪佚女之有無要  
屈宋與方駕兮博音覽二子之桂弔鸞鵠之不辰兮渺中州  
之靡蕪陟峴首而延閣兮慨萬化其焉如離明德之並鑄兮  
闕于熙其猶未揄克文武之壯猷兮表江漢之令圖帝羅德  
於九圍兮恩五兵之日舉命乘六傳以北指兮旌樞筦於禁  
闈拂招搖以爲竿兮揚太白以爲旗聖皇威以巡行兮校劍

方之王師陳七德之龍翰兮擁七萃之魚鱗獵狔髮而  
庭兮參登封於醫無閭辭鴻伐而不居兮抗連璽之若遺維  
詰人之昭晰兮齊時序之消息嗟王事之靡盬兮懷昊天罔  
有極縶予馬於莊廵兮殺予獮於蘭之澤望朝雲之油油兮  
捐白榆之歷歷修初服之芬郁兮鮮有暉其爽爽奉修繼以  
承顏兮戲庭鳥以娛日率仲季與翔翔兮恣冥搜於燕息披  
丹崖之竊窺兮望神囂以幽颺追覆邱於囂囂兮訪樊門於  
野的披朱府之寶籙兮歇瑤桌之甘液發玉笈確以琛兮擊  
龍鳥之神蹟予小子無良兮謬茲土焉是理占紫氣之輪囷  
兮式至人之所止觀大塊於具茨兮循庚桑之畏壘迴下風

繪畫詩集

卷之七

八

之贈將兮聞寶異之元旨贈天都彼巖巖兮願齊而以企只  
惡賦缺以追琢兮乃委腕而就厥美畫民生之勞止兮未其  
有瘳美獨振予之不逮兮憂予之憂何娘娟之盈堂兮病目  
成與予好仇日瞻黃以爲期兮申婉嬈以綢繆燭非燈之朱  
光兮接元夜之悠悠詎瓊玖而莫展兮投管刺必于騎關元  
箭之鳴鏑兮觸貝宮之琳瑯御八龍之婉婉兮乃獨晉以邀  
遐吉士紛其託乘兮齊玉軼而夷猶申盟好以結言兮或囑  
旅而鳴鶴儼歸市華之陰兮悅柳風於昆邱等汗竹之林林  
兮藏名嶽以俟夫千秋歲荏苒以流邁兮白露五變乎梧楸  
欣民生之熙熙兮亦庶幾其無九何時俗之工巧兮競刻容

以爲度飄羣鳴以嘈嘈兮蟻射影而含怨皇道清夷而坦蕩  
兮何予獨重踣而窘步也彼其之子不我察兮豈其有他故  
也去君門之九重兮望瀾汜而橫驚彼美人之抽思兮恐取  
勞之遲暮須臾升中於帝時兮謂臣惠道而在去路阻修以多  
艱兮隱腓側以反顧勝中懷之不寐兮目營營而達曙維攝  
提貞于孟陬兮予將謁予承明告苦命于姑蔑兮溯漸江而  
揚舲亮古驪之彌敦兮緬笑圖其若燕欣連蜷以相煦兮假  
娛綸以將行折疎麻于南浦兮賦蘇雙之嚶鳴率裝裝以予  
予兮渺一水之盈盈念仇儻之永隔兮胡三秋擲予心之未  
平荃返眞而委化兮命表輪而上仙去五濁之糾纏兮服六

繪畫詩集

卷之七

九

氣於寥天魂匪匪以登遐兮泊長徂而不還邈河山嵯何及  
兮情暫亂而弗宣夫匠石之斲斤於郢人兮伯牙因鍾子而  
微絃換往古亦與感兮寧唐今而有異乎煩冤予不穀  
之再黜兮承嘉惠以南遷惜美人之長往兮予獨誰與爲晤  
蒼雲冥冥而北征兮水湯湯兮東逝儼芳徽之若存兮跋紅  
天而雪涕悲回風以送懷兮薦瑤席以蘭薰靈嬈嬈而來下  
兮膝文螭於雲之際亂曰已矣哉九原不作莫我知兮倪  
仰予予將安歸兮總阿既沒驪馬程兮勞心惻惻誰可鳴兮  
行吟哀歌泣如縈兮予非斯感而誰愍兮

冷風帶

佩瑛耳兮顛紛燕幽若兮顛盛乘風化兮飛白雲

商嶽辭贈別

商嶽分蕭森塞草兮秋客幾吸兮西匿高樹兮攬增廣憤兮  
方熾南海兮揚氛時艱兮北棘君何以兮南征覽楚兮俯仰  
纖離兮長鳴鶴兮啄食紀鸞兮孤騰耿介兮寡運獨行兮  
惇惇幽奇兮大漠我幾兮寒冰黃髮兮在侍晨昏兮屏營膺  
羞兮略飲鴈膳兮匪聲捧蜩流兮下邁載馳兮欣欣軫兮  
故園懷顯兮是承卑力兮王事顯所生兮合名駕驪駒兮毋  
以恒鬱无道屈而志寧仰南鴻兮太息子獨胡爲兮滯注

綸隱詩集

卷之七

贈

十

重刊綸隱詩集卷八

九芝集

武陵龍 廣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緒輯

東吳俞安期定

煙雲裏孫濟校

七絕

冷風閣

飛閣千雲映碧松月明檻外水溶溶空中何處鳴仙佩如在  
蓮花第一峰

過黃梁祠集范南池宅韻舊

憶昔卽杯倒接離月明高枕醉吟詩三年一刻潭如夢何日

綸隱詩集

卷之八

七絕

風塵是醒時

同郭次父宿五老峰下懷丁元父

花映流霞綠玉杯仙人醉卧白雲隈峰頭五老長相憶天上  
雙鳬去不來

王季仲何无咎夜談

風流儒雅信吾徒白雲青燈酒一壺客散空階霜樹冷參差  
明月亂飛鳥

聞辟賊傷平四首 同

天語傳聞出禁中靈書新命屬元戎快飛鴻舉三河舊將射  
先驅六郡雄

前芽後勁揀中堅  
損甲橫戈引控弦  
一片黃雲飛塞上  
驚傳大將出居延

元兒結廬暗相招  
犄角戎心未易銷  
全甲合圍攻地道  
奇兵分道搗天驕

十七夜同高正市博士飲張子壽宅

快意樽前迴似酒  
舉頭天際月如霜  
貪看今夕猶前夕  
誤認他鄉是故鄉

乘月夜歸

風塵落魄二十年  
餘誰惜青黎照石渠  
獨有長安一片月  
含暉偏到子雲居

繪隱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二

西望銀河影未沉  
步趨散髮一行吟  
鄉心萬里隨風遠  
露冷秋江玉樹林

戲東羅高君

醒來猶醉夜來酒  
乾坤快事君知否  
桃花洞口春曾歸  
一片西湖落吾手

出宮七曲 風一

賦獻長門聖主憐  
纔蒙一顧賜金錢  
忽傳詔旨和戎去  
絕塞琵琶萬里天

金屋何當寵欲移  
不禁女伴妬蛾眉  
心環未卜紅顏老  
夢到深宮玉筍垂

一蒙恩譴別千門  
辭闕何曾面至尊  
不分生爲厮養婦  
誰知死作漢宮魂

玉樓回首幾沾裳  
不及花飛入御牆  
最恨泣辭金殿日  
率華遊望幸平陽

片花冉冉御溝流  
一出深宮不自由  
回憶玉增明月夜  
湘簾悄影上銀鈎

日望長安蔽白雲  
春殘細雨溼羅裙  
無端林鳥如黃舌  
猶逐征人馬上聞

贈燕中張子壽四絕句 末首缺二字

繪隱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三

桃花白玉驄  
華堂無事盡長局  
客至頻開翡翠屏  
燈下有妓調錦瑟  
牀頭綠蟻滿銀瓶

頻看結廬棄垂楊  
四坐翻翻輸墨場  
夜月獨懸高士榻  
春風不散令公香

杯酒逢人意氣傾  
由來慷慨重平生  
千金寶劍能相贈  
一飯王孫不

雨水別張國聘

霜嶺高樓月滿津  
臨歧握手重沾巾  
莫教雙淚隨波遠  
楚水年年送逐臣

元夜集張華宅觀燈拈韻十絕句

珠簾似列萬珠宮  
火樹紛披金碧叢  
陌上輕塵隨去馬  
屏間妙舞若驚鴻

一酌千鍾醉莫辭  
錦囊寒色侵琉璃  
月迎珠箔懸雙璧  
銀闌九枝

光移層簾擁冰輪  
香遙殘霏起玉塵  
綺帳烟雲渾不夜  
畫屏花鳥競含春

火籠金罍耀珠華  
明月幾人入絳紗  
雙盤百枝看不厭  
碧爲雲氣綵爲霞

步虛何處度紅橋  
鸞鶴翩跹舞綵絳  
霄冰彩稿縈雲母  
亂春夢

扶拍雪兒嬌  
笙歌掠亂月華秋  
子夜新翻緩緩韻  
笛裏江梅吹不落萬花

火樹開芳菲  
流霞傳彩錦  
屏張丹雘參差夜未央  
會侍漢宮祠太一微明

鐘鼓出  
雨花猶散化城西  
七寶毫光望欲迷  
配取校書天祿閣老人

午夜爲歌  
駭人龍伯狎江湖  
四座紛纍纍社珠借問商賈銅錯離能勝

提榼夜光杯  
題太真上馬圖

傳宣內苑並金鑪  
扶輿輦學射鵰停策三郎頭  
頭份桃花如數玉驄驄

羅衣輕曳雙聲寶  
勒鞍鞭錦黃龍鞭  
西風生紫禁香雲散作馬蹄塵

松山大捷鏡吹曲  
歲戊戌三月松何糾結套海諸虜分犯西平賴大司馬田公督五道兵大破之俘馘無算磨與在行開飲至登歌

仙杏鏡吹之曲十有二章  
關一

烽火松山場漢盟  
臨邊先築愛降城上公早負封侯相諸校俱進破虜名

壯銳提兵鐵檀山  
玉環寶馬五花腰  
日掃赤羽胡蠻擊風捲

朱旗渡壁開  
和桓衛霍排難  
龍潭酒水先陳長子簡奪得名王金印在天山

三箭論功奇  
海虜號梁野莫禁  
澤中猛士更如林投鞭折斷黃河水僞將

妖僧一鼓擒  
請鳴寶劍黑馬當  
海釣山傾雲大荒

教賦脫故黃羊  
逐北降胡盡倒戈  
如雲鐵騎下賊表伐飛一出龍遊道偏餐

重圍焉關河  
飲果古劍十





霜冷烏啼夜欽開白榆歷歷過簷端孤棹曾作尋源客清切	星阿枕上看	樓櫓飛秋乳乳聞風過沙清散鷗羣橫江衣歷歷果火野色	波光亂白雲	八月蟾蜍高盤松江天曙露度暗鍾何人抱膝吟梁父欲老	山中學卧龍	烏江弔古兼憶宗宗漢令全極時曾火其廟次章及之	烏啼荒草欲黃昏弔古空銷壯士魂奈可烏驢成往恨未磨	赤帝至今存	逐鹿當年蓋世雄秦灰三月慘離宮河山竟屬劉業豈憤	卷之八 七	建康付亂離	雄心分王限鴻溝那分烏江作首邱漢祚至今隨逝水不教	建康向西流	懷酒泉霍方岳公	王師曾動逐天驕玉塞霜明併夜刁漢代論功誰第一黃金	先賜香纓姚	懷涼州張憲使公	緩帶遙宜大漠威胡塵不動羽書稀報明亦傾秋風斷月照	陰山夜柝聲	題吳無奇計部器山卷三絕句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光署裏神仙客豐樂猶頭輪墨家曾種河陽花滿縣不禁	鄉夢到烟霞	青山一帶繞青谿谿市烟村萬木齊蘭浦春遊遊女佩板橋	月逗杖人蓀	谿流清淺不通潮花柳春風似六橋濯錦流紗俱入畫采菱	只少木蘭棹	裴佛偈	須彌頂放白毫光極沙座擁青蓮色現此金剛不壞身經歷	僧祇無量劫	讀秀公東魯十四詠率爾和歌	卷之八 七	卷之八 九	魯靈光殿 有玉函書藏藥中即題輶車	宿列會開諸葛廬漢家明月照空城不緣文有如橡筆讀讎	聖光異代名	孔林 有白兔齋手植柏	國樹千章兩露新參天蒼柏老龍鱗玉魚往事空悲嘆白兔	何年此逐秦	太白樓 樓故實知章命任城時篇李供奉處	狂客自稱方外客騎仙人喚飲中仙樓頭一醉空千古采華	猶飛五色烟	杜甫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寒雲漠漠度荒臺濁酒高歌日月迴多病况逢多難日秋風  
落木杜陵哀

莊子園

大鵬斥鷃遊自適夢蝶觀魚樂總忘翻怪雨華未焚卻尙留  
名姓識蒙莊

右軍池

洗硯池臨此地曾驚華冉冉墨華凝他鄉去後猶留跡第宅  
生前已施僧

子駿臺

訟庭無事鳴瑤琴臺際白雲芳草深任力任人何不可悠悠  
結廬詩集 卷之八 七絕 十

誰識古人心

范蠡湖 在定陶

扁舟明月五湖東回首江南萬事空三聚黃金三散去歸來  
伎倆亦英雄

挂劍臺 臺下有劍草能愈心疾

古人然諾寸心傾樹末龍光斗際明何事繞臺生劍草春風  
難療世交情

黃石崖

漢家宮闕久荒邱今古空崖片石留自是神仙多幻迹碧雲  
何處亦松遊

嶧山祠

孤桐誰鑿石曠阮盜露干霄集翠鸞瑟瑟秋風清願發空中  
誰爲奏衡蘭

泉林寺

泗水涓涓幻刹塵總知舍後度地津日懸東岱遇龍御月出  
西方擁衆輪

懸麟塚

斯文天意竟何如劉單甘傳吐玉書解絃不禁悲絕筆猶傳  
西狩獲麟初

大野澤

結廬詩集 卷之八 七絕 十一  
兼葭明月蒹葭無水關天空一鴈呼可似江鄉連七澤千帆  
雲影接蒼梧

送夏文學進衡岳

扁舟何處采江蘼月冷瀟湘鴈影遲攬過芙蓉七十二好探  
金梭聞元夷

夜自東園歸得袁中郎德山詩讀之甚快獨奈何不

一問桃花源而去乎因走筆讀之忽忽遂成十三首如  
傷如離如離如離如離如離不計其工拙也 缺二

君爲德山半月留雲煙壑煙壑在君搜卻餘一片袈裟地

森挂樹幽

踏破層雲問壽難科頭長嘯看銀河御苑香山老居士口占  
 短曲小蠻歌  
 德山留君君欲行何哉去住尚關情願借金剛三十棒問他  
 若處竟無生  
 桃花萬樹素人居黃精爲飯芝爲蔬長休自具神仙服好去  
 同窺石室書  
 德山別去訪衡山跡逐浮雲總不關記取朱陵對斗宇霜前  
 一鴈向東還  
 逃名吾意久投簪桃穠生骨俗物尋新闢東園三徑竹只宜  
 景衡率然臨  
 論詩集 卷之八 七 十二  
 君食麤粳厭承明我輩相逢無世情煮茗燒香談物外青霞  
 紫月齒邊生  
 母妻強我入明光邸壑煩君暫主張定到蒼臺請看伯才名  
 誰不憶清郎  
 我出曾山亦即歸說到名山興便飛君棹武陵溪上返白雲  
 爲我護漁磯  
 我攜怪石自江南逗月穿雲透碧嵐更有龍鱗雙精老須君  
 佳詠絕成三  
 我家兄弟俱好奇留官不賦管家池植園松開觀花月處處  
 拚君倒接巖

賦贈五代金剛塔獎頌千壽 如舊識一瓢  
 一盤石公來 此係第二首闕七字  
 君來欲去把君衣心賞如君 七松記青鏡  
 一束待君揮 此係第十一首闕七字  
 霜楓詞  
 草華高臺樹柳殘衰陽大堤楓葉丹坐恐幽閣霜夜冷柔情  
 血淚未曾乾  
 草甫畢復得中郎報詩再走筆五首繼之如或給我兄  
 弟竟解維而東一大敗與事况諸關士俱索子詩及  
 書子曾圖以爲中郎贊中郎即背桃花源約忍有子  
 論詩集 卷之八 七 十三  
 兄弟爭華換一小劇來勿作忍人  
 玩世東方一滑稽後身聊復學半樵不倫阿母爲憐實家近  
 桃源是武陵 來詩用東方事  
 解維東下水奴洲忍別桃花古渡頭辜負白雲雞犬約秋山  
 斷續也含愁  
 何妨一擊問秦川竹枝芒鞋破紫烟牛渚清秋人異代君家  
 勝事至今傳  
 新翻樂府也堪聽游戲時時 老禿子埋頭  
 逢底一面經 闕七字  
 杜若草堂背郭西掃門鎮日待扶藜車馬儘勞紅上駐時人

銷比說花銘

初夏飲三兄清朗軒走筆題壁六首

夏木千章拂翠雲  
綠燈命管倚微醺  
怡憐青草池塘句  
不寫

羊欣白練裙

城西新園萬金莊  
翠竹蒼松間綠楊  
抱膝有時詠梁父  
濯纓

長日歌滄浪

洪園陶在古今傳  
藻輪如雲四壁懸  
我亦有詩歌祖德  
獨勝

經術勞章賢

先大父有詩陶陶在  
一聯懸於壁

美人酌我金巨羅  
不醉其如狂興何  
聞說鄭侯饒雅事  
新詞

時付雪兒歌

繪齋詩集

卷之八

七絕

十四

煙燈名花似洛陽  
坐中有客醉吟狂  
他年九老香山社  
潦倒

應同白侍郎

雲山面面翠芙蓉  
聖世躬耕

非樂事吾家

三世佐同農

此係第三首題七字

仲秋重過清朗軒見壁上醉題因借居諸一百二十日

矣百年兄弟張甘幾何矧予將賸車有京國之役再

走筆四首以紀歲月云

醉別山堂四月餘  
秋風重爲命盤與賞心須  
醉時酒醒眼

仍看壁上書

積雨秋郊暮半晴  
遠山含黛故相迎  
綠陰庭際花無竹  
草殘

呼前弟與兄

詠別清秋情屬行  
相期後老白雲鄉  
青銘一帶植園是  
湘水

樓鄰杜若堂

兄仁謙經超虎觀  
弟猶執戟

鏡生計鈞月

耕雲亦主恩

四七字

榮邸侍晏八首

第八首題六字

虎拜嵩呼望紫宸  
長調玉燭萬年春  
詞臣獨管歌江漢  
半醉

河間藏樂新

帝典王謨起唐思  
永懷祖德誦詩問  
安親膳稱純孝作  
述

繪齋詩集

卷之八

七絕

十五

千秋大業垂

還漢新開萬卷樓  
瑤編金簡手親傳  
枕中更有神仙錄  
清夢

依稀到十洲

庭根瑤瑤蕊珠宮  
鶴楓續紛宴樂同  
三奏清商逸集鶴  
七盤

妙舞迅驚鴻

芙蓉池閣景雲舒  
河朔杯浮暑欲除  
自是才名推八斗  
翩翩

託乘盡應徐

臨池妙法自鍾王  
藻思雄飛翰墨場  
醉灑采毫雲霧濕  
親題

處士七松莊

桂醅如泉玉枕傾  
遠簫歸瑟度新聲  
東平自有千年樂  
北海

應多萬古情

善客臺西隱處足每夢設醴辭

東方老漢庭

東邸侍宴八首

總蓋龍輿望若仙頻開東閣列羣賢葡萄酒瀉金莖露石葉

香浮寶篆烟

仙醴飛觴駐夕陽奇談揮塵洽新聞雙成駕鶴來三島子竹

聯驚下五雲

角藝談經事神由來睿哲自天人風和百鳥笙簧曲雲羅

千花錦繡茵

輪臺詩集

卷之八

七

十六

九轉曾傳卻老方桐圭原錫武陵鄉城臨鼎水星河近井池

丹砂日月長

山蘭度曲舞陽阿樂府親翻子夜歌足律雕竿盤弱黛指調

瓊桂奏輕蛾

角巾方寫集文儒誰是高陽舊酒徒太傅從容開對奕舍人

醉浪善投壺

微曙笙歌倚壁臺追陪投簡廟鄒枚從教女史傳官滿無數

仙宵獻香杯

榮殿下賜飛白字敬謝

彩毫飛白扶烟雲鳳舞龍蟠勢不羣帝旨由來多睿哲斗垣

吳郡王信卿

賈別王信卿

詩八

中郎無處無塵筆底煙

詩八

詩八

梁武帝集文體類稿和如渴未蘇詩金華仙掌露長教

年來獨與世人違

年來獨與世人違

年來獨與世人違陽鄉滄江久自幾座到帝城看物態車塵

輪臺詩集

卷之八

七

十七

滿眼舊交稀

題榆社日章將軍城南別業八首

百戰曾傳飛將軍五言更足敵長城太平無事開藉路斗酒

灑然效步兵

思柔坊

當年投轄款門賓千古風流意氣新此日向書期會劇何時

一酌洗車塵

韓井

千脈百檀賸曉張傳得仙人卻老方何似君山亭畔酒洞庭

春水自生香

詩五

落花香老地生塵萬斛珠璣露新寄詩人萬士不須

汚卻白綸巾

春草萋萋謝客池一陂一詠託明時臨流爲洗鵝鷓杓殘蟻  
微波漾翠漪流杓記

崇臺高矗故虛空疏爽襟披八面風一曲陽阿浮大白晚霞  
殘照落杯中詩白臺

陶君醉石倚精牀元結杯樽在書昌何似平泉一片石科頭  
箕踞對斜陽題陶石

玉門不願酒泉封百斗應知敵萬鍾但乞醉鄉爲食邑壺中  
別有九華峰醉鄉深處

吳江進之督學十二首

我先通籍十年餘君始成名謁帝居獨記宮袍歸里舍秋風  
翰墨集卷之八 七絕 十八

驕馬聞吾廬

飛鳥長洲舍亦仙一牀綈帟一朱絃恩詩曾寄面冷月更賔  
遊資買酒船時子謫居於越

我操盤飭過金闕君載清酤與客嘗正是炎蒸秋七月南薰  
滿袖坐生涼時子應鵬南歸

君帶吳門我入秦昭雪斷絕幾經春爲郎不分仍南北頭項  
猶憐失要津

萬里乘船惡點蒼雲霞片片似寒蟄雅抱元章癖怪石  
分攜到草堂詞二字

縞來樵櫟不勝煩銀日停車却小園骨立已知消渴甚猶將

詞賦賣長門

才子承恩聖主優持衡重指歸江頭碧雞金馬今何在空遊  
王褒到益州

哀些曾勞吳府君誰知爾亦嗣修文前身並是神仙骨縹緲  
吹笙傍白雲

蕭條旅櫓泊江十來往應賤蜀道難暮雨魂銷神女廟曉猿  
聲咽使君離

線憐畫錦試萊衣一別鄉園事事違八十老翁應慟絕倚門  
空自泣斜暉

家業蕭蕭萬卷書夢中彩筆向誰投一經賸有元成在車蓋  
輪蹄勸集卷之八 七絕 十九

高門志可酬

江鄉風雅久寥寥屈憐君欲廣騷絕筆雪濤空閣在詞魂  
何處使人招

予有西塞之役李汝蕢通侯祖道藍溪出炸甲梅花相  
贈因用爲杯喜而痛飲口占十二絕以酬

梅酒老蚌樹如銀霜林冰姿玉作神此日秋風殘折柳一杯  
先贈帝鄉春

由來刻畫亦難工仙萼誰藏片甲中傲雪凌霜堪對酒玉關  
遮莫度春風

披披葉葉雲還疏縱使丹青巧不如瘦影依依殘月下暗香

再冉碧霞餘

九日黃花尚未開翻從蚌裏見寒梅肯憐玉塞遲春色故放南枝照酒杯

知名豪傑李主孫七尺寧酬國士恩明月故人應記取心花一片勒霜痕

春明一別思悠悠越水秦山天際頭君向梅岑孤戍晚遙分海月半輪秋

一尊雙淚別蘆花酒酌梅花緩客愁莫羨張騫仍奉使祇嗟李廣不封侯

遙房雄心尚未磨雲屯千騎度黃河持將一箇梅花水直欲輸與海潮

雪花如掌出祁連旌旆搖搖近酒泉晴色當窗銜綠萼霜華猶無映青蓮

天山風雪不勝寒漫注葡萄酒未乾江梅常在眼肯教羌笛一聲殘

君從東海別天涯我向西陸飲月支萬里相思梁月上英英玉樹浸瓊花

把酒看梅日已曛灞亭誰識故將軍離情欲向征人盡一騎西歸逐暮雲

九日王情苑留酌藕花居絕句

九日征遠使槎一尊池上駐晴霞河陽秋色應全未不醉黃花醉藕花

夜發臨洛關即事  
孤客舍月猶圓四牡殷程謁未殘廣陌飛塵六十里應然一夢到邯鄲

驅車已過呂公祠正地駒軒熟睡時只尺行邊猶是夢盧生頭醒已應遲

飛仙洞恭次先大夫壁間韻六絕句  
洞壁題詠實多幾人曾宗伯植齋爲先大夫同年友而前

祭酒以占陳儀部立父則皆肺腑戚也乃與先大夫後先棄人世嗟嗟日月于邁百年幾何願安從昇天仙人乞刀圭大藥起之九原耶

世將焉適從時且于役玉門未卜歸隱何日因茲志之烏兔雙丸迅若飛揮戈誰爲駐殘暉蘭題半是修文者露冷丹楓淚溼衣

風沙西逐馬蹄飛暫叩元關戀夕暉歸向桃源尋舊路晴霞片片醉羅衣

路指家山四牡飛芝榻松閣駐春輝長生乞得神仙藥歸歎落蘭歌舞衣



矯首元關一鶴飛  
猶山雲日如清輝  
何時投老千秋觀  
爲乞黃冠學羽衣

德山孤塔白雲飛  
朗渚空潭明月輝  
常憶青蓮精舍在  
祇應一領水田衣

德山爲先大夫過禪地

彩筆雲霞四壁飛  
驚人佳句愧元暉  
三峰馬上芙蓉色  
搔首青天更振衣

### 大龍驛二首

經年京國夢刀環  
四牡乘秋此日還  
一帶烟雲壓客眼  
七姑山迥大龍山

題塞秋容待客還  
憑丹楓翠柏夕霞殷  
千峰疊疊芙蓉色  
新賦輪蹄詩集

卷之八

七

二十一

梁山與藥山

### 送張公入觀五絕句兼懷同社楊隱字諸太

松庭無事百花明  
圖史蕭然一鶴鳴  
徹底龍潭秋月冷  
較來還讓守公清

入補即曾步後塵  
出離公府詩文茵  
何當解綬辭戎馬  
長作田間一酒民

九芝堂上七松莊  
勝果園亭水木廊  
暇日使君乘興過  
龍寬禮法杜陵狂

君侯北邁客西征  
斗酒郊原萬里情  
計度天山風雪候  
上林遮莫聽春鶯

君到長安多故人  
相逢會問武陵春  
倘能語及過秦者  
幾馬於今轉向秦

寄懷朱贊父侍中二首時家孝廉兄赴南宮欲假息精舍竝詢之

廿載交遊意獨真  
猶嫌剝啄索書頻  
只今一別春明即萬里  
風沙趁故人

多君火宅供金仙  
芥子須彌納大千  
無著法華來問訊  
可分牛欄與安禪

### 藍橋小憩

路入藍橋旅思孤  
玉山丹井雪模糊  
征人亦抱裘郎渴  
爲問輪蹄詩集

卷之八

七

二十二

瓊漿尙有無

詩牌藥杵事俱奇  
雙玉曾翻樂府詞  
此日驅車風雪候  
谿山巖巖石澗澗

### 金城關

軍吏關門曉箭催  
承重來持節意飛騰  
天山西去猶千里  
馬踏黃河一片冰

### 苦水驛

冰泮黃河積裏春  
蒼崖赤石關隣岫  
水從國澤嘗來苦  
人到沙場倍苦辛

### 和王計部二首

三月那堪雪倚新東風回首舊門春早朝朝能尋鵲侶猶憶  
題詩和舍人

曉烟官署句猶新花事年年上國春一出春明真萬里冰花  
霜草傍征人

甘泉署中東園池上樓初成時池橋乘月小酌即事  
口占得十首時丁未七月既望也

林水城隅一草堂天山秋冷月如霜擁衣散髮橋頭坐疑向  
青簪黃小航

涼風飄飄水遶牆月挂高城生遠思銀燭一聲吹欲斷斜頭  
閒語玉鐙詩白玉鐙有睡丁不知明月好三更三點似金盆

論詩集卷之八 七絕 三十三

四塞銅鑼夜不鳴蕭蕭木葉動秋聲依稀月下來雙鶴歸紗  
窗端見五城

一輪秋月畫橋西寒雀鳴樹影低池上山公拚爛醉何人  
解唱白銅鞮

霜清憲府碧油幢飛閣憑虛敞八窗莫笑玉關生計老一竿  
猶自夢滄江

綠樹清長著此樓黃雲紫塞不知秋楊柳片月來孤枕鄉夢  
餘倚柱蒼洲

家山迢遞古桃源花發長和水邊門西出那堪萬餘里雲霞  
一帶接荒村

月露淒淒一醉餘肯教生計只憑條絲燈夜半披緇袂愛讀  
仙書典節書

遙憶江鄉秋思孤素波丹葉照重湖家家醞熟清於水何日  
山亭倒玉壺

歸途再經苦水驛述哀五絕句  
將母西來苦亦甘甘泉半枝樂耽耽何堪廣柳扶歸日苦水

曉人直向南  
春來苦水冰初泮歲晚人歸水盡冰陽起傷心小更苦孤雲

斷壁秋摧崩  
欲攔依依萬里魂荒巖斷絕絕烟村寒雲不解歸心苦沙日

論詩集卷之八 七絕 三十四

傾歎淚眼昏  
百草含烟落日黃麻衣照雪髮如霜几處空薦杯樽水血淚

盈盈苦斷腸  
三釜空懸列大夫只今返哺不如鳥休聽驛水令人苦一寸

哀心已似茶  
紀夢是日也爲丁未嘉平宿乾州  
清宵魂夢離人天聲聲虬喚危紫烟赫赫雷音微傾略將

漚息學安禪  
重入灤泉  
此地重經是灤泉荒畦萬井鎖寒烟豈因草土惟墮羽久謝

兵廚供法遊

涇陽留別楊長安修齡

路入西關歲欲殘，飛鴻翻社長安牽衣細。還征人淚魂，

歸雲雨雪寒。

知爾牽情自渭陽，潯潯渭水九迴腸。臨流慟母雙垂淚，

隨波到楚鄉。

寄懷楊中行社長令子修齡，枉弔母氏於涇陽中行寄

詩為誌謝

兒為領吏孫成名，抱膝長吟無世情。雪後渭川千畝竹，

應敵素封清。

輪轡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三十五

雨雪扶柁萬里過，素車難遣渡河哀。辭字字珠含淚，何必

門人廢蓼莪。

中行謝鮑鴻先大夫之門  
母氏以子畜之

涇陽道中有感二首

三朝耆舊股肱臣，數頃涇原第宅新。荒草只今封馬鬣，青箱

寥落付何人。

生欲垂名死後香，遺先朝錄竟茫茫。路傍石柱眠沙雪，傳是

尙書未豎坊。

涇水 謝柳毅事

不朱不黛自如如，婢態盈虛素握豈是謫。來涇水牧舍，蓋

欲寄洞庭書

過渭南懷南思愛比部二首時思愛使江南

灊山殘雪白皚皚，歲晚衝寒絕塞來。君客江東子渭北，翻增

雲樹杜陵哀。

太華峰前一片雲，如車如蓋煥然舉。願更見仙人掌秀色，

亭亭疑是君。

贈別周翰史四首

書師近代石田翁，入室如君指趣工。湘水茫茫烟雨外，好持

半幅灑空濛。

家住桃花溪水濱，寒時洞壑曾漁人。烟雲一入丹青手，拍點

輪轡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三十六

塵來不問津

錯認枯坐兩冥冥，對爾雲山眼較醒。狂殺朝川老居士，詩中

亦別有丹青。

曾子郎壘自婆娑，生計年來老薜蘿。爲問故人朱太史，夢蘭

消息竟如何。

總題絕句二首

柳葉重湖環小利，桃花春雨漲新痕。山頭山尾松圍屋，谿北

谿南水到門 小別

樂魚臺下放生池，澗澗羣遊戲綠漪。浪說昆明祠索去明珠，

儼亦解相貽 樂魚臺

菴松漫吟證候古德入絕句

扶藜冷翠滴霏霏長夏班荆爛得歸豈是素公庭院裏青桐  
香汗宛人衣

殘陽幾點漏暗空苔薛軒屏可影中偃覆足容千客坐漫將  
總相說瑣公

微風斜月拂珠幢東窗西垂暗綺牕莫爲投龍三藏誤蚌板  
作骨雨師降

崖花潤草蔭莎羅清碧冷冷石瀨波聞說支郎神駿解也堪  
金勒繫長柯

徑蓋圓圓枯坐時天雲瓶水自裁詩光明法藏開雙眼樹底  
繪繡詩集

酒紅憶儂師  
卷之八  
七絕  
二十七

鐘聲蕭蕭秋鴈鳴澄嵐微曉晚清低枝折取供談柄轉詫  
孤峰棒不情

旋拾松毛煨竹爐茶烹銘水勝醺醺蓮花社裏攢眉客解脫  
能參此味無

倦枕雲根一覺甜醒來勝友對蒼髯坡仙不薦枯禪解好少  
猶憐玉笋尖

送德山霞壁上人遊白下  
年來居士掩松關月照重湖雲在山咫尺孤峰足不到汝何  
飛錫向人間

何處參方雲水遊龍潭辭去向誰求可能一宿曹谿覺即  
須無石頭第一

廬山僧成欲南遊贈二詩代偈  
一瓢一笠自匡廬千載東林自社盧來訪龍潭祕密藏三心  
動破是真如

請節先生今正酒攢眉時亦學禪棲應知把臂忘言處  
黃鶯即虎谿

送二如上人還廬山  
虎谿雲鎖廬山岑龍潭月照孤峰嶺一瓢一錫任去來無住  
如如自真境

繪繡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二十八

贈如性和尚舟載丈六金身還江州  
如來法海有慈航一華還須渡法王試拈龍潭上流水寶林  
花發逆風香

贈永齋僧住桃花谿上  
桃花谿上雲濤濤卓錫能飛百尺泉日灑楊枝甘露龍單參  
一味坐禪禪

送杜越凡居士遊武當  
鹿門真隱想高蹤爲訪烟霞策短筇碧澗蒼巖三十六亂雲  
如絮綴芙蓉

題畫  
題畫

南木陰陰色蒼一竿小艇釣橫塘  
浮雲滿眼空無礙取得鱸魚朋索郎

詩示白生

白生蜀人也拔希夷之數來訪予  
隱園予久謝塵軼飯心空王視一切  
泡幻耳白生荷無所售辭予他往因走筆  
二絕句贈之

青草湖邊舊鐵筒  
碧桃洞裏訪瓊丹  
十仙外道成何事  
一切求心是野干

支機石在錦官城  
曾亦乘槎萬里征  
回首崑崙空幻跡  
行藏那復問君平

論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二十九

不磷索題少保平播得絕句四首

錦裘猶帶碧油幢  
曾得名王馬首降  
電掣旌旗屯鳳嶺  
雷驅鉦鼓蕩烏江

胖柯故地據珍夷  
尺櫟空傳白羽旗  
勁騎三千看蹀血  
西南重觀漢威儀

節制雄飛五路兵  
玉花寶劍指機槍  
海龍一夜張全哭  
鐵閣烟銷血滿城

臨戎號令肅中權  
密鑿壑窟鼓鐸聞  
九姓只今歸版宇  
紫霄名何處見瓊烟

敬題榮殿下屏二絕句

帝軒樹分苑澤長  
夜瞻南極耀祥光  
却依一鼓蘭臺上  
瓊苑繽紛大國香

玉洞桃花歲歲春  
由來開府領天人  
珠函寶錄開供玩  
元圃丹臺永結鄰

雲城逢任國光泉  
鼎因詢白鹿社王  
季中何无咎諸士  
一別幾經春客路  
逢君問所親白鹿  
洞開謾讀百臨海  
田無人共閱五字

北征苦旱

炎熾揚輝火正然  
枯井空懸自人繼  
陳酒姑姑舞不歌  
年來天惡轉無憑

論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三十

萊縣逢會明府初至時久旱得雨二首

仙令乘來萊縣曉  
翩翩初下紫雲裾  
傍地一夜隨車雨  
禾黍芄芃萬井蘇

露霽甘霖曉乍晴  
河陽縣裡百花明  
城南汶水添新漲  
照徹冰心一片清

曉發禹州

馬首迢迢見楚平  
沙塵陌綠楊華甯  
年七聖述何處至  
蓬空傳牧豎見

聞仕籍見言事  
諸公多挂名州邑  
有一二明好萊蕪  
帝鄉矣謫賦志傳

被殺風節舊仙班一出春明幾賜環  
病後修文泉下客  
謝籍在人間

客况四首不內

客况隨白郎  
我飲復耽詩  
長吟鎖日先生似  
未見先生爛醉時  
前句同四字

半生飄蓬無明近  
人宗門念念輕  
客裡暫爲兒女別  
何當去住尚牽情

園中相識識之無  
口授蓮花勸養歸  
老難圖俱法眷  
屬家婆子是師模

寓形原自同行旅  
出世何曾問在家  
些子妙明全不礙  
水中繪畫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三十一

明月鏡中花

蘇門

輕颺涼雨纓絳衣  
瑤草珠泉湛翠微  
試上蘇門最高頂  
冷然一嘯秋雲飛

悲車下兒五絕句

臉嫩烈日白於霜  
足牽衣嚴水傍  
不分蘭筋鞭下老  
黃頭那似刺船郎

車塵馬足露芳姿  
濯濯春陽二十時  
誰似負翁憐憫  
貧賤苦長饑

豈緣好少校安陵  
典隸佳兒幾見什  
物色微黃

窮骨命偏情  
同五字

鳳子鸞雛羽力微  
一枝心暗許相依  
可憐日暮孤飛失  
竟作悠悠陌路歸

車下何知車上人  
心憐欲語難無因  
深慚往昔能周急  
不惜傭錢爲贖身

贈劉元暉

吾鄉學士贈君詩  
三昧誇君老畫師  
好古更饒鍾鼎癖  
看來不減虎頭癡

贈郭汝爲秀才

蘇門曾訪邵公窩  
怪石清泉長薛蘿  
周易一編家世業  
移居繪畫詩集  
卷之八 七絕 三十一

數畝傍農阿

西征集唐別陸子  
聞比部七絕句時  
子聞鵲伴秦州  
其二

才子爲郎憶舊遊  
如何過在揚州風  
烟起起思鄉望遠  
逢春半是愁

遷客離憂楚地頭  
封君杉柏淚痕斑  
玉關西望腸堪斷  
匹馬千山與萬山

雨歇楊林東渡頭  
今春花鳥作邊愁  
更吹羌笛關山月  
不是征人亦淚流

秦中花鳥已應凋  
卻空春江雪尚殘  
月在江南相憶否  
青山

明月夢申君

風流誰繼漢田郎計日應追駕駕行聖主好文誰爲薦故人  
少已賦長楊

題劉滿門七里莊壁留別

嚴程寧負洛中山郭外清尊慘別顏日夕角聲催客去不堪

三疊是陽關

繪畫詩集

卷之八

三

寶刊繪畫詩集卷九

九芝集

武陵龍 膺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緒編輯

東吳俞安期定

姪雲翼孫濟濟校

五絕

雲門

遙遙望雲門雲生在山下僊佩響空中出入青鸞苑

鱗石

窺微深百尺飛瀑石鄰鄰何年鞭海上化作白龍鱗

廬山八絕句

繪畫詩集

卷之九

五

丹霞障

朝旭升扶桑遙射懸崖紫蔚起標赤城餘暉散成綺

天柱峰

東南夫何虧八柱此其一叩關觀瓊宮丹梯遐可陟

玉女峰

含睇倚霞障振衣凌雙鸞瑤瑤玉佩舞皓白雲端

雙鸞峰

和鳴下女牀聯翩欲飛翼雙成海上來並轡過八極

僧拜石

何年僧拜石如瞻祇樹林不住羅漢洞猛覺菩提心

獨秀峰

介石千層漢，凌兢勢欲飛。似曾驪碧海，挂作石帆歸。

龍鼻水

泥濘海上山，參差輪如兩。何時據皓蒼，風雷任吞吐。

蓮花巖

片片翠如滴，垂垂削不成。層霄出仙掌，湛露承金茎。

含清閣回文詩

霞降霞曲樓，涼水帶遙林。花飛柳舞袖，鳥語雜鳴琴。

題並馬

穆駿御昆崙，颯影秋桑日。寂寞黃金臺，按圖此其一。

蘇轍詩集

卷之九

五

又

天馬自西來，逸態儼相似。承恩閑濯龍，雄志在千里。

花燭曲爲顧公子所建賦

玉枕合歡銀錦衣，連理文荷花。雙新婦，避燭嬌夫君。

又

荷村度鳥鵲，吹簫來鳳凰。明珠雙照夜，若個是仙郎。

贈方子章書者

夢遊知簡子，幽事得公孫。會飲上池水，居然已見垣。

又

好作壺中隱，還懸肘後方。診予別疾泉石是膏肓。

夜集張長少廬

月露寒初泊，星河火乍流。談鋒互主客，酒政過陽秋。

詞而聲格

親相原無相，言心即著心。蒼青巖際柏，霜雪鬱森森。

檢詩集

卷之九

五

三



重刊繪齋詩集卷十

九芝集

武陵北 唐著

八世孫正楷全男元

東吳齋安期定

姪密翼孫濟

六絕

南江水淺膠舟四日駛

酒客乍逢谷口漁

長安西郭

三春送客將歸獨夜懷人不寐月明大映村家雲定為樓山

繪齋詩集

寺

塞上雜詠

山際炎雲似夏林

薄酪飲如甘露香

試

醉寺椎牛俠佛胡兒居

烟

元免城南月出黃羊川

歸

無邊道場贊偈八首

金粟粉藍羅日格檀香宇迥風五淨淨觀無淨無空空情非

空

上國法師擁錫西方刹判傳燈慈訓宏流八解梵車重演

乘

法鼓珠林響合神幢貝塔光懸智炬朗照長夜慈航發越重

痛

取妙元津濯志四禪覺路棲神力極重昏愛海鑒超曠却情

塵

阿刺天開迦衛清淨地按祇謁六道俱消塵縛羣生共懺頌

繪齋詩集

宛

懸水池流功德法雲界覆清涼不二圓明密藏第一莊嚴道

揚

意樹天花並放法輪秋月同明大夢總歸大覺無邊盡契無

生

田園樂

負郭桑田十畝臨流竹閣數椽案上香爐名枕牀頭寶篋瑞

編

傲倚方池修竹閒尋古洞桃花白髮時過村以青錢聊付酒

家

夢覺河上青草薺離峰頭絲羅帳展其華風日一竿不礙烟  
 波  
 遊戲仙人六簪暇依間士三乘人擬香山太傅自稱朝川有  
 承  
 阮水雲連芷水渚山月近陽山醉酒載歌載舞纖纖弄時往時  
 還  
 願助故鄉公暇相繼自白門訪予武陵谿上戲效坡翁  
 憶爲人言絕句六首附之  
 前骨軟詩成瘦謂公顏齡痛飲猶肥謂閑仙洞騎鶴鶴立帝  
 城總縹緲飛  
 拾遺詩集 卷之十 六絕 三  
 同是天涯旅逸來尋谿上漁郎北垞松杉曲徑南風水木長  
 廊  
 秦代桃花丹井竟時明月釣臺殘也儘饒勝具朗後興盡空  
 回  
 龍蘇名傳湘水酒香亭俯洞庭願老一呼八斗那生何事獨  
 醒  
 五月鮮魚入饌白雲雞犬聞人笑殺愚家劉阮烟波只尺迷  
 津  
 南國風流緒甚二三朋好相憐一邱一壑堪老美人搔首各  
 天

夢武山四首 其二  
 酒醺罷夢仙井丹竟置草廬臺山鳥自呼白舞新花半落半  
 開  
 拾遺詩集 卷之十 六絕 四

重刊綸隱詩集卷十一

九芝集

武陵龍 府署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緒編輯

東吳俞宏期定

姪雲翼孫麟校

七律

初夏尋鄒伯 公命駕西園分得開字二首

背郭林塘一徑開 翩翩五馬使君來 風流欲倒山公載 禮法

能寬阮籍杯 郊雨驟晴合竹柏 谿雲乍散胃樓臺 祇緣推

淹長夜 鄰寺鐘聲莫漫催

文酒從容二仲陪 樽前巾舄點莓苔 方池烏狎輕波浴 仄徑

綸隱詩集

卷十一

七律

一

花街急雨隔溪橋 寂寞楊子宅 最憐博洽茂先才 草堂懷鶴

歎相託 數望郊塢小隊來

初夏雨餘尋參知郭同竹公枉過西園夏禹制京兆王

裴父給陳鄒介子貳師陪集即席分得西字 圖一

熊轡牙纒出城西 雨陰陰夏木齊步 勝乘林甘雨遍巡行

南浦斷虹低 兒童歡近爭騎竹 賓從追隨並倚藜 一片旌旄

照竟日時人 錯比浣花溪

贈王伯和寒客

開字城西一草亭 江寒積雨設冥冥 來乘元鳥三春月 步吐

奇龍九部經 馴雀知人窺曲 謝殘花撲酒度疏櫺 憐君明發

扁舟去煙水迷離杜若汀

送別彭山人二首

詩囊裏裏載扁舟 汗漫江湖老未休 統句苦增將客瘦 苦書

窮奈憶家愁 桃花夾岸丹霞障 柳葉重湖寶月樓 一榻常懸

君莫忘 逃名吾已領滄洲

秋風秋雨楚江濱 遠近莫辜騷怨白蘋 有藥如神能卻疾 無難

可卓始稱貧 昔時仰舉非凡子 賦薦相如是 邑人看爾猶委

長健在 采真不厭往來頻

歸戲以四韻

章華臺畔綺羅春 底是尋常欠酒樽 老嗜青眉猶買笑 生憎

綸隱詩集

卷十一

七律

二

藍尾但濡骨 骨如程偉妻 難授親似陳平兒 貴賤但得向禽

婚嫁早 寧從煙月一閑身

晚起

斗大茅簷一榻清 卧披解袂曉鐘鳴 松杉傍柳風濤落 洲嶼

臨隱烟雨生 入節灘頭香社淨 千秋觀外鑑湖平 南山習蠟

潭無事 種竹栽花忘世情

自居易東都所居號臨隱園 園門入節灘 實知章乞爲道上以宅爲千秋觀

三兄廷對甫歸會六十初度奉寄一詩

三千禮樂觀光日 六十春秋獻壽年 曉對杯盤油半掌 暮煮蓬

衣挾卻爐烟 庭環翠樹皆生玉 席近三台仁德擬擬香山

文酒會百齡好作繪圖傳

贈別張章父二首 有引缺

江天秋雨不勝愁，衰病孤棲淚未收。  
雜樹遙尋北岸東，新  
纔緒自南州素車白馬輕千里，卓  
嶺青鞋更五旬。十日留君  
君不住，黃鸝秋月照扁舟。

四載逢君鬢漸華，竹窗吾久癖烟霞。  
南園別去猶懸榻，西塞  
歸來已染家魚浦。閒雲邀舫，  
龍虎谿明月伴，幾裝他年好共  
無生話。莫負素人洞裏花。

廬山極上人遊武陵還別詩代偈上人  
以中實出家

上人卓錫廬山岑，何事浮杯  
朝水潯。應怪看經蓮雨眼可知，  
輪蹄轉集 卷十一 七律 三

焚鈔悟三心，夢回空自憐。  
鷗鷺青下還難契，林針蓮社不嫌  
陶靖節扁舟吾欲訪東林。

寄壽田太傅東翁老師七十

社稷勤高勳，景鐘暫開綠野興。  
偏儀采芝，睡聽歌黃綺，辟穀  
翻翻訪赤松。司馬入朝呼走卒，  
營平乘障事耕農。聖明拊膺  
方求舊，豈待臨臚下獵逢。

田公名樂征西大司馬也

追懷

中夜籌燈坐，雄豪詩麗酒痛遞。  
相尋衛生小可資，參朮玩世  
聊當託笑吟。強思諸祿參佛，  
獨羞時短。幾院朝聲古今家，深

成何事，上清宮職此心

贈別袁小修

君家兄弟武陵遊，一屬春初一  
晚秋。淡樹微花紛幾處，同烟  
霧。各擬睥睨移山，漫費愚公  
力。閒徑宜從謝客謀，始知  
邱嫂妻華牀，茶竈木蘭舟。

送顧朗哉還白下

市朝大隱事全非，黃鶴曾聞到布衣。  
一自九關探虎吻，冠從  
七澤問漁磯。早來白燕當尊  
歡，新鴈江鮓入饌肥。月滿茶  
淮，桃葉渡雙雙，乘興待君歸。

假見赴舉，傳鹿鳴，設宴西園。省  
雨初霽，奉迎博士暨  
輪蹄轉集 卷十一 七律 四

諸省元志慶二章，兼為發兆云 其一

宴啓龍門朗水西，滿城瑞彩挂晴霓。  
波微瀟灑芙蓉鏡，玉樹  
紛披桃李蹊。漢清九疊華月  
魄，蘇臺千里附霜蹄。阮太史  
占雲物，姓字同煩珥筆題。

送王日常成不磷東歸

作賦僭爲萬里遊，離羣已是十年  
流。來尋芳草青，騎去鼓  
沙棠彩鷁舟。人望神仙如李郭，  
我憐朋好得羊求。可堪尊酒  
俄成別，積雨長江六月秋。

寄趙李叔樸民部古勝園三首 其一

含香蘭省夢初迴，別業城隅一徑  
開。旋理松筠，歲歲可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倚檻山川人聊長太行晴色晚蒼蒼

奉懷蔡梅巖老師時聚憲瓊海

弱齡作吏荷深知  
弱齡作吏荷深知  
弱齡作吏荷深知

有蘭湘風雨之勢走筆題之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黑雲一片壓東牕

浮屠夕歸沉花爲拒霜姿綽約葉綠防露翠陰森芳苑陶徑  
空餘短夢青苔細細研

用疏字贈鄭休徵廣文

曾聞綽綽結鄰居老健殘編效蠶魚細把茶羹工部酒試嘗  
自持廣文蔬高談四座憑吹帽爛醉羣兒競執結五斗行看  
待手板逢迎問爾意何如

用疏字贈不磷

風雨長繁夜不虛更殘雷客與何如詩書自合交情古禮法  
從看世態疏茸泛竹齋酣六逸佩紉蘭浦贈三閭憐君欲作  
情秋別木落湘江歎索居

翰墨詩集

卷十一

七律

七

送威不磷郭公琰王不疑遊宛格訪馬時良昆仲

楓丹橘綠冷秋烟並騎駢向遠天漢渚定投交甫佩清江  
還棹米家船五常兄弟眉離白三笑風流肯放元近日洛中  
多好事駱奴已解玉泉碑

再別不磷

客住郊樓四月餘炎蒸謝後雨霜初村村種秫差饒酒處處  
垂竿不乏魚在渚移來學詩畫德山留得米酒香舟再問  
桃花隱一榻仍隱水竹居

效長慶體

無端夢隔金眠病苦愁魔共劫迴轉側不眠聽風雨吟

半似咽哀蟬雙情煩惱成雙陣一刻支持當一年幻色任隨  
花際露死心休結火中蓮

題石計都江月軒詩

綬領西來斷壁懸大江如帶月娟娟綺樓浪卷巴山雪畫勛  
晴浮定水烟萬古風聲歌父祖三洲雲物宅神仙北山鶴亭  
嶽人日南省鴻班報主年

方照空來訪乞題尊人孝子墓碑前功德母菴者六闕

月別贈以詩

白髮扁舟楚水濱青谿蘭若任棲遲寫經苦學無生法載讀  
哀求有道碑善病逢人談藥餌長齋通供服饒康春殘忽理  
翰墨詩集

卷十一

七律

八

東歸神佛後松風慘別離

漢行尋劍存香郡伯先期祖德賦謝  
王風耽隱愛逃名負耒聊爲谷口耕門有懸車勞屢勸尊先  
祖帳競同傾高風直欲追山簡微巖還須乞步兵花開酒醒  
應見晒草堂遺客世勝情

北征述事

歸村小築足逃名何事衝炎作遠征東海波臣窮獨報北山  
連客誤塵纓無烟赤地聊相望不雨青郊總未耕檉柳猶繁  
朝衣關空傳騎振急皇情

寄中丞周心翁四首

集二

不望清朝重鼎舞建牙高里鎮西垂當年縹緲客浴星海此日  
 千旋靜月文先記當年期珍虜壯猷方叔正陳詩鏡歌一曲  
 岡陵視爾近天山獻壽厄  
 西望瑤池按樂門屹然天柱倚崑崙周家駿魯聆仙樂漢關  
 勳書拜帝恩露冕佩搖蒼玉重覽旌幕擁碧油骨可知九府  
 鄒元聞况賭三台傍紫垣  
 周公名盤  
 得袁中郎小修洛下書并出密詩四首用韻和答 賦二  
 雙袖朝飛石浦雲林蘭芳開思氣氤氳來一水桃根機註就  
 三車貝葉文齋謝太常終倭佛輪輪充國老從軍雅歌獨酒  
 輪轉特集 卷十一 七 九  
 渾無事明月澄江獨憶君  
 乘輅朝關擁星旗秋杪相逢驛路時寒塞征人傳鴈字越州  
 侍女靈鳥稱論衡接得中郎曉曉豈風將太傅棋鏡吹未過  
 翻樂府情第一曲走胡兒  
 送六經還武陵二首  
 爾到殊方慰客顏西來匹馬出秦關葡萄對月孤尊滿薄屬  
 先霜一字還竹憶故林歸小阮花憐別墅夢東山逢人憶問  
 軍中樂部曲鏡歌醉裏刪  
 爾父遊燕我客秦秋風處處傷征人不辭萬里黃雲塞應金  
 重閣白髮親澗酒龍山堪落帽舉花驛路倍沾巾武鄉谿水

長無恙寄語煙波護釣綸  
 融北杜郵福昌寺  
 雲山悵望西京地煙井經過北杜村沙臥石麟何代沒雲頽  
 燥雉錢家存偶瞻金粟如來相離施伽陵長者園歸向青巒  
 谿畔隱一樞已許作祇垣  
 前塞上歸會經此雲物依然後賦  
 黃沙西去客重厯猶記東歸渡濁潭路轉千崖殘積雪城臨  
 一水挂疏星穴居薪火迎車赤官閣檣樂拂坐青太史墨華  
 常在壁他時人比草元亭  
 經陝碛  
 新集詩集 卷十一 七 十  
 夜劍西征執錦綬側身天地淚潺湲離離禾黍風生擊寂寂  
 甘棠雪滿山浴水久移炎漢鼎硤雲猶覆穆陵關何如嵩華  
 多仙隱九轉神丹能駐顏  
 與鄭休徵訂家園卜築地歸將感甘露門矣  
 十年五度六盤山一度一迴損壯顏寶劍斷我魂夢碎麻衣  
 與母血痕斑冰霜步屐沙場盡烟月歸尋洞壑開竹落草樓  
 堪自老雙林合在柳樹灣  
 蜀郊州大佛寺復經燈山水簾閣漫詠 賦未四句  
 曉陶石壁劉金繩何代神工演法乘山闕清涼懸懸口池流  
 功德佳寒冰人天空相無成壞

張旭墨池亭 邑侯公建在本郡龍興寺側

沈研池甯古寺傍  
曉陽餘華花香不綠  
百里綠歌事誰聞  
千秋翰墨場勝接  
桐洲名並遠清依蘭  
浦澤俱長亭亭榆柳  
垂垂於應作他年召  
伯棠

鴈字詩十二首 有引

經金佛映車中讀  
真中贈小修鴈字詩  
各十首錦心結思  
震舉雲流子興勃勃  
因和如數下車走筆  
書之末增二首  
用贈中郎兄弟  
猥云拙速實藉起子  
時內午除夕前一日  
也

清商殺氣短金微  
筆陣橫空列隊揮  
瓊瑤朱鏡霞綺參差  
輪總特集 卷十一 十一

白向靈華飛來賓  
何事縈重露秋機  
總能會合圖來次定  
靈玄蕊語殿中寶  
墨乞烏衣

斜抹長空八字奇  
直遠遶清一行隨  
毫芒過月初藏毫毛  
題臨沙微畫雖高過  
銀河波盡低翻金蕊  
露全垂露鴻鵠海

傳家法鳳翥龍蟠  
縛若斯紫毫墮落  
華峰秋墨汁淋漓  
玉漢流雲披深烟橫  
鐵畫影圓幾月帶  
銀鈎江盤峽東行  
應海國天長點不  
休遶懸空幽

聯往復肯孤遠託  
任沉浮幾點秋蠅  
破碧烟井雲挽月  
倏聯聯盤旋似留  
公孫舞香歌如追  
長史順字勒塞門  
書退虜名題梵塔  
法安碑高飛塞廓

遷秦煥愁向天津聽杜鵑

地開寶臥雲滄海  
天鋪玉版斗牛墟  
沈沈雲濕猶科蚪  
駟駟烟濃罷墨猶  
集太邱公府辟足  
傳屬國帝城書何  
當只到衡陽銘金  
簡調殘付蠶魚

滿湘六幅漫流霞  
倒影如單碧紗萬  
斷珠聯踈更密半  
行絲斷正還斜街  
蘆隱隱藏戈法宿  
落微微旗墨筆一  
字平安南國信簡  
陽特地教龍沙

離羣伴客到秦州  
書自南來片制授  
字挾風霜嘶出入  
筆墨日月記春秋  
巧耐蔡文胡中拍  
暗寫明妃馬上愁  
天寶誰歌抄水曲  
沾襟遮莫罷登樓

輪總特集 卷十一 十一

是食于方內素 卷得三友書

海山疊石畫雲烟  
真跡芳聲處處傳  
弄弄無心臨邑消  
春剛穠草上虞田  
法曹吟就投何尹  
信使箋同託水仙  
不足通靈書法妙  
何能飛動使人憐

臨邑有題題曰邑人探其題以集者 上苑詩等八屏板  
草除板 題書成河南法曹其守詩映賦其題之人  
兩題承馬 元微柳實題水仙既別約曰有言可託同題  
使者

人夜恆防赤羽船  
書懸雙足上林燈  
同聲白谷祠時似  
幽影臨池故作朋  
雲灑松烟紫細草  
長拖溪雨挂枯松  
色色佛跡傳者史  
先世鴻荒只結繩

我費親賓謁景陽  
朝朝暮暮苑商顏  
行祿緣了思張文  
武戲倚



三三能新樂後動拜爲聚雪將封封勅作校書郎乘春北伐  
蔚溫室小者偏憐大者上

言家兄弟並工文五采金箋五采雲霞圖他鄉寄作信相天  
青地日相尋見從宋令傳三絕姬遂中郎劍八分北越鳳樓  
頌大下片輕柔翰爲昔柑

漢廷給札賦文圖遊獵空勞藻思繁尤潤綴敘宜寫試步凌  
總管日風翻衛仗天上草金碧人向雲開數五昆設道台家  
家車馬已投筆祈屬盛觀

翰林詩集

卷十一

七律

十三

重刊翰海詩集卷十二

九芝集

武陵龍 唐書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

東吳俞安期定

姪雲翼孫濟

七排

題馮成父孝廉

聯驥東都應德星西家舟楫傍滄溟治安一策推高第卓卓  
聲書破弱齡濟世長留清白傳開門初就太元經何來投刺  
位驚半到處摩崖移勒銘月下雙鸞吹睡醒風前六鷁御冷  
治美人鶴棹桃花覆公子雲裳杜若汀但使獻珠過海客寧

翰林詩集

卷十二

七律

一

教鼓瑟烈湘靈黃生雅量能從吾術教後書自入冥搜卷疏  
蘆三節碧杯浮蓮葉九峰青家尋楚廣勵微幣廷尉名高列  
御屏屏畫定知歸漢閣鸞飛會見起華亭懷子忽驚青絲竿  
離客橫傾綠玉瓶爛醉更來司馬馬藏狂那減次公醒君才  
豈合烟波具吾意扁舟老洞庭

莫春丁觀察右武招同陳宗伯唐侍御遊德山風雨記

舟十六韻 中缺二韻四句

折簡相將曉遠峰江明烟雨水溶溶千郊黛色連春郭萬壑  
清聲度曉鐘碑舍獨憐招請節仙舟見許共林宗 鍾鼎曲  
曲清無底檣相陰陰翠欲重津開漁路是遊客豈存青卷有

范之山靈... 南樓情不淺... 杜史逢... 故鄉似... 仙鶴...  
范之山靈... 南樓情不淺... 杜史逢... 故鄉似... 仙鶴...

陸子明過訪即席奉贈

敵風... 寄開... 裁寶... 翰墨辭集

卷十二

七

二

疏何... 心醉... 遑中... 郊原... 紫荷... 若爾... 王飲... 西移... 支星... 刻上...

松... 州

關存... 詩大...

萬... 山海...

張之... 張之...

九... 九...

五... 五...

卷十二

七

三

鼎... 鼎...

塞... 塞...

賦

從... 從...

山後獻嘯自是元亨容好事飛春日日執筆看

綸辭集

卷十二

七

四

重刊綸辭集卷十二

九芝集

武陵龍 府署

八世孫正楷全男光緒編輯

姪雲翼孫濟北校

套詞

榮郎祝壽詞應教

點絳脣

三月春陽八方和暢瞻仙仗介壽無疆列綺席瑤池上

混江龍

東風助蕩嬌紅嫩紫闌芳蕊宮桂殿根隔蘭房翠靄花

綸辭集

卷十三

套詞

一

秋風錦繡綠森森竹間長竿垂曉紅橋見瑞雲生香端的是

翠曉排銀榜舞扇底紫塵綳羽行廚內炮風烹鳳

油葫蘆

十二樓臺碧玉鞋賽馬那如蓮閣正值著豔陽天春浩蕩景

悠飄飛兒那瀛壖笙鶴紛來往錦城絲管聲嘹唳歌謠著金

樽詞尊酒著玉露聚笑開懷長鯨一吸滄溟並齊祝獻千秋

歲萬年嬌

天下樂

喜的是萬國咸寧帝祚昌天潢一派長調玉燭太平真有象  
向友的古哲王下交的多直誠恰從來晴遊恩翰墨場

郡院令

羨東平樂善阿行端履方羨榮園好客阿詩豪酒狂羨陳思  
作賦阿含英咀芳幾般兒相較來齊驅駕何須讓真箇是青  
哲明王

鵲踏枝

另提封不老鄉會檢擇養生方那須用火棗交梨絳雪元霜  
旗杯中千齡九轉我則學竊蟠桃傲世東方

寄生草

寶麗移羣玉雲和度八琅屏開南洞殿銷帳燈燃太乙青紫  
杖盤分金母導珠璣龍樓鳳閣帝王家珠庭日角天人相

輪蹄詩集

卷十三

奎詞

二

校庭花

錦樓欄花滿廊碧玲瓏月滿懸觀銀簾架陰陰靜滿牆  
天香集羣真驂鸞駕飛飛飛七寶牀滴流霞九醞觴燕金  
親與綠洋喜孜孜興起狂醉醺醺神越王

青歌兒

呀我則待酒中酒中酣放恍疑身世身世義唐齊祝南山獻  
壽鶴蓬萊客聚會一堂桃花洞生長一鄉恰願的歸老僧浪  
浪祇祇待自在安康但有分朝朝樂怡侍君王同懽懽

柳葉兒

羞道是文章官樣倒祠源陸海潘江把九如天保慶三唱酌

春曉覆金缸聽紅兒子夜新腔

賺尾

春色通沅湘瑞靄來天上簪闌內風和日朗爭道是彩雲縹  
緲卿卿玳瑁環玳瑁洞庭樂叶宮商祝百王地人天長福  
壽兼隆七曜光額年年追陪嘗賞做諧諧浪花前草弄奏麗  
裳

榮邸雅娛閣春詞

錦堂月

清雲如年韶華似海新開藝圃文苑露掌霞標勢絕蕊宮蓬  
苑碧玉岑鳳隊琅玕青瑛砌花迎珠簾開春安祇見火樹星

輪蹄詩集

卷十三

奎詞

三

惜黃虹流電

前腔

飲美靈蘭離園芝相藻井參差甲帳雲連帝典王殿四壁貝  
面藤蘭錦榻時舞袖鴻鸞綺綈外歌喉鶯囀開春宴祇見銀  
榜金鑄新文丹篆

前腔

恩眷下士尊賢登樓高坐親揮綠綺珠絃詞鋒酒政愛納馬  
校橫阮風雅進鄴下河開月日重南金東箭開春宴祇見丹  
液瓊漿兒脫纓勒

前腔

惟竹嘉樂無邊長生不老分明陸地神仙玉女霓裳祝大廣  
寒宮殿明月影翳翠珠屏瑞靄噴後倪香篆開春宴誤見萬  
鶴歸鸞瀛壺清淺

醉翁子

惟願惜與訣丹砂九轉與金母追歡赤松遊謫引蒲且醉歌  
南山效祝莊椿壽八千當此日對勝景齊慶誕竹宮筵

前腔

更願憑天錫蘭蓀九咽看蟠瓊振繩龜斯繁衍引滿且醉歌  
瑤池祝祝宜男佩玉輝當此日對勝景齊慶誕竹宮筵

促促令

繪總詩集

卷十三

李綱

四

小山招桂樹古洞領桃源自是名在石室丹臺上樂更比東  
平億萬年

前腔

休誇鴻寶苑真賽大羅天何幸身系桂觀蘭臺客賦怎比相  
如氣欲仙

餘文

歌退還漏沉銀箭楚國雄風萬載喧漫道是鄂里陽春一曲  
傳

榮禧冊封稱賀里詞

好事近

皇眷剪桐圭玉燦光昭磐石熙朝藩翰黃圖萬年昌熾太平  
天子正垂衣雍睦敦宗懿屏周家江漢諸姬盟漢代河山苗

前腔

重熙芝檢紫雲題五鳳傳宣丹陛聖壽飛下天潢宮慈佳氣  
雙星六傳出黃扉警蹕開朱邸引皇華聖駕龍新起赤社猶

雙鵲歌

千秋歲

捧金泥宸翰撫奎壁喜孜孜帝庭天錫日角珠庭日角珠庭  
生就是聖子神孫宗系敦敦詩祖由仁義廷洪福輝連千紀勝

繪總詩集

卷十三

李綱

五

伯禽拜魯尚父與齊

前腔

泛金鼎瑞圖紛蘭蕙喜盈盈賢豪雲萃綺閣璇臺綺閣璇臺  
彷彿是蘭苑蓬壺仙吳丹砂井蟠桃實介眉壽長開千歷勝

八公賦桂木乙燃藜

越恁好

雕檻丹梯玉亭亭樓翠微傍瓊樓綠窗花遶欄香風起月圓  
圓珠降月圓圓珠降見君沉沉綺窗兒標麗綠綺綠綺標麗

屏焰騰紫烟兒最著寶猊瓊漿瀉玉座揮就裏風光媚說

甚麼東平最樂鄰下事美

朱履曲

琪花玉蕊芬芳袞袍赤綬光輝光輝十二樓三千殿  
奏羽衣明星巨曉陽歸

餘文

君王福壽齊天地  
壽星洪謨萬載垂  
怡爭歡酒近南山作  
壽杯

雙調

榮卿燈詞應教

新水令

九天春色下瑤京  
荷皇恩萬邦寧靜  
天潢膺百福帝祉近千  
輪輝詩集 卷十三 李 六

聯瑞鳳騰燦花燈月交輝

駐馬廳

絳霞醉曉鳳騰龍  
青燭紫冥珠樓虛遠  
宛脂粉體照燈輝  
看碧爲雲氣玉爲靈  
銀花火樹紛相競  
徹曉明錦堆簇簇芙蓉  
鏡

甜水令

鹽梅千枝晶燦四照  
蘭缸耿耿火齊屏更有  
那金碧丹青珍禽瑞卉  
含姿弄影翠元綃  
爛熳蒸

折桂令

倚東皇火燄放羣英  
紅藥朱櫻排桃粉杏  
菊隱梅仙梨粧李

佳釀限壘嚴虛誇鍊金線  
勝何須用羯鼓鏗鉦富貴  
榮花下班荆爐下飛觥  
緝羽紫塵錦瑟銀箏

鴈兒落

飛簷前琳瑯聲管笙珠簾  
內寶篆黃金鼎瑞瑞下  
瑞榻綉帶

得勝令

時恰便是身坐玉壺冰  
卻又教目眩赤霞飛花  
冉冉香氣合仙露月皎  
皎清輝伴客星昇平國  
祥三光永澄淨大街七  
曜

結美酒

輪輝詩集 卷十三 李 七

侍宴圖賦馬卿酌湘醪  
樂東平獻壽稱燭百斗  
傾祇瑞得蕭蕭齊整  
悅瑞鼎奏飛瓊

太平令

蓮花月三般輝映花燈  
月萬字光凝寫一曲  
蟾宮小令彈一曲  
梅花雅詠這瑞兒景  
清潤清真清喜孜孜  
將桂漿酌

餘音

貴王好客杯中聖  
樂羅熙世際文明  
盛醉側在大羅天  
夢遊入華胥境

歸隱詞

賞花時

觀破乾坤都是過客意早回頭休見邪打算那公侯曠世周  
折笑白首駭法狂耽候好癡呆音縱有那架海擎天手易折  
逐電追風腳音易癩我則待醉鳴佩罷隨腰肩一攢風花雪  
月我則待紅塵外做癡呆

排歌

滿眼迂儒干枝萬葉蠅角上鑽竊堪嗟撇開兩字利名場准  
備挂漁簑駕釣車羨那弱於越載若邪五湖一棹水雲餘我  
把烏紗卸宮錦揉腳失掉卻皂朝靴

那吒令

悟達人健擬遊彌天網官溪村占得勝絕賽香山白社園亭  
輪轉詩集 卷十三 奎詞 八

構得更別比藍田綠野近著青草湖傍著桃花舍好快活不  
換驕奢

排歌

我則愛這錦羅衣挂沙棠機散誕爲密訣續朝參拜金闕甘  
隱道山林巖穴愁的是先生執事施躬板諾且卷藏鳥賊泉  
廊舌保全詐死范睢脇自在清閒受用些湖光萬斗柄斜于  
山排擺翠層疊新詩就濁酒吟淋漓醉墨幻龍蛇

鵲踏枝

拭丹鼎蘭蕤奏瓊簫羽商協我則見月挂溪灣烟掃山凸  
聽款乃波閒唱徹恰是他個飽烟月的物外仙俠

桂枝香

千松濃節瘦芽萼竹榭飯依米汁如來參透了飲中股若准  
半榻遺書閒時漁獵倦來睡也夢耽蝶悅到瑤池上蟠桃宴  
正設

寄生草

彈一曲巫峽鳴泉瀉對幾局東山夕照斜采毫管縱橫越女  
烏絲猶待題草道上龍藏帖單條畫欄川烟雨瀟湘雪一喝  
上碧沉沉蒼翠滴芙蓉爭如儂家住在溪山這

安樂神

歸來寧貼銷磨壯志和青蛇瑤臺密綺霞遮錦屏簇簇晴  
輪轉詩集 卷十三 奎詞 九

風送百年唯瞬感萬化等生親慶慶度好時節

六么序

盈尊酒是劈愁斧合腔曲是按關撥更有那極樂那妙法三  
車每日家相伴個蘭香講問摩竭我將這貪願和道迷癡都  
便割捨恰來時魚鳥皆釋悅更羨甚那三公九列任春風來  
去花開謝爭道是神仙瀟灑較等咱有甚優劣

尾聲

箇中趣和誰說怕有那般樵櫟子尋者道我今朝酒醉也

重刊綸齋詩集卷十四

九芝集

武陵龍 廣贊

世孫正楷全男光緒編

姪雲翼孫濟

詩餘

和辛棄疾摸魚兒四首

表御模稜手誠都雖黃口更消磨往日氣衝星斗思量生計  
肯落風塵後富貴誰能久看夢熟黃梁恰難道醒時還有  
好笑我鴻唐白首何如歸作田家更問明日陰晴今日能知  
否且種蘭荷柳野老來尋索整備池館煮酒

綸齋詩集

卷十四

詩餘

一

畢卓持螯手謝潘香杯口更汝陽無賴入朝三斗風流千載  
希斯諸公後飲者名備久任幕席乾坤到酩酊胸中何有  
愛殺那習池曉首接繼倒著襄陽更問碌碌忙忙能似醉時  
否弱質憐憐蒲柳倒一官只索乞兵廚美酒  
勢熱堪熏手威重能銜口更育天白日瞞星昧斗那知黃雀  
已在螳螂後枉自圖長久到撒下妻兒只落個千般沒有  
黑答窮消極衰首羸眉空羨漁樵更問月夕花朝明歲還同  
否霜雪欺衰柳十萬青錢索早付墟頭換酒  
翻覆如刀手幾弄如箭口更偷天換口膽大如斗耐熱熾更  
恐落時名後計作千年久卻露尾藏頭所事兒將無作有

熱鬧裏誰能回首等閒綠髮成皓更看世態機關到底謀成  
否歎息春明柳邊別年年能幾個歡然對酒

用前韻贈朱太史元介二首

筆掃龍蛇手氣壯虹霓口更下尋光燈直衝牛斗禮樂三千  
重賈爭先後盤盤文場久喜及第傳臚只聽得一聲臣有  
誰不羨鵬搏翥首被普天祿青藜更問入直看花影過八磅  
否歎錦繡宮闈贈賜蓬池又勅使黃封御酒  
文出爲樓手詔代如輪口看乘槎銀漢直峻舉斗玉帶懸抱  
千騎紛先後海外名傳久羨追昔仙風早賦就一篇希有  
事宜制日天上橫首高呼萬歲齊童更訊上國人文能幾

綸齋詩集

卷十四

詩餘

二

如君否春色迷花柳執經問字費弄鄉百篇斗酒  
彈不似二首 集曲辭名 元夕作

蓮江仙賞花天關寶鼎卜金錢倚香玉女教傳香把仙燈玩  
歌珠串聲聲慢酒雙勸鳳凰臺上吹簫伴

地羅袍慶元宵吹玉簫月兒高太平年裏醉陶陶看圖林好  
錦纏道等閒撥玉更隔銀燈剔起金鸞倒

瑞麟詞

花發東園畫掩門娟娟翠條長龍孫蓮能結子貪栽藕草爲  
宜男愛佩望明月珠懷添玉軟辟寒欒挂助香溫窗前幾樹  
疎梅影後盡羅浮夢裏魂



庚戌五十初度功德母恭禮佛自壽和辛稼軒最高樓  
一闕

春華爛桃柳滿秦川龍象集經筵香山白傅原仙隱輞川摩  
詰自詩神曠吾廬山發難水潺湲更十歲平津方入對又  
十歲營平方出塞空僚倒不如還何須肘後將軍鵠何須頭  
上侍中蟬願長年彼納禮金仙

賸步行途不勝公夜還郊舍

月挂江樓烟迷村墅榮兌寶職尋歸路可堪衰草暮秋窗零  
零露冷梧桐樹火藏魚梁鳴鳴古渡初成旅恨應無數劉  
郎莫共阮郎愁無情水逐桃花去

餘壽集

卷十

詩

三

滿江紅

通眼東風曉半月梅舒算綵對四壁圖書萬卷伴人孤獨狂  
客夜來醉濁酒挑燈共把殘編讀喜松栢月耿照湖山光如  
玉潏水上騎黃犢雪巖畔聽元鹿通烟霞泉石此生饒足漫  
歎娥眉空自老須知鬼歷終難續享無邊清福挂漁簑桃溪  
曲

木蘭花令 和山谷韻四首

前身應是天宮謫闌入龍華分半席如今判作息心人隨處  
霜飛毛頂白胡僧兩眼橫空碧觀破風波名利客終年何  
事太忙生愿到乾陀跋火石

一官難助三番疏奔逐車輪無煖席天公怕作是非人轉向  
箇中分皂白層樓一眺湖天碧物外百年權作客閒來飽  
飯養生涯弄取泥牛耕片石

平生快意圖書樂胸有幾車無處著堆摩一默雨天花筆陣  
詞鋒都掃卻朱顏獨謝心非昨閉關高臥甘寂寞逸興不  
問舊高陽幾樹梅花聊自酌

村居受享清閑樂山色溪聲食不著彭蠡夷蹤總奈花意樹  
情根都離却朝來朝去成令昨批鼻東山須再莫臨風遠  
謝冷道人待任吾吟杯任酌

朝中措 詠梅二首

餘壽集

卷十

詩

四

參差臨水出名林弄影輕環瑤瑤骨冷冷東系脫顏冉冉含  
朱瑞華無數待憑欄索笑誇尋幾處愛傍風流東閣何須  
懶悴三闋

宋人有贈  
忘却梅之句

池頭老幹吐奇芬帶雪纓纓微醺漫比徐娘妖豔猶饒各女手  
神前彈雙樹更柔條嫩蕊玉栗香溫簪同壽陽粧額欄邊  
蜀關銷魂

水調歌頭

弱齡登一第三十六年過同籍弟兄強半薤露北叩阿富貴  
幻如花樣怎奈朝烏夕兔飛纖纖不停梭輸卻桃溪叟華髮尙  
婆娑蒼松下青精竹紫芝歌領取草衣棕笠遊戲伴那

五十五年皆夢從此飽餐霜雪上狎鷗波閒心常自在佳  
世老維摩

菩薩蠻

少林石壁空明影曹侯衣鉢誰能領春到百花開優曇何處  
我面來重說法三尺金剛塔一棒最無情孤峰月再明

又望馮元成使君至

驛書傳到南來信江南梅柳東風也芳草喚回春吟魂偏境  
人青溪朝倚闌嬌首雲間鶴可是待君來漢花倚未開

朝天子春日倚樓遲周君和不至時君和將別

風顛雨顛狼藉桃花片芳洲何處歸船獨倚小樓倦清叫  
綸靜詩集 卷十四 詩餘 五

孤鶴寒飛雙燕數停踪各一天松柳細細總離人怨

紅繡鞋

歎世事幾場騷亂列生莊一領羊裘快意烟波木蘭舟醉眠  
鄰婦酒笑狎梅翁鷗鷺追近給野叟

小令

松濤閣雨曉小令 黃鸞兒十首

秋雨灑林皋綠松風萬壑濤溪烟山霧迷昏曉挂青幾小舸  
策宵驚小橋漁歌牧唱滿天香任道遇炎蒸如洗恰好泛香

廖一

亭午尚敲蒸到青溪野鷺滑雨颺動地秋威動是風聲水聲

是松聲雨聲晚春寒杵紛相應夢魂清竹林藤杖萬籟耳邊  
鳴二

淨土自清涼學齊心禮法王袈裟坐海蓮花藏散風林寶光  
墜天花雨香心神抖擻消現障自徜徉朝川雲水或可歌音  
結三

八月正清秋嫩寒兒物外遊斜風細雨涼生襟也無人擾  
也無人抱極清國布衲荷百友是良謀耳邊寂靜松韻晚聽  
聽四

小築歸雲山傍青溪水一灣溪山朝暮風烟幻將松扇不關  
塵網恍自遊無榮無辱無思無弄靜後無甜酸飽處得此身  
綸靜詩集 卷十四 小令 六

開五

市遠不開離離麥村四五家湖山烟雨元人畫看洲前落  
看離離花著春青桂枝相重泥泥波驚事天席地瀟灑是生  
涯六

縹石苔然照金風動九天元雲白雨蛟龍戰漫弄青似泉  
無泊洲若烟島樓不定離離斷食愁然丹有一幅好放茶家  
期七

斗大一茅庵幾花籠籠錦苔紅魚盤草南窗外烟圖畫雨開  
舞溪山與亞一生未了烟霞債謝塵埃裏洗耳箕頤是吾  
儕八

秋冷薜蘿衣擁青氈日掩扉園蔬作供炊羶橋南山岑采藥  
北山岑采藥班荆餽客無兼味其相違懷睦抱憂吾已久忘  
機九

綠上樂觀魚放生溪網罟除輕波澗澗悠然去戲文鶯綠蒲  
立汀園碧蘆煙滿四室涵烟雨意軒于波澄極息此際情與  
如十

南歸小令黃鶯兒二十首 百序 癸巳春附

夫情以物感聲以情宣故託黃鳥於異邦詠白駒於空谷  
籍人遷客尤易興懷越國秦川茲牽歸夢青陽易節白日  
馳輝征馬長嘶增歎歎於建道流鶯百轉恍現院於故林

新舊詩集 卷十 小令 七

有觸則鳴隨唱和雖謝希聲於刺羽聊抒小伎於雕蟲  
共倚金衣各賣玉樓偶一爲耳焉用文之發端竊取夫唐  
音究義總歸平里語高君得若干首末御得若干首而爲  
之序 高君姓羅名鳳漸之寧波人  
爲家大夫果園公同生也

萬里一歸人聽黃鸝傍遠臣夕陽回首長安近嘆江湖凋鱗  
微雲零紫宸補天浴日非吾分淚紛紛不才多病十載負君  
親一

萬里一歸人幸全生天地仁東方和煦金門隱聞桃花舊津  
泛烟波釣緝白雲清夢滄江穩合沉淪桑麻雞犬賸有武陵  
春二

萬里一歸人到庭闈默壽頻如山如阜如松蘭似鹿公鹿門  
似羣龍八司椿萱棠棣花如錦樂天偷街恩恩喜雙舞絲衣

春三

萬里一歸人喜歸來樂事新入公叢桂堪招隱鹿陶潛葛巾  
曠季鷹美尊山中習靜觀朝槿足賞倫紫芝白石那復厭清  
貧四

萬里一歸人思山川佳跡陳秦宮漢闕成灰爐過蕭蕭舊村  
看疊嶂古墳牛羊耕牧無人問斷碑存模範數字傳是宿陳  
君五

萬里一歸人赴南溟作逐臣吳山越水曾相認舊甌尚存  
新舊詩集 卷十 小令 八

萬里一歸人憶當年批逆鱗庭痛哭憤憤是三閭近鄰  
是長沙後身誰憐折檻披忠愬意意巡憂時去國楚澤怨青  
支六

歸思欲寄巾余邊陸殺氣屯瀟陽鼓連天振那龍庭不賓  
歸思欲寄巾余邊陸殺氣屯瀟陽鼓連天振那龍庭不賓  
更驚波震鼎妖氛極目何時祇恨無因歸縱投筆夢掃玉關  
塵八

直道不容身笑人情局局新奸雄好惡全無準虛閣套當與  
怪模樣效顰顰眉只少塗脂粉更紛紛連橫合縱盡舌盡儀

案九

直道不容身笑時流亦苦辛逢人厚貌粧恭謹金銀有紳

認權明是親難黃隨口成機弄更勞魂誠兵說劍都要重

麟十

楊性合幽樓觀乾坤往事懷懷歷年少空流涕那絕交者

那恃才者福由來做骨難容世說須題生匪歸計烟水武陵

新十

楊性合幽樓觀乾坤往事懷懷歷年少空流涕那絕交者

那恃才者福由來做骨難容世說須題生匪歸計烟水武陵

歸十

怕劉郎路迷扁舟已作終焉計賦歸兮垂楊夾道終日子規

歸十

高枕笑浮生香霧籠寒篋庭院十載塵蘭省比太常更清

名十

此步兵較堅健遊復抱文園病百無成難處小伎空博少年

平十

高枕笑浮生逐春風出帝京長天明月憐孤影望銀河玉繩

平十

憶芳蘭杜蘅三湘七澤浪歸興熱幽情行藏自定不必問君

平十

回首憶朝班逐雞行藏聖願猶來雙袖香烟滿奏明光詔蘭

平十

挂手板看山好艾漢主誰爲薦去開闢家鄉迢遞明月照刀

平十

回首憶朝班望金莖將漢開柳邊鳴珮花邊散戴君恩似山

人情似瀾卻教去國良王采淚潸潸菱花照眼恨殺巧催

顏六

身世五湖南柳頻抽白玉簪塵車馬令人厭泛蒼波碧潭

三十七

眺青山翠嵐高歌時倚芙蓉劍酒杯酣隨流還月人與影成

身世五湖南笑年來更際兼浮生六十今過半退名山便探

遇名花使替一肩風月烟霞掩虛談時乎不再短髭漸鬢

吾道付滄洲論行藏漫倚樓浮名在落時流後夢蝶耶夢周

竊國耶竊釣乾耶萬物皆易物意悠悠濁醪誰造一醉散千

步步端

吾道付滄洲且江湖作宦遊風流恰繼蘇公後壁與賦姮娥

姮娥堤竝久寥寥千載誰能又愧名流蒼天何意復使謫杭

州二時自祠部簡赴武林

倚樓林靜秋風起散帙披長几閒情聽竹枝倦來且枕殘書

睡好鳥啼窗暗此身恍在華胥世一

畫橋促曉花前坐懶向筠牀臥秋蟬聲響羅洞簫如訴低聲

和更聽小童歌玉人脈脈情無那

草檣盡爾消長夏入夜香初罷頻呼陸羽茶科頭負歸吾松

下林水邊村家分明一幅王維畫

向平何必幸婚嫁世事去開羅黃金只土直山中清福原無價風範學鹿家開來且說無生話

項南枝

千松繞一水環步虛玉樓縹緲開我生計老青山浮名笑如幻倘有徵召起雲已盡遺清閒離龍換

憑孤寒手一編今來古往如奔電我快意費丹鉛寧將骨骸斷此是千秋事自地施只要續龍門始如願

蕭風幾皎月關疎星幾點如珠貫珠几情秋蘭香墨橫幾扇聽那清韻發笑語圓我這酌流霞小童勸

南枝詩集

卷十四

小令

十一

千年樂九品還雪山法王忍辱仙我方外結良緣津梁發宏願更有長生訣快活禪那用訪蓬壺涉河漢

黃鶴兒

九日曉登樓眺溪山萬木幽松陰覆地珠瑜秀酌清尊幾浮藥佳兒細羅桂叢一陣香風透興悠悠暮禪湖上何異在杭

州

我輩自風流謝浮名物外遊疎公白傅與吾友坐東坡竹樓醉香山酒風此生已作烟霞叟興悠悠擁書萬卷吾意老沽

州

對玉環帶清江引

勝水佳山雲與他偕老竹月松壽愛與他傾倒出跡伴漁樵快意閒花鳥忙殺紅塵誰似倚逍遙好痛殺黃鸝誰似我長生好如今拋却烏紗帽往事都丟了做個飲中仙唱箇漁家傲醉醺一覺鼾眠只到晚

又

白酒黃醪不羨瓊漿吐石闌巖扉不羨瑤臺麗一釣子陵磯九老香山會神柯來應陽峰參三昧詞客來歸酒同遊戲禽聲竹韻清人耳事事都如忘醉著小童扶杖枕殘書睡感天公賜我這漁仙與福地

黃鶴兒

南枝詩集

卷十四

小令

十二

一棹泛清波鼓雄風徹夜涼此身恍在銀河上聽吳歌細腔難湖歌別航流霞斂月波光勝任徜徉恰憐今夕牛女正成雙

雙

山月半輪高望雙星渡鵲橋玉樓人乞天孫巧生瀛郎小初開村家悶鬱醉鄉汗漫移蓮島興何豪松風謾護天際奏瓊

篇

搔首問青天傾烟霞作浪仙嘲風弄月渾忘倦笑詩神酒醒是茶頗字頭一生解脫從吾願亭長半請若翁外海結海山

錄

散髮狎汀鷗錫船山拜慈候將家竹徑閑家柳繞青松畫樓

採芳蘅館舟山中清福堪消受更何求漁仙深處可收竿

雜曲

歸來曲

龍龍龍要娶花世界儘寬大五斗米折不得彭澤腰一  
碗飯受不得淮陰跨種幾畝那平瓜小幾友君平卦快活心  
坎上沒牽鞋耳邊兩沒嘈哈哈世上人勞勞堪何秦代長  
城替別人家打漢朝腰裏被偷兒扯幾時銅雀臺到如今無  
片瓦哈哈利名場最兜搭班定建玉門關枉白了青絲髮馬  
新恩銅柱標值不得明珠價哈哈說甚麼玉堂金馬虛費了  
輪轉轉集 卷十四 雜曲 十三

友蘭筆札只恐怕渴死了漢相如空撒下文君再寫龍龍要  
娶到頭來都是假幾使你事業伊周文章筆買也少不得出  
山下倦歸去也身不關兩度夏夏夢不想關玉定朝客膝的  
竹律那舍點景的琴棋書畫忘機的鰓魚先稱橋柏環遶周  
庭蘭蔭平鋪的窪窪也不癢不癢不睡肯把韶光虛謝閑來  
時向負郭問桑麻過鄰翁數花甲鏡兒牛角上挂個雞兒  
魚竿上插詩囊兒驢背上跨眼屎事拋卻了萬萬千杯中物  
直飲到七七八哈哈要罷罷便罷分付那風月烟霞誰備若俺  
歸來要

雜拍

少年場空虛過撒漫些苟合存作賤些潘安果月缺圓花開  
落春去秋來把好事都錯老大蹉跎白首幾幾到如今翻做  
了滾塵土的輪擺風波的舵之手者也費些酸酸酸酸苦  
酸盡折磨泥沙霜雪受盡奔波才討個黃金帶卿早已見烏  
紗帽泥被造化小兒笑我到不如學東海逃向北窗臥飲幾  
杯彭澤先生酒錢一曲漁漁漁子歌早卸御名鞭利鎖無榮  
無辱無災無禍隱水上別尋生活到頭穩妥受用些蒲團竹  
杖可等閒我把那粉兒脫破哈不道水月空華電光石火好  
不撇脫做個有幾幾的頭陀終日家息心靜坐長念些摩訶  
般若波羅密多有甚不可

輪轉轉集

卷十四

雜曲

十四

春歸曲

迎春和返故園芳草萋萋黃鳥綿蠻啼啼綠柳含烟早  
已見華時仙掌圓只到商嶺藍關雲時開楚雲冉冉水潺潺  
驛使說過鹿門峴首恰又是灤江沅水尺家山古洞桃紅  
入爭羨高車駟馬倦則愛綠野平泉同想舊時沙磧仗劍  
那連只見雨雪漫漫征鼓關關烽火連天鐵甲雕鞍耳聽得  
玉角一聲把黃雲吹斷到如今國麟無分倦鳥思還笑音曹  
賦詩退房謝明主拂袖歸田樞息安而穩曲曲不參悟些三  
乘妙法服食些九轉靈丹受用些蒼松下的蒲肯肯溪上的  
畫船把治亂安危都不管好一似鏡絢一曲賀賀賀賀香山

九老白傅飽顏飽阿終日家散髮翾翾鼓腹便快活飽飯計眠長保餘年道便是極樂佛大羅仙又何羨中書尚書汾陽郭內威功成定連班常言道世上浮名好是閒

聽雨曲

仙傳曰小令爲門人王印兒元筆

潯水園裏佛土松濤萬壑柳浪重湖單一片將藍天灑幾點清涼雨飄著貝葉支離普連華炬燭禮著紫磨金身白毫眉字衣綰的是高足沙門衣素的是優婆塞道侶受戒的是釋伽門徒授記的是青給瀝父好一個維摩室契支殊不語地公社任難明來去何我何人誰實誰主只這白髮可餐青絲堪茹又何須那獻供天人散花龍女僊時節臥勝地法雲洞時

繪聲詩集

世十編

集

十五

節飲香林甘露得意來隨口兒唱一曲村居樂府扣什麼響子絃打甚麼雲間鼓且看俺弄髮出獅子在前舞

九芝集選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龍膺撰膺字君御武陵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是集皆所作詩賦乃其兄襄所選定以卷首冠以九芝賦遂以名之

崇雅堂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鍾羽正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丁權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雅堂集十五卷》提要

崇雅堂集序

每念朱暉不負死生之

之約翟公之雀式勢衰而易面雍門之琴

雖隔代而沾襟道義貫於金石浮雲幻如

衣狗良不虛矣文章日偽亂及宗盟而託

因緣轉眼翻覆勢盡交絕情與時遷有由

然也吾師鍾大司空抗鱗聖代鳴鳳中天

補履存於石渠大節載之國乘謝政校閱

疏建儲而錫里微車就道寢逆瑞以博衣

先幾之哲不辱之守出處無回體用克亮

撥之古賢寧有間然聞以弱冠受經感承

北面長年遊宦實惜南車入室榮彭宣之

知下榻荷徐孺之寵迨夫受書易簪贈琴

永別如此淵源夫豈龍門仙舟附合聲氣

已哉愛自抱疴辭稱焉

聖代所優容伏枕興懷念美疇之綿邈有丁



君野鶴者過伊人於秋水追遺响於遙風  
遂使蒼黃白露之思宛在空谷足音之上  
墓木已拱紫氣重回爰梓詩文公諸當代  
搜遺編於敝篋覓殘句於囊紗此亦足徵  
吾師之知人丁君之不負所知矣聞年踰  
耆耄情深今古感於此舉慨然興懷文章  
道義咸懣此編掛墓剝於泉臺嗣徽音於  
流水後之覽者必將有感於斯焉音順治

高序

二

戊戌季秋月朔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前  
大理寺左寺丞門人高有聞頓首拜撰

高序

三

明正郎尚書太子太保鍾先生集序  
憶明季癸酉允脩天史書成執贄請益先  
生辭不受既以書進觀喜曰吾得道器矣  
乃具冠服京帶受拜如弟子禮為天史作  
序時年八袞矣神清貌古如喬松孤鶴談  
古今疊々如家常語尤退而恍然若有得  
也矍然若有失也每入郡必造謁先生亦  
時徒步過寓教洽忘年夜深不倦又數年

先生八十有三旬扶杖逍遙歌山顛木葉  
矣易簣之夕屬家君伯敬曰勿請發墓勿  
請謚予有所脩厚德錄二十卷管見一冊  
詩一編以遺丁子惜遠不及而丁子必求  
冀時以書授之明年先生燕於北所允執  
締結嫡家君始獲審允長聽拜受懼不克  
終時國華孔林歲暮山筍膠西高司空涇  
齋者又服膺先生情辭親時高以病起授

南都慨然任梓元至制劇得人且江南流傳易廣遂以葉什安知甲申國變高君與書俱歿使先生之業不傳者元之罪奚贖哉先生以明神宗朝直諫建儲同時鄒南皋諸名臣既載明史中則日間幾三十年光宗立以還詔起晉秩大司空竄魏璫旁權半載晉歸俯仰天寺山水以著講道自娛名利不及州郡宋年屏居習靜願養

序

天和臨訣從容詩成而瞑可謂全歸矣先生講道而不立道學之概著書而不矜文章之名服官而不附聲援之黨隱居而不炫箕穎之癖曠然天游意興泊如也廢之日寂無撓石祖田百畝外無生產食糞自得焉充於面及門至今世有五年先生之墓木已拱遺書未布充過墓腹痛買紙且悚猶子一士中進士貧不能梓是歲以

事入郡再晤蒙君并搜遺詩牒著各一快同郡通政高公谷處者亦出先生門下有同志焉充遂覓梨棗雖厚德銘已失亦見一斑矣海內讀明史者第知先生為有明直臣而不知詩皆靖節少陵道脉心傳則實宗洙泗洛閩也讀先生東歸詩為萬曆戊戌今刻成於順治戊戌充以己亥生計今六十年而充以詩傳然則文章一道豈

序

五

貴賤死生年代遠邇為契濶者哉楊子雲之與桓譚去人何必有間也抑郡門人丁耀亢野宦拜識



崇雅堂集目錄

賦

○為難賦百序

五言古詩

○田家十四首

○東歸二十五首

○三雅篇二首

○詠古七首

○送壽元新北上

○馮仲翁致東還已歸太史終歸才

○為望山提飲治源

○懷用韜太史

○送周錫太史北上二首

○贈王育明

○贈王升宇諱夢鯉

○贈昌平守崔蘭溪

○贈公事與

○贈曹楚石

○送朱靈塘之京

○送魏新水

○床女二首

○送抱冲庵公子有序



○慈為篇貽錢龍雅有序

○甲午歲大兩雪

○田家

○送邑侯馬公

○崇林蕭題范氏世美

○贈李兵憲內鄉人

○嘉母篇為太守公徐太夫人

○送王南公入規薛樞密廣人

○送錢二府升湯人

○贈趙通府北直人

○嘉禾篇一室三穗贈邑侯陳公

○送陳邑侯入觀

○夕照

○備仰天寺

○七言古詩

○聖僧歌有序

○治源行

○千秋亭雪老席上同劉憲使楊中丞王卜三刺史及蔣侍御

○諸社習九日行駕次並次陽月翁中丞韵

○擬遊佩翁贈石象陳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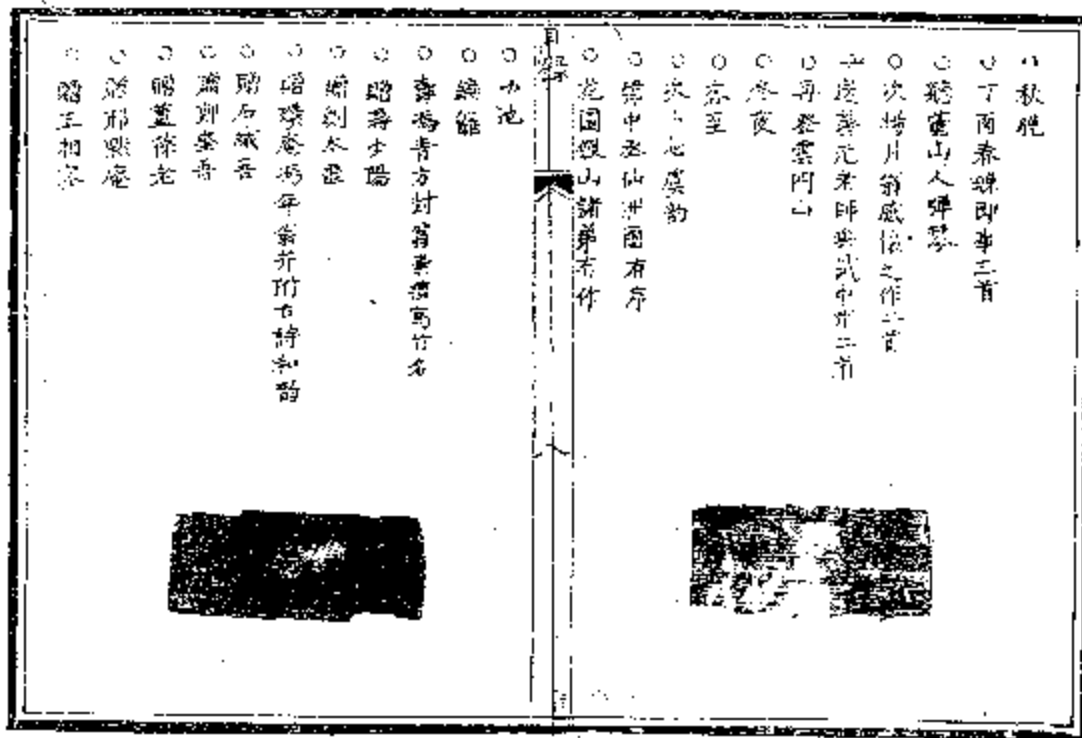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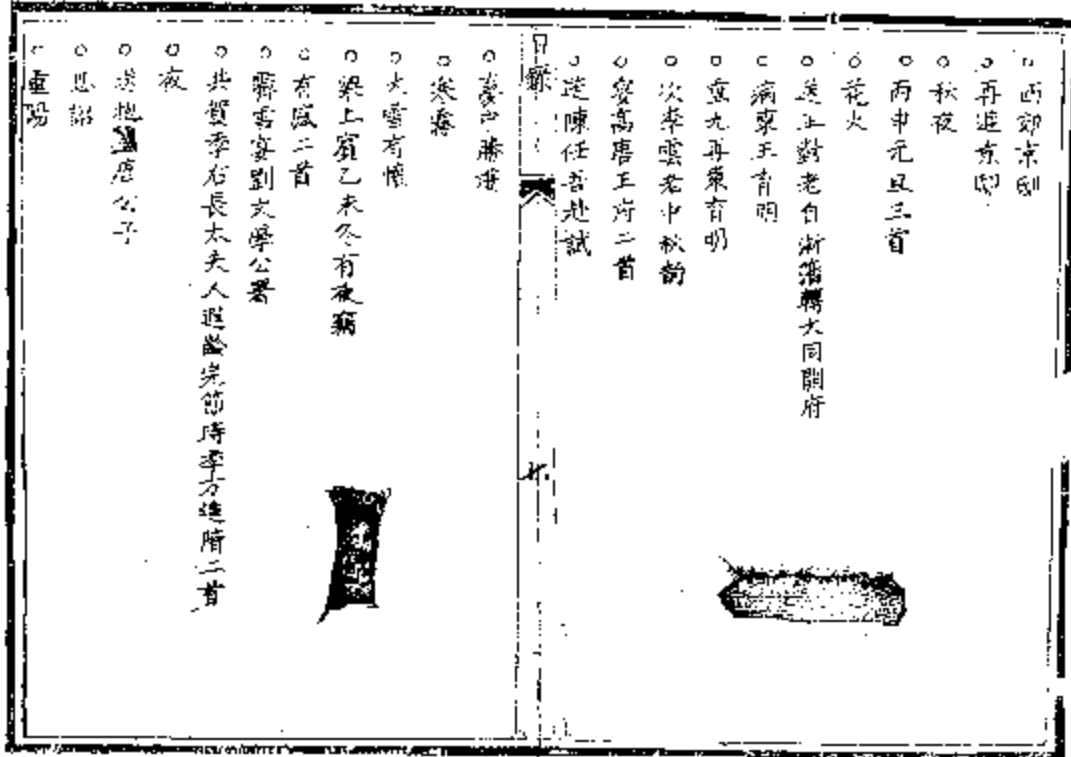
○玄塚歌有序





○贈李有史	○九月侍家君同諸公會飲
○五言排律	○五日集小制史宅
○送王勝明兵憲十四韻	○五泉老七夕招飲
○挽張懷洲二十八韻	○春雪同濟元老師及李雲老張謙老履賦
○挽李洞老二十韻	○登雪二首
○挽劉海老二十韻	○冬晚有懷
○挽仰翁馮年伯三十韻	○登楊月老新樓次韻二首
○七言律詩	○金陵懷古
○蔣元老師新齋落成	○館娃宮
○壽雲波翁八十二歲	○慶江
○次楊月翁韻	○歷城鵲山胡
○和月老聞報見程四百	○秋日晚居丁初陽以詩詩見贈
○蔣元老師會飲楊日老齋宅	○岳岳二首
○送馮仙老之河南	○望岩寺
○同蔣元老師郊園候席便君和月翁韻	○丙申年再遊泰山
○和楊日翁送馮太史省親假滿北上	○朱仙鎮與武勝祠
○卜心真榴花	○卧龍岡
○諸公小集荒莊觀水方藥加率雲老韻二首	○太和山二首
○送馮用韜太史	○春陰
○小園芍藥再和楊月翁作二首	○雲門山
○秋曰小集次韻	○贈馮將軍親履齋
○五日飲蓬村小園	○宴致誠宗室園觀菊

○九月侍家君同諸公會飲	○九月侍家君同諸公會飲
○五日集小制史宅	○五日集小制史宅
○五泉老七夕招飲	○五泉老七夕招飲
○春雪同濟元老師及李雲老張謙老履賦	○春雪同濟元老師及李雲老張謙老履賦
○登雪二首	○登雪二首
○冬晚有懷	○冬晚有懷
○登楊月老新樓次韻二首	○登楊月老新樓次韻二首
○金陵懷古	○金陵懷古
○館娃宮	○館娃宮
○慶江	○慶江
○歷城鵲山胡	○歷城鵲山胡
○秋日晚居丁初陽以詩詩見贈	○秋日晚居丁初陽以詩詩見贈
○岳岳二首	○岳岳二首
○望岩寺	○望岩寺
○丙申年再遊泰山	○丙申年再遊泰山
○朱仙鎮與武勝祠	○朱仙鎮與武勝祠
○卧龍岡	○卧龍岡
○太和山二首	○太和山二首
○春陰	○春陰
○雲門山	○雲門山
○贈馮將軍親履齋	○贈馮將軍親履齋
○宴致誠宗室園觀菊	○宴致誠宗室園觀菊



— 234 —

○南行紀遊凡二十三首各題有感五首

有感五首

紙

47

<p>○ 青川風土志序</p> <p>○ 人物志序</p> <p>○ 益州縣志序</p> <p>○ 古文輯選後序</p> <p>○ 吳山丞詩集序</p> <p>○ 趙晉新錄序</p> <p>○ 歸山集序</p> <p>○ 樂兵憲表海圖序</p> <p>○ 永思錄序</p> <p>○ 有見序</p> <p>○ 野鶴天史序</p> <p>○ 漁父母系滿承恩序</p> <p>○ 徐憲聖樂非廣東縣志序</p> <p>○ 徐大中營壁南嶺集卷序并詩</p> <p>○ 柯朝貞小令序</p> <p>○ 顧念履父世宣氏誥序</p> <p>○ 東樵遊公孫石大山馬遷詩序</p> <p>○ 賀魏若水公祖兩蓮交薦序</p> <p>○ 賀李養文孝廉序</p> <p>○ 賀王中崇公祖序</p>	<p>○ 陳臣侯大風錄序</p> <p>○ 大名府文昌祠記</p> <p>○ 滑縣澄心亭記</p> <p>○ 重脩滑縣鼓樓銘記</p> <p>○ 日照縣南城記</p> <p>○ 重修漳南廟兩廡碑記并脩纂詞</p> <p>○ 墨夢記</p> <p>○ 仰天寺記事凡二十段</p> <p>○ 釣魚臺記并歌</p>
--	--

<p>○ 穆龍華小傳</p> <p>○ 儒師義行楊先生傳</p> <p>○ 李道論</p> <p>○ 天心論</p> <p>○ 說</p> <p>○ 關聖</p> <p>○ 諒官說</p> <p>○ 坊牌說</p> <p>○ 心問說</p> <p>○ 關道說</p>	<p>○ 陳臣侯大風錄序</p> <p>○ 大名府文昌祠記</p> <p>○ 滑縣澄心亭記</p> <p>○ 重脩滑縣鼓樓銘記</p> <p>○ 日照縣南城記</p> <p>○ 重修漳南廟兩廡碑記并脩纂詞</p> <p>○ 墨夢記</p> <p>○ 仰天寺記事凡二十段</p> <p>○ 釣魚臺記并歌</p>
---	--



○格物說	○與謝按院書
○養生說	○請示邵院咨
○食肉說	○請湯學道啓
○說主說	○與魏按院書
○莊與說	○與謝按院書
○書卷標著	
○黃鵬木夫人八哀文	
○與仇掌科書	
○乞資取年家丁奎權啓	
○用選草題辭	
○太僕吉士會題語	
○張振田贊并序	
○呈辭	
○為保留府官免親以安地方事	
○為保留賢能任憲司仍任本道以安地方事	
○為詳呈盛行混濫科制乞賜敕免以正士風事	
○為嚴臣違制妄恩賜停止以杜驕佚事	

○為集衆議舉惡吏以修政路事	○為便按科臣公論久棄欺天惡逆玷辱官
○為採集公論議舉惡吏以清仕路事	○公道事
○為核論具臣惡心曲辨邪詞檢計妄惑人心懇賜顯斥以快	○為奸惡內臣貪貨欺君弄權結黨乞賜食斷以被神奸以彰
○革情事	○國法事
○為熱臣首啓弊端欺慢罔告乞賜懲治以昭明斷以伸國法	○為便候科臣交通權肆威絕天理淆亂朝綱乞行罷斥以杜
○事	
○為申明恭勤舊例并舉恭規則以明職事	
○為肅究私揭以公計典事	
○為懇乞聖明法天勤政以先大化事	
○恭進彌灾祛疾聖道懇乞聽納以慰人心先聖德事	
○為懇求治之初心廣聽納以慰羣情事	
○入觀官員大集閣下懇乞臨朝聽政以創治功以風羣吏事	
○為導聖論陳悃見以彌天災以圖治安事	
○為陳進賢任賢之道重政本以新聖治事	
○慎選臺省之臣以重言路事	
○建書舊臣即推不用乞罷斥公頃輿論以昭平明之治事	

○應王聖恩別有官以安輔臣事

○已定朝覲官員出京日期以杜饋遺以肅吏治事

○條議開祀事宜以肅實錄事

○除舉科中事宜以明職事

○申嚴交際之義以杜貪風以光聖化事

○除御史書弊端疊作乞勅通行查革以破積奸以清吏治事

○連同旨應照見以補國計事

○公疏願感乞恩同討以彰聖斷事

○太僕寺為庫銀以助陵工事

○為稽查募兵買馬都銀以核實用事

○在會都御史為請尊嚴禁聚功事

○為採泉論以明臣節請自序以重國體事

○地震云警而事可虞乞正刑嚴罪整飭邊防責成督撫諸臣

以前全勝事

○工部為推明大孝之道核列陵工事宜以體聖心盡臣職事

○為衡量鼓鑄事宜備補弊竇乞賜申飭以肅錢法事

○為熱天過取冬衣太傷國體事

○為冬衣以緩實自招尤乞宥近臣司官病至願明罰以儆

不恤事

○為恭謝天恩事

崇祿堂集目錄

狀訪

○贈承德郎兵部主事南京禮部司務一川余公暨配太夫人

陳氏行狀

○故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給封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仰育為公行狀

○贈封夫人石母茂氏行狀

○贈封太夫人石母張氏行狀

○知封劉福人行狀

○明史功部光祿寺監事小莊周公暨配鍾瑞人合葬墓誌銘

○明累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魏松韓公暨配太

月錄

○安人馮氏太淑人安氏墓誌銘

○勅封滬人張母劉氏行狀

○文林郎秦縣縣知縣衛鑑石公墓誌銘

○明中大夫整饬遼東關原兵備道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東庵馮公墓誌銘

○明故隱君伯淵馮先生行狀

○明政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贈刑部尚書謹恭恪謹堪朱公


行狀

○明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南京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對齋王公行狀

○誥封中大夫陝西按察使吉惠侯公暨配信太夫人行狀

〇明明威將軍指揮使恭麓宋公墓誌銘  
 〇節孝趙夫人馬氏墓表  
 〇明故卿貢桂亭張公暨配夫人墓誌銘  
 〇明故承德郎直隸河間府盧州府秦議大夫陝西華昌府同知惠泉王公墓誌銘  
 〇勅封孺人康氏墓誌銘  
 〇明文林郎廣平府成安縣知縣曉山樊公墓配孺人墓誌銘  
 〇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仁軒張公墓誌銘  
 〇石恭襄公亞室梁孺人行狀  
 〇勅封安人宋母鍾氏行狀  
 祭文  
 〇貞靖馮先生誄文  
 〇祭端憲公葉老師  
 〇代家君祭馮仰老  
 〇祭朱鑑弦姑丈  
 〇祭周小菰姑丈  
 〇祭許太老師  
 〇祭石像亭舅  
 〇祭周澄岩老師  
 〇合祭黃軒母



〇祭吳不如此  
 〇祭李意友  
 〇祭姚封君  
 〇祭耿員外  
 〇祭壽北河尹劉勉齋  
 〇祭喻庵宗室  
 〇合祭馮仰翁  
 〇代刑崑老祭馮仰老  
 〇祭韓太夫人  
 〇祭羅山崔孫尹文  
 〇青州府益都縣信官某會書某謹疏為追薦無祀幽靈事  
 失儀  
 〇風化議。送刑部議單  
 〇平州道管轄圖片  
 附後序




本寺

饒有正青州蒲州人字淑滿號龍淵生而警拔凝然卓立日語  
千言試觀其萬曆丙子舉人第三入其端修公為理學  
名位一見澤器之授以澤沁心傳書得其旨要復填南宮授滑  
縣令邑素稱繁劇公至吏民以年宵易之公取諸積案勵次如  
流三日而畢遠近神之謂也後多積連金花才自投不加絲耗  
又嘗附錄大戶及里老口澤者民訟無不親親有本被歲茂  
日六百餘頃而賦如故道者逃亡數處公逐一公勸課於上捐  
一之七百年之累頓除所可復拓國以增地為功澤大出地百  
餘頃不以遂賞而盡補荒田之類滑故素健訟公始至縣獄常  
百餘人悉為清理沉寃頓空圖河有疑獄草草盡十年不決

傳

請於五指曰得滑令鍾君一訊悉無訛矣五指以屬屬難之托  
為大泰致意公鞠諸境上觀者如堵談笑摘發罪三人衆皆咤  
服奏請為天下卓異循良第一提糧垣百姓拔留選送途皆  
延生祠備饌王篆守神司馬福唐中將京開計員盛行公首身  
冒籍著為令印巡視京營修饗武備八教皆經國古畫陸工科  
五指視上各有賞罰陽宅田糧便軍餉公立筆托所如能公  
公廉得其狀立置重典嚴懲當官嚴肅有萬金清文也田增二  
千餘頃歷陞吏部郎中官及部寺之不法者是歲大計  
禁外吏不得與京官通大班糾係後即日出或指留者罪皆永  
為令時光顧諸位米定公與公坦公晚上請情詞激切竹首  
禮垣李吟誦職公憤然賦詩數復具疏乞恩回籍一疏神宗

虞想門傳校揭且不則公言發自若近年始得首刑籍免杖

即日野服家慶就道海內無四大賢人公其首也家居益帝心  
理學博覽墳典與郡中名士復門墻母太淑人病三年侍養無  
間朝夕及居兩尊人喪哀毀幾於滅性乙卯大饑公傾貲濟不  
足則鬻一第一宅所活男婦千五百餘口使者核實具奏欽賜  
門榜曰代天育物又於駝山下結古義田置一莊以贍宗族之  
貧者其他則為慈扶困諸盛德事不可悉載萬曆四十三年更即  
尚書郎持驛馬舉奉旨梟首得罪廢無諸巨姑某等作速起用  
丙辰起道光祿寺少卿米赴京申奏遺詔暨太僕寺少卿天啓  
壬戌赴京旋陞正卿查出節年宿庫銀二十萬五千兩又兌出  
附餘銀一萬九千兩悉送助饒工國寺數百年積弊為之一清

傳

轉部察院會都御史勒韜臣以進舉修官擬議封后等章諸議  
皆中切側目公不為憲法司大獄久不決者公一言立判駁回  
典卿元輝為使晉講明聖學列異道統訪疏後巡轉戶部右侍  
郎起察倉場並製鐵入版之法更無所苛索官丁便之聖大  
司空值工用度不給公百計節省查出奸商侵冒銀不下數  
萬時六月災屠屠倒肉臣冬衣六年一辦合用銀八萬餘兩公  
以陵工事大冬衣用緩議先給半支羣閣聚衆大譁公謝曰具  
既為大傷斷難力求辭任後後瑞福大起楊連奉親忠賢二十  
四大罪中有示鍾羽正清俗似鶴庭之使去之不察朝廷有正  
色立朝之直臣者其一罪也崇禎戊辰瑞福起廢清流猶有列  
公丁丑冬偶爾還和東人聚候執筆談笑而終年八十三生平

方藏清介而朱嘗失色於鉅賞自諸生至賢人處未嘗與一人  
據譽涉訟自奉淡泊身服布素常食不過二器居恒手不釋卷  
讀書百篋丹黃殆遍卒時青人奔走號泣焚香禱祀者不可勝  
紀前著有厚德錄管見錄據垣疏稿崇雅堂集及郡志諸書

傳

三

附錄諸臣薦疏紀畧

掌河南道御史張瀚疏云 有諸臣以建言獲罪及門戶遭殃  
濟州齊仰義無生氣皇考加意登進補 恩奮方幾何時而主  
紀罷矣鄒元標鍾羽正去與為以弘孫慎行余茂衡張問遠曹  
于汴等又相繼去矣便言易入直道難容人書幾何河清難俟  
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請言思之可不寒心伏乞 皇上移慈深  
鑒敕照獨斷裁奪錄任事之心畢諸賢未竟之用國祚人心始  
有依賴矣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九疇疏云 前三部尚書鍾羽正生來  
勁骨凌然剛腸多年橫野渡之舟與臨俱狎怡然毫無愠色  
一旦下蕭輪之詔淚惡愈痛嗟乎不改初心名卿之震未終

附錄

三

豈亭之踪更遠雖急流以自適尚屢辭以相推

都察院左都御史孫瑋 為生遠無日報國有心謹抒尸諫愚  
定以質樸治事圖治平莫如團結人心謀國結莫如汲用耆類  
若師齊魯庭際風雲之會者無俟臣言惟是踰伏竿野狐落林  
泉或曾見庸而求其用如去任輔且劉一燭愚臣鄒元標尚  
書正紀周嘉謀孫慎行等以弘鍾羽正張經世余茂衡陳薦傳  
即曾于汴老成平采不盡展舒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建 為逆瑞佑勢作威尊權亂政等事  
內一教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太乃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  
正為司望清慎似魏忠賢一則與逆寇交構陷之則籍一則主  
使於都堂追之使去至今再請一復職不可得願於何煩著附

之人破格點用。雖加一品。是與我輩者為善人。與我輩者為惡人。必不容。當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器。可也。

給事中劉廷佐。為權權。罪已。臣國憲不容。少。事內云。辨。名。賢。正。士。如。孫。慎。行。等。以。弘。郭。元。標。王。紀。鍾。羽。正。滿。朝。為。周。士。榜。等。

天啓三年二月山東巡撫都御史趙彥為疏云。竊。扶。與。之。正。氣。為。官。上。格。九。重。雖。沈。之。清。芬。薰。節。宜。嚴。一。介。司。空。駭。葉。寧。然。允。釐。百。工。頌。德。鍾。潛。翁。乎。聚。正。四。國。宜。貞。佐。繼。之。召。用。資。黃。髮。之。英。

御。又。劉。瑛。疏。云。聖。皇。臨。中。所。未。列。者。如。孫。慎。行。鍾。羽。正。許。新。爾。近。高。宗。宗。同。若。而。人。皆。一。朝。舊。舊。一。世。名。賢。可。備。經。綸。統。

南京御史陳本為國獻書才甚急人品鑒別宜精等事內元

老如劉一輝王紀郭元標鍾羽正康保如方震樞文震孟熊傷陽徐大和皆著仕關其出處世道視以污隆亟為推轂自足增輝前廟

天啓五年三月巡按御史魏光緒為疏云。扶。與。正。氣。震。淹。連。尊。三。又。據。麟。帶。主。酒。一。腔。熱。血。幾。半。戰。翼。人。俗。兩。袖。清。風。一。望。驚。歌。性。地。之。經。給。自。極。萬。方。瞻。瞻。太。平。之。整。頓。何。時。

山東巡撫都御史王維翰為疏云。堂堂正氣。英。風。浩。切。彌。金。摩。赤。縣。而。不。顧。心。堅。鐵。石。身。一。葉。而。尤。甘。天。啓。六。年。九。月。巡。按。都。史。馬。鳴。世。為。疏。云。嚴。霜。烈。日。心。期。當。

岳太山。品。望。朝。端。想。風。采。一。腔。補。衮。丹。衷。與。我。同。起。居。千。載。生。身。正。氣。功。存。社。稷。共。推。四。皓。於。商。山。履。曳。星。辰。應。起。溫。公。於。洛。水。

天啓六年十月山東巡撫都御史日純如薦。扶。與。正。氣。字。而。完。人。獨。往。獨。來。砥。柱。中。流。之。柱。不。移。不。動。披。領。下。之。遺。黃。髮。推。尊。蒼。生。望。

又。復。命。為。疏。云。看。得。李。官。蔡。天。偉。柱。命。世。真。儒。商。所。謂。元。貞。被。庭。之。樂。禹。門。獨。化。手。烹。魏。水。之。鮮。賢。應。千。古。同。聲。惜。磨。冰。鏡。鞭。驅。一。時。並。價。實。亮。天。工。單。騎。橫。軍。也。白。草。黃。沙。生。色。連。筆。清。餉。遠。孤。塞。鬼。消。魂。雲。影。骨。鯁。英。名。允。允。武。風。著。雄。輪。雅。望。之。說。之。編。伯。樂。情。深。汗。血。霜。蹄。奔。日。下。士。安。心。苦。牙。橋。錦。鏡。

帝。雲。飛。以。王。佐。而。重。帝。師。忠。昭。日。月。排。天。闥。而。叫。閭。閭。氣。塞。乾。坤。與。聖。草。以。為。降。臨。高。而。德。勳。勳。秋。實。以。為。佩。古。愈。淡。而。芳。愈。濃。眼。淨。有。如。空。惟。看。白。雲。出。岫。心。清。淨。似。水。不。愁。碧。浪。翻。天。則。龍。重。淵。當。勸。山。中。之。鴉。批。麟。勁。節。宜。唐。天。上。之。綸。房。安。修。公。標。行。狀。贊。曰。何。古。大。臣。之。未。易。見。其。人。也。士。平。居。而。概。談。忠。義。則。致。身。守。身。卑。驕。語。能。事。以。自。予。雄。而。卒。焉。非。當。之。任。身。非。當。之。任。揭。交。迫。吾。前。則。不。覺。縮。縮。首。尾。百。圖。規。便。以。其。免。於。頓。漱。以。為。快。即。或。義。激。萬。不。容。已。然。時。過。事。移。非。身。自。創。悔。則。方。不。自。恤。則。以。前。舉。義。釋。將。來。仔。清。者。非。吾。責。也。不。復。問。矣。夫。孰。有。知。其。必。稱。而。嚴。然。為。之。不。辭。經。其。既。禍。而。猶。然。為。之。不。備。視。通。塞。陰。陽。而。一。之。如。龍。淵。先。生。者。我。朝。在。神。宗。時。大。故。

無如等國本而抗言者多危在喜廟時大故無如國道瑞而領  
言者難安然爭國本而難獨猶在臣下之功名而道瑞而罹禍  
遂屬臣下之名節公以抗爭國本沉頓者三十餘載終一出山  
執首犯逆詩甘遂効服安人之所危而危人之所安以禮義事  
君以明哲保身即古大臣奚以贈焉美、及道之季久矣讀公  
講學一說萬然同心一德之雅令人省嗟服摩李給諫則識此  
肩六事者以九泉不復作矣個其遺孤養欲為之以官易廢且  
謂三十年之前不忍負李堂今日而忍負都為一字一血豈非  
不忘久要者歟曾足公之君親而無負而不植義立說、肝膽  
骨肉之間而終不忍遺一楷楮之交相助以有成也生死朝夕  
今同歸矣道瑞行行之至於斯也而謂通塞殊現險夷二心

附錄

四

清能樂乎哉同室其在朝朝與在卿卿與異日者太史執筆而  
開地節竟名曰瑞曰貞之大臣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崇雅堂集卷之一

並都登羽正龍淵父著

賦

鳴鶴賦并序

秋夜涼甚至冬尤甚哀平少寐展轉中宵閤闔望明如望歲  
為憂楚人夢學大覺乎久之難為知夜將半膠膠展習至於  
明發既八九焉掩上作二三語紀之既而成篇草草錄出處  
俗情似可以見意而已時年七十五也

嘉慶會之韻吳今擅羽族之奇英苞異風以毓質今鍾昂將  
而儒精奈海龍其殊瑞今執都倡其天聲舍陽抱陰淫陽察  
明每應時而振翼乃授候而先鳴寒煥不易風雨弗更約同

崇雅堂集卷之一

十九

金石錄合議衡術焉刑之異質亦魯越之殊名爾其為狀也  
骨氣介特文彩陸離花標斐粹藻績歲華雄辭悍悍勁勁迴  
迴高冠翅其謀時長毛康其稿襪領植錦煥厥義綺靡得端  
篇之一體具孔翠之飾姿至乃德靈性通靈心天肅火德平  
誰全行應西聲或敷而或既時或連而或久元旦初寅中育  
半五味寒食時日賦補後當剝復之將來及否泰之互組遇  
陽引既登祭社口既盛望而招群復慶勝而應供五時獻瑞  
長鴻問有叩應祝於天籟發元祥於氣母同餐角之慶三將  
慈鑄之樂九若吁若訴如嘯如歌悠揚高亮宛轉清和遠之  
則雲雲淅淅纖纖聯聯結縈縈乎幽軋紉餘而徐引近之則軒  
昂壯壯字字嗚呼嗚呼嗚呼而繁不慮疾有度先後

弗說誰為指授誰其為詞玄機點點朕兆伊何蓬門蕭索華  
屋龜我栖不擇於枯甕鳴一律而無他哀者聞如哽咽思者  
聽為嗟嘆深其情者與共蹉跎惟襟懷之興趣遂  
意念之殊科於是石內閣賢妃中閣士女夕陽分陰宵度寸  
晷想廷臣之會序班肅冠簪趨夫子以新朝業開張矢開斯  
莽也破蘇醒神動心驚耳脫音耳以儀規期琴尊之燕喜班  
官月映宵衣調其徽音士守星寒雜佩昭其令軌至若黃龍  
聖任禁禁名往精神蒼翠氣噴噴峭待旦追思乎遠蹕朝陽  
繼前於芳塵絕輪歌歌歌歌若將陳閉斯聲也風嚴嚴是微拂  
簾紳環火城於廣陌追曉滿於層閣絳幘簪金綸曉而噫  
歲是歲臨臨玉珂驟而駉駉復有猶學鴻儒慶曆名杰志各

樂雅堂集

卷之一

二十

或乍聽而懸生於晨夜夢覺誰許予於斯時無思無慮何  
嘗何驚聞更聞更聞更聞更聞更聞更聞更聞更聞更聞更聞  
不解為尋動以無聲氣稟神既伏枕許許更聞更聞更聞更聞  
蝶夢今難成形林楠木心更懸旌夜如年今更聞更聞更聞  
曠今其凝其音若非斯會之警驚知知春旦之期程至論其  
全德則升龍又壯壯示武勇奮迎敵仁知瑞侶信不棄也  
司農若倫會之傳五斷尾遊蕩春羽起海碧鴉素端於蜀中  
陳寶流光於春上紀省卷其威神虞余謂其談時淮南樂紙  
而幻升記筆呼名而應數解羽毛之同流實超駭手傳似至  
若晚晚倉庚啾啾鳴鳴鵲鵲哀味鵲鵲巧舌烏鵲鵲於朝時  
鵲鵲呼於寒洲五端五端之有四候九農之設而風鶴鵲之

樂雅堂集

卷之一

二十一



崇雅堂集卷之一

益都鍾羽正龍潤父著

五言古詩

引家

朝出力田曉燕暮旋間里蒼茫望遠樹落溪沙溪水殘景落  
西岑明霞散輕綽牛羊時下來室人迎戶候見我相勞問欣  
然陳案几藜藿誠靡甘晚食乃復美

梯際鳴晨鳩在華多春雨錢鐸自修持薄言何用問萬花春  
苗秀茁茁葉如吐庭木美芳華鷄豚應磨乳逍遙步里虛熙  
然懷樂上耕鑿以馬生坦焉靡所取

阜原足時雨接興赴農功麥熟柿花落氣海泉源通良苗被

崇雅堂集卷之一

卷之一

平曠泊泊蕩和風草露躍長薄載勝鳴高叢萬物各有適欣  
然振微表關歌和川更願吉期始終

庭居澹永日披襟坐青幽茂林蕩微蕪清溪湛長流濯纓向  
徐浪振衣舉崇丘亭亭見遠樹蒼華盡平曠時雨汜良苗黍

稌行可收解顏勸農人幸歲靡所憂代耕昔已謬稅駕永茲  
遊

長夏適人事遠然息微躬衡門畫常閑高館寥以空庭槐列  
園陰拂拂搗新風弦故時白蟬神宇暖已充匡濟志不符趨

時能二三得有農圃勝閒費堪與同有無憂患過寧復辭因  
旁

幽居半畝宮花枕自耘植藝露時蘅蘭沐雨除荆棘既云謀

僮僕役以新筋力室人知我心操作同晦德漸既有時初  
時相休息卻首憑哀囀伴水窺游鯽清風池上來欣然若有  
得雖居貧賤中長餘勞瘁色至樂在淡泊迷者自不識冥冥  
雲漢間誰復知婦之

勞者何思善逸者多猜惡我無逸者資遂同勞者作似載及  
良辰與古趨北郭亞旅將相逢并力持鋤鋤嘉種清雨晴條  
桑正沃若嬰禪戲我前鷄犬散籬落際此時運清陶然樂耕  
鑿所願風雨均奉獲得刈獲代食古所珍茲焉良可託

積雨彌旬朔我園遂已蕪晨興自芟刈曉露沾我襦細蟬秋  
菊枝蒿蓬共一隅寒蟬轉未發芳質豈復殊汶汶百草間無  
乃混泥塗感之興浩歎搔首以躊躇

崇雅堂集卷之一

卷之一

秋曉暑氣清駕言出北郭塗潦積水澄暉輝正喧聒僮僕衡  
門中縱日遊寥廓觀故時相逢玃玃語耕獲與言論既往感  
慨兼戲語室人共哺食追跋行葵藿欣然一飽餘何用分美  
惡笑看禾黍熟新醅復來酌

日夕臨前溪關心對秋水白石何離離東風搖綠芷念昔童  
子時釣遊恒于此數載機塵映茲焉獲至止弄波灑寒泉濯  
纓向蘭汜參差望崇岩白雲麟麟起濯景湛清華煩襟襟濟府  
累滿被碩人歌永言矢沒齒

野老七十餘安貧守環堵被褐負朝暄呼兒語田圃田家長  
不易所歷多甘苦趨時憂旱荒望歲占風雨農務無二一樹  
枯十哲伍近見諸少年氣習漸非古忘彼力食艱甘與浮薄

伍承山教紛華蹀躞嗟何補質朴與優輕得失竟熱愈癡癡  
試我言或爾非暇緩

玄冥騰嶽嚴氣凌窮吳寒曉動中關飛霰集晨早天山混  
同雲展殿以臨臨幽居辟往還方冊時探討擁爐共妻孥  
解行禁寒鴈鳴守枯枝鴻鴈歸梁稻道遙各有極悠悠以終  
老

靜夜秋氣澄南風蕭蕭蟬蛩音正喧蛸蛸聲漸繁促寒憚  
晨興極遲曉早寢仰恩終日事惟茹食與飲雖未富困塵幸  
不重憂枕朝朝午宵間隨宜願自養所願四體康財清歲  
稔樂哉草胥遊依然晏將和

赫赫經天日流光照八遐義和促處勸須臾不少延翁絕  
榮雅堂集 卷之一 三

賜谷蒼京下虞淵人生無久固道者若長川神情且夕易毛  
膚歲月迂舟壑暗奪移遷迴重泉傷哉朝暮人驅驅競雄  
胡焉見浮丘公逍遙竟長年念之增惘惘高步躡靈蹤

東歸

爲君既已難爲臣良不易嗟予狂慙資辱此封駁地王德  
無補素餐哉多愧生讀賢聖書嘗恐譽名義宗祏事可憂  
謫吾何避敢云祥鳳鳴黃鵠果則豈期引咎言反觸明王  
志九閭一以卅六署紛紛逐棄雖已就衣冠幸不投魑魅悵悵  
天地仁威激終不置爲言返故廬踏蕩春方媚鶯花滿舊畦  
款舞隨童稚二親方倚門見我笑相視兒今好歸來南嶺堪  
松栢倘存丘壑間何用歌頌頌

紛華不可慕寂寥吾所安壯年解組綬遊選樂考樂選人情  
下福謝客罷彈冠嘉興二三千夙有同聲恒談經忽爾順論  
文整兩端鼎峙未工建然良可觀古道久已廢中流險狂  
瀾艱時固有會伐植者素餐則革以樂舞亦已振扶植  
間崇齊斯復惜羽翰朝榮何足羨與君期歲寒

杞梓登明堂榜榜潛山曲不材世所嗤恨在尋斤斷嘆哉肉  
食資厚味肥澤壽風波瀾洞中寧宜久駐足一乘無望失身  
名遂俱辱義黃不可追直道多顛仆所以長嘯人披髮甘窮  
獨

太上貴立德其次功與言嗟予性固陋焉能入其樊策名一  
不效置髮臥丘園未登聖賢室奚覓作者門飽食淹終日僅  
榮雅堂集 卷之一 四

新辭所願人生等一世奄忽若朝昏灼然萬古業不起亡者  
魂先民俱已矣榮辱復誰論

羅靈壁虞淵丹霞漫西嶺涼颼蕩微翳朗月澄清景美人鳳  
眉宵遐想中耿耿三星橫戶隅有懷茲引領徘徊步庭階繁  
憂不可整

生平無遠志稟性耽幽獨適意惟藉藉怡情寄松竹十載絀  
塵纓馳驅空碌碌無尺寸堅拙替旋渦各斥逐固無聊栖  
遲詎非落花卉蔚分畔詩寄燦亮屏屢履復聞謠欣焉遂舊  
服天道無兼盈衰年以自淑

嗚呼昔朝市營營志若狂暮還鄭莊客朝上承明章和俊風  
所疾俱歸道明王欣然解符綬長揖卻簪裳策杖翔郊園

秋味清涼崇山隱倚宗海陽迎落茫既無羅網憂亦消水處  
應參差昔已誤今歲永清

朱融眉尖威際臨卿下土山川氣藹蒸清紫施霖雨玄雲暮  
遠岫瀟瀟盈檐宇中霄流湛湛古藹瀟瀟無窮一室中興  
數焉所親昭然涕澣衣亂髮太苦嘆哉繩柱士濡漏居環  
堵彼蒼寧可誰備仰悲今古

出門苦人非幽居無營道逼步林沼水木湛孤清是時秋  
氣浮庭竹寥以明薛蘿隨我空晴則鳴我壺澤蘭蕙前芬玄  
廊泛哀響廊落危不憚悠悠懷友生長吟望崇霄雲氣忽縱  
橫蕭條時已暮坎壈遂無成

春秋行代序日月忽不淹涼風淅淅清霜凍已嚴蟋蟀鳴  
崇雅堂集 卷之一 五

堂雖楸梧藟藟前樹佳人憂亂暮及辰不我詹察彼秋菊英崇  
淵水盈穠陸歲年底漸沈寥坐旁園繁華殊怙驕人生空可  
羨所慕在芳潔坎壈復何嫌

秋日多違兩寥寥所歡杜門下長帷凝館裏以寒古人亦  
已逝方冊良可觀世道忽升沉孰能識其端賢豪多轍軻孤  
直易摧殘嚴霜零百卉焉辨品與蘭全生豈無術致身誠獨  
難歸緜念今昔泣涕忽流瀾

黃鵠凌霄飛倏忽落釜鬻魚伏重淵咄嗟摩刀砧器機奄  
相中何論高與深靡靡當世士紛華蕩共心一朝撥機機五  
萬寧足飲念之惻惻手謝朝替雖無希世資免此禍患  
侵九原如可作阻滯還相尋

薄收回西陸清商屬感寒雨不澤物百卉具以腴蟋蟀鳴  
空背涼簾下庭閣涼殿鼓樓嬌妻吹我衣良辰念茲蹉跎中  
心悵有違慷慨愁霖霽引領獨歎秋

孤鴈翻南飛來自遼城道關河迢以深萬里漫浩秋氣靜  
川原凝霜枯塞草蕭條大漠寒蒼茫白日結長以惜羽翰豈  
爲謀梁稻一遠中使青樓側令人老

彌月苦炎暑懷已及素秋涼颼動輕袂水竹含清幽高梧偃  
長柯蕭然落庭隙身冉老將至歲月馳若流修名非所斯懷  
此逝者憂紛紛萬代土終古歸一丘營營亦何爲太清聊與  
游

神鶴落蓬蓬斤錫橫見噓潛龍在灣池鯢鱓來相嬉狼跋蹇  
崇雅堂集 卷之一 六

公且夷狗嗟宜尼聖賢多輒軒轅古恒若茲彼蒼自奇真倚  
伏寧可知所貴君子心守已終不移願逆行異境坦若寒暑  
期冲心遣時援靡隙不可夷優游元化中知命復何疑

獨居僻無聊躡步登南陌春陰垂四郊土膏含滋脉纖纖原  
上草氤氳圓頭麥登高有所思嘆此崇雲隔交期未可憑時  
踏空日夕

大道日以遠季葉苦紛爭鋒刀一啓釁矛戈儼相仍親懷懷  
反側骨肉恨怨生獸食且人惡脫兔猶可矜孰謂斯人徒而  
甘羽虎并營將舍之去超然越八紘餐瓊液朝霞被蘿緱蘭  
香玄圃爲我處出入姑射城六合皆若妾矧彼信僞靡寄古  
紛挐者身貨孰可輕

人生歸有分，若遇其權，旁通區以異，智力復相懸，豈惟倍  
茲殊，抑將萬與千，起或未能生，得乃贏然一經名利，參机  
械，月相牽，毫髮不可易，使便，而虛，惟存寂寞，邪大鈞，匪我  
專控，博既，靡禁，泥，亦匪，行，正，樂在虛，無逆者，盛其，忘情  
隨物化，似已終百年。

役車休，四野息，駕返，閑重，陰，凍，冬，片寒，雨，關我，應，謝，謝，圖  
中，芳，離，披，日，已，陳，蕭，條，存，歲，暮，凄，然，念，居，請，何，以，博，我，情，冲  
心，樂，玄，虛，介，石，古，所，尚，知，幾，鑒，其，初，飲，河，朔，自，滿，無，為，義，麗  
余，請，從，其，類，人，長，吟，臥，丘，墟。

人世忽代謝，俯仰成今古。壘壘何者丘，東風搖柳弄千秋。  
歲人孰免歸泉下，相愛復相惜，神奇為朽腐，成之固非宜。惜  
崇雅堂集 卷之一 七

之亦笑，補石，柳，壁，桐，棺，誰者，竟為，愈急，彼，難，露，記，泣，涕，零，如  
雨，道，通，且，暮，問，無，為，徒，自，苦。

洪鈞陶萬類，机兆，以，深，紛，糾，忽，古，幽，厥，命，寧，可，離，良，夫，附  
冀，獨，高，賢，俄，窮，罕，有，皇，年，就，樽，渺，渺，信，浮，沉，毫，釐，計，所，直，徒  
今，攪，我，心，何，如，忘，物，化，耶，以，暮，冲，襟。

再冉歲云暮，凝然坐幽深，然陰彌晝夜，嚴嚴吹我襟，寒鳥棲  
古，棲，長，雲，暮，高，岑，陽，春，未，可，希，朱，弦，開，瑞，琴，紛，華，多，軼，蕩，離  
美，非，所，飲，但，願，携，嬰，孺，含，哺，樂，窮，林，遊，遊，物，外，商，頌，有，道  
奇

生平好遠遊，驚鴻窮長道，長鏡光陸離，雲冠整華藻，南遊覽  
宿，湘，東，時，振，靈，鳥，風，越，白，雲，朔，氣，凌，玄，草，都，賦，異，論，俗，岩

顧隨探討豈不苦，風塵非但恣，潦倒丈夫四海心，落落極穹  
昊，自非兒女流，何得問中老。

初冬風氣勁，百卉墮嚴霜，再冉日向遠，耿耿夜何長，閑房閉  
清寂，孤燈正，焚，煌，獨，坐，屏，氣，雜，嗒，焉，入，混，茫，虛，此，發，天，籟，流  
響，歸，中，堂，心，湛，跡，自，遺，虛，淡，神，以，康，即，此，伴，元，化，豈，復，焉，塵  
執

王曉篇

關關王雎鳥，相鳴，河，水，涘，與，君，為，昏，嫺，沒，南，期，不，移，龜，勉，風  
勤，夜，寒，室，久，相，宜，豈，知，君，心，異，愛，情，多，參，差，一，言，偶，見，此，光  
波，忽，我，爾，辭，君，下，中，堂，舉，趾，何，遲，遲，女，德，荷，不，發，棄，盟，固，不  
悲，但，嗟，借，老，願，中，道，棄，化，離，為，君，謝，妍，離，門，下，重，帷，離，合

崇雅堂集 卷之一 八

終已矣，孤風所持

結髮為夫婦，婉婉情不違，傷哉，親，聞，憂，羣，小，多，妻，非，君，心，既  
已，咸，寧，論，是，與，非，青，蠅，一，遺，污，白，璧，潛，其，輝，解，我，繡，羅，襦，著  
我，來，時，衣，揮，手，一，相，謝，宛，宛，顧，庭，闥，遙，口，令，親，疎，晰，之，在，幾  
微，願，君，時，努力，無，以，阻，音，徽。

詠古

原憲守窮巷，懸鵠不掩，肌膚也，雖自營，華軒，通，達，富，者，形  
自，驕，貧，者，心，自，怕，匡，坐，操，朱，弦，遺，然，見，黃，義，一，朝，給，微，祿，歎  
茲，德，致，爾，卿，黨，義，可，則，君，思，單，不，私，清，風，激，萬，代，烈，烈，有，餘  
師

世人直唯諾，名記，彈，冠，一，朝，微，微，量，分，顏，坐，相，殘，初，交，豈

不教令終良已雖馳驅名利場腹涼固多端向背互異態焉  
保風苦欬責人苦太深自怨易以寬就機怨微細風波漲  
瀾君子玄水心潭映靡所干忘形期莫逆幸復憂歲寒  
箕寧守窮舍親主其賢命駕來郊廬泖然共周旋茅茨頽  
不葺周垣缺復偏園桃禁勿食蔬藜若君廷爲具誠已薄取  
義乃憐憫民時既勿奪強域亦自空虛勢不侵崇儉理所  
先一交獲四益周行亦昭然于旒明嘉許千載永茲傳  
陳道任酒懷旦夕念歡呼張線性算支詩書以自娛爭勝各  
異向意氣乃相孚長短信所適碎彼窳與見惜哉志不達  
彼波濤趙趙既非賢輩諷良已汚子雲賦臨處所見復匪  
臣何如將郭流脫跡登丘閣迢迢入紉外續續字可拘

崇雅堂集

卷之一

九

朱生方弱齡嬌嬌張仁義張公握手輒託終身寄妻娶既  
相委肝胆仍披示片言何寂寥生死期無異豪傑意氣同寧  
復怨造次咄彼市道交宛轉候相棄登遐豈不甘視此復多  
艱  
杜密歸里社斤斤斷絕如劉勝同鄉邑開口如寒蟬語默迥  
異致千古稱其賢括囊自無咎招過乃多愆齒頰一啓露才  
尤宛相擬高下在一心樽俎古所先方人詎非殿捫舌其自  
全傷哉尉俊朋已矣直如弦三緘昔有戒將子無輕施  
滅洪泉舊將慷慨喪其元陳容念故交駢戮無惡言殺身豈  
不悲意氣古所敦哀情感四坐天地爲之昏英風照史冊身  
歿名益尊鄙哉當世士俛首媚權門腐朽同草木庸庸何足

論

送蔣元老師北上

衆流趨大壑條律統金聲夫子粹道妙宸然有群英時雨化  
善哉田之單入紉顯顯惠文冠永霜瑩其精珥琅一披納闥  
閭儼開明咨我惟願愚驥括藉所成宮管璫璫璫周旋藉余  
榮華驪嚴風駕驕驕驕驕王京積稽日以遠步趨孰與程驕驕  
望雲路佇立獨屏營

馮仰翁致東還用韞太史給假歸省

老成國所重黃髮猶可詢丈人年未耄浩然謝朝紳大藩豈  
不榮所貴全吾真婉婉大史氏明發懷所親爰輟金華講言  
歸東海直持鶴上高堂班衣纓重荷至性樂驕依軒冕誠匪

崇雅堂集

卷之一

十

珍玉粹非久稻肅駕及良辰春焉恆桑梓往路爲遙巡棹夷  
秀崇岑祀相耀望崇若若永相望垂榮施後人

馮望山先生招飲台源

閑生辭聘命寄言汶水湄飲身揚德美中外無間辭謀國發  
名談閭閻道其宜匡時豈無術耻爲祿養義代禮貞士心千  
古同遠達萬鍾何足慕百畝欣自洽河干坐淪淪傳傳淪淪  
飢我來慨風好携手步逐逐嘉言仰且夕蓬心候已束愛我  
見貳子溫然秉令儀至樂在天羹寵利忽已遺白駒賓客各  
此道誠不哀清風激頽俗永以歸來茲

懷馮用韞太史

少無希世志踽踽寡所諧衡門久匿跡偶逢空齋春我同

好友茲變適中懷聯言通且夕坦蕩出形骸如何忽離索音  
客復時非窮巷無芳藪某跡隱庭階室過人伊遠覩苦阻江  
淮徘徊以踟躕恨恨與排前彼承嘉詩馳思浩無涯

送用祖太史北上

駕言由北郭涼州多嚴風覺懷在中路惻惻感我衷良友遠  
別離聯言誰與同躊躇望崇霄嗷嗷鳴高鴻翱翔向遠道倏  
忽復西東持觴以贈歡愁思將焉窮  
與子常告別惻惻懷愁歡將未幾去我復行遊水霜結  
永路良會遠悠悠知子無還心願茲與仇賅眩無善藥疾  
疹易能瘳願希金玉音慰我常勝憂

贈王育明

崇雅堂集 卷之一

十一

烈上確知已達人重久要與子清吟日聯聯公朝交游蓬  
萊外淪屬擬松喬談天驚四座憂國嘆中霄風波一以隔分  
袂忽迢迢我歸東海陽子馳驅赴鎮寸心勤瘁瘁斗酒會今  
朝是時歲行盡原野迢迢條條持觴望家廓長嘯引風颺斤腸  
翔翰枋神馳躍崇霄大小各有適此意等道通彈冠今已矣  
招隱蔡濟謠

贈王升字諱夢鯉

行客千里至停驂問我居開樓閣情素感激復欲賦嶠昔同  
宦遊幽歸千載餘世路多艱阻人情自紛拏投行感慈孝鏤  
金山眾遠蹤迹易沒歡就懷意次且三顧即無郵一簪即自  
行我亦寥寥者拙簪卧丘處炎暄多所經蕭條行歲除四郊

正捨虞都城警羽書濱潏連潏洞嘗恐建淪胥但可茹貧瘠  
牢復朕樵漁將子無多念坦蕩咏歸歟

贈崔蘭溪

公舊月平今少有詩名兼學延年之術來通  
治水愛其山川清曠輒歎卜居與陶太史及  
余輩亦社  
吾而賦之

崔公歸藉士落洛烟霞盛年解組綬山澤恣遙遙摘詞入  
騷雅探道悟黃義交遊傾海內寸心誰復知馮公近相招驅  
馬渡澗澗開情愛冷水深願結蓊茨林泉有舊盟見我和填  
荒臭味一相契爾汝不復疑示我環中秘共擬南山芝考槃  
良可託沒齒以爲期

贈公孝與

崇雅堂集 卷之一

十一

奇尚高談動公卿懷遠賈生策手握終軍纓童年賦子虛飄  
飄淪太清至室不易售三載執與明散髮臥蒙山遺俗聚所  
驚余亦踴躍者傾蓋若生平迨迨三千載時復聞音聲淡交  
無匪跡迢迢然其精携手視曼著勁氣儼縱橫歲寒期其最  
朝華何足榮

贈曹楚石

汲黯秉奇節侃侃立中朝一麾守淮甸引病臥家鄉如豈  
不達孤忠自憔悴曹生千載人慷慨揭英標六年滯郡署茅  
屋一蕭條抗章論國政勁氣凜崇霄慨然迂當路優寒置外  
僚軒冕義不希頭節卧山椒若爲嚴蒼髯惆悵餽行餽送子  
清泠側寒風正颼颼卷舒時所遇神詠意自超無爲鳳軼掌

坐使朱顏凋

送朱鑑塘之京

余生愧無開鑑志希古昔先覺實我師樂與數晨夕從容大雅談蘭蕙薰凡時驚旋風言返雲衢提帶屬高賢立朝處重紳憲百辟碩茲里閨士依依歎內索行藏有異塗此道亮不隔願言瞻景行服膺獲所適

送魏沂水

卽是多異政哀哀冠東齊菜色起蒿萊膏澤遍窮黎五道寒交納讎倭風所疾毀言且久至若心繼以攝輿頌久愈揚義實終不厭兩雪清見見清風蕩塵壅禮義苟不愆人言安所稽嗟彼營營者無以玷白圭

崇雅堂集

卷之一

七

哀文

秉質苦羸瘵視嗣邇未期幼女情所怜孩提遽已危藥餌嗟賸眩且夕勞我其膏有孰能什涕泗徒漣瀾彌留向人懷宛若悲永離嚴霜凜冬序蘭蕙隨其萎忘情強自寬恍惚疑相隨念彼東門吳存亡奄若遺彭殤同一盡戚戚復何爲萬物從氣化出入總一机生與骨內腸死去何所歸矧伊腕極憐婦媚德維振展肝及重臂厥兆亦以微營魄既下沉精鬼亦遠飛百年將瞬息相去乃幾希同還大冶中無爲重敷秋

故御守唐公若節士也治郡三期囊無寸積清風惠政

禮士宜民化在口碑遠而弥著世之廢吏古之惠人

傳記所稱無多讓者尸祝久曠未厭輿情次公抱冲

君博雅鴻儒克承先緒薄游東國追慕遺蹤閭郡感懷共成懿典奉祠鄉之清禮依紫陰以興思羽正學在門慙愛慙莫助於其行也歎以將之尚祈大方同聖金玉爰紆永懷以慰其心

唐公秉孤尚作牧來青陽三年郡卧閣蕭然竟空囊一軀久冠斯斯願斯民康虛心禮下士吐哺相迎將慈心藹冬幾暖節開秋霜云胡不憇遺尚駕逝湛茫輒車歸閭越四壁徒荒寧何以遺孫謀清白自芬芳奕奕抱冲君奇姿瑩珪璋樹詞長岑五揮毫寬鍾王揭來東海隅先德用彰彰悲懷激士庶俎豆饌煌煌我寔陶冶餘湛思未能忘瓊玖慙不報中夜忽

崇雅堂集

卷之一

十四

彷彿臨岐直執手詠言著斯章

慈烏篇附錄龍離

予自鴻宗伯識錢君錢君爲予言其先大人孝也愛慕誠奉養專也蓋不以祿稱不以昆弟分焉母丁孀之備德也其處困也能備膳也諸孫之賢也其居遠也能致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錢翁有焉何有何無屈勉求之孺人有焉孝子不恆承錫爾類諸孫有焉錢君命予稱詩予則安能詩然不敢辭也則爲慈烏篇附之

慈烏有四子連翩同一枝羽翮既已就分飛漸差馳一子特懷親白首相依隨雌雄共拮据朝夕謹勿離餅壘耻已盤餐

後朕不哀捐 祿賜此風木悲陰哉觀凶瘁突電奄息  
炊傾囊供滌滌寧云共哺樂豈無伯與季奉養獨孜孜無  
婦與奴中饋乃自持罔極恩浩蕩至德根乘義竭力恐不稱  
何得中顧私終天隆愛慕二雛亦懷奇萬里來歸彌留慰  
所思純孝廣錫類胤祚行可期南陔著嘉誅千載永茲儀

甲午歲大雨雹

市人矜智巧田農競天時得失固有分人力靡可施薄田不  
滿頃糧獨聊此資盡室事耕植胼胝敢辭疲蒼寧可龍疾  
威忽我劇霜電奄相蕩寂寥已暮歲暮守空倉勉勞焉所  
裨拮据供國稅豈得中顧私代食古所珍卒亦以恭命也  
可奈何勿復重嗟咨

崇雅堂集 卷之一

野人恬無慮衣食恒所謀粗糲自溫煖園蔬饒庶羞美服忌  
人指贈孝古所愛傷生因非達逞欲乃多尤坦焉安一壑卒  
歲以優游桑柘鬱北園嘉穗滿南畝負杖游桑間宛然鳴春  
鳩鳩鳴桑樾熟盈枝甘以柔陸鳩無多嗜淇衛有遺誼

送邑侯馬公

馬公華國彥循聲冠海城榮然水玉姿千載真真翼懸魚勵  
清操烹鮮懷隱惻庭除秋水澄城社甫氣息熙熙沂沐郊千  
年回古色 明王重徵召宿留意巨則暫擢宗伯曹行資補  
家職 朝兮多仁賢萬方儼矜式懸子丘壑人河潤甘棠側  
輿頌協齊民耕鑿忘 帝力

崇林篇 題范氏世美

薄蕚崇林木奕葉繁華滋喬梓相映蔚重光耀孫枝范宗存  
長白珠絕百代師祖翁抱懿行淳古風未滿卓尔鄉城公處  
德洽羣黎月山挺間氣文彩光陸離潛心大業成顏闕相與  
期鯢鵬澤重沓驛驛頓中遠長材屈短策志士風所悲封君  
意本考聖恩際明時寸心雖少伸追遠尚餘思老宰秉衡鑑  
鴻名增卑壤茂實自深根孫謀遠所貽對揚燕累代今古仰  
芳儀

贈李兵憲 內鄉人

汝穎多名賢元禮特奇期龍門表樓範仙舟祥向往清風水  
雪壁峻節皆漢上駿烈著雄藩芳猷播清響竭來牧青勃賜  
履先書璽五兵秉節制萬室欣惠養尊賢太公遺內政仲父

崇雅堂集 卷之一

十六

傲漢湧漢澤俗崇共瞻仰嗟予樛樛安千旌責草莽九域  
望餘輝茲用抒遐想

壽母篇 為本堂公徐太夫人

壽母凝粹德含貞萃嘉祥親美安慶公鶴鳴贊翔翔北海沐  
膏澤南紀表循良甘棠陰蔽芾芝蘭競芬芳爾家標彞儀遺  
經續北堂使君嗣清白驥子早騰驤含香起郎署分符牧清  
漳陟此蓬嶽游提轡守青陽五民歡畫一四履樂平康板輿  
來傳遊童更迎道旁喬梓聯堂桂盛事遠傳揚政成乎蘭在  
斯命何煥煥八襲承三錫遐齡未詎央岱宗羅玉案演祥庭  
瑞鸞願青期祝萬壽永流光

送王府公入覲 諸相與廣人



卿材三楚望芳藻蘭蕭雅江山秀循良雨露繁清英映  
水雲溫粹表表瑛更凜秋霜肅民欣冬日贈弘恩行郵置湛  
惠傳郊原郡紀祥麟應田呈瑞穀蕃

聖朝開景運明達闕虞門聚錫先羣后登庸際紫垣嗟予衰  
朽質多病堅固淺各承先寵民謫貢但言

送錢二府丹陽人

錢公延陵偶精華冠南國絃歌宰名邑士庶思令德竭來  
青牧丰稔寧真匪鑑懸空澄清裁著匡飭東方妖豸紅霞  
鄰憂孔輅勘定藉長材曲突賴卓識聲實流遠迹計曹簡登  
陽九遂不可召四境繼行色仰望普甘重來康海城

贈趙通府北直人

榮華堂集卷之一

趙氏連城璧蘭荷追琢章明庭登琬琰盛世表珪璋海岱惟  
青牧佐理藉勸懲風布春煦峻節凜秋霜材名超廣漢別  
駕擬王祥曉子樗朽人凌谷荷恩光願言書輿頌永以著芬  
芳

嘉禾銘三穗贊也陳公

至治乎元化醇和象昭融靈根滋育雨黃茂鼓祥風同心通  
蘭臭三秀擬芝蕙周禾穎更益岐麥數加豐饒後澤仁澤叶  
氣鬱參通紫垣滿光耀台階列左功眷言書大有興頌播無  
窮

送邑侯陳公入勤

陳侯采問氣英標冠羣倫朗照燭朝騰清心質秋晏風雷神

聽斷兩靈傳慈仁揮霍餘遊刃疾徐妙鑿輪捐顧安驕卒俄  
頃定亂民施施恩浩蕩雲烟噴噴珣聖明開景運耳目需  
名臣猷納光西掖獨詣起北辰緬子哀朽質禮遇久逾新節  
施欣拭目盛舉播千春

夕照

向晚雲氣佳煌煌發奇彩流丹媚喬林鑠金耀暮氣氤  
異象蕩漾豁雲海覺之眩心月耀靈契玄宰所惜日月馳歲  
序候已改感念逝者言況心會千載

修仰天寺

僻性無嗜好獨結山水緣避喧思峻嶺襟襟慮想重淵郡南多  
豁空岩岫遠綿延文殊古蘭若百里攬清妍洞宇既窈窕

榮華堂集卷之一

脫天所穿格徹振蕩和輪因復孤懸洪神寶佛達通  
川佛光燦爛續龍池湛澄鮮雲日留清影所惜歸一偏疏  
使相稱貴以不舉堅空嚴崇崇基意象欲俱相門窓豁軒敞  
虛明示真詮無言亦無述非仙更非禪寧論想非想誰云玄  
又玄但使塵念盡即得千聖傳今茲四境內寺觀多且全無  
客新初作摧壞忍舍旃南山有奇跡登者窮其巔崇閣廊無  
臺底錢巧者笑我拙智者嗤我癡顛倒若莫問覽勝且留連

七言古詩

聖僧歌

記稱僧祖聖年久杖屨凋落老幹獨活至隋文帝  
時及高唐宗時而後後宋仁宗時再生及高宗時復  
姜洪武初年幹忽長二尺餘今計二千三百有矣贈  
仰欽嘆勉爲長歌識之

君不見夏松殿相連不傳豐饒饑饉隨雲烟斯文一掃天未  
塵聖庭古僧獨傑然念昔我初蒞尉英標酒酒超群卉香  
葉時龍逢掖衣芳河賸染芝蘭氣我師與杖杵東華編附  
崇雅堂集卷之二

把綠除中化雨秋陽野對山翠點瑟來清風來二千三  
百載老餘龍鍾儼猶在水霜剝落操獨堅雷電滿節不吹  
螺旋龍甲萬回索昂藏砥柱仰孤撐亭亭影對東山靜脉脉  
津含泗水清恍忽榮若蘭氣數與衰人代猶朝暮草崇何論  
大夫松韻庸誰數將軍村大造滋培歲月深萬莫可護何傷  
林肯將婀娜媚俗目概以孤高表烈心凭欄不敢輕拂拭再  
拜彷彿嘆其側歸來古道滿眉睫千溪桃李無顏色

冷源行

生平愛水復愛竹微向淇園結草屋不知近郡有仙源萬土  
蒼葱龍洞谷平澗澹澹清遠翠傳娟娟對幽獨林間漱澗  
水曲寒波搖錯落琅玕簾主人亭閣水中央宛如攜我坐瀟

湘北君端拱環我似森然銀佩鳴鏘鏘蒼鴻露微晴亦雨清  
陰窮窺夏偏涼京南山浮來自浪滄岩百折芳水千章幽洞烟  
龍古佛寺空潭到影涵山光雪接峴陵秋黯淡氣通潭浹晚  
蒼茫吾聞大台鼓鑄昔在此至今五金之精獎不滓山澤醞  
醞多靈液遂令魚肥水香美天清地曠草木深宜有賢人居  
其淡諸阮彬彬屢繞溪縱橫文雅皆相似我來淹留停復朝  
三日磐桓情未已沽酒不用杖頭錢旋斫蒼筠換綠蟻黃鷄  
紫鱗碧瀾芹蓼茂來禽寒澗齒醉卧石牀肌骨清烟樹蒙翳  
晨未起人生碌碌亦何爲情意如斯而已矣珠樹林清瑤水  
依依俱在仙源禪諸君爲我置榻叢篁間百遍相過從此始  
中秋李雲老席上同劉憲使楊中丞王卜二刺史及諸  
崇雅堂集卷之二

侍御先生作

去年中秋秋月明向翁席上定新盟今年中秋月皎皎復向  
翁家臨舊好翁身健足金門客草疏回天聲赫赫八十二歲  
桃花顏兩目精光爛相射博物能明貳負形多閒饒誦顯陵  
策斗酒百篇未足奇揮毫萬卷忽充斥海天湛湛晚雲高沈  
盡氛埃仗絲毫持觴望月光初泛天月飛鵬意轉豪恍然相  
攜上蓬臺咲舞天風月裡來年年海月尊中照歲歲金尊月  
下開不願樓千畝不願望三台願得隨翁杖履相酬倡月醉  
中秋月百迴

諸社翁九日枉駕小莊次楊月翁中丞韻

何處宜秋色榮榮處士家近村園古木繞屋蔭新花放鴈寒

鵬陣山蜂晚聚衙亭遠幽舍孤照湛湛長空落綠霞相攜  
盡是同心客北郊散步扶輕策忽穿溪澗迷東西不顧車馬  
爭趨疑是時菊蕊漸苞黃蕤葭采采楓林赤醉扶烏帽對西  
風一聲長嘯天光碧晨昏高臥一閑人竹木陰森滿四鄰永  
泰登陽科稅足好田頭樂社神已自游天放無心走世塵  
時時紫氣來仙叟一任黃花咲返區病體猶持居士偶勿中  
空現宰官身市朝絕意誇騰踏丘壑于今共隱淪良辰幾聚  
首林樾正暮秋姻友同清賞知交半白頭落中丞多意氣  
燕領猶可覓封侯武庫森森光不秘一揮操筆紀茲遊

擬遊獵篇贈石栗強

偶有客言過石君郊外方馳馬逐兔意甚得也感而

崇雅堂集

卷之二

賦之

君不見石栗強少年磊落工文章黃金殿前奏詞賦一日聲  
名動帝鄉州縣徒勞不足理飄然解綬歸閭里寧甘寂寞老  
英雄傾身爲結豪俠士銀鞍白馬繡褱袴赤羽雕弧兩映光  
左顧韓盧右海鵬風馳驟躩上南岡同獵狐兔多潛跡鷹搜  
大搏相騰擲憑凌大叫野雲橫平楚蒼茫秋草白餓腸弦響  
落長空鼻頭出火耳生風下馬割鮮贖匹侶漚血淋漓入酒  
紅歸來日暮青樓道錦帳華食耐醉到探釣對博夜沉沉妙  
舞清歌月轉暗人生適意在當年身後虛名亦枉然笑殺草  
玄虛觀客終朝寂寂對殘編去歲初防海上賊將軍相視猶  
敵國微分一劍解波氛掉頭不應強不得石君石君何太哀

眼前萬事如鴻毛丈夫有日須遠際且看射雉向東牟

古塚歎

由益都至淄河並路高丘比比相望皆先齊舊塚也  
遺峙平蕪高卿夕照追惟今昔良用慨然雍門之位  
信有以也馬上成俚歌一首

齊城之南何者丘壘壘相似多王侯千年枯骨今已矣十丈  
高臺掩暮秋憶昔繁華據朝市崢嶸意氣掛雲起衣冠濟濟  
會盟壇兵車烈烈橫江汜撞鐘舞女向深宮蹴鞠吹竽里社  
中鼎鼐上馳爭誇功劍頭雙桃耻論功食魚彈缺遊豪子雕  
龍炙鯉遊談士生存華屋競相高零落荒丘今若此荒丘華  
屋須也聞渭水東流去不還千輜萬騎復何在石櫨珠襖亦  
等閒萬代賢愚一杯土牛曰悲笑皆千古棄塢何必至今存  
彭殤修短同朽腐指點誰知主與臣野老流傳總未真策馬  
長歌從此去落日西風愁殺人

野哭歌 二十二年

日赫赫風策策萬井無烟天宇白大麥乾絕小麥枯水泉涸  
流焦原折去年秋憂苦湯霖大江南北波沉沉十月民間食  
草子木皮剝盡成枯木今春數月復不雨郊原饑饉飛蒼土  
雲裡空瞻求錫過庭中不視商羊舞中谷低離鴻雁哀紛紛  
道路何足數有家不戀走四方有子嚶嚶擲道傍人生但願  
生男女今棄男女無處所棄兒不忍回面看淚咽腸臍不能  
語已聞比郭掠粟糶復道東城掘田舍當時劫攘如兒戲畢

命幽園亦可傷乍可盡無樂行無宴閉門妻子相枕死不死  
桓東年少場誰家榮榮粟滿屋不將粒米沾饑獨三春自煖  
深谷寒白盡歌歌聞野哭

貽王青明 詩上封事劾御史大夫具不報

王給事瀟湘玉堂姿竭來青瑣閣坦蕩何憂蛇白眼君人咲  
不語清履現玕世未知朝讀輞川詩暮飲燕山酒酒酣美牙  
意吾於爾何有一朝封事障狂瀾寥落秋空振羽翰魚奪島  
臺千古壯霜兼白簡九霄寒天子手其疏遲遲不忍發壯士  
徒存叩關心孤臣自有冲冠髮王給事身不滿七尺雄氣倒  
萬夫世事茫茫已如此與爾長歌醉一壺

戲作雪歌

崇雅堂集 卷之七

五

帝鼓鈴精流大台裁葩鏤葦威粧下星榆柯碎碎細靡明河  
疎落口琉璃化人雲宮是天色目眩心搖觀不得漆園沉夢  
因母歌漸灑飲沙蝶翅纖素娥對舞翻霓裳珠網亂落難瑞  
瑤皓兔銀蟾寒欲墮犀犀霜霧紛騰揚濛濛開關仙岳靈  
獸濯濯禽露鬣燭龍吐焰輝入荒鴻夷割蚌星光芒冰壺坐  
老瓊枝嫩烹雲煉玉銷孤悶

夏

高槐陰陰覆茅屋方池澹澹開疎竹五月微薰水際來清連  
蕩漾揭新綠道人散髮耽幽獨離騷把向前窓讀一聲長嘯  
對南山清響冷冷驚林木日斜臥起俱蒼髯晚食何須美梁  
肉披襟坐待晚涼生不省人間有煩煥

早

簾不用新山水憂不用焚巫尪雨師縮胸屏醫醫義和河祿  
滑天網老魁肆毒逞狂猷橫灼萬木燎八荒飛廉鼓大冶宇  
宙爲低昂雲漢災熒到曉映畢星不動箕星張燭龍蜿蜒屬  
侯懸鴻夷躡蹻將焉藏野無青草室懸磬低離誰願田與桑  
我無二頃田數畝憂卒瘁聞道江南幾歲雨溜溢平陸漂沒  
波汪洋安得輶駟一來東北注萬家優遊欣時康嗚呼嗚彼  
蒼輝赫不可開使我盈盈兩淚徒沾裳

大鵬歌送友人秋試

八月雄風吹海水神魚鼓浪滄溟裡百谷翕張波倒瀉三山  
搖蕩隨波起山傾波湧亂玄雲變化呼嘯躍紫氛水擊龍潯

崇雅堂集 卷之十

六

千頃立風搏騰翻九霄分九霄流洋林空杳 異亞天斷岸  
曉鏡繞溜維一帶克福福倚倚拳石小虛亦運東東壁光斗  
魁橫跨帶文昌煌煌列俠金虬影燦爛天孫雲錦章錦雲赤  
電輝毛羽間闐平開排帝宇右泊陽谷左昆侖望舒明城玄  
榜俯離間斥鴳莫相猜誰識圖南萬古材更汲龍門千尺浪  
爲聽蒼江二月雷

擬文皇詩 有并

將元老師曰途巡翼城蓋有潞公軒云公社稷臣也  
每讀史想見其爲人及登臺瞻眺徘徊不能去歸焉  
其制作之後圖夫高山景行余所仰也小子識之羽  
正唯唯遂爲蕪詞紀焉 詩以並功 咸豐尚寶齋

宋家卿佐多元功誰其最者文潞公當輔四顯匡時暴定策

三標捧日忠忠獻起自弦歌宰寄典高臺峙崑崙留遺跡

久已諫德紀登端儼若在寥寥今古幾知心惟有吾師契介

深愛從補歷歷休烈微作軒轅向故林棟接仙雲春冉冉

迎海氣曉陰陰海岱西分三晉境乾坤萬里通烟景澗水波

搖見海河雲門翠蕩疑鳥嶺達尊忠烈稱獨擅長厚襟期心

切羨攬轡高風昔與倚登臺雅況今重見牙籤錦帙古盤盂

四坐水心堂玉臺階前露湛西臺相繼際晨酒憲府烏已按

走都揮綽斧更猶禹績佩蒼符玄圭龍錫歸來後還會著英

績詩酒法星灼燦照輝軒卿月輝煌來戶瞻絳帳當年陶冶

心紫垣茲日經給手臺深國本志殷殷懷慨直聲四海聞天

章雅堂集卷之三

開元老期願美臺志宗臣社稷勛他年大業昭青史千載

送劉思南三府升中臺州

齊城城西山盤紆山麓水激途崎嶇中有閑城迤邐孤城中

俠少多狂圖王師樂歲煩戈戍至今校獵習氣殊劉公到來

偏不虞左戢右撫心勤劬二百里內絕崔嵬良苗長養獲

枯垂簾無事神怡愉鳴絃揮筆時自娛銀鈎鐵畫龍蛇駭琳

琅金璫璫璫風流為政世所無水心一片湛玉壺政成積

最擢名都銀章銀綬綰綢繡駟五馬驕驕駒朱櫺蓋蓋輝

降闕中原多事民茹荼拊摩村俊時所需今年大計闕天衢

黃金鑒詔隨雙鳬頤川南陽誰與俱循良更數寧大夫

崇雅堂集卷之三

益都鍾羽正龍淵文著

五言律詩

註病京邸

一病踈人事悲涼值早秋虛窓通爽氣高枕入新愁禁闔人

間世行藏海上滬故園松菊在幾度夢中遊

王育明見過

其是悲愁客伶君幾見過聞中得佳句醉裡即高歌砧杵霜

天淨風塵世路多病餘長伏枕歸興滿松蘿

送王育明升任大梁

莫問彈冠事空留折檻心風雲忽難測蹤跡竟浮沉把酒臨

長道寒帷即故林生平多感慨對爾欲沾襟

乘憲中原地為君壯此行歸看宦跡去住見交情春雪來

梁苑秋風出帝城監門俠氣在虛左一相迎

君去連搖落西風滿前門乾坤雙白眼湖海一清尊我亦憂

宗國誰能叩帝闕素難明歲事與汝遇中原

西山功德寺

珠閣鬱嵯峨靈宮倚間阿石泉流水細山路古槐多玉氣明

却旬佛光爭薜蘿遙思仙仗八千騎擁笙歌

贈黃山人

黃公三楚彥優寒臥雲林機事閒中盡騷經醉裡吟持竿湘

山曲抱瓊漢江潯高義吾直慕期君萬里心

山人何所好江上菰蘆花開卷吟白雪披茅臥紫雲清標聯  
郭太僕氣識朱家爲奏滄浪曲西風過水涯

託籍京師

一即通朝市而無車馬過世緣聊復爾吏跡竟如何雨色層  
城曉風聲遠樹多雲山思故國高與在烟幕  
長夏何休鬱閉門自掩局雲來小閣晴雨歇遠山青謝客綠  
多病憂時愧獨醒匣琴還自理苦調若爲聽

送彭省史出鎮天津

幾年青瑣閣聯佩共夷猶斧鉞開維鎮艤擁上游海雲迎  
去旆朔雪酒征裘帝閣遙相望懷君獨倚樓

東歸

崇禎堂集 卷之三

十

陶令言歸日悠悠久閒開種菜臨北牖採菊見南山冬樹孤  
松出寒林倦鳥還獨鵲時自漣不放葛巾閒

四十行將過頭顱已可知宦情原自拙世路苦多岐歲月消  
書帙風雲入酒卮寄言同好客心賞勿復疑

蓬室堪高臥承明懶上書山原經雨潤榆柳望秋疎廓落懷  
良友蕭條隱故廬四方多戎馬無厭泥樵漁

送馬瀛洲升任楚藩

千騎把霓旌春深出郡城白眉瀛海倚驄馬內臺英江漢朝  
宗意馳驅戀主情知音黃閣在未許滯荆衡

開州道中

驅馬澗澗道行行近暮陰長風吹鳥木積雪掩孤村世事悲

雲變再生已陸沉招提知不遠清磬出通林  
連日愁陰雪霽惟見曉晴雲閑孤嶺出天遠大澤平沙徑何  
人跡寒林送鳥聲悠然瞻萬里對此豁中情

聞夜

月色宜初霽松聲生夜寒幽人不寐離思遠江干虛白通  
蕭閣風霜滯羽輪坤乾廖廓意伏枕動長嘆

邑議

縣邑宜房側莫幾起野樓風烟千里暮砧杵萬家秋山脈通  
王屋河流繞帝丘凭高無限意身世任沉浮

海會曠丈簡默高逸不言而飲人以和讓之酒則飲淡  
及時事恬然若不聞久習成性真善閉關者也正在

崇禎堂集 卷之三

二

門檣渺焉莫覓涯際秋日招飲感而有作

伯倫非縱飲託興在徜徉頌酒襟懷瀟灑精意味長年來敘  
吟啜秋興引壺鵬應笑勞勞者餘生祇自忙

壯歲辭榮祿餘年付酒籌殊頭惜老易皮裡豈春秋飄渺隨  
雲鶴浮沉見海鷗祇應稽阮輩旦夕與同游

仲冬過澗水有感

朔風何凜冽冰結大河陰匹馬三齋道孤鴻萬里心乾坤生  
事老霜雪改國澤短碣從長夜無勞叩角吟

雅集西風急蒼茫起暮林疎更密幽澗咽還流慷慨看  
雄劍淒涼雲散後夕陽無限意千古共悠悠

歲甲午余生四十年矣念陶公有行行向不或淹留遂

無成之何慨然有契于中行爲數律以暢鄙懷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卽是田間客何須世上名雲林餘  
古色松菊見幽情良月饒新醪開樽且自傾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風霜華髮改歲月壯心驚懶慢稀  
人事浮沉識世情頭顱元若此何用縶羈縲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已矣羞強仕誰與共耦耕親恩勞  
顧復天道委枯榮在再時將暮能無忝所生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青瑣虛前夢白鷗卽舊盟朗吟秋  
葉隨高嘯晚風清潦倒慙聞道猶然愧後生

南行

南經浙沫道極目總荒蕪疲馬緣山徑孤鴻下水濱石田千

柴雅堂集

卷之三

四

更瘠茅屋數家貧野史時相語年飢一恤神

誰云苦羈旅坦蕩一行遊壯歲堪馳騁輕裝任去留馬來吳

苑夕水落洞庭秋方效玄真子浮家萬里流

落日惟行騎長途倦旅人已聞秋葉墜復見月華新遠火明

村舍清霜折客巾相逢陌上者時與話風塵

十月淮揚道輕舸一再過平湖秋水淨古岸夕陽遙天近渚

帆影風微逐棹歌蓬蓬無與晤浩蕩任烟波

迢遞來千里優游寄一航不緣名利跡爲愛水雲鄉秋岸美

旅亦霜林橘柚黃長歌應瀕父高興在滄浪

金山寺

江水道悠悠神宮聳上游烟寒京口渡霧落廣陵秋拍浪石

根出沉波塔影流閒情無在願勝地一淹留

福柯孤峯峻盤回一徑深江風醒客夢水月靜禪心曲洞窮

殘藹層樓下夕陰上方人語寂鍾磬晚沉沉

贈空滿上人

有空卽有滿無滿亦無空萬法從生滅三車自渾融閑心對

江月散髮向秋風我亦柴桑客忽來對遠公

送劉顯老升守封歲

漢代多循吏文饒久擅名我觀渤海治君繼舊家聲政振荒

僻惠人傳茹藥清純如五鼓曙不盡挽留情

憶昔年荒珍餉竭事苦辛歸鴻集舊者希續業勞民五載隨

歌善三齊雨露均中書他日考盛惠更堪倫

柴雅堂集

卷之三

五

何處拳行色甘棠柳滿林夏雲愁去馬清吹憶鳴琴節見懸

魚苦思知乳難探思劉應有頌借冠意難任

行行邊郡遠極目朔雪多王者今無戰天驕已請和瘡痍回

席祁輝火靜闕河休養備良意何勞出塞歌

雨

灝句苦陰晴狀聽滴瀝漫瀟室有移席閉門盡掩閑坐憂未

奈沒臥對鷗鷺開擁塞無三徑蕭條自慘顏

屏翳何迷復連朝肆思氣霧交渾失畫風弱不開雲天意高

難問雷聲晚更殷蓬茅坐踏滴瀝不堪聞

秋夜

中庭夜氣清高樹風秋聲天空涼月下露滿侯虫鳴不寐思

前事無管信此生所欣足時雨未泰近西成

有感

災沴何重疊乾坤板蕩中誰招同祿議坐失太微宮社稷堪  
多故經營仗數公幾年憂國淚沾酒望蒼穹

風雨

西北回風至杳冥大地間洪濤翻萬木白晝失千山初酒難  
花落泉沾急鳥還寒涼臥衡宇停午未開關

螢

翼弱常疑墜羽微不隱形韻光時讓月破暗恍垂星露飲輕  
無滓宵征炯獨醒牆陰機網密珍重向林坵

閨命

崇雅堂集卷之三

六

未有彈冠望空知捧檄數姓名猶齒錄養病祖心丹去國猶  
藉久依親叱馭難更思終小隱栖息一枝安

謝酒

醉性不快飲佳醪試一傾何知醒者意爲愛聖之清驚眼冰  
傾植沾唇土出屢鵝黃兼蠶綠浪得擅高名

齊城霽雪

雪宮渤海館白屋野人家玉簪孤賦竹冰雕六酒花閑窓清  
卷帙極目即雲沙即曲懸難屬管寒數歲華

病目

幽居久岑寂展卷一闌眉目病悶相惱神煩靜不怡就陰寧  
避影酒泣豈憂時內照乏仙術書空祇自嗤

哀女

半生餘息女一疾竟先傾緩急非渠望提攜母情愈花  
慘色龍烏寄悲聲遠謝東門氏涕痕袖微盈

除夕

令節在荒辰沉吟更慘神壯隨年共去愁與序俱新國難詳  
占歲年荒畏及春東風滄海上莫復動邊塵

贈王增卷山人

七十天涯客羊裘不掩裾泥塗幾兩枝今古一囊書高義從  
惡相窮愁爲卜居寒冬淹海甸莫復數無魚

冬夜

不夜愁真劇長宵思轉頻哀聲鶴酒涕幽夢蝶驚魂天地變  
終閉星河豈更昏寒涼念生事伏枕竟何言

春日霽雪

小園澄晨光晴林媚早陽愛餐松上雪爲吸葉中香拂面如  
風煖窺陰數日長幸無俗物擾吟詠自徜徉

春曉

曉起多幽思閑窓向暖開漫尋前史讀恍若故人來喚雨鳩  
雙應穿雲爲旅回西園風日好坐起興悠哉

李石史

李子侯邦備齊藩幾歲華案明孤樹雪庭落遠山霞更散徐  
留客官閑晚放衙笑呼從事飲不復歎長沙



五言排律

送王驥明兵憲

海岱惟齊郡，紀綱藉上才。孤忠懸北闕，直節冠西臺。請劍楓宸下，揚旌柏殿來。青陽新氣色，驍馬舊風裁。指顧濶維定，澄清水鑑開。發奸窮穴，折獄倍矜哀。去奢優休遠，徵兵惡惡推。湛恩通溟渤，深惠起蒿萊。清淨平陽治，從容北海杯。干旄旌原談，笑喜趨陪。鸛鳥知松意，陽春不我猜。東方留吏跡，南國借鄉材。分袂雲山迥，離筵鼓篋催。并棠遺蔭在，相望一川迴。

崇雅堂集卷之四

挽張懷洲

海內文章伯，中臺柱石臣。一朝捐館舍，千載共酸辛。瑋瑋人間瑞，煌煌席上珍。詞華傾百代，學術苑東秦。泰政擬牛刀，試仁看雉鳥。馴棠陰裏，路曉花枝秣陵春。猷猷達明主，謀猷出北民。南金思補衮，北闕見批鱗。青瑣洞雲含白門，柳色新幹旋玄素。壯風度九齡，親輝耀深殿。臚傳肅大賓，圭章來轡轡。步履上星辰，詩得江山助。文章華燕許，倫三朝封諫草。萬里折衝身，兩露鄧江曲。樓船聽水津，湘洪澄激澗。鄧石曉嶼嶼，風水悲心遠。尊瞻入夢，類棲遲。輕綬冕拓落，懸經綸。國片勛名盛，人稱孝友純。賦才平子罷，書法伯英神。雅道多推轂，雄文老斷輪。是裝仍汲引，丹詔竟逡巡。炎鸞忽聞恙，金皇頓返。

真歸全呼寶日，論定蓋棺晨。賤職頒朝宁，哀榮動春紳。斗牛望氣色，天地且荆榛。倒屣情猶愧，忘年義未溫。秋風吹總帳，涕淚滿衣巾。

挽李洞老二十韻翁卒年八十七卒之月公子亦歿于

公子友也而少學翁知哀悼之至情見乎辭

大耋翁獨冠高樓，世所榮四朝欽。宿德八表仰者英，家落貧樓閣。峻嶒骨相，辰白雲推雅操。滄海見詩名，壯歲揮鵬志。中原馴雉聲，鳴琴清汝甸。佐策守專城，江漢深涵澤。渾老久罷兵，折衝來宛馬。談笑靜邊氓，孤標迥懸車。舊處題東山，閑處波南澗。挹壺臺，衡詞擅青蓮。秘人瞻紫氣，并熊經含道妙。鶴髮翁幽盟玄，解餐三秀。皇恩重五更，總離忽掩照。羽駕

崇雅堂集卷之四

條高征樛梓，憐同折彭殤。豈異情幾年，閱華表何處訪蓬瀛。嗟我忘年契，思翁邁古行。遺金知不問，埋玉更堪驚。月內仍相吊，天心未可明。悽愴論燕翼，寧復讓彭盈。

挽劉海老二韻

海山劉翁余姨丈也，壯年解綬適意酒人，與諸公爲雅會。誠然中和有伯倫季野之稱，數月臥病一朝長逝。酒盞忽隔，迥若河山。揮涕抒詞，用附殯歌之遺悲悼之。至不必工也，惟大方教之。

流涕涵元氣，蓬壺掩大荒。傷心鴻寶客，侵化白雲鄉。空投青陽說，學窺太乙光。掄村推王弟，握策出題方。政擬文翁範，休傳潘令香。輓蕭思漢吏題，和姜田郎分冠。仍峨蜀宜威，勸樊



開封全城實於年節無不熱熱然登壇壯氣儼猶在解後  
新器究共聯遠寒自留充國廣南居誰識子雲賢暫予潦倒  
隨任會自通相過夜未旋

百道相過夜未旋開尊爾我共忘年草玄不擬河東賦招隱  
仍吟陵谷篇君自神賜聊登息予同倦鳥台先還相逢未厭  
踈狂態一醉為傾酒似泉

謝元老師會飲楊月老新宅

中丞豪氣挺元龍不數多材術素封廣廈時披風細細佳筵  
無厭意重東閣西夫子楊伯起江左遺賢阮仲容名教自來  
多樂地古人何必擬高蹤

送馮仰老之河南

崇雅堂集卷之五

驅車初闕意遲遲把袂河橋共舉巵春簡幾回為勸鴛白雲  
何處更相隨山連桐栢鶯聲合路繞鞦韆馬足遊自是大海  
多異政肯同小隱漫猶夷

同壽元老師郊園候席使君和月翁韻

夫子風猷冠上京清朝執法氣縱橫久懸白簡中臺望不負  
蒼生四海情煉鵲章軒倡和名先高閣共達達使君石遠興  
歡良夜歸路素蕙萼商平

和楊月翁送馮大史省親假滿北上

弘文學士小馮君大雅於今卓不群斗氣追連南極曉台光  
映映北堂懸胡來海國慈雲滿歸望天門瑞藹分想像談經  
燈御檻風池波暖水層紋

卜心老榴花

碧空雲爭迴寥寥坐對丹榴擲翠條色映寶珠堪共把誰合  
金粟不應彫南嶺幾前花前盡承日惟宜醉醒清自是後才  
錦作賦西園風物為誰嬌

諸公小集荒莊觀木芍藥和雪老韻

今年三月夏氣盛燭燭花放不遲臨風翠葉繁自舞經雨  
紅英嫩欲披即設臺尊特憐國色重旋雅雅護芳姿仙翁逸興  
何洋溢高吟句句奇

上客臨風解江樓閣虛小橋供春盤為伶野色來松徑坐數  
名花向暮欄入酒近聞香細和沾衣新哀舞團圓招尋俱是  
同心侶百歲期期結壽歡

崇雅堂集卷之五

送馮用韞太史

春雲冉冉拂離旌春鳥嚶嚶逐去程莫以浮沉淹素志應知  
出處係蒼生十年帳額輸高誼一別得聞慈謚盟聞道將親  
仍有疏白雲不盡故鄉情

小園芍藥再和楊月翁作

上客軒騎小苑來一尊清酒對花開繁英深裏沾沾露穠艷  
開燦照點豈有葵榴堪作侶不勞蜂蝶更無蝶誰能再繼  
清平調為我群翁邁古材

香雪從容共一堂酣歌真不羨侯王幾將新屐過幽徑坐近  
名花窺曉粧麗日流官德國色好風偏自度天香持杯莫厭  
頻相勸再冉園林下夕陽

秋日小集次韻

蒼茫巖有登高興，潦倒慙非作賦材。半榻綠窗士下一樽，  
聊爲晚涼開山城。雨過松蘿爭海國，天寒鴻雁來何夕。更看  
明月上留連，不借醉餘杯。

五日飲荒村小園

員郭閑堂隱辟離，閑隨屢杖一婆娑。楊岡麥隴村村似鳥鵲，  
花香舍舍多絲絛。丁年仍舊借芳鄰，幾歲休思波蕩落。落  
人尤忘何用況，吟吟吊汨羅。

九日竹家召同諸公會飲

孤村山水涵秋光，柳葉紅蕉綠葉黃。一夜清霜山色老，半林  
寒照海天長。閑歌烏帽呈狂態，笑舞班衣入醉鄉。十蕊秋田

崇雅堂集卷之五

四

今已就來離無厭何處歸

五日集卜心老宅

長夏幽軒暑氣清，菊開過處未明笑。被野麻來三徑戲，  
靈符避五兵。需飲幾回青瑣夢，蒲觴一擊碧山盟。驅涼更起  
烟霞思，欲向滄浪濯冠纓。

王卓老七夕招飲

瓜果登筵一醉歌，爲看斗女共嗟嘆。天遙離合情真劇，世上  
紛紛巧已多。日晚雲霞清玉佩，夜深烏鵲散銀河。明朝一水  
遙相憶，想像臨機翠翠蛾。

春雪同蔣元老師及李雲老張鍾老漫賦

南極老人此海杯，冰壺清映五雲開。船臺卽許乘鵬至，葉令

還同船馬來。華髮幾年堆共適，舞筵點瑟更須陪。呼盧傳學  
瑤軒夜，爲報驪歌莫速催。

積雪

今春麥雪連朝劇，幕屋堆時勢未開。挾雨搏冰方灑灑，無風  
飛絮更漫漫。千錢未價應全減，百畝農心漸已寬。飽食不妨  
高臥穩，歡呼肯放酒杯乾。  
小園一夜散瑤華，竹簾松籬處處遮。浩渺絕看孤鳥跡，清寒  
偏稱野人家。沾窓風片盈盈落，遶砌寒英冉冉斜。銀闕珠宮  
應不遠，冰壺真擬醉流霞。

冬晚有懷

幽居寂寞冷雲烟，獨倚長窗尚遠天。冰雪乍難傳，又聽陽春  
久已罷。朱絃喧簾幕，烏雀寒仍劇。由樞松筠肥，更新梁父厲門  
前。漫切側身吟，望一凄然。

崇雅堂集卷之五

五

愁楊月老新樓次韻

樓名隱雲

君家奕葉傳崇樓，門俯清溪泛野鷗。鶯鶯語幾回，沾雨露素封。  
何意擬上侯，憑欄遠樹丹旂見。八樞輕雲冉冉流，送憶當年  
隨杖屨。綠衣相對共銷憂。

高樓一上興然然，平楚蒼茫落照邊。舉目雲山仍故國，傷心  
空嶺幾經年。傳經向見牀頭易，生計聊存郭外田。最是題庭  
遺跡在，悠悠東道嘆長川。

金陵懷古

南來跡跡到浮屠，汗漫臺城事裡遊。寺塔尚標梁殿月，都人

何似首風流清江遠郭千帆出紫氣沉山萬木猶莫向長安  
看落日閑雲不盡古今愁

館娃宮

西宮高軒蜀廬城岩上吳娃薛館半苔蘚似留珠翠色松杉  
猶雜佩環聲荒涼洞壑千年跡惆悵興亡萬古情獨有孤臣  
遺恨在至今驚浪越江橫

袁江

漫遊吳會逐浮雲岸草汀花落晚芬千里秋光連海色一航  
烟雨下江浪風波世世漁樵杖屨情堪堪承藉厭見利名  
途裡客納轡南北正紛紛

鵲山湖

崇雅堂集 卷之五

六

念年重到鵲山湖秋水白雲興不孤漠漠烟光疎柳柳沉沉  
寒清靜欲蒲同時遠客今寥落百歲浮生定有無欲向冷浪  
倚踪跡西風江上足尊醺

秋日閑居丁初陽以新詩見贈

孤松相對一簷寒誰落西風鴈影過白眼又拚俗客忘青雲  
誰道故人多郭原日暮鳴鵲門巷秋深隱穉穉惟有青眸  
猶挈友緘書相贈爲長歌

俗語

詩時多病臥青丘汗漫聊爲太晦遊海色遙隔千里日天風  
高動萬山秋金泥玉檢年何事斷腸殘經地幾留更指吳門  
聽足練江潮搖落水烟浮

碧霞宮殿窺青秋萬折高蟠洞壑幽孤磴排雲天外出群山  
橫黛壑中收蒼崖隱霧壘玄豹綵圓陵風擁翠虬欲問蒼月  
前代事嵐烟滿目夕陽流

靈岩寺

百轉溪橋路未窮白雲遙噴化人宮山連岱岳千峯壯水涵  
靈源幾派通古塔日高青障幽小窓風細簾筠幾欲飛寂寂  
禪宗歌徒倚蒼苔歎晚風

再遊泰山

符宇晴色敞春朝玉節鸞旂勝九霄五夜風雲旋斗極中天  
燈火繁星倚清都氣爽人寰隔滄海波深日影搖便欲凌空  
搏羽翰遙天筆鶴止寥寥

崇雅堂集 卷之五

七

岳武穆祠

破敵威名盛績多內廷底事忍通和兩朝何處埋弓劍一旅  
誰能登過戈猶有孤忠懸日月尙留遺恨阻山河空堂日暮  
松聲急千古英雄氣不磨

卧龍崗

武侯何處崇崗舊寂寞長吟梁甫詞高卧乾坤閉入握齊名  
等樂雅相期君臣魚水還千古河嶽雌雄自一時蒲羅殘碑  
獨徙倚野雲荒草淚交垂

太和山

參嶺孤高紫翠重群山回合鬱晨鐘天門直下三千丈帝關  
平臨七十峯清澗乾坤開曉氣微茫江漢漢朝宗已期汗漫

層霄上回首人間萬事慵

碧光金闕俯重關天帝旂旄北斗開氣轉風雷清萬木祠關

鐘鼓動千山翠崖丹壑留仙馭麗日明霞捧聖顏試倚層欄

磨海岳白雲不盡蒼苔閒

春陰

春雲閣閣陰四圍春雪霏霏寒襲衣黯淡中原異色象蒼涼

斜日朝合輝將紆壠麥憂仍凍欲放園花防更稀策馬路岐

者誰下棲後泥塗歌式微

雲門山

雲門出雲雲若洞中峰雲霄懸崔嵬門闕天回日月宿雲生

初出金銀臺陰崖入夏飛玄雲南洞經年結綠苔欲喚羲和

崇雅堂集卷之五

贈馮將軍觀海翁

將軍逸氣拂雲高洗劍龍灣卷六韜北渚寒烟閑泛槳南山

秋色靜揮毫懶依大樹標騰閣自植蒼筠長鳳毛絕塞威名

今不減明時何獨老林泉

宴致誠宗室園觀菊

城下開庭一徑斜城邊秋水淨兼葭載酒來看陶令菊留賓

堪供邵平瓜玉孫寂寞伶芳草延客徜徉數落花世事祇今

多變態憑君無復問龍蛇

西郊京邸

守城西去接潮光十里平堤柳長載酒共振青眼客解鞍

同醉白雲鄉侵衣芳草水泛綠拂面桃花風寄香襟倒勝樓

餘興去好將吾道付滄浪

再遊京邸

汗漫還爲郭外遊一尊携上大堤頭橋過小市林烟合路入

禪房竹翠幽柳岸對呼求友鳥通陂雙泛狎人隨塵埃擾擾

終何事擬向滄江理釣鉤

秋夜

秋風一夜灑燕山坐對千峰翠綺闌地迥清霜連大漠天高

鴻鴈下重關金莖影落千門靜銀漢涼生萬壑同蕭索月明

今夕白放鄉千里未擬還

丙申元旦

崇雅堂集卷之五

簪華曾繼侍聖朝正元傳引上層青龍旛畫闥星文動象闕

晴聯斗極遙深殿香烟籠輔轅廣庭騰唱開雲韶山林此日

遠新序耕鑿寧知帝力統

春來逸客意如何浩蕩江湖興更多萬里雲山入窅窅百年

心事輕州難迎陽芳卉并茸發候片食鴻渺渺過五岳壯遊

平昔志寧須續續雙蹠蛇

氣融海嶠光開震斗柄青郊早入春三極陽和還自轉萬方

雲日此更新條風麗景東迎序綠枝蒼翠北望晨歲月儘教

催華髮漁樵久已罷閑身

送丁對老自浙藩轉大同開府

東方千騎簇元戎伏越登壇邁古風萬里恩波流海甸三秋

爽氣下雲中天清輝馳電開霜落弓刀大漠空此月名王  
爭送款開遊不數武師功

病東王百明

菊門寒色晚陰陰落高城零露則氣三秋淹病骨西風  
千里動鄉心支離已覺形骸累麻空漸雨露深此日伶若  
何卧閣蕭條誰寫一闌襟

重九再東百明

一年強半病中過佳節其如假選何黃菊漸看秋色老白雲  
猶似故山多虛曠曉窗凝金掌未擬西風動玉珂聞把茱萸  
成咏嘆滿庭松影白婆娑

次李雲老中秋韻

樂雅堂集 卷之五

丈人鶴髮能留客增樹庭花總可憐樹影當軒月皎皎花香  
入席露沾酒半分秋色中宵詠不負清光此夜圓香傳於今  
多盛事更將南極祝長年

宴高唐王府

王家樓閣散清秋寶瑟瑤簫奏勝遊乘禮自應推管衛操觚  
誰復是枚鄒弦歌日永東廊靜松竹風生小洞幽此際塵俗  
清不染恍從朱郎見丹丘

東平世胄與鳩墟積善海時樂有餘前席謬當楚客醴臨池  
真擬石軍書才嚴錦浦承家遠寶冊琅函拜命初郭郎自今  
多故事數開仙伯引應徐

送陳任吾赴試

子昂詞賦動明時感遇初裁大雅詩皇極鳳占山岳並劍橫  
龍氣斗星移狂飈此日誰青眼骨鯁當年奉素知萬里秋空  
搏健翮肯同斥鴳遊落籬

安中

石家樓閣倚晴空樹色溪橋落照中宅接帝城偏而露河通  
天漢隱龍龍玉杯錦席宜清畫散快分題坐晚風休歌卽來  
尋勝地碧雲滄海思無窮

寒霧

秒秋霜氣早淒淒惆悵看雲漸欲暮入夜風聲挫樹樹侵晨  
寒色下青鏡蛟龍海國晏深卧虎豹天關望轉迷辛爾晚晴  
聊就碾一輪把酒小窓西

樂雅堂集 卷之五

大雪有懷

玄展一夜掃河雲侵曉寒冽復殷殷流霰沾窓何拆屋飛霰  
堆砌遂紛紜老松瘦竹疑欲折白屋清山遠不分閉戶耽踏  
凍未解山陰夜興徒懷君

梁上賓乙未冬有夜竊

閑庭寂莫掩荒蕪寒夜何來梁上賓樊園詳跡還自笑綸欽  
形逼恐非真窮途短計吾伶汝壯懷探囊捷有神黃卷青袍  
無恙在野夫端的未全貧

有感

文成世業已沉淪寂寞閑亭鎖翠筠金谷衣冠猶在目平泉  
木石竟屬人雖刀利在爭尤刺雀鼠謀深認愈頻暮草沾茫

南陌道不堪回首族中

荷溪回合綠楊村春暖柳絲已抱孫憶昔登臨隨日隱共看  
花鳥向芳洲風波今日奈空鏡生死當年翟氏門世事紛更  
已如此年來養拙許誰尊

齊安劉文學公署

緝捕逸氣過馮陵作賦登堂記昔稱振鐸青衿趨絳帳開尊  
白雪對華筵澤宮遺樹寒仍提泮水冰澆晚更澄好是西園  
清夜月澗歌無厭酒如溫

共賞平石長太夫人遐齡完節卷時季方進階

相同名藩寵秩新慈堂人盡奉佳辰聯閣蓋茂三冬節玉洞  
就開萬樹春後商材推繁苑客嘗羨恩洽頌封人青丘不遠

崇雅堂集卷之五

十三

蓬瀛路好進霞鵬向錦茵

大家舊著東征賦石史新承北閣恩八家題年重田子南望  
完節重與瞻對班色轉金章麗酌醴香浮玉案溫瑤草萱花  
同不老更將餘潤長蘭葉

夜中

雨急風狂自掩扉中宵猶守暖虛微寒燈孤館人間卧高樹  
危巢鳥驚歸巢幸愁晴惟對雪霜半歲念無衣漫漫長夜  
直如北門路光池今是非

送抱冲唐公子

離亭三月別雲飛南去荒涼鶯燕改渤海風濤千古思江湖  
霜雪一旂歸其表來世仍先憑桃李門牆共化機知己自斯

乏寸報送君不覺淚沾衣

思歸

窮居久避冠裳會聖澤新沾日月輝衰病自宜淹桓桓陽春  
何意到荆扉朝朝衣職曾無補康序不願不違賢者即應  
仍舊服恐驚鷗鷺下魚磯

重陽

重陽獨對南山色多難還停北海杯乾坤秋色歲後歲風雨  
故人來未來愁眼寒華開藉藉驚心旅鴈鳴哀哀暮愁更有  
憂時涕淚日荒城幾片催

秋晚

秋高水落天氣清孤雁寒城自感生商風瑟瑟骨峭南山

崇雅堂集卷之五

十三

濯濯臨明微蕊玄草枯微風蕭蕭白楊悲自鳴新醅即盡  
霜釀肥持觴不御誰為情

春晚即事

步屨閑園春日長行吟搔首惜年芳侵階細草雨添色落砌  
餘花風逗香多病歲華過在尊獨覺身世轉荒唐嬌鶯乳燕  
渾無賴度柳穿簾太劇狂

風雨春殘獨倚樓側身空望思悠悠長安冠蓋時多異海上  
直戈歲未休閑戶琴書俱潦倒馴階燕雀漫優游愁盼親之  
前羞獻肉食諸公慎遠猷

食年來中尚艱職方鴻寶舊河山中原共指金銀氣遼海  
誰當虎豹關國計至今勞聖慮捷書急為破愁顏安攘瘴疴





杜陵白頭學行依茂樹青陰合坐對危岑夕照開群從惠連  
客思新詩詠詠為開顏

小池

勾水方塘淡不波避人小築藍松蘿  
簾披竹葉清風滿檻俯  
淅淅野興多雨過靜魚淺月來寒浸  
桂婆娑龍池鳳沼  
非吾事好同南窓一嘯歌

小池

小池清淺一徑斜疎籬深護野人家  
為嫌垣壁重重障故做  
簾簾隱隱遮清曉琅玕別岸竹香通  
蘭蕙隔窗花悠然似近  
淵明宅半對南山落晚霞

寄葛青方封翁

崇雅堂集 卷之五

十六

南谷平泉不老鄉仙家脫鶴縈雲房  
雲房隱隱堂開丹桂流芳  
庭簾落看對引興長笑微烟霞宜晚景  
行歌重冠正春光華  
登錦席良宵水風吹能冷其舉觴

贈蔣少陽

蔣翁七十僊仙骨綽約長髯老更青  
撫綬公書留憤傳揮毫  
將寫銀鐫輝花間三徑閑春畫海上  
千年歲歲星復漢環階  
多玉樹傾搖詩禮共趨庭

贈劉太監

劉翁高道薄雲霄西署星郎近斗杓  
七葉承家推國器一錢  
遺愛著民題合香親草趨清禁持節  
神祠仰聖朝畫錦青鄉  
贈誰會永和徵事官相招

贈璞菴馬年翁

承家清白大鴻君奕奕風標迥不群  
慷慨詞鋒傾四座縱橫  
爭摩搢干軍光臨筆墨多材出化美  
驚風幾地聞老我踈慵  
明末埃壒從樽酒聽論文

贈翁和韻

鍾翁社稷臣節義邁千古生雖東岱  
英奇藻飛勢圖弱冠  
登帝庭身佩龍邑祖江澤淮閭萬民  
稱召父入為名諫  
展宏猷聞矢補乘時翊昌運不始亦  
不吐伏蒲諫建儲忠  
一語與臣 滿二十年丹心卧岷岷  
起家人可空復被卷  
人赴拂袖歸空山朝夕漁樵結社烟  
霞間合納無去取  
老我懸陳情愛之忘其醜 韻用  
策杖攜看雲翠杯坐水

崇雅堂集 卷之五

七

斗流眉得大篇允稱詞賦祖近扶揚  
馬微遠探軒輿矩始  
識海新祥願令還大雅 古詩  
援筆作此詩敢云報瓊瑤

贈石誠告

漢庭石相舊家聲溫藉兼傳好客名  
廣廈風清浮玉竿開劍  
花譜台瑤筆承恩北闕 朝瑤遺愛  
南邦萬里情明在茂華  
同氣味林泉期結歲寒盟

贈鄭奎吾

虎旅將軍久著名橫戈躍馬塞垣行  
三韓雲鳥慵開幕九老  
池臺漫結盟生可同傾從事酒何妨  
重掌羽林兵綠沈金甲  
寧謂卧不淺當時好客情

贈董係老

董翁秉鑑澄鈴政廊廟光儀大雅風亮勛高周太傅平成  
蹟慈漢司空筆蹤褒鉞南聲遠策關天人道得崇規我謙臣  
叨倚玉時沾芳潤笑談中

贈那燕庵

那翁大師全忠孝一病辭榮返故林從茲白駒倚自逸其時  
女范計曾許開樽肯切投膠志惜能忘坐甲心肯枉陽春  
編下里樂銷金玉振高吟

贈王湘客

右承佳句右軍書猶渡手神興有餘藍水玉山耽野趣茂秋  
修竹樂郊居道經三世承家訓轉銷千幾在國儲荷有新恩  
宜勤駕視堂嘉瑞本應虛

崇雅堂集卷之五

贈那律初

下節金符職任雄蟠蜺錦振氣成虹業承司馬元勛臂詞美  
賜龍大國風劍履直臨天淵近林泉脫屣世緣空賜環此日  
蒙丹詔刷印還應向紫宮

贈馮子高千方

宗伯清風冠士林雙遺堂構嗣徽音爲郎報國持高節奉母  
闕家念苦心贊朕琳瑯璋圃潤興聯水竹治溪深西州漫有  
花千樹誰憶羊曇醉後吟

贈曹休老

存翁骨鯁原天植昭揭倫常日古今百折衆咻明王識兩朝  
孤憤老臣心千城節若彰名傳國圖寬銷惠澤深清議由來

推宿德肯遷時態其浮沉

贈房海客

聖主達聰志若神海濱京師動楓宸乾坤幾灑孤臣泣雨露  
重關列布春殿開風清留折檻都亭霜肅掩埋輪還期獻納  
願皇春謀斷典璫奉入鈞

贈那素庵

素翁忠孝嗣家聲蘊藉爲郎會計明昌鎮獵獵盈萬寵蜀江  
兩宮挹雙旌談兵磊落風生席好客綢繆酒情航兩世姻親  
情更篤平當晚節附同盟

贈白太瑛

白公廣大悟詩禮制儔高情更灑然早歲青衫紆墨綬晚年

崇雅堂集卷之五

九

華髮奏朱紱才優文苑淹時運體具仙風親世緣卓爾後賢  
能奮跡奎光合舉燭相聯

贈房何太

早平蘭室甄嵯磨晚節蓬門接嘯歌世上風波如意少席間  
爾汝放懷多兩家昆仲聯棠棣百歲姻親附萬蘿辛值古稀  
君共我不圖消遣更如何

附打詩

龍翁龍卧老青丘龍性龍馴與更優羣衆知育訓玉軫香  
中得意縱銀鈎無營乍可談詩學不飲還同散酒籌幸任  
陶珠同夜色敢投燕石一相酬

贈高谷翁

高君孝友古絕風契結芝蘭氣味同若也仁心深可念遠夫  
詩律脫能工冰室寒映清無滓水鑑空懸本至公老我中郎  
堪制疑帷書相付意何窮

贈翟愛翁

栢臺抗疏斥權璫榆塞揚旌鎮遠疆許國精忠懸日月登壇  
威令肅風霜龍沙大漠烟雲靜馬戢高原哀思長  
聖王已開麟閣待徵書早晚下明光

恩詔起官太僕久病不能趨命詩與二弟和之不必拘  
絕

白髮先朝放逐臣曾緣封事誤批鱗龍輿天遠風雲暮象闕  
秋高日月新望斷蒼梧猶戀王夢回青瑣轉傷神賜環羣老

崇雅堂集 卷之五

子

難趨命獨對遺弓淚滿巾

和

羽經

落魄先朝老諫臣明廷抗疏豈謀身羅成龍去千門脫難  
照天開萬國春左掖冠裳餘昔夢南宮鍾鼎隔清塵扶衰  
落聽山東詔試日同觀德化新

和

羽教

白髮先朝諫院臣當年折檻憶鳴呼紫芝久向烟霞老滄  
海重沾雨露新三殿深恩開晚色九霄綸綍下秋夏馬曹  
欲進斯城頌龍馭遙懸泪滿巾

詔簡東山近後臣商輪恩駕上楓宸波澄少海封章舊雲  
剛虞庭喜起新木蘭山近鹿豕即看姓字盡麒麟南朝

開濟關明主再乞歸接物外身

和

邢從吉

疏千秋諫院臣祇爲燕翼延龍鱗鼎湖忽漲先是波海  
國新頒聖主仁鷗鷺學青瑣聞鸞鶴詔起白綸巾安車  
許口都門去紫柳垂垂正早春

龍堂集 卷之五

王

崇雅堂集卷之六

七言絕句

丙申紀遊



益都鍾羽正龍溪父著

予久欲西齋孔林覽太和之勝歲丙申乃與同里五

人往過魯衛渡淇河歷祭許是鄧凡五十日而還隨

其所至口占數語識之

人間既迫厭沉浮十載遺驛滿途游布襪青鞋河岳道白雲

何處不悠悠

扶桑賜谷路迢迢赤水丹山望沈寥輕舉祇今慚非質日探

勝地一逍遙

崇雅堂集卷之六

孔廟

廟在曲阜有洙水橋古稱洙水橋見後

百級青樓俯列楹軒窓迢遞敞庭明崇林肅肅松風起疑是

當年弦誦聲

清廟衣冠百代新古壇松檜萬年春堂廉尚敞重門闢大有

宮牆外望人

岱峰晴色映崇廊泮水波涵珠酒長朱闕金扉相對麗祇今

亂城漢堞尤

孔林

林在國六頃餘萬木蔚鬱以繁垣表以甌道水多

若命上荷

聖泉武庫茂荒烟橋濟若枯亦貌然馬鬣高封松檟老宜推

古仲尼賢此詩是納山

惡草消融瑞草生千草精檢陰佳賊應知未展餘懷志不替

荆榛四海平

手植榆在孔廟

根含化雨千年潤幹老秋陽萬古堅自是榮枯關氣運可將

枝葉問春妍

千頁廬在宜聖

翠嶺山崩哭迤波荒原三載卧烟羅鍾鍾木散操戈入世上

陳相日更多

渡河

崑崙西望衍洪濶滄海東歸勢淼漫九曲周中仍萬折始知

市道古今難

崇雅堂集卷之六

合流涇渭總洶洶洶洶泥沙萬疊重豈為獨清枕泉忌故將

泥濁示施容

開封大梁門

洛陽雅達壯士顏昂藏俠氣老塵間王孫軍馬如流水誰向

夾門禮抱關

又感梁孝鄭陽之事

帝子豪華艷昔開朱門冠蓋萃如雲可憐詞賦梁園客不識

長安王長君

朱仙鎮有岳武

嘗語他年許武大屬鐵爭忍賜忠賢高禽未盡良兮折龍胆

千年哭塞煙

鐵戈橫行靜虜庭金符旋旆竟殘身至今父老猶垂泣可怪當年謀國臣

許昌八龍家

炎祚駸駸勢已墟樓槍無計為驅降廟堂不解登元凱空使星光照里閭

專國開都事業新炎劉宗社已沉淪當年誰信荀文若自許終身作漢臣

堪市方禁

烏鳥恩深五鼎醢桑林甘苦幾會情如今年歲多豐稔純孝何人繼令名

須稱額封人墓

崇雅堂集卷之六

杯食能回母子親黃泉歡愛識天真如何四海為家者不顧分義等路人

葉縣

幾樹新楊拂嫩金一犁春雨漲溪深道逢阻休相語同爾接延辟世心

李膺墓

風采棱棱震帝京豺狼誰遣更縱橫空於大厦摧孤木落日荒墳萬古情

昆陽城

澧水潺湲帶落暉古壇疎冷野雲飛仙鳥雙去不知處城郭人民絕已非

笙鶴嶽山事杳然仙兒遺跡竟空傳仕塗碌碌君休訝贏得維揚十萬錢

鄧祁

豺虎由來不可親喉臍千載共悲辛先幾自古誰能識空使三甥作虜臣

鄧有

一封慷慨欲回天得失由來意坦然公論萬年青史在忍傳何必到重泉

祖師庵

玄都觀靜亦松家古殿燈香石鼎茶青鳥不來春又暮庭前弱發碧桃花

崇雅堂集卷之六

寧樂宮

城邑塵囂古山川碧殿朱廊半市廛想像青宮胎聖地紫雲夜夜屬玄天

故國依稀駐翠華萬靈脬聖聖雲霞殊官貝闕蓬山境玉樹鵬欄帝子家

萬壽寺

幽虛經緯意蕭然草坐麻衣了世緣萬法不粘諸幻盡一堂明月境中懸

遇真宮

狂態當年動九重願將三畝戰群龍文成自是鍾鐺者老向候門學赤松

幾度教書下帝都祇紫蹤跡竟虛無應嫌范蠡猶多事只待  
功成始泛湖予觀三才前記范蠡當是一世之傑而自明謀  
後在子學公之出世位

紫霄宮

宮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帝展玄旗攜斗杓龍慈杉柏護靈輶清潭一鑑搖朱闕紫氣  
千年拂碧霄

玉虛宮

宮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赤霄碧水濕虛明師相仙壇徹玉清夾道蒼松三十里聯宮  
朱戶五千楹

望仙樓

樓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蓬萊東望隔千山紫氣西沉杏萼開十二玉樓春不頂白雲  
夢遊堂集卷之六

日夜自飛還

仙衣亭

不食輕暖厭膏粱蕙帶荷裳老翠微借問人間九錫貴何如  
天上五銖衣

石鼓

鼓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岐陽稱刻古今聞銘落遺篇入典寶帝欲無言開至教不將  
神時有奇文

南岩宮

丹崖有穴對龍坐對天門數列峯欲識南岩奇絕處帶何  
萬巖嶽臥松

龍首石

石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危樓如此不一人隱具  
懸崖片石出崎嶇側目遙觀其慘澹不知塵世饒阮谷多少  
忘生時險人

虎耳岩

岩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岩前花竹小祇園洞裏經爐寂不喧欲論維摩真實意兀然  
相對竟忘年

太和宮

宮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夢山仙閣接穹窿空振嶽虛華尚里風微指中原分九野一泓  
瀾氣混空濛

夢山

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曾依香案列仙班五夜寒雲繞佩環今日丹梯躡星斗渾忘  
夢遊堂集卷之六

遙謫在人間

絕頂天光發太清嗷呼神宇湛空明不知身在雲霄上但覺  
荷衣一葉輕

山巖空翠飛蕭灑雲容容巧而在下星河半折座前橫漢江  
一勺杯中瀉

太和宮  
太和宮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紫雲山在紫雲山

前路即當萬丈紫後崖歡喜展巖輕亦知捷徑多驚險誰肯  
平塗緩步行

太和道中

曾岩古樹挺樵牙翠柏蒼筠老歲華北客乍驚雨路暖時時

屋畔取梅花

懸泉幾道響金徽  
屋底明珠萬斛飛  
試倚層岩憐俗耳  
清露上人衣

柳梅詞傳開玄帝道成於此

紛紛萬象本可憐  
呼吸枯榮迫大寒  
一融與氣合御梅  
根華總芳菲

五龍宮

五龍相望勢崔嵬  
雪澗春清路不開  
非是登臨乏勝具  
多留餘興待重來

滄浪亭

亭對於吳龍江之崖巨平如坐如馬  
自上有亭則可釣可漁亦一奇也

蒼崖巖崑崙出江干  
朱檻玲瓏俯釣灘  
欲取雙螭濯綠水  
紅塵

崇雅堂集

卷之六

七

不上鹿皮冠

卜心老席觀菊次雲老韻

使君高館傲秋筵  
蕭瑟西風滴生前  
好把黃花浮綠酒  
漫將白眼望青天

菊蕊盈盆未落時  
寒風蕭瑟夕陽遲  
為憐晚節奇香在  
不忍臨觴折一枝

何事樽中酒不空  
為看寒菊對西風  
羨翁把筆詩尤健  
愧我尋高賦未工

高歌酌酒樂同倚  
落帽樽前醉不休  
鹿豕祇今堪共處  
觸處何事更多謀

碧天秋冷月澄澄  
把酒臨風興轉增  
高會已期游汗漫  
香醪

誰復問留連

逸行即事

邊城五月雪花飄  
漠漠重陰畫不消  
望裡祁連何處是  
令人轉憶霍嫖姚

南家東來野草芳  
琵琶新曲賜名王  
而今嬾女多顏色  
盡挾鉛華効漢粧

龍門地遠風沙勁  
鴈嶺秋深草木空  
一自羣華從此入  
至今野鳥泣西風

土木西看洛水橋  
桑乾南下野雲遙  
居人猶說狼山戰  
大將誰提虎旅歸

聞官軍平賊志喜

提督一騎入長安  
氛氣初消寶劍寒  
赤幟秋高摧敵壘  
旄頭



不後夜中看

君王明斷屈群才，指顧風雷掌上回。三尺雄威清閭外，十行

細札白雲來。

旗麾落日飛威，箭劍倚秋空。萬雉千泉，虎已除時，雨足蔡人

從此樂更生。

賀蘭山下重光飛，大將親縛賊歸時。青海千年絕虜馬，黃河

萬里護龍旂。

秦關百二舊山河，樓殿堂堂笑更多。西寇已梟，歸虎旅東戎

豈復蕩蕩波。

金波湖下水冷冷，五月風吹戰血腥。此日鰲魚應自賀，晴雲

依舊落寒汀。

崇雅堂集

卷之六

九

雲城高接大荒洪，河東下迴茫茫朱旗一。指掌王孫白雉

重看走越裳。

開府孤鴻人夜悲，寒君幽曉落荒陲。後人幸有懷遠在，門下

誰收李固尸。

以下悲寬

故園幾處隱桑麻，深壤重門憲府家。家蟻豈蜂西極遠，招魂

誰與到天涯。

歸來妻子身如夢，纔脫顛危命若絲。衰草茫茫夕日下，豈堪

回首望西陲。

寂寞王孫泣露偶，胡塵幾度暗金鈿。天王不分平淮策，龍種

誰知與衆殊。

以下悲

牢落西垣王給事，賊庭久陷亦堪憐。秋槐未落妖氛靜，紫碧

無窮嘆管弦。

自昔堅城忌遠攻，老臣持重見愚忠。明王已納鴻禧，唐虞廟議

能忘魏尚功。

悲制

崇雅堂集

卷之六

十

崇雅堂集卷之七

五言絕句

益都鍾羽正龍淵父著

南行紀遊

莽莽行千里悠悠到水頭輕舸不覺險飄渺下中流  
浩蕩長淮水行人心暇開寒城秋月上孤馬與徘徊

清江浦

搖曳浮輕棹優游臥小窓西風相與便一夜下清江  
江汜白鳥洲淺處不盈尺孤棹宿灘頭長風蕩空碧  
湖心一夜雨天水渺相連高卧孤蓬下時聞浪打船  
榜人家水上俯仰一船中老嫗自把柱呼兒望曉風

崇雅堂集卷之七

一夜風波惡朝來旭日紅數村如畫出綠樹曉光中  
莫道乘船危人心自起波開情忘水陸高枕渡江河  
維揚佳麗地猶意錦帆遊兩屋燈火接邀客醉青樓  
船行意不舒登岸復徐步岸上多草花徘徊不忍去  
江南十月殘岸柳青板折無所贈徒倚向芳汀

六合

坦坦官塘路烟村隱數家蕪夷秋爽亦疑是雨中花  
蒹江地沮洳繞岸多葦竹江上曉風來颯颯鳴寒玉  
浦口午風輕段菱綠如畫白鷗時下來點破澄江色

金陵

紫氣晴鐘阜清江倚石頭夕陽無限恨千古付東流

敬考三山市逢人即解顏顧看名利客擾擾在塵間  
繁華南市樓薄暮空車馬迷聞玉樹歌烟月秦淮下  
無錫市歸有異時天下年有錫天下亂之書

慈山南下路霜降水波澄錫鎔今不產文物古毘陵  
渡口千家市橋頭百尺樓姑蘇知不遠簫鼓振中流  
虎丘不抗雲霓藏曲折僧房層翠間青霭忽明滅  
一勺慈慈泉津津石鱗鱗不足供瓶罍勝洗幽人耳  
十人石

方石靜無塵拋節時一歇解袂何西風坐待東林月  
劍池故吳王墓

古池銷劍氣秋源一泓清漱齒寒岩下天風兩腋生  
崇雅堂集卷之七

少年秋斜客匹馬過吳城舊觀何人望遠遲一練明  
館娃宮空臺

杜宮冬日煖盤盤野花開松柏風聲急鳴琴想舊臺  
洞庭山有用里井

太湖浮洞庭橋樑錯如綺不瓦如芝人雲封仙井水  
五日闔門萬乘風後向西行來忽盡興不必到剡溪  
有感

愚者自跳梁善者自鳴咽若欲世事平徒令目皆裂  
遑遑復爾賦賴吟生姿適當其得意將不以三公易  
宇宙本開明人心自局曲逍遙此一身何事憂不足  
再冉老如馳修名未可期無為局趣態負此少年時

人有我無人無我何有一心苟不慚惟惜茲多日

崇雅堂集 卷之七

崇雅堂集卷之八

益都鍾羽正龍淵父著

表疏

為諫冒濫行混淆科制乞賜嚴究以正士風事

臣聞事有積姦則人有公憤上有遺法則下有頌言狡詐之風興倖進之門啟蔽疾納奸壞亂法紀而糾察不及甚非國家之利也臣待罪該科於九月二十日接得順天府道學生員尹敷超等楊帖為申明祖訓嚴章冒濫以正士習以振風化事內稱新中式舉人馮詩章維寧董勛陳邦訓楊日章史紀純孫鑒胡正道等咸係別有冒籍順天實錄中式公論不平等因先是楊曉前後臣已開衆議籍籍言今年冒籍多

崇雅堂集 卷之八

者心竊怪之今擬通學所揭則前開信為有自而人心之憤恨積深臣等所聞去能點點然竊惟朝廷設科莫嚴始進籍其籍貫并自里邑凡限則官吏倡優隸奴義男贅婿及外處人等俱不得朦朧應試載在會典蓋以清仕路杜姦欺肅素履息馳騁也三百年來遵行惟謹擇人最盛或此之由夫何近歲此禁漸弛先是鄉庠有南人冒北籍者稍已而開有中有識者矣已而舉有登甲第者矣北人發憤懲思與為敢乃今歲京師中鄉試者尤從多人則匪直學校憤之而為紳皆為抱腕無寧北人攻之而南士亦不能自掩其蹤矣嗚呼是其漸尚可畏哉士以文進亦以行揚國家取才無用東西南北者將上經濟實學不徒以辭藻論工拙也大夫植立本

此一心進不致君退不致友誠信乎於鄉誼義最嚴於始進而後能精白自靖忠守官若此心一敗則本質先壞即如薛春華無當於用義則法上之女治家範勝止以詩書此白事之所差包形管之所為刺也諸生誦法詩書嚶嚶道古而更易里籍潛蹤求進懷奸歸詐何以事君況又踰江涉淮夢出窗穴即躬犯罪咎局復稽之身由罷開易從知之家素號賤達側身從考之既領賢書便為根蒂勢成人象卒難動搖雖有疾者亦以鞭長不及馬腹而止此非盛世所有也諸生如以率土王臣擬執無方之論則籍貫可無稽賤職可無禁南北之數可訖而省試之頭可均斯已耳今朝廷名卿碩輔起家異越者比肩接踵宜必皆借籍而後發耶而國家所稱鄉試者抑試鄉人耶試遊士耶臣不知其詳矣臣嘗聞七閩之季王孫廢而遊士興橋翼偶翔陰謀就進不合于東則伏軾結駟而西矣意於南則聯翩騰卷而北而其甚者易名更姓妾婦不恥嫁倭不羞跡飄風而穴狡兔士於是賤而世道斯頹臣每撫卷悲之天下一家聖明在上不意此風援見今日若不大加懲創則賢與進為奸教而省試乃穿窬之實耳甚非鄭重賢科之道也臣查得嘉靖二十二年生員錢仲實張和冒籍中式陶大壯等冒籍入學經禮利祿事中陳鼎卿史謝九儀論劾仲實等寔問罪去陶大壯等革回原籍入學又查嘉靖四十三年生員呂祖望等冒籍中式經史科給事中辛自修論劾該部題擬查勘獲誠誤回原籍入學是冒

籍之弊 祖宗之所甚禁臣子之所共疾嚴法重懲無少貸者伏願 皇上慎重賢科大加振刷勒下遵仰行令順天府屬將中式舉人馮詩章雖寧董勳陳邦訓楊日章史紀統孫哈胡正道等逐一細加查勘果係詐冒原籍隱有重情者即恭送法司究問此照嘉靖四十四年事例查明覆試請旨定奪仍著為令者此照嘉靖四十四年事例查明覆試請旨定奪仍著為令以後但有詐冒者事發定行革黜不貸罰銀償還而國法正矣再照冒籍之弊不獨順天一府而各屬郡縣皆有之不獨北直隸一省而各省皆有之中式者姓名可指而未中在學者尤多人心積忿蓋已有年仍乞勅下禮部督發直隸永平等府通州等州縣及各省直隸按行令有司教官一體查勘

為廣臣建制要恩懇賜停止以杜驕佚事

臣聞名器不可輕假恩寵不可妄干竊威大臣承國器任必  
修恭抑損以禮自裁而後能宣力效忠令聞長世不然而怙  
恩僭請則禍後之所萌上章之所禁不可拘也臣待罪該科  
於某月某日接得一本為某事內稱奉 聖旨欽此臣職看  
詳章奏不能無言夫勲戚武臣不得乘轡制也而間有得乘  
者非常之恩也不可以為例也 皇上益懼以元勲賜徐文  
登矣以老賜陳景行李偉矣至若永年伯王偉則向因居  
家請乞而諫臣執禮爭之 皇上即曲徇其情隨著戒勲戚  
不許援例東乞矣明旨在上昭如日星李文全身居肺腑豈  
不稔聞而一旦奉委居守越分妄求何容易哉夫文全之請

崇禎堂集

卷之八

四

乘豈以為爵祿尊榮而馳為勞乎今朝廷懸世胃職嗣  
繼此非開國之勲臣則殿房之懿戚也安車自應誰獨不款  
而連鑣接轡馳驟四轡卒無故妄希者知國制之不可違也  
文全為國親臣叨承父爵祿位崇矣賞賚優矣舉朝無敢望  
者唯是 祖宗之車服典章以分別等威而品節之服勞習  
武正宜恪遵乃復乘機妄干恬無畏忌 皇上不忍直拒者  
蓋為全戚之情耳要以國家舊制則安干輕授似非  
皇上之心也 皇上以居守託文全而文全即以肩輿  
皇上其心必以為 皇上既委我矣我即乘此以請無不從  
若是文全假居守之故以微有與之寵而 皇上稍肩輿之  
惠乃始悔其居守之勤快寵要恩於國體亦甚難矣不知

皇上平昔高爵重祿優特過豫以恩禮文全者謂何而不能  
易其驕馳數日之勞亦甚可憾也似令文全著大勲服大勞  
皇上又將何以加其賜乎不惟是也 皇上崇典禮禁奢儉  
居服冠履一切崇於執則士庶庸人一巾一袖制一履過廉司  
執巡官轍得以法繩之不少貸者固將以整海內杜驕風也  
法令之行當自近始文全食國厚祿不思兢兢當世之禁崇  
謙卑禮為士民先而舌喻大闢過求非望即使雍容與衛斯  
耀都市之間誇示臣民豈不長壽修之風而落不遜之漸乎  
而繼今士庶復有冠服制有司者治之何以服其心也臣  
竊計文全為不加之徐文壁年不半于陳景行典制在前明  
旨在上怙恩而妄請則不敗乘委而要求則不致其于乘轡

崇禎堂集

卷之八

五

無一可者伏願 皇上思舊制之重惟中飭之旨深抑潤陽  
之情遠念鑒鑒之惜仍令文全乘騎居守收回成命不計其  
僭肩輿以速官謫則等制明而臣節昭矣

為集眾議禁惡裏以飭戎政事

職等奉命巡視京營已浹一歲竊見各營事務有不善者糾  
心數之居嘗相謂天下事當振法不當變法當有事不當生  
事戎兵重務國家經制規畫已周詳職等愚陋固無奇也即  
有窺見何足仰裨廟謨萬一第就成法中有弊地當整頓  
而無益者條例上之如或一言可採是亦竊先任夫之議也  
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果不大謬覆題上請施行敢等不  
勝大願為共除會同該科具題外理合開坐具揭

計開

一議選補軍官竊惟各營兵卒統之者將也奉將令以訓卒練兵者中軍千把總等官也得其人則令行而卒服習不得其人弱則凌虐橫被其毒所係蓋切重矣今營中自副將以下皆斤斤選選大司馬掄材奏請非邊郡之英則武關之彥法至慎也而軍中千把總惟補固未有定式每一缺出取用殊途或援之行伍或取之各衛薦獎者累年不遷新任者忽而更補至有身不勝繼繼舉不山庭戶而突然長干夫提一旅者矣夫權衡不定則希覲生進用多岐則品咄鑽求競起囑賄成風不得則妄生嫉謗而得者叢疑似之嫌如近日馬天錫等與總協大臣痛憾冤處然其風猶未息也營中之弊莫此為甚賊謂欲止鑽求莫如立之定式每季冬總協會同巡視衙門通將中軍千把總并隨伍聽用等官試其騎射訪其賢否公同會議置立簿籍素經薦獎才藝精熟者為上未經薦獎騎射精而才貌勇壯者次之印鈐各貯一本仍造一本關送兵科印出告示曉諭遇有員缺開簿推用中軍千把總缺則以把總選總高等者補之把總有缺則以隨伍聽用高等補之此外不得一槩推用啓希覲之門其各外衛官及武舉願就營中聽用者查其身家無碍一槩試用如此則法制一定請托不行而千百長皆得其人矣伏乞聖裁

一議綜覈禁兵夫禁兵者勇士四衛諸營也 陛下既親重

崇雅堂集 卷之八

卷之八

之又厚之其卒騎虛實兵曹不得問或政不得聞獨有等一稽其耳或等營之卒每隊數十人或十餘人不全也即全而不肯盡老他使而有暇者也馬每隊稱百餘騎或止存二三餘不至也即至而皆露骨不能步者也問之則謂口內差云竟不知何差或口內監教習而不知果皆赴監石也一一而究之支吾倚代料編百出而勿究乎冒費易糧以充虛藉哺餽而無毫毛用也弊莫甚焉夫勇士者古所謂技擊伏飛百金之士也騰驤武職者武彞精兵王者所稱爪士爪牙也朝則夾陛出則夾戰是宜多力駢肩一當百面後稱耳而弛弱若此可不為振飭乎合行申飭該管官員以後每歲會同取等通將在衛老弱軍卒逐一汰革另選精壯崇雅堂集 卷之八

以自見也。等查得勳衛李承功等皆曾作養營中屢經保薦人品雖殊多有可用而自十數年以來于今無一人推用者人情前無希望則志氣日蹙於不事事則精神日困是以近年勳衛通未有至營者即勳官在營者亦多似疾似瘳不赴比試異日京營營鎮不能不任勳臣而取未試之才一旦登壇秉鉞無乃操刀而割乎合無申明原議勳衛應襲有曾經保薦者比與昔年李言恭李如松事例推將領以觀其才如不稱者即行論斥至于勳官亦照衛國監等事例推中軍千總等官以備任使庶國有儲將用不乏而世臣濟美繼焉與方召爭烈矣伏乞 聖裁

崇禎帝集

卷之八

八

以充戰騎傷殘所奉月用大司農賜麥百餘萬束穀料萬斛豈不欲飽壯而壯用乎乃各軍司費草料糴秣不時操習布營半皆骨立即緩急何賴焉是故為點烙之法病老者退殘疾者責查其倒死瘦損移治把總等官而猶以為歲終一驗于法疎也復為冬夏點驗之規法益密而馬政舉似無容再議矣但職等詢之衆論則以為不便者蓋軍多食困鄉居者半幸而驟操且因且夕息肩而復始使伺候點查疲于奔命嚴寒暑雨等至來時時渴凍道路艱等每點輒有路斃而昇米者而又負芻糗糧餉費用不才把總指以造冊定等科許百出路字識點驗戰勝各衙門吏皂比驗烙事完而軍士一月之餉已罄矣夫點驗以為馬也而反病馬且病軍則

多事而非甚有益也合無仍照舊規每年至于年終驗烙一次除老病變賣外其瘦餒者本軍重責仍將本馬兌給別軍領養一年之內有老病之馬應變賣者總協巡視官營就查出或軍士陳告即知會太僕兵部不時估賣勿使冒支草料夏季點驗通行裁革庶軍士免奔走之苦官吏省科詐之奸而馬政未為疎也伏乞 聖裁

崇禎帝集

卷之八

九

捕禁每獲一賊私加拷打羅織口詞方行申解比至將官而其賊已畏服成獄矣及解至取等審問皆氣息奄奄即欲申訴而虎將又從旁攻嚇之不敢與辨至有獄未成而命斃冤未明而家破者或等所釋吳國相等以竊為強陳二袁俊子等以良見板至為痛心也取請嚴行申飭以後巡捕軍防捕真賊如有捕得即送將軍官審訊口詞解審并不得私家拷打其有招取夥賊亦須申請知會方許捕拿不許任意扳扯及寄稱寄匪等項以害良民違者聽取參究庶聽捕無冤盜賊屏跡而羣盜之下愈肅矣伏乞 聖裁

為採集公論議點驗之臣以清仕路事  
臣等惟國家用人猶大匠之用水也杞梓連抱而棄于寸朽

良工惜之樛機雖奇而潤于槩枯良工排之知所惜又知所辨而後不以匪材雜于真材稱實用也方今聖治清明聲靈遠播不多材而不能無匪材雜其中者臣等謹探公論指而辨之其在大臣有一人焉宗伯者典禮之司也如左侍郎其者誠知其不勝任矣年齒衰頹才識卑下黃緣援繫久冒清班入塲受同鄉御史之囑及他有所私進則卷批無可奈何是文衡之蠹也居鄉犯本府推官之禁使家人冒父名而公荷楊楊于市是里閭之差也教習吉士則睡臥講席昵瞶甚矣至相與談論乃惟山玩器傳觀言不及義是不辱模範乎簪髮星星而日行塗抹咸施甚矣至奔走權門則名居八俟之首傳笑都邑是不玷文林乎譬之木其腐朽而輪因者也以秩宗之地而使若人贊之其如禮何竊以為某可罷也總制者將吏之宰也如薊遼總督某者誠知其不勝任矣中外歷官無一善狀貪污有跡蓄縮無能守平陽而大肆貪婪乃有十萬之號三晉之吏民所共知也官山東而鹿鳴講禮至為馬坐之凶鄉魯之人士所共嘆也貪位苟容則給假行而不肯作缺三三餘之糾疏非斷案乎交通賄賂則金帛入而庇護鎮臣胡克儉之彈章遂虛語也譬之木其蠹腫而液橫者乎以四鎮之寄而使若人當之且生疾心竊以為某可罷也夫論大臣之材與小臣者當以材之偏全罪之多寡等其去爾大臣以望勝但不孚物望即當去耳而况罪狀昭昭如此尚可留耶其在卿寺有二人焉廷尉者天下之

平少卿起撫之需也如右少卿某者誠知其不勝任矣某之為人豺狼成性鬼蜮為心變幻神奸不可方物為行人而奔走張居正之門捧香祈禱無不為矣及居正已卒則反而刻之為御史而自附李植之流紛紜攻擊無不至矣忽背盟賣友則涕泣而辨之同韓固楨之援而督學畿輔心感其恩故凡國楨之屬託無不從命都人之耳目不可欺也受劉承嗣之饋而假託紀綱以行其薦反忌王道增之嚴正而非擠外陞非紳之公憤不可掩也翻雲覆雨見勢則趨行瞻言山惟利是視北其心事諸御史之所共知而尚書陸光祖親見其乞哀哭泣者其于木則枳棘而糾纏者乎竊以為某明加斥逐以儆有位者也某之為人也都邑儂子哺嚙腐流

識趙晉潘材術卑暗後遼東而虜情邊計茫然弗知凡有文移選吏書浮賄以此之按山西而吏治民情冥然弗問考其行事惟日取贖銀而用之久列言責無一建明之可錄尸位曠官已為倖矣接督大工未聞稽核之幾何因事成事可謂功乎盡歸幣邑久廢憲臺校指駢聯監叩卿寺此其人品諸御史之所共聞而比之某亦何為不稱者于其木則樛樛而參曲者乎臣以為少陰調外任以練其材者也今非不知此四人者不可謂才惜之何益故不避仇怨而陳之至于卿貳撫臣均稱道快近者推用已為得人但卿寺之內豈無旁門捷徑之人方岳之中不乏練達端方之士廷推登進尤不可不加以意甄別也伏乞勅下吏部虛心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



謬將其等分別議覆以後乃詳慎推用毋得以匪材雜焉則公道明而聖治益光矣

為被論具臣昧心曲辨邪詞險計冀惑人心懇乞俯賜顯斥以快羣情事

臣頃者採集公論糾彈庸惡之臣韓世能等皆上疏置辨皇上以世能講官特賜西用臣以進言在臣推恩在上不敢煩瑣持論以聽其餘固休致無成心也為世能者少知廉恥則引身退位雖乏知幾尚稱知止猶可取也不然而少知畏懼則腆面苟容雖稱竊位不至殄行亦可恕也乃復心懷怨望再上一疏陽為乞休陰圖反噬塗抹而日橫起戈矛背天理昧人心恣意肆其毒螫援輔臣以惑明主之心牽大臣以激衆人之憤造私黨以杜諫臣之口假朝講以飾庸劣驕職之辜種種危機必求一逞盡誠自知公論不容士流不齒雖無與立必有與整遂以不肖之心行之拼一身之遺臭以流芬于若紳以世能衰劣而奸險如此是渾沌窮奇化為一人臣等馬勃合為一味不止一官一時之憂而實世道之憂矣臣等何敢縱惡以貽害國家謹就其言而折之夫世能以爲身無大過臣徒以輔臣卿人而疾之此謬也輔臣卿人非一人矣自大臣而臺省而郎署濟濟朝端臣不効他人而獨効世能世能不自反而顧欲使卿人分其怨祇爲卿人玷耳且臣等所劾者四世能吳人蹇某蜀人楊某果人洪某燕籍浙人也世能以輔臣卿人爲解彼三臣者爲誰卿人解耶是其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三

妄者一也世能又以爲臣等糾劾則大臣憂懼又謬也大臣非一人焉自台輔而部院而卿寺濟濟朝端臣不効而獨効

世能世能不自反而欲使大臣分其怨祇爲大臣玷耳且爲官畏人何如白勉身苟無愆人誰敢議誠有過舉即憂疑猶忌人其舍諸世能不期大臣之無可劾而憂其畏劾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真可唾也此其妄者二也世能又以臣等彈劾欲驅進私黨尤謬也夫黨與身孰急未進與已進孰要臣等正言不阿身之不恤何有于黨不恤已之官而爲他人圖官乎臣有愚之人素無黨與能是非人豈能黜陟人自進科已願言不肯保昌大臣舉薦知舊衆所知也與其効人進黨食後口之報何如保薦大臣取劾目前乎世能曾不見臣等章疏可謂無耳目者此其妄者三也世能又以國是未定請陛下視朝講學尤詐也世能居翰林幾年矣侍講讀幾年矣臨朝之請講學之請臣等前後連章世能縮首閉喙平日不開一語一旦被劾乃爲此說是致至之忠必待彈章而後發講讀之職必待乞閒而後効倘非臣等彈劾則大庭之臨細旃之御世能將忘之乎欲以固位乃始詐忠忠耶不耶可蓋可唾矣此其妄者四也至于謬談世道榮感人心矢口矢言欺天滅理率世能之意則必朝廷之上驥凱進容大小之臣黨與相繼奸邪之罪狀必不閑于聖聰彈劾之章疏必不行于樞貴大臣之竊位苟祿者必沒身而後已言官之懷忠發憤者必結舌而不出以是爲世道以是爲人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三

心如此識見胸懷正耶邪耶是耶非耶而欲以定國是正人心可謂無恥之甚者矣臣嘗憶昔年吳時來以科場事痛恨言官極口罵詈至煩聖諭以禁之當是之時朕然自得不及年餘公論大定不知所得幾何而遺憾至今臣實惜之又憶十三年御史柯挺參撫臣強辯事已有明旨今後被參官是非子奪一聽朝廷處分不許恣情抗辯世能獨不知耶今弊習已久賢否尚淆以小臣而陵大臣以大臣而保大臣其風尚未絕也而世能欲身爲禍首害不小矣語曰仁而不仁疾之已甚臣之罪也挺而走險死不擇言世能是也以是而充口講必且惑亂聖聽以是而贊朕宗必且濶濶典禮臣非爲言語爭勝而世道人心所係不敢默然已也伏乞 皇上大

崇雅堂集

卷之八

十四

奪乾剛俯仰公論將世能罷斥以爲人臣議邪之戒仍將臣罷斥以謝世能至于臨朝聽講 皇上仍查臣等前後所謂俯賜舉行以慰眾望世能之言不可以人廢也

國法事

竊惟法嚴始禍之誅律著詐誣之禁勳臣世沐隆恩統理武衛無辜則建威消萌屬忠義以倡諸臣即更起倉卒尤當盡節竭忠解紛靜亂明朝廷之法釋君父之憂且未足報國恩于萬一也而況竊恣倡亂虛詐奸欺如定國公徐文壁其罪尚可文乎夫衛官妄傳賊傳聞集禁庭殿上卿撓明禁此大變也 皇上不卽加罪府衛之官第始查而治之五府亦卽

查名題請下之法司究罪臣以爲諸臣卽不能解患于先而能秘查于後誠真得倡亂者以正國法亦可少追罪責快人心矣庶日以永衆論沸騰道路互相傳笑以爲查送法司者盡安也工惟政劉豸無術無所皆係跪名吳文無此人止有晏文亦非犯禁者張佑年七十又有風病足未出戶庭而李山纔十四五居外廊救災不辨也止李欽魯與其事然亦偶值而隨之非始謀者時清等則齊整不到耳其所謂倡亂行兇者盡無一人焉而又官未經一面未結一語假稱鍾簡得之乃云再三研訊似服無枉不知所訊何人所服何事不知其術何知其人不知其人何知其無枉任意捏出一如兒戲是尚有法乎夫明旨嚴切查訪可謂重矣不責嚴衛而責五

崇雅堂集

卷之八

十五

府可謂專矣壁與各衛勢分相離臭味相契固相類也始謀不能覺既變不能止奉旨嚴查苟且塞責不知其非是人而伴對之耶知其非是人而屈陷之耶以爲可以了此案而強坐之耶不可了此案而聊試之耶幸而 皇上不卽加誅使法司從公訊之故詐誣之情一審竟 倘值 皇上震怒不察而置之法下之鎮撫一舉打問極楚之下何求不得不幾于屈陷詐誣株連遂引傷天地之德乎文壁雖至愚何愛于倡亂者而庇之蓋其身卽倡亂之首耳臣詳查章奏今年之春戶部與科臣王繼光言戚倭也文壁常上疏忿辨矣又馳赴各衙門喧講矣今十月內照有武選移文查倭文壁常率衛官赴輔臣力講矣又呼噪前一夜嘗親詣尚書石星宅力

講矣身爲勳臣位居首府勢可以風諭屬官權可以召呼同儕一疏于前再講于後則減俸之事文璧與耶否耶黨集之官知耶否耶戶部之疏既明目張胆以肆其威則兵部之查豈非順指氣使以庇其類是文璧者誠所謂謀府禍階也彼各衛官正其所指使者既以指使又安望其解散身爲禍首而顧使查始禍者是求奸于奸以益詰盜此所以虛妄支吾而甘蹈大不忠大不敬也夫倡議于先是曰始禍坐視變故是曰怙亂奉命查究而苟且支吾是曰慢上欺君幸而承平無事彼且假不急之事屑焉鼓弄損朝廷之體以張其威倘一旦有不虞而或不得志也能保其不爲戎首而伏節殉誠爲國徐忠乎臣竊憾國家以高爵厚祿養此不忠不敬之臣

崇雅堂集

卷之八

十六

也臣惟行兇毆上皆治原謀爲首而奏事推案詐不以實及支吾展轉者罪皆無赦文璧所犯正中此條無遺于君宏齊應賜之擊若捨首惡而治無辜縱當道豺狼而以一二賣菜儲于此公案則國威不伸王法不正流聞四海傳笑無窮長奸萌起狡心嗣後非渺小也即今刑部法無所加招無所擬有能吏無從斷此獄皇上縱以勲臣稍寬之不爲國法惜乎伏乞勅下廷臣通查前後章奏始末情形原心定罪請上斷裁即使免司冠之刑放幽之典亦無緣握篆腰纏繞車府之權食上公之奉爲不遑所歸也至于張佑等當從伸雪行兇者復行查訪尤宜責之所司惟是勲貴大臣不公不法不敬該逆不言以避罪戾

爲便倭科臣久爲公論所棄欺天妄瞞玷辱言官乞賜並罷以昭公道事

本月十七日臣接得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一本疏論文選司郎中王教受賄行私及賈張一元陳應芳內外互異等事奉聖旨着吏部堂上官看了回將語來欽此臣看詳章奏如本內試取縉紳作式取縉紳文理不通姑置不論王教受賄行私是否有無不能逃士大夫耳目臣亦不爲代雪但疏中有吏科庇同鄉諱言之說開臣職掌臣不容不言夫張一元陳應芳之爭汝寧所知也其同時謫調汝寧所知也至于謫調之故人品之別汝寧亦知之乎當趙南星之建言一元爲考功也當事者風使恭論而一元不從手書見在是一院

崇雅堂集

卷之八

十七

也王汝訓糾劾陳與郊下考功參看而一元不右與郊當事者風使敗定而不從是再賂也汝訓既被劾一元憤欲疏援當事力止之然心甚恨是又賂也一元以司官屢失當事意方盛氣齟齬而應芳探得微旨故乘機稱之與議洵洵遂至並出然公論自明不可掩也汝寧雖倭豈不知之今云應芳常與一元同陞茲昧心之說耳臣查得一元自萬曆三年入吏部應芳以萬曆九年入禮部乃至十八年同降也無論人品資俸懸矣夫以十五年吏曹著剛正之節蒙非罪去而與數年之禮曹一併陞轉安乎不空乎即非同鄉亦不如是爾也適名吏部累推建言剛正之世痛矯前失而臣時以公論佐之至被重罰便倭之徒乘機播磨思一甘心久矣今日之

議毋以祖應芳之故智乎夫使吏部而受賂賣官承風陷上貽汚青史本科安得諱而不言今以進用正人而參論其誰與我汝寧知一元同鄉應芳非汝寧同榜乎夫所貴吏部者爲能權官材審人品也若官同則同視降同則同陞安用衡鑑爲哉推汝寧之意必使吏部盡知謝廷案科臣盡知汝寧然後爲得耶可謂無人心矣至云津要美缺俱東山人尤爲無稽山東固不乏過龜士耳南北六部尚書則無一人焉卿寺樞轅之長則無一人焉其餘衙門可指爲美缺則必盡斥東人而後快耳臣即不肖何以狂妄累卿唐三齊之士也汝寧爲同鄉所棄名之異類自世不改無惑乎以同鄉爲藉口矣且汝寧之疏公耶汝寧常希當事意疏論高桂饒伸四

崇雅堂集 卷之八

海之人無不欲墮其面臺臣陳登雲英王衛彭好古累疏劾之而臣等有利臣陞轉不必拘俸之說吏部諸臣又嘗鄙賤其人舉爲笑柄兩衙門並江西公正之士至不與立談汝寧自知不恥于公論甚矣故生不肖之心滅理欺天爲此以傾陷正人爲自固計且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汝寧何益焉陛下試問在廷大小之臣有一人不謂汝寧爲小人匹夫九州之吏有一人不笑汝寧爲篡大有一人不謂王敦爲清介士者臣甘受不肖之罪若謂臣職司是非品第天下士而垣墉之間有奸邪小人不肯自撤藩籬容奸長惡至使利口傾邦則臣實不職甚矣臣無所逃罪伏乞陛下大奮乾剛將臣與汝寧一並罷斥然後召問部院各衙門諸臣并

來朝計吏今從實言臣與汝寧王敦孰爲邪正若公論大明臣退伏丘壑心無所憾

爲奸惡內臣貪貨欺君弄權結黨乞賜斧鑕以破神奸以彰國法事

日者皇上以內臣作奸犯法內之效外外之借內科道不言加罰治臣孤刻于心皆爲國法去惡除兇使內外肅清官府無弊今聞左右之中有大蠹巨奸欺蔽聖主互相交結洩露密事詐騙錢財如司禮監太監田義者臣知之既真安敢不言按田義身居秘地日近起居不思報國盡忠專以伺探消息向吏部等衙門囑託嚇詐無所不爲其小事不敢瑣舉舉其大者一驗國公沐昌祚暴橫犯法被撫按言者悉劾

崇雅堂集 卷之八

自知罪大差家人阮傑齋金銀數萬赴京打點田義使家人高進川騙銀萬兩入已阮傑見在西寧矣宋世思宅內拿問便見此貪貨弄權大罪一也一官內陳政家飲甚多成于地內田義胆大如天不以上聞停屍三日令掌班韓景趙剛等盡將財寶搶訖乃將陳政名下弟姪趕逐不容分訴所得不計勝券力行奏知禁庭之內尚敢如此何況外地此貪貨欺君大罪二也一湖廣巡撫秦耀貪賄無厭先被奏劾吏部已覆回籍耀心不捨官爵用銀四千兩送與田義田義令高進川過銀人已力迫閣臣因他事蒙旨遇缺推用人傳一字千金蓋四字四千金也秦耀得此挾持肆行無忌臨行括取庫藏意欲與田義打點起用見爲沈鉄所發秦耀拿到可問此

貪貨弄權大罪三也一大同德兵麻貴刺軍威家將王府文  
選典口外被關臣參論恐 皇上幸解來京遣子麻承詔親  
壽金寶值銀數萬送與田義使弟田銘收編入已假言  
赴部求與從經覆本麻貴在大同自言我有田公力量誰能  
害我人人盡知此貪貨弄權其罪四也一文結禮科都給事  
中胡汝寧使科中書辦何繼茂往來內地凡有各王府請各  
請封大者數千兩小者數百兩皆何繼茂與高進川爲之通  
送每由紫園隨門徑進于內御史樊王衡親對臣言王衡見  
在可問臣者禮部上冊立本汝寧公于衆中大言禮部本見  
在 皇上面前留之御覽臣與科臣樊之佳侯先春等同聽  
其言後又對人言禮科本抽出密事何由外洩若無此事故

崇雅堂集 卷之八

寧竟可指若上誠言若果有之汝寧非交結田義何由知此  
今汝寧揚揚自得誇示人以爲 皇上一動一靜彼無不  
知本章要下要留在其草操滿朝之士側目寒心此結黨弄  
權大罪五也夫大臣之罪莫重貪欺然使內臣貪欺而外臣  
不應則尚畏攻擊而不敢行外臣貪欺而內臣不援則亦畏  
主威而不致肆乃今田義弄權于內胡汝寧交結于外外以  
內爲窟穴內以外爲羽翼洩露機密之語悉行嚇詐之術貪  
貨害人欺上凌下明犯文結近侍之禁不復知有朝廷之法  
矣相結日久爲害日深將使馬鹿變形東西易面此天下之  
隱憂正聖諭所謂賄貨欺君內外相憎者也臣身在言責知  
皇上英明神武必不爲其所欺據實奏伏乞 皇上大奮

乾綱將田義并田銘高進川何繼茂等一千人犯拿送法司  
從實審訊追犯罪則內外肅清而官府一體之義得矣  
爲便便科臣交通橫肆滅絕天理肅亂朝綱乞行罷斥  
以杜奸奸以伸公道事

臣惟天下有是非朝廷有黜陟兩相合則明兩相背則蔽兩  
相離而而是非不分黜陟不決密奸長惡則亂之道也今舉  
朝以爲非而當黜不黜就非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者乎按  
汝寧初入衙門一有條陳即有瑣碎之旨科中言關詳者以  
汝寧爲易後爲左給事中半刻已擬陞矣乃上疏劾饒伸高  
桂迎合輔臣遂免外轉又恐不得掌印則欲上抹黃洪憲之  
疏當掌者教使徐徐然心實喜遂得握篆禮垣感恩報

崇雅堂集 卷之八

昏夜叩門婢媵奴顏無所不至江西舉人有氣節者白衣素  
冠生吊其門此夜吠之所由名也今年兩閣臣交惡汝寧意  
排次輔故左右其說以論之聞次輔去則鼓掌欣騰已聞首  
輔亦行神魄俱喪乃赴宅哭別求爲道地由此獲與矣之援  
矣今復以公論不明容恐陸無政挾持吏部枉狀奏劾顯明  
此德使之不敢外陞則其計不愈毒乎汝寧自入科以來無  
一善狀田羅轉環之類每有一疏傳笑人人至其避外陞鐵  
內陞結交外援緣內援千方萬計江西義認同鄉被垣差稱  
同署即恐投之豹虎亦且不食而顧使視顯交戰之聞不亦  
差朝廷辱天下之士哉大汝寧雖倭一七品官耳湯顯祖劾  
之而不動陳登雲樊王衡彭好古劾之而不動李維標劾之

而不動主上為惡惡極過留中而不發主上以汝寧為賢乎  
以為在賢不肖之間而可疑乎以為賢則明示天下貽汝寧  
之是治言者妄論之非以為可疑則當發諸臣之疏使即院  
各衙門勘其是非以昭公道何用置之幽悠暗察中使人心  
慄而憤憤而無言洵為也且均一言也胡汝寧劾他人則  
下下稍遲則催之又即下人劾汝寧則不下以不下而言者  
愈至愈不下不知汝寧有何功伐以結主上之心有何魘術  
以蔽主上之目而能使主上愛之惜之姬之庇之一至此也  
夫自汝寧內科場事倡為留中禁揚之說以媚當事當事幸  
甚便已而嚴禁之其流之弊至于忠言不得伸公論不得暢  
始而言則請者留繼而言大臣者留今而言一給事中亦展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三

留矣朝請留以為主上意也言大臣而留則假借矣言給事  
而留則假之假者將來何所不留何所不假即有大奸大袞  
將以此術掩之汝寧一為勵階其端至此古之釜鬲乃在大  
臣今之窺錫出于禁諫此言官之大辱天下之隱憂不可為  
寒心乎夫堯言布于天下禹謨設于通衢書之史書頌為美  
德若夫誹謗之禁腹誅之誅置官監謗設憲卒訪議新法者  
則皆末世之弊俗不足為道汝寧不顧 皇上為帝王而引  
之為三代以下主誠可謂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矣臣竊  
謂留中禁揚之禁可除汝寧之罪不可勝誅也參照禮科都  
給事中胡汝寧才本庸奴行同駟僉愚得而後患失受天下  
唾罵而不辭為私而不為公處一世混濁而不恤昔作權門

之大今為謁者之兒鼓腹長嘯不出井畦之見欺天橫盛真  
如國狗之狂力可以癢白簡之彈文交結之情有據計可以  
制銓曹之外轉把持之惡無論自誇權比夏吉人謂行同張  
綏兩觀之誅非過三苗之宸猶輕所當顯劾以快輿情者也  
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汝寧重加罷斥以為人臣邪佞之  
戒仍將臣罷斥以謝汝寧至于留中禁揚之令一切開除使  
之傳布則世道清而人心定矣

為申明劾劾舊例并舉薦規則以明職守事

臣等惟參劾薦舉國家之鉅典也其大者在分別善惡不以  
稍愛枉是非之公公論不沿則雖小節未合品第稍過如范  
涑等吏部已有權衡臣等以舉論合之不必多議但有一二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三

于舊例稍拂者雖極輿論之公而不可為後日之例則有當  
申明者焉其一考察劾劾所以劾其任官之跡內外新故各  
有分也而今有未任而劾者雖其人久違公論臣等恨不且  
夕斥之然自內而出正可待內察而議由有司而陞止可于  
有司中處而以未任之官議去恐不肖者延以此藉口也此  
不可為例者一也其一自溫京堂必待南科道之劾蓋奉旨  
簡用故不少與外官並論而今有一舉入兩司之列者即其  
人貪腐阻礙舉劾彈章臣等恨不且夕斥之然止宜待南科  
道之劾耳而以列于藩臬則目濫之疏可無用矣此不可為  
例者二也要之今歲大計聖明振作于上各督撫疆于下皆  
欲一洗舊習大伸公道故各處之參劾舉過于詳不敢涉畧

念于快輿情而不暇計其小節耳然非可爲式也至于薦舉之典臣查職掌內一款凡薦一本至數十人用數十語者皆爲違式又所薦之人但可云某當優陞某當優敘以待各部之議覆聖主之裁斷未聞有經擬其人當某官者而經署尚書鄭洛之敘功則又其矣其一疏薦人三百有奇事係兵曹臣姑不論如敘經署主事梁雲龍會事萬世德每人不下數十語而又經擬京堂且欲以經撫之選經署卽貴僉三臣卽勞勛獨不知有吏兵部之查覆明天子之宸斷而可自以官許人如其掌股物耶亦肆矣此亦不可爲例者也臣非好爲議論以沮諸臣懲惡揚善之風而衆論喧然查之舊例皆謂未妥故不敢進而不言要歸之至當使可爲後日式耳伏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五

乞勅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除諸臣從公考察敘錄外仍申飭規則以後遵行則法守一而裨勸懲不少矣

### 爲嚴究私揭以公計典事

臣等于二十九日入科接得廣東瓊州府萬州判官馬煥揭帖爲大奸王惡誣陷僚屬等事內揭本府推官朱廷諫賍私事件并排本官被害等情印印查廣東計册內朱廷諫督按註有獄獄攝邑洗冤除弊之語雖非最考亦無疵過馬煥督按註有貪婪違刑等語顯係馬煥居官有議已經步處既陞王官自知必黜故歸怨于本府推官肆行揭害以洩其忿耳此市井猾吏無行義之尤者既註劣處似無足道但恐

此風一倡大小效尤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似不容置之勿論已也且今大計當處者自方面以至于首領襍流不可勝數重者罷斥輕者降調皆怨府也鄙夫患失乃其常情一旦失官而去雖極卑賤誰無忿心雖極昏愚誰無一喙似有劣處卽求其敝處一官則揭一官揭不勝多而司是非者將無所不被其毒矣此世道之憂也先是數月以來衆議藉藉咸謂私揭四出有云以卿官而揭有司以部官而揭舊僚以屬官而揭上司者又甚則違臣揭言官司揭巡撫矣投者無忌受者不疑甚則爲之倡言而辨之臣不勝忿恨然無敢投隻字于臣者知臣其類必不聽且懼發也乃今馬煥公子臣科投之是奸人以是端臣而臣心不信于天下臣之所甚恥也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五

臣查得萬曆十五年工科右給事中張棟題爲士風日熒私揭公行等事奉聖旨私揭告人傾儉可惡着嚴行禁約以後但有投揭的科道官指名奏務要根究明白原係貪酷被論的查照考察事例重處該部院知道欽此馬煥所揭正犯此禁其官雖微弊不可長且今外察方行京察非達私揭不止善者懼矣伏乞勅下部院將判官馬煥提問究治朱廷諫從公考察仍嚴行禁約如有內外大小官員投遞私揭者卽將投揭人拿送法司究問無得輕信爲之傳布以墮奸謀如受而不報者聽臣等奏究一同治其關係世道非細小矣

### 懇乞聖明法天勤政以光大化事

臣惟人君之治猶天之運也天道運而不積故四時行百物

生若七政一日不流無以成歲君亦如之時幾之勅日及之  
聽大采之勤凡以成天也 皇上憂勞治理十九年于茲矣  
乃若靜攝日久朝講既稀章奏停閣批發遲滯自十月初九  
日至今或盡日而旨意不出或多日而題覆不下接本官員  
伺至日沒秉燭而出亦云遲矣而又有竟不下者如吏部之  
缺官題覆大臣之自陳兩衙門之彈劾條議既多留中而科  
臣稽覈臺臣劄劄芳譽以留中諫也又復留中則豈臣等所能  
解哉夫本章者政事所關也下以此通上上以此示下非用  
舍之大權則軍國之大計也利臣受而發抄各衙門奏而施  
行四海之人傳誦瞻仰遵守以爲法一日不下則一日之政  
遲一事不決則一事之機滯使恭駁者無所受題覆者無所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五

承待罪者經旬不出彈劾者可否不分昔之邸報傳之各衙  
門又傳之四海皆知 皇上旨意遲而不發日復一日也豈  
美善事哉臣聞唐虞之世都俞一堂祖宗之朝面決可否當  
是時章疏不煩而何有遲滯哉決如流何至留中乃今日茲  
甚矣人情積遲生疑積疑生妄揣度億料展轉失真爲影  
響之辭謬設隱微之事 皇上有所待而人則以爲諱也有  
所有而人則以爲隱也有微意存而人以爲奧突之間有所  
察而而掣肘也 皇上權之以心而議者遂窺心以疑其迹  
皇上檢之以迹而議者又報跡以疑其心下不能取信于上  
上不肯示信于下上下不相信而敝口皆可疑傾耳無可聽  
端皆起于留中不決而弊遂至此也 皇上能無慮乎且人

主尊臣之表也精神動衆之端也上有味爽之政則下有待  
旦之臣內有情陰之風則外有戴星之治 皇上以憂勤倡  
于上而朝臣應之郡縣之吏應之邊疆田野之臣民應之如  
乾健運而歲功成斗杓轉而二十八宿無不隨者此 皇上  
十九年勵精之治也奈何一旦稍弛使內外臣民因循相率  
至有留中留部之說乎方今國事多虞四郊未靜士風不振  
將吏奸欺卽屬精實以陣之猶有不給乃復汲汲玄默玩  
日燭月甚非所以光聖治理天工也此皆臣等愚昧曠官誠  
不能格君勇不能極諫請先伏耳目不職之罪伏乞 皇上  
垂念治機屬屬圖治臨朝聽政開筵聽講凡有本章速賜批  
發無致稽遲停閣以來四方之疑駭怠弛之風臣等無任懼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五

越待罪之至  
恭進彌災祛疾要道懇乞聽納以慰人心以光聖德事  
臣聞天事恒象變不虛生竊見近日災變叠至甚矣陰霾冥  
晦亢旱驟陽火先是隕否塞昏聳天心仁愛登其無因而有  
此警 陛下下以眩暈動火朝講久虛雖聖諭諄諄係心民  
瘼然不聞出次當展與三公九卿而相儆戒商確幹旋調變  
之方天道神明固不可以虛辭動也日者在廷諸臣竭誠進  
陳 陛下下一切留中人心眩惑不知 皇上有繫于中耶抑  
安其言爲不足采耶夫使羣臣言而盡安不安者之盈朝  
也使其言不妄而彌災祛疾忠獻謫論皆在陳說中 陛下  
不忍置之乎 陛下下一聽臣言臣竊謂彌災祛疾原無二道



勤政即所以保身制情即所以養心身心相而天意民生皆  
可轉移機相固也請言保身臣敢以水喻夫水也出泉下則  
清達湖江則清激流赴大壑則益清假令壅閼不流則靡  
濁聚沫不能清矣人身之血脈何以異此是以君人旋朝聽  
政清養否尚凡以鼓舞心神節宣元氣勿使有所壅閉凝滯  
爽其常度乃至日昃宵衣而君德益康壽源淳固未聞以勤  
政而致疾者也今陛下居重宮之中享溫肥之奉優仰逸  
豫恬愉而不出久之則血脈滯澀嗜煩醒飲食之滯液滯  
而不能融痰飲凝于下清氣過于上雖欲無疾不可得已  
陛下欲却疾乎則莫如振精神一念慮一旦排遣安豫之心  
勉臨朝講朝也百官執簡而啟事陛下隨機而斷之當其

崇雅堂集

卷之八

裁決如流必有暢然喜者矣諸臣執經而敷義陛下  
凝神而聽之當其理順水付必有暢然喜者矣而又時召大  
臣與之講究典章前確治道于以發揚耳目而開暢心胸心  
暢則神清神清則氣固淹沉之病煩醒之疾無由得入何體  
之不康治之不運也陛下能無意乎請言養心古人云大  
喜毗于陽大怒毗于陰故曰怒逆德也人怒則氣奮氣奮則  
心火炎而五藏之火乘之于是熱中煩懣而譙詆舉措多有  
不得其平者因之以觸逆乘之以醇飽火則益怒怒後益火  
鬱氣滿胸動覺振搖使清寧之性運情感而乖逸此疾之所  
由起也天子之貴誰敢冒觸誰敢不敬而猶未免于動怒或  
役使者未觸耳然而無足怒也人情以卑承尊恐懼必至于

失措以愚事智識慮必有所不周此非其敢慢勢是使之  
皇上量包九有明賈羣情豈不能容此至愚至賤廖瑣瑣  
而動吾一念以及之哉且又非所以廣恩防微也有過之物  
驟而傷之必有嘆息之聲天將方長輟而折之悽然有憐心  
焉人雖至微關吾惻隱匪有大故何所不容刻核太至不古  
或生關係非渺小也皇上試一靜思未怒之先此心何然  
既怒之後此心何適至于怒心偶熾即澄神以照之其人其  
事有何不可原有何不可忍而必以怒乘之者如此而思則  
燥心自平和心日擴久之恢復自適此中如太虛空闊其樂  
無涯而火自退疾自平矣陛下獨無意乎此二者臣所謂  
勤政以保身制情以養心者也身保則氣清氣清而天地之

崇雅堂集

卷之八

清氣應之養心則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氣應之由是嘉祥  
至風雨時災害不生福澤流溢皆自皇上一念斡旋調變  
而出此臣所謂彌災祛疾原無二道者也若夫議蠲賑蠲食  
殘禁者廢省告訐皆可次第舉臣不敢贊臣愚所見總之內  
外諸臣所管陳說無他奇也然諸臣陳說殆無虛日而  
皇上一切不報則猶然未知聖意所存是以懷疑者皆思一  
効其愚皇上何不翻然一旦聽納其言數臨朝講蠲賑蠲食  
中之疏使人心欣慰恍如披雲霧睹青天傳之四方書之史  
冊為萬世談頌美其臣即受狂妄之譴臣實甘之臣愚區區  
不勝懇切屏營之至

為斷求治之初心廣聽納以慰羣情事

竊惟始終惟一尹衡以規靡不有初大雅所歎臣待罪掖垣  
仰瞻陛下真廟精之主也論學行政必以三代爲法而下  
視貞觀之治彼貞觀之治勤于始而惰于終如十漸之流  
陛下必不効之明矣乃者偶以聖體違和暫免朝講已幾  
半載遂以爲常大小諸臣連章進諫陛下卒不聽也臣不  
敢煩辭遠引竊以陛下初心揆之陛下御宇以來固美  
年也朝即朝講即講風興時敏惟政學惟範都僉在明庭  
簾幕在講席詠歌傳頌在四海臣民當是時上無難見之情  
下無難効之疑精神意向光明洞達官府刑賞一合輿論蓋  
至治已乃數年而更也朝而講者十九免者十一視之初心  
間矣又數年而更也朝而講者十三免者十七視之初心異

崇雅堂集 卷之八

矣至今一築免焉皇上試以今日之心反而求之前日之  
心精神異邪意向異邪一朝一講而也數今也疎向也勤今  
也廢其故何與則又反而思曰向爲勤政而視朝今之免也  
無廢政與向爲勉學而進講今之輟也無廢學與向爲勤政  
勉學而人心欣頌今之不由也於人心獨無望與是焉可無  
念也則又反而思曰向也數朝數講矣而形神康泰今也不  
朝不講矣而時復違和則煩勞動火者似不在一朝一講之  
間而所謂靜攝者似不在淡居燕息也念及于此臣竊意  
皇上之心惕然然虛明感動前日視朝進講之景象宛在  
目前而激勵迅發自將待旦以作昧爽而出矣皇上特弗  
之思耳夫君德日也口一日不出二日不出于化機未必晨

也然而氣象熙煥人心抑鬱必有念見貌而想秋陽者今陽  
曦不襲半載矣于人情何如哉不寧惟是臨殿日少則上下  
交際上下交際則中外異議下之視上若重霄掩諸而不得  
其從違好惡之情中之視外若遠臣疎遠而不鑒其忠誠懇  
款之志于是有置而不覽之奏有覽而不用之言至于大刑  
賞大黜防舉朝公議以爲不可陛下猶排衆論而行之如  
張鯨者罪而且赦赦而且用陛下必以鯨爲無罪則刑尚  
智其誰之瓜牙必以刑尚智爲有罪則張鯨其誰之淵藪去  
其瓜牙留其淵藪此理法萬萬所不可者陛下深居不出  
羣臣不得叩墀請劍以睹天討之威陛下試思數年之前  
經惡罰罪之心英明決斷豈容有此隱忍反復而去疾不盡

崇雅堂集 卷之八

者哉故臣願陛下以初心求之也陛下下聽臣言廢神  
內照當此羣情願望之日先出視朝次由聽講章奏國中者  
次第發出斥逐張鯨以明元惡之罰則臣民之心慰而憂德  
愈光咸五登三一日趨貞觀之治萬萬矣陛下何惜終朝  
之勤一念之斷而不爲此盛舉也臣不勝激切仰望屏營待  
罪之至  
入親官員大集閣下懇乞臨朝聽政以修治功以風羣  
吏事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成于勤勵廢于因循治一方者精神必  
振于一方理萬國者精神必周于萬國是以古之明君既設  
兵牧郡邑之吏以綏羣黎而又綜効功能考稽殿最厚爲褒

實以勸其從嚴刑罰以威其惰猶懼未也率之以舉優之以  
行親接以詞色親詢以疾苦于以發揚耳目而激勵其精神  
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肆此治之所以登上也 皇上  
勵精圖治十九季于茲方其初政旬日三朝既無愆期矣而  
大計之會輒復引見諸臣親獎廉能而懲貪墨一時景象猶  
可想也乃今靜攝日久黼座稀臨朝廷百執事之臣不暇取  
光者數月矣況當大計四海九州之吏轉集都門自兩都京  
兆以及各省官僚 皇上所與共安天下子惠元元者也彼  
其三年之內勞來撫字夙夜憂勤者一旦程功奏績聽黜陟  
于明庭激非奉 陛下之德意仰 陛下之威神乎君者表  
也臣者景也率之以勤猶慮其怠示之以倦何以教勤假令  
崇華堂集 卷之八 三

為題 聖諭陳惻見以彌天災以圖治安事  
臣等罪該科於本月初三日恭瞻 聖諭云云欽此臣等竊  
皇上欽若天道軫念民瘼推誠納諫甚盛心也臣等列言官  
居常發憤幸處不諱之朝自謂何以紓愚悃報上知乃茲復  
睹 聖諭胞切拊納德言安敢隱默蔽情以負 陛下且臣  
作縣五載周旋民間問閭之疾苦官吏之弊竇自謂一二知  
之矣竊以平糶于中者為 皇上陳之夫民之擾由官之  
邪也是故厚歛重役而民不得安淫刑濫罰而民不得安  
何察之威聲奸以害民而民不得安施之以所不安強之以  
所不欲矯拂勞費而民不得安為投櫃之法則多取羨餘而  
什加二三小民莫敢較矣假稅免之名則縣有欠耗府有加  
崇華堂集 卷之八 三

夫安得不困也訪察遠邇將以安民而委官乃心腹于羣小使之陽持長短招權傾利而陰報感憤驅馳之供大猾張羽翼之威良民陷不白之獄信耳目以察惡而惡愈熾所謂養奸害民者也古之利民因民所利而開河利于京畿則見謂不安彼趙燕之郊非大河即黃河也引以為用不泛則竭用百倍之功以開渠濟川一遇旱潦前功棄矣當事者誠欲建永世之利而任事得人則自昔所難彼能幹之吏欲見其長以微奇功豈復還顧不防實川澤壞壤上以病貧民則飭無為有執空文以罔主上矣咸乎已受其功不成民受其災索之何百姓不喁喁作惡而急且逃竄也此所謂當相度土宜可興則興不顧者勿逼可也凡是數端皆民所疾苦而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三十四

忠言嘉謨之臣亦齊集于廟堂之上矣然或知其弊而不更變之而未盡祛臣因聖諭而歷數之然臣尤有獻焉風者天地之噓氣也氣不調則飄忽而散其象在百姓為失業為流離則臺官之占是已乃天道下騷以曉歸為光而沙土蠹穢查實盡昏則似有臺關否隔之兆焉又洪範象為恒風其解亦為開塞敗者不止如臺官所占而已茲欲開閉通塞復有二端臣竊見皇上委任老成登崇耆碩數名內閣諸臣商確治道誠可謂交泰矣乃近者牛戰以來進見希絕咨詢未逮豈民生吏治無一可議者乎抑傳示渾度而無待而詢也召見絕則跡跡咨詢則情隔由是國家大事有請之而不從從之而猶豫不行者有得從中批而莫由測擬

此其非政體也臣請皇上效法祖考時屢召對引進閣臣而詢治理如民生進計吏治官常咸令詳議于前而

聖明折衷焉至于六部大臣亦微劉大夏輩故事事關重大者時一召見而咨試之則上下交而治道光矣此一也臣又見皇上推誠納諫顯忠遠惡最者犯顏獻諫之臣批鱗請諫之士靡不優崇褒恤至有起草野達商而登之清華樞要者此盛德事也乃今一二小臣偶因愚謬特被嚴罰既棄其言復斥其身使之沉錮下僚俯首荒微無乃已重乎朝廷之間見諸臣相繼被誅人有思心稍銳銷鋒莫敢紆誠進諫非所以通治道去積弊也臣請皇上推廣德意念官事諸臣懲創已深煩從寬宥如范梈孟一麻葉仲慶蔡時鼎王學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三十五

會安應麟沈璟等如法等聞其愚忠或復之言官或移之京職下以風百僚正直之氣而上格納諫之誠則言路開而壅蔽除矣此二者皆所謂治樞化原開否通闕以應蒼蒼之徵尤中外所望而臣日夜憂念者也故敢為皇上推廣而獻焉臣愚固陋非能通機祥徵應之說顧獨念天道恒象相氣相通長天知皇上愛民如皇上推誠納諫如皇上治理民情一加之意未有不消民生不遂者是以忘其狂昧條列上請伏惟聖明俯賜採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為妄陳進賢任賢之道重政本以新聖治事臣等待罪該科竊見近者衆議紛紜羣疑競起元輔次輔相繼引疾皇上夙夜焦勞求賢若渴登進趙志皋張位與王

家屏入問資治又催王鈞爵入閣辦事中外翕然賢于夢卜此千載一時也顧臣等之心以人至用人不難于擇難于任不難于任難于專皇上既得賢而用之矣豈徒厚爵祿治薄書已乎必且委之心符賞之贊襄鑒其感激圖報之忱納其陳善罔邪之敬事關君德即言涉忌諱而不為要君儀條綱常即語稍激切而不為忤耳事有難於顯諫而造膝入告因而黜行其謬固機事之密成事有難於隱忍而語延爭因而顯用其言尤樂善之風著以其公正也退之則勿以其不聽從也諫之以其忠直也任之則勿以其不遵左右也遠之有所推而揚之不疑其為市恩有所唱而和之不疑其為黨比亦猶疑以杜讒邪之口披情懷以除壅隔之端使上下

榮雅堂集 卷之八

之固血脈流通肝胆相照則民氣常在一堂此交泰之道上治之機也至于輔臣之所當進則又有可言者閣臣衆臣之表也躬詣恩慈之府也肅思乎偏黨之風咸需威乎忠義之人退衆見紛紜羣言淆亂宗祏大計方賴弼諧則幹旋主持之力不可少也四部多屬羽檄交馳將吏奸欺圖恥未雪則廟算折衝之畧所當講也士氣浮靡沽名躁進託踪捷徑侵越典常則崇恬抑兢之風所當率也吏治民生困所當詢然朝房見客足矣而退食私宅之拜謁何可不杜兵機邊計周所當防然督撫具揭足矣而總兵將官之查揭何可不絕本章款其票擬而科道部寺先事請教則黨比之端也交遊各以類聚而中官勲貴交會迎逢則請託之賈也此皆輔臣

之所當致意者臣請一切持之至于進用必以廷推而不不薦舉登崇惟求賢俊而不必文苑則世宗之用楊一清皇上之推錫爵家屏有舊例也今所進趙志舉張位人望其歸即使廷推亦不外此但輔臣急于進賢而薦之皇上急於得賢而用之于國君如不得已之道左右諸大夫不得獨聽之說似猶未盡不可以為例也伏乞留神省察幸甚幸甚

榮雅堂集 卷之八

臣准治道樞機係言路之通塞皇上近以臺省缺入亟求選補內而中行之彥文苑之英既先授職察慎臆忠日見之矣郡邑良吏自四方而集闕下者又三十餘人將選擇而用也始進不慎終奚賴之臣請劾一得焉古稱伏節死義必于犯顏敢諫中求之然方面者爵雖難合邪佞者軟美易磨剛言苦詭寧惟朝即上官增之母率上官即同列嫉之矣抑不知國家設臺諫欲其正言不諱乎欲其阿諛求容乎苟以阿容則庸人妾婦可為之何用選也必欲正言不諱奈何惡言哉古工瞽得言今專官乃不言專官者不言乃使別衙門值而言正流塞旁隙潰于是被阿諛之名受彈劾之辱實自取之何足異也臣以為今次考選必詳查歷年考語彙之繕刊公論要以心術質朴行事端方者為右補之科道毋以浮言間語其敏捷華靡者以別衙門處之鼓之使言勿阻之使不言而使他人憤而言貽之羞也此材品之當議者也前官之照科後來之觀建係焉出臣不為辭祿勳然獨世磨鈍

寶曆十許近年以來臣衙門何其繁也有掌印之內外陞有  
功勞越國之陞有年例之陞其初不為無意然久而趨避因  
之內外止緣俸次陞則有因俸次而用俸者矣資深而以閤  
原則有假閤陞而僥倖者矣吏科而必內陞則有領內陞而  
僥倖者矣考察差用而以功勞陞則有假功勞而僥倖者矣  
至于年例尤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如萬自  
約雖至今公論未平也使夫後來者觀而念之意見不定而  
趨避之是不啓妄心乎近者吏部欲破此銅習而不知者尚  
有悠悠之議則謂自臣今日始吏科不必內陞內外不必拘  
俸考察差用皆職所當為不必敘功敘勞資深不趨閤年例  
不必陰示推折凡有陞遷皆以章疏之是非公論之賢不肖

第雅堂集

卷之八

三

完之前者無俸俸庶後者有所觀法此趨向之當議者也御  
先試職而後考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錄則再考之歷  
考而不請則改之如刺光裕易以選軍可舉也乃近者雖考  
而視為虛文假以市德即四十餘人而無復再考亦無復改  
之別衙門者是廢法網下也至于議差近而美者趨遠而惡  
者避數年以來喧然未已作何者可恨也夫御史臺法司也  
考而廢法又焉用法差而行私何所不私如是而風憲不稱  
損乎臣請嚴實授之考公証差之例使新進者習刑名之實  
而杜規避之念此章規之當議者也古今取士皆用身言科  
道取優容聲育之善非可臆度影響也必親聞之行取各官  
部有考都察院河南道有見而臣衙門答訪同也會議同也

乃足迹不至何以說焉臣憶昔年答訪蓋有指少為老指聰  
明為盲瞶者此不親見聞之弊也夫使吏利而無與則不當  
訪之必訪也奈何斬一見耶臣近遇河南道舉諸臣儀容  
整肅歷歷在前而臣茫然莫曉始覺缺此舉矣請得照臺中  
之例見朝後請科一見似不為多事也此聞見之當真者也  
臣所言數端雖極瑣瑣無一語令人喜者然臣立意任慈不  
任德嗇退不嗜進也已銘之心矣伏乞勅下吏部速行議覆  
言路幸甚臣愚幸甚

建言舊臣部推不用懇乞聖明廓大公順輿論以燕平  
明之治事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三

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初三日接得吏部一本為缺官事應  
天府缺府丞推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孟一脈光祿寺少卿  
呂興周奉聖旨呂興周陞應天府府丞欽此孟一脈正推  
而不用矣蓋一脈則皆建言者也又于初八日接得吏部一  
本為缺官事江西缺提學僉事推南京禮部郎中蔡時鼎禮  
部員外馬猶龍奉聖旨是有點的候擬用欽此臣恭睹欽  
點則馬猶龍也蔡時鼎正推而不用矣蓋時鼎則皆建言者  
也夫缺官和推而前南例也推而正者前陪者後亦例也既  
同見推則因材不相遠然正者先用而陪者次及則國家用  
人之常而紀人之功也人之過則聖主大公之度也今呂興  
周馬猶龍賢者也用之固不為不當然正推見舍而部推先  
用果陛下真見孟一脈蔡時鼎之不稱此職而置之乎或

以二臣者曾以建言得罪而忌其復用故抑之乎令二臣不  
坐直言其過未著臣不聞其掛吏議奏公評也若以建言者  
而放置之天下之疑且滋甚矣人君德天地也天地不以  
憎惡棄一物人君不以憎惡棄一人臣不敢違舉即陛下  
數年以來登崇賢俊獎批麟折檻之英如大之海瑞趙用  
賢沈思孝次之周弘瑜會乾亨等旋退旋復未嘗以前事阻  
也清之史明傳之遠近天下後世蓋不以諸臣之進爲榮而  
以陛下大公之德爲美奈何一旦獨于二臣而新之使內  
外之人聞之將曰建言之臣不爲一時見斥而且後進無階  
陛下之言官不惟挫之一時而且惜之于後銷忠直之氣結  
諫臣之舌所係非渺小也非止此也王遵以剛正掛冠四海

崇禎堂集 卷之八

所共知也推用凡幾次矣而必不見用王德新侯仲以建言  
被罪中外所共惜也題補凡幾時矣而章徑留中王遵置而  
大臣之持正者休心王德新侯仲乘而羣臣之愚忠者奮氣  
廷推不用而推不允則銓選之臣亦抑鬱而不敢伸其志矣  
數旬之內有此數端臣知而不言臣爲失職即以陛下成  
命不可易然尚冀聖德之無我也伏乞陛下建皇極之正  
弘大造之仁以後建言剛正諸臣凡有推陞照常照用仍將  
閣中缺本檢查發下則忠直有勸而聖德益光矣

懇乞 聖恩寬宥言官以安輔臣事

本月初一日該禮科給事中羅大紘一本爲險候病臣依回  
因說等事奉 聖旨元輔奏揭原爲解朕之怒非有別意羅

大紘這厮見前所送私臆圖報之心不遂因借言所詆輔臣  
實欲遂其冊立之計且屢有明旨不許激賄賈以遲大典羅  
大紘這厮明知故違好生可惡姑著降職于極邊方用不  
許廉騰陞轉冊立之事本該改要姑且存此一次再有黨教  
煩擾的定行遞改吏部知道欽此時臣羽正臣先齊公差未  
遲臣汝寧等日觀天威旋舞不敢遽賣乃今八月矣大紘竟  
補廣東揭陽縣典史適臣羽正先春差回之日聞衆議藉藉  
爲大紘惜也臣等仰窺 皇上冊立初諭已有定期初無俟  
于羣臣之復請閣臣揭帖委曲幹旋亦不暇計羣臣之疑議  
然而大紘不免于得罪者則以言之太激耳領臣等以爲大  
紘言誠過激意無他也心迹之難言也久矣輔臣之揭心迹

崇禎堂集 卷之八

之間也宗社大計舉朝望之而或微有異詞則人訖不疑內  
外章疏諸垣受之而乃偶爾取回則人訖不疑大紘書生也  
爲諫官之日新見隱約之詞則不能不疑見異常之迹則不  
能不駭且疑遂勃憤懣于中故不擇詞而山之又安能委  
死和平以回聖主之心而明賢相之志哉此則大紘之所以  
得罪也然而意無他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察輔臣休休之  
狀其言是歟大臣必引咎而愛之 皇上因而嘉之其言過  
歟大臣且虛懷而容之 皇上因而宥之是言在大紘而  
皇上之仁無不昭輔臣之德無不且大也何必奔之舊職  
之題方而後爲快哉臣等誠不敢煩煩願仰望日久而  
皇恩未敷不得不疑疑乞恩于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矜憐

大統服官未久免其降罰仍乞 皇上將元輔原揭發科通抄明示天下則元輔之心迹自而衆論自息大典不滯矣臣等不勝惶悚屏營之至

乞定朝覲官員出京日期以杜僥倖以肅吏治事

竊惟朝覲重典九土為邦之吏舉其職進于上上考而殿最之是時宰衡之所品定聖省之所糾彈部寺百官之所咨議處無不欲獎廉能去貪暴以振紀法而生清朝之治豈顧私欲故大糾之前簡牘不入環與不通雖其親驪無敢問省何憚憚也令自是灑濯其心壹以待人罷私交而守明禁一如大糾前又何可議者乃一旦考察竣矣去而酌定矣遂爾解脫嫌疑紛紜謂拜或門生故吏里閭交遊官同地第同籍輒復

崇雅堂集 卷之八

進醢酒食錯陳筐篚獻酬請接踵關門德者不為私一有弗饒愕然指之矣受者不為德一有弗受愕然指之矣能脫焉自援百人一兩人耳大取乎大節也受謙以挽上法大罪也哺糟啜醢沒于遺餘而不自脫大取也已且獎廉已且訓舍乃身自蹈之自悖之隨風靡靡百司一致朝廷不加誦宰臣不見斥是尚有法乎臣固知是饒儀少不至一金多止二三金又在大計後其與招權通賄者不同然要之不可謂義也一介非取乎賁兩非賄乎與時科道諸臣蓋屢有言之者矣上非不禁也而不為止也則以其交未絕而迹未遠耳夫朝覲為受計也自大計而始逾而大糾而謝恩辭朝不出正月二十日而朝覲之公事竣矣公事竣而不行延至二月二

十日後始滯京邑且復一月此一月內所為皆私也假之暇日畧其絕約得以優游治友朋通交謁交則不能無相款款則不能無相遺故一交而其勢必至于車馬萬里也直私受縱而不治乎受賄玩法而莫之止隨犯而隨執之將煩司寇為國家羞甚不美也故與其罰于既醜不如使之早行而無為醜也然而不逮之行何說也以爲次領水程送會試舉人入院二事耳臣竊意水程必親領議閣一吏代之自臣所親記未有朝覲官于貢院門檢一許冒舉一奸弊也即舊制不可廢亦令以吏代不則以首領代亦可也此二端非有鉅典必不可變通者然而不使之行何說也故欲杜其醜莫如絕其交絕其交莫如速其去臣請 陛下特發嚴旨令朝覲官員考察拾遺大糾謝恩俱無過二十日謝恩之日即辭朝出城其各衙門辭見一切罷免京官外官敢有投一字交一物若遷延潛往近地不即速行者五城廉衛街知勿問尊卑一斷干法坐贓罷斥庶乎其迹既遠其交既絕醜遺不難革矣夫內外諸臣誰無親識一切絕之誠為不近人情乃至肅近臣以法風遠臣以節其為要治光華其重臣區區愚見如此伏乞 聖鑒

崇雅堂集 卷之八

條議閣部事定以當實效事

臣惟天下之事息于因循奮于振作至振作之中而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曰者 皇上允閣視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者有數端臣竊嘗有案



十心願以爲此奉差者事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謂劣之見從旁談其短長而又復思事王事也驅場之受不遺漆室行者効其力居者舉其愚于臣職亦無不可言即無奇又何敢置其款啓之明不一陳于前耶除綜核之法作用之能顧人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爲六條少裨邊計伏乞 聖裁

一曰杜私交臣聞綜核之舉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掩之則顧體面隨囑託而法爲情說耳不思關過何事而可緣此以發交哉往者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書啓或用稟揭過于京師而又至也則有宴會不程行也則有游儀祖餞豐盈厚深可結也夫既與之通即與之狎

余雅堂集 卷之八

聖四

安得不爲之地有相糾纏懇懇而能明目張胆摘發其非者乎此公私不兩並之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之日門書迴避不接私書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檢論照則私交絕而公道顯即有弊端可動氣劾之矣此固第一當革者也伏乞 聖裁

二曰省供應今武事至急矣明正肝食舉朝高目此非人臣忘經與食時乎乃疊者周視一行經過有司爲之豐酒食餽傳舍鋪張玩器至糜費矣而威繼光一鎮凡用荷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知也行者又不自愛多攜伶人游客至數十人日夕酣飲流連光景登高覽勝伐鼓飛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浮糜抵此且費何從由非剝軍民之脂膏乎聞邊以厚邊

也而制以自奉其猶人哉至于差臣所至司道委官聯閣隨從地方館穀費無涯蓋差臣費者十一而隨行者十六七矣尤可恨也臣乞嚴旨禁之如前數事地方官奉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檢論照仍不許多帶司府官以滋供應則糜費省而風采振矣伏乞 聖裁

三曰革京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籌錢糧行務作稿書寫本章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雅非良善也一聞差官多方鑽刺乃有積歲規從懼閱官吏賄求有力者深相囑託設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洩語言抄資否冊籍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即罪可爲功賄而違即功可爲罪蓋有鑽隙相通鑿鑿置賄者神奸秘計玩弄差臣于掌股而顛倒武臣索

余雅堂集 卷之八

聖五

之重賄不屢不止差臣固不能萬耳目防之也向蓋有以劾斥縣丞問革監生爲書寫者藉令不圖重賄肯并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于差臣而軍官陰奉之亦甚于差臣之可提軍國重事乃爲此輩藥策與言及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人不許帶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辦行穆則取之司道有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比之京中者稍收斂矣至于題奉本章即字樣小差亦律 皇上寬宥蓋軍員小失去此大奸回一愉快也伏乞 聖裁

四曰慎委官蓋委者一人無聞數鎮勢不能通也于是則有委查之官大城巨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則司道府佐代之稽查諸官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有職視轉委稍輕矣

勿論商辦報完不青雖其精力即精且核矣而地方文武官  
雅故所仰習也督撫臣雅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弊投鼠不  
忌器耶此尤賢者也聞弄者流則又撒藩籬招也道縱容書  
吏交通關節掩瑕匿瑕爲之道地以施德于地方官而食其  
報地方官多方科歛以充之効非未明而軍民已大擾矣夫  
人于途遇之浮虛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臣查之乃奉  
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地方官籠絡而相遺  
相欺以文避法則閭閻之舉猶然地方官爲政耳即何貴茲  
官以查之又何貴移按臣所查而改差也今一邊一員有何  
不備而復顧舊習臣乞嚴旨禁之城堡大小必須親閱不許  
轉委諸官至于事須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慎擇風力剛方

崇雅堂集

卷之八

者使之有敢仍前濫委初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必約必  
親私黨破而綜核具矣伏乞 聖裁

五曰處公費夫閱視者數軍實也兵食有冊及器有冊以至  
批中牌票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經制工食充之費甚多也軍  
官以科歛爲業無事尤藉口剝削而況當此公費愈益橫矣  
故一遇提查卽行科歛不曰紙扎卽曰打點用者一科者十  
冊未上而家肥矣軍士苦貧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扣月餉  
足之此無異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閱邊之舉徒爲武弁開利  
孔而貽率伍禍甚耳無惑乎一遇科查疾首稱苦臣乞一切  
冊籍可省皆免送送但取底扎檢查至于不可已者勒下兵  
部轉行撫按官量其城堡軍水大小多寡計費而爲之處于

應勘錢糧內支派大抵寧使有餘毋使不足蓋臣將至領而  
用之軍畢免其稽查敢有指稱公用科歛一錢一物者從重  
究治則騙局塞而戎士蘇矣此似小節然千軍伍便甚伏乞  
聖裁

六曰界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求觀美圖實  
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敝甲爛兵十不一全至苦壞耳  
一聞閱視急爲粉飾倚蓋樓櫓睨視造治旗幟羽葆鉦鉦  
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于下而又使之彌甲銀兵朱紱絲韁  
錫貨以飾之蓋臣未至而半歲之餉盡矣且非有實用也譬  
之病者肌膚癢痒手足情竅乃徒衣文繡塗粉澤何益乎故  
凡粉飾鮮明者皆平昔不精而掩耳目于一旦者也臣乞勒

崇雅堂集

卷之八

下兵部先行各鎮一應兵甲減池十分破壞者從實脩理至  
于堅壯未毀者止照本色待查閱視諸臣務求實用城不必  
繕要之深厚兵不必耀日要之倚好有敢指以倚理恣行  
科派并粉飾虛文者定以不職論黜則軍實精而下不擾矣  
伏乞 聖裁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事

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是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索  
幸進後輩前動輒得咎閣下餘載免職議者十人一人耳  
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舌無能以民去者卽  
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身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迹  
之嫌當是非交爲之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極暗陋竊

自諸臣下當其末流精已自効不崇允思所以全經經之  
節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議披歷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  
大節也文選以當餘屬尸誠重之矣吏科卽不關黜陟而是  
非之權在焉交會迎送坦然而不忌于是有冠裳操集筐篚  
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  
解也臣竊一知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微遜昏夜沉酣  
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卽苦此事時時感輒應之不能  
過三爵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  
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中飭則人反謂臣矯臣謂一  
切謝絕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國一惟宸斷而吏科恒  
置疏保兩保諒諛也而有時乎爲諛上不足爲大臣重而  
臣亦重矣

卷之八

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知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  
遷朝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隨之而非是類也吏科保固  
之舉可乎人才遺佚誠可惜乃無故絛縮而突然爲薦揚之  
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私設不足爲知交重而反有後  
德之嫌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附憚之嘆察旨公舉者  
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至科中內外之  
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  
不數年而卿貳而外者棲遑落巢或至數十年執掌浮沉而  
且有風波之險卽人臣効忠無分擇地于政體未爲平也臣  
請祈內遷之典兩河之卓犖者時時入爲京卿歲必進五六  
人而爲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遷其轉使內外久速暑相

尋也意亦可乎陞轉之衆本緣資俸而少有要變則營謀叢  
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迹之  
間誰則諒之謂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卽告也吏  
部于覆本中輒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  
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疾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  
真病而有託不恤其術矣以此杜微俸而安義命也意亦可  
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  
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臺上官赴科盡本此累朝舊例也各  
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屑而吏科獨廢而益以吏部尊  
而不求求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  
中所得免也安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宜比  
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亢而  
吏科獨下人以爲自陳三讓始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  
中所得改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安復其舊可也至于衆言淆  
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路下路上則一般求  
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敢置一毫私意于其中也臣本當到  
任後言念一入京師人便謂臣門如市故先陳之伏乞勅下  
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不謬申飭遵行若謬率妄言則妄言  
者斷不安居此職卽當逐臣得早去耳孰能以不肖之身隨  
狂瀾也

中樞交際之義以杜貪風以光聖化事

臣待罪掖垣竊見近日以來文際槐遺遺賄賂甚貨賂託名

于公弊絕發不絕于簡牘罪之不止禁之不從臣不勝私心  
憤憤以故已計有禁絕交餽之意聞視且行有先杜私  
交之疏科中事體百門謝客之條推用輔臣致私宅罷謁  
之說其言半雖半不曉然臣不避衆怒諄諄未已臣雖至愚  
豈不知交通不可絕類有難遠挽不近人情之事可以繩己  
未可繩人唯是褊心畏此罪咎誠不忍見聖明之朝有苞苴  
之獄使貪夫藉口索士蒙汚疑明主之心貽汗青之辱上下  
交爭利也夫交際古遊乎何以掛吏議重恨之也古也公今  
也私古也商今也鄉古也有處今也有營古也取之虞餘今  
也盜之官帝以其公而簡而有處而廉餘則謂之禮也固宜  
以其私而繩而有營而官格則謂之賄也固宜繩與賄公私

聖堂集 卷之八

之問也然始于公必歸于私始于禮必歸于賄而又餽者假  
名于人收賄于已當餽者持廉于已蒙垢于人蓋絕之不嚴  
假之易信迹之不遠誰諒其心吾能不受而不能使人不能  
則雖不受而已開受餽之形吾能必人不餽而不能使人不  
假餽于我則雖未餽而已冒餽遺之議至于上煩聖諭下逮  
刑書乃始曰臣聞知市臣心如冰吾苟不貪知劉大夏者雖  
開門見客誰能汚之嗚呼恐上下之疑未易解也根莖不除  
必復滋蔓使醫除疾而必遺類未為全愈也今餽而糾糾而  
辨辨而又餽糾且辨也則何如一意絕之使無可糾乎臣請  
得數而言之其在京師賓客不可絕也然自閣部以下朝房  
公署之中可以受之而顧且夕伺候于門牆不有私事必有

私餽此何為哉則請禁私宅之交違者以鐵刺斥之而假京  
官之餽以濟食者可無辭矣其在地方式則區區問不可廢也  
然于家居者著懸車掛冠之賢安行此道而乃厚餽于見任  
者是以市交非以禮賢此何說哉則請禁見任之餽犯者即  
以賍坐之而假地方之餽以濟食者可無辭矣自餽遺之外  
害民者坊牌為最既取民財以營之又竭民力以繕之一官  
紀榮萬家含怨此其勢費千萬餽遺而無算者夫功德果著  
史紀之人頌之無勢自表若寄眾以為榮且捐而誦之何益  
也臣蓋素痛心焉似當首禁而裁之者也督撫之外饋利者  
將官為甚既用賄賂以得之又用賄賂以保之假以自功假  
以脫罪自津要以下及科道文臣不必即為大入者皆密相

聖堂集 卷之八

交結故一有彈劾地方稱快而縉紳反為稱屈豈持節提轡  
於其間者顧為風聞而高議長安邸者皆公論耶臣實扼腕  
焉似當首糾而禁之者也至于督撫按兩司之酬酢乃吏民  
之式而餽賀宴飲金幣酬勞者一進費數百金小榮費數  
千金信不為輕何以示吏民乎門生故吏之相與乃道義之  
交而歲時候問優厚驛集或走幣數千里一歲再三通曰禮  
則然何以訓後進乎凡此皆交際之溫觸者所當禁也夫和  
光同塵人誰不樂然汚辱聖朝虧損大化則臣實憤之故以  
不近人情自繩之言進伏乞勅下吏部再加詳酌即臣見未  
及與未妥者公議覆請速者重行糾治歲終各省鎮皆查公  
用數目造冊奏繳毋徒泛然申飭而已天下幸甚吏治幸甚

餘部吏書弊端屢作乞勅通行查革以破積奸以清吏治事

臣待罪該科竊見年餘以來吏部之吏刻意偽書受賕玩法時時頌可寇之則則不勝曉吳以爲國家官人之道慎重于大陰而駭維于卑敬檢察之法嚴密于外郡而縱舍于六曹之吏書非其脫畧勢盡使之何也正官方面以上其孰有限其人有有限一補蓋無幾焉當事者考資格則易閱採公論則易明也豈不得聞其手清議昭昭誰敢抗之故有所推選問不當也豈是各衙門冗散京官及首佐雜流之屬人數煩多途徑紛紜餘次既不能周清查或不能盡此其中固不能無孔隙矣有隙則狡焉者微倖而乘之于是未選選已

卷之八

五十二

典章而治之神謀鬼訣萬經千蹊即什鍾之士鉤距之材當其治亂將紛紜皇惑塗耳日而隨之也而彼方儀與慶肥鮮衣怒馬揚揚出入天宮之署視除書真奇貨而法紀猶弁髦耳又有一等無賴小人撲影走空名爲吏書家人店主名色指以探聽信息過送賕賂或保揭子錢營求打點不肖小官一入其彀發過結倘無所不至乃有沉水以公棄德而遁者又有到任未及待察而迎者更甚江其中棍徒亂于外營營爲惡題題盡見雖有禹九鼎猶不能燭其神奸使宦官負長奸之名而司屬被不明之誚不亦重可慨哉臣聞見所及欲一言之久矣顧竊自思欲梗概言之而不盡其肯綮則彼將便文以校吾一二舉之而不盡其根株彼將鑿穴而他就

卷之八

五十二

查而歸一勿使出入其間或一例而遠近兩異也則兩重焉  
定式勿使下上其手弊有積固而不可破者務相根而發之  
以絕其端弊有纖瑕而不可詰者務吹毛而索之以濯其垢  
文辭何以收藏而使之不得洗收印信何以重慎而使之不  
得假盜猶摸誥如此類臣不能悉要在堂官責之司官司官  
督責之諸吏使各展其心濯慮陳瑕宿弊一切與之  
更始舉平日條一一條陳而為之防纖悉具備然後奏請  
而行之毋避嫌怨毋泥故習各吏有能竭情自舉直得奏請  
者即貸前失仍加獎錄其惡惡不悅司官自行訪查或被他人  
舉山治罪倍之至于假充家人等項撲影走空及擅放私  
帳公然通索者行五城嚴加訪拿而各司吏書做外郡之吏

每歲堂官考察而去爾之仍由大字條約告示頒行中外使

臣待罪諫垣伏見戶部一本為其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

愚識見迂疏無能荒奇出英以佐公家之急竊以為國家財  
用猶人一身方其強壯不知保惜迨乎血氣銷疲肢體虛弱  
之後乃懼而圖之此雖有節嗜慾蓄精神因其所病反之以  
治病久之而元氣漸充康強可致固不必別求助長之方治  
鍊服食加餐縱飲充饒其腸胃擾亂其陰陽而後謂之補也  
故臣于理財不敢言生請先言節今國家所謂傾囊囊載竭  
天下以轉輸者蓋莫如邊餉矣大司農年例奉各邊者歲不  
下三百萬市本貨賣之費不與焉夫豈不欲飽兵而用之乃  
臣聞之諸臣行塞上者率言兵無正藉伍多缺也逃亡損折  
半不補補官旗利其空餉則虛藉而存之委官點查將至則  
儲質而應之家丁聽用之人假以名色則包攬而漁食之夫  
虛藉無兵冒名包攬者兵不為用猶無兵也而歲餉則毫無  
減也至于太僕馬價開之寺臣歲奉餉遠溢其餘萬得馬  
千餘匹常一查循環新收不及什伍夫簿書易偽也即足數  
倘弗遷也而且知此則十餘萬安置之數即東北而作可推  
也國家力而辦之中邊境忽而廢之外是不可不為計乎臣請  
勅令邊臣督率將佐逐一查清逃亡者除冒名者草名色包  
攬無馬而糜餉者革諸將官清查有方即行紀錄而扶同者  
罰各邊肯實心為之所查當不啻什之二三以其所除即抵  
正餉抵一分即可農省發一分是省之之道生之也此一也  
其次則京兵京兵者以營操以守衛以巡徼蓋不下十萬餘  
矣支月糧則林然至關布衣則林然至乃按伍而稽之十不

七八存也即存而冒張爲李以素精越無定卒也不然則半  
老病延靡杖而後起者也此曹一旦有事無論壯左足而先  
動且不得按籍而呼之臣常巡視皇城至文武諸門唱名查  
點大都解百人者三十三人但六十者十餘人耳又御史董  
子行疏備兵諸營查之不能半至也四衛營尤甚夫此兵而  
無不步以虛名養也此兵而有而不入操入直坐享月糧  
之餉徒爲侵漁包攬者竊穴乃外求生財以奉之不亦目睫  
之論哉臣請兵曹督令各衛所官悉心查理虛籍者除冒頂  
者革包攬侵設者革衛官請查有劾者紀錄敘用而扶同者  
罰至于各差查點不到者即行部扣除月糧三次不到非故  
即逃徑行查革清一分即司農省支一分是以省之之道生

崇禎集 卷之八

五十六

之也此二也其次則班兵爲京操爲邊操燕亡虛數萬  
居則耕屯行則齎餉費亦甚賤然未有一人坐甲執兵爲國  
家用者即國家亦不以兵用之設其各楊操擬輪耳身又不  
至成所千百長挾虛籍以求派之脩築則以其餉儲力而作  
之不足者繼以和貨還而迫索此極累非有益也然律者大  
工建工猶或賴之今大工完矣邊工亦歲報堅完矣顧此班  
軍且復以古套至使之工猶前弊也使之操其虛冒脫伍其  
于京衛之卒意者可推而處乎臣在大名時見寧山一衛半  
成榆林半成薊鎮榆林不赴歲徵班銀解之兵不稱困邊不  
益弱也今稍徵其意諸班操軍可變通者免其赴邊即以餉  
報徵解以抵邊餉之用或有丁作以此原給邊兵而備之其

京操兵雖行查覈虛籍者扣其根銀解部充邊餉倘可變  
通亦令通行扣餉免班少俟數年國用豐足而復其舊如此  
國得實用兵免追陪而領班者不得肆其侵漁免一軍即  
餉是以省之之道生之也此三也又其次則給衣校大  
錦衣親兵也此其職近牙爪勢連權貴最難理矣然而將  
謀國之士無不以爲言者臣盡忤耶以臣所聞該衛官校其  
正額正籍者蓋亦無幾而旁出者半官則俸陞帶俸功陞并  
陞陞徑紛然總之非制而費者逾千石甲者數百石至無管  
省校尉尤其大抵頂補之時費用不前故正戶貧則補旁戶  
旁戶貧則補他族又有都城富家權門僕隸賄絕缺而充之  
驢馬懸牌欺嚇里巷此輩影差攝持門戶已校矣乃國家歲

崇禎集 卷之八

五十七

糜廩粟以奉之何爲哉至于巡徼有功營造効勞皆其職分  
之所當爲而輒以爲功加秩陞俸不知所謂功者何險捐驅  
出效力等首功耶亦新捕工作平事耳即厚賞之有何不  
可而何必輒以爵俸與之蓋賞貴一時俸費無窮也臣請勅  
兵部會同本衛掌官逐一清查原額若干傳陞帶俸若干功  
升若干正籍若干冒替若干其當罰其當議造冊上請以後  
糾捕工作止賞以金帛不必輕與官俸如此清一名省一名  
充國正支是以省之之道生之也此四也抑是四者非謂盡  
生財之道然臣則耳而目之非應說也至于本原之地則尤  
望皇上加之意焉今夫年歲歲歲古道也乃今一月加勝  
數百金計一歲可萬金即皇上孝養聖母賞賜侍從或

不可減然獨不能少與豐亨乎過矣降服古道也今織造幸以運完而路紉一歲幾至九千金仰 皇上宮中歲用及匪頒賞賚似不可少獨不能寬此匱乏乎他如城垣之倚靠各局之造作時訓舉廢自古所忌非甚不得已者一切報罷存其財以備不虞示天下儉尤爲切要此皆臣所謂節奢懲膏精神以滋元氣者干經營權利外求補益者似少愈也冀土之言實爲廷閣惟 皇上少加察焉

公疏觸威乞恩同罰以彰聖斷事

臣于本月十九日會同禮科都給事中李猷可恭請頒教元子隨蒙嚴旨將李猷可降調臣等各止罰俸臣羽正仰戴鴻恩不勝慶甚幸已伏白恩訓儲大典也年字差錯小失也以

崇禎集 卷之八

五十八

無心之小失重加降調遂格調儲之大典亦已甚矣且當獻可之請臣等皆從與之而臣又先倡其說諸臣皆知之疏成又同閣請是獻可之誤皆臣誤之而獻可之降調臣致之也夫致人于過而自處輕罰誤人之事而不與其罪人其謂臣何臣不惟無顏以見獻可而亦無顏見六署諸臣自今處辦亦將不食臣之餘矣用是抒誠上請伏願 皇上俯鑒微忱將臣與李猷可一同降調臣仰戴 皇恩甚于加俸進秩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爲恭謝天恩事

臣前任吏科都給事中後科臣之後請東宮讀誤觸 皇祖聖怒削職爲民永不敘用伏居三十年恭遇遺詔起升

病不能赴蒙 皇上不棄舊隸願旨僱入班行臣力疾趨朝承恩不次升擢叨 冒今職臣每力辭不允又思本部專任慶工倘得少効微勞庶盡犬馬報主之念私心自誓 先皇昔在東宮當盡力以極戴之 先皇今在元宮尤當盡力以妥安之此臣愚之區區也不期獲罪于天嘔吐大作遂成調胃回體支離雖欲竭誠圖報而力不從心曠官候闕是用屢疏搭辭不蒙允放深懼懲印招尤寔速官謫不得已冒罪出城自計謫罰不意 陛下哀憐許臣回籍調理仍恩賜馳驛臣即焚香望闕謝恩感激涕泣如鯁魚放于江湖老馬脫于羶轡雖天地父母生成哺育之恩無以加也臣餘生無幾圖報無由惟願 皇上勤政向學親賢節用時名烈節九卿侍從

崇禎集 卷之八

五十九

言路之臣講求性命之理帝王之道正身正家之範足兵足食之方祀如廟以誠奉陵工以孝軫黎庶以仁馭群御以禮培元氣振神氣使天下如一身中和元固植萬年有道之長臣愚尚緩須臾勿謂與田夫野老共觀德化之成臣無任感激祝頌之至



記

大名府文昌祠記

緒言言文昌實堯斗魁文名精所聚昌者揚天紀其中貴相  
司命則理文賞功進賢之柄存焉有文明昌大之象故學士  
大夫多尸祝文昌者蓋宗之矣今大名之詞文昌也則自郡  
守趙公始也初趙公既新學宮而其間闕厥其垣宇前鑿池  
注水象古橋門乃非之域而又於東隅建文昌祠焉祠文昌  
右文也於學官以類也予惟斯文精氣流宕兩儀昭爲雲漢  
燦爲星辰其於人則爲輔教經綸碩德匡時之彦故其尾降  
崇雅堂集卷之九

而生賢奎宿光而衍道微其列象於天關先表瑞華華火者  
而符應若茲乃文昌延文章之府隨帝車運中央萃神流光  
篤生賢哲條理文運而推戴之進者精通至矣今學官自孔  
門而下具儒先宿達苟有尺寸之功於經傳皆得列祀廊廡  
之間文昌於斯文功非尺寸比春秋享祀則吾未之前聞鄆  
儒小拘天道遠人道通張以故常不敢祖豆於聖賢之側則  
何以聚文明稱義起歲趙公經術純篤爲世儒宗其治行最  
天下達天人之與而尤加意作人樂進與才推賢揚善郡人  
士靡不崇極敬風者有文又昌所徵管敬而降靈者也崇之廟宇而祖之於賢聖之列母論其大者萃神於先駕  
生賢哲理之文緒而期其進學是 三子登堂講業朝夕退

而遊焉有所瞻望以與其志此亦鼓舞之一機也禮則義起  
機取於激觸人心趙公者與所謂達天人能作士矣祠成得  
地若干堂若干楹廡若干楹

澄心亭記

澄心亭者縣署側齋也予考齊志蓋有蓋齋齋云齊六一公  
所建既久廢而爲斯齋大司馬張公業取忠節名之矣而後  
稱澄心者何志吾所游息也今夫吏之煩劇孰甚於有司哉  
具奔走猷勸膏血夏畦勿論已即言晨起正衣冠坐堂皇鳴  
鼓朝吏指顧未已而已晚附蟻集也臆至者舉契來者聞者  
隊者哭者訴者千態萬象雖然也不平率于我倭倭我以靜  
默試我以智老猾宿吏侮我以利面舞我以文法雖刀之巧  
崇雅堂集卷之九

我一人耳茫然而應之耳目眩於視聽而心思窮於綜覈內  
懷愷逆而外掣於是非墨口之奈心與爲隔而神與爲謀須  
刻百戰陳其矣而且當下承上事之中疵瑕詭譎值債而  
思上恐無以中主者意秀言自口疾視而魚肉我而下無以  
昭惠明恩順遠聞闔家人之心結婦勃磔有死有訓號視乎  
其所未至而恐恨乎其不勝懋奮沉也生火甚多故未幾  
而引水不下几席而飽列鼎不具是矣即欲求一息定豈可  
致哉予既紛然倦厭乃就齋而思焉齋方廣三十餘丈高明  
爽氣去市井遠無器塵大室家施厨遠無烟燭帶帶帶  
伴其中隱几吟哦蕭然自適少間則課童僕灑花木鳴琴  
書爲逍遙遊而又倦則展牀靜高枕臥矣當此時也不知有

名法之拘牽曉之勞利害好惡之崇闢於內而變棄之機微於外也心融形什嗒然若忘則既婚快矣人情自爭而之動則清亂必深亡遠而之率則精神頓適彼以其紛擾于吾者深矣吾疲焉而返而適是命以愈則甚焉而定不知婚之流吾以善耶是以吾居滑五年而不至於背病也則斯之力多矣且可馬不以無息忘忠孝太師而余懷塞汗漫假歸叔而自佚人固各有志也拾是名之曰澄心而為之記

重修鼓樓銘記有序

樓圯且崩者十年所矣諸公并不念也而莫之葺也雖是民力之不給而詛訟紛離有憂虞之心焉則奈何以難遺后之人大衣有微則思補之室有隙則思葺之樓當衙道市徒之

集 卷之九

所走集棟折摧崩將有及焉既毀而後新之為費滋大入之欲善誰不如我後來者獨無慮乎余蓋肯不盡而葺之因基於舊因費於我有罪者以力易贖五閏月而厥勿敢修而勿敢傍期二十年可毋墜也門有煩言吾直任焉銘曰有樓巖巖臨通衢棟摧崩折塗乃塗葺而新之惟其負非以旋伐記時日

日照縣修城記

自兵興以來姑尤以西鹽輝津徽豫馳乘荒者日討調都鄙帶陞制輒敵甲敵千令母期十百下吏率文選說稱邊守無害實憚煩若荷重且多安託勿竭民膏力即屠火崇薪無忘矣海曲臨青陽南趾面背既堅不數拾里濤日夾會諸區皆

可通餘是構建實危要扇莽茫無杆格一登墻即須更抵障下城故庫窺界全固姑善廟所高可援也今杜君秦人假儼軒峙材貫通經緯方畧心計絕倫超奇諸為邑刻奇起利平相史而珍滑防部鄧利義轉章程秩炳與人流頌屬海警則復誌守其相山高乘馬書做內政式為軍令令十二學卒一卒觀警附計苦狀開闢耕穡屢十二戶奉之月再使百鶴鵲魚豐法什伍相時下百夫長提鉞鎗鐸丁字鏢於進止起坐五方常觀享之如雲儼然敵回矣獨計城苦窳不任敵即不治玩惕日月作道舍謀與寇民耳舉所時常平丁果埃者丁較易為馬馬能離不飲斗斛賦谷獨經緯諸器臘具於是則暫果場工分從列尊立格程繞輝輝之長竟焉時燭昇

集 卷之九

四

遂射身立版事開民騰踊爭赴相杆不絕築者忘倦人日三版刺之不能以寸幾如申月竣戌月廣若干種睥睨片目目墮深若干雉高若干雉為櫓幹若干尋言言轟轟騰即校機置鐵縣賊重門固鎗移改以南無垠焉者嚴邑設於日昌樂街頭校焉以還管爾用謹著之昔謹然刊水濬川尤有以聚眾民告潰爰城邑功邑中之然何如澤門之愜信而後勞近古所希親也杜君視民如嬰孩喚咻拊循督率沐浴膏肓體使手足之杆頭顧苞一城助萬眾而誇謠不詭誣倡以起難矣哉非夫貫通經緯心計方畧絕倫超奇孰能得此勞而不怨者乎彼泄泄文選開幸且夕安玩渴道舍其於墨守謬矣謬矣杜君練卒積粟治楮火械具有書覽者焉

重修城隍廟兩碑記

惟古建都立國藩衛居民則城邑郭之神於是乎榮之非  
爲機祥祈禱設也然閭巷翁孺佛神疾病苟非人力所能平  
則必奔走明神以籲焉而恍惚遐邇時若有過焉者則群然  
以爲神實使然於是乃愈奔走供奉以聊庶於人力所不及  
而祠宇之麗廟貌之新日以益盛使夫狂夫悍婦入焉而思  
愚彼其一念聳動蓋亦非端之萌而以爲神靈感應若持券  
不爽必之於恍惚邇遼之中則非吾所敢知也豈以被堅  
應理有攸寓祝祀不經者遠矣夫建祠崇祀有司事也至  
於修飾葺補葺潤色則里巷翁孺得合群力而爲之今計  
所修正殿兩廊變像皆已竣蹟其費則自王國官晉及士  
大夫里人皆與焉而鉅財董事則郭忠妻王氏力也功成余  
爲之記而并爲之詞以侑享祠曰

崇寧三年 卷之九

五

旭日兮煌煌蔚朝陽兮青陽崇寧兮業業整泮水兮勝湯  
闕應門兮詠蕩砥蘭泥兮中唐桂棟兮致靈瓊櫺闕兮瓊  
瑤神之來兮泮泮微星冠兮霞裳瓊旒兮昔燕涼風駕兮  
方皇殿昌陽與華收兮勾芒蛇紛穆然其先行駭駭應  
以遠走兮瓊變態而前攝狂從祥風兮會雨登泰徐兮  
機考鐘鐘兮靈城薦嘉果兮芬芳神之歆兮怡愉承千祺  
兮無疆

右正祠

開宮兮血清楮椒桂兮紫楹璫席兮玉璫披慈依兮瓊

珠於兮率茲駿鸞鸞兮鸞鳴從雅治之維茲兮紛葩以  
粹盈使媚兮粹粹維維兮雲軒進蘭兮今凍耐泰琅璆  
兮琳笙舞青葵葵女以佳德兮捐茲雅和歌采桑兮錫嘒  
琴婉孌以窈窕兮怡怡懽懽以潔貞儼進拜兮崇隆寧竹立  
兮屏營宜子孫之振振兮維維其靈靈靈之歆兮怡愉  
永千祺兮襄羊

右後寢  
聖夢記

世昌嘗無鬼神乃幽冥變化驚神鮮述焉何以故聖言也  
以予所聞少岩劉公事者甚具士有好奇聞者因記之

崇寧三年 卷之九

六

曲華之拙麗於膏肓病劇然向曰黃清也倦而臥臥則夢之  
廣野顛見宇宙熙熙然玄覽亡日月九風蕭蕭來毛髮寒栗猶  
念吾何以至此吾聞世皆謂幽都鬼宅也與人世殊得  
無乃是乎蓋是念作未已而時物至觀世所繪阿旁者條拉  
公止去公度不得解則隨以行忽忽黑闇中疾馳如御風焉  
卽須臾不知斯齊國幾萬里矣爾乃至一都城崇墉若岩基  
牆已入城不覺得觀則引之官府官府者宜司也問所謂城  
墉者誰也少岩公入階下伏見有冕衣裘者南嚮坐一人  
公服抱文簿立東嚮一人袍笏執符立西嚮引者見曰某則  
殿上人掛文書問之紡佛聞曰某窮矣少岩公稍分割稱我  
素餽謹毋過卽不敢望期願何記不得中書而述卽死神官

鹿曰母事爾事定矣幸不至無間弟遂請華留國耳蓋言已而忽有加物於身者佳佳如黃芒冷如冰灑然驚悟焉悟則大怖畏汗津津下沾衣也自是加痛慘矣方夢之時見執突縛東暫者類已北黃生公素識黃生互相目者久之已悟乃使人陶生起后時黃生故壯無恙也而又問所華留者莫有斯公乃笑曰孰有人而掌鬼書者哉憂妄耳然心終不憚旦夕觀人黃生所即生一日減食食吾無望矣若無何而黃生者忽病狂狂每作即脫欲死家大更守之一日給守者我願卒岑出取藥飲我守者以爲然出取藥反則繼絕矣時某年冬也少岩聞之泣然流涕令家人治後事我前華留耳病覺劇以除夜終焉鍾生曰予親少岩公之夢及所以應之者異

卷之九

七

哉所附據方國志懸觀所謂華留者哉鄧衍有言覆轍之內如方城者九實爲九州今身內其一耳夫以禹貢危帶外夷裔之倫通貢中國若不請名號者不啻億計然且九倍之安知華留必無乎而或者又以爲華留者華驪驪馬也少岩公馬服哉蟲臂鼠肝則固任之矣未亡也而掌鬼書人也而物化一夢兩應之豈不異哉少岩公名承臨胸人子妻父也故附其詳如此

仰天寺記事

仰天寺地屬胸胸去塵胸六十餘里去益都九十餘里由鄒城南門過雲門峯山一帶山嶺東西不斷中爲壑谷通行車馬至嶺頭橫截之嶺盤陀頗遠蓋山無林木行者赤汗無

休息處予作一石閣於上栽成樞息行者過嶺行數里至達山勢極高大北有達伯祠愛子所稱有達伯陵者也中有古松二株乃數百年物不長不枯大椿之類乎西有嘉祐寺慈宋時所建又西爲衡國蔡王陵下爲潯佳邨前有大河春夏多涸秋則諸山水灌之可深數尺流迅急多滾石暴漲則人不改渡取北涯於石臼河循大河南行十餘里過郝灘半口至釣魚臺別有記又十餘里過白半口乃往嶺東五井治源路口東有香爐峯正對寺門可二十餘里南有辛庄數邨又有小邨名流落孟堡又五里至門牌居人聚家蓋古寺門也自白半至此皆河亂石磊砢秋時水懸洞流激暴注諸山泉附之深處可沒馬腹縱橫無路行者苦之門牌至寺前可

集雅堂集

卷之九

八

三里側徑崎嶇山水往往街斷尤不易行路傍山查梅栢杏栗合桃叢蔚豐茂可流盼也予於萬曆因疏諸長于溝澮斥逐家居因弟喪至參陽山聞其南有是寺可以登眺心竊慕之明年遂約家叔洛吾沂太吾浮母弟羽翎羽教同遊其地姻友譚少泉周仰田潘仰溪張小齋遲景和先行具餐至則寺久殘壞山門伽藍金剛殿止餘瓦礫佛殿半傾文殊閣歛將人不取人僧皆因地祖逃去止前房全對峯一家果餘食其中寺宇雖繁天然風景乃甚奇絕觀音洞之峭巧水簾洞之淵泉水井洞之內深太祖洞之宏敞佛光崖之高妙皆不假人力自化工刻畫而成不惟北土雖吾所見吳越湖山未有處多所能如此者獨嚴字傾摧可嘆息也

辛鴻宗

伯用親遊而記之然止稱洞壑未言殿宇亦無修理之志又數年縣尹麻北畿人因勘災至其地聞佛殿之壞乃罰犯罪者村木數十令鄉老趙都李任監修工費不足者有老僧發糞刺項骨穿鐵即當度之募化得百餘金尚不能完予助完之又請新城王齊宇象乾都平張華東延登鄉老周煥等為粧佛像僅完一殿老僧又自募建祖師殿力已竭矣明年予親至其地鳩工庀材先修大門陶取石券立高堅不取美觀惟期堅久 衛憲士財千金遂屬其上予嘗見募緣之事傍門索錢感頷強應百無一善捨者故誓不化緣幸減衣食用修建有善人王林泉姜崑崗劉南山等願約其徒來助力予為供食飲力作一日而止不久役也門成力訖又一年乃修伽藍殿錫鍾盡像 明半乃建三教堂券石三同工用頗多傾囊奉之僅能成就又一年乃修功德池天啟三年起廢至京寄僻金于諱少泉仰天漕續修五岳閣天啟三年致政還又二年助博司崔丹水修地藏殿明年於振前為荷花池後屢有蓮賦遠卒之愛禁不出城者數年至崇禎六年乃建普賢殿七年券望月亭前光張振田龍昌助之遂屬其上以大掃除永井佛光進功就緒矣凡此諸功皆謂少泉貢監修之此君精力勇健善於籌計工程出語明決可以服人諸工費皆由其手自修寺後家道興隆子孫遊宦遊學駿駁上進為善之應也憶予年三十餘師有修寺之志次弟建正工用時嗣從容措置不計遲速今年已八十矣四十餘年

崇雅堂集

卷之九

九

之出處念息念未嘗不有仰天也生既育育有賴疾童心驟氣老不脫除親世間事無易此者雖莊嚴未備幸已荷完一息尚存未忍與山靈永訣恐久而遺忘遂畧志之馮用親陳先猶皆有總記今分為各段遊者詳覽焉

三教堂舊為金剛殿年久殿壞神像不全予初至見其肢體摧折心甚不忍再至則瓦礫一梁而已門成乃計為堂予思瓦殿泥像無不毀折者竭力券石為堂空前而筆之前為三門後為一門旁為兩慈雨山各一慈四門楣上各為一慈取四門洞開八窓玲瓏之意前門扁曰三教真空旁書不立一說不者一一捐後門扁曰三教旁書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客曰請吃茶去夫三乎一乎教乎直乎分別乎揀擇乎予亦不知也堂中塑像掃除平靜遊客燕飲其中醉舞酣歌屢局交錯不發神不狂戒聲於靜地不致風聲即寺果沈酒者予以良顯畢阮目之不已之嫌也予乃高陽徒之不能飲者若以為樂施非知我矣

功德水佛殿前原止路南一泉深五六尺清涼甘滑不涸不泛不沫不虫不蠶其一偏又石砌不整乃北欄一池引通南水中為石橋兩池皆用大石砌為六角各徑圓六七尺深廣皆如類池之象既淨深流作蔚藍色雲日照之空明洞徹徒憐照筆 詩典油然一飯事也 崇禎庚子歲予自京還觀音洞在北岩之西高五尺寬二尺餘頂有旋螺如倚慈然北人西有小洞澆土半塞子為陶出東折上透為一平臺方

崇雅堂集

卷之九

十

廣三四尺一老樗高丈餘覆之夏無暘日下有山櫻不見日  
色結實繁榮甚可愛也南有大方石二平如拭案可以坐卧  
西望一洞在懸崖上地去十尺去洞百尺洞深廣各三尺餘  
中有磁甌音及伽藍小像南壁一石鏡歲久人手撫摩光瑩  
視而視之照見寺中殿宇山亭不知何年詩人題刻其上遂  
不能全照傳為秋月龍也洞前一瑟瑟樹生石罅中返觀洞  
口洞上古栢盤覆蒼翠虬蟠不變乃谷洞既高路峻多不  
盈尺石磴巉峨動搖兩旁皆懸崖深峭下視偃偃如履淵水  
多有不敢登者予乃為鉄索粗可兩握上下鉄綫綫之挽索  
無惡人人可登矣却內山洞亦有二下相穿者然斗險無奇  
又重山無林木此山古栢老槐懸環盤軒詞路委蛇天成可  
坐春堂集 卷之九 上

稱奇絕寺中窺勝地也南有仙人洞在絕壁人不能登有松  
自洞中出下垂有蒼筤果其中可望見之聞甚狹熱可觀也  
自觀音洞西重崖行數十步折而南為舊三教洞三丈許高  
可五尺寬三尺半為泥土所淤夏秋霖雨洞內外皆滴水下  
成沮洳水滲不存予為掘一小井約二尺深水遂盈科石上  
水下滴井中丁丁東東如小槽珠滴之韻令竹林客聞之將  
摩吻垂涎思鯨及矣舊有三教小像形既粗俗上人僧道入  
老觀更移坐次極為可厭予昇而墜之以息爭端洞甚幽邃  
炎旱之日寒氣凜然毛骨漸澀取石下水漱之可盛夏不釋  
子以口冰井洞南上則佛光崖也  
佛光崖在寺西盡處自大河以南川嶺數十里至此結局四

山重圍慈特中峙二十里外即望見之高百仞廣十仞若焚  
剪下色諸黃頂尖兩傍負竄而下至下半乃雜黛色中刻削  
如佛寶坐古栢自頂掛列下綴銀頂一株負竄如繖步不長  
不測翠色亭亭不知幾千年以屋顛變絕斤斧不及又出村  
不利之外矣崖頂巖嶺下覆如簾溜然可五尺餘三差層路  
可以避前大雨則澤澤滴水數日不休其下墜石荒草錯落  
穢雜無足處予費十餘工平治掃除並崖底為平臺方可  
數尺南北平坦潔淨可布十筵有二大石彈長光潔皆可  
卧予為置一臺上置一臺下名曰醉石不知視平泉崖石何  
如同獨醒與酒家眠者常知之可發一噱也 同詩布  
由佛光崖南行穿密林中林皆香栢寺中僧家皆多有之春  
集 卷之九 上

採其芽醃而食之者一家得幾數千出寺漸少三十里外  
通希矣蓋山麓以此為醃泉者又多山杏取仁為油花椒多  
者亦頗得錢僧若不安費自足衣食佛之恩也自山西角折  
而東一帶峭壁巉巖巖色橫絕雲際亭午不見日也其上  
多古栢下多山桑栢栢其葉多連翅香艾黃連黃精其花多  
秋海棠小珠腦白鈴耳其餘不知名者甚眾然無刺棘刺人  
草中道有磐石光潔瑩瑩為牀榻予掃治為三臺坐卧其上仰  
視其巖澤木蒙籠交結若錦霞流蘇垂垂四覆日影穿微光  
彩爛然考藥將宿此其醃也東百武至山麓一崖斗出長十  
餘尺山路寬五六尺漸東漸狹至末僅尺餘舒舒如燭長舌  
隨墮有亭久浸無跡益風高易據也予乃券石為亭門窓四

達中可坐卧高明夷殿上平蒸鬱此亭涼颯然頓舍秋暑  
杜詩云雲霄遺暑處山谷進風涼此亭有之由亭東眺山勢  
南開心目虛廓川林數十里如在几席高秋良夜四山空寂  
曉影孤清坐卧望之象緯近逼銀漢清淺此身如懸虛御風  
遺世獨立不知有人間世也出亭而南西折數百步爲太祖  
洞

太祖洞在南岩之西高處丈餘寬五六尺深八十餘步若太  
極狀造之門宏敞號通中窻一穴直透山頂午轉日射洞中  
雨不能灑惟由水注下地泮泮然門寬二尺餘高約一丈兩  
傍石壁削成若天去門丈餘即有涼氣衝人無風自蕭人洞  
裏麗寒沁肌膚不可久駐洞中小龕數百皆供石佛不知何  
崇雅堂集卷之九

十三

代滅法皆碎其元無頭佛祖鬚鬚食肉予大不忍費數丁取  
而產之獨食蜂蜂房向在有意有藏昔名山者封其中乎洞名  
太祖必其開山僧祖之稱而俗人訛爲宋祖附會俗說可笑  
也

柏臺普賢殿之東峭折上北岩可百餘步得一古柏根生石  
中高一丈闊一尺餘圓密如鐵蓋枝幹下垂不露日色坐于  
其下清風襲人此可散石於微下斷治爲平臺可坐數人  
名曰柏臺西一石徑數十步抵一大石壁立高五尺長八尺  
有二松偃蹇覆其上由石西登階梯結可坐卧也名之曰  
巢雲此壁有小石龕十數皆貯茶匙骨有石掩之年久掩  
石胡落骨亦無存惟空龕在焉西一掩石中有光潤可鑑上

刻元豐六年法海立五六百年矣非予關心無至其地老  
說法臺

普賢殿之西觀音洞之東一方石壁峙高六尺長二丈視若  
平臺石上橫紋百重如疊卷帳一老柿覆之太風摧折突出  
新條乃更茂密臺上荒蕪予修治築可坐數人臺下立一石  
幢訪石羅漢二尊一安於上一安於下若相語者名之曰觀  
法臺夫石師對默然憐憫心印不說之說無法之法斯爲真說  
真法乎問西來意者衆之不知何年石石壁頭也  
避客巖

緣見山碑而面數百者地裁殿西南轉草木蒼蔚一石崖隱  
林中岩巖外綴石皆倚色植杉楓竿上如簷下如飛檐巖面  
崇雅堂集卷之九

十四

商如有落勢高丈餘寬三尺深尺餘上皆草木蒙絡不見日  
色傍兩榜木蔽之陰森蕭瑟風氣雲清即樵牧罕至其地予  
因避喧探幽至之久坐忘返名之曰避客巖

此三處皆予悉力修治乃成佳勝不然埋沒叢林荒草之中  
誰賞識者特固有遇不遇哉因表出焉尋幽者覽焉

出寺門而北循西山麓可半里聞河水潺潺東去盡自水簾  
洞出也折而西數百步舊爲尼僧所居不知何代官以前僧  
後尼不雅乃去之至今呼爲堂子其地負西向東向山口風  
氣陽與逆水簾洞者必經之至寺里餘暑雨無可避者傳可  
從月水於中處處藏殿五楹下爲書地藏王千闍君於南盡  
十八級像於南北壁引水爲池於下觀水簾洞者至此稍息

暑雨可無慮矣水簾洞有惡鳴死人祠野又崖在山後險地  
請地裁鑿之亦有意也

水簾洞在層北山之陰洞高餘丈寬四五尺如大都門洞入  
幽邃水自中出冬夏不涸水中有石門限人入者至三限則  
今遠龍背不能入矣不知其深幾許下爲石洞奔流轉注約  
八九層水散落翻翻而下如簾絡然故曰水簾夏雨滂沱淮  
泉洶湧而分出分爲數道雪濤飛舞層層跌落交將爭馳雷轟  
輻輳動魄驚神耳目震悚所謂廣陵之濤殆不過也

吾郡縣水洞大而散水簾洞幽而奇皆稱佳勝乃若崖間  
嵒嶺猱攀樹林蔚蒼幽邃寒飈應接不暇則水簾所獨也  
下流爲大河委流自北山趾沿滄東進黃通都縣逢嶺入於  
崇善堂集卷之九

石臼然春夏多下滲至釣魚臺突自石罅而下流時山時  
涸至秋乃常流也平思洞中水若引至山前爲池栽菱荷亦  
一佳事而水得其方及建地藏殿匠作苦取水太遠乃重山  
趾爲溝遂引之東注予因爲池廣三尺長八尺引水其中爲  
栽荷計但水自山出性寒植物不甚茂也

仰天精出寺門東折盤陀而上約三里餘至其頂則平坦數  
頃無林木頗宜耕種四望寥廓西南碧空無際北有寺南峯  
之陽寺中幽邃林陰森然燈此心目開豁別一境界蕭  
荒落無足處炎夏烈日暴之赤汗淋漓予乃爲作石閣二  
成上刻玉徽閣下門題風若天寒風凜然又之藥灑真恩換  
嶺東望一山高峻特出至頂復起一閣削成四方上陵崇霄

亭榭時高數丈如一小城垣堞翼上可容數百人夕陽  
照之紫煙壁立可入雲國每將雨則重雲覆其上若日暈然  
集而彌滿四山滂沱大至名爲庫雲信矣路險側罕登陟者  
然峻嶒處導諸山羅列其下若揖若前去寺十餘里輒望見  
之一奇觀也

橋上有三洞異龍洞在東如一大穴圓丈餘下深無底視之  
懸然延穴草滑人不收近投之石久方回砰然聲大雨有雲  
出其中如黑烟自上俄散人聲峯霧氣濛濛則雨至矣四門  
洞自洞西北下約數百步洞與地平內入屋兩間門北向外  
間寬尺餘深四五尺石上津水滋濕南一穴僅容一人取緣  
窺間數尺可至洞頂東內入屋竟不盈尺止立二三人下則  
崇善堂集卷之九

南石洞寬丈餘深五六尺滑濕不可下有下至底者西望  
潭水深黑不知深淺不可近也洞內陰風難以久駐出洞門  
兩崖石臺可坐數人以其門穴四通故曰四門也白龍洞在  
槽極西去寺約十里進西嶺口西南屈折而下可二里餘荒  
草從石無徑路洞口向西門前白石如臺如榻光潔可愛高  
廣皆埒水簾入洞漸上數十步阻一潭水稍不可視遊者自  
此恐矣大抵此山中空寂幽澗皆通潭水或出或沒  
此處爲相窺自文殊東北行至北山趾盤曲而上可半里

佛至北巖東頂一古石塔高丈餘中實無門騎可人隨日影  
少息其南皆古柏密列不知幾千百年枝葉鈞潤如新山上  
止見其頂根皆嵌生半山石縫中其糾蟠處可以似坐日色



不能想也西行數百步石徑漸高。欲登當路西有半臺可歇又數百步至西頂直觀者洞上有柏樹十餘層層膠結如林如櫛可以坐卧上有方可容一人予意下加水板上草苦之有苦有甜然其土北為小茅房二間一僧為供蔬食大風雨亦息房內無人跡所不憂各之曰猶相窺自此以上皆植林森林南上可至佛光堂頂但路險峻非壯年遊履者不能陟也

龍王廟 飾殿西南一徑曲折而二平臺龍王廟三陽年久不顯聖河漲龍王極有靈驗大旱來祈雨者未出谷口即有雲雨之應其十里內其他諸處每年常多雨十餘次殿瞻皆北壤子為修理之督之者全氏號對峯

紫雲集卷之九

七

出水簾洞其下至洞內東流登北岸第一峰入可數十步有石突出特立不假人力自然如屏如障千名之獅子石又北至一石崖層層如臺亦有縫中津水出下流一石窠內可飲一人冬夏不竭予命之一人泉略內滿生金銀花香氣襲人予名曰金銀略東行第三峰為折路皆山香近自株干欲作石壇其林內名香壇即不壇為香林亦可自此而東有橋徑可東行數里循山而出可至孟埠口則寺門外觀石之險可避諸無出力修之者徒美秋雨寺路難行耳

十道人在白平山南河西樓上巨石如人二生入立遠望如人迎候者焉公以為造物為是區區者亦大傷巧矣以其遊在路側過者多忘規規子為立小祠道旁刻云看十道人

處處不至過此尚觀也

七年七月十三日申刻予得一僕自寺門而北將禮地藏至此山東麓暫坐見白光一道起水發洞且河中大橋東行至東山則變轉而牽頓所之則忽作紅黃瑞色似雲非雲似練非練圍繞寺界入於丁字村南谷中輪奐徑三里餘蓋寺門原在三里外也寺中人踰竿至即聚僧有從來未見者予坐視之至晚已起方沒蓋佛光所聚也 寂眉山佛現光與此常營氣色不同皆佛境瑞景也亦奇矣 寂眉山人如慧勇早也

釣魚臺記

釣魚臺在胸嶺西南五十里北至蓬萊山十五里南至仰天寺三十里郡城至臺六十里兩岸皆連山中為洞谷水自仰天水簾洞下行溝壑中或伏或出至臺南瀛為小潭綠沉窈窕色可染衣方圓數丈東岸高樹數株依山麓下陰森環蔭夏月如在岩洞清風靡然水氣侵袂不知有炎暑也並東麓北行石坂遠遙或丈餘或數尺寬平潔淨可坐可卧下臨淵水時有潭處可以垂釣半里餘至臺側磐石數十丈平瑩如砥泉湧出石罅中暑月寒可以齒階注懸澗奔騰澎湃潏潏鼎沸聲若殷雷噴水湧雪北流東折兩臺對峙如門高丈餘寬二尺餘長五丈餘以石為槽水行壘中深五六尺清徹見底魚行其中鱗鬣皆見游衍聚散判可入畫圖南臺有石斗山如舌方四五尺平可席坐若疑此水為釣處東有梨一株

如盤盤其上南有松數十株疎疎成列又南則大士殿也此  
金碧町瞻石方圓數十丈坦潔絕塵大要如虎丘千人石而  
平正無凸凹者兩岸石皆礮削無少遺憾不知造化劍鏤巧  
妙至此亦大奇矣水出峽東漢為洞方圓十餘丈淨潔深綠  
色如綠玉風度款款縹緲飛鳥影落惘然如鏡中像望之沉  
沉點點意有神物蟠其中乎不知渭水桐江風致何如若此  
名釣臺與佳勝也並東山麓北去山下石坂如磨如席清淺  
可涉石子磊磊散中如拭五六里至都灘水平流石上可以  
坐玩北繞蓬山折而東一條里入石曰河東流入海河水午  
涸乍溢不能常流也予三十年前同二昆饒藤景濂過之嗣  
宇傾頽泉石荒穢荆棘滿目無駐足處至萬曆四十一年予

崇禎堂集 卷之九

乃竭資修其殿宇掃除榛蕪於此岸立茅亭 名曰滄浪樓  
杜詩歲月雙蓬髮乾坤一草亭於此皆猶于說所書也竊謂  
此臺奇勝可甲海隅自有天地以來不知幾千萬歲之風  
景自古迄今以在僻地竟無有發揮其美者然則幽人適客  
避世高深不為世所表揚老子淵谷者可勝蓮菰子無柳  
荆之文而袁家駒銘謝絕境沒沒也予性愛泉石每遇溪流  
挾筇緩步隨其曲折等幽人深窺源委天波漱齒竟日忘  
懷家近通流盡即時釣遊其側但土岸高曠苦無苑囿郭西  
石澗秋水至時瀑流喧喧飛濺洶湧飛電轟雷現動魄然  
酒落不盈數旬又兩岸無林木非日夕無可坐卧處觀釣臺  
幽雅相去遠矣微常遊臺側乃置茅屋數椽擬夏秋遊居此

地因爲歌之

釣臺何所釣不釣鮑與鱖亦不釣名與釣巧我思古釣者桐  
江一線翔寶鷁橫溪八家勝飛熊三千六百釣何在二十八  
宿誰爭雄此名此功吾不羨不釣而釣惟思釣取明月聯清  
風釣竿用何等大鰲天深標長蛆釣籍用何等纖玄機綠霞  
映紅釣何所船陰陽爲炭萬物爲餅雷公鼓冶太乙鍛工  
鑄作直鉤不用餌銀河清淺投其中星爲零箸雪爲筍雲作  
長簾斗作蓬西浮玄圃西東此滄海東會稽巨魚無半粟海  
上六鰲若焦此皆不足辱吾釣何言龍伯諱任公一釣匪  
儼忽再釣隔鴻濛三釣鱗鱗生化出萬有浮游元氣常充融  
周元漢鼎興亡輕重吾不問問中收拾風月歸釣籠而登終

崇禎堂集 卷之九

三

古雨戲梁竈泉晝夜常淙淙離釣三寸誰能造笑登彼岸愛  
虛空釣不折竿不功不釣之釣常自釣江村海變吾與太始  
老漁垂綸天漢終無窮

傳

穆範事小傳 韓維江百人

公以壬午按察大名也蓋自守常州治高亭云時儀輔猶守江陵故法一切以泥命督察盜賊而捕弗得弗滿品者至是輒請益對受計謀逆中足相應也作爲兩道尋舉相屬延亘千里吏且夜督其伯格長補築歸鄉民間騷擾相率至不得力田化而盜不哀息公至則見而笑曰吾不至燕代邪烏觀此障塞千里者乎此豈所謂狂夫癡騷哉立具議撤之而都撫宋公亦前知凡弊允其請民歡聲雷動又克捕盜法

崇雅堂集 卷之十

斯爲必獲仰不獲爲立程限使畢力求之不肯責也然寬公任無胡人道上有而捕區後盜倍水嘗坐謀果人皆多公議之野之禁也猶紳携家挈眷樂令於隸人炊爨下所取七節往往請節穀公長吏問應之而盜臣至以粗格論罪斥公獨心寬之此誰非王臣乎已則忍辱而人以移厚之何不可者奈何令人人秦越也吏以是得寬假而邯鄲中山之遺通矣公斷獄一以寬爲正而將年制蒙贈以安良善邑今有遺徒多者公即不悅令爲民父母即恩顧厚而當爲調停之三尺法有可通變者能一切絕民昔李氏者弟之婦通其姦于伯伯凡念之一夕掩其入室中其人已寢而弟醒之反與兄鬪聞兄大怒格弟過日死母老志甚奈何以淫婦死吾

子幾其婦殺殺之官當其長兄殿第遣而次兄勸弟歸死棄市什族子公持而大忌曰冤哉獄也弟以親妻死伯以殿弟成仲以姦婦刺是二兄弟並盡也某親以同族亂人妻傷其家數命矣而法不加毫毛此豈亡天道之極乎且仲寔不殺婦獨母爲之乃獨抵伯罪仲兄而以成與奸者人皆稱平東明程某大信也載盜賊通依食糧而分其利有群賊殺曹州商得金數百亡何事發訊至藏者則程也曹以移東明東明更得賄固不勝守守路遇通卒或捕之而程反縛卒囚私家五日始什公廉知之立捕程至臺下一訊得通盜狀致曹州正法焉諸太監不當備者公慷慨有大器意所欲振作操成笑胸中雖聚紛紜不爲動大名城直隸河河水決下

崇雅堂集 卷之十

流也屢侵沒民田千餘頃遂不可制公乃開行河視水道自魏以北分二渠以流移其流水以是洩不爲害頗河皆爲膏壤歲收餘一鍾汗邪滿車矣當公議河時有司或猶豫不敢任公獨力持之毅然曰此何異吾在江南時事也彼以一郡百口言我然至今尸祝而頌者誰乎蓋公居吳時嘗爲民治渠穿城民不願則爭爲危諸權公公聞而益益力卒成渠渠成引漢陂塢民迄今祠祭焉其明決如此公又嘗爲兩臺言襄陽之開行旅接時而與馬候願願願願全或不給又月昨歲時有司程于觸禁其言經席兩臺交是之爲增差費什二驛遂不困云公居大名三年恩威大著歲庚辰未遷終政楚中命下矣而公忽病病得之勞劇其氣夜失血數升

已而止漸不能食人或勸公宜力疾往病卒愈無傷然公意  
決遂致政歸矣歸之日囊可罄垂也公天性營營多所博觀  
外家方技之書同談養生堪輿諸家皆中其與自稱嘗遇異  
人江上赤面童顏腹便也數為公言稱老使物與公期  
三年會者言之間距言至今三歲矣而公果歸則豈不有數  
命哉公聖聖病且夕已即復召周云

鍾羽正曰大名縣二都表名則孔道患在旅食眾而禁嚴亡  
所措手足廣平號傳地闊人稀俗悍而多盜苦閭閻多賦也  
自提公寬捕盜阻格之條而為有司請增費始稍息肩矣  
河渠之利萬世不亡有見哉有見哉非明斷孰能成此者乎  
公始仕楚又守矣多善政不具論論治大名者如此

榮雅堂集 卷之十

儒師義行楊先生傳

先生諱惟武字承烈濮州人祖玄父繼祿世有厚德先生幼  
秉至性不與群兒嬉稍長嗜古經書詳讀四書大全或問格  
入精與有得即識之積而成帙子史性理十三經二程語錄  
至兵法將畧無不淹貫遇古書輒便棄售之家以故貧或終  
日一食燃香代燭愈自奮勵每有著作以明經為主不屑屑  
為特作健忘既屢試不第怡然自得曰學以明道豈為拾青  
紫哉所誦習經書每十年一則大有新得深入玄解不求人  
知設科教人猶循舊法者多所成立傳經解經守其師  
說為行實踐見者知其出楊先生門也幼聘鄭氏妻翁止一  
女家業且盡妻母張貞婦也女嫁後欲自殺先生親迎後力

勸慰之奉養於家二誦之於與共之卒全其節鄭夫人婦  
女訓女誠親操井臼其貧孝母夫婦相敬如賓終其身未嘗  
一言相逆生一子二女年四十輒病亡妻母服尚在勸先生  
更娶先生慨然曰自而女為我家歸數十年矣備歷貧苦人  
不堪其憂而怡然安之此與歐妻德耀之匹也吾既貧不能  
更聘乃賢而耳貧者又豈易得哉或謂匪人子女大極其憂  
悔其可追於是遂不娶一室獨處者四十七年誦訓之餘凝  
神端坐忘世忘我忘年忘義寂如也論學以忠信為主須戒  
懼養其未發立身以忠孝為大功名雖得之文章必本忠孝  
者乃能耐久教子珍經書先倫片後文學學必道古州守鄭  
公試舉百列問所從學曰受之庭訓守大敬嘆曰真儒師也

榮雅堂集 卷之十

四

諸相見公雅然曰吾不入城市三十餘年矣老而更入欲  
室邪終不入人愈前之公天性友愛以祖產盡讓諸弟而  
身自食貧沒齒無間言妻母故續進與妻母合葬長女少婦  
無子命歸家守其節女亦能其節以歿其家訓也公樂道安  
貧辟面益青年踰大耋耳目聰明矧環里史皆有聲謀天  
恩詔有舉義夫申院奉請立坊之條州舉中文已具先生力  
阻之崇禎二年十月初九雨雪圍壘忽持灰書牆有萬地塵  
綠皆是夢良知一顯即真身飲醋而寢寢日展起衣冠飲食  
如常不覺生而逝五日而殯客色如生更為豐潤享年  
八十六歲蓋真可考於命云

鍾羽正曰節義一也世多稱節節罕言夫義者曾子與豈逐

衛其養哉夫繼契之不為不義者重無後也有後矣而後聖賢不易得至委娶稚於得壽任其斷斷莫之能榮奇亡焉葬之咎歟不有義概執挽頽風王駿管寧以茲不朽楊先生非古人乎漢人重軀節不忍背其說至以封爵讓之夫使聖經不淫於利祿英才樂育有功於世道非淺鮮也紀儒林祀賢宗案魏焉死生之際人所難也從容委軀歸全大化其得於辭一者索矣先生德行甚多不俱論論其大者俟觀風者採覽焉

論

學道論

自羲皇畫易而道脉開放勛執中而聖學衍重華有道人心猶一之制而理愈心性之詳知行交進之功愈以容矣成湯不遁不砥建中於民大王無畔後啟義範登道岸同符前聖無二道也至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傳心源洵及門之士以顏子為首稱而所示求仁之功惟在克己復禮禮即中也道心也道岸也仁也克即去畔提絕欲不直不通察人心全道心精一之學性命之真也自古大聖大賢千言萬語大抵不過去還妄真閑邪存誠以全性命是謂道統是謂聖功而立言雖異歸致則同如斯而已矣世儒好為紛異急務政弊人心動以晦翁窮理知持為浮泛支離不直指人心負明本體而欲多方窮索有累虛靜之真舉世滔滔皆思糊塗乃本紀中庸一序至切至精直窺本根真如宋理宗之論何有支離浮泛之弊哉其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是即性即心即良知即良知太體所謂中也仁也道岸也而道心人心理氣之稟俱在其中矣其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者是即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也而惟精惟一不遁不砥無畔履散義在其中矣凡此皆以全吾虛明良知之本體也豈不直截而簡易乎但人心雖靜而無所持循則沉為空寂而少歸宿來

子恐學者生此病也故欲其讀書窮理涵泳於經史名物之  
順予以收攝精神開發識趣使此心常有所事而虛靈之性  
不至流曠而流遠非以窮理為主而遺其本體于不顧也且  
道理亦實大矣情矣萬物萬事皆實具足于虛靈之中而川  
流品節亦甚精審若不學問思辨朋友諮詢何得曲折中症  
如孝一也有養口體之孝養志之孝有愉色之孝有繼志述  
事之孝有慎終追遠之孝有哀敬之孝有小杖則受大杖則  
走之孝有不告而娶親負而逃之孝有從治命不從能命之  
孝有不啻羊豕不為楚之孝經又有父子諸侯大夫士庶之  
孝至于子為父隱父子不責善苦心幾諫捷之不忍亦是孝  
中之事其精微細察不同如此推而至於君臣朋友兄弟夫婦  
其品節不可勝數非藉讀書窮理何能一一委曲中節而無  
過不及得其中耶故去物累而全虛靈本原也好問好察執  
兩端而用中擇善固執學問也自聖人至於學者一也今但  
言本來面目天賦良知全體虛靈不增不減便有一切掃蕩  
無所用工此心非不起脫洒落而茫蕩蕩日用起居應事  
接物何所依據而游衍乎故論語志遠據德依仁游藝去一  
不可而博文約禮交用其功非二致也學者有志聖賢惟以  
此門充已復禮為主日用動靜之間不必深求苦刻但於方  
寸中絕其妄想祛其雜慮使此心如青天白日明鏡空潭一  
物不留一毫不染親聽言動非禮不萌渾然虛靈不昧天賦  
之真自無事至能覺物來能照而萬善皆從此出無事安排

計較而自得其實如塵垢既盡鏡體虛明無所礙也心體既  
全良知已致應物盡倫之職於是誦讀詩書考究古今稱心  
游衍不泥不物方其讀書應物天趣流行真機活潑讀書而  
不為書所苦應物而不為物所牽是謂無書之書無事之事  
可也及其既讀既應一字不滯于中一物不留於心體冲  
然性體湛然是謂應而未應讀而未讀可也如是從容涵泳  
動靜混合更求師友講明以其所得互相印証所謂隱居求  
志修己安人一以貫之是為執中為建中為登道岸為天下  
歸仁先年以來遠服端在是矣學能如是是為真學術真事  
業不必分頓漸較知行孰為未孰為能孰為白沙陽明近漢  
後所但求自得者問八門耶臣臣之見如此日造之功亦如  
此高明為何何如  
道者何心也性也五經四書所載言語皆是也人有無心性  
者乎心性有不盡明者乎士大夫自重外以至應舉登朝臨  
民治事凡發言作事有一日不講經書上言諸者乎下至鄉  
材市井小民一言一動亦要合着人心天理是即合經書所  
載從心從性靈明說出者也就告狀也要有理斷狀也要合着  
理百事都要合理是編天下人無一日不在道理內無一日  
不說道理話說道理話是即講道也人在道中人人說道  
理而必欲另立一道學之名作一講道之舉是立講道之名  
者過也夫人在道中人人說道理話講道亦是常事而或共  
議之何害是避講道之名亦過也予意不必不講不必另講

高

不必掛柳攻擊亦不必招呼趨附但以朝廷所頒五經四書  
性理道義為主不論在朝在野朋友相逢或門徒執經問難  
要講即講不願講者亦不強他來講不必以好講者為同不  
好講者為異亦不必以講者為怪不講者為高隨人所好隨  
人所從如士子從師師人講鄉約任之而已省多少爭競天  
下同歸於志孝友分遵

皇帝聖諭就講就行道在是矣千古千聖照臨世界不過如  
此更何煩多論哉

經雖有遺心人心之別然人心亦不全是不好如飲食男女  
是人心也若婚姻得其正飲食得其宜聖人亦有之豈是不  
好但禁其淫則為道心之害矣

崇禎堂集

卷之十一

四

鄒南泉曰透得心性人歌亦是天理透却心性天理亦是人  
欲正是此意此擇此之功不容已也

天心論

古之言天者上天下地尊地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尊矣  
而未親也天親自我民視天所自我民所無曰高高在上降  
降歟士曰監在茲親矣而未察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  
及爾游好爾矣而未一也允言一則無對二則有對自民  
視自民所是天與民對也及爾出及爾游是天與爾對也有  
對有二也二則天可離可離則可欺可欺可棄可棄而所稱  
天將天君天德天心屬之天乎屬之我乎是高未透徹也若  
小子之意則以天即人人即天人在天之內天在人之內

毫不隔表裡通融無聖無凡無出無入誰之不可達之不可

一而已矣何者無極太始天地未分一氣而已及乎太極分  
判則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兩儀立焉濁者常實有體故有蓋  
清者常虛無體故無盡無盡則無不在矣凡虛空處皆天也  
一氣運轉舉地于中是地之外皆天也否太升降隨地充滿  
是地之上皆天也九泉之下則極復起是地之內皆天也山  
澤通氣孔穴貫穿是山澤之中皆天也極地為井空處泉出  
是井之中皆天也累土為室垣墻為器以空為用是室與器  
之中皆天也以至蟻穴潰堤針芒洩氣至小至微必空乃透  
亦何者非天之所入乎其在于人百骸九竅凡血肉實者皆  
為地孔竅空者皆為天目以空明耳以空聰口以空納鼻以

崇禎堂集

卷之十一

五

空與腹以空為臟腑百脈騰理以空行氣血皆天之所穿也  
乃心雖居於中央其肉圓為地中間孔竅空洞為天是竅也  
主輕至清至靈至一微而無所不貫小而無所不包上至九  
霄下至九泉絃而千古來而萬世日月所不照鬼神所不籠  
有而無無而有出入而出皆空洞內變化之奧即知  
是美惡即知是惡是即知是非即知非一毫購他不過一毫  
枉他不得此即天即人在天內天在人內表裡透徹絲毫  
不隔者也天命命此也天性性此也天心心此也主之則為  
天君得之則為天德寬之則為天爵知天知此事天事此天  
不可欺不欺此耳仰不愧天不愧此耳天位天工天命天討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於此中合之較之民視民听

出往海附不更切乎此外而古天則著著之天昭昭之天是  
人外之天與人猶有間非若人內之天無間隔也人既與天  
一而人人皆能究其天乎未也心之孔竅雖曰而氣質各異  
其孔有多者少者大者小者直者曲者深者淺者孔既不同  
心神亦異孔多者必智少者必愚大者量寬小者量狹直者  
性正曲者性邪深者幾沉淺者氣浮加以物誘情流人汨其  
天空者塞之清者濁之如太虛空廓而雲霧昏霾夫其本體  
又如極地一尺為一尺天填空一尺則塞天一尺今人痰迷  
心孔則中風昏明酒淹心孔則融忘癡狂即其証也故曰天  
之塞日夜無降人則終塞其竅此異言天者也然心孔雖有  
不同而清濁則無異聖人則空金其情虛賢者則空虛

卷之十一

六

塞其孔九人雖曰塞竅而孔穴自在若淫神返照則其天未  
始不昭昭也即一念而虛為一念之天日月至焉日月之天  
自塞而自開之何難之有人自不為耳學者以希聖希天為  
絕德事若知天即希天之功止在一心孔耳故知天  
即為知天事心即為事天此心即天之不急中和即參贊天  
道文之所以為文即天之所以為天孔子曰知我其天又曰  
天何言哉微哉然以天自處顯子言彌高彌堅即天之無盡也  
在前在後即天之無方也故從來由則未能純一不已與天  
一耳中庸言高明配天浩階其天而未融此至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則心孔之中空空洞洞聖人與天同此古微豈有二  
乎論天至此無以加矣若夫五行四時之運七政二十八舍

之分風雲霜電之異元會運世之合若雷若電之鑿察降祥  
降殃之報應皆自心孔推步而所臨臨而統故曰天即人  
即天人在天中天在人內有志希天之學者但勿以情欲塞  
其清虛可自悟而自得矣

吾齊談天始自鄒衍言雖罕能而史記所稱如海外九域  
始錄五德之說蓋多言天之言非流行必有驚世駭俗者如  
佛氏所語人一小人極小極略相彷彿似于天而無當矣  
近日大西山利瑪竇所傳地圓則海外尚有國土中則終  
其中直百之一耳衍之言似非全誣然衍見天之廣大而  
未見其精微也求天于天而不知求天于已徒謬于談說而  
無益于身心此所以不能愛而傳也今齊人以言大而無據

卷之十一

七

若為鄒省下列以為蕞言杜撰也余亦齊人今之談天與衍  
之談天不知何似或以為鄒或以為蕞一其談之而已世傳  
衍能吹律使寒谷生春若果有此乎豈敢望衍之塵乎恐未  
必然耳

今道家求雨之方必齋靜數日覺待心空靈液體有汗氣則  
天必雨矣乃其符籙之方有應驗者心無靈液并汗出者  
而尚未動不也然亦必平日戒行真虔臨時符呪自心  
孔流出方能感格若平日酒肉淫惡符呪雖同心孔穢濁神  
不臨也此非天心入內之說乎  
鄒而老曰昭昭是天冥冥亦是天即此見人之心孔清者是  
天昏者亦是天如黑風暗霧不可謂非天但非天之未體耳



君子欲全其性惟歸焉為野則體見矣  
人在天之內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天在人之內一物各具一  
太極也

說

閹臣說

蓋都鎮羽正蘇淵父

古者君臣分親宰相與天子議政一堂君家人父子情愈相  
通唐虞三代尚矣漢唐宋猶得時時相親民情吏治至於宮  
府事機未嘗不尊尊謙論如李泌韓琦其詳可見也我朝祖  
宗之時尚為近古後乃漸以隔絕今者愈甚雖有時召對亦  
不能都介可否盡其懷抱而況際若九重情向內得上達乎  
乃章奏則文書必掌之司禮親近至尊為王喉舌閹臣即有  
疏揭不得不因以上通天子即有意旨不得不因以傳下故  
為閹臣者必須與內臣相結而後得行其志欲結內臣必用  
厚賄為解至魏其鳴記吏兵二部之缺禮部之王府諸事戶  
工二部商人幾賴轉與閹臣得錢無算方能得其款心而藉  
其力少有不遂則疏揭不能上通而

注上意旨不可得聞或假借內旨虛鳴示威或造作飛語惑威  
上聽且不能一日安其位況能行其志乎以吾所見相臣雖  
有忠言嘉猷如太岳之嚴嚴不結嗎保則不能固寵而中書  
以無內助故幾限不測以侯率踰江陵故智厚賄要結以中  
其心則石稱清峭矣而稍私囊橐中貴入有土儀出有別致  
至徑進之數象故終身極承眷顧諸臣莫及焉對南落第欲  
以古道自處故不能一日安其身人生亦重恨之雖號正大

而一言不得行此實事也。要之大臣事君。道行則行。不行則去。不得去。則守吾道以俟之。豈有欲言之聽。而委曲行權。結內人。以承深者乎。夫枉尺未能直尋。而弄尺失之。此古之所謂。今之太岳。前車在此。王安石尚不免遺議。況近時數公乎。吾嘗以守正者為失。而人不知其故。故著之。

國法以建立丞相為大禁人多忽之

陳眉公總僑紀。國制司禮監九人。其掌印一人。歲納二十四藍銀各三萬兩。其八人季輸二人。管掌九內之傳宣外之奏請。屬馬倒於吏戶。搜兵四部。若託二事。必千金。閹臣以此解之。藉以通官府消息。不然。百計阻撓。章楊停閣。不下。又乘使

崇禎堂集

卷之十二

二

應時出。吸呼之間。目覩手披。不暇詳悉。中有不要。所以避孽使人主輕輔臣。內外咸水火矣。

每日將晚。則內使錦衣批發。檢廊外人俱出。

諫官說

人臣進諫也。思盡忠。故當言則言之。死生禍福。弗計焉。計之則非直矣。然有言犯忌諱而不死者。亦有言不追切而取重罪至死者。韓非名善說矣。而以說死。茅焦自必死。乃見聽不死。此何說哉。予所見。惟大經于仁。李侍御以存其言。皆太激切。雖以酒色財氣作。旋風上。李魏云。皇上愛錢。或瘠其體。如此止於罷官。曹侍御學程言。東封事。無效。切者乃下獄。遂大辟。數伏歐。乃予同科。詳

康宮驛驛者十餘人。獨孟君養德得

廷杖。諸如此類。蓋不可勝數也。建言者。但當言則言之耳。何至道計其所。致乎愚故為之。論曰。窮道者。遇也。壽夭者。數也。方正強直者。性也。數而天且窮。即不強直。亦天且窮。也。世之天窮者。多矣。不皆強直也。其他似倪倪。善伺窺變。幻者。又未必皆道且壽也。腐庸碌者。或壽或不壽。或窮或通。又不可一二數。至強直不壽。禍變者。自昔不乏矣。或危而更安。自分必死。乃竟脫不死。或遇明主。容納之。遇殘虐主。更屈受之。不肯殺。或且殺之。竟以免。乃老死。庸下或更至大位者。吏可考也。而倪倪變幻者。乃或倏遇災禍。以窮且死。然則壽夭窮通。命實為之。不保直不立。明甚。而直者。自伸其志。浩然於天地

崇禎堂集

卷之十二

三

間不直者。徒令穰獲。卑卑欺天。同人枉其生耳。傳云。卑卑匹夫也。七戰皆捷。死于牖下。嗚呼。此田生所以責鄒君也。當官職。諫之士。為身名節。與計當熟。視於此矣。

古人有言。願為良臣。不願為直臣。此自大臣侍從言之。可耳。若官以諫為名。須有犯無隱。為正。予嘗妄言。蓋諫官不絕。隨怒者。即是。蕭疏。蓋有激也。

又古云。伏節死義。當於犯難。教諫中求之。予則云。犯難。敢諫。當於清貞。無欲。中求之。蓋士亦有假借。建言以行其詐。或本原不真。政節末路者。其人不足取。徒為妬賢者口實耳。

坊牌說

坊牌之制。不知所起。古者表其門閭。不關制度。至唐有坊牌。

之名又有門樹六閭者不知其詳何如近世建立轉多亦  
止用木作其間甚隘後乃用石漸華侈矣北方尤甚凡登科  
第作要官撫按相學者執行府縣為立坊牌送銀數百兩既  
得銀兵數役與樸人夫搬運木石不為限制既登柱上便且  
停工却將人夫修治樁屋其瓦木之費皆折失償完之匠役  
亦見與人夫坊牌未起而魯樓廣廈百間難備立矣又且  
營工僱僕百計科索每名可折五六分一輪不足又換一輪  
一里有樹三四輪者一丁即費二錢餘可抵一丁係銀是費  
民一年納二錢銀矣而里甲科派不與焉嘗見一大家起蓋  
坊牌冬月挖石貧民以手扶掖熱手裏石棒然粘着皮脫血  
迷其可痛心鄉里有和弟糾糾里人之喜至於苦累若此送

崇雅堂集卷之十二

為安於亦何樂有此人乎愚小時見有報榜者鄉人誇詡一  
老人頹然曰是何足喜不過多派牌坊夫耳聞之不覺然  
幸登一第不為鄉人福已耳何至更遣之揚乎後在諫垣有  
罷訪悍者遂力辭之入詭請通行禁止向立者聽之但不許  
官與夫役吏卻獲准通行天下他省不知吾鄉間有自逮者  
不則派夫之名矣計三十餘年來所省夫不下數十萬諸婦  
紳亦無怨怒者足見吾鄉多賢而古道之可復也役之人其  
尚念諸正平生功德無以及人獨少為地方窮民省費耶  
敢自誇哉後夫者皆存此心是所望也

心問記

楊東明曰有人問心曰汝憧憧往來日夜不息焉可利己不

遠除力汝殆惡物也乎曰繼善成性純粹以精發露於吾宣  
誠萬靈謂我為惡善于何生然則汝殆善物也乎曰一念未  
起萬境寂然何思何慮無倚無偏于此求善吾何有焉曰既  
無思念復無善端頑空不靈又奚疑乎善之言曰人有善也  
不能無善或無善也又不能有善物而不化殊失本面我無  
他長其惟無善而無不善也乎惟其無善斯無不善一着于  
善處體乃結善吾以善為根以空為體供種種空聲聞對遠  
寶鏡惟空妍媸莫掩至無立天下之至有至寂含天下之至  
感以是觀我乃微肝服而專謂我善者相和知猶淺也汝講學  
家泥于言語不析名理無善無惡謂心之體非性之體心性  
混濔何怪乎難離之紛起且善有二義判判宜精總行慈念

崇雅堂集卷之十三

五

皆以善稱若我之為我不與惡對亦不與善同超然立于清  
虛之府而極端善之宗此義不明又何怪乎議論之煩與吾  
今與汝微處察明宜識吾之面目不必致疑于文成  
極明正曰性者何太極也天地之性人之性同此極也極體  
不無然有極即有陰陽五行謂陰陽五行即太極本體不可  
謂太極內原陰陽五行之根可乎性體本空然有性即有  
仁義禮智信謂五者即性空本體固不可謂性內原無五者  
之根可乎即如桃李之仁豈有枝葉花葉枝葉花葉之根件  
件在內豈止花葉如花之紅白味之甘酸一毫一釐無不具  
于其中若其不具何為一種萌芽至極花葉紅白甘酸無一  
毫一釐其本原者故知性體雖空而中涵養善非假外來如

根在內發出自然如是若無根在中如何見種子入井便自  
測隱見乎說便自不妄即其一感便應故知根原在中也未  
感之頃謂其無念則可謂其無善則不可乎於  
楊太會中辨難夫竟不快眾皆執性善之說不能相下爭辯  
楊夫歸再思之他日另議夫數日後以一紙語見示其中乃  
有以善為根以空為體之語予復之曰以善為根以空為體  
即吾自言不道如此無同無異一而已矣不必再辯釋然其  
通得明辨之力矣

### 問道說

吾夫子曰朝聞道可以夕死小子竊謂必知夕之可以死而  
後為聞道夫生死一也未知生焉知死未知生則不能順其  
生不能順其生又何能安其死其生也營營戚戚嗜利貪名  
名利未得則與人欺人奪人陷人機變詐詐造作無所  
不為迨其已得則驕人陵人笑人饕餮逞酣傷倫敗度  
亦無所不至未得是得已待息矣終身役後雖至意意期順  
此中無一息安閑無一息脫洒及其將死一息幾絕百憂煎  
煎繁絳懸板懸後思前恭願要緊愛惜貨殖時一追思此身  
牽情事有幾何虧心事有幾何哀哀憤憤結結愁愁恐恐就  
就不得伶俐緊爭強然長生而自如此安能死而無恨安  
能無恨於死而無恨者死可無恨也謂之可以死可乎不  
可乎不可以通生死如何為道又何云聞道也道者何太極

### 樂雅堂集

卷之十一

六

也無極也造化之宗萬類之原也無極則無造化無萬物又  
焉有死生太極則有其理無其質不氣不則至大至粗活潑  
員融渾虛圓徹渾然于天地之間無始無終雖山河竭壤萬  
有消沉而此在終無改易易則性命之真而人之所受於天  
者所謂道也道者理氣渾合有氣則不能無動靜有動靜則  
有陰陽有陰陽則有晝夜有春夏秋冬生而為物有始有終  
有成有壞人則有生有壯有老有死有此生發落有諸惡行  
藏至于一寢一醒一息出一息入皆通於造化一進實之以  
久連觀則人與造化既遠不同以道觀之則元會運世共一  
息呼吸同一體終無二理也其動也陽也晝也春夏也物之  
始且成也人之生也壯也齒髮之生也行而語而覺也一息  
入也皆生之類也人與造化萬物同也其靜也陰也夜也秋  
冬也物之終且壞也人之老也齒髮之落也藏而靜也  
一息出也皆死之類也人與造化萬物同也至於動不能不  
靜陽不能不陰晝不能不夜春夏不能不秋冬始不能不終  
成不能不壞少壯不能不老死齒髮不能不落行不能不藏  
語不能不默聖不能不寂念不能不出此理之必至氣之息  
然不得不如是者人亦與造化萬物同然造化萬物不能無  
運動而人居其中塊然血肉之軀欲獨生而不死是必壯而  
無老行而無藏語而無默齒髮生而無落覺而無寢息人無  
出而後可有是理乎能乎不能乎既不能免於死而欲感德  
德必求其無死亦何益焉君子知此故生順其生死安其死

### 樂雅堂集

卷之十

七

也無極也造化之宗萬類之原也無極則無造化無萬物又  
焉有死生太極則有其理無其質不氣不則至大至粗活潑  
員融渾虛圓徹渾然于天地之間無始無終雖山河竭壤萬  
有消沉而此在終無改易易則性命之真而人之所受於天  
者所謂道也道者理氣渾合有氣則不能無動靜有動靜則  
有陰陽有陰陽則有晝夜有春夏秋冬生而為物有始有終  
有成有壞人則有生有壯有老有死有此生發落有諸惡行  
藏至于一寢一醒一息出一息入皆通於造化一進實之以  
久連觀則人與造化既遠不同以道觀之則元會運世共一  
息呼吸同一體終無二理也其動也陽也晝也春夏也物之  
始且成也人之生也壯也齒髮之生也行而語而覺也一息  
入也皆生之類也人與造化萬物同也其靜也陰也夜也秋  
冬也物之終且壞也人之老也齒髮之落也藏而靜也  
一息出也皆死之類也人與造化萬物同也至於動不能不  
靜陽不能不陰晝不能不夜春夏不能不秋冬始不能不終  
成不能不壞少壯不能不老死齒髮不能不落行不能不藏  
語不能不默聖不能不寂念不能不出此理之必至氣之息  
然不得不如是者人亦與造化萬物同然造化萬物不能無  
運動而人居其中塊然血肉之軀欲獨生而不死是必壯而  
無老行而無藏語而無默齒髮生而無落覺而無寢息人無  
出而後可有是理乎能乎不能乎既不能免於死而欲感德  
德必求其無死亦何益焉君子知此故生順其生死安其死

生而自處死而自適然于天地之內隨其所化游衍自如  
固不復斷斷矣以促其生亦不矯拂助長以窮其生固不暴  
虎馮河以達其死亦不偷容苟合以避其死生可也此可也  
老可也齒髮生落可也榮而枯而枯而榮而枯而榮而枯而  
息入可也息出可也息絕亦可也如春有冬如冬有春未至  
者吾不能強之來已至者吾不能強之去與時俱運與化俱  
流而吾心坦然一穴無一毫怨恨其中安有不可者乎如是  
而為聞道如是而為死可也或曰死無不可則一任之乎  
曰是非吾所謂可也吾所謂生非知覺運動之謂也有所以  
生者也吾所謂死非形枯氣散之謂也有所以死者也生則  
樂天知命盡性敦倫自心身意知以至家國天下皆盡其道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九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處調劑得均平不致功名富  
貴酒色玩好情義文件件得乾淨不致日用之間隨  
感隨應隨應隨化如行雲流水如弄月弄風蕩蕩坦坦無物  
無係視此世界常似春風沂水與人交際一如童兒情遊草  
臥陋巷足樂何處不可樂園臣陳蔡不憂何地更有憂橫逆  
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仰不愧俯不作浩然天地之間生  
既如是雖其未死已走光光淨淨天地中一箇閑人至其將  
死一無係戀一無愧赧一無恐惶天之所以與我者渾然從  
運之太虛無少欠缺病亦如人病危亦如人危盡亦如人盡  
而此中恰恰惺惺惺惺脫脫酒醒如止水晴窗一塵不  
染視此身將去如紅帶脫履吹燈枕枕無礙無欣語其常則

遺逸史校孔從容易黃帝嘆天下事駟語觀化理即安寧  
豫無異平時即臨大難當大節絕粒於肯陽矣題詩於車  
以委蛇而讓肥腴之湯濯而代死非其乃利心也納肝  
狗舌爛碎首枕慘毒激烈動天地泣鬼神君有大不堪者  
而求仁得仁滿足痛快畢無矯強強迫其心如是而不可不  
是則不可不謂之死而無恨謂之無恨於死也如是而死雖  
天折殘傷而精神不死死而猶生枉之生也雖留形於世更  
於九壤百年祇為行屍視內生而實死何足貴耶故死不足  
惜徒死可惜耳此猶難生死論也至於生之所以生死之所  
以死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者則所謂不測不測至  
大至神活潑潑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成無壞而造化萬物之出入其中者自動自靜自陰自陽自  
靈自蠢自聖自凡自迷自悟自生自死萬有不同乃其本然  
之體則不與之俱遷俱化只自無聲無臭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  
己聖不加多凡不加少悟不加明迷不加暗生不為有死不  
為無而吾性命真原同此一體者亦自無聲無臭渾渾渾渾渾  
於穆不已此物無方吾亦無方此物無盡吾亦無盡又安有  
聖凡迷悟生死分別於其間耶今誠令極惡之人極病之人  
屏去雜念返照靜觀此中虛靈光耀者只自澄然炯然何常  
消滅此非道之真體不能達不能死不能生之謂無極此之謂  
太極此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一無極性之謂真我此謂真前  
之易此謂未發之中此謂性與天道之不可間此謂聞之而

夕可以死於朝而不可死也學者悟此一朝而然微達生之理即一夕死何不可者要如此是真則非口耳之聞不問是何元解是何門戶是何傳授淵源而千言萬論俱屬贅語矣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正以天然之性本自現成無欠無餘萬理俱在不假安排作爲而後有也但保任則在人耳附錄 正長正與植科李君獻可同疏請

東宮講學序

李君降維職正等罰俸正以此事原因正與李同議李去正獨留上奏乞與同罰大觸

聖怒又同寅孟君奏請陳君尚象亦續上親奉議籍藉言欽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十

此徒手與孟陳三人綏騎到闕問承天門呼聲甚烈時久不赦言官驟有此事人情太恐日方晴驟忽爾黑氣濛濛籠罩午門前數丈地仰視天無寸翳日光慘淡如月其兩旁則明耀如常吏皂人等皆懷慘戰懷守門內臣亦皆泣下沾襟予時不知恐懼坐而待之少時

青下止杖孟君一人早與陳皆免僚吏皆稽呼相賀予亦不知喜孟君杖有辜不死杖畢天亦明矣時兵科張君棟亦上疏救正等初傳亦欲杖之後

青下止降維職張亦懷慨開杖不懼得免不喜時都中皆服焉兩人胆氣馮瑒吾之詩有曰兩生軀幹小氣傲排鬱鬱皆前此云予未為開道者當此生死之際實自出矣不知喜懼矣

追思之若當時杖死心實無恨幸而得免焉活至今二十餘年亦只如是求見有何所益即自今以往再活若干年亦如是人與我何如焉張君亦至家數年死不知於當時死何如使子再死若干年死與張君何異焉因講及死之說遂親結於末非敢自說見生死之無足異耳此三十年前記也至孟君死孟君如史子與丁君若大僕卿其致俱故贈官至天啟元年孟君故于南京天啟三年春丁君為工部侍郎故于國本起者止不肖一人在言念前事如隔生如說夢可痛也夫

格物說

一郡大學克之天下國家約之身心意知至精至大帝王功業聖賢學術從不外此而格物為第一事乃古今諸儒議論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十

紛紅竟無的然透徹足以破群疑者康成解以為來取神之格思既不切矣宋儒因之為窮至事物之理多轉一層陽明又云格者正也正物之不正以歸于正此正若指外則與齊治均平無異若指內則與修正誠知無異夫既言之又復言之聖人之論恐不如也愚因思格君心之非與有取且格皆以格為革去之義不專為正解亦不專為至解宋人既以至解格物故凡遇此等皆由加至意以扶前說實非的論夫至盛至盛心之體也如明鏡止水自無不照應土翳之垢涖梳之則遂爾昏濁不能明矣然其體之明無減也去其翳且梳者則虛澄之休復矣用以照物何能蔽乎如人之讀書作文心中無事則書意自見文後活潑若有事在心雖讀卷揮毫

亦釋之不以思之不通何能明哉故去其物蔽一魚所累不止若欲聲色凡無益身心者一切屏絕使此心皎然如赤子無知之時方為格物格則心虛澄虛則自能照物如明鏡止水月以窮理處事則息之即通見之即解能悟能記方能盡其底蘊而和可致耳方人論心林曰虛靈蓋性虛乃性靈一分塵則有一分靈十分塵則有十分靈然心本自虛不虛者物蔽之也去的一分物則心得一分虛去的十分物則心得十分虛道休盡虛通体盡靈知有不致此致知在格物之義也學者固執舊聞以為去物還空似釋氏之肯綮釋氏之去物還空則空空無用吾之所言格去物累還吾靈性之心用以窮理處事學問思辨皆以此心為之如今人心

山無事乃著書作文爲者非獨去物還空便守空寂已也  
是與浮屠同乎異乎予既持此說後見宋司馬溫公軒輊外物  
之說猶爲近之近時李氏亦有此論但其精則空之已耳與  
浮屠同而坊間講意亦有爲此最者顧人不肯從亦以求發  
當從朱註耳若求書之正意虛心自悟則斷有的見不必紛  
紜也獨惜大學第一入門爲舊聞蒙蔽不得透徹故具論之  
非爲辯學好勝之賢見者鑑焉

養生說

與行天地之氣以爲氣能使吾之元氣與天地之氣合則氣  
全矣神全氣全矣曰養生然欲全元神不才安非作用神本  
湛然但能去其撓障吾神者神自如矣歟全元氣不在襲取  
助長氣太完融但能去其耗亂吾氣者氣自如矣撓障吾神  
者非他即吾神之動而爲情識者情識用事而元神爲之撓  
且障愚者至認情識以爲神而莫悟焉耗亂吾氣者非他即  
吾氣之流而爲嗔愛者嗔愛用事而氣爲之耗且亂愚者至  
認嗔愛以爲氣而莫悟焉以虛爲本以仇爲恩無惑乎生之  
不能全也神氣雖同稟之天地而微有不同神無終始聖凡  
一政氣則人人所稟原有厚薄清濁之異清者近輕故多氣  
薄濁者近重故多氣厚亦有清而厚濁而薄者則不多也若

不能保持則精者衰微濁者暴越自促其生蓋養之清則純和濁則壯盛可以延至八九十百餘歲此其常也若稟受既厚又能善養即至百數十年如韜之羅結唐之李元爽間一見之至僧道所稱長年者蓋不足信矣所謂善養亦但清心寡慾不耗天真使吾之神氣與天地神氣渾融流貫周如一安有不壽者別無作用耶長之法孟子所云養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盡此道矣若夫人之壽命則決無不死者蓋神氣可以不耗若精血津脈所稟有限久之漸自乾枯雖不傷之亦無不耗之理如木之津液若枯自然憔悴枯槁雖壽至數百年或千年津液漸少亦無不死秦松花粉今存有數此自然之道也養生者但能全其愛無耗無傷數盡而亡

歸後入於太虛元氣之中是亦蓋而不盡死而不死何用皮  
囊血袋為哉故仙家有尸解脫化鍊神還處之說正以血液  
之軀必無不盡也若後宅羽化則幻妄之說非實理也達人  
觀以正理參以羣書可以悟矣

道家有羽化三寶然特氣一物之古儒性以理氣並言而  
特在其中所謂先天氣即元氣也仙家老子而老子曰谷  
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是未嘗一不死也

余向說

食肉之戒非始西土乃聖賢之道而孔孟之意也禮稱國君  
士大夫無殺不殺諸君左氏所記饕餮餓殍嬰卵蜺蜺莫不  
有禁夫子鈞不射不宿山梁之供與而不食孟子以不忍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五

嚴鍊充之可以致玉而仁術在遠庖廚此其昭昭著著也  
儒者莫不知之顧求及深恩充類至盡耳夫不忍仁也仁者  
以萬物為一體天地吾父母也九天地所生雖靈蠢小大之  
不同然其血氣皆一父母血氣之所分也其知覺皆一父母  
知覺之所傳也夫父母之血氣知覺即吾之血氣知覺也吾  
以口腹之故而取父母所分所傳一體而割割之絕滅之是  
即自割自滅也也自割自絕其生而以充口腹即至愚者  
亦不為也而樂世滯滯莫悟是特未之思耳未思故不知為  
一體不知為一體而殺其一體以自絕而不知痛惜遂以不  
忍殺者為西土之教而不知實孔孟之意也昔聖賢惟以萬  
物為一體故愛之惜之必至皆遂其生而後已乃或為泰西

然不得已而用之則有不約不解不盡不即遠庖廚無故不

殺之類以保養此心而行仁術是即見殺鍊赤子入井之念  
也但求及推類至盡大憚泉達耳誠使推之即無故而殺弗  
忍也有故而殺非生命乎應類卵弗忍也此壯健雄非此  
命乎網宿不忍也七鈞非生命乎見殺聞聲不忍也不見不  
聞非生命乎故有一念不忍必至一物不殺而後盡此心之  
量如克穿前之非義至于不言而儒充樂人國門必至國君  
之體然後為善推也其斯為盡仁之量夫憚泉達而吾大夫  
母所分所傳之一體始得全歸而無傷矣不然愛於此而忍  
於彼惜於暫而殘於常勿乃欲之甚乎余偶同殺生一念推  
思至此士君子若不深思推類但拘執上淳說則必以余言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五

為異焉痛若處心沉思推類至盡當必有以余言為一得而  
不殺不食之念油然而興起者不救避罪故書請正焉其與西  
土之教為異焉同固死計也  
西土不殺之戒自唐以前亦尚未嚴故梁武食肉之議極費  
詞說終不果快但此淨肉一言遂至愚肆不禁即古蘇白諸  
公近日李卓吾看赤水澤於彈掌此非不知此理乃不能禁  
口味或時齊時開或食淨肉不能決絕亦弗思弗推之病也  
士大夫頗有戒殺者多以報應禍福為儒家所詆余偶思此  
意近在同心還書而布之庶為顯福避罪乃一段實理倘不  
以為然即請駁正 梳泥帶水終不乾淨一刀兩段方是家  
教 東坡每月戒雞數十充歸至月朔乃償度之再殺再戒



載之集中良同見戲可發一笑

天啟元年因東昌妖寇作亂多是齋素之黨遂有吃素之禁  
今但不自宰殺不求無味不立吃齋之名即令聖賢鈞戈有  
則遠庖厨之旨心靜則口淨矣

桃圭說

國家之禮莫重於廟祀而追緝一事乃古今所常議卒未有  
徵其藩者原夫天子之祖廟本無限制所古七廟蓋商廟偶  
有是故舉而言之其他經書亦未有言七廟者今文獻書記  
唐虞夏商皆五廟周七廟而周之廟數或以為九或以為七  
鄭玄主廟事之不完况能考其進退無有周禮小宗伯雖有  
廟桃之文並未言進退之說漢儒偶見書語便執為天子七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七

廟又有諸侯而降之皆無的據所引周禮家語祭儀王制皆  
秦大之錄漢儒傳其大略孟子云五世而斬若以廟言豈不  
及天子之澤耶亦就其理勢而言之非以為廟數也又春秋  
有敬聖高祖亞園之文則是先世不毀之明驗矣且因親及  
親孝易有恆不既之說詩人所美追王先人亦就王業所基  
而言焉可伸其孝思何拘世數豈有七世之上正在時事之  
到一旦忽然置之外所而時祭不及不無傷先王之心乎且  
先世之祖去之何意以品物不貽而祇之耶以地缺不能立  
廟而祇之耶四海之大天子之富以品物廟制不給之故而  
置先人於別所孰重孰輕安耶否耶此皆漢儒不通古禮見  
其藉而附會之而後人沿習舊聞不容情理紛紜妄議遂為

千古陋習大可嘆也且古禮亦有可通於後者如父在為母  
期而今定為三年人心安之尸以祭神席以奉家今去尸用  
卓無以為非者古不墓祭而自漢有上陵至今不易縱古有  
桃圭今尚可以義舉況未有明據乎宋人有雖豈不昭雖述  
當隆祖考無選擇而事之義應以為去遠桃說有當附者但  
增入廟雖至百代亦不為多則孝思益廣而祖考敬之福澤  
無窮矣蓋奉祖考之道事過於厚勿過於薄當如是也不知  
識者以為何如

按宋胡寅有祖宗非可選擇而事之議而崇寧之詔亦有則  
聖之祀雖豈不昭雖述當隆之說蓋已有廣其同心之意獨  
為漢儒所縛不能脫然自裁耳不知周禮桃記皆漢人附會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七

影響正不必從至引稱命機鈞命決五廟六廟隨舉附和之  
談尚何據耶

怪異說

愚自幼觀鬼神妖孽之書如太平廣記夷堅志及近時奇異  
諸人所說或以為有或以為無或以為理則或涉不經或以應  
徵或復不應皆非一定之論愚聞見既久乃知其解一言以  
蔽之曰常變而已凡事皆有常變常者什九變者百一如冬  
寒夏熱春飈秋枯氣化之常也乃大暑冰雹嚴寒雷電梅李  
冬實繁能秋應亦多有之若以理論似乎難解而實有其事  
則氣化之變耳既謂之變則何所不有故至神至怪或事之  
所未有形之所希見然不可辭論深究也有鬼氣所招如杜

伯射王有和氣所釀如孟宗參而亦有不由善惡所召而  
漫然見異者矣有言慶之微如白帝子之蛇有古學之蛇如  
諸此君之壁而亦有無聞災祥漫然不覺者矣若一一究之  
雖至聖不能知其委曲離奇術不能測其終始故止存而不  
論論而不議必議之將如五行志所言穿鑿附會返以救後  
世之疑而害於理矣蓋天地至大陰陽至繁千萬世之遠千  
萬物之中焉能一一如常而無一舛錯夫其故度者乎如人  
一身動止有常寢食如故而或目見異色耳聞異聲不知其  
所以然或有應或無應知者不覺定之君子但當修德待正  
以常自律至於變常之事聞之不怪見之不驚付之自然而  
已語曰少所見多所悟明者于此當無難於聽變矣

榮雅堂集

卷之十一

九

榮雅堂集卷之十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三

行狀

贈承德郎兵部主事南京禮部司務一川宋公暨配太  
安人陳氏行狀

一川公之歿蓋嘉靖乙丑年也卒後二十一年而鑑茲公歿  
又九年而有太安人之喪羽正生晚蓋望見太安人而未得  
侍一川公顧時聞之家君及卿士大夫所稱述頗可著也因  
畧狀之

一川公諱延年字仁夫其先昌樂人世為元錦衣千戶洪武  
初徙家蓋都如祖君用君用生剛剛生瑜瑜生臣臣始以儒

榮雅堂集

卷之十三

業起家為素強王簿娶徐氏繼室謝氏楊氏一川公楊出也  
生而端重岐嶷穎甫習書下筆瑰異步趨一準古人及從父之  
璩強日與燕趙豪傑交遊為文章掣持春秋大義燕趙士皆  
下之已隨父歸里中里中士見其文章議論又無不下公者  
郡試輒高等歲丁酉鄉試第四人督學遵岩王公名士也閱  
文少許可顧獨奇重公方伯方城楊公蓋試事既取公至扶  
以白雄調得海岱知名士無負也未及計偕而璩強君故哀  
毀骨立勺水不入口鄉黨稱歎焉服闋上南宮不第歸隱西  
田植嘉木俯清溪讀書賦詩絕跡城市下帷授經弟子益進  
所交厚則治泉湧浮馮氏昆仲晉祖熙養公及南丘曹公張  
公稱亞杖策往來林野間其會事與重義專務以名節相砥

願無間然至今稍文道者仰慕爲不可及云居不  
生顧獨好施予歲凶嘗貸富室以濟貧人租入舉以償之或  
怪問其故曰假有餘補不足仁術也吾力不能勝貧困見業  
義塚以處貧無葬地者比間有婚喪不舉者竭財助之伏臘  
率宗族祀墓下已序次合飲食勸以孝弟禮讓鄉隣皆化焉  
歲大風飛瓦拔樹鄉里無完室而公所於茅室歸然弗動人  
以爲鬼神呵護云馬媼者僉鄉馬公配也子不肖蕩產八十  
乞于市公迎歸備禮養之又爲置後事子私費焉再制再費  
竟無怨言比卒遺士大夫送喪合葬于墓當此之時遠邇感  
動齊魯間推高義者皆宗之公以高才博學七試不遂最後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二

列乙榜及就署魏縣教事魏諸生素慕公及得公則爭就質  
經義而公專以崇本尚實爲訓獎進篤學勉行之士浮華游  
惰者懷資之束脩不入署時捐俸以濟貧生間習冠射古儀  
魏人老幼聚觀咸嘆羨焉上官交章推薦升南京禮部  
司務南都諸曹率簡曠不任事而公獨斤斤明職業考正經  
制更訂禮儀深爲大宗伯尹洞山所知故事禮官供億資之  
伶官公聞而大託焉禮宗也毋寧不足而取給偶優不已屏  
乎白晝友燕幸之諸所改正如此類甚多部中有大典章尹  
公必與公論損益署內制作成山公手退食掩關把卷揮毫  
至午夜不輟蓋已漸勞瘁矣值三載考績北上過里門而卒  
鎮故公庀家具以奠弗給也人皆悲嘆之公則介端方廉潔

仗大義然未嘗以氣岸凌人性偶儻曠達而從容禮法不以  
跡施爲高以此爲訓故鑑弦公擇地而貽稱醇儒在宦途溫  
恭退遜號爲天下長者兩淮大都下嚴而理其家教然也公  
所著有春秋筆記祠部集皆可傳也所教習仰芹馮公甥昆  
石孫公與子鑑弦公同科舉進士鑑弦爲兵部主事時以三  
上登極單恩贈公如其官配陳氏封太安人公卒後八年  
也太安人家昌樂父口陳城蓋樸樹數歲而得一川公太安  
人既適一川公執婦道性謹待諸姊妹恩意周浹一川公方  
嚴譴笑不苟太安人敬事之相得無間閨內肅然教育子女  
一遵古儀範一川公有所施濟太安人亟從旁贊之既收養  
馬媼旦暮自供食給冬夏衣襦惟恐有缺撫恤不公子家愛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育周至一與鑑弦公等盤弦官游奉太安人之任周有所平  
反賑恤則充然喜聞通貲施刑罰輒愀然不樂曰是寧不可  
緩治之乎既受封進命服一再御輒藏之常服綈濯衣食蔬  
素見華靡珍珠戒子女毋過靡曰福不可蓋享也閒則課侍  
婢爲女工或自紡績不厭厭婦姆婢侍兒專以慈惠或嬉笑于  
側不怒也每見孫範武明向學處家事有法必舉祖父事  
勸勉等三曾孫常令弟前自舍給與戲即須臾不至輒呼讓  
之晚年好靜居不出閨閣開與故舊諸母道昔事爲笑樂又  
以鑑弦公所蓄衣物分給之皆滿堂去卒之日內外長幼無  
不泣沾襟也一川公生丁正德壬申八月初六日卒于嘉靖  
乙丑三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四太安人生于正德十六

年六月初六日卒于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男一即繼弦公伯華開封府知府娶廣宗知縣顧公秀女封安人余姑也女二一適參政仰芹為公子履封淑人少詹事琦母也一適太僕少卿李公昇臣子茂才木孫一繩武國子生娶茂才為君子臨女曾孫三長鎮聘劉茂才首女次銳聘石茂才次女李銘聘劉茂才次女曾孫女一未許聘鍾羽正曰余嘗過魏邑見諸生中王生輩諱諱念一川師不置道師行時諸生皆涕泣從行送百里不忍去信乎德教之入人深也世皆言古人不可及如一則公經術氣節列之獨行儒林無少遜者太安人家範書彤管為子婿孫甥見無不知名當世者淵源所自不亦遠乎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故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諱封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仰芹為公行狀

公諱子履字禮甫號仰芹郡之臨朐人也馮氏于青為望族公父茂泉登戊戌進士為行人使楚中道病不旋踵而卒時公生京邸茂泉公歿時未知也計至蔣太安人攜以歸祖聞山抱而泣曰嗟乎仲子不幸歿而而有子是天機勞臣而不絕其胤也已撫摩視孤則又泣曰是子神色奕奕非庸常者其父業未竟天其或者將膺前囑太安人善視孤太安人亦以是自慰勤劬哺哺稍有識即檢父書教之公生而聰慧夙學書日誦萬餘言為文屬草頃刻立就十三為諸生有聲譽序性少嗜酒嘗夜飲達旦太安人怒泣不食公亦伏地泣謝

後不改由是下惟憤憤每試輒高等丁卯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授固安令固安近京師事煩瑣中貴多請寄公持法立斷神采發輝無隱事已無寬民上官有大獄皆移公以鞫焉邑故多盜公擇良家子為牙兵教習騎射察非常捕盜賊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諸遊劫無敢近固安者蓋公方在有司而文武威望已藉甚公卿間矣辛未擢兵部車駕司掌事甲戌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治大同伯大同方有俄公為實倉庫籌軍餉通商惠民是歲也饑而不害時貢市新磨其市曰得勝口公至之申明約束布威信察邊吏無得侵賈格失邊和內外肅然把漢那吉時入市謁公伐其騎射諸與公之士角賭以衣馬譯者以告公笑曰謂而公文吏耳令移的百步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外自與射連發命中邪古矢重屢負盡失矢與馬公度其意迫則令移的近而再命之射漸給之遂大喜叩頭去諸部聞之皆慨服無敢橫者矣大同軍素悍司農頒新法馬餉軍吏虐之而用其舊一軍盡甲環部將而譴公聞則呵殿至此之曰若輩猶藉藉為餉乎吏并奸易法馬乃公為若等之而何遽為若國不畏死耶皆叩首願聽命乃以法繩吏追新法馬給軍軍遂定乙亥陞參議丙子陞副使皆以經邊勞也丁丑大計吏科陳君三謫者故與公有劄乃以前僉事署枉狀奏公謂最一級眾議實不平公諒然曰吾母老空歸養是雅欲我去之善山是解組歸時宗伯已登第入翰林矣太安人病失明公歸日視食飲候起居母子惓然甚得而間遯且弟

故人說酒高會諸笑呼盧而罷以爲常時西寧多故詔  
舉材堪邊鎮者臺省共舉公公居夫人張氏開雅不欲出鄉  
友其強之乃置然曰吾不奉先慈已無意人間事乃公等欲  
我出出亦善遂起知和州至則平糶復抑豪強歲饑爲請蠲  
賦發倉廩賑之枯槁拊循不以遷謫意怠民事民亦心附公  
惟恐旦夕遷去失良父母丙戌擢陝西僉事治秦州撫士民  
脩武備政紀一新戊子遷山西參議去而秦人尸祝之已丑  
遷河南副使治大梁事改治易州時款貢日久邊備漸弛易  
雖重兵不滿千人踐更驅使復居其半而款廢食佐公節  
奉過客公至則請增兵簡老弱募健勇爲治燎矛棚矢日討  
訓之軍定大振及遷事告急天子使使者視師而州一軍爲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之冠礮事未起也易奸民首奏疏窺上意上下疏議之都御  
史宋公以開公公曰自古未聞開礮富國者今國家雖乏財  
奈何欲煩苦萬民取給地下卽不得而利不償費害也得之  
而怨歸于上力彈于下長奸施奪爲害滋甚宋公以聞上事  
得已竟公仁無復議礮者幸卯彗星見民詭言易水間有王  
氣天子且舉兵加誅焉會一偏將將兵過易水或曰此卽行  
誅者也民駭然急走散入山谷城郭爲空部司項公馳詣公  
公笑曰有是乎君弟飲民今還定無怨也卽寬項公坐不聞  
屏而飲酒而令人馳諭之民窺公安飲則復稍還乃捕詭  
言者治之民遂定東鹿道人有爲左道或聚者民聚聽至千  
餘人吏就索賄不得則急給令是日連謀叛者令走告兩臺

將諸兵誅之公笑曰何至是愚民相扇正可煩一檄耳令人  
賴乃爲二檄一諭遣其黨一執道士卽訊應時解散焉公數  
居邊鎮卒遇非常皆以談笑雍容消大變同事諸公聞之曰  
馮公議論翩翩甚脫耳至變亂當前不難不疎隨機勘定他  
人雖千百何能及其材望服人如此癸巳遷河南參政甫之  
任以入賀至京師時宗伯已轉宮詹奉講筵貴顯矣公浩然  
動歸與所知勸止之則不從于是乞身歸而宗伯亦以省親  
行上爲賜驛傳道里費父子相繼出都門里人皆榮之既抵  
舍申舊約與客酣飲對奕宗伯曰侍前道故舊爲笑樂久之  
不釋則使宗伯行宗伯辭不允復之京然念公甚時時遣候  
公公寓書勉以盡忠母念我我快飲甚樂耳每暇日則與婦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紳爲真率會酒醉以往談笑爾汝日醉二三丙申弟貞靜先  
生卒于治水公素厚諸昆弟往哭之慟歸病作既少愈復出  
從客飲無何輟劇卒之日談笑如平時已而呼衣冠服之二  
子跪受殯公曰汝兄弟猶一人耳兄善教弟弟善聽兄教鑒  
戒得失在目前丁從容腹而沒時八月十八日也初公疾戒  
食中母以問宗伯疾革則召之宗伯聞而上堂請急上推恩  
封公予假輅驛以五日馳至家父子相見持而泣已而致朝  
命公也前手頤謝更三日卒也人謂宗伯少遲治裝卽不及  
見公公先三日歿卽不及見新命天之佑助慈孝盡其至哉  
計聞于朝天子命守臣諭祭司空營葬事以十二月十日葬  
泮水之陽數新阡也公性明爽高亮與人處傾懷抱無町畦

善爲笑者若儻者然禮度周旋纖毫不肯失其趣人有氣岸於海者顧謂笑和之即木訥敦朴益憐愛厚視之入開心懷觀即不當心喜之驕嘴酸鼻則以爲欺我厭薄之親故有過端必而相詰詰已即待如初以是人皆敬憚公無致怨者心慈愛好急人之難乙未邑大饑出末莊賑粟損價以濟貧民所全活者甚衆聞出頌義焉自宗姻至知友告饑寒者予衣食婚喪者爲助給即屢蒙履獲獲而更索不以厭亦不取庇也暇侯隸嚴而不苛同舍人陪良馬秦州吏碎玉繼綴皆貸之不加罪然約束中人甚脩不令鮮衣冠橫里中識鑒朗徹號善知人在雲中知大將號老而慎當道欲處之公曰是夫也廉服將德也所蓋多矣當道然之郭率善其任在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二

中山知大將紹毅紹勳轉遼東且行請蓋公曰君剛而好察剛易折察難爲下若不少易其不沒乎楊至遼東以剛察敗罪至冰炭乃悔不用爲公言宦轍所至推轂士及官屬將吏皆爲聞人居官二十餘年堅持 節宦囊僅佐酒醬治田數畝不欲積贏財遺子孫家好爲德然不以私事責有司議論依名節每談及仕路非禮姻入及陰謀相托者輒慨然痛恨嘗謂士人進退少能自愛者不爲白簡驅則白首歸耳故未老而致政其素志然也識者謂公曠逸似遊林正似果爾儼似豪俠退似隱若乃忠孝大節尤映後先而從容恬澹清大亂定大議以彼其材何所不至功業未盡定其將在後人平易贊數言諄諄棠棣之戒意深矣余父子與公家累世姻

友知公最真宗伯有命徹列而狀焉以狀國史公生于己亥七月十八日距卒得年五十有八配宋氏南京禮部司務一川公女蓋自芹泉殺而一川來哭之遂許婚累封淑人子二長宗伯琦娶處士嵐女次茂才可娶郡廩生李廷緒女女三二歸張令若華鳳孫元勇一歸建節節鳳翔孫一梧一許聘將侍御奉勞子奎猷孫一士穆珂出

許封夫人石母茂氏行狀

茂夫人者其部尚書恭襄公之元配也是生子恂而佐室梁氏生子恂始恭襄難子也夫人壯猶未乳則爲進諸姬恭襄所又不乳蓋至其肅之任而恂始生又九年而恂生夫人自撫之未嘗名其母至長且婚而後知爲梁出也夫人則可謂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賢矣夫人父曰亮舉公爲長洲丞母曰邢氏夫人自幼聘卽婉婉循禮度又性聰慧堯舜教之書卽通書詩孝經內則宛窮德和女師之篇以古法自持不苟言笑見者知其非凡庸女矣既適恭襄就就守婦道上事高宗公及諸母下姬姊弟無所不得其職盡供中饋應家事夜則具膏燭侍恭襄讀紡經佐之未嘗怠倦也歲甲辰恭襄舉進士令蘇陽三歲轉戶部郎夫人皆從之任恭襄理官政於外而夫人握鏡衡約束壹以內修理肅然至事有所疑問與夫人議之夫人爲部決輒舉然當意恭襄乃嘆曰吾以夫人無內慮復得內助夫人良友也姑京師六年從恭襄守揚州適揚州有倭警也列捕爲中調道賊者購重賞還者要賞日捕踪跡疑似者數十人

恭襄公誠意盡付之法而夫人止公曰時多事人命重事  
盡少須訊之既訊之果多影響者所生活十四五矣恭襄公  
歷藩臬晉中丞督府夫人贊助居多及罷總制還里中朝夕  
與恭襄侍太夫人食飲爲樂無何有三秦之命恭襄應母劉  
不微行夫人曰王事也君第征吾留事朝夕無失太夫人驢  
而母劉則又謂夫人官行萬里外婦寧可獨留吾幸健毋念  
也夫人乃泣別之關中時適大稔辟餓載道夫人行挾金錢  
楔餌特從與中手施之抵任復從與恭襄爲賑卹事晝夜  
綈毳以至大病而夫人亦傷心幾瘁矣恭襄歿夫人慟不欲  
生捐七節者數日已而自託吾誤矣尚書而車萬里太夫人  
在堂兩兒孱幼吾即死令殺者生者皆安仗乎吾能歸尚書

崇禎堂集

卷之十三

之喪且光大其伐上奉姑下撫二嬰仰之成立苦乃下從尚  
書未晚耳於是召監司黨公議喪事黨公同郡故烟家也素  
知夫人材與識治喪且以尚書遺教處置行開事斤斤不爽  
諸將吏皆指恭襄未亡也至家乃以次疏請卹典營肝膽極  
銘錫無不工緻者又表恭襄功伐申之有司得銀豆郡庠中  
夫人故通書其疏狀稿皆口占授恂甚有體也恂既以恩廩  
入國學備弟子員太夫人歿爲治喪備禮如恭襄時無所  
缺夫人乃嘆曰曩吾不承西河則唯此故吾今乃可以下見  
尚書矣夫人雖貴乎然性勤力營身自耕績家數百指皆有  
手技作事不令曠飲食教兩郎及御僕婢皆準矩度以嚴辨  
持家處族人曲有禮意然持重真敢傷者而門下僕隸亦無

敢挾橫里中稱服之夫人以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  
十三日卒于正寢後恭襄十有一年也夫人既受訃知已  
出而修飾殯就夫人與恂侍疾卒哭皆極篤勸夫人嘗中分  
其產以與二子復應應不忍也蓋既卒而從析居云夫人以  
恭襄令賻時考最封孺人守楊州考最封恭人晉兵部侍郎  
封淑人晉兵部尚書封夫人夫人卒例有卹典二千乃至都  
上疏曰臣之父不敢愛其疾以襄王事臣亡母實相之葬者  
國家褒寵先臣臣之母必借焉母後父亡惟是宛窮之事有  
舊典章臣敢不以例請疏下祠部移禮司核封典稱皆典例  
合乃覆如所請制曰可賜卹賻費追謚大夫諭祭夫人生于  
嘉靖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距卒享年七十三歲子恂官生要

崇禎堂集

卷之十三

大同府知府總泉高公爲女愔庠生娶兵部侍郎總督川貴  
兵務石食郁御史崑田邢公玠女男孫一之璧恂子也鍾羽  
正曰自詩以無儀稱女德而世豈言婦材婦顧不可遂材收  
恩焉獨謂耳材焉可少也夫人一葵矩攜孤幼歸輜車萬里  
外表著勲庸操持門戶使婢媵者不敢肆其暴虐材豈可少  
哉竊庶之間至難言也推余觀均一體之愛撫情以恂睹其  
成立則又賢過人遠矣詩人思斯勒斯嚮子之聞斯夫人之  
德如是是空狀云  
恭封太夫人石母張氏行狀  
石母太夫人張氏者臨朐人恭襄公茂生母也恭襄父曰高  
亭公富亭公年且三十矣而未有丈夫子元配公太夫人多

病疾乃為聘太夫人太夫人甫續幼季耳公即委諸婦能守舊約束出入顧若畫一即所謂理高亭公竊從旁觀之無不知公所居理也者以語公夫人視之又不知已常所屬理也者由是傾心委之相與歡甚恨相得晚也石氏青世家紹興公多子婦祖姑王夫人嚴重持諸婦以禮動輒得應讓傾獨說太夫人太夫人謹身侍側王所之未嘗不先所欲未嘗不辨也處諸姬姊姒姁侍兒人人得其職無物不諳諳者王乃嘆曰吾孫姊多矣無如張家女女貴人也大孫後其與乎久之公夫人病愈篤太夫人晝夕為湯藥液醪醴中裙麗胸弗憚浣滌此卒時號泣若不欲生者蓋二夫人始終無怨言人兩難之富亭公雖棄故業乎性嗜書不治家人產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七

太夫人指指佐之政苦茹荼濟其乏匱令無內顧憂又以公性倨面折人過時從容引諫責之采克富亭公為少遜用是不敢怨于人蓋有古伯宗夫人之風焉恭襄生也幼多疾太夫人與味之甚然出襁抱中輒飽以禮節笑言起坐一粟矩矱以故恭襄溫溫難藉口無擇言四十年立朝不踐階步歸大事當大敵不見倖辱之色諸子以溫溫醇醴益得之益教云母既成恭襄舉進士授濟邑時甫弱冠恭襄憂不稱也則勉之曰兒第往而汝母以并年守節不貽乃父憂女持以廉慎于吏事何有及治藩有丞尉不相中者恭襄憂焉則又勉之曰人無不可處向吾為婦時姊姒盈室不以晉語累阿家翁汝虛心待物物其贊汝乎其教恭襄本身教皆此類也

歲已未富亭公歿太夫人哭傷幾絕子婦環守勸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乃蘇曰吾忍餘年不即歿為幼子也出是督責諸子飭以矩範一如恭襄時恭襄起家漸辦大藩巡撫其肅母封太夫人已而晉兵部侍郎封太夫人晉兵部侍郎晉三進封太夫人初恭襄薨仕時太夫人嘗隨之其後歷諸藩至開府出入兩都每迎送則不許輦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且吾幸有諸子舍飭弄孫與諸母故人道故舊為笑樂愉快矣何用還還數千里為也逮恭襄中謫歸終以承歡左右為快歲時伏臘設酒食音樂夫人傍冠佩親上食子孫雖烈以尊卑次起為壽酬暢竟日里人皆樂之而無何恭襄以原官起內總太夫人雖不就太夫人則促之行曰兒遲遲老我乎方今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七

退歸僦荒士民無牛椒朝廷舉數十萬楊廣之眾委命于汝嗷嗷待哺者朝不及夕令汝一再辭辭必不許得旨而後行還迴者且數月數月而待救不至拜者不知幾何矣可痛哉夫辭讓小節也揀民于溝壑大患也抱只尺之義坐殞數十萬眾兒豈以彼易此吾為加一餐毋憂吾老也由是促駕行母又為言賊據之術數事恭襄敬受命至鎮悉心經畫所全所不可勝數遂勢頓成疾卒太夫人哭之慟已乃曰兒活濟之民而以此損命可令僕入地矣等次次國榮耳然竟以憂傷內損邑也成疾久之愈輒復作遂又數年而卒卒之前卜餘日德菴君適以貢試去濟下未試也而心動惻然前假歸督學者一再不許則守署門泣不去乃憐而歸之歸三月



太夫人作矣人謂德若純孝而太夫人厚德天假之永訣也不然八十餘老人病且篤氣微旦夕而忽係急待愛子數百里外感動其心馳驅歸而執手以歿豈可謂非天哉太夫人性勤儉嘗衣浣濯衣袷裂縫皆縫綴爲壽一再服極易之晚喜蔬食不御肥膩之物鼓笑治辦時與諸姬雜作弗以爲勞居嘗稱引先人純朴事道當亭公二千石不文彩食不重味賓至饔酒豆肉饋遺人不過算器食今市家兒一旦得志鮮衣怒馬婦人曳羅紵飾瓊瑤鬱酒肉竟以相直令人觀此憤憤轉思古昔耳蓋白石氏諸門無汰奢者桑氏婦貧妹也陳讓夫人七茂才妻寡姊也歲時迎致相對飲食或與共被不以富貴驕之里中貧病者必爲給衣食藥餌婢僕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五

有過召至前貴數未嘗此皆其天性慈愛如此卒之日內外大小皆爲流涕傳言仁者壽不虛哉太夫人生于弘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戊子九月二十七日子四長茂華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澄恭襄公長男德女封夫人茂華郡庠生娶臨朐張君弟女茂貞郡庠生娶安平尹高公東女茂輝儒士娶潘君龍女女二長適太學生夏君文純男郡庠生賢民次適廣南府知府劉公大羣男郡庠生讓孫男七旬官生娶大同府知府高公薦女情聘陝西布政司右布政邢公玠女情聘河南道監察御史朱公鴻儒女慎時定興縣尹崔公東嶽女情聘郡庠生蔣君世芳女忱惇尚幼孫女四一適永寧州知州史公綱男佳猷一許聘河州知州

王公希顏男兆龍一許聘太僕寺寺丞冷公起元孫男森然餘尚幼將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合窆焉顏羽正曰余觀萬石君至醇謹而竟能無進焉東海嚴姬推賢智矣而子以趙伯立名此有傷心者欲予母具稱難哉太夫人乘禮愛婦家政而不石氏諸君厚德讓卒行高子齊魯思齊克肖可謂兼之矣考維祺光膺天祿有以也夫予石氏甥也幼習見太夫人性慈舅爲予敘太夫人行如此予因而爲狀嗟大方君子採焉

勅封劉孺人行狀

孺人姓楊氏世漢之興安人興安故金州以水襲敗今名也孺人父處士持高節冠郡中積學不仕歲戊申母王氏得奇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夢而孕孺人生則處士筮之得坤之六二夫婦繼簪而拜曰是賢女也且貴約勿得與庸人由是媒氏至者皆不許及笄未字里中皆指而怪之方孔君前配以近大孺人去也持金幣儀昏郡人憚劉母皆莫敢與女卽庸者母亦厭之或有執孺人賢者母欣然曰是楊處士女乎吾聞處士奇其女吾亦奇吾兒兩不輕匹天其或者將許諸然吾必一見可耳乃假他故出詳宿楊氏家固致女一見孺人出則太孺人望見之起曰是真吾家婦也蓋歸卽遣寢備往而處士亦知孔君奇士也受聘而婚焉既下車卽得太孺人羅太孺人臨諸婦甚莊笑不假顏獨心悅孺人孺人事太孺人最起問寒燠備金車執轡奉饗謹勿離前太孺人使之未嘗不中

意即非太孺人使之病入自以其意先太孺人未嘗不快也  
由是愈愛重孺人如左右手里中皆託曰孰謂劉母嚴者乃  
今雖場氏女婉婉乎是時封君作三年矣孔君君經營其要  
用盡不吝又時時講藝東山不能無薪水費家人數百指日  
給衣食一切倚賴孺人孺人本心計盈縮之暇勉有無靡不  
給者無何孔君舉于鄉家稍振孺人操節制一如姑約  
時孔君勤勞之則卑逆物乘隙除理為對終不怠婦王氏惡人  
也嘗連母意孺人力為勸解有小失姑委曲掩覆之不得得  
罪傷太孺人心太孺人卒不憚必令拆產孺人賢孔君曲諭  
萬方既不聽則推曰宅與其便利者器用與其好者歲時  
甘飴以餉婦不令太孺人知以為得其媚庶盡天性也庚  
辰孔君舉進士受賜晉升孺人奉太孺人以隨居邑署孝謹  
倍于恒時太孺人病臥孺人憂悼旬刻衣不解帶侍湯液起  
居夜則顧天願以身代太孺人感而泣此屬續續起孺人  
行口嗟乎吾獨不能舍子也品喪哀感甚遂成難結之疾終  
身不食其孝如此祭木之秋與安夜大木水冒城郭而入圍  
郡為魚而孔君適謝客臨堅諸健僕皆隨之察無壯者夫  
人夜間變則起呼家人入樓中須臾水溢則又穿樓瓦立春  
上水復大溢沒跣跣矣偶有漁舟白城上度者方取溺縱  
橫水上白波若山孺人大窘于是令婢傳呼舊巾裹之  
若為珍藏也者舉以就孺人乃肯至家人以手義方舉母而  
樓傾矣是變也微夫人出奇計家幾無子遺者已齊止岸下

時山嶺者若干人聚古祠中夫人入則男女雜雜乃俯而泣  
掩面而出曰天乎吾雖魚腹之餘此非吾處也行拾得繇繇  
為遠慮而處焉孔君君知成禍馳流橫江破浪而來計收復  
時耳北下岸則孺人率諸郎迎之江濱孔君大詫以為鬼物  
已而問之全室故無恙也已又問所以脫禍視孺人虛處  
地持而泣曰嗟乎孺人女英也使吾在邑故不啻如此蓋自  
是攜妻孥奔越臺而居之若無復仕進心者孺人曰不然天  
不灰吾輩以為君也天定祐之而君有自阻何以慰太孺人  
地下我不難推布作逸民妻即君材遂沒沒乎孔君君感激  
北行補得武強令武強小邑孔君君土宜聖之意若不肩  
人則復勤以節愛加意黨民政聲日益起自畿南北無與伍  
者會步早孔君君步孺人率子女頓祈舍內甚病旦夕不  
輟盡疾之日猶致齋也可不謂賢哉孺人素壯無疾然免子  
之半歲而孔君君則溺溺又一歲而考最受恩哀孺人孔君  
君親勸命則沾沾涕也吾不自挫折以有尺寸實藉孺人今  
幸得一命而不與孺人共享吾愧且痛之孺人聰敏好古傳  
書通論素問大義諸郎始誰即吟詩書教諸姪長公十歲  
而後文十五作詞賦名動京師孺人之訓也性慈愛見有  
嚙與物皆吻而不忍傷仁心為賢思乎內外然卒任諸如族  
師者族訓弟京之鍾期正曰余觀古所名婦德供饋讓酒  
食織紉組紃則既稱賢矣乃至生或生始前出奇數獨全

室于洪波溪沸之中甫脫魚腹即聞禮度有烈丈夫所不能  
及者此可以房閭論說不及備老而中道歿其餘休在後人  
矣予驗聞孔君兄台稱人事又得長公所建墓以為可著紀  
傳遂刻為狀錄大方君子採焉

明進功郎光祿寺監事小莊周公暨配饒簡人合葬墓

誌銘

周氏識其先河南人明初以良家子徵成海上諫諸城所往  
來從事郡城遂徙家焉曾祖某生其某生其某落亭翁以儒  
術起家為諸生祭酒落亭生繼號梅莊翁登癸丑第選行人  
為御史遷徽州守小莊津標侍御公次子也娶鍾氏余祖熙  
載翁女夫婦年相若終始雍穆無間言奉侍御公及母齊夫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文

人朝夕供事惟謹侍御號材敏翁姬皆嚴辦苦持家而小莊  
公溫良長者口不能道詞侍御嘗念之以為不類我乃齊夫  
人則亟稱鍾家女類我家無憂不治也久之翁歿歿小莊夫  
婦奉其葬一無所疑然值不遇者欲乘弱斷翁公為合要  
有司皆伏其罪家稍振矣公始遊縣庠已入粟補國子生  
至隆慶六年遇例增補光祿寺監事時居祖母喪例得就家  
冠帶追服闋或勸之仕則不願也曰人生適志耳與吾邑邑  
居郭市磨折貨人前執與吾伴鄉里間釣游鯉弋高楊而聞  
以其餘資周恤貧病令窮乏者依我之為愉快故由是遂不  
出而進推財濟乏一以利物為事費無惜者與之病不能醫  
者手藥問謂之呻吟叢日集其門弟厥也人皆呼仁齋仁

齋所謂好行其德者乎公雖據舊資然故業備恥與商賈  
錢通而好交賢士大夫約名傳為文會葬卒舍持酒相勞  
勉因其助發科第者數人兄樞早卒嫂居無子夫婦備  
禮爭之衣食必先焉是以是成完節人兩賢之公既怕廣好  
賓客有問辨公于之文不問家人產而鍾夫人專治業筵出  
入內謀耕織外供宴會賓客日益進而家亦益飭訓子壘且

夕向學遂以成立能綜理其家公乃得寬內顧益自適云公  
體健苦飯生不飲酒室不宿侍妾性和樂少疾病歲

忽感疾疾腫脹數月卒卒之日夫人痛不欲食子燁頓泣勸  
之不肯聽余祖母八十餘矣愛夫人甚時時守夫人勸慰之  
夫人孝嫺就母慈稍寬然終不自憚居常輒靜靜泣交睫下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文

如某年竟以哀思成疾卒夫人既卒周氏棄綈然家範  
肅然應酬無所失則猶公夫婦遺愛云公生于某年于某壽  
若于夫人生于某年于某壽若于子二長繼後夫人二月卒  
次煙府庠生娶衛郡府知府陽坡李公孫女孫男一維城孫  
女七夫人卒二歲將合定于北郭之先學余祖母命羽正志  
之而為之銘曰厥仕不顯德乃豐厥才不炫神乃充厘爾女  
士雍雍在宮純樸不驕抱一以終有爵者吁浩氣所盡空爾  
子孫永無窮兮

明累贈道藏大太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雙松韓公暨配

太安人壽氏太淑人安氏墓誌銘

韓氏自漢家涓川世耕植無遷業蓋至雙松公始以儒顯及

大令中丞謝起並爲名臣開海內矣本之雙松公訓也公幼而孤性至孝非大故不離其親側嘗讀詩至夢我反覆客塵讀詩至舉則泣然泣矣口執有離親而遠行遊者乎既由序其國學不肯謁選曰吾幸能具其庭無事祿養也乘寬力爲自其克師儒傾慕焉娶于孫卒繼娶于安是爲太夫人與公偕德其奉姑視食飲起居惟謹雙松公既怡賡不治產太夫人拮据佐之營計子時學費給薪膏焉歲甲子大參中鄉試中丞爲諸生有僞辭松公拊而喜曰吾志不孤矣居嘗過庭訓以節義勿罔上勿廢祿爲士類時治具召故人飲有袍非屢吟嘯草澤意甚適也一日得孫喜倚母飲太醉忽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五

感疾疾劇力起拜母謝不能終母養負母矣屬太夫人善事母膳諸子勉就大業繼太母心其始終于孝如此公歿而太夫人奉姑侍寢食愈益肅姑殿經營其事甚備拊諸子極篤愛曰此姑所念也大參中丞相繼舉進士時上俸錢盡散與姊妹之貧者而自奉頗儉朴白如歲甲午中丞以爭東封事不阿比坐乞事免大參念母老遷秩矣具疏乞養遺書本雙松公訓也太夫人喜二子同歸日相對爲笑樂乙未孫仲辛始娶之太夫人哀傷城食飲遂病數日而卒年八十有七矣以丁酉春三月與雙松公合葬荆山之陽兩子爲誌銘焉按狀雙松公諱思武字守正父曰弼以中丞備雲中秩滿贈通議大夫如其官祖曰泰曾祖曰鎮國初始祖曰景文

數節而至雙松公公生于弘治癸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于隆慶己巳六月十二日以中丞官工部過恩贈承德郎以戶部尚書奉政大夫以大參守太原府贈中憲大夫以中不備雲中滿贈今秩太夫人生于正德庚午三月初四日卒于萬曆丙申十一月十五月初封太夫人加封太夫人太夫人晉封今稱前祀亦贈太夫人也子男三長萃善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次明善巡按太乙院吏目次取善巡撫遼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俱安太夫人出女四孫男七孫女十八於平盛哉茲所謂孝徵也是宜銘銘曰懿矣姬穆肇錫韓城再啓同宇厥派嗣宏裕宅大東傳瓊是營是生贈君秉孝作程載防于庫載光于國維曰予仕念茲周極厥配相之溫恭有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師恩淵厥始昭哉世德茂止以啓爾昆維屏維翰乃鏡乃藩天子莫之載錫之屈乃喻三錫乃賁九原受祉既多令終允淑奕奕荆陽崇厚考卜爰闢興瓊藏之斧屋揚休鶴詞永彰貽穀

勅封孺人張母劉氏行狀

今天子初年有持法嚴下不吐剛茹柔稱名御史者吾郡張公也而張公家素貧困諸生不得意劉處士達者善知人視公狀俾焉曰生樞奇嚴邁卽頃刻萬里有何貧爲遂以女女之是爲劉孺人孺人姿端雅婉嫺居沉靜寡笑言旣推數侍御公敬崇願侍御侍使四方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孺人操內政檢約民贊稱良助矣公按察中卒于官孺人爲迎喪

葬以禮持家如愈益肅且起適太夫人所問寒燠進食飲抑  
擇病詳請所欲行趨先之問則進二子問日誦讀業幾何無  
少怠乎呼諸孫爲樹哺課婢婦經各適其事而後即安太  
夫人及二子慰止之孺人曰此自婦職不爲勞也孺人雖貴  
乎世飽約不喜美衣食時時道侍御公微時家饑朝夕第一  
而其中繼緒善能非之及長五河俸入微賤日猶食半菽常  
山而忘既積穀食淡者一月竟不啓鍋索也吾習儉成性即  
使字孫婦更不適耳或子婦守儉鈎鈎改度然其奉太夫人  
必數豐腴太夫人臥疾且夕侍湯藥喪而哭之慟幾廢飲食  
曰吾悲夫子不逮喪也服三年且除矣更爲服一林曰吾代  
夫子爲之服也父卒無子生母八十餘就孺人養焉衣食所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三

奉視太夫人什之五太夫人有寡女迎致之家愛養之而孺  
人有兩姊食貧終不厚給也諸姻戚問之曰母雖親安得  
與太夫人齒卽念外家姊妹又安得比太夫人女乎聞者避  
之孺人既訓長公爲名儒既郡縣而次公入成均稱善士諸  
孫濟濟歲時以次爲壽孺人前稱人頌之喜已則凄然念不  
令守節見也孺人素少疾歲丙申忽感臂痛關焉迫遂劇色  
孺人前曰自吾爲而家婦得甘苦哀而父中道亡念無不  
與俱者徒以太夫人及汝輩遂從俗至此吾嚙舌之夜夢而  
父從太夫人呼吾與俱去夫以生歟也令亡者有知得隨君  
子侍列姑地下不挂樂乎吾素性簡朴汝輩念我言守禮崇  
儉則善耳寢疾踰兩月而歿內外姻戚皆爲流涕二子日號

泣呼天曰孰是母也而不獲享上壽者乎則又曰孰是母也  
而今終行泯不揚也卜葬有日矣侍御公狀并稱人行實  
諸予爲狀焉侍御諱憲翔號桐崗戊午舉人歷縣令陞戶部  
主事以材政監察御史三視河漕校順天再按秦中瑞人評  
受封侍御公則孤甫稱矣孺人生于嘉靖十三年二月十四  
日卒于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後侍御十八年也  
余觀仰芹馮公所爲侍御狀稱侍御銳精持法入無敢撓其  
斷者剛毅士也乃孺人以柔慎承之其甘苦守節篤孝慈  
志于後歟者無成有終茲其道矣至爲太夫人加服以代厥  
夫亡于禮者之禮也內大家外父母家愛以差等此豈獨  
小哉哉孰是母也而不登于壽孰是母也而懿行泯不揚也

崇雅堂集 卷之十三

三

是川爲狀徵孝思焉孺人生二子長元義府學廩生次元慶  
太學生女三孫男六女六

序

益都鍾利正龍淵父著

青州風土志序

古之紀地也者禹貢則片山川田賦物產而水及民生職方及男女奇偶而不詳習尚史記漢詳刻人民謹俗氣習嗜好備矣而補移化導調其中而劑量之者未詳也梓之人地其體乎山川骨脈乎習尚形神靜躁榮衛虛實人殊者乎大其地也自少至壯水有不備且病而漸以衰頹者也善治生者診視之節宜之稅灼湯液隨所疾苦而調養焉其上者測見厥結解肌淋瀝還其真而復之平故善醫者無偏疾善治

崇奉堂集卷之十四

一

者無樂地顧道何如耳此帝王所謂神而明之義成輔相通變而不窮者也齊自太公以尊賢尚功立國嗣後徵仲則期賢合序與禮節乎仲惟儉與禮約之皆其時或以伯或以顯且等爲一家言而儒者顧紹之以爲伯功墨遊無足術也至吾夫子之對景公乃始以明倫經以節用而子與氏惟制恒產明庠序爲諱諄夫足財尚儉豈非節用恒產之精禮制維俗視明倫庠序率無越乎顧聖賢治有本原萬世無弊而管晏隨時匡正極本流不再世而決裂斯不可同日語矣是故齊之以風所謂備儲虛浮淳外強而中煩者也孔孟以王道理之不幸而不見用管晏往其疾林其標未久而衰乃其補虛中之劑若相傳也則齊之爲齊可議矣方今國運純熙齊

人物志序

崇奉堂集卷之十四

二

卒選錄旬間編諸大化無論伯習師定哀之轍何足言者長民者誠勿稅和之幸以儉約節以禮度敦朴尚實未技游食者轉而錄百載示冠公葵立爲規範而勿過焉於是與材于庠序訓善于閭閻使孝弟忠信之俗翕然大同尊孔孟之道之差等哉夫齊故齊也海山山志穆律尙服士鄉林下寬緩閑庭之風未改也用王道醫施補虛理中之劑登臚偵靡罷而恬愉之是惟司牧野人蓋厚望矣舊志詳於山川故跡而略風化茲特詳志之而要其士言禮制國治者或觀覽焉

郡之有志猶國有史也國則曰書曰春秋曰傳曰記曰志曰乘曰檮杌而郡則獨曰志志者識也心也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千萬世之人心也以一心而通千萬心則志行矣乃人心亦何可同也意見異致傳聞異辭愛憎取舍異向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欲以一人而肖合衆觀其將能乎自心於合卒不合也合之者必以無心無心者無同異無古今郭然益然立於至虛而我不與乃稱志耳今茲之志故者吾國之新者吾續之州邑所轄諸士所紀吾錄之錄而未盡而吾億一人焉億一事焉則錄之錄之而議論不一傳聞未確則姑備之夫吾所紀載非齊之先君先公則鄉先進先民也其大者負鴻名樹茂烈垂三不朽昭丹青汗簡之光久亦此心若行卓然可以報世維風則大書特書矣至於

游功過相衡冒不處之名抱不白之哀

仲子之屬

抑辭遲

而而不彰為其不彰而吾從千百世後為辨而關揚之當其擇情聚實死若與其人揖選而談反覆下上其議論而其人營歎周旋風神指顧悲歌飲泣之音形如在耳目之前蓋自公名年卿文儒健將至千孤臣通客野度寒發自名山大川群神群祀至於幽隱遊魂騰屬鬼肯以吾心設議而致思焉無敢輒造而卓著者故曰死者復生者不媿如是而吾心少盡矣而吾實無心也理固當如是耳雖然能必千萬人千萬世人心相合乎是愚也古之紀述者多矣彼皆資命世材籍累代業竭終身之力鉅石室金匱之藏而猶抵牾踳駁貽議于後況于承學庸兒管窺期魯之功而欲磨合

雜錄集 卷之十四

三

今古使無異議何其誕而不自揣也抑宋蘇氏有言從眾者非從其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夫不言而同然之心天與民發亘古今而不易者也吾誠不佞則上可通古人心而近可感發人心使考致問俗道古學行者得折衷焉庶志不徒作乎意見愛憎姑任之矣然又有一焉史國書也非褒貶重勸懲故嚴而勿恕志丘里之言也所紀先君先公先進先民皆言雅故稍述而遺奉者也榮梓必恭刻可乎大夫不非嚴可乎故率寬勿苛詳勿畧非予一人之私也亦理當爾也理之所在是亦千萬人之心千萬世之心也予何敢曰知我罪我與高明見亮焉爾若夫山川建置兵食選舉諸

則舊志畧備茲不具論

荏都縣志序

著述難矣郡邑志尤難非文與事之難以取義焉難也夫志史之流也史患文勝其始也慮摭摭之弗詳詳矣慮體裁之弗當當矣而不足考故實邪懲勸省之乎文以取義何當焉今觀夫治安天人之候也古今人物玉于表之報也卓孔張杜之崇而想也古良史猶然而况其後乎日者正嘗竊邪志矣而意亦自慙也蓋其難也又二載而邑侯曰公縣志成子編之三嘆心服焉曰美哉志秩秩乎備而弗賸理而不割其體嚴其文雅其論沉詳詳則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齎咨遠慮而錄求焉民生疾苦吏弊概括一篇而三致意後之人考而器之無弗具者侯所謂存往憲昭來視洞古今之變究

雜錄集 卷之十四

四

利病之源去取有概故足析也自立邑以來千百年未修之典一口成之視郡志事不加益而取義獨得可以超乘古人而況今哉本之候才超而學邃一下筆言語妙天下其筆畫剴煩劇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謝王體斷國論操屢潔特有羔羊退食之節折奸極與煥若神君湛如也政既成則崇文教明軌物以立章程舉煩難浩穢人所踴躍而不能辨者侯第從容理之盡天下事無足難者而難一志乎嘗鼎者一鬩窺豹者一班志候緒餘也與時者當大任茲大典崇論宏議建萬世不朽之業茲崇而推之耳乃邑士民所欣承者則謂志而見候之心循至而行候之惠其父賜弘大矣羽正哀朽敬與大夫父老子弟佩侯明德是為序

古文輯選後序

正也。吾不知爲文竊以爲五經以後太極圖西銘定性諸書  
乃宇宙第一等文字而選古文者多不之及心其惑之令聞  
鄉焉二公則則諸書具列乃知世有真學問其鑒裁中心  
其非手錄也夫輔文者豈徒爲資舉業取榮名已  
將以明道而開後學也明道而不究道之原不舉學之要  
正孟子章法何字縱橫藻績之奇卽窮人巧技士好卓然立  
微詞壇而無歸身心世道與雕花泥像等耳至誦讀諸書  
本天人之奧明理一分殊之歸察太公原應之旨不特義理  
精深而文詞爾雅朗徹與易詩書同矩矱學者潛心而服膺  
之開誠見而擴心胸如永木之有本原濬培深厚然後傳觀

雅堂集

五

歷代名家之作以推廣其意趣而游衍于矩度之中發爲文  
章所謂本深末茂源清流長仁義之言藹如豈不爲偉乎此  
二公作人意也二公立訓西臺郭公以先立其大爲宗焉公  
以不踰矩爲則夫文與道一也大千道乃能大千文得道之  
矩而文之矩自在矣使夫爲文者由五經以及濂洛諸書內  
求之身心而外以維持世道天下之至文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正也。僉人也何足以知之

張中丞詩集序

在昔吾鄉耆賢爲海岱會相展以詩詞相習以程課分題教  
學卽傳士藝業不啻勤也積成卷帙刻以傳矣旋壬辰正解  
綬東也則有中丞張公光祿李公中丞楊公復理舊業正以

平芳明詩生閣于時春熙夏繁秋盛冬肅扶節運籌符統  
盤嶺峯吟南道逢百代倡和填荒之奏始遂翰墨之林終風  
花觀魚鳥雖未及先進之程曾流風遠韻道然樂無涯也歲  
月不居聲丹忽揚二中丞倏淹家木光祿公繼掩夜臺香舊  
音形俱歷想難離名家鼓藝而雅會久寒愚亦病體支離不  
能執筆又矣爾諸公篇帙散離不能成編爲可惜耳屬鹿吾  
張君以其先人全帙見示正拜受之周環反復如獲理璋  
勢涕墮弗能已也公省試第一人學博才富氣粹體非其  
不爲高張急節春容溫雅有鳴鶴清珮之響境接而倚冷  
不造境以爲情情至而境會焉不矯情以爲境讀之如坐朗  
日和風柳絮花鳥中令人神愉情恬而不自知信盛世之音

雅堂集

六

醉儒之度也昔在盛唐李王高步凌遐高遠夫建節雄鎮並  
以詩名當世而佳言藻議崇功茂烈茂有聞焉豈爾章功  
故有難兼者乎張公在諫院天下誦其謙讓南顧平大盜  
銷亂助功烈蔚然可徒以詩人稱已耶愚既以公事功書抑  
志而並叙其詩如此編雖嘉會蓋尤殷殷感昔今云

趙君新錄序

國學以制義取士上背經義經書以應公車之選所謂鍊心  
目損肝腎室氣屈於志趨于此而不暇及詩草吟咏之習乃  
兼材顧士亦時賈餘勇而爲之粹之春陽融蕩淑氣絳洽而  
人傑挺平遠風采日香飛翰爛熳然白露其育天機所規豈  
能秘其然此其華也所貴樸李者非徒然也方華而實已含



華飲而果成焉者為佳味義為佳觀視未繁華樂草非不芳  
非絕治而魚寶實用不可同日語矣趙趙者賦陽趙公之氣  
嗣也趙公以爲村冠南宮爲詩文宗匠片詞隻字實堪異村

得其家傳所謂吟吟義學性而習焉者也其制義精特  
已數數試尚第而以其餘與孫爲新詩音律諧和詞采警拔  
出時流窈白之如而規度安閑神情愈怡所謂春陽氣盡天  
機之不容秘者也非天分高而家學素何以得此予既欣而  
羨之復念此華也欲歎華以就實則有進于此矣故特與制  
義一也以經書爲正宗以古興爲騷選以經義爲嚴律以律  
變爲歌行以說脫流麗爲絕句擒大科而冠冠英登歌商廟  
皆不爲悔乎猶未也以理性爲正宗以古行爲騷選以倫理

雅堂集 卷之十四

七

爲嚴律以相應連原爲歌行以挺拔起龍爲絕調處爲聖鑑  
出爲良篇即華即實詩之道大備矣此予不憚稱敢効于  
者也予生平爲學果無呆味無味趣然于文行之外而不言不  
能

崇雅堂集卷之十五

金都鍾羽正龍淵父著

祭文

祭端慈公奠老師

嗚呼我師純懿之性有密之思海淵淵之度金相工潤之  
委有蘭猶牛毛之功而弗步千跡有談天雕龍之識而不露  
其奇於至乎操無極包太始而非空寂博王于羅百家掇諸  
子而非支離自大道之既裂慨末學之澆漓言高于秋天行  
卑于地公獨推排門戶縱脫叮咛反求乎身心日用道  
然其在茲家庭肅肅童僕怡怡粹乎其學術類卓曾唯周遊  
孔步與伊洛關問同流而共派確乎其經濟提管振萬駕韓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陵范我華藝方名異世而同視或不言而飲人以和或正  
而消物之疵使其見之者服遂遠去邪各薄寬懦立諸乎百  
世之師弱冠登朝敷政厥宏破孤孽離草偃風靡謫公所稱  
也而理即一邑爲殷姬一郡而化即一郡爲雍熙入贊司  
徒實取度文標嚴有嚴國計維司馴致大僚著績邊陲正期  
柄用屬歲明時乃急流以勇退曾好爵之弗靡方其在事也  
國家社稷之重不在長城之險武庫之藏而倚公臂中之兵  
甲及其懸車也存神遠懷之望不在太僕之崇勳解之廣而  
仰公元老之風儀爵致而道益彰身退而名益隨于施崇純  
就我焉必聞其政則桃虛美命之矣不及其私存昔履泰推  
設同辭中外方引領公之起也以堯斯世而公竟絕塵高蹈

乃長往而莫我思遺上喪其親國失其昆公朝里巷共悼川  
悲唯此者願明至所知秘祭易名光耀輶輪嗚呼休哉東  
疑游學在公誠鍾開我頤蒙而命可提凡以啓發其憤排而  
鼓舞其意氣者真所謂視予猶子乃一行爲史潤獨六株病  
弗勝殯弗及喪不得與哭泣之哀而葬弗獲助執紼也徒悲  
良木而莫之追予里地與汎淵涕洟嗚呼哀哉尚饗

祭馮仰老家書

嗚呼予與公童而習之白首而相得也予載心知一朝長逝  
追維今昔何以爲心憶昔予外舅少元氏講業國中予從公  
影祖升堂最相契也追宗伯公俯刑正共遊郡庠又最相契  
聯之以世講重之以婚姻予與公顯晦異途而鄉鄰間每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獨人廣衆願予與古時相邀引與坐深語出肺腑相示不以  
義爲疏也予有言公華然肯肯不以我爲愚也公善飲予父  
子願不能飲乃延公則必盡興傾囊傲傲談笑呼當其適  
意盡不知孰主孰賓賓之飲至之不飲各自得也公謂予正  
何避醉鄉予曰唯公醉酒愚父子醉德耳他日爾正曰尊公  
善人也予對之都忘世味與之飲輒復傾倒不忍去也悲夫  
悲夫知我者公知公者我尹班班應道疾風軼公今已矣誰  
復知愚心耶余既好郊居爲園泮水之側公亦于其東治壘  
相望春桃秋菊公輒過予予亦過公巾車小駟來往林海間  
倘比屋也南村蕭心朱鄰道氣予雖不僕驕附古人今公已  
矣野棠樹樹離魂徘徊不知涕泣之沾襟也公嘗曰吾行

藏已定所不知者壽耳乃壽竟斯公悲哉悲哉夫澤雉之困  
于樊中神弗善也爰居以廟賽而損性靈彼其適未遠耳公  
脫世塵而飛冥冥天設解人累付矣乃竟弗永年聖豈可致  
詰耶要以生於大夢天地逆旅來時去順於公得矣至于聖  
明之所寵褒宗伯之所崇奉先華美盛炳煥輝煌公何恨焉  
而予猶悲哀悽愴戚戚不置者則以生平雅承問幽明追  
惟今昔弗能已于情耳日月有時恍諸既驚哭公道左莊公  
一觴公其鑒哉

祭宋鑑姑丈

天道平分報施紛紜胡仁弗佑乃異前聞嗚呼我翁冲夷溫  
粹瑋玉渾金真名其器淵乎止水凝若斷山盛德如愚大哲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開問條跡聯翩經履屢屢飲青紫頃拾龍濟舊齋操刀劇縣舟  
車所交賄資佩華于傳于應克儉克勤恪居官次邑無留責  
亦無廢事入贊司馬克詰戎兵綜覈軍寇九塞幸清山守淮  
陽急曰以治拮据撫循是如我勸忠而被謗解綬言歸仕無  
中人自肯所悲時純熙矣是用再起不辭小官必恭敬止天  
子獎之一歲三遷惟二千石秉職有度梁國大都吏民翊粹  
好以惠文勞心撫字題題大猷投役強宗弗疾于頑惟化之  
從風夜在公殫極心力天不憚遺一疾遂隳嗚呼哀哉計公  
之德寥寥期頤計公之政寥寥鼎彝天既因公再興再仆而  
復隳公不爲于壽孰哉而覆孰抗而奇哉悲哉蒼生其問之  
嗚呼哀哉公有名稱三不朽公有令子克昌厥後公雖逝

矣芳譽彌彰神師其宅執短執長羽正明在子行雅衆獎誦  
古念光儀涕零如雨千里緘辭旨酒一盛翁如有知鑒此微  
誠

祭周小正姑丈

嗚呼自羽正羈都邑不決歲而喪吾兩姑丈也哀哉前宋氏  
姑丈之訃也聞所病弱得之郡事劇而力勞傳檄交馳且迎  
賓夜歸而治程書廢寢與食精神越疲一病弗起予嘆且泣  
此所謂以身殉國者哉則何如吾周姑丈也周姑丈其體森  
然其容矍然泊乎其無營而兩平其無感也得失黜陟不滑  
乎其中是故應物而不忤食則行行寢則于于茲神全而形  
不虧者乎解天張而慶天壽者乎安得不黃髮期壽也居亡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四

何而以病聞矣猶以爲僞離霜露耳第加餐且少且已俄而  
聞病甚矣未幾訃音至矣嗚呼姑丈竟已也耶撫生何術哉  
功名之桎梏與機械之水火沉酒之狂瀾娥媚靡縵之斧斤  
是皆所謂傷生而滅壽者也公生而恬愉忘情進取行年五  
十室無漁色酒七勺不至口與人交貴不援賤不欺即犯之  
被也無執掌之勞無鑿鑿慰勞之患世所謂傷生耗養者無  
一焉乃忽病告終而機械變詐聲色航毒之徒如圍賊如狂  
疾者且攘臂而恣睢于世矣若若者果有知耶無知耶即無  
生有爲耶無爲耶而兩姑丈一以盡瘁一以純夷逝天平  
人乎此其解在卑約之喪若居與張毅之疾高門懸薄也大  
治難操生歟夢幼倘所謂持其後竟何執哉嗚呼笑言在日

屢杖已塵高棟方隆夜壑倏掩羊羹西邑之崩雍門墟冢之  
悲烏能已于潛然盈眶也耶

祭蔣太師

天降明哲有開必先德不當世達者出焉綺與太師啓後光  
前潛德不曜神形乃全坦度冲懷高山大川含英咀華滋蕙  
苞至身約道豐令問孔宣王官小試奉義周旋豈曰陸沉郊  
職有處而龍寶柱殿合珠聯用啓我師振世稱賢文優經國  
道績絕倫學挈英侃侃研研以開絳帳啓諸華總司理維  
揚肯政攸燭心存保赤惠則烹鮮版問維良幾處處縹緲  
千星備美齊妍銳志雄文鳳翥騰霄占稱賢士千里比月乃  
師友于棟宇迎嗣後海光河源委所沿伊誰式穀大師則然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五

方期黃耆于萬斯季云胡一疾遽爾弗延

祭蔣太夫人

惟靈即元毓粹婉婉令姿作嬪名聞式績毋儀繼德伊何曰  
維姜母維此姜母範垂厥後盛絕難兼壹教攸敦母也嗣之  
貴一是遵相太封翁施子有政溫慈惠和臨茲遐慶我師穆  
穆永言孝思匪依匪怙仰止母慈仲季娟娟幸慈母氏  
勛勞彰之職職堪堪靜好儼僕稱思耦俱無窮融融一門義  
鎮九熊敬乎採桑視甘母姜主璋同煥啓我天子霄翼遙塞  
維揚佐理民須無究秉憲西益望臨明野野仰祥烏人欽聽  
馬理駘三晉爰及周秦圖計攸資阜此下民攬轡登清曰忠  
與孝視國維家伊母之教既受帝社膺此純禧實瑞璽章東

服是室有薪者豈有芬者桂香發輝輝昭茲來裔毋慈子幸  
姑聽婦從假千有室肅肅雍雍玄壽而康琪華弗替云何一  
疾條焉長逝合歡委樹忘憂梓堂崑崙竭澤瑞圖沉光鳳等  
叨在門牆風欽銘則執紼華塋廬人不置有肴在俎有酒盈  
觴母也有知來格洋洋

祭石岱字舅

嗚呼公之公也昔屬始而疑繼而痛中而幸且慰而卒歸之  
莫可詰也哀哉公居仕路幾年矣初爲桐城廬今尸祝謂建  
青蒲制一邑立百度而後者如歸勞者不怨也以延郡之彫  
彫而村翁振厲稱來蘇焉豈其慷慨登其檣烈而在在安之  
剛而無禮于王所以公也才而不仁苟伯所以喪也豈弟如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六

公人將藏之如父母卽不然猶可足千金驅保妻子之臣而  
顧建雅奇禍理之所必無者也此吾屬始聞而疑不信也覆  
醢之禍發于至哲賢者之喪蓋有罷市巷哭不能已者而況  
吾屬屏在羣衆受公之益思公之雅卽從容易實猶當效秦  
失之號泣半露之泣乃數千里外急變卒聞道路皆爲流涕  
此誰非親暱乎空乎驚以痛也覆巢無全卵噉皆然矣以弘  
正之中門無遺類下宮之難移中兒不灰者幸耳今公雖被  
禍而諸郎王立舍中人全而歸焉長公問關萬次山虎豹戈  
戟中扶輿歸也非忠良之報哉丈夫不幸而遇非常亦即成  
耳苟俛首而始生必且重辱爰書遺汚青史隨移之樹心固  
不如公之瞑目也此可爲幸且慰者也或者謂公之明哲不

早識事幾引身而退以爲公病嗚呼事幾難言矣滄氣交衡  
言靈淡憐凶德參會陰謀賊起明不及察智不及謀三監之  
戮也匡桓之害也雖達人誰能知之無論事難卒判卽利之  
能遠成乎卽不亦能終克乎要以難非已作命不可謀莫之  
爲而爲彼者不必問也彭殤非異坦逆同歸均歸之元化耳  
今事平矣必有能表公之心亦以卽既定之天者公何憾焉  
而吾屬感感而不能已則所謂受公之益思公之雅哀哲人  
而發至情也公其鑒之尚鑒

祭周海若老師

交道日墜孰挽頽風砥仁懷義惟我海翁嗟我暨翁齡年相  
與片調填荒忘形爾汝春風舞雩秋月棘闥左提右攜及爾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七

弗遂旦夕周旋爲公爲我情疑尹莊道雄羊左我有建心惟  
翁啓之有子童蒙惟翁是師學富青箱春融絳帳胸中惟鈞  
隱陽文暢讀英賢高輝業庭振鐸都昌傑然一經經樞備  
宗匪怒伊教德廣青初是則見於軒輅于冠蓋實逾宏朗爾  
沉疴限此耄莫哀哀哲人龜龜泉木宛其逝矣于焉私俛追  
惟幾歲早病在牀公來視我執手悽悽勸我加餐頤行哽咽  
爲謂斯言而成永訣方翁之往屢錄其容歸與未幾罹此禍  
凶茫再流光紛糾大化靈輻但征永鴻長夜杳我椒醕陳我  
哀詞有涕滂沱翁其鑒之

祭蔣師母

某等受經函丈三百五篇爲車之咏樛木之賢臨文三嘆仰

止脫然謂云絕德百代獨鮮師毋振振追終昔孰端肅純懿  
辨訓是視曰煥師門登儀攸理鴻倡光隨應茲女士師也向  
學適願其操願言轉耳佐此蘭膏師也敷教適黃其勞小子  
狂前敬以譽遠師既黃矣佐以秉憲郡無冤兵朝藉論離  
與相者結榮承健是亦為政其則不遠遠而不移損而能勤  
終繼職事著自前聞維狂因念珠翠紛紜皆滯否否聊樂我  
云小星在東翠瑟在御福履綏之以永終譽室肅和風庭無  
薛語步其家人欽斯內助王章九錫瓊佩翟聯交壽而祺于  
斯萬年云胡一疾遽爾弗延蘭室滯輝輝悵悵愀愀而弱子  
梓君呼顧靡在慰遺我嗚我嗚伶俜寡女節零如謝母也天  
只寧不我顧其等戚聊率喪義側門楫言念微音怆矣心喪

樂雅堂集

卷之十五

有奇在組有酒盈靈也有知來格洋洋

祭吳太妃

刑國宏家閨門伊始不有坤儀執資內理維齊在昔厥有賢  
妃雖鳴著跡示徽膏衣太妃怡怡終溫且惠苞華含貞柔明  
婉嫺天作之合曰類于王旋荷友琴維姬儷姿儷其美矣內  
御工德組紉服勤懇珩璫則輩榆重彩副其六珈中查清亮  
其儀孔嘉聯趾呈祥熊羆行慶玉質金相華交映居高能  
降在盈思中純美無儀道成有終宏保壽禎介茲遐祐胡不  
懋茲條端屏惟蘭閣榮桂殿沉光崑圖施靈瑞姿銷芒哀哀  
嗣王悼心惻愴爰及士民靡人不盡其等瞻茲翠帶企仰徽  
音莫離抒詞盡其克敬

祭李愬友

二尚憲友非有日矣同學諸友丁鳳等相率哭于其柩曰嗚  
呼天乎何早喪李生耶杞梓拱把入室其榮華獨汗血人冀  
其成夢乎李生以豫章之幹渥注之姿而弗獲充紫宸  
之棟馳天閤之步也乃中道而殞其精氣運之適然抑理  
數之虧盈忽遽真千澆漢誰與問平冥冥昔在師門鄭說相  
與嗟磨是負意氣相許點瑟回琴忘形爾汝融離化雨之內  
入孔室以別旋舞舞交舞之暫立程門而延佇吹我損楚再  
離寒暑雖然道義之交允矣金蘭之侶談天炙轂吐論之  
洋洋倒峽湧泉敷新文之楚楚騰奮騁騁期君並舉豈謂雄  
心乃成虛語又思夫今春之季方駕相過君疾既愈其物清

樂雅堂集

卷之十五

九

和撫西齋之松竹披小洞之松蘿航壽文錯笑微婆娑臨清  
風以舒嘯對皓月而長歌懷青陽之未暮悲華髮之蹉跎飛  
揚跋扈壯志弗磨形容在日為日無多同幽明之頓隔埋玉  
樹于阿阿與言痛結有涕旁訕嗚呼丈之歿也竟盛先顏稱  
梓同摧殘兩請孤亦孔之哀幸我師於其亡而撫其孤也亦  
可瞑目于泉臺風等况也永嘆徒酒泣以徘徊尚饗

祭姚封君

於林姚氏長發其祥代有哲人令聞孔彰翁繼舊服慈祥容  
與璞玉渾金和風甘雨雍雍在室恂恂在鄉順逆否適兩故  
簡忘康而能勤儉而好施凡厥類沛旬旬挾之爰有賸徒懷  
金于肆既獲旋什用字其志亦有虞芮望虛格心遷而寔烈

晚餘德首既受帝制慶延于嗣誠哉挺生斐焉名世英英實  
杜真真誕庭何以昭排爰授一經經明行脩聯翩而第騰騰  
矯騰風雲盛際山宇熾邑如烹小鮮破觚疊離傾頤欲簡  
在帝心衷然首名肯瓊黃屏贊歎廟惟茲禮壇冠結秩宗  
卓議議言揚聲九重綿綿天潢纓纓帝胄是糾是駁罔敢斯  
謬少華序愷廣履細旃束帶前席止有虔災異陳辭賢利  
著議議達天人風生殿監明堂杞梓注溫神廟毓粹含精世  
美所儲惟帝念功敦勸效製式殺自先恩光攸陟降焉杖屨  
爛其組纓卿之達尊國之老成惟仁必壽胡不萬年斯人斯  
疾詎爾弗延孝哉誠哉知恤黜陟罔遑歸疾心疾首嗚呼  
瘞瘞翁雖歿矣不亡者存既顯翼子亦有賢孫麟趾踰駘蘭

榮華堂集

卷之十五

祭耿員外

嗚呼耿公則所謂哉瘞以仕者故方公之自德州轉慶支歸  
也予蓋支謁焉一見如故知雖然相得稍進則已抵掌談天  
下事陳史治民所疾苦瘞不倦予聽之不知膝之前于席  
也已而因謂公滋聞世故艱難情僞靡不備嘗以而經濟天  
下何不可爲者邑長吏不肖弟令不先斥譴次及于事尚期  
隨公之後左彌右隸以周旋中原而公願憐然低回者久之  
嘆曰君甚盛心獨不聞軀軀乎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比

鼎雅堂集

卷之十五

我則爲馬先之乎六年于德日僕僕舟車間最下者不難與  
害夫併舍長偶母論賄貪餽率制已以奉夕迎一人焉書將  
之黃迎一人焉夕將而甚者羽檄交錯且將且迎俾夜作晝  
晝目不交衣不見者十數而未止也予寧爲石人耶而又及  
于苛政憲令且夕不成毋得飽穀陷賓即違也繩以重法枉  
後庭文耽耽是待從之乎吾不忍諸君子携囊篋繫舍于  
隸人與食邸中有詔有呪爲黃節貶我也朝廷優禮士類其  
愛爲紳大夫當不啻二三阿舍之長假令行李行來共其乏  
困具一日之積一夕之荷相親道主一治亦無所害而讓書  
立至矣心操怨德而昧于罪咎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烏得毋  
德即今種種二毛所餘皮膚耳而經營天下乎時予心念之  
然視公方健甚又華飯劇談中夜不倦也則謂公第謙耳嗚  
呼孰意公竟以是冬終哉今天下皆難有司矣龍邑孔道尤  
感額額苦焉聞公初蒞黃海拜貧置流逸載公與林仲  
編不啻赤子嘗爲當道言時事稱民運稅林棟終身不識鹽  
鼓續變也當道者未信涕泣道之矣德州之政撫字寓于節  
省刑名緩于刑罰也無留宿庭無廢事不剝民以市恩不借  
法以傷體是自公苦耳入爲戶曹數月而殺天之報施傳人  
何如哉十年仕宦幾不貯一錢比喪歸且厄家具葬也斯所  
細陳陳廉吏者已予既悲公之志而又從長公遊故以牂醢  
獻而道平生如此公其早臨歎焉尚享

祭別尹劉勉齋

庚子八月爲商光泰

嗚呼勉勵剛勝疾惡篤志奉公壯猷揮霍高義龍從有所必  
行雖萬夫不奪其氣法有所當執即百折不可枉其躬蓋其  
傲傑仇直抱負者昂然骨鯁之性而悲歌慷慨漸染者猶然  
慈趙之風天胡不使之騁揚馳騁自現其奇也乃踰臨泮  
竟齋恨以長終哀哉勉勵東髮遊學奮翼其鴻含英藝圃融  
譽學宮子先人莊宗城而敷化進多士以磨礪盡精其精  
神意氣而已板之稱人廣眾之中期騰驤于冀北超萬里以  
尋空霜啼竟驟馳龍從工意難達乎伯樂孰增價令良驥掛  
色佐聖政範休隆官不必崇階要之守道權不必赫奕要之  
殫忠無畏惡繁無志困窮廉張之所利而不利于孤獨即關  
節在前而直直竟不為之人上官之所悅于寒賤即謫言日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至于困竟不為之通既任勞而任怨夫奚止而奚同俄科政  
拙平賦恩洪受局起于輟下益脫署于樊籠何哉一蔭歸化  
素寄恩父子亦在通家與合冲融每劇談于杯酒輒挺腕以  
抒衷泉壑承隔思心有冲吾想其行實憤懣懷奇而未遂者  
慨悼京華之邸而飛揚磊落含精而不散者尚為先為魯磬  
磬海岳之東豈草木與同腐意惻惻其如虹仰天三號施報  
朦朧

祭歐陽宗室

嗚呼君先夫人與予之妻兄弟也予故知君為人素岩侃侃  
多義氣平居則容從容杯酒溫然契洽無負介公子態乃至  
論及不平事則扼腕張目稟稟若神冠不能已也性聰敏生

在宮庭東觀也力在接人事然輒知人事諸僕校不敢欺  
剛勝疾惡見驕橫如仇讎一宦官無禮于安王君梓而殿之  
使將首謝數其罪乃已以是諸宦皆憚之或因而舉舉不顧  
也將軍雖厚哉王宮內外費甚夥又王家多奇禮時或奉  
空不能給至貸子錢醫藥賜終不周氣于人亦必以寬放強  
買一錢于市使流細民也安王以郡邸縣諸官諸卿左衣  
親故無不乞恩者君為次子獨不開口求纖毫財又諸藩入  
繼者餘子多進封郡王雖條例所禁萬方求之君以安王新  
封力請用少乃默然不肯即及之請俟異者蓋真知輕重德  
讓者矣君先以太妃薨哀毀過禮未幾復有安王之喪今春  
葬安王甫旬旬葬事而三弟輔國又病歿君既數年內連遭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數喪憂邑勞瘁自傷父母弟存歿隔絕世至居王宮又尊卑  
分懸不得時時見即見或不得從容游豫如曩昔也用是鬱  
鬱成疾疾月餘遂不起嗚呼哀哉君夫人先數年歿遺一幼  
女姬亦產二女無嗣子將絕矣夫君身原帝胄不為不尊爵  
列上階不為不顯璽玉佩亦帝龍章不為不榮生而祿食  
無治生之勞無服官奔走之苦意氣杯酒酣歌肅傲不以世  
故嬰心不為不適離憂傷以歿此之呻吟枯槁焦心痛首感  
賦焉母一官積數金之產者所得亦多矣君又奚悲焉可稱  
絕地下矣

合祭馮仰翁

古稱述作道故難全荷與維公啓後承先其先維何大行植

節將命有虔厥忠烈烈公也孤幼克岐克嶷弓箕攸嗣依我  
母慈振綱藝林揚休霄漢母節中陳皇恩斯獎恩褒煥矣先  
德彌章愛啓後人桂芬蘭芳宗伯煌煌抒忠辭慨外贊邦儀  
內沃望學公華玉署度夏細旃離其成之式載明然次公英  
英鴻材盛藎鳳翥聯維公之訓公在縣邑黔庶以康提督  
振卓犖興賦黃公在邊郵恩威並曜施美范碑追踪方召公  
懷蕭酒不使不求極難周急惠洽澤流公望巍巍維維維翰  
敷政宜猷仰次勛勛名方幼未老而旋勇退中流今昔所  
賢掛冠梁園湖海落社適意商陽怡情綠野清溪節月俯仰  
長林流緒垂綈置酒絃琴我輩從公酣歌戲謔兩汝偕忘觥  
籌交錯謂茲逸豫竟以永年公何爲乎遽返重玄方公臥病

卷之十五

南

崇雅堂集  
祭馮仰老  
代刑見老

嗚呼馮公克何往耶良朋永逝惻矣與嗟古稱心知千載一  
遇維我野翁雅同情懷爰從辭賦切愴懸懸左提右挈叨附  
青雲公也先登待待京邑揮鼓希鳴驚龍允辭入陪圻父恭  
職有虔出价人藩于斯于燕我師我疆我集我旅局鑰重關  
折衝尊俎民之詭言震驚我師飲酒樂登舞擾以夷亦有奸  
人媒利于國近實乃貧屬階斯自壯猷揮霍擢用方斬美而  
捐組奚而飾巾嗚呼哀哉昔徑雲中過公易水相顧同旋雲

難輒爾言呈肝腑戲劇人生卑脫傾倒乃見交情公之懸車  
平方改玉里閨同游罄其款曲悠悠江漢邈邈岷峨宜遐心  
逝念我寔多我來自蜀既多受社公枉駕予優游燕喜閑庭  
良夜清酒上慈華燭光燈絃野謳駒登我層軒坐我小榻岸  
騎按襟誦言互答念維時昔良用潛然二三故友香矣重泉  
乃步下臺乃焙于園豈謂斯情一朝千古嗚呼哀哉公方勞  
舊予共頌頌公聽鹿鳴予與翺翔公鎮邊陲予亦戎焉公老  
苑喪予同喪予有達心公爲啓之公有祖官則應我遺如  
彼撫養翁翁一氣亦有芝蘭同絃吳味方啓公壽億萬斯年  
公易去歸矣仙仙幼而相依壯而就喪老而相捐楊楊焉  
仰嗚呼哀哉公之勛業乃旂乃常公之貽謀乃構乃堂職典

卷之十五

五

崇雅堂集  
祭韓夫人

寅清學瞻降沃一經執造維公式穀帝貴明德載施之恩宗  
卿翰秩以寵高門煌煌命服天子是錫爵爵仕城司空之積  
公也沒矣生榮死哀物備禮崇公何恨哉漢漢宮陰與寢寢  
空歲云暮矣嗚嗚忽迫招搖丹旌悽愴我思朗朗玉山寢寢  
見之哉列我肴載斟我酒公也有知歎茲盈缶尚饗

浩浩洪湖流方折員參秘產焉韓禁佔川孰啓其先曰母性  
賢母也女士方姜儼如姆訓是視相厥夫子豈儀仗理德音  
徽止夫也聖聖母其勞位爾爾當偕應東車舞綠揚翻其  
樂陶陶翩翩雙鵲亭孤鶴是承是託彰之規幾既佑乃作  
坐構是若婦子乃姑姑首勤勞載輔載煥在彼中厨既豐以



臆姑也則愉既婚婦亦隨母極終始不減愛用則息漸遠  
焉翼以任王國王國克慎經緯縱橫狀猶斯去如桂斯榮如  
蘭斯馨維母之成大恭樹象于原于衍風清蘭唐中丞烈烈  
宣威遠播海外有哉匪爵是庶匪洩是隨方駕求茲出也師  
師歸也熙熙我母慈天被雨祿帝賜式穀皇恩載沐寶瓊  
象服輝煌炳煌景命有僕既壽而康子性屬芳濟濟瞻瞻孫  
也卒殤婦節節章母用威傷大毒氣懋保艾爾后受天之祐  
胡然殤歟矣哉子宿皇崇其岫羽正附近門倚仰止休光望  
悼一方我幣在筐我肴既將布奠舒觴尚饗

祭紹山崔縣尹文

嗚呼古道悠邈士節靡全官希能以為捷家積富以為賢與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馬炫俗夸次便燦使後進蔑所矜式而風化由此其日遷公  
獨卓卓希志古先珠含川媚玉韞山妍秉純誠而耿介屹丰  
茂之凝然沉酣詩書間騁奮騰試牛刀于中土秉水鏡之清  
正政拙催科并膺薄責心勤撫字政理蕭蕭暇暇以展俗  
忍纖纖以取憐時不我以拂袖言旋徑開松菊志憚林泉一  
派一廬綠名花之繞攬乃耕乃獲獲嘉禾之盈阡人廟局曲  
我操縱然彼腰丹戟我守青毡彼恢廣厦我倚蓬軒彼喧囂  
子朝市我退隱于桑田晚食安步無所無怨意無違非憂無  
判錢范素居以自保竟聞寂以窮年何以純俗清白家傳何  
以昭謀國史章編其表允繼生靈光聯期萬年之純綬云切  
一疾而弗延 等感建茂草義川蘭荃乃陳我酌乃列我進

然知有知來應巡遊

事伏以

上帝好生災劫值流行之運窮民無告幽魂沉冥漢之鄉陰  
帝盛而海岳昏厲氣肅而神鬼泣乾坤慘道路哀傷飲什  
冤苦之忱必損大神之神敬陳禮祀仰戴鴻休緬古三齊風  
祠曰凝結成帷而後成幕空傳滿座之名九年耕而三年餘  
未有允茲之積偶逢荒歉遂致空虛豈天地之不仁致陰陽  
之失序殺機忽起生意全亡爰感肆威既恒陽而恒燠早魃  
為虐乃如燂而如焚黍稷皆枯豆穀俱盡僅觀餓于年多復  
斷斷于嗟嗟何意寺郊頌成亦地未如珠而薪如桂啼饑者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以號寒生魚而飢生應慈母何能保子弱者鵠形為面行  
趨候鬼之囂強者狼顧鳴張遂有噉人之狀始探囊而肚腹  
繼斬木而揭竿从不擇音而猶關五合六聚食而不守其  
貧一夕九遷富亦難安其富劫極而升焚其舍惜財乃遂害  
其身慘嘆成屯十戈敵道法不能禁罪可勝誅剔至興戎乃  
千大戮或拒旅送其睦臂塗肝膽于郊原或畏刑縱其弄  
幽妻孥于幽園于村巷諸小室九空破屋頽垣嘆人烟之俱  
絕幾屍累骨至和類之靡遺思者既已亡軀骸者誰為糊口  
藉糧俱盡而林木以為薪難大皆空剖屍骸而挑餓生者食  
其肉之肉成氣已斃生魂或有人生者之腸生骸全包於血  
灰生不逮人鬼相交如映腐屍遂屬生命析骸敲骨豺虎不



足喻其凶肉分義義義未可方其惡餐肉者何異自餐其  
肉食人者俄而見食于人將獲棄天死傷道地當埋不掩遺  
機任飽飢但探墓何歸血淚空啼杜宇悽悽于月之下嗚  
吟于風雨之晨抱恨重泉卿悲永夜強魂伯有難全七尺之  
屍骸鬼若執其真一而之溺上于清泰下此氣祥荒沙未銷  
瘴災熾作妖饑疾兵疾疫施于一時哭母哭夫哭兒建乎四  
境人非木石豈不悲傷痛惟天地之生人實崇陰陽之氣化  
行分善惡造化疎親致疾之路雖殊悼亡之忱奚異清明佳  
節官府雖舉郡屬之儀饑饉歲時社里誰陳荒郊之祀其等  
共與善念同結慈緣伏前城隍尊神群祠衆聖冥空幽顯俱  
到證明大開慈悲之思遺一灰亡之衆聞其悲感胥向耶蘇  
崇雅堂集 卷之十五

至



## 崇雅堂集十五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鍾羽正撰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庚辰進士  
官至工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賦詩六卷  
文九卷爲其門人高有聞元野鶴所編羽正清介  
耿直爲時所重故集中奏疏多切中時弊其他雜  
文則率爾操觚者居多詩多感激時事之作氣體  
尙澹然未免沿七子之末派